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題錦繡中華畫册贈

黎景殷

力行詞長

如此江山自古今，滄桑歷盡費沉吟，
燕京有淚難全瓦，秦國無人可斷金，
解放未教天地濶，臥遊還向畫圖尋，
篇中多少興亡事，卻借丹青表赤心。

黎先生字曉風。南海人。香港工業家。爲膺宇先生叔父。嶺南世胄，家學淵源。與鄙人訂交十年，杯酒論文，推敲和唱。本港出版錦繡中華畫册，用近代攝影之術，彩色精印，大陸山川名勝，列入頗多，黎先生購以相贈，並於卷首，親筆題詩如上。

詩中佳句：「解放未教天地濶，臥遊還向畫圖尋」，是言共黨所稱「解放」，天地未見濶大，反覺其小，含意有還鄉不便也，名勝雖佳，未能暢遊，祇有展圖玩賞，以當臥遊。

畫册中又題七絕一首

曉風

江山如此允多嬌，未踐鷗盟誤信潮，
我欲乘風歸不得，畫圖何處是西樵。

自註云：「西樵爲廣東南海名山，有洞天福地之稱，吾鄉居於是焉，惜未載於册中。」黎先生工書法，今之高士，室中藏書極富，所懸掛屏，多半親筆撰書，秀逸勁蒼，詩文典雅，筆法達至極高境地，而不以書家自鳴，謙遜之懷，有古代名儒風範。

去歲舉家歐遊，每至一處，輒有題詠，著有「歐遊影事詩集」一卷，余最讚賞者有：

頂湖（在羅馬）

黎景殷

頂湖羅馬互蜚聲，山色湖光俱有情，
避暑崇樓三五處，明星教主各經營。

謝親友送行

黎景殷

結伴編程萬里行，汪倫送我最多情，
零晨握別凌空去，羅馬先傳竹報聲。

憑弔廢城

（一六〇〇年，全城人物，受火山毀滅）

斷柱頹垣古廢城，堪悲人物盡犧牲，
即今聽溯當年事，似對斜陽飲恨聲。

對羅馬有感

黎景殷

百年偉業新羅馬，老去秋娘變舊姿，
獨有路旁千百樹，春來依舊發新枝。

海德公園

黎景殷

芳草斜陽綠樹陰，千秋猶是故園心，
自由論政流風品，海德公聆萬籟音。

遊途中遇兩兒女

（負笈英倫來維也納巧遇）

乍見雙兒女，驚疑在夢中，去年才話別，
異地忽相逢，問訊兩三語，急看肥瘦容，
欣然訂後會，歸隊各怱怱。

遊不列顛城

黎景殷

極目南端水接天，大西洋畔古江前，
遊人靜立秋光裏，指點輕帆入淡烟。

黎先生詩，用字工穩，音韻平仄，俱臻化境，歐遊影事詩，爲遊覽途中所作，可當遊記閱讀，詩中所云，有弔古、有批評、有讚賞、有舒懷，身臨目覩，記之於詩，言簡意深，表現詩人高雅旨趣，該詩僅有數十首，用字不多，意味無窮。若改用近人白話遊記體材書寫之，無數十萬言，不能道出詩中之意也。

贈曾憲光先生

耶嘉達李勵文

庚戌三月二十三日，過香江銅鑼灣，訪曾先生於梅江酒家，對大陸易手後之中國社會情形，以劃時代之長篇小說，寫作之技巧，加以曾先生之天才魄力，信將爲荒漠已久之中國文藝界，放一異彩也。

人生可貴是相知，喜晤樓頭慰所思，
又見董狐揮大筆，端逢駱氏振雄辭，
滔天赤浪誰堪掩，撼地洪濤君可支，
青史聞將留面目，春秋一卷信能期。

懷舊友

鄭秀堂

數載魚鴻杳，傳聞苦難詳，
情牽桑梓別，心爲故人傷，
缺月思圓月，柔腸化熱腸，
鷄鳴起舞劍，功業創昭彰。

與友人散步有感

曹文錫

荷花映日柳含烟，無限風光在目前，
惟有山僧和翠栢，昂頭從不乞人憐。

贈同鄉陳培善君

曹文錫

與君同是亂離人，患難相逢倍覺親，
漫道家人消息斷，茫茫大陸盡災民。

或問人生真意義者書此答之

春聲

垃圾崗乾淨，聲稀豈大音，
既無春草夢，奚苦式微吟，
渾渾成天地，澄澄變古今，
人生眞意義，捫燭扣槃尋。

自註：垃圾崗，拙作手抄詩稿存件名也。

勁草

袁暘照

往日燎原恨未消，家山刼後景蕭條，
莫因秋盡驚紅餒，可趁春臨吐綠嬌，
野外更涼枝有勁，冬深葉落影無聊，
天生傲骨欺霜雪，不向狂風妄折腰。

香江夜靜聽潮聲

袁暘照

薰風撥浪湧爐峯，漱石傳聲入夢濃，
亭閣儘添春樹秀，家山惆悵暮烟封，
凭欄劍指流天月，擲筆人敲覺世鐘，
潮泛欲來相問訊，幾時方許我歸農。

鄉夢

馬天

（一）

匪禍頻催迫，籠開快放禽，
庭闈風颯颯，柵格葉森森；
寄食香江水，遙憐老母心，
今還家變否，去矣隔雲岑。

（二）

憶昔離家久，天涯涕淚零，
斜陽黃竹葉，野樹綠門庭；
入暮仍聞雀，開窗祇獨汀，
西風時縱淚，未解是山青。

青年寄來律詩　壇主毅然指教

萬人詩壇壇主董力行老前輩：

晚輩乃玫瑰崗英文書院中四年級學生，亦為貴雜誌之忠實讀者，尤喜閱老前輩主持之詩壇。晚輩才疏學淺，所聞不多，如有不妥之處，請多多包涵。現遞上晚輩草擬的劣詩一篇，錯誤一定百出，希老前輩指教。

夏夢　　劉漢邦

炎夏夜夢突破醒，驚聞雷聲當炮聲；
凝望天花心不定，幻見國軍誓北征；
英勇士卒把命拚，北伐中原把匪定；
祖國帶來繁和盛，齊心齊力迎和平。

再者晚輩對萬人傑老前輩之作品甚為佩服，心中常寄以大俠之名，常希望有一天能在萬大俠的屬下工作，即是免酬也是心甘情願，現逢暑假，沒事可做，想利用時間作點有意義的工作，故希壇主先生能代告萬大俠如他的雜誌社有空缺的話，可否錄用晚輩作二個月的時間的工作，更望萬大俠能來信告知小弟一切，實感激不淺。

晚輩劉漢邦稟上

壇主答言

來函已交萬大俠過目，極表謝意，詩意頗佳，年輕初學，已是難得。該詩出了韻，「醒」字在九青，「聲」「征平」三字在八庚，「定」在廿五徑，初學做詩應從五言四句開始，買詩韻集成一本，詳細參考之。用心多讀唐詩，日久即能做詩，而成中國「拜倫」「莎翁」亦有份也。

萬大俠云希望用功讀書，今年屬下無空缺，明年有機會，定請前來幫忙。

此致
漢邦同學

反共志士呼籲團結　實現反攻救國理想

給全體反共志士：

目前，世界各地正出現一股「親共」「恐共」「媚共」的逆流，無疑對反共的形勢十分不利。

尤其昨天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共消息後，這是我們的不幸，更是全人類愛好自由、民主、和平的人們的不幸。「與魔鬼打交道，無疑需要付出無數善良人民的血肉。」

為着阻止這股逆流，為着摧毀毛共政權，為着反攻救國，為着復仇，我謹以個人身份，向反共志士們發出最懇切的呼籲：團結起來！組織起來！鬪爭起來！

檢討我們目前存在最大的問題是：只有呼聲，沒有行動；只有空想，沒有指南；缺乏領導、缺乏統一。

為此，我建議辭迅成立我們的組織，選出領導核心（必須絕對可靠，有才幹者的確與共產黨有血海深仇），有計劃、有步驟地壯大我們的隊伍，使之成為一支強大的海外僑胞反共陣綫。

同志們，請支持我的建議，我願把我的一切，獻給我們共同的偉大理想：反攻救國。

最堅强的反共志士——將軍的後代葉美賢（七月十七日）

舊聞與明天

古鶴翔

從「舊聞」說起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四日出版的「人言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史太林的談話」。該文這樣說：「在三月裏，關於國際時事的話題，三月一日的蘇聯史太林會見美國合眾電訊社社長霍華德的談話，也是一件頗重要的新聞。在蘇聯還與世界隔絕的時候，蘇聯共產黨的總書記史太林在世界人士中，是作爲一個神秘的『怪物』而存在的，大家都把他當成了什麼危險性的人物一樣，提到了共產黨，提到了史太林，便有點莫名所以的駭怕。自蘇聯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了，世界才算對這個國家有了點認識，至於最近蘇聯努力於世界和平的外交，與各强國，各弱小民族訂定了許多互助公約，互不侵犯公約以後，大家的成見才算減少了些。……」

該文繼續引霍華德對史太林的印象是：「史太林不僅異常謙遜客氣，抑且十分懇切誠摯，絕無魯莽滅裂，自以爲一萬七千萬人之獨裁者自居。亦不若狂妄粗鄙盛氣凌人自以爲是軍人氣概。總之，史氏是絕能傾聽他人之說辭而容忍的。他並且自認今日之彼，已非唯以宣傳爲能事之宣傳家，此種態度實屬出人意料。」

該文頗長，這兒不想一一引述了。筆者抄錄上面那些話，一方面是使讀者回顧一下三十年代文化界的情形，那時候文化界實在不少左傾人士。另一方面是使讀者看看三十年代的美國合眾社社長霍華德如何輕易的被共產黨欺騙了。

在霍華德印象中的史太林，竟然是一個「絕能傾聽他人說辭而容忍的人」，事實怎樣？不要說史太林大屠殺其「親密的戰友」那些慘劇罷，甚至蘇聯名作家高爾基和史太林自己的妻子也慘遭史太林的毒手！

上述一切，已由於赫魯曉夫「鞭屍」和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史坦諾在「尼恩」雜誌上的「西伯利亞七千日」一文而爲全世界獲悉了。史坦諾曾被囚禁於蘇聯集中營二十年，他在一九六五年經蘇聯宣佈無罪釋放，他在集中營中遇到史太林時代蘇聯秘密警察頭子賈哥達的妹妹泰莎。泰莎透露：史太林殺死了他的妻子艾露吉娃，並命令賈哥達找來名醫李文，逼李文證明艾露吉娃自殺，李文拒絕而被捕。後來史太林又逼賈哥達謀殺高爾基，賈哥達遂計劃逃亡，結果被捕處死，泰莎因是賈哥達的妹妹，也就被捕。

史太林的眞面就是這樣的，以史太林爲師的毛澤東更加「青出於藍」了。

可是目前的美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他們都被毛共的笑臉所迷惑了，甚至香港的中國人，也有一部分被毛共迷惑了。

明天怎樣？

在這兒，有人拚命的掘金，建築高樓大厦。他們拚命的追求名譽地位，美人醇酒。他們不擇手段，他們只求名成利就，他們可以高呼「共產黨萬歲」，也可以高呼「英女皇萬壽無疆」，或者大叫「中美友好」，或者「中日親善」。他們可以販毒，可以走私，甚至殺人放火。

在這兒，有自由民主的鬭士，有愛國的視死如歸的優秀的中華兒女，例如林彬先生，即是一例。

在這兒，也有奉命的御用的搞手，他們高呼「戰無不勝」，或者扮笑臉，搞學潮。他們利用一切可乘之機，企圖誘騙天眞無邪的愛國青年入其圈套中。例如反對增加水費，反對減薪，反對日本人侵畧釣魚台島，這一切都本來是中國居民擁護的正義的行爲，而這兒的御用搞手便乘機予以操縱，企圖逐漸控制香港的青年。

這兒更多人在生活的重壓底下掙扎，他們一方面在殖民地統治下喘着氣，爲生活而煩惱；另一方面覺得這兒雖苦，卻比暗無天日的共區遠勝！

這兒的人大都只想着今天，很少人會想到將來。偶然有人會想到明天，但誰敢想下去呢？明天，明天太可怕了，明天可能是赤色魔鬼殘殺我們的日子，奴役我們的時候。這生活將比殖民統治更恐怖，甚至比日本軍閥侵華時更悽苦！

我們大都不能夠，也不願意到外國去。有人遠託異國，但生活環境和一切都陌生。遇到困難。更可怕的是：每當民族運動興起時，華人必遭殃刦！筆者有一位同學，他曾在印尼做事，本來生活過得不錯了，卻在一夜之間被「民族主義者」弄成乞丐，被迫回港。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願到大陸去，但我們也不容易返回台灣定居。

因此，我們只能閉着眼睛在這兒生活，我們不敢想，也不能想，同時不願想明天。

人們大都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人們曾經希望「明天可以返回大陸」，然而這希望一年一年地消逝了，這兒也奇跡地繁榮了二十一年，於是有人以爲繁榮可以永久存在下去。近來這兒的統治者悍然地不顧民意而增加水費，增加地稅，提高大官的薪俸，降低蟻民的生活條件。這一切，都使人想起殺雞取卵，「來日無多」的凶兆。

我們髣髴是蝸牛，當遇到外力威脅時，把頭縮入蝸殼中，以爲這就安全了。其實小孩子用腳一踏，蝸殼就碎了，蝸牛也就完蛋了。

我們髣髴南方的小孩子在海灘上砌屋子玩，也髣髴北方的小孩子在戶外砌雪人；只要浪花一湧，什麼「房子」都消失、坍塌了；只要太陽一照，「雪人」立即化成一灘水！

國際間的姑息氣氛愈來愈濃厚了，這兒的赤色陰謀家愈來愈狡猾了，這兒的統治者正在「殺雞取卵」。我們中國人應該怎樣辦？

我們唯一的道路是：打回大陸去！二百多萬的以色列人尚且可以屹立於天地之間。四百萬的香港居民，千多萬的台灣居民，幾千萬的華僑，七億的同胞，爲什麼竟然束手被一小撮毛子毛孫屠宰？

只要反攻的號角響遍大陸，四面八方同時插起反攻的旗幟，七億人民必將一齊響應，粉碎毛共政權！那時候，什麼水費問題，什麼地稅問題，什麼減薪問題，什麼釣魚台島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萬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簡訊（一）

自從萬人俱樂部籌委會主任曾憲光先生，代表籌委會向「萬人」死黨發出呼籲：大家都來參加萬人俱樂部籌備後，來信眞如雪片飛來。

就以開頭兩天收到的幾十封來信說，其中有身爲老板的，有任職經理的，有貴爲理事長的，有工人，有學生；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既有剛由大陸逃來的朋友，也有世代以香港爲家的年青一代；有來自旗幟鮮明的右派學校的學生，也有自承爲環境所迫在左派中學「學習」的學生所寫。然而，所談的問題，卻只有一個，那就是都渴望成爲「萬人俱樂部」的第一個會員。

任職毛衫廠的張先生顯然太自謙了，他說自己中文只及半桶水之一半，因此他要我們不要客氣，只要對俱樂部有意義的事，多粗重的工作，都「樂於聽命」。耿直、熱情，顯沒有絲毫的假作。

已是米店老板的林先生，抗日戰爭中，眞槍眞刀與鬼子交過手，剿共戰爭中流過血，在年齡上說，仍是我們的長輩，然而，他卻希望我們有什麼用得着他時，要「盡快差遣」。看看上一代的精神，我們能不反省？

住在南丫島的周先生，決心不怕路途遠，只要一接通知，就立即報到，在這現實的社會，芸芸眾生中，眞不知到那裏去找！

在大陸變色前就來港的鄭君，日間忙得不可開交，也許正是水電裝配技工的寫照，然而，他卻利用一點一滴的時間去從事許多服務青年的社會工作。朋友，誰說這一代只識跳靈魂舞，只識唱流行歌，時代哭！

周先生的直卒，把自己的底細也翻出來。任職官塘一間工廠管理員的劉先生的坦誠，三言二語就道出他所以志願爲「萬人俱樂部」工作，一是志願，二是責任。「萬人俱樂部」有如此的會員，前途肯定是美好的。

岑先生雖然日間工作十個小時，仍願抽出時間協助寫鋼板字。貴爲理事長，而且在繪畫藝術上卓有成就的方先生也義不容辭，在在都教我們在覆信時既激動又不安。

一位在香港已成名的名建築師「青年紳士」曾先生，過去曾說過，願捐五萬元辦萬人日報，如今在電話中又說：「喂，我晚間有閑，你們看有什麼工作，我都做。」朋友，如此的盛情，我們如何不激動呢？

更有電影明星馬先生，他說他有一部房車，只要萬人俱樂部要到，片可以不拍，但要他不把車子開來効勞那卻萬萬辦不到。

一位在製衣工廠工作的鄭小姐，熱情更是可佳，她希望參加萬人俱樂部，溢於言表。面對如許的場面，假如還有誰認爲「萬人俱樂部」辦不成，那才是痴人夢話。

最使人感動的兩位小弟，一位阮小弟，把自己如何在環境的壓迫下，被迫搭上賊船說得聲淚俱下，問我們能否格外開恩，讓他到我們這裏來，還原他萬人讀者的本來面目。張小弟弟已是中四學生，出乎我們意料的，他並不希望成爲什麼碩士、博士，而只願成爲一個小兵，他說兵能拿槍救國。看看這兩位小弟弟輩的來信，我們想那些成天價在高談什麼眞民主假民主，在大喊「回歸」的好寶貝們，也該是醒醒的時候了。

香港甚爲出名的黃×生，函電交馳，自動請纓爲我們義務設立並主持一個正規的、健全的「萬人」醫療機構。朋友，這不是在人情薄過紙的香港，更顯可貴的嗎？

朋友，「萬人俱樂部」再不是辦得成辦不成的問題了。問題很清楚，「萬人俱樂部」肯定會成立，而且爲時不遠，事實上，一切手續都在趕辦中。至於辦「萬人俱樂部」做什麼？萬先生說得好：萬人俱樂部是萬人讀者志願組合的團體，其目的只在發揚人與人之間的眞愛，是在掃除阻碍發揚人與人之間的眞愛的一切邪惡，一切牛鬼蛇神，盡點本分而已。

事實上，萬人俱樂部並不立心反什麼，若說「萬人俱樂部」是存心反什麼才成立的話，那用曾主任的話說，便是反對國際間及本港中各形各色的牛鬼蛇神，致力於本港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而對會員來說，則是聯絡感情，促進友誼，便於研究學術，便於開展有益身心的康樂活動。事實上，這個世界太不像話了，不是麼？試想想我們之中，有多少家被拆散？有多少人有家歸不得？有多少同胞，在死亡綫上掙扎？有多少人在屠刀下斷了頭？

是的，誠如萬先生所說，曾主任所告訴我們知道的一樣，我們的會員來自各階層，她且分佈於世界每一個角落，因此將會是一個國際性的團體。我們現在只跨出第一步，以後的工作將更繁重。

是的，「萬人俱樂部」的工作，注定是多方面的，大陸青年的就業，會員的醫療，聽學術演講的，組織康樂活動，看書爲樂的，立志寫作的，繪畫的，唱歌的，會員之興趣包羅萬有，工作的範圍也就隨之擴大。這一切都說明「萬人俱樂部」的工作是廣濶和多面化。

就目前來說，籌備工作就忙得不可開交，我們對讀者的來信要盡量做到有來必覆，有問必答，再則，各方面的人材都需趕緊物色，二則手續要辦，最主要而又最困難的是使我們的讀者都知道成立萬人俱樂部這事，使所有的讀者都能同時到俱樂部來。因此，我們在此希望我們的讀者，爲了使我們千萬志同道合的朋友早日聚在一起，大家都行動起來，告訴你的朋友，使他知道這件事。

曾主任說得對：「假如大家行動起來，知道的告訴不知道的，市區的告訴郊區的，以一傳十，以十傳百，倒是輕而易舉。」全體「萬人」擁蹩、死黨們，就讓我們大家立即一致行動起來吧！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秘書處供稿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聽從了你的勸告，對這件事也寫過一信給李毅君。以後對於自己內部的事情，我再也沒有跟朋友們再作無謂的爭論。

張先生，我曾經要求你幫助我學習些東西，聽聽你的教訓。雖然，我跟你信件往返幾十次，然而知道你忙，不敢打擾你。

去年雙十國慶節，我應黃埔同學會的邀請，代表大陸青年參加慶祝活動。八時半，珠海書院黎老師帶我到左廳去拜見各位革命前輩。想不到你也來參加，當時，我們一見如故，開懷盡情地傾說。你說：「小何，好好地幹吧！我們一定能夠回到故鄉的。」但是，今天你卻沒有完成自己志願，「撒手人間」。放心吧！老師，我們一定完成你的遺志。當祖國一聲令下，我一定會跑在前面，當一個反攻救國的先鋒。

張先生：我要學習你的精神，學習你的革命氣節。在此困難重重的今天，完成歷史賦給我們的任務。

以後，由於工作上的方便，我曾經上過幾次你的家，討論了一些問題。你說：「何老弟，將來如果萬人俱樂部成立，你一定要幫忙啊！」我說：「幫忙我算不上，跑跑腿還是可以的」。今天，很多讀友都要求組成萬人俱樂部，可是，我們已失去了張先生。最近，在雜誌上很多朋友都發表了意見，一定要把萬人俱樂部辦起來。我想，讀友們的精神，張先生在天之靈，也會感到無限的欣慰。

去年春節前，有幾位讀友要求你幫忙他們，你把他們托付給我。你在信中說：「老弟：大家都是患難之人，你一定要幫助他們，共渡難關。」你的爲人爲到底的精神，在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不管你的敵人如何恨你、中傷你，你卻我行我素，處之泰然。你是天地間第一講義氣的人。這個義氣也不是普通的義氣，而是基於同一立場、同一目標的義。我要學習你，把這種精神發揚光大。

在我人生中，有一件再大的憾事，就是沒能見到你最後一面。請原諒我吧！張先生，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但願在今後的人生道路中，學習你勇敢戰鬬精神，把我們共同的敵人——毛共，徹底地在地球上消滅。

八月五日

挾避彈車訪大陸

尼克遜太幼稚，讀者笑掉棚牙

萬人傑先生：

素仰　先生正義，教人認清是非。每閱　大作，得益非淺。但憾多數民眾對政治漠不關心，使强徒有機可乘。不僅小民如此，即如最近報載美國總統爲求世界和平，擬親往共區，希冀改善現狀，擬求不同政制和平共處，本屬理想中的好事，可惜感念一個國家，必然有研究政治之專家，不能提供和瞭解共產中國是如何措事，實情如何，未能反映，實爲憾事。報載美總統之此行，將有大隊先頭人馬，連座駕之避彈車亦先運去，似此措施，足以說明行動之幼稚。彼當不瞭解中共是怎樣的一個政體？那可能有人民敢於在中共權力範圍中有個別肇事謀刺事件之可能，倘若爲中共可允許或爲組織之推動，則避彈車不足道，即使坦克車又何濟於事？除了表現美國總統濶佬之意識外，別無意義可言。未審　先生高見如何？希　先生能正義伸序，以盼美國當局能認清是非，勿以個人得失爲前題，有負正義之道。尚盼　先生能在這方面作出較多之刋載，以期能教育那些思想模糊之人，反正　先生有的是方法，請爲正義作更多之工作。

後學田里予手上（七月廿日）

建議周恩來

應邀斯微拉娜訪問中國大陸

編輯先生：

我有一點給周恩來的意見，請借貴刊登載爲禱！

近在各報刋悉知，周恩來邀請美國總統尼克遜去中國大陸訪問，引起世人之議論，這個「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綫」，也是今日時勢之所必然的。但是本人覺得周恩來既然當了共產黨五朝的老太監，對毛澤東思想還有未通之處，何以故？老周邀請尼克遜訪問大陸，又答允一些美國學人也去大陸訪問，但他卻漏了邀請毛澤東的姑母——斯微拉娜（斯大林的女兒——毛曾稱斯大林爲爺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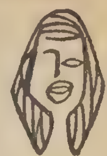
老毛的姑母，由她們偉大的共產祖國蘇俄逃出來，現屈居於資本主義的美國，毛澤東最講「溫情」和「裙帶」關係，（君不見老毛的侄兒任遼寧省書記，姪女又在外交部任禮賓司，女婿姚文元，小婆娘江青……等，都是毛家家天下）。周恩來忽畧了邀請毛澤東的姑母，犯了不尊重老毛的「裙帶思想」！

本人認爲，如果邀請斯微拉娜去大陸訪問，老毛必定很高興：

第一、斯微拉娜與老毛會面，她可以告訴美國現在一天一天爛下去的實際情形。第二、斯微拉娜可以告訴老毛，她父親斯大林被鞭屍的實際情形。第三、藉斯微拉娜的會面，也可以得知目前蘇聯斯大林派與新沙皇派權利鬬爭的發展情形。第四、讓斯微拉娜參觀中國大陸各大城市有效的燈火管制（每天下午六時起城市就無電燈了形成一片黑地獄）。第五、讓她知道毛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比美國更新潮派，十年前大陸人民就已經無上裝穿熱褲了。第六、斯微拉娜，如果在美國資本主義式生活過不慣，老毛一定會給這位外國姑母在北京皇宮撥間房子，請她住下去。

我並不是替古人躭憂，老周！你應該想想是否還要邀請老毛的洋姑母訪問？

好管閑事者費情上言



萬人意見



過來人回憶血淚史 擺事實反共最有效

所謂「文章報國」，什麼樣（性質）的文章，才能報國？在這裏，不少人似乎忽視了「事實勝於雄辯」的道理，一味寫些八股式的，充滿火藥味的、潑婦罵街式的反共文章。其效果，唯一給人的印象是某某作家非常仇共憎共——因爲其底文章跡近偏激，變得枯燥無味，沒有說服力。此外，找不到其他作用與意義！

「筆戰」也好，「舌戰」也然，唯一能教敵對者啞口無言，不戰而屈的「戰術」，莫過於客觀地擺事實，本着理性，針鋒相對地轟擊！對待敵人，破口爛罵，祇能消洩自己積恨，絲毫不會影响對方。更壞的反作用，豈不是告訴人們：你沒有涵養，缺乏事實的證據（因爲不善於利用）！

國共兩黨，「筆戰」的立場分明，一位深曉「事實於雄辯」，善於擺事實，剔對方弱點的作家，其作品之佳，其影响力未必令人滿意。倒是以第三者的姿態出現，收到的效力更大。不過，「第三者」在人們的心眼中，或許會懷疑其見解不夠深切。最好還是以「敵對者」的姿態出現，以「敵對者」的口吻，以「現身」的說法，抖出「家醜」，以平淡的口氣，加以客觀的分剖解釋，來得更妙、更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對共黨了解不深或者缺乏了解者（特別是西方人士），往往對反共人士的眞實報導，置以懷疑，甚至嗤之以鼻的。相反的，對着共黨份子——「叛離」者的報導，引爲珍貴，極爲重視。在今日的逆境下，像這一類形的「報導」，收到的效果，與「正牌」的反共文章比較起來，其效力，是不能想像的。是不能置疑的、抹煞的！在這裏，以筆者個人膚淺愚見，倒極歡迎、喜愛曾憲光先生近著「換胎脫骨血淚史」一書。在該著中，我好像讀到毛共一篇眞實的，從來所未有「史書」。更難得的是曾先生憑着其二十年來的經驗，客觀而中肯地加以評敍，更使我們（特別是未曾入居大陸的人們）深徹地了解明瞭中共每一措施、運動，無一不是一種「陷阱」的周祥預佈！

該著是連載的，我們如今祇能讀到一小部分——「南大」中之百態罷。以其出神入化，登峯造極的「手筆」，情節引人入勝自不在話下！而每篇中所敍得的人與事，可以稱爲一流的「歷史」資料，焉不屬珍貴呵！由此，毛共種種，可窺見一斑了。

反共的同胞們，倘若不細心閱讀、研究該著，在直覺上可能會對該書中的許多稱謂（如毛主席、劉副主席、陶省長、蔣先生等），表示不滿。其實，曾先生下筆之前，相信煞費心機，幾經「設計」（筆者臆測，大概如此?!）！這是曾先生的一番「苦心」與目的，妙極！

最有力的反共文章，莫過於此佳作！

方矛 八月五日

悼念良師張海山先生

紫楓

我親愛的張先生、我的良師：當我看到六月一日快報張夫人的訃告時，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看到張師母的名字時，我心裏哽住了，眞是你——張先生。

當我六九年來到香港不久，就被萬人雜誌的反共戰鬬文章吸引住，唔，我心裏想，他是我們的一群。九月中，我寫了一信給他，想不到他很快就給回信，並鼓勵，要我拿起筆和毛共宣戰，並指出我有寫作天才，可惜不會表達。寫作時要從短文開始，不要操之過急。

以後看到萬文你的關於難民問題，我覺得你把話說到我們大陸青年的心坎裏。連續十多期的論述，在我心中已產生出巨大的共鳴感。我由於受到你的教導，所以，兩年來懷着家仇國恨的心情，兢兢業業，吸取你初來港時的經驗，在香港總算沒有沉淪。

你對青年朋友，諄諄教導，爲的是能在此海角一隅，臥薪嘗膽，爲國家盡忠，作育英材。記得六七年，我爲「小城春秋」事與李毅君針鋒相對。你曾經來電對我說：「對於大陸上的問題，我們務求弄清楚事情，他並不是敵人，是朋友就應該團結起來，不要爲了一些小事而意氣用事。」我

趣味資料

本刊資料室

鉛筆的興衰

在日常應用的文具中，最普通而價錢又最賤的，相信就是鉛筆了。但鉛筆的發展，卻是經過一番滄桑的。

今日鉛筆心的主要原料是石墨，但最早期的鉛「筆」，的確是用鉛造的。人類寫字已數千年。希臘人及羅馬人用金屬的鉛，來畫若隱若現的圖案。一直到了耶曆一四〇〇年，石墨鉛筆才初次出現，當作寫字工具；又過了許多年，石墨鉛筆始普及被採用。那是一五六四年，一陣大風吹過英國肯勃蘭的一顆大橡樹上，才發現其中有大量的石墨。當地的牧羊人用之來記認羊羣。英王喬治二世宣佈石墨專有權，禁止出口。

石墨在木上形成了天然的寫字工具。當時人們都認爲這有極大的經濟價值。商人切之成小枝，作爲一種商品。以現在的標準來說，那時候的鉛筆，無軟硬之別，頗不切合實際用途。把劣等的石墨磨之成粉，加以提煉工作，鉛筆製造廠才解決了基本障碍。第二問題是怎樣把黑色的粉凝結於木枝之內。

德國人卡斯派·法勃發明了一種化學方法，把石墨粉，加些硫磺、銻粉及松脂在一起，終於把石墨粉凝結起來，終於製成了初期的正式鉛筆。從那時起，鉛筆的應用範圍就廣泛起來。

拿破侖對於新型鉛筆工業亦有大功。他是一個好大自用的獨裁者，下令禁止英國鉛筆輸入法國，同時命令一個叫康德的來解決這個問題。康德是科學家，也是技術的天才；他到了一七九五年，把這問題解決了。他將石墨與泥土相混合，然後燒煉而成硬鉛的鉛筆。德國專家們予以研究、改良，鉛筆才有今日的普遍用途。

美國第一個製造鉛筆的威廉·羅門。他是一個造箱子的木匠。一八一二年戰爭爆發，外國鉛筆禁止輸入，羅門趁此機會，研究出製造鉛筆外壳的機器，把鉛筆桿劃成兩半，中嵌石墨，用膠凝住——這一種方法直至如今。羅門第一次造成的三十枝鉛筆，在一八一二年七月，售給波士頓的一名五金商人。又過了許多年，美國鉛筆方與歐洲鉛筆並肩齊驅，同樣暢銷。

據說，林肯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用的是德國鉛筆。在林肯任大總統時用鉛筆的保護關稅制頒佈，這一來，才扶植了美國的鉛筆工業。

在五十年代，美國的鉛筆產量是頂盛時代，十五家大規模的鉛筆製造廠年產一億五千萬枝以上。時至今日，原子筆在許多場合已代替了鉛筆，致使各國鉛筆工業正在走下坡。

用鉛筆的人有各種奇怪的癖好。若干大老板的鉛筆只削一次。愛迪生喜用特製的三吋長的軟性鉛筆。海明威寫作時也用鉛筆起稿。

許多人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爲用鉛筆寫支票、遺囑或者法律文件是無效的。其實法律的原則是：任何法律文件，除非有特殊規定外，用鉛筆簽字同樣有法律效力的。

音樂療病的功效

音樂有使聽者興奮緊張的能力，是誰都知道的：軍隊進行曲的激昂節拍；原野草叢中傳來野蠻敲擊的鼓聲；化爾啓里（北歐神話：倭丁神之侍女在戰場上選定應死的戰士）的驚心動魄的音樂；惡鬼（德國及北歐神話中都有）叫聲的毛骨聳然等等，都有震人心弦的效果。貝多芬交响樂曲變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聯合國的凱旋歌，正好像「注視萊茵河」曾是日耳曼人好幾代子孫的吶喊一樣。

音樂有使聽者獲得慰藉的功能，可以從催眠曲的普遍化而證實。

音樂是勝利的「代步」，也是失望的象徵。

這是祈禱與頌拜的聲音：「使歡欣的鬧聲入於上帝之耳，你所要求的部實現……在上帝降臨之前，歌唱不絕……」。

同時，歌劇、音樂會及民歌這一類性質的音樂，能給予人們以愉快和悠閒，尤以民歌爲最。

到了今日，音樂在醫藥的工具中也佔了一席重要的地位。

在神經病醫院中發出鈴聲，並不比一間肺病療養院中設有交响樂隊更爲奇怪。神經病院中的鈴聲，可以使病者的神經鬆弛，以輔助醫生所作的心理治療；而肺病療養院病人的交响樂隊奏樂，則能驅除肺病患者的寂寞與無聊。

五十多年前，年老的克拉爾醫生，在克里夫蘭，用音樂加上香料，來輔助麻醉藥之不足，使病人在病房中睡着，不必搬到手術室，以便減少病人對麻醉藥的震驚和害怕。到了今天，最新麻醉藥已有立即見效的性能，可以不必再施用音樂和香水了，但在若干種外科手術中，病人仍有知覺，譬如局部麻醉就是。這時，病人便可以欣賞音樂，以稍減痛苦。爲了避免擾及醫生，他可以戴着耳筒來欣賞。

無論任何一種樂器，都可當作治療疾病的工具。

爲了擴張肺部，醫生叫病人多作吹氣的運動。例如吹脹橡皮汽球，或吹喇叭及其他管樂，都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爲吹奏樂器較有趣味，故病人也樂意遵照醫生的囑咐去做。

手臂及肩部的肌肉可用拉小提琴或大提琴的方法來鍛鍊，除了使之結實，也可使之靈活。手指麻木，可通過彈鋼琴來補救；膝踝治療可利用低音鼓，腳和小腿則可用風琴。弦樂隊更是集體治療的良藥。

聞樂起舞，不期然手舞足蹈起來，收效最是快捷。音樂療法的原理本來很簡單，它也是精神療法與物理療法的一種結合。

差不多五十年前，在肯塔基一地，新式的麻醉藥尚未出現之前，一個叫珍克勞馥的婦人，憑着背誦舊約第二十三詩篇，以走上祭台的心情，接受了子宮剖割手術。

十多年前，芝加哥一婦人，也憑電台播放的四小時音樂節目（醫生與電台特約的），接受剖了腹分娩的手術。這些，都是音樂魅力所產生的效果。

蹄聲劍影錄

那李先生大概知道火車快要開了，便和我握手致謝，又向他妹子說聲再見，便匆匆趕走下車了。我才招呼李小芬到我的坐位，拿下我的皮篋，和她的皮篋駢放在一起，然後請湖南老伯伯稍讓出一點，騰出的空間，便足夠我們二人坐下了。湖南伯伯不知我們是剛才初相識，還以爲我們是自己人，不能不讓過一些，我請她坐下之後，才詢問她是廣東那縣人？她很有禮貌的答我是中山縣的隆都人，隆都話是廣東一種特殊的方言，外人固然很難學會講，也很難聽懂。

當時我便和她開玩笑說：「妳罵我，我請用廣州話，如果用隆都話罵我，我就一點不懂。」她也大笑了。我們談的是用廣州話，湖南伯伯一點都不明白，見我們有談有笑，這般的親暱，更深信我們是自己人了。我問她購了三等臥舖的票子否？她搖搖頭的說：「在柳州是很買得到臥舖的，因爲在金城江已賣光了。」由於她一說，我靈機一動，便可解決我上車時心裏的困難，將我們的行李搬到我的臥舖去，因臥舖卡有侍應生，行李有人照管，較爲放心。這邊的坐位仍然留着，於是我們二人便可以輪流的交替，誰眼倦就到臥舖睡，誰睡醒就到這面坐，輪流睡，即是輪流守守行李，輪流到這面坐立，即是輪流鬆鬆筋骨。我提出了意見，這位沒有購臥舖票子的小姐，當然是萬分贊成，不花錢而有臥舖享受，還反對嗎？但那位小姐很識大體，微笑的提出：「那末，臥舖的錢，我也應該出一半。」我當然不能銖銖計較，也笑着說免費，這是招待廣東同鄉的，她也不堅持，但卻很客氣致謝。我言起即行，請她守着坐位，我把行李一件一件的搬到臥卡去，我拿出票子來，侍應生帶到我的臥舖，一個臥房四張碌架床，是面對面的兩排，我的臥舖是在上格，行李很難放上去，只放在車廂裏空出的位置。這時，我卻有新的警覺，那位妙齡女郎，未必是女間諜，但要防萬一，我雖然不是軍政要員，但大會發下來，卻很多是機要文件，爲了小心起見，我開皮篋把重要的文件，統統取出，放入掛在身邊的小皮囊。行李既然放在臥舖房裏，每一臥卡又有侍應生管理，行李放在這裏總可以放心，我便走回坐卡，行李拿走了，坐立更爲方便。由於我是以至誠來幫她的忙，那度隔膜的牆，首先由李小芬那方面撤銷了。漸漸我們談得甚投契，她告訴我已在高中畢業，此次到曲江，是去探她的姑母，準備在曲江投考大學。父母留在家鄉，中山縣雖然淪陷，但日軍只佔了石岐，沒有到隆都，可以說仍是自由區，以田園廬墓的所在，故父母不願離開故鄉。大哥則在柳州經商，大嫂和幾個侄兒，跟在大哥身邊，她年來也和大哥在一起，因爲要到曲江升大學，所以要離開兄嫂而去依在曲江的姑母。這位小姐畢竟受過高中教育，儀態雖是婉順可人，但在娟秀媚嫵中而顯出使人敬重的端莊。我在客途岑寂當中，竟然遇上這個佳麗，如果眞個不是間諜，那也是萍蹤巧遇，添上一段人生韻事。但未徹底明白她的家世，還是小心翼翼的好。且我答應她的哥哥願作伴照料，此心如月，皎皎無邪，只憐念小妮子單身作客，世途險惡，弱質易欺。助人爲快樂之本，幫人一點小忙也是樂事，何況還替自己解決了「坐位」與「臥舖」無法兼顧的困難啦。我也儘量掩蔽自己，當她問我在那裏服務，我隨便扯說是新受聘爲某大學的講師，由重慶到曲江去就任。說得合情合理，輕輕的把事情拖過了。我虛構一個事實，似使她對我更爲尊敬，這末年輕，就在大學教書，表示欽佩。我們款款細談，不覺暮色蒼茫，應該是進晚餐的時候，因此邀她到餐卡去吃晚飯，她也毫不遲疑的一道去，我就請湖南伯伯替我們關照位子，那湖南伯伯便把他的行李提放在椅子上，替我們佔據着。在晚餐時，她很大方的，沒有一點小家氣象，斷定她不是小家碧玉，家裏一定有點錢，故談吐儀態，都很有禮貌，但現在和初見面時，有些不同，當時她對其大哥千里托妹的行動，沒有什麼表示，但在眼光中總流露懷疑的神態。後來經過半天的相處，她漸漸的了解我，不特她自動撤銷了隔膜的牆，現在卻有說有笑，絕無拘束，充滿了信賴，像一對親暱的兄妹，或者是交誼甚深的老朋友。飯後，我特地帶她到臥卡一行，告訴臥舖的地點和號數，然後回到坐卡的位子上，繼續展開話匣，原來她對文藝頗有愛好，對文藝小說的作者，對郁達夫較爲愛戴，大概女性對神經質的廢頹，由於同情而成傾向。一談到文藝，恰是投我所好，於是我變了滔滔不絕，尤其講到郁達夫所寫黃仲則那篇太白樓賦詩，一座擱筆的寫意處，指手劃腳，使白袷青年，臨風揮筆，如活現目前，她側着臉兒，微笑瞅着我，等我講到高興采烈時，撲嗤一笑，對我說：「好惜，好惜！」我問她說：「好惜什麼？」她道：「好惜你不是演員，如果做戲，七情上面，包你紅透半天。」我見她挖苦我，便道：「你這末的調笑我，該打！」說完，便拿了她的手掌，在掌心輕輕的打一記，她絕也不縮手的任我打，只是嬌笑。這時，我反覺不好意思，因爲越禮了。急忙打個完場，便道：「晚了，妳也疲倦了，應該早些休息，你先去睡，睡足了，過來叫我，我們就換班。」起初，她還不願走，我又催她，她才道聲晚安抽身而去。但當她正要離開坐卡，轉到臥卡去的時候，恰巧查票員來查票，攔着她的去路，我遠遠的看見她拿出車票給查票員驗過了，可是查票員仍不肯放過她，大概說她沒有臥舖票，是不能到臥舖卡的，我想測測她的機智，怎樣應付這種局面，也不立即跑去解圍，靜看事情的發展。但見她也很鎭靜的咕嚕在說話，相持了約十分鐘，那查票員卒讓她走過，當她閃過查票員身邊，才回頭望望我，見我也望着她，她扮個鬼臉向我一笑才跑過去。

（六十）

宓琴

能挽回的。現在王治向美國人說，我在大陸上沒有游擊隊，所報稱的游擊隊是假的。我在大陸並不是沒有游擊隊，而這些游擊隊由於韓戰爆發以後，在共黨大量鎮壓圍攻下，一部份轉入地下潛伏，一部份則逃亡到香港。美國人竟聽信王治這一點，縮減對我們援助，影響到香港一批待命來海外的人不能來此。

「這一個團體經過我苦心孤旨從艱難中創造出來。當初我克服很多外交上的困難，利用各方私人情誼，才有今天的成就，詎料出了王治這個破壞團體份子，影響到今天團體的發展與大家的前途。

「今天來到海外基地的人，大家聚在這裏，就像一個大家庭樣，我就是你們的家長，你們今後出路好與壞我要負責任。本團體人事或經濟得不到獨立，你們回大陸後由美國人管理連絡你們行動，外國人總是外國人，到那時候，你們發展壯大，補給與人事問題由美國人操縱，很多地方不方便，更有很多地方外國人作到某種程度要截止，不顧全你們利益與前途的。到現在為止，我們中國人自己還沒有和大陸、香港直接連絡電台，沒有自己的通訊系統，也就無法取得和行動人員的連繫，將來我就無法關顧行動後的人了。支持我們公開成為一個政黨，完全為大家政治前途設想，免使我們作一輩子黑市人物，況且成立了政黨，我們回大陸更有對民眾號召的目標。

「美國人支持我個人，剛剛有一個頭緒，成形了一個團體，現在他又支持王治，美國人太不道義了，以前我和美國人合作並無形式上的契約，今天看到美國人這樣不道義情形，所以在你們行動以前，必須和美方講得明明白白。

「這是大家的事，有關大家前途，我們應該向美國人爭回我們應有權力。既是爭取大家利益，除了大家同意外，不准任何人私下和美國人接頭協議，包括我個人亦在內。倘任何人私下和美國談判，就是破壞團體，破壞大家利益。

「現在向美國人交涉的辦法，是以團體為主體，在總部職員當中，每個處為單位產生代表一人，學員方面每個隊產生代表一人，另外加上我和參謀長，共組對外要求委員會。」

蔡文治講述過程中，有時聲淚俱下，哭不成聲。當話快完了時，預先佈置好的小特務，大呼：「總司令萬歲！」「擁護總司令！」就這樣收了場。

後半段學員討論部份，經過小特務的佈置，大家又受了一哭一講的刺激，也沒有什麼可討論，只是各隊推選一個代表，就如此的完成了蔡文治向美國人攤牌的計劃。

蔡文治出賣了羣眾

當大會結束了以後，蔡文治以吳定的化名公佈一個命令，這個命令為蔡文治本來有權，經過那種大會決議的方式，現在再下這一道命令，當然更名正言順了。

自從王治和一批人員，直接走了美國人路線，替美國人當僱員的所謂僱員運動發生以後，蔡文治對他的內部，大大的減少了信心，他總是天天在擔心東京的總部，再產生出一個第二王治。因之，蔡除了加緊特務控制外，並以刺刀來鎮壓，下這一個命令的用意就是在此。

自從賈克遜出任東京中國人營房指揮官以後，中國人都是惶惶不安，感到自己的前途面臨着轉捩的關頭。在這個階段，每一個問題，一件事實，只要能夠影響到任何人的本身利害時候，任何的一個人，馬上很容易就會轉變，蔡文治的統治權，在美人一喜一怒的措施下，也很可能被踢開，所以蔡文治要加緊對內部的控制，與嚴密的防範。賈克遜來東京主要任務，便是要利用他的塞班學校長和被他訓練完了的學員的情感關係，而達到直接支持海外基地每一個空投行動組，而拆散蔡文治的台。在這個時候蔡文治是可憐的！

賈克遜一拆蔡文治的台，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海外受過訓的中國人，分別一批一批完全空投回到大陸上去，而這些回到大陸上去的人員，更由美國人直接連絡指揮，當然沒有蔡文治的份了。等到去到海外基地受訓完了的中國人走光了，只剩下蔡和他的總司令部空架子，那時的蔡則是呼天不靈，求地不應的任美國人擺佈了，那時的境遇一定是更慘更可憐。蔡看到了這一步，所以搶先的和美國人鬭法。

賈克遜拆蔡文治台的方式，是分散這一批羣眾後的直接掌握這一批羣眾，而蔡文治呢？要保有他的目前地位，就必須守住這一台，當然構成這個台的是羣眾，方法便是如何把這羣眾不被美國直接掌握去。美國人這一種現實精神，蔡文治是清清楚楚的認識了解，要講道義，只有自己吃虧。利用羣眾向美國人提出五項要求，來制敵機先，而且乾脆痛快的向美國人提出說，這個五項要求不答覆，此地人員不行動，即是答覆了這五項要求，唯一的保證是香港後繼人員的到來。這樣就永遠的手中可以握有羣眾資本，美國人就會買賬了。

在這樣情形下，雖然在海外基地的中國人，對蔡文治不太好，但是中國人畢竟是中國人，蔡文治也是中國人，所以看在同是中國人份上，當賈克遜與蔡文治鬭法互爭羣眾時候，中國人站在中國人這一方面。這不是刺刀與特務控制的力量，而是情感上的哭與中國人意識產生的功效。蔡文治就這樣的把中國人羣眾穩固住了。

羣眾大會完了，代表產生了，一切佈置就緒，次一步行動，便是展開對美國人攤牌的交涉，方式是以中、美圓桌會議向美國人提出。當這個圓桌會議的召開時間地點通知美方，約請美方代表賈克遜參加。

當美國人接到這個通知時候，並也答應準時到會。

（十八）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一、在目前因爲美國人和蔡文治有合約不干預內部管理問題，今天就大設寃獄，在學員羣眾中大建特務網。假若美國人付以蔡文治人事獨立權，豈不是更增蔡文治獨裁與極權的統治嗎？

二、經濟得不到獨立，對一切事務當然進行不便。但目前中國人未得到經濟獨立時候，在有限度經濟權範圍以內，蔡文治的太太班，主管着外務有關中美之間經濟往還事項，裙帶關係人主管着財務大權，那麼得到了經濟獨立，還不是替一些圍繞蔡文治四週的裙帶人物製造多些貪汚發財的機會，假定這個團體有「成功」的一日，相信他們更變本加厲了。這種爭經濟獨立，就等於製造一批發洋財的洋買辦，與大家利益何關？

三、建立中國人通訊系統，這不過是增强和擴大蔡文治對大陸香港小圈子裏的特務通訊靈活而已，加强特務控制網的凶焰，使蔡的獨裁與極權更有聲有色，這與大家利益反而有害。

四、公開政黨；自由中國運動不是公開政黨的前身嗎？爲什麼又要求公開政黨！一定另有文章在內。

五、僱員運動；好壞與是非，無人清楚幕內眞相，只有蔡文治心裏才明白。搞僱員運動一定有複雜的原因，非一班人聽聞那麼簡單，要把那些人交回法辦，在學員認爲這是狗咬狗，分贓不淸的玩意，對學員無涉。

五點要求遭受阻力

這是學員聽了高飛發言後的內心看法，當這些看法，沒有得到解答以前，學員不會輕易盲從接受高飛的提議。就在這個當兒，繼高飛之後，有一位學員針對高飛的話說：

「第一點，總司令一再向我們說，我們是革命的，美國人對我們無條件，無止境地支援，旣是事實，爲什麼今天我們要向美國人要求條件？這令我們費解。假若要向美國人要求條件，請總司令將當初美國人簽約經過徹底公佈出來。第二點，這是大家的事，應該由大家來解決，我建議高飛的提案，集合全體同學大會，請由總司令參加，把當初他與美國人談訂約的合作經過公開報告，然後再討論五項要求。」會議至此又詢後再無事會上提出，去強奸眾意的通過，變成爲羣眾意見，復要出至羣眾的意見去請求蔡文治代表中國人出面向美國人要求。由於這羣小特務在學員中信譽掃地，加上其提出討論，運用技巧不夠，而被羣眾看穿了他們的目的。剛才那位學員針對高飛目的，有力而很明確地代表了學員眞正意見，竟爲全班接納，而製成決議。

事情也眞奇怪，在這次A班學員每個班的生活檢討會，同樣提出這些問題，最後的決議也都和第二班的決議類同，請蔡文治解述中美合的內容，待全體學員大會由大家解決。

眾意雖遠，蔡文治終於出席學員大會了。

這一天的情形，和往日不同，電影院原先也是學員上課的地方，在往日，學員到課總是打不起興趣，缺席的人也相當多，這一次倒是破例，尙距開會時間還很久，學員就紛紛集中在這裏了。

會議分成兩個階段，前半段是學員聽取蔡文治報告，後半段是學員的討論。這次會議，確實經過一番功夫佈置，平時亂言亂語不聽話的學員，都好像規矩了，原因是經由小特務的勸告與警告，和經過有關係的職員利用私人情誼加以說服，更有蔡文治召見個別安撫。

羣眾當中就怕有人帶頭，從中煽動，製造羣憤，但一失去帶頭人，馬上羣憤也就息了氣。羣眾還有一個弱點，即是易於感情衝動，但亦易爲感情所制服，蔡文治專會利用這一套手法。

以眼淚請求支持

據說：抗戰勝利後，當國共和談期間，國民黨勢力當然大於共產黨，共黨代表周恩來，總是以弱者身份，與其稍不利時以哭來博取國民黨以外的各黨派人士同情。蔡文治亦有同樣善哭的長處，當羣眾看見他滿眼熱淚的時候，什麼事情都沒有了。很多面場，蔡拿出哭的把戲來解決問題，這次他的哭又收到了功效。

大會開始了，蔡文治走上講台，以政客手法，家長的姿態，避開和美國人簽約的實際經過，而說他編造的一篇冠冕堂皇的話，他說：

靠毛思治好精神病

據北平「人民日報」透露，最近大陸流行着一種「精神病」。

「人民日報」在八月十日一篇題為「靠毛澤東思想治好精神病」的文章中證實：「從許多這樣的病例中，大家清楚地看到：許多精神病人得病的原因，是在頭腦中公私的激烈鬬爭中，陷在『私』字的圈子裏，一時想不開，造成大腦部分功能紊亂，失去了正常控制思維和管理全身各部分機體的能力。」

由於這種「公私鬬爭型」的精神病流行得太廣，據「人民日報」說，他們臨時調動了軍醫院的醫療組分赴各地，「為患精神病的階級兄弟解除痛苦」。

「人民日報」的文章說，有個「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六五醫院醫療組」的人員，創造了「靠毛澤東思想治好精神病」的新方法。

文章舉出一個治癒「公私鬬爭型」精神病的例子：

「有一位女病人，經過幾個月的治療，沒有痊癒。醫療組護士徐桂蘭便和她促膝談心，引導她談自己的發病經過，幫助她挖病根。原來，這個病人的未婚夫從外地來信說，他被分配去做炊事工作了。這個病人覺得自己不光彩，思想上產生了激烈的鬬爭，引起大腦功能紊亂，得了精神病。針對這個情況，徐桂蘭就和她一起學習毛主席的光輝著作『老三篇』，狠批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散佈的『讀書做官論』等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幫助她解開思想疙瘩。經過教育和幫助，病人主動寫信給她的未婚夫，要他向張思德同志學習，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病者多為貧下中農

文章接着舉出另一病例：

「有個貧農的女兒，先後五次發病，在一個大醫院治療，僅『電休克』就做過二十多次，但病一直沒有治好。有人說，這個病人在發病的糊塗階段，神態不清，大腦功能紊亂，對她灌輸毛澤東思想不可能生效。醫療組和醫院的革命醫務人員活學活用毛主席的光輝哲學思想，認為這種『無效論』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看法。用毛主席關於『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問題，任何精神病人的大腦功能有紊亂的部分，也有不紊亂的部分，病人發病期間，神志有不清醒的一面，也有清醒和比較清醒的一面。只要掌握住每個病人發病的特點和病情變化發展的規律，抓住病人清醒和比較清醒的一面，對症下藥做工作，就可以促使病人不清醒的一面向着清醒的一面轉化，從思想上和生理上治好他們的病，於是，醫療組女衛生員曹東平主動同這個貧農的女兒結成『對子』。病人越狂躁，她工作越耐心；病人越不理睬，她越去親近她。天天同病人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一次又一次地和病人促膝談心，終於觸動了病人的思想。在一次憶苦會上，這個病人流着眼淚，說出了自己發病的原因。曹東平抓住她不狂躁的短暫時間，針對她的病因，和她共同學習毛主席的有關語錄，讓她在講用會上自覺地鬬私批修，狠觸靈魂，狠抓世界觀的改造。只經過三個多月的治療，這個女病人就痊癒了。」

但文章沒有透露這個「貧農的女兒」「自述」的病因到底是什麼。

根據中共報刊已往的資料顯示，他們用毛思治癒的疾病有：被兩噸多重的巨石從高處滾下壓傷；大面積燒傷；聾、啞、盲人；癌症。

至於用毛思治癒精神病的報導，則是首次。

時事探詳

日本經濟面臨隱憂

本刊記者

日本對外貿易局宣稱：由於尼克遜總統所宣佈徵收百分之十進口附加稅的措施，日本輸往美國的出口貿易額每年將減少數十億至十八億美元。

因為近年來日本經濟的過分擴張，已引起各國的普遍焦慮，並紛紛對日貨的進口作出種種限制。這對日本經濟來說，不能說不是一種沉重的打擊。前些時日本與歐洲共同市場談判的破裂，就是最現成的例證。

由於雙方都固執己見，那項在比京布魯塞爾進行的談判早在七月八日就已經陷入僵局，而雙方為達成共同市場與日本之間貿易協定的努力，一直就沒有任何進展。

日本和歐洲共同市場雙方本來都認為這項貿易會談進行到七月十日，甚至還可能延長一些時候，以求在消除雙方貿易的障礙工作方面可以獲得一些實際的進展。但由於一個「重要問題」使談判陷入僵局。這項問題就是歐洲共同市場方面堅持要在貿易協定之中，包括所謂的「保護性條款」。共市方面，希望在貿易協定中，列入對日本輸入歐洲的貨物，加以嚴格的限制，來保護共市各國國內的工商企業。日本方面表示，可以接受某種程度上的限制，而不肯受到共市的完全嚴格的限制。

共市的會員國，特別是法國、荷蘭、比利時以及盧森堡對於日本貨物可能會大量輸進他們的國內而感到憂慮。這些日本貨物包括有紡織品，電視機，以及汽車等等。

由於日本貨物價格低廉，共市各國的工商企業在競爭方面，會感到非常的困難。日本當然不願意它的出口貨物輸往共市各國的時候，根據雙方同意的貿易條約而受到非常嚴格的限制。日本同時也覺得，如果日本接受了共同市場所提出的嚴格「保護限制」，就會造成可怕的後果。因為其他和日本和貿易關係的國家，也立刻會向日本提出同樣的要求。特別是美國，一定也會提出同樣的「保護條款」，來限制日本向美國輸出的貨物。

日本和共市國家，在七月初所進行談判的三天期間，雙方對於這項「保護條款」的問題，都沒有任何的讓步。因此，對於提議達成貿易協定的其他一些事物，也都沒有獲得任何進展。這些其他方面事物，包括放寬共市對日貨輸入的現有限制，以及取消日本對外來投資限制等等。

雙方同意的唯一問題只是：這項談判暫時停止，然後在會後幾個月之內重新再開始進行商談。

朱德幾乎死在耒陽

覺初

民國十七年春正月，朱德由雲南叛變，取道廣西、湖南，擬與江西井岡山的毛澤東合夥，沿途搶掠燒殺，裹脅地痞流氓，是月二十三日（爲着記憶之便，月日概用農曆）攻陷耒陽縣城，縣長蕭庶化裝潛逃，自衞總隊長王曠宣陷陣殉職，於是分遣徒黨，下鄉組織農會，到處焚燒屋宇，火連三月不息，村落爲墟，荆榛滿地。其殺人也，無論老弱婦孺，皆遭駢僇，死於一槍一刀之下者，眞是最幸運最便宜的死法了。或用梭標直戳婦女的陰戶，批腸剖腹而死。嬰兒呢？則把他當作皮球似的拋向空中，用梭標穿入其肚，旋轉爲樂。如陳大猷父子，既已支解寸裂，更取出他的心肝，煑酒而啖之，不上十六歲的孫女，亦因迫嫁不從，引頸就僇。受禍之烈，視平江、瀏陽等縣，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林彪，還不過二三十歲的乳虎，正擢升營長不久，駐紮我那個家鄉小市鎭，我的堂伯父，即被禁押於他的營部，林彪知他頗解醫術，一日病倒在床，叫他爲之診治，口口聲聲「只要你把我的病診好了，我便馬上放你回去。」誰知林彪病好後的第二日，我的堂伯父就被槍決了。

幸好衡陽駐有國軍兩師，逃往衡陽的難民，即組織收容所和請願團，經過許多次的呼籲，始蒙李師長宜萱，派所轄團長傅傳芳，於二月初八日攻入縣城，難民隨軍服務而往者甚爲踴躍，先是該縣南鄉小水舖一帶之民兵，早已暗地部署完好，專候國軍前來策應，至是同時發動。紅崗一役，已將朱德總部完全包圍，黑夜無光，雷雨大作，指望朱德手到擒來，不期國軍屯駐城中不進，使朱德得從水溝中突圍而出。且陰受匪方賄送烟土二百石，突於三日後晚上，秘密撤防，以致隨軍而來的難民，留在城中，未及發覺，悉爲共軍反攻時所屠殺。這一次浩劫，直到閏二月初八日，才由李師長朝芳，親自督師收復，並成立地方武力，分途追剿，而紅崗一役的英勇，在我們反共的紀錄上，卻未見隻字提及，倒是匪方把它渲染得有聲有色，視爲有歷史性的蒙難紀念日。寫「瘟君夢」的岳騫先生，曾說朱德在耒陽娶了吳玉蘭爲妻，是一點不錯的。只是她不姓吳，是姓伍；她的哥哥伍萬春，還是黃埔一期的學生，兄妹臉上，皆有雀斑，玉蘭死後，萬春即向政府自新，並在國軍工作。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因與朱德有這一段裙帶關係，自然彈冠相慶，襆被入都了。

據說玉蘭雖是女流，卻比乃兄很有機智膽識，她在朱德退出耒陽竄向江西，中途與朱德俱被俘虜，她便指着朱德向國軍將領說：「你們對待敵人，未免太過小器了，我是朱德的太太，理當同罪，難道連朱德的勤務兵，也要一併處死嗎？」朱德的容貌，本來生得醜陋，傖俗如鄉下老農，國軍將領信以爲眞，居然又放走了朱德。

這話是否可靠，雖未敢舉出確證，但筆者是在幼時，曾從共方回放的俘虜中親口聽到的，所謂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

在那個短時間的淪陷期中，筆者恰到親戚家中拜年，便由親戚携往長沙避難，因爲年紀太小，尚沒有看報的習慣，只隔不了三四天，必有處決囚犯的新聞，有一天，一排很長的人龍，從省府大門前，絡繹到又一村的教育坪，那是經常執行死刑的地方，果然，幾十個荷槍的兵士，簇擁着一個頭戴黑絨禮帽身着咖啡色長袍，坐在黃包車上，後面一頂竹轎，坐着他的妻子，哭哭啼啼走過去了。後來我問他們，這囚犯是誰？原來是與彭德懷，準備同時叛變的師長賀對庭，他因事機不密而被捕獲，交由程潛所主持的軍事法庭，判處極刑。

這一筆血債，不知靠攏後的程潛，對毛澤東將作何解釋？因談朱德之危而倖免，順筆及之。

名人的趣事

吳大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美軍集結在英倫三島的有一百多萬人。有一天，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在和英國首相邱吉爾談天的時候，提到美國兵的禮貌和紀律，自從受了英國的薰陶以後，已經比從前好得多了。話猶未畢，他的一個衞兵，忽然開門進來，向他敬個禮道：「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座車借用二十分鐘，大帥？」

「爲什麼？」

「我和我的英國女朋友約好了現在在牛津廣場見面，要是搭巴士去，一定趕不及了。」

「好，去罷！」

衞兵一走出去，艾森豪威爾就回過頭來，向邱吉爾說：「你看我說的怎麼樣？要是從前的話，他根本連問都不會先問我一聲。」

名作家海明威在喝得醺醺然的時候，很喜歡海濶天空地大談其「平生奇遇」。有一次，他又向一羣記者和藝術家們，大談特談：他怎樣在印度獵象的時候，忽然在無意間發現了大量的黃金。

「那你可搞錯地方了，海明威先生！」一位以寫世界遊記著名的人向他說道：「印度根本就沒有金礦。你怎麼可能在獵象的時候發現大量的黃金？」

「誰說是金礦？」海明威不但不肯認錯，而且理直氣壯地說：「我忘記告訴你們，我獵到的那隻象原來鑲了兩隻大金牙！」

英國作家王爾德和當時倫敦的文人哈瑞斯，在文壇上競出風頭，鬬爭得很利害。

有一天，兩個人遇見了，談了一會。——第二天，哈瑞斯在報上寫了一段小新聞：「昨天，我和王爾德交談了半小時，我們談的都是我最近那本著作的成就。」

過了一天，報上又出現了一段王爾德寫的小新聞：「前天，我和哈瑞斯會面時，嘴裏談的雖都是他最近寫的那本書，但是我心裏想的卻是我自己最近那本著作的成就。」

，拐了幾個彎，走進一間房子，老戰劃着火柴，點亮一支蠟燭，火焰的光芒刺得眼睛睜不開，好一會才適應了光亮。看見面前站着一個女人。

「洗師母！」我驚愕地叫起來，一時簡直不敢置信。

「田韋！」洗師母聲音發抖應道。微弱的燭光下，我看見師母憔悴了，蒼老了，腦後的髮髻變得灰白了。

「韋哥。」她身邊的洗小文叫我，我才發覺。

「小文！」我拉住小文的手，心裏陣陣發疼，終於忍不住淚珠奪眶而出。

「告訴我，好孩子，你老師，他，他……」師母哽咽着問我，淚珠從眼角流下滿是皺紋的臉頰。

過去的惡夢重又回到我的腦海：數十支手電筒的强光從四面八方向我們包圍過來，槍聲、犬吠聲、吆喝聲和號角的嗚響震盪着漆黑的夜，我們四人全給衝散了，當我聽到後面一聲慘叫時，我停下了腳步，見到洗老師倒在地下，幾個提着槍的軍佬已趕了上來，洗老師嘶啞地掙扎叫道：「快走！別理我！」一個傢伙已提起槍對我瞄準，我只得不顧一切躍下山溝，沒命地向前奔跑……

我記得那個地方叫「石崗」，那裏有個「水坭廠」，門口有盞强光的電燈，把周圍照得雪亮。

此後，我獨自走了兩夜，終於越過重重關卡，爬過鐵絲網進入了「天堂」。沒料到，到了「天堂」後，我不支昏倒了，被邏巡的「天堂」警察扣捕，我會要求政治庇護，或准許到台灣去，可是，我被囚禁了半天後，終於被「打解」回去，遞解給中共的邊防軍隊。

在羅湖車站，我被毒打一頓，被押解到「寶安縣收容站」。在那裏，我從難友口中打聽到一星期前，由「石崗」解來一個肩膊受了槍傷的「偷渡犯」，姓洗，約摸五十上下年紀，由於流血太多，傷口發炎，得不到任何醫藥治療，在前天夜裏死去了；屍體昨夜才由幾個難友抬着丟落海裏，一個難友腳上穿的鞋子就是從他身上扒下來的，我認出那鞋子正是洗老師的……

出事到今已整整兩個月了，另兩個安抵香港的同學早已寄了信回來，不久，廣州的朋友們也得知了我失事被囚，可是，洗老師卻一直沒有消息，他們也估到凶多吉少了。

「說吧，田韋，我一切都頂得住的！」洗師母手搭在我肩上，我感覺得到她的手在顫抖。

心裏的積鬱再也不能制控，我跪在師母面前，强抑着聲音哭泣了。

謙、老戰、賢和我都是洗老師的學生。在三年高中裏，洗老師愛我們，就像愛自己的子弟，他教我們知識，教我們做人，使我們認識世界，明辨是非，分清善惡，讓我們知道許多書本上沒有，共產黨不讓我們了解、獲得的事物！我們像愛父親一樣愛他，尊敬他。中學畢業後，我們都各奔前程了，有的繼續升學，更多的是到工廠做工，「下放」到農村種田。可我們只要有機會，一定去探望洗老師，他是我們精神上的父親。

在文革初期，洗老師飽受鬬爭，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當情勢稍爲緩下，紅衛兵的鬬爭目標，轉移到當權派身上去時，洗老師決定了脫離這個可怕的魔鬼支配的社會，當他把決定告訴了我們，我們都要求和他一齊行動，因爲考慮到人多目標太大，老師決定分批行動，我和兩個同學跟他是第一批，老戰、謙、賢是第二批。出發前一晚我們全聚在老師家裏，老師諄諄囑咐師母，小文和我們，不管發生了任何事，都要堅强地鬬爭下去，要承受得起鍛鍊，要做一個眞正的人，努力奮鬬，爲自由犧牲一切也應不惜！縱使是犧牲性命，也要堅持！

沒料到，他的話果眞成爲不幸的事實……

師母身子搖幌着，謙和老戰趕快扶住了她。

燭光如豆，在漆黑的夜裏搖曳。洗師母軟癱的倒在椅中，淚痕滿面，失神地視着這茫茫黑夜，小文低着頭在抽噎，我們默默無言，還有什麼話能表達我們心裏深沉的悲痛和無限的憤激呢？

遠處傳來幾聲槍響，子彈的聲音在夜空裏悲鳴。接着，斷斷續續的槍聲炒豆般響個不停。

「今晚，大概又有一場屠殺，又不知有多少人做了枉死城的新鬼！」老戰感嘆道。

「……」師母嘴唇嗡動着，喃喃地在說：「爲什麼？爲什麼……」

謙開口道：「師母，你要保重身體。記得老師時常教導我們：人，最寶貴的是自由，生命沒有了自由，只是一副沒有意義的行屍而已。我們願爲自由而犧牲生命，而不肯爲生命而喪失自由！我們是老師的學生，就和你的兒子一樣，我們會盡力照顧你的，別太傷心……」

「師母，我們一定要替老師報仇的！」賢激動地說。

「媽，你別哭吧，我會好好做人，孝順你，永遠不離開你的。」小文執着師母的手說。

師母慢慢轉過臉來，伸手撫着小文的頭，望住他，緩緩地道：「小文，好孩子，你是男人了，你要永遠記住你爸爸的話，挺起胸膛來，堅强的生活下去，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媽媽不要你陪在身邊，跟着師哥們，去吧，孩子，去做你應該做的事，走你應該走的道路，媽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們的身上，媽老了，不行了，你正年青，應該出去經風雨，見世面！幸福，自由，要靠自己爭取，奮鬬！別牽掛着媽，家散人亡的不止是我們，全中國有數不盡的家庭比我們更慘，有數不盡的人比你爸爸死得更加不值！這個社會不是人所能生活的，這個世界始終有一天會崩潰的！」

「媽！」小文撲在師母懷裏放聲痛哭。

師母拉起他，替他抹着眼淚：「小文，男兒流血不流淚！你別擔心，媽熬得住的！媽會等着你回來，等着你們勝利的回來，抹乾眼淚！」

謙淚眼矇矓，道：「師母，你放心，我們會永遠記住你剛才說的一番話。我們會關照小文的，」

師母點點頭，對我道：「田韋，你曾經走過一次，路途熟悉，有你和他們一起走，我更放心。」

「師母，我們會好好計劃一切的，你放心，只要我們有一個在，小文決不會出差錯的！」我堅決的向師母保證。

夜，已深。

遠處的槍聲愈來愈密，爆炸聲此起彼落。

我站在窗口，凝望着天邊染紅了夜空的火光。

（未完）

小說

日夜

田韋

一、前仆後繼

汽車到達廣州已是晚上八時。

我戴上軍帽，整整軍服，跟着前面的人下車。車站裏燈光明亮，候車室裏人頭湧湧，我的心不禁有點跳，通過閘口時，壓抑着忐忑的心情，盡量裝得輕鬆。過了閘，才發覺那驗票員根本心不在焉，以往腰間佩着手槍、手銬站在閘口的「白狗」也不見了，我暗暗的吁了口氣。抬頭一望，謙和賢正笑吟吟的站在前邊。

「阿韋！」謙笑着叫我。

一陣苦澀湧上心頭，我鼻子發酸，喉頭哽咽，直想掉淚，「謙哥，賢！」好不容易，我才掙扎出一句話來。

謙和賢挽着我的肩膊，他們眼裏也淚光瑩瑩。

街上疏落的街燈發出暈黃的光芒，行人稀少。

謙握握我的手：「大哥的信二天前收到了，我們一切都清楚。阿韋，振作起來，這次，我們一定成功的！」

出了越秀南路，我們轉進了長堤。海風從珠江河面吹來，原有的一分緊張和疲勞也隨風而逝。堤邊古老的木棉樹下，仍坐着乘涼的人們。我心裏有一種難於言說的感情在翻滾。廣州，我親愛的第二故鄉，炎夏裏，在木棉樹下我渡過了多少個清涼的夜；越秀山麓，白鵝潭畔，黃花崗巍峨的自由神像下，花地芬芳的果園裏，哪裏都有着我的足跡。十幾年來，我在廣州深深的扎下了根，我愛它，這裏有我的歡笑和快樂，這裏埋藏着我的眼淚和悲傷！我屬於它，它也屬我的！

可是，我要走，我要離開它！

兩月前，我默默地告別了它，我不知道何時才能再在鎮海樓頭眺望，我不知道那天再在沙面堤邊徜徉……

想不到，今天，我又回來了，帶着滿身的傷痕，帶着飽嘗鐵窗的餘苦，帶着一顆創傷的心，我又回來了！

「別想得那麼多，韋！」謙似看穿了我的心思，「自由是須要付出代價的，過去了的兩個月，你走了一段人生最艱苦的道路，你經起了烈火的鍛鍊，今天，你更堅强，更長成了，有了上次的經驗，我們要好好總結，吸取教訓，失敗是成功之母，相信吧，勝利必屬我們！」

「是的，謙哥。」我忍住了眼眶裏滾動的淚花，凝望着浩蕩的珠江。

我們在附近飯館裏吃了飯。我問：「我住那裏呢？」

「華南工學院。老戰那裏。」賢答道。

「什麼，華南工學院？行嗎？」我驚詫得很。

謙看了我一眼，笑笑：「行。你這一身『虎皮』很好，十足是個紅衛兵，看不出是越獄犯，哈哈！」他正經地道：「放心吧，一切我們都替你安排好了。現在各大專院校都駐着許多外地來串連的紅衛兵，住在那裏最安全，沒人會懷疑你，也沒人敢查問你。」

「目前，人人都自顧不暇，誰也不願去理誰，就算碰見熟人也不要緊。眞要是有誰不識相，嘿嘿……」賢冷笑道。

「近來市內武鬬劇烈，殺人放火成了家常便飯，死了的人在街頭堆得發臭也沒人理呢！」謙道。

大街上依然很熱鬧，人們圍着在看紅衛兵貼的大字報，大字報用盡一切最惡毒的字眼，互相攻擊，漫罵，大揭臭底子，不惜把內部機密也爆了出來，斗大的標語滿街飄盪：「槍斃廣老譚」「揪出軍內走資派」隨處都是。

我們擠上了到「石牌」去的公共汽車，車上幾乎全是套紅袖章的紅衛兵們，不同派系的紅衛兵互相怒目揚眉，隨時準備演出全武行。

車到「石牌」，我們大模大樣由華南工學院正門往裏闖，守門的靠着籐椅在打呼嚕。學院裏牆上，地下，樹幹，告示牌全貼滿了亂七八糟的大字報，校園簡直成了大字報的海洋，若大的校園一片冷落，看不到一個人。

一個黑實實人影從樹叢後轉出：「是謙嗎？」

「老戰！」我聽出那帶着濃重潮州腔的國語，不由激動的叫道。

「韋！」他迎上來，一把握緊我的手，說道：「苦了你了，老弟！」

老戰領着我們往校園裏面走去，在一座白色的洋樓前停下：「到了。」他說道。

這四層高的建築物孤獨的聳立在朦朧夜色裏，沒有一絲燈光，像一頭巨獸，我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外國留學生宿舍，文革後各國留學生都回國去了，這是一幢空樓。」老戰道。掏出鎖匙開了門鎖，門悄悄地打開，我們閃身進去，門又關上。

我們手拉着手一步步摸索前進，上了好多梯級

生於烏拉爾的好同志。但是，一九三七年的大風暴中，人們把他投進一座絞肉機去，活活地斬成了肉泥。

我們只在農場上逗留了幾天，但是，我們在那裏耳聞目睹的東西，實在叫人觸目驚心。農民們簡直個個都在挨餓。……

當我們向他們說明，這錢是捐來買農業機械的時候，他們馬上把我們臭罵了一頓。他們需要的不是農業機械，而是麵包。他們也苦苦地哀求我們，無論如何，給他們點東西吃。

直到那一剎那，我始終沒有夢想到過這種情況。我們都生活在「眞理報」所描繪的幻境裏，滿以爲集體化正在順利地大步前進，農民們都安居樂業，幸福非凡。有一天，斯達林發表了他那篇有名的演說，把集體化中所犯的過錯，都推在一些地方黨員的身上。我那時就曾經這樣想過：如果集體農場裏，樣樣東西都像斯達林一向對我們說的那樣盡善盡美，他又何必還要發表這篇演說呢？（待續）

拙劣的欺騙

──評橫眉的「山雨欲來風滿樓」

校外漢

與新左派小爬蟲作戰，對他們任何蠱惑人心的論點都不能放過，必須像剝竹筍一樣，一層一層地剝，從而揭破他們的外衣，暴露出他們原來面目。

一切妖魔要害人，都要塗脂抹粉，裝扮一番，使人入彀。我國民間流傳的「熊家婆」，就是說妖魔「熊家婆」爲了吃小孩，把自己巧扮成慈祥的外婆，從而騙取了兩個天眞的小姊妹的信任，最後把她們吃掉了的故事。古典文學「聊齋誌異」也有「畫皮」這樣一個發人省深的故事。

新左派爲了要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當然也要採取欺騙手段。他們在香港的學運中就採取了這一手法。

其中之一，就是貌似不偏不倚地向學生們說教，灌迷湯。

橫眉在他的文章的開頭以他的觀點闡述了香港的學生運動的概況以後，得出結論說：『「要勝利，要成功，必須要努力不斷的鬪爭下去，必須要以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與民眾站在一起，不斷鬪爭，不斷爭取，不斷犧牲，這是任何政治戰的秘訣。」政府知道，左派的兄弟知道，右派的兄弟也知道，聰明的學生哥當然更知道這秘訣，要把握這秘訣才能達到如期的目的。』

多麼堂而皇之的理論呀。看，橫眉擺出了一副政治權威的面孔，向「聰明的學生哥」傳授「政治戰的秘訣」了，難怪他可以大言不慚地談「今天在大學領導政治運動是明天領導國家的本錢」，或許橫眉已經私心高興他們已有了不少「本錢」，明天的「國家」就等着他們去「領導」。這眞是描活了一副自我陶醉的情狀。

爲了希冀有朝一日眞正能自我陶醉一番（雖然是僅是他們的幻想），他們就得用點腦筋和氣力了。於是他們選擇了學運下注，在學運中運用欺騙的手段，蒙蔽莘莘學子爲他們火中取栗。

橫眉說，把握了他的「政治秘訣」才能達到「如期的目的」。這裏是說「才能」，也就帶有「必須」或「一定要」的味道，態度是非常肯定的。「如期的目的」是什麼呢？橫眉這位「權威」沒有說出來，或許不便直說吧？「聰明的學生哥」去想象一番可也；或者不用去想，「矇查查」跟着跑可也，反正都一樣。

但既有「如期的目的」，就洩漏了天機。細心地在橫眉的文章找一找，就可以找出答案。橫眉在結語裏頭一口氣向學生們提出了十六個問題，諸如「學運之價值何在？」「學運是政治運動的一種，它會漫延到整個香港社會嗎？」「政治運動之興起的意義何在？」「中國共產黨的强大會容忍殖民地政府統治香港？」「學生運動能眞正的抓着羣眾，跟隨羣眾，走羣眾路線嗎？」（究竟要「抓着」還是「跟隨」羣眾？語意矛盾）「反殖民主義，反社會不公義及反剝削的運動必須是社會之生產者與非生產者的聯結才能成功，究竟香港的學生對這點把握了多少呢？」……這些類似啓發式的提問，其實就是橫眉的答案。歸納起來，不外說，依靠中共的撐腰，把學運蔓延到整個香港，反對殖民當局，提高他們所賦予的政治價值。這「如期的目的」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動亂的一九六七年。

橫眉說他們的「政治戰的秘訣」左派知道，右派也知道，這是不錯的，左派仁兄心照不宣，右派人士則洞若觀火。有什麼辦法呢？對右派人士他無法欺騙得來，只好承認。但被橫眉讚之爲「聰明的學生哥」們，其中有些人則不一定明白了。他這樣讚學生哥，無非是想使一些一時不察的學生飄飄然，使人錯誤地以爲承受了他們的這個「秘訣」，才是聰明的。橫眉很會使用小心眼。

一句「左」，一句「右」，乍看起來，似乎橫眉不倚不偏，不左不右，超然物外。其實不然，這也同他捧國父的招牌那樣，意在欺騙。統觀橫眉全文，其立場至爲明顯，這在筆者上幾次的評論中已有詳細的分析了。

而橫眉在販賣他的這個「政治戰秘訣」之後，緊接着說了這麼幾句話，也反映了他的心理狀態，怕左的政治味道太露骨，想抹點粉掩蓋一番，不意卻適得其反，扮演了「隔隣張三」。

新左派之所以爲低能的政治小爬蟲，這裏又是一個例證。因而我們也相信，眞正聰明的學生哥必然在實際的鍛鍊中逐步看清他們虛僞的欺騙，看清他們的用心。僑校的學生就是一羣先覺者。

看來，新左派是不會甘心自己的失敗的，他們還會不斷花樣百出，不斷欺騙學生。小爬蟲沒有癟斃以前，他們的特性規定了他們總是要爬。這無他，見爬而拍可也；他們越裝扮，我們越要抹掉他們臉上的化粧油；他們越要披起五彩斑爛的畫皮，我們就越要把他們的畫皮剝掉，一直讓人們看清他們的眞面目爲止。

赫魯曉夫回憶錄（節譯）

吳大威



這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檢閱台上六名蘇聯頂尖人物的合照，從左至右為：朱可夫、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奇卡岡諾維、馬倫可夫，現在全都垮台了。——本刊資料室圖片

一、主張替所有被斯達林迫害過的人翻案

今天的我，在莫斯科的郊外，渡着一種隱士生活。平常接觸到的，只是那些被送來保護我，或者也是來隔離我的人。

我想在這裏談一下：那使我們蘇聯社會受到過嚴重傷害的，斯達林統治時期發生過的一些重要事件。

直到現在，還有許多人認為：所有的進步，都是歸功於斯達林所賜。這些人，即使看見了斯達林的骯髒內褲，也會嚇得發抖，而且會連忙立正，敬禮。

斯達林究竟是多大的一個天才？他對於我們眞的是一個「慈愛的爸爸」嗎？他到底欠了多少血債？——這些問題，都是到了應當老老實實地回答的時候了。

斯達林應當在我們的歷史上，佔有一個特殊的地位。這一點，是無庸置辯的。他的確具有異乎常人的才幹，同時也極其聰明。但是，如果他今天還活着的話，我是主張把他送上法庭，根據他犯過的那些罪惡，加以懲處的。

遠在一九二三年的時候，列寧就已經看出來：斯達林會把黨引導到什麼方向去。因此，他曾經白紙黑字地提出了這樣的警告：

「斯達林雖然具有一個領袖應有的氣質和稟賦。但是，他基本上是一個粗人。有朝一日，他是可能濫用權力，大肆胡搞的。」

可惜，黨中央不肯聽列寧的話，害得整個黨後來都吃了大虧。

在我們手裏，除掉替所有被斯達林迫害過的人，洗寃翻案以外，實在沒有別的路好走。因此，在一九五六年的第二十屆蘇共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使許多在歷史上應當佔一席的人物，重見天日。但是，更多的人還在等待着洗寃翻案。而許多不幸屈死的人，死因至今還在被人保密。這種現象的存在眞是可恥，眞正下流！

現在，又有人在開始頌揚這位滿手血腥的人了。尤其是一些高級軍官們，無論在發言的時候也好，寫回憶錄的時候也好，都又在拚命地替斯達林恢復榮譽，想把他重新扶上從前那種光芒萬丈的寶座上去。

他們大概想證明：如果沒有斯達林的話，我們反希特勒德國的戰爭，就絕不會取得最後勝利。

那麼，今天斯達林不在人世了，是不是我們就會束手無策地聽任德國人，英國人，或是美國人的宰割呢？不會，當然不會！

現在依舊還有些人，在向我說：「赫魯曉夫同志！你何必一定要把斯達林的底牌，完全掀開呢？」

講這種話的人，並不一定都是斯達林暴政時代的幫兇。也有許多老年紀的普通人，因為多少年來崇拜慣了斯達林；始終擺脫不掉斯達林時代的那種老一套。

我一定要掀這些底牌，因為我認為：這樣做對於我們黨內的「清潔運動」，是有很大好處的。

我不是在造謠，也不是在惡意中傷。我的一生，都和蘇聯人民有着密切的關聯。跟在斯達林的左右，參為領導幹部的時日，也歷有年所。——我想向做為那些年代的一個見證人，我想向年青的後代們呼籲：希望他們千萬不要再重蹈我們過去的那種錯誤。

一九二五年的十二月，我被選舉為出席第十四屆蘇共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這大會是在莫斯科舉行的。

在這裏，我第一次親眼看見斯達林，得到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有個同志要求斯達林，和我們在一起照張相。照相師皮特若夫，開始對我們發號施令：誰應當站在那裏，眼睛應當朝什麼方向看。

斯達林忽然插了一句嘴道：

「皮特若夫同志就是喜歡對別人發號施令。不過，這已經過時了。現在這個社會，誰也沒有隨隨便便把別人呼來喝去的權利。」

他說的這些話，使我們聽來非常受用。他這種民主化的思想，使我們感覺到非常愉快。總而言之：在初期的那些日子裏，我所看到和聽到的斯達林，都使我對他很有敬愛之忱。

在一九二七年的第十五屆蘇共全國代表大會上，大會主席團的代表團，向斯達林獻上了一把鐵掃帚。人民委員會議主席雷科夫，還致詞道：

「我現在將這把鐵掃帚，交付在斯達林同志的手裏，使他可以把我們的敵人掃個清光！」

他當然以為斯達林在使用這把掃帚的時候，是會小心翼翼地來的。他也萬料不到：自己也居然有一天，會被這把鐵掃帚連根掃掉了。

農業集體化的眞實情況……我在一九三〇年的時候，初次看到了一些。那時，工業學院替沙姆拉區的「斯達林集體農場」，捐了一筆購買農業機械的錢，叫我和斯多布諾夫同學，一道把錢送去。斯多布諾夫是一個出

邦風度先丢盡！先丢盡，台海寒盟，北京朝聖！（齊天大聖）

「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悍然糾合了「華沙條約」國中的保加利亞、匈牙利等五國共同出兵，一夜之間侵佔了捷克。罪魁禍首是蘇聯，保加利亞等國不過是小小的幫兇。在這次侵畧的暴行中，只有羅馬尼亞置身局外。

捷克的悲劇

蘇聯侵畧捷克這個事件，在世界上引起了各種反應。

捷克的人民對侵畧軍進行了英勇的抵抗。這個產生過德沃夏克的民族，自然不願意受北極熊魔爪的踐踏，他們上街遊行，襲擊侵畧軍，自焚抗議，血洒布拉格街頭，表現了民族的尊嚴。有壓迫就有反抗，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大家庭」也不能掩蓋弱肉强食和彼此間矛盾的實質。

中共乘蘇聯侵捷事件撈取稱霸國際共運的政治資本，他們開動了所有的宣傳工具，從報紙、電台，到電影、電視，對蘇聯進行了激烈的攻擊，以打擊蘇聯的威信，標榜自己反侵畧，同情捷克的人民，並指責蘇聯在國際共運中以「老子黨」自居，要別的小黨聽命。人所共知，中共之所以拚命攻擊蘇聯，不外是狗咬狗骨。以客觀而論，中共對蘇聯的攻擊，正好是給共產主義抹黑。所謂「社會主義國家」不會侵畧別國的神話，給布拉格街頭坦克的隆隆聲徹底震碎了，人們從那黑幢幢的砲車上看到共產主義猙獰的魔影。而中共這一罵，更使馬克思列寧的孝子賢孫的醜惡面目暴露無遺。

羅馬尼亞置身局外也說明了許多問題，他們既反對蘇聯的行動，表示不甘於受大國的控制，同時鑑於捷克的受侵，在國內則進行了戰備，武裝「民眾自衞隊」，顯示他們準備反擊侵畧。羅馬尼亞由於和蘇聯、捷克毗鄰，他們不得不這樣做。這個共黨國家的反應事實上說明他們承認共產主義國家富有侵畧性。

共產主義集團經常吹噓他們「牢不可破」、「堅如磐石」、「萬古長青」的「友誼」和「團結」，但是，中蘇共的分歧已經粉碎了這個神話，而捷克的被侵畧的悲劇，再一次戳穿了刺刀下的團結和友誼，暴露了他們的强盜哲學。這一切都說明了，他們的一切行徑，除了暴力還是暴力。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多難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被慕尼黑的陰謀出賣，使他們飽受德國法西斯的蹂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們又受到克里姆林宮的控制，再次陷入水深火熱的深淵，使他們的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災難和羞辱。捷克事件已經經過三周年了，現在來回顧這個歷史事件，仍然有許多發人深省的東西，使人加深對共產主義的認識。

英菲

死腹中；現在，除了民政司，最與羣眾接近而又成為市民訴苦對象的，便只有一羣議員。

一個足有資格為民喉舌的官員，除非是尸位素餐，否則必定愛民若赤，設法探求民隱。中國古代官吏「微行」的故事不勝枚舉，他們大都為了探求民隱、鋤强扶弱。本港的議員們似乎沒有微行的習慣，他們到民間訪問，到新區巡視，並不隱藏身分，多數在事前宣揚，先公佈某月某日到此一遊的消息，然後是街坊首長的熱烈歡迎，及報紙的專題記載。現今廣播事業發達，議員們又與民眾接近，他們的尊容，市民經常都可以從報紙、電視上看到，議員們也就難以隱蔽身分，要做到微行而能避人注目，實在沒有可能；而在現的老百姓也不必「攔輿告狀」，若有寃情要訴，只要搖個電話約見或者直接登門拜訪，議員都會樂意接見。

對那些立意探求民隱、為民喉舌的議員，他們的父母心很為在下崇敬，但是，如果他們只有「扶弱」的抱負，而於聽到「寃情」時不分是非曲直，不問實事便急於替訴苦者「伸寃」，則這種父母心有時扶弱不成，反易為壞人利用，助長惡人氣燄。

扶弱與長惡

清「消夏閑記摘鈔」載有糊塗案件兩則：「陳恪勤公，喜微行。有汪姓兩子以曖昧事殺其師，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腳伕、渡船諸人，囑其咸稱寃枉，公察之，眾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富家乳嫗抱一小孩稍懈，小孩不見，殺死城上，公夜出細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沈極口稱寃，畧加刑即釋焉。」

探民隱、察疑獄，是造福百姓的大好事，但如陳恪勤此人，只聽信塗說之言，而不探求事實，被汪姓兄弟欺之以方；又糊塗到只聽一面之詞，醉漢指沈某為兇手，即信之不疑，疑犯一呼寃枉，即又斷其無罪。這種人即使有為民喉舌的抱負，對「民隱」卻難解決，一旦為小人利用，則不但不能「造福」，反而「造禍」。

報載：最近新界有鄉民兩人，因爭地糾紛，其中一人被對方三次毆傷，經向警署報案，並向鄉事委員會備案，有關方面正在調查中，而肇事者「惡人先告狀」，去函某議員投訴，議員接到投訴信件，即指責鄉事委員會，並聲言以法律解決，鄉委主席卻反駁該議員妄加干預，未經實地調查即强行插手，自視為「寃情大使」及「一人法院」云云。這位議員最近屢次抨擊各部門，包括律政司及法官在內，都是為百姓「呼寃」，每次都被有關方面列舉事實反駁，在下對她為民請命的動機極為欽佩，但每次看到她被反駁之後即啞然默然的情形時，總替她感到難過，為她善良的動機被人利用而難過。

江城子

法律與人情

「管子」說：「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古代的法律和近代的法律比較起來，雖有簡繁之分，但它們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法律是爲人訂立的，所以不能違反人民的意志，近代所謂法治國家，時常抹殺人情，只知一味在條文中咬文嚼字，於是狡黠之徒便有了走「法律罅」的機會：冒牌銀行家會於吸收大量存款之後，而宣告破產；主管金錢的人，會以移花接木的手法，大「騎硫磺馬」，他們只要吃幾年「皇家飯」，服刑期滿，便可一生受用不盡。比作什麼事都合算。

中國古時的法律，是情、理、法兼重的，對於犯法的人，不僅看表面證據，還要研究他的眞實動機。「春秋」的褒貶，更主張「赦事誅意」，例如：許悼公明明是喝了其子所進的藥而被害死的，但春秋不責許止弑父，因爲他只想爲父親治病，不知道藥裏有毒；晉靈公之死，趙盾已經出亡，但董狐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認定是他的主謀。這樣，既不寃枉人，也使有罪的人無所遁形。本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以法治自豪，執起法來，有時絲毫也不通融，最近便有兩件事，由於不近人情，弄得政府和人民之間很不愉快。這兩件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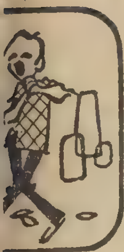
一、南丫島演戲事件。南丫島南約居民搭棚演神功戲，因爲事前未向警方申請發給牌照，被認爲違法，由於不能檢控全體居民，於是乃以南丫島鄉事委員會主席陳伯業爲代罪羔羊，控他未經警方批准擅自搭棚演戲。南約居民以陳伯業代眾受過，既憤怒，又不安，乃舉行居民大會，一致通過爲陳氏後盾，並每人捐款一元，作爲陳氏訟費。

政府官吏是爲人民服務的，所以有公僕之稱，法律的訂立，也是爲了保障人民，便利人民，全民一致的行動即令抵觸法律，也不算違法，那證明該項法律已經發生問題，應該予以修改或乾脆取消，決不能喧賓奪主，指爲全民犯法。那一事件最多只能讓鄉民補辦手續，不可檢控。

二、維園事件。青年們爲保衛釣魚台而舉行的示威，事前是依法申請了的，不料堂堂政府卻使出一招不光榮的，無賴的拖延手法，以致弄出流血事件。處理「八一三」的和平示威，卻能兼顧到人情，這次教訓，值得記取。詩曰：

一、民主人民是主人，大官小吏僕歐羣；
法規若竟違民意，一筆勾消另創新。

二、執法也要順人情，不近人情事不平；
若只咬文嚼字句，除良除暴不分明。



阿Q的偏見與酒保的學問

陳涉微時不願與農夫們談及他的抱負，僅是自嘆「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因爲他的抱負是他們所無法理解的。愛恩斯坦不會隨便與人討論他的相對論，因爲他的相對論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對着那些絕對不能理解自己的人，大談自己的抱負或者學問，實在是一種非常愚蠢的行爲。我有一些朋友曾經在這方面吃了很多虧，被人目之爲不是人的怪物。尙幸現實的教訓終於使他醒悟。我不同意跟隨庸俗的俗，更不同意同流合污，但對着從皮膚到骨子都庸俗了的人，我認爲聰明的作法是保持緘默，而不是去侈談高雅的情操，崇高的理想。未進過城的阿Q，自有他末莊的偏見，認爲城裏的人把「長凳」叫做「條凳」，「這是錯的，可笑」，認爲煎大頭魚加上蔥絲而不是加上半寸長的蔥葉，「這也是錯的，可笑」。酸氣冲天的淑士國，僅識之無的酒保，自會賣弄他的學問。「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滿嘴之乎者曰，豈焉矣哉。即使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說夠三日六夜，也決不能糾正阿Q的偏見，同樣不能說服酒保不賣弄他淑士國的學問。

偏見產生的根由在於少見，少見自然多怪。阿Q未進城前，活動的範圍僅限於末莊，對末莊的一切自然習見爲常，認爲他所習見的就是順乎自然的，也是唯一正確的。這不僅限於「長凳」與「半寸長的蔥葉」。而且還包括掌他耳光的趙太爺的威風，以及敲他頭頂的哭喪棒，認爲世界上存在趙太爺是合理正確的，趙太爺掌人耳光也是合理正確的。認爲世界上存在哭喪棒更是合理正確的。反之世界上若不存在這類東西，就顯得不充實不自然了，覺得「這是錯的，可笑」！

賣弄的動機大抵都是害怕別人看出他的無知，淑士國的酒保別的統統不懂，僅僅學懂了之乎者曰，若叫他不說之乎者曰，他就不懂說話了，豈不是要變成啞吧？阿Q有賴於他末莊的偏見，以支持他的自尊心，酒保也有賴於他這點可憐的學問，以支持他的自尊心。若教他們放棄了，那麼他們簡直無法繼續做人。是故，也就應該明白，爲什麼那些愈是不懂什麼叫文藝的人，愈是喜歡談寫作經驗，談文藝理論，喜歡指摘已作古的人的作品。那些愈是不懂詩的人，愈是歡喜談詩，喜歡指摘別人的詩作。愈是一無所爲的人，愈是喜歡「回憶」（？）他的「好漢當年勇」。想老子當年如何如何，似乎幾乎要成爲漢高祖了。愈是像阿Q那樣要借住於土穀廟，賴替人割稻椿米爲生，愈是喜歡說他先前是何等的富有；愈是小的官兒，愈是喜歡擺其官威；愈是名不見經傳的人，愈是喜歡擺其名士架子。這些都不外是像阿Q和酒保那樣，賴此以支持自尊心，使他們有勇氣繼續活下去。生活在今天的香港，可以說每一天每一個時刻都會碰到這樣的事情，實在不必認眞去考據求證，也不必去與之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憶秦娥——尼克遜將訪北京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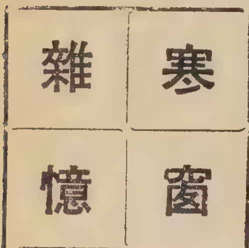
旦待

是少數。至於「黑幫」而被剃光一邊頭髮，留着一邊頭髮，成爲「兩面裝」，或者剪成「亂草裝」，那僅是懲罰的手段之一，不在整肅髮型之列。這次「整肅髮型」運動，倒是進行得轟轟烈烈，大可以和清初的剃頭，民初的剪辮相媲美。可是若與「文革」運動其他的大整肅相比，卻又是小巫見大巫。因爲剪髮不管怎樣轟烈法，都比不上洒血千里，伏屍百萬那麼令人驚心動魄。對此間人士的刺激，自然也比不上浮屍不斷滾滾來那麼强烈。所以大家也就不願聽什麼「頭髮的故事」了。

許多人也許以爲，六六年的剪髮運動，是大陸二十一年來絕無僅有的一次，其實不然。因爲一九五七年底至五八年初，也曾經發生過一場並不轟烈，不爲人所注意的剪髮運動。不過那一次遭殃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那年是否因爲東北的大豆失收？以致缺乏製造醬油的原料，我不得而知。只是記得有關部門突然大張旗鼓地宣傳，頭髮可以製成上乘的醬油，也能製成其他許多種工業原料。

動員婦女們把長辮子長頭髮剪掉，剪成時下保守派男人的西裝頭。中年以上的婦女惜髮如金，大抵不願作出犧牲，動員的主要對象便放在年方及笄的女學生身上。而女學生大多數都敢於走在時代的前頭，說剪就剪，統統都把秀髮剪成男人的西裝頭，而不願剪成男性髮型的，也就成爲落後分子。廣州市的女性也許資產階級思想比較濃厚，大多數都拒絕剪成男性髮型，大不了剪成椰殼裝。獨有興梅客籍地區的女學生，敢於開風氣之前河，每一個年輕女子都剪成西裝頭。乍一看去，陰盛陽衰的興梅地區，一下子變成陽盛陰衰，彷彿所有學校都變成了男校。剪下來的長頭髮是否統統拿去製造醬油，只有天曉得。不過那時頭髮可以出口，且非常値錢，看來還是拿去換取外滙的成份居多。大陸人民或許相信共產黨永遠是正確的，領導永遠是英明的，對着這等不男不女的髮型，雖偶而會竊竊私言，暗作批評，但倒沒有誰起來公開抨擊。而留了西裝頭的女性，也絕不感到有何羞恥或不便，照樣勇赳赳地昂頭濶步。眞是「中華女兒多奇志，不愛女裝愛男裝。」不過倒害得我一位表親，幾乎爲此而喪卻老命。我那位表親久居馬來亞，那一年風塵僕僕趕回家鄉爲他的獨生兒子主持婚禮，舊式婚禮在大陸早已廢除，新娘再不穿裙褂，也不用紅綃蒙頭。只是穿着一套新的恤衫和西褲，胸前戴着大紅花。當新郎新娘走出來舉行新式婚禮時，我那位表親也許老眼昏花，看到新娘的頭髮和衣服和他的兒子一模一樣，以爲同性戀竟已在社會主義祖國合法化了，馬上激動得跳起來大叫：「衰仔……」可是話未說完早已氣得暈倒，婚禮也就亂成一團。他的老伴也搥胸扯髮，呼天喊地，鬧得不亦樂乎。

尙幸女性的西裝髮型倒不流行得太久，要不然大陸的青年男女，恐怕比此時的新潮青年還要撲朔迷離，教人更加難於分辨雌雄呢！



連想也想不到他們會有這麼多的錢。

爲什麼會形成貧富這麼懸殊？據一位已故的世伯對我說：香港是一個適宜以錢搵錢的地方，如果想大發達，一定要記住這個原則。

當時沒怎樣把他這話放在心上，及今思之，他這句是名言。一個炒股票的老友，和我們爬格子動物就沒得比較。他一個月入息，好過我一年，可是我沒有炒股票的本錢，只好爬格子。

已故的大財主何東說：他最初的二萬元最難賺（那年代的二萬，至少相等於今日三四十萬），有了二萬之後，他以錢賺錢，財源就滾滾而來。

他這番話也支持了我那位世伯的說法，因爲，最初的一筆錢，是要用「力」賺來的，積了這筆錢，就可以運用它去賺利了。

如果你有本錢，買一塊地皮，過一個時期，可能無端端使你發大達。當然，損手的不是沒有，在香港，穩健的投資，損手機會究竟不多。能租四五千元房子的人，當然是識時務的俊傑。

落選小姐爆內幕

選美這玩意，第一次在香港舉行時，確相當哄動。我記得當時也有到麗池花園參觀，人山人海，熱鬧非常。在那時，還是新鮮的玩意，選出「香港小姐」，還可送去長堤，與各國佳麗競艷。過去也有過香港小姐在世選中入圍，可見香港美女，在世界上也算有點地位。

不過，近年香港選美已近於濫，參加的更品流複雜，更不爲人們重視。每一年，用各種不同名目舉行的選美，不下十多種，使愛美之人，有目

但，辦理選美的，很難得到羣雌一致滿意，報紙上，常常看到世界選美機構「黑幕重重」的記載，可見天下烏鴉，都是漆黑一團。

每次選舉揭曉後，常會發生糾紛，有些參與競選的小姐，認爲「不公」。更有人由此大爆內幕，說當選的人，早經內定，或用鈔票搞掂，或鬆褲帶，總之，一切可行的辦法都有人用，橫竪女人都有一副天賦本錢，只要對方有興趣，這攻勢無往而不利，於是，「內幕」也更多了。

不過，女人都有一個弱點，如果有人入以諛詞，說她美麗，她就全盤受落，深信不疑，以爲自己眞是美麗，世上無雙。因此，參加選美的小姐，確有不少是「不知自量」的。很多人說她漂亮，她便以爲自己眞是漂亮，如果在競選中落選，她的氣一定不順。

選美會過後，落選的小姐必有一番不滿，照例說選美會不公平，因爲不公平，她們雖然落選，也並不表示她們不夠靚，而是她們被「黑市」出賣了，這未嘗不是挽回面子的一法。

其實，美很難找出正確標準的，如果在不太離譜之下，許多女人不過半斤八両，各有各的擁躉，這就是各花入各眼，人人的評定不同。

因此，選美「運氣」佔很重要位置，運氣好，所有評判員都喜歡你這個型，你就可以當選；否則，你以趙飛燕的身裁，遇到個個評判員都是唐明皇，喜歡楊玉環的豐腴，那你就一定死火，那又有什麼値得怨尤的呢？

萬人傑

也說頭髮

頭髮僅是長於人頭上的毛，從本質上說，與長於下巴的鬍子並沒有什麼分別，可是鬍子的花樣卻遠比不上頭髮的花樣多。在鐵器時代之前，我相信無論男女老幼對頭髮都聽其自然，讓它長到分叉，長到不能再長。個個都像深山大野人，披頭散髮。可是隨着物質「文明」的發展，頭髮的花樣也就愈來愈多。古代中國人視膚髮受之父母，不敢自毀，雖然也是留長頭髮，但男子成童就必須「束髮」，把頭髮縛成一束，飾以絹綢。年滿二十又必須「弱冠」，把長髮盤於頭頂，戴上帽子。女子年滿十五「及笄」，又要在頭髮上弄花樣，梳高毛髮，飾以鮮花珠玉，以示成年。自秦漢至下，頭髮的花樣到底有多少次大變更，實難考證。不過相信元代蒙古族南侵問鼎中原，必然是會有一次大變更的。至於清代頭髮的花樣則大家都有目共睹。就是剃光前額，在腦後留一條豬尾巴似的辮子。起初明朝的遺老遺少們是不大習慣，但「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命令下達，人們不習慣也得習慣。因爲頭之不存，髮將焉附？還是保存腦瓜兒要緊。於是大家都拖着一條豬尾巴，西方「文明」人也就可以根據這條豬尾巴證明中國人的野蠻。清末的留學生以及革命志士，幾乎沒有人不吃過這條豬尾巴的虧，在外國，西方「文明」人視此爲野蠻人的特徵。一怒之下揮剪剪掉，回到國內就被同胞視爲假洋鬼子，老婆不爲此而第四次上吊，也要被視爲不是好女子。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人，對這條豬尾巴深惡痛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故辛亥革命一成功，首先就要革豬尾巴的命。凡看到垂在腦後的辮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捉進衙門一刀剪掉。幾乎也要提出「留辮不留頭，留頭不留辮」的口號那麼交關。說來歷代執政者對女人似乎都比較仁慈一點。她們梳雙辮、梳單辮、梳髻均任其自由，不加干涉。直至二十世紀的今天，似也如是。女人熨髮也好，不熨髮也好，留長頭髮也好，剪短頭髮也好，從來沒有人去干涉她們。只要她們喜歡，她們可以今天梳成原子爆炸型，明天梳成馬尾型，後天梳成雞窩型，絕不會有人去干預。可是歷代執政者對男人卻嚴厲得多，動不動就把髮與頭扯到一邊，留此除彼，留彼除此。如今，雖然沒有人要爲頭髮的型狀而去殺人，而年青一代也視留長髮爲時髦，但還不夠普遍，也還有不少國家和地區是嚴厲禁止男子留長髮的，頭髮的花樣既如此之多，而且動不動還要牽連到腦袋的存留問題，也就難怪古人要把頭髮稱之爲煩惱絲了。

女眞族入關和辛亥革命後，所發生的許許多多「頭髮的故事」業已列入史迹，也被許多文豪寫入經典之作中了。可是近二十年來所發生的「頭髮的故事」，或許早已被人們遺忘。因爲這些故事並不是發生在我們現時居住的地方，而是發生在我們的故國。大家如果不太健忘的話，想必尙能記得一九六六年的「剪髮運動」。紅衛兵們在廣九火車站裏貼上大字標題的命令，要截斷尖頭鞋，剪掉飛機頭，撕碎牛仔褲。許多愛國同胞不知就裏，貿然回去，下車伊始就吃了大虧，褲腳被撕爛，皮鞋被截斷，頭髮也被剪成四不像。許多婦女會爲此而弄得嚎啕大哭，要坐三輪車躲進派出所去避難。大陸的人民，土生土長

横眉語

香港人吃工業飯

本港工業就業人數，今年第二季共達六十萬名，這數字打破有史以來的紀錄。

本港人口總數四百萬，除了兒童和老弱外，在社會上工作的男女最多二百萬，二百萬人當中就有六十萬人從事工業，不能說不是一個巨大比數；同時，這也說明，本港的工業，直接間接養活大部分香港人；也可以說，香港居民主要是靠工業吃飯的，這情況值得注意。

工業雖然成爲香港經濟支柱，可是香港政府對工業的扶植，從未盡力。不但沒有盡力扶植，且還加重了他們的種種困難。因此香港工業家常常抱怨香港政府，他們的政策使資金趨向股票、地產的買賣，這種經濟繁榮是不健全的，從香港的遠景看，還是以依靠工業生存爲高。

因此，香港政府對工業的發展，應多負扶植責任，除了開拓市場，主要的改進香港製品的品質。

香港雖然不是一個「國家」，但打好香港貨在世界市場上的聲譽，對香港工業的發展，將有很大幫助。香港貨有很高的質素，很多在香港買不到，而在外國市場上十分吃香的東西，竟是在香港製造的。他們所以不在香港發售，是怕香港的廠商仿製。同時，香港貨也有許多拆爛污的，不合標準。因此，香港貨在外國毀譽參半

有助於建立香港貨的信用，可爭到更廣大的銷場，也由此養活更多的香港人。

現在，每一天有一百名新工業僱員，即是說，每一年增加三四萬人，每一個人會賴此以養幾位親屬，因此，靠工業生活的人在天天增加中。但，儘管在這樣的情形下，香港各行工業仍鬧着人才荒，時時都感到人手不夠，許多有識之士認爲政府另一個扶植工業的方法是：多設工業學校，替工廠培養人才，使多些人願意投身工業。

可是，香港的教育顯然未能配合實際情勢，一個中學畢業生投身工業，不如小學生多習兩三年工業技能。

香港闊佬多得很

中環半山區有一幢別緻的建築物，是筒形的「新世紀大厦」。這幢大厦是置地公司物業，樓高三十三層，一共有五十六個居住單位，都是出賃而不出售的，所有這些單位經過華麗裝飾，傢具齊備，每個單位的租金，由三千八百元到四千五百元。一般小市民聽來，都會爲之吐舌。四千五百元的租金，等如一個香港人一年半的平均收入，可是，租金雖然驚人，卻十分搶手，未蓋好，已全部租出，現在亦經入伙。

目前，香港的高尙住宅，動不動四五十萬元一層，大部分的人畢生所得，也不足以買這麼一層樓，但這些樓宇還是十分搶手，蓋好了，不愁沒有人買。可見，香港有錢人非常多，他們的鈔票，多到非一般人想像得到。他們四五十萬買一幢房子不算一回事，買了這幢房子，還得花十多萬裝修，以之和木屋、徙厦相比，當然不

何容易？原因很簡單：北韓從一開始就把這八十幾位官兵，並不是當做「俘虜」，而是當做「重犯」來看待的。

在萬山港被押上岸的時候，每個人都是五花大綁，而且幪上了眼睛。在他們坐的大卡車外面，擠滿了「憤怒如狂」的羣眾，拼命地用拳頭捶着車身。直到被押上火車以後，才聽不見那些囂叫。

火車開行了不久，有一個水手，實在憋不住了，喊了一聲：

「我是阿耶琳，還有什麼人在這車箱裏？」

話還沒有說完，就有幾個北韓兵撲了上去，拳打腳踢地揍了他一頓。

又過了好一陣，人們才把他們的「五花大綁」解開，而且給了每人一塊麵包，一杯水。

從這時起，「審問」就開始了。一個挨一個地，被帶到一張桌子前面，要老老實實地回答：他自己的姓名、官階、登記號碼、在船上的職務。

當他們問到布赫艦長的時候，他回答道：

「波比羅號是一艘海洋學研究艦。」

同時，他也反問他們：為什麼要對俘虜們，拳打腳踢？

北韓兵回答得很簡單：

「你自己就是個俘虜，根本沒有發問資格！」

在平壤下車的時候，車站外面又擠滿了「憤怒如狂」的羣眾，亂吼亂打，直到他們的卡車開走以後，才又變得鴉雀無聲，各自作鳥獸散。

這時，他們的「眼罩」，雖然已經取了下來，但是，每個人都必須低頭閉目，不准東張西望，否則就要在腦後挨一槍托。

在監獄裏，他們住的是第四層樓。水手們每十個人一間；軍官們都是單獨關禁的，房間裏除掉一張床，一張椅子，一張桌子以外，別無長物。床墊是草做的。毯子也只有一條，既薄又臭，那些凍成半僵了的官兵，久久不能入睡。

過了不久，牢門忽然開了。每個人都得到了三片麵包，一小塊牛油，和一小碗紅蘿蔔湯。

最倒霉的是那三位傷兵。北韓人把他們丟在一間冰冷的牢房裏，既不給他們上藥，也不給他們飲食。直到三天之後，醫生才來替他們「動手術」。——為了節省麻醉藥，在開刀的時候，先把眼睛幪上，雙手綑在腦後，由孔武有力的看護按住兩隻腳，然後才由大夫來開始「宰割」。

比他們更倒霉的是布赫上校。從坐牢的頭一分鐘起，人們就晝夜不斷地要他「坦白」、「低頭認罪」。而且口口聲聲地說：「波比羅號上的全部官兵，都是間諜。按照北韓的法律：一律殺無赦！」

他們還交給他一張用打字機打好的「口供記錄」，逼着他簽字。上面一口咬定：「他自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選派來的職業特務，負有在北韓製造一次新的戰爭的任務，現在情願向北韓人民認罪，請求給予以應得的處罰。」

布赫既不是瘋子，更不是傻瓜，當然不肯在這張自殺「口供」上簽字。

對於全部軍官，也舉行過一次「集體審訊」。那是由一個北韓將官和三個校官主持的。

通過一個半通不通的英文翻譯，那位北韓將官像煞有介事地問他們：

「波比羅號侵入北韓領海，意欲何為？」

布赫上校站了起來，代表全體答道：

「波比羅號是一艘海洋學研究艦。它並沒侵入北韓領海。在被刼持的時候，這艘船是在公海上的。」

第二個問題更妙了：

「為什麼在南韓還駐紮着美國的軍隊？」

布赫回答道：

「據我所知，是南韓政府要求我們這樣做。」

這句話惹得發問的人大怒，不但拍着桌子怒吼如雷，而且把腳也頓得牆搖地震。過了一陣，才用一種十分威嚴的口氣，向他面前的六個美國軍官宣佈道：

「你們都是間諜，都要挨槍斃。——你們是願意一個一個地死？還是大家一道死？」

布赫上校站起來道：「你只要槍斃我一個人就行了。我的部下和我的船，都是與此無關。」

那個北韓將官驕傲地笑笑道：「好，我們就先從你槍斃起！明天一早天亮的時候執行！」



白宮裏的「危機緊急處理指揮部」，在詹森總統的主持下，為坡比羅號事件，而召開緊急會議。



親手把「坡比羅號」送入虎口，事後卻又袖手旁觀的「美國駐日海軍總司令」——那位既無戰艦，又無飛機可以指揮的詹森少將。



美國軍事史上最丟人的醜聞
波比羅號情報艦事件的眞象（七）

天涯客

第一架美國戰鬥機，從琉球起飛，直航北韓萬山港，是在一月二十三日下午的四點十一分。按照官方估計：在五點半以前一定可以到達「波比羅」號的上空。

接着起飛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一連有好幾十架。如果它們眞的及時趕到了萬山的話，不要說是五艘北韓兵艦，就是再加五倍，恐怕也刼持不了「波比羅」號。

誰知四點四十五分的時候，美國「太平洋武裝部隊總司令部」的參謀處，忽然用急電通知第五航空隊總司令部道：

「根據情報的判斷，以及時間上的估計，我們認爲：波比羅號現在已經進入萬山港了。」

其實，這種判斷是完全錯誤的。波比羅號被刼持到萬山港去靠岸的一刹那，不是四點四十五分，而是八點三十分。

這個指令，打亂了瑟斯麥基中將的全部佈署。他只好命令已經起飛了的飛機，先在南韓的空軍基地降落「靜待後命」。於是，在五點三十五分左右，大隊的美國飛機，紛紛着陸在南韓，「升火待發」。——那時離「波比羅」號開進萬山港的時候，還差不多有三個鐘頭的光景。

這時，瑟斯麥基中將，也被搞得越來越胡塗了。第一個問題是：美國飛機究竟還能不能如時趕到，進行「搶救」？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波比羅」號已經被刼進了北韓領海之內，空軍是不是還應當繼續「搶救」？最後一個問題是：如果空軍在北韓領海上空，搶救「波比羅」號的話，是否會得到華盛頓方面的同意和支持？

爲了爭取時間，也爲了避免外交上的種種糾葛，他曾經建議：借用南韓的空軍，來進行「搶救」。在南韓的四個空軍基地上，經常都有二百多架新式戰鬥機，永遠在「備戰狀態中」。只要一聲令下，不消一個鐘頭的功夫，它們就可以到達萬山的上空了。

但是，這個建議，卻把「美國駐韓部隊總司令」邦尼斯蒂將軍，嚇得魂飛魄散。在他的主持下，好幾個月以來，美國一直在用停止和遲延供應零件與飛機油的辦法，來阻止南韓對北韓的空中攻勢。現在如果眞的派南韓空軍到萬山去的話，誰又能保證它們不乘勢把那裏炸成平地？那豈不又白白辜負了詹森總統和這位邦尼斯蒂將軍幾個月來的心血？

這些頭痛的問題，加在一起，就使得瑟斯麥基中將，也逐漸地消極起來，索性把責任向華盛頓一推：「靜待候命」。——而華盛頓的那批大頭頭們，雖然日夜在開會，卻始終決定不了應如何是好。

國防部長認爲：「波比羅」號的求救電報，打得不清不楚，使人難下判斷。

聯合總參謀部的參謀總長韋勒爾將軍，只是口口聲聲地說：

「我們需要更多，更可靠的情報。」

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羅斯托夫，還一直在考慮：這個事件，究竟算不算得是一個眞正的「危機」？

因此，他們就在遠東的美國將帥們靜候華盛頓的指令的時候，一致決定「靜候」遠東的將帥們提供給他們更多的新情報。

直到「波比羅」號事件，在全世界的報紙上，成了頭條新聞；全美國的人們個個慷慨激昂的時候，華盛頓才又忽然正顏厲色地公佈了一些「緊急措施」。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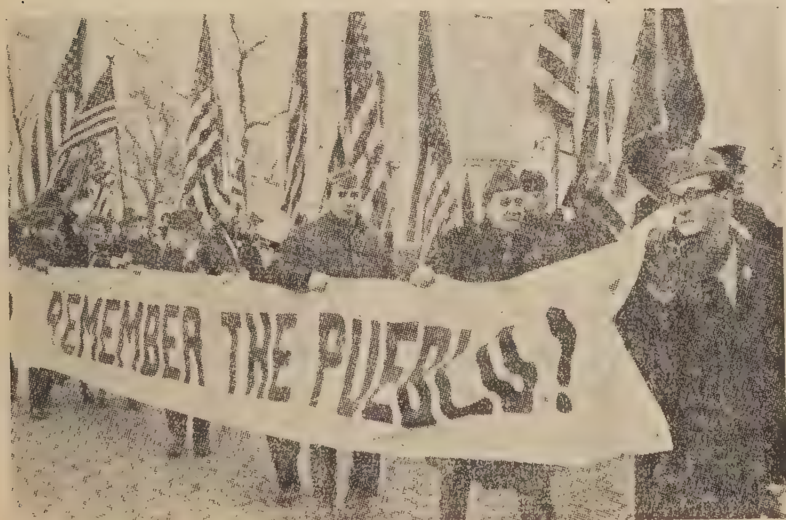
㈠以「企業號」航空母艦爲首的一支艦隊，立即駛入北韓附近的海面，來往巡弋。

㈡三大隊噴汽式戰鬥機，立即調往南韓基地「候命行動」。

㈢徵召一萬四千名預備役的海軍陸戰隊，和空軍人員入伍。

但是，結果呢？結果卻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只含含糊糊地說：「要循外交途徑，來解決波比羅號官兵們的釋放問題。」

「　其實，要想「循外交途徑來解決問題」，又談



坡比羅被北韓擄去後，美國政府一無所爲，由退伍軍人及俘虜家屬們舉行的抗議遊行。

更比偸搶扒騙，向人乞求借貸更淸高。十八年來，我試過沒有米下鍋的苦日子，但我沒有向任何親友借過錢；十八年來，我幫助過不少窮朋友，但我沒有接受過任何朋友金錢上的幫助。這樣，我做苦力寫稿，又與我有何損何傷？

這些，雖然是題外的閒話，但也可以作爲讀者謀生爲人處世的一點參考，及有志從事寫作的人一點鼓勵。我對「旭藝文社」的文友說過，一個從事文史工作的人，除了要有安貧樂道，咬斷苦菜根的基本精神之外，還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要勤讀勤思，有喘而不捨的傻勁；第二則是勤寫勤作，有不斷寫作的狂熱。只要具備了這些，不管天資的高下，在以勤補拙的自修中，十年廿年的鑽研下，對寫作是必有相當成就的。一個能夠不斷從書本上進修，從實際生活中去觀察體驗的作家，他是決不會「江郎才盡」的，這就是本港文化界的老戰士某先生所說的「長寫長有」。

現在再把話題拉回來，談談我的投稿經過。我當年開始賣文，除了生活所迫而「逼上文壇」之外，在心情上多少有點似今日很多向「萬人雜誌」投稿的作者。也是見到有關當局對付共產黨人的措施不夠强硬，一般人對共產黨的本質瞭解不夠透徹，不是對中共恐懼，便是對中共寄存幻想，很多人都以爲這個殺人放火的匪幫組織，在獲得政權之後，能以國家民族爲重，能以國計民生爲重，不會再做出禍國殃民的事來。所以總想憑我身經目擊的血淚事實，以及對中共本質上的認識，介紹於海外僑胞之前，不可相信中共的宣傳，不可以某種表面事實，片斷表現而忽略了他們猙獰醜惡的本來面目。我記得一九六五年開始在島晚報綜合版寫「彈雨餘生述異」，其中寫到中共在我們家鄉殘殺無辜，打家刼舍，使用酷刑對待俘虜，綁票勒索民財，火燒血洗整個村莊……等等慘不忍言的罪行時，有很多讀者都以爲我是渲染誇大，不相信會以這種殘忍手段對付自己同胞。直到今年港共在香港放火殺人，燒屋炸巴士電車，燒死林彬兄弟，炸死小童及善良市民的種種暴行，才知道我於兩年前所報導的非虛。我還可在此正告讀者，港共這次所表現的暴行，比起他們以前在大陸的罪惡行爲，乃是小之又小的，如果香港政府軟弱，警察力量不足的話；或他們得勢，有足夠力量鬭垮鬭臭香港的話，香港人要吃的苦頭，當比今日偸偸摸摸掟炸彈，用鐵鈎、鏹水、玻璃瓶打傷打死數百人的恐怖場面，更甚過千萬倍。

由於我對中共有這種徹底的認識，根本上的瞭解，所以我在先期的文章，也多是報導式的，或評論式的。我將鐵幕內面的消息，或將左派報紙宣傳上的漏洞，以及他們披着「民主自由」的外衣，進行種種殺人搾財的陰謀，寫成文章，投到各報刊去。結果，蒙編輯採取刊出來的只有十分之二三，絕大多數不是石沉大海，便是原稿退還。有很多稿退得我「條氣唔順」，因爲對同一個問題，他們所發表出來的文章，並不比我寫的高明，爲什麼不用我的？

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我是不懂得投稿的秘訣。

原來一九五五年前後，在香港出現的反共雜誌，十份有九份是有政治背景，有後台支持的；有的拿美金，有的拿台幣，還有拿盧布的。說得難聽一點，他們是在「分贓」，並不是眞個要替國人或香港市民說話。像辦「萬人雜誌」這樣一本週刊，他們用的編輯、校對、收發、發行等工作人員，多到十數個；另外還有所謂「編輯委員會」的委員，又是十多個。我見過一個週刊社，吃飯的人達兩大圓桌之多。其中半數是「專職專任」的。那裏像我們辦「萬人雜誌」的「三脚班」，三個人都是「兼差」，便把這本三十二頁的週刊辦起來了。

正因爲他們辦的雜誌「人才濟濟，經費充足」，對大陸問題，是資料方面有「專家」的處理；對局勢問題，有「博學鴻儒」執筆，怎麼也不會輪到我頭上來。但是，像我這種名不經傳的無名小子寫去的文章，竟能有一兩篇蒙編輯採用刊出，除了資料特殊，見解特別之外，主要是他們的「專家鴻儒」在聲色犬馬之場，紙醉金迷之所玩昏了頭，誤了交稿的時間，編輯先生才「網開一面」，把我的文章補上去「頂檔」。

可是，對時事評論式的文章，或對鐵幕消息報導式的文章，都是有時間性的，這種稿子如果不能及時刋登，被編輯一壓再退之後，也就成了廢文，一點用處都沒有。編輯不把它扔入字紙簍，你自己也只有忍痛犧牲，將之扔入字紙簍去，免得「觸景傷情」；退稿多了，更不免會心灰意冷，痛哭流淚！

因此，有人勸我改變辦法，要想靠賣文爲生，像這種有時間性的，每個雜誌必然有特約作者的專題報導，或評論文章，決不能寫。

這種文章不能寫，我又能寫什麼呢？

朋友說：「你要學習寫小說，小說沒有時間性，而且出路較爲廣泛，東家不用，可以寄西家；今年不用，明年還是有用。」

於是，我又東施效顰，像小脚女人穿高跟鞋一樣，學起寫小說來了。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尚未完成的，但僅這一點，對讀者來說相信已不無補益了。下期刊出「可長可短，能屈能伸」。）

寫稿與投稿的秘訣

張贛萍 遺作

讀者看了這個標題，可能會問：「投稿也有秘訣嗎？」有的！如果你不懂投稿之秘，又不知寫稿之訣，我敢說你投出去的稿，必定「撞板多過食飯」。

最近（編者按：一九六七年尾）我接到很多讀友投來的稿，但能用的少，絕大多數都「原璧歸趙」。考其原因，就是不懂投稿之秘，或不知寫稿之訣。結果弄得「兩敗俱傷」。（因為我知道作者接到退稿之後，必定大失所望，冇晒表情。編者的我，見到作者寫得這樣辛苦，又是一片熱情，在退既不忍，不退又不能的情形之下，只好附上一信，指出不能用的理由，並致歉意。這樣一來，作者是枉費心機，編者則是忙上加忙，故曰「兩敗俱傷」。）

我在第三期「幹勁冲天，嚴重抗議」一文中說過，我是投稿出身的，十五年前的本港報刊，差不多我都投過稿，也被編者退過很多稿，當然也被我投中不少稿。我敢說，憑我這麼多年來的投稿經驗，今日向有心投稿的讀者，寫這篇「投稿秘訣」，自信雖非「有血有淚」之作，也決不至於隔靴搔癢。不過，要說起我的投稿經過，也是說來話長的，這一回我不擬「大題小做」，為使有心寫稿的朋友，能從我的投稿心得中，獲得一種「先進經驗」；不至白費心機，走寃枉道路，我計劃把這篇「投稿秘訣」拉長來寫，我相信對投稿的人，或有志從事文史工作的人，都會有一點點益處。因為我想從投稿之「秘」，說到寫稿之「訣」，這樣一扯，要寫的與可寫的就多了。

我是以一個職業軍人的身份，於一九五〇年從大陸逃來香港。那時，雖然國事蜩螗，大勢已不可為，我還是壯志冲斗牛，想在海外明知不可為也要為一下。因此，每日奔走於難民社會，與一班有志之士，高談濶論，滿懷壯志，滿肚子計劃，雖非「以天下為己任」，倒也很想重溫戰場舊夢，打回老家去與共產黨作最後一拚。朋友們都知道，我為這個願望，進行邊區與山地遊擊計劃，整整兩年之久，結果一事無成，在現實生活所逼之下，才改弦易轍，棄武習文。因為在謀生百業中，表面上看起來，最簡單的謀生方式就是寫稿，假如賣文順利，一元港幣可買一百張五百字稿紙，可以寫出五萬字去換稿費的話，眞是「一本萬利」，就以千字十元計酬，五萬字也可以賣五百元。在窮得無以為生的困境中，在一位前輩的鼓勵下，我終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稿紙），排除萬難」，走上了軍人「殺人放火」相反的道路。不過，十多年來，出於我筆下的文字，無論是小說、雜文、評論，乃至遊戲筆墨，我始終沒有放棄過我逃來海外的反共目的；也始終是環繞這個反共的中心，在從事筆耕工作。在自由報刊上寫稿的作家，學問比我好，寫作比我好的作家多得很，而能像我這樣反共到底，每篇文字都盡可能的把反共意識表現在文字中的作家，十多年來一貫如此的作家，是並不太多的。所以，我的作品總是火藥氣味濃厚，我對任何人均主張寬恕，對任何事都主張和平，惟有對付共產黨，我是素來主張「以殺止殺、拚命保命」的。我先期所從事的軍事行動計劃，後期所從事的筆墨生涯，我都是主張共產黨不來香港殺我們，我們也要找上門去殺他們。跟共產黨人談「和平共處」，乃是痴人說夢。有關我這種主張的代表作，即是去年被人盜印出版的「勁草」。

說起我在一九五五年寫「勁草」，它應該列為全世界的小說作品中，最難產，最多災的一部作品，那時我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也沒有固定發表文章的園地，又是我的第一個長篇創作。與某出版社口頭說好了兩個月交稿之後，我為着要解決在寫稿期中的起碼生活，我白天去做抬麵粉的苦工，平生第一次從事體力勞動工作，由五十磅一包的麵粉，抬到二百磅一包，雖然生成一副銅筋鐵骨的身體，在最初一兩個星期中，也抬得我腰痠背痛，腿硬指僵。而每天的工作代價是五元。我就是這樣咬緊牙齦，白天做苦力，晚上寫「勁草」；由於體力勞動過於辛苦，加以又是第一次寫長篇，所以進度很慢，每晚只能寫兩三千字，做了兩個月抬麵粉苦力，才把「勁草」寫完。至於脫稿以後所遭遇到「天災人禍」，我在「勁草」的前言中已有說及，在此不必細表。

古有謂「三怕三不怕」，三不怕是「落拓之時，不怕天誅地滅，不怕羞宗辱祖，不怕神憎鬼厭」。故可不擇手段，不顧良心，不講道義。三怕是得志之後「怕聽舊聞，怕見舊人，怕提舊事」。總之就是怕別人揭自己的底牌，把以前落魄時所作過的那些見不得人，見不得光的事揭開來。所以一般滾上了岸的「滾友」，他們多是「六親不認」，最怕見到往日被滾或一同滾的舊相識；一班政治領袖，便於得到天下之後，大殺功臣。這都是由於他們以前的「三不怕」，才會弄到以後的「三怕」所產生的結果。

而我也有「三怕三不怕」，我的三怕是「怕落伍，怕求人，怕病」；三不怕是「不怕窮，不怕苦，不怕困難」。由於怕求人，我寧可苦，寧可窮，所以，我對白天做苦力抬麵粉，夜晚寫稿的這段「舊事」，我是不怕人知道的，我認為只要是憑自己的勞力或腦力謀生，於我的祖宗，自身的人格均毫無損傷：

聘爲駐東京特約記者。

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會來港，除辦黨務仍兼任該報記者及主筆。因當時「中國日報」社與同盟會香港分會實一而二、二而一。

一九〇六年七月，負責發行「中國日報」的「文裕堂」，營業不振，後遭保皇黨藉故控訴，宣告破產。幸馮自由燭見先機，已預向其外舅李煜堂籌得五千元，從文裕堂購回發行權，中國日報始轉危爲安。

中國日報由是改組，重集股權，馮自由出任社長兼總編輯，繼續出版。從此面目一新，業務蒸蒸日上。在同盟會革命的後期，是最有影響力的宣傳刊物。

將民族、民權、民生三個觀點，合而稱之爲三民主義，就是從「中國日報」創始的。

馮氏手撰「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長文，是闡發三民主義最早的文字之一，全文二萬餘言，並在東京「民報」，三藩市「大同日報」轉載，對各地革命思想頗有影響。

在美加開展黨務

一九〇九年廣州之役以後，黨人元氣大傷，南方支部既有胡漢民負責，馮氏乃辭去香港分會職務，加拿大溫哥華致公堂創辦「大漢日報」，馮氏被聘爲主筆，便爲同盟會籌募款項。辛亥三·二九之役，馮氏籌款成績冠於所有同志。

在馮氏抵美之前，美加兩地華僑皆以「致公堂」的組織贊助革命，馮氏抵美後始建同盟會的組織，加拿大一地加盟者百餘人，馮氏被推選爲加拿大同盟會支部長。馮氏善於組織工作，僅以少數會員，即擊敗多年盤踞溫哥華「中華會館」的保皇黨，盡奪其董事議席。

同盟會成立後，規模最大一次起義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武昌起義的規模雖然更大，但並非同盟會所直接策動，而是湖北革命志士自發起義。

三·二九廣州之役，動員近千人，耗軍費十五萬餘元，其中七萬餘元爲馮氏在美洲籌得，佔全部軍費之半。

同年七月，中山在美國因「致公堂」與「同盟會」兩組織人員感情不大融洽，乃電邀馮氏前往調停。自由抵美後，卒使兩組織化除成見協力贊助革命。

自由赴美時，留港之妻兒本已申請護照赴加，以武昌起義爆發乃止。

十月初旬，馮氏自美返國。「同盟會」、「致公堂」及「洪門籌餉局」三大革命團體公推爲「旅美華僑革命黨總代表」，回國參加革命政府工作。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經歐洲返抵上海，旋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政府成立，大總統就職，馮氏被委爲總統府機要秘書，胡漢民爲秘書長。

從十四歲參加革命，歷十七年的奮鬪，親見滿清傾覆，民國成立。時馮氏方三十一歲，可稱得上是春風得意了。

史劍非

洋相

魯逢

①除毛澤東自己以外，沒有一個毛派主要人物露面。自從去年十一月康生不能露面以來，在重大公開集會場面，姚文元總是單槍匹馬，代表毛派出席；張春橋因爲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不常在北平，可是這次二人都在，陪江青觀劇，不出席招待外賓的集會，顯然有點意氣用事。②黃永勝未陪同毛出見尼溫，也未陪同尼溫觀看紅色娘子軍（爲了怕碰上江青？）。顯示毛及其妻江青對實力軍人首腦黃永勝之嫌惡。③由於江青死不肯出頭，在八月八日，尼溫設宴答謝之前，周恩來之妻鄧穎超，特別跑到賓館去拜會尼溫夫人及妹妹。可見江青之不出頭，使中共在接待禮節上不周到。由此判斷江青及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一齊不露面，是一種杯葛行動。④毛在接見重要外賓時，向來偕林彪一齊露面，這次林彪缺席，林妻葉群又未出席「八·一」招待會。使人懷疑林的繼承人地位似已動搖。

政治局六對十二

現在要追問，江青爲什麼又偏在貴賓訪問的時候鬧情緒出洋相呢？連同六月初那一次情況來綜合考慮，筆者認爲還是爲了權力鬪爭，鬪爭焦點是江青不甘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之被鬪。

六月初那一次，康生突然在毛澤東出見修西斯古時出現，以及謝富治深夜獨自拜會修西斯古，可能是江青鼓動毛澤東，在强制要脅下達成的，使新當權派惱了火，修西斯古離開北平僅三天，就召開群衆大會鬪爭姚登山，藉此以打擊和威脅江青和姚文元。因爲當年江青會拉攏和縱容姚登山鬪陳毅和周恩來。經這麼一鬪，姚文元、張春橋等當然要渾身不自在，但是江青仗着老毛的殘餘權勢，可以破罐子破摔，大鬧特鬧。

「八·一」招待會江青出席，在中共報導中排名僅次於周恩來而在黃永勝之上，這顯然是「安慰獎」。陳、康、謝三人不能復出，把她的排名列在周恩來之上也沒有用。羽翼被剪除了，她和老毛都成了無根浮萍了。

中共「九全大會」之後，政治局常務委員五人：毛、林、周、陳伯達、康生。四對一絕對優勢。在政治局二十一名委員中，毛派有九名：毛、林、江青、葉群、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姚文元。以九對十二稍居劣勢。自去年春天起，謝富治、陳伯達、康生三人相繼在「一打三反」運動之下，被打得不能公開露面，使政治局常委會開不成會，政治局裏九對十二的形勢，變成六對十二的形勢了。毛派焉能不惱火？

目前毛派剩下的六政治局委員，林彪及其妻葉群已有如陳伯達、康生，露面正越來越少。姚文元和張春橋如熱鍋螞蟻，毛及江青燈下相對必牢騷滿腹，但是槍桿子不在自己手裏，天不應，地不靈，無可如何。

江青不惜自己出頭杯葛新當權派，表示毛派已勢窮力促了。

革命反共先驅馮自由（二）

在追隨孫中山的廣東籍同志中，人皆知胡漢民、汪精衞、廖仲凱、朱執信之名；知馮自由者殊少。其實馮氏參加革命較胡、汪等人為早，貢獻亦不次於廖、朱；所以藉藉無名者，或與反對聯俄容共政策，被開除黨籍一事有關。

當時興中會與同盟會（一九〇五年成立，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三部分志士）的革命方略，概括說來是「利用全黨、邊陲起義」。馮氏在這兩方面都有極大的貢獻。

夫婦同入三合會

一九〇三年馮氏偕新婚夫人李自平返日本，為了策動全黨革命，十一月與梁慕光、胡毅生（胡漢民堂兄）等在橫濱組織三合會，夫妻二人同時參加。有趣的是其夫人被封為「紙扇」（軍師），自由僅獲「草鞋」（巡風），妻比夫權位要高。

是時也，革命正陷於低潮，興中會老同志多已凋零，必須連絡留學生吸收新血，自由遂成為興中會在東京連絡留學生的中心人物。

一九〇五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自由與內兄李自重同時加盟。自由被推選為評議部評議員（相當於國會議員，蓋當時同盟會領導機關依民主制建立），時年方二十四歲。

同盟會自成立後，到辛亥為止，發動了十次起義，起義地點皆在廣東、廣西、雲南邊陲省份。發動機關則多是同盟會香港分會。

香港分會第一任會長為陳少白，但主持實際工作者則為馮自由。一九〇六年秋天，香港分會改組，自由當選會長。直到一九〇九年，因香港分會工作過於繁重，同盟會乃設「南方支部」於香港，由胡漢民任支部長，代總會主持軍事工作。

從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九這四年間，自由負責香港分會的期間，實以分會擔任總會的工作。舉凡製訂起義計劃，購運炸藥槍械，運動滿清軍隊，接濟各方軍費，招待各方過港同志，收容失敗脫逃同志等，幾全由自由照料。此外自由復兼理同盟會機關報「中國日報」（當時總社設於德輔道中三〇一號）編輯工作。以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勝任如此繁複重大的工作，洵為奇才。

在港主持「中國日報」

辛亥前同盟會黨人的宣傳機關有四，一是東京的「民報」，二是美國三藩市的「大同日報」，三是星加坡的「中興日報」，四即是香港的「中國日報」。

「中國日報」為中山於一八九九年促同志陳少白由日本返港創辦之報紙。十二月下旬創刊。翌年馮自由被

六月初羅共首領修西斯古訪中共時，江青鬧情緒會大出洋相。例如她不同其他政治局委員去機場歡迎，自己孤零零的站在賓館門前迎貴賓。六月三日毛出見修西斯古夫婦時，她不陪同出見，迫得請周恩來的老婆鄧穎超代替招呼女賓。

無獨有偶，八月六日緬甸革命委員會主席尼溫訪問中共。江青再大出洋相。

八月一日和八月三日那兩天，江青還帶着她的中央文革小組兩個伙計張春橋和姚文元，和法國電影導演尤里斯．伊文思等觀看「現代革命舞劇」「紅色娘子軍」及「沂蒙頌」，說明這三個傢伙無災無病。可是自從六日尼溫率代表團抵達北平之後，到九日離開為止，一連五、六個應酬場面，她和張、姚兩個嘍囉一概不露面。甚至八月七日毛澤東出見尼溫時，她也不出來陪客。而尼溫這次不但帶了老婆一齊來，並且連妹妹也帶了來。江青放棄女主人的資格，弄得老毛面上無光。為了進一步了解江青這次鬧情緒的經過及其背景，茲將尼溫到訪情況列述如左：

毛派無一人露面

八月六日尼溫率隨員抵北平，前往機場歡迎的政治局委員級的大員僅有周恩來、黃永勝、李先念三個。這與以往的傾巢而出大不相同。但是周、黃二人是握實權的兩巨頭，也足以代表中共；可注意的是毛派的政治委員一人也不露面，這是近年來所未曾有的事情。

當天下午周、黃等與尼溫等會見。當晚有歡迎宴會。以上三個節目，毛派無一人參加。因此「新華社」報導這些消息時，特別簡短，左報刊登也極力縮小。

七日共有三個節目：①會見毛澤東，中共方面僅由周恩來、李先念兩大員陪同，黃永勝沒有露面。這是文革以來毛見外賓黃永勝第一次缺席。顯示毛黃之間似有緊張。②雙方舉行會談，中共方面仍由周恩來、李先念領頭，黃永勝仍未露面。③當晚周恩來、李先念陪同尼溫等觀看「紅色娘子軍」。黃永勝未露面，江青和她的嘍囉也未露面。這種場合黃多半不露面，但江青及其嘍囉之不露面，顯示情緒低到極點，意懶心灰。

八日，尼溫設宴答謝招待，中共方面領頭出席為周恩來、黃永勝。仍不見毛派一個人影。

九日，周恩來陪同尼溫離北平去到廣州。新華社竟未報導尼溫離平時送行的行列。多半因仍無一個毛派露頭。

江青

林彪繼承人地位動搖？

大陸正在抗暴的伊斯蘭教同胞。但是，事情之怪無逾於此，中東阿拉伯國家絕大多數皆是親毛的，目前與我國有邦交的只有沙地阿拉伯，約旦及黎巴嫩三國，黎巴嫩態度也游移不定，眞正堅定不移與毛幫對抗的只有沙約兩國，而伊拉克、敍利亞、埃及、利比亞等國親毛態度更在東歐各共黨國家之上，他們這些領袖人物的作風，是否違背了眞神的意旨，而向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豎起白旗！在他們每日五次向阿拉眞神朝拜時，若想到被毛幫屠殺的百萬伊斯蘭教胞，我眞不知道他們當時怎樣禱告。

如果這些國家的位置如緬甸、尼泊爾倒也罷了，事實上除去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之外，沒有一個國家同中國交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確實使我胡塗了十幾年。

其次再說說剛剛承認毛幫的土耳其與伊朗，這兩個國家在過去都是堅强反共的國家，都同共產黨有解不開的寃仇，國人也大部份信奉伊斯蘭教。土耳其同蘇俄搏鬪了幾十年，二次大戰後，蘇俄企圖威逼土耳其開放韃靼尼安及博斯普魯斯海峽，便利蘇俄黑海艦隊駛往地中海，爲土耳其峻拒，幾乎釀成大戰，幸得美國堅決支持，蘇聯未敢輕啓干戈。但土耳其對蘇俄的仇恨尙不至此，土耳其自認其祖先十座墳墓中，必有一人是同俄國人作戰而死。因爲仇恨共產主義，韓戰時土耳其曾派兵一旅參戰，兵力僅次於美英，土軍之勇敢善戰，更深得聯軍統帥嘉許。

至於伊朗，情形與土耳其完全相同，二次大戰後，蘇俄佔領了伊朗北部一個省份成立了亞塞爾拜然共和國，幸得美英堅決支持，美國且擺出不惜一戰之勢，迫使史達林知難而退，亞塞爾拜然也胎死腹中。以後蘇俄又策伊朗政變，迫使伊朗王自駕飛機飛去羅馬避難，幸而陸軍勤王，消滅叛亂迎國王復位，因爲有這一連串的慘痛經歷，加之國人的信仰、國家的政體皆同共產主義格格不入，伊朗一向是中東的反共中流砥柱，因反共而組成的中東公約，總部就設在伊朗首都德黑蘭。

土伊兩國與毛幫在信仰上是絕對相反的，政體更不相同，利害則沒有半點關連，土伊兩國何以要在聯大開會前夕承認毛僞政權，筆者決不責以國際道義，本文決不責備任何一個國家對我國背信棄義，只是客觀的爲這兩國政府着想，實在想不出他們有什麼理由承認毛僞政權。

一般來說，毛幫取得各國承認的手段不外三種：一是武力威迫，如緬甸、阿富汗，不敢不承認；一是貿易利誘，如加拿大爲了賣小麥，意大利爲了賣機器；一是行賄當道，如馬拉威總統班達即公開聲明馬拉威獨立時，毛幫派人許以五千萬美元援助，爲班達所拒，而大部非洲國家，皆是用錢收買當政人物取得承認，尤其在剛果（布）與坦桑尼亞表現得最爲露骨。當然還有兩種特殊情況，一種是法國，爲了反美偏要承認與美爲敵的毛幫，一是本身政局突然轉左如智利。土、伊兩國則不在五種情況之內，他們爲什麼要承認毛僞政權，甘願與立場相同，目標一致，過去，現在，將來永遠是朋友的中華民國決裂，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三、個別擁毛者

最近幾年來，在香港就出現了一些擁毛的「義勇軍」，至於「新左派」的靑年尙不在內。這批人都是從大陸被毛澤東趕出的，流亡在香港作難民，多數是孤身一人逃出，妻離子散，人亡家破，不談國家民族大義，純從個人利害出發，若輩皆同毛澤東及其一撮人有切膚之仇，破家之恨，最初的十幾年，倒也都能站穩反共行列，可是這幾年因爲有了固定工作，生活無憂，思想居然轉變。俗語說飽暖思淫慾，他們是飽暖思毛澤東，說來是個笑話，事實確實如此。尤其是毛幫展開乒乓外交，繼之尼克遜宣佈訪平，若輩更是歡欣鼓舞，彷彿這不是毛澤東、周恩來的勝利，而是他們的勝利，終日高視濶步，面露笑容，見到我輩反共分子，更帶着一副勝利者的姿態，好似不久解放香港，我們這批人就要聽他們宰割了，看到這種人，始而覺得有氣，想想眞要拊掌大笑。由他們身上，我想起大陸陷共前的一批人，隨便舉出三人作爲參考：第一個先說羅隆基，此人在國共和談時是第三方面民盟的發言人，當時風頭十足，所說的話，寫的文章，比周恩來還要左，滿以爲中共打下來天下，總有咱家一份，誰知毛僞政權一開鑼，四十幾個部會，羅隆基未分到一名部長，其失望可知，隔了兩年成立一個森林工業部，算是當到部長，非共產黨在毛僞政權任何部門當主管，其滋味比一個閒人還要難受，羅隆基積了一肚寃家，到了大鳴大放時，誤信了毛澤東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眞的批評了毛幫幾句，論其份量，比當初批評國民政府尙不到百分之一，但是毛澤東一翻臉說那是「陽謀」，羅隆基就變成了右派分子，飽受凌辱之苦，終被折磨以死。

第二個說到當時的立法委員東北人劉不同，凡是當大陸陷共前在南京、上海住過的人，對這位劉委員應該不會忘記，他當時以立法委員身份在立法院批評政府，語句尖刻，措辭凌厲，每一次均直指要害，於是劉大砲之名無人不知，但他本人確與共產黨沒有聯絡。到了南京陷共，劉伯承當了南京市長，劉不同卻未出走，坐在家中等候劉伯承前來拜訪，等了幾日沒有消息，只好去司令部投刺謁見，又被措罵，劉大砲發砲發慣了，自以爲替共黨立下如此大功，竟受冷落，當時又發了幾句牢騷，這次倒比名片有效，次日劉伯承就把他傳去，迎頭痛罵一陣，然後要他寫坦白書，自認是投機分子，最後送去勞改，從此沒有下文，此君的經歷最可作爲今日在海外擁毛者的參考。

第三個要說到吳晗，此君遭遇盡人皆知，但很少人知道吳晗在大陸爲毛幫作了幾十年的學運工作，從一二九到勝利後的反飢餓，反迫害學潮，皆其導演，結果卻因爲一篇文章，萬刧不復。

這些血淋淋事實具在，竟然還有許多人在此地擁毛頌共，究竟他們是怎樣想法，眞非區區所知了，不知聰明讀者，能否見教。

無法理解的人與事

岳騫

自從世界上出現了毛澤東政權，二十二年來不但破壞了世界的和平秩序，也毀滅了世界的道德規範，似乎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對是非善惡的觀念已經混淆不清。筆者自慚頑固，對當前的問題，大到聯合國，小到個人，都看得莫名其妙，不知是自己落伍趕不上時代，還是社會上是非標準改變了。謹將所見到的幾點提出來就教本刊讀者。

一、聯合國

毛僞政權加入聯合國，據說已成必然之勢，今年即使不成，明年也沒有問題，此事演變究竟如何，不在本文討論之列，只假定毛幫眞的進入聯合國，取得安理會席位以後形勢作一預測。

毛僞政權自成立以來，即蓄意與聯合國爲敵，一九五〇年派兵入韓與聯合國軍作戰，被聯合國判爲侵略者，已經鐵案如山。即在韓戰停後，毛幫一切行爲仍以破壞聯合國爲目標，如顚覆印尼，支持印尼共黨政變，慘殺陸軍將領及無辜平民；如豢養高棉人民廢棄的施哈諾，彰明昭著要摧毀聯合國承認的高棉合法政府；至於派遣特務，滲透民主國家，訓練各國職業暴徒，回國進行游擊戰（如緬共軍被擊斃總司令帕尼溫曾在中共區受訓，緬共軍稱之爲緬甸林彪）；還有向世界販賣毒品，亦經聯合國紀錄在案。像這麼一個政權，假如把世界各國作爲各別家庭，聯合國是警察局，毛僞政權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梁山泊，瓦崗寨的集團。這項道理明明白白，雖三尺孩童皆知，但是，聯合國現在竟要准許強盜集團作爲合法居民，而且還准許強盜集團佔有實際控制聯合國的安理會席位，而又任令這個集團的代表擁有否決權，任何事不經他的同意，一概不能施行，請問世間事那有這個道理，但此種情況就由西方各大國的政治家一手造成。如果同這批先生們談聯合國憲章，談國際公法他們都能談得頭頭是道，但是他們作出的事卻破壞聯合國憲章，違背國際公法，自身既不內咎，亦很少人指斥其非，這眞是不可解的事。

或者他們會說，聯合國沒有「中國」加入，不能解決世界問題。筆者對此可作一項預言，毛幫未加入，聯合國尙可解決部份問題，如中東停火，調解尼日利亞內戰，處理印巴之爭。一旦毛幫入了安理會，可以肯定沒有一件事能得到解決，此點尙不關乎立場問題，而是毛幫本身立場就是惟恐天下不亂，不亂尙要設法製亂源，一旦亂起來如何能容其平息。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期間，蘇聯駐聯合國代表維辛斯基就有NO先生之稱，因爲無論任何議案，他一定舉手反對，使聯合國工作陷於癱瘓。目前蘇聯態度剛剛轉變，又邀了一個比蘇聯更萬惡也更狡猾的毛幫代表來，是不是爲聯合國掘下墳墓，這是很淺顯的道理，何以許多高明外交家看不出。

二、親毛各國

當毛僞政權成立時，也有許多鐵幕以外國家予以承認，但都有其原因，如英國是爲了香港，阿富汗、緬甸、印度、巴基斯坦都是爲了自保，不得不同強盜打交道，其情形有類於水滸傳上劉太公向桃花山的李忠、周通納進奉一樣，其事雖不足取，其情亦可原。其中只有印度的尼赫魯當時心情有類於春秋時宋襄公拉攏楚成王，希望楚國擁他作盟主，結果兵敗被俘，貽笑千古，尼赫魯與宋襄公相比，雖有小人與君子之別，但動機同，結果亦同，可算咎由自取。但是他也算有他的想法，雖然想法是錯誤的。可是以後承認毛僞政權的各國，其動機何在，又使人不解了。

先說中東阿拉伯國家，中東阿拉伯國家皆崇信伊斯蘭教，幾個王國的君主，埃及死去的總統納薩，現在的沙達，利比亞那位專門惹事生非，實際上少不更事的「強人」卡達菲，還有敍利亞，伊拉克經常更換無法記得名字的總統，總理，無一不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而伊斯蘭教與毛澤東思想卻是天造地設的寃家對頭，大陸陷共後，奮起抵抗毛幫虐政的就是伊斯蘭教徒，甘肅臨夏之戰，是大陸陷共之後，最大規模一次人民反毛鬬爭，全是伊斯蘭教徒所組成，以後引發的新疆維吾爾族及其他民族的反毛戰爭，到今天並未終了，無數新疆伊斯蘭教難民翻越天山冰河逃去土耳其，巴基斯坦，昭昭在人耳目。毛幫與伊斯蘭教徒之戰爭，絕不是內政問題，而是無神論的共產黨徒，要消滅信仰眞神的伊斯蘭教，按道理中東阿拉伯國家既然能組成十字軍對以色列作戰，也應當團結一致聲討毛幫，援助中國

各階層的人有各自不同的思想情感，當然也有人類的共性。天賦人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都酷愛自由和民主，百分之九十幾的人都愛咱們的中國，如果我們眼見中國大陸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飽受中共倒行逆施的殘暴統治，眼見國家陷於多難之秋，你會升起一股義憤嗎？會激起對邪惡的中共的憤恨嗎？會對我們受難的同胞的同情嗎？會生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操嗎？絕大多數的正義人士都會產生這種感情的。

這是大多數人之情，我們要抒發的應該是這些人的胸中之情。從這個角度看，「萬人雜誌」的路子正好走對了，它刊載的文章就是抒發了人們的正義之情，愛國之情，而且抒發得十分濃烈。換句話說，政治性强烈的文章也就是抒大衆之情的文章。我們要激發正義，絕不能吟風弄月。

「朦朧的月」，「淡淡的黃昏」之類的軟綿香噴好像香口膠那樣的文字在「萬人雜誌」是找不到市場的。眞正喜歡「萬人雜誌」的讀者也絕不歡迎「萬人雜誌」刊載這類文字。

有什麼人的情感比戰士的情感更激昂呢？「萬人雜誌」應該以戰士的姿態大抒特抒這個動蕩的時代之情。我們絕不能改變自己的腔調。

「百花齊放」是我們應該努力達到的局面，但在這塊園地裏盛開的應該是「花」，而不是雜草，更不能是爲邪惡的中共塗脂抹粉的罌粟。

磨利我們的筆尖

作爲一個通俗的政治性的刊物，「萬人雜誌」當然還有許多美中不足的地方，但瑕不掩瑜，缺點的存在並不能否定「萬人雜誌」的巨大成績。

「有錯必改」，這是「萬人雜誌」的一貫作風。爲了使「萬人雜誌」更發揮它的巨大的戰鬬力，我們必須這樣做。一個人身上如果患了點小毛病，又不及時醫治，就會防碍他發揮工作效能，倘若諱疾忌醫，等到病入膏肓，生命也就快完結了，遑論戰鬬？

要使我們的工作日益改進，讀者、作者、編者的親密合作是最大的保證。「萬人雜誌」就是這麼辦的。讀者的監督、批評、建議是推動我們工作最巨大的動力；作者嘔心瀝血，供給了讀者以健康的精神食糧；編者的精心策劃不能或缺。

「萬人雜誌」創刊至今，人材輩出，佳作如林。這顯示了作者們的努力成果。

就總的傾向而言，絕大多數作者，絕大多數稿子的傾向都是健康的。作者們以反共爲己任，時刻不忘本身的戰鬬任務，所以能夠爲讀者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糧，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

相信許多「萬人雜誌」的讀者都知道，「萬人雜誌」的稿費甚低，有些稿子（刊於萬人意見欄）甚至沒有稿費，但作者們仍努力不輟，這種精神實在難能可貴。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在作者的工作方面有缺點，我同意兆華先生的意見（見本刊一九二期），有些文章流於反共八股。我還覺得，某些稿子流露了沉沉的暮氣，有些甚至是觀點模糊，不自覺地給人以錯覺。

執筆爲文，必須講究效果。我們毋庸諱言自己是政治的「功利主義」者。講功利，並不能一概而論都是不好的觀念。「萬人雜誌」既以反共救國爲宗旨，講究反共救國的功利實在是必然的，這種功利是一定要爭取的。

因此，我認爲「萬人雜誌」在稿子的傾向中出現的問題，其實是一個文風問題。既存在有這種問題，改進之道就是要靠作者的努力。

目前正處於大動蕩的時代，國際上逆流洶湧，更有待「萬人雜誌」的作者們執矛揮戈，更英勇地戰鬬。

筆者也是「萬人雜誌」的作者羣中的一員，願以同文們共同努力。讓我們更端正我們的文風，磨利我們的筆尖，投入更激烈的戰鬬。

戰鬥到明天

「萬人雜誌」出版二百期了，經過了三年多不平凡的歲月。其間堅强的文化戰士張贛萍先生逝世在神聖的戰鬬崗位上。

敵人企圖迫使我們倒下去，我們堅持下來了；我們損了一根樑柱，但是自有後來人迅速接上戰鬬的崗位；我們遭受到許許多多諸如經濟物質等等的困難，但是我們克服過來了。

我們將繼續戰鬬下去，一直戰鬬到明天。

「萬人俱樂部」籌備需要人手 小會呼籲萬人擁躉參加工作

關心「萬人俱樂部」的朋友們：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組建工作，在老萬親自指導，及部分「萬人」擁躉大力協助下，短短期間，已取得令人振奮的成績。

爲了擴大代表性，加速前進步伐，在這裏，我代表「籌委會」向各位，特別是曾經投函催促成立「萬人俱樂部」的讀者呼籲：歡迎更多志願者報名參加籌委會工作，來信可逕寄香港謝斐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轉交本人，來信最好作簡畧自我介紹。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主任曾憲光啓

特稿

戰鬥到明天

——「萬人雜誌」出版二百期

馬行田

暴風雨中誕生的

「萬人雜誌」創辦至今，整整出版了兩百期，也就是說，它度過了兩百個星期的歲月。

它誕生在暴風雨中，它在邁進的途程中，受過戰鬥的洗禮，而且在不斷披荆斬棘，戰勝一切妖魔孽障，以矯健的步伐前進，一步一個腳印地，從勝利走向勝利。

一九六七年香港的左派暴動，弄得香港混亂不堪。「萬人雜誌」在這個時候誕生，給予左派迎頭痛擊，發出高吭的正義呼聲，正顯示了它的戰鬥風格。「萬人雜誌」從創刊到現在，都表現出它無畏的勇氣和昂揚的鬥志。它迎着暴風雨戰鬥、高歌。它的言論是一支支鋒利的匕首和投槍。

「萬人雜誌」的戰鬥旗幟是鮮明的，它團結海外的愛國人士，進行反對中共暴政的戰鬥，維護我們中華民族的利益。由於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它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支持和擁護。

團結就是力量。「萬人雜誌」在暴風雨中誕生，並要繼續不停地戰鬥，更需要團結讀者、作者，因此，它實行了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的路線，從這裏產生出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在香港這塊地方，辦雜誌不是容易的事，這幾年，有多少刊物支持不下去，壽終正寢了，往往使人發出一蟹不如一蟹的興嘆。但是，「萬人雜誌」經過了三年多的風風雨雨，到現在能夠出版到整整二百期，這是一個值得慶幸的事。我相信，在「萬人雜誌」的擁躉和新老作者的支持下，「萬人雜誌」將繼續辦下去，而且辦得更出色。

反敵人之道而行之

熱愛自由民主的人士愛讀「萬人雜誌」，堅決反共的人士擁護「萬人雜誌」，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為「萬人雜誌」說出他們的心裏話，使他們聽到正義的呼聲。

所有熱愛自由民主和反共的正義人士，都是我們的戰友。我們和正義的人士滙成一道巨大的鐵流，顯示了我們的力量。

然而，毋庸否認，有人把「萬人雜誌」視作眼中釘，肉中刺。他們痛恨「萬人雜誌」，日夜巴不得「萬人雜誌」消亡。

什麼人痛恨「萬人雜誌」呢？

老左痛恨「萬人雜誌」，因為「萬人雜誌」的言論對他們是當頭棒喝，對他們的種種暴行揭露無遺。是揭露無遺啊，這有什麼辦法呢？彼此的立場不同，正義和邪惡像水火不相容，中共的暴政製造了史無前例的暴行，想為正義而戰鬥的人不給它揭露，不痛撻，難道能行嗎？

新左痛恨「萬人雜誌」，因為「萬人雜誌」要剝他們這些「美女蛇」的畫皮，像剝繭那樣抽絲細剝，拆穿他們耍的各種花招，使他們的虛偽陰險的手段無所施其技，使他們現出魔鬼的本相，無處藏身，他們寧不痛恨？

變色龍痛恨「萬人雜誌」，因為「萬人雜誌」像照妖鏡那樣照出他們的原形，抖出了他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戳穿了他們的西洋鏡。他們要欺騙人，迷惑人就不容易了。

冒充文化界「權威」的人和他們的打仔痛恨「萬人雜誌」，因為「萬人雜誌」不畏「權威」，沒有給他們虛有其表的唬人的樣子所嚇倒，「萬人雜誌」健筆如林，就是要把他們的底掀掉，使他們從建立在沙灘上的華閣中顛下來，痛痛快快地掀，痛痛快快地戳，一直要戳到他們體無完膚，露出紙紮巨人的本來面目；打得他人仰馬翻，使他們不能招搖過市。

我們認為，這樣做豈不快哉！他們就覺得猶芒刺在背。

以反共和伸張正義為己任的「萬人雜誌」，如果不被這幾種人反對，那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們越反對，越恨之入骨，就說明了「萬人雜誌」的確辦得很有成績。這值得大書一筆。

因此，敵人越痛恨，「萬人雜誌」就越應該辦下去，反敵人之道而行之。

萬老編在張贛萍先生逝世時，曾經斬釘截鐵地表示：「辦下去！」這不是一時衝動，他沒有忘記和準備拋棄自己的戰鬥職責，這是對敵人響亮的回答。

不能變腔

「萬人雜誌」既以反共救國為己任，自然應該保持它的戰鬥性的一貫作風。因此，刊出的稿子都是政治性很強，連小說詩詞都不例外。我認為，如果「萬人雜誌」的內容和風格不是如此，就不成其為「萬人雜誌」了。

如果論功過得失，「萬人雜誌」的成績是主要的，它已在香港和海外的愛國僑民中深深地生下根，成了他們的喉舌，也成了他們為反共偉業而戰鬥的場地之一；它建立了一支實力雄厚的作者隊伍，這些作者手中的筆就是他們的戰鬥武器，他們寫出的文字都是傾在敵人頭上的重磅砲彈。

有讀者投書說，「萬人雜誌」的文章不夠抒情。這問題應該分開來看，就是我們要抒的是什麼情。

七二年五月底之前，尼克遜將應中共總理周恩來的邀請，到中國大陸訪問，據說此行目的在改善美國與中共關係，如果此行「成功」的話，香港對中共便失去利用的價值。過去，因爲中共與西方國家對立，不論貨物的輸出，政治宣傳，搜集情報，以及科技的吸收，無一不要利用香港這地方；如果美國對中共解凍，中共的貨物可以從中國大陸口岸如上海等地輸出，不必利用香港轉口。政治宣傳、特務工作人員，更可以直達彼方。至於科技的吸取，連世界最威水的科學家楊振寧都已跑到中國大陸去了，他的核子新理論，很容易就傳授給大陸的科學家，這對中共核武器的發展，當然大有幫助。據說，這次楊振寧回到中國大陸，是尼克遜的特使基辛格和周恩來安排的，這一說並未得到有關方面證實，但鑒於中共一直對楊振寧發生興趣，周恩來向基辛格提出這要求，也不是絕無可能的事。

統戰的一大收穫

楊振寧博士在一九五七年和另外一位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同得諾貝爾獎金，他們打破科學界數百年來認爲天經地義的「對等律」而獲獎的。華裔在科學上獲得這樣的成就，以楊、李爲第一人。當時，中共就由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領銜，發出賀電；當楊振寧到瑞典去領獎的時候，他們又派出楊在西南聯大唸書時的老師張文裕去拉攏他，當時雖然沒有成功，但中共並未息了這條心。到一九六三年楊氏到日本講學，中共又安排了他的父母到香港來和他見面，知道楊事父母至孝，希望用親情感動他，使他成爲第二個錢學森。

可是當時還是沒有成功，楊振寧終於飛回美國去。今次楊振寧取道歐洲入大陸，據說因爲他的老父病危，此行純然爲了父子之情，不涉及政治立場，一片孝心，原是無可厚非；但在中共的宣傳和心理戰上，卻無可否認的產生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可能導致許多身在海外的中國學人，以楊振寧可以安然而入，安然而出，都會惹起了他們思親思鄉的心情，油然而生返回大陸探望家人或看看久別的故鄉之心。中共駐在那些國家的特務，也會四出遊說，鼓其如簧之舌，使他們步楊振寧的後塵，當然，這在中共的統戰工作上，會是個很大的收穫。

老左派憂心忡忡

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國大陸和新經濟政策的宣佈，對香港確實帶來隱憂，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不容樂觀的。當尼克遜宣佈要訪問大陸時，香港的新左派爲之歡呼，以爲可以由此帶來和平；但老左派卻毫無表示，他們不但不會歡呼，而且心中可能還感到戚戚。他們這班人能在香港嘆世界，不用跟大陸同胞一同吃苦，完全因爲有香港的存在。以終日叫囂的左派報人來說，有敵對，他們才能存在；如果香港被收回了，或在中共的控制之下，他們這些報紙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做左派生意的商人，更沒有可能坐享其成，剝削國家的利潤。

可以說，如果香港局面有變，老左派的人，和反共人士同樣苦，或者比反共人士更苦。只有懵查的新左派小伙子，才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其實，香港歸入「祖國」懷抱，這些人何嘗不和大陸青年一樣，要上山下鄉，實行下放，那時要泅水逃亡，也無路可逃，難道可以游水到美國，向費正清他們求援嗎？

致各位應徵者

本刊因人手不足，打算添一位工作人員，上兩期刊出廣告，應徵函件如雪片飛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寧願放棄原來待遇較優的職位，來給我們幫忙，這種熱情，使老萬萬分感動。可是我們需要的只是一位，而且是待遇「可恥」，所以，這些熱情，老萬只能心領，合乎我們條件的，老萬會與此函約見面；不適合的，恕我這個大忙人不能一一函覆了，好在大家是一家人，今天沒機會共事，可能日後會有。謹此表示謝意及致歉。

萬人傑啓

多倫多保釣行動會開會中
萬人雜誌的「釣魚台專號」大派用場

萬人傑先生：

我是貴刊的長期讀者，特隨函付上本市（加拿大多倫多）所謂「多倫多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刊印的「保衛釣魚台簡報」乙份及傳單一張。

查該分委會所發的言論，已不是純粹的愛國活動，完全已被左派學生所控制，變質到專門攻擊國民政府的了。對於香港示威事件，反應非常迅速，可見香港的示威人中，也不無背景複雜者在。

該會曾於八月七日下午一時至五時，假多倫多大學物理學院內開一次會議，討論並計劃示威行動，來支持香港的示威，並抗議香港政府的暴力等等。該會曾在本市各商店貼標語，並不斷散發傳單，希望華僑參加。

我曾依時到達會場，看到人數只有四十多人，多半由年青的學生發言，清一色發表攻擊台灣和香港政府的言論，和保衛釣魚台，簡直風馬牛不相及。會議大約到了下午四時左右，有人拿了一大叠萬人雜誌的「釣魚台專號」進場，逐一分派給到會的人。有些左派學生接到在手，十分驚愕，但派的人還是照派。後來主持的人走過來，要他交給他們，說要到會議完畢再派。但已差不多派完，那些人在會議中傳閱着，左派學生被「吹脹」。

該會學生多半來自香港，一部份是職業學生，飽經訓練，明聰人一看便知，其他的思想靠左，被牽着鼻子走，眞是可嘆。

讀者黃日知上（八月八日）

新聞以外



露絲風姐造成巨大災害
香港正刮起另一「風暴」

萬人傑

這個無形的「風暴」可能對香港的破壞力更大於露絲風姐。尼克遜的兩項宣佈——訪問中國大陸和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對香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風暴，這風暴對香港的威脅程度怎樣，現在已隱約可見，新左派高興得太早了。

犀利的迷你風姐

這一週的香港大事，莫過於露絲風姐襲港。自一九六二年溫黛風災以來，給予香港損害最大的，要算這位迷你風姐了。

露絲本來只是一個小型風姐，威力並不巨大。可是她從正面吹襲香港，因此芳蹤過後，市面滿目瘡痍，造成的損壞，到處可見。

最大而最顯著的，一是大風中電站火警，使到大半個九龍停電；二是港澳客輪佛山號在汲水門遇風沉沒，船上八十名船員及他們的親友罹難。

九龍若干地區的停電，使到香港蒙受無形損失很大，觀塘、新蒲崗等工業區，因停電而工廠被迫停工，數以萬計的日薪工人失業；更因損失了若干工作日，使到許多工廠無法依期交貨，這項損失，間接是風姐露絲帶來的。

第一次脫期

因為新蒲崗區停電，老萬要特別向讀者致歉。當風姐露絲襲港之日，該是「萬人雜誌」第一九九期付印之時，印刷廠為了颱風停工，打算颱風過後付印還來得及，怎知第二天全區停電，印刷機不能動，全部鉛版擱在那兒。初時還以為一天半天便可恢復，怎知一停停了兩天，使到「萬人雜誌」出版以來第一次脫期。我們是週刊，這一期遲了兩天才出版，就會影響下一期。我們出版四年，在任何困難情形下，即使遍地菠蘿，也從未脫期一天，這次露絲風姐肆虐，連「萬人雜誌」也受影響了。

印刷廠的合作幫忙，老萬該致萬二分謝意，恢復供電後全部印刷機、釘裝機為「萬人雜誌」服務，所以能在兩天內趕得出來，否則只有少出一期，現在總算還能保持光榮紀錄。

即使我們擁有自己的印刷廠，也不可能在一次巨災後馬上把雜誌印出來，於此，我應感謝工友們的熱情幫忙，從開辦以來，他們就把「萬人雜誌」視為自己的刊物一樣。

小生命進枉死城

這次颱風襲港，船舶受災最大，除佛山輪的慘劇外，另一艘港澳輪利航號也沉沒了，船上人員全部罹難，不過人數不及佛山輪眾多。其他輪船的擱淺，斷錨漂浮或碰撞受損的，不計其數。看來，這場風災一定要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可以把一切慢慢恢復過來。

自溫黛風災後，香港防風的措施可說有了很大的進步，因為新區徙厦的發展，許多木屋居民獲得安置，在風災中自然減少了傷亡數字，除死人最多的佛山輪慘劇外，陸上死亡數字不大；許多風災中喪生的人，可說都是枉死的。

當局本來設置許多收容站，在颱風中讓哪些木屋及危樓居民得到安庇，可是許多木屋居民忽視了自己的安全，因而山坭傾瀉，木屋倒塌，他們逃不了厄運。更可怕的是這些死者中大部分是小孩子，他們是無知的，都聽父母安排，父母不把他們送到安全地方，讓風姐奪取了他們幼小的生命，這豈不是枉死！

香港經濟將受打擊

這幾天，香港還刮了一場經濟風暴，那就是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了美國的新經濟政策。新政策中的一項是進口貨物加徵百分之十的附加稅，香港產品，美國是主要銷場之一，佔百分之四十二，在新政策之下，香港產品在美銷場受到一定打擊是必然的。因此，人們認為這經濟風暴對香港的打擊也許比露絲風姐還要巨大得多，而且她的禍患也必然比露絲更深遠。

雖然許多專家為香港的工業界打氣，認為美國徵收附加稅一視同仁，其他國家貨物同樣課稅，那麼，香港貨在美國的銷路，即使遭遇困難，也和其他國家貨物同等。但，由於美金停止兌換黃金變相貶值，再加上附加稅，售價當然大為提高，貨價提高，便影響購買力，香港貨在美國銷場的萎縮，當是必然的事，也即是說，美國施行新經濟政策後，對香港工業的打擊是無可避免的，這場風暴會不會把香港吹垮，當然不可能在目前預見，不過這隱憂是存在的。

尼克遜兩項宣佈

尼克遜總統在一個月內的兩項宣佈，對香港的前途都大有影響，另一項是較早前宣佈的，在一九



愛國與媚共有別

關於本港青年學生的愛國行動，以及一小撮搗亂分子利用愛國行動進行媚共陰謀，本刊已再三加以討論，茲再根據具體資料作一分析。

本港目前有三個保衞釣魚台的組織，一個叫做「香港保衞釣魚台研究及行動委員會」。它是大專學生聯會屬下的一個組織。大專學生聯會包括香港大學、崇基學院、新亞書院、聯合書院、浸會書院、嶺南書院、羅富國、柏立基、葛量洪三師範學院及工專十院校的學生，會員達萬餘人。

從這個組織的成分即可看出，是一個正正堂堂的有高度知識的團體。他們對保釣運動動機純正，除了愛國不知有它。在歷次運動中的表現也最和平、穩重、正派，同時力量也最爲強大。因爲另外兩個團體的成員加在一起也不過百人。簡直是小巫與大巫。

我們說這個組織的表現正派，例如他們四月十七日，分在香港大學及崇基書院進行集會示威，參加者近兩千人。在校園中和平進行，對社會毫無干擾和破壞。而另外兩個團體，動不動則糾結二、三十個無職業、無學籍的長髮青年，打着標語招搖過市，到美日兩國領事館門前叫嚷（大概閒得膩了就去搞一次，完全沒有節制，沒有効果）。這倒也無傷大雅，最不像話的是到某些日本資本的商店去干擾生意，美其是名曰抵制日貨，其實政治性的流氓舉動。日本商人與日本政府無必然之關係，以打擊日商來反對日本；等於對某人尋仇，不打其本人而打其不成年的子女。這不是流氓行動是什麼？如果說要抵制日貨（暫不論是否必要），可發動宣傳，何必作出喊打喊殺的流氓舉動？

媚共者的嘴臉

所謂另外兩個組織，其中一個組織叫「保釣行動委會」，是一個標準的媚共組織。另一個叫「保釣臨時委會」則是前者的同路人。例如他們在示威時所揭示的標語：「反對美國霸權及扶植日本軍國主義」、「抗議美日從事兩個中國及台獨運動」、「反對一切賣國行爲」、「團結世界所有反侵畧的人民、打倒帝國主義」等。他們大部分的標語都與保衞釣魚台無關，集中反映中共的口號。例如「團結世界反侵畧人民」一條，即是去年五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的聲明「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翻版。

關於「台獨」、「兩個中國」，本刊一貫反對。不過是站在中國立場、人民立場來反對，而不是站在黨派立場來反對；是正正堂堂的反對，而不是利用這個反對來偸運其它的政治陰謀。

所謂其它政治陰謀即取媚中共是也。本港中共的言論，也分三六九等。眞正的黨報，態度比較莊重，並且緊跟北平的調子，戰戰兢兢不敢有偏差。其次是統戰報紙，受中共津貼，爲中共說話，中共不好出面罵的時候，由它們扮潑婦罵街。再其次是媚共分子的媚共報刊。他們這群人各有前因，多半心理有問題。他們不待中共招手，即秋波橫轉，搖尾乞憐。他們在此無端端的歌頌中共，可是自己誓死不回大陸。只想做一個拿「人民幣」津貼，過資產階級生活、唱無產階級小調的黃綠色怪物。

「民爲貴」傳統叛逆者

凡事皆可做，媚共不可爲。因爲中共是壓榨七億同胞、摧殘中國歷史文化的罪人。媚共就是對七億同胞的殘忍，是助紂爲虐。

今天我們寄身海外，一無所有，只有一張嘴、一枝筆；對在大陸受苦難的同胞，唯一的援助是替他們呼出所受的痛苦，暴露中共的黑暗和暴虐。

如果連這一點責任也不盡，是謂良心麻木；反過來對中共歌功頌德，模糊或者加重大陸同胞的痛苦，那麼自己不但心昏氣濁，中夜汗愧；並且遺羞子孫，萬世不得翻身！

中國知識分子自孟子起有一個正大的傳統，那就是站在人民立場，爲民請命，「說大人則藐之」，高唱「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現在這群媚共分子，放棄人民立場，專取媚壓榨人民的暴君，可以說是邪氣妖風，自輕自賤，可以說是時代風暴裏的可憐蟲！

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以心臟病病卒，享年五十二歲，遺下一妻四子女，遺孤俱未完成學業。張先生生前友好特發起募集子女教育基金，使他們能繼續求學，目前已集得三萬餘元。張先生的舊雨新知，望伸出同情之手，扶掖弱小。如惠贈款，請以劃線支票寄交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每月公佈數目，以昭大信。

下面爲上月收到欵項的數字：

麥老太　五百元　許恨紅　三百元　何明、馬京　二百元　有名氏　一百元
唐先生　一百元　吳若鵬　一百元　桂華山　一百元　無名客　一百元
黃冠隆　四十元　寒嘯山　三十元　余六　三十元　鄧德茂　二十元
許汝　十五元　周先生(加金)五十元　長期讀者(加金)二十元　一讀者(加金)十元
朱鴻發、馬詠琴(美金)二十元　伍讀者(美金)十五元　明(美金)十元

合共港幣一千六百三十五元，連前共三萬二千六百一十九元。另美金四十五元，加金八十元。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〇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八月廿六日出版

出版兼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二〇〇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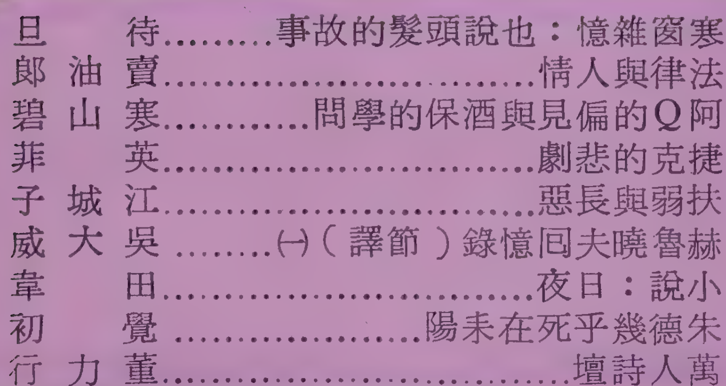
經濟

外交

看情形，恐怕再也飛不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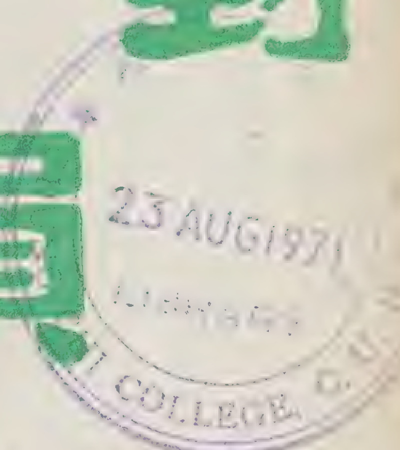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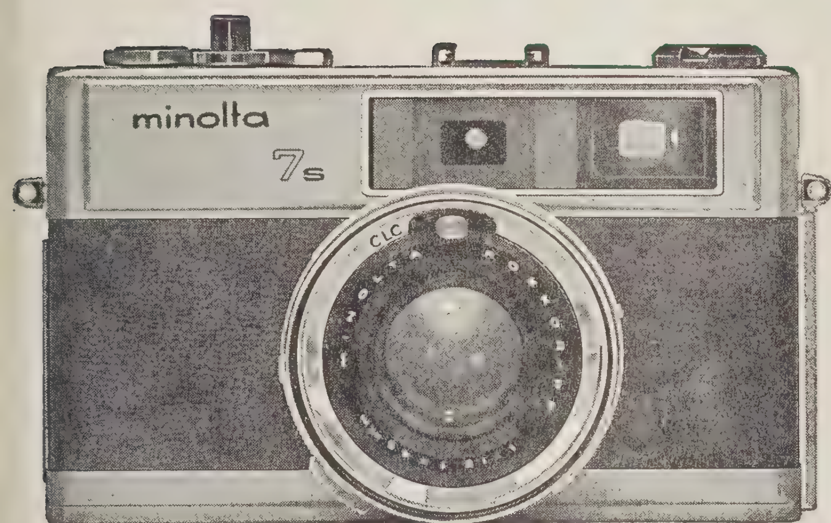
本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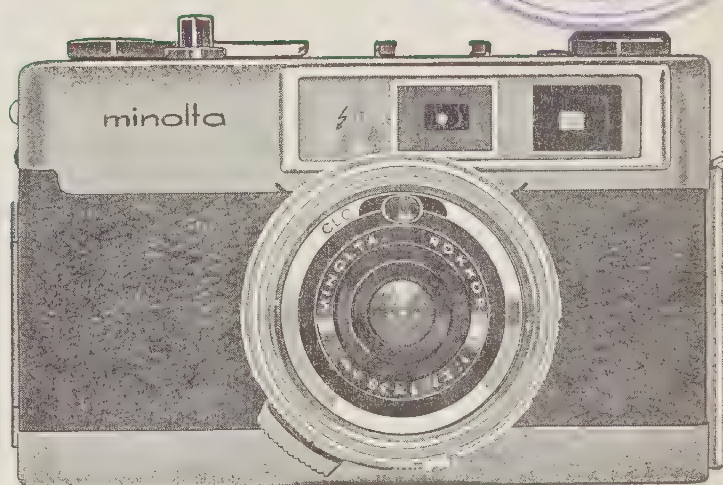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傑出成員







Hi-matic 7S

Minolta AL-F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CLC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Rokkor鏡頭,光圈由F1.8至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歸等。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菲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戶內戶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廈 電話:H 231588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寫懷疊韻六章（續上期）

一覽樓主楊海天

(四)

倉皇去國海山行，舊燕離巢歸思萌，
似錦中原傷鼎沸，昏花醉眼望河清，
寇王百載知誰是，功罪千秋有史評，
金爵觚稜應尚在，幾時策馬到天京。

(五)

天道難論豈有常，遺民南渡幾星霜，
王陵石獸松楸冷，帝闕金街宇殿荒，
日月有愁時慘淡，江山無語自蒼黃，
廟堂辭別會相約，待我重延俎豆香。

(六)

閒中歲月逸懷多，好句來時夢裏哦，
偶向枝頭調宿鳥，漫從水畔賞新鵝，
隨波世事滔滔去，照眼烟雲冉冉過，
興敗百年觀不盡，英雄一例鬢絲皤。

壇主評語

海天先生，疊韻六章，是爲名作，發詩人之感慨，寄沉痛於吟哦，王粲登樓，放翁在蜀，忠心赤膽，老至彌堅，讀其詩，無限悵然，不禁同感於懷。

和楊逸駿先生「辭京廿年」

黃應統

(一)

樓台歌舞自偏安，壯士於今熱血寒，
百萬雄兵供檢閱，車披錦繡馬雕鞍。

(二)

將軍不戰失雄關，廿載王師老未還，
禍水紅顏多反覆，美人從古誤江山。

(三)

鍾陵何日再登臨，愴盡孤臣孽子心，
欲向遙天問消息，長空雲渺雁音沉。

(四)

大錯眞成鑄九州，同心猶可挽狂流，
書生合獻匡時策，莫更窮荒隱一陬。

詠胡姬花

鄭正襟於椰城

胡姬花，又名「烏桔蘭」，爲熱帶地區之名花，印尼、爪哇各島，品種極繁，故椰嘉達人士，經常設有胡姬花展覽會，予人欣賞品題，又星嘉坡人，酷愛此花，品種之多，不勝枚舉，爲其開花耐久，經月不凋，最佳者，能花七八個月始謝，風雅人士，培於盆架，置於廳事，相互傳觀，是爲盛舉，星嘉坡政府，甚至以胡姬爲國花焉，題詠四絕，以湊雅趣。

(一)

南洋花卉重胡姬，穠艷安閒逞秀姿，
一坐庭隅標媚骨，長相斷守伍盆移。

(二)

輕盈花態向君開，室有胡姬着意陪，
異種炎荒嬌絕世，天香壓眾出塵埃。

(三)

天南錫譽屬名家，蝴蝶蜘蛛搖影斜，
閱世如花心不老，香飄萬里盡英華。

(四)

嗜痂似我愛胡姬，魏紫姚黃俱入時，
占盡羣芳風韻好，嬈嬌不算是花痴。

聞歌有感

鄭秀堂

台灣大地滿笙歌，靡靡之音各唱和，
曲似後庭亡國調，帝無前席復邦何？
民心未死鴻鈞至，吾道非孤正氣多，
莫再哭音消勇氣，凌雲壯志動山河。

壇主慨言

歌舞戲劇，其目的雖是娛樂，實與文化教育有關，古人對歌舞戲劇，大多利用悲歡離合之劇情，刻劃忠奸善惡之因果，其宗旨，褒揚忠孝，懲惡排邪，正人心於詩書之外，寓教化於娛樂之中，並非胡唱亂演，漫無目的，而政府主管機關，不知禁止，任其敗壞風俗，斲傷民氣，蓋歌劇民謠，是能影響人民，有關國家氣運也。

近來台灣，電影歌壇，編劇導演與作曲者，不明此理，歌詞類皆淫逸，音調俱是哭聲，悲痛叫嚎，聽之不似歌唱，聲樂之中，含衰亡沒落之象，使人聞之，有悒悒不樂之感，聽歌本爲娛樂，竟乃適得其反。鄭先生是以有「聞歌有感」之作也。

古人作歌，悲中有壯，將愁憤之言，發於激昂之調，不似今日，靡靡之音，而無振作之氣者，所有歌聲，與哭音彷彿，玉樹後庭，即是如此也。

每一朝代，均有名歌，當國運興隆之時，其歌雄傑豪放，振發精神，及其亡也，凄愴悲涼，消沉志氣。唐太宗初興之時，有名歌，曰「破陣樂」，其音雄壯，太宗選作軍歌，等於今日國歌，上自政府，下至民間，多喜歌唱，軍隊之中，萬人合唱，用破陣樂軍歌，大破劉武周。唱時聲震山岳，敵人聞之，心膽俱喪，因之國運大昌。至玄宗「明皇」時，發明「霓裳羽衣曲」，該曲是爲靡靡之音，演唱不久，即有安史之亂，唐朝幾乎滅亡。

春秋時，鄭國民間，時新淫穢之曲，提倡男女愛情，青年男女，縱情聲色，淫慾滋蔓，意志消沉，國家由是衰亡，中國古典文學，所謂「鄭聲」者，即是指鄭國所唱之歌也。

民國以來，諸事學取外國，中國人唱歌，强要學習外國聲音，始稱洋派，而夠威水。嗚嗚之聲，宛似牛鳴，又如老婦哭夫，嗚咽難辨，最妙之事，聽者多半不解歌意，又不明所唱云何，每又鼓掌叫好，中國人聽洋歌，所謂「莫明其妙」者也。

古代政府機關，有名「樂府」者，即是爲管理音樂戲劇歌唱而設，任何新歌，必經「樂府」審查核准，始許歌唱，漢朝樂府官員，均是精通音律，而有文學修養，對歌唱詞調，嚴格管制，因其小則能以移風易俗，又能喪品壞行，大則影響國家氣運。焉可不加聞問。願中華民國政府，注意及此，國家幸甚，民族幸甚。壇主建言。

扶助老張子女

讀者提長遠計劃

萬人傑先生：

二星期前收到一八八、一八九、一九〇三期「萬人雜誌」，打開一看，使我震驚，眞不相信張老編會突然離我們而去。平時在字裏行間看到壯健如牛的張老編，會在一小時之內撒手塵寰。

和張老編神交數年，這次還是第一次見面（一八九期的照片），深、闊、長的人中，如果我是看相佬，也會說長壽多子女。隆起的準頭，應該大財在手，結果連子女教育費尚成問題。相約七五年共謀一醉，言猶在耳，只數月時間，已人天永隔，悲哉。

第一次收到張老編來信大約是本年三月間，內中有一句：但願我們能同回故鄉。這對於我是一種太大的奢望，自四九年逃出後，根本就未敢想。我深信以我們相差無幾的年齡，看毛酋怎樣收場不會成問題，究竟你張老編還是看不到。

現隨信寄上支票一張，請代交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再另有一份提議，希望萬先生並不要當它是議見，最好要籌備進行。張老編子女尚幼，募集這些基金數目雖不算少，可能還是杯水車薪，不可能足夠四子女數年或十年之用。以後這份重擔，就要落到你們幾位老友肩上，由少數人負擔，對於每一位都是一份重擔；如果使多數人負擔，那就輕而易舉，不痛不癢。由你們幾位老友發起組織一份永久基金會，願認出錢的，五元不算少，千元不爲多，每年在張老編週年祭之前要收齊，派一位專人理其事，直到張老編子女受完教育爲止，相信你們幾位老友不會辭其勞吧？

香港定期刊物種類之多，可稱世界之冠。不過每本可讀的東西，連一半都沒有。不是又臭又長，就是無病呻吟。張老編在「萬人雜誌」初出版時，即說：好文章仇人的也用；不好文章親人的也不用。可謂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只認文章不認人。時間是最公平的，確實做到了，希望其接班人也要如此。

弟避秦客上（七月三十一日）

祭張贛萍前輩文

張海山先生，原名振之，筆名贛萍，江西省萍鄉縣人。早歲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二分校十七期六總隊，及軍令部參謀班第四期。抗戰期間，歷任忠義救國軍參謀暨隊長職，倭寇降，陸交警總隊大隊長，旋與毛匪戰，身負重創，徐蚌會戰失利，幾爲賊俘，神州淪陷，辟地香江，卸戎握管，續與賊周旋，正氣凜然，賊爲之膽寒；不幸於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一日以心臟病卒發，歿於香港養和醫院，享年僅五十有二，聞者莫不哀傷。客歲，余受知於先生，邀爲「萬人雜誌」「青年之聲」版主筆，余感先生之高義，痛其盛年早喪，哀國家之失良才，故爲文而祭之曰：

何英賢之不永壽兮，余固爲天道而懷疑。既禍我中華兮，又奪我發蒙振落之鼓旗，昔執戈戟而禦寇兮，嘗褰創而奮威，寇既降方欣天下之太平兮，又淪於豺虎與梟鴟。遼海隅而筆伐之兮，以必勝不罷而爲心期。挾風霆之史筆爲賊所懼兮，磅礴本之正氣則情見於詞，卒然不祿而永逝兮，戚友聞而傷悲。嗟夫！天奪我公何太急兮，後生小子其師從誰。魂其歸來兮海之湄，援平生之歡兮無時，冀彷彿兮聽我陳辭。嗚呼哀哉！尙饗！

李有光

信繼起有人，您的精神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我們更忘不了您在世時的感召，我們永遠生活在悲憤中，繼起您的遺志，對殘害中華民族的敵人——毛共作戰，直至勝利。

海山兄：我願，我看見的靈魂在含笑，升騰！

海山兄：對萬人雜誌，我們將照以往之愛護、擁護的誠心誠意，繼續下去，使萬人這本正義的刊物，生存得更有聲有色，祈您在天之靈，保佑這本萬人讀物。照亮這個世界。

馬力高上

同聲一哭張海山

何敦遴

一病遂魂亡，
去世匆忙！
孤兒黃口倍悽涼，
嗟我良朋不再見，
哭斷肝腸！……

天胡不弔？張海山死了！「人生自古誰無死」。不過他死得太早，「人生百世功名才一半」，況且天涯流落，倍受悽涼，赤偽仍狂，中原未定，而竟撒手西歸，海山兄豈能瞑目？吾人又怎不同聲一哭！

先有萬人傑為文以弔，岳騫兄、胡養之作文以哭！繼有在美國的馬森亮也哭之以文，還有千千萬萬的文友，不知在內心裏流了多少傷心的眼淚！

萬人傑、岳騫、胡養之……與海山兄是志同道合，是文化戰士，是反共的先鋒，又是天涯淪落人，海山兄一旦魂亡，眞是「中國壯年死，知己一人亡」，他們又怎不放聲一哭！

海山兄是死了！永遠的死了，青山常在，黃土無情。生為反共文化戰士，死為異鄉流落之鬼，雲天在望，不知何處可招魂!?

我總不明白，人世上多少為害社會的敗類不早死，偏偏要死去有作有為的人，是上帝的安排？抑是人的劫數？從海山兄過去處世為人的情形看來，以及在港從事文化活動與反共的筆墨生涯，在在都表示出一個堅強奮鬪的戰士。為了要達成他的希望與目的及志願，雖然生活在流落的港九，仍不斷日以繼夜的在努力工作，也許經過了將近二十多年的奮鬪工作，積成了他的病的遠因，而弄得身體衰弱，遂致一病而就與世長辭了！

本來以張海山現在的年齡來說，只不過才五十二歲，這正是事業正在發展與有為的時期，因此海山兄也多年來埋頭苦幹在工作，而料不到他竟未完成志願，而自己死了！海山兄又豈預料所及？「壯年未成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死者已矣！海山兄留下來的志願，只有待志同道合的親朋良友去繼續努力！我們要為「親者痛」的心情去努力，再努力！決不要為「仇者快」而氣短、而悲哀！以繼續奮鬪的精神，繼續埋頭苦幹，以工作成就的表現，來安慰在天的良朋，一個倒下去，還有千萬的戰友站起來，我們對一個倒下去的戰友固屬致以萬分的悲傷，但對千萬站起來繼續工作下去的新血輪予以鼓勵，緊携着手，不怕恐駭，不怕艱難，同心合力，向邪說異端進攻！反撲！海山兄呀！你安息吧！有一天，我們會在南浦招魂，西江致奠。

現在我們難以為安的，一方面是為你的死而哭！一方面是為你已死而遺下的妻兒的生活問題，大家都知道一個文人的所獲薪酬是只能敷口而已，一天不工作，一天沒有飯吃，現實的問題，你死了，你的妻兒弱小可憐，你當不能以工作所獲再來養育妻兒了，同時你更無積蓄，所以你的妻兒就因你的死而發生了生活的困難問題了。放心吧！海山兄，我們雖是「同病相憐」，但是我們是有責任對一個「知己」的友人盡力去維護的，我相信還有同情的人予以幫助的，集腋成裘，總得會活下去的。天無絕人之路，海山兄！好好安息吧！

預告

一、由下（二〇〇）期起，開始連載吳大威先生節譯的「赫魯曉夫同憶錄」。吳先生博學多才，文筆流暢，更難得的是他心地仁慈，殷殷囑附編者將稿費送交張海山先生的孩子們作零用。赫魯曉夫回憶錄在美發表時，曾轟動世界。在這篇節譯文中，包括了許多少為世人知道的內幕。萬人讀者眼福不淺了。

二、下期起刊登張贛萍先生的兩篇遺作，一篇是「寫稿與投稿的秘訣」，另一篇是「可長可短，能屈能伸」。這兩篇文章是張故老編早就寫好的。並曾一度發排，後來因臨時收到有時間性的外稿，他便把自己的文章抽起。一直壓到他不幸病逝。張故老編從不諱忌向讀者提及自己是投稿出身的，這兩篇文章便是介紹他投稿寫作的經驗。

·編者·

亂世出英豪 青年勿氣餒

旅美讀者與本刊讀友共勉

萬先生：

弟曾閱貴刊多次。對貴刊的立場非常之敬佩。貴刊和其他政治性的報刊比起來，誠然如明月之於螢火。論貴刊之外表眞是「樸素」不堪，但正是簡陋其外，金玉其中。論貴刊之內容，擲之於地，都是鏗然有聲的。所以貴刊實在是勝之在質，在言之有物以及可愛的鮮明立場——擇善固執是也。因爲鄙人是台灣來的，所以在來美國之前，也不知道有「萬人雜誌」這一號東西。在偶然的機會中發現貴刊，一讀之下，深感深獲我心。以小弟之見，救國救民非要有如貴刊及貴編者上下的胸襟抱負不可。小弟僅一介書生，也學人談救國救民的大道理，不免爲人所笑，且斥之爲「空談」「謬論」。因此茫茫人海中，唯有貴編者是小弟敢一抒胸懷的對象。小弟並願與貴刊上下及讀者結爲同心同志的戰友，不知貴編以爲然否？

小弟自幼便崇拜英雄豪傑的行徑，尤其是那些立有邊功或捍衛國土或禦敵平亂，或揭竿起義的民族英雄。不論古今中外，如黃帝、秦蒙恬、漢武帝、班超、衛青、霍去病、唐太宗、李靖、岳武穆、文天祥、成吉思汗、拔都、三寶太監、永樂大帝、袁崇煥、王陽明、左宗棠、康熙、石達開、李秀成及孫中山、徐樹錚等人傑的偉大事功。雖然他們有的事敗身亡，且成敗不足以論英雄，至少他們對國家民族，多多少少有一番貢獻。我總覺得大丈夫應如王陽明所說的「出塞追逐胡兒騎射」的雄心壯志，絕不能在家伏案一生做軟腳蟹。可嘆的是時不予我，竟生在這個零亂複雜的時代，又是長大於所謂的「書香世第」，家人期望於我的是——努力讀書，會考拿狀元，戴方帽，然後一聲拜拜到美國鍍金，拿博士，然後回家園光宗耀祖。他們似乎完全忽略了這些東西和時代的脫節性。在這瞬息萬變的大動亂時代裏，拿了博士與我多災多難的祖國又有何幫助？充其量不過在「老番」底下混得多口飯吃，做美金的奴才而已。怪不得這裏的左派（左仔）學生罵我們是碩士行屍，博士走肉。這裏所有中國留學生內心的矛盾與痛苦實在與當前沉悶的政局有關。如何打破這個悶局，才是我國當前的大問題，這是所有學生一致公認的。小弟有鑑於此，所以寧願躭擱自己學業來努力奔走，連絡各方志士，以便將來有朝一日，可以派上用場，以迎合新時代的來臨。

我看過貴刊一八三期，很同情陸鴻發讀友的心情。觀今之國勢，實在令人扼腕太息，國民黨實在不該丟了大陸的卻丟了。共產黨憑那點條件高據金鑾殿，居然沐猴而冠，所以我認爲中國之能否復興實在與人心很有關係；人心是否能振作。尤其是國之棟樑的青年，更該保持一種堅强到底的意志及鬭志，緊抓奮鬭目標，不爲妖言所惑動搖信心，不妥協，才能排除萬難，達到反共目的。我最喜讀歷史，觀諸歷史，常有多災多難的亂世，但越是亂世，越是人才輩出，承平時代反少。亂世給予英雄豪傑崛起的機會，所以我奉勸陸鴻發讀友不要感到迷悃、氣餒，也不必太憂時傷世，應該感謝上蒼給予我們這一個大展身手的機會。同時爲了準備有所作爲，最好稍安毋躁，安步就班地有計劃訓練自己，以備將來之用。許多海外同心一志的青年的心願和你一樣，包括我自己，不久將來，我們總會攜手並肩，作戰於沙場的。到時候，我們「立馬吳山，飲馬黃河」，直搗北京天安門上，你我再痛飲一杯吧！願以此與貴刊所有讀友共勉！

讀者王武雲上（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夜，於紐約）

勇敢的文武戰士

噩耗，來的太突然，我沒有辦法來形容我內心所感受的震驚!?我有太多的惋惜。一個人的「大限」誰都免不了的，但是您走的早了些，我感到這個紛擾的世上，有很多人該死的而不死！不該死的且先死了！上帝啊！祢太公不公平啦。

海山兄，（這是我一認識您時就這樣稱呼），您，是個勇敢的戰士，不屈不撓，不畏艱苦，疾惡如仇。海山兄，安息吧！雖然，我永難忘您明朗，詼諧的談笑，難忘您那個人榮枯，得失置之度外的高潔情操！雖然，您還留下很多未完成的事，但，您深

大陸百姓不停向香港逃，也向蘇聯、緬甸、北越逃。共產黨原與法西斯爲孿生兄弟，法西斯曾盛極一時，早已倒下去了，共產黨還會久持嗎？周酋慣發狂言，說什麼三十年以後事，但依歷史定律來看，中共可能消滅在眼前，因爲：

㈠內部分裂嚴重，原有劉毛鬭爭，毛王（明）鬭爭，最近又有周毛派鬭爭。今毛正在奄奄一息，所以周酋也學史魔趁機抓權，一方爲個人計，一方也爲中共存亡計，所以千方百計，急於向「美帝」勾搭，明爲國際統戰，內裏卻無異爲中共「預備後事」。因爲一方毛快入地獄，現正受上帝審判中（指毛神經、肉體痛苦），毛死後周酋如何抓權；一方防止北面蘇修進襲，今中蘇共軍已在對峙中，一方防備南面國府光復大陸。不明內情的人，受中共統戰欺騙宣傳，處處爲其向好的方面解釋、吹捧，揭穿了，實在不值半文錢。

歸納言之，尼克遜訪大陸頗有問題，恐難實現。

㈡中共入安理會不可能，中共要求代替國府，否則不入會，這當然無法實現。

㈢越戰仍將再拖下去，因越共不賣中共賬。

㈣台灣無恙，仍是中華民國基地。所謂「台獨」只是新漢奸行爲，不值一談，美日小人不再出錢，新漢奸自然會消聲匿跡了。

華白（八月二日）

上了學店的當

一羣學生吐苦水

萬人傑先生：

我們均爲先生長期讀者，深知先生熱愛扶掖窮苦青年，富有正義感，我們有下列的痛苦遭遇，向先生鳴冤。

㈠我們是××××職業學校一年級學生，我們均因家庭環境貧困或升學有困難，小學畢業前（即七〇年七月）直接或間接收到該校以一技傍身及不收學費的招生簡章所吸引，抱着很大希望進入該校就讀，豈知所謂不收學費，其實另有收費名堂，每月材料費二十元，在一年來的體會，做實驗時材料經常不足，一組十人只有四人有材料，其餘的站立一傍觀看。一年來我們月月交二十元，一直傍觀。

㈡師資甚差，十八名教師中，只有七、八名肯爲我們教學努力，其餘除了講故事，吹吹牛，一點不敢碰課本的內容。但這些教師都是關係特殊人物。我們向校方提意見，從沒得到校方接納改善。

㈢我們教師中的一位徐××，在校任教多年，經常在課室中威嚇我們：學生能不能畢業，由他批准，校長也爲他左右，並說他是副校長，所以我們都怕他幾分。舊年九月開課不久，他把我們一年級同學三百多人，以訂書爲藉口，收去每位三元五角。可是一月又一月無書籍買回來，他也沒向我們解釋原因，直至今年七月學期考試完了，也不見他提及，我們向學校投訴，才知他沒有訂書，後來校方還他退回該款，但有八十餘名同學中途退了學，白白損失。

一羣窮苦學生上（八月一日）

避免盟友出賣

唯有聯俄制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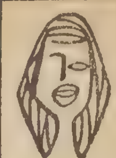
萬人傑先生：

記得在兩三個月前小弟曾寫了一封信給老兄，提出一個怪想，就是聯俄以自保。老兄之反應如何，小弟不知，因小弟無機會看「萬人雜誌」，又無訂閱美洲版星島報。前兩日在此看電視新聞，知道尼克遜宣佈準備同周恩來訂交，使小弟覺得國際政治風雲十分險惡，中華民國眞是在被「友人」出賣當中矣。再看其他東南亞公約國中之所謂「盟友」，如菲律賓及泰國之面孔，也令人寒心之極。小弟不禁大急，所以再不嫌多事，提起筆來寫這封或是多餘之信，强調小弟之怪論：卽是聯俄之時候到矣!!小弟喜歡老大哥乎？非也！老大哥，英國及日本是使中國衰落之原兇，只要是中國人，都應緊記之。所以小弟對俄國只有憎恨之心，絕不會喜歡他們。在此國際之戰場中，誰是友人，誰是敵人，實在不易分得清楚。美國是所謂中國之傳統友人，但卻接二連三的出賣中國，我們要此種友人做什麼呢？美日一直鼓勵台灣獨立份子，希望他們成功而成爲日本附庸，而那些可笑台灣獨立份子也不知人家之壞心腸。國父當年之聯俄之心情，一定和現時愛國之中國人一樣沉痛，國民黨人之心情如何，小弟不知，但由他們過去拼命將子女送到美國來之事實來看，他們是預料有此一着的，但他們卻無動於中。如果國民黨再不堅强起來，被人埋掉之日不遠。台灣人對他們沒有好感，（這是他們一手造成，這是十分可惜之事），軍隊中百分之九十是台灣省人，美日一直支持台獨份子，這種事令人一想就怕。小弟在台達十年，在台畢業後，也在政府機關工作過，要離境時也吃過不少苦頭，種種原因，在在使小弟心傷。萬人雜誌大概還有多少影响力，故小弟請老兄不妨大事宣傳一下。小弟之文筆不好，寫這封信時心情尤其惡劣，以致內容有不知所云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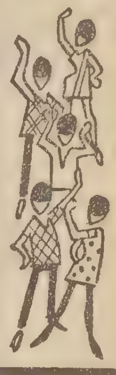
美國一讀者七月十九日

請領稿費：

七月份稿費（一九二至一九六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萬人意見



中國人欺負中國人
香港情形令人痛心

萬人編輯惠鑒：

香港，在接近四百萬人口中，百份之九十為中國人，而每天都有這類打鬥仇殺姦殺等血腥新聞發生，這簡直是我們中國人的悲哀，眞是看見傷情。如我們每日所見所聞的，前天有因生意而被殺喪生，青年人因爭女人而糾黨傷人；昨天又見兩老翁因小故大打出手，工人因爭工作而互相打鬥；今天見巴士司機和售票員被襲。唉，明天又不知有什麼流血的新聞發生。或會有人說，其實現在的整個世界都在爭鬥仇殺，香港何不一樣。

查實，這些命案或事件，起因往往只因芝蔴豆點般的小事，它們因怒火燒昏了腦袋，不顧前因後果，亂幹一場，連兇手自己也不知道會做出這樣的事，可惜悔恨已晚。我們香港的中國人啊，難道不知道平日碰口撞面的，都是我們的同胞嗎？為何動不動就是動武，用刀來解決事情呢？什麼東西使我們中國人之間存着如此深仇大恨？其中的原因固多。

第一：社會環境的關係——我們每日太陽一出，便開始為口奔馳，你忙我碌，眞像走慢一步，飯碗便會被別人搶去。人口不斷增加，使得職業問題日益嚴重。在失業中的人，當然馬不停蹄地四處找尋職業，就算有職在身，心中也常常惶恐自己的飯碗被奪，戰戰兢兢，抱着做日和尚打日鐘心情上班，在如此惶恐終日奔走生涯裏，內心又何有眞正的安寧？於是便你爭我奪。當競爭落後，被人壓倒的時候，便由失望而產生憤怒，更會形成仇恨！我的「敵人」就是那些「黃口黃面」的人。於是連自己是那裏人也忘了，一有些微的衝突，便會觸發六國封相，難以自制。

第二：人們缺乏互愛的精神——奇怪，香港的中國人似乎不須要合羣互愛的，有人說：「我今日身在香港，只不過寄居。我們的國家混帳，使我沒有衣食，要我的命。今聽說香港較為安定，那我就來了，只要我條命能保，管他媽的那麼多呢！」今日的香港中國人，就像一羣失去國家的人，大難臨頭各自飛，根本不知「同胞」為何物，小小的事，也要拔刀相向，有誰發現背後那些外國人，正在譏笑與冷眼相同呢？

第三：社會複雜和階級問題往往使到我們一般人產生錯誤自卑的心理，中國人是身份低的，只有那些「白面」佬才是高級的人。人家是皇家「官」我們是無國籍的「民」，民對官，當然要卑躬屈膝了。這是一種可悲錯誤行為。還有，相信每位乘坐過巴士的香港中國人（外國人例外）都會受過售票員的氣了，在此不談。我曾見過一次，在巴士上一位老華人和售票員口角，在極度氣憤中，對售票員說：「如你們若用那對待外國人的一半禮貌來對待我們中國人，我就心滿意足了。」　香港一位中國人上

（民國六十年八月二日）

再談美毛勾搭
——周酋急於為中共「預備後事」

編輯先生：

日前上函畧談美毛勾搭事，只是根據基本政治信念，今依最近美毛雙方活動報導，益信日前所談不誤。

㈠美國國際政策，仍着重於防止共產帝國主義的擴張，以保持美國世界的利益。無論艾格紐訪問西班牙及其他國家，或賴爾德訪問遠東日本、南韓等國，主要目的皆在保持美國世界的利益，換言之，也卽在防止中蘇共。尼克遜一撮昏人不明共黨基本政策，故做出許多無謂傻事，必定徒勞無功，自取其辱。

㈡周酋今已公開表示，一要滅掉中華民國，一要繼續支持越共，此正與尼克遜構想背道而馳，如何談得攏？周酋所謂要美國重大讓步，正是要美國投降，撤出亞洲。尼克遜雖昏，但必為全美國人民所不許可。所以周酋和尼克遜同樣昏瞶、無知。世界共酋皆善於發狂言、大話，藉此宣傳，但卻為其一貫伎倆，本不值得注意，但卻把尼克遜撮搞得不知何去何從，失掉自由世界各國人民信任，這是美國最大損失。美國既對國府可以失信，今與西班牙、日本、南韓等談判什麼協議、承諾，又怎可以靠得住？

㈢尼克遜一撮原意也是讓中共入聯合國，製造兩個中國，但中共卻獅子開大口，硬要安理會席位以代替中華民國，才安心、滿意。然無論從聯合國憲章或其他方面，周酋的要求皆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今日國府已非三十年前的國府了，相反的，無論民心、經濟、政治、外交，中共卻居於絕對的劣勢，周酋趁毛酋垂死之際，處處準備後事，即如何奪權，如何保持現成勢力。他之所以勾搭美國，說不出口的用心，卽在恐懼美國終有一日會協同國府光復大陸，所以中共要早下手，漫天要價。可嘆尼克遜及其愚蠢顧問，卻上了狡猾的周酋國際統戰的大當。好在我國府當局始終堅持既定國策，「漢賊不兩立」，故勝利必屬於正義方面。試看尼克遜家鄉及美共和黨內部正義人士不是已在反尼克遜？尼氏最關心的是他下屆大選，今內部既發生問題，影响自己前途，自然不得不反省。尼氏急於訪問大陸，眞正目的，原在為下屆連任準備資本，不料弄巧反拙，吃了這一棒喝，我想尼氏的迷夢要做不成了。

尼克遜拾取英國政客的謬論，說什麼「與八億人民隔絕，世界將不會獲得和平」。這簡直是放狗屁，他們根本不知大陸百姓連共幹在內，反共者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之多。大陸人民從各處邊境逃亡，就是最好證明，

趣味資料

本刊資料室

催眠術能治病麼？

催眠術在人們的心目中，一直就是神秘的代名詞。不但一些江湖術士掌握了它作為謀生的手段，連正統的醫學界人士，也對它不斷注意。從醫學觀點看，催眠術可以說是好壞參半的。在理論上，催眠術是一種分散人類精神的手法。說來奇怪，它可以減輕重症病人的痛苦，增進機能的新陳代謝；也可以鎮定病者的神經，甚至促進病人的記憶力。

可是，催眠術運用得不恰當，卻可以使受術者神經失常。加里福尼亞醫藥總會曾經發表，七十五位精神病專家曾經報告一百一十四件精神錯亂的病案都是接受催眠術而成病態的。

除了受術者有時會遇害，施術者偶然也會出毛病。

催眠術所產生的奇蹟，下面可以舉出幾件：

據洛杉磯的米爾頓．瑪摩醫生報告，替一個十四歲聾女作一次複雜的開割心臟手術時，他利用聽診器與她的助聽器相銜接，使之陷入催眠狀態。此次開割因之成功。

紐約州奎斯市一位助產醫生，威納博士報告：在孩子誕生時使用催眠術收獲雙重的效果：絕無腹痛——最少可有效三個月；母親在催眠狀態中生嬰孩。他加以解釋：「一位神經鬆弛的母親必然可生一個神經鬆弛的嬰孩。」

在火奴魯魯，一隊美國陸軍的外科醫生大兵，療治膝傷，採用催眠術，其治愈時間可縮短幾乎一半。

在蒙德里，一位航空公司的飛機駕駛員，在催眠之下，回憶起一九五四年飛機撞毀的情景：主因是他對高度計不甚瞭解。很矛盾的，這位機師置醫生的忠告於不顧，三年後在另一次飛機失事中，他與搭客七十八人同歸於盡。總的來說，催眠術是奧妙異常的，若非萬不得已，還是不領教為好。下面是幾件催眠術導致的不可理喻的事例：

催眠術士在令他的對象陷於催眠狀態之後，對受術者說：「你的手被火灼及了！」這時，受術者的手竟然起了一個個的水泡！

催眠術可以在受術者催眠之後，替他施行複雜的外科手術，一如病者接受了全身麻醉一樣。催眠術士可以使一些已接受了藥物麻醉的人恢復清醒，或使局部麻醉的部位恢復活動。

催眠術士可以使受術者的體內產生一些本來缺乏的物質。例如受術者體內缺乏糖，術士在施術後，對他說：「你已經吃了很多蜜糖了！」受術者的體內糖份果然驟增。

一般來說，這許多「奇蹟」目下仍然無法用科學理論作出圓滿解釋。

非洲土人的鼓聲

「泰山」電視片集中，一陣緩急有致的黑人鼓聲，往往使人神往。可以想見，在交通工具與道路還處在極端落後中的古代，用聲音來傳播訊息，該是比用人力或畜力的奔跑來得快捷與方便的。

到了今天，在非洲用鼓聲傳達訊息的習慣，也漸漸被電報或電話所取代了。看了這點事實，想再也無人否認科學進步給人類帶來的好處吧。況且，遞郵工具是如此發達，誰還願意花費精神去學習鼓的語言呢？

在非洲，鼓的語言是因地而異的，只要是不同語言的部落，那麼他們的鼓聲的意義也有所不同。

有人說，在非洲，相距千百里的各部落傳遞訊息，只要一鼓便足。其實這是言之過甚的。不過，倘若相隔僅六七哩的兩個村落，用鼓聲來傳遞訊息，則是常有的事。

約翰．佛雷特烈格．卡靈頓博士是比利時剛果的耶果鮮地方的傳教士。他能用擊鼓來收發消息。他甚至還教導當地九個部落中的孩子們，去學習這種即將淪亡的他們自己的固有通信方法。在他那本著作「談談非洲之鼓」中，他第一個不厭求詳地述出怎樣打鼓。——在這本書出版以前，由於非洲人不肯將打鼓的秘密讓白人們知道，所以所見諸文字的，多半是不準確的。

事實上，鼓的言語是以他們的土話為依據的。這種言語似乎更近於歌唱。但有時也有一語二義的。譬如，以基利的 Alambaka Boili 一詞來講，它有時可被解釋為「他看守着河岸」，而有時竟是「他烹煮着丈母娘」呢！

鼓聲有高有低，鼓上所用的字眼也有一定的形式，而絕少用單字。譬如，當一個鼓手要用鼓聲打出「皇后」這個名詞的時候，他必定打一句成語「天佑皇后」，再加上一句「皇后萬歲」，以防對方收聽的人不明真義。普通一兩句句子，約須費時二十分鐘。平均地說來，在炎日當天的時候，鼓聲可達四五哩之遙，而夜晚則可以達六七哩；所以，如果消息很長的話，還是派一個信差傳送方便得多。

從鼓的言語中，我們可以看出非洲土人常常提到白人，但他們對白人的看法，卻往往是不太客氣的。

在洛基利，他們對白人的普通稱呼是：Bosongo，那就是「銅色人」的意思，因為在那裏的人，皮膚為太陽晒得成了銅色。而他們的鼓的言語，便稱白人為「森林中的銅色之鬼」。——他們把白人稱做「鬼」，大概是因為白人的知識比他們富豐，比他們機靈。

洛基利人如遇生了孖生子，而這對孿生子的父親又孖巧外出未歸時，他們會會用鼓打出一句話，曰：「啊，孖仔，哈囉。惡毒責罰。啊！孖仔。」由此可見，洛基利雖不是如一般非洲人那樣，把孿生子認為不祥，至少他們的社會是有過這種迷信的。

鼓聲有時也被利用來作為陰陽世界通訊工具。活着的人常用打鼓來告訴亡魂他們村子裏的近事，以及祈禱死者加以保佑，使他們轉運，或病者恢復健康。

嶺聲劍影錄

在貴陽拿出中央團部給我的證件，向貴陽站交涉，大概大會秘書處也曾向西南運輸公司關照，在我到貴陽轉車的時候，應優先給我方便。所以當我向貴陽站接洽的時候，那站長便很客氣說：「我知道了，就劃明天的最早班的車位給你；但我們的車子只去到金城江，到那面，請你再向湘桂鐵路的金城站接頭吧」！所以，我又很順利的到了金城江。這時，金城江已非草昧初闢的舊面目，當年的荒烟蓁莽，今日已變成笙歌入雲，昔日之「竹織批盪」的鷄聲茅店，現時已變成望宇對衛的高樓大廈，冠蓋雲集，商賈絡繹。

我抵達了金城江，雇一個伕力把行李挑到金城江火車站。火車站的規模，在戰時來說，算是大後方談得上宏偉的建築物。我拿出了公文，奔往站長室接頭，要一個往曲江的二等臥舖，因頭等太破費，而且中央團部給我的旅費也是不夠，又何必太享受。但那站長看過了公文，先賠個笑臉，然後蹙着眉頭，很爲難的樣子，但卻很委婉的說：「頭等和二等的臥舖，早就定滿了，今早貴陽來一個長途電話，說蔣經國先生要兩個二等臥舖，我們還是想盡辦法，才抽出兩個來供應，現在確無法再想，閣下如果是明後天起程，當然沒有問題，如果是要今天的臥舖，只要委屈一點，請你要一個三等臥舖罷」。戰時就是這末的畸形發展，行商都暴發了，他們根本都不把錢看在眼內，因爲肯花錢，所以湘桂的頭二等臥卡，都給他們估去了，當然有力的軍政人物，也可以置身其內，但一般公務員或軍人，恐怕都是三等的雇客，這站長既然這末的客氣，何必令他爲難，而且兼程南下，是有自己個人替大眾解災難的苦心，更不應因舒適而誤時間。乃向站長要最快開出那一班的三等臥舖。站長見問題解決了，於[illegible]到票房去辦手續了，不一刻，票子打好了拿回來給我，皆大歡喜的送客了。

距離開車雖仍有一段時間，但並不太長，恐怕誤點，而且行李也很難挽來挽去，於是，不再入市區蹓躂了。不久，火車站的職員宣佈請乘客到第×月台上車，乘客紛紛的湧往第×月台，成了人龍，魚貫登車，我也隨着人潮，挽着行李，一身是汗的登上三等車卡，先找個位子坐下，縱目一觀，車廂內老幼雜沓，少長咸聚，男女擠逼。小孩的啼哭；老人的打盹；軍人的哼戲；情侶的依偎；有吸烟的；有翹足的；有高談的；有罵俏的；混合動靜而成不規律的交响樂。火車啓行了，車上人員來查車票，我才知道發生了一個顧此失彼的難題，原來三等坐位和三等臥舖是不同一個車卡，買三等車票而沒有買臥舖票的，是不能到臥舖卡去，但買了三等臥舖的客人，卻可以在三等坐卡坐立，我因爲不知原委，「見山就拜」的亂闖，一擁而上三等坐卡，現在所遭遇的難題是㈠我的行李已攜上三等坐卡，在車行時間，搬到三等臥舖，也很不方便。㈡據查票員對我說，臥舖是碌架床，我的臥舖是在上格，坐立則沒有三等坐卡的方便，如果我搬行李到三等臥舖，則這邊的乘客，以爲我走了，當然會估了我的坐位，我放下了行李，再回到這邊來，也是無位可坐了。既來之則安之，決定坐在這邊，到晚上要睡時，才搬行李走過那面。原則既然決定了，便心安理得的繼續去欣賞那有趣的畫面，聽聽不規律的交响樂。

火車隆隆的東行，桂嶺劍峰，掠過窗前，送來眼底，更是怡情，心裏已無困慮。不久，火車緩緩駛進柳州車站，我正想看看如帶的柳江，插雲的立魚峰，便欲走出車廂的梯口，憑欄遠眺，把我的皮篋[illegible]上我的坐立，坐在我的旁邊是一位老伯伯，面目慈祥，我們雖是交談不多，但他對我這一位穿草青長褲軍服，而足穿光澄澄皮鞋的人，不似武人的豪放，不似文人的恬逸，大概有點好奇，由好奇而有點好感，以湖南口音隨便的和我聊天。我把行李放好，便很禮貌的請他代爲照顧照顧，並說明我是想到梯口站站，看看風景。他也樂意幫忙，點首允肯，我乃跑出車廂外面的梯口，這時，火車更慢慢的進入柳州北站，只看到柳州北面的市區，但感於「何日君再來」，不其然的對柳州有點依戀，多看幾眼，火車停定了，既不理會，乘客有下車了，也不理會，等到柳州站湧上了乘客，一片嘍攘，才把我從出神中喚回來。果然，自那次和柳州一別，迄今將垂三十載，總未能重遊舊地。這時湧上乘客頗多，恐怕湖南老伯伯，一個人難以兼顧，便返回車廂，正欲走回坐位，忽然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子，服裝和儀表都表現出斯文，很焦急的左顧右盼，像尋人的樣子，一看見我，急忙跑上前問我道：「先生，你是廣東人嗎？」我不知他的來意，淡淡的答道：「是的」，「往那」？「曲江」。那男子馬上高興得像跳起來說：「好極了！先生，我有妹子要到曲江，但我又事忙，不能親送她去，單身女子出門，我又不放心，今日得遇先生，請先生沿途費心關照關照」！不等待我答應與否，便向一個女郎招手，那個女郎挽着皮篋走過來，那男子便自我介紹的說：「我姓李，這是我的妹妹小芬，她要到曲江的親戚家裏，那就拜托拜托先生費心，多多關照，先生貴姓？」那女郎向我點頭作答，我也點點頭，細看那女郎，身穿花布旗袍，梳孖鬢分垂在兩肩旁，一派媚嫵，年約二十，一管鼻，一雙水銀嵌黑珠的眼，彎彎的雙眉，似笑非笑的很甜的樣子。我感覺這末一個如表玉貌的女郎，單身出門，委實有點危險，看在大同鄉的面份，就幫幫他們兄妹的忙罷。我便答道：「好，我們便一道走吧！我姓宓，我們在廣東很小姓，很少人知道。李先生你放心好了，我必會送令妹到貴戚家裏。」

（五十九）

安琪琴

為公開社會的政團。變好與變壞是別一問題，但總要變，不能停滯不前。自由中國運動經二年的培養，在發展上也不再是運動了，但仍停滯在運動階段上。蔡文治看到此點，當賈克遜要把海外中國人空投回大陸之際，則提出結束運動這一階段，要求進一步變為政黨。有主義，有政綱政策，才是有靈魂的團體，方不是虛無縹緲的幽靈。蔡文治因為有自由中國運動的牌子來號召，才從香港招來一批人，不論他本質如何，別人在外表看到像個有靈魂的東西。倘若失去了這個團體名義，要變成美國人的「第五縱隊」，可能有一部份人願意接受，但大部份有血性靈魂的中國人都不會幹的。要求美國人進一步支持成為公開政黨，在中國人的觀點上是應該堅決堅持這一要求的，因為這樣中國人被空投到大陸上流血與犧牲，那是為自己理想，對得起自己國家自己民族。否則，作黑市勾當，何以對國人。要求美國人支持公開政黨，這是應該的而是必需的。

一個團體應該有獨立、自主的風度骨格。今天美國人既支持了蔡文治主持自由中國運動，那麼就該遵守自己諾言，貫徹始終，在中途沒有理由支持另一個人出來從中分裂搗亂，在法理與道義上說是不應該。蔡文治一向就是以手創這個團體自居，竟在他手創團體中，產生一批背叛他的人，而且這批背叛他的人，又在美國人庇護下對之無能奈何，蔡為了挽救他領袖顏面，維持威信，雖然那些背叛人被平服了，但沒有受到其應有的懲處，則蔡總是不死心。這五項要求中，要法辦搗他的人，那只是出於蔡之私人觀點。

這五項要求，除了最後一項外，假若美國人本人類仁愛道義及法理來助人的精神，便不須中國人提出要求，就應該自動地這樣支持中國人。而自己只處於友情的監督謀劃地位，那是多麼崇高偉大，令人欽佩！

現在這些問題擺陳於美國人面前，向美國人攤牌，是援助中國人復國的革命，還是中國人援助美國人保守國土？這給美國人以考驗，偉大與卑鄙，中國人與美國人歷史友誼就從這些事實上去分界！

刺刀、特務、哭

前面的五項要求，蔡文治知道自己個人名義，美國人是不會理睬，必須運用有力方式方能得到解答。這有力的方式，就是使用學員羣眾力量向美國人要脅。

全體的學員由內心到行為的表現，對蔡文治是不滿的。在如此的情況下，要發動學員去向美國人進行此項工作，學員就必須要明白其中內幕，而其中內幕又不能向大眾公佈，那麼如何要羣眾盲目的跟着他走呢？原來蔡文治對羣眾卻有兩個有力的法寶。第一，蔡在學員羣眾中有他的一個小特務組織。第二，蔡可以用總司令名義，下命令押人，不聽話的請嘗鐵窗風味，東京營房內的禁閉室就為不聽話的人而設。另外還有十幾名中國人的警察隊員，那是鎮壓這些人唯一武力。

的事。故大膽地一手舉起刺刀，另一手拿起香餌，這樣去驅策羣眾，自認沒有問題。當他把五項要求內容決定後，即交給學員羣中的小特務，並指示其進行步驟；要其利用每週討論會：以臨時動議來要大家討論，要小特務起帶頭作用，誘使大家通過，製成全體決議的羣眾要求意見。就這五項要求的一般看法，是無可厚非，為中國人爭主權、爭面子、爭前途，當然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踴躍而盡全力去達成要求目的，但事實則不是這樣單純了。

在學員羣眾中蔡文治的小特務成份，係由裙帶系統人物直接搭上關係，然後由這些關係人，擴大外圍，而形成的一個圈子。這些小特務，不管是裙帶系統或因裙帶關係搭上線的爪牙，這一個小特務的圈子，他們唯一優先待遇，便是可以不空投回大陸，將來漸次升補為總部職員，或派到香港工作站工作，在安全的後方享受前方人員用鮮血換來的清福，這就是那羣涼血動物當小特務的原因。基於蔡文治的小特務組成是這樣的成份與動機，所以其在羣眾中，起的作用是令人臭、恨與厭，任何一種正當熱鬧的場面有了這樣人的來臨，馬上就會枯燥無味。即是兩三個人在一起談天，一發現小特務的足跡，馬上就即停止。這一羣小特務在羣眾當中就是如此令人厭惡，高飛就是這種人典型代表。

在海外基地自由中國運動人員，每週六的例行生活檢討會，本來這種會議，就是毫無內容的東西，每次開會，大家編湊成幾句話把時間混過去便算了事。但是，這天的會議就有點例外。當A班第一隊第二班會議中，高飛奉其幕後主使者交下的命令，打破沉寂空氣站起來說：

「我們總司令創造了自由中國運動，我們才能來到此地，免於在香港流亡。現在我們受訓完了，賈克遜出任於此處營區指揮官目的，就是要編組我們空投回大陸，在我們行動以前，應該忠誠擁護總司令為團體爭前途，打出路，我們應該建議總司令向美國人提出以下的要求：

一、人事獨立

二、經濟獨立

三、建立中國人通訊系統

四、公開政黨

五、塞班搞僱員運動破壞團體份子，要美國人交回法辦。

這五項意見我向大家建議，提出討論，並請通過，轉請總司令為我們向美國人要求。」

像這樣甘心作人家爪牙當奴才的人，就因沒有獨特見解，所以是他當爪牙奴才的條件。高飛這種人，奉到了命令，未經大腦去消化，就像宣讀公事一樣等因奉此地說出。由於他平日身份，加上沒有技巧的傳達幕後主使者的交待。當然，明眼人一看即穿，不須要去思考就知道高飛這些話的來源與作用，所以引起學員不同的看法：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請問蔡先生，你現在生活情形如何呢？你有中國廚師，又爲什麼不和學員一起吃苦？」賈克遜聽了蔡文治的話以後這樣反問。

「學員不能比我，我是四十幾歲的人了，以前我年輕時候，也曾吃過苦的。」從這一句答話中，可以看到蔡始終自以超人自視，像如此話，若是我們中國人聽了也感到不順耳，不知賈克遜聽了感想如何！

總之，賈克遜是代表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執行計劃人，他堅決主張軍事就是軍事，藉軍事搞政治那是辦不通的，在公事上他有這樣的權，從私人感情方面講，蔡和賈克遜的情感則又是糟透了，賈克遜是主張支持王治的，今日王治叛亂被蔡平服，但搗蔡那批在塞班學校的中國人，仍托庇洋人逍遙在塞班，蔡無能奈何他們，從這些事上去看，蔡之恨賈克遜，就像恨他的敵人一樣。賈克遜呢！總以美國人的優越感及統治者的姿態對付蔡文治，他千方百計要使蔡聽話，要蔡放下政治號召，專心一意作抵抗運動的中間人。像如此的一個代表美國的負責人，一個中國的負責人，兩個人各有各的存心，各有各人看法，要達到合作目的，困難情形是可想而知。

美國人以統治者態度迫蔡文治就範，而蔡也施行一套辦法來對付美國人。

蔡文治看準了美國人要在短期內，須把在海外基地受過訓的中國人完全空投回到大陸上去，這一回人全部派回大陸去了，而香港再沒有後繼的人來，蔡本錢就沒有了。而且蔡文治更清楚認識美國人是最現實不過的，到了手中一點本錢都沒有的時候，美國人對自己態度更是不可預測的，於是，他就利用現有本錢向美國人攤牌，而提出五項要求，這五項要求是：

一、人事獨立

二、經濟獨立

三、建立中國人的通訊系統

四、援助公開政黨

五、塞班參加僱員運動人員必須法辦

這五項要求以蔡文治名義送達美國人，美國人是不會理會的，要達這

源源不斷的來海外基地，在未取得此項保障以先，行動人員亦不行動。在一九五二年六月間東京的中國人和美國人，正進行此項的交涉。

向美國人攤牌的五項要求

當初蔡文治和美國人簽訂合約，關於人事權，蔡只是推薦，對人員調派最後決定仍取決於美國人。在這個五項要求第一次就是人事權歸由中國人全權自決。凡空投回大陸的中國，行動指揮，通訊、連絡，完全應屬中國人獨立的系統指揮。

第二項經濟獨立：本來自由中國運動的經濟全掌握在美國人手中，所有職員或學員每月發給薪金，要擺長龍陣到美國人面前簽名領取，連蔡文治也不能例外。海外中國人日常伙食亦由美方代買代購供應，辦公室需要一支筆都要報請美方後才能領用。像這種由美國人操縱的經濟現狀，無異一個商店或公司老闆僱用一批伙計，供給其食宿屆時發工資。此種情況，根本不是援助。本來，援助只是站在道義立場的幫助，原則是應該受援者的需要列具計劃預算，然後一次或分期撥付，由受援助方面自己去運用。以美國人援助蔡文治事實看，並不是援助，而是一種僱主與僱員的關，不能夠稱爲援助與被援助。所以蔡文治以援助與受援觀點，要美國人指撥一定款項，由中國人自己獨立處理之權。

美國人搞抵抗運動本質，就是分別隔離，直接掌握，所以由香港到了海外去的中國人，等於和正常社會宣告脫離關係。自由中國運動是個團體，這個團體，在香港、沖繩都有自由中國運動的人員在工作，塞班更還有受訓中國人，而此三處的中國人，在系統關係似乎還屬於東京中國人指揮，以縱的隸屬上說：香港、沖繩、塞班的中國人應與東京中方直接通信連絡。但事實則不然；這三個地區的中國人通訊，中間則經過美國人代通代轉。中國人信件，文件經美國人詳密檢查過後，認爲與保密無關則代轉，倘稍加懷疑則予以無盡期的扣押。在這種情形下，中國人的神經系統被美國人控制着，使中國人無所作爲了。假若美國人本乎誠意利害相同的合作，那麼，就不應該把中國人一點通訊權也剝奪去。空投大陸的人，好與壞

天倫中的父子兄弟，那是名份所限無可更動外，可說一切社交場合，都是在表演着人吃人騙人的不平等勾當。蘇則未免集矢於個人，而忘記了這時代的任何一面。

但奇怪的，蘇對魯迅的文藝造詣，卻非常推重，她說，魯迅的小說，藝術，極富特色，最顯明的有三點。(1)用筆的深刻冷儁，(2)句法的簡潔峭拔，(3)體裁的新穎獨創。這些話本是許多人一致的定評，然出於挾有激烈敵意的蘇雪林，不能不欽佩其對事對人，毫無朦混遷怒的開明態度。從前李德裕和白居易，在政治上，一向是對敵而不相容的，有人把白居易的詩歌給他看，他接着便摔開了，那人說道，「相公未免太偏激了，白居易人雖可憎，詩文卻不可抹煞哩！」李德裕道：「我正怕他的詩文太好，看了以後，會轉移我的情緒，改變我一向的看法。」這話傳出，一時被稱為白氏詩文的眞正知已。蘇雪林在這方面，也可說是魯迅的眞正知己了。

海豐銀瓶山與蓮花山的鑛民血淚

尖鋒

廣東海豐縣城西北郊，僅離宋代忠良文天祥方飯亭的五坡嶺約十里，有兩座平排並坐的名山——銀瓶山與蓮花山。在當地人民中流傳着許多傳奇的故事，據說這兩座山是屬於南海觀世音菩薩的私人物業，蓮花山是其蓮花寶坐；銀瓶山是其手上的淨瓶所變成的。這當然是無稽之談的神話。

但這兩座名山蘊藏着無數的鑛產卻是事實，例如烏鑛、鐵鑛、錫鑛等。在抗日戰爭前後，當地人民也曾個別的進行開採，但數量也不多，所開採的烏鑛都由一些走私分子收購後經由汕尾港私運來港。

大陸變色後，人民在毛共各種名堂的運動搜括下，生活更加貧困，特別是在農業合作化之後，農民爲了生活，寧願每月向生產隊繳交三十元人民幣購買工分，而紛紛流入城市做臨工。有些坭工、木工、織補籐竹器等手工藝的則到各墟鎮等巡迴揾食；有些則四處去作黑市生意進行投機倒把；但有一些因放不下家庭，本身又無一技之長的，則結合一些過去曾採過鑛有一點經驗人的，三三兩兩地跑到銀瓶山掘鑛，希望僥倖能有所收獲以解決生活之困難。

事實上皇天也不負有心人，終不致白費他們的勞力，尤其是在一兩單掘到鑛脈之後，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的傳開了，一下子銀瓶山頭漫山遍野都是掘寶人，沒有勞力的也跑去賣茶水、食物等，使這個長年荒涼的山野，空前騰熱，遠比以前清明節日上山拜祖的景象熱鬧得多。

初時毛共不作聲色，由他們自發的開採，只是在收購的價格上下刀。但開採的人越來越多，除了烏鑛之外還有更多的錫鑛，毛共當然眼紅，於是馬上下令封鎖山區，限令所有採鑛者馬上離開，由毛共成立一個採鑛公司統一開採，對於開鑛有經驗或有一定勞力者，由採鑛公司吸收爲正式工人，每月給予四十多元工資。

於是這一場二三個月的掘寶熱潮便告結束。

那次掘寶熱潮中，除個別僥倖者能發了三兩千元的財外，絕大部份卻是倒了霉。經過無數時日的辛苦，剛剛找到鑛苗時便宣佈禁止自由開採，結果不但蝕了伙食與勞力，有些更不幸的送了性命。由於這些掘寶者都是個人或二、三人合作爲單位的，除了一把牛力以及簡單的工具十字鉸、鐵鏟、鐵筆之外，對於如何深入鑛井全無知識與經驗，對於安全保護設備也不注意，所以接連發生坭土鬆坍壓下，整批工人活活地給生葬的事故。事後毛共對於這些不幸者的家屬，毫無撫恤與照顧。

在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間，在文化大革命醞釀大武鬭期間，銀瓶山下的農民在附近山脈中，又發現了水晶石鑛，於是銀瓶山下一帶的山脈中，又再次出現了開採水晶鑛的新熱潮。

這次毛共照樣不露聲色，給予自發的開採，只在收購的價格上壓搾，規定品質及價格是：超級，直徑五吋以上全透明，每斤五十六元，直徑四吋全透明爲一級，每斤四十六元；直徑三吋全透明爲二級，每斤三十二元；直徑二吋全透明爲三級，每斤十八元。

但是水晶石並不比其他鑛產，不能單純從大小與重量來決定。由於水晶石分佈不一，有的是獨立一個，有的是並連幾個，高矮不一。尤其是透明度，同它存在年份與土質都有關係，對其鑑別一個質量好壞水晶石，並非如此簡單，同時收購站的幹部對於直徑大小評級，也並不用尺量度，而僅憑自己的目力與心意來決定，因此許多人經過無數艱苦掘得一百幾十斤水晶石，運到山坑下洗淨再送到收購站時，經過收購站的挑選，往往是連一個合格的都沒有，全部都是無用的「廢石」。

除了個別拾返幾個回去給孩子們玩耍，全部都拋棄在收購站週圍空地。事實上是否這些水晶石都是不合規格不能選用的呢？決不，那是中共幹部貪污刮龍揾農民笨的手法。

當採石者將水晶石經收購站宣判爲廢石之後，只得將廢石拋棄而後帶着掃興的心情與沉重腳步回家去了。但收購站的幹部們，卻在他們下班停止收購之後，私自加開夜工，將宣佈爲廢石堆中再度挑選。而這樣的挑選卻要比第一次挑選合格者多上數倍，通過這樣的精選，既不會浪費物資，又肥了自己，正所謂「功在國家利在自己」。

這就是毛共宣傳的所謂「革命幹部爲人民服務，是勞動人民的勤務員」的具體表現了。

蘇雪林與魯迅

覺初

在未寫到本文主題前，筆者擬為魯迅作個簡括的交代，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個人主義者，他的思想，始終不離托爾斯泰的無政府社會及民眾的超人。不過，他是一個很忠實於文藝寫作的作家，文藝是反映現實，批判現實和改造現實的，有時他可能是某種政治力量的宣傳工具，好像是為未來的新政權掃蕩革命障碍的前驅，但宣傳文字的本身，並不等於就是文學，這是文藝的獨立性和超然性，不能作為政治的附庸而御用的。謂魯迅是共產黨曾經爭取獲得很大價値的同路人則可，硬把他視為共產主義的文藝領導人，實在是有點寃枉，中了强盜請客，乘機抹臉改裝的毒計。假使魯迅不死，而挨到一九五〇年的中共，以他的倔强個性和不受奴役的人格，恐怕早已從高爾基的金字招牌，墮入到萬丈深淵了，還能保持死後長久不曾褪色的光榮嗎？最低限度，他不是郭沫若那種醉心利祿，倏叛倏臣的無恥之徒，我們似不可以王莽的政治罪惡，遷怒到儒家的復古改制，甚至清算到死了一千餘年的周公。這就是本文，只談魯迅在文壇上的一段寫作逸話，而畧去他的思想立場的原因。那些論題，只好留給專家們去大寫其洋洋大文吧！

不過，魯迅在新文化的地位，確是由於中共的利用，把他招上唯我獨尊的神龕上，他那枝冷雋而辛辣的紹興師爺筆調，嬉笑怒罵，刺人入骨，眞如他們所說，煞似深宵陋巷，短兵相接，殺人不聞聲音的匕首。郭沫若與他並無一面之交，且有過旗鼓相爭的宿怨，亦在他的死後，讚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這句話若以文章風味而論，則全不合格，倒是我有位不大閱讀白話文的老先生，他在翻着我的魯迅自選集後，卻說，魯迅在新文藝的寫作技巧，可比西漢散文大家司馬遷，比較郭沫若的批評，反要高明多多了。曹聚仁說他與莊周、屈原的文章，有些相似，也是很有見地的，雖然，他對尼采的蘇魯支語錄，寢饋之深，更在中國古典文學之上。

魯迅的樣子，既生得黑瘦如柴，活像吸毒成癖的老烟鬼，而又不修邊幅，頭髮蓬鬆，根根直豎，永遠穿着一件破舊的長衫，一雙滿沾泥水的舊皮鞋。有一次，他去訪一位我國朋友，竟被電梯的司機，把他摔了出來，送他從後面的樓梯上去，還問他，你那些特貨，是從那裏買來的，意思就是指他所吃的鴉片。

魯迅的臉上，似也有點陰陽怪氣，帶有傲岸不可一世的表情，這與他的筆下，睚眦必報，絕不刀下留人，恰好相得益彰。他在文字上，已經得罪了不少的人，有個時期，簡直是匹馬單槍，馳騁於四面圍剿之中，他有句詩云，「兩間餘一卒，荷戰獨彷徨。」可見他的寂寞和孤獨了。然也足見他的豪雄不屈，非有絕大信心絕大勇氣者，當不可能。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鬭士，有幾個不為現實社會的利害，轉變逃避，雌伏於另一個腐化集團，如他的乃弟周作人，不是大可惋惜的事麼？

魯迅雖會罵人，自己也遭受許多次同樣的毒罵，被他所罵的，當然都是些很有名氣的文壇巨子，而糾纏得最久，還擊他的文字，也最夠人玩味的，莫如陳西瀅那一段話了，陳說：「魯迅一到做文章的時候，便要擇定一個被罵的對象，仔細構想，如何去羅織周納，必使對方成為萬惡而無一善的敗類，人說魯迅一生，缺少一件東西，沒有照見自己面目的鏡子，這話，其實說錯了，魯迅寫文章時，正如趙子昂畫馬，蹲在地上，面對着他的鏡子，做着各種馬的形狀，故魯迅筆下的壞人，就是他自己的罪行寫照，只是張冠李戴，製作人家的形像罷了。」眞也幽默得夠辣夠狠了。

但在魯迅集中，從不對她罵過，而卻被她深惡痛絕，施以人身攻擊，到他死後，還不放鬆，這恐怕只有蘇雪林女士了，原因呢？我不懂，只在蘇雪林散文中看過一篇，是說有次赴某出版商的宴會，蘇雪林到得稍遲，只見魯迅高踞首席，側面坐着許廣平，對她毫不理睬，高談濶論，旁若無人。把魯迅描寫為青面獠牙，毫無學者風度，這大概就是他們的嫌隙所在了。可是魯迅卻蒙在鼓裏，全不知情，魯迅死後，據說蘇有一文，指摘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畧，是抄襲日本某人的，事為胡適辨明，加以勸阻。然蘇另有一函，向蔡元培公開指出魯迅為人下列各款：

一、攻擊彼個人所怨，正人君子，含血噴人，無所不用其極。（褊狹陰險）

二、因為胡適的學問名望，較他為高，撩其仇恨，烹老黿而禍枯桑。（多疑善妒）

三、其人表面破衣敝履，十分平民化。實則腰纏纍纍。（百萬財產）

四、霸佔上海文化界，密佈爪牙，巧設圈套，或以威迫，或以利誘，務使全國文人，皆掃於麾下。（談虎色變）

五、匿跡內山書店，反帝之人，而託庇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之下。（行踪詭秘）

結論：「魯迅之為人，好諂成癖，依附門牆者，揣其意旨，爭進諛詞，身死之後，頌揚尤過，魏忠賢秉政時，生祠遍天下，配饗孔廟，林昔讀史，常竊恥之，不圖今日乃躬逢此盛也。竊嘗謂中國固多爭妍取憐之風，文壇亦有奔競之習，然今日青年之於魯迅，幾於魯迅顰而顰，魯迅笑而笑，魯迅噴噓而噴噓，則亦過去文史之所以少見。」

這一篇揭帖似的鬧劇，可惜只是一方面的獨彈獨唱，假使魯迅不死，必會起而應戰，那一場龍虎戰，定將精彩異常大嘆觀止。

筆者用不着煽動餘波，妄說誰是誰非，不過五項中的第三項，若截開來看，上面的破衣敝履，十分平民化，在香港社會看來，縱不是什麼罪惡，也會認為是大丟體面的事，這一點可能得到廣泛的支持。至於下面腰纏纍纍，可又不啻是給魯迅捧場，更要增加他的氣燄了，寫作如魯迅，又有了那麼多的錢，還怕不能霸佔文壇麼？當今文化界的行情，也如黨派政治一樣，在潛意識中，都是主奴依存的關係，不做他的主子，就得做他的奴隸，甚至除了

，爲了保住我不容易得來的公安局長，爲了表現我是與剝削家庭劃清階級界線，我只好大義滅親了爹，你在九泉下諒解我吧，我曾罵過你是老龜蛋，而十六年來，人們不是公然的指我爲小龜蛋，十六年來，我也受夠了……」

「快說，槍枝彈藥，金銀財寶埋藏在那裏？你們妄圖反攻倒算，顛覆無產階級政權，妄想復辟！今天你若不老老實實交待，我們不會放過你！」紅衛兵緊緊追迫。

他嗡動着嘴唇，想叫「寃枉！」可是，嘴裏乾得冒烟，喉嚨沙啞，拚命的叫也叫不出一個字來。

「不說！你是至死不悟，反動到底的了，媽的！」紅衛兵抓起一把泥沙，撒在他臉上，口中。

操場上看熱鬧的人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快死了！」

「死了也活該，這龜孫子！嘻嘻！」年青人笑着道。

「嘿，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有今日下場！」

「媽的！他都惡得久了！土改鎭反時，他是縣公安局長，經他的手殺了多少人！」另一個中年漢子道。

「他老子還不是他親手落命令槍斃的！」

「這狗東西！無耻無良的禽獸！」老頭子嘆息道。

「他還罵老子是老龜蛋呢，這小龜蛋！」

「報應，報應！」老年人搖頭感慨地道。

泥沙嗆得他咳起來，身子在地下一紮紮的直跳，鮮血從脖子上的傷口和嘴裏往外冒，他精疲力竭的爬在地下，「爲什麼，爲什麼還不死去……」他渴望自己快點死，可是偏偏就是死得不易。

昏昏沉沉間，他眼前出現一羣披頭散髮，赤身露體，渾身血污的惡鬼，嚎叫着，張牙舞爪向他撲來，他們身上還泪泪的直冒鮮血，這其中有他的老爹，瞪着老大的眼睛；還有老朱，脖子上還在淌着血呢，鮮紅的血；女鬼！是那個大着肚子，懷着胎兒給他槍斃了的那女人，有人說她是國民黨的特務，行刑時，他還親手加了兩槍，死了肚子還在卜卜的跳呢！還有，還有……他們正向他撲來，叫着，笑着，就要撲到身上。

「我是公安局長，我是黨委書記！你們，你們要怎樣！」他氣急敗壞的叫着，掏出身邊的手槍，向這些惡鬼打去。可是，槍死了火。他轉身拚命的逃，惡鬼緊緊在後面直追，那嚎叫，那獰笑，他渾身顫起鷄皮疙瘩，冷汗淋漓，可是，雙腳卻又痠又重，像掛着鉛錘，突然，他倒在地上，再也移不動腳步，眼見一羣惡鬼獰笑着撲來，一隻冷冰冰的手爪搭在背心，他嚇得心狂亂的跳起來，大叫一聲驚醒了過來。

他睜開眼睛，矇矓看見圍在身邊的並不是幻夢中的惡鬼，而是那一羣套着紅色臂圈的紅衛兵們。

紅衛兵毫不放鬆，吆喝道：「坦白交代，饒你一條狗命！土改、鎭反、整風、反右、四清，在重重運動中你陷害了多少無辜的人？殺害了多少同志的生命？今天，我們要翻案！快說！」

「唔……」他呻吟着，吐不出一個字，心裏想的只是一個死，死，快些死吧。

「你是不是台灣派來潛伏的特務？」

「唔……」他喘息着，應道。

「你是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

「唔……」

「老實說，十幾年來，重重運動，你是怎麼混過關的？坦白！」紅衛兵「乘勝」直追：「是不是有人包庇你？是誰？」

「唔……」

紅衛兵一腳踢來，喝道：「是誰？說！是不是陶冶？是不是？」紅衛兵冷笑着問。

「唔……」他仍然艱難地喘息着，呻吟着答應，他心裏明白，一切都只有說是，他並無別的選擇的權利和能力，紅衛兵們的審問逼供方法，完全是從他們身上學習得來的。但這是天大的寃枉，他知道紅衛兵是硬要把他和陶冶拉在一起，實在，他和陶冶毫無淵源，從無絲毫關係，陶冶是本地被紅衛兵列爲頭號敵人的當權派，這是借刀殺人之計！

「好，你承認罪行了！你是特務、反革命、黑幫、牛鬼蛇神！」紅衛兵滿意地笑了！

紅衛兵頭頭高聲宣佈：「大家都聽見了，他已承認罪行，他是特務，現行反革命、黑幫分子、牛鬼蛇神！我們勝利了！他該死！」

紅衛兵們高興彩烈地歡呼起來：「革命造反萬歲！」

「紅衛兵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他想哭，他想叫，可是，他只能和狗一般的「唔，唔」的哀號，「我是特務？我是反革命？我是黑幫？

不，不！我參加革命二十多年了，我當年就脫離家庭，參加了游擊隊，我是『東江縱隊』出身，誰人不知道！我鑽山區，捱風雨，槍裏來彈裏去，出生入死，爲革命，爲共產黨賣命，從沒有過半點不忠於黨的心和行動，我沒功勞也有一份苦勞啊！我做過本縣解放後的第一任公安局長，我爲黨爲革命連親爹都不惜殺了，我是殺人魔王？我殺人全是爲了黨的利益呀！我出賣朋友、親戚，還不是爲了表現自己對黨的忠誠？

我是特務？我是反革命？我是黑幫？不，我寃枉！寃枉啊！他嘴裏堵着滿滿的泥沙，除了「唔，唔」呻吟，半句話也吐不出！

「媽的皮！你這狗娘養的，小龜蛋，留你不得！」紅衛兵對準他額頭狠狠地一腳踢去！

他嘴裏，鼻子裏應聲噴出一口濃濃的鮮血，脖子上的刀創爆裂，血像噴泉般射出。

他感到渾身軟綿綿的，直往下沉，沉，沉到那永不見陽光的深淵裏，他拚命的想睜開眼睛，想再望一眼那明亮的太陽，可是，卻什麼也看不見，像置身在漆黑的夜間，深沉漆黑的夜間，飄浮、旋轉……

一陣痙攣抽縮後，他死了。睜着一對銅鈴般的眼，死了，死得像一條狗。



每期完小說



「惡報」

—田韋

天在旋，地在轉，五顏六色的火花，一團團，一片片在天邊，在頭頂無聲的爆開，光芒四射。一張張的臉孔，張開嘴，露出黃森森的牙齒，發出卑夷的狂笑和狂暴的叫嚷；一口口的涎沫、濃痰，唾在他的身上、臉上。

「小龜蛋！」

「叛徒！」

「牛鬼蛇神！」

迷迷糊糊中，叫罵聲像是從遙遠的天際傳來。「是罵我嗎？」他渾渾噩噩地想着：「是啊，他們是在罵我，我是叛徒？我是牛鬼蛇神？不，不！他們是誰？對了，他們是中學的學生，學生？不，是紅衛兵……」

他的腦袋搭垂在胸前，像一塊沉重的石頭掛在脖子上，沉重得直往下墜，痲痺、脹痛，怎麼也抬不起來。

他盡力地張着眼睛，可是，眼皮同樣的沉重，沉重得不聽使喚，不屬自己的一般。費了好大的勁，到底睜開了一縫，矇矇矓矓的看見地下一灘深色的濕漬，是紅色的，深紅的濕漬，「這是什麼？啊，是血，血漬！那來的血呢？」

「嗒！」黃色的沙泥地上落下一滴深紅的濃稠的液體，「血？是血！那來的血？」他拼命的掙扎着，想要抬起頭來，他要知道，這血是那裏流出來的。

汚穢的額頭滲出一粒粒的汗珠，順着臉頰緩緩滾下。終於，他抬起了頭。可是，一隻腳立即從上面踢下，「嗡」的一響，眼前一陣昏黑，無數的金星在天空中飛舞，飛舞，旋轉，昏眩得支持不住，頭又再垂下在胸前……

「媽的，裝死呀！」一個戴着紅臂圈的少年喝道：「抬起頭來！」一把抓住他被剪得只剩下一撮的頭髮往上提。正午的陽光照在他染滿血汚的臉上，臘黃、憔悴，眼睛泛着魚肚白的淡光，那紅衛兵像誤抓住了毒蛇般，忙不迭地一摔，嚇得跳了起來，臉色大變，急速地喘着氣：「他，他，死……死了！」

周圍鬧鬨鬨的人羣，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了，操場上罩着一片異樣的死寂。「吱——唔——」一下悽哀的蟬叫在空氣中迴盪、顫抖，錯愕的人羣似乎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回事，他面面相覷，顯得一片的迷惘。

好一會，一個鬢髮皆白的老人，長長地嘆了口氣，喃喃的道：「報應，報應……」

一個年紀稍大的紅衛兵走上前來，伸手探探他的鼻孔，突然叫起來：「還沒死！媽的，死得這麼便當啊！還沒認罪呢！」他踢足球般在他身上加上一腳，搭垂在胸前的腦袋幌了幌，脖子上長長的刀創滲出一溜鮮血。

「來，解鬆他的繩子。」紅衛兵叫道。另二個走上來，割斷綁在籃球架上的繩子，他一根木頭般「砰」地倒在地下。

一桶豬尿當頭淋下，他又慢慢甦過來。身體躺在滾燙的黃泥地下，比剛才吊起來好受多了，他感覺得到全身僵硬、痲痺，骨架子就要散開了，脖子上陣陣火灼般的疼。他艱難地移動痲木腫脹的手抹了一下，濕膩膩粘糊糊的，是血！他睜眼看見手裏沾滿了鮮紅的血！

「是血，是我自己的血！」鮮血刺激得他渾沌的頭腦清醒了許多，「是昨天？不，是前天？也不是！記不得了！那刀片，對，一定是那刀片太鈍了，或許手沒了勁吧，刀片劃破了脖子，殷紅的鮮血跟着就流了出來，自己也暈過去了。原來自殺並不容易的！老朱，對了，老朱在『反右』運動時就是割脖子死去的，那時自己是核心小組的領導，還是自己親自驗屍的呢！那血，眞多，浴室的地上全給流滿了，自己以爲這挺簡單的，拿刀片這麼用勁一抹，就完了，想不到，自己做起來就沒那麼容易了！早知當時狠狠的一刀切下去，也省得今日再受這份苦了……」

紅衛兵用腳把他一撩，他轉了個身，臉向着天空，日頭毒花花的，照得他睜不開眼。但他感覺得到周圍許多人在看着他，有紅衛兵，有學生，有看熱鬧的人們。他們沒有一點同情，像看一條垂死掙扎的狗一般，個個掩着鼻子，幸災樂禍地笑着，叫着。

「說！十六年前，你判了你那老龜蛋死刑，你定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什麼動機！快坦白！告訴你，你們串同的苦肉計瞞不了我們，你明知你那老龜蛋作惡多端，死有餘辜，人民不會寬恕他的，你們倆父子串通，把老龜蛋的爛命給你做了個順水人情，藉此保你過關，作爲你欺騙黨和人民的政治資本！你們耍的一切陰謀詭計都欺騙不了我們！」紅衛兵的頭頭狠狠地冷笑着，對他迫供。

「十六年前？不錯，十六年了，爹死了至今整整十六年了！也是毒花花的日頭，也是在黃泥沙地的操場上，爹只剩下一條底褲，五花大綁的倒在地下，身上蛇洞般的彈孔汩汩地流出鮮紅的血，染紅了一大笪地……聽人說，收屍時，眼睛仍然睜得銅鈴般，怎麼也不肯合攏……爹，就算是我對不起你吧，可是我也不得已呀！雖然是我親自判決，親手劃硃筆，但，我實在是騎虎難下，不如此做不成

身份」問題。自然，廖君難免接受「尋根究底」的審查。可幸廖君在港親屬全家一片紅，他本身所受教育不高，生平也最不喜歡接觸外國人；他以往的表現，香港「紅色」工會有案可查。惟此，他僥倖逃過了這一關。

此時，卻似乎有點奇蹟出現，他們的領隊錢總工程師在暗地裏替他說話，他證實廖君患有神經病。一個人神經失常，什麼事情都可以幹得出。錢總並表示該讓廖君回到香港去療養。錢總的幹旋，果然一矢中的。結果，廖君在公安局呆了兩個多月，終於得到一紙通行證。他呆頭呆腦的被送到火車站，接受真正的回歸。等到過了深圳橋，他恨不得以超音速度，飛向九龍。

原來，廖君這次得「再回歸」，全賴錢總工程師一力支持。錢總工程師原是美國華僑，他是隨同那批原子科學家被「統」到大陸去的。正與廖君一樣，他也是踏進「祖國」之後才真正開始認識「祖國」的面目。大家都是過來人，在現實面前，誰也不想欺騙自己。儘管他們彼此都小心翼翼的把自己放置在虛僞的言行之中，但悔不當初的懊悔心情，彼此早已心心相印。廖君有見

「 記

鏡魂

廖君與他保持聯繫，以備他有一天逃到香港來，也有一處臨時安身之所。他倆的苦心，可謂良苦矣！

據廖君事後表示，他並不是害怕生活艱苦，而是精神負擔愈來愈無法抵受。他眼見一個電箱失事爆炸，這完全是意外，誰也無須負責；但上級定要追查責任，結果追到一位勤懇謹慎的老工人身上，大概由於這位老工人過去曾任職國民政府機關，因而不由分說，平白的把他打成「反革命」。即使是屬實，誰人沒有過錯呢！假如這件事不幸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這一生就完了！

「假如有人問我此行得到些什麼，我會爽快的說，我真正認識了自由。」廖君曾感慨的說，「誰人不愛自己的國家？誰人不想見到自己的國家壯大？但要有國家，首先要有人民。我不想欺騙自己，正如不想別人欺騙我一樣。」

廖君的經歷，是否可作後繼者殷鑑？不，就算是我捏造了這個故事吧！憑良心說，我倒希望有更多朋友「回歸」，切身體驗一下社會主義生活，聽聽生活在共黨統治下的人民心聲。經受過共黨的洗禮，他們自然懂得何去何從。

國土

朱子寒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雨後初晴，窗外一片爽朗，墨藍的天空森森然如沒有盡頭，一輪皓月為夏夜生色，草叢內一片悉悉。蟲兒啊你不要嚷了，我心頭很是煩悶——為的是「夢裏不知身是客」，中國人為何不能安居在自己的土地上？

我記起讀F.1時，地理先生開始教的是香港地理，接着是澳洲、歐洲、美洲大陸的，但你若問起我：甘肅在那一邊呀？遼東在那一個地方呢？我想最後你定會瞪目結舌的，因為我實在回答不出。

我的性格很倔強，但我羨慕那些比我長一輩的人，那些逃難到香港來的同胞，因為到底他們終究踏過中國大陸的土地，見過故鄉美麗的山河，而我卻連那泥土是芬芳的？腐濁的？也不知道。因為，我沒嗅過。

填鴨式的教育未使我腦袋變成化石，繁重的課程未使我對外界事物麻木，一有空閒就往課外書中求取對我國的了解，認識。

每當聽到某些同學談論畢業後的前途——升大學攻它幾年能換大錢的科目，待後找一份高薪的職位，錢賺到了，應當享受一下吧，國事嗎？我只知道我是香港人，不折不扣在香港出生的，我並不屬於中國的那一個政府呀，中國與我有什麼關係？享樂至上——我才沒那麼多時間、心思去想它呢！聽着，使我不禁發怒，我想咆哮，但，斥責是無濟於事的，他們的腦子已被追求名利的思想充滿了，我只有為他們悲哀！

烏雲又來了，它遮蔽了月亮，天的右方升起了一顆明星，有銅元多大，燦爛的星光照過我屋旁，反影在池塘裏，如明月的靜寂，卻多了一分金色的光芒，我想：星兒啊，你若能照到我的故鄉，請把它一併反影在池塘上吧。

以中國人的觀念，最痛苦的事莫過於離鄉別井而又不能歸。而我們這一代，卻心甘情願地做着自己認為最痛苦的事。看呀！奔逃梧松山上的，涉水的，屈蛇的，莫不是懷着鉛一般的心情，為的是要逃避大陸上狂人的煎熬、壓迫，為的是要遠離血腥；遠離那屠場；同是中國人的自相摧殘！他們的目標，是自由的生活、工作；當然，他們的理想，仍是終有一天回到生長的土地上。一個地方不能讓你自由的生存，就要逃亡。雖或在那裏有着美麗的舊宅，肥沃的田野，明媚的山川，也阻不了你的決心。這時我的心情，也好像于右任先生的一首詩裏所說一樣：

登高山之巔兮，
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
使我痛哭。

我的淚，不自主的落下了。





幫理不幫親

穆然

記得我們廣東的土著有句十分流行的俗話：「幫理不幫親；幫親打死人！」每逢遇到爭執，只要有第三者介入，這介入的人便要站穩他幫理不幫親的立場，因爲一般人都犯了通病，「幫理」是口頭上說說的，行動起來則永遠站在「幫親」一面，例如白種人與黃種人打架，不問道理誰是誰非，我們首先的印象，自然幫着黃種人，（白種人是否一樣，筆者無從得知）又如外省人與廣東人爭吵，我們廣東同鄉，自然也覺得那廣東人比較吃虧，比較理直氣壯。這種感情上的作用，不獨發生於種族地域上的歧異，也發生於階級上的分別。例如一個普通平民與一位做官的發生糾纏，我們身爲平民的人，便會直覺地同情於那平民，而認爲那做官的恃勢凌人，同樣情形，發生在貧富之間的時候也是一樣。這都是「幫親不幫理」，親字只是概括地用字，不一定是親屬的意思。

社會上許多糾紛，爭執，以至爭鬭，開始的時候，本來都不甚嚴重，發展到有了第三者的介入而這第三者又是屬於「幫親不幫理」的話，事情才愈鬧愈大。因爲「幫親」的觀念，是絕對要不得的自私觀念，爭持不下的雙方，倘若發覺對方有了「幫親」的羣眾，便會更加激起他的怒火，於是理由再充分亦不肯退讓，非弄個兩敗俱傷不可！

所以，世事往往有愈幫愈忙的現象，便是這一類。從前國內鄉村遇有爭執事故，多請一些德高望重的父老排解，這些負排解之責的父老，只要說幾句「公道話」便能把爭端銷灦，秘訣便全在於他們能夠「幫理不幫親」之故，因爲爭執的兩造，必有一方理虧，有時理虧的一方明知自己理虧，有時卻眞的不知，必待平心靜氣而又公正無私的「局外人」指出何者爲當理，何者爲不當，自然心悅誠服，和好如初。所以鄉村中的父老，地位甚高，他們不必學法律，不必精諳律例，他們只要具備一個條件——公道，所謂開誠心，佈公道，什麼法律的制裁都比不上父老的兩句公道話，而這個條件卻是道德上的，故難得而又可靠。

由此可見，「幫理不幫親」雖然是一句俚語，卻含具至理，社會上能夠「幫理」的人多，社會自然安定繁榮，反之便永無寧日。可惜這種風尚，今天已難得一見，人們不獨不「幫理」，而且也不「幫親」，人們幫的只是自己，有利於己的，不顧一切維護，不利於己或只利於人的，不顧一切反對，義理蕩然，一切是非公道，都放在利害之下，不知眞正的利害只有一種，循理者利，悖理者害。悖理而見利，只是害中之利，得之不能償其所失；循理而見害，乃時間上的問題，終必如浮雲掩日，不久自消。

此之謂大是大非，在吾人信得及與否！

廖君」

萬先生在本刊一九六期揭發「新左派」在香港展開活動，鼓吹「回歸」，提倡「再教育」；這使我想起過去許多可歌可泣的「回歸」故事。在此例舉一則，聊供準備「回歸」的朋友參考。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舉起了「三面紅旗」，來一個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祈望趕上資本主義，壓倒資本主義，藉此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在這大前提下，毛共在海外展開「迎親人」運動，動員具有一定技術的胞僑回「祖國」參加建設。

這時我有一位姓廖的朋友，欣然的參加了這行列。

在「回歸」之前，他接受了嚴密的審查。廖君本來是南洋華僑，後來才全家移居到香港來，他在南洋渡過童年，耳濡目染，留下的盡是中國人被欺凌、侮辱，受着不平等待遇等可恥印象，心裏早就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好讓僑胞有機會出一口烏氣。當中共的宣傳冊子與他接觸之後，他很快便被這個「偉大神聖」的「祖國」迷住了；他「進步」了，自然更希望有一天能獻身於偉大的「祖國」建設。惟此，他的受歡迎是意料中的事。

國」的旅程，開始最具意義的新生活。

廖君在香港是一名機器技工，當時「祖國」最需要他們這門人材。到廣州後，他被分配到廣東省機電安裝隊工作。工資按照在香港原有的底薪計算，他每月可拿到一百四十多元人民幣；這數目高於大學教授，也高於黨委書記。正是一登龍門，頓成天之驕子；爲土包子的攀附對象，是美麗少女的眾矢之的，自然不在話下。

當然，「進步」青年並不在乎地位及物質享受，他們早已做好克苦耐勞，無條件服從「祖國」需要的思想準備；「祖國」給予的優待，只不過是對他們表示歡迎。

隨着工作的需要，廖君從城市到市郊，從農村到蠻荒僻野，餐風露宿，眠乾睡濕，生活不可謂不苦，但他毫不介意，並常引此以自豪。

可是，不到一年，廖君的神經突然有些失常。他開始是暴飲暴食，有時卻又一兩天粒飯不進；夜裏常常坐床不眠，或跑到曠地去引頸高歌。同伴們都關他心的健康，替他延醫療治，這樣畧有好轉，但他的脾氣卻變得非常暴燥，常常無故向別人大施責罵。後來，一件令全體隊員爲[illegible]

稍有骨梗在喉，便覺不順。

誠然，在生活上不盡如人意的事情很多，諸如事業失敗，工作不遂心，受人奚落，被人揾丁，欺侮，暗算等等，都會引起「條氣唔順」。總之，在互相傾軋，汝虞我詐的社會裏，隨時都會出現這類事情。

「條氣唔順」

說起「氣」，自然使人聯想起「志氣」之「氣」，如果是懷着這種「氣」，算是有「志」之士，在拂逆之際而生這種「氣」，可以說是有點大丈夫氣概，處逆境而不餒，不承認自己是失敗主義者，那麼，就可以指望他奮發起來；他的「氣」越「唔順」，就越能促使他振作。孟老夫子說：「持其志，無暴其氣。」這話是勉勵大丈夫者流而言的。倘若稍有不如意處，便如洩氣皮球，中氣不足，還可以指望彈起來麼？即使外力再大，拍球的人拚命施力去拍，也拍不起來的。

國家的命運，是操在每個國民身上的。一個國家的興衰，不外乎繫於國際和國內條件。在國內而言，物質條件還是次要的，主要是看國民是否上下一心，奮發圖强。俾斯麥能復興德國，近世之戴高樂敢於和美國爭一日之雄長，實有賴「振作」而「有爲」，這其中也可以說有「條氣唔順」。日本人侵略中國，我們中國人當然「條氣唔順」，因此與之作長期抗戰，舉國上下，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終於焉獲得勝利。

所以，在國家多事之秋，國中民眾，若能在「條氣唔順」之時，復又振作，知難而進，庶能衝破逆境，爭取復興。中國老話說，「民氣可用」，「多難興邦」，包含了許多「治國」的大道理，這不僅對執廟堂之器者有殷鑑作用，對普通老百姓也是同樣重要的。如果只是覺得「條氣唔順」，終日憤憤然，好像世界欠了你什麼似的，而又不圖使逆境改變，光牢騷滿腹，吹鬚碌眼，實際毫無作用。

哀莫大於心死，倘若在逆境時，不會覺得其氣不順，反而心安理得，苟且偷生，甚或意圖逃避，而消沉，而厭世，其氣不存，尚可活乎？心已死，人雖活着，只能算是行屍走肉。自甘失敗者，則是徹底的失敗，永遠的失敗。在充滿激烈鬬爭的世界中，與人無爭，是孱頭；與世無爭，是懦夫。懦夫是永遠也不敢希冀自己出頭的，那麼，結局必然被淘汰。

香港人所說的「條氣唔順」，多是指個人生活圈子裏的事而言，其中許多是表現了賭徒式的意氣，這當然不足爲訓。但若是爲正義，爲國家，爲世人而「條氣唔順」，則是值得一書的大丈夫氣概了。

英菲

氣頂讀篇毛咒，腸空喝頓西風，醫生醫死兩相通，遲早同歸於盡！

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現代的崇洋狂士則曰：「中國月亮不及外國的圓」！港府用人的一貫態度則是：本地人才不及英倫的好。

最近報載：港府機構中，歐籍公務員壟斷高級職位，領取「超級薪酬」的三百一十九名公務員之中，外來者佔去二百五十一人（百分之七十八）。「高級非外籍公務員協會」指出：外籍公務員除了薪俸比本地公務員高，還有種種特別津貼，及享有假期較多的優待，而本地華人與外籍人士，兩者之間的升職機會並不平等，當局所謂機會均等，不外宣傳而已。

竊以爲用人唯才，如果在本地找不到適當人選，逼不得已從外地徵聘，這本是無可厚非，但若放着本地人才不用，反而寧願付出更高薪酬，賠上旅費由外地招聘，則這種捨近圖遠的做法，除了說是「本地不及英倫」的自大心理作祟，實在別無解釋。

斥「洋人優越」論

在下既非高級公務員，亦非納稅人，高級公務員升職機會平等與否，政府的公帑花得冤枉與否，可以說與我無關，對當局這些決策本來不必置喙，但是在報上讀了一則「爲官喉舌」的「讀者來函」，卻很有點不能忍受。八月九日，這位讀者投函西報，振振有詞地替高踞要津的外籍公務員辯護，對「捨近圖遠」的做法提出反批評，其反批評的理由，說來十分可笑。這位仁兄認爲既然不辭千里、遠隔重洋的徵聘外籍人士，總不能讓他們做苦力或清道伕之類工作，他們出任高級職位是理所當然云云。這個辯護理由，在下可以忍受，因爲他只不過弄錯了邏輯思維，倒果爲因吧了，與用人唯才的辯論主題格格不入。然而，這「讀者」跟着又提出一個高級職位不能由本地華人擔任，必須由外地聘用外籍人士的理由，他認爲華人有太多的不良習慣，積重難返，一旦成了有權力的高級官員，由於不能以身作則，社會上的壞習慣及罪惡便不能消滅。例如華人愛隨地吐痰，華人警員決不會拘控隨地吐痰的市民，照此類推，華人貪汚成習，由華人擔任高職決不能撲滅貪汚。順理成章，得到的結論是：華人沒有資格當高級官員！

天！這種師承「華人與狗」的排華論調，居然公諸報章，肆意侮辱香港的中國人，這便令在下忍無可忍了！那位「讀者」有意辱華，在下卻無意排外，事實上，現今外籍高職官員佔百分之七十八，照那位仁兄的推論，本港的貪汚惡風應該已經被這些「以身作則」的高職外籍官員撲滅了，而事實並非如此，豈不是說外籍官員也不能以身作則？只這一點即足以叫那位「讀者」自摑嘴巴三百了！

江城子

美人的年齡

八月三日，本刊萬主編在星島晚報的「牛馬集」中，刊出一篇「中文作家的中文」，引述馬⾙先生的話，說是一位名作家，把「豆蔻年華」解釋為女子十九歲。賣油郎無意在這裏拾人牙慧，只是因此挑起了我對古代美人的年齡興趣，因而想在這裏談一談。

古禮：「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笄就是簪子，用以挽髮成髻者。女子在未及笄時，頭梳雙髻，形如丫字，故謂之「丫頭」，那種雙髻是不用簪子的。劉禹錫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即指此而言。

女子及笄之後，便可以結婚了，例如王維的「洛陽女兒行」，「才可顏容十五餘」，便已是「⾙人玉勒乘驄馬」了。所以「二八佳人」「破瓜之年」，成了女人們最富吸引力的黃金時代。二八的年齡，只不過十五足歲，看來古代的女子比現代女子還要「早熟」呢。

雖然如此，「豆蔻年華」的女子，並不為人重視，因為那是太小了。此語出自杜牧的「贈別」詩，原句是：「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我們從作者另一首「遣懷」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看來，那首「贈別」的對象，一定是個妓女，而且一定是個「小先生」——雛妓。第一句明明指出「十三餘」了（約十二歲），第二句以豆蔻作比，據說豆蔻花成穗時，嫩葉捲之而生，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亦漸淡，人們指其未大開時為「含胎花」，言其含苞未放，猶如孕婦懷胎一樣。二月初的梢頭豆蔻，剛剛成形，以喻那個雛妓距離成熟尚有一段日子。雖然如此，在粉白黛綠盈千累萬的十里揚州路上，仔細看去，還找不到一個成年的妓女能比得上她！

杜牧，我們這位九世紀的風流詩人，似乎對未成年的少女特別有興趣，據說，他在湖州時，曾見到一個十歲左右的女童，認為將來長大一定是個絕世佳人。於是下聘禮和她的家人約定，十年之內來娶，逾期則任她別嫁。十二年後，杜牧再到湖州時，她已結婚生子。杜嘆的「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詩句，便是在那時寫的。

女子十五便成熟，男子七十才開始，這豈能算是公平？男人七十開始，難道即是所謂大器晚成麼？有詩嘆曰：

一、男人七十才開始，女子妙齡誇二八；
老少婚姻若理想，海棠個個伴梨花。

二、豆蔻年華十二三，青絲覆額初垂鬟；
丫頭若作雙十女，

古調今彈

葉其真

鬧「保釣」委員會決定於「八一三」在「維園」示威，且聲明不向警方申請（編者按：最後還是申請並獲准了），而警方表示此舉係藐視法律，將採取適當行動。但願警方所採取的行動果眞「適當」，不要釀成另一次事故。對於上次維園保衛釣魚台的示威運動，我自始至終都站在香港學生的一邊，因為他們並沒有危害到香港的安全和秩序，也沒有把矛頭指向國民政府。

「七七」維園示威之日，珠海書院校內也舉行「保釣」集會。看來「保釣」行動顯然是分裂的。而「中文合法化」運動同樣也是分裂的，既然分裂，那麼各自必有不同的宗旨和目標。這些非我知，也就不敢亂發議論。許多個月前，當「中文合法化」搞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記得我曾問過一位大專院校的學生領袖，為什麼你們不搞？他的回答是「他們搞我們就不搞」。

那時心裏產生一個疑問，為什麼要分彼此？為什麼他們搞？我們就不能搞？或許是擔心被人利用，擔心運動中途變質吧！這種擔心本來是有道理的，但我又產生了一個新疑問，為什麼「我們」不能走在前頭，而讓「他們搞我們不搞」這句給別人去說呢？

「保釣」運動有感

反對台獨簽名運動鬧過雙包胎，有人發表簽名了，為了「以正視聽」，「我們」也發表一份簽名，中文合法化，保衛釣魚台也是別人搞了，為了區別彼此，「我們」才通過另一方式搞。別人到公眾場所集會，「我們」便在校園裏集會，這不是大被動了嗎？

也許有人要說，搞羣眾運動，搞政治宣傳是共產黨、新左派的拿手好戲。

大陸的淪共不單純是軍事的失敗，也是被共產黨的羣眾搞垮的，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幕後的主持者實際就是劉少奇和彭眞，既明於此，為什麼「我們」還不吸取教訓？

為什麼「我們」還不迎頭趕上去？而甘於跟着別人的尾巴走？在此國難當頭的時刻，黨國負責搞宣傳、負責搞統戰工作的袞袞諸公難道都在蒙頭睡大覺嗎？

「中文合法化」、「保衛釣魚台」這些都是好題目，是能夠激發起中國同胞愛國熱情的好題目。可惜黨國宣傳、統戰部門的領導人，不會抓着好題目來作文章，而輕易地把這些題目讓給別人（？）去寫。倘若香港學生保衛釣魚台的行動，幕後果眞由新左派所操縱，羣眾的愛國熱情被利用了，那麼負責宣傳、統戰的黨國政要，也應該感到羞慚，也應該為此而猛醒了。

正是：眼前有景吟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秘密

待旦

級技工待遇。當時他還打算拒絕，留在城市裏當散工。我由於瞭解就業政策，知道拒絕接受介紹後，將會在相當長時間內不獲得第二次介紹，所以極力勸他去。何況他還必須養妻活兒，當散工收入不穩定實在不是一個辦法。想不到他到農械廠半年，竟成為「英雄」了。

事情是這樣的，他所負責的燒焊組，連他在內共有三名技工，二名學徒，另兩名技工獨立工作，學徒由他帶，那天氧氣筒的噴嘴突然着火，眼看就要爆炸，兩名學徒束手無策，只懂得驚叫，他看勢頭不對，一個箭步衝上前去，用衣服用雙手堵住噴嘴，火焰灼傷了他的雙手和胸口他也不放手，直至火焰熄滅為止。這項消息驚動了整個車間，整個工廠。工廠黨委馬上把他的「英勇」事迹報告給縣委，縣委也馬上報告給專區。我們也就奉命去訪問他了。訪問的結果自然不會出人意料，他告訴我們在最危急的關頭，如何想起毛主席的教訓，如何想起死如泰山鴻毛的毛語錄，如何想起雷鋒、王傑、向秀麗的英雄事迹。於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奮不顧身去把火焰撲滅，保護國家財產。經過訪問，我們回去也就倍加渲染，寫了一篇洋洋大觀的報導，題目是「毛澤東思想發揮了巨大無比的威力」。副標題是「模範工人××奮不顧身戰勝烈火。」

我這位朋友真是一登龍門則聲價百倍。幾日之間他的名字就傳遍了整個專區有關部門，但由於他並沒有死去，不能宣傳得太過分，我們的報導沒有刊登在公開發行的報紙上，只登於內部的工農通訊。起初我還以為他畢竟是工人階級子弟，在遭遇困難時發發牢騷，可是一有工作思想表現就完全不同了，頗為自己過去和他說過太多落後話而擔心。不過後來他的「英勇事迹」的謎底卻由他自己揭穿了。

他出院後獲得一個星期假期，回家休養，一回來便拉我到他家裏去喝兩杯。喝了兩杯酒他拿起那份通訊問我，你知道我為什麼突然一下子「進步」起來嗎？我自然不知道。他說，那次事故責任完全應該由他負責。因為學徒未滿師，技術不夠熟練，許多事是不能交給他們單獨去做的。可是他自己偷懶，躲到一旁去抽烟，什麼都叫學徒做，想不到惹出禍來。他一看到火焰，心都涼了半截。結果只好拚命去撲火。我曾問他在最危急關頭，有沒有想起毛主席語錄，有沒有想起雷鋒、王傑、向秀麗。他說：「想他個鬼，想起坐牢是真的。附近放着許多氧氣筒，一個爆炸，其餘的也會跟着爆炸，整個車間，甚至整個廠都會被燒光。即使逃得快炸不死，追究起責任，挖起以前的臭底，不把我當作故意破壞工廠的反革命分子，判一二十年徒刑才怪呢！」他還說至於被火燒傷了，當時的確不怎麼覺得痛，因為害怕得痛也忘記了。說得我們都相顧而哈哈大笑。我想，我的朋友當時若被火燒死了，被捧為第二個向秀麗是絕不出奇的，不過，若他死了，我也將無法獲悉他成為「英雄」的秘密。



其實，左派分子即使用這可鄙手法對付大陸逃亡者，也不可能有效的阻止他們，香港左派分子，徒顯其心勞日拙而已。

中共要防止大陸人民逃亡不是沒有辦法，唯一辦法是給他們自由，讓他們吃飽肚子，他們自然不逃。加派邊防軍、派砲艇、更派其在港爪牙抓人，都不能阻止他們逃亡的決心。

再說，中共對大陸逃亡的人，視為垃圾，清除垃圾本是好事，何必這麼大陣仗，派出那麼多的人阻截？乾脆讓他們走，減少大陸垃圾，不是更好嗎？不過，老毛最懂得搾取勞力，這些年青力壯的人，他怎會甘心讓他們走？

大陸青年逃亡來港，造成許多辛酸血淚的故事，可惜這些故事沒引起外國人注意。

十五名美國「學人」進入大陸訪問後，回到香港，大放厥詞，只懂得在毛共面上貼金，為什麼不面對現實，談談這些大陸逃亡者？如果大陸同胞像他們所說的那麼豐衣足食，為什麼他們要逃亡？他們都是年青人，年青人在大陸尚且活不下去，上了年紀的，更不必說。

圖書館珍藏淫書

日本把沒有刪節的古本「金瓶梅」，用影印方式出版，售價甚高，銷路甚好。這種絕版的淫書，對好此道者有很大吸引力。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古代淫書，這種淫書，對研究古人性生活，有很大價值。因此，許多人閱讀這種書籍，並不單純為了過癮而已。

世界上許多圖書館收藏這種古代有關性的書籍，甚至美國國會圖書館

據說美國國會圖書館成為目前全世界收藏春宮圖最多的地方，因為，在美國無論出版什麼書籍，包括黃色淫書在內，必須送兩本到國會圖書館登記版權。

該圖書館一名職員指出：該館內藏有一批硬底的春宮圖片。該圖書館准許任何到達中學年齡以上的人前往取閱的。該圖書館的書本遴選主任真馬迪斯說：國會圖書館是不會挑選或購買任何黃色刊物的，但卻有大批色情作品自動湧入。

據他解釋說，這種刊物最主要的來源當然是出版商把他們的出版物送來登記版權，因此，目前在他們的存書中，有許多淫書市面上已無法購得的絕版書。

一個堂堂正正的國會圖書館，居然成為淫書大本營，有心人對這一項消息自難免搖頭嘆息。其實，一個圖書館要能包羅萬有才可以稱得上是好，如果撇開世道人心不說，古代的性生活，該是對於這一門學問的研究大有幫助，這一種價值，不容否定。

但，可以料想得到的，到國會圖書館借閱這種書籍的人，十九不是為了研究學問，目的只在滿足慾念。這樣，國會圖書館的這些珍本，又變得沒甚麼好處了。

凡事都是有好處也有壞處，以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這一些淫書為例，也是好壞各半。不過，無論好壞，這些絕版藏書還是有其價值的，如果日本的出版商也在動「金瓶梅」那樣的腦筋，相信可以發一注大財呢。

萬人傑

英雄人物誕

記不得那一位名人說過，「英雄只是比懦夫勇敢多十分鐘」。細想起來確是至理名言。這倒不是低貶英雄的身價，只是覺得英雄人物不可能是一種眞正不怕死的特殊動物。因爲求生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不管作爲萬物之靈的人，或是低級的單細胞生物，他們都不斷地爲生存奮鬬。至於英雄大抵也只是在最後關頭比懦夫勇敢多十分鐘而已。然而單單勇敢多十分鐘也是難能可貴的了，我對古今的英雄人物仍然是十分崇敬的。

我們的祖國近年來接二連三地出現許多不怕死的「英雄」。自雷鋒、王傑數下恐怕有十多個了，眞是「六億神州盡舜堯」。這些「英雄」死了，例必留着大批日記、信札以資證明他們生前一向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並不是僅僅比平凡的人勇敢多十分鐘。而他們又死無對證，使我對他們的「英雄」事迹不能不畧表懷疑。因爲我自己曾經採訪過類似雷鋒、向秀麗這類「英雄」事迹，自己也參與過製造「英雄」人物的工作，瞭解其中的內幕。說起來那是一九六五年的事了。

那時我在一個地委某部門工作，一天下午四時，突然接到部長命令，要我會合宣傳部工作人員出發到鄰縣的人民醫院。我知道必是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可是縣人民醫院與我們那個部門的工作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啊，心裏不禁有點納悶。幾個人坐上吉普車，風馳電掣地趕去，才知道原來是要訪問一位「英雄人物」。見到了那位「英雄」，我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那位「英雄」是我小學時代的同學，也是我的朋友，我對他的瞭解相當深刻，卻連做夢也想不到他會成爲「英雄」的。

他是眞正的「無產階級」子弟，父親是碼頭的苦力工人，可是由於無心向學，成績很差，讀完小學就出去當學徒。童年時代我們是要好的朋友，經常一塊去游水、釣魚、捉鳥雀、捕鳴蟬等。到我被派到地委機關時，他已經成爲一個很出色燒焊技工。像他這樣的人，照理思想是應該相當進步，工作也應該是非常積極的。可是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離別了十餘年，剛重逢的時候，大家免不了都要帶上假面具，談一些不着邊際的政治理論，後來來往多了，我才知道他對「社會主義」的不滿更甚於我。不僅嚮往資本主義生活想偷渡來香港，甚至希望台灣反攻大陸。當越戰趨向激烈的時候，他以爲反攻的時機就將來臨，夜夜躲在家裏偷聽「自由中國之聲」，「美國之音」廣播，然後把聽到的消息告訴我。我沒有深究他不滿現狀的根由，只知道他作爲主人翁的工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日子過得並不愉快。

大躍進期間由於各單位對技工的需要量甚殷，常常付出高薪拉工人，而他爲了多聽點錢也就經常跳廠。在這裏幹一年半載又到另一個單位幹一年半載。結果在三年間，他由四級技工跳成七級技工。可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工業開始下馬，工廠首先向那些入廠時間短而且工薪高的工人開刀。結果把他們篩出來。變成失業工人。不久街坊又動員他「下放」到農村務農。他憑着自己出身成份好，跟街坊幹部鬬爛，雖然沒有下農村，但長期失業也

横眉語

中共間諜的輸出

據報載：以上海爲基地，負有偷運軍火和間諜、恐怖分子等特殊任務的中共遠洋輪，最近曾繼續派出五艘之多，向大西洋方面駛去。

這一則小小的新聞，也許引不起人們注意，也不會比得上尼克遜決定訪問中國大陸那麼有刺激性。但從這一則小新聞，可以說明，尼克遜要到大陸和毛澤東「尋求和平」，實在是太天眞和幼稚的想法。毛澤東最終目的是打倒資本主義，尼克遜以爲可以跟他握手言和，這想法十分危險。

誰都知道，目前除了印支戰爭外，世界許多地方都有小規模的變亂，如中東、如錫蘭、如東巴、如非洲，甚至加拿大美國，也都有恐怖分子活動。這些人，以及他們手上使用的武器，有很多已證實與中共有關，因此明眼人一望而知這些亂事是中共在幕後策動及支持的，這是他們進行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當然，這小規模的擾亂，還不容易奪得政權，實行赤化。不過，讓這種變亂的種子存在，而且逐漸加强，很容易會到危險階段。

西方國家不但沒有想辦法防止中共的滲透活動，還一再致力鼓吹和中共增加交往。當然他們的目的在中國大陸的廣大銷場，可是，中共卻另有所圖，目的是什麼？從上面的一則小新聞看，已找到答案。

共特務滲入加境的已比前倍增，他們的活動也加强，還從加拿大潛入美國。目前，美加華埠可見到左派分子公開活動，這樣的活動首先影响了當地的華僑，再進一步就影响到當地政府。不過，西方國家都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的，到他們醒覺時，可能爲時已太晚。

增加交往的結果，有更多中共遠洋輪船到西方國家，這些遠洋輪船除載去跟西方做生意的貨品外，當然也有他們的特殊貨品，這種特殊貨品的輸入，將使西方國家「得不償失」。

中共在坦桑尼亞築鐵路，但運到非洲去的，卻是大批坦克、吉普車和軍人，他們的眞正目的，可於此見之。

左派攔阻逃亡者

兩男一女三名大陸青年，泅水逃港，當他們在流浮山沙崗廟上岸時，遭到左派分子攔截，禁錮在一間木屋內，幸在千鈞一髮之際，被人救出，採訪新聞的記者見到他們流蕩山頭，帶他們到警署報案。據說，女的已失所踪，可能被左派分子帶走，警方到處搜尋，無法尋獲。

大陸青年泅水逃亡，已如家常便飯，每天都有發生。可是遭遇到左派分子干擾，卻不尋常，値得警方注意。

中共爲了防止大陸青年逃港，曾想盡方法，首先加强了邊防軍，其次派出砲艇，在海面巡邏，現發逃亡者便予截捕。

可是，雖然如此，還阻止不了大陸青年的逃亡決心，他們仍然冒死犯難，源源而來。今回，流浮山的左派分子出到這一下新招，不知是不是得

？任務如何？只能從電文中猜出來：它是一艘美國船隻，在北韓的萬山港附近，碰上了麻煩。

第七艦隊總司令布瑞英戈中將，可以算是唯一的一個在緊急中當機立斷的美國大亨。他馬上命令他那艘裝有飛彈的旗艦，改變航線，直向北韓的方向進發。——但是，天曉得，兩地的距離是那麼遠，就是這艘巨艦用最高速度來跑完全程的話，至少也需要六十個小時，才能達到目的地。

布瑞英戈中將知道：在日本以南，離萬山約莫六百浬的地方，正巡弋着第七艦隊的「第七十七路挺進隊」。——這十幾艘在埃泊斯少將指揮下的戰艦，一向被認為是太平洋海軍中的精華，而且還擁有原子動力的航空母艦「企業號」。

作為一座海上浮城，「企業號」在全世界上是數第一的。它是用原子動力來推動的；艦上主炮所一次能夠發射的「原子彈頭炮彈」，其爆炸力之大，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空軍投彈的總和。在它所擁有的噴氣式戰鬥機中，還有二十四架最新式的「幽靈型」轟炸戰鬥機，在它的屁股後邊，還永遠跟隨着一個忠實的僕人——原子動力的補助艦「虎克通號」。

布瑞英戈中將，下達給埃泊斯少將的第一個命令，就是：

「立即率領『企業號』與『虎克通號』，以最高速度，向北韓東岸挺進。

在到達目的地後，候命而行，不得擅自採取行動……。」

這最後幾句話，搞得埃泊斯少將一頭霧水。既要他「馳抵火場」，又不准他「採取措施」。到底是任務何在呢？——這一點，其實連布瑞英戈自己也搞不大清楚。因為直到那時為止，無論是華盛頓也好；「美國駐日海軍總司令部」也好，誰都裝聾作啞，一句話也不講。

「企業號」的飛機，雖然在三十分鐘就可以起飛二十架，而且可以在一小時左右到達「波比羅號」的上空。但是，由於埃泊斯少將的一頭霧水，不但沒有讓飛機起飛；而且連行駛的速度，也依舊保持着二十浬，離最高速度還差十五浬以上。最莫名其妙的是：「企業號」本來是向南航行的，直到四十五分鐘的擾攘之後，人們才忽然想起來：應當掉轉頭來向北航行。不然，就會離目的地越來越遠了。

這時，第五航空隊的總司令，瑟斯・麥克基中將，也召集了一個緊急的軍事會議，來研究如何最迅速和最有效地「搶救」波比羅號。可惜「駐日海軍總司令部」，事先根本忘記通知空軍：「有一艘美國間諜艦，要到北韓去活動，必要時希望拔刀相助」。所以，空軍方面一點準備都沒有，臨時就連一架飛機也不能馬上飛得起來。

在南韓的美國空軍基地上，雖然停着七架F四型的轟炸戰鬥機，從理論上講來，可以在三十分鐘之內，到達萬山上空。但它們卻在這個場合，一點也用不上。因為它們的武器全部都是原子化的，而放射的特殊瞄準裝置，卻又一向存儲在日本的美國空軍基地裏。

要使用它們，就先要費幾個鐘頭的功夫，把這些瞄準裝置，運到南韓去才行。

日本的美國空軍基地上，本來停着十六架新式的戰鬥機。從理論上講來，可以在十八分鐘內飛臨「波比羅號」的上空。但它們卻正在改裝一部份機件。

就是最快的話，也要三個鐘頭的裝配工作，才能真的起飛。

唯一可以馬上出動的空軍，算來算去，只有琉球島上的一隊戰鬥機。但它們卻離萬山有一千四百多公里。要想在「波比羅號」被拖進海港去以前趕到，當然是一件沒有什麼太大把握的事。然而，除此之外，再也沒有第二條路好走。所以，瑟斯・麥克基中將，就命令它們一定要在三小時內，趕到萬山上空。



美國第七艦隊，航空母艦上的飛機，整裝待發，只要一百四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飛臨「波比羅號」的上空。可是，沒有奉命行動。



美國軍事史上最丟人的醜聞
波比羅號情報艦事件的眞象（六）

天涯客

如果美國那些肩頭上金碧輝煌的將帥們，不是那麼吊兒郎當的話，可憐的「波比羅號」，是不是眞的就完全不能挽救了呢？

其實，從北韓的那些水上嘍囉們，開始和「波比羅號」搗蛋起，直到它被手提機關槍逼着開進萬山港去的時候，足足有二十小時。美國第五航空隊的超音速戰鬪機，從南韓基地飛到「波比羅號」的上空，只要幾十分鐘就夠了。就連「企業號」航空母艦上的幽靈式噴氣機，也頂多需要兩個鐘頭的光景。然而，奇怪的是：唯一奉令出動的航空部隊，卻是遠駐在琉球的戰鬪機羣。目的地也並不是北韓的萬山，而是到南韓的基地去「待命出動」。

美國在日本的海軍基地，很早就收到了布赫艦長的「告急」電報。不過，由於日本沿海的船隻和電報來往太多，「波比羅號」的電波又太弱，所以在聯絡上總是斷斷續續，但卻一步比一步緊張。誰都看得出來：「波比羅號」的命運，已經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不然，布赫艦長是絕不會不顧「斷絕無線電聯絡」的訓令，接二連三地向外發報的。

在「波比羅號」發出的告急電報中，第三封是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個。按照美國軍界的規矩，電報的頭上加了一個帽子：「萬險」；尾巴上也加了一個：「危急」。

凡是加上了「萬險」帽子的電報，照例要馬上用最快的速度，轉達給美國的聯合參謀總部，五角大厦的國防部，和華盛頓的白宮。如果再有一個「危急」的尾巴，那就是說：「火燒了眉毛」，轉得不快的話，就要「軍法從事」。

接到了這封又有帽子，又有尾巴的電報的無線電員，馬上開了快車，把它送到美國駐日本海軍司令部去。

可惜的是：那位身爲美國駐日海軍總司令，又是「波比羅號」行動計劃執筆人，又是執行這計劃的總監督的福蘭克·詹森少將，這時卻不在辦公室裏，而是到東京開「派對」去了。

就連他的參謀長皮斯上校也認爲：「那些北韓人不過想和波比號搗搗亂而已，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所以，他也沒有考慮到什麼「搶救」的問題。——不知怎麼一來，半個鐘頭之後，他的看法完全變了。但他卻依舊想不出一個具體的「搶救」方法來。說起來很像是個笑話：美國雖然在日本有一個「駐日海軍總司令部」，在那位光桿的總司令的下面，卻既沒有一艘兵艦，也沒有一架飛機。眞正碰到了要派用場的時候，就只有向第五航空隊，或是第七艦隊去「借兵」。

那時，第五航空隊，駐紮在日、南韓和琉球。第七艦隊經常巡弋在中國的南海一帶。



美國太平洋艦隊
總司令海南上將

第五航空隊，在過去曾經幫過一些間諜艦的忙，而且也和「駐日海軍總司令部」有一種「遇事協助」的默契。所以，皮斯上校馬上就打電話給第五航空隊的總司令瑟斯·麥克基中將，請他馬上出動駐在南韓的戰鬪轟炸機，去支持「波比羅號」。

在這個緊急關頭，從「波比羅號」上來的電報，也越來越叫人害怕。

下午一點二十六分的一封是：

「他們要向我們開火……。」

過了五分鐘的一封是：

「我們已經準備開始銷毁。我們需要援助。SOS，SOS，SOS。我們被刼持了。」

又過了一刻鐘的電報是：

「我們大概會被刼到萬山去。你們到底還派不派援兵來？」

整整兩點的時候，第五航空隊的電話打通了。他們隨時都可以出發，去替「波比羅號」助陣。

打給「美國駐日海軍總司令」詹森少將的電話，現在也通了。爲了怕有日本人偷聽電話，皮斯上校說得很含糊。弄得詹森少將滿以爲「波比羅號」已經被北韓打沉了，當然也就更不必更考慮什麼「助陣」或是「搶救」的問題。因此索性不急急地趕回來，直到一個半鐘頭以後，才逍遙自在地坐了一架直升機，飛回他的總部來。

皮斯上校在得到了第五航空隊的回音以後，滿以爲「從此天下事大定矣」。根本就沒有再通知第七艦隊，只是向華盛頓的海軍總參謀部報告了一聲，就算完事大吉。

那時，第七艦隊的旗艦「天命號」，在越南的東京灣裏，忽然收到了一些「波比羅號」求救的呼號。他們誰也不知道：「波比羅號」是艘什麼軍艦

德趣事

吳天人

雄」。甘尼廸總統請他到白宮去參加慶祝會，電視台紛紛請他在螢幕前接受訪問；最大的恤衫、牙膏、香烟、髮油、口香糖的製造家，也出了最大的價錢，來請他照一張廣告相。

「謝帕德上校」，是美國太空人中的「黃埔一期」。那時在一千二百多個應徵者中間，被選上的只有七個。而今一個改行從政，一個在訓練時失事中被燒死，一個做了股票業的大亨，一個變成了潛海健將，一個自己當了小老板，還有一個因爲犯過一點駕駛技術上的錯誤，從此改成了「地勤人員」。所以，「太空人」中間的眞正「長征幹部」，到現在只賸下了謝帕德一個。

四年前，這位太空人中的「元老」，左耳忽然出了毛病，幾乎完全聾掉。飛當然飛不成了，只好委委曲曲地去幹「地勤」，做新「太空人」的教官。一面卻集中全力「炒股票」，和一個銀行家，一個石油家，一個汽車批發商，合在一起做生意。不到幾年的功夫，他已經成了一家銀行的董事長，另一家銀行的董事。手裏的股票現值，也有五百萬美金左右。

這樣一來，謝帕德上校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德克薩斯州上流社會中的一顆新星。每當那豪華無邊的「尼曼·瑪庫斯百貨公司」，舉行「貴賓夜宴」的時候，被請來參加的人，沒有一個的身價不在百萬美金以上，而這位太空人領班先生，也正是其中的一個。——這個夜宴，簡直豪濶得不可想像，就連廚房裏，都用的是電腦，在控制一切。花園裏徜徉着專門從泰國用飛機運來的小象。來供人們騎坐。想吃肉的人，當然不必在這裏吃什麼牛排豬排，隨便是獅子排，老虎排，熊排，象排，鹿排，斑馬排，甚至於鱷魚排，都可以隨叫隨到。

爲了配合他「富豪」的身份，謝帕德是「太空人」中間，唯一在德克薩斯州最大的體育館裏，經常保留着一個「長年包箱」的人。光是租金，每年就要九萬港幣。在這包箱裏，還裝了一座「熱狗自烤機」。差不多每個當地的「百萬富翁」，「社會名流」，都到這包箱裏來吃過這位太空人烤的「熱狗」。

錢賺夠了以後，謝帕德馬上實行了自己的第二步計劃：把左耳開刀，換上了一個人造的聽覺器官。半年之後，「太空飛行中心」的醫生們，都一致認爲：他的健康條件，完全恢復。又可以從事「空中勤務」了。

他對太空人們的訓練，監督得非常認眞。有時甚至要他們謝絕應酬，一連幾個星期，每天訓練十五六個小時。正像他在耳朶治好後第一次上天前不久，在記者招待會上講的一樣：

「太空飛行的準備工作，本來就很艱巨。我們現在雖然格外的多流汗，但是，我們總有機會證明：我們並沒有辜負那些選擇我們出來的人！我們是不會使他們失望的！」

傳說

胡養之

可惜當時我太年輕；相隔數十年，許多都已淡忘；而大致上還有一個印象，現將他所談的概畧說說吧。

「茅山教」原是道家的一派，但它與龍虎山張天師的一派，卻是完全對立的。爲什麼呢？由於龍虎山張天師一派被歷代的統治者封定爲道教的「正統」，因而茅山道便被認爲旁門左道了。

另一方面，茅山道太偏重於「符咒之術」，而不談「道德經」，就更容易受「江湖子弟」所歡迎。以是，茅山道中的分子，多半是江湖子弟，而不像正統道教那樣吸收不少士大夫之流。加以茅山教一派，從來沒有「經典」，甚至連本身的歷史記載也付闕如。

正因爲他們都是江湖子弟，便不爲上流社會所擁護，經濟缺乏來源而每況愈下，故沒有道教那種「道冠」之類的建築，只有一些供作法的壇坫；並且那些壇坫的設施也簡陋不堪，幾方尺的地方便夠使用。現在一般所說的「茅山教」，其實內部也很複雜，大致分爲三派，各自稱作一教。

他們之所以分爲三大派的原因，並非有三種不同的教義，而是在法術上的分科，好像軍隊中的陸、海、空三軍一樣。這三大教派的名稱是：「遁地」、「青符」及「爛衣」等。

所謂「遁地教」——不像土行孫那樣的遁地，也不是「借土遁而去」；只是他們在作法時必以腳頓地，故得此名。這一派，又世俗所稱的「神打」，如隔一條河流也可以與敵人交手，他們表演的眞實工夫是「上刀梯」——用利刀綁成三十六級刀梯，赤着腳從第一級逐步登上至最後一級；並吹號角，而手足不受任何損傷。

「青竹教」——是以青竹爲標誌的。這一派術士的臥室門前，經常插着一枝青色竹竿。他們所使用的幻術是：「咒水使沸」、「斬地生火」（用一把桃木劍斬在地上，地上便立刻吐出火來）等若干種。這多半要靠符咒的作用，但他們對於「按摩術」和「針灸術」，卻也有一套眞實本領。

「爛衣教」——顧名思義，這一派的術士，一生都不能穿着完整的衣裳，即使縫一襲新袍，也要用香火燒穿幾個小洞眼，然後縫補上一兩塊舊布才能穿着。他們的法術是專門替人拜神，求福和求婚；有時也間或替人治病、送鬼、治邪及淨宅等。至於民間流傳的「咒人變畜」、「五鬼運財」和「攝人生魄」之說，都是故神其說的。實際上，茅山三教中，全沒有這些術科。

不過，我親自見到的有「伏鼠」、「收蚊」、「放蚊」的事實。因農村的穀倉，多用木板製成，容易被鼠咬破而入倉偷食，如經過他們作法後，則在一年中保證平安無事。又山區的蚊蚋犀利，他們也能將某一地區的蚊蚋降伏，收藏在一處，可說一夜無事，翌晨釋放。但絕對不能傷害這些大自然的生物，卻是他們的主要原則。所以有句共同口號：「無流不顯」，「無堅不長」。

太空人「大阿哥」

美國的「登月三雄」，順利地完成了他們偉大的歷史任務以後，美國的太空人們，簡直出盡了風頭。目前的行市，比電影電視界的紅小生們，還要更受歡迎。

而美國的這四十九個「太空人」中間，最重要和最吃香的一個，當然又算是他們的「領班」——謝帕德上校了。這不僅是因為他是十年前第一個飛上太空，環繞地球的美國人，而最主要地倒是由於他是個有了將近一千萬美金家當的人，居然還夙夜匪懈地埋頭苦幹，一心要把一面面的美國的星條旗，插到月球上去。這在拜金狂的美國人眼裏看來，實在比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還要偉大！

他今年已經四十八歲了。大女兒雖然結了婚，謝天謝地，還沒有請他當外公。他的個別知己的同事們，喜歡背着他開玩笑說：他早就和女婿約法三章過：「結婚可以，生小孩子絕對不行！否則，人家就會把我叫做『第一個馳騁太空的外祖父』了！」到現在為止，那位乖女婿，似乎還沒有忘記自己對老丈人的諾言。

說謝帕德上校，禁止他的女兒有孩子的事，也可能並不完全是笑話。這位先生的「自我中心主義」和冷酷如冰的氣質，在「太空飛行中心」，是出了名的。再加上他一貫的「言出法隨，絕不通融」的作風，就連向來天不怕地不怕的美國記者們，都拿他一點沒有辦法。所以，有一段時間，「太空飛行中心」乾脆指定他來做太空人和報界之間的「聯絡員」，免得會讓記者們「鑽了空子」。——從此以後，要想訪問太空人的記者，都必須在兩三個星期以前「掛號」。訪問工作只准在星期五的上午舉行。訪問時間絕不能超過三十分鐘。只要三十分鐘的期限一到，不管是誰在說話，也不管他嘴裏的那句話有沒有說完，謝帕德上校早已站起來，斬釘截鐵地說一句：「謝謝各位的光臨。現在訪問已經結束！」

幾個星期以前，攝影記者們要求幾位太空人，站在「阿波羅十五號」的前面，照幾張相。照完之後，照例有人想順便問一兩個問題。誰知這位先生馬上把臉一沉道：「你們是照相來的？還是訪問來的？要訪問的人，最好先把照片菲林拿出來！」

他能夠這樣對任何人都不賣賬，當然也是因為他的「來頭大」的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他先在一艘驅逐艦上當對空聯絡參謀。後來又調到黃蜂號航空母艦上，去當戰鬭機駕駛員。最後還被提拔為海軍中專門試驗飛機的特種航空員。

十年前，美國發射第一支由人駕駛的火箭，到太空中去的時候，駕駛員的候選名單上一共有三個人，謝帕德只不過是倒數第一而已，但是，在試飛的時候，他表演出來的技藝

道教與茅山

中國的教派五花八門，多至不可勝數。但在歷史上具有地位，而又比較著名的，除儒教、佛教之外，當首推道教。因為：道教在中國可以說源遠流長，肇始於東漢時的張道陵，他在四川鷄鳴山創基立業；三國時代，又由張魯在漢中發揚而光大之。所謂「天師」之名，直至張道陵的第四世孫，由四川遷到江西信州龍虎山，建立道境，且歷受中國統治者褒封以後，才有「張天師」的稱號。就這樣一代一代地傳下去，都以畫符治鬼，求神祈雨為號召，得人信奉。而龍虎山亦以地得人則名，歷代不衰了。

究竟張天師的法術是否眞的那麼靈驗？根據記載：「張道陵，東漢人，子房八世孫，客蜀，以符水、禁咒之法愚民。從學者出米五斗，時人稱五斗米道。其徒稱陵為天師，後世所稱之張天師，即其後裔之封號……」

同時，正史上也有一個極有趣的故事：當蒙古人侵入中國內地，建立元朝之初，正是道教最隆盛的時期。所謂「入境問俗」，元皇忽必烈首先接觸中國的印象，即儒、佛、道三大教。為了迎合中國社會風俗習尚，他既信佛教，也信道教，同樣服膺儒學。但其中以道教為最神秘，相傳張天師的法力無邊，不單有呼風喚雨之能，和召神降鬼之力；而且刀槍不入，火也燒不死！因而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希望看看張天師的眞工夫。

那時是元世祖（即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張天師已傳至第三十六世，由張宗演執掌龍虎山大權，奉忽必烈的詔命到了燕京，受封號為「演道應沖和眞人」，主領江南道教。惟因佛、道兩教一向互相排斥，當時便有一部份反對道教的人說：「道經裏面有很多是詆譭佛教的，且其繁雜而不合道理，應該加以選擇，合理的准許他留傳；不合理的則加以燒燬。」於是發生了爭辯。

忽必烈認為這是一個難題，不便處理。同時，他也有意考驗張天師的法術，便說：「道經太複雜，由來已久了；一旦把它燒燬，道教中人勢必感到不舒服。聽說張天師道行高超，入水不溺，入火不焚，最好先請他在火堆裏表演一番。如果事實證明他是火燒不壞之身，那就毋庸燒燬道經；否則，到那時再燒經也還不遲。」忽必烈提出這一主張之後，竟使那位第三十六世張天師嚇得冷汗直流！慌忙地禀道：「我實無此本領，入火必會燒死！」他贊同燒燬那些繁雜的道經，只要求留下「道德經」，以保存道家學說的精華而已。

結果被燒掉的道書計有：「化胡經」、「猶龍傳」等等共十餘種之多。這是正史上有記錄的一件趣事。所謂「張天師被鬼迷」的傳說，並非虛語，而忽必烈也算是惡作劇的了。但他仍能優待張天師，不令他過於難堪，適可而止，還不失為忠厚。

至於世俗傳說中的「茅山教」，也是神秘到不可思議的；甚至有人把那些茅山術師傳描述得像神仙一般！其實，筆

革命反共先驅馮自由（一）

今年是辛亥年，是武昌起義六十周年。提起筆談歷史人物，不由得總是想起辛亥革命的人物。

本文要談的馮自由先生，特別值得紀念的有三點：第一、他是老同盟會會員，是創立中華民國的元勳之一；第二、他最早反對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是反共的先知先覺；第三、他曾長期在香港從事文化工作，曾主編同盟會的機關報「中國日報」，是香港文化界的老前輩。

孫中山善於宣傳

馮自由原籍廣東南海，本名懋龍，字建華，一八八二年生於日本的橫濱。他的祖父馮展揚業中醫，懸壺香港，清咸豐間因響應太平天國的反清運動，策動回廣州起義，爲清吏逮捕，瘐斃獄中。他的父親馮鏡如，抱終天之恨，東走日本，剪辮易服，以示與滿清不共戴天。在橫濱開設「文經書店」，爲當地華僑領袖，由人介紹得識孫中山先生，對革命頗多貢獻。從上述得知，馮自由生在一有强烈革命傳統之家，他後來成爲革命黨人，並非偶然。

一八九五年九月，孫中山、楊鴻飛（當時的興中會會長）等發動廣州起義失敗，時馮自由年方十四歲。

孫中山自廣州脫出，遠走日本，在橫濱宣傳革命，倡設興中會，馮鏡如首先歡迎，參加興中會並被選爲橫濱分會會長。「文經書店」遂成爲革命運動的據點。

某日孫中山被招待在馮家便飯，馮自由亦陪座。中山問他素日愛讀什麼書，答以愛讀「三國演義」。再問三國人物中喜歡那個？答以喜歡孔明。中山答着說道：「汝知喜歡此人，即是明白古今順逆道理。我等之『興中會』便是漢朝之劉備、諸葛亮，今之滿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馬懿。我等之起兵驅逐滿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馮自由聞之大受啓發，遂有革命之志，中山建議其父准其參加橫濱興中會。

中山宣傳詞令之善巧，馮氏少年革命意氣之風發，皆躍然於吾人之前。

中山啓發、吸收之會員有千百之衆，但是馮氏實爲最年少的革命同志。

馮氏個性倔强，勇於反抗，自少年時期即崢嶸嶄露。十五歲之年，奉父命入東京「曉星學校」讀書，該校爲法國天主教會所辦，學生多數歐美人，只有兩名中國學生。馮自由在校因受外籍同學排斥，憤起反抗，打傷一外籍同學，曾受學校當局處分。留校僅四個月，不能受洋氣乃退回橫濱。

抗議康有爲專制

一八九七年橫濱華僑倡議「中西學校」，當時中山推荐梁啓超；同學徐勤擔任校長。並易名爲「大同學校」。馮自由學業成績甚優，考試每列前茅。而思想激烈，有孟子「舍我其誰」之概。在其書齋自書一楹聯：「大同大器十七歲，中國中興第一人」。又作「愛國歌」：「懋龍少年負奇氣。折矢誓拯神洲弱。每聞時事怒衝冠。要把强敵一擲縛」詩雖幼稚，氣度的是不凡。

一八九九年馮氏入東京高等大同學校讀書。該校爲梁啓超倡辦，因梁氏同情革命，爲其師貶往檀香山。學校改由康氏門徒麥孟華主持。

「一日，麥氏語學生云，此時做文章眞難，因其師康氏於各人之言論字句，常加干涉，不許用平等、獨立、自主等新名詞，而尤慮『自由』兩字，甚至梁啓超所撰『飲冰室自由書』，亦來信迫其取銷『自由』兩字。於是提出妥協辦法，改言『自立』，隱涵自由、獨立之折衷意義，以示遷就師命。

懋龍憤憤不平，大肆咆哮，聲言反對，向衆疾呼曰：『平等自由乃人類天賦之權，此人有不自由、勿寧死』之格言。德人且謂侵人自由爲大罪，放棄自由者亦如之。今老康事事專制，惟深其奴隸根性者始能服從。我從今日起，即易名『自由』。試問：『誰敢干涉？』此年方十九歲之革命青年即振臂大書：『馮懋龍改名自由』七字於教室黑板之上。」（註）

馮氏之革命精神確使人稱快。

戴假辮成婚

其後梁啓超奉其師康有爲之命，重返橫濱組織保皇會，與興中會對立。但因梁與中山的友誼，馮鏡如不辨其故，遂亦加入活動。梁氏創辦「清議報」，鏡如任總理，其弟任經理。馮自由明辨其非，力加反對。

一九〇〇年，馮氏入東京早稻田大學（當時稱東京專門學校）政治科。革命活動益爲積極。同年冬天助留日學生王寵惠、張繼等創辦「國民報」宣傳排滿革命。

翌年與王寵惠、李自重、鄭貫一等發起「廣東獨立協會」，吸收廣東籍志士甚多，儼然爲興中會之分部，革命勢力日益增漲。

其後一九〇二年章炳麟等倡議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張繼、蔣方震等倡立的「青年會」等革命活動，自由皆參與其事，並爲活躍分子。

一九〇三年馮氏二十一歲，莫逆之交李自重，介紹其胞妹李自平論婚，雙方互通函問，情投意合，得家長同意，乃成鴛盟。

李自平女士之父李煜堂，當時爲香港之殷商，因祖父仍居廣州，故婚禮在廣州舉行。

馮氏雖早隨其父剪辮易服，但爲成婚，不得不戴假辮，穿清代服裝舉行婚禮。婚後，夫婦同赴香港。同心爲革命効力。

（註）：此段文字見之於簡又文撰「革命元勳馮自由」一書，簡氏爲馮氏生前好友。

史劍非

誰蓄意製造分裂？

七評橫眉的「山雨欲來風滿樓」

校外漢

學生運動要獲致勝利和成功，首要的條件在於團結。「團結就是力量」，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普遍眞理。這不僅對學生運動是適用的，對一切群眾運動都是適用的。

但是，我們毋庸諱言，團結必須有原則，而不是和稀泥。香港是一個殖民地，無論國府和中共都不能在這塊地方行使政權，所以無論那一方也不可能直接左右香港的全體學生，左右學生的運動。然而，有一個基本的事實，目前在香港參與學生運動的人，都是華人，他們所要爭取的，要維護的是中國利益。國籍的相同，導致利害的一致，這就是中國人團結的基礎。因此，我們說，學生運動必須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愛國」，這就是學生運動團結的原則，鬭爭的原則，離開了這個神聖的原則，就會把學生運動導入歧途。

百分之九十幾的中國人，都熱愛自己的國家，只有漢奸、賣國賊才數典忘祖。百分之九十幾的中國人，都不會否認「愛國主義」這面光輝的旗幟，只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分子才會在一邊嗡嗡叫，企圖在學生們「愛國主義」的神聖運動中偸樑換柱，製造分裂和混亂，利用學生運動的高漲，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一句話，他們企圖使學生運動納入一己之私的政治路綫，改變「愛國主義」這面光輝旗幟的顏色。

很可惜，和統一的「愛國主義」背道而馳的人，就是「新左派」。這點我們在橫眉的文章中得到證明。

或許橫眉會加以否認說：「不然，我不也是主張團結和合一嗎？」對的，橫眉說：學生團體「原則上還是團結和合一，彼此呼應」的。這表面上看來，似乎是。

但是，橫眉所說的「原則」是什麼呢？在他洋洋萬言的長文中，找不到明確的足以使全港學生團結和合一的明確概念，只能找到他不厭其煩地闡述的「政治認同」、「感召」、「鼓舞」、「政治意義」和對中共歌功頌德的東西。「愛國主義」這一個鮮明的內容給偸偸地抽掉了。沒有這點，還談什麼原則？缺乏這個原則，不奉行這個原則，還談什麼團結和合一？這實則有蓄意製造分裂之嫌。

「不對，」橫眉可能會說：「我不也是反對蓄意製造分裂嗎？」橫眉在他的文章裏說：「此現象（指團結和合一——筆者按）並不會久留，學生團結的分裂是在所不免的。這個分裂是蓄意形成的……」蓄意製造分裂當然是不好的了，應在反對之列了。誰要是這樣做，簡直是破壞學生的愛國運動，罪大惡極，凡是中國人，均可對之口誅筆伐，難怪橫眉「憂心忡忡」、「義憤塡膺」了。如果橫眉的本意眞的如此厭惡分裂，鄙人舉起雙手贊成，斷不會在這裏議論一通。但橫眉自己的言論卻給他摑了一記响亮的耳光。

誰在「蓄意」製造分裂呢？橫眉振振有詞地說：「國民黨政府……利用在港的八僑校的學生和教授企圖迫使學生團體的分裂」，這很清楚地指明「蓄意」的是國府了，換言之，國府應負分裂學生運動的責任。

證據呢？證據也是有的，橫眉說：「製造分裂之模式如下：利用學生會名義向外間發表聲明，一面謂支持台灣政府，一面勸其他參與學運之學生團體回頭是岸，勿受人利用。社會人士一看之下，一則以爲學生團體因政見不合而分離，二則以爲其他學生團體受人利用，以反台政府。（「台灣及校方對學生會施壓力，向外發表聲明」一事是筆者從事向各僑校學生會執事諮詢所得知的——校外漢按：此括號內引文亦橫眉文所有，透露了其行徑儼如政治特務）。當然這樣一則使學生團體分裂，二則使社會人士以爲左右政權利用學生進行政治鬬爭。以上兩點構成學運的危機。」

乍看起來，橫眉所指責的眞是「言之鑿鑿」。但是，在這裏，我們卻欣賞橫眉的坦白和感謝他替眞正愛國的學生教授作了有利的「義務宣傳」，橫眉這位反面教員不僅吐露了他們蓄意製造分裂的圖謀，而且表現了他們無可奈何的焦躁。

眞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新左派」利用「保衛釣魚台事件」抗議美日政府這一神聖行動，進行派別活動，宣揚自己的政治觀點，攻擊國府，這點橫眉的文章作了招供。這就是說，他們以自己的言行顯示了他們蓄意把自己的政治觀點、政治路綫强加在香港學生的頭上，爲中共張目。這正是道道地地的蓄意製造分裂的行動。

事實的眞相是：在港八僑校的愛國師生看清了「新左派」的眞正面目，爲了不掉入他們的政治陷阱，才有所表示，他們勸愛國學生勿受人（這是指蓄意混水摸魚的「新左派」而言）利用，反正表現了他們的遠見卓識，頭腦清醒。橫眉在指責這一點時，反倒打一耙，說八僑校師生受人利用，他大概忘記了事情發展的先後，因果，可憐連時間的概念也忽畧了。

同時，這也表現了橫眉的霸道，只許人家跟着他表示擁護中共，不許人家表示擁護國府（橫眉篡改稱爲「台灣政府」，在這一方面說，他們思想是對國府的一種反動），這正好顯示他們是中共的一群孝子賢孫。人家不跟他們走，就扣給大帽子，說這是製造分裂，這眞是奇怪的邏輯，極盡顚倒是非之能事。這也正好顯示了他們患了事與願違的「政治焦躁症」，才會這樣急不擇言。橫眉越攻擊國府，越攻擊愛國學生，這更說明他們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他們把蓄意製造分裂的責任推到別人的頭上眞是弄巧反拙，欲蓋彌彰。

利用派別的政治觀點企圖把香港學運引入歧途，統到他們的一邊去，人家不就範，則惡人先告狀，製造「蓄意分裂」的帽子扣到人家頭上，這就是「新左派」的邏輯，也就是橫眉無可奈何地承認的「因政見不合而分離」。但是誰在開始時便破壞「愛國主義」的路綫，誰在蓄意製造分裂，不是昭然若揭嗎？

，齒舞、色丹兩小羣島屬於日本，蘇聯也並不否認。日本方面認爲千島羣島應爲兩部，南方的擇促、國後諸島也是日本本土一部份，應歸日本，至於北部諸島連同庫頁島日本倒願意劃歸蘇聯。

蘇聯在過去屢次聲言願交還齒舞與色丹兩小羣島，但條件是美國必須交還沖繩，目前美國已經宣佈將琉球讓與日本，蘇聯失去藉口，如果佐藤訪蘇，而日本又不堅決要求連同擇促、國後羣島一齊歸還，則此問題還是容易解決的。至於蘇日捕魚問題，較之領土更容易解決，總之，二十年前認爲的死結，經過時間的推移，已漸漸自行鬆弛了。

「無中心」局面將形成

佐藤會不會訪蘇，如果在兩個月以前說，應該不會，因爲佐藤如果有意訪問，不致於邀請三次未往。佐藤過去不願訪蘇，主要還是不願使美國不愉快。因爲美日之間有安保條約，日本也不急於同蘇聯拉攏。但此時情況已完全不同，尼克遜訪問北平，據說是三小時以前通知日本，但日本當局眞正知道此事，是在尼克遜公佈之前半小時，此點不惟損傷了日本自以爲是大國的尊嚴，同時也動搖了日本對美國安保條約的信心，逼得日本非另想辦法，多求與國不可。

尼克遜訪平究竟談什麼？美方並無表示，毛幫卻公開表示注意力在日本。毛幫要同美國談的是禁止日本再武裝一類的問題，美國當然不會馬上接受，但是並不等於永不會接受，美國既然決定要退出亞洲，當然會在適當情況下，擺脫對亞洲各國的一切承擔。到時日本除去與蘇聯結盟外，又有什麼辦法抵擋毛幫的壓力。在歷史上日蘇之間曾經有過兩次結合，第一次是日俄戰後。日本下台首相桂太郎遊俄，與俄國秘密商定劃分在中國的權益，日本承認俄國在蒙古的地位，俄國也承認日本在南滿權益。

第二次就是抗戰期間的日蘇中立條約了。日蘇兩次結合，都對中國不利，而且兩次都是俄國居幕後，日本任侵華的急先鋒。會不會再有第三次，不能斷定，但日蘇必然接近，卻是擺在眼前的事實。

二次大戰後的兩大陣營，以後變爲三個，再後又變成無數個小集團。但無論怎樣變動，內部也發生許多爭吵，但大的原則還是不變的。如法國無論怎樣反美，仍是自由國家一員，毛幫無論如何反蘇，遇到共產集團與民主陣營發生爭執時，毛幫也仍然表示支持蘇聯。至於不結盟國家也仍然恪守不結盟的立場，不與東西兩方面締結任何條約。而今這個局面完全打破了，也許將來有一天蘇日印結成同盟，而毛幫卻與美國成了盟友。此種情況正如香港足球圈每年到了球季結束，許多球員紛紛轉會，今年的隊友，明年可能成爲球場的敵人。整個世界陣營，已到了重新編組的時候，我們也應當採取機動外交，不能再堅守道義，終於誤了自己的大事。

名人的幽默

吳大威

艾森豪威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把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日期，向後推延過好幾次。於是，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眞的進攻，就成了一般人最關心的問題。

一位到英國去視察美軍的美國國會議員，私下裏問他道：

「你可以向我說老實話，到底那一天才在法國登陸？」

艾森豪威爾，仔細地盯了他一眼，問道：

「你眞的能保守秘密嗎？」

「當然能！」議員拍拍胸脯說。

艾森豪威爾笑笑道：

「議員先生！我也能。」

漢瑞希蔡勒 是德國近代的名畫家，他非常討厭講演和發言，尤其是在宴會上致詞。

有一次，在一個特別歡迎他的大宴會上，主席致過歡迎詞以後，請所有在座的人，爲這位最有名的畫家而乾杯。然後，又帶頭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隨便講幾個字」。

他越推辭，別的人就堅持得越利害。而且一再地說講多少，講些什麼，都聽他的便，只要開一下口就行。

他躊躇了一下，就把酒杯高高一舉，大聲喊道：

「喂，夥計！再來一杯！」

洛克菲勒 可以說是美國幾十年前的第一富豪，他爲人很克儉。有一天，他因公到舊金山去。自己跑到一家旅館去，要租一間頂樓上最便宜的單人房間。

旅館經理認識他是誰，馬上很客氣地請他住專供新婚夫婦用的「豪華室」。可是他搖頭說：

「太貴，太貴。」

經理連忙解釋道：

「那有什麼關係呢？上次你的兒子來的時候，也住在那間房裏的。」

洛克菲勒瞪了他一眼道：

「他當然可以住那裏，因爲他的爸爸是個富豪。——我可沒有那麼濶的爸爸！」

戈狄福瑞德·凱勒 是瑞士的近代名作家，他平日很喜歡喝酒。

有一次，他病得很凶，醫生叫他不要再喝酒了，並且請負責照顧他的女管家，隨時隨地防他破戒。果然，當天晚上，女管家在開晚飯的時候，就看見他一杯在手，舉樽待飲。

「醫生說過的：你在吃晚飯的時候，絕不能再喝酒。」女管家急急地說。

戈德福瑞德·凱勒盯着眼前的牛扒許久許久，然後長長地嘆了口氣道：

「那麼，就請你把晚飯拿開罷！」

說完，舉起杯來，一飲而盡。

世界陣營將重新編組

岳騫

正當舉世注意尼克遜宣佈訪問北平，許多親毛的人都以爲毛幫從此可以擺脫孤立，躋身於世界强國之隣。當然也有人在注意蘇聯，看看蘇聯究竟要採取何種對策。就在此時，一個事先未經宣佈，也未有任何消息透露的蘇印二十年友好合作條約，突然在新德里簽字，此亦石破天驚之事，若論其性質，重要性尚在尼克遜訪平之上。因爲尼克遜訪平，只是接觸，距離訂立友好合作條約，還有一個相當遙遠的路程，可能根本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

印蘇合作關係重大

印度自獨立以來，尼赫魯就確定了一項中立袒共，左右要錢的政策，但對外卻自稱不結盟。由於美國人首被尼赫魯所矇騙，蘇聯也跟着上當，爭着給印度援助。許多新興國家見獵心喜，紛紛走上此一路線，世界上在美蘇兩大集團之外，又出現了一個第三勢力。二十年來國際局勢之所以混亂，皆出於尼赫魯一流人之手，目前號稱中立國的五領袖，尼赫魯、蘇加諾、納薩均已死亡，恩克魯瑪則失去地位寄食幾內亞，剩了一個狄托也屆風燭殘年。所謂不結盟政策也早成了空話，埃及不僅與蘇聯結盟，實際上是靠了蘇聯的支持而存在。

不過，不結盟政策是尼赫魯所手訂，成爲印度的「建國大綱」，現任印度總理甘地夫人不但是尼赫魯的衣砵傳人，也是他的親生女兒，如果不是到了萬不得已，甘地夫人未必肯走上這條路。

蘇印所以簽訂友好合作條約，有遠因，亦有近因。遠因要推溯到一九六九年蘇共召開世界共黨大會時，當時英國工黨內閣已決定退出東南亞，放棄蘇彝士運河以東防務，美國雖然未有退出亞洲的表示，但在越戰場已力不從心，自無餘力再去接替英國留下的眞空。就在此時，布列日涅夫提出了建立「南亞安全體系」的意見，布列日涅夫所說的南亞是指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及高棉。這一地區一向是由英國防衛，爲美國勢力所不及，布列日涅夫建議提出時，也確實引起部份國家的興趣，此一安全體系，實際上也是對毛幫而發。

大概就在那時，蘇聯就擬訂了一個蘇印友好安全條約，準備先與印度建立同盟，同時蘇聯又出力調處印巴衝突，柯西金邀請印巴兩國總理在塔什干開會，簽訂和平協議。蘇聯此一作風，一改過去唯恐天下不亂的政策，目的即在贏取南亞各國朝野的信心。

布列日涅夫建立南亞安全體系的建議宣佈後，確實引起南亞各國注意，以後又沉寂下去，絲毫未有表現。基本原因還在於印度，因爲印度實在不願放棄不結盟國家的立場，自毀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英國保守黨上台後，宣佈不自東南亞撤軍，南亞各國心理上多一重保障，也不願參加蘇聯提倡的安全體系。

最近印度突然放棄立場與蘇聯結盟，主要當是受到美毛勾結的影響。印度當局看得清楚，美國今後已不成毛幫的敵國，對毛幫解除了軍事與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壓力，毛幫騰出一口氣，必然要在另外地區生事，而最容易製造糾紛的地區無過於南亞，尤其是目前印巴交惡，巴國難民有七百萬湧進了印度，兩國關係壞到極點，印度深怕毛幫與巴基斯坦聯合起來對印度採取軍事行動，在不得已情況下，終於簽署擬訂了已經三年的草案。

印度與蘇俄結盟，對整個東南亞形勢有重大改變，今後印度海軍可以隨意出進印度洋，逐漸將印度洋變成蘇聯的內湖，此一戰畧形勢，對毛幫自然極爲不利。

蘇聯竭力拉攏日本

由於蘇印結盟，筆者不能不想到蘇日的關係。最近據日方宣佈，蘇聯政府已經三次邀請佐藤訪蘇，究竟首次邀請始於何時，日方未曾宣佈，如果也是一九六九年，正當布列日簽夫提議建立南亞安全體系時，意義就更不尋常了。

蘇聯是目前對日作戰國家中，唯一未同日本簽訂和約的國家，一九五二年舊金山和會舉行時，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會率隊前往，由於毛幫極力反對，蘇聯乃拒簽和約，但雙方已互派大使，終止了戰爭狀態。

當年蘇聯未簽舊金山和約，是因爲蘇毛之間有一個友好同盟條約，這項條約又載明主要目標是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起，在毛幫無資格出席簽字的和會上，蘇聯不能不守這一份「道義」，拒絕簽字。而今時移勢異，蘇聯所要防備的軍國主義者已不是日本而是毛幫，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久已變成了廢紙，蘇聯此日要乘美毛勾結時拉攏日本，自屬應有之舉。

目前日蘇之間重要問題有兩點：一是日本北部邊界未能確定，二是日本漁民去北海道捕魚而缺乏保障。

先說前者，二次大戰前日本北部領土包括整個庫頁島在內，庫頁島以上是千島羣島，再南就是北海道附近的齒舞、色丹兩小羣島。

二次大戰末期，蘇聯派兵在中國東北參戰，同時也佔領了北海道以北所有島嶼，此一問題一直成爲日蘇和解的死結，根據波茨坦會議及舊金山和約

中共政象凶險

魯遷

七月一日中共建黨五十周年，在異常的黯淡中度過，留下許多詭霧疑雲。例如：「五十整壽」不見熱烈慶祝，省級建黨工作竟然頓挫，兩報一刊連一篇社論也發不出（意見不能統一，領導層發生激烈爭論？），僅聯合發表一篇編輯部文章；「紅旗」及「人民畫報」都出七、八兩月聯合號，實質上八月號停刊。由於上述的形勢，觀察家們都集中觀察八・一的情況。果然冒出很多新苗頭。

「八・一」遠勝「七・一」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比七・一情況要正常，兩報一刊發表聯合社論。九月三十日晚上由三軍總參謀長黃永勝主持了盛大的慶祝晚會，並且發表了極具重大意義的演說。

「七・一」無社論，「八・一」有社論，這表示軍人遠較黨有力量，而團結狀態也較佳。這說明在文革中打碎的黨組織仍在瓦解狀態，機能仍在癱瘓。

八・一的社論題爲「紀念八一建軍節」，內容有幾點值得注意。

①「人民解放軍之所以戰無不勝的，是因爲它無限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及毛路綫。文革以來這是首次把黨和人民放在毛澤東之上。毛由第一個効忠對象，變成了第三個効忠對象。從字義來推斷，如果毛思想、毛路綫與黨的利益或人民的利益發生衝突，則必須修改或放棄毛思想、毛路綫。這顯明的是對毛的個人崇拜進一步降低。②「我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美國人民的友好往來迅速擴大。我國同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綫取得了偉大勝利……。」

這段話閃閃躲躲，似意有未盡。因爲接受美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到北平訪問，待以貴賓之禮，每餐饗以十二道菜，絕不是「人民往來」，至於邀請尼克遜訪問就更不是了，這段話說明中共新當權派「懷抱琵琶半遮面」。

最妙不可言的，把同美國的往來說成是毛澤東外交路綫的勝利，這無異是摑毛澤東的耳光！因爲去年五月二十日他還發表反美聲明，說全世界將出現反美帝的新高潮。現在居然邀請美帝太歲訪問，這是什麼話！眞是使老毛啼笑皆非了。

③提到軍隊本身社論說：「要加强戰備思想教育，認眞落實各項戰備工作。要繼續加强革命化戰鬪化建設，扎扎實實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抓好軍事訓練，全面提高部隊的戰鬪力。」

以上一段話的意旨，仍維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解放軍報」發表的反對「單打一」（突出政治）「全面發展四好」那篇文章的主張。具體的說，軍隊工作注意培養戰鬪，不再突出政治，學習毛澤東思想。

黃永勝與社論立異

黃永勝的八・一講話，比社論更有看頭。

①「我軍的光輝歷程表明，只要我們堅定不移的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我們就無往而不勝。」

黃永勝說了三個「忠於」也將「黨」和「人民」放在前頭，但是對毛只忠於毛路綫，而非忠於毛個人。這說明黃永勝對於減低毛的個人崇拜，較社論更進一步。他敢於和社論立異，證明他的權力可以不理睬社論，他的言論不受社論約束。這是文革以來不得了的大變化，讀者且勿等閑視之。

有的人認爲，對於中共人事的分析沒有什麼重要，實乃大錯。反共要知彼知己，才能百戰百勝，分析中共人事變動，是最重要的知彼工作。

②黃永勝在一九六九年八・一講話中，首先不指名罵蘇聯，只罵「社帝」，以後中共報章即改罵社帝；同年十・一時，原定有打倒蘇修一條標語，也臨時取消。顯示黃的言論有決定性影响。他在這次講話中，一字不提蘇聯，連社帝也不提。這透露中共軍人無意與蘇聯作戰。

而社論則仍將「美帝」、「社帝」並舉，又稱「美蘇兩霸」。這又證明黃的言論超出社論的範圍。毛澤東今天的心腹大患是軍人抗命，他已經成爲實力軍人集團的一個牌位，高高在上，卻是死木頭一塊。

獨角常委周恩來

七月三十一日晚上的招待會，有幾點現象值得玩味。

①文革以來第一次，周恩來單獨一個人，以政治局常務委員被報導。自去年下半年起，由於陳伯達、康生兩個常委（加上毛林共五人）不再露面，在集會場合發表名單時，周恩來即不冠以常委名銜。現在坦然以獨角常委出現了。表示他心理已消除了顧忌。

②不出筆者所料，康生和謝富治，六月三日在毛派强力要求下亮了一次相，見了羅共頭子修西斯古之後又無影無踪，八・一果然也未露面，陳伯達當然也未露面。毛的衞隊長汪東興（政治局候補委員）也沒露面。看樣子這四個傢伙垮定了。

③毛妻江青以僅次於周恩來的排名在招待會中出現，這大概是周恩來的一個傑作，非如此不能掩飾老毛的「木頭牌位」處境。新華社未發表招待會的圖片，據筆者推想，江青在會場上一定變貌變色，渾身不自在。

④招待會的貴賓名單中，蘇聯邊界談判代表團團長伊力契夫，副團長留賓也赫然出現。毛澤東在與史諾的談話中說，要與蘇修鬭爭一萬年，證明是外强中乾的話。

⑤林彪之妻葉群，去年八・一未露面，今年仍然未露面。說明林的處境比毛更壞，林妻葉群比毛妻江青的處境更壞。筆者早就說過，毛垮林必垮。林以捧毛起家，轎中人既失勢，抬轎人豈能得勢？

時事探詳

本刊記者

投英蘇科學家開腔

五月間投奔自由的蘇聯科學家，在英國定居之後，最近發表了他投奔自由的原因。

蘇聯科學家範杜西耶夫，是以官方代表身份參加巴黎航空展覽會時投奔自由的。

他取得英國的政治庇護之後，一直在倫敦郊外居住。最近，他終於打破沉默，親自向電訊週報共黨問題專家大衞·伏羅依德說出脫離鐵幕的眞正原因。

「在蘇聯，」範杜西耶夫說：「自由發表意見就有關進監牢的危險。由於社會制度令人失望，又缺乏改變的前景，使得日常生活難於忍受。」而他表示自己已經到達不能忍受緘默的程度，其結果必將難逃坐監的命運，所以他決定了採取脫離鐵幕的冒險行動。

範杜西耶夫說，在蘇聯科學界的工作中，他曾經數度得獎。得過兩座列寧勳章，以及「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榮號。他在蘇聯也有相當的財富，和舒適的生活環境。當然，那只是指與蘇聯人民比較而言。

「但是，」他說：「我脫離蘇聯，所要追求的是思想自由和爲人類的福利而工作。而決不是爲了圖謀個人物質上的享受。」

談到最近蘇聯三位太空人的悲劇，這位向西方投奔自由的蘇聯科學家很感嘆的說：

「這種災難，是蘇聯的社會制度不能避免的結果。蘇聯科學界員工包括太空發展人員在內，因爲待遇太低，工作不肯賣力，敷衍塞責，結果生產低落，品質甚劣。太空儀器是非常複雜精細的，只要有一個螺絲釘出毛病，就會造成全盤大錯。」

他結合談論自己的經驗說：「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委員會，接收一座新建的科學院。發現建築工程漏洞百出，可是，委員會照樣通過予以接受。因爲新建的科學院如果不能如期完工，那麼大家都拿不到福利。」

這位蘇聯電子科學家範杜西耶夫在英國肯定的說：

「改變現狀的願望，在蘇聯人民中普遍存在。至於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則越來越少。」

緬軍政府起用文人

由於緬甸的革命委員會，最近任命了四位文人，出任重要職位，緬甸差不多十年來完全由軍人控制國家事務的局面就此結束。

自從一九六二年，尼溫將軍在一次武力政變當中，接掌政權之後，就由清一色的軍人主持革命委員會。

但是現在，這個委員會的十五名委員當中，卻有了四個重要職位由文人來擔任，其中包括緬甸最高法院院長，合作部的副部長，以及其他兩位文官。

就在這項措施宣佈的第二天，緬甸政府宣佈增加文人參加政府工作，由三十位文人組成了協商機構，向革命委員會提供意見。

這個新成立的協商機構，是向革命委員會提出有關預算，和其他有關政府法令的意見。同時這個協商機構還要檢討經濟事務、國際性的條約和協定等等。

這兩條重要的決定，是在緬甸唯一的政黨——社會主義計劃黨第一屆會議在結束的時候宣佈的。這個會議結束之前，還決議成立一個由一百五十位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其中有三十一位是文人，一一九位是軍人。這個由尼溫將軍擔任主席的中央委員會，就是負起在緬甸恢復民主社會主義的任務。

尼溫將軍，在社會主義計劃黨開會致開幕詞的時候說：「緬甸目前還沒有完全達成團結，所以還政以民的時機還沒有成熟。」但是他說：「權力要交給黨來掌握。」

社會主義計劃黨有七萬三千名正式黨員，二十六萬候補黨員，同時有七十六萬名同情者。因此就使得在緬甸的三千萬左右的人口當中，社會主義計劃黨的黨員和同情者剛好超出一百萬人。

越戰盟方死傷幾何

美國國會參議院參議員布爾伯萊特，不久以前曾經請求國會圖書館專門研究越南戰事的人力損失詳情。現在這項研究結果已經發表。

研究報告指出：在過去七年中，有一百多萬南越平民傷亡；美國、南越以及其他盟軍傷亡的人數一共有八十二萬五千左右。其中僅是美國軍人就佔了三十五萬。比韓戰中美國傷亡人數多一倍。

報告又說，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〇年，共有二萬五千〇九十八名平民被越共恐怖分子殺死，三萬九千一百〇五名被綁架。這些數字並不包括共黨在一九六八年春節所發動的攻勢中殺害的人在內。

據南越政府統計，至少有七千四百名平民在那一次屠殺中死亡。

在一九七一年，五千九百四十七名南越平民被共軍殺害，七千九百三十一名被綁架。據猜測，這些被綁架的平民中，有許多也已經被害。從一九六八年開始，三千三百多名南越官員被共黨恐怖分子殺害。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這份報告說：美國方面的資料，幾乎沒有法子知道柬埔寨的平民傷亡人數。在一九七〇年四月，美國國務院曾用「嚴重」和「越來越」這些字眼來形容在寮國傷亡的平民人數。

國會圖書館的這份報告說：寮國的苗族人民因爲他們居住地方是交湛區，所以傷亡最慘重。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布爾伯萊特指出，這份報告雖然可以記入許多可以估計的戰爭損失，可是對於無形的損失，比如說人們失去的機會和當地人民的苦難，卻無法作一個統計。

化之際，表示願意增加對蘇丹的援助。

從事實看，由於尼克遜的宣佈訪問中國大陸，已使中蘇共間關係更趨緊張。這麼說來，在製造兩個共產大國的矛盾上，尼克遜此舉是大有成就了。

可惜的是，尼克遜與中共修好的政策在共產陣營中雖然引起強烈反應，同時，在自由陣營裏產生的打擊也非常大。

相反的意向

人們說：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完全是為了來年競選，增強他個人的聲望。

如果尼克遜眞是抱了這個目的而作出這項決定的話，可以說是並不成功。在美國國內，對尼克遜訪問中共的反應，已不再像初時的激動，漸漸的，有一部分美國人覺悟到尼克遜的政策有太多不安之處，他們心理上引起一種是非與正邪的交戰，他們對於維護自由的觀念還未完全消失，因此，尼克遜訪中共所引起的熱潮過後，在美國國內就掀起一股相反的意向。最近，已有不少共和黨人和國會議員向尼克遜開砲，甚至，一份一貫擁護共和黨，在曼徹特市擁有相當銷路的「聯合評論報」的社論也說：尼克遜的訪問北平和對中共政策是「不道德、從事欺騙和危害美國安全的」。

該報還公開聲明：如果民主黨下屆提出一位公正的總統候選人，他們就會轉而支持民主黨。紐約市長林賽也繼該報這一項聲明，宣佈脫離共和黨改投民主黨，他將是民主黨用以對付尼克遜的競選對手。

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得出尼克遜的中共政策已在國內遭遇到有力的反對了。

殺人五千萬

如果尼克遜的政策是為了爭取選票，則他的做法顯然失敗了，共和黨裏面保守派，在參議院和眾議院中具有影響力的議員，多數公開指責尼克遜的決定，美國各地具有影響力的保守派報紙，也不少公開宣佈不再支持尼克遜，他可能爭取不到更多選票，反而喪失了原有的擁護。

最値得注意的是美國國會發表了華爾克的報告書，在尼克遜訪問北平正密鑼緊鼓中，發表這麼一項報告書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華爾克的報告書是在美國參院工業安全小組中發表的，他指出，在中共統治大陸的二十多年來，至少有五千萬名中國人被殺。

華爾克教授說：「這樣高的代價，使世人的良知對那些行兇者難以寬恕。」

該小組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伊斯蘭在報告書的引言中警告尼克遜說：如果我們要與紅色中國建立關係，非要「睜開眼睛」不可！

睜開眼睛

對於和中共打交道這一事情上，的確有許多美國人都是閉上眼睛的。不過，這和只知嘩眾取寵的美國新聞記者有關，誠如華爾克所說，訪問過中國大陸的美國記者，除了一個賓丁之外，全都是好話說盡，報喜不報喪的，對中共的殘暴不人道的統治，隻字不提，美國人在報紙上所能讀到的報導，全是替中共捧場的，他們使所有美國人都閉上眼睛。

美國人民看不到中共的眞面目，是受了政客和新聞記者的蒙蔽，作為一個美國總統而閉上眼睛做事，簡直是朦查查，伊斯蘭喝令尼克遜睜開眼睛，確有意思。看來，尼克遜去得成去不成北平，現在還很難說呢。

亞洲局勢醞釀劇變
有些國家會被出賣

六年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分家，成為一個獨立國，當時許多人以為新加坡脫離了馬來西亞將無法生存，尤其經濟方面更是前途暗淡。

可是六年後的今天，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新加坡都遙遙地超越了馬來西亞之前。市政衛生的進步，更是舉世稱道。香港的未來總督麥理浩，以及許多議員及行政長官，紛紛到新加坡考察，作為施政的借鏡。這個人口面積只有香港一半的小國，和以色列一樣，知名寰宇。

新加坡這個小小的共和國能夠脫穎而出，主要是領導者李光耀總理的勵精圖治，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人肯從殖民地中掙扎起來。

新加坡當然不可能成為超級強國，但以目前國民收入平均數已躍到每年九百美元（港幣三千四百，平均每月三百八十港元），香港的平均收入是三百元，已遜一籌，如果比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就相差得更遠了。

做大國的國民，未必一定好過小國，以新加坡華人的生活，與大陸同胞比較，實不可同日而語。

在新加坡獨立六週年紀念中，李光耀總理暗示說：美國介入亞洲局面之改變，可能使亞洲政局改觀，也許使共產主義坐大。

他說：重建地理、政治平衡的形勢，必有許多被公開出賣之事，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可能成為亞洲政局變動的一部分情景。若干國家可能變成親共。不過，李氏並沒有詳細說明，在未來的新局面中，新加坡將扮演何種角色。他只說：新加坡有協助鄰邦改善經濟的任務。

他的所謂鄰邦，便是指中共，他這些話是提醒中共，安定的新加坡，有助於中共的經濟發展。

他更明顯的說：近鄰的興盛，關乎新加坡的前途，如果區內的安定局面沒有突然惡化，大家都有好前途。

香港的處境，有若干和新加坡相同，特別是有助於中共經濟發展這一點。最大不同的地方，新加坡現在是一個獨立國，而香港仍是一塊殖民地，同時，香港比新加坡更接近中國大陸。

新聞  以外

尼克遜訪平弄得漫天風雨

自由世界共產陣營亂作一團

亞洲小國紛紛另找靠山，共產陣營對立更見尖銳，呈現一片緊張。在國內，尼克遜更是處處碰壁，許多共和黨的報紙、議員都表示不再支持他。伊斯蘭叫他「睜開眼睛」才好跟中共打交道，更是一針見血的話。尼克遜魯莽地決定了訪問中國大陸，也確太過矇查查。

劉人傑

與敵人握手

美國總統尼克遜雖然還沒有動身到中國大陸，可是不論在自由世界，在共產集團以及美國國內，都已引起急劇的變化，這事實已十分明顯。

在自由世界方面，由於美國態度的突變，原來在太平洋邊緣上形成一條防線攔堵中共擴展的美國、日本、台灣、菲律賓、南越、泰國已告瓦解，這些盟友為了美國和假想的敵人突然握起手來，致使他們有被出賣的感覺。

當然，在這些國家中首先受到打擊的是中華民國，其次輪到日本了。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說：亞洲的國家為了世局的急變，必須更改政策，以應付新的局面。他認為有些國家被允許中立，有些國家就不得不走向親共之途了。

自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後，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甚至印尼，都紛紛表示了與中共改善關係的意願，不消說，這正是李光耀指出的，亞洲小國必須改變政策，因為他們大家都已看到，美國這靠山是不可靠的了。

新的均衡形勢

美國與中共修好的話，亞洲若干國家趨向親共，對中共表示好感，希冀苟免是現在亞洲國家當政者普遍的心理；另一條路線是利用中共、蘇聯、美國間的矛盾關係，在矛盾中求生存，造成一個新的均衡形勢。

日本在美國宣佈尼克遜將訪問中國大陸後，馬上採取這一項新政策。事實的表現是：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答應訪問莫斯科，在此之前，因為領土問題，佐藤已三度婉拒蘇聯的邀請。除了訪蘇外，協助蘇聯發展西伯利亞的計劃也將付之實行。

戰後日本致力發展經濟力量，最高的夢想是要超越美蘇之上，成為世界上經濟超級國家。在國際政治上他們則扮演着消極的角色，軍事上的負担甚少；現在，突然之間他們發覺美國已不是再可依靠的靠山，過去倚賴美國的政策非放棄不可，今後一切要靠自己，日本的新政策就是在這樣心情下定出來的。

拉攏印度日本

當然，這也不是日本單方面的意願，由於美國推行與中共修好的新政策，蘇聯本身也同樣感到威脅，日本的需要也是蘇聯的需要，因此，蘇日間的關係很容易就拉攏了。

蘇聯並且不只拉攏在中共東面的日本，更把在中共西面的印度也拉過來，突然地和印度簽訂了一項二十年友好條約，雖然雙方說這不是一項「軍事協定」，但條約規定，蘇印雙方遭第三國進攻時，即舉行諮商，這明明就是有軍事性的條約了。

如果蘇聯把日本、印度拉過來，等於把中共從東面、北面、西面包圍起來。過去，美國對中共也採取圍堵政策，可是十多二十年來美國已表示厭倦，漸漸鬆懈下來，甚且讓這圍堵政策瓦解。

奇怪的是另一個共產國家竟執行了美國揚棄了的政策，再來一次對中共圍堵，而蘇聯圍堵中共，似乎比美國還要認眞。

日本要從經濟大國一轉而為軍事大國，看來不會有多大困難；印度雖然貧窮，但人口眾多，而且宣佈要自行發射衛星了，這當然是向中共「示威」，表明他們的科技也並不落後。

蘇聯若把印度、日本這兩個國家拉在一起，不消說對中共的圍堵很有作用。

還以顏色

不過，中共會任由圍堵而不思對付嗎？鑒於中蘇共間對立的尖銳，他們在蘇印簽訂友好條約後，早就決定了對策，對策是什麼？以圍堵對圍堵是也。

據匈牙利方面消息：周恩來今秋將訪地拉那、貝爾格萊德及布加勒斯特，目的在搞巴爾幹的反蘇軸心。更顯然的是，他們此舉是用以抵消及對抗蘇印友好條約的，他們不但要在巴爾幹還以顏色，同時極力拉攏阿拉伯國家，在蘇聯與蘇丹關係正趨惡

警惕蓄意搗亂的人

盡人皆知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感到一種恥辱，希望早點還治中國。可是實際情況卻大相反，一九四九年以來，她成爲大陸同胞逃避共黨暴政的「桃源」，迄今爲止，受不了共黨摧殘的義胞，仍源源不絕冒死逃亡來港。

香港是幾乎沒有資源的幾塊大岩石，戰後只是一轉口貿易港，人口不過百萬。這二十年來，人口增加到四百萬，由一轉口貿易港，已變爲工業城。四百萬人在這塊大岩石上創造了奇蹟。有人稱香港爲天堂，未免誇張；但是以彈丸之地，負擔這麼多人口，雖不能說家給人足，但是願意勞動的人都不愁一日三餐，即使木屋區的居民，亦多有收音機、冰箱和電視機，較之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生活水準不知高出幾倍。

香港政府所有的制度和措施，未必使人滿意，但是它能容許四百萬中國人的自由生活、自由傳衍和發展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大多數居民來說，實在是喜出望外之事。在大陸沒有自由重光，舉世沒有乾淨土的現代，我們必須寶愛這個自由之城。我們所以要說這個話，因爲有些人正在進行破壞活動。

新大陸吹來的邪風

一九六七年毛澤東及其妻江青等發動「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的「文化大革命」，禍延香港；港共爲了自保權位曾在這裏展開菠蘿戰術，擾亂社會，殺害無辜，一度使香港變爲死城，悽慘記憶，至今猶新。

港共的騷動過去之後，香港很快恢復了繁榮，方慶幸從此可望過一段平安的日，可是自去年起又吹到一股邪風。這股風不是從大陸吹來的，而是從新大陸吹來的。這股邪風與一九六七年的「文革」風，名牌和內容完全不同，可是想在香港製造混亂、破壞居民生活，其作用並無兩樣。

今天的美國被稱爲「病的社會」。其主要的病癥有二：①是西方文化之病，青少年對傳統的基督教失去了信仰，對西方的拜金主義、物質主義倒了胃口，開始去自己尋求人生的意義。這一風潮醞釀產生了嬉皮士。他們離棄社會和文明，蓬首垢面，過原始生活；拋棄家庭，男女混居，實行亂交，美其名曰「公社」。②是政治的幼稚病，在享有自由民主的社會中，竟產生崇尚暴力主義的主張和行動。他們抄襲毛澤東的游擊戰術，改頭換面成爲城市游擊戰。他們不組織政黨去競取政權，專在街頭扔炸彈，有些人根本不想奪取政權，只是想在暴力主義中尋出刺激和陶醉，自覺自己站在時代的尖端，是與孫中山、馬克斯並列的革命者。其實他們的行動使任何嚴肅的革命者爲之噁心。因爲革命必須有正面理想，積極目標，絕不盲目的爲破壞而破壞。而他們則相信暴力，認爲破壞就是建設，（殊不知沒有建設，破壞將長期持續），廢墟即是目標。實際上是一種激情主義的惑亂，一種無知的自憐意識的反動。這些人自命爲新左派。

與搗亂分子劃清界限

這股邪風吹到香港之後，一部分心智不熟的青年見獵心喜，在這個彈丸之地，竟也搞起革命來。他們一方面吸收和宣揚嬉皮士的生活，一方面找題目製造事件煽動暴亂。可是曲低和寡，屢試不逞。他們搞的示威、遊行，始終沒有超過五十人。但是由於七．七維園事件，給了他們一個混水摸魚的機會。由於警方措施不當，引起與保衛釣魚台大專學生的衝突，他們乃乘機大肆煽風點火，希望事件擴大、惡化，給他們製造後備群眾。

保衛釣魚台的大專學生，動機純潔，你們的行爲是可敬的；但是切勿因一次誤會而與少數蓄意搗亂分子合流。

你們的愛國熱誠、和平行動，會受到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如果與那些蓄意搗亂的分子合流的話，無端端的沾染一身腥臭，那就太可惜了。

愛國是人人的義務，也是人人的權利。在此時此地，我們應該依循和平，理性的精神，遵守法律，堅持原則。必須與蓄意搗亂的分子劃清界限。不但在行動上劃清界限，在思想上也要劃清界限。

當中共在大陸作亂的時候，派特務滲入學校當職業學生，自動降班不畢業，專搞政治活動。

今天香港有一小撮職業示威分子，無論什麼事，他們都打着標語上街亂叫一氣。純潔的青年的學生，必須警惕這些蓄意搗亂的人。



因颱風及停電關係致本刊延期一天出版請讀者察諒。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九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八月十九日出版

出版督印人兼：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九九期)

尼克遜：我要捉條大魚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毛澤東跑江湖

岳騫著

本書是毛澤東出世之第二集。敍述毛澤東自進入第一師範讀書，及畢業後在社會活動的情況。此時毛澤東尚未找到政治歸宿，在社會上單人匹馬亂撞，因此，與各階層人人皆有廣泛接觸，多采多姿，笑料百出。若要了解毛澤東以後事業成長的過程，則此書非看不可，凡閱過「毛澤東出世」的讀者，更要繼續閱讀本書，趣味更濃。定價港幣六元正。

經售處：湘濤出版社，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力行詞長見貽明日黃花錄賦呈郢正

辛亥閏五月　余少颿

寸寸山河寸寸灰，一痕鴻雪一低徊，
心儀哲匠銓流馬，胸蘊韜鈐演背嵬，
養氣欲師胎息術，閒情愛說夜光杯，
無端更惹江南夢，把卷欷歔首重回。

少颿先生爲當代詩學名家，王謝聲華，嶺南世族，敎授大學有年，名高望重，儒雅恂恂，廣博精深，素爲鄙人所推重，前贈拙著「明日黃花錄」就正，余先生用書中題目，賜詩獎飾，該詩擬列入第三集贈詩卷首，實深榮幸。書中所云木牛流馬之研究，岳飛背嵬軍，氣功胎息，夜光杯之考正，余先生引用書題入詩，對仗工穩，並贈有氣功歌，尤稱絕唱，不日公諸文壇，以爲光寵。

寫懷疊韻六章

一覽樓主楊海天於閒園

(一)閒看壚首白雲行，疇日豪情久不萌，
舉世蝸爭終擾擾，一胸詩思自淸淸，
園中花草烹茶賞，天下英雄煮酒評，
讀破奇書成底用？十年無夢到神京。

(二)中年歲月不尋常，風雨侵凌又雪霜，
詞唱歸來三徑老，桴浮海上六韜荒，
嚴冬歷盡松猶翠，寒葉飄殘菊傲黃，
可語長安人幾個，開顏唯有酒杯香。

(三)閱盡興亡事已多，滄桑世態付吟哦，
得錢只喜沽黃酒，學字原希換白鵝，
巨富有人嫌不足，赤貧如我亦堪過，
可憐紗帽黃金客，牛馬年年到髩皤。

（尙餘三首，下期刊出）

楊先生詩，音節平仄之佳，無出其右，每首詩中，均有名句，「嚴冬歷盡松猶翠，寒葉飄殘菊傲黃」，充份表現讀書人偉大氣節，「巨富有人嫌不足，赤貧如我亦堪過」，造句既新，對仗亦好，曠達襟懷，恢宏雅量，袁子才見之，亦當採入詩話。並非壇主過譽之言也。

遊屯門二律

壇下過客　甘　泉

新界屯門，爲歷史名勝之地，宗人壽宴，偕弟侄輩前往，屯門對岸，卽爲青山，忽憶壇主有遊青山寺感懷詩，「人到無聊欲問禪」，相議偸閒半日，先作青山之遊，買棹渡海，聯袂而登，但見葱翠林木，廟貌崔巍，雖無羅浮之冲虛，而有黃龍白鶴諸觀之宏敞，具有洞天福地之雅勝，爰賦二章，以誌此遊。

(一)廟貌崔巍聳翠陰，六朝遺跡到如今，
紅魚靑磬空聲色，暮鼓晨鐘送梵音，
閑償溪山添歲月，靜觀雲水滌塵心，
海天卽此餘靈秀，望眼神州何處尋。

(二)雄峙屯門瞰碧瀾，超凡福地覓來難，
登臨俯仰襟懷暢，覽勝低徊興緻闌，
雲水空濛帆影淡，杉松疏映夕陽殘，
鐘聲播澈三千界，悵望家山獨倚欄。

甘泉先生一九二期，感懷二律，「逐」「償」二字排錯，壇主早已發覺，原稿並無雷同之字，已爲改正，實深抱歉，將來印書，仍須詳細校對，文章可以馬虎，詩則不能弄錯一字也。

和徐泓先生辛亥述懷原韻

山打根　吳湯禮

建國重辛亥，逃秦別故鄉，
寄身消歲月，撫劍度風霜，
雅唱增新雨，低吟憶舊章，
烽烟何日靖，四海不波揚。

曉　雨

初學者　郭　眞

曉雨輕陰冷入樓，縱橫寂歷釀濃愁，
故人北盡艱難日，林表杜鵑嗟未休。

郭眞先生之詩，自稱初學者，以初學之人，竟有如此作品，已算入門，(一)用十一尤韻，並未出韻，樓、愁、休三字，均是「尤」韻。(二)該詩平仄也未錯，讀之鏗鏘可喜，年少學生，能寫出唐詩，確是難能而可貴，香港教育之成功，由學生能以做詩，即可證明。

該詩雖出自初學者手筆，而靈感高超，情感豐富，具有詩人氣質。壇主爲提倡詩學，對青年初學者，應加以培育指點與鼓勵，樂其有成，繼承國粹，方可文運復興，發揚民族文化，區區之意，在乎此耳。希望大膽寄詩，不必顧慮。

壇主抱此宗旨，故對青年學生，十分重視，見有不妥，卽當不厭煩瑣，代爲推敲換字，以資進益。該詩原意不動，更換三五字，卽稱完美，作者本人，極易領會，用此新法指引做詩，最爲有益。更換之字如下：

冷雨輕陰入曉樓，縱橫淅瀝釀濃愁，
故人北望艱難日，嶺表啼鵑正未休。

原句不動，只換五個字，淅瀝是雨聲，嶺表是廣東，啼鵑之聲，「不如歸去」，北盡改北望，詩中之意，翻譯白話解說於下：

在早晨的時間，輕陰冷雨，洒入了我的樓頭，雨絲縱橫，淅瀝之聲，醞釀起了我的濃愁，故人在大陸，我登樓北望，知道他度日艱難，想起鵑鳥之聲，「不如歸去」，老朋友，你爲何不返廣東呢？杜鵑正不斷的在呼喚你，我也在思念你。

區區二十八字，寫出無限友情，言欲盡而意無窮，文學之中，兼有藝術也。民國八年，一羣新聖人，又曰「文妖」，想入非非，既要打倒孔夫子，又要打倒李白、杜甫、蘇東坡、陸放翁，打倒之後，方無阻力而可順利進行共產主義。當時北洋軍閥總統馮國璋、曹錕等，本是粗人，不知文學可以影響政治思想，曹是賣大布出身，名曹老三。香港曰賣「疋頭」佬。不知禁止，於是文妖大行其道，貽害中國，四五十年之久。前年台灣蔣總統恍然明白其中道理，遂有文化復興運動，吾人響應之，而發起萬人詩壇。蔣總統云：「欲救中國，必由復興文化入手。」眼光正確而又遠大也。

悼張贛萍先生

小萍

現在已是淩晨四時了，整個六月份以致今天都不能好好安睡，還是決意寫一封信給您，也許您在天之靈可以領會我說的話呢！

想起來我們只見過四次面，兩次是因爲我寫的「又長又臭」的東西交給您（您對我稱讚和鼓勵不已，雖未發表也耗去您不少時間），其餘兩次便是萬人詩壇及萬人聚餐（這兩次我們只握握手），至於通訊，您也給我寄來了四封極簡短的信，兩封談及拙文修改問題，一封是介紹外子工作，最近而又是最後一封，則是鼓勵我參加某社團的歌唱工作。

我們都被您的眞摯、坦誠所感動了，和您短短的交往，也就對您敬仰不已！您是那麽的愛惡分明；不隨俗，對愛國反共的人您愛之深，對有損國家民族的人您恨之切：「我出身槍林彈雨中也不怕，怎會怕那區區小左仔！」「我隨時準備着反攻復國，穿上戎裝重上戰場！」那是您說的多麽豪壯的話語啊！

六月一日！唉！天何太慘！我還打算告訴您關於我的小家庭將要改善生活的好消息，讓您替我高興，誰知這一天您就此永別了這個紛擾的世界！您見了誰都交帶一句：「好好保重！」爲什麽忘記了自己？事前既有徵兆，爲什麽不想到保重呢！可知您腦子裏常常想到別人的問題而已！

爲了秉承您的遺志，我會在百忙中努力義務社團的工作（在此也謹望萬人讀者們參加）。

我們這一代受夠了戰爭及獨裁者痛苦，我們不幸生於多難的國家，但是「不要埋怨！您該想想自己曾經替國家出了多少力！」對了，我常常用這話反省自己，隨時隨地做些對國家有利的事。

假如天上有神而祂又要您安息，還有什麽話可說呢？那您就好好安息吧！

您的精神將鼓勵不少人向前爲國爲民而奮鬪，這樣也可慰您在天之靈，是嗎？

颱風襲港時

何種情況下不須上班 港府當局應有所規定

萬人傑先生：

您好。我希望您能在您的「牛馬集」中，給我們工人向港府提供一點意見。

昨「星晚」載五至八號颱風訊號，只是表示風向的不同，不是風力的強度，以至引起廣大市民的困惑。這確是事實，對於風球制度，除天文台應作檢討與改革外，本港各公私企業單位，對於風球所採取的態度也各有不同。

有些在五號掛出後，即規定可以不用上班；但有些卻規定在七號風球掛出後才免上班，雖然在部份輪渡、巴士宣佈停航、停駛後，職工仍要上班。

例如這次露茜襲港，電台都說這次風力很强，希望市民不要隨便外出，但天文台最高掛出的風球是六號，所以部份工人迫於生活，不得不冒生命危險上班，在這次颱風中有三十一人在返工或歸家途中受傷。

本人在這次露茜襲港中，也差點在下班途中遭遇不幸。

爲了切實保障市民安全，港府該統一規定，在一個什麽訊號可能發生危險的情況下，職工可以不用上班，以法律保障工人，免在不必要情況下發生危險。

一個工人上

七月廿五日

，謂會相借汝渡海，毋庸顧慮。抵哥連臣，余向遺棺三鞠躬，從此一代忠貞，歷劫萬難，橫戈躍馬的好男兒，永別了。互稱一脉相傳之抗日戰友，公之死，精神不死，蓋靈魂之離軀壳，人誰無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其遺留下「萬人雜誌」之萬千讀者，個個擁戴，口碑載道，此實為第一之明證。前兩期刊出「萬人雜誌」，承各前輩諸公將其生平事蹟、人格、個性與及其他等等經詳述無遺，毋庸我個人多贅，尤憶老張，每出版一本新書，如勁草、血淚斑斑、一夜之間等書，彼即簽名付郵相贈，今睹物思人，情何以堪？哀我倆「彈雨餘生」，騎瞎子馬時之應死不死，「命運奇談」裏之註定耶？惟獨蒼天自知耳。他日同唱「怒潮澎湃」，少了一人，文化鬬士少了一位，張公嘗語我：昔日戰友，在港無多，倆固遂有彈雨餘生之感。公今雖逝，精神不死，浩氣長存，長留佳業於我後人而已。離哥連臣角時悉老者亦李姓，寓牛頭角，對余謂有二角錢可渡海乘車（由吉儀利是），旋訂後會，我望發揚老張一貫寫作精神，繼續努力，文化衛士雖比我儕先逝，繼續苦幹為文化先鋒那就可慰老張耳！

投稿報社附回郵信封 不刊不退如石沉大海

葉先生：

你好，也許，我將人家不要的稿子付上，你會為之齒冷？不過，我這樣做為的是希望大家評評理：不合不要的稿子，作者既然附去回郵信封、郵票（信封上自詳明地址），復在稿末注明不合即退回的聲明，為什麼報社的編輯老爺卻不加理會——久久不見回稿呢？

我的「料子」差，我有自知之明。故此，我並不敢妄想登刊——我已預先要求不合即刻退回「原主」。但是，日復日，連我再次的去信索討，編輯老爺依然「熟視」無睹。大概，×報乃「威水」的報社，編輯先生則是「威水」之編輯老爺，一個第「九流」的不見經傳的作者（我當然不是作者，這裏的「作者」有別於「眞貨」的作者），可能連退稿的「資格」也不配？我漫然不解。

弟方戟上八月二日

以下是我投寄×報的原文：

遺憾的「七七」維園事件

七月七日夜，我在電視螢光幕上，眼睹皇家警察的「英勇」行為——手執警棍，如臨大敵，緊張地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進行衝鋒陷陣的襲擊。結果，製造出流血的不幸事件。

倘若此事發生在共產國家，我們無可「非議」。不幸的竟是號稱自由的「民主橱窗」——香港，這怎不教人感到遺憾呢！

警方這種小題大做的「作法」，誠如×報社評（七月八日）所說：『勢必大大損害香港的聲譽』。無疑，此殊屬無智不當之舉。其必將引起的一系列反作用，不但無益於香港市民，更不利於香港政府。

本來，當局與市民之間的隔閡，猶如鴻溝中塹。特別是青年人，由於對現實的不滿，故表現得處處的不滿於現狀。一系列的罪惡製造者，多數非青年人莫屬——這大概是他們發洩的結果罷。這許多的社會癥結，與其歸咎於那些青年人的劣根質，毋如檢討自己的缺點。

有知之士，皆曉得目前唯一能解決社會紛紜的辦法，首先必須解決青年問題。不錯，警方似不遺餘力地大舉「肅飛」，結果非但未見「飛禍」斂跡，相反的愈是愈肅愈猖獗（指飛禍）。可見警方祇有對「癥」「治標」，卻不「治本」也。

警方「江郎才盡」之餘，祇能付之「暴力」鎮壓。或許這叫做「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所以，我們無可厚非而議——還能獲至大多數支持。

但是，最令人迷惑不解的，警方為何要用對付暴徒的「警棍」，施於參加和平示威的知識青年身上？難道參加和平示威違法？難道這些知識青年一時之間變成暴徒嗎？相信警方難以自圓其說了。

申請「借用」維多利亞公園作正當的和平示威，可以說是合情、合理而合法的。市政局的不予以批照，使人懷疑到市政局所為，跡近蓄意為難；更使人對香港式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表示置疑。

也許，香港的「經濟」佔多數來自美國、日本。香港極需要美、日的投資，以資助繁榮。偏偏學生們欲舉行反美、日的「保衛釣魚台」示威，我們不難想到：當局大概在賣美、日的帳——最低限度幫助了美、日?!

至於警察先生向記者當頭「棒喝」，是否屬誤會，姑且不加以妄評。不過，自來記者，最遭「當道」者忌恨倒是事實。

總之，市政局及警方此次拍檔導演的「七七維園事件」，祇能增加市民對當局的憤恨及「局勢」的惡化；更給世人一種不良的壞印象。

事情既已成過去，彼此互不承認事實，純屬不智之為。祇有進行「亡羊補牢」的措施，予以妥當的「善後」，或許能「補救」萬一?!

方戟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

徵求職員

現徵求一位對書店、出版工作有興趣的朋友，參加我們的工作：

㈠每天工作時間：上午九至十二時，下午二至六時，星期日休息。

㈡不拘性別年齡。

㈢主要工作是：處理外埠讀者郵購書籍、簡單的帳目、抄寫、整理資料。

㈣最好住近灣仔或北角區，以免舟車費時。

㈤應徵者來信說明履歷及要求待遇，合則約見。

同情之心·人皆有之

萬先生：

張老編贛萍先生不幸逝世，我們與張老編僅一面之緣，那是去年貴刊三週年第二次編、作、讀者三結合聚餐會。餐後他在門口送客時，還說今年第三次三結合再見，想不到就此永訣。茲附上支票二百元，作爲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希請轉交。

長期讀者趙健、李華同上

（六月三十日）

× × ×

萬人傑先生：

弟對尊駕與張海山先生，已敬仰很久了，惜無緣識荊。雖我遠在海外，但總設法在倫敦訂閱貴刊，對於家人由港寄來之「萬人」多嫌遲，以先睹爲快。閱最近之貴刊，痛聞張海山先生仙逝噩耗，痛失良材，對貴刊與廣大讀者而言，確是重大的損失。

弟見到萬先生發起對張先生家屬之援助，深感己身爲讀者一分子，應盡棉薄，以求集腋成裘之效。新舊左派整天睜着眼睛瞎說，說什麼請老編飲咖啡是假的，現在有事實信銀爲證據，千萬讀者給予張先生家屬之幫助，就可以粉碎他們謊言的無恥。弟奉上區區十鎊英幣滙票，煩呈交此款給張太太，並勸她節哀順變，堅強地繼承張先生的遺志。

異日弟返港，頗望拜識萬先生，並不知可有這份光榮否？弟相信可能趕上貴刊四周年的聚餐會，所以有此要求。先生日理萬機，恕我就此擱筆，不再打擾您了。

祝您與貴刊同仁龍馬精神！

海員讀者林瓊上（七月三日）

× × ×

志蘭女士粧次：

驚悉海山先生逝世，不勝悲痛。妹乃「萬人雜誌」忠實讀者之一（由創刊至今，從未間斷），平日對先生言論及爲人欽佩萬分。妹雖是學識膚淺女流，但愛國熱忱，從不後人。遍觀今日市上所售刊物，能立場鮮明堅定，文字大膽動人者，除「萬人雜誌」外，難覓其他。這是張、萬兩位先生豐功偉績。因此妹三年來將兩位先生視如良師益友。

當快報報導張海山先生逝世消息時，妹以爲是快報記者，不知海山先生即是崇拜三年多的贛萍先生，待知悉兩名實爲一人時，已不能趕赴殯儀館致祭，衷心深感歉然。

妹爲一家庭婦女，有美滿家庭，並且良人體貼，不須爲開門七件煩心，兒女已長大成人，最大之子，已在美攻讀碩士；最小之女亦將中學畢業，故每日生活，悠閑安逸，無煩惱悲傷之事，但此次卻爲張先生之逝世，數次落淚（一九六七年也曾爲林彬先生被燒死落過兩次眼淚），因爲今後「萬人雜誌」失去一位英明編者，女士失去一位終身伴侶，令郎等失去一位親愛的嚴親，當然都值得傷心，但最最值得悲痛的卻是從今反共陣營失去一員幹勁冲天，勇猛過人的戰將，是國家無法補償的大損失。凡是愛國的人都應同聲一哭，執筆至此，不禁熱淚滿眶！

妹與女士可謂身份相同，既是妻子，亦是母親，故能深切了解女士現時心情與感受，奉上百元銀行禮券一紙，畧表寸心，請作爲令郎助學金，數目雖然不大，但其中徊涵有妹千言萬語，無法寫盡的情誼，所謂紙短情長，量女士能體會得到，接受此區區之數。

今後每半年妹將繼續寄上百元（即每年兩次），作爲令郎助學金，直至令郎中學畢業爲止。尚望女士節哀順變，善爲珍重，俾可督促令郎，使他日長成，能繼承父志，爲反共隊伍中增一員小將，勇猛更勝過老將，是所至盼。

妹李麗蓮手上

老張的戰友 痛同袍早死

萬人雜誌執事先生：

我是第一期迄今長期讀者，祗會看，不會寫。老張逝世了，他精神不死，我寫這個，的確事實。那老者是生病，姓李的，跟我同宗，住在牛頭角，還有五元在袋裏，預備看醫生。他連醫生也不去看，改做奠儀。我眞替他擔心，現在我還在默禱他的身體康健。

我跟老張和他的家人很熟，寫兩頁也寫不完，像他說「奇行異行」的模樣，我們是抗日戰友，先後隸屬別働軍十縱隊張績武將軍部隊做事，後來改交警二十餘年了，恐怕前時的隊友也沒有機會相見。寫到這裏，感慨萬千，而隊友再沒有在香港了。

李永輝手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廿五日）

六月二日由快報悉海山仙逝，傳來噩耗，內心悲愴。三日午到殯儀館，淚承於睫。公祭畢，復由朱振聲先生畧述其生平事，邊述邊哭，淚濕衣襟。靈車開赴哥連臣時，余登出殯旅遊車，心想不數句鐘之後，一代好男漢，玉石俱焚，化爲灰燼，徒嘆奈何！余悽愴甚，心頭鹿逐，無暇他顧。有老者坐余旁，並相顧曰：「先生爲報界中人，抑張先生之親友？」余訝甚，謂非報界，亦非其親戚，蓋無心顧其他而已。老者滔滔不絕，云是「萬人雜誌」由一期迄今長期讀者，愛公之文，悅公之言論公允、寫實，辭語筆鋒犀利，最適應此時此日香港人之刊論。更說彼猶在病中，身懷五元，預算去赴醫者，因從未見老張爲何許人，高矮肥瘦也不知。前兩次萬人聚餐，不能抽閑前往，今驚悉仙逝，不意今日爲首次亦爲末次之見張公矣。而吾今經將五元作奠儀，余知其意

此事失敗後你傷心幾天食不下喉，憤怒得緊握拳頭，說我要替他們報仇，但事隔不久這位密報的民族敗類者，眼見他的悲慘下場。因此地環境特殊，你不願在你的「彈雨餘生述」記載此事，現在當事者都已先後作古，你知我不會寫文章，我祇能記下大概，是因為袁君等四位反共烈士之被害，局外人根本不知道，然而影响此數千忠貞反共游擊隊失去了首領，中斷了海外的聯絡，也不知生死存亡，在無形中湮沒了，怎能不使人痛心，而對共諜提高警惕呢。

五二年你對我說，看此局勢我們逃難不知逃到何時了，現在的家你能維持多久？我答覆你最多一年，你說「情形如此，外面不去跑了，空費精神冤枉花錢，以後你不必供給我的零用錢了，從此我開始寫文章投稿賺點錢用，你祇要負擔房租伙食。」大哥，我很抱愧，因生意失敗，商人沒有資金是失卻了作用，至五三年夏季用完了最後一文錢，衣物等也當光，為着生存生活逼着各自謀生，因我無能而使你吃盡苦頭，終日絞腦汁寫文章，你還對我說好日子已過苦日子來臨，楠弟我們要咬緊牙齦度此難關。人窮志不窮，憑着我們的努力，有見光明的一天。近年環境稍好轉你又離開此世界，眞傷心啊。

六七年左仔暴動，有次你問我必要時作何打算，當時我反問你意見如何，你即起身拿兩張紙給我，你說，我們各將意見寫在紙上。待寫好一看，你寫的「必要時將家眷送去台灣，自己留在此拚到底」，我寫的與你正相符合，你說好，有此決心無甚可畏懼了，十月間萬先生邀你合創辦萬人雜誌，後來有人寄恐嚇信寄子彈頭均嚇不倒你，因早具備有反共視死如歸之心，有何可怕呢。

我在此行醫，你對我說，行醫主要重醫德，有錢人請你醫病不必客氣不防多收點錢，貧窮人請你，要存仁慈的心幫忙人家。大哥，數十年如一日，你的話我不但接受了，我都照你意思完成了我所應做的事情。但今後還有誰來吩咐我關心我？哀慟的心情永難平息，幽冥永別，應當走的路你走了，應當做的事你做了，未竟的工作自有人替你完成。安息吧，大哥，盼望你在天之靈護佑你的孤兒寡婦，將來天堂再見。

寄語寫匿名信的仁兄們，家兄逝世，如你是站在反共的立場者，都應有同情心，因減少了一分反共力量，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倆兄弟在港人丁有十口，但我的職業不是寫文章，海山雖死了他不乏有接班人，在生恩怨應一筆勾消，請回轉頭看看你自己身後接班人情形，盼好自為之，直言見諒。

× × ×

子俊兄長：

我這樣稱呼你因為家兄與你的交情是非泛泛者可比，他的突然去世，我知你的精神打擊內心哀傷並不亞於我做弟弟的，他在生時對我講過多次有關你的做事為人，豪爽不嚕嗦以誠待人，寫出的文章是才思敏捷，筆調超羣，是他所敬佩唯一知己，可惜他英年早逝，如能與你多合作長時期，必定結出許多良好的果子來以饗讀者，及造福社會人羣。

由衷感謝你的俠義作風，對故友身後事安排得這樣妥善，希望能有機會報答你的恩典。

今寄上一篇（見上文）悼念家兄海山的憶往之情的文字，寫文章我是門外漢，標點符號及助語詞我都弄不清楚，請百忙中抽點時間看看，如可在雜誌刊出則請刪改，否則投入字紙簍不必寄返給我，即頌

文祺　弟張振楠啓　七月十四日

輓張贛萍先生

噩耗乍聞駭又疑，海隅曾惜締交遲，誰知把酒梅江後，竟是人天永別時。

彈雨餘生作老編，風雲才略教裁箋，文章滿紙縱横氣，天妒英豪不假年。

當年柳色漢宮春，此日煙飛翅後身，經世才長偏命短，萬人涕淚哭斯人！

敲石有心塡恨海，（自戎馬書生文中方知張海山先生來港之初曾打石工）修文賚志返靈山。贛江水碧萍花落，舊著重翻血淚斑！

又

自古誰無死，嗟君去太匆！遺孤憐弱息，壯志付長風。淚灑梅時雨，魂飄柳岸空。萬人齊景仰，作鬼亦豪雄。

萍友

啓事

本社青年朋友，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周年，特舉行慶祝餐會，歡迎一切愛國朋友參加。如有興趣者，請來信報名參加，來信寄九龍德明書院十二號信箱。本社接信後會去信通知，指明買餐券地點及售出餐券價目。特此敬告大陸逃亡青年和一切愛國人仕。

怒吼社　七月三十日

神道的公允啊。

你與父親不幸先後離我而去，孤零零剩我一個活在此多難的世界上，有如忽然折斷了我一條手臂，頓覺無所適從，內心的創痛能向誰訴說。每當午夜夢迴流不完的眼淚，大哥，再聽不到你的吩咐，有事情也永遠找不到你商談了，面對着我兩家正在讀中學的六個孩子，雖然經濟不成問題，精神負擔是多麼的繁重，孩子們一旦失卻了父親的愛護，寡嫂失卻了丈夫的安慰，這種悽涼苦楚情景，眞如世界末日來臨的悲慘，此種遭遇實在太痛心了，有何辦法可挽救呢。

我倆兄弟從小同床共衾在舊禮教的家庭長大，祖母特別鍾愛你，父親管得嚴而不教，全賴母親慈祥的教誨，使我們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尤其一班親友長輩，無不羨慕我家的和順。以前你也常對親友說，我們兄弟從未吵過嘴，或有什麼爭執，你亦常以此自豪。以前再三叮囑我記得母親的慈訓決不可打牌賭錢，因父親嗜賭而影響家庭盛衰，母親也爲此傷心透了，後來我們四兄弟三姊妹，雖然生長在賭風熾盛的環境下，都能體諒母親的苦衷，竟無一個打牌賭錢者，不但如此，連父親也因受感動而從此不打牌賭錢了，這是你做長兄的帶領結出的果實，而使母親得到無限的安慰。記得幼年時你說，我們將來讀書做事不要走同一路線，你從小就喜愛國文，你的作文時常得到老師的稱讚，「貼堂」，我所喜愛的武術與醫藥，豈料在此做難民，將年青時的喜愛竟成爲職業，大概這也是命運的安排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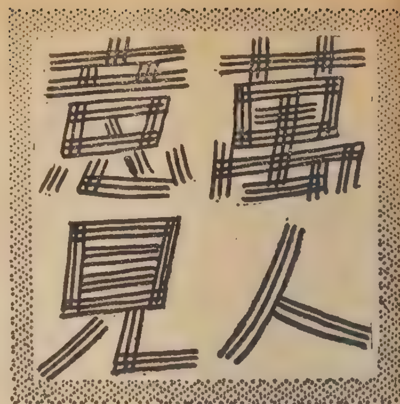
當我們參加抗日聖戰時，你投考軍校，我投考機械化學校，因年齡不足未果，而改投砲七旅機械訓練隊受訓，你在湘西我在廣西同一時期受軍訓，你來信云要我莫丟了武術練習，將來上戰場時有機會使用，果然當我首次參加崑崙關戰役，有一次敵人迂迴偷襲我軍砲兵陣地，値此緊急關頭時，官兵全部出動近身肉搏，結果我們的大刀戰勝了日寇的刺刀，武術也第一次派上了用場。

在勝利頭一年你來信云「二弟你要結束你的軍旅生活，因父親來信云，楠兒不回家我內外無依，體弱多病，族中無賴又覬覦我家產業，諸多紛擾無一時寧靜。」我答覆你戰事未打完不願回家守祖業。接着你又來信催我云「二弟你必定要回家，你要代我做長子的侍奉雙親，教育弟妹，我正準備將來投考陸軍大學，你要成全我的事業，使我無內顧之憂。」當時雖然十分不願意，我也得順從大哥的意思，即請假回家整頓家務。不久你又回信給我云：「二弟我在五八軍情報隊行軍沒有馬騎，很不方便，經費不夠開支，你要替我解決困難。」我即買好馬籌好錢藉此機會送給你，順便遊覽昔日明朝大奸臣嚴松家鄉風水。

當我抵達軍部時你還請了幾桌客人歡聚並爲我介紹，因此軍部同事無不知道你家庭富有，家裏買馬送錢來用，也眞了不得，拿錢買官做，因此後來也便利了你的工作進展。「爲人做事不貪汚鬼都怕三分」，此言誠不虛也。

當日寇發動衡陽會戰時，你派專人送信給我云：「二弟現値局勢緊張你要動員人力財力協助我在萍瀏醴三縣邊區，佈置一情報網，如你肯負責我則可減少右翼的顧慮。」我即答覆你決心助你達成任務，來信雖然未提到錢我也知你需要，便交一筆錢給來人帶給你，後來你給我信云：「二弟你不在家我困難重重，有你在家我祇要專心工作，你即是我的財庫補給處。」這是事實，打仗也是打財富，抗戰末期軍人生活之苦誰都知道，爲着抵抗侵略赤腳行軍一兩天沒有吃飯是常事，現在共黨將抗日功勞全部歸在他們身上，祇有令人齒冷，一掌豈能遮蓋大地，人無廉恥百事可爲，好話說盡，壞事做盡。

勝利後我正式進入商場來港經營出入口生意，五〇年春催你遠離家來港，那時我倆由西環朋友家搬到黃大仙李春明先生家住，在偶然機會認識前交警×總隊長王×忠先生，因他來港急於向台灣請示湘西有數千反共游擊隊，有關今後通訊等問題，並邀請你協助在港聯絡事務，當時正寄信買郵票的錢都沒有，你要我在經濟上作有限度的支持，不久在湘西負責指揮官袁慶光先生也來了，據袁說現有人員四千人左右，祇要將通訊聯絡工作辦妥，即可擴充多兩倍的人員，因他在湘西是老游擊將領，有槍械有糧食有地盤，祇要名義上的支持別無任何要求，你與袁可說是英雄遇好漢，在此祇有十多天時間相處，一切商量妥善，他即帶同通訊員沈全非君及吳子長君返大陸進行他的工作，與我們同住在李家有位湖南人陶建銘君（名字可能記錯），他要求你支持他回大陸打游擊，陶君是位血性的青年約三十餘歲，在家鄉有槍械有財有勢，不願住在此地做難民，他得知袁君在湘西有地盤，他請你介紹與袁聯絡，祇隔一星期陶君即步袁後塵離港返大陸響應袁君游擊工作，你亦滿懷希望此次能轟轟烈烈的幹一下，誰能料到在此同謀者竟有一位共黨潛伏內奸，台灣大陸兩面報密兩面騙錢的無恥之徒，而將此四位反共英雄的情形向大陸報密請功領賞，前後不到一個月此四位烈士在株州常德等處一網成擒，將袁君等解往長沙遊街示眾，據說袁君毫無懼色，口中還不斷叫口號，「打倒萬惡的共產黨」，「國民黨萬歲」，直至被共軍用木棍打得滿口流血才停口，因當時有潛伏在長沙城裏的工作人員親眼所見，同時還將長沙當天登有袁君等的相片報紙撕開幾張包東西帶來香港再併合全張寄去台灣存案，



聯俄制美奮發圖强
在惡風浪中站穩腳根

國際形勢，瞬息萬變。姑息勢力，風起雲湧，變幻莫測。媚共牽共，囂焰宣天。姑息主義者及陰謀家，興風作浪，為虎作倀，掀起了一股洶湧澎湃的逆流。

如今，作為自由國家盟主的美國總統尼克遜，竟宣佈接受阿周的「邀請」，於明年朝貢北平。此一消息，可以說是出於意料之外的。難怪世人咸為驚奇，而台北，似乎震驚不已；北平方面，則「得意」地獰笑着。

筆者庸才無德，不敢妄自言政。不過，對這種「怪事」，卻安然置之。我不敢自誇胸有成竹，但起碼有較深切的見解（萬人雜誌一七五期我已發表過）。而我底信念，不論環境如何惡劣，自始至終，依然如舊！

我以為，毛共一反常態，擺出一副笑臉，並不是什麼好「現象」！因為究竟毛共是再三强調「槍桿子出政權」的「世界革命者」，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無非是夢想——絕對不可能！而毛共一貫來就誓不與美帝妥協——事實上毛共政權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本來就背道而馳，基本無法「合作」。那麼彼此之間，為什麼卻偏偏互相勾結呢？道理甚簡單，在毛共上來說，因為內部經過一場「文化革命」的空前浩刧，致眾叛親離，百廢待興。故此，毛共拖出一系列的「新奇」「招數」，向西方國家大灌迷湯，以達到掩飾即將崩析的局面，混淆視聽……用這種「亡羊補牢」的措施，妄想從此而能「起死回生」。至於西方國家，對毛共幾乎是一無所知，要不頂多一知半解，看他們爭先恐後的「媚共」幼稚作為，的確令人可憐，教人笑掉牙齒。他們想像得到的是他們以為偌大七億神州，必是做生意的理想市場。其結果，祇有下回「分曉」，他們才會如夢初醒，大失所望。因此之故，國府在外交上儘管如何努力，肯定白費功夫！（本年二月初我曾在「萬人意見」發表過類似的見解——見「萬人雜誌」一七五期）

聯合國，已成「國聯」的翻版，本不足輕重！況它如今又變成姑息者向毛共交結的「橋樑」，國府能否保持聯合國的席位，請等閒視之可也。是的，國府若失去聯合國的席位，無疑是外交戰的失敗，對於國際聲譽，影响不輕！然則長期偏處台省，聲譽隆乎？衰乎？倘若國府在外交上被迫「走頭無路」，或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

尼克遜將訪北平，我們表示强烈的反對！但是，這是美國的「自由」，我們無能為力干涉，也無權干預。事情到此地步，我們能就此而束手無策，不勵新自強？尼克遜之訪北平，在外表上看起來，毋疑是一種出賣盟友的不義之舉。不過尼克遜此行倘能如願，或能大開其「眼界」，而知難而退，懸崖勒馬也不一定。果眞如此，則自由陣營之福也。

有人說阿毛阿周高明透頂，竟能玩弄美國「挾」美而牽制蘇俄，打擊國府。我倒認為尼克遜更聰明——難道尼克遜不是借毛共而牽制蘇俄，又能獲得選民好感，爭取連任——至少獲得姑息者的强有力之支持。總之，儘管尼克遜的出發點是善意或陰謀，國府都必須立即採取靈活機動的外交措施，一方面加强實力與姑息勢力週旋，一方面向蘇俄聯絡、接觸，冀圖聯合蘇俄。若此計劃如願得償，在外交上，對毛共的打擊，美國的牽制作用，可謂事半功倍了。聯俄，並不是附庸於蘇俄。而是在行動上採取一致，此時，我們可暫停喊「抗俄」的口號。制美，也不是就此與美斷絕外交，因為我們的美國好朋友委實不少，而美國絕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可以運用「兩面手法」的政策，以保持原來局面，避免被擠出聯合國的大門！

這是外交上的戰術，非長久之策。我們的目標是收復失土，祇要打回大陸，我們不但能不費吹灰之力，而重建國際聲譽，甚至可成為國際第一强國，自由陣營之「盟主」！因為，毛共一完蛋，亞洲從此太平，國際禍源斷根！此乃中國人民之功，中國豈不光彩乎。故此，國府祇有本着「不變」的態度，以應「萬變」。

中國的事，主動在我，主權在我。一個政權存在的支持者，不是其政權本身，更不是來自外間的支援所能辦到，唯一的因素是本國的人民。而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反共暗潮的焦點，已到達巔峯，此乃事實，誰能置疑！我們懇切衷誠地盼望國府：爭取羣眾、發動羣眾、放手羣眾工作，向大陸「埋手」——滲透、統戰及組織地下反共力量。然後，作出破釜沉舟的決策，甚至不計冒「孤注一擲」之險。

眞理與正義，中國人民是完全擁護、支持的！

方矛　於中華民國六十年七月廿三日

哭亡兄振之

張振楠

大哥，眞想不到你會突然離開我們，以你正當有為之年，兒女年幼未教育成才，而你又是一位允文允武的反共鬪士之特出者，一班新進的青年作者，還有許多仰慕的讀者都須要你的領導，為公為私你都應多活一二十年，在社會上多做點事情。我們經過無數的苦難，目的是要奮鬪找機會推翻殘暴政權的統治，但反共工作尚未完成，而中途折將，如何不使萬人同聲一哭呢！惡人當道竟能長壽老而不死，尚在禍國殃民，死神是何等的殘酷，似此怎能使人信服

歸鴻劍影錄

所以，老八路淸除善霸之心，尤急於淸除惡霸之念，蓋惡霸所爲，平日已令人切齒，有潛力而沒有羣眾的。甕中之鼈，留之不足爲患。於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先下手爲强，加上土霸的罪名，由共幹串演羣眾，或威逼利誘幾個人出頭控訴，反說善霸的博施濟眾的動機，是收買他們、是腐蝕他們、是麻醉他們，結果，也是和惡霸一般的宣佈罪狀，然後處死。惡霸和善霸殺死了，但還恐怕有他的爪牙、影子、替身、餘燼存在，起得作用，對老八不利。於是再攪腥風血雨，善霸和惡霸的家屬，固然難逃刼數，平日接近他們的人，也無一倖免。

當我們在館子分手的時候，這兩位仁兄情詞懇切，異口同聲的叮囑我：老兄要記緊，如果老八路打來，有錢買得起草鞋，立刻要逃命。承這兩位代表的厚義，殷殷囑咐，成了提高警覺的警告，我便長記心頭，當共軍直逼羊城，輕騎疾趨高雷，截擊沈藻發兵團之際，我便迂迴出走，逃亡海角，脫離魔掌，但未悉這兩位代表於大陸沉淪之時，能否先燭事機，早離鐵幕？二十載以還，不勝懷念！在香江茫茫人海中，從未碰頭，十年前，旅遊寶島，與鍾鼎文兄重逢陽明公園，匆匆一面，因趕旅程，稍談卽別，忘詢老教授是否來台。惟總希望他倆不是慘遭刼運，如在海外，或到台灣，倘見到本文，冀與我聯絡，若在香江，盼能惠訪，總敬備白酒黃鷄，以謝當年的高誼。

其實，中共的殘暴的手段，不僅以之加於「反革命」、「地主」、「土霸」等份子，連他們的自己人，也同樣的殘忍，一有懷疑，便慘受紀律的執行——處死，在江西、陝北時代，所謂中共的中央政治保衛局在錫金和延安偏僻的山區，搭蓋幾座木屋，作爲審判廳，「法官」與警衛人員都住在裏面，每到深夜，警衛人員便到幹部宿舍，押出動搖份子，到那秘密法庭上，「審判官」點點名，只冷冷的說：「你犯反革命的罪，革命陣營裏不能容你，現在送你回去」。既不許辯護，也沒有人替其辯護，「審判官」就這樣一說，便算爲判決，劊子手過來押到一個山澗，手起刀落，頭顱劈了，屍身踢下山澗，那算是了結公案。照一般的估計，在江西時代及陝北的窰洞時代，大概殺死自己的幹部已超過兩萬人。傳說中共在江西蘇區已屠殺約達十萬人，到了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流竄，仍然剩下五六千的「地主」、「惡霸」、「貧產階級」等人物，原來是等候最後的榨取，然後屠殺，但流竄了，來不又處理，就移交給留江蘇區的政治保衛局分局長譚震林處置，譚震林來一個集體屠殺，一次過便殺死了五六千人，譚震林就是先選一個大山洞，把所有被囚的人，統統押進山洞裏，然後搬大石把洞口封塞，外面再加上山泥，還舖草皮，絕不露山洞痕跡，使裏面幾千人活活窒息死的。後來，國軍攻復瑞金，因山洞不露痕跡，所以國軍也沒有發現這慘絕人寰的白骨洞。

十一、萍水相逢，客途伴侶

驀然的，有緣千里能相會；
黯然的，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亂離世紀，鐵馬金戈，當兵荒馬亂之際，每每於偶然巧合之會，締結不少烽火情鴛，而哀感頑艷的故事，跌宕迴腸的情詩，總在那個時代產生。美國南北之戰，千里烽烟，那本「亂世佳人」的名小說，就是亂世男女的浮離。名電影明星羅拔泰萊和慧雲李所主演的「魂斷藍橋」就是邂逅於英倫被轟炸之夕，一見鍾情，進而緣訂三生，怎料天妬紅顏，以噴滴之花，難配貴族，失望之餘，埋身綠波，那眞是「薄命憐卿，難塡恨海」了。「魂斷藍橋」是悲劇的結局，賺人熱淚。但亂離鴛鴦，很多是海枯石爛，結果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今夕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的喜劇收場。

我在抗戰期間，也有一段萍水緣，在湘桂道上，造成侶而非情，香而不艷的往事。事隔三十年，前塵如夢，當日的綺年玉貌，今日已成徐娘半老，往年的雲英未嫁，現在必然是「綠柳成蔭子滿枝」了。況匆匆的聚，也匆匆的離，雖然在湘桂路上的車廂裏，形影不離，武江舟上，共宿一宵，但過眼雲烟，春夢無痕。況逝水年華，書生老去，朱顏亦改，「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且茫茫人海，難尋芳踪，最怕是嫁得金龜夫婿，於紅潮南捲，大陸沉淪，已慘遭迫害，如此則玉慘花愁，倘不勝其苦，則玉殞香消，所以，談到重逢，那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於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上旬閉幕，各代表紛紛離開馬家寺，有的「且將來路作歸程」；有的因利乘便，賞峨嵋的佛光；拜成都的武侯祠；聽劍閣的鈴聲；有的送到中訓團，參加復興關的精神洗禮（此次大會的出席代表，未經中央訓練團受訓者，一律送訓）。有的留渝活動，將作彈冠之慶；或找一條新的政治路線，爲將來發展的舖路。而我則救饑心切，以自己所發動的向大會臨時動議，而經大會緊急通過的「粵南六邑糧荒救濟案」，已奉　團長批示飭將開建、封川餘糧，各撥五千石，火速運往救濟，倘有延誤，軍法從事。關心民瘼，愛民若赤，令人感奮。但救饑亦如救火，否則野有餓殍，老弱塡乎溝壑，便慘不忍覩了。所以，我決定兼程南下，先到曲江，向糧政當局敦促尅日撥運，以便救濟，了結未完心事。便匆匆南歸，造成兩上重慶，未遊成都的遺憾。

我此次南返，已由大會秘書處代我定好了渝筑段的西南運輸公司的客車，自己根本一點不須操心，便抵達了貴陽。（六十八）

等齊線上，祇你黃臉色的同胞卻應站在你的下面。實際上美國人根本不願和你共同站在等齊線上，這個點名上車就是最好最明白的例子。

在日本、冲繩、塞班，美國人管轄的地方，任憑你在這幾個地方的中國人地位如何尊高，都在任何一個美國人的統治下面，不管你是一位自由中國運動的海陸空軍總司令也罷，中國人的天皇也罷，但是一個低級的美國人可以點你名再要你上車！被統治者，不管你在自己同胞當中的地位如何崇高，然而，你畢竟還是被統治者。點蔡文治的名要他和其他中國人一樣上車，這是美國人表露一下統治者身份，以這一個事實卽是說：「蔡文治趕快老實一點！乖乖的聽話！你蔡文治在我們美國人眼中和其他在此地的中國人，並沒有分別。」

蔡文治在自己中國人面前表現是神氣十足，在中國人火併當中，也表現氣魄十足，爲了要美國人不支持王治，曾以要投海自殺威脅美國人。王治的「叛亂」平定了，卻想不到美國用這一個令人哭笑皆非的顏色給他看，而蔡文治呢？寧願在外國人面前屈膝，也不願在中國人前失面子。這一次塞班島上高級美國人沒有來歡送他，相反破例來一點他的名，尤其是當着他在一羣向他簇擁的中國人面前，這樣太使「領袖」難看了。當時蔡文治被美國人如此捉弄之下，除了傷心流淚外，還想設法挽回自己面子，竟厚顏地以英語向陪同他來塞班的美國人說：「可否？我可以請你，代我交涉一輛專用車呢？」當然，這一位美國人來塞班就負有中美間橋樑任務，爲了以後繼續利用蔡文治，這點小事不會要蔡失望，當然他會替蔡轉圜幫忙的！結果這一位美國人，替蔡交涉來一輛吉普車同乘去飛機場，這樣蔡又勝利了。

賈克遜來東京

蔡文治由搞自由中國運動開始，到其以發起人資格，自己替自己戴上陸海空軍總司令皇冠以前，他心目中的政敵，是張大王，是張君勱與顧孟餘，然而這三個人，由他的烏龍上了鈎，畢竟又以烏龍被他踢開了，想不到當日他這三隻床前臥虎被驅逐後，在他自己海外基地陣容內，跑出來一個王治來搗他，雖然王治又被他平服了，但是這一次受到的損失是無法估計的。

蔡文治以勝利姿態，懷着沉痛的心情，由塞班又回來了東京。然而東京仍是和塞班一樣，還是在別人統治的底下。統治就是統治，蔡文治以中國人生命與靈魂，換來了像蒙古人亡中國時色目人的頭子，東京總部的職員，那麼就是眞正的色目人了。

色目人本身就是被統治者，雖然色目人是被統治，但在其下面卻還有受他統治着的漢人，東京的漢人當然是那一批學員羣眾了。而這一批漢人，又在天天嘈着鬧着，不願受統治，處於其上下責難夾縫中的蔡文治看樣子是夠可憐的，就在這種處境下的蔡文治，回到東京不久，原塞班抵抗運動學校校長賈克遜也飛來了東京，而且出任中國人頂頭上司的東京中國人，其他美國業務人員，只有和自由中國運動公事上的連繫，這些人每天在茅崎鎮營房內和中國人一塊辦公，他們住的卻另有地方。所有東京中國人有關生活或行政問題，都由這位少校全權處理，這位少校稱爲營房指揮官，譯名叫郎艾克。在A班畢業以前，東京中國人營房一直由這位郎艾克少校負責，A班畢業回到東京，郎艾克他調了，則由亞洲抵抗運動學校校長賈克遜接替。這位新任指揮官係代表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專門負責敵後兵種的任務。自由中國運動來到海外的人，完全由賈克遜訓練出來，他到東京出任中國人營房指揮官，惟一任務就是編組及指揮這一批已完成訓練的人，空投回中國大陸。

前面說過，賈克遜是支持王治僱員運動的，後來王治脫離自由中國運動，全仗這位後台撐腰，今天賈克遜來到東京的任務正又管着中國人，當然是對蔡文治不利。賈是代表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主要任務是訓練，派遣，建立敵後兵種，（這個敵後兵種是美國人的敵後兵種，不是自由中國運動的敵後兵種）當如此處境的蔡文治被視爲是美國人在中國搞抵抗運動的中間，而否認蔡一切政治運動的頭銜，所以賈克遜到東京後，就要取消中國運動的招牌，當第一次營房中、美聯席會議中很明白地說：「在塞班訓練完成的人員已三批了，這三批人目前仍留滯在海外，我來此目的，就是把受訓完了的人員，一律空投到大陸上去。」當賈克遜說明來意後，蔡文治帶着要求口吻向美國人說：「這批人員空投回大陸以後，將來發展問題，政治目標問題，應該在這批人員行動前有個明確的解答。」賈克遜答謂：「我們美國人只承認有在中國建立敵後兵種的抵抗運動這一件事，這是純係軍事性質的行動，戰爭結束卽刻復員。關於政治問題，有專門處理的人，非本人所能解答。目前這個團體，就是軍事的抵抗運動，我們美國人支持你也是如此。假若你要求我答覆這些問題，我無法答覆，那我只好退出這個會議。」賈克遜畢竟是個軍人，加上與蔡太不融洽的私見，故一開始就使蔡觸了礁，這個第一次會議就如此不歡而散。

賈克遜到東京營房之際，正是A班學員關外出問題，因沒有得到解決，情緒相當低落，看去體格也不如在塞班那麼健壯，美國人爲了盡速地要把這一批人派回大陸去，首先是要把這一批人的情緒精神激起來，身體養壯起來，說穿了這就是殺豬前的「加料」。

在海外基地的中國人，是自成一個系統的，雖整體上受着美國人管制，但美方對中國人內部各人生活行政問題的干預，必須透過中方的負責人。賈克遜看到A班學員情緒與精神均不好，懷着討好學員羣眾，圖進行直接各別撐握企圖，於是就和蔡文治討論提高學員精神與物質生活享受以鼓激情緒問題。當賈克遜向蔡提出改善學員生活時候，蔡的回答：「我們中國人是吃苦慣了的，學員在此地物質享受太好，將來回到大陸無法吃苦，不能克服大陸艱難物質條件。」

（十六）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中國人貶値了

王治在一部份美國人利用下，搗蔡文治沒有成功垮下台，表面上看蔡是勝利了，實質上則是中國人一次痛心的失敗，以一班自命曾受高深教育的中國人能被小恩小惠所引誘，就出賣中國人，出賣理想，這一種沒有骨頭的醜態，在外國人面前表現得點滴無遺。將海外中國人的身價，弄得一落千丈！

塞班學校，中國人教育長楊×麟（楊杰姪兒），曾站在中國人學員面前說過：「在塞班島上中國人學員，督導向我負責，我向副校長負責。」現在他和王治一起搗蔡出賣中國人理想的僱員運動，事情完蛋了，他也不向王治負責，而厚顏隨蔡到東京充任參謀長，其無恥自可知之，王治到還乾脆一點，隻身留在塞班，閉門自思自悟！蔡文治得到了這一場教訓，因之塞班中國人的副校長與教育長兩個職位的人選，必須慎重選拔，於是想到了東京的柳元與陸逢源。

東京通訊學校的現職校長柳元（劉永昆化名），係蔡文治草莽相交，當蔡在與美國人初搭關係時，他就是其中出錢又出力的人，正値塞班中學方副校長需人接代，蔡則捧出了這位財神登台。尚有教育長一職，就落在東京營房辦公室主任兼執行官的陸逢源（富春雲化名）頭上。這個人年紀很輕有一點幹勁。軍校十六期學生，後來又轉入警校受訓，並到美國學了一度警政，他讀過大學，英文程度頗佳。中國人味還夠重，由於是蔡的親信，後來變成了這一個團體的主要人物。

美國人看到了在塞班支持王治沒有成功，在他們認爲白色人種的優越感自尊心，在中國人面前丟掉了，於是感到不舒服，必須從多方去找回。以當日在海外的中國人的情形，吃的是靠美國人，穿用也是靠美國人，他要向中國人報復太容易了。首先他們採用的報復方法一個則是降低中國人身價，另一個則是處處給中國人以不方便。當柳元、陸逢源，氣勢洶洶率領由東京通校組成的一批中國方面教職員來到塞班時候，美國人卽將亞洲抵抗運動學校，副校長名義取消，從此這個學校再也沒有中國副校長編制，中國人所處地位則和南韓，越南在塞班受訓人員齊一了。

逢源先生是你們副隊長。」隊長與副隊長，和副校長與教育長，在名義地位相差是多遠距離。這到不是職位上尊榮高低問題，而是中國人在美國人心目中評價的問題。從這一點上，表現出美國的氣量與風度，更可以測知此時美國人對中國人心目中評價。

中國人貶値，蔡文治是中國人也沒有例外，同樣的美國人向他施以顏色，給他冷面孔。

前面說過，蔡文治每次來塞班，都由島上美方基地司令，親迎親送，蔡這一次「弭平」了王治的叛亂，應該是凱旋的榮歸，相反的倒不是光榮的離去，而是領受美國人極難看的奚落！戲弄！

不變的原則，中國人要出美國人的鐵絲網範圍，必須由美國人監視率領，蔡文治也不例外，由東京來塞班是如此，復由塞班回東京更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從東京來塞班是在夜間，飛機抵達塞班上空，正是中午。由塞班回東京則在白晝，飛機抵達東京恰是午夜。

蔡文治把塞班中國人的事情佈置就緒，率領搗他未成而來歸的一批降將降兵，準備凱旋起程，當人馬集合在中國人營房中心區，候美國人架車送往飛機場，不久有個軍士級的美國人開着巴士到了，先淸查了人數，然後出乎例外地宣佈：「點到某一個人名字，某一個人就上車！」

美國人捉弄蔡文治

照以往經驗慣例，送一般中國人是一輛大巴士，隨着基地司令自駕吉普車接送蔡個人，而這一次變了樣，只見大巴士車來到，不見基地司令以及以往的島上高級美國人送行的影子。在送行的行列中，除了中國人外，只有一個美國人，那是由東京陪他來此的美國人，這一位美國人，又是陪他一同返回東京，這個駕着巴士的美國人，就是送蔡這一批中國人去飛機場登機的。他把巴士停放完了，拿着點名册，依例點名上車，而被唱名第一個人就是蔡文治。在這種情形下，蔡文治感到美國人對他的一種捉弄，有一種說不出的傷心，說不出的難過，兩眼眶中的淚水，像雨水一般的流下，這個時候，連一路陪同他來又陪他回那位美國人，也感到莫名其妙！

在中國人立場上說，蔡文治不應該流淚，既受美國人的捉弄與汚辱，

戴笠險遭唐生智構害

覺初

戴笠，這個傳奇性的人物，在中國歷史上，簡直是獨備一格而前所未有的，自他嶄露頭角，眞正掌握特工組織，前後不過十五六年，一切表現，捷發機先，神出鬼沒，沒有一次不是在生死搏鬬中，挽救國家的危難，保護領袖的安全，有時竟能不動聲色，發於闇室之內，而響應乎九天萬里之外，或說他如不在三十六年飛機失事而死，中共未必能在三十八年，迅速地席捲大地，造成今日的空前刼禍，這話似乎並未誇大，不可以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態度置之。因此，我覺得要寫一篇完整的戴笠傳記，實比任何偉大人物，還要困難，必須對他的工作，有過直接的了解，才能眞切地洞悉他的爲人，決不能用普通一般的邏輯概念想像得之，近來有些雜誌刋物，對他的記述介紹，都是零章斷片，且很少是親身參與的第一手資料，實是讀者一件難以滿足的缺憾，就如筆者這篇短文，也是得諸一位湘籍軍人的口頭描述，不過他是唐生智麾下幹得很久的舊部，這段故實，正是他在中原大戰中，雙方展開間諜戰的一回合，應該是眞實無妄的吧！

戴笠，字雨農，浙江江山人，家世以農爲業，兄弟二人，他居長，由小學讀到中學，爲了家中生計不裕，只得獨身出外，尋找工作，單槍匹馬，浪跡萍踪，在江湖閒闖了不少歲月，得到各層社會的寶貴經驗，尤於下層民眾，瞭解最深，直到三十歲時候，才由毛人鳳的啓導，決心投考軍校，在第六期肄業，嗣由校方選派前線受訓，擔任騎兵營作戰任務，適值淸黨事件發生，由於戴笠平時的密切注意，潛伏在騎兵營的共黨分子，均被一網打盡，獲到了主管人員的刮目賞識，從此以聯絡組的參謀名義，開始了他的情報工作。

民國十八年，馮玉祥叛變，中樞起用唐生智前赴討伐，詎料討馮軍事粗定，反覆無常的唐生智，又在平漢鐵路陣前倒戈，自稱安國軍總司令，一時局勢，甚爲嚴重，於是一身是膽的戴笠，自動請命前往，深入虎穴，刺探敵情，利用唐部磨擦，相機進行分化，因而瓦解他的軍心和鬭志。戴笠對這一手，原是運用得相當高明的，他在以後的工作中，幾乎都是憑着這一絕招而制勝於無形，他由潼關抵達洛陽，化裝潛入唐生智的大本營——鄭州，從事腹心地帶的調查活動。唐生智得到消息，不禁大起恐慌，立刻下令通緝，派人四出跟踪，並懸出十萬大洋的賞格，必將戴笠生擒到案，否則便把他的首級割取前來。這時，戴笠在駐馬店的行蹤，已被洩露，正陷於偵騎密佈的搜索中，他擬向信陽逃跑，但唐生智的包圍圈，也逐步縮小，張開網口以待，戴笠知道無法脫身，情急智生，便向唐部軍警稽察處長兼特務營長周偉龍的辦公室走去，排門而入，稱有重要軍情相告，請他屏退左右，周偉龍也是軍校四期畢業生，與他雖不相識，總算有先後同學之誼，但他卻未想到眼前這位不速之客，就是敵方人員價値十萬的戴笠，及左右退出，戴笠即向他表明身份，毫無懼色地說道：「我就是你們要捉拿的戴笠，念在同學關係，願將這顆頭顱，送給你去報功邀賞。」

周偉龍一聽之下，不覺凝神相視，把他端詳了好久，不由得起了惺惺相惜之心，反而笑問他道：「假如我不希罕你的頭顱，你想叫我怎樣？」戴笠便順口向他請求道：「那麼，你既然不打算殺我，放棄這筆洋財，這是我們黃埔同學，最崇高的革命情誼了，就請你設法掩護我出走吧！不但我個人恩同再造，還可爲國家立下不世之功。」

周偉龍一口應允，給他換上唐部憲兵的衣服，派了心腹人員，護送出境。由於戴笠這幾句從容赴難的壯語，打動了周偉龍對他的衷心欽敬，做了這一次的救命恩人，以後終於跟隨過來，成爲戴笠的重要助手，迭當軍統局漢口、上海各區區長，別動隊司令，及局本部書記長等要職。

戴笠脫險後，中原大戰也就在他的卓越貢獻下，勝利地結束了。最高當局對他的信任，可說已無與倫比，便在民國二十年，一次高級軍事會議，通過了正式設立情報機構的組織，並召見戴笠，面授機宜，指定他爲這一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由是奠定了他這一生功業輝煌的基礎。

戴笠常有兩句名言，即死的意志和幹的決心，當一手接到委任狀時，便當一手拿着自己的頭顱。他又以四項用人原則，訓示同人：一、主義的貫徹，二、理智的運用，三、感情的結納，四、紀律的維繫。他在這方面，確也做到十分成功，他有知人善任及判別善惡的能力，故能使好人傾心，使奸人懾服，眞是不可多得的天縱之才。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蔣委員長在西安蒙難。戴笠本早有所知，曾對蔣委員長陳說張部不穩，勸他中止其行，蔣以威信爲重，未肯接納。難作，戴笠趕赴西安，誓與領袖同生共死，寫有一張字條，留作他日的紀念：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距死不遠，來此殉難，因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領袖蒙難後十二日戴笠於西安張廬地下室。」

抗戰時，唐生智因在保衛南京一役，大受各方訾議，賦閒重慶，鬱不得志，每日惟以賭博消遣，甚至通宵不息，憲警執行查禁，以有唐氏在場，深感不便，特報請蔣委員長處理，蔣以私人談話方式，囑其自行檢束，唐氏聞言，惶愧無地，表示欲回湘籍開墾農場，乞向農民銀行撥借三十萬元，蔣先生照數批給，唐臨行時，特向戴笠話別，請派特工人員，與他同行，伺察他的行動，如有可疑，即可就地正法，戴笠連聲笑道：「那裏！那裏！如爲孟公免遭意外着想，小弟自當照辦，怎可講這些話呢？」

原來唐生智與汪精衛，曾在武漢政府，有過短時期的密切合作，及汪由重慶出走，發表艷電，主張和談，旋在南京，成立政府，唐弟生明，實被邀參加，外傳唐生智頗暗通聲息。在周佛海的日記中，亦有一則寫道，奉諭，寄唐孟瀟××卷兩萬元。唐氏或者內不自安，故以此語試探戴笠，可見唐氏雖是一個野心好亂的軍閥，卻也帶有幾分江湖好漢的伉爽氣質，不啻戴笠十年前，戴在他重賞緝拿下所表演的那一幕。

楊雲史◎康有爲締交小史

王代民

楊雲史，「戊戌變法」時期，清廷頑固守舊派御史楊崇伊之子，小有神童之目，及長，以詩名，被稱爲「江東才子」。那位「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爲」的「聖人」康有爲平生目無餘子，獨對楊雲史的詩，推崇備至。嘗曰：「雲史國士也，其詩海內一人，我至敬之，至愛之！」又說：「其旨遠而微，其情深而文，其聲逸而哀。廻腸盪氣，感人頑艷，清詞麗句，自成馨逸。而肌膚若冰雪，天然去雕飾，左挹浮邱，右拍洪崖，若藐姑仙人焉。蓋三李之芳躅，復見於今，而非餘子所能望見者也。雲史爲詩，雄麗似少陵，名騰海內，而詞則度世飛升，世鮮知者。」

我們看到上面康對楊的讚評，自可想見，目無餘子的康南海，對楊雲史的詩，是如何心折了。究之，康是怎樣和楊相識的呢？如果讀者曾讀過康南海送給孚威將軍吳玉帥（佩孚）那一副：「牧野鷹揚，百歲功名纔半世。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名聯，康送這聯給吳之後不久，和楊就交上了朋友。吳佩孚虎踞洛陽的時候，也正是他一生事業最得意的時候。這時，又恰逢他的五十誕辰，他躊躇滿志的神情，可以從他五十自壽詩：「歐亞風雲千萬變，英雄事業古今同，花開上苑春三月，人在蓬萊第一峯。」看得出來。

不料，他正在洛陽籌備大擺壽筵，歡宴來自各省的督軍，政壇顯要，名流碩彥的賀壽貴賓時，被目爲士林領袖的康有爲，帶着他的門人徐良、梁用弧，也翩然蒞臨了。而且，康還送了上述的名聯。當時，吳雖然事業上有「八方風雨會中州」之盛，是與他媲美的，他對康是久已心儀了。所以，康之來賀，使他也不免有受寵若驚之感，對康特別禮遇，七天中連開的壽筵中，都以康居首席，而且，還陪他瀏覽洛陽附近的名勝。在康決定離洛陽赴開封的前夕，偶然一閱楊雲史送給他一卷詩，不由驚奇的向徐良和梁用弧說：「這是史詩啊！」

康在洛陽，因自視甚高，雖然仰慕的人很多，都想見見他，他卻傲然拒人於千里之外，不願一見的，他讀罷楊雲史詩後，立即主動的約見他。經過一夕促漆暢談，康對楊越發敬重，親書「風流儒雅」四字贈楊，於是，一個文壇泰斗，一個江東才子就交上朋友了。

原來，楊這時已入了吳玉帥的文幕，做了吳的「文膽」。傳說，在康楊款款深談中，楊因他的御史父親楊崇伊，在「戊戌維新」中，和康是「政敵」，曾坦率的向康說：

「我早就想拜見先生了，因先君在戊戌年曾不利於先生，以致先生流亡異國，所以不便自薦。」

康奇道：「尊大人曾不利於我？他名諱是？」

楊雲史歉然道：「先君是反對維新，擁護慈禧的人，當時他是御史，諱崇伊。」

康聽了這話，對眼前這個政敵的兒子，不免畧呈尷尬，强笑道：「以往的事，我們不必提它了，沒想到先生就是楊御史的公子呢！」

原來，當時「保皇黨」人，密謀推翻慈禧統治，擁光緒維新的計劃，被袁世凱向榮祿告密後，御史楊崇伊、龐鴻書於是年八月初，又以密疏告變，請慈禧再度聽政。於是，康、梁維新計劃，便被粉

這次談話結束後，時夜已深了，康執着楊的手，送楊出門外，依依難捨的向徐良和梁用弧說：「雲史眞國士也，他的詩，海內一人而已。我對他至愛至敬，今夕之會，眞算有緣了！」

次日，楊雲史陪着吳佩孚，送康、徐、梁三人至金谷園車站，康又把楊的手，緊緊握着，道：「我這一次到洛陽來，原是替玉帥賀壽的，不料卻和你交上了朋友，眞是不虛此行！希望你善事玉帥，輔動他的勳業！」

楊雲史道：「先生之囑，永不敢忘！」

在這短短的幾天中，吳玉帥的五十壽辰，康有爲那副名聯，以及康和江東才子交上了朋友，立即成了海內轟傳的事，將軍、名士、才子，更相得益彰了。

至於楊雲史，他對名滿中原的康有爲，確實是久在敬仰之中的，他說因他做御史的父親曾參劾康的關係，恐怕康舊憤猶在，不敢和康相見，自然也是實情，後來一見到康不獨不計較往事，而且還傾心和他結納，對康是如何的欽敬，是可想而知了。

康離洛陽後，楊雲史對康生不逢辰的際遇，奇才無限的同情，曾寫了一首七律寄康，詩云：

宇宙相逢盡一盃，風塵滿地此徘徊，希夷踪跡人間少，鄧禹功名馬上來。一自流連成萬古，獨憐天地有奇才，驅車金谷走相送，別有傷心別有哀！」

楊雲史是詩人，他也是清朝中簪纓世冑的公子，又曾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做過清朝的詹事府主簿，戶部郎中，舉孝廉，郵部奏調郎中，新加坡總領事，對清朝還是念念不忘的，可以說，他和康的政治思想，是不謀而合的。他除了寄康南海一詩外，又寄梁用弧、徐良詩云：

「花裏逢君百尺樓，百年此會獨風流，晚來燙酒洛陽社，春雨茫茫話九州。」

「同侍先皇二十春，掉頭江海出風塵，南州羣彥如相問，莫道中原無故人。」（楊與梁用弧曾官戶部）

因爲康的關係，楊和梁、徐的友誼，也跟着建

濕淋淋的頭髮。

「給你換上。」劉雲把烘乾的恤衫遞給她。

李玉華驚愕地望着他：「給我？」

「是的。換上吧，要不你會着涼。」他平靜地說：「雨還不知道會下到什麼時候。」他背轉身子，腰朝棚外。

李玉華拿着烘得暖暖的恤衫，心忐忑地跳個不休，望着劉雲寬濶的背影，手足無措。

許久，劉雲問：「換好了？」

「不，不，沒，沒有……」李玉華吶吶地道。

「換上吧。」劉雲望着棚外漆黑的夜，頓了頓，道：「放心，我絕不會向任何人提起的。」

「我，我不是……」李玉華尷尬得很，不知如何是好。到底還是手忙脚亂地換上了劉雲的衣服。

她低聲地說：「換好了。」

劉雲轉過身子，見她低着頭，滿臉紅艷。他一聲不響的烤着火，抓破的指頭滲出絲絲鮮血，痛得他直皺眉。李玉華看見，忙道：「我給你包紮。」掏出手絹，在火上烘乾，撕開給他包紮起來。

劉雲看看她，笑笑：「謝謝，現在沒那麼疼了。你包紮得很好，像熟練的護士。」

李玉華不好意思地道：「我在中學裏學過救護。以前，我的理想就是要做個護士。」

「哦。」劉雲眉毛揚揚：「做護士可挺辛苦的。那有當幹部，做大隊團委書記的好！」

李玉華聽出他話中帶刺，有點發窘。

「你是黑山莊人？」劉雲忽然扭轉話題。

「不，我是下放來這裏，有三年了。」她道。

劉雲點點頭：「怪不得不認識。」他似乎有些感傷，沉吟道：「八年了，整整八年了！」

李玉華不解地瞧着他！這人倒挺特別的，表面雖然冷冰冰，可看得出，心眼倒不壞。

劉雲發覺她盯着自己，笑笑：「怎麼，你當我是怪物？」他摸摸臉：「沒什麼不同呀，都是眼睛、鼻子、嘴。」

她笑了：「你眞會說笑話，我還以爲你……」

「像戲台上的壞蛋，又狡滑，又兇狠，鼻子眼必把自己說得這麼恐怖的。」

李玉華笑得流淚：「你，你眞幽默。不過，何必把自己說得這麼恐怖的。」

劉雲聳聳肩：「人總是愛把別人盡量描繪得可惡可怕的。這社會，最能耐的就是製造頌揚和醜化的詞句。」

李玉華看了他一眼，沒說什麼。沉默了一會，她道：「我想問你一些問題，你不介意吧？」

劉雲撇撇嘴：「你是幹部，我是給你帶回去勞動管制的人犯，輪得到我介意嗎？」

李玉華顯得很是尷尬，臉都紅起來：「你不要這樣，我，我並沒有一點這種意思。你不高興，我不說就是了。」

劉雲也有點意外，好一會，才抱歉地道：「好，你問吧。」他的態度也變得懇誠起來。

李玉華看看他，眼睛緩緩移到燃燒的火光上，小心翼翼地問：「你爲什麼要偷渡到香港去？」

劉雲輕輕地撥弄着火堆，目不轉睛的注視着火光，火光下，他的臉泛着一片紅亮；他抬頭凝視着李玉華，眼裏閃着光芒，點點頭，沉重的道：「我生長在黑山莊，黑山莊是我的故鄉。俗語道：窮窩難捨，熱土難離，對黑山莊我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八年前，黑山莊和全國各地一樣，人民在餓死邊緣上掙扎，死亡奪去了莊裏一批又一批人的生命，我娘也就死在那個時候。我抹乾眼淚，親手埋葬了娘，離開了黑山莊，開始流浪的生活。我是爲了逃避飢餓，爲也了尋找人生的眞義和自由。幾年來，我走南闖北，東停西留，學到了不少的東西，認識了許多事物，懂得了許多道理，接觸了千千萬萬不同的人們！我有很多像你一般的下放青年朋友！我問你，你生活得好嗎？老百姓日子過得好嗎？種田的一年到頭風裏來雨裏去，爲什麼吃不到一餐飽飯？做工的由早累到黑，穿得好像叫化子？原子彈是造出來了，可是，全國患水腫、肝炎而死去的又有幾千幾萬？你高興整天對着毛澤東的相片叫萬歲？你對那永遠整不完的運動不厭惡？你對那些永無寧日的鬬爭不感到害怕？你心裏有意見敢說出來嗎？難道你就不想回到你所懷戀的地方？難道你不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土地上，人已失去了人的意義，人是木頭，人是工具，人是最不值錢的東西而已，甚至不如一條狗！你不要回答我，你摸心自問吧！」

李玉華震驚了，這一番人所不敢言的話，想不到會出自這個年青人的嘴，他帶着一種懾人的力量，異乎尋常的光彩，震驚了她，掀起了她心裏的波浪，她感覺有點無措，惶惑和茫然，但她知道，他是對的！

「我出身於貧農家庭，是所謂『骨幹階級』，共產黨和我本無什麼仇恨，但是，我深刻的了解共產黨和它的主義：鬬爭、流血、欺詐、飢餓、監獄、勞改場、槍桿子、毛語錄……這些就是共產主義的代表！我要的是和平、自由，要的是活得像個人，而不是狗！

這一次，我失敗了，因爲我『成分好』，他們只把我押送回原籍『管制勞動』，其實，在途中，我是可以逃脫的，但，我想就乘機會回來看看離別八年的故鄉和母親的墳墓也好。今天，我被解到鎮上公社就……」

「我是剛好去開團支委會議的。」李玉華道。

劉雲點點頭，笑笑：「我知道。」

棚外，風急雨驟，黑夜吞沒了整個世界。

李玉華俯首沉，心緒繚亂，好一會才抬起頭來：「你……你打算怎麼辦？」

「打算？暫時還沒有什麼打算。」

「我的意思是，你還……再走？」她難於措詞地說。

劉雲抬頭望着黑夜，堅定地唸道：「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熊熊火光中映得他充滿了信心和希望。

兩個本是「對立」的青年，互相的一點敵意在烈火中溶化了，變成一對眞正的朋友，他們忘記了疲勞和傷痛，忘記了黑夜和風雨，打開心扉，盡情的暢談，談起過去，更多的憧憬着未來。

黑夜在火光裏逝去，太陽從東山升起，一夜風雨洗滌了大地，愈顯得叢山翠碧，空氣清新。

李玉華和劉雲手拉着手，迎着旭日踏上前途。

每期小說完



黑山夜雨

——田韋

從鎮裏到黑山莊足有三十里的路程，就算翻過大黑山，抄山徑去也有二十餘里。山徑雖然是近了點，可爬過那又高又陡的大黑山，卻比走大路還辛苦，所以，人們寧願繞彎路也很少走山徑。山區的夜來臨得特別早，初冬時分更是日短夜長。李玉華和劉雲由鎮上「公社」出來時，已暮色蒼茫了。

今晚天色陰暗，烏雲密佈，月亮，星星全不露臉，還刮着陣陣冷凜凜的西北風。看模樣，怕要下雨哩。

李玉華一肚子懊惱：這鬼天氣，要是走到半路下起雨來，可真要命！都是那「公社團委書記」不好，每次開會都是囉哩囉唆，說來說去還不是那一套，又長又臭，也不怕人家煩得倒胃！可不替別人設想一下，還得趕着回家，黑黝黝的山道，不怕才怪！她望着黑沉沉的大黑山，猶豫了好一會，心想進去借支手電筒吧，有光亮總好得多。

一轉身，發覺劉雲站在身後，正目不轉睛的盯着她，嘴角掛着一絲冷冷的笑，似乎看透了她的心。她心裏有氣，狠狠盯回他一眼，掉頭就向外走，沒好氣的道：「跟着來！」

出了鎮，她領着劉雲直往大黑山奔。

在山區生活了三年多，爬山越嶺慣了，摸着黑，她也走得飛快。劉雲緊跟着，兩人低頭趕路，一句話也沒說。還只爬到山腰，天就全黑了。風勢也變得急勁，山林嗚嗚直響，猶如海濤洶湧，奔騰呼號。一忽兒，狂風夾着暴雨到來，一陣緊接一陣，一陣密過一陣，豆大的雨點，打得人直喘不過氣。

雷聲隆隆，藍花花的火蛇在頭頂閃縮，風急雨

兩人懸着，頂着風雨，掙扎着仍然向前走去。

突然，一聲霹靂，一團耀眼的火球在前面數尺處劈下，震得山搖地動。李玉華腳下一滑，尖叫着摔倒，山高坡陡，更加狂風暴雨，泥鬆土滑，她根本就收不住勢子，骨碌碌直往下滾！劉雲眼明手快，飛身撲出，剛抓住她的衣服，兩人一堆往下滾，劉雲空着的手拼命去抓山草，可是，山草承不住重量，碎石山草紛紛鬆落，直滾出好幾丈遠，他才勾住一棵臂粗的杉樹。他一手抱緊杉樹，一手死命抓住李玉華的衣服，叫道：「支持住，快抱住我的腰，快抱住我的腰！」

可是，李玉華已神志迷糊，渾身癱軟，沒有一絲力氣。

電光一閃，劉雲看見下面數尺處就是懸崖峭壁。他的手臂漸漸痲木，全身火辣辣的痛，雨水和着汗珠流入眼裏，他就要支持不住了。「不能鬆手！」他意識地警告自己，一鬆手就什麼都完了！可是力量還是越來越弱，勾着樹的手臂一分分的往下滑，身體左右搖盪。突然，左腳蹬着一塊石頭，他心裏一亮，立即挪動身子，兩腿盡力夾住玉華腰肢，腳板蹬住大石，騰出一隻手來接住了她。他用盡渾身力氣，一寸寸的往上攀，好不容易才爬回路上。

兩人癱在積滿水漬的路上，動也不能再動。雨水繼續往下潑，李玉華漸漸甦醒，她睜開眼睛，眼前是一片漆黑，剛才發生的一切，也記起來了：劉雲，劉雲在那裏？忽然，她感覺到臉上有陣陣溫暖的氣息，那是人的呼吸，她正躺在別人的胸膛上！一下子，她像被針刺着般跳起來！

「劉雲！」她對地下朦朧的人影叫道。

「唔。」地下的人掙扎着半起身，聲音透過風雨，顯得很是疲弱。他揉着痲木的雙腿，舒展一下身體，對她道：「不能呆在這裏，你能走嗎？」

「能！」李玉華爬起來，剛站起又搖幌着要跌下去。

劉雲急忙扶住她，問：「怎麼了，受了傷？」

李玉華掙脫他的手，極力想站穩，而結果還是倒下。

劉雲一聲不響，蹲下腰，在她雙腳上摸捏着，她又急又羞，聲音發顫，叫道：「你幹什麼……」

劉雲不理她，繼續仔細的摸捏着，然後站起身，毫無表情的道：「還好，沒傷着骨頭。起來，走吧！」說着彎腰扶起她來。

李玉華掙扎着：「不用你扶，我會走！」

「現在是生命要緊，再摔下去就完了！」劉雲冷冰冰的道：「你有什麼意外，我也會跟你一齊完蛋！救你，是為了救我自己！明白嗎，團委書記，我還不願意死！」

從見面到現在，幾個鐘頭來，他還是第一次講得這麼多，這種冰冷的語調，冷酷而坦白的話，她是從未聽過的。電光一閃，影出他緊鎖的雙眉，冷峻的嘴角，眼睛堅定的望着她。雨水濕透了全身，李玉華感覺到劉雲扶住她的手是溫暖的，她的心卜卜地亂跳，臉孔發燙，終於，她放棄了抗拒，軟弱的道：「前邊有個木棚，可以避避雨。」

「好，走吧。」劉雲拉着她的手，一步步地摸索前進。月黑風高，雨急路滑，每踏出一步都要付出很大氣力，走了一段路，李玉華簡直不能支持，幾乎全靠劉雲半拖半摟的帶着她走。好一會，她停下來，靠着劉雲，直喘氣。

劉雲問：「怎麼了，走不動？」

「應該到了，你，你瞧瞧吧。」她喘着氣。

劉雲伏下身子，抹了把雨水，瞇起眼睛向前望去，果然，隱約見到不遠處有塊小小的平地，座着一間孤零零的木棚子。「好了，到了！」他興奮地道，拉着李玉華的手往前奔去。

破爛的小木棚，像霧海的燈塔，安定了他們惶惑的心。棚子裏火光熊熊，樹枝燃燃得嗶喇作響。

實事求是。你念親，沒有階級立場，當心鬬到你頭上！」手指點到福伯的鼻子尖，氣憤憤的邊走邊罵。

隨後，又去找同屋的單眼華商量：「阿華！你窮得連一張被子都沒有，這一次對你轉行照顧，只要大膽鬬爭何七，分配果實時，我給你一張被子。」單眼華咧着嘴，裝出非常恭順聽話的樣子，單眼睜得特別大：「連都哥！不，主席！」他急忙改口，負罪似的：「只要吩咐什麼，小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不能光是說，還要看你的實際行動。」大炮都用眼盯着他顯出不信任的神氣。

「當然！當然！這個小的明白。」單眼華頭如倒蒜，滿口答應。於是，大炮都心滿意足，飄飄然又飛到別處去串連活動。

一切部署妥當。大炮都就在那天，召開鬬爭大會，悄悄地吩咐兩個民兵帶着出門。

鬬爭的風聲，很快傳到父親的耳裏。他向來處事沉着鎮靜，不動聲色。那天早上，他依舊出田間工作，跟平常一樣放工回家。臉上星星點點沾滿泥漬，雙腳裹着厚厚的泥巴。母親從廚房端着碗筷，準備開飯。

就在這時，門外聲勢洶洶，衝進兩個民兵，走到父親跟前，聲色俱厲的說：「何七馬上出去！土改隊長有話跟你談。」不由分說，把繩子套在脖子上，押着就去。父親昂着頭，神色不變，大概早已料到有這麼一天出現。

彷彿晴天霹靂，嚇得合家目瞪口呆，母親放下碗筷，嗚嗚咽咽地抽泣。兩個小弟弟抱着母親哇哇大哭。我全身的怒火熊熊地燃燒，每一枝毛髮都閃出火星，狠狠地咬着牙齦。

把父親押到廳裏，穿軍裝的傢伙，立即向羣眾宣佈：「何七是根據土改政策所定的地主階級。現在大家有寃訴寃，有苦訴苦。」台下的羣眾木然站着，面面相覷，表情充滿着同情與憐憫。

「打倒地主階級何七！」大炮都揮起拳頭，瘋狂地喊口號。

「地主階級何七是我們的死對頭！」單眼華瞪起單眼顯得特別賣力。

「你們全是啞吧？連口號都喊不出來！」大炮都環顧全場冷落的情緒，大發雷霆。

「打倒地主階級！」「擁護土改政策！」跟着喊的是零零落落，有氣沒力，出自被迫的呼聲。

接着大炮都以目示意，站在那裏的民兵，他們馬上如狼如虎，跑到父親身前，用手按着他的頭，出力拉他的後腿，強迫他跪下低頭認罪。父親掙扎着，終於被迫跪在地下，面不改色，沒有作聲。

「王八蛋！也許你想不到有今天吧？」啪！啪！大炮都死勁對着父親的臉孔，摑了兩掌。父親隨聲晃動，倒在地下，咬着牙齦，臉孔氣得像火燒一樣。大炮都圓睜佈滿血絲的突眼，露出報復的兇燄。

「現在誰來鬬他？」大炮都目光盯着單眼華，他起初楞了一下，終於記起來了。走上去用手指着父親：「我們窮得連被子都沒有，你倒有錢送兒子上中學，不是地主是什麼？」他想了好久，才想出這些材料。看了一下大炮都，顯出有點得意的樣子。

「死地主！不出聲，到底認不認罪？」一個兇神惡煞的民兵，在大炮都的唆使下，用槍托在父親的背心，猛力撞了一下。父親立即「啊呀！」一聲，蹌踉地倒在地下。額上豆大的汗珠，粒粒冒出。面色煞白。停了好久，才慢慢地爬起來。

「認不認地主？你說？說呀！」父親依舊咬緊牙齦，不吭聲。大炮都扯着他的衣領：「看你頑固幾時？不給你嚐點辣湯，不知老子的厲害。」一手揪住父親的胸前，從地上猛力拉起，左推右推，拳打腳踢。後來索性像瘋狗咆哮着，掄起拳頭像雨點似的落在父親的身上。最後狂性大作，一腳把父親踢翻在地，拚命亂踢，像踢球一樣。父親在地翻滾着，後來簡直不能動了。雙目緊閉，面色蠟黃，嘴角滲出一條條鮮紅的血線，臉上痛苦地抽搐着。

大炮都雙手叉腰，像一頭饑餓的豺狼，兇芒畢露，狠狠地瞪着父親：「媽的！讓你瞧瞧老子的厲害！」父親攤開兩手躺在地上，暈厥了。

「孩子爹啊！你到底犯了什麼天條大罪！」母親涕淚滂沱，哭哭啼啼奔到廳門口。守衛的民兵攔住他：「地主婆！你來找死？」民兵破口大罵，連推帶打把他趕出門外。

中午，大炮都帶了七、八個人闖進我家。在門口貼了一張：「沒收地主何七的房產」的字條。然後指揮那些人上樓搬家具雜物，如強盜一樣，把所有糧食衣物，大大小小的東西，全部洗刼一空。後來又到牛棚裏，把我家唯一的那頭老牛牯，也趕出來了。母牛依戀地不願離開，大炮都揮起鞭子拚命亂打，母牛「咩咩」地哀叫。

刼後的家四壁蕭條，地上只賸下幾塊破碎的布屑，在冷風中微微地顫抖着，彷彿像徵着我家的命運。母親目睹抄家的慘狀，又不忍父親無辜的迫害，哭得死生活來，眼淚哭乾了，只是乾號着。全家陷入愁雲慘霧中。

「地主婆，聽着！限你全家在下午二點鐘前，全家搬到牛棚去，否則當心你的狗命！」大炮都臨出門前，狠狠地瞪起眼命令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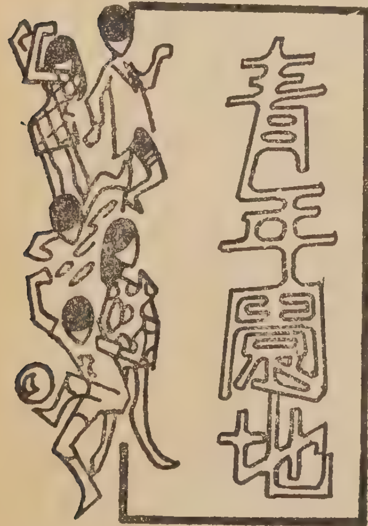
下午，雨越下越大，天空一片昏暗，冷風捲着雨花呼嘯着，像亂箭似的射進四面沒遮攔的牛棚裏。母子四人在淒風冷雨中瑟縮着。母親想起眼前的慘象，傷心地哭起來。冷風掠過茅棚，發出「淒淒」的悲鳴，宛如嘆息我家悲慘的遭遇。

× × ×

父親被鬬爭之後，一直沒有回家。後來大炮都又給他加上「偽人員反革命」的帽子，押到黑龍江去勞改，終於經不起慘無人道的磨折，死在勞改場。

無情的歲月，一眨眼已是廿年了。悲慘的父親啊，血淚深仇，何日才能洗雪！

【註一】毛共土改政策規定：每百戶評地主十五至廿戶，必要時連窮苦的也要評入湊數。



血淚仇

錦江

父親死去，整整二十年了！每當想起他，眼前就浮現一幅慘象：蒼白的臉色，痛苦地抽搐着，嘴角滲出一條條鮮紅的血線，攤開雙手，倒在地上……。

彷彿仇人就在我的面前，胸中立即燃起熊熊的怒火，捏緊拳頭，牙齦咬得格格作響。

這是一九五一年，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狂風暴雨的「土地改革」，震撼着大陸。這時，我的家鄉鳳凰村，來了一批土改隊，掀起慘無天日殘酷的鬭爭。村子裏日夜進行戒嚴，荷槍實彈的民兵，在村道上巡邏，殺氣騰騰，如臨大敵。祖祠的大廳，變了鬭爭會場。喊打喊殺的吼聲，受害者悽厲的呼聲，交織成驚心動魄的音響。村道上行人絕迹，陰森恐怖的氣氛，籠罩了山村。

那天特別陰晦，天空飄着牛毛般的雨，西北風從山坳裏呼呼地吹着，顯得格外寒冷恐怖。大廳裏一早擠滿了亂哄哄的人羣。一個穿軍裝的「土改」幹部，在指手劃脚：「鄉親們！今天召開鬭爭會，關係大家翻身當家作主的大事……」

他瞥了一下四週羣眾的反應。似乎覺得老調重彈，沒有煽動力。於是，鼓起嗓子提高聲音：「鄉親們！咱們有毛主席、共產黨撐咱們的腰，咱們要打消顧慮，大膽鬭爭地主階級何七，把他鬭垮鬭臭，永世不得翻身。」他揮起拳頭，口沫橫飛，直濺到前排幾個的臉上。

話聲剛落，人叢中議論紛紛：「他沒有僱工剝削評得上麼？」頭髮斑白的老漢，向身邊的中年漢子探問。

「官字二隻口，要加罪名還能找不到理由。」中年漢子憤憤的說：「嘿！水鬼陞起城隍啦！小人得志好人遭殃，從來如此。何七這回准倒霉了。」

老頭似乎有所領悟，點點頭：「對了！有道是：得罪小人黃鱔穿竹籬，唔死都剝皮。這句話半點不假。」

「他算得什麼地主呀！二畝爛田，三間破屋。還不是全家大小起早摸黑，勤耕勤種撑持那個家。唉！這樣意氣用事，實在太寃枉了……」另一個老頭嘆息搖頭。

「爹！你嫌安樂嗎？幹嗎說這些話，眞是越老越懵懂。」站在旁邊的兒子，用力扯着他的衫袖，制止他說下去。

「評他地主能撈到什麼油水？至多有條老牛𤛇，誰希罕……」一個中年漢子在發牢騷。

「老弟，你忘記上月菜園裏的事件嗎？這是報復呀！單看一條老牛𤛇，實在太簡單了。嘿！我看這回何七不槍斃也要勞改了。得罪了主席還了得！」中年漢子對他的看法，有點鄙薄瞧不起的樣子。

四週的議論嗡嗡作響，彷彿蚊子吵營。

「不要吵，同志們！」主席台響起破鑼般的聲音：「鬭爭會等一下就要開始了。鬭爭的對象，先前黃隊長已經說清楚，咱們要站穩貧僱農的立場，堅決徹底鬭垮地主階級何七，抄他媽的家，必要時送他去勞改……」

兇狠的眼睛瞪得比牛眼還大。

「嘭」的一聲，一個放在桌上的茶碗，震得跳起來，掉在地下砸得粉碎。為了顯示威風，他瘋狂地拍着桌子，聲音更加粗暴：「現在是黨和政府考驗我們立場的時候了。誰敢溫情不起來鬭爭，他媽的！老子就讓他嚐嚐這個。」他伸起碗口粗的拳頭，用力晃了二下，表示言出必行。台下的羣眾，登時大驚失色，默默地垂下了頭。

這是新上任的農協主席。性格暴虐兇狠，報復思想嚴重。平時說話像敲破鑼，背地裏人們給他起了個渾號——大炮都。他眞正的名字叫陳連都，村裏人都清楚他的老底，未土改前，更行夜走，偷偷摸摸，無所不為。

「土改」前一月，有一天他酒後在菜園偷雞，剛巧碰見父親，告訓了他兩句。他惱羞成怒，放下雞悻悻的走。事後，他怕父親宣傳這樁醜事，採取先發制人的手段，在外面顛倒是非，說父親誣害他，揚言有日定報復。

土改隊進了村，他極力巴結土改隊長。在他的面前裝積極，獻殷勤，像獵狗跟獵人，日夜纏着團團轉。於是，土改隊長對他大為賞識，培養他做「根子」。村裏成立農協會，又指名選他當主席。羣眾怕報復，不敢提意見反對。名義上選舉，實際上由土改隊包辦指派。從此，大炮都便登上「主席」的寶座。

上任之後，他唯一着緊的，就是進行報復父親。日夜在土改隊長面前製造材料，添枝加葉，說我家田地多，生活好，應該評為地主。

有時，下鄉的土改隊，都是靠當地「根子」滙報材料為根據。從不調查研究。其符合擬定的比例數字（註一），能開展大規模殘酷的鬭爭，便算功德圓滿。至於人民的含寃莫白，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提供的材料是否眞實，他們從來不暇追問。尤其對身有農協主席所提供的材料，更加言聽計從。

土改隊一經點頭之後，於是，大炮都奉了「聖旨」，四處煽動羣眾，鬭爭父親。他首先到我的親房福伯家，叫他出面鬭爭。福伯說：「他沒有壓迫剝削我，有什麼理由鬭他呢？」

「你可以說他的田地是佔來的。或者隨便編造一些什麼材料都行。」

「連都，沒有事實，怎能隨便寃枉人！」福伯快言快語的說：「共產黨不是要人實事求是嗎？無中生有黨容許嗎？」

「老糊塗！對地主對壞人可不能

知的事，在這篇短文裏談「天堂」這個問題，有人可能會認為是老生常談，多此一舉。

小論天堂

「天堂」人人嚮往，信上帝的朋友希望能上「天國」，信釋迦的朋友希望到「極樂世界」，馬克思的徒子徒孫則迷信在人世間建立所謂人類「最理想」「最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各社會集團的人有各自的信仰，各想各的權經。可見人總是希望生活於天堂樂土。

然而，宗教信仰也好，共產主義的邪說也好，雖各自有理論系統，畢竟是虛幻的東西。

那麼，還是讓我們的眼光回到現實來吧。

在當今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真正理想的「天堂」，不論世界上那一個地方，都充滿着罪惡，充滿着痛苦。有些地區，人們的行動比較自由，物質生活比較豐富，社會比較安定，人們就目之為「天堂」，例如我們現在居住着的香港就是。

這僅是從比較上而言的。拿同香港毗隣的中國大陸來比，更為鮮明。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人，購物要配給，糧食有定量，豈可奢談物資生活的滿足？而在行動上呢？要受到戶口管理，旅行證明等等限制，使人有「行不得也哥哥」的悲嘆，睡覺時常常在三更半夜要受到檢查戶口之類的騷擾，在思想上要受到嚴格的控制。表面上看來，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似乎安定，其實人民都在過着非人的生活。所以香港這個沒有大陸那些枷鎖的地方，就被大陸人民視為天堂了。這裏的生活正是大陸同胞夢寐以求，不惜冒險犯難爭取的，有些人甚至為了進入這個天堂而流了血，犧牲了生命。

當然，以目前香港而論，距離人類的理想社會尚遠。每日耳聞目睹，或親身遭遇，都有盜匪橫行，邪惡囂張的事情發生，但這只是香港美中不足的地方，正如一個身體健康，而且俊好的人，在身軀上生了幾粒疔瘡，無足損害生命。雖然害了病還是要醫治的，即使是小毛病。從能否過「人」的生活這個基本角度看，我寧可要這美中不足的「天堂」，而摒棄暴力統治下的「安定」。誰也不甘於做像牛馬那樣不會說話的奴隸。

可是，搞左報的仁兄對這「自由的天堂」往往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於報道有關治安的新聞之際，常冠以「如此天堂」的標題，似乎香港壞透。殊不知他們能夠如此暢所欲言，實在拜這天堂裏的自由之賜。不信，他們且回大陸暢所欲言試試看，恐怕政治帽子就等着他去戴，當他們拿了購糧證、戶口冊、學習班登記表時，他就可能真正進行「回憶對比」，懷念香港這個「自由的天堂」了。

英菲

笑臉藏鋒刃，羊皮蓋虎紋，明知非伴且相親，頭號敵人變了大情人！

事，多年來，引取知識、充實自己的唯一方法便是自修，故對那些由學者、教授主持的講座，只要是我感到興趣的，我都設法參加旁聽，做個「外圍學生」；對那些由學者教授執筆，公諸報刊的專題論文，我也特別重視，即使是談一個大問題的小片段，我都珍重剪存下來。我這樣做，一來是滿足求知慾，二來做做學者教授們的「紙上學生」，可以稍補自己讀不上大學的遺憾。

然而，做學者教授的「外圍學生」與「紙上學生」，固然有獲益的地方，也常感到失望。幾年前我曾經抱着很大的期望，去聽某教授講的史記，結果對原著的精髓沒有片言提及，聽了幾個月，便只能聽到什麼「即者則也」、「用者以也」、「哀者憐也」、「怪者疑也」之類的詞語解釋，而這些解釋，其實只須手邊有一冊辭源或說文，便可以查得出來，我原想聽聽教授研究這巨著的心得，終於一無所獲，但我對他只有不滿，並沒有「不屑」，因為他只不過吝嗇心得而已，卻沒有歪曲史實。最近在刊物上看到一位「權威」的專題論述，卻引起了我這個紙上學生的「不屑」。

「花」即「好色」？

這位教授在其大著中剖析水滸傳的入物性格，一口肯定書中描寫的「花和尚」是個好色之徒，從書中找不出事實證明，卻在字面上「想當然」的大做文章，認為魯智深此人若不好色，則他綽號中的那個「花」字便沒有着落云云。

事實上，水滸第四回寫魯智深在五台山剃度後，走出山門，在半山搶了酒喫時，有幾句寫道：「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布直綴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裏，露出脊背上花繡來。」第十七回⋯⋯楊志投二龍山，在山下林子初見魯智深時，書中也說：「一個胖大和尚：⋯⋯背上刺着花繡，坐在松樹根下乘涼」，其後魯智深向楊志作自我介紹時說：「人見洒家背上有花繡，都叫俺做『花和尚』」。第二十七回寫張青在十字坡對武松提及魯智深時，說道：「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

水滸作者對每個人物綽號的由來，多有清楚解釋，而魯智深的綽號，明明是指他脊梁上刺的花紋，與此相似的還有一個「九紋龍」史進，一個「花項虎」龔旺，前者由匠人刺了一身花繡，肩膊胸膛總共有九條龍，後者也「渾身上刺着虎斑」，這三人綽號的由來都因為身上刺了花紋。如果因魯智深綽號「花和尚」，便硬說他「好色」，那簡直破壞了作者替魯智深塑造的形象了。定下了「預定目的」，不惜歪曲事實來達到自己的推論，只能作為宣傳或誣蔑的一種方法，在寫論文時，尤其是寫公諸於世的學術論著時，這種瞪着眼睛瞎扯謊的態度，竊以為萬不可用。

江城子

烟之毒害

最近從本港偵緝處長格里斯在電視台上的談話中，得知本港的毒品問題，越來越嚴重。他表示：毒品的買賣，往往是有組織的。由大集團運進來，再由附屬機構分配。他說：「我們對於那些集團，知道得不少。我們曾經破獲過大宗毒品。對於毒品頭子，我們也知道一些。」對於逮捕販毒人物「只拍蒼蠅，不打老虎」的原因，他的解釋是「大頭子往往和直接的毒品交易相隔幾層，而證據是須要從他們那裏或他們的附屬機關才能得到的。」

他也不否認毒販以降落傘將毒品投下本港海面，只是還未找到證據能了。

我們從警方每次破獲的毒品，價值動輒以百萬計的事實看來，足見這些販毒頭子都是百萬富豪，他們之所以從事這種喪盡天良的害人勾當，並不是為了衣食，而是貪得無饜，希望賺到更多的金錢。由於他們長袖善舞，因而能夠履險如夷，縱然偶爾失手一兩次，只要留得青山在，多做兩樁生意，便又賺回來了。而自己依然可以混在上流社會中，躋入「名流」之列。這種人眼前看來是相當幸運的，可是這種不義之財，決不能久享，先哲說：「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來得容易，去得也容易。

不但販毒頭子為了賺錢販運毒品害人，就連一個堂堂文明國家，為了本國的利益，也常常向其他國家傾銷烟毒而以鄰為壑！最顯著的例子，是十九世紀之初，英國以「洋藥」為名，公開向我國傾銷大量鴉片，致使我國同胞飽受鴉片毒害竟達百年之久。其次是日本人對我國的毒化政策，他們在我國的租界中，將鴉片提煉為海洛因（俗名白粉），運銷全國各地每一個城鎮村莊。「九一八」至「七七」的六年中，更利用使領館和特務機關的特殊勢力，公然包庇販毒份子，弄得治安機關也對毒販束手無策。

毒品為害之烈是驚人的，本港街頭的「深山大野人」便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林則徐氏說：鴉片如不嚴加禁絕，若干年後，不唯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海洛因則為害更甚）。這話並非過甚其詞，抗戰前的四川部份軍隊，有「雙槍將」的雅號，雙槍之一即鴉片烟槍。假使全國軍人都變成「雙槍將」，中國早已亡於日本了，那裏有資格抗戰？從常識看，本港的毒品恐怕永遠也無法禁絕。詩曰：

一、老虎生來雙袖長，迎風一舞使人盲。
大嚼若肯分餘瀝，使有蒼蠅代受殃。

二、以鄰為壑最堪羞，人脂人膏暗中抽；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從「學問」說到「問學」（下）

上文說過學問之道在於問，是故為人師表者，除了授業之外，更重要是要善於解惑。可是科舉制興起，八股文泛濫，冬烘先們濫竽充數，孔夫子所使用的問答教學法竟長久被遺忘。學問也就變成學而不問。整天只是背書，搖頭幌腦地背，把前人之言背得滾瓜爛熟，並以此為學問，甚至以此為做人。至於古人為什麼要這樣說，說得對不對？教師們是不去管的，而且還不准學生去管。學生若向教師提出問題，往往被視為「考老師」，若對教師所說的話表示懷疑，更被視為「不敬」。這種莫名其妙的風氣，民國以後雖略有改變，但也很不徹底。直至今天，仍然有一大批人把能背誦幾篇古文，背誦幾段注釋視之為學問。也有一批人像孔乙己沾沾自喜自己懂得茴字的四種寫法那樣，認為自己多認得幾個古僻之字就是一種了不得的學問。在下對此卻大大不以為然。因為說到背書的能力，不管你背得怎樣熟，都勝不過錄音機。說到認識字多，無論如何都勝不過字典，而錄音機和字典所不能做到的就是思考，提出疑問，解決疑問。

不管讀古人書也好，讀現代寫的書也好，在下認為倒不必每篇都背得滾瓜爛熟，也不必花費太大的力氣去記住每一個古僻的字，最主要要獨立思考，多問幾個為什麼，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不要人云也云。孔夫子的言論固是權威，朱熹對四書的注釋固是權威，但並不等於說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是永垂不朽的，放之四海皆準的，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多提幾個為什麼並沒有什麼害處，更不是大逆不道的舉動，完全不必為此而激動和憤慨。孔夫子說了一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後人就不分皂白把孤竹君這兩個胡塗兒子歌頌了二千多年，然而伯夷叔齊到底有什麼值得歌頌的呢？在下思之良久，最終還是莫名其妙。莫非把自己的國家拋棄，把自己的臣民拋棄，把自己肩負的責任也拋棄，跑到遠處躲藏起來就是「讓」？莫非迂腐到不分善惡，不顧事物和形勢的發展，恥食周粟，跑到首陽山去餓死就是「義」「賢」？就是不降其志，不恥其身？在周末混亂的時代，殺父弒君之事層出不窮，孔夫子贊揚伯夷叔齊的「讓」，或許還有其積極意義。倘若現在還提倡這種所謂「讓」，簡直就是教人逃避現實去做嬉皮士了。「讓」必須有「讓」的限度，孤竹君既指定叔齊即位，而伯夷也已逃跑了，叔齊就不能再「讓」。說到恥食周粟，孟子早已回答了，當武王伐商的時候，暴虐的商紂早已不配稱君，而是千夫所指的獨夫，討伐獨夫絕不是弒君。伯夷叔齊的恥食周粟僅是活得不耐煩，而絕不是義，更非「賢」。我認為年青一代人讀古書，應該多向老師提出幾個為什麼，不要被古人牽着鼻子走。（上期本欄第六

，英國已通知美國，在今秋的聯大中，英國會改變這種政策。

據說，尼克遜之決定訪問中國大陸，也多少受到英國這一項通知的影響的。

英國這種態度，對中華民國來說，自是又一沉重打擊，而中共對香港的影响力，自然也會相應的增加。中共很可能提出種種的要求，限制反共的活動。不過，英國是民主自由的國家，一向不干預政治思想，對香港市民的親共與反共，並無偏頗，不過，將來若是中共的壓力增加，他們會不會維持原來的立場，那卻是很有疑問的。

香港生存在矛盾中，倘若矛盾不再存在，就會成為香港的一個重大危機。

老尼兩面不討好

果然不出所料，蘇對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比之台北顯得更加懊惱與不安。在中蘇共交惡中，美國傾向於那一邊，都會引起對方的疑慮。尼克遜要跑到沒有邦交的中國大陸，紆尊降貴的和毛周打交道，事不尋常，克姆林宮的不安，可以意料到的。

這一點，尼克遜在作出這次決定時，當然也會想到的，事實上，他這個決定，正是要利用這一點，刺激蘇聯，使之讓步。

尼克遜玩兩面手法，在決定訪問大陸之前，先建議和蘇聯舉行高峯會議，但克姆林宮認為，這是「毫無價值」的。尼克遜利用中蘇共間的矛盾，玩弄一下手法是可以，但不能玩得太過份。比方說，他的決定訪問中國大陸，就顯得太着迹了，很可能由此弄巧反拙，由此而完全失去他的亞洲朋友。

美國的盟國因為尼克遜這一決定，事先沒有給予知會，都感到十分不滿，最顯著的是中華民國，台灣的青年深表反感，在美使館門前舉行之抗議示威。

同時，南越、南韓、菲律賓等國，也認為尼克遜的獨斷獨行，是不尊重他們的表示，因為，尼克遜訪大陸之行，對他們有直接影响的。

日本首相佐藤，認為這樣重大的一項決定，無論如何尼克遜事先應該與日本充分商量，但美國沒這樣做，因此他表示：今後日本對中共將採取靈活政策，即是說，日本的政策，也不會受到美國的左右，也即是說，今後各走各路好了。

可見，美國的這一次決定，失盡亞洲朋友是極有可能的一回事。

蘇聯表示，尼克遜訪問大陸之行，不過是弄權而已，與真正關心和平或者各國之間互相了解並無關連。

蘇聯文學報說：過去二十年來中共和美國一向是勢不兩立的敵人，兩國突然成了「朋友」，就不尋常了。人們只要考慮一下政治背景，就可以清楚尼克遜計劃改變關係行動的內裏原因。

蘇聯有這個懷疑是難怪的。美國的兩面政策看來是失敗了。

萬人傑

波

漢章

務科的工作人員，他們必須設法去弄糧食給大家開飯。弄糧食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借，向女子中學、護士學校、醫療單位等單位借。因為這些單位陰盛陽衰，而女孩子的吃量一般都較小，配給的糧食數字老是買不完。可是這種借糧行動實際卻是劉備借荊州，有借不還，久而久之，人家也不願意再借了。另一種弄糧辦法就是向糧食局透支，八月買十月十一月的糧食，九月份則買十二月、明年一月的糧食，老是向糧食局掛糧賬。可是後來，上頭察覺到這種情況的嚴重，各單位欠糧的數字太大了，一紙命令下來，一律不准再賒。要到那個月份才能購買那個月的配額，於是總務科也就毫無辦法了，只好從節約着手，熬粥給大家喝（那時雙蒸飯尚未發明）。可是想不到喝粥也會引起一場風波，使一位不大不小的官兒掉了烏紗帽。

這位官兒姓易名錨，提起他的名字很多人可能恨得咬牙切齒。因為他調任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前曾出任廣州市中級法院副院長，他的朱筆一鈎，不知令多少人喪失了生命，可是這矮矮胖胖法官對待學生卻似乎特別仁慈，他在學生食堂裏訂一分伙食，到底有沒有吃別人不得而知，不過每餐廚房工友都必須把這一份伙食送到他府上去，而他也常常跑到學生食堂去兜幾個圈兒，看看學生們吃什麼菜，有多少油水，總務處對他的光臨雖感不安，但他也不說什麼。可是有一天，看到學生們在喝粥水，他卻大發起雷霆來，把總務處長找到大訓一頓。總務處長當然向他大訴苦水，可是他卻認為總務處擅自作主叫學生喝粥水，讓學生挨餓就是不對，他認為學生吃不飽是無法搞好學習的，而且學生都處在發育時期，吃不飽就會影響到發育，這簡直是摧殘青年。於是就坐上他的老爺車，開到市糧食局和省糧食廳大吵大鬧去，經他這一鬧，第二天膳堂也就改吃白米乾飯了。可是學生們卻不明白糧食是從那裏來的，總務處不是說過糧食不夠，往後每隔一天要食一次粥嗎？直到反右傾運動開始，這位為學生肚皮請命的黨委書記被罷了官，這個謎底方告揭曉。

此後，雖然許些大人物，如那位肥胖的市長朱光，瘦小的高等教育部部長楊秀峯，偶然也會到學生膳堂巡視，他們看到飯桌上的「無縫鋼管」和稀爛的雙蒸飯到底有何感受，我們雖不得而知，不過，反正再也沒有人肯為學生的肚皮請命了。因而對那位被罷官的黨委書記難免有多少同情。特別是在街上看到他憔悴的樣子，更是有多少難過。他原來凸出的肚腩不見了，老爺車也沒有，跟我們一塊擠「巴士」。這就是為學生肚皮着想的結果。從他的判案來看，他可能是「毫無人性」的，但從這點小事上看，卻又是充滿人情味和正義感的。也正因為未喪盡天良，所以無法在中共的政壇混下去，這實在是時代的悲哀。

橫眉語

星小姐垂青老毛

集中在米亞美海灘，準備參加環球小姐競選的各國佳麗，先來了一個選舉，她們要選出「最偉大的男人」。在這班姐兒眼中，第一名是美國總統尼克遜；第二名是天主教教皇保祿六世；第三名是聯合國秘書長宇丹。毛澤東也贏得一票，這一票是新加坡小姐黃貞妮投的，是不是「神聖的一票」就不知道了。

黃貞妮說：「我敬佩毛主席，因為他的國家——世界最大的，愛戴他的政府，要講世界和平，首先要想他。」

不久前，新加坡「南洋商報」因為對中共過份吹捧，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下令將該報四名巨頭抓進牢子裏，為此鬧出軒然大波。

黃貞妮說這番話，不知是不是在新加坡時經常閱讀南洋商報，以致這些毒素深入她美麗的腦袋。因而，她眼裏沒有李光耀，卻把毛澤東視為「最偉大的男人」。抑或這種心理是基於「本地薑唔辣」？

如果黃貞妮「敬佩」他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大，那她所敬佩的未必一定是老毛，中國歷來的元首，更值得她敬佩。

國家大小，與是否值得敬佩是兩回事，國家大，人民多，而治理國家的生活，有相當的自由，這個統治者才值得敬佩。這位「美麗的動物」徒有中國人血統，生活在水平比中國大陸不知高若干倍的新加坡，卻侈言毛澤東如何偉大。

其實，如果黃貞妮在偉大的中國裏，她的參加競選環球小姐，已經大有可能被關到栽下來，還有機會到米亞美海灘，和世界各國的美人爭妍鬬麗嗎？

婦人的無知，莫過於這位黃貞妮小姐了。

她說：「要講世界和平，首先要想到他。」這更是天大的笑話，如果不是偏見，便是無知。

試看今天世界上那一個有戰亂的地區幕後不是由老毛煽風點火的？遠到中東的巴勒斯坦游擊隊，也由老毛供應軍火，沒有他搗蛋，世界和平才有望，黃貞妮的話，是適得其反。

不過，也可以這樣解釋——要講世界和平，首先要想到他，把他剷除，世界和平便有望了。

香港的前途如何

中共在邀請了美國總統尼克遜於明年五月前訪問中國大陸後，又展開了一連串的外交活動，這些活動包括：①首任駐加拿大大使黃華已動身走馬上任；②由周恩來的親信李先念率領的代表團，將於本年十月一日訪問法國。不過，最使人矚目的還是與英國間關係的改善。

中共和英國關係的好壞，直接和香港居住的四百萬中國人有關，因此，這事也就特別為香港人所關心。許多人都會問：尼克遜應邀訪中共後，香港將如何？

英國也是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中共政權的，不過，二十年來，英國和中共的關係一直沒有改善，由始至終，都是維持了代辦級。

在中國大陸「文革」期間，雙方的關係更陷於惡化，曾經陷於絕交邊緣，可是，今年以來，中共隨着乒乓外交，展開笑臉後，英國與中共的關係便有顯著的改善。在英國的要求下，雙方又恢復了外交代表升級的談判。看來，由代表升格為大使，已沒有什麼困難了。

英國和中華民國雖然沒有邦交，可是在台灣淡水設有領事館，在這次和中共談判互派大使中，中共要求英國首先關閉淡水領事館，同時，在今秋的聯合國大會中，要毫無保留地支持其入會。

過去，英國雖然投票贊成中共加入，卻支持美國的提議，將此案列為「重要問題」，需要三分之二票數通過，才能討論。由於關係的「改善」

一餐粥

什麼叫做飽，連在襁褓裏的嬰兒都知道，當他們餓得嚎啕大哭的時候，母乳塞進小嘴裏，他們馬上吸吮，大吞特吞，等到胃部感到舒服了，他們也就破涕為笑。但想不到這麼簡單一個「飽」字，在我們的祖國，有一度竟被人弄得十分模糊起來，在雙蒸飯流行的日子，「飽」字上頭也就冠上許多莫名其妙的定語，變成「基本」飽、「過」飽、「差不多」飽……「基本」飽、「差不多」飽多是用來回答別人的詢問的，因為不許說不飽，也就只好說「基本」飽、「差不多」飽，其實卻是餓得慌，根本不飽。

大陸儘管自五四年起就已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可是當時受配額限制的，也僅只是普通市民。機關、工廠、學校等單位購買糧食卻是不受限制的，不需要什麼撈什子糧票。只消寫一紙證明到糧食局，要多少有多少。而當時由於肉類和其他副食品不須限量購買，普通市民也並不感到餓的威脅。曾記得當時的大專院校，每月九塊錢伙食，早上有炒麵、炒粉，有白粥饅頭，可是大家都吃不完，嫌它不好吃，要跑出外面吃滑雞粥、肉絲麵，午餐、晚餐也有一大桶一大桶的白飯剩下，要拿去餵豬。可是自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的三面紅旗升起，糧食、肉類、菜蔬、烟酒，一切能吃進肚子去的東西，都一掃而光。於是幾年間大陸人民也就不復嘗到飽的滋味了。一天二十四小時老覺肚子餓，老想吃東西，無論見到什麼只要能吃的都想吃。吞下兩碗雙蒸飯剛放下碗，可是倘若有十個八個麵包照樣嚥得下。似乎七億人民統統變成薛仁貴了。那時倘如提着一斤豬肉，携着兩斤白米招搖過市，不知要吸引來多少雙羨慕的眼光。若在廣東以外的地方提着白米豬肉，不被搶走，可要算你本事了。然而上面卻不准說餓字，也不准不飽，倘若你說不飽，馬上會得到一句「別人都吃得飽，為什麼你說不飽？」的責問。如還不識趣堅持說不飽，可能會被當作造謠，甚至當作反革命。不管由什麼單位出面調查，大家都只

滿了幾十對濃裝艷抹的貴婦，軍裝筆挺的將校，和大腹便便的「上層社會的動物」們。

諜報處長的來到，當然使得大家都很掃興。海蘭上將馬上把幾個重要的幕僚，拉到樓上去討論了一番。不知道是酒喝得太多了？舞跳得太快了？還是這消息來得太突然了？大家都只是坐在那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口口聲聲地嘆氣道：

「這是怎麼搞的？怎麼居然會有人敢綁我們的票？」

搶救「波比羅」號的方法呢？卻誰也沒有想出來。他們唯一的自慰，就是「華盛頓一定會想出個好辦法來的，我們還是靜候命令罷！」

其實，華盛頓的大頭頭和「專家」們，這時也似乎完全昏了頭，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總統最信賴的「國家安全顧問」羅斯托夫教授，考慮了整整一個鐘頭，還是不能決定：這件事究竟會不會發展成為一個眞正的「危機」？整個時候他都在搖頭嘆息：「這些東方人，實在是無法加以預料，無法加以估計的。……」

最糟糕的是：在「波比羅號被刼往萬山」的電報，送到他的寫字枱上以前，他從來就不知道：美國有這樣一艘間諜艦；當然也更不知道這條船要到北韓去做些什麼？

就連白宮裏的「危機緊急處理指揮部」的「情報值日官」安德魯．定勒爾，也回答不出這個問題來。當他打電話到五角大厦的國防部裏去問的時候，居然找不到一個人曉得「波比羅」號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然而，告急的電報，卻像雪片一樣地飛來。「國家安全顧問」羅斯托夫，這才覺得「此事非同小可」，馬上趕到白宮去，讓「危機緊急處理指揮部」，用最高速度，開始工作。

他一面佈置了緊急長途電話聯絡網；一面催着「專家」們限時完成各種緊急計劃；一面親自打電話給夏威夷的美國武裝部隊總司令。

但是，這位總司令正好到越南前線視察去了。副司令在那裏？誰也不知道。找來找去，只找到了副司令的副官長。而那位副官長大人的聽覺，卻似乎很有點毛病，講來講去，他總是聽不清楚。

羅斯托夫不知道問了多少遍：

「少將先生，你知不知道『波比羅』究竟是怎麼回事？」

直到最後，那位副官長才彷彿聽清楚了他的問題。就用一種最典型的軍人語調，簡單而乾脆地回答道：

「羅斯托夫先生，你當然知道：波比羅離我們這裏，很有一段距離。」

說完，馬上就把電話掛上了。

這樣一來，羅斯托夫更不知道應當怎樣「緊急處理」這個「危機」才好？「緊急處理指揮部」雖然工作緊張到白熱化，但卻始終不能決定一個具體的「處理」方法出來。夏威夷總部裏的海軍將帥們，一面打呵欠，一面喝咖啡，靜等着華盛頓的訓令到來，但卻永遠等不到結果。

「緊急指揮部」裏有人建議：

「最好我們向總統請示一下，看他怎麼樣決定？」

清晨兩點鐘的時候，羅斯托夫給熟睡中的詹森總統，打了一個簡短的電話。詹森睡矇矇地答應了幾句，又去會他的周公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到「緊急指揮部」來親自「指揮作戰」的時候，已經是十點半鐘。「波比羅」號的命運，早已經決定了。

在他的主持下，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大家的意見是：

「既然已經爲時過晚，就索性一動不如一靜罷！」

於是，就由聯合總參謀部出面，向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海蘭上將，發出了指示：

「不準備爲『波比羅』號事件，而舉行武裝示威。請訓令所有部隊，不得越過北緯三十六度之線，並靜候訓令。」

就是這樣，華盛頓和夏威夷的大頭頭們，就一聲不響地接受了北韓打在他們臉上的第一個耳光。



在北韓艦艇的槍砲脅迫下，波比羅號艦上的全體美國官兵，一個個舉手做了俘虜，押解上岸。



美國軍事史上最丟人的醜聞
波比羅號情報艦事件的眞象（五）

天涯客

在轉彎的時候，他差一點就碰到了一個北韓衞兵的背上。於是，急忙在烟霧中，連滾帶爬地衝回了「發報室」，向日本的美國海軍基地「十萬火急」地要求：

「請准許我不再發報，而且把所有的發報裝置加以銷毀！」

回電馬上就來了：

「所請照准，並祝吉人天相！」

他正要動手毀掉發報裝置，背後忽然挨了狠狠的一槍托。原來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有個北韓兵，偷偷地走進了「發報室來」。

所有的軍官，都先被蒙上了眼睛，直到北韓兵把船上的大大小小的武器，全部搜羅到一起之後，才准他們把障眼布取下來。

一個北韓軍官，用手槍逼着布赫上校，叫全船的人都到甲板上去集合，點名，聽候吩咐。在零下十二度的酷寒下，人們很快地就凍僵了。只有布赫艦長一個人是例外。他在手提機關槍的監視下，親自掌舵，把「波比羅」號開進萬山港去。一個北韓的「領港員」，端着子彈上了膛的手槍，站在他的旁邊。

這時，在遙遠的天邊，忽然出現了一艘大船的陰影。甲板上的美國水兵高興得跳了起來。誰都相信：這是助陣的美國航空母艦來了。許多人都在肚子裏暗暗地打主意，只要一聽見炮響，或是有美國的飛機淩空盤旋，馬上就撲上去，先把那幾個北韓兵的手提機關槍奪掉，然後再想辦法，從那些驅逐艦和魚雷艇的包圍圈中，拼命打出去。

然而，他們的想像，卻完全落了空。那並不是什麼美國軍艦，而是一艘外國的大郵船。到處稱雄稱霸的美國空軍，現在也根本看不見一點影子。

在甲板上等待着的美國官員們，在極度的緊張和失望中，忽然紛紛地感到了要上「洗手間」去的要求。但是，北韓兵卻無論如何都不准他們走動。一個水手蹩得實在受不住了，一句話也沒有說地站起身來，把頭上的鋼盔拿下來做了臨時的馬桶。接着就有三四個人也跳起來，學他的樣子。北韓兵緊張地把手提機關槍，指在他們的褲子前面。一個叫做羅塞爾的水手，忽然大聲地笑了起來道：

「想不到這世界上的人，還會有爲了要小便而被槍斃的時候！」

還沒有笑完，「波比羅」號就在萬山靠岸了。

就是這樣，這艘美國間諜艦上的六個軍官，七十五名水手和兩個文職人員，就正式成了北韓的俘虜。

這時候，夏威夷的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裏，正和華盛頓的五角大廈一樣，亂哄哄地鬧成了一團。美國一向最引以爲驕傲的是「危機緊急處理制度」——從理論上來講：只要總統在電話上講一句一個字的口令，太平洋上的四十四萬大軍，四百艘航空母艦，戰鬭艦、巡洋艦、潛水艇……以及三千五百架噴氣式轟炸機和戰鬭機，就可以馬上出動。誰知，到了這種緊急關頭，整個「制度」卻抛了錨，到處都出了些小毛病，到處都動不起來。

「波比羅」號在離北韓海岸二十浬的地方，被强迫開到萬山去的消息，使夏威夷總部裏的許多人都感到：「一次新的韓戰，又馬上要爆發了！」但是，眞正想到怎樣去搶救波比羅號的人，卻似乎根本沒有一個。

其中，表現得最出乎人意料的是：負責敵情工作的諜報處副處長瑪爾若奇上校。他在接到這消息的時候，正在家裏陪着太太和孩子們吃晚飯，掛上了電話，他逍逍遙遙地吃了布丁，雪糕和咖啡；刷過了牙；吻別了他的太太和孩子，才用散步的速度，走回辦公室來。

也許是晚風給他帶來了清新的頭腦，一回到寫字枱上，看見了白紙黑字的電報，他忽然變得比誰都緊張起來。馬上連氣都顧不得喘地趕到了太平洋艦隊總司令約翰・海蘭上將的官邸裏來。

海蘭上將剛好在家裏開「派對」，上上下下擠



被北韓砲彈打死的水手，用棺材抬走。

「舉世歡迎」的

兆華

離「舉世歡迎」甚遠。

七月二十一日明報社評：增加交往相互影响——此評如果眞能做到，亦只是相互減少敵意，對兩國人民能否有影响或改善，眞不敢想像，極其量雙方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但與「舉世歡迎」亦有很大距離，同日「北望神州」：中美關係難有大進——則更矛盾而自打嘴巴。

七月二十三日「北望神州」：認清大勢順應潮流——更以悲天憫人口吻，胡說八道，與他們前幾日之文字對照，不特脫節而且牴觸，我懷疑他們賺十元廿元稿費，想到就寫，徒然應景，不負責任，此文一則曰台灣地小，失卻美國支持，便減少生存機會，再則曰中（共）美改善關係，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這局面遲早會出現，三則曰台當局信誓旦旦，務要反攻，但天下人都明白，台灣反攻是難有希望，繼而又說把中共吸入國際組織中，改善對它關係，使它在國際事務承擔責任，希望台灣當局，爲世界和平着想，爲大陸同胞着想，不要堅持狹隘的反共思想，最後更陰險的叫台灣當局不必悲觀，中共暫時不會武力攻台，「和平解放」政策仍然有效，全文邏輯混亂，言不及義。

七月二十四日明報社評：盡其在我無愧於心——此評乃上一天「認清大勢順應潮流」的具體化，勸說台灣：「馬上成立一個眞正民主，大公無私，由一千三百萬台灣省人民選出來而統治該省的省政府，放棄早已不存在的對大陸統治權，歸諸實地的爲人民謀幸福，盡其在我，成敗由天」，又說：「根據選舉的結果而組織眞正有代表性的省政府，這樣一來，『台獨分子』立刻失卻藉口，根本就無法存在」，我們如果細讀此文，則不禁爲之失笑，如此幼稚的見解，居然出於大主筆之口，試問一千三百萬台灣省人民，選出來而統治該省的省政府，其爲獨立？還是另有歸屬？退一萬步國共雙方不加干涉，其在國際上用什麼名義？再說「統治該省的省政府」，自然不是中央政府，如此豈不是成了沒有「台獨」分子的「台獨」。這樣說法，如是出於無心，則顯然屬於無知；如是出於有心，則令人與「別有懷抱」之感。

對明報客觀的批評

我這裏首先聲明，批評並不等於攻擊，共產黨人常說：「檢討、批評、和自我批評，係成功之大武器」，可見批評是好事而不是壞事。無可否認，明報在香港報刊中，是有其一定地位的，它銷紙相當多，更是一般知識分子的讀物，它給予讀者很多政治常識，社評向稱短小精幹，常常一針見血，令所談的對象啼笑皆非。可是說也奇怪，右派報刊常常跟它作對，罵它形同左仔，或共黨同路人（本刊也屢見不鮮），這樣恐怕左派定會歡迎了。可是恰恰相反，左派有個時期，不特罵它爲漢奸報，主持人也罵爲「民族敗類」，就是長期以來，也全是處於敵對地位。某些左派人士其厭惡之態度，甚於對右派的香港時報。

這樣明報豈不是左右不討好，它究竟是一份怎樣的報紙呢？也許他們的主一邊倒持人，確認它是代表眞理的中立報，這是我不敢苟同的。要知道政治是的，你不站穩立場，說話便失卻原則，沒有原則性的說話，是搖動、縹緲、而善變的，明報言論之時時自相矛盾，原因大概就在這裏。

有人說明報的言論，是「書生之見」，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以爲是的天眞，並未經過實際體驗的，這講法非常有道理。前者的書生，恐怕是準秀才了，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充份表現他的言行難得一致；現在講書生，當然是指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共產黨說這個階級的本質怎樣呢？「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富搖動性，既可左，亦可右，現在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亦可騎在人民頭上壓迫人民」，結論是必要經過徹底改造的。可見徒然理論和空談，是無補於實際的。

我對尼克遜訪中共的看法

我對尼克遜訪中共的看法，當然不是「舉世歡迎」的一套，他這次自動入甕，吃虧當然是美國。撇開一般所謂未有邦交，身爲元首，無此前例等等小節不談，要知道中共是以世界革命爲最終目的，他們的鬬爭，在戰場同你打固然是鬬爭，平時分化滲透也是鬬爭，就是與你坐下談，也一樣是鬬爭，三種方式看來完全不同，但其爲鬬爭則一也。再說他們更會利用形勢，因時、因地、因環境，隨主觀客觀的情況來控制和處理問題，尼克遜此行之焦頭爛額，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抗日戰爭後的國共和談，美國強充調人，當時力量的對比，國府不知大多少倍，但結果依然益了中共，害了國府，美國除一鼻子灰外，一無所獲。韓戰時中共志願軍直接介入，和美國正式交鋒，彼此曾被逐到釜山，也追到鴨綠江邊，力量可說各有千秋，結果板門店坐下談，年多兩年，亦只得劃三八綫爲分界，美國也是一無所得，越戰北越方面，當然也是中共做老板，六七年來打打談談，反令美國泥足深陷。華沙、巴黎會議，同樣一事無成。幾件談判先例，當時美國力量都不至處下風，但結果吃虧的依然是美國方面和盟國。現在美國內憂外患，（經濟赤字，失業人多，種族歧視，總統競選，反戰、頹廢和越戰曠日持久，師老無功等等），在印支急於趁熱收兵，因之不顧二十多年來敵對關係，居然主動跑到北平，來求兩國關係之正常化，和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你敢想像其結果嗎？兩隊球隊打波，也希望得個中間的場地，因爲不致受某一方面氣氛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事後很多政治家說找錯場地），何況是兩國的會談，而又是出於美國的主動，其不上釣者幾稀矣。再說美國是一個極不深厚的國家，民族也是一窠蜂的民族，信守和道義，是不甚講究的，所以到大不了時，會從遠東方面一走可之。在它而言，當然是失威和破敗，並丟卻幾十年領導民主國家的盟主，今後艱難的日子，會落在台灣國府頭上。至於香港的情形，三幾年間，可能變動不大，但五年之後，經濟和社會面貌，看來是不會好過的，除非雙方完全談不攏，則在特殊環境下，反會一如目前狀態，苟延一個時期，香港人是在「舉世歡迎」之列嗎？每個人自己決定吧。

尼克遜訪中共與明

七月十五日，世界誠然發生一件大新聞，（全港十六日見報）中共和美國雙方同時發表措詞相同的公報說：「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爲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跟着尼克遜對全國電視及無綫電廣播，說是：爲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不單是爲了我們這一代的和平，而且是爲了將來在這地球上共處的許多世代的和平，他接受中共周恩來之邀請，於七二年五月前訪問中共。隨後更特別解釋：「我們期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的關係，這行動不會犧牲我們的老朋友，目標不在對付任何其他國家。」

這就是尼克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藉到亞洲多國旅行途中，於巴基斯坦詐肚痛（腸胃病）溜去北平與周恩來洽商，安排尼克遜訪問中共的世界大新聞的由來。

真是「舉世歡迎」？

此事之所以稱爲世界大新聞，當然是指美國與中共，二十多年處於敵對地位，互相對罵，互以對方爲頭號敵人，又二十多年來，美國不特協助台灣國府，對抗中共，更協助南韓，與中共侵略者直接交兵，亦支持印支方面的南越、寮、柬等國，直接出兵與中共操縱的北越抗衡。雙方既未建立邦交，越柬戰事仍陷於膠着。不料霹靂一聲，元首居然應邀訪問，其所謂世界大新聞就在於此。但是否眞正像明報所說的「舉世歡迎」呢？且看下面世界各國的反應！

台灣國府（尼克遜所指不會犧牲的老朋友），可能係被出賣犧牲者，其對此舉大大反對，自在意中，當不屬「舉世歡迎」之列。

蘇共政府（尼克遜所稱不在對任何其他國家之國家），一直透過其附庸國予以抨擊，證明也不是「舉世歡迎」者。

日本的反應，舉棋不定，佐藤一下强調政策，一下又說，對中共關係要從新考慮，有人且要佐藤辭職，這證明也不屬於「舉世歡迎」者。

南韓很直接的聲明，繼續支持台灣國府，這不只不是「舉世歡迎」者，而且是反對者了。北韓也於最近施漢諾訪問期間，對尼克遜的訪毛舉動發出抨擊。

菲律賓專欄作者蘇里雲，嘲尼克遜甘赴北平朝聖，是對美國最大的侮辱，下賤的投降，這自然又是反對者了。

印度共黨領袖責尼克遜挑起中蘇共戰爭，當然也是反對者。

保加利亞共黨，抨擊尼克遜訪中共，是使中共背離共黨陣營，捲入美帝政治陰謀中，更是露骨的反對者。

美國部份議員（非鴿派）也對尼克遜抨擊，「向勝利進軍全國委員會」指尼克遜不講道義，自貶人格，稱之爲「卑鄙的交易」，可見美國本身也有很多反對者。

美國一羣留台學生，電尼克遜抗議其訪問中共，自然也是友對者。

南越阮文紹據說表示歡迎，還說是一件好事，可列入「舉世歡迎」者之一。

英、澳、紐幾國，也聲明表示歡迎，英國甚至急於進行調整外交關係，雙方有意由現在之代辦級升爲大使級。

其他世界各國，恐因關係不大，都無甚表示，似亦不能盡將之撥入「舉世歡迎」之列吧！

至於和美國打對台戲之中共，又怎樣表示呢？作特大喜訊，大吹大擂的宣傳嗎？不，而且絕不！所有大陸報刊，新聞廣播，可說只有輕描淡寫，無一以之作頭條新聞，北京人民日報、廣州南方日報、廣州工代會報，（可能係近期出版之刊物，友人由穗返港曾見之），香港之文滙報、澳門之澳門日報，與及兩地之外圍左報等，一律劃一表示，這幾天的頭條新聞，不是「熱烈慶祝毛主席橫渡長江五週年紀念」，就是「結束印支戰爭日內瓦協定簽署十七週年紀念」，跟着的刊載是「黃永勝在北朝鮮駐中國大使館所設宴會席上發表譴責美日勾結進行新侵略的講話」，和周恩來聲明支持越共七點和平計劃等等，關於尼克遜應邀訪北平的消息，可說絕不重視（或是中共作風）。又據回港友人所見，廣州報刊之載此消息，只在新聞之末尾欄內，故很多市民，簡直不知有此事發生，如此看來，作爲打對台戲之中共，是否也是「舉世歡迎」之一，仍屬疑問。

綜合以上所述的國家、團體、人民，他們的表示，對尼克遜之訪問中共，絕不是「舉世歡迎」，可能是反對的更多，明報十七日的頭條新聞，目爲「舉世均表示歡迎」，不知憑何據，這恐怕是明報主編的「言爲心聲」，和想當然罷了。

明報一週社評和「北望神州」言論的矛盾

七月十七日明報社評：尼克遜將赴北京訪問——此評只引述雙方公報和尼克遜此行目的之解釋，認爲美國對中共已構成「事實上的承認」，甚至接近「法理上的承認」。無甚高論，又認定明年五月前訪問之原因六點，純係自我臆測，全文對「舉世歡迎」之見，無益彰之處。

七月十八日明報社評：尼克遜訪華與香港——此評認爲中（共）美兩國，顯著有利，台灣、蘇聯頗不利，香港在經濟上短期內好處多，長期不利因素多，主權前途難以想像，這樣香港人對「舉世歡迎」，是歡迎者還是反對者呢？是矛盾也。至於同日「北望神州」：不會放棄世界革命——則單看題目已與「舉世歡迎」矛盾之極了。

七月十九日明報社評：基本局勢不會改變——如果局勢基本不會改變，則尼克遜訪華，又有什麼作用，怎值得「舉世歡迎」，看題目也是矛盾了。

七月二十日「北望神州」：中美交好值得讚揚——此文認定中共已

在上面引述的那段話之後，橫眉又說：「不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情況也許較為複雜，領導的準備也是學運的原動力，這點或許較難明白。」

這裏，橫眉來了一個轉筆，因為「領導國家」這問題實在是複雜呀，正、邪都不會容許。領導「獨立」的香港？香港又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人容許搞「港獨」嗎？這眞是走到政治的死胡同了。橫眉的話簡直把「新左」的一副可憐相描活了。

至於說到什麼「領導的準備」「較難明白」，這又未免忸怩作態。其實何必？橫眉自己不是說得很清楚嗎？他說：「毛澤東個人的感召使學生領袖作為了個人領導的代替物」，如此而已。所謂「較難明白」，其實是欲蓋彌彰。

「新左派」企圖在香港學生運動中培植個人崇拜、個人領導的形勢，這是他們的思想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毛澤東思想的實質，其中一條就是提倡極權統治，推行獨裁主義，所以不得不極力強調個人的作用，拚命培植個人威信，貪天之功為己功，神化了個人。其實，時勢的形成正如一句古詩說的，「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正好是毛澤東個人「功業」的寫照。「新左派」既然以毛澤東的信徒自居，自然要繼承毛澤東思想的衣砵，他們在香港的學運中，也提倡起個人崇拜、個人領導，這是不奇怪的；只不過要自封「領袖」，似乎露骨，所以只好作態一番。

領袖的形成，是在於羣眾運動之中。只有那些忠心耿耿為了國家民族利益而奮鬪的人，並為國家民族利益作出貢獻的人，才可能被羣眾擁戴為領袖，推舉他來管理眾人之事，並不是靠什麼政治陰謀手段可以得逞的；即使一時之間能蒙混得逞，日久也會給羣眾拆穿其西洋鏡。

橫眉的文章的出現，是值得慶幸的事，他是如此的坦率告訴香港學生，「新左派」參與學運，原來是為了撈取政治本錢。這就可以使許多人不上當。

學運日益高漲了，橫眉作自我表演了，「新左派」的面目也暴露了。原來他們僅是一羣缺乏自信的政治野心家！

許等之後，入粵以助烱明。……

「予奉書後，佯言赴國會，星夜往北京。見楊度於東廠胡同。晳子曰：當年由兄介紹，永樂園之辯論，與先生結有誓約，予失敗而先生成功，度當盡全力以赴之。時薛大可亦在座，謂予曰：革命黨呼我等為帝制餘孽，自當愧領，彼求為帝制餘孽不可得者，亦呼我為帝制餘孽，非求孫先生為我輩一洗面目不可。予曰：先生不但為兄等洗臉，且為兄等擦粉。於是與楊度商阻吳秉贛軍助陳烱明之策。晳子曰：黎元洪總統方面君任之，曹錕總司令方面，我與夏午詒任之。時夏壽田為曹錕機要

命

史劍非

果以計使曹錕阻吳佩孚攻粵。事成，劉禺生向孫中山報命，孫先生說：「楊度可人，能履政治家之諾言。」

參加革命貢獻甚大

吳相湘在所著「曠代逸才楊度」一文中，述楊度事頗詳。「民國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楊度有孤寂之感。」又：「民國十五年夏，楊度遷居北京，從齊白石學畫，又以禮佛為修身養性之計，當若干人看他作帝制餘孽時，竟不知他已參加革命擔任秘密活動工作的責任！」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楊度曾為國民黨做過地下工作。

蔣永敬在所著「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引用檔案時有民國十六年北京特別市黨部孟湘鑑的工作報告記載甚詳。

民國十六年春，正值寧漢分裂，楊度在北京為國民黨（聯俄容共）進行謀略工作。當時國民黨北京負責人李大釗（也是共產黨負責人）利用楊度製造謠言——說張作霖將犧牲張宗昌與南京政府妥協，煽動張宗昌歸附武漢政府，報告說：「楊度同志在張宗昌處極力慫恿、破壞、成績亦好。」同孟湘鑑另一報告說，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張作霖派軍警搜查蘇俄大使館事件，楊度於前兩日即得訊走告李大釗等，李因料理工作未竣，致被捕遭難。但其餘四同志能走避，皆楊之力也。」

另據陶菊隱著「六君子傳」記載，李大釗等遇難後，國民黨、共產黨的機關仍不斷被軍警破獲，黨員多與南方總部失掉聯絡；楊乃以私財接濟黨人，多年積蓄為之一空。這些事實，幾難以令人置信。楊氏由禍國之民賊，一變而為革命陣營的「小旋風」柴進，實為楊氏生命史上的奇峯。

周恩來曾師事之

楊度既贊助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大概對於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亦執之甚堅。故在北京做秘密工作時，與共黨分子合作無間，從此與共黨結下淵源。寧漢分裂思想左傾，與共黨分子往還甚密。一九三〇年二月，曾與魯迅、田漢、胡鄂公等共發起建立「自由大同盟」反對國民政府。同年六月，楊又加入左派控制的「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其時周恩來正在上海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兼特務首腦，與楊度往來尤密，周且曾師事楊氏。

當時楊氏落魄上海，以賣字畫為生，但少人問津，後來做杜月笙的食客，月得五百元賴以為活。

民國史上四個頂尖人物孫中山、黃興、梁啓超、袁世凱；四個重要政治勢力北洋集團、國民黨、立憲派和共產黨；都和楊度發生過關係。論重要性他不及袁世凱，論功勳不及孫中山、黃興，論貢獻不如梁啓超；但是他當時的聲名卻與上述諸人互相競耀。而論生命之多彩多姿，則上述四人都比不上他。這樣一個人確是史所罕有。



小爬蟲企圖撈取政治本錢

六評橫眉的「山雨欲來風滿樓」

校外漢

橫眉在他的「山」文裏直言不諱地供認，他們參與香港的學運，是受了紅衞兵運動和毛澤東思想的感召和鼓舞，筆者在「二評」中已作了引述（見本刊一九四期）。他對紅衞兵運動和毛澤東思想的吹噓和崇拜，是溢於言表的，左一個「影响」，右一個「價值」，再來一連串的「感召」、「吸引」、「啓發」，簡直搜索枯腸，用盡了讚美的字眼。

但這有什麼作用呢？只能暴露了橫眉他們「潛意識裏的內涵」，卻不能說明香港所有的學生領袖和廣大學生都抱這種態度。筆者給這「奇文」作了「義務宣傳」，也不能使人與橫眉那樣接受那些「感召」和「鼓舞」。

然而，橫眉為什麼要鼓吹這種觀點呢？關於這點，橫眉也很坦白地作了交代，他說：「在政治落後的國家，大學生較一般人早接觸到政治，所以大學往往成為日後政客的溫床。今天在大學領導政治運動是明天領導國家的本錢。香港的大學生自然也不例外。」

現在來評論「新左派」的一些人會不會成為「新貴」，成為「政客」，為時過早。雖然他們從事着的活動已經顯露了若干「政客」的手段，例如製造輿論，利用羣眾情緒，煽惑羣眾為他們火中取栗，這些都是「政客」的行徑；在「山」文裏談到「中運」問題時，橫眉也貌似客觀地以肯定的態度評述香港的「中運」是因為與某些「政客」共同努力，「總算得到一個決定性的勝利」。這也可以說透露了橫眉對「政客」的欣賞態度。儘管如此，我們卻不欲據此肯定「新左派」的頭頭就可以成為「政客」，這裏面有許多主客觀的因素在不斷影响着他們，例如：他們要成為「政客」的主觀條件，包括

為重要，一旦老左認為他們執行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綫」不當，沒有「活學活用」好，那就有他們瞧的了。眾所周知，老左的尾巴其實難當。所以，「新左派」的命運實在不是常握在自己手裏，他們不過是前台表演的傀儡，雖然上竄下跳，煞有介事，忙得不亦樂乎，充其量僅是一小撮政治小爬蟲。

小爬蟲的特點就是「爬」，既要爬，當然有政治野心。橫眉不是直捷了當地承認在大學「領導政治運動是明天領導國家的本錢」嗎？這野心可以說不算小，如果老左要來一次「整風運動」，橫眉就很有可能被扣以「政治野心家」的帽子。中共對它的黨徒和追隨者是不容忍有「政治野心家」的。而自由的中國人民當然也不會容許讓「新左」來領導國家。實事求是地說，「新左」這個「宏願」是兩邊碰壁，不能實現的。

事情很清楚，「新左派」插手香港學生運動，就是為了撈取政治本錢，而且異想天開地說明是「明天領導國家的本錢」。他們在打香港學生運動的壞主意。平心而論，這算是橫眉老實得可愛的地方，因為他這樣一自供，對許多頭腦比較單純的學生

楊度晚

讀近代史的人，對於一手創辦籌安會，為袁世凱抬轎、搞帝制的楊度，皆痛恨醜詆之不暇，認為是卑汚賤格、不足掛齒的人物。其實並不盡然。

楊度一生大體說來，早年留學東京，以才氣縱橫嶄露頭角，並介紹孫中山與黃興相識，可以說「功在黨國」。

一九〇五年留日學生大結合在孫、黃的領導下建立同盟會，中山曾邀楊參加，楊則表示：「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一九〇六年九月，清廷下詔籌備立憲，梁啓超積極籌組政黨，邀楊度參加，但因意見分歧拒絕參加。當時東京的革命黨以「民報」為宣傳，立憲派以「新民叢報」為宣傳，雙方論戰正烈，勢不兩立；楊不作左右袒，卻別樹一幟創辦「中國新報」，同時又組織「政俗調查會」以為建立君憲黨之基礎，亦頗有號召力。因此當時東京的留日學生勢成三分，旗鼓相當。而楊度在留學生當中的號召力尤有勝者。例如當時東京的留學生總會楊度被任幹事長，任幹事者有蔣方震、林長民、張繼等，皆叱咤風雲，冠絕一時的人物。

孫中山讚為「可人」

楊度早年奔走學生運動，享譽盛名，自別於孫梁，獨樹一幟，未易言其功過；中年追隨袁世凱，搞帝制，禍國殃民；始為國人所不齒。至於晚年趨向革命，則知者極少。

一九一六年護國討袁勝利，袁世凱死

改為君主，勢本等於逆流。」各方觀感為之一新。

、一九二一、二二年間，楊參與孫中山的革命工作，秘密往來於上海北京之間。劉禺生在「世載堂雜憶」中，曾詳述楊度實踐一九〇五年在東京之諾言。

「陳烱明叛變，先生兵艦泊黃埔，予在香港，一日，徐蘇中持先生手書，與謝持同來尋予，書曰：『和贛之事，由吾兄

再如這次去北平代表尼克遜與周恩來會談的基辛格，兩年多來已成爲尼克遜的靈魂，外交方面政策完全以基辛格意見爲準，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是退出越南，亞洲防務交由日本接替，雖然方法相當曲折，但目的也只有一個，即退出亞洲，全力放在歐洲與中東，還是爲了維護以色列，基辛格什麼背景？也是德籍的猶太人。

世間事有許多非常微妙，尤其是發生在中國方面，例如以色列戰勝了阿拉伯，絕大多數中國人跟着歡呼，但很少人知道我們所受猶太人之害，是來自以色列。

第三、促成美毛接近，蘇俄也要負部份責任，尼克遜最初解決越戰的方案是求助蘇俄，蘇俄對此表示無能爲力，蘇俄無力助美解決越戰自是實情，但蘇俄卻乘機派海軍向地中海擴張，對阿拉伯援助也加强，以色列受到威脅日深，以色列自然要向美國呼籲，美國猶太人當然要向尼克遜用壓力，既然聯俄不成，只有聯毛了。最近傳出消息，毛幫要同以色列建交，蛛絲馬跡可以看出尼克遜訪毛與以色列的關係，也許就是基辛格當面與周恩來商定。

志在突破不計後果

促成美毛會談原因既有以上各點，將來的結果又如何？最近兩日尼克遜的口風已經有所改變，自承訪平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要美國人不必期望太高，可見尼克遜自身已了解了雙方的用意。都不是眞正有心解決困難，事實上雙方也都無力解決困難，筆者在本刊一九六期已經指出，毛幫無力壓迫北越低頭，美國也沒有辦法助毛幫攻佔台灣。既然雙方都了解對方需要，都無力答應對方的要求，則這項會談，只能作爲交換意見了。

不過，美毛之間正式交往，對未來世局影響將甚大，眞正使毛幫感到興趣的恐怕還是日本問題，毛澤東不惜拋頭露面搞國際統戰，用意也未必是對付我們，更不是爲了聯合國席位，而是希望能與美國會談，促成美日聯盟解體。在美日安保條約廢止後，毛幫將以全力對付日本，此事當然不會在短期出現，但也不會太久時間，就可以看出端倪。當然在現階段美國尚不能丟掉日本，但是，如果毛幫給以相當代價，或者中東局勢有變爲全面大戰的可能，當以色列支持不住時，則美國的和平主義者，鴿派人物一定會一變而爲鷹派，促美國出兵援助以色列，到時美國對日本不放手也不成了，毛幫所等待的就是這一天。

總之，整個世界局勢正在大變中，我們不要抱怨美國出賣，說句不客氣話，我們還不是眞正美國出賣的目標。可慮的倒是日本，日本纔是美毛談判的眞正籌碼，日本人目前還在隔岸觀火，但相信很快他們就會明白。

我們目前只有鎭定應付，以最壞的打算，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心，迎接世界大變的到來，相信中華民國的前途還是光明的。

從尼克遜訪共談起

褚建中

身爲中國人，尤其是反共的中國人，對於尼克遜此次接受中共邀請往訪北京之舉，無不爲之齒冷，因爲這樣做法，顯而易見地是拋卻道義的行爲，無論具有再多的理由，或信誓旦旦，都不能使人同情或諒解！

美國人始終不能脫離天眞的想法，以爲與虎謀皮的事未必一定失敗，我們試看看他們部分官員，對尼克遜此項決定的鼓舞歡躍，完全陷入一種自我陶醉的境界，可知這個行動，雖然由尼克遜作出決定，但無可否認地這亦是部分美國人所促成。何以美國人會這樣天眞而實際上是幼稚呢？要清楚地瞭解這個問題，我們不得不從整個的西方文化着手檢討。

多年來一般人都認定了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比較理想的政治制度。不錯，假如只從制度的本身去觀察，比較，民主制度的確是人類在從事政治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研討改善出來的結果。「民治、民有、民享」的理想，制度本身的結構精密，都不能非議。但我們卻漏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國民與政府成員的質素問題。

我們從歷史的教訓裏獲知，無論是怎樣優良的政治制度，或怎樣崇高的政治理想，假如執行或推動的人有問題，則此制度或理想便必定崩潰，因爲「爲政在人」，什麼制度理想都靠人去執行推動，人的質素不好，便推動執行不來。所以要人好的做法，便牽連到教育方面去。西方的教育，無論是理想方面也好，是制度方面也好，都沒有培養「君子」的觀念或意識，他們心目中的人才，絕對不是道德上的人才。我們要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而「眾人」則是必須靠道德來維繫、約束的，沒有道德上的人才，即是沒有政治上的人才。西方教育充其量只能培養科技人才，商業人才，這些人才一與政治接觸，前者便只知有數字，不知有變化，後者便只知講利害，全不管道德。除了這兩路，便只有求諸退墮消極的宗教。試問以這種教育背景培養出來的人，又怎樣去適應那些「良法美意」？所以，本來很理想的政治選舉，一下子便給財閥們把持過來，原本代表着「上帝」的人，一下子可以與「魔鬼」妥協，而我們的自由世界，還要認此等愚蠢自負的人爲馬首是瞻，眞是可憐而復可痛！

所以，自尼克遜的公報發表以後，許多反共人士都痛責他沒有「道義」，其實大可不必，因爲西方人的「道義」觀念，本質上是與「利害」相連的，我們自己若能奮發自强，則他的表現，立刻就可以很有「道義」。這些道理，與美國人交手數十年的國民政府，應該最清楚不過，今天的局勢演變，相信亦早已在意料中了。

尼克遜去不去得成北平？

岳騫

尼克遜宣佈去北平訪問，至今將近一個月，許多問題並未得到澄清，目前關鍵不是尼克遜能不能同毛幫解決懸案，而是尼克遜究竟去不去得成北平，已逐漸成爲世人的討論的主題。自從張秘書長岳軍在日本公開發表談話，對尼克遜訪平之行採取了否定的看法，更使世人對此問題增加了注意。

尼克遜究竟去不去得成北平，決定權在尼克遜一方面小，在毛幫者大。毛幫是否歡迎尼克遜前往訪問，是本問題的關鍵。

主動權在毛幫之手

就表面情形看，自從尼克遜宣佈訪問共區之後，毛幫報紙又加强了對美國的攻擊，詞句野蠻，態度强橫，最初大家尙以爲是毛幫內部鬧糾紛，部份反對周恩來外交路線的軍人，藉反美以阻攔尼克遜赴平，但此項觀點，最近被毛幫一連串的笑臉攻勢所否定，玆舉出幾點作硏究。

第一、毛幫對美國人拉攏，已經超出外交禮儀之外，例如最近香港一批美國所謂學者去訪北平，周恩來帶了張春橋、姚文元兩人會見，談了幾個鐘頭，還准許把談話錄音帶出。周恩來目前何等之忙，竟然作這些無聊的活動，以共黨黨性而論，除非要利用一批人，決不會如此殷勤。

第二、毛澤東最近也出面活動，據外電報導，毛澤東居然接見緬甸獨裁軍人、曾爲反共急先鋒的尼溫，此一消息比起周恩來與美國一羣學者會面更不尋常，因爲毛澤東身體不好，久已不在公開場合出現，北越共黨第一書記黎筍經過北平尙未見到毛澤東，只有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去北平訪問時，與毛澤東見了一面，也只談了四句話。毛澤東何以此時竟有興緻接見尼溫頗難索解。唯一可以想到的理由，就是毛澤東自己也出面主持國際統戰，準[illegible]所推想的認爲邀尼克遜訪平是周恩來主動，就大有問題了。

第三、美國在八月三日宣佈今年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立場，卽不反對毛幫入會，但卻支持中華民國保留聯合國席位，這一政策明顯是兩個中國的政策，中國政府立時提出反對，毛幫卻遲了四十八小時之後，始由新華社出面反對，若在以往慣例，應由僞外交部出面，此次交由新華社發表，而且時間遲到四十八小時，可見毛幫反美態度已有改變，用意顯然是在引誘尼克遜上鈎，照這種情形看，毛幫將不會撤消對尼克遜的邀請。

在尼克遜這方面來看，他也急於要去北平一行，着眼點也有幾個方面。

猶太人急欲尼氏達成此行

第一、當然還是爲了聯任，尼克遜就任總統之後，實在無善可陳，國內情況較前更亂，經濟也每下愈況，今年居然發生了入超之事，爲本世紀所未有，越南化也徒托空言，美軍要完全擺脫越戰，決非短期可以實現。依目前情形看，如果不能出現奇蹟，尼克遜下屆當選總統就大成問題，因此不能不爲行險僥倖之事，爲譁衆取寵之想。

第二、有一點過去爲大家所忽畧的，就是猶太[illegible]，美國歷任總統，無論共和黨與民主黨，從無人敢不顧猶太人的利益，在過去只在經濟上競爭，問題尙小。到了以色列建國，猶太人目標乃轉向外交。因爲以色列國小人少，處在阿拉國家大包圍之內，若無美國支持，很難存在，因此，美國猶太人的最大目標，就是壓迫美國政府對以色列盡力支持。但美國國力畢竟有限，對世界所負擔的義務又太重，自不能集中全力應付中東局面，猶太人看準了美國目前最大負擔在亞洲，尤其是中南半島及台灣海峽，必須設法將這兩地形勢改變，使美軍擺脫了軍事義務，始能全力貫注中東。根據這一構想，美國猶太人便全力破壞越戰，同時也盡量離間中美關係。

這幾年美國出現了一批鴿派人馬，若是檢查其血統及背景，可以發現皆與猶太人有關。又如最近專門對付中國而產生的「新左派」，在本港有團體、有刋物、有辦公處所，人員分佈各階層，力量相當龐大，他們的經費從何而來，大家皆知來自美國，但美國正式的援外機構對「新左派」並未援助，他們的經費還是來自猶太人，透過了各種民間團體甚至美國中央情報局供給。中華民國同猶太人沒有半點寃仇，二次大戰時猶太人被希特勒趕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各國均不願收容，只有中國敞開大門，歡迎猶太人避難，想不到三十年後，猶太人竟然在全世界進行顚覆中華民國的行動。

明白了猶太人所發生的巨大力量，我們可以了解許多問題，例如美國銷路最大的紐約時報，最近十年以來對中華民國的攻擊、侮蔑、漫駡、造謠，比「人民日報」猶甚，原因究竟何在，如果說作爲一個權威報紙，有其忠實報導的義務，則中華民國美好的事物，何以從不見紐約時報提到，只在一些不相干的小事斷章取義、誇大渲染，說穿了只有一個原因，紐約時報老板塞茨柏克是一個猶太人。

算數，而是公審迫他招認，是誰指使你指揮紅衛兵囚禁陳毅？是誰指使你把鬪爭的矛盾指「周總理」？迫他供出「黑後台」（應是「紅後台」）。

從這我們才能了解，為什麼康生和謝富治在六月三日，從政治囚籠中冒出頭來，露了一面之後又隱得無影無踪！姚登山的口供使他們吃不消，也使江青吃不消，毛澤東可能也為此睡不着覺！

六月曾有鬪爭高潮

繼陳伯達、康生、謝富治之後，毛的衛隊長、政治局候補委員汪東興也半年多不露面了，另一個毛派闖將姚文元，自七月起露面次數也突減少，有搖幌不穩的跡象。

周恩來等在與美國的敵對狀態未終止的情況下破天荒的接受美總統特使基辛加訪問，舉行會談，並予以每餐十二道菜的特殊款待，而且決定邀請尼克遜訪問，從修正主義的尺度來衡量，他們所做的不但超過劉少奇鄧小平，並且也超過蘇修赫魯曉夫。因為迄今為止，蘇聯尙未邀請任何美國總統到莫斯科訪問。新當權派能作此非常的決定，證明他們已大權在握，今後毛派縱有掙扎，也都屬於枝枝節節，難以扭轉大勢了。

從六月三日雲南省委建立之後，整黨建黨工作之停頓，同日康生、謝富治露一面再度隱形，十一日鬪爭姚登山看來，整個的六月實是兩派鬪爭的高潮。七月初旬，周恩來決定邀請尼克遜訪問，顯示新當權派已獲重大勝利。

「紅旗」八月停刊

。中共局勢一有變化，尤其是毛派一有震動，「紅旗」雜誌一定有所反映。一九六七年九月，毛派核心人物王力、關鋒、戚本禹等被實力軍人所迫退出舞台之際，「紅旗」雜誌隨着於十一月停刊，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才復刊。

今年四月號「紅旗」，突然出現馬克斯語錄和列寧語錄，壓在毛語錄的前面，並且刊載數篇文章，指罵「假馬克斯主義的政治騙子」；使人已預感到毛派又發生了問題。果然七月號「紅旗」，印着七、八兩月合刊字樣，等於變相停刊一個月。

八月一日是中共的「建軍節」，「紅旗」恰好八月號停刊，是故意給軍人顏色看呢？還是不甘歌頌軍人的功德呢？還是在軍人壓力下，「紅旗」編輯部進行大改組呢？這都要等以後的事實來說明。


姣婆與脂粉客
·子寒作·

表權一幕秘聞

不對人提起一句，以為這原是應該盡力以赴的本份，只能算是受命不辱而已，說不上什麼功勞，引以為榮的。我現在把他掇述出來，無非是以人才難得，國際局勢瞬息萬變，有些地方，或可在毫不足道的小節中，只要運用得宜，竟能無聲無色地收到意外的奇蹟。老於外交事務的，這樣的例子，當不勝枚舉。

弱國無外交，自是古今同嘆，無可否定，但也不能絕無例外。像意大利的統一運動，還不是加富爾在奧、法、普三强之間，捭闔縱橫，製造形勢，揣摹他們的心理，由萬無一利，而變為較為有利，由較為有利，而變為非常動盪的局面，突破藩籬，一反故轍，此則折衝樽俎之才，更非具有匪夷所思及扭轉乾坤的魄力不可。加富爾的偉大過人處，就在這一手絕招。不計當時一般淺見者的毀譽，但求終極的目的，得以完成。

薛氏文中，所悼念的曹保頤，是天津人，曾在清華大學畢業，執教西南大學，二次大戰時，擬出國深造，船至馬尼拉，值珍珠港事變發生，在日軍佔領之下，總領事揚光法和其他六位領事，均被囚於集中營，曹氏因以學生身份，行動尙能自由，雖在飢餓流離中，備嘗艱苦，卻不忘記為受難的僑胞服務，每天送飯送菜，遞換衣服，及傳達各家屬的消息，都託請曹氏去辦，經過幾個月之久，從無厭倦，中間集中營的地岸，改變了好幾處，無不被曹氏及時發現，故未嘗有過短期間的中斷。曹氏身材肥胖矮短，日軍誤以為是他的長官，有時還給他舉手敬禮呢！後來揚光法等都殉了難，他們或剪下頭髮，或脫下鞋襪，交與曹氏轉給他們的太太，作為永別的紀念。

直至日本投降，馬尼拉得到解放，曹氏才到紐約大學去攻修碩士，初在銀行工作，嗣由同鄉張彭春推荐於外交團，積功升至顧問，甚為歷屆長官郭泰祺、蔣廷黻、劉亦鍇所倚重，做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終以腦溢血逝世，享年不過五十有五，曹氏器度恢宏，辯才無碍，功不自居，過不推人，溫恭謙讓，守正不阿，有儒家的風格，而又能和黨同塵，靜默無事，兼有道家的修養，在外交界場合中，眞是一個內方外圓善於張弛進退的堅强戰士。可惜未竟其才，未展其志，想到當前國際的陰霾譎變，能無慨然！

王初

新當權派的凌厲反擊

尼克遜這次決定訪問中共，日期是在明年五月之前，距宣佈之日九個多月，這是史無前例的。爲什麼要擱如此之久呢？這大概與中共內部局勢的不穩定有關。即以四月初展開乒乓外交以來的形勢而論，即顯露不少反常跡象。

建黨工作戛然停頓

中共的「整黨建黨」工作，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之後開始，一波三折，迄今未能完成。省級黨委會自去年十二月湖南首先成立，迄今已八個月，仍餘四川、西藏、寧夏、黑龍江四省區不能建黨委會。自六月三日雲南建立新省委會以來，已停頓了近兩個月。這顯示中共內部發生了重大麻煩。

其實建立黨委會，並沒有什麼技術上的困難，麻煩出在兩派對於新領導班子的紛爭，換言之爭奪地方的領導權。毛澤東一派雖然大勢不利，但是毛個人似乎仍握有某種程度的否決權。因爲各省市新黨委領導班子，都須「中央」發表，大概都交給毛做最後的審查。說不定這回省區的領導名單，就放在毛的辦公桌上，因爲毛派被打落太多了，惱羞成怒，拒絕同意。

康謝露面與鬭姚大會

已經加以報導和分析；根據最近的情況看，這兩件事有密切的關聯性。

修西斯古六月一日抵達北平，八日離去；鬭爭姚登山的大會則於十一日舉行，相距僅三天。這不是偶然。

當修西斯古到訪時，江青不隨其他政治局委員赴機場歡迎，獨自站在迎賓館階前迎賓；六月三日毛澤東出見修西斯古夫婦，江青不露面，由周恩來之妻鄧穎超出頭週旋，皆顯出江青在作妖作怪，情緒不安。似在以鬧情緒的姿態堅持某些政治要求。

在六月三日那一天發表了兩件怪事；一是毛出見修西斯古時，八個月不能露面的康生，神色沮喪的出現會場；二是當天夜裏，周恩來、黃永勝等招待修西斯古欣賞文藝晚會之後，不露面一年多的謝富治突然來訪西斯古。

康謝兩人都是被打跌在地的毛派大將；藉修西斯古到訪，掙扎着露面亮相，從種種跡象觀察，可能是毛派的一種詭計，想使兩個人脫除被鬭的繩索。二人之露面，可能是毛派在貴賓來訪情況下要脅的結果；因此激起新當權派的憤怒和反擊。所以修西斯古一走，立刻就舉行四千人大會鬭爭姚登山。鬭爭姚登山實就是打低謝富治、康生、陳伯達、江青等手段。因爲後三人連同毛澤東在內，會毫無保留的支持姚登山帶頭鬭爭陳毅，攻擊

一九六五年中

魯邊

自中國大陸變色，赤色頭目在北平沐猴而冠，每年十一月聯合國會議，必將中國代表席位，作公式化的討論表決，簡直是一幕毫無意義的滑稽劇，但除去年的票數發生小小的逆差外，如一九六五年的投票結果，幾乎也產生同樣的情形，幸與中共有外交關係的塞內爾加及立場不大堅定明朗的黎巴嫩，臨時突告棄權，得以四十七票對四十七票的平等票數，否決了牽毛入會的提案，否則國際間的陰謀姑息，恐怕早已構成一股可怕的逆流了。依據薛光前先生在哀悼曹保頤一文的報導，當時的情況，確實是非常緊張的。

好在那年十一月中旬，正當聯合國召開大會之前，紐約聖若翰大學籌辦一個亞非學術問題討論會，並定於十一月十五日，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給亞非兩位天主教的領袖，一位是塞內爾加外交部長西恩，一位是黎巴嫩的副總理兼外長哈凱，這兩個國家跟我們自由中國，已有些彆扭，尤其是塞內爾加的距離很大，他們來到紐約後，一直就避不見人，保持諱莫如深的緘默，中國代表團，正苦於無從接洽，薛氏那時執教聖約翰，聽到該校上項消息，便馬上在電話中通知擔任副代表的薛毓麒大使，且在某天，該校宴請塞內爾加外長西恩及黎巴嫩副總理哈凱，薛氏被邀作陪客，曾向他們兩個試探對於中國代表權的問題，態度尚覺良好。

薛大使聽了，當然喜出望外，就乘聖約翰頒授博士典禮的機會，代表團指定曹保頤顧問，張申府顧問及陳雄飛大使前來參加，因爲陳大使與塞內爾加的外長西恩，是二十年前在巴黎的同學，記憶猶新，可以藉此敍舊，而張申府顧問，則方與黎巴嫩進行貿易合約的商訂，亦可從中串連，這樣的安排，眞是天衣無縫，一點也不着痕跡。

到時，薛光前以主席團之一的資格，陪同塞黎兩國來賓，坐在台上，陳、張、曹等三人，便坐在台下第一排，全神貫注，目不暇瞬，及典禮完畢，薛把他們三位介紹相見，由他們暢所欲言，自己不便在旁陪談，藉故離開。大概兩小時的光景，只見曹保頤滿臉躊躇滿志的神氣，告訴薛氏道：大功告成了，恕我們打道回衙，不再囉嗦了，我還餓着肚子，沒有吃飯呢！

可見這一回合，完全是用非正常的外交接觸，獲得效果的，由於塞黎兩國的棄權，致使毛共踏入聯合國的大門，又被阻礙了若干階段。

薛氏在那篇文章中，對於我國外交當局及代表團團長劉下諸大使，楊西崑次長，薛毓麒大使等人內各守國策，

刊物。譬如，新左派在天主教中搞「社會觀」，在天主教刊物「曙暉」中替毛澤東面上貼金，只有「萬人雜誌」會給予重擊，難怪新左派小爬蟲恨得我們萬人集團牙癢癢，成為他們眼中釘。「萬人雜誌」是新左派活動的最大阻礙，我們健筆如林，耳目廣濶，他們一切見不得光的活動，我們有第一手的情報。今後我們必然盡力揭發，大事抨擊，讓所有讀者知道這班美國姑息分子的走狗們不可告人的活動，予以重挫。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除了自貶人格，肯定不會有結果，這明明是出賣盟友的醜行，小爬蟲拍馬屁唯恐不及，要去「促進」，其實太不自量，他們對毛周既無影响力，尼克遜也不用他們鋪路，他們的促進，無非一廂情願的賣相思。

國內反對盟友心寒

其實，尼克遜的訪問中國大陸，不論美國國內或美國亞洲盟友，都引起強烈反應。美國保守分子認為尼克遜此舉對和平沒有貢獻，結果只不過降低美國地位；美國的亞洲盟國差不多都有被出賣的感覺，尼克遜這樣一項重要行動，竟然事先一句話也沒和他的盟國說，陡地作出決定，使一向和美國採取同一步調的盟友為之措手不及。

同時，為了中共抨擊羅傑士國務卿宣佈的美國新政策，極力反對「兩個中國」及「一台一中」計劃，使得尼克遜也為他的訪問中國大陸打定輸數。

他們本身也知道「談判」不會有何希望，以小包為首的一撮小爬蟲，居然自告奮勇「促成」，想起來實在是一樁滑稽事！

學習「以色列精神」

無可否認，過去國府過份倚賴美國，把美國視為「最可靠的盟友」，可是尼克遜石破天驚的這一決定，跟着羅傑士國務卿宣佈了美國的「新政策」，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國府對美國的倚賴與幻想，至此破滅無遺。大家都知道，這盟友靠不住，必須另走一條新路。新路為何？目前台灣朝野間互相策勉，要學習「以色列精神」，以以色列為師，刻苦奮發，戰勝惡劣環境。據來自台灣的朋友說，國府三軍，近來不斷舉行演習，美國軍事顧問團已被冷落，駐在台灣的美國外交人員，已不再像從前那麼被重視。美國商人不可能得到比別國商人更多的方便。即是說，一股反美情緒已瀕爆發階段。

擺脫失信的盟友，走向自力更生之途，不但不是落水狗，而且是振作復興的好現象。

小包他們求庇於殖民地，妄想打落水狗，只有自討沒趣而已。

萬人傑

美國兩個中國政策受到中共猛烈攻擊

美國國務卿羅傑士宣佈了對聯合國中國席位問題的美國新政策後，台北的反應，深表不滿，不論官方或報紙評論，對美國這個決定都大表憤慨。中共方面，反應較遲，沉默了兩天之後，終於由新華社發出評論，大力抨擊美國「販賣兩個中國觀念」。指羅傑士提出贊成中共入會，同時決保中華民國席位的這種做法是荒謬的。

羅傑士的宣佈，引起國府和中共這種反應是意料中事，因為台北和北平早就表示反對「兩個中國」。

中共這一强烈抨擊，並不出乎美國意料之外，華府表示，儘管中共反應如此，美國也不準備改變主意，同時，他們已積極的展開幕後活動，拉攏其他會員國同意他們的政策。

據日本政界中人的看法，不管目前中共的反應如何，但終將同意和中華民國同處於聯合國中的。目前，他們一定要猛烈攻擊美國，希望這一嚇會使美國軟下來，因為中共有言在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兩個中國」或「一台一中」的，怎可以乖乖的接納這個建議。同時，他這個做法也是演給一些「盟友」看的。阿爾巴尼亞等國，每年都在聯大中提出「接納中共排除國府」的議案，對中共大力支持，今年，當然也不例外。

如果聯合國大會先表決了阿爾巴尼亞的提案，予以通過的話，那麼，美國的這兩項議案就將不能付之表決。國府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可能遭到排除的厄運。

不過，除了接受中共「援助」的這一班馬仔外，西方國家大多數贊同美國的這一立場的——一方面支持中共入會，一方面反對排除國府。

這事最後的結果如何，除非在聯大會議之前有急劇的變化，否則，已有迹象可尋。目前關鍵在中共的策略，獨佔聯合國的席位幾乎是他們確定了的政策，問題在他們的步驟是先入會後逐台，抑或先逐台後入會。

第一個方法本來較為易辦，但有損面子，因此中共顯然行第二項政策，先要把國府轟走，然後入會。看情勢今年恐怕很難達到目的。

「萬人俱樂部」籌備需要人手
小曾呼籲萬人擁躉參加工作

關心「萬人俱樂部」的朋友們：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組建工作，在老萬親自指導，及部分「萬人」擁躉大力協助下，短短半個月中，已取得令人振奮的成績。

為了擴大代表性，加速前進步伐，在這裏，我代表「籌委會」向各位呼籲：歡迎更多志願者報名參加籌委會工作，來信可逕寄香港謝斐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轉交本人，來信最好作簡畧自我介紹。

萬人俱樂部籌委會主任曾憲光啓（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

新左派又有新活動

促進尼毛談判妄想混水摸魚

小包領導的新左派小爬蟲，在九龍明愛中心舉行會議，決定一項新活動，要促成尼毛談判，更想藉這運動打擊國府。今日國府對老尼已失信心，朝野厲行「以色列精神」，上下一心戰勝惡劣環境，力求復興。小包他們要「打落水狗」，恐怕會大失所望了。

促進尼毛談判

從美國潛到香港活動的新左派頭目小包，最近接到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聘書，準備下學期開始，在新亞執教。老萬已將小包在香港活動的「傑作」列舉出來，如在「盤古」鼓吹「回歸」；在創建學院提出「人必須再教育」；以及策劃維園事件，都是幾年來小包的工作表現。使老萬感到疑惑的，以一個盡力鼓吹香港青年回歸「祖國」爲人民服務，又要他們接受共產黨式的再教育的人，教育當局竟肯任用他在中大任教，豈不誤盡蒼生？

不過，有理由相信教育當局並非故意任用他，而是小包經由同路人推薦，教育當局有用人權的朦查查，全不曉得此君的底子，因而聘書照發如儀，於是，這位新左派頭頭今後就可公然向香港大專學生灌輸毒素。作爲一個香港納稅人，我們要向香港教育當局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打落水狗

如果說，小包今後替香港市民做事了，不再搞什麼活動，也不再鼓吹回歸，那麼，讓他在香港的學校教書，使到這個提倡回歸的新左派頭頭也對香港有了歸屬感，那是一件好事。可惜事實並不如此，小包接得新亞書院的聘書後，不但沒有停止活動，且變本加厲，又有新行動，

龍天主教明愛中心舉行一次集會，明愛中心一向是他們活動的大本營，這次會議主題，是配合美國尼克遜總統宣佈訪問中國大陸而策動所謂「促進中美談判運動」。不過，這一個「運動」還有一條尾巴，就是「打落水狗」。

在小包這些人心目中，國民政府是落水狗，現在正處於外交逆流中，正是給予打擊的大好機會。他們發起的任何運動，「反台」往往是首要目標。保釣的大好愛國運動之所以變質，正因滲進了這批人馬，於是有「打倒賣國賊」，「反對中日韓合作開發油礦」的口號。今回的促進中美談判而加上一條「打落水狗」尾巴，小包他們搞這運動的目的已昭然若揭。

公報私仇

不過，台灣國民政府已是「落水狗」嗎？許多人的意見認爲不可輕舉妄動，因爲，如果這條「狗」沒有落水，打的人極可能給反噬，因此當日會議雖通過提案，進行所謂「促進中美談判運動」，而「打落水狗」的這條尾巴，暫且擱置，待機而行。

其實，眞正的「狗」是誰？是小包領導下的這一撮新左派小爬蟲！他們是什麼？是太平洋學會費正清的走狗。搞到世界大亂，無正義可言，全是這班傢伙；今天美國政壇上刮起一股歪風，是拉鐵摩爾、費正清這班人搞的。他們背後有洛克斐勒、福特等財團支持，連尼克遜也要向這些「開明分子」投降。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在這班新左派小爬蟲來說，當然是「特大喜訊」。馬上來一個「促進」與「不促進」都沒有關係，目的只不過造成一種輿論，替美國姑息分子賣賣氣力，大老細支付經費才滿意一點；何況，還可以公報私仇，附帶一條「打落水狗」的尾巴，難怪小包如此興奮了。

大專學生的醒覺

這提案沒通過，小包也許大感失望，更失望的是他自己本身被人打落水狗。儘管他拿到新亞書院的聘書，我們也得使新亞的學生知道他的底子，當他向學生施以再教育，灌輸回歸思想時，曉得他的眞正目的所在，就不容易上他的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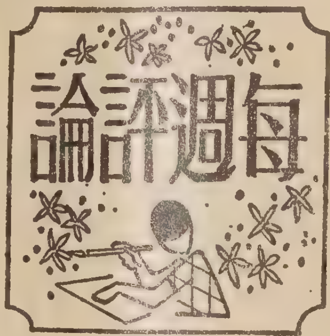
無可否認，小包對吸收青年有一套，這幾年來，新左派在大專學校裏開枝散葉，馬仔遍佈，發展迅速。不過，那時候的青年並未摸清他的來龍去脉，今天，人們已看穿他的一切，了解他所懷的眞正目的，當然不輕易盲從附和。

有幾位港大同學來看我，他們也感於新左派分子可憎，學生會出版言論，全被他們控制，大部同學不過問；但有些同學不值他們所爲，要和他們對抗。但問題是他們有組織，反對者沒組織；供他們發表謬論的刊物，由學生會負擔經費；如果另出正派的刊物，卻要自己掏腰包，學生哥那裏有這麼多錢？因此，只見蟲鳴啾啾，正義學生發言無地。

一廂情願賣相思



美國出賣了自己



美國國務卿羅傑士，八月二日終於對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發表了明確的意見。那就是美國在今秋的聯合國大會中支持中共取得中國代表權，並暗示支持獲得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席位，但是仍反對驅逐中華民國，對此問題仍採取重要事項原則，必須三分之二多數投票通過。這就是美國國務院計劃已久的「一中一台」政策了。

對於羅傑士八月二日的聲明，許多愛護自由和正義的國家，皆認爲對中華民國的出賣。其實更重要的是美國出賣了自己。

美國放棄維護自由立場

中國聖人孔子道過：「民無信不立」。美國是自由世界的盟主，居然放棄維護自由的立場，引狼入室，支持中共入聯合國，自壞其大信於天下！豈不是出賣自己嗎？

從此以後無人再敢信賴美國，因爲它爲了現實利益，隨時可以變更立場，與敵人爲友，視友爲敵。

西方人愛談現實利益，中國人則着重信義，在商人即是信用。信用垮台商業即失敗，信義失墜人格或國格即垮台。我們想不出有什麼比信義或信用是更大的利益。

其次，二次大戰以來，是自由人與共產奴隸制度做殊死鬥爭的歷史。這一鬭爭的勝敗，不止一族一國一洲，而是全世界的，無人能夠逃避其後果。

共產國家本以蘇聯爲盟主，原是自由世界最兇惡的强敵。可是蘇共積五十年痛苦的經驗，終於在一九五六年清算史大林主義，與自由世界和平共存，吸收西方國家的優點，修正馬列主義的教條，因此今天蘇聯及東歐，已變成半野蠻半文明的國家。可是這一進步趨勢卻激怒了無知的毛澤東。他以反蘇修爲名，搞出了一連串的兇殘暴政，搞得民不聊生。於是中共成爲了世界上最兇惡的共產勢力，也是自由世界最可怕的敵人。可是爲自由世界盟主的美國，竟與這個敵人妥協，不但妥協並且還支持它進入以保障自由和正義爲宗旨的聯合國！

美國此舉毫無疑問的要長中共的志氣，滅自由國家自由人民的威風。自此以後誰還敢以美國爲友，共同反共？

反共人民洩了氣，對外擴張的中共受了鼓勵，今後的東南亞怎麼了局？今後的亞洲拉丁美洲怎麼了局？難道在赤浪滔滔，大地沉淪的情況下，美國能夠獨存嗎？難道這是美國的利益嗎？

當然，人們也不必過於消極悲觀。反共和爭取自由是人類自己的事情。美國走得正行得正，反共更有力量；美國走了邪道，與魔鬼爲友，雖然是自由力量的一大損失，但是爲自由生存奮鬭的人民，將自覺的繼續奮鬭。當美國的潤少爺吃盡紅魔的苦頭之後，總有敗子回頭的一天。

絕望盡頭希望之始

美國這次的聲明，以及尼克遜決定接受邀請將於明年訪問中共，當然毫無疑問的是出賣中華民國。但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並受不到實際的損害。只要政治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走，繼續繁榮經濟，使一千四百萬同胞享受自由樂利，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又算得了什麼！西德迄今未進聯合國，世界上那個國家敢小看它？連東德的老大哥蘇聯，都和西德互派使館，都懼它三分。因此今後的中華民國，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並無悲觀的必要。

美國這一舉動，除了出賣自己，被出賣得最可憐是我七億大陸同胞！他們已沉淪在腥風血雨中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來，他們縱然受盡壓迫、受盡奴辱、受盡壓搾，但是在他們心頭仍存一綫希望。那就是自由世界仍在對中共保持壓力，中華民國仍有機會光復大陸，他們仍有機會獲得自由、重見天日。現在由於美國向中共的低頭妥協，遂斬斷了他們這最後的一綫希望！不過天下事禍福相繫。絕望之盡即希望的開始。正毋於他們對外界拯救的絕望，因而轉向自己拯救自己的奮鬭。當年辛亥大革命，不成功於三·二九的廣州之役，而成功於雙十的武漢之役。主要關鍵，廣州之役是從外打入的起義；武昌起義，則是從湖北新軍內部崛起的革命行動！美國的出賣行動，雖造成短期的悲觀，但從長去看，說不定是一大轉機。每一個爲七億同胞的自由而奮鬭的人們，從今以後全要靠自己了，這無須悲痛，應及時奮起！

萬人雜誌第一九八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九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八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兼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九八期）



香港經濟發達，所以水頭充足？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陸奎生中醫師著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養生與保健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錢
病速愈法	H.K. $5.00
痛根治法…………	2.00
弱康復法…………	5.00
弱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濕骨痛速愈法……	3.00
老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愼用痳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胃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癆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補藥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補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養生與保健第七集已出版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淸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與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〇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英文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尼克遜訪大陸有感

永珍 陳琳

苦雨絲絲道路濘，蕭蕭落葉雜猿鳴，
凌霄附樹終枯萎，翠栢臨風卻愈榮，
挺起胸膛肩重任，廢除條約自更生，
多難可使邦興復，何用啁啾嘆不辰。

壇主慨言

明年五月，美總統尼克遜，訪問大陸，是為不智之舉，目前世界兩大陣營，一為自由國家，一為共黨魔窟，二者不能並存，自由陣營中，對美國推崇，視為盟主，美國亦以領導反共者自居。

亞洲共黨作亂，垂二十年，美國前總統，有消防之精神，負警察之使命，南韓被侵，人馬相助，越南有警，奮起興兵，金錢之損失，人命之犧牲，不可勝計，交鋒對壘，勝負將分，正當緊要關頭，尼君忽然心血來潮，以盟主地位之尊，一等强國，自甘對敵輭化，俯首低心，親往朝拜，長共黨之威風，消自由之志氣，神聖莊嚴之職員。乃變為兒戲，是非莫辨，不媿神經。

日前電台一播，天下驚聞，台灣咋舌，日本搖頭，香港長吁，越韓吹脹，新嘉坡無言漠漠，菲律賓目瞪口呆，泰國神傷，印尼失措，萬人傑仰天長嘆，本壇主啼笑皆非，總統尼君，神龍變化，眞可謂玄奇莫測者矣。

或曰，美國鴿派勢强，交相環逼，尼君有戀棧之心，意在爭取選票，遂有此行，壇主大笑，言雖有理，但是事之實情，此種做法，即是喪失國家之聲譽，換得個人之權位，尼君寶座重登，只恐人格有損，中國「春秋」之書，應介紹與尼君一讀，忠奸之分，是非之辨，方能明白。

春秋大義，凡為個人之利益，而損及國家光榮與名譽者，即是自私，自私行為即是不忠於國家，政治領袖，不可如此。可惜者，洋政治家，不讀中文，僅乎物質文明，思想無奈落後，懵昧無知，是非不辨。而又身充盟主，此天下之所紛紛也。

壇主敢言，尼君此舉，有出賣盟友之嫌，我董氏門中，決無此人，果有如此行為，敝家祖董狐筆下，定不寬容，家叔仲舒，勢必反對，家兄董卓，一向大膽胡為，但出賣盟友之事，亦當有所顧忌，舍妹小宛，雖是女流，亦知其為不妥也。

大陸人民，陷身鐵幕，火熱水深，引領待救。內心唯一希望，即是美國賜以援手，台灣方可給以解救，乃見聯國席位，摒出台灣，又見尼君駕臨北平，握手言歡，認為此生絕望矣，只有塲地死心，接受統治，不甘暴政之人，從此不敢「反動」，鞏固中共政權，尼君與有力焉。

更有妙者，中共必將吹牛，番邦狼主，戰敗求和，待罪之身，前來朝拜，冀求開恩赦免，毛澤東思想，眞是「戰無不勝」也哉。

有此經驗，亞洲各國，應當奮發圖强，團結一致，不可全部信賴美國，美國總統，四年一換，甲乙丙丁，各有見解不同，甲君所訂之方案，乙君未必繼續奉行，丙君政策，丁君每起更改，是曰「多變」，以多變之國，而乃寄托以生命，奉之若神明，視為泰山之靠，唯命是聽，其危險程度，何異于燕巢於簾幕，鵲處於客廳哉？

嗚呼！越南美兵之墳土未乾，韓戰美殤之大仇未復，身為三軍統帥，不能雪耻復仇，竟於一夕之間，秘密主張，置國仇盟邦於不顧，投身敵都，腆顏拜謁，「鞠躬如也，握手言歡」，與軍人陣前譁變，叛國附敵者，又有何分別？願尼君三思，中止此行，尚為不晚。

陳琳先生之詩，「凌霄附樹終枯萎」，凌霄花為籐體植物，不能自立，附生於樹，樹倒籐枯，此必然之理也。「凌霄花」指台灣，「樹」指美國，不可依附，何如挺起胸膛，廢除協防條約，設壇拜將，自力反攻，何用啁啾，自嘆不辰，多難可以興邦，陳先生詩，勇敢而有見地也。

鄙人愚見，戰而不勝，未必即亡，不戰即是坐以待亡，窮則有變，變則有通，變者，戰也，有戰則有變，千變則萬化，無極生太極，兩儀生四象。事在人為，人定勝天，戰爭不必計較兵數，而在於士氣。當年北伐，人少槍窳。打倒軍閥，如拉枯摧朽，三戶可以亡秦，淝水晉軍八萬，破符秦百萬之眾。毛某眾叛親離，不足畏懼，七億人民，反毛者六億九千萬，尼君不知耳，毛澤東不懼美國，最怕者，蔣總統也，台灣存在，毛如尖刀插背，亞洲領袖，最能了解共黨，亦蔣總統也，乘老人健在，快快反攻，遲則光陰不待矣。

哀思張贛萍先生

王俊

先生姓張，名振之，籍隸江西萍鄉，因江西簡稱贛省，乃用贛萍爲號，亦恆以海山爲筆名。抗日期間，先生年正弱冠，就讀江西省立中學，時敵軍集結華中，圖進攻江西。先生目睹國家危亡，深感匹夫有責，遂投筆從戎。初入中央軍校受訓，後再入參謀班深造。畢業後即任軍諜工作，偵察敵情，捨身忘生，活躍敵後，每建奇功。故友輩恆稱先生以軍功起家，信不誣也。

抗日勝利，繼而國共內戰，久稽不治，戰禍遂蔓延整個大陸。先生奉家人來港避亂，海角栖遲，淸苦度日，正是「落花芳草無尋處，空餘涕淚滿江山。」

先生重名節，生而倜儻，以豪聞鄉。雖床頭金盡，異鄉飄零，從不向親友乞助，寧願日出作勞工以求活，夜入伏案寫稿以解困。先生之志可謂堅而高矣。先生流亡香江初期，確實兩袖淸風，貧無立錐，先生風骨稜然，不墜靑雲之志，常言曰：「得道多助」。先生經十餘年不斷掙扎以求存，且有文學天才，其所撰之稿件，深獲主編之賞識，遂命任爲快報記者，旋任萬人雜誌督印兼編輯之職。故先生之生活由此漸入佳境。

先生文筆流暢，下筆萬言，伏案可待，故著作甚富。當其「彈雨餘生述」一書面世後，不羈之才，名動中外。予常向先生執藝問難，商榷史文，縱橫今古，傍及吟篇，均獻賜益㫖多。前月，先生將其大作——「抗日名將關麟徵」一書贈閱，此書由海郵寄發，予尙未收讀，但已從報章上獲悉張先生於六月一日七時四十五分，以急性心肌栓塞症，一瞑不起，溘然長逝於香港養和醫院。

在予之案頭上，尙放有先生之大作數冊，以及近期之「萬人雜誌」。睹物思人，風規宛然在目！話舊追懷，心中忐忑惘然。現擬輓聯如左，藉向先生聊表哀思！

何處可招魂檢篋尙遺元草稿，

爲君欲挂劍登堂空憶白雲留。

（寄自加拿大）

萬人俱樂部先組籌委會

萬先生：

我們與先生可說素昧平生，所以冒昧寫這封信，目的無他，只想請問一聲：鬧了這麼長時間的「萬人俱樂部」到底辦不辦？辦麼，我們希望打鐵趁熱；不知先生會不會也如我們一樣感到可惜？說實在的，我們取這樣冒昧一問，只因我們實在等得不耐煩了。

讀者：孫德純、楊揚、羅漢生、廖文一、張碧、鍾史眞、葉林、彭輝、羅仕英、李文超、陳明、高鵬、余瑞、古鳳城、黃楓、胡達、謝一群、張志堅、葉志堅、陳頌聲、彭蹤、羅鐵城、謝德安、曾再生、彭小英、蔡國毫、何思權、馮洪、黃燕謀、周華、彭一飛、韓慶雲、黃堅、何錦明、劉一龍、張春發、林劍英、胡劍秋。同上（七月二十六日）

（諸位：「萬人俱樂部」當然要辦，過去之拖延，是鈔票問題，現已將此事委托曾憲光兄負責組織籌備委員會，由籌委會策劃一切，他會跟各位聯絡的。

萬人傑）

一大胖豬云。又據推測，當局疑私宰集團所為。

往昔宰割三牲（豬、牛、羊）祗有屠戶，其後為了屠戶少不免宰割堯舜貨（病豬），對衛生大有影响，於是設屠場，先經檢驗才准宰割，不獨香港，很多地區一樣。想是次刼屠場，大有可能是刼回病豬，免受檢時被罰，難「過骨」啊！

駁腳教師

要求老萬為文 挽回青年民心

澳洲老讀者

萬人傑先生台鑒：

敬啓者，諒必居停安適為頌。俟下數日，當將「七七抗建」文章抄出寄上，可名為抗戰文存，及有一長篇劣作，寓意是需要人才能建國。國民政府年來只見人才外出，並未旋歸為國服務，亦未見徵聘有才德兼優者，良可嘆也。

七七抗戰紀念在即，不佞前在此主編過「七七」抗戰刊物，可惜抗日勝利後，所得到的表現，使愛國志士痛心，七顛八倒，最近更沉痛的是老毛竟拉上一班盲從者，為其宣傳，只愛毛澤東。

事因青年人閱世未深，被共特威脅利誘，使他們沒法辨別是非曲直。貴刊言論，導歸於正，是吾人所應愛戴者。父母養育劬勞，恩大應愛；國家、民族、領土也應愛的，那一位領導我們國家民族爭自由，鞏固邊陲，收復失地，與人民同甘苦者，應愛戴。

如毛老澤者，分出貧下貴賤農民階級，按共產主義沒有貧富貴賤高下之分，老毛說得出，是他自居富農，權利不均，剝奪人民財產以肥己，踞高位而行獨裁，人民困窮不堪，冷天穿不暖，沒有見到「食吾飽，衣吾溫」的表現，諸如此類的事太多，先生引證，拉回一班青年男女，毛某無人扶持，倒垮必矣！

不佞林哲齋謹上（民國六十年辛亥夏閏五月初九日）

非吟風弄月的時刻！

閱一九四期「萬人意見」，有吉君給編輯先生信，希望「萬人雜誌」百花齊放一文云：貴刊也登刊一些散文，但似乎都是政治性很强，因此說它反共文章則可，說它抒情文章就未必。

縱觀上述吉君所說的話，顯然覺得反共文章不合胃口，對政治性很强的文章看不順眼。

我冷眼要問你一聲：你明瞭「萬人雜誌」是什麼性質的刊物嗎？它是香港唯一敢言，立場正確，維護正義，堅決反共的刊物。有了這個正確方向，它才會得到廣大讀者擁護，日見壯大。

在這面光輝的旗幟指引下，作者諸先生圍繞這個方向來下筆，讀者朋友們亦把這些文章當精神食糧，越看越過癮。如果不是政治性很强的文章，恐怕老萬辦這份刊物發行後不久便要宣佈「執笠」。

張老編這次不幸逝世，要不是他是一位堅强的反共正義文化鬪士，六月三日在出殯那天的悲壯場面，決不是金錢與勢力可以得到。（請參閱一九〇期萬人雜誌岳騫先生作的海山喪禮記實一文）你由此可明白政治性很强的重要性了。

其次，吉君提議「萬人雜誌」在原有的版面上增加一些抒情雜文，出現一個「百花齊放」的小局面，這倡議亦無不可，但我冷眼覺得似無必要。處在當前國際逆流洶湧、姑息氣氛瀰漫，形勢急劇轉變中，强寇舞爪，美帝無恥，出賣盟反，助長毛共暴政繼續蹂躪七億處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水深火熱中的同胞，國家正處於多難之秋，「萬人雜誌」是秉着正義，以大無畏精神來對這班牛鬼蛇神，口伐筆誅的時刻，這些文章當然離不了很强的政治性，才會適合當前需要。

相信萬人的讀者此刻對抒情的文章，都大不願意欣賞，而對我冷眼所提的見解，諒亦贊同！

我們此刻需要的是抗戰時期那些「大刀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等雄壯有革命性的救亡歌曲。

「家在台北」、「今天不回家」……這些不倫不類，令人作嘔的「時代哭」，越唱越叫人往墳墓裏走，要不得。

此時非吟風弄月的時刻，閒情逸緻的文章，等機會吧！

（冷眼）

操之在我則存 操之在人則亡

要堅定對付國際逆流

美國人出賣中華民國不自今日始，世界第二次大戰末期，德意兩國投降，日本單獨作戰，已成强弩之末，敗象畢呈，美英蘇三國遂舉行雅爾達秘密協定，贊同蘇俄挑撥外蒙古獨立，等於出賣我國土；是時毛共媚俄，甘爲內奸，極力贊成外蒙獨立，並首先稱之爲「外蒙古人民共和國」。日本既降，蘇俄乘機佔我東北，將日人遺留武器，裝備共軍，以爲搗亂本錢，助紂爲虐，舉世皆知。與我中華民國並肩作戰之盟邦美國，竟無出過正義的一言；反之對蘇俄佔我國土，竟加默認。我國勦共戰事方殷之際，美政府不惜出賣盟友，發表對華白皮書，並遣久受共黨蒙蔽之馬歇爾來華，名爲斡旋和談，其實對國府諸多制肘，且散佈謠言，說毛共並不是共產黨，祇是土地改革者，擾亂視聽，渙散人心，惟恐共黨搗亂失敗，被國民政府所消滅。此種包藏禍心，我們記憶猶新。

二十二年來，國府播遷台灣，大陸同胞受盡苦難，美國政府從無發表半句人道立場，對共黨加以口誅筆伐，甚至共黨向亞洲各國瘋狂侵畧，如韓越戰爭，祇求圍堵，不求戰勝，且以「協防」爲名，且圖國軍反攻大陸，務求使毛共殘喘苟延，試觀毛共竊據大陸以來，經過一連串殘暴運動，與大陸同胞種下血海深仇，人民對毛共政權無不恨之入骨，「文革」以後，共黨分崩離析，岌岌可危。

中華民國在蔣總統英明領導之下，勵精圖治，整軍經武，況且萬民景仰，四海歸心，被關閉鐵幕裏全體同胞，瞻望義師，更爲殷切。

年青一輩，寧付出生命危險，不斷冒死逃亡，毛共失盡人心，人所共見。在我國軍正在把握有利時機，反攻復土，毛共政權立見敗亡之際，尼克遜竟於此時處心積慮，派基辛格以訪問亞洲爲名，秘密潛入共區，與毛共勾結，更不惜爲共黨張目。尼克遜宣佈訪問大陸，在未入共區之前，迫不及待，爲毛共注射一針「興奮劑」，給毛共以趾高氣揚，抬高身價，就可以開動宣傳機器，向人民示威，「美國尚且畏懼我們，你們還敢作反嗎！」

身爲一個在自由世界舉足輕重的美國總統，竟然厚顏無恥，不顧國格，向一個殘暴集團低頭獻媚，國格何存，人格何在？其盲目無知，所謂毛共擁有七億五千萬人民，非牠參加國際機構不可，更屬荒謬絕倫，且嚴重破壞聯合國憲章的尊嚴，律之國際法規，也法無可恕。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一九六八年的海上浮屍，今天大陸青年的冒死游過大亞灣、后海灣，死了多少善良的中華民族同胞惟天曉得。在此打破古今中外慘絕人寰的境況下，還說毛共擁有七億五千萬人民，所謂自由陣營的盟主，眞是喪盡天良，爲共張目，太過慚愧了。

總統曾訓示：「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不論國際任何姑息陰霾作祟，打擊我們，我們絕不畏懼，更不動搖。炎黃子孫是百折不撓的優秀民族，在英明領袖領導下，必然能夠反攻復土，恢復我們同胞的自由，重振我們國譽，絕無疑問。

（袁暘照）

刑場烏有劫屠場

刑場是處死犯人的所在地，屠場是宰殺牲口的所在地。

此地自從作了英國殖民地名香港，一向烏有刑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處死間或坐電椅是在地方法院的，戰後連電椅也廢除，且正要步武英倫廢除死刑，好不民主啊！是以越獄嘗聞，劫刑場「未之有也」?!然則在其他國（角）度有過劫刑場這序幕嗎？稗史故事載有：

據說烟台二十四將迫上梁山泊「落草爲寇」，爲救「死黨」曾劫刑場。講古寮更大事渲染，要是拿來上銀幔列爲武俠片，相信可觀的，實有其事否？筆者不負責任。畢竟暴徒勢力怎威猛，較不過防暴隊彈壓呢！

劫商行、劫銀行、劫金行和劫住戶，早就新聞變爲舊聞了！劫屠場「幾」新鮮。這劫案發生於六月十三日晨八時許，十多名手持利器的大漢，進入九龍長沙灣政府屠場，每大漢圾

？雖然您設法為張夫人谷志蘭女士找到職業，但五口之家，以一人之力，實難以維持。我日前給您的信，望能稍盡棉力，本來我也樂助教育基金，但太多我沒有能力，一百數十元之數，杯水車薪，作用不大。因此，我有一個想法，提出和您磋商，如果這方法能行，而張夫人能接受的話，我一定履行諾言。我這個方法是這樣的：我在每月的收入裏，撥出三十元，幫助老張遺屬，直至他們能解決一家生活，不用我幫助為止。三十元在香港目前生活來說，是一個小數目，但我是一名「打工仔」，要負擔家庭，不過每月付出三十元，是在我能力範圍之內，而我提出這個辦法去幫助張夫人，絕不附任何條件，唯一希望她的子女能學有所成，秉承老張遺志，則我這點微忱，不致白費罷了。

上述的辦法可行得通，但有幾點顧慮：一、我和老張僅一面之緣，可說素昧生平，這個建議，張夫人是否樂意接受？二、這筆小款的移交問題，俗語說：為人為到底。但要我抽出時間交到貴社，我會損失我的睡眠時間，如果在晚上，又有很多不便。三、三十元雖是小數目，但是否可以貫徹始終，我會不會半途而廢，我無法提出保證，這樣兒嬉，會否獲得信任？

假設這三個問題都能解決：

一、張夫人願意接受。

二、我不能交到貴社或給張夫人，可否由張夫人或她的子女來我處收取。（這樣做，對他們的自尊，有沒有傷害？）

三、我既然如此崇敬老張，他說一不二的作風，對我當有影响，我自信這件事能辦到。

如果以上所說都獲得解決，然後我才將我目前做什麼工作，和我的工作地址告訴您。說到最後，我希望這個建議能如我願。則被稱為老弟的我，對泉下的老張，亦不枉我們這一段交情吧。

讀者袁發敬上（六月十五日）

（許恨紅先生已有這個提議，他每月撥五十元，如果多幾位這樣的熱心朋友，問題就解決了。 編者。）

同情之心・人皆有之

萬先生：

幾個禮拜的時間，像有千言萬語需要傾吐，但提起筆來，一字也寫不出來。

我是 貴刊長期的忠實讀者，每次看到您與張先生的文章，心中起了共鳴。您所寫的，正是我心中所想的，看過後痛快極了。所以 貴刊每禮拜四出版，回辦公室時我心中一定拿着一本，如果遲買一日，同事都覺得稀奇。

六月二日星島日報登載張先生的惡耗，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震驚得立刻呆住不能動彈，熱淚滾滾而下。啊！天何如此殘酷，一位正義文化鬬士，竟在英年而倒下了！尤其遺下妻子和四位未成年的兒女，更令人感嘆不止。請轉告張夫人在無可指望中能剛強起來，繼張先生遺志，扶育遺孤。她在人間不孤單，因我的遭遇也好不了多少，只是少了三個女兒而已。

現寄上支票五百元，為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雖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但相信有更多的讀者願伸出同情之手。

讀者袁潔心敬上（六月廿四日）

萬人傑先生：

久佩鴻名祗以未獲識荊為悵。

此次張贛萍兄猝然逝世，弟等至為痛悼。本社文壇月刊二十年來承海山兄鼎力支持，拔筆相助，刊載作品凡百萬言，本欲為其遺孤發動義助，拜讀貴刊既發起募集其子女教育基金，故除弟在本期寫乙篇「悼文壇戰將張贛萍」蕪文外，茲特寄上支票二百元，以表微意，到請查收。如蒙公佈，請以文壇出版社名義是荷。

弟盧森拜啓

（一九七一年六月廿八日）

× × ×

但願倒下的只是他的軀體，他的精神永遠與我們同在！他是了不起的一位戰士，他為國家出生入死，他是眞正的國軍，他也是一位眞正的文化戰士。奉上美仄十元，是送給張太太及其家人的，請查收並向張太太致以最遙遠、最誠切的慰問。

讀者陳雲盈上

× × ×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貴刊老編張贛萍先生噩耗傳來，不勝痛惜！惟望先生繼續領導同人，使「萬人雜誌」繼續辦下去，對抗萬惡共黨。

茲付上支票三十元，祈撥交張故編輯子女教育基金為盼。

讀者湯明志敬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廿七日）

× × ×

編輯先生大鑒：

噩耗傳來，熱淚盈眶。吾與張先生素未謀面，但先生之所有作品，全部讀遍。文章之感人肺腑，理性之反共，更為小弟所欽佩。此次突然仙逝，小弟拿起一八九期，眞是一字一淚，無法制止。想及以後又失一良師矣！來英幾年，長期閱讀「萬人雜誌」及萬、張先生之作品，以我身在外國苦悶，張先生眞為我們之明燈。更願「萬人雜誌」承繼先生遺志，努力不懈，指導我們，以慰先生在天之靈；我們讀者，更全力支持我們的雜誌。現附上郵滙三鎊，以補足增加之書價，因知萬人已增價，而我已定了三十期，雖然已訂閱者照舊價，但也不想雜誌損失。

祝「萬人雜誌」萬歲！

張先生靈魂永生！

英國讀者李銓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八日）

眞踏入香港的時候，大亨固然遠走英、美，中亨可以遨遊日本，甚至小亨也可至星、馬一帶避難，反而寸步難行和毛酋也認爲「世界是我們的」之勞動階級才是眞正反共者，說來確使人慨嘆！

第三種「矇查查的人」是世界上一些短視的政治家，如美國一般「鴿派」便是這一類。最顯著的一次實例是英國蒙哥馬利將軍，在當年香港郵寄商店正做着包寄白米回鄉的廣告時候，蒙氏剛從共區經港返國，竟面不改容大談共區人民豐衣足食。這類人世界上多的是，就拿最近退休的美駐聯合國大使約斯特的談話來說吧，他說：「由一九六五年美國介入越戰起便犯了錯誤，因爲我們在越南維護現狀欲爭取的利益配不上那邊的人力和財力的開銷。」我們可以想想，倘若越戰當年沒有美國介入，今天之東南亞會是誰的天下？正如當年韓戰沒有美國介入，今天的世界地圖也沒有大韓民國這個國家了。這點我可以現成的引另一位政治家的話來作爲我的註解吧。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聯邦國家首長會議時候曾說過：「倘若當年星洲與印尼對抗時，如果沒有英國的軍事援助的話，我現在恭迎的不會是諸位（指各國首長），而是印尼的統治者。」

上述「矇查查的人」只指其影响較大而言，小焉者限於時間，不便詳述了。驟觀之，「矇查查的人」本身並沒有顯著罪惡，但因其影响而間接使中共聲勢擴張，再由中共之魔爪直接滲入世界各地搗亂，其禍害便難於估計了。我對付「矇查查的人」是將我所經歷過的事實侃侃直陳，其實中共的誇大宣傳在事實對照下是無法站得住脚的。尤其是對第一類之「左仔」，我這方法可說戰無不勝，因爲在他們一無所知的腦袋中突然爲我歷歷如繪的事實透入，無論服與不服，除了瞠目結舌外，是難有反駁餘地的。絮絮言來，有瀆清聽，至此暫作一段落了。

弟××手啓（中華民國六十年五月十七日寫於新加坡）

團結萬人讀者 辦成萬人日報

萬人傑先生：

我們是「萬人雜誌」長期讀者。回憶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遍地菠蘿，台端具大無畏精神，秉剛毅正氣。口誅筆伐，義正詞嚴，如溫嶠之燃犀，揭破港共爲患四百萬市民之陰謀，使四百萬僑胞警惕提高，起而協助香港政府，敉平喪心病狂左仔暴動，港九同胞得到安享自由自在的生活，台端之功，永不磨滅，衷心敬佩。所以「萬人雜誌」面世，一紙風行，全世界角落，無遠弗屆。吾等認爲「萬人雜誌」每星期出版一次，對廣大同胞傳播正義之聲，仍嫌未足，必須發揚光大，擴而爲日報，務使日日都能揭破港共（新左或老左）顚覆的陰謀，或爲害社會之敗類間接提供牛鬼蛇神之動態。於政府當局，直接使爲害人羣的歹徒稍歛其鋒，使香港繼續安定與繁榮，此點爲當務之急。至於經濟來源，拙見亟宜成立「萬人俱樂部」，集思廣益，從後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相信以台端之聲譽，與忠貞不二之精神，海內外同胞，必然悉力以赴，無條件而支持，是可斷言的。古語說：眾志成城，滙流成海，此關於反共大業，福國利民，願先生勉之勉之，幸甚幸甚！

萬人雜誌長期讀者袁賜照、梁莊

謹上（中華民國六十年七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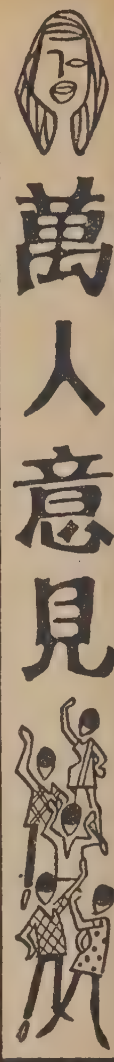
打工仔願意每月幫助 張贛萍子女們教育費

萬人傑先生：

當老張的死訊傳出後，無論是他的深交、淺交、文字之交和素未謀面的讀者，都不會相信這是事實。我知道了這個消息，只有震驚，沒有悲哀。二日晚我到達香港殯儀舘的時候，明明看到靈堂上老張的遺照，和張夫人的哀傷，我還是不相信死的是老張。他不可能在這個時候死，但事實上他是死了。我離開了殯儀舘，歸途中，我腦中有這樣的一個疑問：世界上那麼多人（包括我在內）不死，偏偏就死了老張？因爲據我所知、所見、所識，就缺少像老張這樣的人。在國家多難之秋，多幾個像老張的人，形勢便會大好。或問：「老張的好處在那裏？你會這樣的推崇他？」我會茫然不知所對。眞的，老張究竟有什麼好處？我既然答不出，但寫出來相信可以吧。奇怪，我就是連寫也寫不出，這等如說：老張的爲人，大概是所謂非筆墨之所能形容的吧？

連日來，讀了戎馬書生朱振聲先生哀悼張海山先生的文章，使我不禁潸然淚下，這點眼淚，其實早該流下，但我始終不相信老張會死，現在這個世界上眞的沒有老張其人了。以我個人的感覺，無疑是使我變爲啞巴，有時候，我心裏要說的話，透過老張的筆尖，他代我說了。讀到他寫的文章，每每覺得很熟悉，就像是自己說的一樣。文壇上少了他這一位「代言人」，我好像失去了自己。老張呀，老張！您眞是死不得的呀！

我認識老張的經過，在上信已告訴了您。有人慨嘆：「相識滿天下，知己無一人。」可見得知己可遇而不可求，朋友無論相識多久，不如一見如故。人之相交，貴相知心，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很多是不能用常理去推算的。由老張身後的哀榮看來，這個世界還充滿正義與溫情。更難得的是您發起籌集老張遺屬的教育基金，首先捐貲二千元，當今之世，如先生者，實乃鳳毛麟角。患難見眞情，老張生前之友好，紛紛集貲响應，據報所得款項已超萬元。老張一子三女的教育費，可望解決；但生活費又怎樣呢



萬人意見

中共並非慈心大發的救世主
其實是笑裏藏刀的屠夫

編輯先生：

　近年來，中共使用「微笑外交」後，跟住「乒乓外交」出籠，於是好幾個國家先後和中共「建交」或「做生意」；而對中共最感「興趣」、表現得最緊張的，要推自由世界中的「超級强國」了。這個超級强國可說活像一個飢渴的「怨女」，當她聽到中共「打算結婚」的風聲，迫不及待地對鏡打扮，接着在中共的面前搔首弄姿，拋媚眼，扭腰擺臀……把一切「惹火」色相都暴露無遺。早兩天，這超級强國更不惜引起盟友反感，秘密地派一個「私人媒人」去北平求婚，公然宣佈以「訪問」的方式進行「幽會」。

　對這「戲劇性的接觸」，國際上，除老成練達的人保持緘默或「表示懷疑」外，許多矇查查者，卻說這是東南亞「和平」的朕兆，尤其是一些唯利是圖的商人，滿以為這是他們往大陸做生意、賺大錢的機會。然而他們錯了。中共把大陸搞得一窮二白，人民購買力弱到無可再弱，根本沒有什麼「生意」可做；況且中共奸詐成性，時時刻刻想撈別人的便宜，因此，和中共做生意，到後來吃虧的總是你自己。至於說這種「接觸」可使東南亞「和平」，也不堪一駁。中共在東南亞挑起戰爭，正是它向外敲詐的本錢，如超級强國要求這個地區「和平」，要付出代價。這代價也許是超級强國撤出該地區的一切武裝部隊，也許超級强國犧牲了一些盟友，讓中共昂首濶步走進聯合國。試想想，用這麼大的代價換取「和平」，難道還說值得麼？何況這種所謂「和平」是不能持久的，只要中共認為時機到，又可製造亂局，得寸進尺。

　總之，中共今日所以使出「微笑攻勢」和「乒乓外交」，是中共受大陸內外形勢所迫，不得不這樣做，而中共赤化世界的本質，並沒因此改變；所以今日的中共並不是慈心大發的救世主，而是笑裏藏刀的屠夫！

　讀者丁嵩敬上（七月十八日）

與友論矇查查的人

××先生：

　二月四號由科威特寄給您的信諒已收到，信末曾提及「矇查查的人」，意有未盡，茲乘有暇，再與兄詳談。弟認為這個問題值得費時間的。

　對中共歌頌的人，一般都稱之為「左仔」，我以為用「矇查查的人」比較貼切些，雖然「左仔」二字乾淨利落，卻未免將中共看得過重了。中共政權演變至今，已完全沒有政黨氣息，而成為一個殘暴集團，我們又怎能再以左派政黨視之呢？事實上，歌頌中共的人固然不會知道馬克斯或牛克斯是何方神聖，就連中共政權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相信他們不明白。然而他們敢在眾目睽睽下懸掛毛頭章和喊毛澤東萬歲，又是什麼一回事呢？一言以蔽之，是缺乏知識和常識。更重要的是再加上一個自私心，如此而已。在他們的想像中，中共政權的建立一幌便過了二十年，自然是根深蔕固，雖然明知中共大陸人民生活悲慘，但要救也救不了，索性跟紅頂白管他娘。如果他們知道中共政權是建立在一塊浮冰上的話，思想是會改觀的。可惜他們不想知道，也怕知道。

　我說中共政權建在浮冰上絕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所據而云。弟雖然在中共開鑼前已來港，但近十年來卻「替祖國運輸」（海員航行中共區的笑謔語），南由廣州灣，北至大連港，共區沿海每一個港口都有機會看到人民的生活，再加上童年朋友現在很多都在軍政部門工作，更有幾個已貴為黨員。在和他們談話時，均低訴喪失自由之痛苦；而幾個黨員至友，亦異口同聲謂如不爭取入黨則難求生活。可注意的是每一次我發問完問題後，他們對我的反問似乎已成為一個公式，除問我香港近況作序語外，一定會較低聲音問台灣動態如何？我照實答以無若何變動，這句答話每一次都使對方失望而默然，他們的心情如何，我可以在這一煞沉默中意會到的。只要國軍能把握時機，推翻失盡民心的中共政權，不會是一件困難的事。中共一向諷美國為紙老虎，但從我在共區觀察所得，他本身才是一頭眞正紙老虎，這點我下次將會與兄詳說，現在再說四主題吧。

　「矇查查的人」最可悲的一類就是我前述被人稱為「左仔」這一種。原來中共心內最大的敵人並不是國外的「美帝」或「蘇修」，而是國內的「騎牆派」、「反動派」，香港居民更早被認為每一個都是「反動派」，所以對每一個歸鄉客都曾被詳細調查及監視，服務於港共團體的更受注意。我所見到被扣留的人幾乎清一色是這種人物，其中包括有學習組長、福利主任及光榮出獄英雄等。我敢肯定說句，香港如果眞會「解放」的話，第一批被清算的就是這類人。這是可理解的，既然聲聲「愛祖國」，何以只花一元五角車資便可眞正為「祖國」服務而不為，反寧願為「英帝」繁榮殖民地，如不首先清算，怎對得起從前的親密戰友劉少奇哩？

　第二種「矇查查的人」是一般資產階級，事實上中共要明目張膽消滅的就是這種人。按理他們的反共態度要比我們一般工人強，但事實卻相反。君不見雙十國慶紀念日懸旗最少的地方便是所謂高尚住宅區，也就是這些資產階級的聚集處。說來最不需要畏共的是這種人，因為萬一中共軍隊

啼聲劍影錄

所以每一位都是沉痛激昂的陳述，可能高先生的家裏所受害的程度較爲慘烈，講到最後他竟洒淚了。他們所舉列的事實，血淋淋的事蹟，可能因地而異，但反映着中共鬬爭清算的手段，卻是毫無二致。綜合起來，以「三頭政策」顯現了中共的眞面目，以「掃地出門」及「除霸拔根」的兩清算方式，根本不當人是血肉之軀，有靈魂、有智慧、有個性的萬物之靈，卻視之如螞蟻、蛆蟲。集體的屠殺，用刑的殘酷，比之明代的東廠，希特勒的集中營乃過之而無不及。茲歸納他倆的口述，分別扼要的縷列如次：

(一)三頭政策——在長江以上的地區，老百姓稱中共的部隊，一般是叫「老八路」或「赤衛軍」，我在文裏統稱老八路，以資劃一。老八路進犯某一地區，都分爲兩種性質，一種是流竄性、旋風式的殺到，刼、搶、掠、殺、綁架之後，便一窠蜂的竄退。這一種流竄性的老八路，較易躲避，受害而未酷，套了老八路的「敵來我退，敵退我進」的法寶，老八路來時便逃，老八路退時便歸，那樣時間不長，躲避得過。令老百姓受害最烈的則爲盤據性的佔駐，流竄性必是小股，盤據性必屬大股。有能力和國軍作戰，也有能力襲擊國軍，以大吃小的消滅國軍。盤據的老八路，必在地方建立蘇維埃式的紅色政權，進行赤化地方，展開階級鬬爭，一連串的血腥的公審，便由共幹導演，但中共一向是：「不打無把握的仗」,「不做無把握的事」。所以，他們盤據一個地方，必經過三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低頭時期，老八路初到時，當地情形未熟，未敢輕舉妄動，先經一番觀察，調查周詳，把當地人民劃爲幾大類，然後向赤貧、貧農、雇農、賤戶討好，要這羣眾做他們的爪牙，挑撥他們，造成和富農、地主[illegible]算的資料，但仍未對富農、地主，具有地方勢力者等人物採取行動。可能還儘情笑臉，以陶醉那些地方人物，將遭殺身之刼而不自知。第二個階段爲抬頭時期，當老八路在這地方已建立了政權，勢力鞏固了，便開始了嚴密管制，控制人民離境和入境，對富農、地主、地方上具有勢力者，均採監視態度，但仍未出諸行動，但任何人離境要經核准，封鎖邊境，亦不准外人混進，例照利用小鬼隊，展開窺伺、偷聽、跟踪、追查等工作，到這個階段，暴風雨快將來臨，血腥屠殺快要演出了。第三個階段爲殺頭時期，到了控制已有絕對把握的時候，便利用羣眾、擺佈羣眾、甚至假造羣眾（在清算大會時由幹部假扮羣眾，帶頭控訴，造成公審高潮）搧動所謂「血債血償」，唆使赤貧、貧農、雇農、賤戶等當眾把被清算的人拷打、施刑、凌辱、逼供；美名爲「大翻身」，實則上造成這些受利用、任擺佈的「羣眾」，滿手都是血腥，要跟他們在一起，和地方人對立，逼得要做他們的鷹犬，做他們擴大清算的工具，做他們的「武工隊同志」，發展他們的力量，實爲中共坐大陰謀之一。至於被清算的人，在公審時已拷打半死，在槍決時，不過是例行方式，補一下手而已。

(二)掃地出門——當老八路盤據地方，到抬頭轉而殺頭之際，首先拿來祭旗的，是大地主和土霸，土霸而惡者固然要清算，最滑稽的，樂善好施，鄉貧濟寡的貧農救星，也要清算，那是善霸了。關於清算土霸的問題，留待下面再談，先談清算大地主。所謂大地主，根本沒有確定的標準，究竟擁有土地多少畝，多少頃，才算是大地主，在中共的「法律」上，從來沒有鮮明規定過，只憑他們頭頭的心意爲標準，在地區展開清算時，任意逮捕地方上幾[illegible]，由共幹導演公審的血淋淋的慘劇。可能在皖南殺那個大地主，是擁有良田五十畝，而在山西殺那個大地主僅有瘠田十畝，五十畝與十畝之比，便有很大距離了，但誰叫你是那個地區算爲最富有的人，「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那只好怪你自己晦氣。抑尤未已也，大地主一死，仍未足以赦其辜，財產沒收了，那些笨重傢具，懶得拿，分給赤貧、貧雇農、賤戶，給他們一點甜頭，美其名爲「鬬爭的果實」。那時，大地主的家裏，眞是「四壁蕭條」，但那「四壁蕭條」的屋，仍不許大地主的家屬居住，趕出屋外，稱之爲「掃地出門」。大地主的家屬，既無家可歸，只得跑到破廟、路亭、祖祠、牛欄、馬廐等地方來棲身，如果留給一間柴房，使有容身之所，那是「大慈大悲」了。大地主的家屬，去乞求，沒有人敢施捨，也沒有人敢和他們說一句話，結果，在飢寒交迫中，一個個的倒下去，先死的後死抬去掩埋，到最後死的，卻無人敢收屍，到屍臭薰天，才由共幹叫人掘穴，「肉身入土」。所以，一戴上大地主的帽了，那就是宣佈了滅門之禍。

(三)拔霸連根——土之霸者，那就是橫行鄉曲，魚肉鄉民，那就所謂虎而冠者也。國民革命軍在北伐時期，高呼三個口號：(一)打倒帝國主義，(二)打倒北洋軍閥，(三)打倒土豪劣紳。前兩個口號，國民政府經長的奮鬬，已眞正做到了外禦强權，內除軍閥，但對土豪劣紳，未免有點因循，使這些虎而冠者，仍逍遙法外，遺害地方。老八路殺的是虎而冠者——惡霸，或者只殺罪有應得者，我們也引以爲快。但老八路所殺的，陽爲清算土霸，實則進行消滅具有地方潛力，能號召得起羣眾，足可以反抗或打擊他們的力量的陰謀，實爲老八路自己，非爲「人民服務」也。所以，霸之惡者，拔之務盡；但霸之善者，也一個不留。因霸之惡具有地方潛力；霸之善者，乃窮人的救星，是萬家的生佛，屬於偶像人物，更能號召得起羣眾，如果這種人物還存在，羣眾會跟他走，不會倒向老八路。故善霸實爲老八路的眼中釘，

（五十二）

安琴

。惟有張大王的這一批人，表示堅定不搗蔡也不搗王，一視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態度。就這樣王治被孤立起來了，從中國人態勢上看，蔡文治已奠定了這一次火拚的勝利把握。

當蔡作完了這些佈署以後，接着第二回合，便是中美雙方教職員的聯席會議的召開，中國人火拚，再由幕後，轉進到會議案上，這時的美國人出面了。介入中國人互拚圈內。

當中美聯席會議開始，首由蔡文治發言說：「……今日所來到海外的中國人，都是我一手吸收到此的，都是自由中國運動同志，我爲自由中國運動發起人，又是最高領導人，凡是自由中國運動的同志，未得到本人允許以前接受任何人的支持是不合理的，你們美國人和我合作，簽訂了支持我爲自由中國運動負責人合約，又在本運動內支持其他人，這是不應該的，是不守信用與道義的！假若你們美方毀約另外支持其他的人，我無顏回東京，我也決不回東京了，願在此投海自殺……」蔡的情緒激動着流下淚來。

蔡文治說完了，接着一位塞班學校心理戰教官起來駁答：「蔡先生你不能不講理呀！不錯，中國人是由你介紹來的，我們美國有訓練自由中國運動人員的責任與義務。可是，這個學校並不是你們中國人的，而是亞洲抵抗運動學校，目前所在學校服務的中國人員是屬於學校的。記着！蔡先生你是抵抗運動的介紹人，中間人而已，凡是到了此地的人員，都是直屬於美國人支配，你不過是代替我們管理罷了，實無最後決定權。」當這位會說中國話，稱爲中國通的美國人坐下去。隨着，校長賈克遜說：「第一、我們美國人只承認你是中國抵抗運動的中間人。第二、這個學校名爲亞洲抵抗運動學校，非你所稱爲：『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學校』。第三、我們美國人，軍人不干涉政治的，這個抵抗運動是一個純軍事性的東西，假若你願意作抵抗運動的中國主持人，那麼你就放棄自由中國運動政治活動，假若你不願意放棄自由中國運動政治活動，你就必須把你的自由中國運動陸海空軍總司令的牌子去掉！軍事與政治必須分開！第四、在塞班學校的中國方面職員屬於學校，與你的自由中國運動主持人無關……」

心理戰教官和賈克遜校長這一席話，正像刀子似的直刺着蔡文治的心房。面臨一個很艱鉅而難看的場面，這樣場面繼續下去蔡只有投海的一條路可走。好在這個時候，東京方面陪同蔡文治來塞班的那一位美國少校發言說：「蔡先生逼自殺了，那時候我們在此地的美國人都負不了責任，我的意見是：塞班學校的中國方面職員，到底他們是中國人，他們屬於蔡先生還是屬於學校，最好要中國人自己去決定。也就是說凡願意脫離自由中國運動的中方職員，依其志願留在塞班服務，不願意脫離自由中國運動的，可以即時隨蔡先生回東京去！」

這位美國少校說話得體合理，替蔡文治擋去了刀鋒。乘此機會，蔡便在此地的可以隨我到東京，在總部方面盡先安插你們。」這場中美雙方的聯席會議就此閉幕了。在原則上似乎得個結果，眞正解決辦法，仍是在幕後私下通融着。

此場風波的平息，蔡到塞班所作個別談話下的一番佈署工夫，可說沒有白費。將參加搗蔡的人經過說服與利誘後，大部份都轉過頭來，以塞班中方教職員中僅次於王治一級的教育長黎東明，第一個表示他要隨蔡回東京，其餘的裙帶親信便不用說了。平時對蔡對王都表示平平的人，一部份不表明態度，另一部份則着風轉了舵。惟有張大王系的一羣，既不承認曾參加王治搗蔡運動，也不表明自己態度，只是聽命令去與留。經過調處、說服的結果也就這樣不了了之。

塞班的美國人方面，經東京陪同蔡來的美國人疏通調停，也不堅持支持王治了。

在前面我們說明過美方唆使中國人搗中國人的原則是：最高主持者永不露面。這次塞班一批小嘍囉執行高級主持人使命，要支持王治搗蔡計劃沒有成功，結果，反過來把被唆使者出賣。復將小嘍囉們分別調走，終依照他們那套把戲逐次演出。

賈克遜是塞班學校校長，支持王治搗蔡不成，當其調走前，現實問題不能不解決。一、塞班學校中國人走光了，以後繼續訓練中國人，在翻譯與管理上都有難題。二、還有一批不願隨蔡回東京的，和一批不表明態度的人如何處理？這兩個問題，再經與東京陪同蔡來的少校交換意見得到如下協議：

一、凡不願隨蔡回東京去的中國職員，由蔡文治發佈命令留在塞班學校服務。但該批人的名單，必須由美方提出。

二、參加王治脫離自由中國運動的中國人，回到東京以後，蔡必須予以安全保障，不准對其懲處。

三、王治個人的去留問題，由他自己決定。

王治方面，自經蔡文治利用王太太的攻心辦法，據從王治家中傳出來的消息，王太太很明大義地當兩個孩子面前責備王治說：「以如此大的年齡了，已作了很多的事……爲什麼頭腦如此簡單，受美國人的利用……。」此時的已清醒了的王治，聽到太太如此說，亦感傷地流淚。

事情平靜後，蔡文治曾以很大的風度對王治說：「于仲文（呂文貞的化名）去香港了，現總部尙有一個參謀長缺，你回東京總部擔任此職吧！」王治也很知趣，很聰明，他知道去東京處居蔡的勢力範圍內，是沒有什麼好處可撈，而且到了東京，有何顏面見一班的中國人呢？於是，他利用西點軍校同學的關係，在塞班白皮色人的住宅區內闢出一幢房子，托庇洋人，淸閒地渡其孤獨生活。可惜的他仍是黃面孔。

（十五）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美國人利用別人搗別人，眞正決策的高級人，從不公開出面，只居在幕後指揮小嘍囉們去舞蹈，若事情作得順利完成，其眞正主持人亦不露聲色，萬一事情弄糟了，則反裝成一副善良的面孔，出來向當事人安慰，把一切責任推在小嘍囉身上，結果將小嘍囉調開了事，弄得你哭笑不得。這次美國人玩弄中國人的時候，賈克遜和一批塞班美國教職員，就扮着小嘍囉角色。

當國民政府在台灣站穩腳步時，美國人在國府中找出蔡文治簽定援蔡合約。待美蔡合約執行正値登峯造極時期，美國人又在蔡的團體中找出王治來簽定直接援助合約。所有合約內容，一次比一次的範圍縮小，再三地把中國人身份降低，其道義的精神，從此可以窺見一斑了。現在列出王治與美國人簽定合約的內容如下：

一、塞班島亞洲抵抗運動學校，所有中國方面的教職員，完全脫離蔡文治領導的自由中國運動，直接變爲美國僱用的中國籍職員。

二、凡自願受僱於抵抗運動學校的中方人員，可享有下列權利：

(1)每服務兩個月，可以休假兩週，其休假地區爲日本。

(2)受僱之中方人員，薪金予以提高。

(3)受僱於美方的中方人員，在香港眷屬可以接到海外共居。

三、服務成績優良的中方人員，如出自願，可以代申請入美國籍。

四、本合約有效期間爲兩年，一俟合約期滿，合約延長與否，須雙方協議決定之。

五、合約期滿以後，可以根據各人自願選擇居留地區，美國有義務供給交通工具，並代辦入境手續。

從如此商業性的內容看，這純係美國以金錢來購買中國人，在此除了充滿一種自私自利而被美國人利用外，尙能找出什麼呢？王治這種行爲不但把革命貶了値，而且也將中國人身價喪盡了。不但出賣了自己靈魂，更出賣了中國人！

在美國人正和一部份中國人進行以上的交易時候，開始封鎖東京與塞則正在塞班，東京方面的美國人就電轉塞班美方，須調用這一位刻字人員到東京，但這個工人在中國人意識鼓激下，便把塞班島王治和美國人勾結情形，從他的嘴吧帶到了東京。

當蔡文治聽到這一個晴天霹靂消息，三天沒有進辦公室，在這三天當中他進行着以下的佈署：

一、把塞班這個消息，報告東京方面中央情報局的美國人，因這一些人是他的支持者，要求他們援助。

二、當時王治的太太和兩個小孩住在東京中國人營房內，於是，他再對王太太進行一番說服工作，要她以大義去規勸丈夫。這一位深明大義的王太太當時接受了蔡的遊說任務。

經此雙管齊下的挽救這分裂局面工作，得到了良好反映。在東京中央情報局派遣一位少校陪同下，並携帶王太太及兩個小孩，蔡以參加A班學員畢業典禮名義飛去了塞班。

蔡文治要投海

在塞班島的亞洲抵抗運動學校，並不是這個島上的最高機關，而島上的最高機構則是這個島的基地司令部。充任基地司令是美國人的一個准將；年紀很大的老頭子。蔡文治每次到塞班來，都由這個老頭子親自迎接，這一次蔡來塞班倒也不例外，基地司令親自駕車把蔡接送到中國人的營區。

到了塞班以後的蔡文治，頭一件大事。是不聲不響的分別召集中方教職員，個別談話。從個別談話中去了解情況；觀察每一個中國人心情意向。最先談話是蔡的親信，原負有作蔡耳目使命人員。

從前面經過情形看，王治的搗蔡集團，是臨時拉湊的，利用各人自私心理所結合，在他們的合約內容上可以看到，這種結合是多麼單薄！第一參加王治搗蔡的人，只要對他們優待條件提高一些，馬上就可以投到蔡文治這一方面來。第二中國人究竟還是中國人，在重洋萬里孤島上，稍存在

受他「沒羽箭」的怒擊，惹出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事實是這樣：

吳先生二十八歲的時候，已經是舉人了。不料，他到北京參加「會試」考進士時，他的試卷只是「堂備」——即準備取錄，結果還是落第而歸，在南菁書院（在江陰）就讀。這時，文章憎命，他滿腔憤懣，是可想而知的。

一天，吳先生和同學鈕惕生、田其田、康浩鎮、王英冕等，正在江陰孔廟附近流連，看到江陰縣太爺，坐着轎子，後面跟着一羣衙役，大模大樣的在孔廟前走過。吳先生和同學們都怒不可遏。因爲，孔廟前豎着一塊石碑，上面鐫着「文武官到此下馬」，縣太爺這樣的不法行爲，他們認爲是對孔子最大的不敬。在齊聲喝「打」之下，石子紛紛向縣太爺的轎子裏飛去。縣太爺見到有這樣大膽的狂徒，不由赫然震怒，一聲暴喝：

「拿狂徒！」

如狼似虎的衙役，把吳先生逮捕入衙了。南菁書院固然不同情吳先生的好是惹非，縣衙門公然逮捕舉人，卻也十分憤慨。於是，正式出面，找縣太爺交涉，縣太爺這時自知理屈，不得不向吳先生求情了。這時，吳先生要用轎子把他送回南菁書院，轎子後面要有一隊吹鼓手，沿途吹吹打打。縣太爺沒法，只好照辦。不過，吳先生雖然「凱旋」，卻被院方因他在外惹事，而把他辭退了。

× × × ×

上面的故事，是吳先生已成年時弄出來的，在他少年時候，他還有一次「攔輿上書」的愛國行爲呢。那時，「維新變法」的口號，已經是喊得震天價響了，少年時代的他，就對國家大事，十分關懷了，他也有他一套國是主張，但苦於無法向當道陳述。後來，他打聽到當時古都御史瞿鴻機，時常坐着轎子在彰儀門經過，他便把他的意見，寫成三千多字的建議書，放在身邊，時時到彰儀門一帶去流連。

一天（戊戌元旦日），他果然碰到瞿鴻機的轎子來了，他立刻上前，把轎子拉住，不讓他前行，大聲說：

「我有一份建議書要交給你，這是關係國是的。」

瞿鴻機把轎簾掀開一看，見到拉着轎子說話的，是個儀表不俗的青年，便命轎夫停下來，向吳先生說：

「你的建議書呢？」

吳先生從懷裏取出建議書，遞給瞿，道：

「建議書在這裏！」

瞿把建議書看了個大概，嘆道：

「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老百姓是應該說話了，你的建議書還有以商量的地方，我回去再仔細的看看，你書後有通訊地址，如果我有話要跟你說，會通知你的。不過，你們青年人，好好研究學問，也很重要呢！」

說罷，這才離去。因爲這天是舊曆元旦，街上來來往往的閒人很多，他們看到吳先生的行徑，以爲他在攔轎喊寃告狀，都說：

「這小子眞奇怪，大年初一竟也喊寃告狀！」

吳先生因爲瞿的態度，表現得很好，心裏十分滿意，根本不計較別人的誤會，高興彩烈而歸。

從上面兩個故事看來，吳先生不畏權勢，見識高超，是與生俱來的，後來成爲革命先勳，豈偶然哉！

× × × ×

有「布衣傲王侯」般的風範的吳先生，一生只知做事，不願做官，其進德立品，曾自訂了八項準則，計爲：

一、樂貧賤：處處當存一在溝壑之見，自不至苟且名利立場。

二、務專精：見異輒遷，無事可就，日勉孶孶，終當有一藝專家，當知各有能不能，相慕不必相師也。

三、嚴決斷：不可行之事，無事咨嗟再三，委曲遷就，小人固不可妄作緣，惡習尤不宜輕開端，天下事未有不壞於徇情者。

四、愼威儀：名妓之面目，名優的衣冠，若有肅若嚴霜，屹如崇嶽者，願厠士大夫間者，可徘優不若，奴婢自處乎？潦倒落拓一病，歌笑謾戲一病，悚惶傴促一病，急氣現世一病，嫗咻媚悅一病，藥之曰：頭宜直，手容恭，足容重，視容淸，言容簡，衣冠之容整，身體之容絜。

五、寡言語：吉人詞寡，多言必失，無論褻言犯言，人易鄙惡，卽正言危言，言不顧行，亦甚可耻，閒談不節，廢時害學，莫有甚焉。言必守辭氣之戒，不爲應酬客悅之詞，庶乎近矣。

六、養氣度：一個臣則有休休之度，其下淮陰少年，亦忍袴下之辱。若功業相軋，才智相妄，辭色必留於心，勢利必動於中，豆觴必形於色，此操矛自攻，多一分淺鄙，減一重位置，不以血誠待人，君子如見其肺肝，小人不生其親愛，非恃源而行之道。

七、絕疑懼：志欲爲良士，只作半生前日了。今而後，窮養親，達報國，旁觀之驚異訕笑，所不問也。千秋之位置議論，所不億也。平日仇讎，彼或諒我，或謀我，亦不暇計也。

八、祛私欲：外加飾而內自縱，非特無本，亦且可危。一科名，一溫飽，一聲色，一勢利，有一於此，易爲江河之勢，易生燎原之傷，倏起卽倏滅之。

我們看了這八個準則，可以想見吳先生見識之高超，養性功夫之深邃了。

吳稚暉逸聞數則

王代民

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之風趣和幽默，是舉世所知的，他在童年讀私塾時，曾有一樁和一個開玩笑的趣事，到了他八十幾高齡時，他那用以開玩笑的「經」，還能琅琅成誦呢。

吳先生在燕錫陶氏私塾就讀時，那間私塾設在北門塘上一家綢緞莊的後進，綢緞莊有一個年輕的學徒，是個「牛山濯濯」的臘痢頭，不知道他開罪了吳先生還是怎的，吳先生花了幾個銅板，在舊書攤上買了一本譏誚癩頭的「臘痢經」，一有空便讀，待讀到滾瓜爛熟時，一見到那學徒，便扮着鬼臉，高聲朗誦，那「臘痢經」的經文是這樣：

「南無勿識臘痢經，疑是光朗尊者戲松林，透出萬道毫光，遠如麒麟一隻，近如臘痢狗者也。雪堆臘、霧堆臘、梅衣臘、焦斑臘、紅筋臘、一切臘也；只因前生前世，插金戴銀，討盡頭髮的便宜，今生才有此報。痒呀！痒呀！抓呀！抓呀！有了尊敬臘痢者，做臘知縣臘統兵之職。有人不尊敬臘痢者，要做臘賊、臘强盜、臘烏龜、臘眾生。」

那學徒聽了，必磨拳擦掌，髮指眦裂。可是，卻奈何吳先生不得。不料，這一開玩笑的舉動，竟使吳先生悟出了讀書的道理來：想要熟能生巧，一定要「曲不離口」的不輟的讀。以後，吳先生教學生讀國文或英文，都要求讀得滾瓜爛熟。

從這個小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來，吳先生從小就不肯和敵對者妥協，他打擊敵人的方法，是非常巧妙的。後來，他因章士釗走上了歧途，而替他公開發出「訃聞」，宣佈他的「死亡」，代表他和他絕交的絕交書。汪精衛當漢奸時，他發表那些罵汪的文字，以及他拒絕袁世凱的「勳位」的信，其方式和對付「臘痢頭」的幾乎是「如出一轍」，風趣中隱含着浩然正氣。

× × × ×

吳先生另一個故事，「吹脹」了兩個「初生之犢」，其發展充滿了戲劇性，對「漢人學得胡人語，站在城頭罵漢人」的香港某些漢人，也不啻是當頭棒喝，故事是這樣：

某年，吳先生在南京開完了中央某次大會後，忽然動了遊黃山的念頭。那時，財政部長是孔祥熙，他在一次和孔晤談中，把他遊黃山之念，順便道了出來。孔祥熙對吳先生是非常尊敬的，道：

「稚老遊遊黃山，我很贊成，那裏的風景太好了，最適宜稚老去看看。最近財政部委派的黃山稅捐處長，就要去到差，稚老可坐他們的專車同去，明天早晨稚老到財政部來上車就是。」

第二天，稚老挾着一個被包，到游府西街財政部去候車去了。

那時，正是炎熱的夏天，吳先生穿了一襲舊藍布長衫，十足的「古貌岸然」，他把被包塞入車中後不久，有兩個西裝煌然的青年來了，他把吳先生看了一看，頓時現出輕視的樣子，向司機說：

「這老頭兒是你的朋友嗎？」

「是秘書處介紹來的。」司機說。

「喂！」一個青年指着吳先生的被包：「把它放到車頂上去！」

「是！」吳先生奉命惟謹地把被包搬到車頂上之後，又走進車來。

「喂！你跟司機一塊坐，這裏我們要坐。」一個青年命令式的口吻，冷對着吳先生。

「是！」吳先生立即和司機並坐。

兩個青年以勝利的姿態，洋洋得意的，以英語交談，內容是譏誚吳先生是個鄉下老古董。吳先生是學貫中西的，他們談些什麼，他當然聽得懂，但，他卻任他們怎樣譏誚，只作聽不懂。

傍晚，車抵黃山了。恰巧，山中的旅店只剩下一間大房，吳先生和那兩個青年又同處一室。到了半夜，山中的氣候突變得像深秋一樣，寒風入戶，頓教夜涼如水。兩個青年因穿得衣少，冷得瑟縮床頭，輾轉不能成寐。他們一看吳先生時，但見他擁被酣眠，鼾聲如雷。

次日，一個青年笑問吳先生：

「老頭兒，你昨天晚上，睡得很舒服吧？」

「還好！」吳先生漫應着。

「喂，你怎知道携被上山？」

「老夫走遍了中外，那會不知道山中應携帶棉被，像你們這樣少不更事呢？」吳先生似乎再沉不住氣了。

那青年看到吳先生語氣傲人，頗覺得奇怪，立即以英語和同伴交談，意思是說吳先生這人奇怪。吳先生在忍無可忍之下，也以英語教訓他們一頓。

「老先生的英語說得這麼流利呢？」兩個青年傲氣全消了。

「我三十九歲就去了倫敦，我兩個兒子，都在倫敦呆過很久，他比你們二位還要大呢！」吳先生撚鬚微笑。

那兩個青年聽了這話，頓時面紅耳赤，尷尬不堪。其中一青年赧然道：

「老先生，你貴姓大名？」

吳先生笑道：「小姓吳，名敬恆，草字稚暉。」

那兩個青年聽了他的大名，羞窘畢露，抱頭鼠竄而去。

× × × ×

曾打過「孔家店」和說過「線裝書入茅厠三十年」名言，以表現其提倡科學的吳稚老，在他二十八歲的時候，會因一位知縣大人不尊敬孔子，而遭

，來到香港的只有我們這五個人！」

「這也不能全怪黑鬼的，換了誰做總指揮，到頭來，結果還不是一樣！」李杰喟然道。

饒啓春低頭默默無言，很是傷感；另一個最小的張國華，咬牙切齒道：「媽的，共產黨眞是狗娘養的，吐了出來的口水也敢舐回去，說的話全是狗屁！」

「說來說去都是我們太傻，才會上他們的當！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我早說過了，別對共產黨存任何幻想！」張國琪沉痛地道。

「你們是屬那一派的？」我問。

「名義上我們是『紅旗』，實際卻不是。」李杰道。

「此話怎講？」我很是奇怪。

張國琪歇了口氣，說出了如左的故事。

一九六六年尾，文革的風暴颳到了齊昌。外地來的紅衛兵和本縣各中學的一部分學生，掀起了鬬爭序幕，他們藉着「破四舊」的口號，把所謂「黑五類」的家庭成員全揪了起來，迫我們交什麼金銀財寶，槍枝彈藥。上至八九十歲的老太婆，下至牙牙學語的小孩子也不能幸免，剃光頭，削眼眉，掛狗牌，跪玻璃，毒打，遊刑……全出齊了！他們揚言這是「再土改」！「黑五類」的地底也被翻了三尺深，可那裏有他媽的金銀財寶，槍枝彈藥！多少無辜的人被活活折磨死了，多少人經不起魔刼自殺死了！這其中就有黑鬼的祖母，黑鬼家本不是「黑五類」，可是，他家裏有錢，是「新興資產階級」，手錶、單車、收音機，全給紅衛兵刼掠一空。他的老祖母被紅衛兵踢了兩下，加上驚嚇，過不了兩天就死了。黑鬼和我們一樣，被剃光頭，赤膊，五花大縛遊街示眾，不同的是我們身上是用黑的柏油寫上「牛鬼蛇神」，他身上用的是白色的石灰漿。

就在埋葬了他祖母的那夜，黑鬼手持一柄利斧，一口氣砍死了五個紅衛兵，連夜逃走了。

齊昌城紅衛兵氣焰給他這一殺，給壓下去了。以後，我們才漸漸了解到紅衛兵中還派別多多，折磨我們的那些人全是「主義兵」一派的人馬。

第二年春天，紅衛兵內部的鬬爭開始了，「主義兵」和「紅旗派」展開了劇烈戰鬬。

一天，黑鬼穿着草綠色的軍裝，袖着「紅旗」的臂章，領着一批「紅旗戰士」回到齊昌。黑鬼在齊城本頗得一批人好感，他振臂一呼，飽受荼毒，家破人亡的「黑五類」子弟全加入了「紅旗戰士」，我們不管誰是什麼「保皇派」「革命派」，我們目的是報仇，報二十年來所受的折磨摧殘！報枉死了的親人的血仇，出一口二十年來的烏氣！「紅旗總部」任命我們這支敢死隊爲「紅旗尖兵」，掛起毛澤東的臭招牌，叫着「革命」的口號，我們搶了駐軍的軍火庫，手裏掌握了武器，再佔了運輸局的汽油站、卡車，用槍桿子逼着機械廠的工人把十多部卡車全裝上鐵板。和看「主義兵」「公安局」「縣委會」「商業局」「工會」組成的「工聯赤總」展開了流血的戰鬬！

一晚，「工聯」的人綁架了「紅旗戰士」的家屬，把無辜的婦女小孩生生用鐵棍砸死！黑鬼領着我們進攻「公安局」，手榴彈，重機槍，迫擊炮全部出動，外面的鐵柵門炸毀後，黑鬼駕着裝甲車，冒着彈雨衝入裏面，用火焰噴射器噴出熊熊烈火，把「工聯」四十多人燒成火炭，活捉了五十多人，黑鬼手提輕機槍把他們全掃死了，屍體丟入水塘餵魚！那是屠殺，那是滅絕人性的屠殺！在那段日子裏，我們全變成了嗜血的魔鬼！流血，死亡在我們已不算一回事，人已失去了人的意義和感覺。

「工聯赤總」攻擊「紅旗派」是垃圾堆，指黑鬼是殺人魔王，反革命，劊子手。而「紅旗總部」卻發嘉獎令，稱黑鬼是「徹底革命的紅色小老虎」，是「英雄」「旗手」「毛主席的功臣」。一頂頂的高帽令得這頭腦簡單的黑鬼開始飄飄然了。

就在我們攻陷「工聯總部」時，我們這支清一色的「黑五類子弟兵」，人數，裝備都已達到全盛階段，我向黑鬼陳述利害，指出「紅旗派」只是在利用我們這些「爛頭蟀」，一旦局勢有所變化，我們這批人全會被當垃圾般清除的，任何一派掌了權都絕不會放過我們的，那時，後果將不堪設想了！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時機，作出決定，我向他提出迂迴曲折向香港或中印邊境推進的計劃，可是，黑鬼卻在發美夢，昏了頭腦，以爲自己眞的是「紅旗」大功臣，打垮了舊的當權派，自己做紅朝新貴！那混蛋竟拍起枱子，揮舞駁殼槍，口口聲聲要殺掉我！

×　×　×

我望着張國琪，這個瘦瘦的年青人竟有這樣的雄圖大畧，我簡直被他剛才的話思驚了！

「你想用武力衝出國境？」我毫無自信的問。

「我很清楚，這是全沒把握的行動。極可能一出動就即刻覆滅；但，也不是絕不可能的，各地像我們一樣的武裝力量有很多很多，要是能做到沿途集結力量，就會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以其坐以待斃，還不如戰鬬到底，死裏求生！就是死，也死得光彩，死得有價値！」張國琪憤慨地道：「文革初期，明裏，軍隊採取不介入的態度，實際上是支持『主義兵』和『工聯』的，他們暗裏供給軍火給『工聯』，一九六七年八月間，軍隊開始直接介入了，駐軍司令命令『紅旗戰士』無條件的交槍，我們知道，槍交了，生命也就沒有了保障，所以，我們提出條件：要交，『工聯』的槍械一齊交！而且要駐軍司令保證承認既往的一切行動是『革命行動』，不能入罪。駐軍司令全應承下來，並且安排了雙方的總指揮往軍分區司令部會談。我曾力阻黑鬼切不可去，要談判得另選地方。可是，他卻固執己見，不聽勸阻。第二天，黑鬼帶了五個弟兄，乘着『吉普』往軍分區司令部會談，剛踏進去，五個人全被繳了械，而預先準備好的軍隊也立刻包圍了『紅旗總部』，在全無戒備，人力分散的情況下，一擊即潰，當場犧牲了十多個弟兄，其餘的也全被俘了……」張國琪痛苦地低下頭。

幾個死裏逃生的伙伴都黯然落淚，一支二百多人的反共戰鬬隊伍，就這樣覆滅了。「黑鬼和五個兄弟因了一個月後，被槍殺了。從齊昌城逃出來的兄弟還不夠十分一……」

我心裏備壓着千斤石板，無比的沉痛。但，我相信，他們的鮮血不會白流的，他們的事績將給後來者更大的鼓舞和借鑑！相信吧，反共的烈火勢必有一天在大陸全面燃燒，共產專制將在熊熊烈焰中崩潰，滅亡！

每期小說完



「黑鬼」

——田韋

幾個剛逃亡到香港不久的朋友來找我。雖然幾年不見，但今日見了面，卻有一份「恍如隔世」的感覺，興奮中也夾着絲絲悽楚的味道。這幾個朋友都是死裏逃生的人，「文革」時期抓過槍桿子，拚過硬仗的。說起來，他們的頭頭原來是那大名鼎鼎的「黑鬼」，眞是想不到！

提起「黑鬼」，齊昌城可說是家喻戶曉。他那黑得發亮的皮膚，一綹綹的綣髮，雪白的牙齒，和某商標的黑人一模一樣。不過某商標的黑人是笑呵呵的，而他卻似乎老是氣洶洶，分分鐘準備和人打架一般。你想這麼一副尊容，終日在城裏蕩來蕩去，那裏熱鬧，那裏就有他的蹤影，這麼個人，誰會不知道？我對黑鬼的印象很深，也很不好。記得是一九五八年吧，那年夏天，我從廣州回到齊昌故鄉，離家鄉已整十年了，藉着暑假期間，回來見見在家的親人們。汽車到達齊昌，已是晚上九點多鐘。

踏出車站，只見街上十分冷落，店舖全已閂門閉戶，街燈凋零，放出黃暈暈的光，一派悽涼景象，心裏眞是好生感慨，齊昌城過去有過「小南京」之稱，終宵達旦，燈火通明，笙歌處處，熙熙攘攘。可是，現在……

我站在車站台階上，四周眺望，阿波知道我今晚到家，說好了來車站接我，可跑到那裏去了！

正望着，街角轉出幾個青年人，幌幌蕩蕩的，嘴裏哼着走腔失調的「九九艷陽天」。

他們在站門口站住。「喂，波古，你進去看看你兄弟到了沒有。」一個矮矮實實，皮膚黑得發亮的青年道。那又寬又大的鼻子，嘴唇和綣曲的頭髮，顯是個黑人或混血兒，他穿着大紅大綠的夏威夷恤，短褲，嘴角刁着香烟，十足一個阿飛樣！

奇怪，齊昌城會有這種活寶貝！

「好，你們在這等等。」一個青年踏上台階。

我已想到他是誰了。藉着車站裏射出的燈光，果然不錯，正是我的堂兄阿波！「你是波古吧？」我攔住他。

他打量了我一下，高興得叫起來：「是你，阿韋！到了很久吧？」

我也很高興，笑道：「剛到。」

他挽過我的行李袋，拖住我往外走。興高彩烈的對他那幫朋友介紹：「我堂弟，田韋，在廣州讀書。」

「食支烟！」那黑炭頭般的青年從袋裏摸出包「大前門」，手法美妙，一抛，一支香烟跳出三分之二來。我實在不喜歡這種「流氓相」，拒絕道：「對不起，不抽烟。」

「那來塊糖！」他變戲法般一轉手，手心裏多了塊包金紙的糖，挺名貴的那種。我心裏有點奇怪，可還是拒絕了。

那幫人很不高興的走開了，黑炭頭斜睨我一眼，鼻子哼哼：「還是廣州來的，哼！」

路上，我問起堂兄：「你的那幫朋友是些什麼人？」

「啊，那黑鬼嗎？他是印尼土生華僑，家裏很有錢。豪爽，敢說敢做的義氣仔！」

「我是問他幹什麼工作的？」

「他呀，那裏需要什麼工作！他父親在印尼是資本家，投資了好多錢回國，還捐了五架汽車給政府。單黑鬼名下存入人民銀行的存款就有幾萬塊，吃利息也吃不完，那裏要工作！」波古的口氣很是讚嘆，羨慕。

「那是眞正的寄生蟲，不務正業的二流子了！有什麼值得羨慕的。」我不屑地道。

波古看出我對他的朋友沒好感，不太說什麼了。過一會，似乎忍不住，又說道：「不過，他爲人還確實不錯，肯出力，夠朋友。上次我和城郊的一班人衝突，他們以多欺少，打得我好慘。事後，黑鬼知道了，出馬去找那班人算賬，把他們打壞了好些個，因此被抓去『勞教場』關了三個月。這可難得吧？」波古看了我一眼，繼續道：「他本是體育學院的學生，拳擊、足球全是好手，學院黨委指他政治不掛帥，資產階級作風，把他下放到農村去勞動，他不幹，跑回城裏，所以整天在城裏混。政府需要吸取外滙，所以也眼開眼閉的不太理他。前幾天，他亞婆才由印尼回來，又捐了一大筆錢給政府呢！」

原來如此！

以後的三個月假期裏，我每次出城都見得到他，雖然對他也有一點同情，可是，心裏就是不喜歡他。

可想不到，「文革」時期，齊昌叱咤風雲，率領一支二百多人隊伍，配備最新輕重武器，十幾部裝甲車的總指揮就是他！衝擊縣黨委會，進攻公安局，活捉黨委書記，槍殺公安幹部，強搶軍火庫，炸毀「工聯赤總」總部，都是他領的頭，這傢伙，他們說他手提兩支「快掣駁殼」，衝鋒陷陣，身先士卒，所向披靡！

眞是不得了！也眞是想不到。

「我早都說了，黑鬼是李逵，只能衝鋒陷陣打先鋒，總指揮不是他能幹的，他們可全不管，結果……咳！」張國琪嘆道。

「結果怎麼樣？」我很感興趣，追問着。

他苦笑着搖搖頭，那種笑比哭還難看。

和他一同逃出來的賴義中黯然道：「二百多人的隊伍，戰死的只有十多個，隊伍解散後被捕而殺掉的有二十多個，判了徒刑勞改十年以上的十多個，其餘的全被『下放』到煤礦場勞動了。逃出天生

。——

但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一九七〇年夏在新聞大廈經同文牧歸夷兄介紹認識了贛萍兄。但自此又沒有見過第二次面。

「萬人雜誌」，由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第十五期開始，就第一次刊出我的「替中共政權敲響喪鐘的武漢」一文（按此標題是經過贛萍兄修改的，我原命題是「武漢武鬬紀實」），至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一百一十七期，我在「萬人雜誌」寫稿已近兩年，兩年來，「萬人雜誌」刊出我的稿子算是不少，但遭贛萍兄的退稿亦有十多篇，而每一次退稿都附文說明不用理由，如用的又要我重新再寫或濃縮潤飾一番再寄去發表。兩年來，我也接到贛萍兄的來信凡數十封，而每一封都是具有教導意思，偶而也有讚許幾句。同時贛萍兄的每一封來信都必稱我李毅兄客氣得很，而贛萍兄自已卻寫上「知名不具」四字；說起贛萍兄的來信字體，也眞是的，短短幾句也起碼要費我個把鐘頭才一字不錯看懂——贛萍兄的字體也眞像一條蛇，潦草得令人眼花，甚是費神又費時，這也正如我馬書生說的「贛萍十七貼」。

此後，由於爲文惹來的是非太多，所以迫從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一百一十七期開始，我就再沒有替「萬人雜誌」寫稿了。不久之後，我竟接到贛萍兄的來信，勸導我多寫稿，但每期每篇最好寫上二千三百字。在人情上我就寫了一篇二千多字有關當時海南島的備戰情形的稿件，但始終未見刊出，亦未見退回——這是因我遷址而沒有去函通知所致，不怪誰，更沒有理由要怪誰。歸結一句，那是因爲我那篇稿子寫得不適宜刊出，否則贛萍兄是絕對不會把人家的稿子丟進字紙簍的。

贛萍兄的逝世，可說是反共文化陣綫上的一個重大損失。眞可惜，逝世時我沒有見到贛萍兄的最後一面，連出殯的那一天（六月三日），我亦無法到去靈堂致祭，這也因爲在這個時候，我的娘家亦正是家門不幸啊……所以我去不成了。於此，衷心願請贛萍兄在九泉之下原諒我。

安息吧，反共文化鬬士贛萍我兄。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九日

遊人

待旦

情卻不那麼簡單。先從經濟上說吧，一雙情侶從廣州到肇慶，在七星巖住一夜，鼎湖山住一夜，來回車費共十四元人民幣，住宿費十元（這兩個名勝旅行社，單房最少五元以上）連兩天的吃用最少要花去四十多元人民幣，等於一個普通幹部和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有幾個人花得起呢？經濟問題是一回事，最麻煩的還是要討旅行證明，要換「流動糧票」。爲了旅行，要跑幾個衙門，看官老爺的臉色，尙未行成，興緻早已索然。

在中國大陸，有資格到處旅行的人數來數去只有華僑學生。每逢寒暑假，大多數學校都組織僑生去遊行。因爲一百幾十

國內大多數都「無家可歸」，省得讓他們留在宿舍裏發悶，產生許多「思想問題」。

至於國內的學生，假期乘火車雖獲半費優待，但卻規定乘那條綫。你家在韶關，那只能乘坐到韶關爲止，你家在南昌，只好從株州轉去南昌，絕不能直去武漢。何況大多數國內學生每月的零用錢都只有三二元人民幣，三二年間能籌足一筆路費回家轉一轉都算幸福了，還談什麼旅行？

除了僑生之外，在大陸有資格旅行的人，恐怕要算到出差幹部了。出差幹部倒可說是享受公費旅行，車票、船費、旅店房租都如實報銷，每天還能領取一元左右的出差津貼。似乎出差倒是一件好差事，既可以多走幾個地方，又可以不要每天都看首長的臉色。可是事實上每一個出過三二次差的人，提到出差，無不不寒而慄。因爲每出一次差必定都虧空一大筆公款，回到機關扣一年半載薪水也扣不完。每年出三五次差，老婆孩子就不用吃飯了。因爲一般的幹部出差，規定搭船只能坐二三等。乘火車只能坐硬蓆，住旅館只能住一元五角以下的房間。碰到趕時間買不到便宜的車船票，自己要賠錢坐車搭船。可是這個問題還比較小，最令人頭痛的就是住宿問題。大陸的人民雖然甚少旅行，但各地的旅館卻經常宣告客滿。便宜的房間不容易租到，可是又不能睡馬路，只好忍痛貼錢去住屬於首長級人物住的豪華房間（其實也並不豪華，比此地的中級旅店還不如），加上多吃點多用點。等到結賬的時候，花去了三幾百塊錢，能夠報銷的只有一百多塊，超支的只好留在發薪時扣還了。因此大多數出差幹部，特別是經常出差的，都是快去快回。一放下行李馬上就去辦正經事，一辦妥當馬上就走。難得有幾人是有心情去遊山玩水的。

我有一段時間常常出差，倒不是因爲自己工作能力强，也不是因爲得到組織的信任。只是爲了我還能賠得起錢。我的薪水還過得去，又沒有負擔，偶而還會收到一百幾十元僑滙。一有什麼要出外辦理的差事，同事們都推到我身上，而組織也樂意我去，因爲別的有家庭負擔的人，出差回來每月只能扣他十多元之薪水，而我則可以扣三四十元，早點清掉這筆賬。有一次，我出發到湖南的東安縣辦事，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就在同一條鐵路綫上，只需數元的車費。感到不趁機到桂林玩玩有負此行，便偸了幾天「雞」溜到桂林去。在我的想像中，桂林的名勝古蹟即使不是人山人海，最少也該像廣州的公園那樣，遊人絡繹不絕。可是事情卻大大出乎我的所料。名聞天下的桂林山水，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所到之處，別說遊客，就是人影也沒有多個。駱駝山、老人山、穿山、金雞山根本就是荒山。倒不是不美，而是沒有人到。沿路的羊腸小徑，野草沒膝，獨自一個人走到那兒，不像遊玩，倒像逃難。桂林的風景區人踪最多的自然是獨秀峰。獨秀峰在廣西師範學院圍牆之內，即使沒有遊客，人倒是不缺的。次之恐怕要算伏波山了，可是伏波山下並非多遊客，而是當地的人喜歡聚集在那兒釣魚。（該山一半淹入灕江中）。至於象鼻山、七星巖著名風景區，也是難得有三二遊人的。我想假如把比蜀山還要碧，比蜀山還要清的桂林山水搬來香港，每逢假日，想不「爆棚」都難了。

寒窗雜憶

青年之聲

我悼張贛萍兄

李毅

六月二日，頃由報紙獲悉張贛萍兄，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晚上七時十五分病逝養和醫院。當時我眞的不敢相信這是眞的，但畢竟又是眞的。

當贛萍兄的噩耗傳來，驟令我內心的悲痛，多天來仍無法停止；一種極難壓抑的傷心情緒，剎那間有如萬馬奔騰，又好像缺堤的洪水，不停地在我的肺腑猛烈冲擊，洶湧澎湃，久久不能平靜下來。

雖然贛萍兄與我有過一面之交——記得於去年（一九七〇）夏，我因與同文牧歸夷兄同到新聞大厦星島日報處領取稿酬，當時贛萍兄亦在候坐，就這樣經牧歸夷兄介紹認識了贛萍兄。當時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個性爽快，對人誠實，和靄可親，對逃亡青年的生活起居是多麼的無微不至關心，對我們的教導又是那麼的諄諄善誘。……

我自與「萬人雜誌」寫稿以來，從贛萍兄處得來的寫作經驗確實不少——綜合贛萍兄所給我的來信大都是這麼說：寫作的材料不但要充足，而且要確實，更重要的是要有來源；必須注意到的一點是不要跟着材料走（筆者按：贛萍兄比之「不要跟着材料走」的當時意思是教我不要把人家的現成材料照抄如儀），不要粗心大意，對文要負責；多閱讀其它報刊，從中吸取人家的寫作經驗。……

其次，贛萍兄對我所寫的文章及其它問題亦曾有提過這樣的意見：

㈠我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日第六十九期「萬人雜誌」發表的「我的控訴」一文，因爲有多名讀者看不順眼，而把我看成是「左派人馬」（筆者自問當然不是什麼「左派」），致使我肝火上升，可惜當時我與贛萍兄不相識，這正如他在七十五期「萬人雜誌」內讀者意見版中答覆讀者萬零一君所說

萍兄表明我的立場。隨後即接來贛萍兄的來函對我勸導說：「是非曲直越辯越明，自己不是那種人，管他說是什麼人！」

㈡我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在某報發表的「重讀『小城春秋』」一文，有讀者紫楓君及安妮小姐去信萬人雜誌「萬人意見」專頁，認爲我所發表的該書作者高雲覽「慘遭下放廣州郊區進行勞動改造」一事不實，經安妮小姐指出，高雲覽不但確實早已死了，而且又葬在福建厦門江頭。這樣不久，我還接到贛萍兄的來信再次明確指出，高雲覽是埋葬在福建厦門江頭，並勸導我爲文要細緻認眞，不可粗心大意，對於錯誤的東西要勇於承認——經贛萍兄這麼一說，我當然無話可回，而終於去函贛萍兄說我承認錯誤。

這樣又過不久，贛萍兄又把一封讀者信轉寄給我（該讀者信贛萍兄曾拆閱過），並附文：逃亡青年要永遠團結在一起，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不要亂說是非曲直，亦不要輕信人家的是非曲直。只可惜當時那位讀者在信上沒有留下他的通訊處，故使我無從連絡。遺憾之至。

㈢我在一九六九年期間，因失業造成生活徬徨，這時我急需要找一份工作，在無計可施之下，只好很冒昧地去函贛萍兄，請求代我在「萬人雜誌」社內找份差事，雖然未遂，但接來贛萍兄的覆音，卻是句句字字打動我心腸，不但令我熱淚滿眶，而致我潸然淚下。覆音上有這麼說：①「萬人雜誌」社暫不用人，如果需要的話即再行通知，但如果有更改通訊處而方便的話請來函告知，以免錯失機會；②如果目前文化工作難找，最好還是到工廠找份切實的活兒作救燃眉之急；③多寫稿；④誠實做人及待人，不要侈望；⑤我（即贛萍兄）是半途出家，三元一天的苦力也幹過。……

自從這個時候開始，我便有意思想見一見張贛萍此人，當時我曾拜托一個朋友介紹過未果，因爲約來約去大家還是約不出一個時間來見面，這也涙

大好風

「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這不僅是李後主個人的感慨，而是所有去國者的悲哀。此時此地，有不少人曾經漫遊過西歐，瀏覽過倫敦的大橋，巴黎的鐵塔，也有不少人爲度蜜月遠渡東洋，看過京都的古廟，富士山的積雪。可是有幾多人看過北京的故宮，八達嶺的長城？有幾多人賞過孤山的梅花，看過斷橋的殘雪？有幾多人看過中山陵的古樹，莫愁湖的波光？

祖國的水川山嶽，故鄉的田野茅舍，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可愛、多麼親切。雖近在咫尺，卻又是「不堪回首月明中！」因而每一個來自大陸的人都不能不責怪自己，爲什麼身在大陸的時候不多點走動，多遊幾個地方？

然而身在大陸之時，百分之九十多的人根本都想不到去遊山玩水，也難得有機會去遊山玩水。住在上海、南京的人，沒有幾人遊過鎮江的金山，揚州的平山堂，蘇州的園林。住在廣州的人，也沒有幾人去過從化的溫泉，南海的西樵山，肇慶的七星巖和鼎湖山。甚至有些人在廣州住了幾十年，連明珠樓在那裏也根本不曉得。每當假日，看到港外綫碼頭外的人龍，看到新界青山道上的車龍，我就感到香港人又

能在這三百餘方哩的孤島兜圈子，而未能看一看祖國壯麗的河山。但歸根到底，他們還是比大陸的人民幸福得多的，他們所遊的儘管是殘山剩水，但畢竟能遊山玩水。大陸的人民雖然身邊就有「這邊獨好」的風景，「如此多嬌」的江山，卻難得有機會去遊一遊，看一看。

若用香港人的眼光來看，大陸的交通費用可說是頂便宜的，從廣州到北京二千多公里車費僅需要一百元港幣多一點（假

古人的。

他在國際球壇馳騁十四年，代表他們的國家巴西參加過四次世界杯錦標賽，爲巴西國家隊贏得三次冠軍；他在比賽以來，創下射入一千多球的輝煌紀錄。

作爲一個足球運動員，他已經在自己的事業上，創下了值得大筆一書的業績。

他在全世界球迷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球迷對他的頌揚和懷念，這是對他爲足球運動作出傑出的貢獻的崇高而公允的評價。

他之被稱爲「球王」，是受之無愧的。這是眞正的「王」，他全憑自己的眞實本領，在球壇中闖出了天下，而不是靠別人吹捧出來的。

如今，這個曾經在球壇上叱咤風雲的響噹噹的人物，在本年七月十八日，最後一次代表巴西與南斯拉夫隊進行一場扣人心弦的球賽之後，已退出國際球壇。據報載：他在打完上半場離場時，他的隊友便圍着他，大部份流下了眼淚，他們脫下球衣，全部送給比利。而比利則繞場跑一週，揮淚向球迷道別。球迷們大叫：「不要走！」「前進，巴西！」「謝謝你，比利。」

比利的眼淚

我雖然不是一個標準球迷，也沒有親臨里約熱內盧看到這個動人的場面，也不免爲這則小新聞所感動。我們看到有二十萬名球迷參觀的球場裏人與人之間情感的交流，看到人們對一個爲人類作出有益貢獻的傑出人物衷心的崇敬與擁戴，而這種擁戴是發自內心深處的，並沒有受任何壓力和命令，作爲一個成功人士，這是他得到的最崇高的榮譽與最大的慰藉。這裏沒有半點虛假的成分，和那些命令人家表演所謂「崇敬」的使人肉麻的把戲完全不同。同時，我們也看到巴西人民對他們國家的榮譽所表示的高尚感情。

我相信臨場的觀眾會爲這個動人的場面得到「超價值」的收穫，他們或多或少會感受到除了欣賞出色球藝以外的東西。

而比利在馳譽國際球壇十四年以後，從此息影國際綠茵場上了。他對球迷道別時潸潸淚下。

比利流的是激動的熱淚，絕不是因傷感自己無法再同人家爭雄的悲淚。他爲球迷對他衷誠的擁戴而感動，他也爲自己建下的功勛而激動。只有對自己的事業熱愛的人在要退出這項事業時，才會流露這種感人的情緒。比利的眼淚含着驕傲和自豪，他流的是英雄淚。這種眼淚並不會使人傷感，而只有使人激奮。地球上的人凡是能做出對人類眞正有益貢獻的，他將受到不分膚色、不分國籍的人的崇敬，七月十八日里約熱內盧的球場是一個縮影。

英菲

鐸

慾橫流，頹廢成風氣；時代青年皆夢醉，自由盟主難爲繼！

著「鹿門隱書」六十篇，卻是識切時弊的好作品，其中有警句云：「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這雖是針對唐懿宗時代的社會黑暗面而發出的感嘆，但若借來形容千餘年後的此時此地，似乎更爲適合。

皮日休的感慨

先說「今之殺人也笑」。試看當前的社會，兇殺歪風在部分執法者的長久姑息縱容之下，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平均每週有兩人死於兇殺，這數字還有繼續上升的趨勢！可怕的是，以前殺人多因錢債仇怨，殺人者只爲洩積憤於一時，現在，歹徒殺人的動機卻是莫名其妙，仇殺情殺之外，更多的是逞强、逞快，有因爲被多望一眼而殺人；有因爲在戲院被阻礙視線而殺人；有因爲跳霸王茶舞不遂而殺人。其實這些都算不上是什麼天大的仇怨，在下不容易想像那些被多望一眼而殺人的傢伙，在殺人時心裏會有什麼「怒氣」，反而相信他們在殺人時是面露兇光、嘴角帶上笑容的，他們大概在把殺人當作一種玩意，一種比較蹂死一隻螞蟻，打死一隻蒼蠅更爲刺激一點的玩意，否則很難替他們找出非殺人不可的理由。

更可怕的是，這些以殺人爲玩意的兇徒，竟然得到部分執法者的寬大處理，最近一宗兇殺案的判處，執法者以「反對體罰」爲理由，幫兇殺人者只被判感化監管，皮日休若生於今日，大概會將他的感慨改爲「古之殺人也懼；今之殺人也笑」吧？

再說「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官吏是公僕，他們的權力乃民眾賦予，爲民眾所信賴，除暴安良是應有的責任。但若負責逐盜的小吏濫用權力，反過來做出與盜賊一般的行徑，則比盜賊更爲可恥！而這種可恥可怕的情形，竟然在眼前出現。不信，試摘錄月來報章所載：

㈠現役「小吏」向市民四人恐嚇，各勒索五元；
㈡現役及退役「小吏」向無牌醫生勒索三千元，作爲不拘控之代價；
㈢現役「小吏」分期買車，無法依期付款，竟然毆傷車行職員；
㈣現役「小吏」恐嚇不遂，報假案誣指市民行刧；
㈤現役「小吏」在新界地區藉詞執行職務，向少女非禮……

當然，這只是小吏中的一小撮敗類而已，但這些恐嚇、勒索、誣良爲盜、毆人的行徑與盜賊所爲一般無異，不論其爲生活所迫，或因濫用權力，知法犯法決難輕恕。

在治安惡劣的今天，要挽回市民對官吏的好感，皮日休的感慨實在值得當局深自反省了！

江城子

談民主櫥窗

香港有「民主櫥窗」的雅號，這雅號不曉得是自己封的還是別人贈的。仔細想想，這個頭銜加在香港身上，眞是「妙不可以醬油」，令人拍案叫絕！

櫥窗者，乃商人陳列貨品之處也。商人們每有新的出品上市，一定先在櫥窗中展覽、宣傳一段時間，以廣招徠。所以凡是在櫥窗中陳列的貨品，都是經過千挑萬揀的上等貨色，絕不會有一件爛污貨。可是到了大批傾銷的時候，便會來個「抽梁換柱」，而以次等貨色向顧客魚目混珠。所謂「掛羊頭，賣狗肉」者，即此之謂也！

香港的民主，便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民主！

所謂民主，乃是以人民為主，一切國家大事完全由人民決定，也就是由民選代表組成的議會來決定一切。上自國家元首，下至地方主官，一律由人民自己選定。如果官吏們為了某一小撮人的利益，竟敢和全體人民作對（如加價之類），人民便可以罷免他。這才是眞正的民主。

香港居民四百萬，有資格投票選舉的不足百分之三，縱使這些選民傾全力從事選舉，也只是為袞袞諸公的議案上，添幾具無足輕重的「花瓶」，因為這些民意代表是絕對少數，當他們膽敢不追隨「官意」代表之後，而竟和他們有所爭執時，一經表決，他們便成為「以卵擊石」了！

所以說，香港只有官主，沒有民主！櫥窗中雖也掛了一隻羊頭，而實際推銷的卻是百分之百的「香肉」！也許和香港人愛吃「香肉」的習性不無關係吧。

香港雖無民主，卻有言論自由，不但「民選」議員可以在會議（不是議會）場中大放厥辭，即令是個窮文人，也可以在報刊上肆言無忌，或在大會堂的演講室裏（當然要出租金）暢所欲言。可是有一點必須謹記，就是決不准有「言論」以外的「行動」！這道理很簡單，不管一個人的批評如何激烈，說完之後便隨風而逝；發表在報刊上的言論也會很快進入垃圾桶。如果用的是中國語文，他們根本不會聽到或看到。所以學生們為了保衛釣魚台，發傳單、出專刊，他們可以容忍，一見諸示威行動，雖然只是靜坐，也要被打得頭破血流了。市政局要他們到大球場示威，等於讓他們向天空示威，既然如此，何不正式規定「如要示威，乃可在鳳凰山頂」，或「爾等無示威之權」，豈不更乾脆？有詩嘆曰：

一、民主櫥窗信可哀，爾奴我主莫疑猜！羊頭雖也門前掛，狗肉何妨偷販來。

二、言論自由常自豪，縱談不理筆如刀；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從「學問」說到「問學」（上）

「學問」原本是兩個動詞，是指「學」和「問」這兩種動作，可是後來卻演變為名詞，成為「學識」、「知識」的近義詞。什麼叫做學問？乍看之下無論誰都知道它的意義，可是卻不容易給它一個精確的定義。辭海引用易乾文言：「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又引用孟子告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什麼是「求其放心」呢？是不是求得明瞭理解而後放心？抑或是求知而錄記於心？在下不敢武斷，總之是嫌孟子的解釋不夠明確。看來還是「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的解釋比較具體。「學」是為了積聚知識和經驗，「問」是為了辨別是非眞偽。因為「學問」不僅應該强調「學」，更重要的還要强調「問」。因為不「問」，不可能明辨是非眞偽，是非眞偽既不辨，一味「學以聚之」，聚積起來的必然夾雜着荒謬的東西。

中國最早的教育家孔夫子，是運用問答的方式，把知識學問傳授給他的弟子。這一問題無須考證，只要翻一翻「論語」就可以一目了然。問答方式雖然是最古老的教育方法，但實際上也是最先進最科學的教育方法。現在教育事業最先進的美國，非常重視問答方式的知識傳授法，偏激如中共，也同樣重視問答教學法。這個教學法適合於任何年齡的學生。既適合幼稚園，也適合研究生。幼稚園教師必須用問答來引發兒童的興趣，啟發兒童的聯想和思考。比如教到「螞蟻」兩個字，如果教師馬上在黑板上寫上「螞蟻」兩字，告訴學童這就是「螞蟻」。學童必定沒有興趣，印象也必定不會深刻。倘若教師發問「小朋友們喜歡吃些什麼？」學童們或許會回答「喜歡吃蛋糕」、「喜歡吃雪糕」、「喜歡吃水果」。但總是可以誘發他們回答「喜歡吃糖果」的，接着又可以問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什麼東西也喜歡吃糖呢？他們或許會回答「蒼蠅」、「甲由」，但最終還是可以誘發他們回答出「螞蟻」的。於是又問他們願不願意認識「螞蟻」兩個字，然後才教他們讀和寫「螞蟻」兩字，解釋螞蟻的動態和生活習慣，這不但可以引起兒童的興趣，誘導他們思考，而且可以加深印象，使授課收到良好的效果。同樣道理，在大學課堂裏，在輔導研究生的時候，成功的教授大多數都會給學生們提出一系列難題，讓他們自己去尋求答案。唯有沒有實際學問的，笨拙的教授才會在那裏死背講義。只許他在上面滔滔不絕地背，不讓學生有發問的機會。

不要忘記，想取得博士學位，不僅要寫一篇有份量的論文，還要通過答辯。必須立刻準確地一一解答教授們臨時所提出的問題，如果答辯不通過，休想取得博士學位。可見學問之道最重要的一

量

覺初

嵩之字，做一生馮道之官，立德立功，兩無聞焉。」極盡尖酸潑辣之態。畏公見之，毫不以為忤，反連聲贊道：「奇才！奇才！」當令人致一行政院的名義，月給薪金二百元。這話如果屬實，筆者鄙見，卻大覺不然，不敢以出自畏公而隨聲附和。在畏公的本意，或真取其大膽遊戲之作，並非矯情匿怨，如李林甫那些奸相之所為。但君子好惡必以其類，非其所喜而喜之，即等於非其所怒而遷怒之，都是凶狡之行，涼薄之德，孔子曰，以德報怨，則將何以報德？惟有以直報怨，行其心之所安。曹琳不殺陳琳，原因陳琳是站在他的工作立場，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且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不死人，但猶責其不應辱及祖父，及陳琳伏地認罪，始憐其才而用之。武則天贊美駱賓王的檄文，也是基於曹操同樣的看法，何況她的內心，本有着無以自解的慚疚。今張某之於畏公，只是逞其妄人快意的誣衊，畏公儘可置之不較不齒之列，何致假以空頭名義，每月坐領乾薪，助長奸險小人，舞文弄墨之惡習，畏公此舉，殊覺進退失據。

畏公認識中山先生，並不太早，是在民國五年，寓居上海，由胡漢民介紹首次謁見。以後便成為中山先生最倚重的親信同志，中山先生去世後，在蔣汪胡三大領袖中，他常發揮了最大的調劑作用，尤其是蔣胡合作的時間。假使天予之年，行政院長不因畏公一病出缺，蔣胡之間，或不致弄成不愉快的局面。胡漢民在湯山有懷組菴詩：「太傅冲和未易師，灌園鋤艾尚無詩，擬從安石規棋癖，肯學君虞有妒癡，風景不殊公去後，江山無恙我憂時，去年今日經風雨，正是回章索和期。」可以想見胡氏那時的心情了。

胡氏與畏公交誼甚篤，而旨趣各別，畏公太和元氣，平易近人，口中不言臧否，身裁肥胖，貌如其德。胡氏則英銳明察，風骨嶙峋，每於激清揚濁，排擊不留餘地。身裁瘦削，益見鋒稜。如依上面所說，畏公可比東吳的顧雍，那麼，胡氏恰好可比東吳第一號元老大臣的張昭了。就拿兩人的書法來論，一個豐潤雄渾，一個秀勁剛方，亦各像其為人。

兩人又常用「師期」兩韻，疊和至百餘首之多，為千古詩壇破天荒的盛事，名詩人冒廣生曾為之題跋。胡氏詩才，似遠在畏公之上，得句亦最多，無不凝鍊精警，惜無從得其專冊而讀之。

挽張贛萍先生

覺初

戎服儒冠劍胆雄，萬人爭頌自由鐘，拚將熱血酬知己，留取丹心照太空。身後尚關天下計，眼前應念室家窮，請看行路無從涕，盡在先生遺愛中。

多人認為飽受教育的學生不會有這種暴力行徑，不用說是有人乘機博亂，使人以為是學生幹的，由此煽起了學生與警察之間的惡感。至於利舞台大堂的「可疑物體」，是否出自同一手法，耐人尋味。

使人躭心的是：梁威林、費彝民這兩名港共頭頭赴北平，是不是要擴大這種活動的先聲？如果是，在學生們正不斷搞下去之際，他們可利用的機會太多了。

在香港居住的人，大部分是希望苟存生命於亂世，但求能過着安安定定的日子，他們不大願意有人搞示威，不管打着什麼愛國招牌。因為在大陸已有了經驗，中國的學生示威了幾十年，所得結果是什麼？把整個大陸赤化了。參加示威的人，在大陸也無法生存，逃得逃到香港作難民。

現在，香港又示威了，那一套正如大陸中國學生的翻版，結果會如何？難怪他們躭心。如果香港也像大陸那樣，我們還到那兒找一塊地方活下去？

業主住客大鬪法

為了防止瘋狂加租，住宅樓宇受到管制，業主一年內未加過租，才可以加百分之十五。但商業樓宇則不同，在租約期滿後，業主要幾多加幾多，住客不同意，只有搬走。

為了業主與住客處在對立地位，因此業主與住客間常常絞盡腦汁，大家鬪法。最近，在報上讀到一則住客業主各出奇謀的故事，十分有趣。也可見得香港的業主們正虎視眈眈，一有機會，便決不放過。

故事是這樣的：九龍油蔴地一大

理室，多年來相安無事。今年六月間，業主指該樓為商業樓宇，提出加租五倍，由四百元加到二千元，將一切證據寄到差餉物業估價署，要求判定該樓宇為商業樓宇。

該樓住客也非常蠱惑，立即將該樓改頭換面，運走寫字枱，搬來碌架床，一變而為散仔館，差餉物業估價署官員到上址調查時，弄得一頭霧水。這種鬪法事件，在香港可說無日無之，不過這一宗卻比較別開生面。如果業主的喉欖不是這麼大，一加要加五倍，只是酌量增加，那麼，住客或會妥協；因為業主發達心切，反而把事情弄僵。

他把樓宇作商業用本是事實，酌加租金也很合理，可惜大家在錢銀上打主意，這一來，變成一拍兩散了。

事情的演變，不消說是各走極端，結果如何，現在雖還未揭曉，但大家已先吃了眼前虧，實受其利的也許是律師樓吧。經由他們辦這些事，當然要付出一筆費用。業主知道住客出術，條氣唔順，又另闢蹊徑，委托律師樓發出通知，要求六個月內收樓。

住客對業主這一招更為反感，一方面找律師商量，準備打官司。一方面分函各報社，要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公開其事。

他們的鬪法，已達到白熱化，各不相讓。平心而論，商業樓宇租值不加管制，對本港工商業的打擊非常大，租約期滿，非關門不可，誰還敢投資工商業？

萬人傑

王船山的通鑑論，曾對三國時代的人才，最推重東吳的顧雍，以爲是最標準的宰相人選，這句話，如果拿來衡量民國這幾十年的廟堂人物，我想，湖南的譚畏公延闓是很恰當的。

譚延闓，字組菴，號無畏，是前淸陝甘總督譚鍾麟之子，在兄弟行中居第三，與弟澤闓，均是庶出，湘中習俗，極重嫡庶之分，畏公二十四歲時，應禮部試獲雋，成爲湘中前所未有的科場佳話，但當家人會食，畏公生母，仍須侍立旁邊，不能入席共食，畏公因停箸不舉，俯首流涕，對父親表示緘默的抗議，從此，他的生母，得免除此種侍應生的差使。及後，母喪，家族中猶欲阻其由中門出殯，畏公於是橫臥靈柩之上，號慟不已！他們始不敢發。那時畏公已是綰領兵符的方面大員了，孝思之篤，依然不改孺慕之誠。平生對人，無疾言厲色，總是坦坦蕩蕩，滿座春風，即或負罪於他，亦絕不芥蒂胸中，稍露幾微慍色，或在背後加以嚴詞指責，偶然有人提及，也不過搖一搖頭，嘆一嘆氣而已。

民國十三年，他受中山先生之命，任爲湘軍討賊總司令，由廣州出師北伐，以宋鶴庚爲前敵總指揮，詎料宋氏輕敵失策，幾乎使他在贛州被俘，敵軍方本仁的尖兵，已經進入北門，他才坐着轎子，夾在敗兵中倉皇南走，適値雨雪紛飛，泥濘載道，狼狽之狀，實覺難堪，但畏公從容安定，一如故常，事後，左右一談到宋鶴庚那次的失敗，無不切齒怒罵，畏公只是皺皺眉頭，深自咎悔，毫無一語傷及宋氏。

當爲人揮寫扇面，不問任何人，出身地位如何，上款署銜，一律以「先生」稱之，只有對部下，才署爲「某某兄屬」字樣，批閱公文或口頭指示，總不離脫「請」字，從未有過命令式的倨貴口吻。呼召下人，也沒有頤指氣使的神色，眞如冬天的太陽，永遠是一片祥和溫煦之氣，胡漢民挽他的聯句：「景星明月在天上，春風和氣滿人間。」確能道出他的人格之完美。

他曾三任湘督（前在「何鍵」一文，誤寫爲兩任），都因格於形勢，談不上什麼建設，但湘人對他，還是一樣的敬服，當時黎元洪，頗有仁厚之稱，然椎魯無文，庸懦不武，徒爲奸人穿鼻，祿命視阿斗爲優，而知人之鑒，用人之量，比曹錕而猶劣，曹錕能用吳佩孚，黎則竟被張勛玩弄於股掌之上，故雖有才德之士，亦無法輔其有爲。畏公雖也有婆婆之稱，可是他的安祥閒雅，氣欽神逸，實具有太平盛世的儒者氣象。

譚組

據一位跟他在行政院做過事的人說：「畏公自三十幾歲失耦，即不再娶，終身無二色，經常賓朋滿座，談笑風生，卻無一時髦女客雜坐其間，淺謔嬌嗔，輕顰浪語，威儀簡肅，不誡而嚴。有一德國小姐，教他的英文，竟動其好逑之念，擬以絲蘿相託，畏公覺察之後，馬上叫秘書向她辭絕，這雖是庸德庸行，說起來似乎並不重要，然若認眞做起來？恐非禪家大慧根大定力不可，但在畏公而言，這些行事，簡直是九牛一毛之細

橫眉語

女性也適宜做官

目前，不少國家元首是女性，在各國政壇中位居要津的也有很多女性。對於女人參政，人們的觀感各有不同，東方人，或頭腦較爲保守的人，一般對女性的能力都存有偏見，他們認爲，牝鷄不可以司晨，由女人執政，無論如何比不上男人的勇氣。

但也有人持相反論調，認爲女人執政會較爲和平，不容易挑起爭端，有助於消弭戰禍。究竟那一種說法合理？我倒沒有什麼意見，大致說，有好處也有壞處。

但，不論你說好還是說壞，愈來愈多女人進入政治圈，已成目前世界各國的普遍情形。

據報載：曼谷國立朱拉大學政治系應屆畢業生之中，女生有五十二名，而男生僅得三人。看來，對政治有興趣的女人，比男人多了十幾倍。

爲什麼會有此情形？消息來源並未加以分析，看來最好的解釋的興趣問題。有人說：很多女人的權力慾比男人厲害，因此她們不以支配丈夫及家庭爲滿足，而希望支配更多人，那便唯有進入政治圈了。

曼谷郵報透露說：內政部最近向該校徵求人才出任地方官，可是該校所提出名單，全是女性，使內政部無法錄用。因爲，按照法律規定，地方恥的一回事。

泰國政府會不會因人才而修改其規定，現尙未知，不過他們有此規定，卻也表示了泰國對女性有偏見。

泰國是東方國家，所以有東方人的傳統觀念，地方官和府尹不能由女性出任，這是不足爲奇的，値得注意的是泰國既有這樣的規定，爲什麼卻有那麼多的女生去唸政治系？她們應該知道，唸完了出來，也找不到出路的。

其實，女人不適宜做地方官這舊觀念要修正了，連以色列在內，女人政治元首表現得還不錯，她們的能力不遜於男。泰國既然鬧人才荒，應該把舊規例改正，這一個問題，也可同時獲得解決了。

港共頭頭入大陸

正當保釣運動在香港鬧得熱哄哄的時候，有一則新聞很惹人注目：港共的兩名頭頭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和新華社副社長梁威林於十二日早晨先後在羅湖過境，目的地據說是到北平。

費、梁兩頭頭回北平本來不算新聞，但據此間觀察家認爲，他們此行，可能與釣魚台事件有關，這就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了。雖然，這不過是「觀察家」的「忖測之詞」，但總是値得注意的。

維園事件發生後，香港各報除了詳細報導外，還都加以評論，只有左派報紙第一天輕描淡寫，第二天就不再提了。是港共對這事不重視嗎？並不。其實他們比任何人更重視；不表示意見，也許因爲未得到最高指示，也許另有陰謀。

下，別的都是空談。只有想盡辦法來爭取時間，好把船上的秘密文件和電子儀器，及時地加以銷毀。如果它們整套整套地落進對方手裏的話，對西方世界造成的損失，可就太大太大了。

然而，眞正談到要銷毀的時候，問題又來了。三位「情報專家」，拿了七斤重的大鐵錘，拚命地向儀器上敲。但是，這些儀器的殼子卻堅固得很，——鐵錘變得搖頭幌腦，這些機器卻依舊絲毫不動。

這時，掌舵台也中了彈，有人高聲地嚷了起來：

「還不趕快把這隻痨病船停住?!要不然，我們全船的人都非變成炮灰不可！」

布赫上校的看法，也和他差不了多少。——在這種打又不行，跑也不能的條件下，除掉銷毀證據，準備當俘虜，盼望早回家以外，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呢？

他一面下令：

「停輪不動！」

一面叫人用「旗語」，向那驅逐艦提出了一個英國鄉紳式的抗議：

「你們剝奪了我隨意航駛的自由！」

「特務部」在電話中向他報告：

「銷毀工作，進行順利。」

於是，他把船掉轉了方向，開始跟着那艘北韓驅逐艦，駛向萬山港。不過，他卻故意把行船的速度，減低到三分之一以下，好讓艙下的特務專家們，有更多的時間來銷毀「罪證」。

無綫電員忙着把整個詳細經過，隻字不漏地報告給日本的美國海軍基地。「特務專家」們也人人拿了一個七斤重的大鐵錘，把「研究室」裏的電子儀器，居然敲得粉碎。最傷腦筋的是秘密文件，它們依然在過道中堆得滿坑滿谷，連燒都來不及燒，丟也來不及丟。

布赫上校在跟着那艘驅逐艦走了十五分鐘以後，忽然下令「停車」，同時還用信號告訴對方：「機器發生故障，必須停車檢查」。

誰知北韓人根本就不理會這一套，他們的回答是：「開炮！」

第一炮就打中了「艦長室」，打傷了四個人。誰都看得很清楚：北韓人並不是爲了開玩笑來的。

要想輕輕容易地離開這裏，不是在做夢，也是在發瘋。布赫上校發給他上級的電報，說得非常明白：

「艦上有三個人負傷，一個人斷腿。到現在爲止，並沒有抵抗，也沒有使用甲板上的機關槍。銷毀所有文件，以及一切可能銷毀的儀器。可以給我們一些援助嗎？對方的來意絕對不善，加以抵抗，旣無法也無望。」

爲了情況危急，那位無綫電員又在電報的尾上，自作主張地加了三個：

「可以給我們一些援助嗎？」

幾秒鐘之後，就來了一封由皮爾生上校簽署的回電：

「盡量堅持，愈久愈好。我們正在與韓方商討用F一〇五型戰鬪轟炸機加以支援的問題。敬祝吉人天相，萬事順利！」

這個電報收到了不久，穿着厚棉衣軍裝，帶着翻毛大皮帽的北韓兵，就端着上了刺刀的卡賓槍，爬上「波比羅號」來了。

船上官兵們接到命令是：

「準備迎接對方。」而不是：

「準備抗拒對方。」

接着來的唯一指示是：

「告訴他們你的姓名、官階、號碼。除此以外，什麼都不必講。」

爲了避免麻煩，許多人都自動把自己的階級標誌，從上裝上撕了下來。全船的官兵，都在布赫上校的「命令」下，「立即在甲板上集合！」

唯一沒有去集合的人，恐怕只有那位正在忙着收報發報的無綫電員。

突然之間，他有了一種「萬籟俱寂，鴉雀無聲」的感覺，猜到一定是有了什麼問題，連忙三步併作兩步地搶出發報房來，只見走廊裏到處都是迷眼的烟霧，簡直看不出什麼東西來。



俘虜波比羅號的北韓艦艇虎視眈眈的在向波比羅號下「命令」



美國軍事史上最丟人的醜聞
波比羅號情報艦事件的眞象（四）

天涯客

電報剛才發出去，空中就出現了兩架米格式的戰鬥機，不住地在「波比羅號」的上空盤旋。三艘魚雷艇，也乾脆向它採取了包圍的形勢。另外一艘魚雷艇，載了八個端着手提機關槍的北韓兵，一個拿着「拖纜」的水手，用全速駛到了這艘美國間諜艦的身邊。

布赫艦長馬上把他的船，開了一個向「右轉」，躲過了那已經衝進它船尾六公尺遠的魚雷艇。同時，又用「旗語」通知對方道：

「非常感激你對我們的關懷。我們現在要離開此地了。」

「波比羅號」加足馬力，頭也不回地直向「公海」上衝去。追踪而來的那艘魚雷艇，很快地就落在後面。但是，另一艘魚雷快艇的速度，卻比「波比羅號」還要大得多。它掀起了高高的白浪，急急地搶到前面，擋住了美國間諜艦的去路。另一艘魚雷艇也追了上來，擋住「波比羅號」的右邊。

布赫上校把艦上的工程師叫來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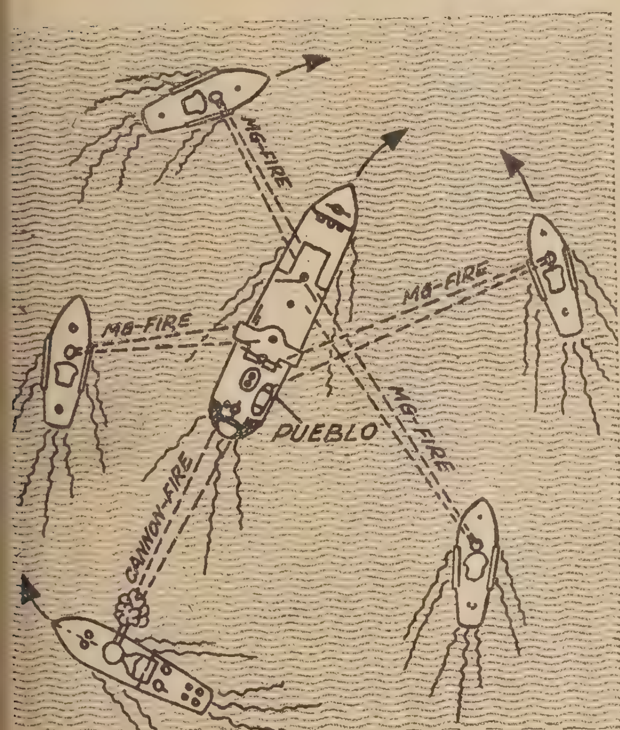
「要把這條船自沉的話，大概需要多少時候？」

回答是：

「太久了，起碼也要一個半鐘頭。」

再說在這種嚴寒的天氣下，跳到海裏去的官兵們，不用五分鐘的功夫，就會凍成冰人了。所以，「自沉」並不是一個上策。

要抵抗，就更加困難了。光憑着船上的兩挺機關槍，無論如何也打不過驅逐艦那四門大炮，更何況還要對付兩架噴氣式飛機和四艘魚雷快艇



波比羅號被俘時的態勢圖：四面被北韓艦艇包圍想逃也逃不了。

而最糟糕的是：這艘又老又不中用的間諜艦，雖然在「自沉」的時候，需要一個半鐘頭。但是，如果眞的中了魚雷的話，卻不消幾分鐘，就會完全沉下去的。這樣一來，船上的官兵們，非但從來沒有考慮過「拚命殺出去」的絕策，而且害怕北韓的人們神經緊張得過了度，會忽然向他們發幾炮，或是放幾顆魚雷。

「波比羅號」上的人們，還在躊躇不決的時候，那艘驅逐艦又已經追上來了，而且一再地打信號來：

「隨我到港灣去！」

布赫上校的回答是：

「我現在已經在『公海』上了。而且我正準備離開這裏到別處去。」

信號還沒打完，就平空响了一聲晴天霹靂。在離船不遠的地方，激起了高高的浪花。接着又是一炮，不偏不斜地打在「波比羅號」的烟囱上。再來的一炮，恰恰打進了「司令台」，把艦長的「太師椅」和「信號枱」，都打得個粉碎。在一片瓦礫中，布赫上校把牙咬得格格亂响地罵道：

「這些狗娘養的，把老子害苦了！」

「特務部」的負責人，哈瑞斯中校，正在起草一張向上級的報告。他詳細地描述了這事件的經過，而且還繪製了幾張北韓魚雷艇在阻截中的「行動要圖」。當炮彈接二連三地爆發的時候，他因爲全神貫注在「報告」上，居然連「匍伏」都忘了。直到他忽然在一聲霹靂中，從椅子上飛了出去，這才忽然想到眼前的危險。於是，馬上來一個「臥倒」。——誰知卻正好臥在一大堆炸碎了的玻璃片上。就連碎玻璃也還沒有把他的工作熱情，消滅了半點。他足足躺在碎玻璃堆上，將近二十分鐘的功夫。只是全神貫注地記錄着北韓炮火的口徑，時間和「彈着點」。

被打得焦頭爛額的布赫上校，這時也從殘垣碎瓦中爬了出來，氣憤憤地下了個命令：

「各就各位，準備作戰！」

但是，不知怎麼一來，忽然又改成了：

「任何人不准到甲板上去！」

換句話說：甲板上的那兩挺機關槍，是絕對不準備使用的了。

發過這項命令以後，布赫上校馬上叫「特務部」：

「開始銷毀文件！」

，其第一個罪惡，即是背叛中華民國，今日唯有億萬一心，共同奮鬪，從大陸上剷除禍亂的根源，恢復國家領土的完整，纔能重建亞洲的和平。明敏因一時的錯誤，觸犯法網，叨國家特殊恩典，纔有今日，願盡棉薄，爲指迷破妄，反共愛國而努力，以報答總統的德意於萬一。

彭不僅在書面上表示其悔悟之忱，且爲進一步表示其對蔣總統之特赦與愛護青年之德意，會於五十七年十一月卅一日親赴總統官邸簽名祝壽。

政府爲其安置工作經過

政府各有關單位鑒於總統之德意與彭氏個人悔惜之眞忱，乃由有關單位爲其今後出處妥爲安排，因台大當局婉拒其重回台大任敎，其它公私立院校亦因不滿彭某品德，均拒不聘用任敎。任敎既無可能，乃由警備總部等機關共同負責每月致送其生活費五千元，並暫聘其爲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當彭某自知台大與各校拒聘後，乃轉而要求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此事乃由有關單位簽報總統核示，但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長認爲其擔任研究員之資歷較淺，同時近代史研究所亦知彭某之喪德敗行，拒不通過，不得已乃由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聘其爲研究委員，並協調敎育部安置在該部之敎育編纂委員會，彭某會一再表示其在國內已無存身餘地，希望轉赴國外任敎，政府正洽辦中，彭某乃伺機潛逃。

由上證明政府對其安置工作之苦心，彭某被棄於士林之事，雖經總統核示，亦爲中央研究院及學校等學術機構所婉拒，更證明台灣尊重學術自由之雅量，同時亦揭破彭某指責特務機關對其壓迫與嚴密監視，實質不僅未對其採取任何壓迫與監管，而且爲安排其工作還擔任與敎育學術機構之協調，並致送其生活費，此等機關原負逮捕與監禁之責，鑒於總統對彭某特赦之德意，與鑒於其既經悔過，竟而不辭勞怨負擔了其生活與工作安排之責。

如果彭某不是昧着良心，而血口噴人，指白爲黑的話，它是否曾受到壓迫與生命的威脅，而不得不作亡命的逃犯，把一切過失，嫁罪於他人，口口聲聲台灣沒有民主與自由，實質上，學術界與他台大的師友，一致認爲政府給予他太寬太大的自由了，因而導致他的放縱與狂妄。他更妄指反攻大陸是一廂情願，在過去也沒有人相信過國民革命軍北伐會成功，統一全國，中國會單獨支持抗戰八年而贏得勝利，由於他本人太少讀中國歷史的緣故，也太缺乏中華民族兒女的血液，而要去作外人的走狗作藉口而已。

妄言

數典忘祖、分化挑撥——彭明敏以其狹窄的地域觀念，認爲台灣省人並非中國人，故意挑撥台省籍外省籍間之鴻溝，又將台省同胞分爲半山與阿海激起人與人間之相互仇視及鬪爭，而忘掉其祖先來自何處。

汚衊三軍將士戰力戰績與捍衛國家的神聖使命——彭明敏一味昧着良心，將顯明的反共復國戰爭，指爲毫無戰爭目的，指明反攻大陸是政府設下自我毀滅的陷阱，並認反攻無望，企圖動搖軍心士氣。反攻復國爲國家的國策，亦爲海內外三千萬同胞一致之企求與大陸億萬人民之共同願望，彭某個人可以喪失此一信心，但它無權代表爲任何一個人表達此一謬論。一個對民族喪失信心的人還有何資格代表別人講話。

對政府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就學的政績抹煞，退除役官兵的克難愛國精神，與對社會國家建設的貢獻與成就，指他們是政府「沉默的敵人」。

誣指民意代表，不是代表民意，暗示代表們閉口不談政治，以對政府作無言的抗議，或猛烈抨擊，引起分裂，蓄意破壞團結。

辱罵知識分子，認爲知識分子多數妥協苟安迷信和平轉移政權，與漸進的改革，是妥協夢想，要以激烈的革命流血方式，推翻政府。

台灣土地改革的成果，使人民豐衣足食，爲國際人士所讚譽，遂紛紛派遣專家學者，實地瞭解，並以資鑒鏡，此爲有目共睹之事實，而彭明敏惡毒攻擊土地改革，是政府剝削農民與削弱地主潛在反對力量的手段。

政府對經濟建設，不遺餘力，台灣在財經方面的飛躍成長與成就，人民安居樂業也有目共睹。彭明敏妄指國家經濟政策，爲盲目投資與殺雞取蛋的應急措施，彭某個人及其家人生活的富裕證明他的家屬亦爲享受經建成果的一羣。

指責美國政府對中共的不承認主義，是保守反動政客炒冷飯的手法，挑撥中美兩國關係，主張配合國際情勢，要求所謂民族自決，否定台灣同胞爲中華炎黃子孫，應當有所主張。

以上爲彭明敏所蓄意謀反的主張，也是他在「宣言」中自招的叛國罪行。治安機關破獲後，送交法庭審理，准其延聘律師辯護，因事實彰彰，無法狡賴，自承因一時錯誤，請求從輕發落，法曹姑念其深知悔惜，遂從輕論處（五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判刑八年褫奪公權四年），送監執行後，又書具悔過書懇求減刑，總統愛惜青年，政府一本寬大，能知悔過，既往不咎，復念培育提携於先，尤期望其於未來，能以戴罪之身爲國家社會盡其貢獻，恩准特赦（五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彭明敏獲准特赦後，曾於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對他過去觸犯法網的錯誤，表示悔悟。並透過其辯護律師梁肅戎，一再表達其虔誠之悔意。

從以上彭明敏的家世，與其平日爲人處世之驕奢淫逸，狂妄自大，再由其反動思想的偏激，狹隘昏昧、無知，甘心出賣國家，發爲漢奸謬論，抛妻別子，作其反動勾當，其爲沒有靈魂行屍走肉的漢奸傀儡，似可蓋棺論定。

凡屬海內外同胞，中華民族的子孫，均應一致起而聲討。



揭露台獨首領眞面目

彭明敏其人其事

本刊資料室

家世

彭明敏世居台灣高雄，其祖先也和其他台胞的祖先一樣，來自中國大陸福建省。在荒蕪中胼手胝足，開闢天地，建立家園，綿延於今，已成爲南台灣具有相當聲譽的世家。自滿清割讓台灣後，懔於異族統治的痛苦，所以從其祖父彭士藏起，即對子弟灌以我國固有文化與傳統倫理教育，期以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彭明敏父兄叔伯自幼接受庭訓，精通漢學，證明其先人多未數典忘祖。

彭明敏之父彭淸靠，畢業於台灣大學前身的台北帝國大學醫專，嗣雖懸壺爲業，但對政治頗感興趣。在日據時期，台籍有志靑年，雖嚮往政治，而在日本帝國主義高壓手段之下，卻從無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彭淸靠當不例外，但爲達到其政治慾望，寄望於其下一代，乃爲必然之理。所以將彭明敏兄姊四人，乃作有計劃的培育，三兄姊習醫，彭明敏學政法。長兄彭明哲，畢業於日本長崎醫科大學，與日本帝國女子醫專畢業的長嫂吳英姿在高雄市開設彭婦人科醫院。次兄彭明輝，台灣大學醫科畢業，在台北市開設廣合行，經營商業。姊彭淑媛，日本帝國女子醫學大學畢業，除開設彭婦產科醫院外，現任台北淡水商工專科學校校長，已於五十八年參加中國國民黨。

彭明敏由小學以至中學，均在前日本軍閥統制下之台灣接受奴化教育，因之，也根深蒂固的種下了媚日的心理基礎。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戰事節節失利之後，爲安撫台籍靑年，以所謂「皇民化運動」，儲備台籍靑年未來作爲統治工具的奴隸政治人才，遂負笈東瀛，進入日本帝國大學攻讀政治。但在長崎一次盟機轟炸中，被炸斷了左臂，乃不得不抱殘缺之身回到台灣，也形成了他此後一種自卑而自大狂的變態心理。不久台灣光復，轉入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卅五至卅七年）完成大學。台灣光復後，政府蓄意培植台籍靑年，提携有志於政治建設的地方人士，不遺餘力。其父彭淸靠雖懸壺濟世，而在光復台灣後政府實施民主政治（卅五年至卅八年），即出任高雄市第一屆市參議會議長，亦爲彭明敏家帶來日後無限的政治慾念。彭明敏在台大畢業後（於卅七年四十二年），以台大助教公費進入加拿大麥克基爾大學研究院，獲得法學碩士。政府爲獎掖其進修，又允其進入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四十二至四十三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在留學三年中，政府破格以助教待遇之公費安頓其留學，獲得博士學位。迨其學成，即聘爲台大副教授（四十三至四十五年），僅兩年又升任教授（四十六至四十九年），旋又以教授兼法學院政治系主任及政治研究所主任，又爲各界推舉爲國內十大傑出靑年，並由政府遴派爲第十六屆聯合國大會我國代表團顧問，並邀其參加陽明山會談，榮寵一時，政府對其培植，亦確屬不遺餘力。

彭明敏原有一個溫暖家庭，髮妻李純，曾受高等教育，性情賢淑，念夫身體殘缺，委婉侍奉，克盡婦道。膝下子女瞬焉成人，子彭旻（廿一歲）肄業台大醫科；女彭曄（十四歲）就讀再興中學，均品學兼優，生活無虞匱乏。惜彭自暴自棄，爲達成個人自私之政治慾望與風頭主義，終至在國際陰謀分子唆使下，拋妻別子，置古稀萱堂於不顧，潛逃異邦，無怪其親友及里鄰責爲彭氏門中之敗類。

罪行與悔悟

彭明敏以政府公帑出國留學，不思圖報國家，勾結許多國際間的陰謀分子，爲其叛國陰謀預作安排。返國後歷任教職，又爲我著名學府台灣大學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憑恃其學位與身分，自認有充分之政治資本，不惜出賣靈魂，蓄意叛亂。於五十三年四、五月間，授意其門生謝××魏××唔中倡導漢奸組織，散發反攻無望，承認共黨僞政權，煽惑羣眾，以暴力流血方式推翻政府變更國憲等荒謬反動宣言作爲傳單，幸經治安機關及時破獲，未爲得逞。當時雖經軍法審判有罪服刑，然政府爲顧念過去對其一貫培育之意，以及本着愛護靑年學人的立場，而簽請蔣總統特赦。彭某獲釋後，當時曾於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辰紀念日，發表感恩圖報之談話：承認中華民族在國父領導之下，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建立不僅是我們全民族的覺醒，並且是亞洲民族覺醒的先聲，此後總統領導北伐統一全國，堅持抗戰，收復台澎，大陸同胞付出了重大的犧牲，纔贏得我們台灣同胞重回祖國的懷抱。今日中華民國在空前艱難之中，復值反攻復國事業在積極進展之際，這是我們全體同胞各在崗位上忍負努力，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的時機。共黨罪惡多端

關於中共的核子武器，美國人總是神經兮兮的；早就認為在一九六八年底之前，可有實戰配備的中程核子飛彈；可是直到今天尚未聞其事。一九七○年十月周恩來對美國記者發表談話時說，中共核子武器還在試驗階段，規模很小；有人就推測中共的核武器發展計劃有停頓、縮小或減慢的可能；也有人認為有改行發展太空計劃（小規模的）的可能。從一九七○年起，美國即不斷發出警告性的觀察意見，中共可隨時試驗越洲飛彈，可是到如今仍未作首次試驗，都說明中共的核武器發展計劃出了問題。這次毛見史諾時又談到核子問題，史諾問毛，蘇聯是不是害怕中共，毛作了如左的回答。

美蘇大姆指中共小姆指

「他答道，有些人這麼說，但是蘇聯為什麼要怕我們呢？毛舉起他的小手指說，我們的原子彈只有這麼大，又舉起大姆指，蘇聯的卻有這麼大，美蘇兩國加起來這麼大（他將左右手的大姆指併在一起），面對兩隻大姆指，一隻小手指能有什麼作為呢？」

史諾又問他，從長遠發展來看，蘇聯是否畏忌中共？

「他答道，確有人說，蘇聯有些憂慮和戒心。就像一個人的家裏，只要有了幾只小老鼠，那個人可能就會惶惶不可終日，害怕老鼠吃掉他的白糖。譬如說，蘇聯聽到我們建防空壕，我們怎能攻擊別人？蘇聯又何必害怕！」

毛澤東這兩段話，明顯的說中共的核子武器微不足道，是小姆指，與他一向好大喜功，漠視一切的習慣不合，用中共黨人的說話，這是「長資產階級的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如是別人這麼說，是要受清算鬬爭的。

毛把中共的核武器說成小姆指，眞意何在呢？據筆者考察是實話實說，因為他已知無法趕上美蘇，照專家估計，目前比美蘇落後二十年，而美蘇仍在超前快速發展，距離會越來越大。而且一窮二白的中共，在財力上實在無法負擔長期的核子競賽。因此「縮小」、「放慢」之說頗為可信。

撐破傘的獨行僧

——「毛澤東會見記」探實（五）

史劍非

回憶當年反老赫

提到對蘇共的罵戰，毛澤東的話滔滔不絕，比反美的興緻高多了。

「至於理論的罵戰，是誰先發第一炮呢？是蘇聯先稱我們是教條主義者，我們才回敬他們為修正主義者。我們把他們對中共的批評攻擊都發表了，公之於天下。但他們卻不敢發表中共對他們指責。他們又通過別的國家來說項，先是古巴，後來是羅馬尼亞，要求停止公開論戰。毛說道，這可不行，如果必要的話，這一罵戰要繼續一萬年。

「蘇聯看不起中國人，也看不起許多其它國家的人民。他們以為只要他們說一句話，別人就會俯首貼耳唯命是從。他們不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人偏偏不聽他們話的，其中一個是毛自己。不過，雖然到現在中蘇的思想分歧還沒有解決的跡象——雙方對高棉的政策即是很好的例子——但是他們最後終會解決雙方之間的難題，就像中共和其它國家解決其它問題一樣。」

史諾這兩段記載很精彩，把毛的個性突現紙上，同時也透露了中共對蘇政策的未來發展。

從毛的話透露，假如蘇共不發第一炮，他和中共就不會和蘇共罵戰。因此他們的罵戰，完全是賭氣，並非因為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考其實，毛澤東在隨便云云。中蘇共的罵戰始於一九六○年，因為一九五九年九月赫魯曉夫跑到美國去，和艾森豪總統在大衛營舉行高峯會談。換言之，一向以第一號資本主義美國為死敵的蘇聯，突然以美國妥協，眞的和平共處起來了。死抱着馬列主義教條的毛澤東大爆肝火，乃對蘇聯展開攻擊。可是誰也想不到，現在周恩來竟邀請「美帝」太歲尼克遜訪問北平，除非毛澤東患了失憶症，否則此舉對他是最難堪的諷刺，不僅喪失了反美的根據，也喪失了反蘇的理由。一九五八年以後反美反蘇全成了無根的胡鬧、政治遊戲了！

史諾筆下透露，中共和蘇聯的關係也終將好轉，這一點無異說明，要欲與蘇聯罵戰一萬年的毛澤東，在新當權派與蘇妥協情況下，是多麼條氣不順。

自譬寂寞老和尚

「我們再次談到美國，毛主席說，中國將從美國發展的途徑和方法，學到很多東西，例如把權力和財富分散於五十州，讓地方政府負起更多的責任的，因為一個中央政府不能照管每一件事。中國將來一定要依靠更多的地區性自創力。把每件事都推給他，是行不通的。」

毛澤東對美國歷史矇查查，竟瞎說把權力和財富分給各州；其實美國的聯邦政府是由各州組成的大陸會議建立的，中央政府的權力是各州給的，毛的說法是倒果為因。他說這段話的本意，還是在透露與美國妥協的發展。由此可知乒乓外交及邀請尼克遜訪問，早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毛見史諾）之前有了初步決定。周恩來特別安排毛見史諾，作此透露；是為了維持毛的體面；因為與美國妥協，太違反毛的路線，今年五月中共報刊還紀念毛反美聲明發表一周年，並捧之為革命的「聖經」，現在由於邀請尼克遜訪問，這部「聖經」勢必得要改寫了。

史諾告辭時，毛送他出來，說了兩句意味深長的話：「我並不是複雜得難以捉摸的人；實際上，我很簡單，不過是撐着一把破雨傘在漫長途上走着的寂寞的老和尚罷了。」

毛自比為「寂寞的老和尚」，說明他距離權力的寶座正越來越遠。他的路線無人了解，被束諸高閣，文革的熱鬧繁華已成過去，現在是秋風蕭瑟近寒冬了。

（全文完）

中共對美國的妥協

魯遲

四月間當中共展開乒乓外交時，外國的準毛派（迷信老毛有不可測的辦法，絕對不會失權失勢）分子，唯恐此事會傷損毛的權威，曾作解釋說，周恩來搞的乒乓外交，是人民外交，所强調的是兩「國」人民友誼，並不包括政府。反之，加强人民友誼，可分化美國人民與政府的關係，用以支持擴大美國內部的紛爭。

據三月間訪北平的某西方記者報導稱，他看見在「新華社」總部建築物上掛着毛澤東和艾德加史諾的巨像，下懸標語是「毛主席是美國人民的朋友！」這一事實也足以增强那些準毛派分子的論點。

可是，事隔三個月他們的麻煩來了。七月十五日美國和中共雙方同時公佈，尼克遜接受周恩來的邀請，將於明年五月前訪問北平，此一驚非同小可，準毛派分子手足無措了！

馬列主義一篇謊話？

去年在中共對蘇關係緩和之後，對蘇只暗指「社帝」，不再明指「蘇修」，中共駐蘇大使劉新權上任不久，毛澤東於五月二十日，在天安門大會上發表那篇「全世界的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聲明」。並特約邊界談判蘇方代表團長及還特意和他二人打招呼；這些都顯示，中共已取消林彪在九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反蘇反美兩面作戰的路線，改行反美統一戰線方針。毫無疑問的這是毛澤東對新當權派重大的讓步。筆者曾認為這是毛最後的讓步，剩下來的「反美帝」這一原則，絕不容再動分毫了。想不到現在中共竟會邀請尼克遜訪問！尼克遜不僅代表美國政府，並且是最高首長，是「美帝」的象徵！

中共歷來贊成聯合亞洲國家，甚至西方國家來孤立美國，但是從未表示對美國妥協的意向。因為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是資產階級的總司令部，是馬列主義所要打倒的首惡。假如和美國妥協，等於宣佈馬列主義是一篇謊話，一九一七年蘇俄十月革命以來，所有的階級革命，都成了荒謬的笑話！但是現在中共居然和美國謀求妥協了！

自己否定了自己

中蘇共的交惡，雖然早從一九五三年史大林逝世時已經開始，但是公開的爭辯則自一九六〇年初開始。造成公開論戰的關鍵則是一九五九年九月赫魯曉夫親訪美國，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在大衛營舉行談判，確定了和平[illegible]原則，中蘇關係發生了基本的轉變。毛澤東等認為這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從這給蘇共加上現代修正主義的烙印。但是現在中共自家也與美國舉行高峯會談了！

據中共宣傳說，毛澤東所以要親自搞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本主義道路即是修正主義的別名。劉少奇被稱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即指劉效行蘇聯的修正主義。現在中共與美國妥協，無異是說蘇聯的修正主義對了，赫魯曉夫有先見之明；劉少奇是先知先覺，文化大革命是大錯誤是大浪費！

中共的政策變得太快了，這不止於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而是三百六十度的轉變，因為它自己否定了自己！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否定了馬列主義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最高原則！

介紹美國的革命傳統

當然，不能單就中共邀請尼克遜訪問一件事，來斷定中共的前途，但是這一件事本身的確含有石破天驚、天翻地覆的意義。

中共仍舊要唱反美論調，但是調子必然越來越低。最近「人民日報」已開始介紹美國，當年如何反抗英帝國而獲得獨立，雖然也罵幾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不過目的在指明美國也有革命傳統，並不必拒之於千里之外；這是在輿論上為尼克遜到訪而舖路。中共一向反對河內與美國和談；一九六七年詹森停炸北越，開始巴黎和談時，北越的巴黎和談代表團顧問黎德壽路過北平時，毛澤東曾派人告訴他：「與美國和談是重大錯誤！」可是最近中共卻連次發表聲明，支持越共的和平解決越局計劃。這顯示中共已應美國之請，協助解決越戰。

中共上述對外政策的大轉變，也許不會一下子就變到蘇聯或東歐國家那個程度，但是在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原則上，勢必日趨有名無實。

好多跡象顯示，中共的「無產階級國際義務」已為外交策略所累。例如對東巴基斯坦的革命，那本是百分之百的「民族解放鬬爭」，可是竟斷然拒絕支援，反而支援壓制東巴人民的葉亞汗總統。

以上的跡象說明，中共在極力裝扮成一個遵守國際義務的「文明」政權，一心一意想混進聯合國！

在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史諾時，還大罵聯合國，認為是「美帝」的工具，並且胡說，新興國家（以中共印尼為中心）的團結也可以成為聯合國；現在居然這麼急於進聯合國了！

一切的變化都在背着「毛澤東思想」發展。毛派之垮已不是問題了。問題在於向右轉的新當權派，對中國反共陣營來說，那是更危險的敵人。

毛澤東的兇暴醜惡人人得見，人人得知；但是精於狐媚的周恩來，富於女性的魅力，很多人不知不覺墮其術中。

上非洲小國索馬里的總統卡翁達呢。

甲：你的國際知識果然豐富。

乙：那卡翁達到美國去參加聯合國大會，本來安排和尼克遜會談，但尼克遜臨時稱有事，派羅傑士出席，卡翁達認爲級別不同，有辱身份，取消會談，一怒便離開美國。

甲：這比尼克遜有志氣。

乙：呀，我又想起啦，尼克遜像一個……

甲：不，他效法一個人——張伯倫。

乙：對，步張伯倫的後塵。

甲：撿張伯倫的破爛——

乙：姑息主義！

甲：果然是博學之士。尼克遜說，他要訪問中共是爲了地球「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和平」。

乙：不好，張伯倫的鬼魂出現啦，我彷彿聽到當年慕尼黑會議，犧牲捷克，張伯倫說過的那句話：「我是爲了歐洲百年的和平」。

甲：張伯倫的行徑永爲世人所不齒。

乙：尼克遜還撿張伯倫的破爛，那眞是愚不可及；實屬「無知」了。

甲：給你說中了。

乙：可是，尼克遜對於自由世界的盟邦不是信誓旦旦提出過許多堂其皇哉的保證嗎？我不相信他會犧牲原則來與稱美國爲「頭號敵人」的中共謀求所謂「和平」。

甲：這話不對。

乙：哦？

甲：尼克遜說：老周呀，當今世界，大人欺小孩，只要我們幾個超級大國說句話，交易就成功了，這正如閣下說的「平等互利」。

乙：無信無義！

甲：給你說對啦。他的言行已經給他作了說明。

乙：咦，這樣說來，尼克遜果然是「無信、無義、無恥、無知」的「四無總統」了。你們地球日報這個競猜很有意思。

甲：過獎，過獎！

乙：呀，我得到你的啓發，有新的發現。

甲：什麼發現？

乙：尼克遜夫人爲了明年跟他的打鈴去中國大陸朝聖，正在加緊找裁縫師縫製「解放裝」。

甲：尼克遜說，他對「中國菜很有興趣」。

乙：這簡直是——

甲：無聊！

乙：你的腦筋也夠靈活。這應該叫他「五無總統」。

甲：尼克遜這麼多「無」，簡直比毛澤東說的「無產階級」更「無產階級」化。

乙：那脆乾叫他向中共領一本戶口册，一本購糧證，歸化中共，過其「無產階級」生活算啦。

甲：這個尼克遜才不願幹呢。

乙：爲什麼？

甲：他此行也是爲了撈取政治資本，騙取選票，準備再過其白宮總統癮哪。你想他會不牟私利嗎？

乙：這也表現了他的賭徒性格！

甲：純粹的政治癟三！

乙：此人是什麼出身！

甲：律——

乙：唉呀，怕怕，難怪他的道德觀念如此這般了。

車馬砲

論定

「樓滿

橫眉說：「大陸政權對青年運動的鼓勵與容忍促進了紅衛兵運動的政治意義和青年運動的價值。」

從表面上看，中共對青年運動的「鼓勵」是有的，「容忍」也是有的。「鼓勵」什麼？怎樣「鼓勵」？「容忍」什麼？「容忍」到什麼程度？橫眉沒有說，或者他壓根兒不知道，或者他忌諱不能直接爽快地說出來。

事實的眞相是：在中共「文革」期間的紅衛兵運動是中共內部各派的鬭爭工具，換句話說，各派都利用這些血氣方剛，容易衝動的青年進行奪權鬭爭。各派爲了擴充他們自己的實力，當然拚命的以許多甜蜜的語言、蠱惑人心的論調，甚至對青年許諾許多條件，利用權力滿足青年一些政治和物質方面的暫時慾望，矇蔽青年爲之賣命。各派紅衛兵在鬭爭白熱化時，互相指責對方受矇蔽，演出了舉世爲之震驚的流血的武鬭，正好互相揭露了這「鼓勵」的實質。

「容忍」了些什麼呢？當奪權鬭爭沒有明朗化之前，紅衛兵殺人、放火、搶倉庫、奪軍火、刼銀行、設武裝、截交通、出報紙……樣樣都行，而那時中共政權陷於癱瘓狀態，一時也不可能收拾局面，這些暴行正是他們希望出現，以利達到奪權目的的東西，這當然是可以「容忍」了。毛澤東把這種暴行稱之爲「造反」，還把它說成是馬克思主義道理歸根結底的一句「眞理」。這句話充分說明了「鼓勵」與「容忍」的實質。

可是，「容忍」到什麼程度呢？毛派奪權成功，「造反」完蛋，那些天眞蛋再「造反」，就變成「造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帽子很方便，給你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也就是說，他們不容忍了。

至此，那些曾經置生死於不顧的「拚命三」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成了工具！

這就是紅衛兵運動的滄桑史，也就是紅衛兵運動的「政治意義」和「運動價值」。

橫眉對這種「政治意義」和「運動價值」沒有詳細闡述，不管知與不知，他也是有困難不能直說的，所以只好含糊其詞了。

昔年的紅衛兵有許多人不斷逃亡來港，這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紅衛兵運動是怎麼一回事。那些「造反英雄」在「河山一片紅」之後，只能去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其農奴。這種下場無異是「作繭自縛」。當然，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紅衛兵運動已經壽終正寢，它的起因發展、結果，給了世界許各地青年運動許多教訓。

香港的「新左派」企圖將香港學運製造成紅衛兵式的運動，是枉費心機的。但是，青年學生也不能放鬆對「新左派」花樣百出手段的警惕。

漢外校

「五無總統」（相聲）

甲：本報社舉辦讀者競猜遊戲，歡迎閣下參加。

乙：猜圖片？

甲：不是。

乙：猜謎語？

甲：也不是。

乙：填字？

甲：差不多。

乙：我自認才疏學淺，不知道猜什麼，請說出來吧，那有叫人競猜不出題目的？

甲：猜新聞。

乙：猜新聞？老一套。是呀，還沒請教貴報是啥報哩。

甲：什麼報？全世界一紙風行的地球日報。

乙：哦，沒聽說過。

甲：孤陋寡聞！

乙：說得對。請指教。

甲：本報今日有一項有趣的競猜新聞遊戲，如果你常讀本報，一定猜得出。

乙：我沒有讀過貴報，看來會孭鍋了，姑且試試。

甲：世界上的政治頭頭你熟悉嗎？

乙：我道是什麼，這個呀，我太熟悉了，美國總統尼克遜是我的老熟人，英國首相希斯是我的老朋友，蘇聯的總理柯錫金是我的老隣居，日本首相佐藤是我的老相識，加拿大的……

甲：還有嗎？

甲：那麼這些政治頭頭你眞的熟悉？

乙：我天天看報。

甲：原來如此！這樣看來，我們的新聞競猜你一定可以得獎了。

乙：倒不一定。

甲：好，我出題啦？誰是「四……」

乙：哈，我道是什麼，「四個偉大」我不知道？毛澤東。

甲：怎麼搞的？你弄錯啦。

乙：沒錯，毛澤東自封「四個偉大」，人人皆知。好，拿奬品來。

甲：對不起，你弄錯了，我是問那一個是「四無總統」。

乙：喂，你有沒愚弄我？今天又不是四月一日。

甲：沒有這回事。你猜猜？

乙：世界上有中國總統、法國總統、意大利總統、美國總統，就沒聽說過有「四無總統」。我倒要問你，是不是你弄錯了？

甲：懂得不少。但我絕對沒有弄錯。

乙：實在想不出，我承認孤陋寡聞。

甲：要不要揭曉？

乙：請說。

甲：這位「四無總統」與毛澤東的人品可以互相比美，並駕齊驅。

乙：世界上還有這等不要臉政治家？

甲：當然有。

乙：誰？

甲：尼克遜。

乙：你全錯了，尼克遜是堂堂美利堅合眾國的大總統。

甲：尼克遜要在明年五月之前——

乙：我早知道！

甲：但美國和中共並沒有建交，而且一向敵對——

乙：鄙人完全清楚——

甲：中共還經常痛罵「美帝」——

乙：這不是新聞。

甲：中共沒有先向他提出邀請——

乙：我也明白，是尼克遜派其特使基辛格秘密往大陸向周恩來表示。

甲：涎臉向敵人攀交，這是什麼？

乙：無耻！

甲：總算會看問題。尼克遜以堂堂大國總統的身份，接受一個未經美國承認的「政府總理」邀請——

乙：自降一格，唾面自乾，更無耻。

紅衛兵

五評橫眉的

看橫眉文章的題目「山雨欲來風滿樓」，就使人感覺到橫眉對香港的學生運動形勢的估計躍然紙上。看了文章內容，使人益發加深了這種感覺。「新左派」希望香港的學生興風作浪，搞起紅衛兵式的運動來。那麼，那將是暴風雨式的運動了。

橫眉不遺餘力地製造輿論，煽風點火，其主觀願望就是如此。香港的學生運動能不能鬧成紅衛兵那種狂飈般的型式呢？這是不可能的，理由有幾點：

一、中共並沒有在香港掌握政權，他們並不能像在大陸那樣對青年學生公開的煽惑和利用，也不可能公開的打出「造反有理」的旗號，更不能對青年學生發號施令。

二、紅衛兵運動之利用作流血的奪權鬬爭，已使世界各地的青年學生汲取了血的教訓。大陸的青年學生身歷其境，教訓猶新。邇來大陸逃亡來港的青年，多數就是昔日的紅衛兵。香港毗隣大陸，對這血的教訓看得尤其清楚，所以青年學生對紅衛兵式的運動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不是新左派的先生們所能輕而易舉地利用的。

三、香港學生的政治觀點左、中、右均有，各種路線無時不在鬬爭，鬬爭是對立的，在影響方面也可以說是互相消長的，這就同大陸的紅衛兵大家在形式上都舉「毛旗」不同，這是香港學生運動的客觀困難，更是新左派搞學運所遇到的困難。因此，不論誰如果摒棄了維護統一的「愛國」主義的路線，而打出了派系的旗號，他很容易在香港的青年學生中失去自己的市場。

四、酷愛民主自由的香港青年學生對中共的暴政懷有深刻的認識，强烈的憎恨，他們有「漢賊不兩立」的革命精神，這是「新左派」施展政治陰謀不可逾越的障碍。

基於這主要四點原因，香港雖然毗隣中國大陸，但由於其特殊的社會因素和政治因素，紅衛兵式的學生運動反而在香港是不能搞起來的。

然而，橫眉卻顛倒是非的說香港學生運動是受紅

則決不可能產生這一次國際外交上史無前例怪事。

美、毛之間的共同點，照筆者看法，就是美國急於要退出東南亞，毛幫正要趕美國出東南亞，雙方面的作法容有差別，但是最終目的卻相同，所以毛幫對尼克遜發出了邀請。至於基辛格在北平逗留時，有沒有與周恩來就此一點交換意見，不得而知，但雙方心裏都有數，要談也只有這一點可談。

美國要退出東南亞，原因是由於國內情況嚴重，無論誰當美國總統，都必須要致力解決國內問題，但是解決國內問題就必須逐漸從亞洲尤其是東南亞抽身，始自中南半島，最後到日本，雖然尼克遜早有一套想法，所謂「尼克遜主義」的精神，是希望日本能代美國負起保衛東南亞的責任，接替東南亞的防務。

日本是毛假想大敵

但在毛幫一批大頭頭看來，最大敵人既不是行將退出亞洲的美國，也不是經濟蕭條，欲振無力的蘇聯，而是工業居於世界第三位，人口超過一億的日本。筆者也會不止一次在本刊談過，中國（此指眞正的中國，非指毛偽政權而言）未來最大的對手（可能是敵人）仍是日本，筆者對日本所知有限，僅憑籠統的觀察，尚且有此種想法，則毛澤東、周恩來輩把日本當成最大敵人，更無足奇了。

日本目前的經濟情況，在日本史上空前的繁榮，不但可以建立一支龐大的部隊，更可以隨時製造核子武器，在經濟上，毛幫要向東南亞發展貿易，就必須先擊敗日本。政治上，美國是白種人，與東南亞各國終隔了一層，美國人終於要退出亞洲，其故即在此。但日本不同，日本不論民族與文化，同東南亞各國皆有密切的關係，在爭奪東南亞各國的政治鬬爭中，日本也是毛幫的唯一對手。至於軍事方面，日本更將構成毛幫的重大威脅。由於種種原因，毛幫必然將日本看成唯一大敵，但要對付日本，必先拆散日美關係，使美國自動退出亞洲，撤除保護日本的核子傘，此是毛幫以後若干年外交鬬爭的目標。

間對日本的共同立場，實屬言之過早，也許終尼克遜一任都不能達到此項目的，但毛幫確實鍥而不舍向此目標追求，加上世界局勢的變化太大，美國國內又困難重重，假以時日，毛幫一定可以達到目的。到了那一天，美國突然通知日本，一年後廢止美日安保條約（根據條約規定，任何一方有意廢止，須在一年前通知），那時日本將怎麼辦，當然在目前來說，這種可能性是不大，但是無論如何，也比尼克遜宣佈訪問大陸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筆者堅信，如果毛偽政權短期不亡，則日毛對峙之局必然形成，到時雙方鬬爭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也將是一場幅度最大的鬬爭，成敗不僅關乎日本一國的命運，整個東南亞人民是否仍能獲得自由，都要看日毛鬬爭的最後結局。

所以日本當局及有識之士，應當認清這一點，不要以為美國與毛幫和解，日本也可以隨之和解，對於目前的友邦，也將是未來的盟友中華民國，不能表現出患難相扶的精神，中國人雖然對日本不屑與之計較，但日本人有一天會覺得慚愧的。

日人對毛休存幻想

為日本計，目前必須下定決心，認清毛幫是日本的大敵，雙方無可避免要有一次決鬬，日本人對東南亞各國並無保衛的義務，但對自己的國家卻不能任令毛幫「解放」，迫到最後，日本想縮頭也縮不掉，非同毛幫交手不可。

日本當局稍肯冷靜觀察，可以看出毛幫對美與對日已截然不同，毛幫不但邀請尼克遜訪問，而且對美國人已經來者不拒，最近有一羣專門在香港研究大陸問題的所謂「學者」，都正在當兵的年齡，一羣人結隊去了北平，受到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三人的款待，作了一次長談，而且將談話還錄音帶回香港。周恩來目前不能說不是一個忙人，居然撥出大部份時間與一羣美國毛頭小伙子會談，可見毛幫對美國的拉攏已經不計較高低大小，有無作用，只要是美國人，皆受到逾格的優待。

再看對日本，除去公明黨最近去了一次大陸，與日本政府有關的團體皆未能去共區訪問，自民黨組織了一個代表團，派出了團長，一切都已準備妥當，就等毛幫批准，便可成行，但申請已兩個多月，仍然音信毫無，看情形在尼克遜訪問大陸之前，這個代表團未必會得到毛幫許可。

日本執政黨的代表團尚且不能進入大陸訪問，佐藤首相居然想走到尼克遜的前面，豈非作夢。不必說自民黨人不受毛幫歡迎，就連日共也同毛幫搞得仇深似海，最近社會黨曾向毛幫提出要求，希望組織一個超黨派的代表團去訪問，周恩來親自答覆，自民黨可以參加，只有日共不能參加。

毛幫對日本的態度已明顯看出，但日本當局卻毫無所覺，仍然幻想與毛幫修好，眞是一大怪事。筆者決不相信佐藤、福田（可能是下任首相）對此種局面一無所知，而是拗不過局勢，為了爭取選票，只得昧着良心行事，此實民主政治悲哀，尼克遜、佐藤皆跳不出這個圈子。

形勢發展到此，日本應當有所覺悟，日本與毛幫既無和解之可能，只有預作準備，毛幫將日本當作大敵，日本不把毛幫看作敵人也不成。既然認定毛幫是日本的敵人，則凡是毛幫的敵人，皆可視作日本的盟友，尤其是堅決反共反毛的中、韓、越、高、泰等國，與日本利害一致，很容易結成一個同盟，但日本必須明白一點，任何國家與日本結為盟友，皆是幫日本的忙，日本必須有以大事小的雅量，更要眞的發揮出武士道的精神，人力財力皆要踴躍捐輸，先洗掉東南亞各國對「皇軍」的觀點，始能眞誠合作，共同抗共。

世界局勢已作巨大轉變，任何國家與個人皆不可能置身事外，局勢轉變為禍為福，端視於自身的努力，尤其是首當其衝的日本，更非下定決心不可，若是一味因循敷衍，將來不一定害了別人，但是害了日本自身，卻是可以斷言的。

（志剛先生：大札拜悉，承指正兩點至為感佩，先生文筆識見均勝弟多多，復承謬獎，益增汗顏，如有機緣深願一晤，所提出問題，弟擬在本刊另文討論，恕不另柬，諸希亮詧。

岳騫拜復八月一日）

日本何去何從

岳騫

尼克遜訪問北平消息傳出已兩個星期，一陣熱鬧過後，大家都冷靜下來。尼克遜訪問共區的利害與後果，世界輿論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卽使一向專替毛幫搖旗吶喊的英美報刋，也都勸告世人要冷靜，對此不要寄以太大的希望，更不要輕易上了毛幫宣傳的當。東南亞重要國家的領袖，對尼克遜的行動也持相反的看法，決不追隨美國的錯誤政策，其中表現得最堅定而明朗的是泰國，其次是澳洲同非律賓，至於命運與中國完全相同的韓、越、高三國，更是義無反顧，絲毫無動於衷。

日本態度閃爍不定

最使人感到奇怪的卻是以亞洲大國自居的日本，輿論的一窩蜂要求「日中復交」，部份議員又要在國會提出與毛幫建交的提案，雖然未提到國會卽流產，但也可以看出日本人趨炎附勢的個性，甚至尚有些「讀者」要求佐藤首相早一天去北平訪問，最好走在尼克遜的前面，這樣的讀者投書，居然也經所謂三大報之一的「每日新聞」刋出，像這些事本來也可以列入見慣不怪之列，不必談它。值得奇怪的倒是日本政府的態度。

最近數日來，日本政府的態度明顯表現出兩點，一方面是佐藤公開表示要去北平訪問，已經托出有關人士探路，未得到毛幫答覆。一方面是在中日合作會議上，對中國代表若卽若離的態度。中日合作策進會，雖然是民間組織，但參加者皆是政府政要，如這次中國代表團長是谷正綱，總統府秘書長張羣也以顧問身份出席，日本方面代表團長（輪值得尊敬的日本人），顧問有前首相岸信介，這個會議雖然一年召開一次，但張羣正式出席還是第一次，可見我政府當局很想乘這次會議，派張羣前往東京與日本當局切實談談中日之間問題。張羣赴日消息公佈時，尼克遜尚未宣佈訪問共區，當初張羣任務大概只是與日本商討琉球及釣魚台問題，還有日本對華貸款的問題，及至動身時，形勢已經有了改變，此時要談的當是尼克遜訪平及保持中國聯大席位的問題。

由於張羣德高望重，二十多年來一直努力促進中日邦交，與日本政界名流岸信介、石井光次郎、船田中（亦前任眾院議長）私交甚篤，所以張羣到日後所受到接待禮儀周至，中國大使館為張羣舉行的酒會，佐藤首相親自出席，張羣與佐藤又單獨舉行一小時以上的會談，則後共談過兩次。佐藤又設宴款待張羣，日本政府這種禮貌，招待一位友邦的總統秘書長，若就國際禮節而論，是超出了常軌的。但是，除去表面風光之外，談到實際問題，可說是一無所成，不必說重大問題，就連聯合國席位提案一事，也未得到具體結論。

毛幫存有幻想，以為有一天可與毛幫修好，甚至佐藤眞能先尼克遜而訪平。本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尤其是國與國之間，我們要强別的國家遵守信義，患難相扶，實在陳義太高，美國人在國際方面的道義，較日本人高出不止一皮，尚且說變就變，我們又何能獨責日本。不過，只從利害觀而論，美國可以同毛幫談和，而日本斷乎不可，正如資治通鑑記載魯肅勸孫權的話，「肅可降操，而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因為毛幫所以不惜毀棄原則，與美國談判，眞正的目的既不是要聯美抗俄，也不是要離間已經若斷若續的中美關係，而是為了對付日本。

美對日本期望甚殷

筆者曾經冷靜思考這一問題，凡是兩個敵對集團能突然坐下談判，其間必有一個共同之點，不論韓戰、越戰情況皆是如此，韓戰所以停火，越戰所以能舉行談判，是因為雙方都打不下去，或者是不願打，韓戰美國與盟軍是可以打下去，但是，當時任參謀聯席會議主席的布萊德雷指出這是在錯誤地點進行的錯誤戰爭，所以美國不打了，越戰則是因為美國打不下去，北越也無力支持，無論談不談得攏，大家也只得坐下談。

但是美國與毛幫之間，根本找不到一個共同之點，正如毛澤東所說敵人擁護的我們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一定擁護。美國所求於毛幫的，毛幫固然不肯，也不能作，而毛幫所求於美國的，美國也同樣的作不到，那末，尼克遜要訪共區，毛幫所以接受其訪問，也不問將來尼克遜去不去得成功，卽就

，爲什麼我們又願意和他談判呢？我黨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只要國民黨的政策有所轉變，我們就願同他們談判，這對不對呢？這完全對的。」

「針鋒相對，完全要看形勢。有時候不去談是針鋒相對；有時候去談也是針鋒相對，從前不去是對的，這次去也是對的，都是針鋒相對。」

「我們的方針是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損害人民的基本利益原則下，容許作一些讓步，用這些讓步去換得全國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

「在談判中，國民黨必定要求我們大大縮小解放區的土地和解放軍的數量，並不許發行紙幣，我方亦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取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讓步是有限度的，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爲原則。」

今非昔比

上面幾條語錄的發表，有多方面的作用。對國際間特別是美國，表示中共有談和的誠意，這種和平，正是美國所渴求的，於是可以利用美國加諸國府的壓力，以達到他們眞正目的。同時，這些語錄也故意給國府看的。今日國府的處境，和當日偏處延安的中共大致相同，當日中共「應邀」參加重慶和談，今日國府爲何不可以談？今日中共和國府差不多是易地而處，在當日情形下，中共可以和國府談，今日國府也應該可以和中共談。

其實，今日台灣國府怎可以和當日的延安中共相比？如果當日不是日本軍閥加緊侵華，迫使國共合作對抗日本，今日的歷史，必須重寫。今日的國府，雖偏處台灣一島，但政經發展迅速，實力依然强大，中共實難用武力解決台灣，所以毛澤東才會一而再地提到「和平解放」台灣。今日要進行談判，顯然也就是「和平解放」台灣的手法之一，其實並無談判性質。這一點，外國人可能被他的魔術蒙混過去，但國府有過大陸淪亡的教訓，絕不會上當。

[illegible]

另有一段毛澤東語錄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他說：「美國操縱聯合國的多數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暫時的，這個局面總有一天要變化，中國的窮國地位和在國際上無權的地位也會變化，窮國將會變成富國，無權將變爲有權——向相反的方向轉化。在這裏，決定的條件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團結一致的奮鬪。」

這一段語錄在表示中共進入聯合國的時機已經成熟。而尼克遜以自由世界盟主，超級大國元首的地位，居然紓尊降貴，接納中共邀請，跑到沒有邦交的中國大陸去，在老尼以爲是表示尋求和平的誠意；但舉世看來，老尼這項決定是大失身份！

中共在此時發表這段語錄，當然也有些「塵」的用意，尼克遜這項決定，也無非自取其辱而已。

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

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北伐時期，一九三六年抗日時期，國共曾兩度合作，會不會在今天出現第三次合作？答案是否定的。因爲北伐和抗日時期，都是國府處絕對優勢情形下，因此可以合作；但今日中共處於壓倒優勢地位，國府與中共合作等於投降，即使中共把條件降到最低，也決非國府所美接受。

即使如史諾透露的，毛澤東的意思認爲，如果蔣總統希望終身仍爲台灣長官，中共可以考慮給予台灣相當程度的自治。但，這種條件蔣總統沒可能接納的，在目前的狀況下，中共極難動搖他的地位，他可以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要做台灣的長官，不必通過中共，這一談豈不是多餘的嗎？

國府駐美大使沈劍虹已就國共和談一說加以澄清，表示國府的一貫政策，素抱「漢賊不兩立」的精神，國共決無直接談判的機會。

唯一相同之點

國共雙方的政策，看來只有一點相同，彼此堅決反對「兩個中國」或「一台一中」。有人認爲，這相同的一點，會不會促成國共的合作？假設，中共在這問題上作出大幅度的讓步，名義上，台灣是中國的一個自治省，實際上，台灣和中國大陸採取[illegible]在聯合國中，中共代表了大陸的人民，國府代表了台灣人民，這樣，對現狀影响甚少，是否可行？

不過，即使要達到這樣稀微的變動，也非經過長期的談判，不可能達成協議。事實上，雙方絕無進行這漫長談判的可能，因此中國大陸與台灣，在可預見的將來，仍將維持現狀，不會有所改變。史諾透露的那一種形式的談判，當不會成爲事實。

保持現狀靜待轉變

中共也明知和國府談判沒有可能，可是，爲什麼他又要透過史諾放出和平空氣？更發表了一連串毛澤東有關談判的語錄？一方面是對美國擺出和平姿態，使美國的鴿派更加抬頭；另方面也有分化國府的陰謀。中共可能認爲今日國府陣營中仍有主和的一派，擺出這個和平姿態，會對他們造成一種困擾。如果鼓勵了主和分子，自然可以削弱國府的團結。

可惜的是國府過去在大陸已受了深刻的教訓，今天不再那麼容易上當。目前，國際形勢上雖未許作破釜沉舟，反攻大陸的行動；但能夠保持現狀，等待時局轉變，因害成利，轉禍爲福的機會不是沒有，如果現在輕信甜言，中了談判的圈套，一切希望，就眞正完蛋了。



配合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
中共放出「和平談判」空氣

萬人傑

一方面透過史諾，認爲國共有恢復和談的可能性；一方面發表了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的語錄，目的之一是使美國及世界人士認爲中共有和平誠意；目的之二是分化國府，動搖反共陣營。但國府過去已受過深刻的教訓，對此絕不會輕易上當的。

尼克遜訪大陸與和談

正當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之際，國共恢復和談，作第三次合作的消息，甚囂塵上。甚至有人相信，台北與北平正在秘密接觸中，這當然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二十幾年前，國共在美國馬歇爾將軍導演下進行了和談，中了中共的圈套，結果把整個大陸丟了。這慘痛的事實，記憶猶新，除非國府打算把最後的基地——台灣省也雙手奉送給中共，否則沒有和談的可能。

誰都知道，共產黨式的和談，不可能有結果，日內瓦和談、巴黎和談，美國應該有充分的經驗，自己也無法和共黨談出結果，爲什麼要別人跟共產黨談判？除了打算犧牲朋友，這建議毫無價值。

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中共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是透過美國親共作家史諾之口，終於促成這事的實現，雖然從現在到明年五月底還有一段悠長的時間，當中可能產生變化，使尼克遜北平之行不能實現；不過，至少尼克遜已有此宣佈，且在積極籌備中，成爲舉世矚目的一件大事。

史諾的報導

國共和談的空氣，也是從史諾口中透露出來的，通常，周恩來利用史諾作傳聲筒，他說的話，很多時代表了中共的意向，因此，敏感的人聽史諾提到國共恢復和談的可能性，就不由對這事引起注意。

和毛澤東及周恩來認識三十五年之久的史諾，這篇文章在七月三十日出版的「生活雜誌」上發表，他說：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可能已促國府與中共間暗中通話重新恢復進行之後，更加顯示有實現的可能性。

據史諾報導：周恩來曾和基辛格談及解決台灣的問題。中共認爲：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發生衝突，乃屬國際問題；至於中共是否中止與國府之間的的內戰或衝突，純屬內政問題。

中共認爲，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必須解決中共席位及將台灣交還中共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的關鍵，都在台灣身上。

因此，中共認爲美國應該退出台灣，雖然中共永不會公開宣佈放棄在必要時以武力收復台灣的權利，但毛澤東對史諾說過，和平合併台灣是他的目標，並舉出在內戰時期有一些省份未經戰鬭而合併的事例。

史諾還在他的報導中透露，中共甚至願意給予蔣總統某種程度的自治，要是他希望終身仍爲台灣首長的話。因此，現在已有可能由國府與中共自行商定某種非軍事性的解決辦法，這就是台北與北平間可能恢復秘密或公開談判的基礎。據史諾說，這也是它克遜的希望之一。

重慶談判舊事重提

史諾的這篇報導，被認爲是傳達中共意向，因此引起國際間的重視。香港的共產黨報紙，在這一項消息發表後兩天，作出了巧妙的呼應。

一向被認爲是中共在香港喉舌的「文滙報」，以半版篇幅刊登一些毛澤東對重慶談判的十七條語錄，這些語錄大都是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在重慶和蔣委員長談判後，返回延安時向黨幹部發表的演說，解釋爲何中共願意和國府談判的原因。

任何人都看得出，文滙報在此時發表這些語錄絕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會沒有得到「最高指示」而擅自發表，不用說，此舉是奉到北平命令的。至於發表這些語錄的目的，是要配合史諾的報導，試探國府和各方面的反應。同時，中共希望通過這些語錄向中外人士解釋，中共最近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原因。

據大陸來客說，中共不單只在香港進行這一項宣傳，在大陸也利用相同的語錄，向人民解釋他們爲何要邀請尼克遜訪問大陸的原因，同時，暗示他們願意和國府恢復和談的意向。

毛澤東語錄

中共發表的毛澤東語錄的內容，見之於今日，實有深長意義。

一九四五年十月，毛澤東向中共幹部發表的「關於重慶談判」的演詞說：「蔣介石的主觀願望是堅持獨裁和消滅共產黨，但要實現他的願望客觀上有許多困難。這樣，使他不能不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我們也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來邀請，我們講現實主義去談判。」

再談愛國之道

針對保衛釣魚台運動，本刊曾談過愛國之道；因意有未盡，茲再作一補充，供關心此問題的讀者參考。

愛國談何容易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所謂愛國是愛什麼，是不是任何人、任何黨派，成立一個中國，我們都得愛？

作爲一個中國人，當提到愛國時，在我們胸懷裏躍動的是七億善良勤勁的同胞，載有五嶽、黃河、長江的大地；以及悠悠五千年的歷史文化。這是我們要愛的眞正內容。我們所愛的中國，必須是尊重這些和能代表這些的中國。而不是僅有中國之名，壓搾同胞，摧殘歷史文化，使黃河、長江含羞蒙垢的任何政治勢力。

許多野心家和集團，都在利用國家兩字在騙取國人的感情，因此許多人都在愛國的名義下，做了禍國害國的工具，豈不哀哉？因此愛國不能不講求愛國之道。

國家與國民

在古代海內一統，「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君主時代無所謂國家。土地、人民都是大皇帝的私產，那時候在政治上有兩種觀念。一種觀念是本君臣之義，忠於一人一姓的王朝；另一種觀念則本歷史文化的大義，但求行其文化理想，不忠於某一姓王朝。如孔子、孟子皆周遊列國，尋求實行仁政王道的理想。

到了近代的國家本位社會，効忠國家成爲國民的義務。於是當政者以國家之名，要求國民作無限的犧牲，個人成爲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末流之弊則是國家橫行，對內壓搾國民，對外則大國欺壓小國，強國呑併弱國。個人搶刼殺人被認爲犯罪，須受法律制裁，可是國家搶奪、侵畧、滅亡其它國家，則認爲天公地道；領導侵畧的人還被本國人尊爲英雄。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概言之都是國家橫行的自然結果。

針對上述的弊端，乃有兩個改革運動，一個是在國家內部，以人權爲基礎的民主憲政運動，使代表國家的政府，受民意的控制，執政者不能再以國家的大帽子壓迫國民，要求國民做無謂及無限之犧牲。另一個改革運動，則是國際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聯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聯合國，都是這一運動的具體表現。其目標是限制和制裁國家的橫行，消除國家之間的戰爭，維持世界的和平。

我們所愛的中國

從上述的觀點得知，第一、我們所愛的國家必須是一個民主國家。具體來說，人民必須有權來批評、反對和更換政府；政府是實現民意的工具，不能騎在人民頭上的暴君。不能以任何個人的思想、主義來強制國民服從。第二、我們所愛的國家，必須是能代表和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於以孝慈爲中心的倫理生活，以仁愛爲理想、以教化爲方法的社會生活。第三、我們所愛的國家，必須能與世界文化同流共化，符人合類和平進步的願望。我們一方面以中國文化貢獻給世界，同時可以自由的吸收世界各國文化的優點。同時，我們一定要做世界和平的支柱，不做製造動亂的罪人，爲舉世所厭憎。

中共所爲國人蒙羞

從以上三個觀點來看中共恰得其反。

①中共所行的是徹頭徹尾的專制主義。他們崇拜物神教、視人如物。他們號稱「階級專政」，其實是軍人專政。當權的人並非由於國民的選擇，而是由於擁有私人軍隊。大陸同胞不但不能批評、反對、更換統治者，並且歌頌的態度不夠積極，喊萬歲的聲音不夠響亮都不行。②中共奉行馬克斯主義和列寧主義。而馬列主義是從仇恨出發的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仁愛哲學恰相背反。因此他們把中國傳統文化一筆勾消，統稱之爲封建思想。他們打擊和懲罰溫良恭儉讓的正人君子，迫人人都做兇神惡煞、渴欲飲血的馬列怪物。在中共統治之下，每個中國人都不能做中國人，只能虛僞的做紅色阿Q。③中共的目的不在提高國民生活，而在搞世界革命。專在各國支持失意政客搞所謂「民族（或人民）解放戰爭」。二次大戰後史大林時代的蘇俄是世界上最可憎的政治勢力，現在則由中共取代了。中共所做所爲使每個中國人蒙羞。

反過來看，孫中山先生手創的中華民國，其民治民有民享的理想最符合中國人的要求。目前中華民國縱遭一時厄難，只要人性不變、人心不死，中國人總要完成自己的建國大願。歷史的漩渦僅能延阻一時，終有一日如長江大河一瀉無阻。



·萬人雜誌第一九七期目錄·

張贛萍遺著介紹

張贛萍先生生前嘗對人說自己是「半途出家的爬格子動物」，這無疑是他自謙之言。其實，在本港文壇，張先生的作品無論在質、量和銷數方面，比起許多專業作家都毫不遜色。他的筆名很多，比較常用的便是這個代表其籍貫（省、縣）的筆名。可惜天妬英才，正當張先生的寫作活動到了盛產期，便不幸早逝。茲將其遺作擇要介紹如下：

抗日名將關麟徵 四元
歡場兒女 三元六角
終身大事 三元六角
戰地春夢（再版本） 六元
一夜之間 六元
血淚斑斑 六元
陳寒波生前死後（筆名三郎） 五元二角
江青的醜史與艷聞（再版本） 五元
三十六計古今引例（與馬森亮合著） 四元
彈雨餘生述（一——六冊） 每本二元四角

經售處：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九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八月五日出版

出版兼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九七期)

「突飛猛進」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颶風吟（辛亥仲夏香港） 高齡賜

石燕初飛際，箕星列麗名，燈懸三點燦，
球扯一團明，淚捲蛟龍怒，林搖鴉雀驚，
晦冥非夜色，肅殺誤秋聲，閃野金蛇走，
騰空鐵馬鳴，雲濃凝墨重，雨密跳珠輕，
拔樹眠頹幹，摧花散落英，城狐艱出沒，
市虎絕縱橫，瀉地狂流起，崩巖險象呈，
街如化外域，樓似集中營，竹戰酣朱戶，
舟航斷赤旌，水塘應喜滿，木屋但愁傾，
羊角吹朝夕，鴻毛托死生，無由知禍福，
何價問枯榮，世態終難改，風波不易平，
庚公塗炭感，杜老亂離情，身既依鸞泊，
心猶逐雁征，妖氛迷故國，魔影舞神京，
湖海消青鬢，家園賸紫荆，壐沉哀宋室，
劍按劇秦嬴，安得翻銀漢，直爲洗甲兵，
逍遙觀局變，淡泊待河清，皂白悠悠在，
玄黃息息更，豈高談鄒衍，且細論張衡，
探月功能見，驅飈策可行，精奇隨日異，
積極與天爭，羈客腸千轉，封姨路幾程，
深宵殘刼過，掛夢入新晴。

壇主致評

高先生所咏颶風五言排律，造句清新，高雅超羣，功力精深，是爲絕唱，其中佳句：「街如化外域，樓似集中營」，描寫颶風時之情景，讀此詩如同目覩。

「湖海消青鬢，家園賸紫荆」，區區十個字，寫出自身無窮感慨，對仗之工，尙其餘事，是言青年韶光，消磨於五湖四海，多半不在家中，現在家園所賸者，只有紫荆花耳，紫荆又能代表兄弟，可能高先生大陸家中，尙有兄弟也，鄙人家中，亦有兄弟，音訊不通者，二十有一年矣，「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今又讀高先生詩，心中有同感焉。

「雲濃凝墨重，雨密跳珠輕」，對仗極工，「凝」、「跳」二字，形容颶風未到，濃雲密雨先臨，跳字用得最好。

「竹戰酣朱戶，舟航斷赤旌」，颶風來到，有錢佬在家打牌，確爲事實，壇主用電話詢問若干友人，「颶風將至，作何消遣」，答云，「行街未便，悶坐無聊，只有打牌」。

大陸每日有船運貨來港，船上滿貼標語，以及毛像與紅色旗幟，做生意，目的在於謀利，與政治本屬無關，宣傳誇張，大可不必。運貨船上，又何須貼上照片，及令人作嘔之歌頌標語，「偉大」，及「戰無不勝」等等字樣，非特不能顯耀「威水」，且足表現「幼稚」、「淺俗」、「無聊」與「無恥」耳。

壇主每次車遊，見到海濱大陸來船，五光十色，指示友人，無不搖頭大笑，又見共產之「產」字，其下無生，似不成字，友人曰：「產下無生者，是象徵今日大陸，有產之人，已無生命。在共產制度之下，產下無生，含有生產無有，生活無着，生存不易，生趣毫無。字體下空，寓有殘破不完之象，如此造字確爲不吉之兆。

高先生詩，「舟航斷赤旌」，是言因颶風來襲，大陸船運停止，未見赤旌之船，到達香港，「竹戰酣朱戶，舟航斷赤旌」，描寫颶風，無微不至，其妙實爲無窮也，似此作品，不愧名家，時下詩壇，殊不多見。

讀明日黃花錄，賦贈力行壇主（續上期） 曹文錫

(七)秦淮名妓繫興亡

從來禍水是嬋娟，一扇桃花鑄鉅愆，
北望燕幽增感慨，將軍討賊爲圓圓。

侯方域因李香君受辱，而勸左良玉不抗清兵，先討馬阮，致令揚州不守。吳三桂亦因陳圓圓被擄，而借清兵，明社遂屋，皆女戎也。明朝南北之亡，皆與秦淮妓女有關焉。

(八)遊唐代沉香亭

曠代三郎律呂精，霓裳一曲世知名，
劇憐奏罷清平調，引出漁陽戰鼓聲。

(九)遊秦始皇坑儒谷

贏政淫威萬古傳，咸陽谷下盡沉冤，
而今毛賊尤兇絕，無限文人喪九泉。

史載始皇三十五年，坑殺儒生四百六十人於咸陽，是歷史著名慘劇，但二十年來，毛澤東殺害知識份子，達數十萬，視秦始皇，猶泰山之於丘垤耳。

(十)狡兔有三窟

妙悟馮諼語足珍，眾生應向兔稱臣，
古今宦海多三窟，權力黃金與美人。

(十一)遊馬謖戰敗之街亭

丞相中原六出兵，街亭一戰志難成，
君家自有千秋筆（漢有董仲舒，春秋有董狐），指點山川識重輕。

董先生對於當日街亭戰爭，與蜀魏對峙形勢，評述極當，並附有馬謖行軍路線圖，若非深研古今歷史地理，及精通韜畧者，斷難語此，讀之令人欽佩。

代簡

陳雲超先生台鑒，閣下寄來七律一首（用魯迅之韻）和某君「春懷」，細讀尊詩，遠在某君之上，雖是佳作，本壇不欲刊登，原因鄙人與某君，素昧生平，又無恩怨，他與萬人雜誌不睦未便參與是非，前應馮君之請，因見其詩有錯字及重字（犯毛澤東之病），本是好心，代爲斧正，不料謝意既無，反要强詞辯駁，未加痛罵，已算面子。他不認錯，即是表示我錯，究竟誰錯，有詩爲證，友人告余曰，「某君自以爲是，何必指出其非，由他錯誤到底，是爲最妙，應當哈哈一笑，敬而遠之」。

再者，和詩之事，本爲文人高尙之舉，古代名人，大多文字訂交，一詩既成，互相推敲換字，尙有一字稱師者，既結文字之緣，復有唱和之雅。今人則不然矣，閣下和詩，本屬文人雅事。因某君觀念不同，極易引起反感，且可牽涉鄙人。懷疑又向他尋事生非，他是職業文人（教授），飯碗有關。我是商人，業餘消遣而已，應當對他禮讓三分，他是飯碗，我是遊戲也。來詩未即刊出，尙請見原，畧言數語，容再專函敬答。

港幣一百元，煩代交張夫人收。

萬人讀者魯庵啓

（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廿一日）

× × ×

經理先生大鑒：

啓者，茲隨信付上美鈔二十元，響應 貴社發起爲 張贛萍先生之子女教育基金，樂意支助，敬希查收。

美國讀者梁景蔚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四日）

× × ×

萬人傑先生：

茲附上港幣一百元支票，請將五十元代交張贛萍先生遺孤作教育基金；餘五十元奉獻「萬人雜誌」作經費，以表愛護「萬人雜誌」前途，敬希接納。

長期讀者黃傳婉宜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日）

× × ×

敬啓者：接一八八期貴刊，有贛萍先生作古訃告，不勝驚駭痛悲！老天無情，滅斯忠貞志士！鄙人雖乏之識緣，內心萬分難過；其遺屬及先生之悲慟，可想知之。然命如此、事如此，奈何奈何！惟乞先生更行奮鬬苦幹，維持下去，藉慰亡友之志爲盼爲禱！

茲付上日幣兩萬元，收後分作贛萍先生遺屬教育基金及萬人雜誌經費，區區微忱，聊表讀者之誠。

耑此敬致

萬人傑先生，並祈健康！

鄙劉壽亭書

（中華民國六十年七月二日）

× × ×

當我在三號購買第一八八期雜誌

患急性心臟病逝世消息，當時我感到若有所失，繼後我感到很傷心。事實上我和張老編只是讀者號編輯關係，也從未寫信給他，但他勤學不倦的精神，甘苦淡泊的作風，使我佩服萬分。

人生就是如斯，好人不得善終，壞人萬壽無疆。歐陽修說：「善人君子難得易失。」一點沒錯。天下事往往使人莫測，今日的朋友，可能明天離他而去；今日談笑風生，明天可能陰陽相隔，不能不使人感慨。歐陽修說：「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昔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綜觀先生一生，重於泰山；但反共事業未成身先死，則是我民族一大損失矣！

回憶數年前林彬先生被匪徒殺害後，商台的演員曾說：「林彬先生雖然倒下，但千千萬萬林彬將站起來！」現在同樣的，張先生的精神永存在我們心中和腦子裏。

張先生的逝世無疑是反共事業的一大損失，尤其在香港這個地方，我們需要更多的張先生來和民族敵人作鬬爭。張先生不幸的消息，任何一個讀者聽到都感到傷心，但傷心不能解決問題，以後我們只有朝着張老編的遺願——打倒毛共，返回老家的目標邁進。萬先生，我相信你能化悲憤爲力，願大家無分彼此，向着共同的目標前進。

最後我希望「萬人日報」能早日出版，我有此憂慮，如果我們不再去擴大宣傳，揭發新舊左派、台獨分子

套。例如「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月刊」的「曙暉」，在其五月二十日出版一期上，有「橫眉」寫的一篇「山雨欲來風滿樓——香港的學生運動」，露骨批評國府無能，中共强大，以致「使青年由無知的憎恨轉成畧有好感」。滿紙胡言亂語，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墮其圈套。

讀者何均盼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

讀董力行新著梁莊有感賦詩

僕與袁君暘照、鄧君勵修素慕萬人詩壇主董力行先生道德文章，忠誠愛國，屢忠進謁，藉聆教益。本年六月上旬，蒙先生不以愚𥌋見嫌，於洛克道醉瓊樓杯酒言歡，更蒙萬人崇拜之萬人傑先生百忙之身，撥冗涖臨指教，彌增光寵。董、萬兩先生才華氣宇，卓犖不凡，偉論鴻詞，高瞻遠矚，忠貞之氣概，無畏之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和藹可親，謙謙君子之風度，令人如坐春風之中，如沾時雨之化，德高望重，確屬名下無虛。席間又蒙董先生惠贈大作明日黃花錄二集乙卷，讀之再三，不忍釋手。卷中天文地理，人事奇門，詩詞歌賦，包羅萬有，加以靡不透闢精微，發人深省，譬之有起頑立懦之功，並不爲過也。諸葛武侯有云：爲將者不知天文，不識地理，不曉奇門，是庸材也。今先生四美俱備，其武侯之流歟？昔者先生曾統師干，破日寇、勦共匪，披堅執銳，轉戰千里，所向無敵，勳勞卓著，軍旅之餘，復尋幽搜秘，歷游名山大川，履西蜀出戈壁，登嵩嶽跨衡廬，入古填游桂象，足跡遍中國，山川人物，盡入眼簾，故其文章浩瀚

[illegible]

沉淪，毛賊竊權，黎民陷溺，首都播遷台灣。先生清操勵節，志切匡時，目覩艱虞，誓圖恢復，遂避地來港，暫且韜光養晦。雖然脫離軍旅，而反共精神，無時或息，執起筆槍墨炮，喚醒僑胞，先生蘊精湛國技，並廣傳吐納眞功，以備將來義師北指，殺敵救國之用，其心彌苦，其志彌堅。僑胞受其偉大精誠感召，聞風景從者不知凡幾，堪與海外同欽之萬人雜誌並壽。僕敬仰之餘，僅成粗鄙詩文兩首，以表孺慕之誠，工拙非所計也，並乞董先生釜正之。

萬人雜誌讀者梁莊

（民國六十年七月十一日）

董力行先生明日黃花錄讀後有感

起衰濟溺仰文公
千載坫壇熟與同
明日黃花篇讀後
於今猶有力行翁

其二

曾統貔貅破島倭
身經百戰礪橫磨
居夷養晦姑埋劍
討賊終期待枕戈
筆底春秋天下事
書中月旦古今多
漫言通鑑傳千載
[illegible]

青年讀者彭戈願意
獻身組織萬人俱樂部工作
答謝張贛萍先生對他的愛護

萬先生：

說實在的，我做夢也未料到張先生會逝得這麼早，會在此時逝去。我很清楚地記得在五月二十五、六日在張先生家裏見過面，對萬人俱樂部作了較爲詳細的討論。他爽快，他對下輩諄諄教導，臨別時緊握着我的手，摸着我的頭，然而當我知道他死去時，他卻已葬身黃土，（六月七日，我才知道）。先生，你說，我的悲傷是不是包括了不安？

我與他相識於文字間，我與張先生相知於混亂的年代。曾記得六九年五月，自己因爲某種事情而有一個月未致電與他，累得他四處去找，後來等他接到我的信，而知道我一切平安時，他給了我信，——短短的信：「彭老弟：接到你十四日的信，知你一切平安，我就放心了！」

我所以將這信找出來，只在於要說明張先生關心自己少，關心別人多。

近日曾到張嬸母處，面對哭腫了眼的她，及四弟妹，雖然彼此會聚在一起，奈何物在而人去，觸景生情，徒增悲哀，自己想强忍的悲傷，也就無法隱藏，我流淚了。

是的，我們不能讓張先的遺屬飢餓失學，不能讓張先生的志向終止，不能讓「萬人雜誌」停辦。唯有這樣，才對得起死者，才能盡了我們生人的本分。

基於此，我在這裏再次申明，我願放棄自己的大部分所謂工作，獻身於萬人俱樂部的組織工作。

本來說先生那天已說明非搞不可，而且說開個茶會，先設立一個籌委會。當時他是希望有人買樓而租作會所的，[illegible]不如靠自己。所謂依靠自己，是用本身的力量去分期買樓，當然，我們仍談及許多細節，但現在心情甚爲惡劣，不願說得太囉嗦了。

我認爲，我們處此時代，救國只能靠自己，依靠阿豬阿貓都是假的。萬人俱樂部若能組織得成功，也許會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我時時覺得，吾人由大陸逃來，而讓一股原應集中的反共力量分散，是一種罪責。

在過去，我對張先生說過，現在，我更說明，組織萬人俱樂部之所以成爲首要工作，非但爲國家，而且爲「萬人雜誌」的生存，爲張先生的遺屬的生活的一個有力保障。

很可惜，張先生在時，我們未曾謀面，但我不願意未謀面會給彼此間有所不便，因爲我們的志趣相同，目標一致。

我不願徒得悲傷去紀念張先生，我想吾人應拿出實際行動來紀念他。雖然張先生的死與我的打擊太沉重，但爲了使他未成的工作有所繼續，不强忍也得强忍了。

彭戈拜

（七一年六月十九日）

同情之心・人皆有之

海山與山僧素未謀面，頃閱「萬人雜誌」第一八九期，噩信傳來，不禁酸鼻！一代文豪，從此與世長辭，能不令人惋惜耶？茲付「狂歌回憶錄」一本，由「萬人雜誌」惠存指正。另港幣二十元，請交海山遺屬爲盼。我乃窮和尚，隱居深山，欲助多點，力與心違，仍祈原有。

一九七一年舊曆五月二十五日山僧安慧合什

河山色變憶年華，
素未同君一醉霞，
當代文豪成永訣，
臨風揮淚染袈裟。

由看到「萬人雜誌」有關不幸通告之日起，山僧在拂曉時誦佛經給海山文豪，願他早生天界，同成佛道，南無阿彌陀佛！

× × ×

編輯先生：

驚聞贛萍先生逝世，不勝愕歎。素閱先生文章，忠義誠篤之氣，逸於紙間，今爾修文，令人握腕。隨函附港幣三十元，以響應貴刋倡集教育基金之意，願其遺屬此後安康，是所祝禱！

讀者W（七一年六月）

× × ×

人傑先生惠鑒：

驚聞 贛萍志兄逝世，痛悼至深，俗務勞人，未克靈階叩奠，殊深歎仄。當此毛共猖獗，國土待收，天道無知，痛失賢哲，除電請梁莊先生就近代送港幣三十元，煩轉 贛萍先生遺屬，並申慰唁外；弟當竭誠擁護領袖，重收國土，以慰張君在天之靈，以竟具未完之責。

萬人讀者袁暘照叩

（民國六十年六月十五日）

× × ×

萬人傑先生：

近閱「萬人雜誌」登載張贛萍先生不幸逝世，看前雜誌排張先生照片，身壯神態如老虎下山，死於突然，實令讀者浩嘆惋惜。

鄙人一向未見過張先生，唯尊重張先生爲人，盡忠國家，鬪爭邪孽，不畏强勢。希望貴社秉承張先生精神，讀者智識淺陋，無能執筆發揮高論，茲盡微意，助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封建乎？抑人性未滅？

由於中共之倒行逆施，毀滅了我國五千年固有倫理道德，致影響到今日海隅，道德淪亡，人性幾頻泯滅，近日報載有些飛仔，輪姦少女，其行直同禽獸，此乃深受嬉皮士與中共一杯水主義的影響乎？

孰不知中共之倒行逆施，祗是爲了配合醜惡的政治，求其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而已。若讓我們揭掉共酋的假面具，他們多是言行不一，奸詐虛僞，不過下列二則共酋的搞不通思想的表現，倒也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共酋之封建乎？抑也人性尚未完全泯滅？

就眾所皆知的，王者之師的章士釗，今日在大陸，紅朝仍優容之，不但養尊處優，而且一榻橫陳，吞雲吐霧。愛屋及烏，其在香港的如夫人，每月仍可由中國銀行撥家用二千元，此種特權，皆由毛澤東一紙手諭所致。又當年紅禍的泛濫，蓆捲整個大陸之際，中共即使出慣用之殺手鐧，展開清算鬭爭，人人自危，噤若寒蟬，而蟄居滬濱之周佛海夫人，卻大放厥詞，痛詆毛澤東忘恩負義，歷訴其逃亡時，在周家避風頭二年，生活困窘，而周夫人又於此時也曾爲其洗過內衣褲等，此訊傳至毛耳，龍顏詈霽，但又即刻下手諭，按月致送冰炭敬「人民幣」三百元，周夫人也已垂垂老矣，目的也祗是求其晚年生活有所着落而已。

堪與周恩來媲美，紅朝不倒翁的陳毅，直到現在，不論尊稱他司令員

呼他「陳二爺」過癮，貰爲紅朝政要，聽此稱呼，不免比一般人更趨封建。陳毅夫人是一位美麗漂亮的電影明星，也是一級黨員的張茜。而陳毅的母親，當年卻是四川的大地主，「解放」以後，理應被列於大地主們被清算鬭爭的，幸而有陳毅這樣的一個兒子保駕，無人敢碰，安然過關，但由於婆媳不和，常起爭吵，有一次，張茜大發雌威，堅要發動黨的組織來清算鬭爭這位地主的婆婆，婆媳爭吵，當然是把陳毅搞在夾縫中，但陳二爺卻滋油淡定的說道：「張茜，吵啥子嘛妳是最前進的一級黨員，不要說一個頑固的地主媽媽，不夠妳鬭爭，就是十個，百個，亦可予以輕易鬭垮。不過，話得講回來，如果沒有眼前的這個地主媽媽，她當年曾捨得賣掉一百畝的田地，送她的兒子上法國巴黎去求學，當然也沒有我今天的陳毅，於是，恐怕也沒有妳的張茜。」

我非常厭惡搞政治大人物們虛偽的嘴臉，爲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不知害苦了多少青年，犧牲了無數人民，譬如：提倡白話文運動的胡適大師，他在外面大聲疾呼，打倒孔家店，要把綫裝書丟到厠坑裏去，而在家裏，卻把自己的兒子，關在書房裏，要他苦讀四書五經，奠定國學基礎，人性虛妄，一至於此，盡人浩嘆，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們青年立身處世，不但要帶眼識人，也要帶眼辨書，別爲野心政客利用，凡事要三思而行，以免徒作犧牲之工具，際茲波詭雲譎之世，唯有發揚光大儒家思想，生活上，我們要求返樸歸眞，不要隨便聽信政客們的胡說八道，盡其在我，方是救己救世之道。（李大倫）

我的同學——張四心

一位同學

張四心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們同在培正小學讀六年級，我今年十二歲，他是十一歲。他是個好學生，從不遲到，曠課或告假。可是在五月二日那天，他突然沒有回校，托一位同學向班主任鄭老師告假，理由是「家事」。同學們都覺得出奇，不知是否好像有點感覺，那是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大家都議論紛紛，究竟亞心爲什麼原故不回校呢？直到放學回家，

山（贛萍）先生逝世了。這眞是一個太突然的消息，因爲他從沒有說過他的父親有病，而且前一天在學校裏，他還玩得十分開心，這件事眞使人難以相信，整個下午我總是想着這件事，不知亞心現在怎樣了？特別是我們的小六畢業試還有兩個星期便到了，我很擔心他會不會受打擊而影響考試？我很想打電話去慰問他，但又提不起勇氣而且又不知說什麼？又怕引起

時，電話又打來打去都打不通。明天本來是測驗國語和自然的，我也沒有心機去溫習了。

次日回到學校，有些同學帶了有關報紙回課室，未曾看過的同學都爭着傳來看，但各人看完都默默無言，我不知大家的心裏想什麼？後來班主任鄭老師來了，他用沉重的語氣告訴我們這個不幸的消息，這時大家心裏更加難過。民強和民君同學甚至說要在中午吃飯時間趕過海去殯儀館看看亞心，但有些同學勸他們說，那是沒法趕回來上課的，所以他們才沒有去，但由此可見他們對亞心的關心了。

我們想念他的日子不需很久，送殯後的第二天，即六月四日，他便回校上課了，我很佩服他的精神，他到底是個聰明的孩子，能夠化悲哀爲力量，把自己的精神，完全寄托在努力讀書上面。他的三個姊姊們也盡心去孝順媽媽，放學回家，幫助媽媽做家務，不肯讓她媽媽煮飯，我想張先生在九泉之下知道了，也一定很滿意的。亞心不但功課好，而且還很愛運動，時常參加同學們的乒乓球、籃球、足球賽等，他不胖，但很健康，而且又很節儉，每天都帶一個暖水壺盛着飯菜回校做午餐，這不是很多同學都願意做的，因爲書包已經夠重了，還要加多一個暖水壺的負擔，但亞心肯這樣做。中午吃飯休息的時間裏，通常有一堆同學圍着他的座位，談笑又談天，很是熱鬧，他爲人風趣，口才又好，所談的話又很有資料，所以同學們都愛聽他講話，我從未見過他的父親張先生，但，我覺得亞心有他父親的優點，也許日後他會青出於藍而更勝於藍哩！

響。其中傳單定七月一日中共建黨日為宣傳動員大會，已微露引人入彀的尾巴。傳單並沒有支持對象的中心原則，即使有，在字裏行間為毛共吶喊而已。

既然釣魚台位於台省東北不遠，是毛共比金門、馬祖更難觸摸的國土，焉有如此落力替國府抗美日染指該島之理？且中共曾迭次煽動日本民眾索琉球，琉球尚可無恥輕讓，遑論此一無軍事價值於國府之釣魚台乎？

僑胞們的愛國熱情發乎保土衛疆，無可非議；但更要者莫流於盲目衝動，別墮出賣中國人民利益的漢奸羅網，供其利用，才是愛國者，在心理建設的原則。

讀友陸光於倫敦（七月一日）

歡迎國府的新作風！

外交軍事經濟都呈現一股新氣象

編輯先生：

每日閱報，我最關心的是新希望寄託所在的國府有何新猷。據我所知，有以下幾點值得讚揚：

㈠外交刷新。最初我對新外長周書楷還有些不敢信任。但自任命發表後，他在美一連串的演說，這有使我另眼看他。回國就任後，果然是一大國外長的風度。(1)是能召喚美大使到我外交部問話，對日大使也一樣，這是外交常規，但過去尤其在南京時代，歷任外長很少召喚外國尤其強國大使之事。(2)對釣魚台問題，他不單爭取釣魚台，而且要爭取琉球（因為明代以來即為我屬邦），這才是高明手法。駐美大使一職，過去易做，今則頗尷尬了。但新任大使沈劍虹卻表現得有聲有色。從遞國書情形看，便知是一大有作為的外交官。沈與尼克遜對立，好像沈是美總統，昂首天外；而尼克遜也許因內疚罷，萎縮得卻像沈大使的屬員。後來有多次演說，因為理直故氣壯，敢說敢道，他能把海外同胞心聲一古腦都對美國人民發洩出來，眞是痛快！沈大使致詞，句句在教訓尼克遜，但尼克遜回答時，卻閃閃躲躲，不知所云。我眞替美總統難受、羞恥。

㈡軍事方面。這是國防秘密，不可任意洩露，但知所有新武器，人有我們也皆有，而且一再訓練、演習。海陸空鬪士的士氣一如越王勾踐滅吳時一樣，人人皆把雪恨仇當報國家心願。過去海軍曾訪問過澳洲、日本，最近則與過去不同，是組成壯大的艦隊，訪問美國三藩市、韓國的釜山，皆受到僑胞熱烈地歡呼！而對釣魚台仍循例派軍艦巡視。因為釣魚台是我國的領土。

㈢經濟方面。我們經濟的發展，已居亞洲第一級，此人所共知，不必贅。我所要談者，是最近獨得新消息：(1)是抑止日商投資再膨脹；(2)是對美商（所有美國人在內），在台已非從前的貴賓了，處處受歡迎、優待。今已把美商降為一般外商了。甚至可以說，比一般外商還不如，對美商要官腔、擺架子。中國是一重禮儀的大國，一向主張對外政策是「言忠信、行篤敬」的。但時代不同了，古時中國周圍的外國，皆是無文化的弱國，故稱他們為「夷狄」。以大事小，故行得通。今則外國比我國強，他們言既不忠信，行更不篤敬。所以我們也只有以牙還牙。這是尼克遜政府造成的惡果，美國商人無話可說。有些美國人（並非全體），吃硬不吃軟，你愈軟他愈驕傲，倒是反對他、侮辱他，他反而舒服，尼克遜就是代表這一撮賤骨頭。所以我舉雙手歡迎國府這一措施。不僅對美國人，對其他外國人也同一樣。這一新作風，眞是一好消息，故值得向廣大讀者報導。

華白（七月七日）

愛國乎？誤國乎？

萬先生：

自從維園事件發生後，各報章都抨擊警方處理不當，無可否認，警方的魯莽行為，為香港市民所不齒。而香港大專學生究竟是否全對呢？我覺得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已經變了質，他們竟稱為愛國者，我覺得非常可笑，他們並不是愛國者，而是誤國者。

無可否認，當中的確有很多愛國者，但他們已經被一小撮所謂學生領袖牽着走，如×××××××等混在一起，後果的確不堪設想！我希望各大專同學冷靜下來，不要被人利用，最好與台灣各大專學生聯絡，支持國民政府，依循外交方法與各國交涉。共黨不會白白放棄機會的。

萬先生：我希望萬人俱樂部早日成立，集合支持萬人雜誌讀者的反共力量，與共黨鬪爭，我相信正義必能戰勝邪惡。

永遠支持中華民國者敬上（七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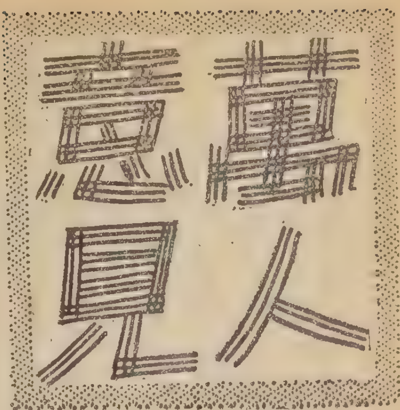
鱷島見聞吟

綠野

拆平大厦建公園，綠樹婆娑鳥雀喧；再過幾年了不起，繁華城市變農村。

鬍鬚佬控制夏灣拿後，他曾發誓要把古巴弄好，他曾誇口曰：「你們離開古巴三年後回來，你們會認不出古巴之面目了。」當時許多人都認為他車大炮，結果不然，確是事實，因為共黨之所謂進步，與西方國家之進步不同，而且是相反的，西方國家是向原子時代前進，共產國家是向原始時代前進。毛澤東要翻天覆地，就是這個道理，土法鍊鋼啦，赤腳醫生啦，不是向原始時代前進了嗎？古巴自然要追隨老大哥呢。

夏灣拿許多大厦拆平後，其唯一的建設方法，就是建為公園，故幾年後回去的人，只可看見一個大森林，零星幾家農屋罷了，確是面目全非，無法認識矣。



從頭收拾舊山河！

小北野

當七七國難紀念日，香港專上學生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和平示威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而演變成流血事件的同時，報章上又出現另一件中國領土糾紛的新聞，發生地點位於南中國海的南沙羣島。

南沙羣島和釣魚台列嶼一樣，在未發生領土爭執之前，或可說在未發現石油礦之前，一向不被人重視，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這些島嶼的存在，現在一旦發生了事端，新聞可不小了。

中國方面一向沒有強調這些島嶼的主權，因為沒有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佔領過這些島嶼，領土爭執沒有可能發生。日本是這些事端的罪魁，不但沒有感激中國在她侵略失敗投降時的仁慈，反而大攪台獨，想重侵台灣。更想以美國為後台，用壓力明刀明槍的搶我釣魚台列嶼。

中國領土根本不需要強調主權所屬，別國無權過問。清末腐敗積弱，外國便乘機向中國開刀，東侵西佔，使到很多中國土地被霸佔一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收回了所有失地，但還有很多野心國覬覦當年侵佔過的土地。

回溯南沙羣島的主權所屬，在漢朝已列入中國版內。明朝三寶太監下西洋時，巡視該羣島嶼。清朝時，也曾派特使視察，不過一直未有駐軍該羣島。

民國二十二年，法國派軍佔領了南沙羣島，其後又被日軍佔領。

南沙羣島位於南中國海的最南，東隣是菲律賓的巴拉望礁，南面是印

南八百五十哩，距菲律賓與尼拉西南三百五十哩，距越南西貢以東三百五十哩，與東、西沙羣島鼎足而立。

中國地大物博，礦產豐富，外國人從清朝末年便野心勃勃，想吞噬中國的土地，只要有機可乘，他們便一窩蜂的湧過來爭吃這塊肥肉。

菲律賓外交部認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於一九五一年簽署和約時，南沙及西沙羣島是列為盟國共管區，菲律賓也是簽約國，故此對這羣島嶼也有部份主權。菲國外交部稱：「基於上述處理方式，菲的立場是各盟國對開採該區的礦藏，擁有相等的主權。」

我以為菲律賓忽略了一九五二年中國和日本所簽的和約，也由此可以證明外國是如何不尊重中國領土的主權。把中國的土地給與盟國共管是何等無理，其實需要盟國共管的是日本本土，而不可能是中國土地。

在暴力便是真理的形勢下，琉球這小國成了犧牲品，不但在戰後不能復國，獨立為共和國，反被美國私自

，清末光緒五年為日本佔領。故此，二次大戰後不歸還中國，也應讓其獨立，美國不可能把別國土地拿作自己送禮，萬萬不可能連同中國的土地也列入送禮的名單上。

菲律賓這次見樣學樣，混水摸魚，將來一定會後悔。這等行為簡直在開中國的玩笑，中國在一千年以前已是南沙羣島的主人那會待菲人於一九五六年去「發現」。舉個例子：我建了一幢房子，房子當然是屬於我的，不論任何人在後「發現」這幢房子也不能說是屬於他的。

小小一幢房子也不得亂認主權，佔有九十六個島嶼的南沙羣島談何容易一聲「發現」便想佔去。慶幸民國四十年中國便派有駐軍防守，不然的話，南沙羣島已插上菲律賓旗了。

菲律賓、荷蘭、南越這些國家本來不重視小小的南沙羣島的，這次爭奪該島主權，完全為了圖利。利字當頭，見利忘義。從他們的瞳孔中反映出來的影像不是道義、而是該羣島的海底石油礦。我發覺國際間已無道義可言，只要有利可圖，認賊作父在所不計。

寄語政府，在這無利不求的逆流下，不應再幻想國際道義。一定要自存要自強，否則，只有被犧牲在洶湧的狂潮中。拿出勇氣來吧！細小的以色列也可以自存，戰勝迫它下海去的亞拉伯盟國。我們有六十萬精銳部隊，有五千年優良文化傳統，我們還有刻苦耐勞的奮鬥精神，斷不可能比不

上小小的以色列。

總統在自由日訓詞中說：「中華民國的革命實非僅為自己一國家之獨立自由而革命，中華民族的反共，亦非僅為自己一民族之絕續安危而反共……。」

由此可見我們的責任是如何重大，要救世界，必先要自存。要自存，除了國內官民自強不息，對外要據理力爭，寸土不失。

打倒一切侵略者！

保衛釣魚台列嶼！

保衛南沙羣島！

倫敦搞保釣 華僑不上當

「保衛釣魚台」運動的海報，最近在倫敦唐人街由手寫改為印刷。這意味着此間的搞手要將此事「升級」。在六月尾這幾天，若干青年在唐人街沿途派發中文傳單，為美日串同謀我釣魚台而呼籲僑胞往遊行抗議。

縱觀該份傳單，使人讀後有一個意念：在倫敦主持這運動的幕後人物，並非純發諸保土護權，不過利用矛盾，作一石二鳥的打擊國民政府而已。相信凡稍具心思的中國人，在觀閱此份傳單內容後，都會洞悟其所以然。這撮鼓吹「愛國」分子，是利用此次釣魚台問題，將英國華僑的愛國心牽制到毛共陣

十二年前尼克遜訪問蘇、波二三事

·韶基·

自尼克遜宣佈接受周恩來的邀請，準備明年五月以前訪問中國大陸以後，在整個世界上掀起軒然大波。一般來說，外間的反應可分兩個極端，其一是贊許，認爲有助於世界和平（尼氏本人也這樣說），持這種看法的人都是憑直覺出之的，大部分有盲從附和之嫌；另一是不以爲然，認爲尼克遜放棄原則，不守信義。

平情而論，以尼克遜這樣的反共老手，如果認爲他這次決定單純是爲了達到連任下屆總統的私人目的，則未免稍欠公允。姑不論他的決定是否明智，若暫時拋開原則不談，以筆者私見，他在此時作出此項石破天驚的決定，未始不是爲了反共的目的。或許他從專家方面獲得可信的報告，認爲中共一貫所持反美的立場，都是基於對美國文明、科學、民主、自由的恐懼，深怕大陸人民的精神被那些東西腐蝕。所以尼氏便針對中共這一弱點，不惜「降格」，願意承受「自甘受辱」的嘲諷，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務求一舉叩開對美封閉已久的中共鐵幕之門。不管他的想法是多麼幼稚，但其反共動機還是毋容置疑的。

爲了讓讀者加深對尼克遜這個人的認識，這裏舉出他於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間以副總統身分訪問蘇聯、波蘭的二三事。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莫斯科的「美國展覽會」正式揭幕。尼克遜以副總統身分遠道赴蘇主持展覽會的揭幕禮，並乘機會旅行了蘇聯的一些地方。

就記憶所及，當時的中共報紙也報導了尼氏在蘇的活動情形，其中有一項是帶着譴責的口脗，指他行爲卑鄙，到處向蘇聯公民派美鈔，企圖以資產階級的臭錢腐蝕蘇聯人民。有一次，當尼克遜向一位工人派美鈔時，遭到工人嚴詞拒絕，好像當時的蘇聯記者（？）還拍得了那個鏡頭。

那次展覽會據說開得很成功，記者形容它爲「一個小型的美國」。不知是不是出自尼克遜的主意，展覽會曾對來參觀的俄人設了一個小小的陷阱。他們把許多小物件散擺在各個攤子上，等待俄人順手牽羊。結果，第一天晚上查點，便不見了兩架照相機，幾十本袖珍書，以及許多如刀叉之類的小東西，甚至有幾本俄文的聖經也不翼而飛。這自然成了西方記者的搶手新聞資料。

從上述兩件小事，你說尼氏幼稚可以，說他狡猾也未嘗不可。

尼克遜在八月二日飛華沙訪問波蘭，所受到的歡迎被容形爲「空前」。據當時外國通訊社的報導說：「至少有二十五萬波蘭人，眼眶中流出熱淚，以歡迎尼克遜副總統的訪問。」華沙的波共機關報紙「人民論壇報」也在社評中使用了動人的字句。它說：「我們歡迎這位傑出的嘉賓的誠意，是無可懷疑的。他在這次訪問中，也會認識到波蘭的這種誠意。」

當時波蘭被共黨統治，也有十幾年了，但仍掩飾不住人民那種嚮往自由的心情。當歡迎行列的人羣向尼氏高喊「美國萬歲」「我們愛你」等口號時，尼氏也報以「波蘭萬歲」的歡呼。歷史的事實證明，蘇、波近十年之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尼克遜那次的訪問不無一定的作用。

無可否認的，中共對人民的控制與壓榨要比蘇、波嚴厲得多，尼克遜這頭老狐狸是否也能像「腐蝕」蘇、波那樣腐蝕中共？則有待未來事實考驗了。



尼克遜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爲莫斯科美國展覽會行剪彩開幕禮，赫魯曉夫等均在場。



尼克遜訪蘇時與赫魯曉夫在電視機前留影。

歸鞭劍影錄

報，天鐸報原爲陳布雷先生的長兄所創辦，陳先生於畢業那年的春天，偶赴上海，寓天鐸報，其時戴季陶先生任職該報，主撰社論，適因結婚，向報社請假，天鐸報乃請陳先生代主筆政，此乃陳先生爲記者之始也。

戴季陶先生與陳布雷先生之淵源，亦始於天鐸

民國十年與潘公展任職於上海商報，爲編輯主任，每週撰社論五天，以筆勢雄渾，論事精闢，報業鉅子張季鸞譽爲論壇中之異軍突起，特與之論交。而商報之所以能在上海聲譽鵲起，乃民國十二年曹錕進行賄選，商報首先揭櫫反對，力持正論，陳先生之雄文，更爲人所重視，其能文之名，已傳播於大江南北，爲新聞圈內人士所敬仰。一談到報紙上社論的大手筆，北推顏旨微，南推陳布雷，由此可知陳先生文章傳海內了。民國十五年北伐軍前鋒已達長江下游。民國十六年，陳先生與潘公展赴南昌，謁 蔣總司令於軍門，南昌一見，即舖開書生參與機要之路，由 蔣公與陳果夫先生介紹參加中國國民黨，旋出任浙江省政府秘書長、中央黨部書記長、浙江省教育廳長、教育部常務次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至民國二十四年日本軍閥謀我日亟，奉 蔣公命撰「敵乎，友乎」⁉發表於外交評論雜誌，痛斥日本野心軍閥的無知，各報競相轉載，日本報紙亦均爲譯刋。是年，陳先生入爲侍從，出任侍從室第二處主任、主管秘書、研究工作。陳先生從此參與機密，不再出任行政工作，亦不再出任中央各部門主管，只當選中央執行委員而已。陳先生感恩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平日爲 領袖而分憂，危險時爲 領袖而犧牲，此忠臣烈士之氣節，而陳先生眞法今古完人矣。況陳先生以信任之專，倚畀之重，倘汲汲於富貴，則封疆大吏、尙書、參政，垂手可得，但陳先生不脫書生本色，淡泊明

生五十榮壽之日，今 總統蔣公頒詞「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以祝，陳先生喜甚，以 領袖知其最深也。自云淡泊始能與世無爭，寧靜始能堅忍不拔。陳先生之死，自謂油竭燈枯，竭忠殫力，乃死於國也，則陳先生之精神，浩然長存矣。

十、自「老解放區」來，暢談中共的殘暴

在中國的歷史上，曾出現過幾個嗜殺的魔王，可像每天要見過殘忍的血腥，才得入睡安寢，否則焦躁不寧，擇人而噬了。唐朝末葉的黃巢，明末流賊張獻忠，都是這一類的蓋世魔王。黃巢流竄湖廣，折奔汴梁，掠入齊魯，所過之地，碧草染血，以晚唐的人口，而傳說「殺人八十萬」，可知黃巢的兇暴；張獻忠在四川的七殺碑，成了可怕的屠殺。小腳婦女，給他斬下腳尖，聚之成塔，觀之以爲樂。纏足已是生受其苦，卻還要慘受刖足之刑，可知張獻忠的殘酷。

但根據二十年來報章的報導，零星沒有系統的資料，中共自「三反」、「五反」，直至紅衛兵的「造反」爲止，大概屠殺了一千萬以上，由於鐵幕低垂，不易取得切實的證明，所以這一千萬的數目字，並不可靠，估計不會少過，只有超出，可知中共的殘暴，則又比黃巢和張獻忠的殺人紀錄，超出十倍以上矣。當民國三十二年，三民主義青年團，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於陪都，其時中共未敢公然稱兵作亂，但打着第八路軍的旗幟，或抬出新四軍的番號，抗而不戰，游而不擊，襲擊國軍，擴充地盤，在大會上，晉、豫、魯、冀、皖、蘇各省的代表，均向大會報告：中共藉抗戰而擴張勢力，勾敵僞而襲擊國軍，殺戮地方官員，破壞地方稅收，裹脅壯

。康澤先生於歡宴全體代表席上，也報告中共常活埋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幹部，致壯烈成仁的同志很多。最初我還以爲中共未必這樣泯滅人性，爲國人所唾棄，但後來見凡報告中共罪行時，而報告者均激昂憤慨，沉痛陳詞，可知絕非虛構。我爲了明白眞相，特向報告受中共荼毒最烈的省份，在代表羣中，找幾位原籍已是「老解放區」的人，來查詢中共在「老解放區」的措施，便可以畧知梗概了。我在此次大會中，是一個頗爲活躍的小伙子，承大家看得起我，使我們的友誼發展得快，所以，我很順利便找到了兩個人，一個是山西姓高的代表，他的原籍是中共所說的「老解放區」，幸而他早已離開家鄉，跑到外地做事，但家裏的人卻受中共所害。另一個是安徽省的代表，他的姓名日久忘記了，好像是姓趙，記得他是在安徽大學當教授，是鍾鼎文兄介紹給我相識的，鍾鼎文兄爲留日學生，抗戰軍興，曾參加留日班受訓，在安徽文化界很有名氣，他所寫的白話詩有行吟草集，傳誦詩壇。我與他是民國三十年中訓團的同學，他是安徽舒城人，其尊翁爲安徽省名律師，任安徽省律師公會會長，急公好義，爲皖人所敬，歲暮回鄉，共軍忽至，夫婦同時遇害，其時鍾鼎文兄仍留學東洋也。殺父母的血海深仇，故鍾兄恨中共入骨。此次與我再能聚首巴山，剪燭西窗，很是高興。聞我要查詢「老解放區」的實況，便介紹這位教授給我。這位老教授的老家，是新四軍的流竄地帶，也列入了「老解放區」，他和家人早已到了立煌，但親屬之中，就有慘遭新四軍的荼毒。在大會期中，有一天是星期日，休會，我拉這兩位仁兄到兩路口的川菜館，先來一個開懷暢飲，然後我言歸正傳，表示想以客觀態度了解中共在各地的實況，尤其是血腥的事實，希望兩位老兄，以老百姓的身份，離開黨派的立場，切實的報導「老解放區」的實在情形。山西的高先生和安徽的老教授，見我們彼此談得甚攏，而問的都是切身之痛，他們大概是兩杯下肚，感情更易激動。

（五十六）

第一：蔡在大陸上根本沒有游擊隊，所向美國人呈報大陸游擊實力完全虛報，眞正有游擊隊力量則是張大王。

第二：目前來塞班受訓各期學員，大部都是香港調景嶺難民，被誘騙來此稱之爲自己游擊幹部。

第三：現在蔡向外宣稱亞洲抵抗運動學校，是他的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學校。

此時，塞班學校以賈克遜爲首的美國人，根本對蔡就存有不太好的觀念，加之得到王治如此的報告資料，依這批美國人的意見，很有意把蔡踢開。這樣，自由中國運動就在這個登峯造極的時候，在美國人導演下，開始內部火併了。

美國人又支持王治了

王治的搗蔡文治運動，由醞釀到成熟，剛要高樹起叛蔡旗幟時，東京總部便發覺了，竟被蔡文治使用閃電戰術，王治迅不及防地挨下了當頭捧，從此一敗到底，禁居於塞班島上托庇洋人生活了。

一九五一年的春夏之交，塞班島上是一個炎熱季節，在此處受訓的A班學員，他們已屆結業階段。這時，中國人出賣中國人的醜戲，正在操刀者的引導下表演着。當A班結業時，這幕醜戲隨着季節的炎熱亦開始白熱化，同室操戈的痛心事開幕了。

塞班學校的美國人，除了專門負責訓練敵後兵種工作人員外，並且負有對訓練完了以後的人員使用使命。必要時他們還要隨受訓人員空投敵後，直接參與抵抗運動工作。爲此，他們視塞班的學校是自己工作關係機構，由這個學校訓練出來空投的人，是與他們發生直接的共同關係的人。因之，他們對這學校的人，也視爲較親近一層。

美國人有一種優越感，他們認爲只有自己可以指揮其他皮色的人，其他皮色的人要指揮他們，那他們就感到不舒服。因蔡文治對外號召塞班學校是自由中國運動幹部學校，無異說：塞班學校的美國人都是蔡統制下的一部份，這樣，在塞班的美國人當然是不願意接受。王治見機可圖，把這一件事向美國人報告，此時塞班學校以校長賈克遜爲首的軍人則憤憤不平。於是，凡從東京來的中文函件一律施行嚴格檢查並扣押，經檢查結果，證實了王治所報沒有錯。由此堅强了他們支持王治搗蔡的決心。

王治走洋人路線搗蔡集團是怎樣形成呢？大體上說：是以塞班學校一班中國教職員爲基幹。在這裏把這些中國人分析報導一下：

王治是塞班抵抗運動學校中國人的副校長，是中國人的最高負責人，他能夠到塞班去任此要角引線亦未脫離蔡的吸收及派任之種種淵源。否則，他也無法飛到那個地方去工作。根據情理來說：爲了國家或個人初衷以至私情上，王治不應該受美國人的利用來內鬨搗蔡，但是政治上是無情理可講的，大概王治是灌上這種痳醉針使其心理變態。

未參加自由中國運動以前的王治，他是賦閒台灣，深居於當時陸軍總司令孫立人私邸內，後借治病名義來到香港。因爲他染過一層西點軍校的色彩，而且又在麥帥總部內任了一段不太短時間的幕僚，牌子及來頭洽應其時。正値蔡文治初搞自由中國運動，得不到麥帥老頭的賞識，蔡被老麥趕出日本，逼藏於冲繩深山。當此情形爲要打通東京盟總關係，蔡便選中了王治，這是蔡重用王治的原因。怎知道後來的王治會被人利用從內搗鬼，更也沒有預想到麥帥會被杜魯門撤職！結果這兩件事都出蔡意料之外出現了。

塞班學校的中國職員，依情況可以分成三種派系：

一、張大王的老幹部，他們佔着不算太小的勢力。自從蔡文治將張踢開以後，這一批人就被凍結在塞班島上，擔任些不太重要的教職員，以他們初來的意願與現實對比，其心情的苦悶可想而知，當然要尋找機會解除這個「凍結」環境。

二、雜湊堆，他們既不屬張的舊部，又與蔡的關係平平，不過他們參加這個團體早，認識較清楚點。知道這是美國人敵後兵種的情報機構。談革命，都是蔡文治以假作眞的瞞天過海手法，到不如乾脆一點，一不作二不休，替美國人當僱員要實惠點吧！每月可拿美國人的高薪，生活舒適，擺擺洋派頭，在眞正中國人面前威風威風！到一定的服務期間完了，就可以解僱，免得生活在那層層鐵絲網圈着的「天牢」裏。這一批人在美國利慾誘啖下，忘記了他的祖宗本是中國人，出賣國家與自己靈魂還認爲是光耀門楣。

另外一個派，則是蔡的親信，他們是蔡的耳目，負着監視所有中國人的任務，算作忠於蔡的親信派。

在這些派系以外，還有一個人須得介紹的，那就是顧孟餘政團代表××，他是顧集團派來海外的連絡員。當蔡、顧、張三人分家後，××則隔留於海外。王治出任副校長時候，××被任命塞班政治教官。而且寫了一本名「我們的基本信念」的書，正當缺乏政治理論的沙漠裏，這本小冊子，王治很賞識，於是就署名「石心」（王治的化名）著公佈了。從此，××在塞班上成了王治的靈魂，有很多事情王都願意就教××。

王治和蔡文治相比，蔡文治是幕僚出身，雖沒有幹部，但他是自由中國運動的創始人，所去海外者，畢竟須經他物色，而且還有他一羣裙帶卒仔，王治呢？他在海外除了自己嬌妻愛子之外，是「形單影隻」。而且那時他的妻兒都還留在東京作蔡的勢力範圍內的人質。當美國人要利用他的時候，他只有單槍獨馬一身，但又怎樣去搞呢？於是，只好從上述各派系人物中去找尋。那被凍結的張部人物成爲爭取對象，還有那撮洋化寶貝更是一呼百從了。××亦成爲搗蔡羣中不露形跡的穩健潛伏分子。就這樣湊合了一團。

（十四）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本來，亞洲抵抗運動學校，是在韓戰發生後成立，而自由中國運動總司令部，係成立於亞洲抵抗運動學校之後，在時間次序來說：先有抵抗運動學校，後有自由中國運動總部。復以地區機構含義上說：亞洲是包括中國，而中國則代表不了亞洲，但蔡爲壯大自己的聲勢，便把這個學校向中國人宣之爲「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學校」。初期參加自由中國運動剛到東京的人，或在香港工作未到過海外的中國人，恐怕都認爲塞班這個學校，就是特爲訓練新興第三勢力軍政革命幹部的基地。不到塞班經歷過的人，是不會清楚這個學校與中國人間的奧妙癥結，以及蔡文治爲什麼這樣作的苦心和原因。

經東京總部成立後，在行文上對塞班學校一律以軍政幹部學校稱之（簡稱幹校）。這點上可以看到蔡的中國人味與魄力。到A班受訓時候，東京方面正式以中文公佈了自由中國運動幹部學校的校歌，在此特記於下：

天蒼蒼，海汪汪；
這美麗的小島是革命的搖籃。
我們在遙遠的一方，
爲了祖國的自由，我們在鍛鍊成鋼。
爲了祖國的復興，我們在臥薪嘗膽。
以火點火，以熱傳熱，
以力接力，以光發光；
打倒萬惡的共產黨，
建設民主自由的新中國。
我們的任務，何等重大，
我們的前途何等輝煌；
努力！努力！
努力去創造！創造！
創造一座人間的天堂！

的消息，美國更需要大量的中國人員空投到敵後，因此，香港儲有幾千人在待命去海外受訓，塞班方面也準備擴大每期訓練四個隊的中國人（每隊×百××人），預定A班畢業了，就向大陸大量空投，此時蔡文治的自由中國運動，走到登峯造極的階段。當此，美國人又有了打算，他懼怕一當蔡力量壯大不聽話怎麼辦？所以又要另支持一個人來牽制蔡，於是美國人便找出了塞班學校中國人副校長石心（王治的化名）來搞蔡文治了。

王治（未見過其人者，則誤傳其爲抗日勝利後國府駐日軍事代表團長朱世明其實不確），這個人，在前面我們介紹過，他是美國西點軍校的畢業生，和美國人的關係算夠密切，美國人就利用這點關係選上了王治。王治亦以這種關係而自爲光榮甘被利用。由而王治和美國人在塞班相互勾結，王爲討好美國人，增加對自己的相信和表現忠誠，便把蔡文治的底牌完全向美國人揭穿！

故然，蔡文治因爲踢開張大王，顧孟餘等人而降低了自己聲勢，再因王治爲美國人利用造成了海外中國人的分裂：自由中國運動失敗的命運就在這許多暗波角鬬中決定了。

筆者寫到這裏，有無限的感想，腦海奔流着一段憤慨往事；大概中國人都很記得清楚，魏德邁來華訪問，歸國後發表汚辱中國人的報告書中寫着：中國無官不貪，無吏不汚的語詞，以及後來杜魯門政府發表的對華白皮，對這些文件的材料根據，假若沒有中國人爲內線供給，美國人怎能得到如許詳細的中國人內幕材料？還不是今日之吳定，以前的蔡文治的傑作嗎！正因爲供給這些寶貴的「家醜」，才換得美國人對蔡當時的支持。

中國有句格言：「殺人者人恆殺之」，這句話，告訴那些自私自利的殺人者，如果你謀害了別人，有日你也終會得同樣的結果，當日蔡出賣國府求謀私利，現在自己又爲王治出賣，這正是符合前面的古訓！當然，蔡文治取得美國人支持以後，不無呈報些不太眞實的事，但這些不眞實的外殼又被王治所扯破。

馮玉祥獻豬與制倭

·王代民·

有「倒戈將軍」之稱的馮玉祥，一生的趣聞和醜聞，常見載於報章雜誌，獨「獻豬」一事，尙未見有人提及，茲錄以博讀者一粲：

這是民國三十一年冬季的事，筆者聆訓於重慶復興關（原名浮圖關），主講「團長言行」一課的，是已變節投共的張治中。張一口油腔滑調，頗能引人發噱。這是無可否認的。那時，總統蔣公，對他推心置腹，他除了擔任軍事委員會部長之外，還是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書記長，他所以主講「團長言行」，就是因爲他經常接近蔣公，對蔣公的生活起居，知道的比較多，「馮玉祥獻豬」的事，是他在談到蔣公營養方面說出來的。

他說：蔣公每餐三菜一湯，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山珍海錯，盡是蔬菜豆腐之類，他很擔心他營養不夠。一次，他偶然與馮玉祥談到這問題上來了，（那時，馮是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立刻責張，說：

「文白兄，你天天在委座左右，這樣的大事，你應該早點設法改善才對啊！委座日理萬機，身繫民族安危，怎能眼看到他營養不夠，不予理會呢？文白兄，你明天到我家裏去，我跟你商量一件事。」

第二天，張治中到馮家去了。不料，張一進門，馮並不招待他到客廳去，卻拉着他向宅後走，說：

「文白兄，你看看我養的豬怎麼樣？」

張對馮這個奇異的舉動，頗感罕納，只有跟他走，到了宅後，便是豬圈，馮指着圈裏大大小小的豬羣對張說：

「文白兄，我想送兩隻大的給委座，使他多些營養，聊以表現我對委座的尊敬，你的意思呢？」

張治中不覺啞然失笑，他還沒來得及表示意見時，馮又一本正經的說：

「我相信你決不會不同意的，就這樣好了，請你關照侍從室負責同志一聲，說我明天送兩隻豬來。」

馮善於做作，張是很清楚的，他知道他這一製造新聞的行動，決不可能使他改變，只好通知侍從室。次日，馮親自陪同之下，把兩隻肥豬，送到侍從室去了。

不久，不甘寂寞的馮玉祥，便因爲這一獻豬行動，成了陪都一時的新聞人物。

馮還有一件頗快人意的事，曾使勢燄囂張的日本商人，啼笑皆非。這事發生在湖南常德，當年常德的父老們，常把它作酒後茶餘的談話資料呢。事情是這樣：馮還是混成旅長的時代，曾駐紮在常德一個時期，兼任那兒的警備司令。那時，日貨已在常德傾銷，因爲它的價格低，品質又比我們出產的精美，很多利令智昏的人們，都趨之若鶩，使得出售日貨店前，人頭湧湧，生意滔滔，專營國貨的店前，則門堪羅雀。同時，由國人經營，往來長沙常德的小火輪，因爲票價較高，速度又慢，比起日本人經營的票價低，速度又快的快輪來，自不免相形見拙。以後，他們的輪上，常是「爆棚」，我們的輪上，只是「小貓三四隻」不貪便宜的愛國同胞。

日本商人因囂張跋扈慣了，不獨不把中國的老百姓放在眼裏，連當時煊赫得不可一世的馮玉祥，也不予理會，馮在憤慨之下，忽然想出了一條「妙計」來。

一天，他把日本派駐常德的商業負責人到他的司令部來，一股正經說：

「現在，有很多我們愛國的同胞，正在計劃對付你們，你們聽到這消息沒有？」

那日本人滿不在乎的說：「馮將軍是常德的警備司令，大概不會容許他們有妨害中日兩國邦交的事發生吧？」

馮頻頻點頭，說：「是啊，我決不容有這種不幸的事發生，這是我的職責，你回去罷，我一定要保障你們的安全。」

那個日本商人趾高氣揚的離去後，馮立即選派一批彪形大漢，操着寒光閃閃的大砍刀，和上了刺刀的步槍，如臨大敵的守在所有出售日本貨的商店門首，和日本小火輪碼頭上，虎視耽耽的盯着往來的人們，看到有人進店或走進碼頭，立予驅逐。於是，日貨和日輪，立刻無人問津了。

這樣經過了十來天，日本商人似乎已發現並沒有人向他們採暴力行動了，便主動的去找馮，說：

「這一向來，馮將軍爲了保護我們，實在辛苦了，我想請馮將軍把商店門首和碼頭上的衞兵撤退，讓他們也休息休息。」

馮正色說：「我是這裏的警備司令，守土有責，萬一百密一疏，在這裏發生不利於你們，影響中日兩國邦交的事來，我怎當代得起？我一天在這裏，一天要保護你們，怕什麼辛苦呢？不過，如果你不願意我們的士兵站在店門口和碼頭上，我就採取別的安全措施好了。」

第二天，馮果把店門口和碼頭上的衞兵撤退了，但，大街小巷卻貼滿了這樣的佈告：

「凡企圖接近日本碼頭與商店者，必經本部許可，否則格殺無論。」

與此同時，馮的巡邏隊，像走馬燈一般，在店門口和碼頭上巡個不停，這些地方，因無生意可做，變成「門雖設而常關」了。

但，日本往來長、常的大小輪，卻還是照原定班期，空船行駛，阿Q式的表示他守時和「精神勝利」。

後來，日本人已知道馮的措施，是在「整蟲」他們的，但卻奈何他不得，只好徒呼負負。日人當時所受損失之大，可以想見呢！



不敢想的，我們自由了！我們可以到另一個世界去！這是天堂的福音，這是眞的！我們恨不能插上翅膀即刻遠走高飛！我愛俄羅斯，那是我的祖國，是我們民族生根的土地！但是，我更愛自由，自由，自由……」

汽笛一聲長吼，武漢到了。

當列車喘着汽停在月台上時，我們看見一架白色的十字車停在那裏，我和李鳳英幫助着把產婦抬上去。十字車響着號離開了火車站，伊凡隔着窗玻璃向我們不停的揮手，車子漸漸消失在遠處的街頭了……

列車隆隆的繼續南下，我和李鳳英倚着車窗望着飛馳而過的景物，田野、山嶺、城市、河流，江山嬌嬈，景物壯麗，我想起伊凡的話：「我愛我的祖國，那是我們民族生根的地方。但是，我更愛自由，自由，自由！」

椰樹海灘的沉思

李靈均

不是關門自說自話的時候

大多數留美學生，他們刻苦自勵，好學深思的情形極其值得稱道。老實說，在一般美國人的心目中，我們多難的國家不見得有多麼崇高的地位，但由中國留學生、學人以他們的智慧和好學深思所建立起來的聲譽，卻受到普遍的尊敬。今天在美國學界流傳有這樣的話：「沒有中國教授的學校不是好學校，沒有中國教授的學系不是好學系」。這些學者教授們之所以成名，當然是他們刻苦好學的結果。有一位鄭姓的留學生來自台灣，初到美國時三餐不繼，買不起麵包和米飯，只計算熱量用大麥和馬鈴薯充饑，但如今他是馳譽遐邇的工程師，類此而苦學成名的又何止鄭君一人！

中國人的智慧一般也在西方人之上。撇開享譽世界的科學家不談，去年福特公司曾舉辦全美青少年天才評選，共錄取十二名，其中第一、第五、第十二名均爲中國少年，而華僑人口總共不過佔美國總人口百分之二·三。

對於這些留美學人和學生，我們必須多方鼓勵，絕不可懷疑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如前所說，海外的一切中國人對於國家，對於政府，唯其愛之太深，所以責之過切。一般華僑也同樣是如此。今天不是我們關起門來自說自話、誇稱繁榮和進步的時候。比起我們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來，我們的成就實在極其有限，而從海外看台灣，無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也都一如蔣總統所訓示的那樣，需要求新求行，進行更多的改革。

在經濟事務上的兩項意見

當然，海外學人、學生，一般華僑以及許多友邦人士，以不同的角度看國內的一切，偶有主張，不一定就能符合實際。然而他們的動機是不惡的，所提原則性的意見也不無參考的價值。筆者曾在柏克萊和加大的一位Mr. Joseph Fischer(Center of South and South East Asia Studies)因他提起而談到何以在台灣仍必須維持中華民國憲法體制的問題。當時筆者曾以美國取譬，希望美國的學人們能設身處地加以檢討，如果美國因共黨叛亂而失去大部份國土，僅保有夏威夷作爲中興復國的基地，是否也立即毀棄由華盛頓和林肯所建立的建國規模和憲政體制。這位學人對此也無辭以對。不過，筆者在美國期間發現，如何在憲法容許的前提下，使中央級的民意機關具有更爲現實而廣泛的代表性，藉以加强憲政運作的功能，也同爲海外僑胞和留美學人、學生共同的願望。一位留美學人曾坦率以道：立監兩院委員和國民大會代表年事已高，日漸凋零，正是爲了維護憲政的法統，所以這才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用人行政也是海外學人、學生有較多意見的題目。曾有三位筆者所接觸的人士，指責某機關所重用的某人爲Play boy，算不上青年才俊之士，而眞正的青年才俊卻又少有出頭的機會。在經濟事務上，主要的意見有兩項，一是對前此吸引外資的政策不盡同意，認爲有悖自立自强自主的原則，另一是對某些商品的配額和管制懷有憂慮，並曾以洋菇舉例，據謂中共的洋菇隨尼克遜貿易尺度的放寬已在美國市場出現，如果繼續施行配額制度，將無法與之競爭。以上所說也不過略舉數例。總之，海外僑胞，甚而大部份友邦人士對國內事務的意見，動機都是純正而善良的，雖然他們對國內情形的了解不夠深入，但其渴望我中華民國富强進步的初衷則全無二致。

我們在考驗中要勝過逆流

徘徊又獨坐在奧蘭多的椰樹海灘，一股愛國而又愛時的感情，讓我難於自抑。正如多日以來我一再和美國朋友們所說，我相信二次大戰以後中國的變局，迄今仍在發展變化之中，不會是一個終結。而且無論一時環境之爲順爲逆，中國都必將有其自由民主的前途。問題在於我們必須將這一鬬爭堅持下去，勿因偶發的風浪而動搖國家的根本。具體言之，我們無論如何必須維護中華民國，使其永久成爲一切愛國反共的中國人團結的中心，必須盡一切可能維護它在國際間的地位。同時，我們必須確認使七億大陸上中國人掙脫共產主義枷鎖的鬬爭，是一個長期的鬬爭，要贏得這一鬬爭，必須團結海內外一切愛國反共的力量。我曾深入地分析和檢討，今天在台灣的一千三百多萬同胞，生死患難、安危榮辱與共，實在找不出任何自相矛盾的理由。而海外的中國人，更與國家同其命運，由於他們對自由民主制度的服膺，不可能設想他們會同意中共對大陸的罪惡統治。然而大陸陷共廿一年，今天國際情勢的演變，顯然已對我們構成一種考驗。我們要勝過這一逆流，使一切自由的中國人在政府領導之下團結得更爲鞏固，進而擴大政治影響，爭取七億大陸同胞歸心，就必須在外交上有肆應變局之道，而在內政上面對現實，採取一切必要的革新措施，讓國內的公衆心悅誠服，以能居住在此自由的土地，讓作爲中華民國的公民而深感幸福和驕傲，也讓海外的僑胞有一新耳目之感！（全文完）

「什麼事？」我急忙迎上前，心裏對他有着一種特別的感情，也許可以說是「人類的同情心」吧，這件本來與我毫不相關的事，我變得關心起來。

「烏蘭諾娃，她，她痛得厲害……」

我和李鳳英對望了一眼，立即往那節車卡走去。

「伊凡，別擔心，張醫生是好醫生，他會有辦法的。」李鳳英邊走邊對那年青的俄國人道。

產婦痛苦地呻吟着，嘶啞低沉的喘息越來越微弱，情況不大好，胎位無法轉正，羊水已穿了，子宮的陣縮減弱，宮頸停止了繼續擴張的能力，產婦已經呈現虛脫狀態。我除下手套，抹了一把汗，對李鳳英道：「立即進行急救！葡萄糖、輸液，快！要儘快爭取時間給她動手術！」

李鳳英緊鎖着眉頭，着急地道：「張醫生，車上……」

列車隆隆的向南飛馳，窗外的景物紛紛向後急倒。

我奔出車卡，找到了「列車長」，把產婦的危急情況向他詳細報告，要求他趕快設法拯救。

「列車長」不耐煩的聽完後，皺起眉頭，打着官腔：「同志，這是特別班車，沿途小站不停的。」

我急道：「列車長，這是人命攸關哪！」

他看了我一眼，冷冷地道：「醫生，這些不過是白俄。」

我的心像被利刀猛刺一下。我也冷冷地道：「我是醫生，我的責任是救死扶傷。病人是一律平等的！」

他惱火了：「同志，這是階級觀點問題，你是為誰服務的？他們是白俄，是反動階級，是敵人！」

「你錯了！列車長，他們本身不是白俄，他們沒有罪！」我不客氣駁斥他：「任何人都應該給予醫療照顧，就是敵人也要！這是人道主義！況且，這批人是黨中央和國家批准離境的，出了事對黨和國家都有影響！這責任你負得起？」我給他加上頂大帽子，轉身就走，說真的，我恨死了這種傢伙，真想揍他一頓！

「醫生，醫生！」背後有人追來，我站住，原來是那個金髮的伊凡。

他緊緊的握住我的手，神情激動，許久，才掙出一句話來：「謝謝你，醫生，謝謝……」

「不用謝，伊凡，這是我應該做的。」我說。

「你剛才的話我全聽到了，謝謝你，醫生，你，你是好人，上帝會保佑你！」他淚珠奪眶而出。

我鼻子有點酸。強自壓抑着心頭的激動，說：「不，伊凡，別這樣說。人，並不是全都是壞的，有人性，有良心的人很多很多，只不過，環境的壓迫，不能，不敢表示罷了。」

他頻頻地點着頭，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車很快就要到武漢了，到了武漢馬上就可進醫院，不會有問題的，烏蘭諾娃有李姑娘在看護，你放心吧。」這節車箱只有幾個人，都縮成一團在打盹，我拉他坐下：「你也休息一會吧。是了，你妻子的預產期你們難道不清楚？這個時期是不能太過勞動顛簸的。」

「不是不知道。可是……」伊凡低下頭，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人，總是有其難言的苦衷的，我沒有追問他。

他見我沒有聲，慢慢抬起頭來，望住我。我們互相注視了好一會，他緩緩地點點頭，道：「我信任你，醫生，你是我的朋友。

——四十幾年前，俄國沙皇政府被推翻了，俄國的命運轉入了一個新的歷史世紀。我的祖父、父親像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一樣，為俄國結束腐朽、專制的沙皇統治，為國家的新生而歡欣、鼓舞，他們對新的政府寄以無限的熱忱和希望，他們是熱誠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也是熱愛自由的人。

我祖父是軍校畢業的軍官，他不滿沙皇的獨裁、專制和殘暴，他不願參加流血的殘殺，互相殘殺的都是俄國人，所以，當內戰爆發，他離棄了軍隊的職位，回到故鄉田莊，當一個農夫，做一個平民。而那時，我父親則正是年青的低級軍官，革命的熱情如火般的熾烈，他和工人、士兵一起，在彼得堡參加了革命暴動。

革命成功了！沙皇被打倒了！

可是，革命的成果卻落入了『布爾什維克』手裏，俄國歷史上最沉重、苦難的的黑夜開始了，俄羅斯陷入了血的深淵裏，陷入了火的地獄裏！屠殺、血腥、哭泣、呻吟……像洪水泛濫在俄羅斯的土地！死亡，比瘟疫還可怕的充斥着俄國的每一個角落。

祖父被『紅軍』殺了，下一個輪到的即將是為『蘇維埃』流過血的父親。父親和他的朋友在血的事實之前清醒過來，但已經太遲了！

在一個寒夜裏，父親和一批朋友開始了逃亡，從西向東，越過烏拉爾山，走過原始寒冷的西伯利亞，來到了中國的東北，以後，再由東北輾轉到了新疆。數百人的隊伍流落到新疆後只剩下幾十人了！

我父親在異域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像戈壁灘上的黃柳艱苦的生存下來，結了婚，生下了我和一羣弟妹。

我十多歲時，二十年代俄國歷史上的悲劇又在中國上演了……二十年代的風暴毀滅了我的祖父和家族，五十年代的風暴再次毀滅了我的父母和家庭！中國的『紅軍』為莫斯科清除了數不清的『官僚地主餘孽』！我的父執輩一批批倒下去了，一批批成了沙漠上吃死人的鷹隼的食糧……白俄，流亡的白俄……沒有祖國的白俄……沒有根的，漂蕩在空氣中的流浪者……」

伊凡雙手掩着臉，兩肩痛苦的抽搐着，淚珠像斷了線的珠兒滾滾落下。

「父親給我留下的只是一皮袋的泥土，俄羅斯的泥土，故鄉的泥土，我們生命的泥土……

慘淡的十幾年又過去了，我也和烏蘭娃諾結了婚。由於中共和蘇共交惡，中共想藉我們給蘇共一個恥笑的機會，給了我們自由選擇的機會，這是做夢也

每期完小說



南下列車

—田韋

「醫生，求求你，我求求你，不要，我不要生……」產婦躺在用行李堆成的「床」上，額頭滿佈着一層密麻的汗珠，兩手痙攣地緊握着，蒼白的臉孔充滿驚懼、痛苦、滾動着淚水的雙眼，就像待宰的羔羊，祈求地望着我……

由於職業的關係，呻吟、驚懼、痛苦……這一切，我見得太多了，心腸也比一般人「冷」了，照例只會在口頭上冷冽冽的給病人幾句命令式的安慰。而這個女人卻眞正令我心弦震顫，這是極度的痛苦，這是絕望的哀號，那悽慘的目光，低沉微弱的喘息……我受不了！

我輕輕地拍拍她那握得成了紫色的手：「放心吧，烏蘭諾娃，不會有事的，你很快就會生產了。」

「不要，醫生，不要生，不要讓我生產……」她伸手抓住我的衣袖，歇斯底里的嚎哭起來。

我莫名地望着她，她絕不像是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啊，浸在淚水裏的眼睛是這麼的清澈，像一泓藍湛湛的湖水，透出聰慧的神彩，可是，她說的話卻是這麼的……糊塗，令人難以理解，這是爲什麼？

周圍幾個老太婆合着手，嘴裏嘰嘰咕咕的唸着什麼，不時在胸前劃個十字。我知道，她們是在祈禱吧。

我疑惑的看着護士——那個山東姑娘，她苦笑着對我搖搖頭，一副無可如何的表情。我起身離開。剛踏進另一節車箱，一個人一把拉住我：「醫生，產婦怎麼樣了？要不要緊？」他焦急地問。

他很年青，身材高大，一頭金黃的綣髮，碧眼高鼻，是個英俊的白種人，說得一口純正的中國話。我問：「你是她的什麼人？」

「我是她丈夫。醫生，請你告訴我，她怎麼樣了？」

「難產。胎位異常。」我告訴他：「現在很難說，若果情況不好，要動手術才行。」

「動手術？」他一下子呆了，眼睛失神地望着我，那神情，咳，眞可憐！

「動手術……」他喃喃地重復。

「不要緊，那只不過是很普通的產科手術，一切會好的，別擔心。」我有些不忍，盡量說得輕鬆，安慰他。

好些人圍了過來，你一句我一句的，嘰嘰咕咕，聽不懂說的是什麼，這些人全是白種人，看得出他們是一伙。我剛坐下，那個山東姑娘也來到面前，她有點靦覥，坐在我對面，抱歉地說：「眞是麻煩你了，醫生。我還沒有單獨處理過這種情形的，一下子眞是慌了手腳，幸得有你在車上，眞謝謝你。」

我笑道：「那裏用得上謝。我聽見車上廣播裏徵求醫生，所以就來了。是了，我叫張嵐，在廣州工作，」我自我介紹道：「我剛去蘭州出差回廣州。」

「我叫李鳳英，在新疆烏魯木齊人民醫院工作。」她說：「我是負責護送這些白俄到廣州的工作人員。」

「哦，白俄？」我愕然。

「是的。」她解釋道：「他們全是蘇聯十月革命後逃亡到新疆的白俄，正確來說應該是白俄的後裔了。」

「白俄，逃亡者……」我的心陣陣的緊縮，帶着深沉的哀痛，喃喃地咀嚼着悲哀的名詞……

「他們到廣州去幹什麼？」我禁不住問道。

「黨中央和國務院最近改變了政策，讓他們自由選擇居留地，返蘇聯，留中國或到其他地區，由他們選擇，這些人都是到瑞士去的。」

「自由選擇？瑞士？」我簡直不能置信，這是奇績，神話的奇績！這事會發生在這個國家裏！自由，這個國家裏存在着自由！

「眞的。他們是到瑞士去，這已是第二批了，我們負責把他們送到香港邊境去的。」

我內心深處激起洶湧的波潮，「香港、瑞士、自由……」這一切像在做夢，像開在夢裏的花，他們，這些流亡的一羣，瑞士、自由……我說不出心裏的情感，像嫉妒，像羨慕，又有說不出的辛酸和苦澀……

「張醫生。」李鳳英把我從沉思裏喚醒，她靜靜的盯着我，柔和而又深沉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我的心，知道我在想的是什麼。

我强作自然地笑笑，心跳得砰砰的響。

「其實，他們全部都選擇了到瑞士。」她意味深長的笑道。

我們相對着笑了，這是會心的笑，意念相通的笑。只幾分鐘的接觸，我們彼此更接近了，更了解了。

我道：「這是給『蘇修』一個有力的嘴巴；俄國人情願流亡別國也不願回俄國！」我向她眨眨眼，輕鬆地說：「他們不願留在中國是因爲吃不慣中國飯，他們是吃麵包的！」

「哈哈哈……」「哈哈……」兩人都忍不住大笑起來，剛才的一絲陰影也在笑聲裏消失了。

「醫生，護士同志！」剛才那個金髮的青年氣急敗壞地跑過來。

閒話麻將

待旦

居住在香港耳根確是難得清淨，日間汽車的喧叫如雷貫耳，夜半時分，車聲雖杳，代之而起的卻是一片辟辟拍拍。張家尚搓四圈方能收場，李家則準備奮戰通宵。麻將這門國賭的確已在這個異族統治的孤島發揚光大，堪為告慰。而國人樂此不倦的理由，大抵也是冠冕堂皇的。主婦們曰：「先生上班，閒極無聊，電視看膩了，睡又不能睡那麼多，只有打打衛生麻將。」先生們則曰：「整天忙得頭昏腦脹，下班後不打幾圈麻將，輕鬆輕鬆幹什麼去？」

我對於麻將雖不至於痛深惡絕，但一年也難得打三幾場，主要的原因就是體會不出它的輕鬆。一上麻將場，就得留神下家打什麼牌，上家上什麼牌，對面碰了什麼牌，緊張得要命，何來輕鬆之有？既不輕鬆，就算是刺激吧！動不動就輸贏一二百塊錢，等於白寫一二萬字，實在有點刺激。我由於運滯且技差，十次上場，有十次是要拿錢出來清數，花如此代價找這樣子的刺激，實在覺得不值得，所以娛樂還是讓人家娛樂去，自己只好分享一片辟辟拍拍之聲。說到麻將這門國賭，有人以為在大陸早已絕迹。其實並非如此。大陸絕對禁賭雖有二十一年歷史，但麻將的生命卻伸延到一九六三年方告壽終正寢。而那時打麻將倒絕大部分是為了娛樂，而不是賭博。輸者祇是被人用粉筆或用彩筆在臉上劃一撇而已，而贏家，只不過是贏了塗人家臉的權利。打了一陣子，大家都變成大花貓，舉目四顧，自難免不發出一陣嘻嘻哈哈的。那時，正因為不必顧慮輸贏的確夠輕鬆，所以我也曾樂此而不倦。

有一年我被調到一間位於海隅的中學任教。日間忙於上課改作業倒不覺得什麼，黃昏時分，盡管海灘並不太美，倒還可以在海堤上徘徊，看看西落的夕陽，看看夕陽下的漁舟。可是夜晚卻不知幹什麼好，頗有點百無聊賴的感覺。盡管鎮上有一間小小的電影院，可是從廣州去的人，三年之內都別想再看電影，因為放映的全是廣州老早映過的陳年舊片。尚幸當時還有一項唯一的娛樂——打麻將。

在大陸，許多機關單位都有一二副麻將，從何處來，雖不得而知。但估計還是來自民間。「解放」初期，派出所大肆沒收麻將，知道那裏賭錢，馬上去拉人封場，錢既沒收，牌也沒收。沒收到的錢可以上繳「國庫」，沒收到的牌「國庫」不要，又無處存放。只好分配給各單位娛樂。牌雖常有卻不能打。只有星期六晚上可以「開枱」。所以在那個海隅小鎮教書時，每到周末，大家也就嚷着「開枱」了。而打麻將最積極的四名戰將，恰是兩男兩女。兩位女教師，一個是教音樂的，另一位是教化學的，我們四人有兩個難得的共同點。

其一、大家都說粵語，都是來自廣州，在當地既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別無去處。

其二、是我們都結了婚，但配偶都不在身邊。那位教音樂的女教師，丈夫遠在武漢，教化學的女教師，丈夫遠在南京，那位男教師妻子卻遠在大埔鄉下，而我的妻卻在更加遙遠的地方。我們四人中獨有那另一位男教師年紀稍大。其餘三人都踏出學校大門不久，結婚也只有一年半載。每逢周末，同事回家團聚了，寄宿的學生也提起行囊趕回家了。校園落得一片冷冷清清。冬天唯有朔風的呼嘯，夏日唯有荷塘的蛙鳴，無邊的寂寞與惆悵襲進心頭，實在令人感到這段時光不知如何打發。

起初我不懂打麻將，也不解其中樂趣，每個周末都躲在房子裏看書，搞古典文學研究、搞註釋、搞考據，可是堅持不夠兩個月，一切雄心壯志都蕩然無存。只好跑去參觀人家打麻將，學習打麻將，結果也沉迷於打麻將，每個周末不打到凌晨兩三點是不肯收場。打到疲倦極了，把那塊被人用彩色粉筆塗得紅紅綠綠的臉洗乾淨。再自己動手合伙煮一頓宵夜，吃飽肚子，然後分頭回去自己宿舍，倒下就睡。親人、家庭、城市生活，這一切的一切都不去想，不去懷念，不去回憶。的確減少了不少煩惱。那段時間，倘如不打麻將，我實在不敢想像怎樣渡過那些寂寞的日子。

然而天下沒有不散之筵席，我調離海隅小鎮的前夕，女化學教師要求調職的申請書，第三次被省人事局拒絕了，她哭了整整一夜。無可奈何只好接受我的勸告，寫信給她的丈夫，叫他要求組織把他從南京調來。因為要求從城市調往鄉村，希望性比較大一點。我離開小鎮半年，「八屆十中全會」已經開過，「打麻將」也和「交誼舞」一樣被當局禁止。各單位的麻將牌有沒有被收回去雖不得而知，但的確是沒有人再打麻將了。那時我曾收到女音樂教師的一封信，語氣雖然十分平淡，但我仍能體會到她內心深沉的痛苦。她告訴我女化學教師的丈夫最近調來了，她衷心祝福他們的重逢，但他們夫妻重逢之日，卻是她失去一位蜜友之時。如懷念昔日的一切，懷念黃昏的散步，懷念平日的打鬧，尤其是懷念周末的麻將。她告訴我如今她所過的，是孤獨的寂寞沒有麻將聲的日子。每個周末只好自己彈琴自己唱歌。雖然她也考慮到叫丈夫調去小鎮，但研究的結果卻不願付出永遠脫離城市生活的代價，寧願一年才見一次面。

大陸制度規定，只有處長級以上幹部的妻子，才有資格跟隨丈夫調動工作，普通人則只有「服從祖國需要」的份兒，所以偏多人為的怨偶。我們曾嘲笑過這個制度，認為這是「革命老頭兒們索取青春的補償」。因為他們年青打游擊時，十年八年也不能和妻子見面。現在「革命成功」了，人也老了，把老婆栓在腰帶上是合理的。讓我們年青一代也嘗一嘗離別的滋味似不過份。我們都在默默地忍受着。如今，比我們更青年的一代仍繼續默默地忍受着。

寒窗雜憶

三千五百萬美元

穆然

據美國通訊社的報導，原來這一屆的美國總統尼克遜，在競選期間，一共花去三千五百萬美元，爲美國歷史上花錢最多的一次，而其對手韓福瑞氏，亦用去近二千萬美元。從這個消息，我們可以看出，美國這種競選制度的弱點，而世人所嚮往的西方民主政治的不健全，亦盡情暴露無遺。試想三千五百萬的美金，折合港幣逾兩億元，這樣龐大的一筆鉅款，除了有組織、有計劃地收集外，個人是無法付得起的，即使有這筆鉅款，也不可能在短期內花卻，這種有組織有計劃地收集、有組織有計劃地花用，雖然不一定便是不妥，但卻使人意味到，這完全是有錢人在操縱着一切，某人要參加競選總統，什麼才具不問，先要看看他能否獲得有錢人的歡心、信任，得到了有錢人的支持，然後才得到最初步和最起碼的資格。

怎樣才能夠獲得有錢人的支持呢？什麼樣的人物才是有錢人所最感興趣呢？有錢人是否肯白花鈔票而全不要求利潤呢？被有錢人支持的人躋上寶位以後怎樣酬答其支持者？……問題多得很，總結一句，有錢人是絕對不會白花鈔票的，我們不必引用「爲富不仁」的老話，但我們知道假如有錢人肯白花鈔票，他根本就不能成爲有錢人，爲理想而犧牲一切的人，世所罕睹，爲正義而放棄權位利祿的人，更是千古難求，既然有所圖而花錢，則其「所圖者」是什麼，已呼之欲出，可嘆人們還是以爲美國這種競選制度爲眞民主，難道人性眞的愚昧到不可理喩的地步嗎？

站在傳統的中國政治哲學觀點看這個問題，覺得其荒謬尤甚，因爲我國傳統思想，要求一個政治領袖，第一點便是以誠心待人，爲正義、爲理想而犧牲其個人的一切，是本分的事，所以眞正有德行、有才具的人，都不會汲汲於攀上政治領袖的高位，別人推選到自己，自然義不容辭，別人不推選自己，自己決無籲請他人推選之理。自我宣傳、自我攀結，我們稱做「競選」，早已喪失爲政治領袖的資格，更不要說花上三千五百萬美元作競選費的難以想像的事了！

政治領袖是一種最艱鉅的責任，對於一個全無私心的人而言，應該只覺其苦，不覺其樂，覺得領袖地位大堪留戀，大有吸引的人，他的思想早已有了偏差，循是而往，一定做不出什麼好事來，因爲他既然覺得其地位之可貴，便會不惜一切而求確保其地位，這樣，出賣盟友、出賣友邦，干預內政，內蒙外騙種種喪德敗行的措施都做得出來，試問我們又怎能把這樣的人當政治領袖？

中國今天雖然陷身於浩刼之中，但先賢的思想、見識，仍然不是當世的所謂才智之士所能幾及的！



憂與樂

褚建中

宋朝名臣范仲淹曾經說過兩句很出名的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認爲這是讀書人的應有責任。本來人類的天性，都是渴望快樂，遠避憂患的，但在整個社會都充滿了憂患的時候，作爲「先覺分子」的讀書人，便應該起來負責，喚醒民眾，這種行動，本質上便是充滿了憂患，所以范文正公的意思，是叫人應當勇於負責，「先天下之憂而憂」，更是要在眾人猶未醒覺的時候，自己既已先覺，便應該馬上行動。「憂」是內在的，但細密地看，「憂」亦是行動之一，不但懂得憂國憂民，而且能先天下之憂而憂，這才是傳統的知識分子的典型！

與憂相對的是樂，「後天下之樂而樂」並不是不懂享樂，更不是反對人享樂，范文正公此二語乃自勉之辭，他沒有意思叫所有人都依這標準去做，他只要自己這樣，當然也希望多幾個人能夠這樣。樂是人所嚮往的；要後，憂是人所共畏的；要先，這樣做，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原來傳統的思想，有所謂「眞樂」一個觀念，所謂眞樂，便是「樂道」的意思，所謂「樂道」，便包括了修、齊、治、平的將一個人，由內發揚到外的功夫，能夠實踐這種功夫，實踐得愈深刻透徹，「眞樂」便愈發揚顯露，因此，「先憂後樂」的自勵，便成爲欲達到此目的的一種手段。

其次，站在哲學的觀點而言，憂雖能傷人，但假如憂的是大公無私的事情，卻又往往反而磨鍊出一個人的智慧，孟子說：「人有德慧術智，恆存乎疢疾之間。」又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可見憂也不一定是件壞事！

所以，總而言之，憂與樂都不是一種「究竟義」，須看其所憂所樂者爲何，假如憂的只是自己的私意私欲不能盡情滿足，樂的只是一己的生活享受，這種憂樂，便再也無甚可言，不足重輕，與范文正公的意思天壤懸隔了。

近來有許多人忽然激發起憂國憂民之心，這是一種十分難得的現象，但我們在欣慰的同時，卻始終不免也有點隱憂，恐怕有不純粹的什麼滲雜其間，正如許多美國青年，喜歡由示威、暴動去表示他們的「欲望」一樣，他們是「樂」於去用這種方式表現他們「憂」的一面，但眞正的憂國憂民是不容許有這種私意存乎其間的，眞正的憂國憂民必須是十分沉着而冷靜的，要就不行動，否則必須責效。不惜後果的行動，永遠不會有所收穫，因爲照顧到後果的行動尚且未必有把握，假如糊裏糊塗地幹上一場，這便變成欲望的宣洩，正與憂國憂民的志願相反！羣眾心理是衝動的，因此須要領導者妥爲斡旋，假如領導者亦不能冷靜，那末事情恐怕永遠辦不好了。

自相矛盾的妙用

入室弟子以「成名秘訣」：「如果你要成名，請記住我的一個秘訣：寫些別人不敢寫的東西，同時，寫些別人看不懂的東西。」

他的弟子擔心這樣做會給批評家把他批評得一文不值。

劇作家幽默地說：「你說那些蠢猪，他們最大的功績，就是糟蹋了眞正的天才，卻捧紅了好些滿紙塗鴉的傢伙。」

這個「成名秘訣」所說的，許多作家雖然並沒有如此運用，對批評家的功過持論亦不免偏激，但確實也反映了今日文壇中的一些眞象，我們不是可以看到某些寫些莫名其妙的東西的人，被人莫名其妙地捧紅了麽？推而廣之，在某些「圈」、某些「界」的所謂「紅牌人物」，也有些是不知所云地「敢想敢幹」而竄紅或被捧紅的。

當然，許多成功人士是靠自己的眞材實料、打眞軍而做出成就，我們應該承認他們是眞正的天才。

「敢想敢幹」的人或許有許多是眞正的天才，這就是所謂「藝高人膽大」。如果不是憑眞才實料而僅憑各種「奇門」絕招來嘩眾取寵，博取虛名，充其量只能算是善耍手段而已。

我國有一個著名的「自相矛盾」寓言，被時下的一些文人「活學活用」得臻於化境。所謂矛與盾，原是兩種對立的東西，文壇裏發生的筆戰是兩種見解不同的交鋒，也是一種矛盾對立的現象。但有人居然從這裏得到啓發，[illegible]悟澈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妙用。

據說有一位作家（爲了厚道，姑隱其名）寫了一些作品，不大爲人所注意，於是想到這「自相矛盾」的妙法，化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大罵自己的作品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寫些別人所不敢寫的，企圖引人注意他的大名和作品；然後，他又在別的報刊上寫文章反批評，並動員其同道寫文章附和自己，支持自己。這樣一來，在外界就造成了發生筆戰的假象，引起人們的注意，而這位作家就收到宣傳之效了。

這種自己製造「筆戰」的自我宣傳，或許可以算作是「成名秘訣」中的一個別出心裁的創造，它在讀者心理上至少引起了關注，而一般老實的讀者又怎能知道這是刻意製造的騙局呢？這眞是悟澈了「自相矛盾」的精髓了。這也可算是香港文化的「特色」之一。

但是，假象或許可以收蒙混一時之效，終歸是要破產的，讀者到底還要看看所謂「名家」是否眞正有「料」。這正如一般被「假嘢」欺騙怕了的顧客，到頭來都會學聰明的。

英菲

[illegible]堂堂，民運原無罪，警棍如何「威」且「利」？碧眼鷄腸，於我非其類！

救人與虐畜

因報[illegible]者一己的主觀，對案件妄加判斷，以致影響法官判案時的情緒。例如「疑兇」寫成「兇徒」；將案情誇大渲染；批評某一案件的判處太輕或太重等，都屬「報紙審判」範圍，是新聞寫作的禁條之一。

在下不懂法律，一向奉公守法，而且百分之百尊重法律，更不敢對「報紙審判」這一禁條明知故犯，但是在報上讀到一則莫名其妙的「妙判」，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在這裏寫出來，並非存心與司法人士過不去，只希望得到熟諳法律的人士的高見，讓在下「得其解」而已，妙案如下：

不久之前，新界地區有一隻猴子擺脫主人束縛，跑到街頭向人猛噬亂撲，過路人大驚失色而爭相走避，其中一名婦女不幸被狂猴纏住，脫身不得，其後另一位男子找來木棍，把肇事的猴子擊斃；這時，猴主聞聲而至，眼見其「寵物」被亂棍打死，立即纏着那位見義勇爲的男子要求賠償「損失」，不得要領，竟將對方毆傷，兩造扭上公堂理論。

當還未曉得裁判的結果時，在下曾經「妄加判斷」，認爲此案罪在猴主，此人看管猴子不愼於先，逞兇毆人於後，理應判罰；至於殺猴的「兇手」，其動機非爲虐畜，乃在救人，狂猴不死，勢必禍及無辜，爲救人而殺一畜牲，按理足有資格成爲「模範市民」。這是我的想法。

然而案子判決，坐罪罰款的是殺猴子的人，罪名是「虐畜」。這就令在下莫名其妙了！

記得年前曾經發生一宗狂牛闖禍的舊聞，肇事的狂牛不知道是失去獸性還是恢復獸性，在街上橫衝直撞，結果被警方亂槍擊斃，當時未聞殺牛者犯「虐畜」罪。

又有一宗狂漢揮刀斬人的恐怖案件，狂漢斬傷數人之後，被警方「人道毀滅」，當時也未聞有任何被控殺人或誤殺罪。

但，同樣爲救人而殺一狂猴，卻蒙上「虐畜」罪名，動機相同，結果不一，有什麼比這更叫人莫名其妙的呢？

在下翻出這一連串的舊聞，並無意向任何人挖苦，亦不是替人呼冤，只是想到如果在下萬一碰到同樣情形時，例如不幸在街頭給一條瘋狗狂追猛撲時，我究竟應怎麼辦，應該拿起打狗棒把牠亂棒打死，還是應該本着愛護畜牲的仁心，坐着笑着讓失去常性的孽畜把在下咬個頭破血流呢？

側聞當局有意修訂法例，加强保護野生禽獸，對虐畜者提高處罰，在下惶恐之餘，甚盼當局能將虐畜法例公佈週知，俾能知所遵從，功德無量！

江城子

求人不如求己

宋人張端義所撰「貴耳集」中，有一段記載說：宋孝宗（趙昚）到西湖靈隱寺中遊幸，看到一尊觀音像手裏拿着一串念珠。回頭向隨行的僧淨輝問道：「觀音拿着念珠做什麼？」淨輝答道：「念觀世音菩薩。」孝宗聽了，心裏大惑不解地問道：「難道它不是觀世音麼？還念『觀世音菩薩』則甚？」對曰：「求人不如求己。」

淨輝所答的「求人不如求己」這句話，表面看來，只是老生常談，其實他的用意非常深刻。這時，宋朝的天下已經失去了大半，偏安江南一隅也過了四十年，淪陷區的人民，年年「南望王師」，也年年「淚盡胡塵」，另一方面那些醉生夢死的臨安君臣，卻是「直把杭州作汴州」地恣情享樂；淨輝想乘此機會，用「求人不如求己」這句話來感悟這個偏安第二代的昏君，使他自力更生。怎奈這位趙家的不肖子孫，晏安日久，中毒已深，只知一味享樂，甘心將半壁江山拱手送給敵人，那裏肯把和尚的話放在心上！結果，未及百年便被伯顏揮軍南下，飲馬西湖。簡直是自取滅亡！

一個人生在世上最怕沒有志氣，晉朝的陸雲說：「大丈夫患志之不立，何患名之不彰。」胡林翼也說：「凡人要自立、要自強、要求己而莫求人。」因爲一個人的命運，應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掌在別人的手中，便成爲他的奴僕，在他高興的時候，雖然也能分享餘瀝，可是當他厭惡的時候，便會棄如敝屣。所以古人說：「勿依賴人，勿干求人，他人無論親疏，一切皆不可靠！」豪門權貴尤其如此，「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彌子瑕得寵於衛靈公的時候，眞是炙手可熱，可是當他一旦色衰愛弛，一切的優點都變成缺點，命運便悲慘了！

據說，唐朝天寶年間，楊國忠執掌朝中大權，一般熱中利祿的人士，紛紛奔走門下。有人勸陝郡進士張象往謁，富貴可以立致。張象笑道：「諸位倚楊右相如泰山，在我看來，不過是冰山罷了；將來太陽一出，冰化爲水，你們豈不也要順流而去！」古往今來，把冰山看作泰山的人多的很，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也不能例外，如果自己不爭氣，把希望寄在別人身上，一定沒有好結果。詩曰：

一、善男信女慣求神，日夜但求福壽臨。
誰解觀音禱告語？只知求己不求人。

二、丈夫無志最堪羞，籬下依人不識憂；
一旦冰山忽化水，繁華事業逐東流。

三、齊君在莒幾覆亡，賴有田單能自強。

女人眼中的男人

葉其真

上面說過，女人不瞭解別人，恰恰是不瞭解別人的長處，尤其是不瞭解自己丈夫的長處。是故會有「在妻子的眼裏沒有偉大的丈夫」的格言。

偉大的詩人普希金，在他太太的眼裏只不過是小丑而已。當普布金拿着他得意的詩作朗誦給太太聽的時候，她不僅木無表情，而且嗤之以鼻。覺得做人而要爲什麼撈什子詩歌而嘔心瀝血，簡直是傻子的行徑。正因爲她覺得普希金傻，只會作什麼無用的詩篇而不會去「盡情享受人生」，所以去偷漢，去偷她認爲不傻的男人。使這位文壇罕見的巨星，死於他太太情夫的槍下。

征服整個歐洲的巨人拿破侖，在他情婦的眼中，也不過是一個侏孺而已。這倒不是因爲他個子矮小，而是因爲他僅懂得打仗而不懂得造愛。

舉世瞻目的大文豪托爾斯泰，在他夫人的眼裏，卻是一個胡塗的糟老頭。活到了八十多歲，還要受老婆的氣。氣不過來，只好在一個風雪交加深夜，離家出走，凍死他鄉。

古往今來，世界上的男人有幾個比得上普希金、拿破侖、托爾斯泰偉大呢？偉大如他們者，在自己太太的眼裏尙且一錢不値，普通的男人，還敢奢望受到太太的重視嗎？

從普希金、拿破侖、托爾斯泰的遭遇，可以看出孔夫子被孔夫人「怨」與「不遜」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爲在妻子的眼裏根本就沒有偉大的丈夫。孔夫子的偉大並不爲夫人所瞭解。

男人而成爲女人的丈夫，已是不幸的開始，想不感到頭痛和煩惱者，「都幾稀矣！」

未成爲丈夫的男人，雖有十數億之多，但在女人的眼裏，男人（丈夫不在此例）不外只有兩種，一種是「臭男人」；另一種是「蠢男人」。所謂「臭男人」者，就是她或她們所不喜歡的男人也！你看她一眼，她說你「鹹濕」；你向她點頭微笑，她說你想入非非；你和她說一句「天氣哈！哈！哈！」她說你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你不理會她嗎？她又會說你故作清高，假正經，擺臭架子。總之，男人只要不爲她們所喜歡，就是臭不可當了。

至於「蠢男人」卻比臭男人來得幸運，因爲在你的上頭冠上一個「蠢」字，多少都表示着蠢得可愛的意思。男人一旦被女人喜歡，你想不蠢也得蠢。你說話少，她罵你蠢得連話也不會說，只懂得臉紅；你說話多，她罵你只懂得「放砲」，蠢得連她的手也不敢拉一拉；你懂得拉手，她罵你蠢得不會摟腰；你會摟腰嗎？她又罵你蠢得不會擁抱；你學會了擁抱，她還是要罵你蠢得不懂接吻。無論如何都無法逃過「

古調今彈

蘇幕遮——「七七」維多

樣搬到香港，而不問這些東西是否適合香港，只有性教育影片不然，這是英國的官員們已比前聰明得多了。

……徠作用，實際上，市民受到「教育」之益，恐怕是微乎其微。

「一般人都有個劣根性，好嘅唔學……性教育影片的好處他們學不到，但因這些男女之歡而引起他們的慾念，那就會有相反的效果了。

……中國的傳統性教育都是在女……嫁時由母親傳授的，多少年來沒有出錯，這個古老方法還是值得我們提倡和借鏡。

蔣百里論參謀長

覺初

蔣百里是中國近代首屆一指的軍事學家，這是誰都沒有異議的，他在日本士官學校，曾以第一名畢業，舉行典禮時，由日皇蒞場親自贈刀，引起日籍同學的艷羨和忌妒。繼赴德國留學，亦以成績特出，總統興登堡撫其背而勉之曰：「拿破崙曾說一百年後，東方必有一優秀的軍事學家，大概就是你吧！」可見蔣氏的聲譽，當時是怎樣的驚人。

但當他回國以後，由於北洋軍閥的混戰操縱，蔣氏既無有力的背景，在保定軍校校長任內，就受盡了段祺瑞這一系統的氣，以致憤而自裁，幾乎斃命。這當是蔣氏最深刻而慘痛的教訓。北洋軍閥不倒，中國的政治環境，絕無改變可能，無論是段祺瑞也好，張作霖也好，吳佩孚也好，都不過是一丘之貉，都不能迎合世界的潮流，使中國走上民主的建設的階段，此五四運動，所以能夠造成時代的革命精神，爲南方的國民黨，開闢了思想進軍的先鋒。但蔣氏在那時候的出處，卻沒有選擇了他應該要走的路，反而投効於頭腦封建晚景無多的吳佩孚，吳氏雖以關岳自命，在舊社會的軍人中，人格自是相當健全的，但他們輔佐的主子，竟是曹錕那樣的寶貝總統，卽令時代倒退百多年，試問他能如漢高祖朱洪武的成功麼？這一點已可想見吳氏的政治前途了。何況吳氏那次東山再起，已失去了國內人心，舊部携離，人無鬬志，强弩之末，是決無十步五步以外的勁力的。雖然網羅了章太炎、張其鍠、白堅武、楊雲史等名流，陣容之盛，似乎掩蓋一切，其實，那些名重一時的高人雅士，都是過了氣的花瓶，充充太平氣象的點綴品，是足夠聲勢的，若處在新舊蛻變，干戈擾攘的時候，那就不敢恭維，吳氏本身，已是熠火餘光，更談不到什麼作用了。

或者他們自知甚明，並不懷着若何希望，只是感於吳氏禮遇之隆，知己之誼，否則就是聊爲餔餟之計，再過一度短期性的官僚生活，總比上海的寓公要寫意些。橫豎民國以來，擁兵造亂的，只有成功的彩頭，必無失敗的慘禍，這在他們而言，又何妨姑試爲之。但蔣氏的份量，可不應該如此估計，除非吳氏對他，眞能如先主之於諸葛亮，苻堅之於王猛，最低限度，也得如張作霖之於楊宇霆，這才可以貿然一試，利用這位有關岳之稱的好品質、好模型，塑造爲新時代的軍事頭腦，可是，吳氏的爲人，誰都知道，是剛愎自用而昧於情勢的，他除景仰關岳的人格外，恐怕政治智慧，也是局限於三國和臨安的時期，不知蔣氏是基於何種動機，居然接受了吳氏的禮聘，做了幾個月參謀長。

同時，蔣氏的天眞，還不止此，他對於那位高足唐生智，也存有毫無把握的幻想，唐生智的好亂輕躁，以蔣氏的慧眼，難道還有不了解之理？這種人只有在一種新的革命氣氛下，或可善導之以有成。那時的廣東政府，不啻是一顆新中國的政治象徵，儘管以後的變化，是否盡如理想，總不似北洋軍閥那座爛泥牆塊要倒塌完了的舊廟宇。據傳蔣氏擬作吳唐兩人的橋樑，把唐生智拉過了去，免得倒向南方，增强革命的力量，尤爲使人大感失望的一着，設使計劃得售，吳與唐的合作，能否眞誠無間？及中國局勢的演變如何？蔣氏豈可不周詳考慮？只顧個人目前的利害，不管國家將來的深憂，那是政客們縱橫捭闔的勾當，殊非高瞻遠矚風骨嶙峋的蔣氏所應有。

大抵蔣氏學養甚深，書生氣質，尙未能完全脫盡，易爲道德所持，感情所溺，故爲吳氏的虛僞所採，唐氏的私誼所纏。加以他的眼光所注，籌劃所期，都是以西方各國的法治盛軌，來做中國的建設藍圖，全不着意於人事的糾紛複雜，實與現實政治行情，格格不入，所謂才大難爲用，到處尊而不親，用其名而不用其實，是古今同慨，非僅蔣氏一人爲然。

民國八年，日本崗村寧次，任駐華使館武官，有一次，對蔣氏曰：「上海港汊縱橫，水路卽行軍之路，如在上海作戰，應造淺小汽艇，由此登陸，或包抄敵人，均不失爲良善工具。」後來，一二八之役，蔣氏請以一千萬元，造五百汽艇，以包抄敵人，當局不納，及八一三之役，日人果以汽艇爲登陸及截斷華軍之用，犯長江，襲鄱陽，深入內地，莫不用此。非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耳！

蔣氏嘗論參謀人才之品格道：

「參謀一名，譯自日本，我國原稱軍師，或稱幕賓，姜太公稱師尙父，黃石公授張良書曰王者師，是參謀長乃司令官之師，姜太公窮至釣魚，必待文王而後出，此乃參謀長之品，張良先世相韓，後爲毀家報仇，此乃參謀長之格，傳至諸葛亮，初亦自食其力，及劉備三顧乃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參謀長之地位，由軍師降至幕賓，雖不在司令之上，猶是對等地位，如曾國藩與李鴻章是也。自新軍成立後，參謀長乃降而爲軍屬，民國初年，眞如高等工役。」

又曰：「前論品格，原是氣骨，氣要高，骨要硬，此爲人之先決問題。現講爲學，卻有二種極反之原理，卽爲心要虛，氣要平，腦要柔，手要軟，能變卽能克敵，不能變卽不能克敵，此爲學之基礎，試在十手錶中應驗一過，卽可發現三千分鐘之差別，此由不識時間之重要性，德之勝捷，就是以空軍在此時間內之成功。」

他的論著頗多，可惜都是以空言垂世。如果他不生在中國這樣的國度，其成就或許要當別論了。

學生要韋利辭職

七七示威，在維多利亞公園中引起流血慘劇，社會人士批評，一致認為警方處置失當；負責處理此事的韋利警司，更應負絕大責任。因為當晚韋利警司身先士卒，左右開弓，揮動警棍，造成赫赫戰果。把原可避免的衝突事件，發展為流血與混亂，這實在不能饒恕的。

因此，港大學生公開要求韋利警司自動辭職，有些報紙還將韋利當晚揮動警棍的「雄姿」，全部製版刊出，成為無可置辯的證據。

青年學生違法示威是另外一件事，但對手無寸鐵的示威者一定要動用武力嗎？從那一大堆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一張，一個被追到跪下的青年，由一個外籍便衣警官扶住，韋利追至，高擧警棍，狠命劈下。值得注意的是那外籍便衣警官的表情，他盯視韋利警司，滿臉是憤怒與不平的表情，他維護着那青年，可是敵不過無情的警棍，這青年終於被毆受傷了。

並不是每一個警員都是那麼瘋狂的，現場目擊的人說，尤其中國警員，他們不願意對自己同胞動手。

不要小視了那些警棍，據說這東西是「特別設計」的，外邊是膠，裏面用鉛，外軟內硬，如給它打中，內傷有份。因此，在一場混亂中，雖然說只有六人受傷，但有些中了警棍，回去也要調治很久。

如果當晚警方的策略是將示威者隔離，不讓看熱鬧的閒人和他們接近，他們叫完口號，唱完歌，累了，自然會散，警察最多是耐心地陪他們幾個鐘頭，沒什麼大不了的。引起混亂，手尾更長，警方如此處理，豈不是愚蠢到極？

八．一三、八．一四聽說又有示威，如果警方不改變政策，不幸的事件，極可能再爆發。

我們認為，香港最高當局不能再任由警方胡來，否則，香港的前途不堪設想。四百萬香港市民都希望香港安定，示威與鎮壓示威，都造成混亂，要避免混亂，學生、警察、市民都有責任。

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但一錯不容再錯，八．一三、八．一四的示威，處置要更加小心慎重的了。



萬人傑

日間諜大爆內幕

當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大爆越戰內幕之際，我們已說過，將必有更多的人羣起效尤，在其他方面續爆內幕。將來，美國一切「秘密檔案」，都將變成無「秘密」可言了。

據報載，一個自稱曾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任職多年的四十九歲日本人松本正氣，要出一本暴露美國中央情報局駐日機構及美軍間諜網內幕的書，該書取名「當心——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在你左右」，副題是「特務分子現身說法」。

可以預料的，凡與美國搭上一些關係，或手上拿有一些秘密文件的人，今後都可以利用來發一筆小財。當然，目前正在這上面動腦筋的人一定不少，松本正氣的目的是否在鈔票不知，但這本書在此時出版，可說得是「應時之作」，起碼可以在日本國內「哄動」一時。

據松本說：他曾在一九六六年參加了一項綁架蘇聯駐日大使館一名職員的行動，但結果失敗。

書內並詳述另一件要案，為一九五二年綁架甫自中國大陸返日的日本名作家鹿地亘。

松本最初服務於東京盟軍總部「甘農組」，所謂甘農，是特務組織領導人甘農中校的名字。自一九五八年四月起至一九六七年三月的九年間，則轉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書中所述，都是他親身經歷的事實。

松本在一九五九年因透露本身為美國僱用的特務，混入日本社會黨東京總部工作，而惹起一場政治風暴。因此，他這一本書可能成為一些愛好刺激的讀者所渴望的讀物，而類似的東西，在未來的日子裏，必然會接三連三的出現。

本來，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其間諜特務活動，在普通情況下，這個活動是在秘密中進行的，如要將之公開，則不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可以寫書，其他國家也有不少活躍的特工，同時，類似松本寫的這種書的間諜書多得很，不過，這種間諜自白，一般來說對該國的間諜組織雖不是毫無影響，但影響也不太大。

在松本來說，抓着這個發財機會卻是個聰明的人。

電視播性教育片

有三部從英國運來的性教育影片，原本要在各校放映，讓學生們上性教育的一課，可是教育司署的高級人員看過之後，認為對香港學生來說，這些影片不大適宜。

可是這些影片卻在有綫電視播出，據說播出的「動機」是要測驗一下市民的反應。這幾部片子老萬沒機會欣賞，不知其內容如何。不過在報上的「新聞圖片」可以看到，在公園和電視機商店門前，都有很多人駐足而觀，也許他們家裏沒有有綫電視，迫得在外邊揩油。他們看後觀感如何，不得而知。不過，照新聞圖片看，大部分都不是需要接受性教育的青少年，而是有了性經驗的成人。也許他們由於好奇心而觀看，不過，比起電影院的成人電影，會叫他們失望的。

性這個問題，和生活環境，風俗習慣等等都很有關係。性最解放的地區，據說是北歐的瑞典、丹麥、挪威，目前的英國，也後來居上。歐陸的影片雖然不斷輸入香港，但香港仍然是個保守的地方，和歐洲的情形相較，實有天淵之別。

比方，受到大人先生們猛烈抨擊的無上裝、無下裝等等，在歐洲已經再不引起什麼刺激。因此，以歐洲人士對性的眼光來衡量香港，會覺得香港太過落後。

也因為落後的原故，才會使教育當局認為那些英國拍的性教育影片在香港「不適宜」。

個鐘頭的功夫。

它們剛才離開現場，布赫上校馬上就發電報通知日本的美國海軍基地：

「我們已經被發現了……。」

這種電報，照例只要十分鐘就一定可以被「收報台」收聽到了。可是，因爲「坡比羅號」上的呼號太弱，根本被其它電波强的呼號蓋過去了。所以，一直到十三小時以後才聯絡上。而看到了這電報的那些「基地軍官」們，也誰都沒有眞的把它當做一回事。

然而，北韓的人們，看法卻完全兩樣。他們不等到中午，就派來了一艘「SO——一號」級的驅逐艦，艦上的四尊大炮，都全部炮衣褪下，對準了「波比羅號」。直到逼近到五十公尺左右的地方，才開始繞着這艘美國間諜艦，大兜其圈子。就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又從不同的方向，駛來了四艘魚雷快艇。一看就知道：它們都是替這驅逐艦來助陣的。於是，「波比羅號」上就開始發出了一個相當於「SOS」的電報：

「我們有客人來了，我們有客人來了……！」

同時，在「特務部」的船艙裏，那兩位被派來擔任韓文翻譯的專家，也忙着在收聽北韓驅逐艦和海岸炮台的無線電聯絡。但是，結果卻使人非常失望。那些北韓的軍官們，說得非常之快，弄得那兩位可憐的翻譯，每句話頂多只聽懂了一兩個字，只好紅着臉承認自己的韓文程度實在是太不高明。

那艘北韓驅逐艦，圍着「波比羅號」繞了十幾分鐘的圈子，然後才慢騰騰地打了一個信號來：

「你們是哪一國的船隻？」

「波比羅號」馬上升起了美國的星條旗。

這一次的回訊，來得非常之快：

「馬上停船，否則我們就開炮！」

爲了拖延時間，布赫上校一面叫人用「旗語」，通知對方：

「我們是一艘測量艦。」

一面通知「特務部」，隨時做好銷毀秘密文件和電子儀器的準備，只等一聲令下，立刻按照「銷

這張名單，是「波比羅號」上的「情報技術專家」，自己擬定的。那天早上才貼在「研究室」和「密碼室」的門上。想不到沒有過兩小時，就眞的派了用場。在這條船上，專門用來銷毀文件的裝置有兩種。一種是「銷毀爐」，每次可以銷毀五大口袋文件。不過，從開始燒起，直到燒成誰也不能再辨認的灰燼爲止，通常需要二十分鐘的時間。

第二種裝置是兩架「紙張切碎機」，每次可以把四張紙切成粉碎，然後再放在大口袋裏，丟到海底去。

這時，甲板上的空氣也越來越緊張了。布赫艦長悄悄地通知「機器房」：

「升火待發！」

但是，北韓的驅逐艦，卻已經比他快了一步。



「波比羅號」被刼時的形勢圖，美國的救兵都大鞭長莫及。

他們打過來的信號是：

「跟在我後面來。我們船上有一個『領港』替你帶路！」

果然，在那驅逐艦司令台的塔頂上，站了一個手舞信號旗的人，正準備指揮「波比羅號」跟踪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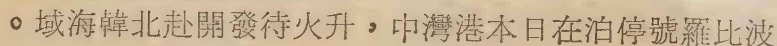
布赫上校根本不理他這一套，只是用「旗語」通知他道：

「我們準備在這裏過夜，明天一早就走。」

同時，他也口授給無線電員一封急電，向日本的美國海軍基地報告：「波比羅號」已經遇上了麻煩，現在是「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在發報的時候，無線電員還自做主張，在尾巴上添上了一句話道：

「看起來，我們要有人來幫忙才行！」


波比羅號停泊在日本港灣中，升火待發開赴北韓海域。



美國軍事史上最丟人的醜聞
波比羅號情報艦事件的眞象（三）

天涯客

在出發的那一天早上，波比羅號的艦長，把全體官兵都集合在甲板上，來了一次很短的「精神講話」。

這一天，他的上校制服，看起來一點也不挺。他的情緒也似乎低潮得很利害。——在海風中，他的每一個字，都彷佛多帶給聽的人們一分寒意。他說：「這些天，搞『小廣播』的人很多，大家都在猜：我們的目的地在哪裏？到那裏去幹點什麼？

現在，我已經聽膩了這一套。從這一分鐘起，誰也不准亂猜，亂講，亂裝小聰明！

我們的任務，是絕對保密的！就是不保密，也不准隨便討論。我現在只有一句話，要告訴你們：別再在這裏搞什麼『長久計劃』。過不了幾天，我們就得換換空氣了！」

這句話一出口，誰都知道得很清楚：頂多他們還可以在這座紙醉金迷的日本港口，來盡情地歡樂幾小時了。

就在離海港不遠的「地獄酒吧間」和「阿拉斯加俱樂部」裏，那些一直還老老實實地把自己那隻「間諜艦」，看做一艘「海洋學試驗艦」的青年官兵們，卻忽然從那一羣濃裝艷抹的日本「吧女」們的口中，聽出來了一些苗頭。

「親愛的！你簡直是一個活的『占士邦』嘛。你那條間諜艦，不是馬上就要到北韓海邊去搞情報工作麼？」

船起錠之後，就接二連三地發生了一大串不如意的事情。首先就是在駛近對馬海峽的時候，發現了兩艘停船在那裏的蘇聯軍艦——一艘驅逐艦和一

那裏離「波比羅號」的目的地，還有三百海浬。爲了不會打草驚蛇，布赫上校決定讓他的「間諜艦」，故意在蘇聯軍艦的瞭望距離內，停留了整整一天，彷佛是在忙着捕漁一樣。——然後，又乘着夜色的掩護，悄悄地逃過他們的監視，一溜烟地駛向北韓海岸。

接着就是「主機房」的第二座發電機，忽然發生了故障。弄得整個「坡比羅號」上，只賸下了一座一百瓩的總發電機，和一座六十瓩的輔助發電機。——只要其中之一，發生了一點小毛病，「波比羅」號就只有「向後轉」了。

一月十三號這一天，這一艘不幸的船隻，就來到了它註定要走向滅亡的地方——萬山海岸區，一個一百八十英里長，六十英里寬的地域，爲了情報技術上的需要，美國海軍中搞諜報工作的人，把它分成了：火星、金星、冥王星這三區。「波比羅號」的工作，就是從「火星區」開始的。然後，順次地進入「金星區」和「冥王星區」。三天以後，已經到達了北韓和蘇聯的海境交界處。又採取另一條航線折回來，經過了北韓的沿海一帶地方，在二十二號這一天，重新回到了萬山附近的公海上。

在整個航程中，爲了避免露馬腳，「波比羅號」上的雷達，只送出信號，但卻並不轉動。船上的無線電台也只收報，而從不發報。兩個專門擔任掩護的海洋學工作者，忙得簡直和「特務部」裏的專家們不相上下。在甲板上跑來跑去，把一些「海洋探測儀器」，像煞有介事地開動個不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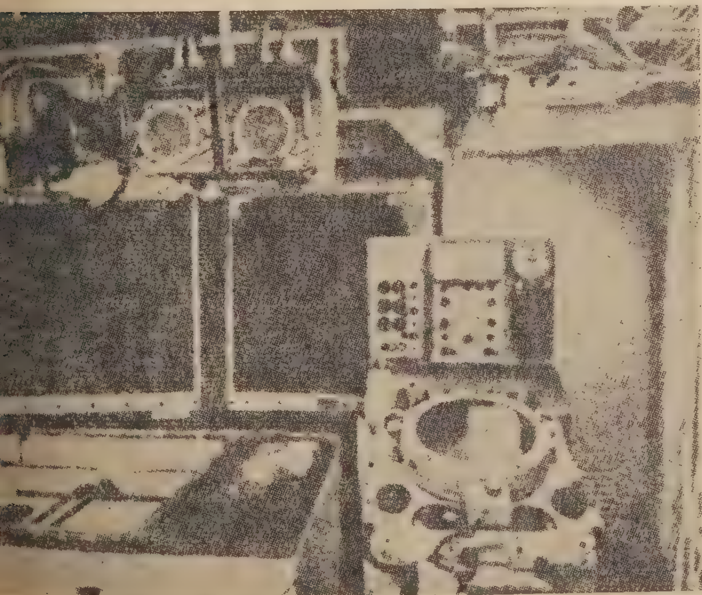
爲了不給北韓的人們有藉口，布赫上校一直讓「波比羅號」，對海岸保持着十四海浬的距離。因爲北韓對「領海」的要求是十二海浬，過了這個距

，隨便停船。

離「萬山港」不遠的地方，據說駐紮了一小隊老式的蘇聯潛水艇。「波比羅號」在離岸十五海浬的「公海」上，游來游去。但卻始終找不到一點潛水艇的踪跡；也捕獲不到一星半點無線電報。

在一月二十一號這一天，夕陽西下的時候，忽然有一艘北韓驅逐艦，出現在「波比羅號」右舷九百多公尺的地方。然而，奇怪的就是：這艘兵艦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看見似的，翼翼然而來，飄飄然而去，一點都沒有理會那艘美國間諜艦。

第二天的中午，當「波比羅號」正保持着十五海浬的距離，向着「萬山港」探頭探腦的時候，船尾忽然出現了兩艘四十多公尺長的「捕漁艦」。它們開到了離「波比羅號」只有四十公尺的地方，才



波比羅號上的電子情報裝置用鐵錘打擊很久也銷毀不了。

三、救生不救死

「救生不救死」這句說話，也是香港社會常常聽得到的，尤其是有關人命大案件發生之後，兇手聽候裁判之時，這句極端錯誤，荒謬絕倫的歪話，便不時會傳到你耳邊，他們之意，命案中被殺的人已死，怎樣也救不活，現在要想法救殺人兇手，至於兇手爲什麼殺人，怎樣殺人，他們似不大理會，他們不去談怎樣去替死者伸寃，而反去談怎樣設法救兇手，他說何等乖張，何等荒唐，試問專找法律罅去爲兇手洗脫，則被害者豈不是永遠沉寃莫白，這是文明社會的所爲嗎？中國從前有本法案專書，叫做「洗寃錄」，就是彙集前賢嘔心致力昭雪寃案的奇謀妙計和紀錄內容，其目的就是要寃案一定能夠得到昭雪，於是法堂之內，公正嚴明，案情大白，如見青天，這都是使法律保持尊嚴，人權獲得保障，所以一般殺人塡命，（當然要查明動機和事故）有罪服刑，無縱無枉，才是法律的本旨，豈有不問枉死而力救元兇，死者如何得瞑目，法理如何得伸張，受害家屬的憤恨如何能平，這不是荒天下之大謬是什麼？

我懷疑這個歪話的來源，是一般專走法律罅的「師爺」們所放出，他們希望製造假輿論，因爲他們接受了兇手一筆錢，便不顧法律與道義，但求兇手的罪過減輕，他們便可以反比例的辦法賺錢，他們利用一般人心理的弱點，（片面慈悲）進而打動陪審員的心理，（香港有極其幼稚的陪審員制度）這樣日子一久，就形成這個極端錯誤的觀念，實在是非立即糾正不可的。有資格當陪審員的市民，更應千萬注意，枉死一無辜，人家也許昧着良心得了很多好處，但你不只是終生抱憾，還會有朝一日，一定要負責償還的，這不一定是因果報應，而是道理使然。

近來常見香港的人命案件，兇手終於定罪了，但不一會複審，會盡將前案推翻，蓄意殺人的，一變而爲過失殺人，判死刑或十年八年徒刑的，也會一變而爲無罪釋放，眞是令人莫名其妙，也莫測高深。其實蓄意殺人與過失殺人，過程雖或微妙，但實在是很明顯的兩件事。舉個我們中國的法律前例，用斧傷人是蓄意，但甩斧傷人則屬過失，可是這裏飛仔懷刄刼財刼色，致人於死，居然也可判意外過失，豈不是叫人任姦任搶，絲毫不應反抗，否則被人打死，也是活該嗎？另方面更助長歹徒的作惡兇燄，無怪左仔罵他是臭法律了。前些時有親生女拿愛人手槍，殺死父親，又有親生子動手打死老豆，經過一番擾攘，結果亦同判無罪釋放，這眞是殖民地統治者的法律，絲毫沒有考慮到中國社會的倫常道德，試問兩個市民互毆，其一被打死，恐怕也不輕易無罪釋放，何況殺死至尊至嚴的父母親呢？

香港往往的禍亂，不恤民意是極大的因素，我這裏特別告訴黃面孔的××和律師們，你們在工作可能範圍內，面對黃面孔的市民，是要講點中國倫常道德和問問良心的。

廣州「解放」後一個故事，全市近千位律師和法官，曾涉嫌寃獄和血債的一律處死，無寃獄血債的，也一律勞改，無一幸免，以後社會上亦無此行業。

四、無情地與無情水

香港是無情地，香港的水也是無情水，意思是指人們住上香港幾年，或飲了香港的水，便會無情無義，原本是有情的，也會變爲無情。你說何等奇怪，何等不明事理。港九之地，原本是寶安縣屬之地，香港之水，也是雨水和山頭聚積之水，近幾年來，更直接滲混了東江之水，其實不是地和水有所不同，而是政治環境和社會面貌與從前大陸社會畧有分別（現在中共大陸社會更不相同）。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的社會，其特色是和從前租界社會一樣，前文已經說過了，它是極端商業化的社會，因而也是專講功利的社會，百年來到這裏營商的人是講利，中共據有大陸後，到這裏辦學的人也講利，人人腦所想的，口所講的，無一不是利字，於是利字當頭，利字冲昏了頭腦，人人只知見利，便把另一重要的義字忘了。所謂有情無情，關鍵就在這裏，因爲人人講利，一切便沒有情，所謂「兩仔爺也要講錢」，如果人人尚義，一切便皆有情，因爲義爲事之宜，大家便會互助合作，彼此互相提携幫助，不是有情是什麼？所以所謂有情無情，顯然絕不是地和水的問題。

如果再詳細分析，香港地狹人擁，搵食艱難，也形成各顧各社會的因素，（大陸變色後，逃港人多，近年工業發展，市民生活畧有改變）人們彼此不相顧，自是無情的表現。這實在是社會經濟和市民生活的問題，與地和水有何關連呢？從前有人描寫香港人無情和自顧的怪現象，說是：「頭房笑，二房哭，對戶擺喜筵，隔壁買棺木，冷巷亞婆念阿彌，騎樓阿公講基督，同居共住不往來，對門對戶不相熟」，可說是極其趣妙的寫眞，但這不是無情地和無情水的問題，而是人們過份重視利字，與獨善其身的具體表現，是十分錯誤的。此外人人都會說香港人無情，但如果你自問一下，也曾給過多少情與人呢？大家便會醒覺了，古人說：「人生是與不是取」，人人能了解這個道理，推己及人，互助合作，香港人絕大部份還是有情有義的，不要再被錯誤觀念迷惑，而要每個人從自己與人爲善開始。



其他香港人近幾年來，也流行兩句極其鄙俗錯誤的說話，漸漸也成爲社會一般人的錯誤觀念，這就是「你死你賤，關人個關」，這不特失卻人類同情心，簡直可說是失去人性，人而要死，不論被殺或自殺，都是丟卻寶貴的生命，除了極其年老的人謝世，總是一件悲慘的事，乃竟有見人致死，而偏說「你死你賤，關人個關」，世間還有同情心嗎？涼血動物而已。同時這兩句話，不單是對人，也用之對事，總之事不關己，便不問是非善惡，一概置身事外。因之鬧市籠頭行刼，擊傷事主，沒人理會；交通失事，傷及婦孺，無人照顧；强凌弱無人聲援；衆暴寡無人救助，個人則妄誇自由，樓上則任意擲物，這樣自行其是，獨善其身，對他人權益，不加少顧，其實是失卻文明社會良好公民的資格，也是亟應及早糾正過來的。

香港人亟須改變的幾種錯誤觀念

兆華

香港社會一向的情形，和舊日上海租界非常相似，因爲殖民地和租界，只是名稱上的不同，實則都是帝國主義的掠奪對象。除租界畧有年限規定外，其所施手法與統治內容，可說全無二致。所以今日香港的現象，極大部分是舊日上海租界的翻版；舊日上海租界，被稱爲冒險家的樂園，今日香港也一模一樣，尤且過之。什麼黑社會分據地盤，金銀貿易買空賣空，股票市場投機倒把，工商交易巧取豪奪，華洋雜處國際女郎、走私、販毒、偷呃拐騙、姦淫邪盜，洋洋大觀，近廿年來的香港，恐怕比從前上海租界，更跨進一大步。事實上很多醜惡的花樣，從前上海租界也是不會有的。

我發覺今日香港演變成這個樣子，自然和殖民地統治者的統治制度和手法分不開，但市民一向長存的幾種錯誤觀念，實在也是導致的特大因素。這裏特分別指出，希望這「習非成是」和「積重難返」的不正確心理，一定要逐步徹底改變過來，全港所有輿論界，更要闡揚論據，口誅筆伐。社會有地位和負責教育文化的人士，也要聯同一致，向這幾個錯誤觀念開砲，如此蔚成風氣，一掃這壞觀念的歪風。

一、香港發三家—客家、蛋家、捞家

香港人經常提到「香港發三家」，這句話他們之意，不單只是說發達以這三家爲多、爲快，另方面更表示，要發達就非這三家不行，你說是何等錯誤的觀念。本來香港的「客家」，原是有他的地理環境，因爲香港和九龍，從前就是寶安縣境劃出來的，其他惠陽淡水等地，也因爲邇貼香港，而這幾個地區，又全住着客家人，由於香港不斷繁榮，社會急劇發展，他們適逢其會，祖先遺留下來的田園廬舍，也得到了反常的增益，因之他們不論從事農、工、商各業，都有「近水樓台先得月」之勝，他們之中有不少人發了達，本也是很意中的事。

至於「蛋家」，自然是指水上人家。香港原是一個海港，船隻往來，貨艇轉運，以至漁獲之利，自然和水上人家分不開，港口工商愈發達，貨物轉運愈頻繁，他們之工作和獲利機會便愈多，因之他們之能捞把錢，也有其先後天的條件，不算奇怪。至於有人利用他們出入海港之方便，幹其走私勾當，這樣更能夠大發達，但這是屬於違法不正常的事，也非普通一般水上人家所能爲，而要列入下面要談的「捞家」範圍了。

談到「捞家」，一般是指以不正當手段，來經營不正當事業一般稱謂——[illegible]、販毒、[illegible]娼（私寨）、聚賭（大當），其他如據地分肥，設局行騙，「大耳窿」高利貸，擄色情架步等等，他們之間，固然有大小之分，但其爲不正常事業之「捞家」則一也，我們看看他們所經營的事業，無一不是違法，無一不是害人，他們以毒害社會爲能事，吸人膏血以自肥，即使搵到億萬臭錢，雙手依然血腥，良心依然黑毒，全港人士，都應「鳴鼓而攻」，絕不可因他有幾個臭錢，便給以一點顏色，更遑論羨慕和歌頌了。

所以「香港發三家」（尤其是捞家），這個極其錯誤的觀念，完全是要不得的，全港人士都應該改變過來，否則我們就無形中歌頌罪惡了。

二、笑貧不笑娼

「笑貧不笑娼」，這個錯誤觀念，似乎是香港社會的寫眞，但實在是極端顚倒事實。貧無可笑，孔子說：「君子固窮」，貧而能安分守己，貧而能掙扎求生，絕不會永遠貧的，即使眞的貧了，但自食其力，淡飯粗茶，不一樣可以養活人嗎？可笑什麼？笑人貧的，根本不了解人生意義，徒然暴露自己的淺薄無知而已。

貧固然無可笑，職業貴賤也無可笑，因爲都是服務社會，能力大的爲千萬人服務，能力小的爲百十人服務，總之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盡力而爲，便是一個良好公民，不論政府官員、醫生、碼頭苦力、潔淨工人，職業雖然不同，但其爲服務社會正當事業則一也，無特殊貢獻而歌頌官員，或誚笑苦力潔淨，同是一件要不得的事。

可是娼妓就不同了，娼妓不是一門正當職業，娼妓是病態社會的產物，（雖然古今中外，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依然明或暗的存在，但其爲不正當職業，則屬必然。）娼妓不是運用體力或腦力勞動來博取代價，而是靠出賣肉體和靈魂來供人洩慾賺錢，這原是極其可恥可笑的，（娼妓從前中國列入下九流，正當女人所不爲的。）現在香港人竟以可恥可笑的人而不加恥笑，而反將不應恥笑的貧窮而恥笑之，這不是極端顚倒是非黑白嗎？當然娼妓裏面包涵着很多辛酸血淚，實在也笑不得，但這是該小圈子的內在問題，重要的是目前香港人認爲作娼妓不要緊，但千萬不要窮，如此所謂「笑貧不笑娼」，你說何等怪誕，何等荒謬，人們只知銀紙掛帥，利慾薰心，然則人格與廉恥，就不知抛到那裏去了，我們一定要將「笑貧不笑娼」這個錯誤觀念，改爲「笑娼不笑貧」，人人寧願在生活上吃點苦，也一定要保存人格，鮮衣美食，舒適享受固然是好，但丟卻靈魂與肉體，然後才能獲致的，到不如粗茶淡飯，俯仰無愧的立於天地間。

毛迄今感謝「皇軍」

——「毛澤東會見記」探實（四）

中共以趁火打劫起家，這一點毛澤東師承了列寧。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所以成功，是乘克倫斯基革命政府對德國作戰（一次世界大戰），前方將士正在浴血奮戰，爲民族的自由生存奮鬪時，布爾雪維克就在軍隊中宣傳反戰，掉轉槍頭打內戰。毛澤東也是這樣，在抗日戰爭前夕，他僅有敗殘兵不滿三萬人，困偈陝北坐待滅亡；可痛兇惡無知的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畧中國，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在戰備未充，統一未完成的狀況下提前全面抗戰，中共利用這個機會，死裏逃生，並在抗戰期間遊而不擊，專打國軍及地方團隊來擴展武力，戰後遂膨脹到一百二十萬人！

因此毛澤東非常感激日本「皇軍」，他在會見外國人時常常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來。據筆者草草的統計，他會對以下的外國人說過感謝皇軍侵畧的話，計有英國的蒙哥瑪利元帥，日本親華軍人戰時駐華中司令部參謀長土居明夫（一九五八年訪問大陸），日本作家龜井勝一郎，美國記者史諾（一九六五年一月），這次他見到史諾又提到這件事。

「主席又一次追憶道，日本軍閥的侵畧戰爭，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戰意，並且爲中國建設社會主義舖好了道路，在這方面，眞要多謝他們了。」

言爲心聲，毛澤東不厭其煩的感謝「皇軍」，說明他困處延安時曾日夜盼望日本擴大侵畧中國，否則他就將被消滅。

毛自掩失勢的話

「接着我提醒他道，二月前在天安門廣場，十月一日檢閱遊行隊伍時，他曾對我說：『對現在的情況不十分滿意。』我請他對此作進一步解釋。

「他答道，在文革期間有兩件事，使他感到非常不滿。第一件事是說謊；有些人話說得亮漂，喊什麼講道理，擺事實，不要施高壓，用武力；可是卻在桌子底用腳踢別人，並且立刻縮回來。當被踢的人向他質問：『你爲什麼踢我？』他就賴道：『我沒有踢你呵，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裏嗎？』這種行爲，毛說道，就是說謊。

「文革後期，許多矛盾發展成爲派系間的武鬪——先是用斧頭，接着用步槍，後來更動用了大砲。當時，某些外國人報導說，中國正陷入混亂狀態，他們一點也沒有誇張，完全是事實。鬪爭仍然在繼續着（在另一場合，周總理告訴我，在軍隊未壓制派系武鬪之前，死亡數以千計）。」

毛澤東這幾段話，含有高度的政治技巧，須逐點加以揭明。

(1)他故意指出有人說謊，他曾受謊話的欺騙。暗示「說謊的人」將發生問題。當時他已知道陳伯達、康生等要受打擊，因爲十二月十八日他與史諾見面時，陳伯達已經近五個月不能公開露面了。他說這個話，使人揣摩他是主動疏遠和怪罪陳伯達的，並非受了他人壓力而清算陳伯達。掩飾他並未失權。

(2)他說外國記者對文革的混亂報導，完全是事實，並未誇張；顯示他不「掩耳盜鈴」，敢於承認事實。不過他忘記了，一九六七年八月，他曾驅逐四名能直接讀解「大字報」的日本記者出境。因爲事實太明顯，槍砲的聲音太大，死傷的人數太多，香港人見到無數海上浮屍，紙裏包不住火。可惜毛這些話都是馬後砲了，政治價值也就非常有限。

(3)文革期間兩派的武鬪，毛澤東以「派系鬪爭」騙過無數人的耳目。殊不知派系鬪爭是怎麼發生的？既然兩派口頭上都擁毛，爲什麼還要以血相見呢？如果他們眞的擁毛，毛下令要他們「大聯合」，他們爲什麼敢於抗命，拒絕聯合呢？可見並非一般政治上的派系鬪爭。其實是少壯軍人支持一派來與毛派對抗。爲什麼要這樣呢，因爲不支持一派羣眾與毛派羣眾對抗，自己就有被揪鬪，戴紙帽遊街，被公審，罷官的危險。因此兩派武鬪，實際上是軍人集團抗拒毛澤東的奪權。鬪爭結果是軍人把紅衛兵打垮，送他們上山下鄉，安家落戶。

(4)毛指有人「撒謊」，暗示受了陳伯達等人的欺騙；驅使紅衛兵揪鬪軍事首長者並非毛，而是陳伯達等的過火偏激，欺上瞞下。這無形中也是對新當權派的一個交代。換言之，把文革的亂子諉過於陳伯達等，洗脫兩面人的罪名，以保持自己的權位。可是由於這樣一來，毛澤東所能保持的權力就極爲有限了。

江青刻意報復的後果

「另一件主席感到很不高興的事，是對『俘虜』的虐待——許多黨員和政府要員都被奪了權，接受再教育。根據以前解放軍的優良傳統——釋放俘虜，並資遣回家；這使許多被釋的士兵志願參加解放軍，掉轉槍頭——在文革中，完全遺忘了這些作風。這使黨的重建工作受到極大的阻碍。

「如果一個人不講眞話，毛說，他怎可以得到別人的信任？就像我們交朋友一樣，要是互相猜忌，永遠也不能眞正做出事來。」

這裏所說的「俘虜」，是指造反奪權時，被揪鬪的黨、政、軍的幹部。他們曾受酷刑，「中央宣傳部長」兼「國務院文化部長」陸定一就曾被反吊四肢在空中蕩來蕩去，叫「坐飛機」。對「黑幫」使用酷刑，毛妻江青應負最大責任，她手下的紅衛兵，就爲「計擒」王光美，作違反人道的虐待，以發洩她對王多年來的妒恨。

毛不打自招，透露了今天「整黨建黨」工作的頓挫，是因爲幹部受了「虐待」，可能拒絕「亮相」復職。

史劍非

新左派居心叵測

四評橫眉的「山雨欲來風滿樓」

校外漢

香港的學生運動，由於維園事件的發生，業已引起中外人士尤其是香港人士的關心，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

對於青年學生的愛國行為，筆者作為一個中國人，在「三評」之中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一句話，我們支持學生們保衛祖國神聖領土的行動。

在學生運動較形高漲的時刻，來討論有關學生運動的一些問題，尤其是揭露「新左派」插手學生運動的嘴臉，批判他們的謬論，就更有現實的意義了。

香港的學生運動往何處去？這是一個大問題，是一個包含大是大非的問題。無庸諱言，對於這個大問題，由於左、中、右立場的不同，當然存在很大的歧見，而我們同橫眉之間，就存在很大的分歧，這種分歧是涇渭分明的。

任何事物，總離不開事物本身內部的因果關係，這「因」同「果」是聯繫着的，運動着的。學生運動本身亦然。換句話說，一種事物產生的因素，同它發展的結果是聯結着的。用我們中國的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但我們不否認事物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外界因素（包括自然的、人為的）的影響，而導致從量變到質變。

香港學生運動的主因是什麼？筆者認為，無論從「中運」看也好，從「保釣運動」看也好，青年學生們都在統一的愛國主義旗幟下進行自己的活動，「愛國」，就是促使青年學生起來進行鬬爭的最基本原因。這意味着青年學生們為了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起來擔負起救國事業的重任。這種事業應該說是神聖的。

可是，橫眉跑到「曙暉」的講台上說，不然，這是一個「次要因素」。那麼，主因是什麼？他說，「主要是潛伏的，也是富於爆炸性的；是攸（筆者按：應為「悠」）久的；也是複雜的。」在其故弄玄虛堆砌了一大堆抽象形容詞，繼之運用「泛科際的方法學」（好不嚇人）分析之後，橫眉認為，香港學生運動構成的因素源於「香港這個殖民地架構」，而這個「架構」是一種「病態政治制度」，這「病態」存在着「政治蕃（筆者按：應為「藩」，凡引文中有錯別字，只好照錄）籬」，「政治蕃籬是政治衝突的原由」，「政治參與足以消除政治蕃籬」。

這些話不難明白，那就是：香港的政治制度促使了他們搞學運，而他們則要運用學運這種政治參與的方式來「消除」這種「政治蕃籬」。這就是橫眉對於學運的看法和主張，他們企圖利用學運把矛頭指向那裏不是一目了然嗎？

橫眉說：「近期的學運對政府之態度畧有改變，態度並不如前之友善，但這正好透露了橫眉的心聲，他將高興看到學運導致反政府，而他們的主張正是如此。

許多抱着滿腔愛國熱忱的青年學生該看清楚了，「新左派」的居心是什麼？他們企圖把學運導致什麼地方？應該想一想，橫眉在香港學生運動的主因方面製造如此這般的輿論，他們想以這個「因」通過人為影響希望結下什麼果？

當然，「新左派」在香港學生運動目前的階段中並沒有公然提出「反政府」的口號，他們還不致於這樣不智。倘若現在就鮮明地提出這個口號，他們的眞面目就暴露無遺了，而這樣的結果，將使一些由於一時不察的青年學生馬上會跳出他們設的政治陷阱，使他們無所施其技。這是他們的政治策畧，也即是政治手段。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在這方面，他們正好是師承了中共的衣砵。

翻開中國近四五十年的歷史看看，中共使用政治手段而達到其政治陰謀目的的例子比比皆是。這點連毛澤東也是供認不諱的。譬如抗日戰爭勝利，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在人民面前擺出一副謀求國內和平的姿態，這就是一種政治手段，他志在騙取民心，赢得時間，而其背後卻在拚命的組織武裝叛亂，以達到顚覆國府的目的。

又如他們為了爭取農民的支持，在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許諾給予農民最渴望得到的土地，這也是一種政治手段，等到驅使了無數農民為他們賣命，竊取了大陸的政權，大陸的農民就變成了他們統治下的農奴。這是嚴酷的歷史教訓。

所以「新左派」在目前階段中所作所為，只是不同階段採取不同的策畧而已，我們並不能因為他們沒有直接提出「反政府」的口號而就天眞地認為他們不存在「反政府」的用心。他們「反殖」的言論和行徑已經露出了端倪，這和中共的言論和行徑是同出一轍的。謂予不信？請聽，橫眉在發話了：「中國共產黨的强大會容忍殖民地政府統治香港？」他儼然以中共代言人的姿態在向香港的青年學生發號施令了。

報載：港共已得其上級指示不要插手維園事件。不想插手麼？不是的。只是一公開插手，在政治上將造成對他們不利，倒不如不吭氣，裝作局外人。但這並不排除左派仁兄對香港的學運不發生興趣。而他們那些「新左派」的小兄弟只要嗡嗡而鳴，上竄下跳，在目前也就行了。論功行賞，橫眉可以說最賣勁。

香港殖民制度的形成，有許多複雜的歷史因素，將來香港的問題怎樣解決，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絕不是某些政治幻想家所希望的香港「獨立」。

這個問題超出本文討論的範圍，擱置不論，筆者在這裏不外揭穿橫眉關於香港學運的謬論和「新左派」對學運的別有用心而已。我們認為學生們的行動純粹是為了「愛國」，而橫眉卻企圖矇蔽學生們跟在他們的後面跑，跟他們一

段階…

觀之，此二人的問題還沒解決，仍在成敗榮辱的邊緣上掙扎；前途如何尚未能確斷，但是從其他毛派分子處境可反映一部分內情。

以最近（七月十一日）北韓黨政代表團訪問北平的活動節目觀察，陳康謝固然未露面，江青、葉群也沒露面。毛澤東和林彪都沒有出頭，說明局面之僵和冷。

這次的北韓黨政代表團由韓共政治委員、中委會書記處書記金仲麟率領，隨員有副總理金萬金，北韓軍第一副參謀長等，陣容極强大；而且並非禮貌訪問，而是會談具體的軍事問題。北韓和北越都是中共兩要重個最的的外交對象。毛澤東和林彪居然不出頭，置若罔聞。僅由姚文元和張春橋二人露面陪榜。

照中共「九全大會」後的不成文慣例，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官式名單的排列本以姓氏筆劃爲序，黃永勝照例排在姚文元、張春橋之後，而現在一齊露面時，黃永勝都排在周恩來之下眾人之上，槍桿子的威力不言而喻。

另一個跡象是周恩來，自去年起所有對外官式文件，皆由毛林周三人並列署名，已成爲新的格式。給人的印象，如不經周聯署，毛林的代表性似已成問題。

康生被軟禁廣東？

四月間訪問北平的澳籍記者貝朵德，在東京的公開談話中透露了若干中共的內情，頗值得參考。

①關於乒乓外交，有人問他是毛澤東的主意，還是周恩來的主意呢？他答得很滑頭，不過也露出了眞相，他說：「雖然無論是誰的主意，都沒大分別；我認爲是周恩來主動搞的。」貝朵德和史諾一樣，是專靠共黨內幕吃飯的人，如果話說得太露骨，便沒有機會再去北平採訪。因此他的話婉轉而含蓄，但卻含有眞意。這段話明明說，對美國緩和非毛的主張，而是新當權派的主意。因爲毛去年五月二十日還發表聲明，呼籲全世界打倒「美帝」。

②有人問他康生是否就是他所說的反毛的極左派領袖，自去年十一月以後即不再露面是否被清算？他答得更是微妙。他說：「據我所知，康生病了在廣州附近某地療養。

「我非常坦白的說，雖然據北平的西方外交官說，他確是該派分子，不過我認爲不正確。」

此公老奸巨滑，告訴人家眞消息，又加轉筆語認爲「不正確」。推測其眞意，康生被軟禁在廣州附近某地。廣東是黃永勝的老巢，軟禁康生最保險；距北平又遠，無法勾通江青搞鬼翻身。

魯遷

「力…

輝詠

六百六十萬元，超過原定計劃百分之四十四點八，比去年同期增加一點三倍。回收的廢品種類達到了兩萬多種，比以前也增加了五千多種。」

看！毛報談起「回收廢品」數量的增加時，是多麼神采飛揚。當說到「超過原定計劃百分之四十四點八」「增加一點三倍」「廢品種類達到了兩萬多種」時，那種「光榮感」簡直透過了紙背。當他們在陶醉在一大堆「超額完成」的數字裏面的時候，自然不會感覺到這些數字包含着的可恥的意義；也自然看不見這面數字鏡子裏反映出來的那副沒出息的尊容。

不思振作，不務創新，而終日以收回廢品的數字爲榮，何不到自由世界來做收買佬！

談起收買佬，毛幫的「工業幹部」們又差不止十倍。還是上述那張報紙，它說：「像瓶蓋、牙膏蓋、鞋油盒等很多小的品種，過去都不回收；最近因爲某些工廠的需要，也列入了回收品種之一。」

請去問問香港的收買佬，他們要不要瓶蓋、鞋油盒、牙膏蓋？奉勸常用毛幫牙膏的朋友，小心染上從大陸垃圾堆裏帶來的瘟疫。

筆者舉出這些發生在十二年前的往事，旨在說明，經過長時期無孔不入的羅掘，毛幫本應已經無可再供挖掘的「潛力」了。但看看現在毛幫的宣傳，仍然言之鑿鑿，樂此不疲。

這，除了反映毛幫工業在不斷生產廢品或半廢品（一用即廢）之外，還能有其他的解釋麼？也許，正因爲毛共偏愛回收廢品，故而他們的工廠也就投其所好，故意生產廢品，以滿足其「超額完成廢品回收任務」的變態心理吧。

捨易求難的苦衷

誠然，指中共患有對廢品特殊偏愛的心理變態，不過是一個開玩笑的說法。在實際生活中，一個儍子也不會無緣無故地去捨易求難。

他們口說「在一片魚鱗、一撮木屑、一角鐵皮、一縷炊烟之中，找到了巨大的物質潛力」，好像說得很輕鬆。實際這裏面卻包含着說不出口的許多苦衷。

一個比喻：科學家在實驗室裏，可以用化學上合成的方法製造出蛋白質、澱粉質。這也是物質的潛力。但一個養鷄的農民，會不會把母鷄都殺掉，也跑進實驗室裏去搞合成蛋白以代替鷄蛋出售呢？一個種稻谷的農民會不會放棄耕作，跑進實驗室去合成澱粉以代替稻谷充飢呢？

同樣的道理，如果中共的工業發達，原料充足，它當然不會在一角鐵片、一個牙膏蓋上動腦筋。「修舊利廢」云云，一個眞正富强的國家當然不會三翻四次發出如此「號召」。

自「七·一」以來，中共權力鬬爭的形勢、外弛內張、密雲待雨；悶得使人不耐煩。

第一、「整黨建黨」工作，自六月初頓挫，迄今一個半月，僅餘下的四川、西藏、黑龍江、寧夏四省區仍不能建立新黨委會。

第二、毛派兩個核心分子康生和謝富治，六月三日在羅共頭子修西斯古訪中共時，在神秘離奇的氣氛中亮了一次相之後，已消聲斂跡；迄未參加任何公開集會。

第三、毛妻江青，林妻葉群這兩個妻以夫貴的政治局委員，亦僅在修西斯古來訪時勉強露面，其後亦神秘隱遁，未再參加許多政治局委員共同出席的場面。

第四、歷任毛的衛隊長、公安部副部長、政治局第三名候補委員汪東興，自去年下半年起露面日少，今年迄未露面。

上述的情況皆顯示毛派形勢日非，然短時期還不能水落石出，使人完全看透中南海裏陰慘、激烈的宮廷鬬爭。

毛欲捨陳、汪保康、謝

不過，以現有的資料，至少只判明左列幾點：

①目前兩派鬬爭有兩個戰場；一是各省市的領導權，這表現在新黨委領導班子的陣容；到目前爲止，以少壯軍人爲後盾的新當權派已佔絕對優勢；二是「中央」領導權的鬬爭。毛派九名政治局委員，僅姚文元、張春橋維持正常的公開活動。江青和葉群將隨她的丈夫同興亡，目前雖面目晦暗，尚不致立即倒台；陳伯達垮台已成定局，此外康生、謝富治和汪東興三人，正處在權力鬬爭的風眼裏，拼命掙扎、搖搖欲墜。從康、謝二人在修西斯古訪北平時「强出頭」亮相看，毛澤東的打算想只犧牲「假馬克斯主義的政治騙子」、「自稱小小老百姓，實際上是大大野心家」的陳伯達和不關痛癢的汪東興，拼命想保住江青的同鄉，政治局常委之一的康生和因出賣鄧小平爲毛信任、死硬附毛的謝富治。

如果能保住康、謝二人，則「中央」的領導班子仍能維持毛林的體面。以政治局常務委員來說，共計五人，毛林加上康生已是三人，陳伯達垮掉即使補上黃永勝，仍以三對二的過半數居控制形勢（注意，非眞實控制。因受制黨章「民主協商」的規定，不能以多數決議貫徹意旨）的地位。

在政治局來說，毛派仍保有毛、林、江、葉、康、謝、姚文元、張春橋八人，是可充場面，顯不出太寒傖。如果康謝二人、垮掉，便形勢全非了。因此毛澤東必使盡解數、拼命力爭。

毛林不見北韓代表

從修西斯古訪北平，康、謝二人突然亮相，遂又斂跡

中共

閒談「挖

一個數字遊戲

過去一年多來，毛幫「大連鋼廠」的工人把以往拿來「填海的廢鋼挖出來」，「共收回廢鋼一萬三千多噸」，使這個廠的「勞動生產率」，比去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七，「進入了全國的先進行列」。這是毛共「人民日報」七月十四日在一篇「調查報告」中透露的。

讀了這則報導，第一個產生的疑問必然是：怎麼過去這個廠會把一萬多噸的鋼拿來「填海」？大概是生產過剩吧？

不會的，鋼鐵從來就是毛幫最渴求的東西。毛酋曾說過，「鋼鐵和糧食是最重要的，有了這兩樣東西，一切都好辦了」。正是爲了鋼鐵和糧食，他在一九五八年妄搞「大躍進」，終而慘敗丟了「國家主席」銜。

那末，工人們過去怎麼又會把好端端的一萬多噸鋼丟掉呢？問題便出在「廢」字上。那些鋼當然不是好端端的，而是「廢鋼」。對煉鋼知識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一爐鋼煉出來，其含炭率與含雜質率與標準稍有出入便成了劣鋼；若出入多了，便成了廢鋼。爲將來的鋼製品的質量着想，廢鋼是絕不能使用的。當然，如果不管那一套，則又當別論。基此，毛幫在一九五八、九年間用「土法」煉出來的鋼鐵，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毫無用處。如果你有機會到大陸旅行，只要細心觀察，便隨時會發現一些工廠的曠地上，堆着許多灰黑色的像蜜蜂巢般一錠錠的東西，封滿了塵埃，那便是「大躍進」時煉出來的廢鐵。

當然，毛共的工廠平時也會常常出廢品的，那是因爲技術落後，或設備不良，或工人有意搗蛋。

勿論如何，「大連鋼廠」把來填海的廢鋼，已是注定不能用的，這是常識，不容否認。

現在工人爲了執行「挖掘企業潛力，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指示」把它重新挖出來，除了玩弄「提高生產率百分之四十七」的數字遊戲以外，將不會有什麼實際的意義。等到受過上級的「表揚」，在報上發表過「調查報告」之後，遊戲也就玩完了，廢鋼仍逃不出躺在海底裏的命運，而靜靜地等待着若干年後，另一批「挖潛力」的工人把它重新挖出來，見見陽光，透透新鮮空氣，名字也再次爬上「人民日報」。

十二年前的往事

筆者預斷「大連鋼廠」那一萬多噸廢鋼的命運，並非沒有根據的。套用一句馬列術語，這是「實踐的經驗」。因爲毛幫好像與廢品結上了不解之緣；或者說，它們與廢品似乎有特殊的感情。

據一九五九年（十二年前）六月八日的「人民日報」

全建築在槍桿子之上，否則他就無法鬭垮極左派，但周恩來的聯美政策，未必能爲槍桿子接受，就在毛幫新華社發表邀請尼克遜來訪的同一天，黃永勝又發表了抨擊美帝的聲明，顯然也是有心與周恩來立異。

按理軍人勢必反對尼克遜往訪，因爲如此以來，使他們宣傳了二十幾年的「三視美帝」口號破產，最重要是今後少了一個最大的假想敵人，無論在宣傳上與訓練上皆發生困難，軍人必然要繼續以美國作爲箭靶，周恩來想同美國和解也無從談起。更有甚者，一旦周恩來的政策引起了軍人的憤慨，極左派便可能乘時再起，與軍人結合一起反對周恩來的官僚集團，則毛幫內部將會掀起一場血腥鬬爭，不知將有多少人頭落地，尼克遜想去訪問，恐怕未必會有機會了。總之，周恩來邀尼克遜訪平，對他自己來說，確是一場巨大賭博，贏了所得有限，輸了就掉入萬丈深淵，與劉少奇作伴去了。

對美毫無利益

其次再說美國，尼克遜這次行動是否能替他自己增加了選票，我們不敢預測，但此外，卻看不出**對美國有什麼好處**。

美國今天急於要解決的是越戰，尼克遜如果以爲同毛幫談妥，就可順利解決越戰，將是一個仲夏夜之夢，因爲由於尼克遜的訪平，增加了北越對毛幫的惡感，北越既不肯作爲毛幫與美國談判的籌碼，毛幫此時也決不敢對北越用壓力，逼他一面倒向蘇俄，所以尼克遜訪平不但不能結束越戰，恐怕祇有使局勢更惡化，最後連巴黎談判也會陷於停頓。

美國與毛幫是否眞能化敵爲友，一舉解決所有問題呢？這更是無從說起，據電訊周恩來已提出解決美毛衝突的建議，其中重要者有：美國撤退第七艦隊，不再「侵略」中國的領土台灣。第二、自中南半島撤兵。第三、不再阻撓毛幫加入聯合國。第四、放棄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支持。其他各點姑且不談，即就這四項來談一談。先說第一項，尼克遜在宣佈訪平次日，又親筆函蔣總統，保證履行對華承諾，當然尼克遜的保證不見得比那張信紙的價值更高，但在此時提出保證，卻也是針對周恩來的建議而發，表示不能接受此點。第二、自越南撤兵，尼克遜固然求之不得，但是尼克遜的撤兵計劃是要越南能自立；毛幫要美國撤兵，則是要美國負責把南越交給北越，不問尼克遜肯不肯，此事確實也作不到。第三、美國唯一可以讓步的是不阻止毛幫進入聯合，但尼克遜的承諾也並不等於聯合國就一定准毛幫加入，照今年情形看，許多自由國家眞正致力的是保持中華民國在聯大席位，如果中國不退出，毛幫就不能來，尼克遜的承諾還不是等於零。第四、關於毛幫指責日本軍國主義一事，即使毛幫指責的確有理由，要尼克遜阻止日本增强軍力，恐怕就算日本肯了，尼克遜也不肯，因爲這就是尼克遜亞洲政策的基石，尼克遜不會輕易放棄的。照這種情況看，雙方幾乎對所有問題皆無法談得攏，尼克遜眞的能訪問北平，不過是一次普通旅行而已，對美國所希望的與毛幫和解，決不能有半點成就。

喪盡美國信義

但尼克遜此舉對美國打擊之大，卻也是空前。首先是失大信於天下，其次也失掉了美國的國格，尼克遜以美總統身分訪平，有幾點是絕對不合的。

第一、美國與毛幫沒有邦交，不但沒有邦交，戰後美國在韓、越兩次與毛幫交手，直到今天，美軍在南越作戰，對手仍有毛幫人員在內，以美國總統之尊，訪問處於對立的敵人，如果毛幫宣傳尼克遜去北平是獻降書，尼克遜均無以自解。

第二、尼克遜是美國總統，是國家元首，要接受邀請，邀請的對手自然也是元首，但毛幫卻沒有「元首」，由「總理」周恩來出名，無形中把尼克遜降了一級，這種情況祇有在一九五三年以前的俄毛之間發生過，當時史達林是總理，莫洛托夫（後換維辛斯基）是外長，毛澤東是毛僞政權的「元首」，周恩來是「總理」，每逢有慶賀，毛澤東不敢越史達林之上，致電蘇俄政權元首什維爾尼克，故每次均爲毛澤東對史達林，周恩來祇好以「外長」身份與莫洛托夫、維辛斯基打交道，想不到今天尼克遜竟然降了一級與毛僞政權的「總理」交往，尼克遜可以不要人格，但也應爲美國保留一份國格才是，如此總統眞是國家罪人。

第三、尼克遜費了如此重大周折去了一趟北平，本意自是要與毛幫解決一切懸案，但所有懸案皆不能解決，尼克遜回去對美國人自然無法交代，更可能引起美毛關係急劇惡化，觀乎張伯倫與希特勒會面後不久引起大戰，則尼克遜此行究竟爲美國帶來和平抑戰爭，前途尚難逆料。

對我影響並不嚴重

最後說到我們自身，筆者決不是自我安慰，這次尼克遜訪平，眞正受影響最小的反而是我們，因爲充其量祇是損失了一個聯合國席位，決不可能再有更壞的情況發生。

或者有人會說，毛幫進入聯合國之後，就可以正式要求收回台灣。這更是笑話，一九四九年毛幫政權剛剛建立，尚未得到鐵幕以外國家承認，也就進兵金門，準備由金門攻台灣，如果不是古寧頭大捷，也許台灣早被毛幫「解放」了，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毛幫也未進得聯合國，也一樣要進攻台灣。總之，毛幫決不遵守任何國際條約，祇問力量，如果我們不能自存，即使永遠保有聯合國及安理會席位，亦無阻於毛幫的攻台，此是力的問題，不是談法的事。

我們在退出大陸之後，保留聯合國席位已達二十一年，經過無數驚濤駭浪，政府及外交當局功自不可沒，但聯合國席位對我們的利害輕重，實在也難言，眞正丟掉這個爛包袱，未嘗不是開啓新機運之道。問題祇在於我們如何自强、自立，尤其要恢復自信，萬不可輕信他人。其實美國政策在變，並不始於今日，日內瓦會議已開其端，華沙會議而具體化，日本前任駐美大使潮海浩一郎在交卸大使回到東京後，曾說過一段話「我任大使期間最提心吊膽的一件事，是一早起身接到國務卿電話，美國已於昨晚承認了中共政權。」潮海講此話時，最少也在五年以前，但我們都當作笑談，及今思之，日本人對問題看得何等透徹，我們的外交官作些什麼事，不該向國人交代嗎？

從尼克遜訪共區說起

岳騫

凡是在兩個敵對集團之間發生一件事，利於甲者必不利於乙，反之，利於乙者亦不利於甲。根據歷史看，任何一件事，有受益的一面，自然就有受害的一面，此原為不易之理。有史以來最慘者無過美國在日本丟下兩顆原子彈，但日本雖深受其害，盟國卻大蒙其利，否則將會有十倍於原子彈炸死之人數，死於炮火之下。如果說有一件事對己對人，對四面八方皆不利的，大概祇有尼克遜這次宣佈訪問北平了。

此處祇說當事的三方面，中、美、毛幫，尚不談其他有關國家。

北越第一個反對

毛幫對於尼克遜硬要訪問，確實表現得很尷尬，一口拒絕，失掉一個發揮統戰的機會，尤其是想僭踞聯合國席位，更非得美國點頭不可，毛幫一年來不惜犧牲原則，爭取承認，就是為了僭踞聯合國的席位，尼克遜既然送上門來，自不能拒絕，祇好勉強答應，但這一答應卻替毛幫，尤其是目前當時得令的周恩來，惹出一場絕大麻煩，顯而易見就有三點：

第一、失去了同惡相濟的夥伴。當尼克遜訪平剛剛宣佈時，筆者就推測北越一定要反對，次日北越先反對召開日內瓦會議，作側面否定美毛會談，繼之就公開對尼克遜的訪平提出了正面攻擊。

北越頭目此時心情，與中、韓、越三國幾乎相同，中、韓、越視美國為患難相共的盟友，北越亦視毛幫為堅固可恃的靠山，一旦美毛秘密接觸後，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中、韓、越三國有被出賣的感覺，北越又何嘗沒有被遺棄的想法？因此，

偽大使，也向毛幫提出嚴重抗議，祇是大家礙着面子，尚未公開宣佈就是了。

共黨陣營各懷鬼胎

除去北越還有北韓，北韓與毛幫，關係中斷好幾年，直到最近一年來始言歸於好，北韓所以又接近毛幫，當是感到蘇聯態度太軟弱，不能作為長城之靠，希望毛幫能支持其武力擴張政策，必要時對南韓滋擾。現在毛幫卻不聲不響把尼克遜請去，北韓頭目心情定與北越大同小異，認為蘇共無論如何不好，像這種一百八十度轉變的事絕對作不出，相信今後北越與北韓必將捨毛而親蘇。

不僅北越、北韓如此，凡是經毛共豢養的各國「正統」共產黨，聞訊之下一定頓失憑依，因為毛幫過去煽惑各國共產黨員脫黨另組毛式共產黨，唯一口號即反帝反修。但現在卻把「帝方」頭號人物請去北平，今後又怎樣反帝，毛幫同「帝」公開勾結，各毛記共黨頭目又怎樣向手下嘍囉解釋，相信毛幫辛苦經營的各國「正統共產黨」，必然要烟消

第二、毛俄關係，毛幫與蘇俄關係，自從互派「大使」之後，情況已大見緩和，雖然黨與黨之間歧見永遠無法調和，但「國」與國的衝突卻可以避免了。不料驀地跑出一個尼克遜訪北平的消息，相信克里姆林宮的震驚，不下於中、韓、及北越、北韓。共產黨人都有些歇斯底里的性格，我們平時聽到毛幫叫嚷美帝、蘇修夾擊中國，又聽到克里姆林宮一群指責毛幫勾美侵蘇，不要以為他們僅是口頭宣傳，他們實實在在有這種想法。現在尼克遜突然之間要訪問北平，更證實了蘇俄領袖的高明預見，今後毛俄關係必然急劇惡化。截到目前為止，蘇俄似乎為了保持大國身份，尚未開腔，但其最忠實的盟邦保加利亞都公然指責毛幫出賣了社會主義國家，今後蘇俄必然在宣傳上、武力上對毛幫施用巨大壓力，初步可以見到的是拉攏韓、越共黨及東南亞國家，對毛幫形成大包圍的態勢，繼之在邊境製造事件，類似珍寶島、裕民縣一類的事件不難再見，到了最後，蘇俄會否先發制人，突襲毛幫核子基地，都難斷言。

毛幫內部產生矛盾

第三、再說到毛幫本身。截到目前為止，毛幫情況可以看出的有兩點：甲、毛林均因健康太差而退處第二線，將黨政事務全交由周恩來與黃永勝負責，但並不能斷言是毛澤東失勢，他仍然可以隨時收回權力，祇要健康許可，或形勢需要。乙、當年領導文革的極左派，到今天是徹底失敗了，陳伯達的名字已呼之欲出，康生與謝富治銷聲匿跡也決非因病，江青又回到臥室，很少過問外事，但這並不是說極左派就沒有翻身的力量，看到紅衞兵的往事，可以了解毛幫本身實在很危險，周恩來的權力完

果眞的有內幕就不說；否則，中文大學當局對這件事該加以考慮。

試想想：如果這位小包在香港最高學府任教，他有更多機會向學生灌輸「回歸」思想；更方便的組織起示威隊伍來；對他的學生施以共產黨式的「再教育」，這和港府及社會領袖提倡的歸屬感，大相逕庭，且恐怕社會將由此永無寧日。

香港大部分納稅人不願意他們的子女接受新左派思想的灌輸，更不願見到社會秩序的混亂。新亞書院的同學只需要好的老師，不需要搞手。中文大學當局在決定這事時，應再三考慮。

一廂情願的想法

不久前，有一家規模龐大的書院，一個老頭子突然去世，因爲他已上了年紀，他的死，雖說「突然」，卻也尋常。但事後一位牧師告訴老萬，老頭子之死並不尋常，他被氣死的。

爲什麼會活活氣死？原因是他一手創造的這家書院，已漸漸發現到大權旁落，他不過是個「杉木靈牌」，事事不能作主，給新左派分子牽着鼻子走，因而該書院爬蟲輩出，成爲學運中堅。老頭子氣極之下，竟然一命嗚呼。

奪權成功的人，還賈其餘勇，再闢蹊徑，擴展力量，許多有地位的人受其蒙蔽，被拉攏在這個集團中，一來可以增壯聲威，二來外人更加弄不清楚他們的實質，這新檔口就是他們未來的指揮塔。

這些人，有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以爲搞垮了國民政府，搞垮了殖民地政府，就可成爲新貴，必要時投靠老毛，手上也有一注本錢。

其實，這想法天眞而幼稚，要是毛澤東有一天「解放」香港，首先要殺的正是這種人，你學了他的一套，他當然怕你青出於藍，將來革他的命。

何「好」之有？

最近，因爲美國總統尼克遜宣佈明年五月底前訪問中國大陸，這班新左派分子一心以爲鴻鵠將至，無不彈冠相慶，在他們的爬蟲報刋上大放厥詞，鼓吹「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其實，這事對自由世界何「好」之有？何嘗見得對世界平和有何裨益？

實質上，新左派不過是美國姑息政客的應聲蟲，跑到大陸替尼克遜扯線的基辛格，正是哈佛大學一系列的人物，與拉鐵摩爾、費正淸這些出賣中國的人物是一邱之貉；他安排的尼、毛會談，雖然口口聲聲不出賣老朋友，其誰信之！

新左派當然有他們美好的想法，國民政府被出賣了，垮下台來，在美日「兩個中國」的政策下，他們可以袍笏登場，成爲美日協力的新中國了。

台獨分子同樣有這想法，因此他們也常向毛共拋媚眼，希望得到他們的默許。可惜中共已一再明確表示，不能容許「台灣獨立」。那麼，即使國民政府被迫垮台，台獨分子也不容易達到目的，除非置於美國保護之下。

心理威脅

毛澤東當然樂意有人搗國民政府的蛋，儘管查良鏞的「社評」說中共並不把「台灣」看在眼內，實際上，台灣構成對中共政權的威脅，是美帝和蘇修所不能比擬的。因爲，美帝和蘇修對毛共只有武力威脅，有七億五千萬的人海，中共對於武力的攻擊並不過分憂慮。但台灣對大陸的威脅，卻是心理上的。在中共統治下，沒有自由，餓着肚皮的人民，心目中都有一個期待，有一天國軍會把他們解救過來。即使目前這希望甚微，還是中共的一個絕大威脅。如果中共眞的像查良鏞說的那樣，沒有把「台灣」看在眼內，就不會每年「十．一」都叫着「解放台灣」的口號了。

小爬蟲只會嘲笑國民政府叫了二十多年「反攻大陸」沒有反攻成功；可是，中共叫了二十多年「解放台灣」，又何嘗解放成功？

如果說中共未能「解放台灣」是由於美國第七艦隊阻撓；第七艦隊又何嘗不阻撓了國軍的反攻？

對蘇乎？對台乎？

中共發動一連串的外交攻勢，其實主要目的在孤立台灣。所謂「對付蘇聯」，無非是副作用。理由很簡單，蘇聯是共產主義國家，中共也是共產主義國家，今天的不睦，不過爲了政策上的分歧，其打倒資本主義的目標是一致的，今天毛澤東已風燭殘年，去死不遠，一旦老毛軀殼化爲塵土，毛澤東思想也必隨風而逝，那時候，中共很可能也變成「中修」，中蘇共又重復成爲「兄弟之邦」，中共還是尊蘇聯爲老大哥。而美國，是個資本主義國家，是共產主義的死敵，中共聯美抗蘇的可能性，顯然微乎其微，更不會愚蠢到「不把台灣放在眼內」，因爲他們也有過經驗，國民政府不把陝北看在眼內，致使整個大陸赤化，他們怎會不知道三戶可以亡秦的道理？

他們已失去大陸的廣大民心，這些人雖身居大陸，他們的心卻不在大陸，因此，高壓不可能永遠奏效，終有爆發的一天。

枯死香港

不談國家大事，以香港這個小小的避難所來說，如果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成功地緩和了與中共之間的緊張情勢，使「和平」的氣氛濃厚了，各國紛紛和中共展開貿易，這對香港是個「特大喜訊」嗎？

即使在中共强撐出來的笑臉下，一下子不會翻面收回香港，但誰都知道，香港在經濟上的地位降低了，對中共的利用價値也降低。今天香港達到繁榮巔峯的情勢，也將急轉直下，慢慢枯死。至於政治上，由於中（共）英關係的「改善」，中共對香港的影响力增大，那時也許在雙十節你要掛一面國旗也有問題了。

小爬蟲們或者會說，香港這麼一個殖民地是「遲早完」的，它枯死也好，病死也好，活該！可是，小爬蟲們今天不是還托庇在這個殖民地嗎？他們號召的「回歸」一點作用都沒有，而這麼幾年來，他們自己也還是沒有「回歸」，那豈不又學了共產黨作風，說的一套，做的一套嗎？

新聞以外



鼓吹回歸、提倡再教育、策動示威
小包居然取得中大教席

萬人傑

他在「盤古」鼓吹香港青年回歸大陸，而且要趁早，遲了就趕不上隊伍。他主辦創建學院，提倡「人必須再教育」。新左派刊物「知識分子」證明維園示威是由他策動。可是，他居然取得新亞書院的教席，如果他繼續宣傳回歸，組織示威，施行共產黨式的再教育，香港還有寧日嗎？站在納稅人立場，我們必須誓死反對。

一個幕後領導人

新左派在香港的活動，在老左派六七年暴動失敗而趨於沉寂後，似乎愈來愈積極。他們爭取的對象是學生和青年，因此他們盡力的向大專學院裏鑽，甚至中學生也盡力爭取。核心人物雖然只是一小撮，但因為他們假借愛國名目，以致許多滿腔熱血的青年學生，受了他們的利用而不自知，為他們洒熱血，搖旗吶喊，幕後人的骯髒目的便達到了。

本刊幾年來一再揭發新左派的活動，也早就指出過，這種活動有國際背景，他們配合了國際間的逆流，推波助瀾，從當日的反越戰到今天的保釣運動，都是一樣。反越戰與我國人關係不大，沒引起注意；釣魚台是我國領土，叫出這個口號，利用民族意識，自然獲得廣泛響應。其實策動這運動的眞正意義並不是這麼回事。

也許，直到現在還有人為這理直氣壯的口號迷住，不相信他們另懷目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舉出其中一個幕後領導，讀者就會有更深的瞭解。

發瘋發出面

有一個負有特殊任務從美國悄悄溜到香港來活動的新左派頭頭小包，不久前，在香港辦了一家「創建學院」，這家學院標榜的宗旨是「人必須再教育」。大家都知道，「再教育」是毛澤東的法寶，小包拿了老毛的法寶在香港運用，其目的何在，思過半矣。

本刊予以揭發，給爬蟲無情的打擊，小包以東窗事發，夤夜從創建書院的天台住處溜到新界避風頭，躲着不敢露面。

事情很明顯，如果小包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一經本刊揭發，何必躲了起來？

結果，學生從本刊的揭發，知道「再教育」是怎麼回事，都不願上當，而這家「創建學院」不久就收檔，偃旗息鼓了。

可是，新左派會就此銷聲匿跡嗎？絕對不會。他們有雄厚的經濟後台，創建收檔，只不過因為這塊招牌已「發瘋發出面」，他們只好放棄。最近，另創了一家規模更大的，還拉攏了許多香港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加入，當然其中大多數不是他們的同路人，只是被利用而已。

回歸與歸屬感

不過，這種私人創辦的書院，沒拿到政府一分錢，他們自辦自的書院，只要沒抵觸法律，政府也沒理由不許他們辦。不過，政府辦的學府而被他們滲入，利用來作搞學運的基地，就值得注意了。

老萬最近接得消息，小包要進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社會系任教，由誰扯線不得而知。但中文大學當局作出這決定時，至少該考慮到一個問題：

如果他們也關心小包的言論，一定知道他在「盤古」發表過許多文章，勸香港青年「回歸」大陸，並且說：回歸要趁早，遲了就趕不上隊伍。姑不問他為什麼鼓吹別人「回歸」，而自己卻死賴在香港這殖民地不走，是為了貪戀香港的物質和繁榮，抑或甘願做帝國主義的走狗？

小包的「回歸」，顯然是和有人提出的「歸屬感」對抗的，可是，小包的回歸響應者甚少，他自己要在港府的學校執教鞭，顯然也有了「歸屬感」了。

如果小包任教中大

不過，老萬並不相信小包謀取這職位是「歸屬感」那麼簡單，顯而易見的是把他搞的學運，深入到向政府拿經費的大學學府裏。

在最近一期他們新左派刊物的「知識分子」裏，大書特書的寫明白，維園示威是由小包策動的。我們並不反對小包策動這樣的「愛國運動」，但不贊成利用這些熱血沸騰的青年來作達到某一項目的的本錢。

中文大學容納這樣一個人物，不知道是否有什麼內幕，抑或只是矇查查，不知道他來龍去脈。如

透視尼克遜將訪中共

各懷鬼胎一拍即合 乃有乒乓外交的上演。

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尼克遜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加在極度保密之下由巴基斯坦溜到北平與周恩來進行了秘密會談，並決定尼克遜接受周恩來邀請，明年五月之前訪問中共。這一決定十五日華盛頓和北平同時發表之後，全世界為之驚訝失色。台北當局固然感到毀約背盟，對威脅亞洲正義和平的極權勢力的屈膝乞憐，同時也是對大陸七億中國同胞最殘忍的打擊。以往他們雖然無力掙脫中共的奴役統治，但是仍寄望於自由世界及自由中國的拯救。現在自由世界的盟主——美國首先向中共低頭求和，自由陣營已經山崩地裂，對他們重獲自由希望的打擊，該是如何的沉重！

攻寮失敗與乒乓外交

尼克遜在美國政界人物中是以堅決反共著名的，一九五九年在莫斯科與赫魯曉夫激辯一幕，至今令人記憶猶新，從他過去的歷史看，他這次的決定實在是反噬自己的一貫主張。可是，他為什麼會如此作呢？說起來眞令人可歎，其中一項主要的原因是為了連任下屆總統！

今天美國有三大難以解決的問題，㈠是越戰，㈡是國內的失業問題，㈢是種族糾紛問題。尼克遜自上台以來對這三大問題，都沒有什麼大的建樹，而這三個問題的陰影則越來越大，越來越黑，造成尼克遜如不解決它們，它們即將解決尼克遜的形勢。尤其是越戰問題，引起了一大堆麻煩，諸如美軍的吸毒問題、國內的反戰運動、國會裏鴿派議員的活躍、以及美元在國外市場出現的危機等等。因此越戰問題一解決，有好多問題都可隨帶解決。尼克遜上台以來即集中全力解決越戰問題，並非偶然。

尼克遜對於解決越戰採取雙管齊下政策，㈠是越戰越化，增強南越軍實力，取代美軍任務，使美軍自越南陸續撤退。㈡是前後派遣很多密使，委託很多說客向中共試探和解，以有利於越戰的解決。

今年二月南越軍入寮作戰，是越戰越化政策的試金石，看南越軍在沒有美軍地面部隊支持的情況下，能發揮多大力量，結果由於美方戰畧戰術的錯誤（以直昇機群維持數萬大軍供應綫），致慘敗而回。至此華盛頓的信心動搖，遂轉過頭來，積極展開對中共的外交活動，四月上旬

尼克遜急於解決越戰，恰趕上中共急於進入聯合國，因此雙方一拍即合，並且作三級跳式的進展。

從基辛加神秘赴北平談判一事觀之，自四月間乒乓外交揭幕之後，雙方透過秘密路綫，一直在進行秘密談判。主要的談判很可能是由雙方駐巴基斯坦的大使進行的。

尼克遜明年五月訪中共，距今尚有十個月。為什麼作這麼久的空懸呢？這一點顯示雙方有許多具體問題，要在尼克遜訪問之前解決。反過來看，在許多具體問題未解決之前，即約定前往訪問，在國際上史無前例。說明雙方皆急於和對方和解，必須得到對方的合作。

由以上情形來推測，尼克遜出發訪問中共之前，雙方以互換條件要解決的問題可能是：①美國支持中共在今秋進入聯合國，②中共影响北越與美國停戰構和。而雙方懸而不決，留待尼克遜邀周恩來會談來解決的問題則是台灣的歸屬問題。中華民國當局，應該認清事實，提高警覺，速謀自立自全之道，美國人是絕對不能再信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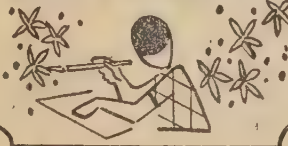
國無信何以立！

明年五月前尼克遜如能解決越戰，那麼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他將獲壓倒的勝利。因為無頭腦單純的美國人，受不住尼克遜這種單騎赴會的牛仔式英雄行徑的刺激，拚着命都要投他一票。

從美國的利益來說，尼克遜此舉，可以安撫國內的左派，恢復和增強國民的團結；對外可以脅制蘇聯在和平共存目標加快步伐；對中共來說，也是一個極重大的心理攻勢。可復活大陸同胞對美國的傳統友誼；同時加深中共內部的裂痕。因此尼克遜到訪，使毛澤東一派在路綫立場上再無迴旋的餘地。

不過這一成就，在背棄中華民國的惡果比較下，都微不足道。古云：「民無信不立」，國無信也不能立。

從這件事使世人皆知，美國是一不守盟約的國家，沒有人再敢相信它。這個損失就太大了。



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以心臟病病卒，享年五十二歲，遺下一妻四子女，遺孤俱未完成學業。張先生生前友好特發起募集子女教育基金，使他們能繼續求學，目前已集得三萬餘元。張先生的舊雨新知，望伸出同情之手，扶掖弱小。如惠贈款，請以劃線支票寄交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每週公佈數目，以昭大信。

下面為上週收到欵項的數字：

曾憲光 二百元　　黎民 五十元

吳湯禮（馬來西亞） 五十元　　一讀者 十元

本週共三百一十元，連前共三萬零九百八十四元

（以後贈款者名單每月公佈一次）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九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七月廿九日出版

出版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九六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讀董壇主所著「明日黃花錄」第二集　曹文錫

㈠毛澤東星非正果

欃槍天上化旄頭，人禍災祲迄未休，
白日光輝將再現，五星戾氣黯然收。

自註：「旄」音毛，「旄頭」爲星名，昴宿也。

㈡葡萄美酒夜光杯

沙場那有夜光杯，箋註唐詩枉費猜，
千載疑團今大白，涼州帶得土陶回。

唐，「王翰」，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之句，歷來箋註唐詩者，不知何物？均引用十州記作釋，指夜光杯爲寶物，殊不合理，董君追隨老毛，曾遊涼州（今甘肅），見有土製陶杯，外施黑釉，閃耀生光，名「夜光杯」，價極賤，因購數隻而回，從知「王翰」所指，即此物也。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君乃兼之，至可羨焉。

㈢遊諸葛亮臥龍崗

渭水垂綸原釣叟，南陽高臥是書生，
當年若果談資歷，只可軍中任小兵。

近世文武官員，必講資歷，當軸者，不識眞正人才，有之，亦不能破格任用，渭水訪賢，草廬三顧，幾等於烏有之奇談，可勝浩歎。

㈣閒情記趣浴華清（第一集）

楊妃賜浴華清池，石上安能滲血脂？
堪笑世人多耳食，不思物理互驚奇。

楊貴妃所浴之華清池，今名貴妃池，池中一石，現紅色斑紋數點，傳言貴妃入浴時，適逢月事，血入石中，歷久不滅，董君入池察之，乃石中天然紋理，且屬近代所琢，並非唐物，以訛傳訛，而世俗多信爲眞。

㈤岳武穆大破金人拐子馬

拐馬原來是步兵，羨君史義最精明，
更從古法參今法，斬將搴旗負盛名。

董君在河南領兵時，曾用金兀朮「拐子馬」戰術，肅清當地紅槍會股匪，又能運用古代戰法，與日寇及共匪週旋，厥功至偉。

㈥西安打鬼記（第一集）

文正寺中驅厲鬼，先生樓上打遊魂，
由來浩氣除魔障，奚用僧人與道門？

范文正公，「仲淹」，少時讀書僧寺，有巨鬼俯瞰其窗，公不爲動，怒叱之，鬼遂逸，世人延請僧人道士捉鬼者，每爲鬼所困。

壇主致語

文錫先生所詠六絕句，均爲拙著「明日黃花錄」中之題目，過蒙獎飾，只自汗顏耳。

閱一九三期萬人詩壇，刊載劉自強先生萬人歌大作，一時興起，原韻步和　徐泓

海外有遊人，憂時懷故鄉，
寄歌伸雅意，秉筆見清揚，
世亂吾多憤，時艱佛亦狂，
立言難再緩，誅伐力無疆。

寄力行詞長　楊更生

詩盟十載結南天，文字因緣豈偶然，
家學淵源海嶠客，詞章傳世皖肥賢，
同添白髮豪情在，寫到黃花氣節堅，
今日萬人俱擁戴，高歌一曲寄壇前。

更生先生，從事教育，爲昔年國風詩壇唱和老友，久不晤教，馳系殊深，寄詩致問，不忘故人，尙希多賜佳章，以增雅興。

台北赴高雄途中即景　梁莊

青葱毓秀遍瀛台，戶市鱗排浩蕩開，
千里廠烟浮野去，萬山喬木拂天來，
花繁地煖連阡陌，物阜民豐盛貨財，
擊壤歌聲聞四處，華夷遊客笑盈腮。

遊日月潭夜宿涵碧樓　梁莊

錦霞飛繞鎖千峯，人立高樓峙海雄，
夾岸懸崖涵碧浪，極天浮島挹清風，
寒潭烟樹斜陽晚，古寺山門映葉紅，
蕩漾遊船亡遠近，此身疑是畫圖中。

梁先生寫景詩，已達極高境地，以上二律，是爲名作，壇主評語。

春日郊遊　袁暘照

偶乘春暖過青山，揆帆郊原意自閒，
草爲霜凌猶泛綠，花曾淚灑尙留斑，
雲籠親舍榮勞夢，水逝韶光凋舊顏，
試陟層巒瞻彼岸，瀰漫紅燄黯鄉關。

袁先生詩中佳句，「草爲霜凌猶泛綠，花曾淚灑尙留斑」，意有所指也，是將自身，比作春草，雖然經過共黨霜凌，今日依然照舊泛綠，杜甫「春望」詩，「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曾淚灑尙留斑」者，意言昔日曾受共黨磨難，此日心中，尙留有斑痕存在也。壇主評註。

感懷　馬天

別裏湖山到夢連，不忘國難報埃涓，
只因風物愁杯酒，未肯鵬程繫釣船，
似僕人生甜有味，如霜月色照無眠，
家書十載催歸急，憔悴南荒一少年。

隣友某君，於上月步行十日，夜泅水八小時，逃抵香港，詩以贈之　馬天

夜放扁舟萬里程，銀河碧海濯君纓，
嵯峨月冷圓還缺，淼漫心情死復生，
舉箸飛拳驚座客，銜杯搖首話羊城，
桑麻同老垂楊陌，祖地從今痛失耕。

馬天先生佳句：「舉箸飛拳驚座客，銜杯搖首話羊城」，造句既佳，對仗工穩，描寫大陸青年，受共黨之害，一旦逃出魔掌，心中猶懷憤懣，在朋友宴會之時，談到舊事，舉箸飛拳，銜杯搖首，生動之狀，讀詩如同目覩，該詩是爲佳作。

要上班。我送他到電梯門口，互相揚手示別。天乎！誰料到，這一別竟成永訣！十年前，你到瑪麗醫院探我，這次命運的安排，卻不許我到養和醫院探你，能交談三言兩語，悲夫！

六月一日傍晚，突接張妹妹電話，報告振之噩耗，晴天霹雷，我即刻起了一身鷄皮疙瘩。我哭了，內子也哭了！彼蒼者天，曷其有極！太史公作伯夷列傳，嘗懷疑天道，信然。善人早逝，惡人反長壽，這是什麼天道！振之，你死得太早了，既未見大陸光復，計劃中的著述，也未着筆，而三女一子更未長成。振之，你如有知，必有遺憾罷！

然而，萬事應退一步想：㈠你把一日當兩日用，寸陰是惜。如此言之，你雖活了五十二歲，不是等於活了一百零四歲嗎。㈡你對多災多難的國家，已盡了最大的責任，日日在死亡邊緣與敵人浴血作戰。在戰場既能臣槍殺敵，退役後又能用筆討賊，伸正義，闢邪說。㈢你寫了許多書、文章，你雖皆不滿意，但中心思想，皆是賞善罰惡，多含義理在內，從未散佈任何毒素。人生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然你佔有立功、立言二者，又有何憾。㈣你一向重視道義，故所交游也盡是道義朋友。你曾預立遺囑，有「身後蕭條」一語，我讀後不禁潸然淚下！

但照今日情形看來，也並不像你所想像的那麼悲慘，你有數不盡的道義朋友呀，無不在竭力設法照顧你的遺屬。聞嫂夫人將被安排一份適當工作，她是大學生有工作能力，而四子女也已照常繼續讀書，一如你在世所願。振之，我的知己，人生皆有死，你應瞑目了！

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十六日泣書

悼良師張贛萍

方向明

人傑先生大鑒：

驚悉贛萍先生逝世之耗，不勝震悼！竊念張先生德備功全，坦誠和藹，今一旦英年溘逝，聞者頓感莫名哀痛！弟分應執紼，奈相睽遠道，且因事所羈，未能躬身芻奠，悵歉奚如！特附呈唁敬一函，輓聯一幛，乞賜於「萬人意見」一角，藉申忱悃。禮有不周，尚希鑒諒！臨楮不勝悲切。

專此奉慰 祇請

大安

弟方向明敬啓 六月六日

附悼念張贛萍先生文：

六月二日九時工畢，匆匆翻閱是日之星島晚報，驚悉 吾師贛萍先生不幸逝世。痛夫良師益友，不禁淚盈裾袂！余乃近期抵港之青年難民，與先生素昧生平，自萬人雜誌創立後，因志同道合，故年來與先生祇以文字交往，及去年本刊三週年聯歡，方與先生幸會一面，今事隔僅數月，何圖一別竟成永訣！人生如朝露，能不感慨繫之！

追念先生以往，無論事情大小，皆有問必答，有求必應，縱然日理萬機，亦不敷衍塞責，可見其人虛懷若谷，度若汪洋，凡與其人交往者，無有不知。

茲值國家多難之秋，亟待先生東山復起，統領師干，挽黎民於水深火熱，嘆上天不遺元老，忽萎哲人，實梁棟之傾頹，岳嵩之傾覆，何期天不與壽，慘楚此斷絕之哀。嗚呼！

先生半生戎馬，身經百戰，猶能彈雨餘生，復避秦海隅，偃武就文，竟卒於自由樂土，莫非生死有定乎？余捧誦遺著，覩物思人，搶地難追，不勝悽然神惘！先生今永別矣！此後忠骨長埋，茫茫天地，何處再奉模楷?! 北望中原，山河破碎，收拾大地之責，有待海內外志士，繼續奮鬪，還我民主自由之中華民國，庶幾慰英靈於九泉之下。

民國六十年六月六日

張贛萍先生千古

才氣自空羣往事莫將成敗論

英靈還衛國壯懷豈以死生殊

方向明敬輓

保釣運動不容節外生枝
讀者賦詩譴責倭奴獸行

力行壇主：

近日來大小報章及雜誌多刊載釣魚台島事件反應。自從去年得美現任總統尼克遜狂言宣佈，在一九七二年該島與琉球羣島一併交還日本，根據各方面消息，遠在留美華僑學生，近的如香港大專學生對此事件舉行抗議示威，雖然議論紛紜，但不失為據理力爭表示，惟可惜的其中有些不良分子懷着異心乘機借題發揮，亂叫口號，攻訐執政諸公，此等異己分子被人利用而不自覺，誠為可笑可憐！

凡我同胞不論海內海外對此事影响甚大，以後如何決斷歸屬誰？現言之過早，事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勢必力爭，喪失地方主權事小，喪失國家民族尊嚴事大。何況世仇的日本野心者會得寸進尺，蠶食在先鯨吞在後，不能讓已往無理佔地歷史重演，不能出力亦要聲援，支持政府力爭到底，壇主以為言否？茲草就幾句對釣魚台事件偶感而作如下，希望壇主替它「動手術」，俾有所增益。

釣島原油億萬噸，倭奴乘勢欲相侵，

台灣有量翻成怨，美國無知錯更深。

廿載已忘總統德，一朝又逞野狼心，

舒張正義爭疆土，抵制強權抗獸禽。

馬來西亞山打根埠讀者

吳湯禮謹呈（七一年五月七日）

對付罪案嚴刑有效

萬人傑先生：

對閣下正義敢言，甚感欣佩，惜無暇共吐心聲。閱六月三十日星島晚報牛馬集「市民的淡漠態度」有同感，並擬就辦法一則，保可把打刼殺人風氣改善。辦法如下：

㈠凡偷盜強搶或打鬭開片，第一次判刑半年，殺人償命。第二次起碼五年苦工監，殺人者死。第三次犯得判死刑無恕。每次犯案成立，加蓋印在大腿之上，永不得脫。㈡市民捉盜賊一名，概給二千現金賞銀。上列兩點，可減警察人手，編往別的部門。不止治安好，且對納稅人甚有好處。

弟鄭興上（七月一日）

同情之心‧人皆有之

葉觀基先生：

二號在快報中，看到張海（贛萍）先生因患心臟病不幸逝世養和醫院的消息，使我一時含淚悲咽。但由於工作關係，未能前往靈堂拜祭與送殯，甚感遺憾。

張先生與我四八年間雖同駐守宿縣，（當時他在交警，本人在25A）但一向並不認識，直至六七年本人逃亡來港，成爲「萬人雜誌」的忠實讀者，在書信及電話中有幾次交談。去年在讀、作、編三者聯歡會中見過一面，並約定另擇時間詳談，但因各人工作關係，以致一直都未有實現。萬想不到 張先生竟在這不應死、不該死的日子裏死去了！ 張先生的死，不但是快報與「萬人雜誌」的損失，也是愛好自由反共人民的一大損失。

爲了繼承張先生遺志， 萬先生已表示堅決把「萬人雜誌」辦下去，並決定由先生執行編輯，這也解除萬人讀者對「萬人雜誌」生存的躭心與顧慮。但希望「萬人雜誌」在今後辦得更好，並願能擴展爲「萬人日報」，以慰張先生在天之靈。

現隨信附上港幣二十元以作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力雖不足，仍表心意，最後並煩代向 張夫人谷蘭女士致以慰問爲盼。

讀者尖鋒上（六月十二日）

萬先生：

流亡二十一年，血汗流得太多，淚祗流過兩次，兩次都是爲他人而流，同是最悲傷、最沉痛的同情苦淚。一九六七年商台林彬義士遇害，我曾流過三四次悲淚。

戰鬬性刊物指揮官張贛萍先生，我根本不識其人，更未謀過一面，但我崇拜他文武全才，和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反共大無畏精神。故自驚聞贛萍先生病逝噩耗傳來，統計前後我流了四次哀傷之淚。

計第一次是快報消息，第二次是一八八期萬人雜誌附有一紙通告，第三次是他出殯翌日快報刊登他的遺像，第四次是閱讀一八九期胡養之、岳騫兩先生哭海山文章。

唉！我不禁抄襲幾句古詩：「長星昨夜墜前營，計報先生此日傾，虎帳不聞施號令，靈台惟有著勳名……」一表我對贛萍先生哀悼之情。

隨函付上二十元，請撥作贛萍先生遺裔教育基金，數目雖小，藉表寸心吧了。我順此呼籲萬人讀者踴躍响應，則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幸甚幸甚。

每期必買萬人讀者江南敬上（六月十五日）

× × ×

萬先生：

「萬人雜誌」吸引了我三年多，只知你與張贛萍先生主辦，連張海山就是張贛萍也不知。直到最近張先生不幸去世，才在一八九期「萬人雜誌」上見到他的遺像，眞可惜在他生前緣慳一面。讀星島島晚報戎馬書生及馬森亮諸先生哭海山文，及近期「萬人雜誌」諸作者哀悼文使我掉了一次又一次的淚。爲什麼他能使我如此感動呢，就是他主編「萬人雜誌」之精神。如今張先生離開我們的雜誌，此[illegible]同努力擴張，以慰張先生在天之靈。擬請 萬先生將星島晚報上諸先生哭海山文在「萬人雜誌」轉載，一方面可供未讀晚報者一讀，二方面可保留下日後重看，未知可否。

讀者正人

代郵

澳洲讀者某先生：閣下曾來函敝社，囑向李有光洽讓他編的小學生文言文讀物。惟該函在轉致李先生時郵失，敬希再來函賜知尊址，俾能替閣下接洽妥當。並致歉意。

浮雲先生：七月十二日來稿收到，大文中所作比喻頗不恰當，故不擬發表。如欲退稿請寄尊址及回郵信封。

——編者

哭張振之

緡山

最初認識張海山兄時，只知他叫張振之，筆名蕭閒。二十餘年以來，所以我一直叫他張振之。叫慣了，六月二日上午到北角殯儀舘哭祭，我仍叫他「振之，振之」。今寫此文，故仍舊。

此次來港，我新認識兩位特殊良友，一是廣西馬中天兄，一位隱逸型人物，性行高潔，重天爵，而無視人爵，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另一位，就是張振之，一位英雄型人物，頂天立地，敢做敢當，善於打濫仗，收拾殘局。兩人一柔一剛，但有一共同點，即皆心地忠厚，性情耿直，負責任，講信義。處在這個時代，而能遇到這種良友，實在不易。惜乎兩人正當壯年，皆不幸先後早逝，如何不教我悲痛異常！

我與振之雖只隔一海，平時卻很少會晤，電話也不常通，因恐躭誤他寶貴的光陰。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時許，振之忽來看我，隨手遞給我二十元稿費，並說：「這是四月份的」。對坐後，我讓他吃西瓜。他說：「你面色很好」，我答：「因爲天氣熱的關係。」過去見面，我總勸他少吸烟，不要吸入胃囊，並問他健康情況。這次，我知振之健康良好，決無任何毛病，站起來，眞像一尊金剛，所以我就未再問。談了數分鐘後，他說還

萬人雜誌的一位好老板

每期必買一批雜誌 遍贈親友廣為介紹

萬人雜誌社主編先生：

因為有一次讀者意見的投書，是指責某先生不該什麼什麼的，已故張老編不給我刊發，而用代郵叫我將通訊處寄去，以便私函答覆。但我認為沒有關係的，如果我說得不對，可以在信後再指正我。總之，對共產黨首領，我們不可假以辭色。而張老編不把信刊發，以為會刺傷誰似的，其實「不是敵人便是同志」，我的意見即使是指名直道，亦冀圖某先生對我有所解釋就算了，大家既是反共的，在同一目標下邁進，這所謂「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聚其深」。眞理愈辯則愈明，有什麼不可以刊發的？

因此之故，五個月我未向本雜誌投一字、寄一信。

今次第二遍閱讀一九一期新聞以外，有「向老板們呼籲」的一段：「如果每一位萬人讀者把這本雜誌視為自己辦的。廣為對親友推荐介紹，使它的銷路增廣，一來可以彌補雜誌的赤字，二來可以加强反共的宣傳。」

萬主編：這段話我很同意，而且也早在實行。不瞞先生說，自有「萬人雜誌」以來，我即將所好的分饗給其他不分遠近的親友，一直到現在雜誌出刊到一九一期，自己所存的不及三十本，而每期所購，即在三本到十本之間。許多時候認為這一本有自己保存的必要，但結果認為某處沒有寄，橫豎我不是一個學有所成者，更非是一個藏書家，於是將一本擬保留的又寄給友人，以此也不無收穫，有幾處遠地友人便來信託我為他訂購，這些事我都迅速做到了。

萬主編：你不會知道，可能像我這樣做法的人不居少數，不過我是一個窮讀者，累積計算，可以說「所費不貲」，但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簡單的說：我們生逢不幸，家破人亡，今日認為毛共會有永久存在下去嗎？但即使「多行不義必自斃」，即使摧枯拉朽，也總得要人摧要人拉呀！況使反共工作是多方面的，既未能上前方作戰，便應該站在各人自己固有的崗位，而加他一搥，鋤他一剷，反共是本分、是天職，我們不管政治、文化、宣傳，而政治文化宣傳是會管到我們來的，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敵人與同志，我們分得清。我不是說自己的所為是怎樣了不起的，而是給萬主編上項呼籲的反應，願大家努力吧！加强反共宣傳，即加速暴政的死亡！

吳勛（七月一日）

給「教授」的公開信

「教授」：

我看你也是披張人皮，穿是人衣，說是人話，似模似樣，應該算是人的。誰知你竟不作人事，香港文化界有你這麼「寶貨」，也實是蒙羞！教授、文化人，這是多麼動聽、高貴的名稱啊？但實際上你不但是個文丑文偷，還是個卑鄙下流傢伙，竟然到這田地！

我認識你們這對「貨寶」夫婦的，以往我只知你們不得人緣，怎又是如此愚蠢呢？

張海山先生是位光明磊落、高風亮節的人。也只有你們這兩個不知恥，心底不光明的人才能寫出那種不光明的信。

我在悼念張先生的信中會有一段話說：「這個世界有很多該死的人不死，不該死的人且先去了。」其實你這樣的人，早就該死了，活着也只是現世而已。眞是應了一句俗話「好人不長壽，禍害幾百年。」

「教授」，你汚辱了那莘莘學子，還有臉活下去嗎？假如「貢頭術」有用的話，我想請一個南洋巫師，對你放「貢頭術」時，不使你暴死那麼痛快，叫你慢慢死，像秦檜似的，後背生瘡；像毛澤東那樣，四肢痲木癱瘓，要你不能言、不能食，拖上三五年。

當你如我想的那種死法，死了之後，我要在報章上登廣告，說出我內心的喜悅；我會不顧香港政府禁令，在尖沙咀碼頭放炮竹。再拉十個八個朋友痛飲美酒慶祝。

自發現名作者是文偷後，我連一眼也懶看，現在又發現你的人格是那麼下流卑鄙，更不會瞅你一眼！

藍白

（六月二十五日）

分了解，最近有很多國家與中共建交，台灣政府失去許多朋友，可見得一個國家只依靠別人，不自力更生會失去一切。」

我同意：「一個國家必須自力更生。」然而，外國人與中共建交，何會因中華民國的建設不夠或貪污？

如所週知，國府近年來在建設及政治方面均有進步，何故陳賢彬放口亂說？為什麼不把具體事實及證據寫出來？

更奇怪的是：陳賢彬只說「台灣」，而不說「中華民國」。

（古鶴翔）

「貢頭」究竟旁門道

春聲

科學可窮自然界物理，超自然界道理，那就任科學昌明至頂點，總沒法解釋的。鬼神是超自然的傢伙，要用「邏輯」佐證，無不「死火」。不過「天下間無奇不有」，強調沒有者，太科學迷吧?!或說「鬼神之為德，能福善禍淫」，在神權時代提倡勸善不錯，太空時代提倡，簡直「豨綫」！

鬼神為物，中國儒家析義不甚了當，至聖宣尼常混合為一。後世註疏「鬼者歸也，聖不可知為神」，更越釋越走向「牛角尖」啦！其實根據神哲學，鬼神原來一物，但後來逆者獲罪為鬼，忠者依然為神，所以鬼物，正如世俗所謂「壞蛋」。而學旁門左道的術，必是「壞蛋」，正人君子不屑！

「貢頭」為茅山術之類，聽說南洋巫夫巫婦多能以此「置人死地」，作之者固能解，魔高也能解，比方作之者為乙巫師，甲巫師解了，乙巫師就自作自受，除非乞甲巫師解救云。

至此春聲憶昔稚齡居佛山鎮有遠表是好幾代信奉天主教的，且出神父，於他家，自然不會迷信「貢頭」之說；但卻疑被巫婦落「貢頭」而死的。遠表姓符，他的子女至今還活，據說：「他父親在南洋經營食肆，一天，適逢節日休息，有個安南婆要與他『暱』，他拒絕她，是夕便起病，翌日言歸，歸即就醫診治，當時名中醫如陳養齋和黎乃興等着手都無靈，便送往文昌沙西醫院留醫至死，死後解剖大小腸像有頭髮似的煩惱絲纏著。」

「貢頭」之有無，還得打「？」，即「寧信其有」，也必彼此接觸過，張振之的死，想是為了「積勞」；為了給巫師落「貢頭」，荒謬之至。假如張編輯真的為適而一命嗚呼，主使和作此太「傷天害理」，朱子治家格言有「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寫怪信那個讀過聖賢書無？

張編輯與我僅一面之緣，看他雖出戎行，言談大有文人風度。姑勿論誰不是了？今他化灰，還要結怨？偽君子且不為，況大丈夫？

張編輯死耗，春聲住得「背」，知得遲，沒份執紼，謹以一聯輓之。聯云：

一命嗚呼．精神永在身歸土。
為人景仰．印象猶存骨化灰。

殺人者獲輕判　這是什麼世界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一名小商人，居港數十年，每晚必讀閣下大作「牛馬集」為快。今天得閱「市民的淡漠態度」一篇，「××」如此胡塗，直是鼓勵兇徒殺人，聞之令人髮指，毋怪警方心灰意冷。

最令人耿耿於心者，有兩次判案：

㈠四五年前一雙男女工友互談戀愛，不久女方認為男方不理想，再與一小型鐘錶青年店東相戀，為該男工友偵知，懷三角銼直趨該店，將三角銼直插店主背部，穿過胸膛致死。

㈡去年有一象牙工友與其東主女兒戀愛，為東主所不滿，立即將他解僱，及後該工友將他女兒誘至住處，將她殺死，為同居報警，將他捉獲，在法庭審判時，他尚謂如不判死刑，出獄後定要殺埋她父親。

此兩條兇徒，兇殘之極，僅判數年牢獄。

茲者，余有一條「妙計」，能令兇徒及一切罪犯怕得要死，比諸判死刑尤為恐懼。其法是將本港監獄全部廢除，將犯人運往太平洋英屬島嶼作苦工監，刑期不能過短，如殺人者起碼判二十年，暴力姦淫或搶刼亦應判十年以上。

年齡則要提高至滿十六歲作成人論，如此立例，實則輕而易舉，既省回監獄費用，服刑犯人又不愁逃脫，閣下以為然耶？

弟萬人安上

（七一年六月卅日）



加拿大讀者呼籲青年們勿受分化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國家仍在四分五裂的混亂中，由此帝國主義乘機收賣各軍閥盤據地盤，爭權奪利，內戰連年。朱毛匪幫到處打家刧舍，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根本不成國而是個次殖民地，民窮財盡，民不聊生。就在此時，日本帝國認爲吞併中國最合時宜，並有蘆溝橋事件發生，傾百數萬海陸空軍向我全面進犯。我政府在此國家存亡之際，生死最後關頭，訂了長期抗戰的最高國策，全國人民一致擁護，進行全面抗敵。毛幫也高唱服從政府國策，取消紅軍番號改國民革命番號，共同抗日。但實際則不然，他們專攻擊國軍，擴充軍力，滲透分化。 蔣總統領導抗戰，苦戰八年，終達最後勝利，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但國家元氣大傷，人民窮苦，同時，國際人士所謂中國通，以爲毛幫是土地改革者的幫兇，毛幫又受俄共主使而暴亂，國家由統一而再分裂，以致毛幫竊據大陸。

國民政府播遷台灣，爲了反攻復國，弔民伐罪，十年教訓，十年生聚，不論政治、軍事、經濟確有飛躍的發展，我們反攻戰爭需要錢，復國也要錢，這錢從何而來？乃靠農工業發達，人民就業增加，稅收隨而增加。現成了出超國家，那帝國者眼前見中華民國似乎有反攻復國的力量，便積極製造兩個中國，再以爛臭錢去收賣國賊，搞台獨，第三勢力，今藉我釣魚台的事件，握着愛國堂皇題目，蠱惑和煽動熱血青年在美、港，舉行示威集會，大肆攻擊國民政府，企圖顛覆中華民國的陰謀。青年們對有關國家民族的問題而討論，要以冷靜頭腦思考，明辨是非，站穩立場，一俟吹響反攻的號角，即參與反共的隊伍，正如抗戰期間，知識青年投筆從戎，投考中央軍校，參加青年軍，上前線和敵人戰鬪，以血肉換取領土主權完整。

身居港、澳的殖民和華僑，寄人籬下的生活，慘受種族歧視欺凌，其痛苦何堪言！若言愛國，先愛用國貨，支持反攻復國的國策。

青年們，醒來吧！要救國救民，必要維護中華民國的憲法，統一中國，誰受人利用，做出破壞憲法，搞分裂的害國害民行動，便是我們的公敵，來共同圍剿消滅之！

流浪者寫於加拿大緬省

（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廿六日）

由魯迅說起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魯迅在上海寓所逝世，享年五十六歲，當時申報文藝專刊第五十期發表「楚陽」的一首詩說：「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啊，我們失掉了你，有如失掉了高爾基。」

人們都把魯迅比作蘇聯的高爾基。高爾基曾在蘇聯享盡了榮譽，他的死訊更震撼了世界。然而，高爾基是怎樣死的呢？據曾被囚禁在西伯利亞集中營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史坦諾說，史大林曾命令蘇聯秘密警察頭子賈哥達謀害高爾基，高爾基是賈哥達的好友，故賈哥達不願執行而逃亡，因逃亡不遂而被殺。

後來高爾之死，必然是死在史大林手上。爲什麼史大林要殺高爾基呢？因爲高爾基反對殺人，反對濫殺。

魯迅死時，毛澤東還未成爲中共的「紅太陽」，但毛共現在卻宣稱魯迅受了毛澤東思想的影響，那眞是天大的笑話！

如果魯迅未死，必然被毛澤東打作「反革命」，或者會像高爾基似的不明不白地死掉。請看魯迅在「半夏小集」所說的話罷：「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單單這句話，實在已經足以使魯迅被毛澤東打作「反革命」了，可幸魯迅死得早。

文學家往往都抱着赤子之心，於是常常偏於幻想。高爾基、魯迅、丁玲、巴金之流，他們都有着偉大的心靈，不滿現實，於是傾向於「革命」。魯迅更是「左聯」的巨頭。

他們不知道「革命」的眞相是如此恐怖的，但政治家卻不同。蔣介石先生早已知道共產主義的眞面目，所以堅決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可惜當年的文人和青年大都不明白共產黨的眞面目，遂弄出西安事變，使共產黨藉抗日之名而「鹹魚翻生」，遺禍至今，使「千萬人頭落地」。

萬人雜誌一九一期登載了陳賢彬的「疑問」，抨擊國民政府「不比現在中共政府好」，「槍殺胡也蘋等先進作家」。如果陳賢彬是一位青年，那麼，他不了解三十年前的情況還可原諒。我們必須清楚答覆：三十年前的國府，實在遠比今日的大陸政權好，而且比之今天的香港政府決無遜色。——當然，今日之香港政府和當年的國民政府都有不少缺點，但決不能與毛共政權相提並論。

起碼，當時魯迅、巴金，甚至共產黨書刊，都可以在國府治下購得，人們也可以自由出國，更不必限制糧食，强迫「下放」。

國府處決幾個禍國殃民的左派人士（他們的存心可能是好的，但行爲是禍國的），有何不對？——可惜當時國府失之於太寬，否則今日的局面，必大大改觀了，中國早已眞的成爲强國了。

陳賢彬說他曾「以海員身份到過台灣多次，對台灣建設、貪污事都十

在杭州宋殿（杭州與富陽交界處，當時駐杭日軍第十三軍司令部）舉行受降典禮，接受日軍第十三軍司令官松井太久郎向我呈遞降書。

我因抗戰殺敵而從軍，為期僅一年半而欣逢抗戰勝利，雖身經「一」戰，但自感已盡國民天職，素願已償。如今國家既已進入另一嶄新階段，我個人。踏入了另一人生旅程。

回溯八年抗戰艱苦歲月，我全國軍民前仆後繼，流血拚命，所換得的勝利光榮，僅是曇花一現，噩夢一場。在這戰後短短二十六年歲月中，兵連禍結，國勢日衰，生靈塗炭，回顧大陸則是殘民以逞，苛政如虎；遙望台灣則是偏安一偶，樂不思蜀。然而戰敗投降的日本，埋頭苦幹，明恥教戰，國富民强，較之戰前有過之而無不及，狼子野心，賊性難改，又將我釣魚台視作北大營，孰令為之？孰令致之？走筆至此，不禁擲筆浩嘆也！

茲抄錄南宋詞人「賀新郎」一闕，以作本文之結束：

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

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因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全文完）

嘯聲劍影錄

一次，團長今總統　蔣公蒞臨訓話，全場肅靜，連一口針跌下地也聽得到聲，忽爾，的滴連串作響，像小珠大珠落玉盤，全場驚愕，團長神態自若，毫不顧盼，如常致訓，原來是先生的唸珠，不知如何竟斷了串線，唸珠便散落地板上，洒出了碎玉的清脆交響，在鴉雀無聲的「場合」中，特別響亮。如果在旁人，則尷尬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但先生晏如也，意態從容，端坐不動。

戴季陶先生與布雷先生均是以新聞記者起家，二人均是在社評中，以天才橫溢，筆調雄峻，文氣豪邁，傾動一時，戴先生受知於　國父，陳先生受知於　蔣總統，均以文士而參機密，負責文字宣傳。其際遇相同，其脫離塵世也相同，何其巧合乃爾。戴季陶先生於宣統元年畢業於日本大學法科，學成歸國，於宣統二年到上海當新聞記者，其後撰天鐸報社論，以激越的筆調，鼓吹革命，煽動力甚强，風靡一時。

辛亥革命成功，　國父返國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既抵上海，戴先生以上海民報外勤記者，訪問　國父，態度恭敬，詢問中肯而切要，　國父對其印象甚佳，目為奇才，問其志願，竟是同盟會同志，乃擢為機要秘書，從此並將宣傳工作交戴先生主理，故戴先生對三民主義的研究，獨有專精，曾寫成一本「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的專書，以闡揚三民主義的哲學體系。

因此戴先生乃三民主義的理論家，為黨內幾個權威者之一。

戴季陶先生愛護同志，不遺餘力，抗戰以後，早料一旦勝利，即入憲政時期，而黨工同志獻身黨國，埋頭苦幹，其貢獻勞績，不讓百戰沙場的將士，也不讓於行政文官，但文武百官，早經銓敍，行憲以後，國有定章，俸給無虞，惟黨工人員耗其半生精力，未予衡銓，一旦實施憲政，改任文官，究膺何級，選任乎？簡任乎？薦任乎？倘不事先考銓，恐予人口實，乃由考試院實施黨務人員從政甄審，以其學歷、資格、勞績而敍定其官階，於情、法、理三者兼顧，黨工人員感激戴公的眷念，歌頌不已。

國史館一職，前為黨國元老張繼先生擔任，溥泉先生乃終於任內，當國府在發表戴公接長之時，先生意態闌珊，始終未到職視事也。詎南遷五羊，東園往西，竟與溥泉先生同於任內逝世，何其巧合也!?當中共流竄陝北，國軍的包圍圈日漸縮小之際，中共為解救「聚而殲滅」的危機，乃指使其潛伏的上海的黨徒，煽動部份文化界人士作歪曲宣傳，把「不抗抵主義」的帽子，加於政府的頭上，使民眾錯覺，以為政府不抗日，尤其知識分子，不諒解政府「安內攘外」，埋頭苦幹，以加緊完成抗戰準備的苦心，盲從附和，鼓動風潮，使政府處境，日益困難。

由於國防秘密，既不能將抗戰準備公於國民，但又不能使國民情緒，妄行衝動，自增危機。乃呼籲全國上下，冷靜沉毅，準備犧牲的決心。於是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所發表的大會宣言，就坦率、眞摯的提出：「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刼不復之地」。這一篇宣言中的警句，傳誦一時，如春雷輕放，發人深省，又如金鼓雷鳴，振奮人心，不僅為近世史上的重要文獻，抑亦為中華民族史上有價值的文告，這篇宣言的起草人，就是以書生參與機密的陳布雷先生。

陳布雷先生浙之慈谿人也，幼而聰敏，十五歲應寧波府試，列第五名，為慈谿員生，是年，復求新學，肄業於慈谿縣中學堂，時光緒三十年也。於辛亥革命那一年，已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矣，其時陳先生面圓如月，同學戲呼之為麵包，麵包英語為BREAD，以其譯音為布雷，陳先生於天鐸報撰社論，乃自署其名為布雷矣。其後布雷之名，風行一時，而陳先生訓恩之原名反不為人所知。

（五十五）

抗戰從軍記

許吉午

抗戰期中，軍校除成都本校外，在各地設立九個分校，其中以湖南武岡第二分校及西安王曲第七分校成績顯著，聲譽極隆。第三分校偏處東南，經過數度播遷，規模小而設備簡陋，僅設步、工兩科，及我二十期招生，人數僅五百餘人，分爲四中隊步科，一中隊工科，更見每下愈況，大非昔比。其時新成立的青年軍全屬美械配備，湯姆生衝鋒槍及卡賓步槍，已屬司空見慣，而我軍三分校所配備輕機槍及步槍，均爲抗戰初期俄式軍援。唯以筆者所見，蘇聯煉鋼工業之進步，實早駕臨美國之上，我國所造「中正式」步槍，動輒槍管炸裂，更是望塵莫及，不足比擬。

軍校教程分爲兩大階段：入伍教育與軍官教育。入伍教育爲期半年，所受訓練與一般士兵相同，首重養成刻苦耐勞的軍人生活習慣，尤其抗戰後期，物資缺乏，衣食住行生活條件，一切均因陋就簡，甚至尚不及一般作戰部隊。好在其時，盟軍在太平洋逐島反攻，節節勝利，我國經過八年長期抗戰的艱苦歲月，咸信最後勝利，爲期不遠，咬緊牙關，以待勝利來臨。

果然，八月十六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夜盡天明，苦盡甘來：「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普天同慶，舉國爲歡。

抗戰勝利捷報初傳，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奉令接收杭州，受日軍第十三軍軍司令官松井太久郎投降。我軍三分校學生大隊與福建南平警官分校學生，同時奉令向杭州挺進，擔任接管護守任務。筆者自幼長於杭州，受讀杭州，如今抗戰勝利，凱旋回鄉，喜悅之情非足言喻，誠如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詩中所說：「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抗戰勝利，接收杭州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筆者五歲時候，全家遷居杭州，由湖濱六弄而玉皇山下，整個童年美夢，都由三竺六橋、湖光山色所編織而成，直待「七七」軍興，始依依不捨離開，可是及後無論在浙東，在贛南，或川西，入我夢中的只有曲院的荷香與柳浪的鶯聲，誠如白居易詩中所說：「自別錢塘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憑迴棹，與報西湖風月知。」這樣的迷戀痴情，也僅有異地相思的情侶，差可比擬。如今睽違西子八載，勝利來臨，奉命受降，參予這歷史上千載難逢的榮典，快慰實難言宣。

我「軍三分校」由瑞金出發，徒步行軍，經寧都、廣昌、南豐、南城，到上饒河口鎮，始改乘三十餘輛軍用汽車，從贛東而至浙西淳安。某日中午，我們正在公路旁的茶寮中休息，突見自後追上一輛小吉普車，後隨一中型吉普車，也停在路旁，小吉普車上走下一高級將領，後隨十餘名衞士均手持「湯姆生」衝鋒鎗，其人雖無符號領章，但卻濃眉長臉，歪脖斜肩，乃全國婦孺皆知神秘人物軍統局局長戴雨農將軍是也。戴氏進入茶寮用膳，並殷殷垂詢我等此行任務，雖身爲權傾朝野特工首領，對我等軍校學生，卻倍爲和藹可親，臨別時猶話「到杭州再見」。戴氏此行，轉屯溪部署後，即趕往京滬接收肅奸也。翌年春間，墜機殞命，孰知浙贛公路上匆匆一見，卻成永訣。

我們車行抵淳安，因浙皖公路未修復，即捨車步行，沿富春江東下，經嚴州、桐廬、富陽，終於在八月三十日下午四時奉命如期趕抵杭州。

重見六和塔頂和錢塘大橋橋影時，我驚喜若狂，幾疑是夢，「還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遙見玉皇山下家園門前的那兩株大柳樹，萬縷千條，依然無恙，恍似伸着兩隻巨臂，在迎接我這遠地遊子的歸來。我們經虎跑、淨寺，由湧金門進入杭州市區，穿竹齋街、清河坊，而到湖濱，其時雖然大雨傾盆，但是居民夾道歡迎，全城狂歡，鞭炮聲震耳欲聾，睽別八年，重睹國軍蒞臨，盛況空前，實爲生平所罕見。

當晚，我等進駐竹齋街杭州初級中學校舍（當時日軍軍營）。日軍在傾盆大雨中，冒雨赤膊，爲我們打掃營房，雖是戰敗之軍，但是井然有序，絕對服從。即是日後繳械移交時，無論鎗械或車輛，均是經過擦洗修理，完整無缺，充份顯示出恪守軍紀，服從命令，敗而不餒的民族性，實足令人欽佩。時隔二十六年，又由戰敗而復興，傲視國際，舉足輕重，不爲無因。而當我們接收時，所見倉庫中的物資，堆積如山，細微如針線包，信封信紙，醬油調味品等，應有盡有，充足完備，若非屈懾於原子彈的威力，我國抗戰勝利之期，恐尙待兩三年後始能降臨也。

九月十五日，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

所遺主任一職就由美國新聞處服務多年的貝雅民出任，貝氏這個人是一個新聞學博士，張家口人，當過教授，國共和談期間是軍調部的新聞科長，他到海外去出任蔡文治的洋奴頭子，據說也是受了騙，待到了海外自知上當了。然而只有忍在內心裏。這樣，不知貝君現在感想如何？

東京、塞班之間

亞洲抵抗運動學校，和蔡文治的自由中國運動總司令部的關係是什麼？這是近乎點微妙的！

在本書前面的蔡、美合約上看，這個合約並沒有要蔡從事政治運動，然而，蔡以政治運動來號召香港政治人物，美國人是知道也是默許的，否則的話，××不能代表顧盈餘這系到日本去！

蔡文治自從於冲繩島的深山裏走出來以後，先踢開了張大王，隔離了政治人物顧盈餘、張君勱，假若沒有美國人同意，蔡也不會冒失行事。而美國人呢？那是更怕眞正第三勢力團結起來了，一旦力量大了，要掌握是不太容易，因之，利用中國人的領袖慾的弱點來製造矛盾，以普遍直接援助來號召，勾引中國人自己搗自己，直接向美國人建立關係。好聽一點說：這是在美國人援助下，讓你們去競爭。其眞正目的，就是要中國人力量分散，他便於掌握！在這種情形下所以美國人才准許蔡文治擔起自由中國運動總司令的牌子。另外，美國人再以小恩把蔡文治踢開的人收容起來，這樣第三勢力不是本身又有矛盾了嗎？在中國反共大陣營的圈子道說！美國人可以用第三勢力來威脅台灣；你們若不聽話，就取消對你們援助，另支持新勢力。同樣的方式又可以用第三勢力內部矛盾來控制。援例准此，美國的政治家們，向國內納稅的人民可如是交賬說：你們納稅的錢，我們在亞洲已取得廣大人民的支持，看！中國不但國民政府跟隨美國走！而且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勢力也擁護我們美國，將來共產被打倒了，你們都可以到中國受到優待，大作其生意。

就在如此的美國援華政策下，蔡文治則以發起人的身份，當上了自由中國運動海陸空軍總司令，以化名爲吳定來署理了，這個總司令部，設於東京茅畸鎮的鐵線網內，連一張牌子也不准掛，盡管蔡文治的什麼官銜，美國人爲了對他易於控制，從不稱蔡文治爲總司令，正像主人對家奴，從不稱家奴爲某先生一樣，在美國人眼光中仍以抵抗運動的中間人視之，所以，凡是蔡文治與美國人的來往，美國人則稱他爲MR. Wu.，但在中國人公開場合，當美國人稱蔡爲MR. Wu. 時候，翻譯人員則譯爲總司令。

在很多地方，蔡文治很想把局面扭轉，假的眞的，要把這一個運動領導成爲一枝眞正爲中國人自己復國革命的隊伍，先造成事實，迫美國承認，奈美國卻把持一點不放鬆。在這一點上應該是蔡文治可取之處，但是，這一點可取之處又被他要作中國獨裁的戴高樂皇帝美夢而燬滅了，他視爲這一個團體是他私人創造的，視參加這一個團體的人都是他的私產財富，脫離不了苦難，他要每一個到海外去的中國人都要爲他感恩而効忠。

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一九五〇年前後的香港，確實充滿着一批在生活邊緣上掙扎的人，可是這一批人的逃到香港的目的，卻並不是單爲了解決生活，參加蔡文治團體的人亦不是爲混生活而參加。蔡文治以這種方式來脅迫羣眾跟着他走，當然有自尊心與理想抱負的人對蔡就不滿了。

從蔡文治的本質上去分析，他中國人味，還夠重的；是一個很有國家民族思想的人，但是他的私慾與私感又超出國家民族觀念以上，即把他那點中國人味與民族思想蒙蔽了，更以他那種皇帝夢領袖慾閉塞了靈竅。

在美國人方面，雖然視蔡爲中間人或主持人，但在美國人當中對蔡的看法，卻分成兩派，因此，對蔡的支持也分成兩派。

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蔡則全力支持，除了想要蔡替他們搞一點情報外，更想蔡在政治方面有一番作爲，當初蔡以政治運動的號召，就是這一方面默許與支持的。

而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呢！對蔡的看法就不同了，他們認爲蔡就是抵抗運動的中間人，替美國人吸收物色抵抗運動人員，運往海外交給美國人訓練以後，蔡的任務已經完了。好像中國舊式婚姻的媒人一樣，當男女雙方結了婚，媒人就無權干涉男女雙方任何一方面的事情。

在這兩派不同的看法與支持下的蔡文治，雖然有合約上寫得明明白白，但是他看到了美國人間的矛盾，於是，他就利用這點空隙機會，想撈一下混水魚，利用中央情報局方面和他的關係人員力量，慢慢把頭向上抬，以作爲向支持他另一派的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的一部份人試探。

在東京的美國人，大部份是屬於中央情報局，遠東方面的負責人，就是支持蔡之權力者。而塞班的亞洲抵抗運動學校，則屬於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人員所主持。塞班這一羣美國人，也想在海外的中國人當中，找出一個能聽話的人，他們認爲蔡不是自己的理想人物，要從蔡以外的中國人當中去物色。

塞班學校受訓之第一期Y班，原已說明畢業後作爲成立東京總部的中國幕僚人員。對第二期的C班擬就一部留爲塞班學校後期幹部，其餘人員則爲後方各基地預備幹部，惟到第三期A班，除了四十幾名中國東北籍者，係爲東京盟軍總部代訓，將來直隸盟總使用外，其餘華中，華南籍的中國人，則爲大陸游擊隊基幹。因之，凡是游擊隊幹部，便和美國敵後兵種就有了較密切關係，當然，美國人便須設法直接掌握着這一批人，以便將來之運用，由此引起了亞洲抵抗運動學校校長代表與蔡文治間的暗鬬。因爲蔡原就不是他心目中屬意支持人，今要掌握這一批人，則視蔡是心目中之障碍，非除掉不能隨心所欲，於是，便有蔡的自由中國運動和塞班亞洲抵抗運動學校中的微妙波瀾。

（十三）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東京總部

在一九五一年八月間，Y班畢業了，東京總部於此時正式成立，它是自由中國運動的最高神經總樞。然而這個神經總樞的組織如何？顧名思義倒是駭人聽聞；它的內部呢？不過是爲美國人勾通中國人間的一個組織。眞正的掌握與操縱者的，則不是中國人，而是美國人。

美國人有一個處，中國人也照樣設一個處，實際中國人這個處，係列於美國人處下面。中國人有個處長，美國人也有個處長，同是一個處長，但中國人的處長則聽命於美國人的處長。美國人可以盡量了解中國人處裏的組織的業務，而美國人處裏的業務，中國人根本不會知道。從此類情形推想下去，就很明白名爲東京總部的組織精神與本質所在。

這個東京總部共設有四個處，另一個辦公廳（翻譯室的別名）。在這個辦公廳下面還有一個總務科、財務科。對這四處的業務不發生縱的關連。

第一處：主管着人事。中國人的「根底」「道業」由它掌握着。該處長職位，原先由蔡文治的陸大同學張×擔任。後經塞班王治事變以後，此職則由王治的靠攏人物譚彼得接任。

第二處：主管情報和防諜，是一個陰謀恐怖的機構。中國人對中國人的監視及控制網的組織與運用，都由這個地方發號施令。這個單位屬有東京第一、第二、第三隔離室的牢獄。後來冲繩島的第一、第二集中營和禁閉室，也是由這機構轄制。這是海外中國人的「格百烏」機關，是「政治警察局」的別名，經過這個機構談話的中國人，就是入牢獄的預告。此一處長角色，由前國軍六十×軍長文×貴擔任。雖角色重要，實則是個傀儡。因蔡文治放他在此的作用，擬想收買他脫離張大王而已。但這位文老先生身手不凡，深知明哲保身的古訓。賜之以老奸巨猾的考語，都可當之無愧。他在表面上對蔡文治表示得澈頭澈尾地服從，惟命是聽的肝膽塗地。對下面則採無陰陽扇子，煽動離間。他是廣東人，對一般粵籍中國人使用地域觀念來引誘拉攏，想利用一部分海外中國人乘機來翻一下身，然而，

和戰鬬情形，在這一處辦公室內的圖表上繪得有聲有色，尤其是在華南，中國的游擊隊健兒一層一重地控制着整個面，中共正像抗戰時期的日本人一樣，僅有守點守線的能力。從圖上去看自由中國運動實力的龐大，會使你手舞足蹈。奈何這些畢竟是紅藍筆在圖上描成敵我態勢圖案，不外是由藍筆畫在紙上的兵。這樣作法，初期曾騙得美國人完全相信。不幸經王治的搗蔡時候，便把這些秘密完全向美國人洩露，於是這許多紙上的「兵」，再也騙不到美國人了。

平心來說：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上確實有不少游擊隊，不過，這些游擊隊都在極度秘密下活動，一切動態都與蔡文治紙上的事實不符便了，即於王治向美國人報告蔡文治沒有游擊隊，那也是缺乏事實根據。

有關這個如此重要職務的處長，原於由曾充任過前國府駐土耳其武官陳××擔任，他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軍人，可是他的官運不亨，不久便調了職。後來這個處長角色數易其人，從這動盪不定的人事中，反映出自由中國運動內部滄桑情形。

第四處：主掌交通補給，此項工作可算清閒缺。近居美國人下的中國人，補給很易。只要美國人一個 ok，東西就在面前。另外，對大陸上中國行動人員的補給，是由美國人直接負責，中國人根本就沒有過問的資格，反正在保密的名義下，大陸中國人與海外國人脫離了關係，究竟補給與否亦不得而知，美國人也不向中國宣佈，即使要講點補給情形，不外乎美國人須對中國人施行心理戰的强心劑作用。所以，海外中國人雖有這樣的組織，它的機能，正和國軍一個連隊基層伙食單位的特務長設置差不多。恐怕只爲中國人保管些私人行李，到是第四處唯一工作中心了。

除這四個處之外，還有一個實力的幕後力量，那是蔡文治的辦公廳，這是蔡模仿蔣先生侍從室的派頭，蔡文治這個辦公廳所有關於「自由中國運動」中國人方面一切事情都管理着。這是一羣洋奴的集中地方，美國人向中國一切有關文件，都經過這個機構以後才佈達到中國人方面，中國人有任何向美國人要求或建議事項，也須經過這個地方。凡是有利於這羣人的，從實迅速便譯報給美國，倘若對這羣人沒有利，不是拖押遲久不發出

度，也十分自然地給他們以多年抑鬱不伸的被虐心理以一種驕傲的滿足。我深感我們不能對他們的這種心理加以責怪。他們絕不因此而同情毛共的統治方法，他們也從不會設想毛共推行於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會有一天對他們發生直接的危害。他們所希望的只是祖國强大進步，作爲僑胞們後援，而使他們免遭凌辱，得以抬頭挺胸做人。

至於中華民國政府，一直受到旅美僑胞們的愛戴和擁護。每一說到二十年來台灣經濟建設進步的情形，無不神采飛揚，百聽不厭，而且奔走相告，津津樂道。但無須隱諱，他們也有對祖國不盡滿意的地方。他們認爲國內缺乏蓬勃向上的朝氣，過於沉重的歷史包袱，阻礙了爲中興復國所必需的改革和創新。他們不能體會政府今日的實際處境，對於在他們看來過於軟弱的外交態度，往往搖頭嘆息。當然，二十一年猶未能反攻光復大陸，也使他們興英雄皓首、髀肉復生之嘆。所有這一類的心理和感情，若設身處地爲僑胞們着想，都是十分自然而可以諒解的。應該說，海外的一切中國人，對於中華民國政府，因爲愛之太深，所以責之難免過切，沒有人能懷疑他們那一份愛國和反共的赤忱！

國內教育的成果是什麼？

在本文上篇中，筆者曾提到「乒乓外交」絕非偶然，乃中共對當前內外局勢重作估量以後所決定的笑臉戰術之一。而中共之利用留美學生釣魚台運動以分化政府與海外學人、學生的互信，也同樣如此。已經有很多人作此指陳：釣魚台運動之所以發生，除釣魚台問題外，也還有其他的原因。那原因說來十分複雜，必須先從國內教育的失敗說起。一留美學人會在衆多留學生中施行調查，以估量國內教育的成果。那調查的內容是，凡近年來自台灣前往美國留學的學生，都在國內自小學而初中而高中而大學，接受了十六年的國家教育。這十六年的教育究竟在學生心靈深處注入或培養了一些什麼？是國家民族的觀念和牢不可破的愛國思想嗎？是對三民主義及民主制度的絕對服膺嗎？是堅强的反共意識嗎？這三者依理是應當同皆具備的，然而結果卻一樣都沒有。許多留學生都同樣表示：他們在國內讀書，爲繁重的課業所壓迫，只求應付考試——初中入學考試而高中入學考試而大學入學考試，而托福與留學考試，根本談不到思想。可是一到國外，他們接觸到廣闊的世界，在一個完全開放的社會中耳聽八面，目眩五色。於是他們更深一層地體驗到國家今天的處境，一種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油然而生。這其間，他們自然也受到美國這一代青年「直接參加」的影響。他們不甘被摒除於現實政治生活之外，而遠道傳聞，對國內的一切瞭解得既不夠深入，自難免有不盡相同的意見。釣魚台運動不過是這種心理和感情的一次突出的表現和發揮而已。

被孤立的是少數野心分子

把釣魚台運動轉化爲一項反政府、攻擊政府的政治運動，那完全是少數野心分子的狂想，他們可能僥倖獲逞於一時，但絕不能矇蔽大多數人的良知於永久。筆者四月十號曾作爲洛杉磯留學生釣魚台運動羣衆大會的旁聽者。一位來自聖地牙哥的青年——我判斷他是共黨或共黨的同路人，走上台去口沫橫飛，對當前國是和政府施政濫肆歪曲和誣衊。在許多重要的環節上，它完全使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慣用的語言，表現與中共同一態度和立場。當時，筆者曾和身旁同坐在樹蔭下的一位女同學談話，問她對於這位雄辯家演說內容的觀感。她沉思良久，而後表示她的意見。她說，看來，這運動已經變質了。她們原本出自一番愛國的熱忱，打算支持政府，一致對外，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想不到某些人竟如此强調運動的政治性，（非民族性）一變而爲對政府的攻擊。筆者和這位女同學談得好久，以後也陸續有三五人參加談話中來。我盡其所知，把政府今天處境的困難和釣魚台交涉的經過告訴了她們，也回答了若干由她們所提出的問題，直到顯然已引起更多的人們注意時，才和她們道珍重而離開。經過這次談話，以及我留美期間所接觸到的全部有關釣魚台運動的現場活動和資料，我更深一層地認識到中共在海外插手釣魚台運動的陰謀和野心。他們對如今海外學人、學生的心理狀態有過極細緻的分析，施行「從羣衆的水平出發，而後在運動中把羣衆逐步提高到符合黨的綱領」的一貫伎倆，企圖把留美一萬六七千學生以及更多的華僑從政府所領導的反共陣營中拉走，而成爲他們可資利用的同情者。

必須說，像釣魚台這樣的運動，在現實的條件下，是具有極强烈的感染性的。筆者回國以後，獲知這運動也已經蔓延到國內，共產黨絕不會放過這機會，製造知識界和政府的對立。

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就貶低這一愛國運動的價値，或對大多數人最純潔的愛國熱忱有所懷疑。我相信，中共及其同路人的陰謀，終必爲一切具有理性的人們所識破，目前在美國開始被孤立的並不是中華民國政府，而是操縱釣魚台行動委員會，出版「戰報」的少數野心分子。（三）

（上接第二十一頁）是你們的結拜兄弟，我也只知道你們還有個老三，沒想到……」

屋子裏靜得只有粗重喘息，許久，老沈道：「你是被人利用的幫兇，你有罪，但還不至於死。」

「三哥，你狠狠揍他一頓吧！可別殺他。」小曾說。

老許說：「三弟，你仇恨他是應該的。可是，他也只是個被人利用的可憐蟲，爛頭蟀！你殺了他，也無濟於事，報仇，應該找主兇！我們的仇人是共產黨，毛澤東！」

汪犇嘴唇咬得流血，痛苦地思索着，突然揚眉豎目，對着武小海，喝道：「滾！你給我滾！滾得遠遠的！別讓我再看見你！」擲起他的匕首，丢在他腳下。

武小海拾起匕首，從衣袋裏掏出一張行李領取票，放在枱上。黯然地向老沈三人點點頭，疲乏地走出了石屋，消失在竹林盡頭……

一個星期後的夜間，老沈、老許、小曾和汪犇西裝畢挺出現在香港一家酒樓裏。他們的親人爲他們的新生設宴慶祝。

他們所以能一舉成功，武小海給他們留下的指南針和「壓縮軍糧」實在是不可磨滅的一功。

椰樹海灘的沉思

李靈均

黑白問題仍是內部危機

黑白種族問題仍然是美國內部的危機。美國是一個大種族熔化爐，來自歐洲的移民有着各不相同的血統，如今都成為美國一視同仁的公民，但兩千萬黑人的膚色卻永遠無法改變，他們始終是白人世界中的另一種人民。在德州時，我曾和一位一半印第安血統的大學教授去訪問黑人的酒吧。這位教授來自加拿大，由於他自己有着印第安人的血統，他是黑人的同情者。他帶我到黑人酒吧，是為了要讓我了解黑白問題的實際。在酒吧中，我曾和那位黑人的店主談話。我問他：今天美國的黑色公民內心所最渴望得到的是什麼？他絲毫不假思索地答道：平等、互相尊重、合乎人道的待遇。我說：有些人主張，美國的黑人可以和白人分開，而另成一個國家，你意下如何？

他答道：凡有理性、良心的人都不會贊成這種怪論。我們從非洲來，白種人也並非此間的土著。這個國家是我們大家共同創建的，我們每人都有一份，誰也不能把我們排除或分開。

究竟是誰負有黑白仍不能完全平等的責任？比較合理的答案是：美國的教育有問題，而黑白不通婚，亦不失為主要的原因。美國的教育是專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對貧民和黑人的教育不夠重視。目前在貧民和黑人區，一般就學率並不高，政府所撥出的經費和白人一樣，根本不能適應對黑人教育的需求。說到黑白通婚問題，那位半印第安血統的教授曾當場取證。他問那位黑色的女侍：「如果有一白人要求和她『做愛』，她的反應如何？」回答是：「男女兩性關係基於互相愛悅，人種的差別不構成障礙」。下面的問題是：「如果黑白異地而處，你以為白種女人也會這樣想嗎？」回答是「否」。

黑白種族問題和嬉皮問題，今天在美國都尚未構成大害，但如果有人從中蠱惑操縱，卻又另當別論。事實上，黑人以及波多黎各、印第安等少數民族的民權運動，以及近年來美國青年「直接參加」，直接過問國是的運動，已經對美國的政治、美國的社會生活發生一定的影響。這一類運動如果遵循正常的民主規範發展，未嘗不可使美國的民主生活更為豐富，但如不幸而走向暴力一途，則一切制度上的優點反而變成弱點，未來的演變也大有值得憂慮者在！

缺少沉靜負責自制精神

美國這一代人之不斷追求新奇刺激，也表現在兩性關係的解放和黃色狂潮的氾濫上。在一個工商繁榮生活極度緊張的社會，兩性關係不再那麼神秘，乃十分自然的趨勢。據說，某大學有女生兩萬人，一年之間因非婚姻關係而懷孕者以千計，學校當局為此不能不免費供應避孕藥丸，並傳授服用的方法。這在美國已經成為見怪不怪之事。令筆者觸目驚心的還在於酒吧、夜總會、戲院和電影院中的黃色表演和黃色影片，那種穿着越來越少而動作越來越多的節目只說明一件事：追求感官的刺激和滿足。而這種追求感官刺激的慾求是永無止境的。它至少顯示：今天在美國，缺少一種內蘊而沉靜，負責和自制的精神。美國雖強雖大，但鑒於越戰未決，國內財經問題重重，即謂今日正美國的國難期間也並不為過。在美國一個多月，我深為尼克遜對華政策的激劇轉變而苦惱，也同為美國的國運而擔憂。美國這個一度光芒萬丈的國家，今後究竟向何處去呢？

在尼克遜政府對華政策激劇轉變中的海外僑心，其彷徨苦悶、矛盾複雜的情形，眞乃一時難於述說。在我駐聯合國代表團常任代表劉鍇大使所安排的一次餐會上，筆者曾以全世界猶太人對以色列政府的支持為例，說明今天海內外一切愛國反共力量團結的重要。當時，筆者曾說了下面這樣一段話：「以色列人口總共兩百萬，處於八千萬阿拉伯人環伺圍攻之下，且有頭號帝國主義蘇聯插手於其間，其所以能屹立不搖，並非全靠兩百萬以色列人民的勤勞和英勇，海外一千三百萬猶太人輸財出力，給以色列政府以絕對的支持，是一個主要的因素」。當筆者說完了這段話之後，在座的某一僑報領導人曾表示他的意見。他說：海外華僑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誠然不能與猶太人之支持以色列相比，然而彼此的處境不同，猶太人失國好多世紀，如今幸而有了自己的祖國，而海外的中國人，今天卻面對兩個國家、兩個政府。

海外僑胞嚐盡了人間冷暖

我個人完全相信這位僑報領導人作此語，絲毫沒有貶抑中華民國的意味。而他之擁戴政府，矢志反共也無可懷疑，他只是坦率而誠懇地道出了今天海外華僑的心聲。

在美國，我曾和極多留美的學人、學生及一般僑胞接觸，我發現他們對於毛共竊據的中國大陸，對於以台澎金馬為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有着極其複雜、微妙而非國內人士所能體會的感情。旅美華僑從當年構築東西兩岸橫貫鐵路的華工開始，到戰後來自香港、台灣和東南亞一帶的留學生及移民為止，多年以來，因為國家多難，國勢羸弱，眞是嚐盡了人間的冷暖，說不完心頭的辛酸。因此，在一種直觀的感情上，大多數人對於毛共因有核武器、火箭和人造衛星而見重於當世，毋寧或多或少是心嚮往之的。

對於毛共之反美反蘇，對外採取强硬蠻橫的態

是，你還是……」

汪犇仔細想想，不禁心跳，渾身冒汗！是的，要是那時候武小海大聲一叫，那他……早就完了！他慘淡地冷笑道：「嘿嘿，那你錯過機會了，你爲什麼不抓我？」

武小海頹喪地說：「我恨這社會！我看膩了這永無休止的鬬爭、仇恨、殘殺、鮮血和死亡！那些傢伙只是當我們是活的工具，他們不惜用一切卑鄙下流的手法收買我們，欺騙我們，利用我們！去爲他們流血、賣命、放火、殺人！爲他們爭權奪利！到利用價值完了，就兔死狗烹，反過來收拾我們！我們現在都成了被通緝的『現行反革命』！因爲在一次武鬬中我們殺了一個縣委書記，是他們指派我們殺的，可是，人殺了，他們就不認賬！」他沉重地喘着氣，吞下一口唾沫，繼續嘶啞地說：「我四處逃亡、流淚，我要到自由世界去，揭發他們，指證這些魔鬼的罪惡！同時，也爲了贖我的前愆，希望重新做人。大半年來，我東逃西躲，要逃『白狗』，要躲『仇人』，終日提心吊膽過着日子，好不容易，幾個朋友答應帶我一齊參加偸渡，約定今日在惠州相會，可是，想不到，想不到在這裏碰上了你……」他手捧着腦袋，痛苦地呻吟。

汪犇慢慢地站起身，把匕首插回衣袖。冷笑着道：「是的，想不到，世間想不到的事太多了！你作法自斃，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今天，不用我動手了！」他對坐在地下失魂落魄的武小海輕蔑地吐了口唾沫，返身向車站走去。

走了幾步，他突然想起，回頭走近他身邊，問：「告訴我，在惠州等你的是什麼人？」

武小海雙手捂着臉，不出聲。汪犇壓抑着怒火再問一聲，他仍是不聲不響，就像聾子一般。「告訴我，是誰！」汪犇喝道，手一翻，袖口藏着的彈簧刀射出抵住他的喉間。

武小海苦澀地笑笑：「你殺了我，我絕不還手，也不敢怨恨。但你要我出賣朋友，辦不到！」

汪犇手腕一緊，刀尖直刺他的皮肉：「說不說，不說我就宰了你！」他怒喝道。可是，武小海乾脆閉上眼睛，刀尖上開始滲出鮮血，疼得他滿頭汗珠滾滾而滴，仍一動不動，哼也不哼。汪犇心下頗爲感動，手一鬆，刀尖又縮了進去。武小海沉重地吁了口氣，用衣袖抹了把臉上的汗珠。

× × × ×

汽車向前飛馳，中午時分已抵惠州。

車站候車室坐滿了人。汪犇一出閘門，三個穿草綠軍裝，戴着「成都紅總」的小伙子就迎了上來，汪犇一眼就認出是結拜兄弟老沈、老許和小曾。

老沈拉着他的手，興奮地道：「小汪，來啦！」轉眼看見武小海也出來了，他高興地招呼：「小武，你也回來了！你們同車，眞巧，認識了吧？」

汪犇無置可否地哼哼，臉色凝重，沒有一點笑容，低聲問：「大哥，你們駐在那裏？」

「前面不遠，先吃飯去。」他向汪犇擺擺手。

「別忙。」汪犇回頭看了武小海一眼，武小海整個人呆在那裏，像洩了氣的皮球，「我有要緊事和你們談，到駐地去。」他說。

老沈見他態度嚴肅，說：「好吧。」他招呼老許，小曾，武小海他們。五人順着「惠樟公路」走了二十分鐘，轉入一個山谷，一所石屋被茂密的竹林包圍着，這裏就是他們的駐地，原是「農林所」看林人的屋子，平時是沒什麼人住的。老沈掏出鎖匙開了鎖，大家進入屋子。

老沈焦急地問：「三弟，出了什麼事嗎？」

汪犇狠狠地盯了一眼武小海，突然拔出匕首指住他，喝道：「把武器交出來！」

老沈三人大吃一驚，齊叫：「老三，別……」

「別嚷！」汪犇手一擺，「交出匕首！」

武小海從衣袖裏抽出匕首，丟在他腳下，臉色慘白。

汪犇拾起匕首，交給小曾，說：「四弟，看住他！」

老沈張口結舌：「三弟，你……別誤……」

汪犇道：「大哥，告訴我，你們和他是怎樣認識的？」

老沈說：「我們認識他已大半年了。那時，我們在增城博羅交界的聯和水庫做散工，他也在那裏爆石，大家在一起幹，混得熟了，談得攏，知道都是同路人，成了知己，早就曾一起策畫督卒了。後來分了手。數天前，在惠州偶然碰到了他，談起來，他臨時要求加入，我們考慮多一個人也沒什麼問題，故沒來得及通知你。昨日，派他到廣州購買指南針和壓縮餅，沒想到你們一齊回來，究竟……」

「你可知道他底細？」汪犇說。

「他說是『農機專校』的下放學生，當過『紅衛兵』，因爲殺了個縣委書記，被通緝，所以改名換姓出來混，準備督卒。是了，他和你是同鄉呢，你們認識？」

「豈止認識。他化了灰我都認得！」汪犇憤憤地道：「他是我不共戴天的殺父殺母的仇人！」

老沈、老許和小曾「啊！」地驚呼一聲，刹時像觸了電般，直跳起來，張大口，說不出一句話。

「我們結拜時，飲血酒，拜天地，誓願禍福同當，我的仇人也就是你們的仇人！而今，卻……」汪犇氣憤塡胸，對老沈、老許道：「大哥，二哥，你們看怎麼辦！」

武小海蹲在地下，手捧着頭，身子發冷似的顫抖着。老沈他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老許拍拍他：「男子漢敢做敢當，你說，這可是眞的？」

武小海放下雙手，站起身，瘖瘂地說：「是的。汪犇講的是眞的，我是殺他父母的兇手之一，我還曾動手侮辱過他。你們要報仇，要殺要剮，我……我甘心領受……我這是……罪有應得！我該死！」說着豆大的淚珠滾滾流下。

老沈嚴肅地說：「武小海，你把經過從頭細說一遍，我們再決定如何處置。」

他抹去眼淚，沉痛地說：「六六年夏天，我和一些下放到農場的青年學生，抱着出一口烏氣，搗亂個痛快的思想加入了紅衛兵。初時，我們的行動是破四舊，首當其衝的當然又是黑五類的家庭了。一夜，指揮部命令我所在的小隊去抄汪犇家，你們知道，紅衛兵抄家要是抄出了一點什麼，那家人是死定了，抄不出東西，就動刑迫，當時……」

汪犇在一旁聽着，忍着怒火，牙齒咬得直響。武小海講完透着大氣，道：「你們沒提過汪犇

（下轉第二十三頁）



仇人

——田章

汽車駛出沙河，天已經大亮了。彩霞烘托着旭日，東邊天空，光輝燦爛；樹木枝葉上凝聚着露珠，在陽光下晶亮閃爍，空氣清新得沁人心肺。汪莽深深地吸了口氣，望着東窗外一片碧綠的山巒田野，臉上綻開欣喜的笑容。

汽車未開，汪莽坐在車站對面的粥鋪裏，悠悠地咬油條、喝白粥，直待至開車前最後一分鐘，才故作匆忙的跑進車站，在司機不耐煩的喚聲中，沒經檢查，匆匆的上了車。

雖然他穿着草綠色的軍裝，戴紅臂圈，袋裏裝着「紅衛兵」的一切證件，但還是躭心車站的「白狗」，萬一被查出絲毫破綻，那全盤計劃就完蛋了！他從「沙河收容所」越獄逃出還不足一月，為了逃過檢查這一關，採取「拖」的策略，果然順利過了關！他興奮地想：「老沈他們相信也已一切辦妥，在惠州車站候我了！」

他的坐位在車廂最後排角落裏，這是他購票時特地揀選的，坐在這位子能看到車裏的每一個人，而別人卻不易看見自己。在外面跑慣了，警惕性特別敏銳，他可以一眼就估出對方的身份。這班車上有軍佬、工人、農民、幹部、探親的老太婆，這些人都沒有什麼須要特別留意的。就只前排也坐了個「紅衛兵」，裝束打扮跟他完全一樣，汪莽發覺，打從上車就見他手捧着一本紅皮的「毛語錄」埋頭在讀，看不清他的臉相。汪莽心裏並不着意，這些傢伙，反正不會有什麼大不了！

車子開出快兩個鐘頭，汪莽偶然注意到那「紅衛兵」的臂章上寫着「成都紅總」四個大字，他心裏陡地一震：「怎麼和自己的臂章一般無二？不得了，萬一他見到自己是『同一組織』的人，攀談起來可就糟糕！」他一陣緊張，額角直冒汗珠，趕快悄悄褪下紅布圈，一把塞入褲袋，才舒了口氣。他想：「老沈留下這套裝束時，清清楚楚說過成都根本就沒這個『紅衛兵』的組織，而且四川離廣東遠，少人來廣東串連，亂寫個名稱上去不易出岔子，查對也查不了！可是，怎麼這傢伙……」他越想越糊塗，照理，老沈的話絕不會有錯，可是，這傢伙臂章上卻又寫得明明白白，而且，那字體和自己臂章上全都一模一樣！又同乘最早的頭班車，這眞是奇怪了！轉念一想：莫非是同路人？不，不可能，要是有同路人在廣州，老沈不會不通知的呀！他決心要弄個明白。

他摸出香烟，拍拍那「紅衛兵」的肩膊：「同志，請借個火柴行嗎？」

「沒有。」對方頭也不回。

汪莽向旁邊的人借了火柴，連劃二支故意讓風吹熄，他站起來，探過身去拉車窗玻璃，說：「對不起，風大，關上點……」一句話還沒說完，汪莽睜着對大眼睛，整個人怔住了……

那「紅衛兵」合起「毛語錄」，臉上的神情十分難看，不安、尷尬、慚愧、驚惶……

「是——你——」汪莽似乎不相信自己眼睛。

「是我。」他點點頭，裂裂嘴，哭笑難分。

汪莽慢慢坐回座位，心情激動，腦海裏一片翻騰，混亂……半晌，激蕩的心情才漸漸平靜下來，望着前邊的背脊，過去的仇根重又湧上心間：前年八月的一個深夜，一羣「紅衛兵」突然湧到家裏，橫衝直闖，亂砸亂砍，把家裏翻了個天翻地覆，要找什麼金銀珠寶，槍枝彈藥，「封、資、修」的古董字畫！一輪翻箱倒篋後，得不到一點收穫，把爹爹繩綑索綁，動刑迫供，爹全身血肉模糊，在亂棍下求生。娘頭破額裂，倒在街燈柱下，紅色的血，白色的腦漿順着柱子流下。自己被綁在燈柱上被鞭打得渾身上下體無完膚……這一切都有他！就是他和那一班同黨一齊來的！他化了灰，我也認得！打我，殺死爹媽，他都有份！武小海！我認得他！到死我都記得他！這個不共戴天的仇人！」汪莽熱血洶湧，痛恨交熾，他解開左手襯衣袖的鈕扣，摸到那緊貼着肉的匕首柄……

「增城到了。」武小海突然回過頭來，他一觸到汪莽憤怒的眼光，吃了一驚，嘴唇簌簌的顫抖，想說的話又吞了回去。汽車急速地拐了個彎，駛進了車站。汪莽狠狠地瞪着他，慢慢扣回袖鈕。

汽車在增城站停四十五分鐘，讓旅客吃早飯。

汪莽緊跟着武小海在最後下了車，步出閘門時，他突然挽住武小海的肩膊，武小海覺出他手裏有一柄尖利的東西緊抵着自己頸肩，他頭上冒着汗珠，默默地跟着汪莽走出車站，旁人還以為是一對老友。汪莽頭向左邊一擺，沉聲說：「到那邊去。」他四處跑得久，在增城也混過一段日子，對周圍環境很熟。兩人走得僻靜的河堤下，汪莽四望沒人，命令他：「坐下！」武小海馴服的坐了下來。汪莽一抖手，彈簧刀縮回右邊衣袖內，轉手拔出左邊袖內的短劍，抵在他的腰間，咬牙切齒緊緊地注視着他，臉上的肌肉痙攣似的抽搐，好一會不出聲。

武小海微弱地問：「你不會在這裏殺我吧？」

汪莽透過齒縫，喝問：「你到那裏？實話！」

「惠州。」

「去幹什麼？」

武小海轉過頭，看他一眼，不肯聲。

汪莽的匕首尖稍稍送前：「說！」

「督卒。」他輕輕道。

「什麼？」汪莽皺起眉頭，心裏陡地震動。

武小海默默地望着地下，嘆了口氣，喟然道：「我知道你不會相信的。其實，在廣州你一上車我就認出了你，我是假作看書，想避開你的注意，可

洪憲醜劇中插曲

王代民

袁世凱始而出賣「維新派」，使清室維新不成，反而死了愛國志士「六君子」。繼而利用革命勢力，勸清帝退位，當了民國第一位大總統。再而撕毀約法，排除異己，造成二次革命。最後則拋棄民主，做起「洪憲」皇帝來，結果弄得身敗名裂，憂憤以死。「多行不義必自斃」，「自作孽，不可活」，信然也。

因為袁在近代政壇上，多次興風作浪，所以，他便成了文壇上津津樂道的人物，他的所行所為，更常見於報刊。茲將「洪憲」醜劇中一些插曲，錄述以資談助：

袁帝制迷夢開始之時，消息便傳到南方來了，因而，袁要做皇帝的謠言，跟住不脛而走。梁任公為了想明瞭眞相，便由廣東趕到南京，以此事相詢馮國璋，馮當時也覺得要明瞭一下眞相才好。於是，在民國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兩人都到了北京。馮行裝甫卸，曾三次入居仁堂謁袁，和袁談了一些政治問題之後，把流傳在南方關於袁稱帝的謠言，告訴了袁，試探袁的反應。袁笑道：

「華甫，我們相處的這麼久，難道你還不知道我是什麼人，這些無風生波的謠言，怎麼你會聽呢？你我是自己人，我有什麼事不可說？老實說，我現在的地位，跟皇帝有什麼分別。再說，做皇帝不過是想弄一個家天下，替子孫打算，你是知道的。克定因墮馬，已變了殘疾；克文一心研究詩文，想做名士；老三又不懂世故，其餘都是黃口孺子，怎能以天下之重付託？何況，帝王之家，從來沒有好結果，我為子孫計，怎會做這個打算呢？」

馮國璋進一步試探道：「南方的人，不明瞭大總統的心迹，都在嘖有煩言呢！不過，話又說回來，要是將來中國轉弱為强，到時天與人歸，恐怕您無法推辭呢！」

袁色立變，悻悻的道：「這是什麼話，我的老四老五，還在英國留學，我早叫他們在倫敦買一塊地產，如果再有人逼我，我祇有飄然遠引了！」

不料，馮把袁的談話透露給新聞界發表，回到南京後不久，為袁帝制捧場的籌安會，便密鑼緊鼓，公開活動了。袁之狡詐，於此可以概見。

袁醜劇上演時，籌安會那一群跑龍套的傢伙，曾對　國父和黃興先生，極力攻擊，撰所謂「國賊孫文」、「無耻黃興」兩本小册子，向全國散發，其歪曲事實，恣意污衊，自不待言。他們為了取媚「新主」，且編成「新天安會」一劇，把　國父化為猴，黃克强化為豕，李烈鈞化為狗，在袁生辰那一天，作「盛大」演出。該劇初擬以譚鑫培為主角，譚深明大義，斷然拒絕，後强迫孫菊仙擔綱，孫也拒絕，最後請劉鴻聲，劉答應了。劉的唱功，原是有火候的，他唱到「對月懷鄉自嘆」這一節，特別賣勁，曾博得袁的讚賞，袁看到劉身上的龍袍，已經舊了，立刻吩咐侍衛，把張廣建等所獻給他不能穿的「龍袍」，當堂賜給劉，以嘉其演技「稱旨」。

據說，張廣建等所獻「龍袍」，綉上九條龍，蜿蜒全身，稱之為「九龍袍」，袁說龍不團聚，乃棄而不用，另製一件，是九龍如盤一團的，袁的墮落荒謬，有至此者。當時，劉禺生曾作了一首詩，詩云：

「訾言國賊撰成篇，教譜梨園敝壽筵，忘卻袁家天子事，龍袍傳賞李龜年。」

這首詩，就是紀述「新天安會」演出一事的。

袁醜劇上演，除籌安會少數分子外，舉國一致反對，在袁的家庭中，也有擁護和反對兩派，反對最力者，一為他的次子袁寒雲，一為族侄孫袁瑛（為袁籌備登基的總務主任袁乃寬的兒子）。其次是袁的原配于氏。

袁寒雲當時曾做了這樣的一首詩：

「乍着吳棉强自勝，古台荒檻一憑陵。波飛太液心無住，雲起魔崖夢欲騰，偶向遠林聞怨笛，獨臨靈室轉明鐙。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這詩中的警句「莫到瓊樓最上層」，就是不同意袁稱帝的諷語，當時曾傳誦一時。傳說，寒雲當時除了這詩外，另外還有一首，其詞云：

「小院西風送晚晴，囂囂歡怨未分明。南迴寒鴈掩孤月，東去驕風黯九城。駒隙留身爭一瞬，蛩聲吹夢欲三更，山泉繞屋知深淺，微念滄波惑不平。」

但，又傳詩一首，其詞乃兩詩中之句云：

「乍看微棉强自勝，陰晴向晚不分明。南回寒雁淹月孤，西去驕風動九城。駒隙留身爭一瞬，蛩聲吹夢欲三更。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

究之那一首是對，已成了個謎團，祇有寒雲自己才知道了。

至於袁瑛的反對他，其行動至為積極，他曾電各省，促群起反對帝制，又運動模軍叛變，後因張作霖把他反對帝制的原函交給袁，乃被捕，曾置炸彈於新華宮，使袁膽顫心寒。其致袁書中，有「吾袁氏淸白家聲，烏旨與操莽為伍……吾匪不認汝為同宗，即吾父吾亦不甘為其子……吾他日歸來，行見汝懸首都門……」之句，正氣凜然，甚為國人推崇。

擁護帝制最力的，首推作「太子」夢的袁克定，袁迫於全國聲勢浩大的反對形勢，下令取銷帝制時，他曾上書勸阻，妄圖以長江黃河為鴻溝，叫袁祇做北方「半壁」的「陛下」。

袁在兒女中，最鍾愛第五女，袁彌留時，此女為了想救袁，迷信處女乳頭，可以求神護佑，曾到碧雲寺佛前，引刀割下左乳，雖屬迷信，然亦見其父女情深也。



精神永存

鏡魂

自始至終，我僅見過張贛萍先生一面，那是在去年三週年敍餐席上；驚鴻一瞥，談不上什麼印象。

令我欽佩敬服的，是張先生在暴力、黑暗中，給我們開闢了一條思想戰綫，不斷的號角炮聲，振奮每一個落難者的心，也驚醒了畏懼、逃避而漸趨沉溺的國人。

歷史已翻過了一頁，時代的擔子現在已落在我們的肩上。不幸，由於赤色帝國主義的崛起，把我們的國土和七億同胞關進鐵幕裏去，罪惡已成了這時代的特徵。我們國家、民族的共同敵人，不是封建軍閥、土豪劣紳，而是置七億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毛共政權，是這時代的當務之急。表現在「萬人」的，正是這種與罪惡不兩立的時代精神。

毛共擁着槍桿子，憑着對七億人民的搾取、奴役、鞭策，陣容龐大，聲勢喧赫。但是，歸根結柢，毛共政權僅賴以生存的，不外是槍桿子罷了。七億人民的取捨，最終必然把毛共政權徹底乾淨的埋葬於地下，這時間的久暫，繫於我們國人本身所具的鬬志和信心。「萬人」賦予我們的，正是這種鬬志和信心。

翻開中國歷史，令人黯然神傷的比比皆是。一個佔壓倒性多數的大族，居然屈服於微不足道的少數民族的統治之下，時間竟以百年計。無可否認的，那是一方面是強權，另一方面是忍辱偷生的年代；大概也就是阿Q的「先前比你濶」、「兒子打老子」的年代，總結來說，那是最可恥的年代。強權統治為了便於長期統治人民，最佳的方法莫過於永遠把人民生活置於零度。清代的統治，使原是進步文明的中國，比西方進步國家落後幾達百年，更因此而帶來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可恥的一頁，帶來了後世國民無窮盡的禍患。

究其原因，並非當代國民缺乏有識之士，缺乏鬬志昂揚的熱血青年，而是我們的祖先有太多以風涼話代替時代精神，但求個人名成利就，罔顧同胞死活的子孫。人民既懾於統治者的刀槍，復困於那些「文人雅士」因利之所在而為統治者建築的屏障，於是便只有在恥辱中「一代不如一代」。

毛共師承了極權王朝的殘民統治，倒行逆施，置民生於水火；其可見的罪行和未見的禍患，將隨着毛共統治的延續而擴展。與毛共政權共存，活着不僅是一種恥辱，更與毛共統治者一樣，將成為後世國人不能原宥的罪人！

張贛萍先生在極端險要的環境中挺身而出與毛共對抗，並甘冒大不韙去掃除對敵鬬爭所遭逢的障礙，這種凜烈胸懷，正充分表現着不與罪惡、恥辱共存的意志和決心。

活着無愧於自己的國家，活着不辱自己的時代，這是張先生給我們留下的崇高精神。

我贊成抵制日貨

鶴鳴

日本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後，在美國的扶持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在頹桓廢瓦中建立起來。現在日本的經濟力量不但雄視東南亞，而且還直逼美、蘇兩大强國。隨着經濟力量的膨脹，軍事力量亦不斷地增强。在日本，軍國主義有復興的跡象，而那些好戰成性的野心家又興起對外侵畧的野心，並且伸出其侵畧的魔手，首先染指中國的釣魚台。

香港學生為抗議日本之侵畧釣魚台，而發動抵制日貨的運動。而一些人認為日本之侵畧，是政府方面的問題，與人民無關，所以抗議行動不應牽涉到日本人民。而一些曾旅遊扶桑三島的人士，更認為日本人民禮貌極好，待人彬彬有禮，經常笑臉迎人，實不應對其懷怨、仇恨。日本人經常笑臉迎人只是其一種民風、習慣而已，並不表示日本人是純樸、善良。相反日本人經常在笑臉後隱藏着一顆醜陋之心，時常在暗中施展鬼蜮伎倆，暗算別人。如在二次大戰，美國參戰前夕，日本表面對美國展開笑臉攻勢，暗中卻了無聲息地派出艦隻、飛機，偷襲珍珠港美國海軍基地，使美海軍蒙受嚴重損失，致使美海軍在太平洋沒法和日軍抗衡。這個史實，正是日本人「笑裏藏刀」的最佳例證。

誠然，發動戰爭的只是一小撮野心的軍閥政客，但亦有不少人民對其政策熱烈支持。二次大戰時，日本的野心家在台上演說，高叫進軍，侵中國，而台下的人民則熱烈響應，狂叫戰爭，台上、台下的人，都憧憬着侵佔中國，入主中國，奴役中國人民。但一顆原子彈將日本人的美夢驚破。大戰後，日本之野心家均受到應受的懲罰；而間接發動戰爭，力主開戰的人民卻「逍遙法外」。二十六年後的今日，日人又再伸出其侵畧魔爪，其中當然不乏人民的支持。香港學生發起抵制日貨的運動，一方面表達中國人對日侵釣魚台之憤怒，及決不容日人再掠奪中國一尺一寸之土地，另一方面使日人知道侵畧所召致的惡果，受到其所應得的懲罰。

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一本恕人的仁心，對日本的罪惡既往不咎，並不如美、蘇等國對日本諸多要求，反而慨贈一筆款項給日本，作為建國之用。我們本着施恩不望報之心，本來日本對這二十多年的盟國——中國，實不應再生侵畧之心。但日本人掠奪成習，不奪不饜。我們對日人雖不致於要懷恨在心，但要時常提防日人在笑臉背後施放暗箭，要做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不可為其笑臉所迷惑。



可以談文學、談政治、談歷史、談哲學、談生活，總之，海濶天空，包羅萬象，寫起來，可以東拉西扯，由此及彼；在文章形式和語言的運用方面也比較自由。曾經有人比喻雜文好像牛雜，也有一定道理的。唯其題材與寫法之雜，這就是這類文章之稱爲雜文的緣故吧？

雜文與扯淡

這樣說，雜文是不是很容易寫？從表面上看，似乎是。題材既雜，則可信手拈來；寫法既雜，則可信筆而揮，所謂嘻笑怒駡，皆成文章。目前香港出版的報刋，觸目皆是，而幾乎所有報刋，均有專欄，這些專欄，大多數約人執筆，而作家們寫的大多是雜文，因此，香港雜文作家多如天上之星。這一行可謂鼎盛矣。所以從這些表面現象看，雜文好像是容易下筆的。

其實不然，要寫好雜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雜文作家，他們必須具有較豐富的知識，比較敏感的頭腦，然後才能對一個問題或一種事物，做到信手拈來，描述一番，議論一番。一些專欄作家還必須具有他所寫的那類東西的專門知識。自然，更不用提必須掌握較熟練的寫作技巧了。而作家們要達到這個地步，雖然不一定經過十載寒窗，懸樑刺股，起碼他們付過一番艱苦的努力。當然，他們在不斷的寫、讀和與實際生活接觸中，同時也不斷豐富自己。

但筆者這樣說，並不是將寫雜文看得玄之又玄，高不可攀，不是說要具備了什麼知識和寫作技巧才可以寫。偶有所得，偶有所感，也可以引發爲文。寫雜文並不是雜文作家的專利權，雜文也不是雜文作家的專利品。

東拉西扯，也不是說寫雜文的人可以信口開河，無聊扯淡。寫文章畢竟是表達一種思想，告訴讀者一些東西，使讀者獲得一些東西。有時，還要讓讀者在文章中得到一點藝術享受。在作家本身來說，應該力求形成自己的風格。我相信，從讀者角度出發，都會有這些基本要求的。

時下的香港雜文，當然不乏足觀的作品。常讀雜文的人，都可以看到有些作家在這方面作出不少努力，做出一些可喜的成績。無疑，這是受到讀者歡迎的。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同時看到許多不知所云的雜文，一些作者在他所據有的框框內，談肥、談瘦，或寫方城三昧，或說昨夜傷風，或論馬廐狗場，或記理髮如厠，總之每日製出塞滿那個框框的字數，就算萬事大吉。這雜則雜矣，惜乎流於濫，名曰文章，實則扯淡。

我想，扯淡的東西是不能和雜文相提並論的。不知喜歡扯淡的先生們和喜愛雜文的讀者以爲然否？

英菲

若窮天地秘，世界無噍類；鐵幕血成河，三雄值幾何！

我看「突擊截查」

每星期便有兩個人死於兇殺。其他如搶刦、械鬭、强姦等案，就像物價和「生活指數」一樣急劇報漲，匪徒的犯罪作風愈來愈肆無忌憚，他們視法紀如無物，一邊在高唱着「法律於我何有哉」，一邊在中環鬧市殺人箍頸、在保齡球場行刦、在市區擄姦少女……目前的治安情況，用「盜賊蠭起」四字來形容，實在並不爲過了！

曾經以「破案率」自豪自慰的警方，似乎也知道了事後破案並不等於治安良好，於是，在七月初恢復了「突擊截查」，希望防範罪案於未然，這一行動展開了幾天，據說是「立奏膚功」，在尖沙咀、油蔴地、西區及李鄭屋新區拘獲歹徒二十八人，分別搜出利刀、鐵尺、單車鍊之類非法武器一大批，因而及時制止了可能發生的兇殺械鬭事件。

這一連串的突擊截查，對繞室徬徨、人人自危的市民來說，無疑是値得喝采的一項措施，但是，於喝采之餘，我卻不以爲這些行動對遏阻罪案來說會有多大的效果，反而要在這兒向治安當局潑潑「冷水」——

第一、今年農曆新年期間，也曾有過突擊搜查和加强巡邏的措施，新正幾天內，也的確少了搶刦箍頸的事件，其後，「截查」中止了，蟄伏了幾天的匪徒又再四出刦掠，而且變本加厲，這些都有案可稽；現在，截查行動開始了幾天，在「立奏膚功」的時候，警方透露說今後「數日」內仍將繼續截查，看來他們的決心只是「數日」而非永久性，就像新年期內一樣，作興出動幾次而已，如果眞是這樣，則即使匪徒銷聲匿跡於一時，卻難望他們不會「東山復出」，貓兒鬆懈了，鼠輩還是會從穴中爬出來的。

第二、從報章所載，匪徒多是有組織的敗類，在西區被截查拘捕的四名歹徒便是黑社會會員，其中甚至有身爲公務員的黑社會分子（見七月九日報載），這些敗類被抓去幾個，對其頭頭來說，不過是損失幾名「馬仔」，以後大概仍會有「新血」補充，警方若沒有「擒賊先擒王」的決心，社會治安亦難望長期安定。

第三、現行法律對罪犯太過姑息，部分執法者在判案時對怙惡不悛的敗類太過仁慈，費盡氣力抓來，輕易的又放了回去，須知修改法律不難，縱虎歸山而要牠們不再出來吃人，則只是仁慈執法者的妄想而已。

希望當局這次突擊截查行動並非如在下所推想那樣，只是在無法可想時作興敷衍，而是努力撲滅罪案的第一步，否則統計數字繼續上升時，恐怕只有實施「戒嚴」才能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了。

江城子

古調今彈

葉其真

警察打學生

「以排除對於國家及人民之安寧幸福之危害爲目的之行政行爲曰警察。」這是「辭海」對於警察所下的定義。所以一般人舉之爲「人民的保母，社會的導師」，它是法律的代表，以保護人民爲己任，決不隨便打人，更不會隨便在青年學生們的頭上試警棍。尤其是不會出現在以民主先進國家著稱的英國屬地中。可是當我們看到七月八、九兩天各報的圖片後，對於前面的定義不能不懷疑了，在圖片中我們只見到警察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地，揮舞着警棍衝進在地上靜坐的人群；有的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得伏在地上，又被兩人用繩索縛住手腕，像「拖死狗」一般地向前拉。那態度完全像對付小偷或歹徒，而事實上他們卻是和平示威的學生。

這事件是由「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保衞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所舉行的和平示威所引起的。本來他們事前曾作過周詳的準備工夫，六月十六日即依法向警務處申請，二十三日得到的答覆，並不反對此事，但叫該會再向市政局申請。花樣便出在這裏了，市政局接到申請書之後，遲遲不予答覆，直到和平示威運動舉行的前夕——七月六日，才表示不准，要他們改在政府大球場舉行。在一個無人的地方示威，那是自己騙自己，學生們當然不能接受，於是仍照原定計劃進行。因而警察便以「違法」的理由而棍棒齊施了。

學生們的示威，是以美國、日本爲對象，和大英帝國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一般人以爲這種「吹皺一池春水」的事情，香港當局大可不必過問。賣油郎的看法畧有不同，北方有句俗話：「對着和尚罵禿驢」，和尚是剃光了頭的，如果一個人在旁大罵禿驢，雖然罵的是甲和尚，乙和尚聽了也要動怒的。日本人佔釣魚中國人反對，以此例彼，英國人佔香港他們豈不也要反對？這才是根本原因。其實這種顧慮完全是多餘的，在六七年暴動是已有事實證明，只有和市民站在一條線上，才是大家之福，官民對立，最後決不會有好結果！有詩嘆曰：

一、誓掃頑敵不顧身，警司揮棍勇無倫；
可憐頭破血流者，卻是空拳赤手人。

二、秦時明月漢時關，侵地據城尚未還；
但使英倫飛將在，不教示威太平山。

三、維園遊客亂紛紛，警棍如林信手掄；
記者因何也挨揍？應知爾等是殖民！

四、前歲怯如穴外鼠，今朝勇似胆包天；

不必認眞對付

提起女性的高跟鞋，不能不嘆賞這種發明的妙不可言。用一根小柱子把女人的腳跟撐起來叫它離開地球，不但使其步履婀娜，而且叫她們不要腳踏實地，倒是投中了女性之所欲。因爲女人與生俱來腦子裏就裝滿幻想，根本就不願意腳踏實地。等到女人腳踏實地之時，也就是男人頭破血流之日（用高跟鞋敲也！）。你說可不可怕？

然而其可怕之處尚不止於此，更令人不寒而慄的卻是她們模仿。古女人的東施效顰的「美態」，因年代古遠已難於想像，今女人的模仿更是令人嘆爲觀止。身爲貴婦擠眉弄眼作其「撈女」狀，身爲淑女坦胸露臂作其「新潮」態。使人覺得滿街上走的沒有一個正經的女人（並非美國水兵獨有此感），這除了使身爲丈夫和父兄的男人感到可怕之外，還會令他們感到頭痛。可是使男人煩惱和頭痛似乎是女人最大的本事，柴米油鹽也好，兒女教育也好，反正一切令人煩惱教人頭痛的事，女人都統統交給男人頭痛去。她們是不願爲此而頭痛的。倘說她們也有痛的地方，大概是皺眉作態時「心口」會痛。其緣由據說「心口」痛能增加女性美，西施如此，黛玉也如此，所以她們也如此。

也許有人會反駁在下說，古代的女人裝扮是非常嚴格的，一品夫人絕不會像青樓娼妓，大家閨秀也絕不像小家碧玉。這一點也不錯，但其功勞卻不在於女人而在於男人。因爲古代女人根本沒有地位，怎樣裝扮也得男人批准。如今則大不相同了，婦女地位日益提高，當家作主起來，也就不把丈夫的意見放在眼裏。你愈是反對她扮成「吧女」，她愈是要扮成「吧女」，用此來表示她的女性「尊嚴」，奈何！究本尋源，婦女地位愈是提高女性愈是喜歡「新潮」，倒不完全是出自對男性的反抗，而是因爲她們根本不瞭解自己，也不願意花費腦汁去瞭解自己。既不瞭解自己的「尊容」、「尊腰」、「尊臀」、「尊腿」，也不能瞭解自己的年齡、身份、地位以及個性愛好。所以只好有樣學樣，愈學愈不像樣。

女性的不瞭解自己，往往是不瞭解自己的短處，她們不瞭解別人卻恰恰是不瞭解別人的長處。她們絕對不會相信長在自己臉上的瘡疤是難看的，但卻敢於斷言長在別人臉上的黑痣「有碍觀瞻」；她們絕對不會看到自己腿上浮起的青筋，卻能「明察秋毫」地發現別人腿上有一根難看的黑毛；她們永遠不能相信自己會做錯過什麼事，會有什麼地方對不起別人，但卻永遠不會忘記別人會做錯過什麼，會如何對她不起。這些似乎表明了女人的「難養」，其實卻不然。只要你對女人的喜、怒、哀、樂，甚至她們的歇斯底里都不認眞，不去頭痛，也就覺得她們並

華的作者，也竟困乏潦倒如此。「千古傷心文化人」，眞是可恥的定律。作者嘔心絞腦的成果，大部份得不到；是天下的大不平。我曾向大兄提議，由我出資開辦一個出版社。他以工餘之暇來經營，我們從小做起，慢慢擴大。先出版他的新作，進而兼出其他佳作。到基礎漸奠，我們便可以資助那些寒苦優秀作家，舉辦無息貸款出版，也算稍盡我們對文化事業的責任。在培養寫作人材中我們不妨參考電影公司對影星做的宣傳工作。寫作專業化，關係契約化。我曾爲出版社的開設而鼓勵說：「香港文化界有所謂學閥、電影閥……。爲什麼不可以有出版界的張閥呢？」然而，大兄沒有採納我的建議。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騰不出時間。他希望我不必灰心，以他身健如牛，再苦幹幾年，生活稍見寬裕，到那時，我的基礎也稍穩固些，彼此可以放手來創個局面。他滿有信心地認爲：「我們不愁將來沒有共事和合作的機會。」而我，又何嘗對這句話懷疑過呢！

大兄一向不注意身體的攝養，近年來出了很多毛病：毛囊炎、氣管炎、痔瘡、血壓和糖尿相繼交侵，他仍視若等閒。在痔瘡嚴重的一段時期，蹣跚地上班下班，還是不調理。嫂夫人志蘭君深以爲苦，寫信來要我勸勸他。遵囑去函了，但他的覆信連提也不提，反向我吹噓他近來的幹勁怎樣大，工作越忙；精神愈好的習性做話柄，胡扯一頓，就是沒法拏他。近月，又有照片來，面部烟黃斑斑，家人們都知道他的烟癮重，說是「陳年烟肉」。我寫信告訴他，用開玩笑筆調向他諷刺一下，希望他戒除或減少。他的答覆是：「似什麼不要緊，烟？不戒。」就這樣乾脆俐落，大兄對自己康健抱着過分的自信心，未始不是致命的重要原因。

大兄早年投身軍旅，在抗日戡亂中身經百戰。在我的心目中是英雄。大陸陷共後奉父來港，初期出賣勞力維生；轉入文化界後，孜孜不倦，以道義爲職志。是仁人、也是文化鬪士。安貧樂道，爲子女們的教養，日以繼夜的工作。是典型慈父。待人必忠必信，有君子之風。處事以明，辨是非；知善惡，有志士懷抱。元氣淋漓，英氣勃勃；不諂媚權貴，不趨炎附勢，在淑世末流的今天，是少有一個能挺起腰桿擔得重負的大丈夫。

我幼逢世變，十五歲來港，二十歲到台，廿六渡洋來加。都是孤拳獨奮，看不起袴紈氣的人。惟大兄一人，令我心折而已。

在我的兄弟中，我居長。離鄉後，便似孤雁離群，落拓予懷，自與大兄論交後，即使他比我大了十五歲，但在我的心坎中，已逾於朋友，情同昆仲了。他的小照，幾年來都藏在我的夾包裏，每天不離。想不到我所敬重的、想念的；而他對我情殷義高的大兄，竟終生緣慳一面。

天奪大兄，大嫂志蘭說：「老天對我們這一家太殘忍了！」其實，凡認識大兄的人，除別具心肺者外，沒有一個不爲大兄之死而惋惜。當我向他的摯友萬華淸先生報喪時，他就憤憤不平的說：「眞是天道不常，好人竟這樣壽短！」本市幾位他的讀者，聞訃哀悼逾恒，立奉賻儀轉致他的家屬。大兄精誠感人，所以同哀，但天不憫，奪我斯文。老天對大兄的殘忍；也是對所有認識大兄的人殘忍！

旬來大兄頻頻入夢，有一次淸晰可記的，是臨終對我執手殷殷，備道不忍遽去，淚痕滿面。大兄亦知我以未能一晤爲憾之報耶！「自古艱難惟一死」。大兄決不是畏死的人，所悲者，乃死不得其時，賚志而歿。此亦千古英雄志士所共傷，抱恨千秋而已！

大兄！你生而爲英，死亦應爲靈。望你庇佑多難的邦國，眷顧你的家人──妻子和兒女；使他們堅强地活下去，得到平安和長進，來繼承你未竟之志。你俯仰無愧，對得起國族、家庭和所有你的朋友。你挺起胸膛走完了生命的歷程，是個不屈不撓、頂天立地的大丈夫；這一個形像，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這就是精神不死；浩氣長存。大兄！你可以自豪；可以安息了。

哭贛萍，問蒼天！

上帝啊！
你是生命的主，
你代表着公義，
你代表着慈愛，
你有恩惠和憐憫；
是嗎？
我的朋友張贛萍，
他正當壯年，
他正盡心竭力；
矢勤矢勇的，
堅苦忠貞的，
執着他正義之筆，
爲正義作着美好的見證。
上帝啊！你這個生命之主；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襲擊，
奪去了他的生命！
使他太太哭得死去活來！
使他的小兒女們哭的死去活來！
使他的朋友們哭的泣不成聲！

你把一個圓滿快樂的小家庭，
轉眼變成孤苦悽涼悲痛憂傷的不幸之家！
難道這就是你的公義！
難道這就是你的慈愛！
我願你從天上發出你的聲音來，
說說明白！
說說明白！
你對我的朋友張贛萍，
太慘忍了！
太慘忍了！
我哭！
我哭！
我爲猶如在夢中而確已死去的朋友張贛萍，
哭！哭！哭！

神人

神交五載・高義長懷

——敬悼贛萍大兄逝世——

許之遠

六月七日下午，我從溫哥華飛回多倫多。這一次遠行，是代表我的宗親會，到溫埠參加一次世界性的宗親聯歡。小別幾天，甫抵家門，便興高采烈的逗着孩子們玩。但看看大人們的臉色，似乎不大對勁；大家沒精打采。追問起來，才知道已接得家岳來訊：贛萍大兄於六月一日去世。噩耗初聞，使我驚哀莫名。本來，今年還預備在年杪返港一行，主要的目的，正想和他見面。想不到現在已成人天永隔，永遠不能相聚了！

和大兄論交，大致開始在一九六七年。當萬人雜誌初銷本市，我很快便成了它的讀者，是欣賞它具有正義敢言的風格；和堂堂的筆陣。看了幾期，一時興起，寫了一封類似「毛遂自薦」的信給萬人傑先生：希望給我一個能為本刊寫稿的機會。信發了以後，我馬上後悔。因為：第一、我雖然喜愛寫作，且有過一些經驗。可是已擱筆有六年多，漫說寫文章，連一封信也有幾個別字，並且時有支頤思字之苦。第二、當時創業初期，即使不眠不休，時間也不夠支配，還寫什麼撈什子呢？後來，自己又覺得這種後悔是多餘的。因為一般報刊對這類投書多的是，編者把它刊出來，簡答幾句便算。甚至乾脆「投籃」也有可能。於是，我再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想不到半個月左右，我接到萬人雜誌的覆信，覆者署名張贛萍。從此，我和大兄開始通信，以後進而論交了。

大兄寫的字是有名「鬼畫符」，初讀很不易，往還多了，自然暢快無阻。後來我們成了通家之好，家人還是看不懂，多半在晚飯時由我當眾朗誦。大兄熱誠感人，雋語又多，每使我們胃口大增。今歲初春，我們還在岳老的錄音帶中，聽到他對我說的話，殷殷的致囑，使我感動難忘。他特別說了幾句廣東話，卻自認可以打六十分，引得家人捧腹大笑。他再三要我和內子回港一行，彼此見見面。我們也準備歲杪啓行赴他的約。想不到不及半年，終成永別，永遠無緣見大兄一面，眞是我終生的憾事。

這幾年來，一直在大兄的催促和鼓勵下，為本刊寫了不少關於加、美兩地的通訊稿，或當地重要事件的譯稿。有些題材，是由大兄指定的。每篇文稿，都自問盡了最大努力。因為我只能在工餘之暇執筆，不可能濫寫。另一理由，是基於大兄的過愛，不能令他失望。舉一個例來說，當日本世博會快要開幕，為了使負責官員提高警惕，為國家爭取榮譽，不要再蹈前屆覆轍。他督促我把上次滿地可世博會中國館失火經過寫出來。為此，我徵集、整理資料，費時幾達整月之久，並重到現場勘察後才寫成。這些報導只是舉一反三的例子。在大兄生前，我從沒有向他說起這些事。我想，本刊經濟狀況未見改善，他已經夠煩了。我能為他寫幾篇像樣的文字，正是對他作精神上的支持。前兩年舊曆中秋節，我在大兄的鼓勵和催促下開始寫一個長篇小說。是以加拿大華僑社會為背景，反映現階段各種問題的故事。約十五萬字，本來預備一年內完成。動筆不久，就感困難重重，自信心開始動搖。我寫信告訴他所遭遇的困難，不想精神負擔，只好暫時擱筆。他立刻覆我，把寫小說的經驗詳細說明，並着我不能中斷。這樣，只好依他的方法，抽出一定的寫作時間，硬着頭皮寫下去。過了一段日子，果然漸入佳境。後來因事業的關係，不得不停了一段日子，無法依期完成，到現在差不多已寫了十二萬字。他給我最後的一封信（五月下旬）還問起，要我完稿後馬上寄給他，由他找「地盤」發表，並出單行本。想不到他竟未及見就逝世了。眞辜負了他的厚愛，也是我始料不及對他的虧負。

大兄的著作中，我最喜愛的是「血淚斑斑」和「彈雨餘生」兩篇。尤以後者為最，寫他個人經歷，生動雋永，使我心儀不已。終卷後，我寫了一首律詩給他：

鷄聲初曙看木棉，遙想雄姿英發天，
義仗忠肝寒虜膽，敢存道義付雙肩；
幸留苒苒餘生者，贏得斑斑血淚篇；
如此江山人太少，相期並轡踏幽燕。

他不知道我稍知這種雕蟲玩藝，閱後很高興，他特別喜歡最後一句，說是寫他的胸臆，可知他海闊伏櫪，壯心始終未已。

他要我用宣紙寫好，後來把它鏡掛在書房。他說我們雖然相隔萬里，但心靈相通，如在一室。高義如此，教我感動不已。

以大兄在文壇的聲名計，為珍惜他艱苦獲得的成果；他出版的新書，我都小心找敗筆，甚至吹毛求疵；挑惕這，批評那。但他從不以為忤，甚至自承屬實。他說在目前寫不出理想的作品。問他什麼理由，他沒有答覆，只說「一言難盡」。近年來，我們友情日篤，他向我吐了許多苦水，才慢慢了解他的處境。以家累之重，文化界待遇菲薄，不得不身兼數職，日寫萬言，兼顧幾個長篇小說。這就是目前寫不出理想作品的原因，也確是「一言難盡」。前兩年，他要我寫一篇「一夜之間」的書評，使我由衷的佩服他的胸襟，因為，我是專門向他的新著澆冷水的人。結果，我化了整週時間才寫好；是這幾年來最用心寫的一篇。他接到信後很高興，轉在「文壇」刊出。其實，他不知道我原就是佩服他的才華。以前對他吹毛求疵的批評，在「一夜之間」的批判裏，正好給我一次心照不宣的贖罪。

我國歷來靠寫作為生的人，得到都是可恥的待遇，與外國作家不啻天壤之別。傳統觀念和出版法漏洞太多，尤以後者的人為因素，造成我國當代成了「文化沙漠」。以大兄這樣才

船上的傢俱與裝置，必須在驚濤駭浪中安定如恒，不致東倒西歪。

加强防漏，防沉裝置。

添裝新式救生艇。

加裝毀滅一切情報儀器的裝置。

華盛頓的大亨們，對這一套根本置之不理。只有海軍參謀本部安全司的一位中校約翰·阿諾德，覺得這件事做得實在有點蹊蹺，決定自己跑到船上來檢查一遍。

檢查的結果，他發現了兩百零四個毛病。因而認爲「波比羅號」，根本沒有再度出海的資格。

他的上司們，看法完全兩樣。一面下令禁止這位過分熱心的中校，再「捕風捉影，徒事嘵嘵」。一面嚴令「波比羅號」：「從速準備出海，毋得藉故稽延」。

在正式「出海」之前，照例還要舉行一次「最後檢查」。——雖然沒有那位約翰·阿諾德中校參加，負責檢查的人們，卻依然在船上發現了四百六十二個毛病！

而在這四百六十二個毛病中，竟有七十七處是：「偶犯其一，即當取銷出海資格」的。

就連船上的官兵，也都不是上選，而是七拼八湊來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員，根本還沒有過航海的經驗。

兩個負責譯述韓文情報的「專家」，只能憑字典翻譯，而且只有在韓國人講得「特別慢」的時候，才能聽懂別人眞正在講些什麼。

船上的大副瑪菲中校，從頭一天起，就和艦長鬧意見，時常「抗命」。兩個人根本談不上合作。二副哈萊斯中校，實際上是「特務組」的負責人，航海的知識，比小學裏的童子軍好不了多少。三副秀瑪哈上尉更妙，一有空就「打座」，「入定」，因爲他本來是想「剃髮修行」的，不知爲了什麼，才忽然到海軍裏來吃了糧。

就連艦長布赫上校自己，也充滿了問題。他是一向在潛水艇上爭功名的，從兩三年前起，海軍就在向他暗示：

「總有一天，拿一條潛水艇給你！」

誰知等來等去，拿到手的卻是一條又老又破，又小又慢，什麼正經用場都談不上的「波比羅號」間諜艦。

然而，不管阻力多麼大，困難多麼多，海軍大亨們還是一口咬定：非要「波比羅號」正式接受任務不可。——「軍令如山」，到處都是一樣。所以，破銅爛鐵的「波比羅號」，也終於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從美國出發到日本去了。

航海的頭一天，就有一座發電機忽然出了毛病。艦上的官兵，抱怨得翻了天。

但是，坐在華盛頓和夏威夷的辦公室裏的海軍大亨們，卻早已替「波比羅號」擬好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作戰計劃」了。

它不但要到北韓海岸去進行偵查，去搜集蘇聯艦隊的通訊，而且還要「試探」一下北韓對美國「入侵艦隻」的反應。

在執行任務的時候，用什麼武裝來保障的問題，自始至終，沒有人提到過，也沒有人想到過。就連「波比羅號」上的人們，也一直認爲：「多多少少總有些東西，在暗中保護他們」。

而實際上眞正可以用來保護他們自己的東西，卻只有艦上那兩挺機關槍，十支手提機關槍，七枝手槍和一枝步槍而已。

在那無數和「波比羅號」事件有關的美國機關裏，唯一在事先發現了「不妥」，而及時發出警報的，只有一個「國家安全局」。但是，這警報卻並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就連「波比羅號」的艦長布赫上校，也根本不知道這回事情。

布赫上校只知道：「波比羅號」的「第一號漁產研究活動」，是「沿着北韓海岸進行偵查，然後再繞道對馬海峽，航返日本基地」。

當他在出發前，向基地中的負責當局問道：

「如果北韓對我們眞的開起火來的時候，你們能幫我們一些什麼忙呢？」

那個答案的確很妙：

「艦長先生，如果眞是那樣的話，就是我們再想幫忙，恐怕也幫不上了。」



波比羅的艦長布赫上校



波比羅號情報艦上的全體官兵都做了俘虜



美國軍事史上最丟人的醜聞
波比羅號情報艦事件的眞象（二）

天涯客

這些別具隻眼的海軍大將們，對於所謂「最理想的間諜艦」，也的確有一套石破天驚的看法。他們認爲這種船隻：

要不會重過九百噸排水量；

要用柴油引擎；

要老式的貨船；

要是一九四二年左右出廠的一批老傢伙；

要只有四千海浬左右的航程。

由這樣一批老爺船組成的間諜艦隊，就正式成了美國海軍的一部份，而被堂而皇之地命名爲：「一般環境輔助研究組」。在內部的簡稱是：AGER，一共包括十八艘老邁年高的貨船式間諜艦。

而最糟糕的就是：這些海軍大亨們，雖然有自己組織「間諜艦隊」的雄心壯志，卻捨不得多花一分錢。因此，在這些改裝過的貨船上，除掉添了一付全新的電子情報裝置以外，什麼都沒有改，也什麼都沒有添。——它們的任務，雖然是到日本海，中國海和蘇聯沿岸，去蒐集情報，但是在這些「遠洋艦」上，卻既沒有通風和冷氣設備，也沒有「抗凍」的蒸汽膠管裝置；更談不上什麼練習和試航。所以，每個被派到這種艦上來服務的官兵，都自暴自棄，抱怨連天，給它取了一個外號叫「報應艦」；或是「自殺艦」。

謝天謝地，第一艘「自殺艦」的艦長羅伯·畢修普，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軍官和海員。——他居然能在蘇聯海岸邊，船身幾乎被完全凍結的時候；後來又在上海吳淞口附近，被七八隻中共的武裝漁船包圍起來的一剎那，用急智突出重圍，把他那艘又老又慢的「間諜艦」，開回到安全區去。

他的輝煌表現，非但沒有讓海軍大亨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反而倒增加了他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信心。於是，那艘從陸軍部買來的貨船「AKL四四號」，就也被海軍買去，當了它「間諜艦隊」的一員。

這艘「AKL四四號」，已經是一艘有了二十七年艦齡的老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過美國陸軍的太平洋區輸送艦。戰後退休，靜待鑄成廢鐵。韓戰期間，又短期起用過一次。從此以後，就永遠停舶在船塢裏，成了「報廢船隻」，直到連甲板上都不斷地出現了隨潮而來的魚蝦的時候。

這條船只裝了兩隻五百四馬力的柴油引擎；速度也只有十二海浬。艦上的一切技術裝置，大部份都成了裝飾品，就連通話設備，也往往完全不靈。——但是，這一切都絲毫不能嚇倒美國海軍的大將們。他們依然把這艘廢船，從陸軍手裏買了過來，而且根據海軍部戰史科副科長，一位對美國風土很有研究的女學者的意見，把它正式地命名爲「波比羅號」。

正和在別的船上一樣，海軍花在「波比羅」號上的本錢，也只不過是一套「電子情報裝置」而已。其中包括：兩架價值六萬美金的錄音機，以及一套兩百萬美金的聽音收音設備，凡是從內陸，海底，空中來的電訊，它都可以一字不漏地收錄下來。

光是負責操作這些儀器的專家們，就有三十多個人，統稱爲「特務組通訊技術員」，在艦上是不大和別的官兵們來往的。

爲了把這條老船，改造成一條比較名符其實的間諜艦，實際上至少需要八百萬美金。但是，國防部不知爲了什麼原因，把它打了一個對折，除掉電子情報裝置以外，幾乎一個別的錢都不肯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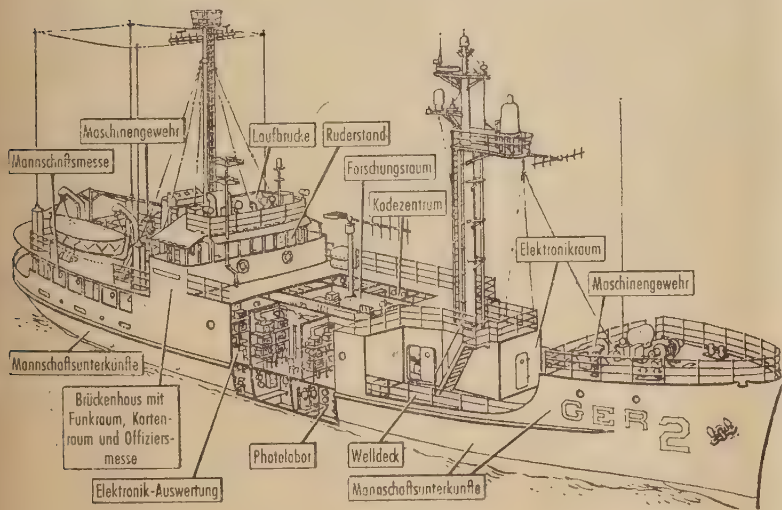
所以，「波比羅號」的艦長布赫上校，上任的第二天，就開始像個「要離婚的太太」似的，向海軍部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

現代化的艦上通話裝置。

改善官兵宿舍中的設備。

改善船身穩定裝置。

改裝現代化的螺旋槳。



波比羅號的構造與裝備分析圖

。據一位曾到過安、默兩地訪問的人說，當地的土人都是非常勇敢的。一名婦人被葡軍俘獲，她竟能與四名戰俘一齊逃掉。六個月後她又被俘，這回她與十二名戰俘逃脫。葡軍當局遂下令若再俘獲她，實行槍殺，不再生擒。（譯者按：根據日內瓦協定，如果戰俘高舉雙手表示投降，則只能將之俘虜，決不能將之槍殺，除非戰俘企圖逃跑方可開槍射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槍殺戰俘不但違反日內瓦協定，而且是極其暴戾的行爲。）

阿拉伯國家——「我們的國家以前是不大重視婦女的！」一個阿拉伯女子說，「但是自從六七年六月，巴勒斯坦與以色列軍開戰，巴勒斯坦的女子穿上了軍服在敍利亞的醫院裏服役，我們已開始受到重視。那時我們可以自由地獨自在街道上駕駛——這在以前來說，是違反阿拉伯的習俗的。就算我們未能將一吋的土地解放，至少我們已在解放着我們自己了。」

據官方說，在阿拉伯國家中，沙地阿拉伯是沒有女兵的。阿拉伯聯邦共和國的中學則有軍事訓練；黎巴嫩也沒有女兵，而只敍利亞人必須經過三年的軍事訓練，才能進入大學。但據非官方的報導，「艾佛泰」的女游擊隊在八歲時已開始接受軍事訓練。她們學習跑、跳和爬過各種障碍物，學習使用槍械，有些還可當女傘兵。很多時她們甚至不惜犧牲性命來完成她們的「任務」。去年巴勒斯坦女游擊隊員莉拉·嘉里刼持噴射客機就是一例。在巴勒斯坦小童們的心目中，廿四歲的嘉里已成爲他們的女英雄。很多巴勒斯坦的家庭裏，爲了崇拜嘉里的「英雄行爲」，都懸掛了嘉里的相片。誠如一位游擊隊員說：「我們可不是女童軍哩！」



安果拉女人携同兒子服役，對抗葡萄牙軍。

在以色列，雖然軍方堅持女兵只能擔任防衛工作，但是女性們作好了衝鋒陷陣的準備。

「誠然，戰爭不能說是女性化，但是我們的女兵打起仗來亦如男子一般的肯打和善戰。」以上是以色列軍一名女上校史丹妮·利維所說的話。八年來利維上校都一直是以色列女兵團的團長。

以色列是全世界非戰時唯一徵召女兵的國家。未婚的女子一到了十八歲，便得進入軍隊二十個月，受訓爲軍警，前哨，看更，發報員，廚師，護士或邊境任軍士教員。以色列女兵共有二千名正規軍和超過一萬名後備軍。可別看小這些嬌滴滴的娘子軍，她們受過了嚴格的訓練；還有，她們是非常自驕的。但是利維上校卻要將她的部隊變得較爲女性化，所以除了日常的訓練外，還教她們化粧，針織和手工等小工藝。「就算你穿上軍服，你仍然是個女人。」利維上校解釋說。以色列的每個女兵都享有三個月的領薪假期或者一年的無薪假期，以作結婚或生兒女。以色列的女兵很多從海、陸、空軍裏找到她們對象。



以色列女兵

一般來說，女兵大多數擔任縫級，看護及廚務等工作，而讓男子負責上戰場。現今只有美國的女陸軍，女空軍及英國的皇家女海軍仍然保持着這女兵不上戰場的傳統。

而美國的女兵現在也正醞釀着女權解放運動。

「直至目前來說，女兵仍然未能擔任重要角色。除了那些少數的，直接工作於女兵發展部門的外，其他都不能升爲監督或領導的職位。大多數軍中的工作都分開了男性的和女性的。」

以上是美軍女上校珍妮·荷肯在「國防組織期刊」撰寫的文章中的一段。荷肯上校將於本年七月晉升爲少將。她和依莉沙白·荷盛頓及安娜·希斯（二人皆現任少將）將是美軍僅有的三位女少將。在越南，美軍的女兵都是在後方工作，如看護，整理文件及電腦控制等。美國女兵的射擊訓練是可有可無，悉隨尊便的。但是美國當局卻禁止女兵或女水手持槍拍照。

較之其他國家，中共似乎擁有最多女兵。中共女兵的工作，可由護士以至軍車駕駛員。她們都受過戰鬬的訓練。

柬埔寨擁有一團（共只有一百二十人）女兵，由一名叫蒙尼的僧侶指揮。柬埔寨當局曾計劃徵召二千五百名女子入軍隊，但至目前仍未見諸實行。

其他國家，如蘇聯、中華民國、南越、印度、日本和英國，現都在積極訓練女兵以擔任後方的非戰鬬工作。正如康挪博士說：「無論什麼事情女人都可以做的，而不讓她們去做是絕對的錯誤。」

世界各地的女兵

吳文迪譯

「我們婦女現正與男子們並肩作戰，不會被趕回後宮去了。（譯者按：回教家庭中男女是分房而居的，婦女住的稱為「後宮」。）我們不止為了解放國土而戰，我們更為了解放男人們的思想而戰！」

以上是「艾佛泰」的一名女成員所說的話。「艾佛泰」是「巴勒斯坦解放陣線」裏最突出的一個小組織。這位女成員和世界各國數以萬計的女子都穿着了軍服；其中不少還直接上戰場殺敵哩。

現今女兵在國際間服役，其重要工作犖犖大者，有如下四項：

㈠為美國空軍學校的太空醫藥部門調理太空人的減肥食品。（美國共有四萬二千名女兵。）

㈡在非洲葡萄牙殖民地持着輕機槍與葡萄牙正規軍對陣。（安果拉人為獨立而戰。）

㈢以色列的「前鋒戰鬥部隊」在蘇彝士運河河岸一帶看哨。

㈣越共的女游擊隊在南越森林裏到處放置爆炸陷阱。

「如果說女子不及男人的勇猛，那是不確的。女性的戰鬥意志被抑制下去，全因她們是女性。於是她們將這勇猛和向上的意志用於別方面去，如閒談，靜坐，談論是非，拋棄家庭等。」據馬丁里．康挪博士說。康挪博士是現任哈佛大學講師，他專教授「女性性格」一科。又另據美國「全國女性團體」的發言人路夫．活特說：「政府現只徵召男兵，我認為也應徵召女兵才對。」

綜觀歷史，女子上戰場的事例曾一再發生。而事實更顯示出女子確有阻挫極權者和進犯者的能力。試舉一例：十五世紀時在法國瓦咯地方，一名十八歲

明米夫之戰時，一名叫摩莉．碧查的女子曾帶領軍隊及使用一門大砲勇敢地作戰。富有神話性的亞美桑女子們，據說當與古希臘軍戰鬥時，將一隻乳房割去，以便於挽弓射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曾用女兵擔任射擊衝鋒的艱鉅任務，而在對抗納粹黨時，更用女兵充任坦克指揮官。

今日，女子用作游擊隊的則有下述三個地區：

北越——據一九六七年河內發表的「國策宣傳語文」說：「我們要注重女性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標準。……要北越女子們培養傳統的英雄主義思想，無恐懼思想，忠誠和能夠負起重任。」

北越的女兵除了負責救傷的工作外，還於胡志明路小徑一帶「慰勞」北越軍。北越的主力「解放前線」部隊，其中包括了幾個支隊的女兵。北越女子不論年齡，大都充任游擊隊，與越共軍隊一併作戰。

安果拉——非洲的安果拉、默坎畢克兩個葡屬殖民地，早於一九六〇年已有戰事發生。但這場戰爭甚少見諸報章，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該兩處有戰事。（譯者按：萬人雜誌第一七六期的海外見聞錄曾報導葡、非之戰。）安果拉和默坎畢克人為了擺脫葡萄牙的統治，當地土人組成了游擊隊，與葡軍發生正面衝突。起初，安、默的女子未有參加戰事；至一九六八年，葡軍使用掩蔽戰術，埋伏各處，大敗安、默游擊隊。是時安、默的女子遂自願參戰。據後來的傷亡統計，以女性的為最多。

時至今日，安、默兩地的三萬以上的「反殖民地軍」（或稱起義軍）中，百分之十為女性。她們稱這戰爭為「安果拉的掙扎」或「安果拉的苦難」。她們過着丘八的生活；還帶着她們的兒女一同過這軍旅的生活哩。安果拉人沒有「先生」或「女士」的稱謂；不分男女，都互稱為「金美里達」。在行軍中，



於去年劫持噴射客機的莉拉．嘉里成為女英雄

直接參與學生運動的人士的注意。

在製造輿論方面，「曙暉」已開創了先河，賣了不少勁，他們在香港學生運動方面的理論，已迷惑了一些人；而橫眉專題論及香港學生運動的「山雨欲來風滿樓」一文，則是「新左派」在這方面富有代表性的理論之一。

橫眉在拋售了一大堆政治概念的廉價貨之後，他在分析目前香港學生的政治思想狀態時說：「缺乏政治認同使他們不知所趨之方向如何，源於何物；彷彿不定，如無舵之舟，這個情況缺（筆者按：諒是「決」之誤）不會停留很久，在這個摸索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有兩個趨向。」

這段話貌似客觀而平淡，但我們明瞭了橫眉的「政治認同」，就可以聯想到橫眉對這一形勢估計的用心。他不外企圖說明：香港學生的政治思想「如無舵之舟」，「不知所趨之方向如何」，那麼，我們「新左派」來加以引導，加以利用，此其時矣。而「這個情況」是「不會停留很久」的，今後學生的「政治認同」必然發生不同的趨向，我們必須掌握時機加緊幹哪，加緊把更多的青年學生「統」到「新左派」這一邊來呀。這就是橫眉他們的心聲。

香港學生的「政治認同」將有「兩個」什麼「趨向」呢？橫眉說：「一是認同於殖民政府」，「一是反抗殖民地主義者，企圖推翻現存制度。後者促使青年及學生認同於中國。初步認同於中國令運動之意義提高，採取之手段也有異。但到某一地步必然趨向於政權的認同。」

按理說，橫眉當然是以「反抗殖民地主義者」自居了，而他早已完成了由「初步認同」達到「政權的認同」的階段，他赤裸裸地自供了「認同」於中共的政權。照他的說法，「中國共產黨的強大」不會「容忍殖民地政府統治香港」，那麼，就應該「推翻現存制度」。用什麼手段呢？基於橫眉他們目前處於學生界的地位，當然是利用學運了。而學運的表達方式，橫眉說，「相信仍是以示威或公開論壇的形式出現」，但他也不排除採取「暴力政治」。這就是橫眉所謂「運動之意義提高，採取之手段也有異」的解釋。

橫眉在他的文章中玩弄了「階段論」的政治魔術，請注意他的「初步」、「到某一地步」的說法。他要青年學生「到某一地步」趨向認同於什麼政權呢？那是很明顯的，只能是認同於他所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

至此，他們秉承什麼理論，採取什麼手段來企圖利用香港的學生運動，其陰謀不是昭然若揭嗎？橫眉自己的話，刻劃了「新左派」作為政治扒手的嘴臉。

維多利亞公園的學生示威顯示的愛國行動是一回事，「新左派」政治扒手的行徑是一回事；但是正因為我們支持愛國學生的運動，我們對「新左派」這種政治扒手不能不提高警惕。

校外漢



學生運動

本刊資料室

這時，住在附近的兵役局長上官明賢帶着衛隊趕來制止，罵學生是反革命分子，學生哄了起來，要打上官，上官看見寡不敵眾，形勢不對，乘機溜走了。學生就把上官的衛士胡子樵捆起來拉到學校裏。但是學生還不甘心，晚飯後又擁到兵役局，仍找不到上官，想打開軍火庫，但給守衛的士兵開槍擋住。後來在縣委會找到上官，把他拖到學校關在花園裏。

十三日早晨，學校黑板報上又貼出又大標語：「武漢市學生罷課取得了勝利，招生名額增加了一萬多名，由百分之三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把我們由百分之二十六點三減到百分之五。政府這樣處理是合理的嗎？我們堅決行動起來反對！」早飯後，八百名學生又推到「縣人委會」。縣長韓茂林仍不肯接見全體學生，只肯接見學生代表，但他的答覆不能使學生們滿意，學生們就把他推倒在地上，旁邊的衛隊也就和學生打了起來。在這大混亂的時候，學生捆走了滕良知等三個幹部。同時，在街頭的學生也給黨委會的「炊事員」拖走三個學生，並被吊打。於是學生又一股勁衝到黨委會救出這三個學生，把縣委會打得落花流水。正當學生把縣委書記趙連吉捆起來的時候，中共策動的數百「工人隊伍」到了，向學生還擊，打傷學生一百四十六人，有二人性命垂危。據學生說：「縣委僱請工人打學生，工人在餐館吃了一頓」，「工人打一天三塊錢，農民打一扁擔十工分」。

得附近農民同情

學生回到學校以後，怕「工人」打到學校裏來，就手拿小刀、標槍、棍棒，放哨戒嚴。並開大會作出三項決議，九項措施，要派代表步行到省裏請願，又派人下鄉宣傳，要求農民支持。寫成「告全國人民書」、「告武漢同胞書」、「上訴書」和「給湖北日報的一封信」，要求「懲辦總兇手趙連吉，叫他到新疆開荒，韓茂林削職為民」。

這天夜裏外面謠言說：「國民黨三千軍隊佔了侏儒山（離學校所在地蔡甸約五十來里）一中學生佔領漢江下游」。學生還準備衝進縣廣播站，向全縣廣播縣委會組織工人打學生的眞相。他們甚至計劃攻打電廠，等全鎮電燈一滅，便搶軍火、刼獄監。

那次暴動在中共軍隊的機關槍的掃射下，被鎮壓下來了。該校的副校長王建國（「青年團員」）、副教導主任楊振濤；教師鄒振鉅、張安建、魏培祖、李穗、張良紹、王少平；學生陳永俊、葉秀綱、謝守禮、鍾敏文、胡斌、余心平、許斯武等百餘人事後被捕，他們以後的命運自不待言；至於死傷人數中共則沒有公佈。

從中共報導中我們知道，學生的行動是得到附近農民同情的。因為它說，在事件平定之後，「縣委又派大批幹部去附近各鄉說明事件眞相。」

謹防政治扒手

——三評橫眉的「山雨欲來風滿樓」

七月七日發生在維多利亞公園的示威而演成的流血事件，此間許多中文報紙均相應發表了消息、圖片和評論。「七七」是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神聖紀念日，中國人民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對外國侵略者進行了慘烈的戰爭中，付出了難以估計的慘重的代價，才贏得勝利。我相信，舉凡有血性的中國人，都不會遺忘這一筆舊恨。如今，日本又圖侵佔我釣魚台，更對中國人民製造了一筆新仇。這舊恨新仇，激起中國人民憤怒的抗議，是很必然的。因此，香港的學生用示威行動來表示自己的意志，應該是受到每一個中國人的支持的，因為學生們的血是為了保衛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權而流，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

以「愛國主義」為大前提的學生運動，依我看，國中無論左、中、右派的人士誰也不應該評頭品足，更不能表示反對。要反對麼？除非他發誓要當萬民唾罵的漢奸。

但是，我們應該提防有人在學生運動中，進行混水摸魚別有用心的活動，左右了學生運動的方向。

中共是善於利用學生運動來乘機坐大自己勢力，坐收漁人之利的老手。他們往往利用學生運動作為奪取權力的工具。近四十年的中國史，有許多中共利用學生作為權力鬪爭工具的鮮明例子。國民政府戡亂時期，中共利用學生運動在攫取大陸政權方面，達到空前的程度，他們派人四出鑽入學生組織中，進行他們的政治活動，煽動學生的偏激情緒，轉移學生運動的方向，來配合戰場上的鬪爭，達到他們奪取政權，進行極權統治的目的。如果嫌那些史實扯得太遠，那麼看看前幾年中共所搞的「文革」利用青年學生進行權力鬪爭的情況吧，這會使善忘的人也能記起這活生生的一頁。

毛澤東說：「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裏招供了他們利用知識分子的罪惡目的。學生是知識分子，自然是包括在他們所企圖利用之列；而學生們搞的「學生運動」這一政治行動，則是他們必然要滲透、插手，最後更希望取而代之，而至於造成能為他們所用的形式，這是毫無疑義的。

當然，這只是指出中共對學生運動的手段和目的，並不是指香港的學生運動必然的結果。香港的學生運動將往何處去，決定於許多複雜的因素，本文暫不加於討論。

然而，必須指出，目前香港學生運動已出現了「新左派」插手其間，乘機撈取政治資本的跡象。他們企圖在理論上、行動上把香港學生運動導入他們的政治軌道，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這不能不引起留心香港學生運動的人士和

漢陽縣「第一中學」暴動的眞相

從一九三期起，我們接連發表了校外漢先生「評橫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三篇文章。由於「橫」文談的是香港的學生運動，所以這期我們刊載出一篇有關一九五七年六月間發生在大陸湖北省的學生運動資料給讀者參考。橫眉先生說香港青年過去由於「無知」而「憎恨」中共，他到底何所據而云然，我們不知道；在這篇資料裏，我們卻看見大陸的青年正因為「有知」，所以才憎恨中共，引發暴動。——編者附識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十三日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八百人的罷課遊行，搗毀「縣人民委員會」（即縣政府）和中共縣委機關，捆架和毆打中共幹部，並擬攻打電廠、搶軍火、刼監獄的暴動事件，自中共於當年八月五日揭露後，舉世聳動。

不能升學是主因

事實上，那只是大「鳴、放」期間學生們無數個抗暴的浪頭中的一個而已。値得注意的，一般起來反抗的都是高等學校的學生，獨有這事件的主角是中學生。

據「人民日報」和「湖北青年報」當時的報導，事件的主因是由於學生不滿升學額的比例引起的。這是中共當年的冒進的教育政策的後果，使小學畢業生不能進中學，中學畢業生不能升大學。每屆暑假，弄得應屆畢業的學生和家長人心惶惶，緊張無比。因為不能升學，得被送往農村去。

八百人衝到縣府

六月十二日上午漢陽第一中學最後一節快要下堂的時候，該校化學教員李穗在三年級第四班上不經意中洩露了學校的秘密：「今年招生很少，二十個人中取個把，你們一班成績不好，頂多取兩個」。學生一聽，便哄了起來。消息也立時傳遍三年級的九個班，大家一起擁到校長室去見校長韓建勛（黨員），要看上級下來的文件，校長不肯，學生一定要看，於是就鬧了起來。後來縣文教局副局長胡平軒趕來解釋：「省裏是決定百分之三十左右，最少不得少於百分之五」。這就證實李穗的說法，學生們頓時怒火衝天，決定罷課。其他一、二年級各班也羣起響應。下午二時左右，一起到「縣人委」去請願，校長也沒法勸阻得住。他們在街上貼出並喊出了「歡迎國民黨回來」、「歡迎蔣介石回來」、「到台灣去」等標語和口號。

十四年前大陸

革命打倒反革命

。」

按：毛澤東這兩段話是以下文章的伏線。先從美國人民說起，下面話頭一轉就轉到政府，轉到尼克遜身上去了。

他在這裏大言不慚希望美國會發生一場革命，可是沒有說爲什麼。此人從小遭受其父毛順生的毒打虐待，反抗和「革命」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千百萬人互相撕殺，弄得一片廢墟上動地哭聲，他似乎特別的感到過癮稱快。在他認爲說這幾句話，非常瀟洒漂亮，鼓動革命而且不露痕跡。在自由世界裏的正常人看來，無事要革命，以革命爲家常便飯，那就是殺人狂，神經病！

毛澤東接着說道：「外交部正在研究接受美國的左、中、右各派人士來訪問。」

史諾問是否歡迎尼克遜來訪問。毛答道：「會歡迎他來。因爲：……存在於中共和美國之間的困難與障碍，需要由尼克遜來解決。隨便他以遊客身份或總統身份，主席都會很高興與他會談。」毛接着又表示：「因爲我不是壟斷資本家。我能夠解決台灣問題嗎？爲什麼要讓這對峙的僵局繼續下去呢？……。」

毛澤東這幾段話有點語無倫次，不過他的中心目的已昭然若揭。讚揚美國人民，在共黨的統戰策畧一向如此，但是歡迎尼克遜訪問就顯得肉麻了。本來這個話出於他人之口也沒有什麼，可是去年五月廿日發表反美聲明號召全世界來反美的毛澤東，事隔半年就對美國送秋波，自己否定自己，不要說海外的人，就連河內和平壤的當局，都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若干外國觀察根據毛澤東這幾句話遂認爲，四月初中共展開乒乓外交，是毛澤東決定的，表示毛並未失權，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毛與史諾會見是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而史諾與周恩來的會見，所發表的第一篇報導，則於去年十一月十日，刋於意大利米蘭出版的「時代周刋」。在那篇報導中，周恩來已明確表示與美國談判解決懸案，並歡迎美國人民來訪。

史劍非

已成定局，毛澤東在武昌會議席上，作了傷心的「自我批判」，同時表示不再候選下屆「國家主席」，並且自動將政治局劃分第一第二兩線，自己退到第二線，不再過問黨的日常工作時，中共的宣傳也沒有改變，對毛的「個人崇拜」依然如故。實際上他已經栽了大斛斗，如他自己所說已經「大權旁落」了。

上述被削權的背景，是毛發動文革的根本原因。就是說奪回已失去的權力。

台的背景

多數軍人抗拒文革

「文化大革命」的經過，一言難盡。但是如果認眞檢視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來的文件和材料，發展的脈路和是非常關節、清楚的。

假使大部份軍隊忠於毛澤東，文革用不了四年時間，連四個月也不用。在軍隊的監視之下，縱使毛派造反分子，揪鬥每一要揪鬥的對象，有計劃有步驟的奪權，三個月足可完成，何致四年之久不能平息？最後的平息，還是因爲軍隊出動掃蕩。

問題的焦點在於大部分軍隊抗拒文革。抗拒的方式是支持一派羣眾，對抗毛派羣眾。軍隊所以抗拒文革，因爲毛澤東（秘密）縱使紅衛兵衝擊軍區，揪鬥首長。表面上毛派宣傳「解放軍」是毛的心肝寶貝，是長城，是眼睛；因此明令不在軍中搞「造反奪權」，可是卻暗使紅衛兵，乘其不備，以疾風暴雨方式衝擊軍區，揪鬥那些反毛，非毛的首長。毛這一口密腹劍，陰險毒惡的辦法，引起了軍隊將領的公憤，發覺他們的「偉大導師」原來就是萬惡的「當面是人，背後是鬼」、「陰一套，陽一套」的兩面派、陰謀家！毛大概事先的估計太樂觀，以爲可以一箭定江山，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風暴中，把要垮的軍區首長全部衝垮。誰知道，廣州、南京、瀋陽、福州、濟南五大軍區，力抗不屈，而且屢衝不垮。最後這五大軍區把毛的文革打翻。

文革宗旨凡三變

這只要一檢查文革宗旨的改變即可瞭然。

第一變：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之後，遭「二月逆流」（毛派宣傳是譚震林、余秋里等人的反攻倒算，其實是各地軍人的反抗）的打擊，毛派被迫停止由羣眾爲主的造反奪權，改行由軍人、幹部、羣眾「三結合」式的奪權。同時實行「三支兩軍」，將一切大權交給軍人。此時軍人雖握大權，但是還要受直通「中央文革」的羣眾代表的牽制。

第二變：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漢兵變之後，毛澤東對軍人的壓制毛派羣眾感到忍無可忍，乃有「揪軍內一小撮」的號召，首先由毛的女兒蕭力所控制的「解放軍報」發難，「紅旗」、「人民日報」繼之，「五·一六兵團」，乃擔當了揪軍的先鋒，結果在軍人反擊之下再次失敗，毛被迫親赴地方安撫軍人，批判紅衛兵；並且進一步改變宗旨，停止造反奪權，改行「鬬私批修」。「紅旗」的幾個編輯王力、關鋒等則作了代罪羔羊，被清算「掛起來」。

第三變：各地軍人於一九六八年三月，迫毛派清算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改組中央軍事機構，實力軍人之一，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七月中旬，軍人出兵掃蕩武鬬據點，逮捕造反頭頭；毛派被迫追認軍人行動，姚文元代毛寫「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使由軍隊爲後盾的「工宣隊」進駐所有文教部門。紅衛兵被下放，造反力量徹底被解決。

經此三變，毛澤東已成强弩之末，對軍人的抵抗力越來越弱。

「九全大會」以來的局勢，則是新當權派打擊、肅清殘留各地毛派的階段。陳伯達的失勢是代毛澤東受過。到此毛的處境已捉襟見肘。自去年十一月起，一反常態不再接見外賓，（僅六月一見修西斯古）豈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魯遷

毛對美國暗送秋波

——「毛澤東會見記」探實（三）

仍有重男輕女的心理；如果第一、第二都是女孩，母親一定要再生一個，如果第三個還是女的，那就抱着僥倖心理再生。不久，她會有八、九個女孩，母親也年過四十，到那時她才如夢初醒，死了這條心。得設法矯正這種觀念才能談其他的問題。這一切，都需要很長的時間。不知道美國是否有同樣的事情？」

按：毛澤東這一段話，在隨便云云，沒有什麽值得注意的。不過他問史諾，美國的婦女是否也重男輕女，透露他對美國社會所知十分有限。史諾不着邊際的談了些美國婦女問題。

「在這個時候，有人端了幾杯茅台酒進來，那是貴州特產，用稻米釀成的烈酒。我舉杯祝他健康。但主席立刻矯正我，他說，我怎麽忘了向在場的兩位女士敬酒呢！不應該忘記，一定是因爲我還沒有接受婦女平等的思想！」

按：這段話充分表現了毛澤東的無聊和虛僞。毛澤東不但不尊敬婦女，也不尊敬男人，換言之，根本不尊重人。否則不會發動活見鬼的「文化大革命」，打死打傷上百萬人。在國際外交的場合，敬酒時先敬女翻譯員，來表示尊敬女性，實在太滑稽了。

自己否定自己

毛接着說：「在現階段來說，要求男女之間絕對平等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中國人和美國人之間，實在沒有理由存在偏見。兩國人民應該互相尊重，互相平等。主席說，他對於中美兩國人民寄予濃厚的希望。

「如果蘇聯不行的話，他指着那個方向，他將把希望寄托在美洲人民身上。單就美國說，人口就超過兩億，工業產生爲全世界之冠，教育又非常普及。他很高興見到那裏興起一個新黨派領導一場革

從一九六〇到一九六五年，劉少奇當權，毛澤東倒霉的那幾年，毛澤東一見到外國客人就說自己快去見閻王了。有人說這是故意放烟幕，緩兵之計。使劉少奇、鄧小平感到，他就快死了，用不着多提防他。然後毛和林彪乃秘密的積極的準備「文化大革命」。這種說法不能說毫無道理，也可能是事實。不過還另有一個可能性。古云：「言爲心聲」，毛澤東不時談到自己要死，可能是因爲覺得死期越來越近，對死感到恐懼！他在一九三六年所作「沁園春」那首詞中，曾自比秦皇漢武。秦始皇爲了怕死派五百童男童女赴海上求神仙；漢武帝爲了求長生之術，迷信方士，結果搞出來「巫蠱之禍」，把太子殺了。毛澤東可能也在怕死。因此，這次會見史諾，他又提到自己快死了。

「主席對人的崇拜和對上帝的需要，似乎很有研究。在前幾次的訪問中，他都會詳細地談論過。這一次，他雖已七十六歲，而健康如昔，可是再次提到他將『不久就要去見閻王了。』這是無可避免的，每個人都要去見上帝。」

按：史諾算錯了年歲。毛澤東生於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去年十二月已經七十七歲，並非七十六歲。

史諾說毛「健康如昔」，可是一開頭也說毛久患傷風不癒。究竟是怎麽回事呢？不過，許多見過毛的外國人都說毛有柏金遜病（半身微顫的一種腦病），從電視中看，他行動已不靈活，右肩高出左肩甚多。

毛的矯揉造作

兩人談到思想的進步，毛說道：「其實事情並

中共的第四號巨頭，「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自延安時代起卽爲毛的機要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的陳伯達，自去年「八・一」之後未公開露面已經快一年了。當去年「十・一」他未在天安門露面，並根據他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以來，露面次數越來越少的情況，筆者曾觀測他已失勢。在當時是本港孤立的少數意見。大多數的中共觀測家都認爲陳伯達絕不會垮，有的觀測家還對筆者冷嘲熱諷，認爲空谷來風！可是現在則多已和筆者唱同調了。

當時有的人認爲他的不露面可能害了重病，有的人認爲他忙於草擬第四次「人代大會」文件及新「憲法」；有人認爲他忙於撰黨的理論……。總言之，絕不相信，也絕不敢相信陳伯達會垮台！

多數觀測家和研究家爲什麽不敢相信陳伯達垮台呢？因爲陳與毛的關係太密切，而且又是毛林以外發動文革最主要的人物，可以說陳伯達是文革的象徵。陳如垮，文革等於被取消，毛澤東必已再度失權！

這些先生們被中共的宣傳所欺！同時不注意研究毛在中共權力鬬爭中的歷史，以爲文革之後毛澤東已建立超過史大林的極權獨裁，既然如此毛所不能離的陳伯達如何會垮台？

毛過去兩次失勢

在這裏先舉兩件歷史上相類的事件。

一九五六年三月蘇共清算史大林，九

陳

宣傳並無顯著改變，反之爲了安撫毛澤東，對毛的吹捧，「個人崇拜」反有加強之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大躍進」跌斷

大刀隊夜襲敵營殲滅日軍一個聯隊的趙登禹，也是以後八年抗戰中第一位殉國的師長。

趙師長捉到四個日本人就扣留起來，去電話到北平向二十九軍軍長兼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請示，得到宋哲元的指示即予釋放，前後共扣押了八個小時。就這件事的本身來說，其曲百分之百在日方，但日本的華北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又乘機大作文章，認爲察省當局侮辱了「皇軍」，由天津駐屯軍出名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中國政府不得已免去宋哲元察哈爾省政府主席職務，由民政廳長秦德純代理。

土肥原於是又找上秦德純嚴厲交涉，把秦德純氣得吐血，終於還是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將守備張北縣北門的團長免職，第一三二師軍法處長免職，二十九軍部隊撤出沽源、寶昌、商都、康保各縣，由保安隊維持秩序。中國政府不向察省移民，撤退察省境內國民黨黨部。

張北事件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簽訂的，二十八日土肥原又指示白堅武組織便衣隊襲擊豐台，企圖引起動亂，作爲日本干涉的藉口，幸而駐軍行動快捷，迅速撲滅。

以上所舉只是犖犖大者，其餘小事件舉不勝舉，大概平均每星期總有一個花樣，每月總有一個難題要華北當局去應付，身處平津前線的中國人，對日本人仇恨之深，非今日生存港九的人所能想像，但由於地方政府的疏導勸解，一直未釀成事端。

上面所說只是遠因——促成一二九運動的近因是由於日本有意造成華北獨立。從何梅協定簽署後，中央政府力量已退出冀察兩省，但日本還不滿足，當時一批負責侵華的將校土肥原原二、板垣征四郎、喜多誠一、磯谷廉介、岡村寧次、松室孝良、高橋坦一批人，就着手運動華北五省冀、察、晉、綏、魯脫離中央獨立，初步即使不能組成華北國，也要有一個華北政務委員會一類名義，成爲實際獨立的政權。

華北五省獨立，在日本人估計只要同三個人談妥就成了，冀察兩省握在宋哲元手上，晉、綏兩省受閻錫山控制，另一個是山東主席韓復榘。日本曾多次派人赴太原、濟南活動均未成功，於是不得已縮小範圍先從冀察兩省下手，當時冀察特殊化的謠言舉國皆知，身處平津兩地的學生市民，眼見冀察一旦成爲第二個滿洲國，自身都要成爲另一個國家的人，心情悲憤達於極點。但日本仍怕宋哲元不肯就範，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一月二十五日居然搞出來一個「冀察防共自治政府」，這個「政府」轄境是塘沽協定後劃爲非武裝區的二十二縣，「首府」則設在距離北平三十五里的通縣，「長官」是原任薊密區專員殷汝耕。

殷汝耕是日本留學生，日文說得相當流利，回國後初入外交部作事，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二八淞滬戰爭，以後停戰談判，殷汝耕出席參加，停戰後中國方面組成戰區接收委員會，由殷汝耕負責，大體還算順利。於是殷汝耕在國人心目中成爲對日問題專家，不久又有塘沽協定，簽字後要接收山海關內被日本佔領各縣，又由殷汝耕負責，戰區接收之後，二十二縣原爲兩專區，於是合而爲一，由殷汝耕擔任行政督察專員。平情而論，此二十二縣已在日本掌握中，擔任行政專員的人不親日當然不成，但是，殷汝耕何以由親日而降日，當起這個非驢非馬的「長官」，直到勝利後殷汝耕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被槍決爲止，始終未發現一個具體的可信的史料，大家都是在揣測，有說他是中了川島芳子的美人計，恐怕都是故意的渲染，眞實情況未必如此。

殷汝耕在冀東「獨立」，不但脫離了中華民國版圖，連國旗都換了舊日的五色旗，對平津人心刺激更深，而冀察獨立的消息也呼之欲出，於是先由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領銜，大部份大學校長及教授參加發表宣言反對冀察特殊化，不准任何人將中國領土割裂，此時箭頭多少已射向宋哲元。就在殷汝耕「獨立」之第二天，中央政府又明令發表宋哲元爲冀察綏靖主任，更加確定了冀察特殊化的形式。於是在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二月九日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遊行示威運動。

當時北平市長秦德純，社會局長雷嗣尙，得到消息並未阻止，只是全神貫注應付。

日本方面聽到大中學生示威反日，認爲是大好機會，武官高橋坦馬上打電話給秦市長，要求派出日本憲兵共同維持秩序，被秦德純一口拒絕，秦德純在電話中告訴高橋，「這件事我們地方可以負責，如果日本憲兵出來，必定發生慘案，那麼一切責任由你們負。」結果日本並未派出憲兵，秦德純又命令警察保護東單牌樓各日本人商店。

遊行示威從上午六時開始，秦德純並下令警察絕對不准與學生衝突，任何警察被學生打了皆給予獎勵。因此遊行示威秩序良好，未生任何事端。到了下午二時，遊行隊伍要去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所在地，秦德純得到報告，下令禁止，警察不能用武器，可以水龍頭應付，不准學生接近東交民巷，以免巷內日兵開槍。

到了下午六時，遊行隊伍在景山前集合，秦德純帶了食物開水親自趕去慰問，並向學生作了一篇演講，學生怒氣平了，一場大患消弭於無形。

一二九運動是百分之百的愛國運動，當時也沒有發現有共產黨的影子，但是到了中共政權成立後，把一二九運動說是共產黨發動由劉少奇領導。實際上劉少奇當時尙在延安，眞正策劃的是彭眞，彭眞就住在清華大學宿舍「平齋」，彭眞手下的得力人物計有陸平、蔣南翔、李昌、吳晗，在中共政權成立之後皆飛黃騰達，除吳晗外，都當了大學校長，但在文革期間卻全都倒下了。

今天在港九仍有不少參與一二九運動的人，回首當年，自己爲共產黨利用了尙不自知，心裏一定會感到慚愧。但歷史有時也會重演的，後之視今，何異今之視昔，此時此地大專同學應當提高警惕。



回憶一二九學生運動

岳騫

日本引發　中共利用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中學包括北京、清華、燕京、輔仁各校在內，六七千人作愛國遊行，向北平城內駐軍二十九軍請願，舉着大幅標語，大書「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擁護二十九軍領導抗日」等文字。這就是後來中共所宣傳的一二九愛國運動。

這次示威遊行進行了一整天，當時的北平市長秦德純原任二十九軍副軍長，雖是軍人卻温文雅儒，學識豐富，口才辯給。因此，對當天學生運動很容易應付過去，未釀成大事端。

何以會促成一二九的大示威，可以說完全是日本人逼出來的。

此處先說一二九運動之前華北形勢。日本人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出兵瀋陽，二十一年三月建立了滿洲國，陸續佔領了東三省全部，對內控制穩定後，又作進一步的侵畧，首當其衝的是山海關，二十二年元月三日攻陷山海關，我第九旅何柱國部石世安團安德馨營固守山海關南關，與日軍血戰兩日夜，全營殉國，無一生還。人所共知，山海關是北平屏障，山海關失守，冀東即無險可守，北平天津皆處於日本威脅下。

日本在攻下山海關後，並未逕攻平津，卻以重兵攻熱河，在熱東開魯、朝陽、凌源、赤峯一帶與義勇軍及熱河防軍也曾進行多次戰爭，最後熱東各地相繼不守，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三月三日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棄省城承德而逃，日軍先頭部隊僅一百多人乘坐汽車一槍未發即佔領熱河省會，從此將熱河併入「滿洲國」範圍，我們抗戰期間常說收復「東北四省」即指三省及熱河。

日軍侵入熱河後，繼續向長城各口進犯，遭到了中國軍隊堅强抵抗，當時參與戰役的有第二師黃杰部，二十五師關麟徵部，二十九軍宋哲元部，日軍在長城各口均未得利，損失慘重，因此原來預備一口吞下平津的信心發生動搖。

中國政府方面內有剿共戰爭正激烈進行，經濟情況也羅掘俱窮，既不能揮軍把日本人打回去，此時唯一能作到的就是保持北平天津，因爲平津兩地當時的關稅收入年達一億銀圓，是一筆巨大的數字，更擔心平津一旦失守，日本會再組織一個「華北國」，因爲那時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往來東北與平津，曾和北洋下野軍人孫傳芳、齊燮元、白堅武（曾任吳佩孚政務處長）等人秘密接洽，孫傳芳是否接受了土肥原的勸說不得而知，但齊燮元後來在抗戰期間落水，白堅武更公開叛亂，可見他們當時確與土肥原有默契，在此種情況之下，國民政府當時決策是不割讓領土，不承認滿洲國，此外可以委曲求全，以保

負責與日本交涉的是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對手是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實際上辦交涉的是日本一批少將級的所謂少壯軍官，後來在抗戰期間都成了高級將領。

經過多次交涉，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在塘沽簽訂華北休戰協定，簽字人中國方面是以後歷任陝西省主席，勝利後任北平市長的熊斌，日本方面是勝利時任「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在南京遞降書的岡村寧次，當時是關東軍司令部少將副參謀長。

塘沽協定規定中國在冀東二十二縣不得駐兵，作爲中日緩衝區，日本交還佔領的山海關內各縣，在中國方面固然損失了部份主權，但總算保存了北平、天津。

塘沽協定簽字後，日本人在華北更肆無忌憚，爲所欲爲，走私、販毒，强迫中國人去構築工事，然後殺人滅口，投之海河。處於北平、天津的學生，民眾自感難以忍受，不斷有小規模的反日事件發生，有些爲虎作倀的漢奸，又被刺死數人，於是日本人又藉題發揮，要出兵佔領華北，又由何應欽出面與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署一項協定，俗稱爲何梅協定。

何梅協定規定中國要負責取消反日運動，中央軍（指黃杰、關麟徵及東北軍于學忠部）要退出河北，原設在河北省的中國國民黨省黨部也要撤消。這項協定，對於中國主權損失更甚於塘沽協定，但中央政府仍然忍辱負重，只求保持平津，不割讓土地，不承認僞滿洲國，拖延時日，加强準備。

但日本方面也看透了這步棋，決不讓中國方面獲得喘息，在何梅協定簽字後半個月，又發生了張北事件。

所謂「張北事件」發生在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五日，較何梅協定還早五天，但事情解決，卻在「何梅協定」之後，事緣六月五日有四個日本軍人乘一輛汽車，由多倫赴張家口，行經張北縣，入城時守軍要檢查護照，日軍沒有護照，當時被守軍扣留，往守張北的部隊是二十九軍一三二師，師長就是在喜峯口率

國駐[illegible]大使[illegible]，當面向他提出抗議。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也奉命向美國政府作出同樣嚴正的表示。

蘇聯的官員們目前尚未有立即公開反應，官方的塔斯社在尼克遜發表廣播後七小時，才發表這一項新聞報導，蘇聯「眞理報」對中共的「反蘇意圖」會屢加指責，認爲中共此舉，無非要和華盛頓接近。該報說：「以一種反蘇立場爲基礎而向帝國主義提出建議的政策，無異在鼓勵美國、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反動集團，並有害於反帝陣線。」

因此，對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之舉，蘇聯的焦急，當不在台北之下；由此，也會使中蘇共之間，產生更多矛盾。

尼克遜與張伯倫

尼克遜在宣佈了他的公報之後，特別解釋說：「我們期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的關係，這行動不會犧牲我們的老朋友。目標不在對付任何其他國家。我們要和所有國家都保持友好。任何國家成爲我們的朋友，並不會由此使我們成爲其他國家的敵人。我所以採取這個行動，因我深信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緊張局面緩和、關係改善，則所有國家都得益。我是在這種精神之下準備進行這次訪問的。我深切希望這是一次有利於和平的訪問，不單是爲了我們這一代的和平，而且是爲了將來在這地球上共處的許多世代的和平。

一位評論家以張伯倫的往事警惕世人。他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人曾經痛恨張伯倫在慕尼黑會議中出賣了捷克，當時張伯倫的辯白，也正和今日的尼克遜一樣，說是爲了歐洲的「百年和平」，可是，結果不旋踵而爆發了歐洲大戰，張伯倫也因此永世爲人所不齒。

姑不論這種歷史故事是否會重演，但美國這樣把國際道義視如糞土，這個世界肯定不會有永久和平，而世界國家對美國也不敢再輕存信任了。

「不犧牲老朋友」？

尼克遜說的「不會犧牲我們的老朋友」「目標不在對付任何其他國家」這兩句話，是對中華民國和蘇聯而發的。但，中華民國和蘇聯會爲他的這些話而放心？看來未必。

中共屢次表示的態度是：

㈠台灣問題如不解決，中共對美國將絕無可談。㈡駐越美軍若不先行全部撤退，越南及印支無和平。㈢中共加入聯合國問題，一定要使中華民國退出。

尼克遜到大陸去談，憑什麼方法把這三個問題談攏？他可以在「不犧牲老朋友」的原則下使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嗎？這當然不可以的。

如果這次尼克遜決定訪問中國大陸是出於誠意，不是和中共互相利用此事來演戲的話，誠然是一項艱困的外交活動。

香港如何？

大局在急變中，人們也關心到香港可能受到的影響。在此時預言香港命運，似嫌太早。但苟存於亂世的四百萬香港居民，對這問題顯然特別重視和敏感。

在此消息發表後，電視台曾來了一次街頭訪問，一般市民無不信口答道：「好得很！」但這不過代表一些只從表面看問題，沒有深入分析研究者的意見。

有分量的人物，對問題的看法，並不如此。

立法局議員鍾士元博士說：中共與美國間採取友善態度，會使香港的政治環境有所改善，從而使本港社會更加安定。至於對香港的貿易，相信短期內不會有所影響，將來如何，目前尚難下斷語，因爲中共的貿易政策如何，很難預料。

但鍾士元博士提醒大家！對這一消息不可過分忘形，甘迺迪總統和蘇聯修好時，赫魯曉夫會應邀訪美，事後蘇聯也邀請甘迺迪回訪，將屆成行，突然發生了古巴事件，蘇聯撤回邀請。尼克遜訪大陸，日期在明年五月底前，距今還有一段時間，誰能預測到局勢如何發展，會不會有突變發生呢？

有好有壞

市政局議員陳普芬說：中共與美國的來往一旦打開，在初期的一兩年內，香港會成爲一個重要的進出口站，不論貨運或旅運方面，香港間接都會沾上一點好處。可是，再往遠處望去，等到中共的港口及可容噴射機使用的機場一旦完成，香港這個轉口站的地位也必漸漸失去價值，反而大不如前，這結果是必然的。

珠海及華僑書院教授張六師說：香港的外交政策完全以倫敦的決定來決定，在政治上的影響如何，未便妄談，但對香港的經濟將產生極大影響力，是毫無疑問的。當中共展開笑臉攻勢之時，便已準備在貿易和旅遊事業方面謀求發展，輸出上，他們必然競爭東南亞以至世界市場；金融上也力爭控制權，這項政策會使香港首當其衝。

他又說：即使將來發展到美國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香港的外交政策也不會有多大影響，但對香港的政治卻有絕大影響力。香港應顧慮的是中共在香港發展的羣眾運動與滲透工作中必然雙管齊下，同時進行；更會在青年和勞工兩方面盡力培植左傾力量。保持香港的安定與繁榮，是當前急務。

灣仔街坊會理事長李進源說：中共與美修好，對香港來說，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使外來資金有信心在香港投資，使香港的經濟更爲穩定；壞的方面是影響香港的貿易商。比方說，過去大陸貨不能入美國，如果美國與中共建交，將來大陸貨使會解禁，港貨就受到影響。

毛澤東有問題

不過，美國與中共修好，尼克遜訪問大陸這一事情，仍然疑點重重。最主要一點，打倒「美帝」「蘇修」，一向是毛澤東思想的兩大原則，爲什麼中共忽然會邀美帝頭頭訪問？如果不是毛澤東有問題，便是中共玩弄手法來對付蘇聯。

尼克遜擺出這姿態，會使攻擊他的鴿派政敵自嘆不如，再沒有攻擊他的藉口，至於他訪問大陸之後，會不會在實質上改善了兩國的關保，或者把若干懸而未決的問題，尋求一個解決的方案，那卻是另一回事了。



尼克遜宣佈訪問中國大陸
蘇聯感受威脅盟友聞而心寒

萬人傑

過去歷任的美國總統，以及尼克遜本人，對自由亞洲國家所曾提供過的許多「保證」，都被尼克遜的這一項宣佈撕毀了。當然，更感焦急的是蘇聯：何以毛澤東思想中打倒「美帝」「蘇修」兩大原則忽然放棄其一？如果一變而為聯合「美帝」，打倒「蘇修」，那又怎辦？

巧妙的安排

拿起筆來寫本文時，美國總統尼克遜決定接受中共邀請，準備明年五月底前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還是新鮮熱辣。本文發表時，可能許多報刊都已談過。不過這是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現在來談，也還沒失去時間性；而且對事情看法各有不同，現在還有一談的價值。

香港幾十家報紙，對尼克遜訪大陸一事的態度各有見解，有人視之為特大喜訊，有人視之為象徵正義的沒落。這截然不同的看法，是為了各人立場參商，觀感互異。世界各國政治領袖對尼克遜此舉的批評，也不一致，遑論信口開河的香港報紙了。

使人感到震驚的是，這事的宣佈有點突然。尼克遜事前故佈疑陣的安排十分巧妙，他派出副總統艾格紐到南韓賀朴正熙就職及訪問亞洲其他國家；又派國防部長賴爾德訪問日本，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卻於此時訪問亞洲若干國家，原來艾、賴不過是分散亞洲國家的注意力，主要任務在基辛格身上；而基訪越南，也不過是烟幕，他躲在巴基斯坦，詐病三天，悄悄溜到北京，為尼克遜安排訪問，居然人不知鬼不覺，事後才和中共一齊宣佈，使亞洲國家無不大出意料之外。尼克遜玩的這套政治魔術，看得他們目定口呆。

亞洲國家震驚

正在馬尼拉舉行亞洲與太平洋理事會的各國代表，聽到這消息無不表示訝異，他們不是奇怪美國有意和中共接近，而是想不到美國會採取急劇轉變的方式。

自從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表了「越戰密件」後，亞洲國家對美國的信任已大打折扣，現在，基辛格突然訪問北平，與中共達成極重大的協議，而自由世界與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事前竟一無所知，這證明美國和蘇聯，以及過去的德、意、日、英一樣，採取强權政治路線，因此，今後美國在亞洲的所為，將更難獲亞洲國家的信任。

同時，美國還未正式承認中共，尼克遜以美國元首的地位，到一個尚未承認的國家訪問，這已是史無前例；而美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一向扮演「超級大國」的角色，儼然以世界盟主自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羅斯福領導美國，先後和盟國領袖們舉行過多次會議，地點都選擇在第三者的國土上，如德黑蘭、魁北克、開羅、波茨坦等，沒有選擇在莫斯科、倫敦或重慶，現在尼克遜卻跑到北平拜見毛、周，怪不得尼克遜也自嘆美國國際地位每下愈況，可是他沒有想想，誰把美國的地位降低？還不過是他自己造成？

六項理由

香港一家報紙分析，尼克遜訪問大陸的日期，為什麼要選擇在明年五月之前？他舉出下面六項理由：

㈠那時中共的人代會已經開過，選出了新的國家主席，可以有一位同等地位的國家元首來接待美國總統。㈡那時美國在越南的軍隊已撤退得差不多了，或者已開過了國際印支會議，印支問題已有適當解決，這事已不再成為華府北平間的尖銳對立問題。㈢雙方有充裕時間來玩幾局「乒乓外交」，為尼克遜的訪問準備氣氛。㈣聯合國今年關於中國問題的辯論已經結束，為了使尼克遜訪大陸的事不致流產，美國在大會上的立場，相信會盡可能遷就中共。㈤距離美國大選的日期不太遠也不太近。㈥中共穩健派壓制極左派的鬪爭，相信到那時已告全面勝利。

另一家報紙說：美國任何執政者都不是反共的，華府對狄托政權的巨量投資，以及他們對克姆林宮的冷戰中，忽然搭起熱線來，足以證明美國政府在只求本身利益之外，並無所謂反共。

中蘇共的矛盾

觀察家認為，尼克遜決定訪問中國大陸，也有其政治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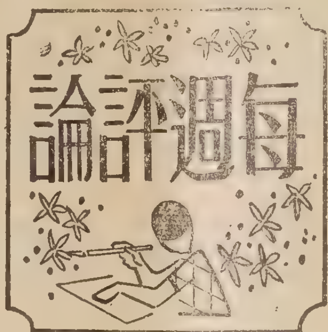
㈠希望造成莫斯科與中共間的更大矛盾。

㈡企圖說服中共，達成越戰的解決。

㈢作為他競選連任的政治資本。

在尼克遜這一宣佈後，最感震驚的當然是中華民國和蘇聯。中國外交部代部長楊西崑立即召見美

談愛國之道



近年來為了保衛釣魚台海外各地學生的示威風起雲湧，本港青年也不後人，急起直追。示威、請願、抗議，迄未休止，大有後來居上之勢。

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保衛釣魚台是中國人應有之舉，因此我們對於海外各地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由衷擁護全力支持。但是在此願為愛國青年指出的是確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利用青年的愛國情緒，以保衛釣魚台為名來進行他們的政治陰謀。例如他們在保釣運動中推銷反對中華民國、反越戰、反美、擁護中共等等政治偏見。

中華民國政府可以批評，但是不能反中華民國，今天的政府是由嚴家淦行政院長主持的，而中華民國則是孫中山創立的。

反越戰是可以的，應該反對首先挑起越戰的北越共產黨，至少也要反對作戰雙方，而不能站在越共立場，片面的反對西貢、反對美國。

反美是可以的，美國有許多可反之處，本刊對美國的反對、批評從來不留情；但是要根據正義和良知來反對，不能改頭換面為中共作鸚鵡，站在中共立場，喊中共的口號。當然更不能學中共的口是心非。例如毛報每天反美，把美國罵得無惡不作，可是毛澤東又歡迎尼克遜訪問；周恩來在與白宮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勾結後，更公開邀請尼克遜訪大陸。

一個中國——中華民國

參加保衛釣魚台和同情保衛釣魚台的人，一定都自信是愛國的。但是愛國只是正大的動機，有了正大的動機，還得講求愛國之道。在此謹陳數點意見供讀者參考。

一談到愛國，我們應該知道所愛的是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徽幟為國旗的中華民國；而不是供奉藍眼睛、紅鬍子、馬克斯、牛克斯的，把國民分割為幾個階級，驅使他們予仇予鬪，以猩紅五星為旗幟的什麼什麼「國」。

愛中華民國是中國人第一義，反對中華民國的人乃自絕於中國，是對孫中山先生的背叛。

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在大陸的同胞，迄今為止都是中華民國的効忠者，都愛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大陸同胞雖然今天眼睛所見的是猩紅五星旗，但是心裏所想所愛的仍是國旗。君不見每年十月，港九街頭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嗎？

公有國有與黨有官有

一談到愛國，我們就該記起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樹立的理想，那就是民治、民有、民享。唯民治、民有、民享之國才是自由之國、民主之國。而今天的中共則是反民治、反民有、反民享的。

中共公開主張一黨專政，人民永遠是被統治的對象，被驅使的奴隸，只有制民，絕無民治。

中共沒收一切私有財產，號稱國有、公有；名目很漂亮。不過，「國」不能說話、「公」也不能說話；能說話，實際上控制財產的是「官」和「黨」。因此「國有」、「公有」其實是「官有」、「黨有」。既然是官有、黨有，官和黨近水樓台又大權在握，因此住高級洋房、小汽車代步，在名勝別墅休養的是官老爺、黨老爺，小小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尤可惡者，他們慷百姓之慨，把「國有」「公有」拿去搞虛無飄渺的什麼「世界革命」。因此可知，民不能有便不能享，中共所行的那一套是反民治、反民有、反民享的。今天中華民國、七億同胞，正在受「反民治、反民有、反民享」極權勢力的威脅。所以，除非不談愛國，若談愛國必須從保衛中華民國，保衛中華民國的理想做起。把這一根本大題目拋開不談，其它的問題都是枝節。

今天與五四時代不同

保衛國家的領土和主權，當然是愛國行動。但是我們不能被一點遮掩了全面。例如以領土而論，釣魚台島是中國的領土，界於外蒙、新疆、蘇聯之間的唐努烏梁海（抗日期間被蘇聯侵奪，大過釣魚台千百倍）也是中國領土，也應該保衛。我們應藉此機會清算一下民國以來被侵奪的領土。應該要保衛的絕不止釣魚台一島。

今天的政治環境，遠較五四時代為複雜，決不能套用五四當時的經驗來面對今天的問題。當時內部的問題是「國賊」，今天內部的問題是蔑視人性，視人如物的中共。這需要有心人，做大仁大勇的奮鬪。

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以心臟病病卒，享年五十二歲，遺下一妻四子女，遺孤俱未完成學業。張先生生前友好特發起募集子女教育基金，使他們能繼續求學，目前已集得三萬餘元。張先生的舊雨新知，望伸出同情之手，扶掖弱小。如惠贈款，請以劃線支票寄交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每週公佈數目，以昭大信。

下面爲上週收到欵項的數字：

義記 一千元　　劉知名 二百元
鍾允文 一百元　　李麗蓮 一百元
梁良 五十元　　李玉卿 二十元
范貢 十五元

本週共一千四百八十五元，連前共三萬零六百七十四元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九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七月廿二日出版

出版兼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九五期）



「侵略進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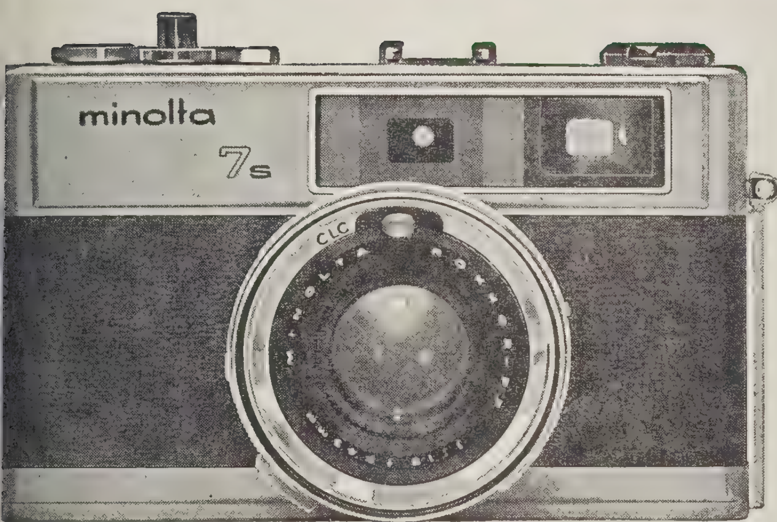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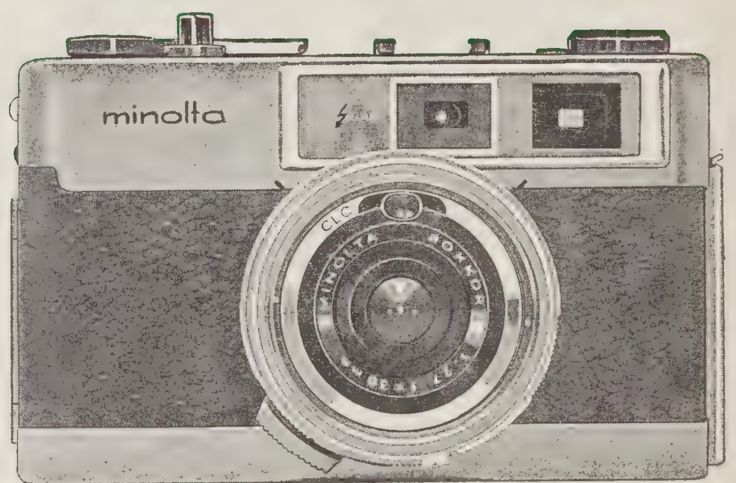
歸还沖繩協議

南沙群島
主權要求

本期要目

萬能達
家庭中的一對
傑出成員





Hi-matic 7S

Minolta AL-F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 CLC 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 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 Rokkor 鏡頭,光圈由F1.8 至 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號等。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菲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 秒至 1/500 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内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厦 電話:H 231588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辭別首都二十年感賦　楊逸駿

(一)
連宵宗器徙臨安，破曉金吾畫角寒，
無限六朝蕭瑟意，奔來眼底送離鞍。

(二)
疲敵無多闖下關，輪蹄聲雜殢師還，
紛紛棨戟都南指，獨有斜陽戀蔣山。

(三)
江陰賊使夜遙臨，要塞親軍有二心，
天塹不聞人擊楫，濤聲嗚咽漸低沉。

(四)
詣陵長慟別神州，熱淚盈眶愧汗流，
急管繁絃宮羽換，春婆一覺老南陬。

壇主評註

宗器：古代國家宗廟祭祀之神器曰宗器，政府遷都，必先搬運。如今日之重要文件與檔案，必須保留之物器，即類似古代宗器。臨安：南宋政府所在地，即今杭州，本詩係指首都南京。金吾：隨從保駕之親軍，等於今日首都警衛軍。畫角：軍中號角，「寒」指其聲悲涼也。蔣山：南京市之「鍾山」，三國東吳時，又名「蔣山」，此二字有雙重用意。江陰：在南京下游，無錫之北，爲江防要地。賊使：中共所派之使者，曰賊使，用黃金買通守將，遂由江陰渡江，直逼南京，要塞因之失守。詣陵：作者於撤離南京之時，曾往中山先生之陵，痛哭一番，故曰詣陵長慟。春婆：春夢也。南陬：隅也，南陬指香港。

逸駿先生之出都四絕，是爲名作，可以列爲詩史，描寫當年，自首都撤退之倉遑，以及其本身在離京之時，長慟別陵之經過，忠義之懷，見於肺腑。

大陸淪陷，因素繁多，實際情形，並非由於軍隊戰敗，共黨最大本領，即是潛伏間諜，盜取情報，陰謀顛覆，謊言欺騙，例如「欺騙」之事，爲各朝政治人物所不敢使用者，而毛澤東不顧後果，竟能用之，實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當時有八大謊言，雖智者亦難洞察其奸，意志不堅者，一一墮其騙術，中國五千年政治經驗，凡是政府，必須取信於民，方可長治而久安，唯恐信之不立也，毛某用欺騙謊言代替守信，是爲歷史創舉。以個人作比，守信則爲君子，無信即是小人，市井屠酤，均明此理，何況堂堂政黨，自稱主席，騙術屢施，人格何在？卑鄙小人不如也。

潛伏間諜，名曰「奸細」，竊取情報，名曰「偸盜」，陰謀顛覆，名曰「詭詐」，欺騙謊言，名曰「小人」，共黨政權，是由奸細、偸盜、詭詐、小人，各種分子湊合而成。

共黨對中國七億人民，統治方法，是用恐怖、飢餓、刺刀、監獄、勞役、鬬爭、屠殺相威脅，人民在暴力之下，欲抗無方，中國爲禮義之邦，人性善良，富有理智情感，目前大陸千萬共幹，並非都是壞人，吾人對之，不可有仇恨心理，須知伊等雖然任職共黨，實是迫於環境，心中痛恨非常，口中必呼萬歲，凡能逃港之人，無論是幹部或平民，均是英雄豪傑，不可小看，世間眞正反共者，乃是曾充共黨幹部之人也。蓋已深嚐其味，屢受其騙，洞燭其奸，而有良知正義與人格者，因不甘就範，以逃亡作反抗，脫身魔窟，爭取自由，試想大海茫茫，光身泅渡，不顧一切，以死亡作賭注，犧牲性命，換得自由，其精神之偉大，勇氣與決心，豈常人所能及，吾人對之，皆當崇拜，應以英雄相看。英國政策，給以庇護，表現人道與文明。壇主內心，十分感謝。

今日台灣，內部共諜潛伏者，大不乏人，海外忠貞人傑，孽子孤臣，救國有心，因人事凍結，不能插足，國門遙望，撫髀興嗟。奇才異能之士，流涙外邦，生活所困，屈身賤役，復國前途，不問可知。

風雨之中　鄭秀堂

不靖風雲刼復災，狂飈猶帶雨橫來，
紅燈半滅人沉局，綠樹翻搖葉墜台，
白日暫遭霾晦掩，青天仍待勁雷開，
心情此際應澎湃，莫鎖愁眉意若呆。

夜懷　許達洪

夢斷三更鼓，登樓未解愁，
長城何忍顧，漢水自空流，
攬轡清邪惡，及鋒試紫騮，
書生常抱志，不負好神州。

題友人新畫牡丹　曹文錫

果然時勢逼人來，富貴花從筆下開，
色相莊嚴王者度，羣芳稽首作輿台。

散步有感　曹文錫

又見天邊月一彎，光陰一去不歸還，

吾生欲學邢仙術，遊遍神州諸大山。

讀萬人詩壇有感　黃家强

山河巽坎最堪悲，嘯傲東皋未許期，
斗酒每傷遺物外，勁風誰道缺榮枝，
琴心三疊世情邀，雲雨時羈故國思，
海角鳴嚶求雅士，好同和唱伐奸詞。

附註：巽坎，「巽」，風也，「坎」，水也，有險象也，「山河巽坎」，喻國事堪虞，前途險巇也。

贈董壇主力行先生　鄔非

卓識才高詞賦雄，幾多讀者沐春風，
一刪二補誠非易，點鐵成金獨有功。

鄔非先生附函畧云，對詩文一道，僅知皮毛，惟興之所好，最喜誦讀，偶有吟哦，亦如村婦山歌，獨自欣賞，實無顏傳視於人，今有萬人詩壇，對讀者來詩，優劣與否，均加品評，兼替修改，俾有志學詩者，如入專科學校，得益實非淺鮮也，前寄拙作，竟獲嘉許，殊覺汗顏。

一七〇期，壇主評毛澤東長征詩謬錯百出，該詩在鐵幕內，已列入中學國文課本，無知如我，當時認爲絕對正確，因見壇主評註，才知如此這般，令我啼笑皆非矣。一九一期，多蒙勉勵，因成一絕，敬獻先生，又遊觀音岩詩「如此風光難再覓」先生改「覓」爲「見」，未知何意？敬希賜教。

壇主答言

「覓」字比「見」字好，恐是寫錯，或者排錯，將來印書之時，自當仍用「覓」字，該字並未修改。特此敬答。

弔張海山先生　梁莊

噩耗驚聞痛五中，萬人洒淚弔英雄，
陸沉未復君何死？國難方殷我哭公，
新塚蒼松空有勁，幽娫衰草恨無窮，
長留氣節書青冊，千古精忠一放翁。

哀悼贛萍志兄　袁暘照

方圖敍首挹清芬，忍賦生離死別聞，
仗劍軍門空有我，揚鞭國土竟無君，
丹心已瘁誅毛責，青史長銓抗日勛，
泉下若逢諸舊澤，告將紅水禍人羣。

與「民」爭利？

宇文夏

地產界巨頭曾指摘本港的廉租屋政策爲「與民爭利」。最近政府表示暫不撥款興建廉租屋，不知是否受到地產財團們的「壓力」。

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之「民」，不獨未知何以稱本港政府的廣建廉租屋之政策爲與「民」爭利，反而大都對廉租屋表示歡迎。多數人都願花幾年的時間，耐心地輪候。由此觀之，所謂與「民」爭利，不知何所見而云然？要正確一點，我建議他們修正一下自己的說法，應該是：「與地產界及大業主、大財團們爭利」才切合實際情形罷！大財團們反對香港政府的廉租屋政策，不外乎想市民大眾非「幫

遂其「殘民以自肥」的目的。不自責「殘民」，反而厚誣政府「與民爭利」，虧他不臉紅！歷年以來，支持政府、與政府共患難的，以「小市民」爲最落力。至於「大財團」們，一遇風吹草動，便開闢「第二戰場」，挾着資金，抱頭而竄到外國去。今爲廉租屋事，政府竟犧牲眾「小市民」之利益，而曲從朝三暮四之「大財團」之壓力，可悲亦復可嘆！

近聞：政府有意在長洲興建廉租屋，又遭受鄉紳們反對。我從未到過長洲，僅知其居民達十萬，其住屋情形如何，未敢置評。究竟長洲居民的感受如何，當地之鄉民，不宜再有遲疑，應把握機會，盡量發揮高見，可免使發言之權，操於大人物之手也。

忠貞人士仰英姿（粵曲）

鄭秀堂撰

（鳳凰台）遽折艮朋心愴悲，制淚莫止，懷友誼，徒傷月落樑上時，號召復國旨不移，戰終始，逝於此，從今永別矣！（南音短序）心中千愁萬緒緬憶高誼。（南音）思往事，訴人知棲異地。潛踪匿影怕俾人知。平生擅撰曲詞，奈何禿筆高擱起。幾許家仇國恨，我亦甘啞無詞。爲着生計轉行，再不談政治。閒寫風花雪月，詐作半愚癡。及後獲識張兄，引爲知己。（轉二王）尋址亭亭秀，才逐漸

我，蒙愚。（拉長序腔）佢話：「樊籠既經已脫離，不憂再受辱壓迫遭遇強橫統治，香島且安居，可貴自由說言詞，復國還賴你們多創作新章，激發人類心嵌處！」（長句二王）警語貴如斯，新書常賜予，「一板之隔」判聰愚，「彈雨餘生」我亦嘗滋味，「血淚斑斑」，烙在我靈魂，深處。書中主角，替我寫照，無疑。（轉乙反滴珠二王）遭受毒素灌輸，做了十載宣傳，壞事。「民間藝人」何價，一味將百姓，蒙愚。農民群眾幾絕糧，我宣揚公社諸多，好處。社員生活苦，我卻說有肉，有魚。社員暗裏在呼冤，我反說他們，得意。（轉乙反減字芙蓉）經過親身體驗，體會埋沒了良知。我本血性人，自當存正義。思想分歧日，逃亡海外作棲遲。（快正綫二流）自然地，得獲識荆，導我堅持正義。把餘生，付與平戎願，感慰何如？不料你瞑目長辭，哀煞了文筆知己。他朝自由天地，應代立傳存碑。（吊慢）揮禿管，撰曲詞，以表無窮憑弔意！浩魄長存海山樣（轉化）忠貞人士仰英姿！

壞人不死好人倒下

萬人傑先生：

驚悉　贛萍先生突然病逝，深感無限悼念與悲憤！悲是失去一個堅貞的文化鬬士，憤是老天實在沒有眼睛，爲什麼壞人不死，而好人偏倒下？太不公平了！懇轉請　張夫人節哀，隨函付奉奠儀五十元，並祈轉交。

弟兆華手上（五月四日）

（五十元已歸子女教育基金項下，並已公佈。——編者）

實是殘酷的，想不到天天看到他的文章，雖無一面之緣，內心好像是朋友了，一但知道噩耗，心中說不出的難過！想到張先生不用受疾病之苦，上帝對他似乎偏愛，這也是 張先生的福氣。說句俗話，無病而終，不知「幾生修到」。世上的事眞不可思議，像我躺在床上十多年也不能「蒙主寵召」；而 張先生年富力强，有工作能力，肯做肯幹，從「萬人雜誌」內外可以看到他的努力。一旦他息勞，我眞擔心「萬人雜誌」不繼續了。幸而看到 萬先生說必繼續下去，及必使張先生家人及子女無凍餒之憂，失學之虞，我這個沒用的讀者，沒有生產的能力，只好稍盡棉力，附上支票港幣一百元，聊表心意，請 萬先生代轉為盼。

爲了 張先生突然魂歸天國，使我這個久病之人好像失落了東西，誰也不知道幾時會突然閉上眼睛，因此有生命的一天，我要做一天工作，正如張先生一樣。他對工作的盡力，可說像諸葛武侯所說：「死而後已。」如果人人都如此，則一個人可做兩個人甚至三四個人的工作，這才不負生而爲人也，萬先生以爲如何？

微冲上

（再者：附上支票港幣二百元，其中一百元是我的一個朋友送上的。）

× × ×

萬人傑先生：

閱讀貴刊第一八九期內載「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一則，妹是貴刊讀者之一，願玉成萬先生之義舉，更希望各讀者響應，集腋成裘。（內有一千元是一名有名氏樂助），請代轉達。今後如張大嫂有急需，務請代揮函示下，俾得盡棉力幫忙。

小妹袁家寶上（六月十四日）

× × ×

敬啓者：前閱報載，驚悉張先英年逝世，反共陣營，缺一猛將，令人悼惜萬分！茲奉上支票二十元，聊作響應募集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所需，區區之數，尚希賜收，節哀順變，母盡父職，繼續撫養遺孤，以慰張先生在天英靈爲禱！此請

張夫人禮安

讀者陳思聰拜（六月十五日）

× × ×

逕啓者：驚聞張贛萍先生急症逝世，噩耗傳來，恍如晴天霹靂，疑爲

自由鬬士，允文允武，上馬殺賊，下馬草露佈，掉開毛瑟槍，拿起董狐筆，使牛鬼蛇神，無所遁形，正待施展其抱負，爲國家爲社會盡力，悠悠蒼天，胡瞶瞶然，遽奪其生命以去，月隕星沉，哲人其萎，使他的新知舊雨，無不同聲一哭。本人是先生的文字交，尚未謀面，但有魚雁往來，也曾用電話交談兩次，原正覿面有期，請益左右，何圖造物不仁，艮材惹蠹，竟遺孤寡以逝，一瞑不視，嗚呼痛哉！出殯之日，又未克親臨執紼，緣慳一面，抱憾靡旣矣。茲悉萬人雜誌社同仁爲其子女籌募基金，茲付上港幣五十元，此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聊表寸衷耳。

翁覺芳（六月十五日）

旅英讀友悼念張老編

呼籲讀者同志繼續愛護本刊

萬主編：

六月五日在倫敦唐人街閱到最快運到的港報，赫然看到張贛萍先生逝世的噩耗。鄙人看了一遍又一遍，白紙黑字，海山先生因心臟病突發在院辭世。啊！那不是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嗎？我欲哭無淚，黯然神傷。

經過三年多以來，跟「萬人雜誌」精神交往，「萬人」的作者們，每位都活在讀者們的心坎裏。贛萍先生的著作，我看過很多，是站在戰綫的最前方，是這本據理反共雜誌的尖兵。今天，他遽爾長逝，在這反共大時代，折我艮師，弱我健將，吾人豈能不長歎一聲天命何忍？

張先生過去爲國馳驅於沙場，跟暴日、跟共產黨週旋之經驗，旅港多年來，趁這風雨中的寧靜時刻，轉而執筆衛國，這是個奮勇直前的象徵，是肩負時代使命的象徵。張先生的年紀正屆人生閱歷最豐的期間，從事文化反共，喚醒黃魂，作育後起，乃我青年引路明燈。亦乃以生平體歷，堪配爲歷史作證的有力者，今竟輕棄予等而去，思復思之，能不悲從巾來！

憶張先生行文健筆，迭次聲言忠於時代所任，忠於知識份子天職，更忠於軍人節操，萬死不辭，其音容印我青年腦際深矣。吾等若仰慕此不凡，則今後自該以悼念故先生之哀思，

志，信足慰其在天之靈矣。

張先生在前數期的「萬人」若干字裏行間，彷彿有大去徵兆。萬主編痛失股肱，其哀情可想。鄙人願在此向敬愛的「讀者同志」呼號一聲，日後更本愛護「萬人」之誠，秉承故張先生遺志，齊負此大時代寄予我們的責任。

隨此掛號信附滙票五鎊，懇轉致故張先生遺屬，讀者以無限敬仰哀悼之情，連同此戔戔賻儀，聊作致故贛萍先生之最後敬禮。旅英讀友陸重光

（民國六十年六月六日）

解放香港之說 乃是荒謬之談

萬先生：

本人因聽聞電台報導，謂中共將於一九七四年「解放」香港。我本身認爲：香港現在正是一個色情氾濫，劫案日多的社會，是每個香港市民所關心到的社會問題。但有一項問題更需要廣大市民關心的，就是中共竟要「解放」香港，我擔心到時的香港會更混亂，大部份市民都要受到飢餓，及失去自由。雖然太自由也是不好的，搶劫、殺人的案件必會增加。請問「解放」香港這事，國府當局是否有辦法、有理由的去反抗中共，挽救香港廣大市民的生命呢？

一學生上（七一年六月十六日）

（那不過是外國人作的「推測」，香港政府已指出，這是荒謬和無稽的。——編者。）

美毛勾搭有裏因 最後必定一場空

編輯先生：

近來美毛勾搭，報章不斷報導，因此引起許多讀者關心。由於立場不同，故看法極不一致。今就個人意見寫出，願請教於編輯先生與廣大讀者。

㈠美國方面：今日美國的頭痛的問題是越戰。毛共支持北越，故必須與毛共勾搭。如毛共能與美改善關係，當然對解決越戰有好處。起碼美俘可能獲得釋放。

其次，美蘇爭霸，皆在力爭朋友，在東歐爭取羅馬尼亞及其他蘇聯附庸，在亞洲當俄毛共正交惡時，自不願放棄機會，如能爭取毛共，對與蘇聯爭霸，當然是一種相當助力。美國政客雖然愚蠢，但以甲制乙這點常識，還是懂得的。

㈡毛共方面：由於內部問題嚴重，不得不轉移大眾注意力，以緩和之。所以由周恩來出面，搞什麼笑臉外交。

毛共有什麼內部嚴重問題？各報刊皆有報導，這裏不想多談。

笑臉外交的首要對象是美國，因美國有越戰麻煩，而且與毛共有關係。其次方為立場搖擺的國家，不外為多取與國，一方在壯聲勢，一方也在企圖入聯合國。

與駐台兵力。蒙古既無法收回，台灣好像勢在必得。

當年國府因未徹底剷除中共江西一兩縣的巢穴，致令中共坐大。今台灣是一省，而且是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基地。毛共明瞭，國府決不會放棄光復大陸的。這是毛共心腹之患，如不早下手，恐怕噬臍莫及了。故必須向美勾搭，以達到他們的大願。

以上是說明美毛勾搭的裏因，以下再談這項勾搭的前途如何？

第一、美國無論鷹派也好，鴿派也好，反共也好，媚共共好，他們有一共同願望，即皆想做世界巨無霸，老子天下第一。他們打越戰、月球探險、援助各國（當然皆有條件，並非無償施捨）、各國設立軍事基地、各艦隊遊弋世界各海洋，一切一切皆為與蘇聯爭霸。無論任何無知小兒做總統，此目的決不會改變。

美國扶持日本，原在防蘇聯，今則也在防毛共了。琉球雖交還日本，但基地仍不放棄。台灣不比琉球更重要嗎？所以搞什麼「台獨」，欲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雖受盡眞正中國人的唾駡，但尼克遜及一撮無恥議員，卻悍然照常陰謀不已。為什麼？即在美國自造巨無霸，而非為毛共眞正從禮。

至於毛共一方，對北越一定要繼續支持下去，這是它的擴張資本，決不會改變。台灣當然更不會放鬆，只要有中華民國存在一天，毛共總是寢食不安。秦代六國已亡多年，然亡秦者還是六國後裔，何況中華民國今日在國際聲望上仍是代表眞正中國的。大陸同胞皆日日盼國府出兵討毛，光復大陸。美毛雙方的終極目的，可以說南轅北轍，根本不相容。所以，結論是雙方今日無論怎樣勾搭，雙方獻盡甜言蜜語，最後必定是一場空。周恩來很像趙高，他藉毛倒劉，今日又在藉林倒毛，最後必定皆不得好死，不信，請拭目以待。

附言：我姓華名白，而非姓白名華，千萬以後別把「華白」排成「白華」。白華是一不祥名詞，我一定會回大陸的。謝謝校對朋友！

華白

同情之心・人皆有之

執事先生：

現寄上支票一張（一百元）為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小小數目，亦盡讀者之責。

讀者巢永棠（六月十一日）

× × ×

萬老板：

請代交帛金二十元與張先生遺孤，並請勉力支持「萬人雜誌」為盼！

讀者劉榮彬（六月十一日）

小弟為响應「張海山先生子女教育基金」運動，獻上些微五十元。我從不認識他，不過十餘年來看了部份他的文章，他的寫實作品，中國人有十分之一像他，中國當更為壯大，不若現在蝸居一隅，受人憐憫！張先生之行為、文章受人景仰，他的逝世令我失去部份精神糧食，亦無法再睹他的大作。

以後張先生家屬如有困難，貴雜志只要發出一小角通知，捐款當義不

× × ×

萬人傑先生：

弟對 貴刊編輯 張海山先生仙逝，甚為悲悼。茲特奉上港幣三十元，懇代交為 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藉表對 張先生為人之敬仰及對其遺屬關懷之意。

弟鄭興上

萬人傑先生：

十幾天前看報，見有張海山先生逝世的訃聞，當時還不知道是 贛萍

[illegible]」的論調），那麼，在一萬人雜誌」出現一個「百花齊放」的小局面也不為奇。未知先生以為如何？

讀者吉君敬上（六月十八日）

卡萊少尉誤作中尉

且聽內行人解釋

編輯先生：

近閱四月十八（或十九，記不清）日星島日報美洲版社評，報導美國卡萊少尉因疑濫殺南越平民而被軍事法庭審訊事件，該文將卡萊少尉誤為[illegible]

在下是工作於美國陸軍部的，是以對於美軍軍官制度較為清楚，今就所知畧談一二。美國陸軍軍官制度，亦如我國一樣，共分將、校、尉三級，另又以上、中、少為別。先不談將和校，就以卡萊來說，他是少尉軍官（2nd Lieutenant），肩上戴的是金色的「橫槓子」，中尉軍官則戴銀色的「橫槓子」，而上尉戴的是銀色的雙橫槓。要知美國陸軍的「尉」官的分別是少尉稱為「第二尉」，中尉稱為「第一尉」（Ist Lieutenant），上尉則稱為Captain。如果翻查字典，Lieutenant一字解作「中尉」，大概翻譯員以為Lieutenant[illegible]少裏的「中間第二位」，便譯作中尉，殊不知美軍的第二尉是少尉，第一尉才是中尉，一般來說，上尉多數擔任連長之職，也有中尉任連長的，但為數甚少。少尉則只能任連附而已。（軍校畢業後即為少尉。）

在下不知道香港其他報刊是否也犯上了如上的錯誤。其實這小錯誤也不能怪翻譯員的，因為若不是對美陸軍有所認識，是不知道有這些分別的。如有機會，在下將來願寫些關於美國陸軍軍制的文稿寄來「萬人」，未知老編意下如何？

晚吳文廸敬上

（七一年六月十二日）

（當然歡迎。編者。）

哀悼張海山同志並駁斥明報

古翔鶴

海山先生在戰鬥中死了，他死在戰鬥中。海山先生之死，實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了，於是更使人悼念。我和海山先生的接觸很少，以世俗的觀念來看，實在不能稱為朋友，我們見面和交談的時間，總共不超過十分鐘。

然而，我視海山先生為同志。我相信，海山先生亦必以我為同志，我們是反毛反共的同志。

海山先生曾直接或間接介紹我認識了幾位堅決反共的朋友。現在海山先生已經在戰鬥中死去了，我們後死者必將更堅決地為反毛反共這偉大的事業而戰鬥！

近年來香港反共鬪士死於戰鬥崗位上的有兩位：一位是林彬先生，另一位便是張海山先生了。他們在死亡的時候，心中必然浮上這念頭：「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我們應怎樣來紀念林彬和張海山先生呢？答案是：「戰鬥！戰鬥！堅決的為反毛反共大業而戰鬥！」

海山先生死了，他在世界及本港媚共逆流最囂張的時候死了。六月十七日，明報在「正視現實，實事求是」這社評中說：「要承認台北政府不再是全中國的中央政府，對於台北的高官顯要們，那是一口不易吞嚥的苦藥。但任何團體與個人，如果只是生活在幻想之中，編織許多將來的美夢來安慰自己，以回憶昔日的榮華富貴來尋求滿足，那必然是失卻了對現實的感覺。」

明報竟然說「台北政府不再是全中國的中央政府了」，而且認為反攻復土的國策是「美夢」了。

倘若中華民國政府不是七億中國人民希望之所寄的政府，那麼，誰可以代表中國？明報的社評沒有說，但在同日同版的標題中，明報說：「秘魯漁業部長昨抵港說，與中蘇兩國建漁貿協議」。明報標題中的「中國」，原來就是指「北京」！

明報否定中華民國的代表權，理由是：「這些代表當選之時，目前大陸各省市的人民，大多數還沒有出生，這些代表怎能知道他們的心意，自居是他們的代表？」然而，明報又怎能知道他們的心意，怎能知道他們不擁護中華民國政府？明報憑什麼權利來代表他們發言？請問明報大主筆：是中共授權明報代表中國人民，或者是台獨分子授權明報代表中國人民？

誰都知道，中華民國政府是孫中[illegible]承認蔣介石總統的領導權。在目前，國府未能返回大陸舉行普選，但這日子必將到來。明報竟然企圖把「中華民國政府」的代表性局限於台灣一隅，這不正和帝國主義者所策劃的「台獨」陰謀互相應和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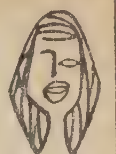
是否應由彭明敏、查良鏞分任「台灣國」的正副總統，才是「民主」？或者由「北京」任命查良鏞擔任「台灣省革委會主任」，才有「代表性」？寫到這裏，突然記起明報的社評曾一連兩次說過「中共不會餓死人」。明報六月二日的社評剛說過這句話，但六月三日明報「自由談」卻說：「大哥今學期總算找到工作，薪金只有人民幣二十多元，嫂子只得帶着孩子上山打柴割草，幫補家計，但仍沒法維持每餐吃飯，要摻一些雜糧才能維持下去。」「自由談」還說：「大哥患了肝病，一直缺乏藥物治療。」請問明報大主筆：肝病的成因和饑餓是否沒有關係？因肝病而死的人，算不算餓死？

或者明報大主筆認為「肝病與饑餓沒有關係」罷。明報大主筆說中華民國政府不足以代表全中國，又說大陸不會餓死人。這是否也和帝國主義、中共和台獨分子「沒有關係」呢？只有天曉得！

海山先生死了，我們後死者必須秉承海山先生的遺志，堅決擁護中華民國政府，並且打擊一切媚共禍國的言論！從大陸逃亡來港的青少年，他們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必將創造出驚天動地的事業。

安息罷，海山同志！

（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十七日）



萬人意見

美國製造中日仇恨 釣魚台歸日有陰謀

萬先生：

近來從報章上收集各項資料，綜合觀測，美國存心媚毛，出賣中華民國，愈來愈明顯了！媚毛目的，是想拉攏中共抗拒蘇俄，最低限度亦希望俄毛繼續分裂下去，給美國謀一時的苟安。如果我推測無差，就充份顯出白宮執政諸公妙想天開，白日做夢，眼光短小，達到無知的境地！本來美國是個生活富裕，科學發達，教育普及的自由國家，是否因爲太過自由，造成思想散漫，致執政者無所適從，抑或確出於政治人才貧乏到如此地步呢？

共產黨人行爲卑鄙，不顧人格，不講信義，一切下流舉動，均做得出來。如年前的俄毛衝突，表面看來相當緊張，所以有些天眞直覺的政論人士，說「俄毛不免大戰」，當時本人曾在「香港時報」張列宿的千字文中指出爲絕無可能，距今經過兩年多，何嘗有擴大戰爭呢？且互相對罵的消息，亦逐漸沉默下去。綜觀俄毛「衝突」目的，並非爲了地域之爭，更不是爲了「修正」之爭，祇不過爲了「裝成分裂」，麻醉世界，尤其美國人民，使美國鴿派人士抬頭，新型武器發展武器超過美國之野心，進一步遂其征服世界人類的毒計。美俄、美毛談判經已多年，如果俄毛眞的到了非戰不可之時，何以竟無一方向美國接近，而謀獲得良好「靠山」，反而兩方均指美國爲「帝國主義敵人」，由此可以推斷俄毛衝突是假的。

共產黨是一群有組織的流氓刼匪，平時爲了分贓，間中也會衝突，而這些衝突祇是暫時，如果有搶刼可圖或對待警察圍捕，則必定聯合抗拒，總無一方刼匪會投向警察的。共產黨就是如此，縱有對內鬭爭，但其對外侵畧，必是一致，尤其是毛澤東本人，奴隸性成，欺善怕惡。在大陸民心普遍反抗之今日，那裏敢與老大哥作對？但毛澤東居然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老大哥亦居然忍讓到今天，除在電台裝腔作勢，駡駡之外從不使用武力，而對匈牙利、捷克就迥然不同，此非瞞騙自由國家嗎？

輓近尼克遜總統迭向毛共頻送秋波，希望互相勾結，寧不幻想？幻想尚可，開門揖盜，就太危險了。毛共已擺出笑面外交，爲什麼仍然指美國爲「帝國主義」呢？尼克遜總統發出「友好」之言，毛共始終不予置答，假衝突的詭計。毛澤東好比一個妓女，扮成千嬌百媚，分明爲了吸引客人，如果你在路上用言語挑誘她，她一定裝出一副莊嚴面孔，甚至會指你爲無賴，提高其身價；其實何嘗不想立即與客人搭上？毛澤東更以此爲然，在毛共的統治下，有的是民膏民脂，人民勞動果實，大好利用此機會賤價推銷，以換取美國近乎戰畧物資及美元，毛澤東何樂而不爲？本人替美國擔心的是美元袋入毛澤東的私囊猶可，用於貴國策動暴動示威，就要套用我們的俗語「膝頭抹眼淚」了。

既然尼克遜總統深恐毛澤東集團早日崩潰，而加挽救，已經極之對不起當年並肩作戰的盟邦。尤令人費解的，把中華民國台灣省的釣魚台擅自送交日本，稍爲有歷史及地理常識的人，亦知釣魚台爲中華民國領土，美國執政諸公豈是無知？究具用心，不外一方面保持中國同胞互相殘殺；另方面重新種下中日之間的仇恨，使地球上的黃種民族，永遠不和，如此存心，實令人無限抱憾。

既然由於民族不同，存心自然不同，而想種落之禍根，自有其因果存在，日本人應該理智一些，毛澤東集團必有滅亡一日，且爲時亦不在遠。中華民族在　國父暨英明領袖蔣總統訓育下，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絕對不願見到第三次的同種同文的中日民族發生戰爭，削弱同是炎黃後裔的實力。不要爲了一個分明在歷史上、地理上、法理上明確爲中華民國的領土——釣魚台，受了外人的擺佈，而種落深遠的民族仇恨。日本人應該清楚記憶二十六年前的處境，我們英明

民國必有消滅毛共，統一中國大陸的一天，日本人應該將釣魚台主權自動交由中華民國接管，寧可在科技上與我國政府磋商，似不應再種當年的仇怨，願日本明智人士三思之。

萬人熱心讀者袁暘照（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十七日）



讀者希望萬人雜誌百花齊放

編輯先生：

自貴刊創辦至今，我已斷斷續續地讀了許多期。現在看看以前積存下來的貴刊，大約有七八十本之多。所以我雖不算爲貴刊的長期讀者，也並非「短期」讀者了。以我自己來定名，我可稱爲貴刊的「中期」讀者或「斷期」讀者。

在聲色犬馬的香港，像貴刊內容這麼健康的刊物，實在不多見，這是値得稱讚的。不過，我有時讀完貴刊，不免感到缺少一點東西，這點東西是短小精悍的精文。當然，貴刊也登一些散文，但似乎都是政治性很强，因此說它是反共文章則可，說是抒情的文章就未必。

我這樣說，並非要求貴刊取消反共文章，而是希望貴刊在原有的版面上增加一些抒情性的雜文。例如在「萬人意見」這個專欄裏，不妨鼓勵一些讀者來寫，因爲讀者們是各行各業的人，見識、經驗各有長處，

蹄聲劍影錄

九、悟禪元老戴傳賢與澹泊明志的陳布雷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聞說是出於梁寒操、何浩若等先生的主稿，但最後卻是由戴季陶和陳布雷兩先生的修訂，才提出大會通過。

一次在下午的討論大會，正是討論宣言的草案，代表們紛紛發言，經過很長時間的研究討論，很鄭重的歸納修正意見，然後散會。剛才辯論得面紅耳赤的代表，現在大家又很輕鬆的進入餐廳，參加中央團部各單位主管聯合的歡宴。那並不是大排筵席，因在國難時期，一切節約，所謂聯合歡宴，亦只比平日豐富一點，加多幾個菜而已。故儀式簡單而隆重。歡宴散席後，我想去找海外代表某君一談，路過主席團休息室的窗外小徑，遇上了王東原先生，王東原先生是我在三十年到重慶復興關參加中央訓練團受訓，那時擔任我們的教育長，向以嚴格認眞，而建立復興關精神，使全國高級的文武官員，在神聖抗戰期間，「養天地正氣，法今古完人」，以爭取最後的勝利。但由於王東原先生硬繃繃的風格，在復興關上，人們私底下都稱爲機械人。這晚我遇上了他，向他行禮，仍尊稱他爲教育長，事實上，這時他還仍是主持這個全國最高的訓練機構。大概是我尊稱他爲教育長，他心裏頗爲高興，也駐足詢問我幾句，不外是問我代表那個單位出席大會？在大會宿舍過的生活已習慣了嗎？我也恭足分別答覆，談了幾分鐘，王東原先生卻很客氣的和我握別，我送他走了，自己正欲拔腳，忽覺主席團的休息室仍是燈火輝煌，我走近從窗子望進裏面，原來裏面只有考試院長戴季陶先生和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先生。戴季陶先生躺在一張酸枝的躺椅上，手持唸珠，在那裏閉目養神；陳布雷先生則是據案而坐，一手執毛筆，一手拿香烟，間歇的在吸着，似要以吸烟來助他的文思。我估必是那篇大會宣言，要勞動這兩位大手筆來修潤了。果然陳布雷先生疾筆一番之後，便送上戴季陶先生細閱，這時戴季陶先生也坐起來，陳布雷先生拉張椅子來，和戴院長打對面的坐着，戴季陶先生看過了，卻起身走到陳布雷先生坐過的位子上坐下，拿起筆來，很鄭重的推敲一番，又在稿上改幾個字，便交回陳布雷先生，陳布雷先生又和戴院長款談，像是討論內容，但隔着玻璃窗，而窗子又閉着，所以聽不到他們談什麼，而我又因趕往訪海外代表某君，未能佇立着個究竟，但在翌日，大會宣言，在宣讀通過時，文氣磅礴，我想兩位大手筆也花過不少心思了。

大會閉幕的翌日，我赴考試院晋謁戴院長，因仰慕戴院長的書法，爲當世所重，特請其賜予墨寶，以爲珍藏。既踵考試院，肅版叩閽，既而傳命召見，傳達逕引至院長辦公室，而非陪至會客廳，可知戴院長非以常客之禮，而賜見此青年的後進也。是日戴院長如常的御長衫馬褂，西褲，皮鞋，唇上蓄小髭，面色紅潤，雍容恬逸，對此國家元老，其風采雅度，使人有杲杲春日，如坐春風的感覺。賜坐後，溫語細詢：代表那單位出席大會？在廣東讀那間大學，還客氣的問我今年尊庚？我自然分別敬答，後來我告訴本人現年二十九歲的時候，戴院長便很高興的說道：「二十九歲是人生很有用的年齡，我二十九歲便當　國父的秘書長，汝應該利用此有用之年，好好的幹一番。」此種如對家人子弟的殷切談話，使我無限感奮，深致感謝，戴院長隨說他在廣東的時間很長，他很喜歡廣東人的爽直，廣

輕的一句，充滿了至情至性，因爲國民政府在北伐之前，將廣東省高等師範學堂，改爲國立中山大學，以紀念國父，戴院長和朱家驊先生，便膺選爲首任正副校長，與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一文一武，同爲文武幹部的搖籃，貢獻於國家者甚大，新生命不斷的繼起，曾任褓母的戴院長，對華露藍褸創辦的學府，當然懷念不置。我於戴院長細詢之後，即表示因仰慕戴院長書法爲世人所珍，請頒賜墨寶一幅，以資留念，蒙公微笑首肯，並即席揮毫，取出一幅已裱的宣紙，大小恰好裝入鏡架，掛在壁間上的中松壁畫的尺寸，並在案頭順手抽出一本四書，擇錄一段，以松雪體用寸楷寫上了：「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損者三友……」。書法於端麗中而挺秀，於媚嫵中而雍容，直如曹大家以宮廷師尊，登壇論道，一派華貴，文逸，娟秀兼而有之。錄文的寄意深切，可作座右銘也，拜賜而出，南歸後視同拱壁，懸於辦公室內。大陸沉淪，避秦海角，起程前，將此墨寶藏之地下，迄今已愈廿年，未悉曾爲新土霸掘去，抑如蘭亭詩序，長埋地下矣。自陪都一別，未獲再瞻戴公蘭字，亦未曾妄以一札之奉，以瀆淸聽；民國卅八年春，戴公隨政府遷穗，而東園之變，我適奉檄粵南，不克親在廣州參與公祭，回首宫邸垂教，念念不忘也。戴公歸葬四川，現墓木已拱，但能否安眠葚寢，不敢想像也。

戴傳賢先生字季陶，世人多稱公之字，於淸末，在上海天鐸報鼓吹革命，則自號天仇，榮登仕版以後，又自號孝園，故賜我的墨寶之時，在下款則題孝園戴傳賢也。晚年篤信佛教，自北伐成功，建都南京，五院成立，戴季陶先生即選任爲考試院院長，以迄抗戰勝利，行憲後始調國史館長。在五院中與于右任先生成爲政海不倒翁，蓋戴季陶先生乃連任考試院院長垂二十年也。先生以篤信我佛，每手持唸珠，青年團代表大會開會期間，亦携唸珠以出席也。

（五十四）

抗戰從軍記

黃維將軍江西貴谿人，黃埔一期畢業，曾任十八軍軍長，爲陳辭修「土木工程系」親信幹部，其時適交卸五十四軍軍長，調任青年軍東南訓練分監（訓練總監乃羅卓英將軍，同爲陳辭修的親信，由此可窺青年軍甫成立，「土木工程系」即欲掌握此一新軍），分監部所在地即我「教五團」前駐地橫峯蓮荷村，毗鄰黃氏原籍，亦不無衣錦榮歸之感。在國軍高級將領中，筆者印象最惡劣者，莫過於黃維。

那次他來潭口檢閱我團，身穿美式黃卡其軍服，頭戴船型軍便帽，鼻架太陽眼鏡，腰際右掛手槍，左佩短刃，活像「甘露寺」的賈化，訓話時便動輒「青年軍就是御林軍」，將國家新軍譬比爲私人武力，不倫不類，徒令聽者反感，實失大將之風，其人之浮躁、囂張、跋扈，更溢於言表，見微顯著，其後雙堆集兵敗被俘，不爲無因。

十二月初，我團自潭口鎮出發，抵達瑞金西岡。

瑞金是當年中共赤都，其時軍校第三分校設此（主任柏天民中將，雲南人黃埔第一期畢業）。西岡離瑞金縣城約二十公里，著名的紅場即在此，傳聞當年在這紅場上曾殺戮了三萬人以上。瑞金城郊的犂庭公園，是當年湯恩伯率領第四師攻克瑞金後所建築，暗寓「犂庭掃穴」之意，年久失修，碑斷牆塌，衰草沒徑，也是一片荒涼景象。附近卻有一「敵俘管理所」，凡第三戰區所俘虜日軍，大多收容集中於此，所見日俘均臉色紅潤，營養甚佳，足見我政府遵從日內瓦公約優待戰俘，「以德報怨」

贛州陷敵・阻守茅店

民國三十三年臘鼓頻催，正是歲暮年終之際，敵軍爲了配合湘桂大會戰，同時，企圖奪取福建長汀盟軍機場，解除日本本土的空襲威脅，因此，發動了贛南會戰，旬日間，下吉安、攻泰和、陷贛州。該時，東南戰區我軍兵力單薄，益見捉襟見肘，且贛南原爲中共舊根據地，潛勢力更不容忽視，遂在瑞金、會昌、雩都三地成立「瑞會雩警備司令部」，司令一職由軍三分校中將主任柏天民兼任，以維持治安。

因敵軍攻勢凌厲，國軍增援不及，我「軍政部教導第五團」即奉令開赴前線，扼守茅店，阻遏敵軍渡攻贛江而東向福建長汀。

陰曆年三十日的下午，我們奉到明日出發前線的作戰命令，立時隊伍集合，冒着風雪，往二十餘里外的竹山上，砍伐毛竹，趕製竹碗及鹽筒，以備携往前線，生活必需（贛南缺鹽嚴重，當年國軍五次圍剿共軍之所以成功，實由於食鹽封鎖及碉堡政策的奏效）。

風雪載道，我們僅赤腳草鞋，陷踏雪地，冷澈心脾，迨砍伐了毛竹下山，已是掌燈時分，歸途所經各村莊，鞭炮盈耳，均家家歡聚，謝年祭祖，在吃團年飯矣，而我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思鄉懷親之念，觸景而生。

回到軍營，草草吃完「打牙祭」的年夜飯，又忙着趕製竹碗及鹽筒，諸事停妥，時已深夜，想及

，情如絕筆。

年初一的清晨，漫天風雪，我們開拔前線，翌日中午始抵茅店（與贛州隔江對峙），即行佈防，構築工事，嚴陣以待敵軍攻襲。

因爲天時對敵軍極爲不利，風狂雪大，敵機空襲支援受阻，同時，贛江上所有船隻均被我所破壞及控制，故我「教五團」雖僅一團之兵力，且無重武器配備，終於遏阻了敵軍三次渡攻。

四天後，風雪已止，陽光普照，我方料敵軍必在空軍支援之下，發動强攻，磨拳擦掌，準備斷殺一陣，適我軍增援部隊已趕到，我「教五團」移交防務後，即奉令移駐瑞金、會昌、雩都三地，擔任後方警備之責。

我營開往會昌及筠門嶺（贛粤交通要道），駐防警戒。

會昌和瑞金，同是當年中共的老根據地，十年後所見所聞，已毫無「社會革命」的遺跡，社會組成仍是宗法社會聚族而居；社會風氣仍是過年拜年送禮餽贈；社會思想仍以忠孝仁愛的舊道德爲中心，除了牆上還遺留的標語口號外，一切的一切，與全國各地一般無異，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文化的中國，雖然經過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改革，但相距僅短短的十年，而一切已復舊觀，恰如在汪洋大海中投入了一小石塊，激起幾圈漪漣而已！

三十四年的春天，青年軍二〇八師在福建長汀正式成立，我「教五團」奉令撤銷，歸併入該師（師長黃珍吾），我被編入該師六二四團（團長顧錫九少將，乃顧祝同將軍侄兒），遂又離開會昌趕往該團駐地瑞金城報到。

青年軍二〇八師成立伊始，未及開始訓練，筆者已考取軍三分校二十期學生大隊，因此又由青年軍改入軍三分校，離開瑞金縣城前往西岡報到。

軍三分校二十期學生，僅一大隊，大隊長李秀洲少將，雲南講武堂畢業。

（九）

京回到美國的時候，被隱藏於山中的蔡文治也就從冲繩山徑中走出來了。

日本神奈川縣的茅崎鎮上一所兵營，正住着韓國人。在這所兵營內，美國人撥了其中幾幢木屋給蔡文治使用。此時，蔡出現在日本黑市行情的「市場」上了！美方也派了一個少校和幾個助手，協助蔡籌辦一切有關派來海外受訓人員的接待工作。

接着，張大王的先遣人員，由前政府六十二軍軍長文××和蔡的一批軍調部人馬三十多人，由香港經冲繩飛抵塞班。蔡把追隨「蒙難」的楊××派任三十多人的總隊長。由是，蔡自眩為國民黨的黃埔或共產黨抗大第一期的Y班，算是成立了。

另一批由劉永昆率領的一部份通訊技術人員，由香港經冲繩飛來東京，與蔡合在一起，組織通訊學校。劉任校長。這個學校，當初的人數比去塞班的少。

蔡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是他們的領袖，也是他們的教官。蔡太太除替蔡應對洋人外，也替他們擔任了一席英文教官。這一批人，以後之所以能成為蔡的核心，而滲入本組織的海外羣眾中進行其控制監視的作用，當是由於這時蔡對他們種下的感情種子。蔡在此時，自號長官，人亦順其意，稱蔡為吳長官（蔡化名為吳定）或吳先生。

香港方面，工作站的主持人交給了黃×衡統管。此人雖然對蔡並不過份擁護，但也絕不會叛蔡。故蔡頗為放心。

那時的冲繩島，地多荒蕪，房屋甚少，美人正在擴建中。冲繩土人甚窮，故到處存放的美軍物資，都成了土人偷竊的目標；美軍所僱用看管的當地人，實有等於無。這時，中國只有一個不很重要的人員，帶幾名中國警衛駐此，一面擔任聯絡，一面協助美方看管重要物資。由香港去海外受訓的中國人，飛機抵此，加油完畢即續飛東京或塞班。此時的冲繩，中國人尚無重要機構成立。

就事論事，想作中國戴高樂的蔡文治，此時總算在荆天棘地中，闢開了一條羊腸小徑。

神秘的學校　怪異的編制

這是一個異常特殊的團體：塞班的學校，美國稱之為亞洲抵抗運動學校，而中國人則叫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學校。這個學校，畢業屆數的屆號也與一般正規化的不同，不叫幾期幾屆，卻以英文字母代替，而這些字母又非有順序的ABC，乃是英文Domocracy一字由末尾一字向前推，第一屆叫Y班。二屆叫C班，餘由此推之。此外，還有令人感到神秘的，就是凡到海外人員，均須與香港親友斷絕音訊，即使有必要信件交還，也是非信函方式而無郵票郵戳，全憑人的傳遞。至於攜帶家眷問題，在這個團體裏更是所不容的，因之他們的眷屬多留在香港。有的迫於需要空投大陸了，乃在行前書寫大批千篇一律的親筆信，留下分期寄返香港，時有空投的大陸的人已殉難，而信卻仍照常送寄。信件遞送的方法，香港工作站有專人主管此一工作，香港寄往海外信件，經由香港工作人員蒐集後，再交美領使館轉之。這些信件達到海外，差不多需時半月，到達後，海外又有人專司此事：經過逐封檢查審閱後，認可者方發給受信人，稍有涉及「保密」或影响情緒的信件，則很難落到受信人手中。由海外寄返香港的信同樣如此。東京、冲繩、塞班間私人互通信件也莫不如此。

本來東京、香港、塞班、冲繩，都有電台設置，但悉由美國人直接管理。中國人之間只准函件往還，通電報則不可，這些函件又必須由美國人傳遞，當美國人認為中國人與中國人之間連信件也不必往還時，馬上就可以封鎖。在同一情況下，由香港寄向海外或海外寄返香港之中國人信件，美國人也要施行檢查，其手續和處理辦法，一如中國人檢查處理中國人的信件。所以在香港人士對海外知道甚少，對海外基地則諱莫如深。

一九五一年度，塞班Y班三個月訓練期滿畢業了，這時蔡接到由香港轉遞來一封張大王的信件，內容如下：

張××要親臨海外基地指揮，實行總司令職務，並要求蔡實踐其離港時諾言。

蔡接信後，甚為惶恐。因張來後，一方面蔡美之秘密關係為張識破；另一方面張以其資歷聲望，亦將使蔡無法再居於領導地位；因之蔡決阻之，乃覆信說以前一切決議，均為美方推翻；將責任推在美方身上。另一面，又向美方及海外幹部交待，其辦法如下：

第一以張過去是大陸上的軍閥，其本身並無民主色彩，他要來海外以寶塔方式安插其老幹部。

第二指張利用機會，在香港組織英武學會，吸收私人幹部，培植私人力量。

對美方力陳其編造之種種劣跡。對張派來之幹部，則採以分化手段，先以名利誘惑而爭取之。不為爭取者，即打入冷宮而置以閒散小職。對大陸有力量而急於回大陸的幹部，則遲遲不放其行。進一步，蔡便利用了羣眾簽名，掀起反張運動；大家處於威逼，又為謀取生存，因之蔡之搗張的行為得以順利完成，美方見了反張的簽名冊，自然接納蔡之主張，停止對張在港經濟支援。至塞班第二期C班卒業後，蔡張正式分裂了。然而張在港卻直臥鼓中，以為食言之責是在美方。

蔡把張踢出以後，自任陸海空總司令，標明新人新氣派的民主新風而博取美方信任，實則藉此以掩護其陰私而已。自此，呂×貞、王治先後應蔡之請，飛來東京，呂被派任參謀長，王則長塞班學校。

如此這般，於是蔡文治，以自由中國運動發起人的資格，和自封的海陸空軍總司令的光榮頭銜，面對着羣眾，笑了。

（十二）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老幹部系：這一層的結合，以北平軍調部時代和國防部時代的職員爲主。他們多是軍人出身，讀過大學或在美鍍過金的亦不少。這些人到想有所作爲，然在出身幕僚的蔡文治一把抓的作風下，也就什麼都談不成了。同時，他們的中國人氣味很濃厚，加上關係不夠，所以就是一點小事，也會常受到障礙的。

另外還有一系，就是蔡的陸大同學劉永昆所領導的通訊技術人員。海外的初期時代，這一系原是蔡的靈魂。因劉曾對搭線時代的蔡有過經濟支持，所以一度劉變成了紅得發紫的人物，而劉亦有野心想以通訊系統建立爲他直接控制的系統。

經過蔡如此大肆佈置、大肆活動，自然不免風聲外揚，而引起了國共雙方的注意。國民黨除對其分化拉攏外，尚無其他敵意行爲。共產黨則視此爲反「人民」可怕的力量，因而甚想迫害於蔡。中共華南特務頭子楊帆（早被中共整肅），冒稱太湖游擊領袖，曾與蔡約晤，後蔡查知楊之實情，深感處身香港的危險，乃擬離港經冲繩赴日本。行前，聚張、顧等首腦於一堂，決議成立中華革命委員會，蔡張等卅多人爲委員，對外界以自由中國運動名義作口號。內設陸海空軍總司令一人、副司令二人、參謀長一人。

當時推定張爲總司令，蔡居副職，並先暫代總司令赴海外基地佈置一切，一俟完妥，由顧選定梁××、于××、謝××、易××等八人爲政治教官，以代表政治方面赴海外工作。張派文××、陳××爲代表張之先遣人員赴海外爲張佈署。

蔡到了日本，爲求在海外展開後方活動，當然想謁見日本的太上皇麥帥。經蕭太介紹，蔡以爲此一會晤勢必良好，可是事實呢？

須知支持蔡搞抵抗運動的美國機構，乃是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中央情報局和東京盟總第二處；據說此三機構爲此特合組有一董事會。美國的行政作風向是分層負責，何況這個運動本身又是極秘密的產物，因此除上對反共的支持，都該透過中國在台灣的國民政府。雖然蔡這一個團體也有麥帥直轄下第二處的份，但這個第二處乃是受其直接工作業務系統的中央情報局默示遷辦的，麥帥只不過知道有如此一回事，可能還不會接到華府命令；加之麥帥根本與杜魯門不諧。因此，麥帥一見到蔡，劈頭第一句話，就是：

「你來日本幹什麼？」

「來日本，爲的反共！」蔡明白其中大有文章，於是也不很客氣的這樣回答老麥。

「你是中國人，要反共到台灣去！在日本沒有你反共的地方。」

當下麥帥便下令驅逐蔡出日境，並令冲繩基地司令不得收留。

這是一九五〇年秋的事，蔡受此奇恥，香港不能回，冲繩又不能去，其心情如何？

說一句宿命論觀點的話：中國反共的國運，似注定了要產生一個美國人利用中國人的團體產生！在騙局下，所犧牲的，注定的是一羣羣無辜的青年——這些青年，竟又是具有理想抱負、滿腔愛國熱忱的人。

事情也算湊巧，當蔡在走投無路下只得去冲繩時，此時此地的基地司令卻與蔡曾有一面之緣，而這位司令剛好接到一封來自華府中央情報局的命令，叫他暫時安置蔡於冲繩。同時，他又接到麥帥——頂頭上司的命令，不准他收留蔡文治。這確是一個難題，兩個命令他都應服從；終於他在保持平衡的天平上，加上了一個很小的籌碼，這個籌碼，就是他和蔡私人總算有一面之緣的交情；所以最後蔡被留下隱藏起來，一面向麥帥交待說，蔡已遭驅逐；一面向華府覆命，已收留了蔡。就這樣，蔡和同行的楊杰姪兒楊×麟，一齊被送到冲繩山中，開始了與世隔絕的野人生活。

此一事件，後來蔡及其團體登峯造極時，乃自譽爲冲繩「蒙難」。

黑市的海陸空軍總司令

「趙主任，你跳得很好哪。」梁小珊臉孔紅撲撲，顯得很是興奮，柔和的燈光下看起來更漂亮。

「那裏，我這個大老粗，剛才還差點踏着了你的腳呢。」我笑道：「別叫我主任、主任的，叫老趙就行了。」

「你叫老趙呀？」梁小珊吃吃笑：「我看你頂多是二十五吧？」

我笑起來：「你說對了。不叫老趙那就叫小趙吧。」

我們談得正歡，一個男人走了過來：「喂，梁同志，你也在這裏呀，我們又見面了！嘻嘻。」這傢伙旁若無人，一屁股坐在梁小珊旁邊，色迷迷的雙眼在她身上滴溜溜的轉。

梁小珊窘得手足無措，口吃地道：「是……是的。」

這時樂隊奏起快三步，那傢伙嘻皮笑臉道：「我請你跳個舞，快三，夠痛快的，嘻嘻。」說着站起身來。梁小珊臉孔飛紅：「不，不，我有朋友一齊來的。」

那傢伙背過臉來，不屑地看我一眼：「我知道，理他哪！來，來，來，跳一個！」我拉着梁小珊硬來。

我一下子火氣直冒，忽的站起身，緊握着那大號的汽水瓶子，就要給他當頭一下子。梁小珊在我對面，嚇得張大嘴巴，臉色剎時變得蒼白，我猛然醒悟，不成，在這裏鬧出事來問題可大着呢，我强按捺着心頭的怒火，悻悻地坐下。那傢伙背着我，剛才我的舉動他全不知道。

梁小珊急促地促着氣，結結巴巴對我道：「我，我要出去一會，對不起。」匆匆的往門外走去。

那傢伙死纏着，涎着臉跟着她走出門外；我放心不下，坐了一會也追了出去。

「中蘇友好大厦」位處越秀山麓，流花湖畔，環境非常優美，我走出流花湖邊，不見她的踪影，折回來穿過橫門，直趨越秀山入口，也不見，奇怪，跑到那裏去了？再信步轉到體育館那邊，突然，聽到一個女性帶哭泣聲音：「你，你怎麼能那樣，是梁小珊！聲音是從那叢木芙蓉後發出的，我屏住呼吸，輕輕躲到樹背。

「嘻嘻，你急什麼哪，我沒說你得罪我呀，我只是請你跳個舞嘛！」

「你也該給我留點面子，求求你，別老纏着我吧。」梁小珊哽咽着哀求他。

「嘻嘻，你假正經了。怎麼，認識了個小白臉就忘了老相好啦？呀哈，上月你還拿了我三十斤糧票呢！你要的是錢和糧票；我要的是你的身子。糧票嘛，我多的是！再給你三十斤，怎麼樣？不少呀，夠你全家吃半月了……」透過樹隙我看見剛才的那傢伙向她步步進迫，動手動腳的。梁小珊拚命抵擋，顫着聲音：「求求你……不要，不要這樣……以前的我會慢慢還給你，你別……」月光下，我看見掛在她臉上晶瑩的淚珠，閃着亮光。

那傢伙冷笑道：「還給我？好呀，還來吧！三十斤哪，我在海珠廣場可以叫十五次野鷄了！」

我按不住心頭熊熊怒火，竄了出來，罵道：「王八蛋！」一拳狠狠地揮出，擊在那傢伙耳窩上，他叫都來不及叫就死狗般倒在地上，我一個箭步踏住他胸膛，罵道：「婊子養的，欺侮人也有個譜兒，老子今天叫你嚐嚐辣湯！」再盡力往他頭上一踢，他悶哼一聲，抓着我腳的雙手軟軟地垂下，嘴裏流出一大泡黑乎乎的鮮血。

梁小珊抓住我，渾身顫抖！「別……別打了……他……」

「他死不了！這傢伙幹什麼的？」我說。

「他是……『八一』鋼鐵廠的什麼科長。」

「好，那更要給他點顏色瞧瞧！」我俯身把他袋裏的東西掏個乾凈，把工作證撕碎，連同鎖匙，零雜物丟得遠遠的；錢，糧票放進自己袋裏，再給他狠狠地加上一腳。

「走吧！」我拉着梁小珊往大北路跑去。截了三輪車直奔「烈士陵園」。她一直緊握着我的手，身子微微發抖，任由我帶着。

進了「烈士陵園」，我在湖邊找了個僻靜的地方，吁了口氣：「坐下吧，小珊。」我輕輕拍拍她進水中，濺起幾朵水花，擊散了的波光一圈圈迅速地四散。許久，梁小珊抬起臉來，滿臉淚珠，叫道：「趙……趙主任……」

「別叫我趙主任，我不是什麼鬼主任！」我打斷她的話。

「小趙，我，我沒臉見人……」她哭着道。

「不要說了，小珊。」我握住她冰冷的手：「一切我都知道。你別難過，你是個好姑娘。把人迫成鬼的是這個社會、是這吃人的社會！你，你沒有錯。」我痛苦地道。

「小趙！」她伏在我肩膊上失聲痛哭，悽涼地抽搐着，我忍不住流下眼淚，撫着她的秀髮：「小珊，你哭吧，你痛快的哭一場吧，我知道你心裏的苦痛的……」

她慢慢停住了哭泣，幽幽地告訴我：她家本是印尼華僑，家裏有個橡膠園，環境挺不錯。那時印尼排華鬧得好凶，他父親和許多華僑一樣，誤信了中共的漂亮宣傳，就把產業賣了，舉家返來。回來後他父親手頭的錢全給「動員」了去參加「華僑投資」，過不了多久，共產黨說「投資」是剝削，全給沒收了！全家被派到潮州去墾荒，他父親經不起種種打擊和折磨，一病不起。她傷心之餘帶着兩個弟妹逃到廣州，偷偷住在親戚家裏，可是「黑人黑戶」沒工作沒糧食，爲了生存，爲了兩個年幼的弟妹，她只得含辱忍悲這樣做。講完她已泣不成聲。我心裏像插着把刀，說不出什麼可安慰她的話。

我默默地掏出所有的錢和糧票，再把手錶除下，放到她手裏：「小珊，這些東西，你留着吧。」

她錯愕地望住我，惶惑地道：「小趙……我不……」

我苦笑道：「別傻了，收着吧，你比我更需要這些。我只是個走南闖北做黑市買賣的亡命之徒，錢嘛，我賺得易。」

她呆呆地望住我，許久才說道：「小趙，你……你是好人，你是我遇見的唯一好人……」

我截了一輛三輪車，把她送了上去，車子走了好遠，她還回過頭來向我招手，叫着「再見」。

每期完小說



六月流花

——田韋

一九六〇年，夏天。

下午四點半，火車已到了廣州。

這趟生意十分順勁，十天前從廣州帶去的一批西藥、火石、糖精、手錶，到北京第二天就脫了手，全換上了人參、當歸、肉乾等一大包一大包貨。貨物進了站，人住進「北京市幹部招待所」，快快樂樂逛了兩天。哈哈！

誰說什麽共產黨的官兒不要錢，扯他娘的淡，別笑歪了我的嘴巴！我公事包裏大疊大疊蓋着硃紅大印的空白公文紙，你說是那裏來？全是書記老爺親手給的！我雖然壓根兒不是什麽「國家幹部」，更不是什麽黨員、團員，我是個道地「投機倒把、黑市買賣的壞蛋」，但我的後台老闆卻全是眞正的「印把兒」，當權的，不是書記就是什麽長，這叫「蛇鼠一窩，互相利用」！我靠山大、腰兒硬，走南闖北，橫打直過，今天在北京，明天在上海，全國都跑了個遍；住的是招待所、迎賓館，吃的是白麵、肉餃、大魚大肉！一年了，照樣混得悠哉優哉，就沒出過岔子。可話得說回來，俗語道：「上得山多終遇虎」，萬一出了錯兒，那你就甭指望了！「老闆」翻臉不認人，一旦給你套上個「冒充國家幹部、投機買賣、搗亂市場」的罪名哪，不槍斃也拉去青海勞改，餵了青海湖的大魚。所以，做我們這行，時時刻刻都得擔着腦袋冒着風險的，那個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混得一日是一日。

我提着公文包，腳穿通花涼鞋、夏威恤、黃軍褲，十足高級出差幹部打扮。出了火車站，坐上三輪車，穿出長堤，慢慢向「南方大厦」駛去，我在」，我可不肯刻薄自己呢。

車子走到「愛羣大厦」，我看看手錶，還不到五點，這個時間老林一定在「大公餐廳」喝茶的，離開廣州十天，不知有什麽新的情況沒有，找他談談也好。我吩咐三輪車工友把車子停了，逕直就到「大公餐廳」去。

在廣州，這間餐廳是較西化的，賣的全是「高價食品」，一個餐飽賣五毫錢，還要糧票！所以，有膽子來這裏坐的多是華僑、港客和幹我這行的人物。我走進裏面，往老林坐慣的角落一望，啊哈，那小子不正靠着沙發在打哈哈嗎！同枱子的還有兩個挺漂亮的姑娘，這小子，去到那裏都有「女朋友」，是個風流種。

我笑着叫他：「老林！」

「嗨，是你啊，小趙！」他從沙發上直扎起來：「坐，坐！」他急不及待把我拉到身旁坐下，壓着嗓子緊張地問：「你不是才去了北邊，怎麽就回來了？」

我笑道：「工作進行得順利，辦完公事，我就趕回來了。我剛到的呢。」

「吁！」老林輕鬆地吁了口氣：「好小子，眞有你的！嚇了我一跳，我還以為你病了！」他語帶「雙關」說。

「去你的！」我笑了：「採購的機器也隨我到了。」

「好！」老林高興地一拍大腿，隨即忙道：「你看，我多胡塗，坐了半天還沒給你們介紹呢！這位是李夢玲姑娘，這位是梁小珊姑娘。」

的李夢玲態度挺大方的，梁小珊帶着少女的嬌怯，有點羞澀。老林緊接替我大吹法螺：「這位是趙主任，××省化工廠採購主任，駐廣州的全權代表，年青的老幹部！」

我不置可否的笑笑：「別捧我了，今天算我請客，吃東西吧。」我把服務員叫來要了四份「樂口福」和好些高級西餅。李夢玲和梁小珊驚訝地看住我，我笑道：「我們這些採購員糧票吃不完，吃吧，別客氣嘛。」

老林哈哈笑着：「趙主任挺好客的，他是王老五，每月工資糧票都花不完。我們幫幫他，來，別客氣！」

那段日子，黑市的糧票炒到幾塊錢一斤，人們有頓糙米飯吃飽都高興得不得了，親戚朋友上飯館都是「各顧各」。請客，簡直就沒有這回事。今天我請吃東西，她們那種心情我當然理解。要是一年前有人請我又吃又喝，不怕得罪祖宗，要我叫他親爺親爹我都會毫不猶豫！我就是餓怕了，才走上今天這條道兒的。今日，這點點糧票和錢對我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了，可是，她們就不同了，唉！

在餐廳裏泡了大半個鐘頭，我們也混得熟了，她們說是在前時印尼鬧排華時回來的，現在佛山醫院裏做護士，來廣州探親的。和老林是老朋友。她們的前半段話我是相信的，但是和老林是老朋友這點我卻暗自好笑，老林的「老朋友」可眞是多得數也數不清，這小子！

「小趙，今晚沒事兒吧？我請你去玩玩！」老林掏出一張紅色的票子給我：「今晚七點半。『中蘇友好大厦』裏邊的『流花茶室』。」

原來是張舞廳的入場券，上面寫着主辦機關是「××省電影製片廠」，我知道，這種舞會是較高級的，我笑道：「老林，你可眞夠得上神通廣大哪！怎麽弄來的？」

「這是秘密，恕不奉告，哈哈！」老林故作神秘笑道：「算是我替你洗塵吧！就請梁姑娘做你的舞伴，好吧？」老林向我眨眨眼。

霸主們」加以指責，許多比較有頭腦的從業者也對此有所警覺。在今年舉行於芝加哥的NAB（National Association Broadcasters）的年會上，一位演說者就會經慨然以道：傳播者握有此現代化的工具，每天有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或甚而幾個小時，把他們的思想、意見、主張甚至於愛憎好惡的感情在影響別人，而總統、副總統一年也難得有幾次機會使用這種現代化的工具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如果二者互相敵對，這競爭是公平的嗎？

筆者是個新聞事業從業者，對於美國廣播、電視與報紙新聞之豐富而生動，眞乃欽羨之至。當我訪問包括CBS在內的美國電視廣播機構和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報業時，會試求就兩個問題尋覓答案：㈠所謂從每一角度將事實的眞相及各方面的意見報導於公眾，是否盡能不偏不倚，而不參與主觀的成見？㈡當對某一問題決定其言論的方針和態度時，如何照顧到大多數人的意見和國家與社會的久遠利益；必須說，美國的同業們，在這一方面是努力以赴，儘可能以求其符合原則的。在制度上，他們也竭力講求補救偏失之道。例如電視有所謂對等時間的規定，（當執政黨人士——包括總統在內利用電視涉嫌爲一黨的主張作宣傳時，反對黨有權要求給予對等的免費服務）而報紙也經常約請不同立場與主張的人士，就同一問題發表意見，新聞的採訪更已注意到普遍、客觀和公正的原則。可是，如前所說，在極度工商繁榮之下，人們的價值觀念是受市場支配的。同業的競爭使經營者日夜爲報紙銷數和電視與廣播收視（聽）率的增減而擔憂。例如美國三大廣播電視系統的新聞節目，就幾乎每天都在互爭雄長，各不相讓。據說，CBS新聞節目的收視率爲29%，NBC爲27%，而ABC曾一度下降到12%，經多方努力後，目前始上升爲16%。報紙的情形亦復如此。紐約時報目前日銷八十四萬份，星期日一百二十萬份，但它從無一日放鬆爭取讀者的努力。

渲染誇張追求新奇刺激

世媚俗，投合時下一般公眾的喜好，而公眾所喜愛的是新奇刺激，無暇尋根究柢以探索眞理，有時甚且是一種膚淺而盲目的衝動！一位民主黨的高級人士就會和筆者有過這樣的問答：問：去年美越聯軍掃蕩高棉共軍庇護所時，美國輿論大譁，紛紛指責尼克遜政府擴大越戰，而今年北寮的作戰行動，其規模猶大於去年，但美國的輿論卻不似去年那樣激動，何故？答：公眾對於越戰的長期拖延已經痲痺了。傳播事業所追求的是新奇刺激。你不要以爲電視和報紙所報導的新聞都有其普遍性。一間大學有兩三萬學生，百分之九十九都在教室和圖書館安心讀書，在校園中噪嚷鬧事也許只有四五百人，可是經過電視和報紙報導，就立即成爲哄動的新聞。甚至造成一種錯覺，以爲那是代表着全體或大多數人的意願。

在不斷追求新奇刺激的心理狀態之下往往對事渲染誇張，矯枉過正，因此公眾從新聞傳播機構所獲知的，不一定就是事物的眞相。假定有一個集團，一個組織，專門窺伺在一邊，利用這種風習而鼓動風雲，製造事端，其後果眞乃不堪設想。即就乒乓外交在美國所引起的反應而言，又何嘗是恰如其分？

西方人士缺少我國中道哲學的精神。向一個極端走得太遠，遇到阻礙，往往會轉向另一相反的極端。他們在一切「物」的利用上演求科學，精密之至，但對「事」的安排卻不能求其至當，這是西方精神生活最大的缺點。近人常攻擊或鄙視美國的嬉皮，以爲蓬首垢面，不務生產，屬於遊民或莠民一類。殊不知嬉皮的產生也自有其社會的背景，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功利生活的必有的反動，代表着下一代的一種內心的渴求。

迷失了自己的年輕一代

今天美國年輕一代感覺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迷失了他們自己。一個受完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所唯一追求的是高薪，是由薪水袋所決定的生活享受。我曾和一個選修社會學而取得博士學位的青年人談

奴隸。他們有多少薪給，就被決定到那一個地區，用什麼價錢去分期付款買下什麼樣的住宅，以及什麼牌子的汽車，什麼款式的服裝和家庭佈置。美國的階級是基於不同的收入而自然劃分的。人們只知拚命往高處爬，並恐懼失業，因爲三個月交不出各種分期付款的款項，各種保險金，他們就失去了一切。至於在日常職業生活中，他們究竟做了一些什麼，爲誰而做，以及做了那些事有什麼意義和價值，你若仔細追問，十之有九都茫然莫知所對。

於是產生了嬉皮思想：爲什麼一定要洋房汽車和白領服裝呢？爲什麼一定要被這個社會制度所支配而成爲物質生活的奴隸呢？席地幕天，一身之外無長物，豈不是盡脫枷鎖，返我純眞和本然？我在柏克萊加士校區看到不少眞正的嬉皮，肩上背着行囊——那是他們自己的財產，偶或向別人兜售一些手工藝品和他們自己的刋物，倒也自由自在。

當然有些嬉皮是變了質。他們要超越現實而終於不能擺脫現社會對他們的影響和羈絆，於是回過頭來爲害於這個社會，成爲美國的社會問題之一。今天美國年輕一代的逃避兵役義務，妨害社會秩序，不能說與嬉皮無關。但原始的嬉皮卻只是資本主義功利生活的反動，他們一如上面所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外一個極端，找不到安排身心的適當處所。

（二）

椰樹海灘的況思

李靈均

「乘勢待機」的謀略思想

(三)聯合國席位乃多邊外交的首一據點。多邊外交不同於雙邊外交。雙邊外交可以「賊來我走」，維護我多年來「漢賊不兩立」的立場。事實上，如加拿大、義大利之承認毛共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注意到它「對台灣的立場」，在此情勢下，即欲不走亦不可得。而聯合國則不然。我們能繼續擁有聯合國席位，就繼續在此世界組織中擁有合法的發言權，國際間本來就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可以你講你的，我講我的。但如果併此發言權亦皆失去，則我們有是非，將向何處去訴說？

(四)今日凡人只看到毛共進入聯合國後之害，而未能從另一面估量毛共入會後對我之利。事實上一切利害均屬相對而非絕對，當此毛共基本性質及其目標不變而世人每多對中共存有幻想時，尤其是如此。西方人士多以爲聯合國的憲章、組織及其所代表的世界公意，可逐漸將中共溶化改造，或至少是加以約束，使其成爲國際社會中具有建設性的成員。殊不知中共另有它自己的打算。爲了爭取共產世界的領導權，它的反蘇政策不會改變；爲了爭取亞、非、拉丁美洲一切開發中國家領導權，它的反美政策不會改變；而西歐的英法、南歐的義大利、北美的加拿大、亞洲的日本，早就被劃爲所謂中間地帶，成爲分化美蘇兩大權力集團的統戰目標，一旦毛共進入聯合國，以聯合國第三大國的席位作爲憑藉，勢必以世界第三勢力的領袖自居，而聯合國的講壇，聯合國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對中共而言，若從中從旁策劃也加以運用，正如虎添翼，不知將它曾有的幻想歸於破滅，而實際的利害，更加深其與各方的矛盾，我們從正面退居側翼，得道多助，反而轉居於有利的形勢。何況我國一向傳統的謀畧思想，以「逆來順受」、「乘勢待機」爲肆應逆勢的不二法則，諸葛武侯當年所謂漢賊不兩立，乃與「王業不偏安」相提並論，且有七伐中原的行動，完全是一種積極的進取，並非是消極地「賊來我走」的退讓。

一切以國家利益爲依歸

或謂，政府多年來對聯合國席位，有其一貫的立場和態度，倉卒改變，將對人心發生重大影響。筆者卻不以此說爲然。今日之事，是從實際利害中加以衡量，以決定應不應當變的問題，只要一切以國家的利益爲依歸，我全體國人一定在患難中愈益磨礪其忠貞，而堅決地擁護政府！

美國的民主制度令人嚮往，自由經濟制度也自有其優點，但那是指美國得能在一個和平安定環境中繼續發展而言。如果有一個陰狠惡毒的共黨集團蓄意從內外兩方面施行破壞和顚覆，其結果如何卻又當別論。近半個世紀以來，共黨在美國的活動斑斑可考，除了如美亞報告這一類的文件已有透露之外，許多美國朋友們也並不諱言。然而迄今爲止，多數的美國人仍充滿信心，認爲一個合理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其本身就對共黨具有免疫的能力，問題是，是否美國的一切都完全合理而使共黨無可乘之隙呢？

使眞有那多數的穩健分子存在，究竟能發生多少力量也頗令人懷疑，今天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對美國人民的心裏傾向的影響最大的是兩種人物，一種是被認爲專家的學者，另一種是握有大眾傳播工具的人們。他們雖然在表面上並不屬於權要，然而他們極可能是美國未來命運的決定者。

「資料的滲透」後果堪慮

我無意懷疑美國知識分子對民主制度的忠誠，但至少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被價格觀念而非價值觀念所支配。一本暢銷書未必就能對國家前途和社會人生發生積極的影響，一種投合時尚的主張未必就符合國家和人類的久遠利益。然而美國人多半只追求一時的市場價格，而忽畧了永恆的價值。只要能暢銷的書就是好書，只要能煽動人心的主張就被人重視。

許多專家學者用以著書立說的研究材料，其可靠的正確性也頗有問題。在美國各州的大學中有二十多個亞洲或東方研究中心，它們一面傳授年輕一代以東方的知識——包括歷史的知識和現狀的知識，訓練其東方語文的能力，一面也接受委託，從事各種與政府決策有關的研究。如果有人基於特定的目的，而有計劃地對這些研究和教學機構從事「資料的滲透」，其後果眞乃不堪設想。筆者曾和美國一間著名大學的亞洲中心主任談話，問他何以識別並鑑取來自各方——主要爲香港和東京兩地——的有關亞洲現實問題的資料，他答以這一類工作只能對教授先生們寄與絕對的信任。當晚，筆者曾和一羣年輕的教授們餐敍，發現其中一位擔任中國歷史和中國現況教學的教授先生，乃來自大陸陷共以後的北京大學。自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一年，他是毛共北大的公費生，而後輾轉來到美國，從哈佛取得博士學位。筆者無意懷疑他對美國、對民主制度的忠誠，但多年中共的訓練卻使他在許多問題上有着和自由人士不盡相同的觀點，而他正參與若干亞洲問題的研究，並正教育着美國的年輕一代。

新聞事業力求補救偏失

寄贛萍先生

李有光

贛萍先生：這是我寫給你這封信的第三張紙，第一第二張紙都沒有成功地完成，因爲我的心實在太煩悶了，我希望這一張能順利地寫完，但不管如何，我還是要寫下去的，我的悶煩的心情使我的筆墨欠靈，這是你所明白瞭解的！

贛萍先生：孔子教我們敬鬼神而遠之，不要談鬼神怪誕之事，但這刻，我倒希望世間眞有鬼神之事，我倒希望你能讀到這封信，我倒希望你能時常出現，指導我們，鼓勵我們，扶掖我們，與我們的共同敵人繼續作戰。我知道，你會的，你一定會的，而我們這些後生小子也一定不會使你失望的；你雖然永遠離開我們，但我們知道，你的精神時常在感召着我們，你的影子已活在我們的心中。

贛萍先生：當六月二日早上八時許褚建中兄打電話來把我弄醒，說你已於一日晚不辭而永別時，我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良久，我沒有答他，我以爲建中兄近來打空手道打壞了神經，亂放厥詞，但他叫我買「快報」一讀，自可明白，我還是不相信。看了你在報上的英俊相片（你很上鏡，你的眞人實在不英俊，倒似生張飛。）還是不相信；到三日早上十時半到香港殯儀館送你，我還是不相信；但，不相信是一回事，事實又是一回事，你畢竟不辭而永別，連話也沒有多說一句。

贛萍先生：我知道，死對你對我並不是一回事，在你一生中，出生入死已不知幾多次了；你又那會怕死呢！不過，人就是人，人畢竟是要死的，只是你的責任未完，國難未艾，兒女未成長，青年人的思想還是那麼混沌，而你，竟然先毛澤東而去。說起毛澤東，記得珠海書院前任文史系主任麥霞甫先生臨終時對我說：「畢生最大的憾事，就是先毛澤東而去！」從你平日的言論，我相信你也會有同感的！

贛萍先生：我眞正認識你至今，只見過五次面。第一次是在去年七月間，地點是幸運酒樓，由羅先生介紹我們認識，你說要在「萬人雜誌」每期刊出兩版「青年之聲」，知道我可以寫得兩筆，叫我物色數位同學作爲主力，當時我一口應承，不久，「青年之聲」便與讀者見面，至今僥倖譽多於毀，這是你扶掖後進的結果。

第二次見面的地點是在你家中，時間是去年九月間，目的是爲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圖書館向你索取作品，存於圖書館中。記得那天早上，你的太太特別製了一些杏仁糊給我們吃，我們暢談了一小時半，你勸我好好地走入學者路線，不要怕前途的迷茫，你還把你一生的艱苦奮鬬的經過約畧告訴了我，給了我很大的啓示。

我們第三次見面是爲了你要見方中原兄，因爲你很欣賞他的文才。他爲「[illegible]己的稿而發表他的，由此使他感動，使他消去過往對萬刊的歧見。到了他見過你後，彼此交談之下，竟同是血性中人，談得很投機，他說百分之百的服了你，你們以後交往如何，談了多少次，我不知道，不過，你的精誠經已感召了他，相信他一生也忘不了的。這次他出海，我是不大贊成的，我以爲他已有了妻兒，不宜遠遊，而你教他再闖十年，畢竟他聽了你的話，你們彼此的性格是何等接近啊！可惜，現在方中原兄正在大西洋往溫哥華途中，他還不知道你不辭而永別，否則，以他那性格，定必傷心欲絕！我眞不知應否告訴他？也不知如何告訴他？

第四次見面卻是非常巧，那是去年農曆十二月廿八日下午四時許，方中原兄爲了職業問題與我在北角的一家餐廳商談，猝然見到你雙手拿滿着年貨進來打電話，看到我們即坐下來一起談話，一談就是兩小時，你除了即刻爲方中原兄介紹職業外，還勉勵我們繼續努力，虛心苦讀，你說一定盡你的能力捧起我們，又鼓勵我們在任何情況下，不可灰心，一言一動，一筆一字，都應以國家爲大前提，以社會大眾的利益爲依歸。

第五次的見面，也就是最後一次的見面，卻是在香港殯儀館裏，你安祥地躺在長方形的框框裏，一言不發，你的太太哭得死去活來，你的兒女們的眼眶也黑起來，萬人傑先生瞻前顧後，爲你料理一切後事，周圍的人都默不作聲，面無表情，我獨自坐在那裏，腦裏泛現我們過往見面的情景。

良久，我強忍着心裏的哀傷，趕快向你躬鞠後，便走出殯儀館，因爲我知道，我再留下去眼淚便要湧出來了；而我除了在孩提時代哭過外，從來便不哭，只是咬實牙齦，面對現實。共產黨打我時，我只有十一歲，我不哭；隻身來香港時，我只有十二歲，我也不哭；十三歲至十五歲做學徒被師傅打罵時，我也不哭；十五歲起的艱苦歲月，我也能渡過而不哭。至於親友的永別，我只默哀而已。因爲，人的永別，只是自然律的規限，我們何必爲此必經過程而哭泣呢！

但是，贛萍先生，對於只談過四次話，見過五次面的你（包括這最後一次），我竟然幾乎要淌下眼淚來，爲什麼？我也不知道。

贛萍先生：你去了，你永久的去了！在你自己來說，除了早於毛澤東而去以外，相信沒有其他重要的遺憾，因爲，你的一生並沒有白活，你的精神永遠感召着我們，你的影子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你安息吧！我們會繼續奮鬬下去的！安息吧，贛萍先生。你的青年朋友李有光。

六月六日

請領稿費••

六月份稿費（一八八至一九一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西安事變與蔣廷黻的自俄罷歸

在自由中國最近這二十年中，能夠發揮外交力量，擁護聯合國的憲章精神，確保我國在國際陣容的合法地位，蔣廷黻博士可算是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但他在初試牛刀的蘇聯大使任內，卻發生過一件不大愉快而令人惋惜的小事，雖對蔣氏的政治聲譽，不足為終身之玷，而在以寫官場掌故的立場而言，不能不引為從事政壇生活者他山攻錯之助，因特表而出之，非僅為酒餘茶後的談料而已。

蔣氏原為清華大學的文史教授，是一位典型的學者，不知怎的，他在二十五年夏（一九三六），捨棄教育而轉到政壇，受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大概是因前一年，他到過蘇聯專門研究外文史料之故，不上三四個月，又奉派為蘇聯大使的要職了，官運之紅，眞也不下於那些四面玲瓏縱橫捭闔的老牌政客，就蔣氏的個性和中國的政情而言，不能不說是破天荒的異數了。

那時蘇聯與中國，正由北伐絕交之後，突又綺夢重溫，呈現邦交復活的美好晨光。且與英美建立會面合作的同盟關係，藉以對付德、義、日的軸心組織。對於東方的日本，不啻臥榻之側，躺着一頭兇惡的老虎，唯一的與國，只有向中國當局伸出友誼之手，俾在法西斯的兇燄下，互相牽制，互相依存。中國的執政黨，自然也感覺此種需要，接受了史達林的琵琶送抱，於是已經脫輻的國際姻緣，又很快地宣告破鏡重圓。當蔣氏這一批使館人員，到達莫斯科時，史達林竟打破國際間一向的慣例，不三四天，即蒙召見，呈遞國書，並舉行盛大的閱兵典禮，中國使館人員，均被邀請參加，氣氛非常濃熱。誰都知道，史達林這一套表演，是有其特殊的作用和企圖的。以史魔平生為人，無論對友邦，對僚屬，甚至對他的親生兒女，都不外是一種政治上他在德蘇交戰中，希特勒俘獲了他的兒子，他居然懷疑到是德籍媳婦的陰謀，教他兒子佯為被俘而投降的，馬上把德籍媳婦關了起來，嚴刑拷打，直到兒子被希特勒槍決，才將她釋放。可見他的心存叵測，比法西斯還要險譎可怕。但那次對中國的極端修好，卻是他心靈中的迫切追求。他權衡當世的領袖人物，只有中國的蔣委員長，才能領導中國的人民，對日本作長期消耗的抗戰，使他得以集中精力，應付德國來自東歐方面的侵襲。這種精打細算，確有他的獨到見解。故當西安事變的消息震驚世界時，他的惶惑心情，並不比中國人民為輕，除嚴飭中共必須遵守第三國際的統一戰線，切實防止張揚，不可有進一步危害蔣委員長的行動，並授有效方法，助其安然脫險，以便中國能夠進行抗日戰爭，否則斷送了蔣委員長的生命，即是斷送了中國的抗日前途，直接受禍的，是中國的淪亡；而間接受禍的，將使蘇俄亦會走上同樣的悲慘命運。這是中蘇邦交解凍應該徹底了解的意識。誰知當時代理行政院務的某公，對這些國際間的政治情況，好像從不過問，一旦聽到人家的蜚語流言，認為延安方面的一切，都是禀受史達林的意旨，中共既與張學良，事先有了勾搭，那麼，西安之變，必也是史達林在幕後操縱指示的。於是又不復考慮適當的方式，馬上衝動地叫蔣大使貿然遵辦，向蘇聯外交部，提出嚴厲質詢，蔣氏從政經驗，固然不夠，又感於那位代理院座的知遇之恩，也就劍及履及，對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毫無保留，態度十分激烈，老練奸黠的李維諾夫，一聽之下，大為光火，連接詰問，你掌握了什麼實在的證據，抑是奉到貴國政府的硬性訓令？還是你個人的敏感看法？蔣氏書生本色，在窮於應對的時候，更不會隨機轉變，改換口氣，來打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嚴重抗議，外交部長張岳軍氏，接到蘇聯使館的通諜，眞是滿頭霧水，不知從何說起？駭怒之餘，對蔣氏不禁嚴詞指責，切囑以後非經本部預先同意，不得有任何接洽或交涉。蔣氏碰了這一鼻子灰，深悔自己孟浪，既不見信於我國外交部，又與駐在國的政府，弄得不歡，為求打開此股冷淡閉結之空氣起見，擬仍循外交酬酢方式，宴請蘇聯外交人員。詎料李維諾夫不肯見駕，連他的屬下次長，也推卻不來，僅由遠東司司長來敷衍場面，亦經三催四請，顯然是對蔣氏的緘默逐客了。好在中蘇剛剛踏入復交的密月期，史達林正欲處處爭取中國的好感，當然不會為了這一次的爭辯，而採取極端措施，但在側面表示，希望蔣氏自動離職。就在不久，蔣以回國述職為詞，便一去而不復返矣。計在蘇使時間，不過八個月的短暫。

顧維鈞大使曾對此事有過評判，蔣氏初歷國際壇坫，為人太過老實。一、在奉到院方電示，便當轉請主管上司外交部，聽候他的答覆，再作處理。二、即照院方意旨去辦，亦應急脈緩受，與李維諾夫談話時，最好以探詢商量的口吻出之，多用「聽說」字樣，以避免口角舌尖，針鋒相對，不但可使雙方情緒，輕鬆融洽，且可從李維諾夫的坦誠相告中，得到蘇聯的眞正意旨。

其實，這些話，原不必富有經驗的外交家，才有此熟練的技術，稍懂社會行情，能以理智控制情感者，決不會犯此錯誤。且那位代理院務主持大計的某公，亦不能全無責任，碰到這樣問題，為什麼也不關照外交部一聲，共同研討，以謀對策，竟急不及待，逕向蔣氏發佈命令，撇開此事的重要性不談，即就各部所主管的職權而言，實在不無專擅輕蔑之嫌，不謂堂堂政要，連這點起碼的常識和修養也沒有，殊覺令人難以索解，故單責蔣氏的輕率魯莽，而調回罷職，相提並論，不可謂公平。這是筆者頗引為遺憾的。

不過，蔣氏畢竟是一個聰明豁達而有積極行為的人，他在以後的外交表現，如本文篇首所說的，不是誰也認為滿意

覺初

你飄然。豈但眼光差，簡直骨頭賤！

現實，嚴酷的現實擺在每一個人的面前，妖氛毒氣，像夜霧般籠罩着塵世，頹喪的情緒灌滿了許多人的心胸，像要把人弄至窒息。

國家的興亡，個人悲慘的命運，使我們在時代的鐵砧上經受最嚴酷的鍛鍊，靈魂與肉體都受到史無前例的折磨。我們目擊祖國河山的破碎，目擊同胞在極權的統治下蒙受無名的羞辱與災難、貧窮、疾病，無休止的勞動，窮凶極惡的壓搾，多少人被迫逃亡，妻離子散，多少人成了曠夫怨婦，多少人家破人亡……夜風中，吹來了痛苦的呻吟，令人聞之使心頭像給鞭子抽打一樣地引起陣陣絞痛。

而我們的本身，也在經受着眞實的苦難，在逆境中進行着與日俱來的鬬爭，扮演着生活為之戕害，內心為之煎熬的悲劇。

我們周圍的空氣是那麼混濁。

這嚴酷的現實中，對我們作了嚴峻的考驗：我們是懦夫還是勇士？是在逆流中沒頂，還是在逆境到來的時候引吭高歌？

堅—忍

推開自己的心扉吧，讓我們民族優秀的人物鼓起的清新空氣吹進來，驅除我們心胸中那足以令人窒息的頹喪的濁氣；讓我們的心田燃起自由和正義這兩朵人類中最光華奪目的火燄，燭照我們心靈中的魔影。

我們將以經受過苦難的折磨而更理解現實，以經受過時代的鐵砧的鍛鍊變成强者；以蒙受過民族的羞辱而更憤發圖强。

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在這空前的磨煉中，時代的重任已經落在為自由而戰的戰士雙肩。我們應該認識我們的人民和這大動蕩中的時代給予自己的光榮使命。

我們應該奮起，我們無須退縮，我們要有信心，人類中最優秀的人，為自由而戰的鬬士和我們站在同一道戰壕上。

我們不是弱者！

我們不是孤立的！

古今中外為人類自由而鬬爭的先哲們所播射的神光燭照我們前進！倘若我們的同伴有誰摔倒，我們應伸給他援手。如果誰在逆流中站不穩腳跟，讓他給濁浪冲走好了。

勝利將屬於最堅忍的戰士，屬於經得起磨難的戰士。

時代的最强音是逆境中的高歌！

英菲

（高調低彈一九三期「務請戴鋼帽」文中「艷聞」一筆誤為「艷文」，特更正。——寒山碧）

忍坐視」的地步，因此無論明年的「潔運」成功與否，港府這決心已值得一讚。

七八年前，澳門警方曾經推行一項別開生面的「過路安全運動」，全市警察隨身除了警棍手槍，還帶備一本收據簿，遇有過路人橫衝直撞、不顧交通燈號等情事，警員即跑過去勒令繳交輔幣五角五分，當場找贖，立即奉上收條。這辦法雖然麻煩，卻能收到一時效果，但因澳門當局有決心而無恆心，市民規行矩步的現象只如曇花一現。本港的「潔運」在原則上效法星加坡，屆時會設立兩個「擸搔法庭」，專門審訊亂抛擸搔的市民，即審即罰，提高罰款，並將「罪人」姓名照片公諸報章；據筆者資料所知，當局為明年的潔運確實煞費苦心，曾經由市政事務署派出專員前赴星加坡實地觀察研究，寫成一篇長逾萬言的報告書，作為本港潔運的張本。市政局專員觀察得很夠細心，連星加坡流動小販在車上自設的一隻廢紙箱也寫進報告書裏，供有關當局參考，相信只要「委員會」能在決心之外加上恆心，明年的潔運必能收到預期效果，洗脫「臭港」惡名。

由「潔運」談起

但，我卻由此想到另外一種擸搔，和另外幾種「罪人」。第一是色情書刊。不久前，一家雜誌因為刊載淫穢文字，被警方提控，兩個月後，同一雜誌又因同一罪名被判罰款，而現在只要經過報攤，仍可以看到它照常出版，照常圖文並茂在販賣色情；第二是色情電影，本港的電影檢查尺度日漸放寬，男女做愛鏡頭充斥銀幕，以「娛樂」為名，販賣色情為實的電影無日無之，廣告字眼已到了令人噁心的地步。

於是，性犯罪案件急劇暴增，不足一月內竟然連迭發生三宗飛黨輪姦少女的新聞，與血淋淋的兇殺同時成為流行罪案。

最近一宗强姦少女的案件，部分報章竟然以三四千字位去報導，繪影繪聲，詳為描述，不知道報紙刊載輪姦的細節究有什麼意義？除了庭上的法官及陪審員，誰會對這些細節感到興趣？

對那些血氣方剛而又有犯罪傾向的青年人，這種報導簡直成為他們的教科書了！

這些書刊、電影及不必要的新聞報導，對罪案的流行不能不負點責任，它們就像擸搔一樣，日漸堆積起來，發出陣陣臭味和毒素。眞希望這時能有人振臂一呼，推行另一項「城市清潔運動」，將這些更可怕的擸搔一掃而空。然而，在臭氣瀰漫、罪案頻仍的此時此地，這另一種「清道伕」恐怕不易見到吧？

江城子

論太空人之死

報載：蘇聯的太空船「聯合十一號」裏面的三名太空人（杜布諾伏斯基、柏特沙奕夫、伏爾科夫），於莫斯科時間六月三十日上午一時三十分，脫離「敬禮號」太空站，降回地球時，搜索人員發現三人均已死亡。這眞是震動世界的大新聞！對於三太空人之死，由於蘇聯當局始終諱莫如深，因而對他們的死因，發生了許多傳說與猜測，綜合起來，大概有下列數項：

一、太空人在軌道上經歷了二十四日的失重態狀之後，他們的心臟不能抵受回航時地心吸力的強烈震盪。

二、三太空人經過長時間的太空飛行後，早已疲憊不堪，但進入「聯合十一號」準備回航時，又發現有一要件遺留在「敬禮號太空站」上，於是再去取回，累得筋疲力盡，無力將艙門閉妥，才導致這次慘劇。

三、美國專家認爲這意外是因太空船內「調節環境系統」失靈所致。他不相信「長期失重」之說，因爲美國太空人經過十四日的飛行，並不比飛行時間短的更疲憊。

四、眞理報說：三名太空人的喪生，是基於一些至今未明的原因，使三副人類心臟，在最後關頭未能抵受一些東西。

五、法國的太空人醫學家說：太空人可能是因爲血液循環發生困難致死的。

六、蘇聯非官方消息，認爲他們是死於「栓塞」，是指一種氣泡阻止了血液流通。這種情況和深海潛水人冒出水面太快時，因壓力突降而「抽筋」的情形相似。

賣油郎以爲三太空人之死，不論是生理上的原因也好，機件上的原因也好，它的根本癥結只有一個——共黨國家不把人當人，爲了出風頭、創紀錄，完全不管人的死活，強迫他們去作毫無把握的冒險。其實他們已經有了「聯邦九號」在去年創下十七天十六小時的持久飛行紀錄了，但爲了怕被人趕上，硬要延長一星期，企圖再創持續飛行二十四天的長久紀錄。雖然專家提出警告說：「自二十四日起，每一日的飛行就是踏進不明境界一步，從來沒有人在太空飛行過這麼久。」但他們依然充耳不聞，這和美國之重視人命成一強烈對照。看來，連太空英雄生在共產國家也是不幸的！至於一般小市民更可想而知了。有詩嘆曰：

一、太空設站顯奇能，遠地兼旬不稍停；
正把新猷傲美帝，迎來三屍使人驚。

二、紅朝人命不值錢，
出入鬼門視等閒。

古調今彈

葉其真

貴賤

上帝對人類顯然有所偏心！世上有許多事情本來就是不公平的。即以人種來說，分爲紅黃白黑棕諸色，就不知是什麼原因。一些人看起來很悅目，一些人看起來面目可憎；一些人「神高馬大」，在體形上已了優勢，一些人卻弱質天生，懨懨欲睡。這裏是指整個民族大體來說，不是單指某一、二個人。大抵人種之歧視，和體形、面貌、膚色有很大的關係。如果我們易地而處，可能也會同樣歧視人。

以地域之分配來說，也是極端不公平的。歐美都是好地方，土地宜於耕種畜牧；現在人們不必全靠耕種畜牧爲生的，土地仍是個青綠優美的居住環境。位在山上的小國瑞士，亦是一片湖光山色。歐美也有風雪，但時間不長；以全年來說，氣溫是宜人的。加以現代居住條件改善，天寒天熱已成爲年中打破單調的必要變化，而不是苦事了。反觀埃及、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等地，是連綿的沙漠荒地，而天氣終年酷熱，人受煎熬。每見到電影上、畫片上戴着白頭巾的回教徒，騎着或牽着駱駝，在沙漠上掙扎，汗下如雨，而又涓滴難尋的時候，便覺得渾身不舒服。心想，上帝簡直在處罰他們。印度及東南亞的一些國家，沒有阿拉伯沙漠的那種景象，然而亦熱氣迫人。在街上、野外都被猛烈的陽光壓得透不過氣來。去到那些地方，實在不想工作。若不分皂白地責備南洋的人懶惰，便有點冤枉。

會看過一些「非人生活」的電影，見到一些同類的生活，覺得很悲哀。他們在泥塵中，污溝旁邊居住，在沙漠中找蜥蜴，在泥沼中找蟹充飢。非洲的黑孩子，凸着大腹鼓，張着無神的眼睛在發呆。印度的殘廢人、痲瘋病人充斥，生存在迷信、神秘、漆黑之中。……這些過着「非人生活」的人，好像都在熱帶，在影片上他們都是鳩形菜色，衣不蔽體的。溫帶寒帶是否也有人過着非人生活，影片沒有交代。總之，那些人除了受日炙雨淋之苦，還要受其他的許多苦。看到畫面上的那些人的生活，實在令人失去了做人的興趣。

不知道有沒有人按地域統計過人類在文學、哲學、藝術等方面的貢獻。照個人的推測，住在溫帶的人的貢獻，一定更深更廣。住在寒帶的人，大也會有相當貢獻的，因爲客觀環境容許他們冷靜思想。住在熱帶的人，大概貢獻最少。熱帶如東南亞、印度、非洲等，即使沒有戰亂，容許人們有比較安定的生活環境，也難得有創作。生活在那些地方，人的腦汁都從太陽蒸發了，那裏還能夠思想？這與人的智愚勤懶不一定有關係的。

以上說了一大堆，頗有「宿命」的味道，也可能有些地方「倒因爲果」。我的意思，原想說明我們的生存條件，先天是不公平的。我們有三分努力，在一地可能有五分收穫，但換過一地，可能只有一分收穫。批評某些人的成就，也應考慮到客觀的因素。而說某些人

種資格的，別的房東（業主）有空閒的房間即使不願意也得租出去。房屋租例是由市人委有關機關處理的，業主只有服從的份兒。正因爲這樣，想開一次黑市舞會，一定要有僑眷支持，而且還要看準其長輩外出的機會。

待旦【下】

舉辦黑市舞會，場地解決了，可說解決整個問題的大半，不過也還有許多技術問題。首先是人選問題，這事不能聲張，挑選的人選必須十分可靠，保證事後不去告發，還得保證出了問題時不供出主持的人。其二是研究集中和疏散的方法。一般是化整爲零，一個二個地來，一個二個地走。其三還要編排輪流到街上去站崗，一發覺不對頭便打暗號散伙。

佈置雖是如此周密，但也很難保證不出問題，因爲街坊的治保委員們的鼻子是挺尖的，派出所的「同志們」也是滿有辦法的。

有一次我們在河南中路一層樓宇裏舉行舞會，跳了不夠三隻舞，穿着公安服的派出所「同志」就已神不知鬼不覺地闖了進來。我在街外站崗根本就沒有發覺。原來當我們陸陸續續走進這幢屋子的時候，已受到街坊幹部的緊密監視。懷疑我們搞什麼非法活動，早已報告派出所了。而我們的舞會尚未開始，派出所的公安幹部早已坐在同一層樓對面的單位等候行動了。那一次十多人唯一逃脫被捕厄運的只有我，因爲我被派到街外站崗，當我正在街上踱着方步，發覺音樂聲突然停止，而拍門聲大作，才知道事情不妙了。只好跑到對面騎樓下看着朋友們一個個地被押到派出所去。他們有的被關了三幾夜，有的被關了一二個星期才陸陸續續地放出來。最不幸的卻是那位姓劉的朋友，他是從新疆逃回來的，在廣州一直找不到工作，又逃避下放農村，結果因爲這件事被判强制勞動一年，押到廣州北郊的沙田農場「勞動鍛鍊」。

那一年的秋天，我因事到竹料中學去，恰巧順路，便騎着單車到沙田農場去看他，談起那件事，彼此只好相顧而苦笑。不過當時他還樂觀，因爲他相信只要再熬四個月就可以回復自由，反正是勞動，和下放到農村去並沒有什麼兩樣。我倒是衷心希望他早點恢復自由，並且許諾過當他出來時，請他到北園酒家去喝兩杯，慶祝，慶祝。

四個月後某一個星期天，他確是出來了，我也兌現了諾言，請他到北園酒家去，可是大家再沒有喝酒的心情，也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事情。因爲他告訴我，他强制勞動期滿前兩個月，沙田農場改爲無期的「職工」農場。

他現在僅是放假，每月放假一次，度完四天假期就得回去。如果假期滿不回去就會被公安局抓回去。而他現在雖然被稱爲「職工」，卻和「犯人」沒有什麼兩樣，連大小便也得「報告」。

當初我們實在料不到跳一次舞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那次黯然告別後，我們一直沒有再見，每看到跳舞，也就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他黝黑的臉孔。

寒窗雜憶

條氣不順的是上回的建校籌款，有大筆錢放在一家左派銀行，不久之前，左派銀行的一個高級職員突然失踪，事後才知道他是「投奔自由」，悄悄的跑到台灣去了。當然，那一筆巨大的存款也隨之失踪，那等如左派人士捐款幫助他溜到台灣去享福。

這一次的捐款，管錢的人會不會也像上次的銀行高級職員一樣，誰也不敢預斷。雖然這一次的目標不過二十萬，和上回的七百萬相去甚遠，可是人們的反應殊爲冷落，當然因爲左派仁兄見過鬼怕黑了。

非左派學校的勸銷賣物券，左報經常大肆抨擊，認爲是刮龍，不斷攻訐，可是，上回的建校捐款沒有下文，這回的籌款則是一字不提。

左派的一字不提是常有的事，凡是對他們不利的，他們就不會刊登，譬如大陸的浮屍，大陸的逃亡者等等，在左報上都見不到的。可是，捐款建校，對左派是有利的事，爲什麼也一字不登？不消說，因爛過一次尾，如果這次也爛尾便太丟人了。

台灣將成先進國

國民政府一位高級經濟策劃人預測，到一九七五年，台灣人民平均每年收入將增到五百美元，到那時，中華民國便成爲先進國了。

這個五百元大關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屬於先進國的尺度。據這位官員說：如果台灣的經濟增長率繼續維持每年增長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九的話，十年之後，台灣人民平均每年收入將達到一千美元。

衡量一個政府的好壞，首先應着眼於人民的生活，那一個政府能夠把

活在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裏，但他們的幸福是什麼？每月三十塊錢人民幣的工資？每月十五斤大米和每年七尺布的配給？

在香港，有一些自命爲中立的人士，但對大陸與台灣卻並不能作出公平的比較，不論在人民生活或自由方面，他們都往往是要求於台灣者多，要求於大陸者少。在大陸，偶然增加了十斤八斤大米的配給，或偶然可以買到一些肉類，他們就當是「特大喜訊」；可是台灣每年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的經濟增長率，他們還嫌其少。

對自由來說，動不動送去北大荒海南島勞改，他們可以容忍，但禁制媚共反政府的言論，就認爲不民主，拿着這不同的尺度去衡量兩個不同的政府是不公平的。國民政府當然還夠不上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理想的政府，但以之與大陸中共政府比較，對求生存的中國人來說，是相差太遠了！

二十年來，台灣經濟上的發展是驚人的，到過台灣的人常常都說，在台灣經營工商業的和從事農業的台灣本地人，他們的消費能力都比香港的遊客高，他們連想都想不到十五斤米與七尺布的生活。

中共一切的宣傳只能騙過番鬼佬，中國人——尤其香港的中國人，對中共的內情最清楚，香港同胞寄的糧包，大陸泅水逃港的青年，都是戳破中共虛偽宣傳的最有力證據。香港有人寄糧包到台灣去嗎？台灣的親友需要香港人接濟嗎？

萬人傑

　　試過那次「男素舞」之後，下一次舞會剛好是由我們系接辦，經過這次教訓，我們事前也就費了不少精神做準備工作。央求生物系、化學系的女同學「務必蒞臨增光」。還要求學生會的女幹事們做保證，到時把留在女生宿舍裏的統統拉進舞場。這次準備工作倒是蠻成功的，八時舞會樂曲一響，女同學就陸續進場，不久竟來了一百多位。可是糟糕的卻是男孩子們不知跑到那兒去了。百多位女同學只得三十來位男同學，而其中還有一些是舞會的工作人員，不能陪女孩子跳舞呢。害得我們又要趕到男生宿舍去「拉伕」。可是男生宿舍早已是冷冷清清的了，餘下那些在燈下下棋或者看書的，全是不懂跳舞的人，硬把他們拉去，也只呆呆地端坐在那兒看。結果女孩子們也只好摟着女孩子跳其「素舞」。

　　跳舞在別人的感受如何？我自是不得而知。在我來說，倒的確是一種娛樂和享受。腦子裏有的只是輕快的或是柔和的旋律，什麼政治學習，什麼畢業分配，什麼下放勞動都統統丟到腦後，倘若煩惱注定要來，就讓他以後再煩惱吧，跳舞那一陣子我是沒有煩惱，也不願意去煩惱的。

　　也許大多數人都像我一樣，「政治掛帥」、「階級鬬爭」、「不斷革命」，在周末跳舞時都丟得一乾兩淨吧！所以爲了「繼續革命」，中共中央也就在「十中全會後」禁止再開舞會。喜歡跳舞的人到了周末，也就只好另找其他消遣了。

　　不過，那時儘管沒有公開的舞會，偶然也還有黑市舞會的，可惜那時我早已離開學校，再也不是學生身份，實在不敢去冒險嘗試。因爲機構裏政治要求非常嚴格，若被公安機構抓到了，不但要被開除，可能還要坐牢呢。慾了一段好長的時間，實在覺得日子不好過，整天埋頭埋腦工作，工作完了又埋頭埋腦學習文件，周末放假又只能埋頭埋腦地看小說。因爲那時值得一看的電影也非常少了。也許正因爲慾得太久了，在朋友的慫恿下，竟然冒着被捕的危險，偷偷地去參加黑市舞會。參加過一次之後，倒想常常去，可惜黑市舞會並不多，因爲場地十分難找。

廣州的

　　黑市舞會其實只是私人「派對」，根本不收任何費用。其場地不過是一個能容納十來人的小廳，設備也只是一個唱機，幾張唱片。可是卻不知要費多少腦汁，經過幾許周密的籌劃才能舉行一次。廣州市雖說人口比香港少得多，而土地又比香港大得多，佔地寬廣的新型建築物也不少，但市民居住的環境卻比香港惡劣不止十倍。一層小小的舊樓住上五六十人是非常平常的，一百家人中也難得有一二家是擁有一個小廳的。因爲那些新的高樓大厦，不是辦公大樓就是迎賓館，普通市民沒有享受的福分。

　　全廣州市可以舉辦黑市舞會的地方，數來數去只有黃花崗畔的華僑新村，以及河南中路的華僑新村。因爲開舞會不僅有廳就行，要距離左鄰右里遠，又要同一單位裏沒有別的住客。余了華僑爭竊有一家人住一個單位之外，其他人是絕對沒有這

橫眉語

香港治安的毒瘤

　　六月十一日晚上，一雙情侶在雷達山附近散步，突然遭到八名飛仔暴力行刧，掠去手錶和一百四十元現款。飛仔們並不就此罷手，還將女的輪姦，弄得這名少女身受重創，事後要送入醫院留醫。

　　在報上讀到這則新聞的人，無不搖頭嘆息。香港的治安受到這些青少年威脅，簡直使到人人自危，每個市民的生命財產，分分鐘會受損害，這種情況，不能任由它存在。

　　經過半個月偵查，警方在老虎岩新區及觀塘若干樓宇中拘捕了四名涉嫌人物。這四名被告，竟沒一個超過十六歲。一個姓陳，十五歲，工廠工人；一個姓文，十五歲，無職業；一個姓陳，十四歲，學生；一個姓周，十六歲，工廠工人。這樣小小年紀，竟敢幹出打刧强姦的罪行，實在太駭人聽聞。可是，罪行雖嚴重，但發生在受到法律保障的青少年身上，結果如何，不待宣判，已可猜得到。

　　最可悲的是這受到八名飛仔輪姦的少女。這件事不但使她身心受到重大打擊，而且可能影響到她畢生的幸福。如果因此成孕，就更是不幸中之不幸了！

　　青少年的罪案，無可置辯的已愈來愈嚴重。搶刧、兇殺、開片、强姦

律，結果，只有使阿飛的罪行愈來愈嚴重；自然也使市民愈來愈不安了！

　　有一位感化專家說，青少年罪案之日益增加，是由於香港人口增加之故。同時，青少年犯罪，往往是由於他們的「無知」。

　　我們認爲，這位專家的話，簡直是不負責任。青少年第一次犯法，可能由於「無知」。可是經送入感化院感化後，就該是由「無知」變爲「有知」了。但事實上經感化的青少年，還是繼續犯罪，有十次八次案底的，大有人在。這些人，仍然是因爲「無知」而犯罪嗎？

　　我們要求政府，對青少年的罪案，再不能不認眞對付了！

左校又籌款建校

　　左派學校藉建校刮龍已不是新聞，一九六九年發起一次大規模的籌款建校運動，在左派頭頭大力推動下，成績相當不錯。凡與左派有生意來往，或在左派機構服務的，都要有所捐獻，因此一下子便寡集了七百多萬元。可是大款到手後，卻沒了下文。後來有些左派人士提出質問，左派頭頭也不能裝痴詐聾，結果拿了二百萬在慈雲山附近買了一幢房，作爲校舍，可是迄今這間新校還未有開辦的消息。也許左派人士食過番尋味，覺得這些老襯最容易搵，因此，觀塘輔仁街一家左派學校近來也有建校捐款之舉，所有該校的學生，都要叫他們的家長和親友捐款，到目前已捐得十萬元，可是學校當局的目標是二十萬元，還不肯罷手，向學生們施加壓力，弄得家長怨聲載道。

中到處旅行，然後就編號、歸檔了事。

就連總參謀部的敵情調查司司長，也認爲「國家安全局」這種看法，完全是大驚小怪，小題大做。所以，當他「轉予太平洋武裝部隊總司令知照」的時候，把它的「急件」資格都取銷了，只作爲一件「例行公事」，用「平郵」寄到夏威夷去。

坐在夏威夷「太平洋部隊總司令部」裏的值日官，自作聰明地認爲：身爲總司令，參謀長和情報部長的那些忙人，那裏會有功夫來處理這種「平郵」？於是，就把他交給了情報部裏一位人微言輕的尉官。而那位尉官又以爲：一切都早已在「五角大廈」中做了適當的處理。所以就不假思索地把它放進「卷宗」夾裏去，不再加以理會。

一九六八年一月六號這一天，北韓的平壤電台，曾經公開警告美國：「不要夢想使用間諜艦，來侵入我們神聖的領海！」

過了五天，平壤電台又正式宣佈：「美帝國主義，已經派遣了許多僞裝成漁船的間諜艦，到我們的東岸沿海來進行刺探工作。我們的人民海軍，將會堅決地，徹底地對這些海盜，加以膺懲！」

而也恰恰就是在這一天，「波比羅號」奉命離開了日本，直駛北韓東海岸，去執行它的「秘密任務」。

平壤電台的兩次警告，既沒有驚醒任何在「五角大廈」辦公桌後抽雪茄的將軍，也沒有提起任何在夏威夷總部裏的情報軍官們的注意。他們這種兒戲的態度，就使美國栽了一個一百多年來從沒有栽過的大跟斗。嚴格地講來：這種兒戲的態度，並不是單單在那幾天才開始的。事實上，已經有了好幾年的傳統了。

一九六一年的時候，蘇聯派遣來追踪美國海軍的間諜艦，在數量上達到了最高峯。光是在北大西洋區域，就有三千多艘僞裝的蘇聯「漁船」。在美國海軍基地和「甘廼廸角」的附近，也經常有九十多艘這樣的「漁船」，在來往遊弋。

美國的「國家安全局」，被這些海上來的「不速之客」，氣得七竅生烟。決定非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可。於是，馬上就從海軍裏抽調了一批快速的海岸巡防艦、驅逐艦、護航艦出去，裝上了各種最新式的雷達與收聽設備，配備了一羣羣從「國家安全局」派來的情報專家和技術人員，開始在海上和那些蘇聯漁船去表演「捉迷藏」；而且也鑽到「蘇聯老大哥」的禁區裏去東游西蕩，搞回來了不少非常有價值的情報。

但是，「國家安全局」在這方面搞得越成功，坐在五角大廈裏的那些海軍將帥們，就越覺得替別人做「無名英雄」，實在沒有意思。反正這些「間諜艦」都是從海軍中「借去」的。那麼，又何必不由海軍自己來一手包辦呢？

這時，海軍的情報部就擬了一個新的「間諜艦計劃」，來和「國家安全局」搶風頭。他們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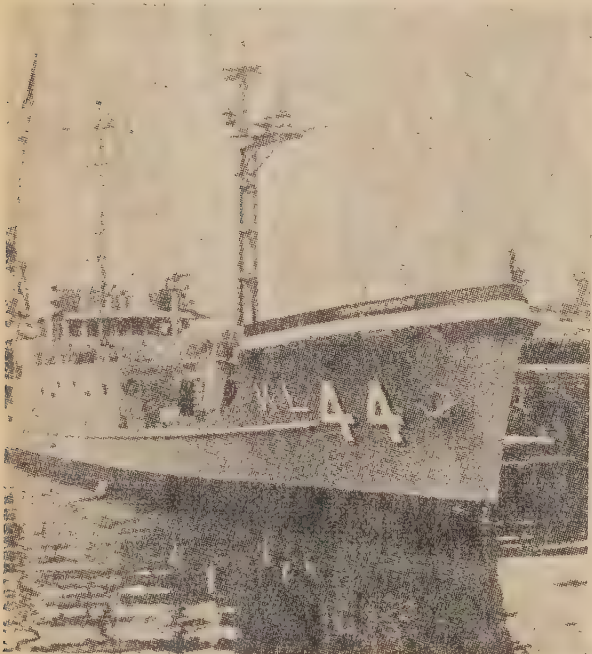
一、在海軍中成立一個所謂「一般技術研究部」，專搞間諜艦的工作。二、改用非武裝的、輕型的、廉價的船隻，僞裝成「海洋學研究艦」，來進行情報工作。三、停止使用新式的、高值的軍艦，來執行「間諜艦」的任務。四、盡量利用業已報廢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代的軍艦，特別是一萬噸級的「自由輪」貨船。

海軍當局馬上就批准了這個計劃，從一九六一年七月起，正式開始利用這些老弱殘兵，來建立一支自己的「間諜艦隊」。

第一批，一共有七艘。其中最成功的是「牛津號」，它在大西洋截獲了蘇聯正在古巴建立飛彈基地的情報，使得甘廼廸總統能夠及時攤牌，逼得蘇聯的頭頭赫魯曉夫，不能不懸崖勒馬。

不過，這項功勞並不能完全算在海軍的頭上。因爲直到那時，在這些「間諜艦」上搞情報工作的人，也都還是「國家安全局」的那一批八百羅漢。所以，說來說去，海軍還是做了「無名英雄」——這一點實在讓那些肩頭上金光閃閃的海軍將帥們，覺得寃枉，覺得不服氣。

所以，他們就決定把一批停泊在船塢裏許多年，正等待着鎔成廢鐵的老貨船，那些被「國家安全局」視爲垃圾的東西，抽調出來，加以改裝，成爲完全是海軍自己的「間諜輕騎兵」。



被北韓俘虜的波比羅號情報艦。



躺在船塢裏待熔的美國「老爺艦」。「波比羅」是其中之一。



美國軍事史上最丟人的醜聞

波比羅號情報艦事件的眞象（一）

天涯客

編者的話

綜合近年來的資料，美國每年耗費於情報方面的人力財力是驚人的：中央情報局有十五萬名美國人及數千外國人受僱工作，國防部情報局則僱了二十九萬人；用於國內的情報費是每年卅五億美元，用於國外的約爲十五億左右，這些錢都是花於防諜保密及搜集軍事、政治、經濟、工業、科學、文化等情報工作上面，包括海外空偵查、人造衛星的高空攝影。可是，從一九六八年一月廿三日，美國情報艦波比羅號被北韓俘虜這一事件的內幕看來，美國人對情報費的使用，卻被許多人事上的「烏龍」，抵消了一部份效果。本文便是揭露這「烏龍」作風所造成美國「國恥」的內幕。

「波比羅號事件」，是珍珠港被奇襲以來，美國軍事史上的頭一號奇恥大辱。海軍方面那些肩頭上星光燦爛的將軍們，更把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號這一天，宣佈爲「國恥紀念日」。因爲「波比羅號」，是一八〇七年以後，第一艘被別人活生生地俘虜去的美國軍艦。

爲了要讓金日成把那被俘虜去的八十三個官兵釋放出來，美國的代表烏德瓦德少將，在板門店簽署了一項文件：正式向北韓政府道歉，並且「保證此後永無類似事件發生」。最後還「懇求對船上官兵寛大爲懷，予以釋放。」——言卑意恭，一反花旗大少爺們平日飛揚跋扈的作風。

這八十三個在戰俘營中，吃了一年苦頭的俘虜，在重新登上祖國土地的時候，馬上就掀起了一陣陣的驚濤駭浪。數不清的「專案調查小組」，內幕新聞專家，「目擊記」的代筆人，都紛紛發表了駭人聽聞的報告。

只有那些眞正應當對這件事負責的將軍們，一個個噤若寒蟬，半聲不響。因爲他們比誰都明白：只要開錯了腔，肩頭上亮晃晃的「星徽」就保不住了。

這件「無頭公案」，一拖就胡里胡塗地拖了兩年。——直到去年，才總算眞相大白，什麼底牌都被幾個專門追查「波比羅號事件」內幕的歐美新聞記者，絲毫不客氣地翻出來了。

原來這個電報，是在一九六七年聖誕節的前夕，就開始了的。離「波比羅號」的被俘，還恰恰早一個月。

那一天，美國太平洋區武裝部隊總司令，打了一個電報，通知美國最大的情報機構——「國家安全局」（NSA）道：

「在最近數日內，排水量九五〇噸之波比羅號，即將駛離日本，前往北韓東岸，進行偵察，搜集有關北韓軍事通訊密碼，以及沿海防務，船舶活動等各方面之情報。

波比羅號係在國際海面上進行活動，故所冒之險極微。並無必要派遣任何他艦護航。

此外，在波比羅號上，尚裝有機槍二挺，必要時，亦足可用以自衛……」

首先看到這張電報的人，是「國家安全局」裏的一位老手，化名叫「漢克」的先生。他知道得很清楚：最近幾週以來，北韓和美國的第一線部隊，在「停火線」上，不斷地駁過火。北韓當局對於東海岸的防務，也正在大力地加强，埋伏在三八線附近的噴氣式戰鬬機和魚雷快艇，簡直多如牛毛，任何一個海上來的，或是從空中來的「不速之客」，都馬上會受到「熱烈招待」，弄得個有去無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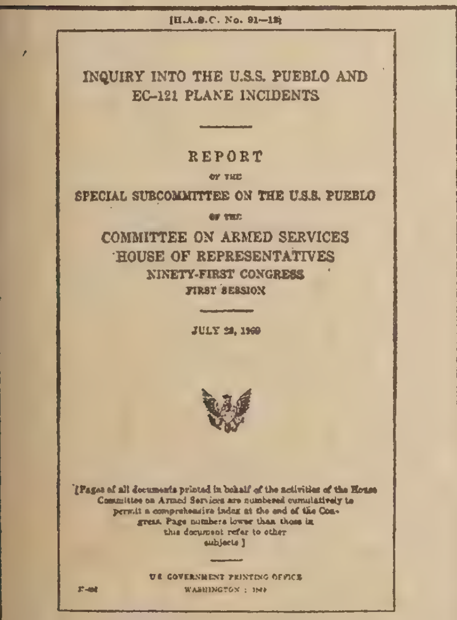
在這種風雲險惡的關頭，送一條只裝了兩挺機槍的小船，跑到金日成的脚下去「刺探軍情」，簡直是送羊入虎口，結果可想而知。——所以，「漢克」先生，顧不得聖誕節前喜氣洋洋的輕鬆氣氛，連忙拿着這張電報，去見「國家安全局」長卡特爾中將。

他們兩人都認爲：無論如何，非馬上警告一下「五角大廈」的將軍們不可。否則，整個「波比羅號」，就會成爲美國人送給金日成的「聖誕禮物」，再也不用想看見它回來了。

在他們打給五角大廈的電報中，着重地指出來了兩點：「北韓海軍，對於任何駛近海岸的外國兵艦與漁船，都一律採取敵對行動。尤其在東海岸線上，北韓根本毫不尊重國際規定之公海界限。」

因此，他們主張：在「波比羅號」駛出執行任務的時候，一定要先佈置好强有力的安全措施。

這電報是在聖誕節的後四天，打到華盛頓的五角大廈去的。但是，那裏的將軍們，卻把它當做一件普通的公文來處理，讓它在大辦公室和小辦公室



[H.A.S.C. No. 91–12]

INQUIRY INTO THE U.S.S. PUEBLO AND EC-121 PLANE INCIDENTS

REPORT
OF THE
SPECIAL SUBCOMMITTEE ON THE U.S.S. PUEBLO
OF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FIRST CONGRESS
FIRST SESSION

JULY 28, 1969

[Pages of all documents printed in behalf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are numbered cumulatively to permit a comprehensive index at the end of the Congress. Page numbers lower than those in this document refer to other subject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 1969

美國國會的「波比羅」號事件專家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書。

廣西桂林馬君武，童時便有神童之稱，滿清末葉，負笈東瀛，研習工科，畢業後，又赴德國深造，獲博士學位，與辜鴻銘、嚴又陵被稱為當時留學生三傑。馬氏先後任總統府秘書長、廣西省長、大夏大學校長、廣西大學校長，平生逸聞甚多，茲紀其數端，以饗讀者：

馬君武逸聞

王代民

自嘆做官難

馬在廣西省長任內時，聽說邕寧縣長周公謀，行為不檢，滿身常是馥郁芬芳的香水氣，又喜歡向女人調情——吊膀子。他大發雷霆，道：「這樣的縣官還像話？」於是，立即下了一道手諭：「查邕寧縣長周公謀，周身香水，好吊膀子，着即撤職。」周公謀接了這手諭，兼程趕到省府，向馬說：「我周身香水，從何處來？何人嗅到？省長不信，可派心腹搜查我的行李，是否有香水氣。至於說我好吊膀子，是否為省長親見？所吊者又是那一位娘兒？如果沒有證據，那末，現在中國已是民主國家，大官也好，小官也好，都是在法律保護之下的，縣長做不做無所謂，但不願在『莫須有』三字下去職，省長以為如何？」

馬君武被詰詢得瞠目結舌，啞口無言，他自知理屈。結果周公謀雖丟了縣太爺，卻任另一要職。

這事之後，馬苦笑嘆道：「不料官是這樣難做呢！」據說，他辭卸廣西省長，就是為了這事呢！

寵姬與誼女

馬氏辭卸廣西省長後，深深地感到無官一身輕，常笑對人說：「現在我恢復自由了！」從此，酒紅燈綠的場合中，常常可以看見他，他的風流韻事，便傳出來了。

而最為人樂道的，是他那以身受彈，掩護他脫險的寵姬。他這位愛姬，據說是馬氏在歌台舞榭中結識的，不獨長得嫵媚動人，而且還善伺人意，馬氏面對這一朵解語之花，大有非此姬，居不安，食不飽之慨。因此，馬氏到那裏，便帶她到那裏。

某年，廣東部隊由桂林東撤，馬氏為避兵燹，也帶她賣舟沿河而下。不料，舟至中游，便為桂軍某部，向馬舟掃射。一時彈雨橫飛，水花四濺，她駭得花容失色，立即把馬氏向身後一推，以身障馬，詎知，馬氏雖倖免於難，她卻中了一彈，而玉殞香消了！馬氏因其為己而死，哭之甚哀。以後，一提起了她，便老淚縱橫。曾紀以詩云：「驀地槍聲四面來，頓教玉骨委塵埃，一坏寧瘞彌天恨，萬事無如死別哀，海若能填惟有淚，人難再得始為佳，從今收拾閒情賦，且買青山伴汝埋！」

後來，馬偶檢舊篋，發現此姬生前的書札，又為一詩：「此是當年紅葉書，而今重展淚滿裾，斜風斜雨人將老，青史青山願終虛。百字題碑記恩愛，十年去國共艱舒，茫茫樂土知何在，人世倉皇一夢如！」

馬氏除了擁不少姬妾之外，還有很多誼女兒，而這些誼女兒，大都是歡場中的妞兒們，在這些粥粥羣雌中，他最喜歡的，要數唱桂劇的坤角筱金鳳了。這位坤伶，年紀只有二十左右，是當時桂劇中色藝雙絕的人物，有「桂林三寶之一」之稱——另二寶是辣椒醬和豆腐乳。這妮子又名尹羲，一說這是她的眞姓名，一說是馬氏替她取的。她登台演唱時，馬氏一定在座為她捧場。她為了答謝誼父的盛情，演出時常向馬頻送秋波，馬氏越發飄飄然，拜倒石榴裙了。

當時有某君，曾為筱金鳳和馬氏這一韻事，寫了這樣的一首詩：「詞賦功名恨影過，英雄垂暮意如何，風流誼女多情甚，頻向親房送眼波」。

馬氏一次離桂經衡陽赴某地開會時，一時念筱金鳳甚切，在車上寫了一首詩寄她，詩云：

「百看不厭古時裝，剛健溷柔各擅長，為使夢魂能見汝，倚車酣睡過衡陽。」

馬對筱金鳳是如何的傾心，從這首詩中，可以想見。筱金鳳有了他這位英雄知己，其身價越扶搖直上了。馬逝世的消息傳出，筱金鳳立即素服趕到馬宅，撫屍痛哭，如喪考妣，以後洗盡鉛華，嫁了一位小商人，每年到了清明，必到馬墓前祭掃。馬氏有此多情重義的誼女兒，九泉有知，自當欣慰。

「所事未成吾肯死？」

馬雖學貫中西，但仍有讀書癖，他在廣東兵工廠長任內，午飯後，一定要讀書一小時，此時，不獨不處理任何公務，任何賓客也不接見。

那時，正是「護法」之役展開的時候，他一方面要負責計劃兵工廠的生產工作，一方面還要出席非常國會。不料，他正在盡瘁國是的時候，上海某報不知道根據什麼消息，說他已經逝世，他看到那聳人聽聞的消息，立即寫了一首闢謠的詩：

「神州學術太衰微，演古翻新賴大師，所事未成吾肯死？且欣强弩勝他時！」

以復興中國學術為己任的抱負，躍然紙面，雖然不免有點自詡，但吐屬畢竟不凡，現在讀起來，還覺虎虎有生氣呢！

貧家子骨肉情深

馬家道清寒，九歲時，即成了孤兒，他的弟妹，因家貧，病了連醫藥費也沒有，都不幸早殤，他想起他的悽涼身世，曾寫了一首「懷慈母弟妹」的五古一首，詩云：

「旅館夜夢醒，心寒呼慈母，萬家別家愁，廿年育兒苦，荒村隱茅屋，雪深今幾許？家貧躭遠遊，兒罪不可數！他鄉知交稀，乞米恐無處。含淚別母去，出門何茫茫，國仇未能報，母恩未敢忘！九歲阿爺死，教養賴阿娘，同胞凡五人，追憶惻肝腸：三弟命最短，七日喪北邙；次妹頗聰慧，得病亦尋常，家貧無藥醫，坐視為鬼殤；長妹有暗疾，其命遂不長；次弟生九歲，讀書盈半床，夜深不肯睡，對燈聲琅琅，一夕得喉疾，哀哉醫不良，倏忽成異物，早慧竟不祥。弟死後五年，阿兒適四方。弟墓無碑碣，踐踏恐牛羊。」

他內心的沉痛，可以想見，骨肉情深，也表露無遺了。

新左派的自我揭露

——二評橫眉的「山雨欲來風滿樓」

我們之所以目橫眉之類的這些人爲「新左派」，是根據於「聽其言，觀其行」。這在筆者第一篇評論中，已就橫眉的「政治認同」作了分析。

爲了進一步讓讀者認識他們的面目，我們還是以「橫眉論橫眉」的方法來作探討。

橫眉說：「政治認同是任何政治行爲與政治參與的根源，認同於一國使個人與該政治整體產生一心理聯繫，並與認同於同一國度的人合成一個國家。對這心理團體的利益視爲個人之利益，侵犯此國度之利益者視同侵犯自家的利益。」

在這裏，橫眉運用學院派的政治術語故弄玄虛地販賣了他的兩個觀點：一、他們的政治行爲與「政治認同」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說，和他們的立場有關；二、個人利益和他所認同的心理團體利益的一致性。

橫眉在政治上既「認同」於中共，那麼，他所鼓吹的別有用心的搞風搞雨的學運，當然是站在「左」的立場上，在主觀和客觀上都是和中共「合成」在一起，這就是他的「心理聯繫」了。

橫眉所謂的「心理團體」是什麼[illegible]在他的心目中，這是指「國家一而言。那麼，他實質上是宣揚「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如果以一般理論而言，這是對的，是普遍適用的。問題是，橫眼心目中的「國家」，是實行極權統治的中共。因此，我們得注意橫眉所販賣的政治私貨，他是在利用學生們崇高的愛國觀念，以變魔術的手法，使學生運動爲極權統治的中共服務，納入他們別有用心的「一致性」中。

這是橫眉陰謀的大暴露，也是「新左派」搞學運陰謀的大暴露。

倘若讀者覺得他的自我揭露還不夠徹底，那麼，請看橫眉所寫的赤裸裸的自供：

「由於中共的强大與『有可爲』，使青年由無知的憎恨轉成畧有好感。……今時不同往日，做個中國人總算有多少光彩，做個中國人總算有點兒意義。基於這個原因，對政治的興趣也日漸濃厚。興趣的增加是行動的催化劑，是參與的預兆。」

這些話說得很明白，他們搞學運的政治背景是由於「中共的强大」，有這樣的靠山，他們就「有可爲」了，就可以搞風搞雨，興波作浪了。橫眉的悶葫蘆所賣的藥，原來是這種政[illegible]催化劑。

橫眉在上述的一段話中，把香港學生對中共的憎恨說成是「無知」的，這是對愛自由、愛民主的正義學生在政治上的粗暴的汚蔑。中共的暴力統治，自然造成熱愛民主自由的人士的憎恨，尤其是曾經在大陸受過中共暴政磨難的同胞，體驗尤深，並不會由於橫眉駡一聲「無知」就能掩蓋事實眞相的。而橫眉駡這些學生「無知」，他自然「有識」了，然而可憐得很，這位「有識之士」卻在這裏招供了爲中共張目的眞面目。

我們絕不相信廣大青年學生會接受橫眉販賣的政治催化劑，而對他們所搞的「政治行爲」發生「興趣」，更不會參與他們所搞的「政治行爲」，掉入他們所設的陷阱。這方面，在港八僑校的許多學生和教授已經用行動對「新左派」作了答覆。

橫眉在他的文章中還有一段精彩的自供狀：「一九六六年到六七年間中國大陸上的紅衞兵運動和毛澤東個人的革命成就亦影響到香港的青年。……毛澤東的思想和個人政治感召對青年的一代或多或少的有着吸引力和啓發性，……紅衞兵運動給學生運動帶來了效法的模型，毛澤東個人的感召使學生領袖作了個人領導的代替物……學生領袖多否認毛澤東個人感召和紅衞兵的影響，但到底事實勝於雄辯，分析的結果顯示了潛意識裏的內涵。」

事實的確勝於雄辯，筆者把橫眉觀點分析的結果，也顯示了橫眉確是受了「毛澤東個人感召」，而且簡直可以說供認了自己是毛澤東的信徒，鼓吹在香港的學運中，實行個人崇拜，個人領導，像毛澤東利用那些紅色暴徒那樣來利用香港的學生，施展自己的政治手段，達到他們所企求的政治目的。橫眉輕描淡寫地說什麼「潛意識裏的內涵」之類的話是不夠老實的。同時，必須指出，紅衞兵運動和毛澤東的思想與個人政治感召只是影響了像橫眉那樣的「新左派」分子，並沒有像橫眉偸天換日的說法那樣，影響了所有的青年和學生領袖。橫眉的說法等於是對許多青年和學生領袖進行了一次政治强姦。

關於紅衞兵運動和所謂毛澤東思想與個人感召，這裏不打算詳細討論，但必須指出的是，紅衞兵運動是一個暴力運動，而毛澤東的思想是主張進行暴力革命的。橫眉之所以熱衷這些，宣揚這些，其在學運中所鼓吹的路線、手段，不是揭露無遺了嗎？

儘管橫眉對香港的學生運動作了許多歪曲事實的謬說和錯誤的估計，說到他們自己的地方老實和不老實均有之，但以「橫眉論橫眉」，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他們的立場、政治背景、思想指導、路線、手段的運用等方面，都很明白地進行了自供，揭露了自己的眞面目，而很不幸，這就是他們忌諱的稱號——「新左派」。

校外漢

毛自說減低個人崇拜

「毛澤東會見記」探實（二）

在史諾與毛的會見中，最使毛澤東感到難堪的恐怕是有關「個人崇拜」的一段話了。一九六五年一月，史諾訪大陸時，曾與毛澤東談到這個問題，那時他表示中共情況特殊，必須搞個人崇拜。這次在談話中毛做了新的說明。史諾記述如左。

以人民爲爭權的芻狗

「我們首先講起上次在一九六五年一月間所作的談話和我所寫的那篇報導。當時，我曾經寫道，主席承認在中國確有個人崇拜的現象——並有理由相信這是必要的。有人會因此怪責，認爲我不該報導出來。」

按：毛這次則把問題挑明了：「你把中國有個人崇拜的現象報導出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既然有這種事實存在，爲什麼不寫出來？這是事實嘛！……。那些反對我在一九六七年和六八年訪問的人是屬於一極左組織的分子，他們曾一度控制外交部。不過，現在早已經被肅清了。」

這兩段話透露了很有趣的問題。史諾曾受中共左派的攻擊，並且在一九六七、六八兩年要求訪問大陸被中共拒絕。關於極左分子控制外交部的問題，其它的報導說僅數週之久，史諾在這裏說出從一九六七到一九六八差不多兩年不得進大陸。其實史諾不獲進大陸，還不是毛澤東的意思？現在推到極左分子身上去是瞞天大謊。毛繼續告訴史諾說，在一九六五年當時「許多權力——包括省、區黨委的宣傳工作，特別是在北京市委會內——都不受他控制了。所以他說需要更多的崇拜，因爲這樣才能號召羣眾來打倒那些反毛的官僚。」

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毛澤東則不仁之至，驅人搞對自己個人崇拜，做爲權力鬭爭之工具。毛澤東大言不慚，因爲許多省市當局不受他控制，他就要搞文革、搞造反奪權，顯示他即是眞理，違反他即違反眞理，這是自憐自迷，是一種精神病。洪秀全在兵臨城下時口中仍唸唸有詞，呼天兵天將；王莽兵敗破國時猶言「天降德予余……」等蠢話。毛澤東這種對自己的狂迷，與洪秀全、王莽無殊。

吃魚嫌腥談崇拜

毛澤東表示：「當然，個人崇拜的工作，在某些地方是作得太過份了。今天，已經逐步在矯正。」「不過，主席指出道，要使人民克服三千年來崇拜皇帝的想思傳統，不是容易的事。所謂的『四個偉大』——現在用來形容主席自己的：『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多討厭的字眼！」

「這些東西遲早都要扔掉。只有『導師』這個字眼會留下，——這是說，毛只是一普通的教師。他曾經在長沙做過小學教員，而現在仍然是導師。其他的名銜不久都會消失。」按：在這裏毛澤東又撒瞞天大謊，騙死人不償命了。他眞以「四個偉大」的字眼討厭嗎？他眞的想自動削減對他的自我崇拜嗎？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早從延安時代已經開始了，已經繼續了差不多三十年，一直都在唯恐其不「過份」，爲什麼現在才感到「四偉大」的字眼的討厭呢？這是貓兒吃魚嫌腥，誰能相信？

毛暴露，對他的「個人崇拜」因爲過份已受矯正。其實矯正早從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就開始了，從那一天起大陸電台廣播即停止喊「萬壽無疆」了。去年起大陸旅館客房裏，輪船輪橋上即不見毛像和毛語錄了，今年一月起「人民日報」及「紅旗」上，即出現馬、列的語錄，騎在毛語錄的頭上了。這一切都不待毛的自說而實行了。毛澤東自己提到這個問題，故意表示他是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而已。

說話離譜出洋相

毛表示「現在各地都有太多的標語口號、像片和石膏像，觸目皆是。紅衛兵會堅持說，如果一家庭裏沒有這些定是反毛派。而在過去數年，因爲情形特殊，也的確有這個需要，現在情形改善了，應該讓它慢慢冷下來。」

「不過，他繼續道，美國人不也有他們的個人崇拜嗎？每州的州長，每一任的大總統，甚至每一內閣閣員，如果得不到一部份人民的崇拜，他們怎可以做好並繼續工作下去呢？在這世上，被人崇拜和崇拜他人這兩種慾望，或多或少是永遠存在的。他打趣的道，就以你來說，如果沒有人閱讀你的書和文章，你高興嗎？所以崇拜這件事總是存在的，包括史諾在內。」按：毛澤東果無不打自招了。你看他內心裏是多麼喜愛個人崇拜。還厚着臉皮爲個人崇拜辯護，可是他太無知了，無知到離譜的地步。竟認爲閱讀某人的書，即是對某人的崇拜！例如筆者爲了研究歷史，讀了不少共產黨人包括毛澤東的書，益使我感到他們可憐可鄙。談到什麼「崇拜」？莫名其妙！

他對外國的知識太有限，竟把美國的州長、總統之當選，歸之於受人崇拜的結果！史諾把他這些也報導出來，似乎對毛不太友善，因爲無異是揭毛的底牌，出他的洋相！

在民主國家投票選舉某人，決不等於崇拜某人，這是人所周知的常識。例如許多美國人在大選中投尼克遜的票，絕不是崇拜尼克遜，而是贊同共和黨的政策。當然其中少數愚夫愚婦，也有崇拜尼克遜的情形，不過那不是決定因素，不能說尼克遜當選，是因爲多數美國人崇拜尼克遜！還有一點毛澤東故意在打馬虎眼，崇拜是自動自願的事實，不能用槍桿子威逼。鄉下人拜狐狸，供黃鼠狼，拜大樹，都是甘心情願的，可是大陸同胞之「崇毛」，是被迫行事，此二者各有本質的差別，讀者不可不知也。

史劍非

「七・一」光景黯淡

魯遷

去年筆者曾比較中共的「七・一」建黨紀念，遠不如「八・一」建軍紀念盛大熱鬧，顯示了軍盛黨衰的形勢。年來「整黨建黨」有了長足發展，二十九省市也有二十五省市建立了新的黨委領導，許多觀察家都認為，今年的「七・一」，一定比去年有些起色，可是實際的冷落黯淡，超過人們的想像。

未舉行公開集會

七月一日的外國電訊報導說，中共七・一建黨五十周年沒有邀請外國共黨代表參加，其實去年、前年都沒有邀請，在黨陷於支離破碎的現狀下，為了藏拙遮羞，當然不會邀請外國共黨參加。

其實不止是未邀請外國共黨參加，並且不張燈結綵公開慶祝，甚至沒舉行慶祝集會。去年如此，今年也如此。為什麼黯淡到這個地步呢？可能因為文革期間，傷害了太多的幹部和黨員，黨的大規模集會，會發現太多人缺席，或太多的悽慘面孔。如其弄得許多人不自在，不如不舖張慶祝了。

今年「七・一」對中共來說最大的遺憾，是「整黨建黨」功虧一簣未能及時完成，做為「七・一」賀禮。

二十九省市現有二十五省市建立了新黨委機構，為什麼餘下四川、西藏、寧夏、黑龍江四省（區）不能趕在七・一之前建立新黨委呢？

觀察已建新黨委的二十五省市，並沒有什麼技術上的困難。所舉行的省市黨代表大會，完全是形式；因為所選出來的領導班子，要送交「黨中央」批准，最後決定權在北平不在地方。換言之，只要「黨中央」順利的決定了領導班子，召開代表大會不過是數日間即可辦好的事情。「整黨建黨」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以來，進行了兩年多，迄今仍不能全部完成，根本原因在於「黨中央」不能順利決定各地方領導人事。也就是說對地方領導人事發生激烈爭執，這是近一年來中共高層權力鬪爭的核心和焦點。從過去二十五省市的領導班子看，毛澤東及其左右，顯然打了大敗仗，因此對於僅餘的四省市的名單，壓住不放，做最後的抵抗！

毛派仍握宣傳權力

去年六七月裏，毛澤東的興緻還相當不錯，還偕同林彪先後會見剛果、羅馬尼亞、法國等代表團；今年則除了會見羅共第一書記修西斯古（無法不出頭）幾乎不見任何外賓。

去年七月一日，在兩報一刊的聯合社論中，毛派猶喝止新當權派高抬貴手，別再報復：「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幹部，要有無產階級的寬濶胸懷，

些犯錯誤的人，要勸他們改好。要幫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認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評沒完。』」為陳伯達、康生等緩頰；可是「七・一」後不久，陳、康等就不能公開露面了。今年一月起，毛澤東不得不批准打擊「假馬克斯主義政治騙子」的運動。

這次「七・一」聯合文章，幾完全拋開黨內現實不提，專說過去的歷史，洋洋近兩萬字，像一篇簡短的中共黨史。

今年為什麼忽略現實，專談過去呢？是讓黨員紀念毛澤東過去的功勞，來沖淡「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的滔天大謬。這是毛澤東在當前情勢下，對自己的最佳辯護。不過字裏行間，仍掩不住憤懣之氣，例如他竟發出無人相信的恫嚇：「毛主席教導我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弦外之意，你們這些新當權派，不要高興得太早了，看，我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讓你們也嘗嘗滋味。其實呢，這和過去鳴放失敗之後仍說鳴放正確，「人民公社」失敗仍說「人民公社好得很」是同樣的無聊！毛如果還有力量再發動文革，陳伯達和康生等，就不至於弄到不敢公開露面了。

從延安時代起，毛澤東就親自撰寫和審查黨報的社論，重大的文獻，更是非看不可。因此筆者相信，去年和今年的聯合社論，都經毛親自刪改。目前軍、政、黨的大權都已在新當權派手中，宣傳的權力似仍由毛派掌握，試看電影和戲劇工作仍未復常態，仍在翻來覆去演那幾齣「革命」戲，就可了解。代替毛澤東主持宣傳工作的則是他姪女婿（？）姚文元。

反蘇宣傳仍將繼續

毛澤東在去年十二月與美國記者史諾的談話中表示，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判工作要繼續「一萬年」！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以來，歷次對蘇關係的反覆看出來，毛的確握有宣傳權，並且利用宣傳權力來突出毛的反蘇主張，來與新當權派搗亂。

周恩來決定與蘇聯談判，江青則利用阿爾巴尼亞建黨紀念來擴大反蘇；新當權派與蘇聯的談判每稍有進展，毛澤東就發表一篇又臭又長的文章，把蘇修罵得一文不值。

聯合文章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的鬪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的原則鬪爭。赫魯曉夫、勃列茲涅夫一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是當代瘋狂的社會帝國主義者，是全世界反華、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鋒。繼續揭露和批判以蘇修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並且把這個鬪爭進行到底，是我們黨應盡的國際主義責任。」

這充分表現毛澤東那種好鬪的蠻勁。其實毛共和蘇俄之相鬪，是「狗咬狗一嘴毛」，沒有什麼真是非。

史大林會露骨的侵畧中國，戰後從東北搬走價值約數十億美元的工廠設備

[illegible]

總觀當年一段史實，可以看出一點，就是中國政府當局，本來接近日本，而日本一定要逼使親蘇，最後中日兩國均蒙其害。回頭再看今天情況，中華民國政府絕對願意與日本敦睦邦交，戰後對日本的德意不必再提，只說這些年來日人在台投資之大，貿易額增長之速，日本在台灣賺走了多少外滙，台灣在經濟上是日貨的市場，在軍事上是日本的前哨，台灣握在一個友善的政府手中，對日本關係何等巨大，爲日本計，應當盡量支持中華民國，在目前情況來說，彼此確有「共存共榮」之勢，但日本卻不此之圖，除去平時一些在野黨胡亂發表傷害中華民國之言論，日本政府也常作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怪論，要逼中國政府反日，如最近之釣魚台島便是。

釣魚台島屬於中國是百分之百的事實，美國人決無權力將釣魚台島移交日本，亦爲三歲兒童皆知之事。日本當局卻要假裝胡塗，似乎從美國人手中就可穩穩取得釣魚台島。日本政府從未曾設身處地替中國想想，中國政府即使與日友好，也決不能承認釣魚台歸日本。日本此類行動，最後只有逼使中國政府公開反日，目前中國海軍已巡弋釣魚台島，再演變下去，可能發生軍事衝突，如果出現此種情況，將爲自由世界一大悲劇，得利者只有中共。但中華民國政府已被逼上懸崖峭壁，退無可退，即使明知是一杯毒藥，也不得不飲下去，眞鬧到這一章，相信日本也取不去釣魚台——徒損傷雙方情感，改變了目前對日本有利的形勢，日本究竟何苦來。

其次再說到國民之間的感情，到了七七抗戰前夕，中國人除去少數又少數之外，人人皆覺得非同日本打一仗不可了，成語「敵愾同仇」四個字，只有用在那個時候最爲妥當，相信自有歷史以來，也沒有過如此眾多的人（五億）同仇另一個國家。當時的抗戰歌曲很多，隨便舉出幾句，如：「拿起了鋤頭刀槍，走出了工廠田莊，走啊！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又如：「我們肝腦塗地也願意，只要報國仇，出了這口氣。」

當時的青年人無人不會唱，無人不是如此想，外國人常笑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五分鐘熱度，一盤散沙何以成了混凝土，五分鐘熱度何以維持了八年而不冷，實在因爲日本當時對中國的欺侮使人忍無可忍，尤其是青年人，大家腦子裏日日在想的就是如何找機會同日本鬼子拚命，至於個人的事業、安危，從來也未想過，以這麼一股至剛至大之氣，對付一個無理無義，徒逞强力的民族，勝負之數，盧溝橋打出第一槍時，高下已經分出了，所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八年中間未曾有人動搖過。

三十四年後的今天，日本又重來這一套，逼使中國人非反日不可，整個世界，除去中國大陸之外，皆有學生示威反對日本侵畧，當然其中有小部份是受到陰謀集團的利用，但絕大多數是出自愛國心的驅使，目前在中國人中間，又漸漸形成一種風氣，凡是與日本人親近者，又變成了漢奸。試看最近本港不斷發生青年示威反日事件，日本對本港少數的文化人及一兩種雜誌，也都給予巨額津貼，豢養多年，到了此時有沒有一個人或一份雜誌挺身出來替日本人講話，證明日本對釣魚台不算侵畧？沒有，某些人最多對此事不開口，不隨眾攻擊日本，已經算是盡心報效了，敢替日本人辯護的中國人，至今尚未發現，可見眾怒難犯，在民族主義的浪潮衝擊下，個人只是一根浮萍草，非跟着大浪走不可。

日本人此時要同中國人再度結下仇，尤其是同三十歲以下，未曾在抗戰期間受過日本荼毒，對日本敵意甚淺的一代中國人結下深仇，對日本來說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

世間領土，屬於我的，我當然要誓死必爭，一年爭不到，兩年、三年甚至一百年，必須爭到手爲止，如中國之於台澎東三省，雖然不屬於我，但硬爭下去，暫時也許可以歸我所有，如日本之於琉球。獨獨既不屬於我，又絕對爭不到手的，偏偏要拚命去爭，除去替自己惹禍，實在沒有半點好處，如日本過去之吞東三省，今日意圖要佔釣魚台，均屬此例。

日本過去對東三省的侵畧，唯一理由是「滿洲爲帝國生命線」，誠然，東三省的煤、鐵、大豆，確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生命線，但問題在於東三省究竟屬誑，妄指別人領土爲自己生命線而要予以佔領，最後必然要鬧出大戰。

大概日本目前又感到釣魚台海域的石油，成爲日本工業的生命線了。在世界油源漸匱乏，中東地區又動蕩不安，日本所需汽油隨時有中斷之虞，釣魚台附近所產石油若能歸日本，對日本的好處猶如當年佔領了東三省。但問題在於釣魚台列島不屬日本，中國也不是琉球，可以讓美國人任意出賣，日本人必須知道，對自己無論如何有用的東西，不屬於自己的最好還是不要動腦筋，因爲動腦筋也是白費，只有替自己惹麻煩，如果說我所需要的定屬於我，則今日萬人雜誌最需要的是一間銀行，若是萬人雜誌的讀者作者集合幾千人在中區佔領了一間銀行，以爲可以解決了萬人雜誌的經濟困難，但後果如何？這種比仿，也許稍有不倫，但日本此時要强佔釣魚台島，後果之嚴重，尤勝於我輩去强佔一間銀行也。

日本當局也許有一個更可惡的想法，以爲中國正在分裂，正好給予日本混水摸魚的機會，但實際情形並不如此，中國分裂只是暫時，毛澤東統治下的大陸，共產主義久已消滅，共產黨也已經瓦解，所有的統治力量只是一羣紅色軍閥，根本就不成其爲黨。因此，對於中共政權的覆滅，可拭目以待，但共產黨與其建立的政權雖然消滅，共產黨在大陸所建立的軍事基礎仍然存在，與台灣的經濟繁榮，恰好構成一個强國的兩翼，一旦中華民國光復大陸，經濟與軍事相配合，一夜之間就可成爲一個頭等强國，到時中日之間這筆老賬要從頭算算，日本人如何吃得消。

當然，今後的世界不可能再有一個國家滅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消滅一個民族的事發生，如果有之，世間唯一有力量滅亡日本國家，消滅日本民族的只有中國，原因很明顯，中國人口比日本多上六倍，文化是日本文化之祖，中國人把日本看成死敵，只是一時的現象，中國成爲日本的重大威脅卻是千秋萬世之事，希望日本好自爲之，不要貪一時小便宜，替自己掘下墳墓。



七七紀念日忠告日本

岳騫

本文發表已在「七七」後一個星期，但執筆寫此文時確是在七七晚上。關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經過，各方面談者已多，不再多說，此處只把當年情況與目前中日關係作一比較，並說幾點個人的感想。

在七七事變以前的民國，共計二十五年半，由北洋政府統治十六年半，國民政府統治了九年，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雖然在政策上不同，立場亦逈異，但對日俄兩國的外交，立場卻一致，皆是無保留的反俄，有限度的親日。

中國人對俄國人感情之壞，始於八國聯軍，俄在條約簽訂後又延不撤兵，因此日俄戰爭時，東北民眾自動起助日，以後鼎鼎大名的吳佩孚、張作霖當時都還未成氣候，都在日俄戰爭中幫日軍偵察俄人消息，為日軍作過別動隊。

雖然在蘇俄政府成立後，宣佈放棄不平等條約，一度贏得中國人好感，但很快就發現是一個騙局，北京政府在搜查俄使館後，與蘇俄絕交，南方國民政府到民國十六年七月一日武漢分共後也等於同蘇俄斷絕關係，及至廣州事變後，也同蘇俄正式絕交。所以自民國十六年以後，不論中國內部政局怎樣變，中國政府執政者對於俄國的仇恨卻是一致。

反之，南、北兩代政府執政大員同日本皆有相當淵源，北洋政府元首比較反日的是袁世凱，以後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皆同日本有相當關係，最密切的首推段祺瑞，其次要數到張作霖。

國民政府當政者皆是國民黨人，自中山先生清末創立同盟會於東京，國民黨大員除中山先生一人外，幾乎全是日本留學生，與日本朝野皆有相當交誼，所以國民政府執政大員親日，並非基於利害，而是發於友誼，結於道義，因為中山先生生前雖然屢責日本侵畧中國之不當，卻也認定非中日合作，不能謀東亞和平，以後中山先生繼承人，不論胡漢民、譚延闓、汪兆銘到蔣總統，對此點皆不願違背。

中日之間關係惡化不可收拾，九一八事變為一重大關鍵，自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三省後，中國朝野人士不論原來立場如何，此時皆變為反日，當日本佔領東北後，滿洲國成立前，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亦感於無法善後，特派土肥原至北京天津謁見北洋政府巨頭，商量辦法。土肥原初見到段祺瑞，見派，日本人好像也都認為我是朋友，說句不客氣的話，我對九一八以後日軍的行動憤恨已極。」段祺瑞這番話可以代表當時新舊政府台上台下政治人物的普遍立場。當時還有一個頗為奇特的現象，中國政壇人物親英、親美、親德、親意甚至親俄，皆不會引起別人注意，只要有人親日，馬上就會背上漢奸的罪名，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後，七七事變前那一段時期，中國政壇上稍微像樣的人物，決無人敢親日，甚至想同日本和解亦不易進行，就當時情況來說，並非沒有眼光遠大的政治家，看出中日大戰打不得，仍想作最後努力以消弭戰禍，其中最著名人物是黃郛。以跳火坑的心情，出任北平政整會委員長。以黃郛聲望之隆（曾任北洋政府總理，攝行元首職權），與國民政府當局關係之厚，結果也未能行其志，還落了一個親日派的頭銜。至於常同日本人辦交涉的外交次長唐有壬，竟然被誤會為親日派而遭暗殺。

在中國國內對日本感情惡化已極時，日本對中國之欺侮更變本加厲，使中國政府無路可走，認定同日本這一仗非打不可，只得作必要的準備，其中最重要一項便是改變對蘇聯關係。

前面已說過，中國人對蘇聯的感情原不如日本，但由於日本逼得中國沒有退路，既然決心要同日本作戰，自不能再結蘇俄這個寃家，起碼也要使蘇俄終止對華敵意。於是第一步恢復中俄邦交，互派大使（第一個與中國互派的大使，其餘各國均是公使），到了七七事變，又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初期蘇俄也會以武器及技術人員援華（包括空軍駕駛員），中蘇接近，促成國民黨二次容共，終於造成今日的大患。在中國固是三千年來未有之奇變，

交代過這個委員會後，再來細說這批十三名學者。正如文章開端所說，他們並非是應中共之邀而訪問大陸，實在是卑躬屈膝，甘願出賣美國人民尊嚴及個人人格，申請進入大陸訪問的。這十三人計爲史丹福大學之核突（Kim Woodard）夫婦、哥倫比亞大學之唯乞（Raymond Whitehead）夫婦、威斯康辛大學之鄙可惑仕（Paul Pickowicz）先生、離魂（David K. Levin）先生、撞神（Kay Ann Johnson）小姐、加州大學之疥癩暈得（Garavente）夫婦、拉魂（Paul S. Levine）先生、印第安那大學之蟲佬屎（Kruze）夫婦、麻省理工學院之衰格（Susan Lee Shirk）小姐（以上名單見六月二十四日英文南華早報）。其中四人實際係隨隊遊埠之太太團，其餘九人，計七人爲攻讀博士學位學生，二人爲研究生。加州大學佔二人，威斯康辛大學佔三人，印第安那大學佔一人，麻省理工學院一人，史丹福大學一人，哥倫比亞大學一人。除唯乞先生係崇基講師，已留在香港相當長時間外，其餘八人都係去年七月以後陸續抵港研究中共問題的。據此，該批學者，除代表其「關心亞洲的學者委員會」外，自不再有任何代表性。

爲求出路不惜辱國

自中共展開乒乓外交攻勢，美國乒乓球隊應邀進入大陸訪問，回國後其隊員立即名成利就（如婧皮士隊員高雲，有生活雜誌出重金邀其撰稿及作封面，更大言不慚謂可以作美國與中共調解人），怎不使這批苦苦鑽研中共問題的學者垂涎三尺，見獵心喜？假如一旦能夠進入大陸，鍍一鍍紅色，比十年窗下苦讀簡體字，取個勞什子博士學位不知要强上多少倍。於是連帶妻小一十三名，便聯名在四月十五日透過中共在港的中國旅行社申請進入大陸訪問。申請書除列舉各人詳細履外，並列舉「關心亞洲的學者委員會」種種取悅中共的活動，更不惜極盡肉麻之能事，在申請書上大書「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等語，乞求獲准進入大陸以達揚名發財之目的。

申請書送出後，爲了有所表現，這批學生不惜自辱其國，率先領導一小撮不知所謂國際人士，手持越共旗幟，高舉辱國標語，於五月二日下午在香港花園道美國領事館門前舉行示威。在高舉的標語中，其中有「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畧者及其一切走狗！」（此一句標語係一字不易照錄毛澤東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在「出席首都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鬬爭大會」上所發表的「莊嚴聲明」的標題。）「美國人民要求美帝國主義者滾出東南亞！」「美帝必敗，越南人民必勝！」等中英文標語（一片共黨口吻，這與其說是該等國際人士的標語，毋寧說是中共式的標語）。該批帶頭示威學者，並向在場記者派發一份中英文聲明。聲明中極力侮辱本國總統尼克松（注意，尼克松譯名，只有中共及香港左派報紙用），實在使人懷疑該等學者之國籍。第二天（五月三日），香港各左報即大賣文章，圖文並茂藉機宣傳一番。爲了酬答這批賣力的「走狗」，中共在五月四日，趁着「參加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乒乓球代表團「向港澳同胞」進行「滙報表演」的機會，送了幾張貴賓席門票慰勞一下這批在五月二日喊得聲嘶力竭，晒得頭暈腦脹的「學者」去參觀。這一來，使得這班「學者」更覺「紅恩」浩蕩，說得口沫橫飛，自稱難忘的一夜。爲了進一步迎合中共的御意，以求獲得准許進入大陸，更事事作左派人士應聲蟲，極其討好之能事。在此只舉其一例：五月十八日下午九龍仔模範村木屋發生火災，五月十九日各左報大字標題讚揚所謂「愛國師生救人救火的動人故事」，跟着並報導災民亟待救濟，並將救濟責任推在「港英」身上。這批「學者」大抵都是深諳奉迎拍馬之術，立即一改其自己顧自己之習慣，發起一個救濟運動。結果如何，則不得而知。但從此一例，足可證明這批「學者」爲求達到進入大陸的目的，在手段上眞是無所不用其極。

獲准訪問大陸一月

大概中共鑑於這批「學者」孺子可教也，便在六月九日透過香港中國旅行社通知他們獲准進入大陸作爲期一月之訪問。至於在大陸期間一切交通、食宿費用，全部用中國人民的血汗錢招待。詳細的旅程，則在到達廣州後安排，但行程想不外是廣州、上海及北京等地。他們對這一個通知，簡直好比美國西部礦工掘到金礦一樣，全體大喜若狂。於是管他什麼博士論文，一古腦兒抛到腦後，日夕籌劃怎樣掘金，準備進入大陸訪問。在進入大陸訪問之前，爲防籠裏鷄作反，怕其中一兩個團員道出在大陸所見所聞的缺點。於是各人都要約法三章，所有言論必須全部由「關心亞洲的學者委員會」發表，個人絕無自由發表意見。而事實上，中共所安排的行程，亦絕無可能將大陸眞相公開於外國人眼前，接觸的人民，亦絕不敢暢所欲言。該等學者，所見所聞，將一如廣東俗語所說，做戲咁做（中共）及睇戲咁睇（學者）。再基於該「委員會」目的，及該等「學者」食「共」一月飯（還有住宿、交通之恩）以及訪問後歸國所獲得的名利，飲水思源，自不能不對中共歌功頌德，這一點是可以斷言的。

兩個小插曲

在美國朝野希望與中共建交熱潮中，這一次十三名學者進入大陸的訪問有兩個小插曲，可作爲美國人民的一個深思熟慮的問題。在五月二日美國領事館前的示威，除該批領導者十三人外，尚不乏有盲從附和之流，其中亦有係研究中共問題的學者，亦極希望能進入大陸訪問，其中一人在較早時（約係一九七〇春天）且曾因在中區泛美航空公司辦事處門前抬棺材抗議示威被捕，但此次訪問大陸，因不是該「委員會」會員，故慘被犧牲，榜上無名；另有一位美籍華人，雖是會員，卻不是白皮膚，也在不受中共歡迎之列。從上面一連串的報導和這兩件小事來看，足可證明這批極力主張早日與中共謀求建立邦交的「學者」，其出發點一如上面所分析，「利字當頭」。而且爲了達成目的，不惜出賣國家、朋友。而一些盲從附和之流，則吃虧有份，利益莫問。但也有一些美國學者，對該批「學者」爲達進入大陸訪問（揚名發財）的目的而不惜媚共的做法，大不以爲然。這些明智之士，今後應如何設法，以行動遏止這股歪風，實爲當務之急!!!

美國新左派鍍「紅」記

美國通

據六月二十二日星島晚報及二十三日各日報報載：謂：十三名美國大學研究生（原文用大學畢業生，恐係誤譯graduate一字），全部係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關心亞洲的學者委員會」，簡稱CAS）會員應邀訪問大陸，於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三十分經羅湖進入華界，為謀求恢復中（共）美正常關係而活動。據稱，此次係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以來首批美國學者訪問大陸。首先在此要指出的一點，是該批學生並非應邀，而係主動申請進入大陸。其次，該批學生除可說是代表該「關心亞洲的學者委員會」外，並不能代表任何美國大學。

關心亞洲的學者委員會

在未明此次來龍去脈之前，首先要介紹一下該「關心亞洲的學者委員會」。該會約成立於三年前，組成分子都是所謂美國新左派，大部分為研究中共問題的教授及學生（尤以學生最多），而眞正的幕後主腦人，則係美國一些亟謀與中共做生意的大資本家。基於組成分子的因素，及該會設立的原意，其目的及活動約畧為：㈠極力鼓吹美國必須與中共恢復政治、經濟關係，建立正常邦交（藉此達到與中共貿易賺錢的目的）；㈡反對越南戰爭，美國必須從越南撤退；㈢極力攻擊在台國府，主張美國必須拋棄與中華民國之關係。第二、三點只係藉此討好中共，以謀與中共建立邦交之目的；㈣為達到與中共建立邦交的目的，必須打倒原已建立聲望、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這些比較老一輩的中國問題專家，對美國與中共關係，多採取比較穩重的主張，故必須打倒。）該會成立後，因為頗能適合一些個人的切身利益，一時吸引了不少美國失意的政客、教授（企圖學而優則仕而未能達到目的者，如Franz Schurmann之流），及正在作研究中共問題的無知學生參加。因為一旦該會的政策能夠影响美國政府對中共的外交政策時，不但幕後主腦人的大資本家有利可圖，而且作為工具的會員亦一樣大有好處。這些作為工具的會員為什麼也有好處呢？這又不能不從頭說起了。

後浪推前浪

自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後，立即成為一個很受人注意的目標，而在鐵幕低垂，人們很難獲得一些有關中共的消息和資料，因此美國一些著名大學更設有研究中共問題的課程。最初設立這些課程時，是很少人選讀的。因為作為地區研究的學生，他所花的時間較讀其他課程為多。他必須先修完有關科目課程（如政治、經濟、教育等），然後再去研究該地區的歷史、地理及語文。如果他用花在這方面同樣的時間在其他課程上，他就早可以拿到出路較好、待遇較佳的理、工科或醫科學位。就因為少人攻讀，美國的一些財團（最著名的如福特基金會）便設立許多獎、助學金，藉以鼓勵學生攻讀這些課程。隨着許多美國大學紛紛設立研究中共的課程，一些早期畢業的學生，都容易在大學裏找到一席教席，再加上獎助學金容易申請，研究中共問題一時變為時尚，吸引大批學生（特別是經濟環境較差的）選讀。久而久之，時至今日，由於人多攻讀，而出路又只局限於回到學校擔任教席外，別無其他工作。這些所謂中共問題專家的數目，便達到飽和點。為了出路，為了工作，為了生存，他們便不得不要設法打倒原已有職位的前輩（大部分便是他們的教授），企圖取代他們的職位，便可以解決出路問題。因此他們便要唱新調、唱反調，主張激進的對中共政策，以圖徹底破壞這些已建立權威的中共問題專家的理論和地位，達到搶飯碗的目的，這和「文革」初期紅衛兵高呼打倒一切權威一樣。而一部分已建立權威的中共問題專家中，為了確保自己的飯碗，便不得不附和這些主張，以取悅學生；有的卻是野心大，不願意把自己的出路局限於教授的死胡同中，也主張立即謀求和中共建立邦交。在他們心目中，如此一來，他們將是美國駐中共的首任大使或國務院中首席外交顧問的理想人選，從此踏入政途，飛黃騰達，不再是窮教授一名。再加上一部分怕得要死，企圖逃避兵役和不知所謂的青年，湊雜成軍，一時也把「關心亞洲的學者委員會」攪得有聲有色。時至今日，這個會是否已受到共黨的滲透和把持，就不免使人懷疑了。了解了這個所謂「關心亞洲的學者委員會」後，對「關心亞洲」這幾個字，實在使身為亞洲人的我們受寵若驚。而其實，拆穿來說，則不過是部分美國人關心自己在亞洲的利益的委員會而已。

起清他們字容

會。即使台獨分子奪得政權，在美國或日本卵翼之下，成立了他們的所謂「台灣共和國」，中共也不會承認這一事實。因此，台獨分子儘管向中共送秋波，中共也不會容忍台灣脫離中國版圖，以爲中共與國府勢不兩立，只消把國府推倒，中共就會承認台獨的事實，這不過是美國一些政客的美麗幻想而已。

唯一的乾淨土

「自由台灣」用共產黨的口吻痛詆「萬人雜誌」爲蔣幫尾巴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們是一本反共旗幟鮮明的刊物，凡不是我們的同志，就是敵人。台灣是今日中國僅餘的一塊乾淨土，七億大陸同胞的期望寄在這塊土地上，目前遭遇的逆境雖然令人焦慮，但沒有氣餒的理由，只要能保住這塊乾淨土，中國仍有希望。

這一羣跳樑小丑的台獨分子儘管在國外搞搞震，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在反共陣營中，有這麼一些小爬蟲蠕蠕而動，究竟不是個好現象。海外同胞，對這些台獨漢奸必須認眞對付，同時，政府在海外華僑社會中，也必須展開反擊，讓華僑們明白這些人所懷的鬼胎。

「萬人雜誌」是蔣幫尾巴嗎？只要是本刊的讀者，經常閱讀本刊的，會明白我們的態度，我們純粹站在中國人立場說話，不但抨擊中共的暴政，也批評我們出版地的香港政府；至於國民政府所犯的錯誤，我們毫不隱諱的指出，這或許就是出版了四年而未能內銷的原因。我們是蔣幫的尾巴，抑或台獨分子是「美帝」的尾巴，相信讀者會瞭然於胸。

水漲船高

台獨刊物說我們攻擊台獨運動是爲「起紙」，未免把自己一撮小爬蟲瞧得太高。如果我們「萬人雜誌」「讀的人總是那幾個」，不到四期就要關門，怎能出到四年？說我們「偶然發表了與『台灣獨立運動』有關的文字，銷路卻直線上漲」，則又太過獎了，如果這是事實的話，又表示「台獨」分子神憎鬼厭。本刊是力拍台獨漢奸的，因這些文字而銷路直線上漲，可見憎恨台獨的人很多，個個先睹爲快。

又假如本刊是藉「台獨」而起紙，我們就該期期出「台獨」專號，並且響應他們的「捐款運動」，用「匿名」方式，寄給他們Money Order，使他們的聲勢更加壯大起來，我們的銷路也會隨之上漲，這是水漲船高的道理，彼此豈不相得益彰，各得其利？

「萬人雜誌」一再地揭發台獨漢奸的底子，難怪他們恨得牙癢癢的，要在「雙月刊」的十七頁篇幅中用六頁的分量來咒罵。因爲「萬人雜誌」在美、加是一分暢銷的刊物，大部分的僑胞愛讀，可以說，「萬人雜誌」對他們的活動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尤其他們現在正要向僑胞張手的時候，李士諤的揭發，等如倒米，「利字當頭」（套用該刊的話），自然要來一次瘋狂的還擊了。

讀者的良好印象

說我們「萬人雜誌」看來看去都是那幾個人也好，說是蔣幫的尾巴也好，我們堅定的立場，早已在讀者心目中樹立了良好的印象，對我們的痛詆無損於我們的信譽，凡是邪惡的勢力，對「萬人雜誌」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台獨漢奸故意捧「新闢天地」而抑「萬人雜誌」；讀卜少夫先生濶綽而嘲老萬冇水，老萬不會自卑。在香港出版不同類型的雜誌有百數十種，各有立場不同，各有經營手法不同。老萬雖窮，老萬的老板（讀者）卻不少富裕的，而且老萬不想做台灣總統，志趣只是辦一家敢言的報刊，因此也用不着去籌一筆政治本錢。

台獨漢奸出賣國家，搞分裂，破壞反共陣營，所以我們要打擊台獨分子，一如過去我們攻擊倡亂的共黨分子一樣，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針，不管「起紙」也好，「跌紙」也好，我們不會罷手。

反正我們辦「萬人雜誌」不爲了賺錢，如果「利字當頭」，大可以辦一本聲色犬馬的黃色雜誌去麻醉僑胞，更容易發達得多！

答台獨分子點幾

李士諤

我在本刊第一七四、五、六期，連續發表了三篇揭露台獨份子在加拿大的活動，並把他們的「機關刊物」——「自由台灣」的創刊號擇篇轉載。該刊第三期刊出了幾篇對「萬人雜誌」和我的謾罵文字。關於罵萬人傑先生的一部分，不敢越俎代庖，只將原本寄給老萬處理。關於我的一部分，特簡答如次：

㈠署名詹武士投函「自由台灣」說我「能夠搜集到台獨秘密文件，以表示其滲透工作的成功，作爲他向『萬人雜誌』討一杯羹的第一手資料之宣傳」云云。其實，詹先生既在加拿大，應該知道這裏的最低工酬，如果要找生活，不會蠢到爲「萬人雜誌」寫稿吧！㈡詹先生說：「如果是秘密刊物，怎會傳遞到李士諤這個人之手裏？是不是他——李士諤——也是台獨分子或其同情者。我和幾位同鄉都不是台獨分子而能按期收到『自由台灣』所以就我看來它不該是「種秘密刊物的。」如果說「自由台灣」不是秘密刊物（或者現在轉爲公開的話），請按期寄一份給萬人雜誌好了。如果說你不是台獨分子。哈哈！免對我耍這一套！㈢詹否認台獨分子挑撥台籍人士對外省籍的仇恨。卻說：「其挑撥外省籍的對台籍人士的仇恨是李士諤本人。」你們不是把大陸來的人稱爲「丐食羣」，是騎在你們的頭上麼。究竟誰挑撥仇恨？㈣詹說：「台灣人廣開通往自由平等的大門，歡迎坦懷想做台灣國民的任何人。甚至謾罵台獨分子爲涼血動物的潑婦李士諤也不會遭受例外的。」

民族敗類的漢奸，人人得而誅之。你可以罵李士諤做潑婦，但決不像你們做漢奸就是。

（寄自加拿大多倫多）

新聞以外



李士諤通訊作無情揭露
「台獨」漢奸被擊中要害

萬人傑

「自由台灣」第三期中以六頁篇幅大罵「萬人雜誌」，說我們力拍「台獨」是爲了「起紙」。如果這一說法成立，可見厭恨「台獨」分子的人很多，力拍「台獨」的文字，人人先讀爲快。不管「台獨」分子給我們扣上什麼帽子，我們的立場、方針决不改變。

「台獨」刊物的叫罵

本刊駐美加特派員李士諤，早幾天把台獨分子在加拿大出版的「自由台灣」雙月刊第三期寄到老萬手上。過去，他的通訊一向和張老編聯絡，因此這一本台獨刊物，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這種用手抄寫，用複印機印刷的刊物，所能發生的作用，正合我們廣東一句俗語：老鼠尾生瘡，大極有限，本來沒有一提必要，不過這一期中涉及「萬人雜誌」的，在僅僅十七頁中便佔了六頁，來而不往非禮也。

這一期，老萬本來想談談七七維多利亞公園保釣運動示威演出流血慘劇的幕後一些問題，不過，中西報章及社會名流對此事的評論已多，因此我把話題轉到「台獨」身上。關於示威流血事件，有一點値得向政府當局和示威者提醒的：不少人正在旁虎視眈眈，希望鬧出亂子，暗中插手，實行嫁禍，造成群衆與政府間的惡感。因此，政府和示威者都要冷靜，過激的行動，必然引致惡劣後果，並且比他們所想像的更爲惡劣。

兩班搞手

這一期「自由台灣」涉及「萬人雜誌」的文章有詹武士的「讀『萬人雜誌』有感」；張告南的「看蔣幫尾巴雜誌對『台灣獨立運動』的叫罵」，以及附錄「萬人雜誌」一七四、一七五、一七六三期之「揭露台獨分子最近在美、加的陰謀活動」。

「萬人雜誌」是最早揭發台獨分子活動及予以

氏兄弟的一切活動，這是任何刊物沒有提及的。從那時候起，一般讀者才曉得有兩班美、日幕後撐腰的漢奸在搞「台獨」運動。

台灣是中國領土，台灣人是中國人，這兩班漢奸的目的都見不得光，一班依附美國，作爲他們搞「一中一台」的幫兇；一班是日本人的馬仔，他們搞台獨是要使這個第二次大戰後獲得光復的寶島，重爲日人控制。

說穿了，兩班搞手都不過想過過傀儡官的癮，將來「獨立運動」成功，即使當不到總統，一官半職，總不會走鷄。目前，既有大老細支持，搞得成搞不成也有利益，何樂而不爲？

兩宗事例

說台獨運動是美國佬暗中支持，從許多最近的事例中可以見到。

其一，台獨頭頭彭明敏既然在台獨分子描述爲暗無天日的黑牢中，卻可以逃出來，並且離開台灣到國外去，沒有美國特務，會這麼神通廣大嗎？同時，他能逃出，也可見國府對他的監視，並不如台獨分子說的「嚴密」。目前，彭明敏在美國、加拿大活動了，這當然是美國人把他救出來的目的。他

勳會搞得更加有聲有色。

其二、在紐約謀刺蔣經國，自稱台獨分子的兇手，美國政府已悄悄把他放走，不了了之。顯然的，這是美國佬政治陰謀的一部分。

由此，可以看清楚了，在美、加活動的這一班台獨分子，不過是美國政客豢養的漢奸，他們的一切行徑，無非是美國搞「一台一中」活動的一部分，這種賣國行爲，爲國人所不齒，用什麼美好的名詞爲這骯髒的動機掩飾都是沒有用的，沒法逃得過國人雪亮的眼睛。

中共會同意「台獨」？

儘管台獨漢奸把我們說成「蔣幫」或什麼幫，我們始終是站穩在中國人的立場，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會同意台獨。

在「自由台灣」中，台獨分子自我陶醉地以爲中共會放過台獨。該地下刊物說：奧地利將與中國舉行大使級之談判，商討建立邦交事宜。並指出談判中奧國政府大概會跟隨加拿大政府，承認北京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而避不作領土界限之談。加拿大後有義大利、智利、科威特、喀麥隆相繼承認中共北京政府是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並未同意其領土要求。

他們以爲（希望）中共和加、義等國建交沒有提到台灣問題，就是中共同意（或不反對）台獨，這是多麼幼稚可笑的想法？中共已一而再的聲明了「台灣屬於中國」，還每年叫着「解放台灣」的口

中共勾結日本公明黨

中共急於鑽進聯合國，越來越急，最近簡直有點不擇腥羶了。以乒乓外交向「美帝」送秋波，還有可說，因為美國在聯合國中有決定性的發言權。但是最近拉攏勾結日本公明黨則露出不顧一切的醜相。

驗明公明黨的正身

公明黨是日本四個在野黨之一，最大的在野黨是社會黨，在國會下院中約有九十席；公明黨列第二約為四十席；民社黨約為三十席，共產黨十四席。共產黨和社會黨是公認的左派政黨，目前在對中共外交上社會黨比共產黨更左。公明黨和執政的自民黨是公認的右派政黨，公明黨在骨子裏比自民黨更右。民社黨則是中間黨派，在外交上傾向自民黨，在內政上接近社會黨。

從上述得知，公明黨在日本是最右的政黨。該黨是從日本佛教團體「創價學會」演變而來。徒眾的信仰是佛教、神道和天皇。神道和天皇原是軍國主義的思想土壤。

公明黨在思想上導源於軍國主義，在組織上則集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的大成。以「創價學會」而論，一個宗教團體，竟採取軍隊式的組織。能吸收百人以上信徒者即號稱中隊長，五百人以上者為大隊長，以此類推。隊員之服從隊長，下級服從上級，採行森嚴紀律，一如軍隊；而對會長池田大作之崇拜，總會對教徒思想之領導與控制，又酷似法西斯與共產黨。

公明黨於數年前初成立時，曾引起日本有識之士的憂慮，惟恐他們發展太快，奪取政權，使日本迅速走向戰前的保守主義和軍國主義。日本各大報章，也多有評論；該黨黨魁竹入義勝等乃小心翼翼，盡量偽裝其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本質。使日本國民的疑慮逐漸冲淡。可是該黨在國會取得四十席，列為第二在野黨之後，氣焰就高張起來，並且露出日本傳統政治的老猾。

第一、在前年，有一位日本作家寫了一本揭露和批判公明黨的書，該黨通過在印刷廠工作的黨員，對該書的出版加以杯葛，引起日本全國輿論的抨擊，認為是對言論和出版自由的謀殺。

第二、對於中共，公明黨自毀其反共立場，實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綫，不時發出支持中共或要求自民黨政府承認中共的論調。最近應中共之邀請，派代表團訪問大陸，實是多年來左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綫的結果。

軍國主義的嫡傳

以上是公明黨近年的表現，現在進一步看看它的歷史根源。前面已經提過，公明黨從「創價學會」而來，而「創價學會」則由「日蓮宗」衍生。「日蓮宗」是極端反動的一個佛教宗派，在戰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過程中，曾扮演積極的兇惡角色。試舉兩件事為例。

①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國主義雖已急遽抬頭，但是在國內仍受阻於穩健派的政客及財閥。因此軍國主義的激進團體風起雲湧，行動的主要目標則在暗殺政界和財界的巨頭。並以此手段壓服一切反對派。暗殺行動的前驅是一個叫「血盟團」的組織。他們於一九三二年二月暗殺了當時的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三月再暗殺三井財團的巨頭團琢磨。犯人被捕後供出「血盟團」的領袖為井上日召，原來是「日蓮宗」的和尚。②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在上海縱火，焚燬「三友實業社」，搗毀北四川路「中國飯店」。引發「一．二八」淞滬戰爭的也正是「日蓮宗」僧人。

在「九．一八」之後，中國東北、華北各地，常發現獨行的日蓮宗僧人，深入鄉村為日軍繪製地圖，查勘地形。

從上述可知公明黨具有侵畧中國的傳統。這次公明黨代表團訪問中共，周恩來特予接見，還由「中日友好協會」人員舉行會談，中共並聲明支持公明黨五點主張。要旨無非承認中共為「中國政府」，主張中共應進入聯合國等廉價政治商品。因為公明黨並非日本政府，說了話根本無效。中共得到的政治利益實在有限。可是他們卻化這麼大的本錢招待公明黨，忘記了公明黨是侵華兇手「日蓮宗」的嫡系子孫。這些此間左派正利用七．七抗戰紀念，假惺惺地搞其反日宣傳，殊不知他們的主子卻在支持侵畧中國最積極的公明黨！他們高喊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可是卻在助長日本軍國主義的靈魂公明黨的氣燄！



・萬人雜誌第一九四期目錄・

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以心臟病病卒，享年五十二歲，遺下一妻四子女，遺孤俱未完成學業。張先生生前友好特發起募集子女教育基金，使他們能繼續求學，目前已集得二萬九千餘元。張先生的舊雨新知，望伸出同情之手，扶掖弱小。如惠贈款，請以劃線支票寄交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每週公佈數目，以昭大信。

下面爲上週收到欵項的數字：

知名 一千元
劉壽亭（日本） 一百六十元
藍海文 一百元
余家明 三十元
顏志偉 二十元
陳錫亮 五百元
林瓊（英國） 一百四十元
張少彭、梁冠中 六十元
林鈿 二十元
又一讀者 十元
趙健、李華 二百元
吳又新（美國） 一百二十元
陳岳 五十元
方向明 二十元
周彬 十元

本週共二千四百四十元，連前共二萬九千一百八十九元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九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七月十五日出版

出版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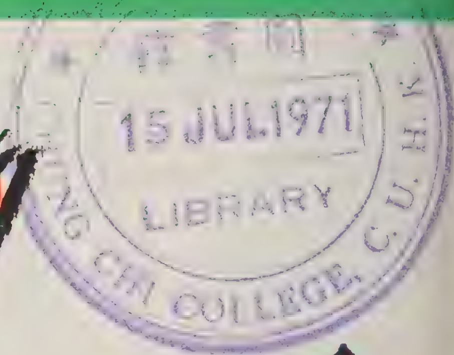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第一九四期)

熟透了便會腐爛

美國

自由民主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遊花山燒炭　黃[illegible]

燒炭隈行草舍間，蓮花山口負薪歸，
夜深獨坐聽風絕，日曉辛勞感歲稀！
窰火無情亙木盡，寒鴉有恨痛巢危，
雲峯捲起漫天雪，仰臥饑腸雨打扉。

壇主評註

黃先生之詩，平仄不錯，又無重字，對仗亦佳，其中佳句：「窰火無情亙木盡，寒鴉有恨痛巢危」，大陸共黨政權，將有用人才，下放燒炭，蓋燒炭工作，乃山野樵夫之事，粗賤勞役，本來不必知識，即可擔任。中共胡為亂幹，竟使上等知識分子，下放燒炭，從事於難以勝任之工作。又將燒炭工人之類提升為指揮領導階級，如此辦法，使二者俱難勝任，等於啞子任翻譯，聾者聽電話，不能各展所長，倒行逆施，於事何補？

最妙之事，毛澤東派老粗共幹，進入大中學校，負指揮領導之責，教授教員，只有惟命是聽，無知粗人，一朝得志，胡言亂語，不可理喻，稍有反對，即冠以「右派」或「反革命」之罪名，壓迫恐怖，內心豈能服乎？好有一比，黃金白銀，用為糞鏟，廢銅爛鐵，改作珍飾，二者放棄其本能，顛倒而使用之，貴賤倒置，好壞不分，究有何益？此種政治措施，僅可證明，殘酷統治之下，用死威脅之方，達成不必要之手段而已。若云進步，實乃欺人之談也。

悼張海山先生（用魯迅韻）　黃應統

半生鉛槧力疲時，腸斷殭蠶尚帶絲，
志士誓夷秦社廟，鬼雄應導漢旌旗，
漫嗤狂客荒唐語，且讀騷人頌讚詩，
此去莫愁風露冷，夜台袍澤賦無衣。

應統先生，才大學深，其詩對仗工穩，於平仄音韻，均有高深研究，前因萬人雜誌與某君不睦，曾作詩相勸，希望化干戈為玉帛，和善襟懷，殊堪敬服，勸和之詩，是為名作，未便置而不登，贛萍先生，雖然作古，此詩亦不妨登出，足以表彰應統先生之古道熱腸，而不負其勸和雅意。

勸和（用魯迅韻）　黃應統

[illegible]
「當代」陣雄喧鼓角，「萬人」軍壯蕩旌旗，
五湖四海皆為友，北調南腔盡是詩，
杯酒好消睚眦怨，魯連休客典春衣。

此詩自首至尾，一氣呵成，其中兩聯對仗俱見工力，並勸壇主典衣請酒，由「休客」二字見之。當時壇主，並有和詩如下：

和黃應統先生原玉　董力行

神州板蕩此何時？正氣云亡一縷絲，
霍霍刀光誅馬列，堂堂筆陣豎旌旗，
「庸之」功大教携手，「應統」才高更賦詩，
壇主水頭猶自旺，埋單不必典春衣。

自註

庸之：馮庸之先生，前曾函請囑評徐詩，有勸和之意。應統：黃應統先生。水頭：為粵語金錢代名詞。旺：指多也、旺盛之意。埋單：即是國語「結賬」，酒席付費也。

此次贛萍先生歸主，凡萬人雜誌，讀者、作者，無不寄予哀悼，輓詩贈款，雪片飛來，萬人傑兄，如失右臂，心情哀痛，難以形容，正當此際，萬兄忽接怪函，任何人當之，未有不氣憤填胸者，該函即使不能斷定是為何人所寫，但既有前隙，即當不免推測，若無怨尤，何致猜想？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中國格言，「冤仇宜解不宜結」，天大之仇，人死即了，對方正值憂傷悲痛之中，正宜給以唁慰，聰明者，且當自悔前愆，更足表現偉大。焉可再加刺激，而招眾怒，是為不智。凡讀書明達之人，皆知此理，故壇主以忠厚心理猜奪，該怪函或係旁人挑撥嫁禍，恐非對方手筆。若非至愚，不會如此。

因贛萍之逝，復有怪函，壇主雖欲埋單，因情況惡劣，雖仲連復生，亦感不便啓齒，辜負「庸之」「應統」二位先生之美意，因黃先生之佳作，故補申微意，否則對無聊之事，不欲再提矣。

萬人歌　印尼劉自強

刊名曰萬人，清譽滿香江，
敢揮董狐筆，奮擊正氣揚，
為民勤請命，狐鼠莫猖狂，
持正終不懈，萬人頌無疆。

自強先生，並附函云：「弟寫萬人歌，藉以表達，對萬人雜誌，敬佩之忱，弟實不善詩文，而愛讀諸文友之佳作，信筆寫來，只恐貽笑大方耳。」

壇主拜讀劉先生來稿，書法最佳，一筆不苟，寫字可以代表其人個性，劉君有道之士也，文字訂交，至為可貴，所贈萬人之歌，十分感謝。

無題　山打根埠吳湯禮

廿二投荒載，山河遍血腥，
堂前留白髮，海外避紅兵，
淡薄能堅志，辛勤且立身，
勞勞終日計，菽水奉慈親，
古籍成灰刼，書齋染赤塵，
神州遭禍患，寶島亮歌聲，
四處烽烟起，柳營號角鳴，
干戈揮北指，策馬返南京。

湯禮先生之無題詩，雖然出韻，有八庚，有十一眞，但平仄頗好，讀之順口，初學做詩，能有如此成績，已屬難能而可貴，唐詩之深，是為無窮無盡，自幼至老，雖日日研求，而是永無止境，愈研愈深，而且興趣愈大，各朝歷史人物，個個能詩，一句名作，有流傳至數百年以及千年以上者，許多典故，亦是出之於詩，不懂詩，即是沒有學問，古人命名，「詩書」二字，詩在書之上，其用意，即是詩比書為重要也。

唐朝以詩取士，不能做詩，不得舉「進士」，不舉「進士」，不得為官，古人並不糊塗，為何有此制度？蓋由詩中可以窺知其人，智慧、聰明、風趣、見識、思想、人格、志向，一切等等，見之於詩，故古代大官，極少水皮，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一羣新聖人，發明「新詩」，讀書三五年，即敢大膽自稱詩人，又將「唐詩」命名曰「舊詩」，所以現在人，比古人糊塗，弄成道德文章，一落千丈，即是此因，今日所謂新詩，命名曰「民國詩」，即最為切當，五十年來，漸知不妥，極少人研究矣。所詢「詩韻集成」及拙著「明日黃花錄」，可以逕函「九龍亞皆老街俊人書店，鄧經理」，請他購寄，最妥最快，全部約港幣十二三元左右即可，我因事忙未能效勞，歉甚，壇主覆上。

紅色神父衛青心

任職巴黎中共大使館 不講聖經宣傳毛語錄

萬人傑先生鈞鑒：

最近友人寄來一份剪報，標題是「教廷否認接得中共修好建議」，原來倫敦觀察報在本月六日刊登了一則荒謬的消息，說有一名叫韋路易的中國神職人士，已向梵蒂岡國務卿威洛特樞機建議與中共恢復關係。此韋神父乃中共駐巴黎大使館的宗教顧問，敝友詢問我在巴黎是否有此人。

報紙所稱的韋路易就是他。他的眞實姓名叫「衛青心」，法文名「路易斯」。這幾年來他一直在中共「大使館」中搞神搞鬼，我們知道他常去醫院探訪病人，他身為「神父」卻向病人宣講毛語錄，原來他想成為大陸上的「于斌」，由此可知他是什麼「神父」！

據巴黎有些神父說：衛青心很早是應該揭發的，以免更多人上他的圈套！為此敬請發表此信為感。

讀者張志義謹上

逃出古巴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二日）

本人困處古巴十餘年，最近逃抵馬德里，得閱 貴刊，後起之秀，異軍突出，不勝欣喜。本人以前常為各報刊投稿，但多取材偏執，又不顧作者之用意，胡亂删改，弄得非驢非馬。

貴刊確是人民之心聲，深入羣眾，讀者擁戴，固其宜也。

茲付上近作二律，如不揪拙陋，

里，向之搜集，僅得回二十餘首，其餘俱已失落。茲已編註完畢，特抄一首付上參閱，如認為可取，當全稿付上。

劉德聞上（七一年六月十九日）

離古起飛

有鄰

衝天展翼復自由，喜極翻令熱淚流，
十載飽嘗苛政苦，獨夫甘冒眾人仇。
鱷魚別矣逍遙去，歐陸聊將汗漫遊，
留得餘年觀世變，笑談風月逐閑鷗。

夏灣拿Habana馬德里Madrid機中

不孤

投荒那復計西東，踏上征途喜不窮；
一覺入雲仙隱約，幾番回首月朦朧。
且看機快天爭曉，生怕窗明夢未終。
飛向大西洋岸去，探囊箇箇歎空空！

一、機向東飛，日向西轉，故半夜天亮。

二、離古時身上不能帶分毫，故皆囊空如洗。

同情之心‧人皆有之

萬人傑先生：

鄙人乃貴雜誌長期訂閱戶，知貴編輯張先生不幸去世，深感哀悼。鄙人與張先生素未識荆，但志同道合，茲爲响應 閣下爲張先生之兒女籌集教育基金起見，謹竭棉薄奉上港幣二千元，區區之數，祈爲笑納。

陳蘇上

× × ×

張谷志蘭女士：

我等是窮苦的勞工階級，因對張先生的不幸病逝深表同情，茲特奉上港幣三十元，作爲令郎之教育基金，區區之數，雖無濟於事，但希能集腋成裘，完成令郎學業，繼承父志。張老編精神不死！

萬人雜誌讀者黃忠、李殺毛敬上（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十一日）

× × ×

萬人傑先生：

張海山先生不幸逝世，聞者惜之！天不假年，奈何？茲奉上百元，以爲張先生兒女學金，不過聊表寸心而已。

弟葉知名

× × ×

萬人傑先生：

六月三日晚上買閱貴刊時，驚悉張贛萍先生不幸逝世，深爲痛惜。祇以晚輩遠住荃灣，消息遲緩，未能參加張先生之追悼會，殊感抱憾。茲隨函付上二十元，爲捐助張先生子女助學金。煩先生轉交。

晚輩陳錦江上（六月十一日）

× × ×

啓者：本人看了岳騫先生『哭海山兄』文中一段，張先生十二歲子所說：「何伯伯，我們的生活怎麼辦哪，我也不能讀書了。」想想如此小的年齡會感覺到生活問題和讀書的重要，所以我們一定要幫助張先生的四個子女教育。本人所寄之數雖小，我想大眾的力量，一定會解決張先生子女的教育問題。附奉支票一紙計一千元，請收入『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嚴挹君上

× × ×

萬先生：

閱報驚悉貴刊編輯 張海山先生不幸病故，不勝悼惜！張先生爲文化鬬士，伸張正義，素所敬佩。茲特奉上賻儀港幣一百元支票一紙，箋箋之數，藉示慰問，敬請轉致張先生家屬爲感。

讀者黃重華敬上（六月十二日）

× × ×

萬人傑先生：

張海山先生不幸英年早逝，我雖未獲識荆，亦不禁爲天妒斯人而一掬同情之淚。茲爲响應 先生爲海山先生遺孤之未來學業作籌募之義舉，稍盡棉力，可惜是人如其名，未能作更大之助爲憾耳！

我是「萬人雜誌」之老讀者，對於海山先生個性之耿介與凌凌風骨，在其文章中已可畧窺一二，實不勝其欽仰之至。

近讀戎馬書生與岳騫先生之悼海山文，更悉海山先生於此二十載之流亡生涯中，其所經歷之苦況，與個人小異而大同，不禁頓興同是天涯淪落，有家難歸，有國難投境遇與感受，有六親同一運之感。悼海山先生之不幸，亦不禁自悼而自傷，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思此不禁泫然！

讀者錢梅友謹上（六月十日）

× × ×

萬先生：

不幸逝世，心裏頭就好像失去了什麼似的。我只是「萬人雜誌」千萬讀者之一，與張先生未曾謀面，可是經常看到他的文章，就好像跟他結成了知己朋友一般。

我只是一個中四學生，讚美的文詞我不會寫，事實上也不需要我多寫。現隨票付上支票幣一百元，作爲張先生子女教育基金，請代轉交張先生遺屬，並代致我哀悼之情。

讀者陳復興上

（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十二日）

× × ×

萬先生：

我是張海山先生的忠誠讀者，現驚聞張先生心臟病突發，與世長辭，心中非常難過。

爲响應「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運動，我捐區區一百元，以表支持，請查收。

無名氏（六月十一日）

× × ×

，已不是盟邦，而是蛻變為敵人，因之決定斷絕邦交，並將兩國前訂的條約協定等，同時取銷，雙方召回外交使節，如此看美國的反應。如雙方關係繼續惡化，則更進一步，實行對美國宣戰，聲罪討伐，將所有居台美國人員，驅入集中營。我這樣寫來，一定有人說筆者是神經病，亦有人說筆者淺薄而不知大勢，甚至說筆者「腦筍未生埋」，幼稚無知得可憐，荒唐怪誕等等，這種種都不强辯和深怪。

但我得一再强調，這是一個「破釜沉舟」的辦法，也是一個無辦法中的辦法，固然要有大大的勇氣，更要有不怕犧牲的精神，實行「死馬當活馬醫」，立刻宣佈總動員和戰時狀態，從此上下一致，自力更生，咬緊牙根，束實褲帶，不要名友實敵之美國，難道就沒有別的與國嗎？只要有志氣、有創造，國際舞台歡迎有戲做角色的，戲班中的老叔父，不論你是「梨園聖人」、「金嗓花旦」，如果老去而沒有班落，觀眾對你還有興趣嗎？以此而例彼，說不定大幹一下會有出頭。以色列和南越，是我們很好的例子。又有人說，美國人是兼具「虐待狂」與「被虐狂」的，如果你是成日俯頭貼耳，它會叫你倒地不起，但如果你威武不屈，以牙還牙，甚且過之，則它可能甘受凌辱，任你擺佈，二十多年來以至今日，中共一直以它為頭號敵人，呼喝漫罵，可是它仍然爭着與他交朋友，你說奇怪不奇怪。因此對付美國人而仍用我們前賢的「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甚至「以德報怨」等等，無疑是注定要失敗，因為他們絕不會領會我們的高度文化道

我這樣說大幹一下，起碼可刺激起全國上下的民心士氣，也又一改國際觀感，隨着亂子可能會不少的，但「破釜沉舟」是死裏求生的辦法，不惜任何犧牲，要給美國一個教訓，同時也可得到一個考驗，這樣突如其來的一招，看看美國如何應付，我們當然不可能把艦隊開到太平洋彼岸向美國攻擊，但筆者亦有膽敢說：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也絕不會就此攻打台灣，因為他們仍然要顧慮東西方的關係，和國際反應的，可是到時怎樣的

變，變的結果會怎樣，相信任何人卻難以逆料。想像中國府、中共、美國三方面，會進入一個很微妙的關係，但有膽的幹，在微妙關係中，掌握微妙，運用微妙，不難會逃出生天的，海內外的專家學者們，請在這個大膽嘗試的問題裏，找到它的出路吧！不要硬說這樣是無知幼稚，荒誕不經，這問題是值得研究的，抗日戰爭後期，日本仔要打通粵漢路，取道牛背脊北上韶關，我們的口號是：「你要韶關，我要廣州」的。

大陸難民住室被佔
葉錫恩議員有所辨正
徙置處主意與她無關

敬啓者：拜讀貴刊一八九期讀者投書，盛朝新致本人公開信，茲答覆如下：

㈠盛先生原住屋三一五室取消，另由徙區調小房他替。盛先生說：據該主管云：「此係由葉議員來函徙置總處之故。」為此本人特函該處，請予證實。並於本月二十一日接到該處覆函云：「本處於七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接得羅李水妹因居所迫擠，要求更換大房申請；同時也發現不合規格的居住者（指盛先生），並採取行動，此項行動，完全由本處官員決定執行，並非由於閣下（指本人）或任何市政局議員之建議而執行。」

㈡茲將該處原函附上，請盛先生查閱，並請貴刊公佈，以明眞象。

本人盡力處，請於任何一星期六下午來本人老虎岩辦事處接談為感。

㈣標題「大陸難民住室被佔」——其語意嚴重，故本人不敢沉默。「拜葉錫恩議員之賜」——本人萬萬不敢當。特明辯如上。

敬請 貴刊披露，煩擾處多謝。

此致

萬人雜誌主編

葉錫恩上（六月二十三日）

組織萬人俱樂部
要提防滲透

諸位先生：

一八一期曾先生透露願出而負責組織「萬人俱樂部」，不勝雀躍。但

底，敵人當然亦希望破壞我們，故此我們必須要有嚴密組織，徹底防止滲透。共黨有今天的地位，亦係靠滲透及破壞而來，若不幸任其得手，我們辛苦組織起來的俱樂部，便化為烏有，那還不要緊，我們有堅決的意志，再行組織，但壞便壞在各成員被他們起淸字容，那就不得了。

我個人以為我們組織俱樂部的進行應有下列分段進行必要。

㈠中央核心組織以諸位及各有密切關係的愛國者聯合，奠定初步組織方針。

㈡約晤曾投函的各位熱心組織者，參與應策應行之工作，並應開始嚴密防止被滲透，因這一關與中央核心組織最為接近。

㈢普通會員可公佈於本刊，歡迎參加，當然其中不少係滲透分子，但可細加調查，後才可讓其參加。

以上各點，未曉諸位意見如何？

湖汕民上

若干名詞
必要糾正

萬先生：

我想向你提議幾個詞，因為我感覺這些名稱太重要。如共黨自吹的「長征」，請你改稱「逃竄」；「台獨」改「台奸」或「台賊」；「港共」改「港修」；「新左派」改「毛修」；「小爬蟲」改「小毛蟲」或「劉修」；澳門共黨，改「澳修」。我的文化有限，很多時辭不達意。我想你是明白的，請用你在文壇的影響力，大聲疾呼，請各報糾正名稱，使這些妖魔鬼怪一聽到這名稱，就嚇到要死

甚至戰敗的日本，也得到美國的扶植，才能很迅速的復興起來，（扶助日本美國另有打算）但獲得美援的國家，也不一定是件喜事，因爲必然帶來不少麻煩，這不是受恩者張羅酬報的問題，而是施與者太過專橫，喧賓奪主，强出主意，這點我們中國人因爲身受關係，可說是最清楚不過，其他南韓、南越，以至日本，都莫不如是，接受「美援」最多的國家，反美也必然最激烈，這是東方人不知感恩圖報，而且「以怨報德」嗎？絕對不是，東方人是最恩怨分明的，弊端就在美國的狂妄自大，反客爲主。

我上面說過，美國只是個「酒色財氣」的國家，人民也是「沙塵白霍」輕浮衝動的人民，因之無論對什麼重大問題，都極其輕率從事，絕不尊重別人意見，硬將他們一套，强要人家接受，現在很多人說的所謂「美式民主」，在我們東方國家，實在有很多地方要保留的，如勉强而行，結果一定敗事，南韓李承晚，南越吳廷琰，就是給他們這一套所斷送，我們中國之弄到今日田地，很大部份也拜他們之賜，如戰後之强充調人，搞什麼「國共」組聯合政府，什麼「和談」、「軍調」，什麼馬歇爾七上廬山，以及「行憲」、「國大」等等，都可說是「越俎代庖」，名爲協助中國解決問題，實則干涉內政，搗亂國府，因爲美國人對中國之國情民意，更可說是一竅不通。以盲人來解亂麻線，只有越解越亂。美國强出頭的失敗，就是如此。

我現在又將「美援」來作一個簡淺的譬喻：中國是一個窮人，美國是一個有錢的朋友，窮人遭遇水火之災，（八年抗戰）焦頭爛額，經過一家人的艱苦撑持，終於把困難日子渡過了，現在要租個房子來安頓家小展開一家人今後的生計，可是經濟困難，兩餐不易，自然租不到很大的地方，作爲有錢的朋友，應該怎樣幫助他呢？在我們中國人心目中，應該多給窮朋友一點錢，對於有工作能力的大孩子，盡量替他找點工作，來減輕家庭負擔，年輕在學校的孩子，則替他找間免費學校，俾他們安心讀書，這樣做既可解決現在，又可寄望將來，這是我們中國人對窮朋友多方面照顧的德性。

可是現在美國這個闊朋友，卻不是這樣，他一定要用自己一套，來幫助朋友，他不理窮朋友房子怎樣小，生活怎樣難，一味要代起草新家庭組織計劃，做老子的要打「哺𠹭」，太太小姐要穿迷你裙，今日送來地氈梳化，明日送來電視、雪櫃、洋酒牛油，應有盡有，不理你和這間房子不調和，甚至不能放下，但，一定要照收如儀，因此這個家庭麻煩了，太太說牛油雪櫃合用，孩子說梳化冷氣舒適，做老子的則感覺沒有一件同這個家庭調和，但又不能讓你選擇，於是碍手碍腳，你爭我議，紛亂吵鬧無日無之，這樣的援助，窮朋友不特未見其利，反而先受其害。中國幾十年來有「美援」的幫助，反而弄到今日的田地，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你既然有意幫助窮朋友，只要多送一點錢，一切由人家處理，便萬事大吉，極其量也只能作點獻議，盡點忠告，因爲各有各的環境習慣，各有各的生活方式，亦各有各的實際需要，但你卻一定要人家向你看齊，擅出主意，妄作主張，這樣不亂之局也變成亂局，受你援助的朋友，怎會對你好感，怎會不反對你，說不定受不了時，更會進而打倒你。

三十多年來我們一直倚仗的「偉大盟邦」、「國際友人」美國，一步一步的表現更不可靠了，現在更進而有被出賣的危險，我們的「美夢」也應該醒了。戰後强充國共調人，一味優容中共不算，中美聯防協定，綁住國府兩條腿不算，支持「台獨」分子不算，助長日本氣燄不算，阻撓東北亞反共同盟邦都不算，因爲二十多年來，美國依然沒有正式和中共打交道，（華沙巴黎會談算是形式）可是兩月前，尼克遜的國情咨文，卻明白表示；美國不再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琉球群島聲明定期歸還日本後，（該島由聯合國委托代管，期滿應另行決定，美又擅作主張）又暗示釣魚台列島，日本居然有主權；乒乓魔術外交之後，竟放寬對中共的貿易，戰略燃料也供應中共商船了，尼克遜不只希望女兒結婚到北平度蜜月，連自己也希望親自訪問中共，更甚的國務院新聞官布雷，居然大發謬論，說台灣主權未定，（台灣自古是中國領土，二次大戰雅爾達和波茨坦協定，更明白規定）這個所謂偉大盟邦的美國，如此顛倒黑白，不講是非，不顧道義，如此目中無人，還叫得做朋友嗎？我們已到了被犧牲、被出賣的邊緣了，難道眞的要在睡夢中完蛋嗎？趕快醒來吧！

基於上述種種，如今不妨來一個「破釜沉舟」的辦法，美國既然不以我們爲盟友，反而要出賣我們，與其長期仰人鼻息，到不如痛快的幹一趟，我們今日要一改仰仗作風，實行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以野蠻對野蠻，以不道義對不道義，立即宣佈美國近來的所行政策，已構成對國府主權、領土、內政各方面的危害，從現在起

萬人意見

集虐待狂被虐狂於一身 美國佬雙重性格得人驚

國府應下破釜沉舟決心實行自力更生

兆華

美國雖然立國差不多三百年，畢竟是一個「拼盤」民族，人民從四方八面而來，膚色自然包括黑、白、紅、黃、棕，因之並沒有一種獨特民族性，足以代表這個國家，彙之由於立國日子短，亦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傳統文化，只不過得到新大陸的地利，在地廣人稀，土壤肥沃的環境中，漸漸蕃殖起來，更從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中，因爲戰爭從未波及本土，而其他世界各國，無一不在這期間焦頭爛額，受盡戰爭災害，獨有美國卻因兩次戰爭而發了大財，這可說是一個無甚基礎的幸運國家，而不是一個長期奮鬬，艱苦深厚的國家。

比如我們中國，具有幾千年的文化歷史，人民勤勞樸實，謙和博大，充份表現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日本雖然是個島國，也有上千年的歷史文化，人民雖然量狹器小，也極刻苦服從，具有大和民族精神，其他如英國人的沉默遠見，德國人的務實不華等等，都能反映這個國家的民族性，惟有美國則付缺如，要之唯有西部牛仔之「沙塵白霍」，啤酒女人，可以代表一二，有人說它是活潑豪放，我說它只不過「酒色財氣」而已，而國家的民族性，若以「酒色財氣」來作代表，你敢想像嗎？可說僵極！

又有人說，美國經濟資源豐富，

星、登陸月球，這種種不是輝煌成就嗎？不錯，我上面說它是「拼盤民族」，就是這個道理，它是有光輝的一小面，但卻有黑暗腐敗的一大面，它不守信約，不講道義，不分敵我，狂妄自大；它標榜自由民主，實則是組織散漫，紀律鬆弛，人民瘋狂任性，社會瘋敗不堪的國家。更甚的這種風氣，近十年來急激發展，已到了整個潰敗的邊緣，你能說它光輝偉大嗎？

我不明白，中國正式派送歐美留學生，已是從前清晚季開始，距今差不多已近百年了，民國以後，留美學生更多，科學、經濟、農商，各部門都學有專長，回國後大都施之實用，惟有單單學政治的人，卻將最重要的美國國情民性，加以忽畧，因之幾十年來，除對美國政治制度，也天天喊着自由民主外，美國究竟是個怎麼樣的國家，人民又是怎麼樣的人民，卻似乎沒有進一步的認識，而從政者好像只知美國是個金圓國家，於是一味崇美，因此做成今日政府全面倚靠美國，不能獨立自主。但長期崇美靠美，依然招來國內外慘痛的失敗，這個

的結果。

我在這裏舉一個最顯淺的例子，就充份證明我們中國人與美國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有次我到灣仔一家酒吧找朋友，見三個美國水兵同在一桌飲酒，言語間兩個衝突互毆起來，作爲第三者，也不大相勸，後來愈打愈凶，酒吧夥計迫得將之逐出門外，繼續大打，結果一個被打倒了，口鼻流血，伏地不起，第三者乃將之摻扶入內，戰勝者同回原座，不久見他們有傾有講，被打者且譽戰勝者爲好漢，並請其飲酒。從這件小事看，可見美國人，第一交朋友無原則，第二朋友間沒有感情，更沒有忍讓之風，作爲第三者亦無規勸之義，第三身爲軍人，旅遊別國地方，居然互相打鬬，置國家體面，自己威儀於不顧，試問我們中國人會這樣嗎？沒有感情，不會同遊共飲，既有感情，怎會容易打起來，眞有衝突了，作爲第三者也必定極力排解，排解不來終於打成了，負者也絕不會請勝者飯酒，而只有離開，甚或伺機報復，其他軍人之注意儀容紀律，更不會隨地出醜，這是一個中國人和美國人性情完全不同的表現。

再從美國人節日之瘋狂作樂，如

塗而來，糊塗而去之勢，絕不從生命之意義和生存之目的看人生，更沒有我們中國所謂「生死事」，「泰山鴻毛」等哲理存在其間，我們任何狂歡節日，也不輕易隨便死人，有人說美國是一窠蜂，其實只是一堆蛆蟲而已，報載反戰示威的稀癖士數十萬人，派駐南越軍隊十份之五吸大麻，比之西部牛仔更退步了。

又從幾年前甘迺迪總統被刺死一事看，凶手捉到了，可是一下又被夜總會老闆槍殺，夜總會老闆坐牢了，可是一年多又「健康」病死，於是此案既無凶手，亦無主要證人，直至今天依然不能水落石出，成爲懸案，其實這是連環互殺的滅口，一國之總統，尚且如是，等而下之者，就不問可知矣，試問一個行刺總統之凶手被捉，鬧雜人等怎能將之槍殺？日治時代一個密偵被人打死，附近幾條街都要封閉，「解放」初期一個幹部被殺，半個城市要戒嚴，行刺總統之凶手，在軍警押解之下，很隨便的被人打死，只有美國一窠蜂的情況下出現，其不同於我國的，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證明。可是我們偏偏要交這樣一個「生蟲拐杖」的斷友，幫扶你的地方不會大，害死你的地方則有餘，可慨也矣。

說到「美援」問題，在第二次世

歸聲劍影錄

㈠農村服務，㈡市鎮服務，㈢文化服務等三大項目，正在進行之間，突然日寇為了打通中國大陸縱的幹線，便由東三省調關東軍三十萬開入關內，日本原有三十萬大軍駐防東北，以防蘇聯，但自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親赴蘇聯，在車站與史太林擁抱，進行勾結，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使日本放心南侵，此時更將防俄之軍投入中國戰區，自是年二月下旬，每天有八九列車南開，車上軍隊均穿皮衣，證明係從東北運來，故蘇聯與日本勾結，乃助桀為虐，以侵略中國，日本為急於貫通中國心臟，故展開長衡大戰，進犯三湘七澤，日敵又為配合此次行動，故意在粵南六邑發動攻勢，以作牽制。這項日軍蠢動的情報，為守備區指揮部情報人員所探悉，便採緊急措施。我為響應黨、軍、政大結合的號召，便將暑期服務團改為戰地服務團，一面召集區隊長商討戰地服務的部署，劃編為救護、通訊、慰勞、宣傳等單位，一面呈報中央團部，陳明改辦戰地服務的需要。

果然，日寇於民國三十三年的端午節，分水陸兩路進攻，戰地工作，便即展開，後來，我還組織地方團隊，親自指揮和敵偽浴血作戰，其時西江未陷，郵運暢通，我將戰地工作及指揮民眾武裝與日敵作戰的情形，專案報告中央團部，旋奉令頒發我勇字獎章，我雖然未曾接過任何私人的函件，述及我獲頒獎章的經過，但我意料着必是出於康先生的美意。

康澤先生字兆民，四川安岳人。家非富有，幼年曾歷一段艱苦的生活，故其後來對袍澤備致關懷，乃基於體驗同情也。主管中央團部組織工作時，凡年終獎金奉　團長頒發之後，必分潤於家境困難之屬員以度新歲。具革命救民的抱負，以此雄心，溯江而下，由滬而粵，關山萬里，不辭跋涉，投身黃埔，為第三期同學中傑出之士，參與東征之役，北伐軍興，隨軍于役，以果敢勇毅為極峰所賞識，扶搖直上，中原大戰之後，即擘劃別働組織，乃開我國特種工作行動武裝的先河，故其輩份，較戴雨農先生為先也。

此種隊伍，行動迅速，組織嚴密，配備精良，每出人意表，神出鬼沒。

當中共自江西流竄，抵遵義，迂迴黔西而入川康。蔣委員長擬飛川座鎮，指揮圍剿，川省劉湘有婉拒參謀入川之意，隱然抗不受命，殊不知別働總隊已全部入川，監視成都，康澤先生始以鄉晚輩之禮以晉見劉湘，劉湘聰明人，何等警覺，即席表示熱誠擁護「安內攘外」的國策，歡迎中央入川。但別働隊非正規建制的部隊，不擔任陣地任務，故其赫赫之功，隱而不揚。但其貢獻於國家者，豈讓於鐵馬金戈之風雲人物。

抗戰初期，不久南京淪陷，政府西遷，以洛陽為重心，軍以武漢為司令台，其時康先生兼政治部廳長，軍官學校特別班主任，全國緝私總隊首長。

繼而政府以重慶為陪都，為全國軍事政治之中心，而青年團早已成立矣，組織處原由胡宗南任處長，康先生為副座，後以胡宗南座鎮潼關，無暇兼顧，康先生乃真除處長，而別働總隊、緝私總隊，仍由康先生兼攝也。聞九印橫列，其時康先生的事業，如日之中天。

康先生家非素封，但老太爺仍健在，以勤儉持家，漸成小康，後康先生身為軍政紅員，仍頻頻請老太爺滙款挹注，可知康先生居官之廉。

當康先生歸國，那是民國三十六年劉伯承正在號召襲忽的時候，井、襄、樊、棗，自古以為兵家必爭之地，李先念為棗陽的黃龍檔人，熟悉這一帶地形，中共當然知道「打點」的重要，尤其是軍事重點，故我軍事當局判斷共軍必將進犯桐柏山及大洪山脈以南的大小平原地區，決定在這地區設立第十四綏靖區。

不知誰人建議，派康先生擔任這綏靖區的司令，康先生一向服從命令，不計及於個人出處，臨危受命，赴必爭之地，又無自己基幹部隊，只配國軍八十五師聽候節制，但在是年的殘冬，中共的陳賡部隊又由豫陝川邊區東竄，有和劉伯承會合的趨勢，國防部乃電令八十五師增援洛陽，限日出發，這地區的綏靖工作，交由地方團隊負責，以軍事重地而交地方團隊撐支，其後果如何，為識者寒心，故八十五師北調之次日，十四綏靖區所轄地區，立即吃緊。

撐持至民國三十七年的初春，形勢更為惡劣，康先生急電請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派軍救援，國防部亦電華中剿總急解襄陽之危，華中剿總電覆已派張淦兵團馳援，但口惠而實不至。

不久，襄陽區行政督導專員李朗星叛變投共（李朗星乃棗陽黃龍檔人，與李念先為同族，以此牽線投共），於是襄陽陷於包圍之中，康先生日夜守候無線電台，希望得到張淦兵團的消息，誰料泥牛落水，毫無動靜，這時康先生知道大勢去，乃上電　總統表示與襄陽共存亡，並請　總統善待他的家屬。

正當此危急之時，而副司令郭志勳卻又投共了，致影響襄陽南門失守，共軍即包圍司令部，用重砲轟擊碉堡，郭志勳的副官率領他的衞士排在司令部豎白旗，康先生在地下室乃拔槍自殺，重傷而未遂成仁之志，身陷被俘，長困集中營裏，飽受折磨，但浩氣長存，不受威迫，不受利誘，耿耿之忠，昭如日月，二十年來，無一言之吐，無一字之發，壯烈哉，康公也。

（五十三）

安理琴

抗戰從軍記

許古午

一、未進入贛州市區，在公路上卽可遙見旣高且大的四個白底紅字：——「歡迎蒞臨」。

二、街道整潔，行人車輛，井然有序。

三、禁烟、禁賭、禁娼徹底執行而根絕。

四、專員公署設有「民眾問事處」，直接溝通民眾與政府之間的意見，由此可知蔣氏「親民勤政」之風，不同於一般顢頇官僚之習氣。

五、街上指揮交通、維持秩序、糾察軍風紀，多是由童子軍擔任，而服務態度可藹誠摯，故無論傷兵或高級將領，均能謙遜而樂予接受糾正，此點收效甚著，可見蔣氏深深懂得羣眾心理，而又善於掌握運用之。

六、鄉鎭保甲人員，均著制服：黑皮帽、藍布中山裝、腰束小皮帶、裹綁腿，極易識別，故過往軍隊請求協助，也十分方便，頗收軍民合作之效。

七、各鄉鎭所設鄉鎭公所及國民小學、衛生院，三位一體，組織效能均健全，非形同虛設者所可比擬。故而政令通行貫徹，如手使臂、如臂使指；國民教育較普及。醫療衛生齊備且遍及鄉鎭，造福人羣，這在戰時尤屬難能可貴。

八、愛護青年學生、培植青年學生，不遺餘力。文娛活動頻仍，誠如所說「不夜的天」。當年「虎崗」盛況，儼似從前「黃埔」。未到贛州的都嚮往着贛州；在贛州的都留戀着贛州；離開贛州的都懷念着贛州，自可說是當年一般青年學生的心理。

九、設有「交易公店」，供應日用生活必需品，故在戰時不如其他各地之物資供應嚴重荒缺。

有賴於此也。

此外，筆者曾訪問當地人士，對「贛南新政」的感受印象如何？問者幾為之瞠目結舌，不知所答，卻異口同聲稱譽者有二：

一、蔣專員是蔣委員長的公子，不貪污。

二、蔣專員是好官，能替國家百姓做事。

所謂「贛南新政」在當地百姓心目中，亦僅如此而已，眞可說是「身在此山中，不知雲深處」。

無可諱言，當年蔣氏不失為一位「幹員能吏」，治理新贛南六年，縱無富國强民，興利除弊的新政建樹推施，如興水利、辦實業、開鑛產、改進農業、改革土地……等有關國計民生的百年大業，然而，創樹新政風、朝氣蓬勃，予人耳目一新，確為筆者自浙東、浙南、閩北、贛東沿途所經，堪稱首屈一指者。曾有人譏評「贛南新政」為客廳中油畫，此或因以蔣氏所具先天優越條件，可說全國獨一無二，而建樹政績不過如此，亦為對蔣氏期許深而望治心切也。

待命潭口・補訓瑞金

我們行經贛州，其時，適蔣經國先生奉召在渝，所以由贛州各界舉行的歡迎大會主席，改由崇義縣縣長沈慶瑜先生擔任。沈氏浙江紹興人，為蔣氏得力幹部，由「新贛南幹訓班」教育長外放崇義縣長，因他胞弟沈慶玉也參加我「軍政部教導第五團」從軍遠征，因此他特地從任所趕來主持歡迎大會，公誼私情，兩全其美。

，餘興猶濃，也親身領會到了「太陽出來照虎崗，虎崗青年臉發光……」的豪情壯意。

當晚沈慶瑜先生又在酒樓，私人宴請他弟弟沈慶玉及其弟的同學好友十餘位，筆者亦敬陪末座，觥籌交錯，不醉無歸。

我團正待繼續登程，前站人員且已抵達曲江，突然接奉軍政部命令：「待命前進」。事出意外，不啻晴天霹靂。事後方知，因為湘桂戰事已爆發，交通斷絕。因此，我團就移駐距離贛州三十公里的南康縣潭口鎭上，待命征發。

由於湘桂戰爭日趨激烈，敵機不斷濫施轟炸贛州，且因制空權已在我手，故轟炸亦多在夜間。我們在潭口鎭上，淸晰可見敵機獸性大發，俯衝投彈，火光冲天，又不知幾多生命財產，遭逢毒手，實令人切齒痛忿。

潭口鎭地小人稀，卻有一奇景，殊屬罕見者：鎭後有一大操場，寸草不長，我團集合晨操均在此處，每當陽光普照，俯身臥地，卽見整個大操場恍如湖面，水波盪漾，行人涉足其上，波光倒映，有如涉水而過，頗為奇趣。據當地居民所告，其地下有水銀鑛；亦有一說謂地下埋藏有許多白菓樹，是耶非耶，姑妄聽之。唯當地居民異口同聲均稱譽其處乃佳穴，風水極好，坪後確有一穴古墓，乃當時江西裕民銀行董事長之祖塋也。

我團在潭口待命，初時以為半月一月之後，卽可續缺趲程，孰知日復一日，遙遙無期，迨十一月初旬，消息傳來，我團奉令改編為青年軍，遠征出國之夢，至此破滅。事緣其時原在印緬戰場的新一軍與新六軍，已陸續凱旋歸國，我團更無出國遠征之必要。

十一月底，青年軍「東南訓練分監」黃維將軍，自重慶抵潭口頒達命令：我團移駐瑞金補訓，迨青年軍二〇八師（師長黃珍吾，駐地福建長汀）、二〇九師（師長方懋楷，駐臨川）成立，

於是，蔡文治在香港除了進行上述的工作外，同時進行的，便是發動「自由中國運動」，進行聯合香港各色黨派，同時物色大陸上擁有游擊力量的人物。

我們從蔡、美簽訂的合約內容來看，除了軍事的抵抗運動與軍事情報的獲取以外，似乎對政治並不曾眞正的提及，這也就是說，美方根本不願意援助其政治運動，有之，亦不掩飾其本來的兩大目的。這時，蔡之聯合各黨派，我們亦可推斷，那不但是掩飾的作用，也是爲他本人本來的目的而以假當眞的眞做，意欲造成既成事實，藉此形成蔡之既成的政治地位，迫使美方承認其既成事實。就在這苦心孤詣的打算下，蔡於是手持金元，分向各黨派進攻。於是顧孟餘和張大王等，都和蔡發生了往來。

張大王不但在華南確具號召力量，且在大陸也眞有一批游擊力量。美國人固然很看重他。可是蔡、美曾有君子協定：「除支持以蔡爲中國抵抗運動外，不再支持其他中國人。」因之張欲取得美國援助，勢必透過蔡的關係；而蔡本人既在大陸實無一兵一卒，而又向美方大吹擁有百萬游擊力量，自然巴結張大王一番，在蔡是勢所必行。論資格，論力量，蔡自知不如張；蔡表示願居副手。美方同意，而蔡張合作由是肇始。

當時在香港從事這一活動的，有太平洋政論會和英武學會。這兩個組織，確實轟動了香港流亡羣眾。然而，眞正有資格去海外受訓的，卻無須透過這兩個組織，而是經過蔡文治沒有名目只以訓練韓僑爲名義的號召的嫡系幹部所吸收的。

這是想當然耳，蔡自然不會把實權交給他所拉攏的各黨派。太平洋政論會，是前湖北省黨部主委方覺慧領導的組織，蔡爲敷衍方，只叫了他的孫子小方去到海外受訓，此外別無另外一人。英武學會，是張大王領導，除張的左右親信外，而經過英武學會去海外的也不多。

麥帥說：「反共到台灣去！」

由於蔡文治善於乘機用勢，因而有利於蔡的蔡、張合作產生。當初，他們曾作有人事協定如下：

陸海空軍總司令由張擔任，蔡任參謀長。

塞班島的抵抗運動學校，中國人只能任副校長，此職人選，蔡有權推薦，但學校辦公廳主任一職，則由張派人充任之。其政治教官八名，悉由張選派。

從協定上看來，顯然蔡已無多大作爲。這豈是蔡內心所甘願的？因此蔡不能不在其範圍內的人選上詳斟密酌。既須合美國人口味，又須爲張所同意，更須忠於與自己而甘受其控制者；於是他起用了呂×貞和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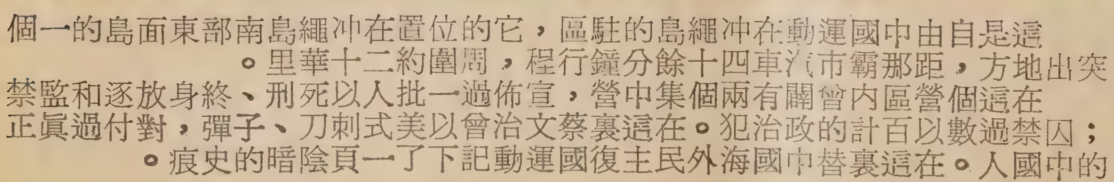
呂是東北講武堂出身，卒業於陸大第九期。後任陸大教官，勝利後又任北平孫連仲的副參謀長。其人頗具學養，對中國問題，亦別具見解；來

王治畢業於西點軍校，屬正牌留美學生，歷任中國駐外武官，曾任東京盟總麥帥的參謀，後回到台灣。因病携眷來港養病，蔡乃以重金聘爲塞班學校副校長。另一員，即空軍宿將黃×衡，亦留美學生，然以在國民黨空軍總部不見用，因是默默無聞。來港後，挾有雄厚財富，蔡因王×籟公子王×度關係，拉爲台柱，後蔡任以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駐港工作站長職。

當此初期，蔡即以上述諸台柱作爲與張分庭抗禮的本錢。至於他的眞正班底，卻是層層、重重、小圈、大圈，這些圈子，大致如下：

內圍核心羣：這是一個以蔡文治太太——燕大學生吳玖（原名吳佩琪）爲核心，其中份子自然以燕大學生爲主，關係來源不外乎裙帶。這些人都是講洋文、寫洋文、辦洋外交，專事洋人。後因圈子的擴大，須增加人員，於是取材方面降低了一些，由是灣仔碼頭替洋兵拉皮條的「馬蝗」們也變成了其中重要人物。他們說寫洋文習以爲常，時或健忘其本身爲黃種民族，而瞞騙洋人，討好洋人而出賣中國人；他們以諳熟洋文作爲其搖尾乞憐武器，其醜態，其行爲，遠勝過了日僞時代的日本翻譯。

（十一）



這是自由中國運動在冲繩島的駐區，它的位置在冲繩島南部東面島的一個突出地方，距那霸市汽車四十餘分鐘行程，周圍約二十華里。在這個營區內曾關有兩個集中營，宣佈過一批人以死刑、終身放逐和監禁的；囚禁過數以百計的政治犯。在這裏蔡文治曾以美式刺刀、子彈，對付過眞正的中國人。在這裏替中國海外民主復國運動記下了一頁陰暗的史痕。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三郎

力之說，甚囂塵上。胡適名義上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行人，在國人心目中本有其崇高的地位，加之國府在大陸之立憲後的第一任總統競選，當時中美輿論都支持胡適出來競選總統，此事雖然未成爲事實，而胡適在國人心目中的偶像作用，是由此可證已根深蒂固了的。現在連胡適也公開對台灣國府的指責，無怪乎海外一班敏感的人，便認爲這一次胡適在美國，一定獲得美國人的强力支持，要挺胸亮甲出來幹一下，領導中國新興的「第三勢力」了。

其實，胡適到底是一個學者，並無意於政治，也不欲對國府眞正落井下石，但自從爲「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發出對政府的批評後，即一直保持沉默，並未作進一步的表示。

胡適在美國這種沉默的態度，加上外間的種種臆斷，便造成了已經騎在老虎背上的蔡文治一個最好機會，不但以後的「自由中國運動」這個名稱的靈感，是由「自由中國」半月刊而來，他還藉此編造出一套言詞，作爲號召的方法，透過他的左右，在香港爭取青年與流亡軍人。他說：

「由於共產黨的殘暴獨裁和一面倒、國民黨政府貪汚無能，在美國的胡適之先生不忍坐看祖國山河的淪亡，乃起而領導發動中國新興的第三勢力運動，已得美國友人道義的支持，且經民主黨政府和議會通過援助第三勢力之既定國策。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與駐美大使顧維鈞都已參與此一運動，前軍調部參謀長蔡文治，刻正駐東京主持軍事部門。

「我們的政治主張將以英美民主爲藍本。利用韓戰擴到中國東北後，中國東北將暫交聯合國託管，在託管下，我們發展工作，建立地方力量。一俟我們力量成熟，聯合國經過民族自決選舉方式，即將東北政權交給我們。

「在華南，我們發展擴大游擊武裝，建立敵後游擊根據地，並在海外設立訓練補給基地，不久即可以在接近大陸的冲繩島組織總部，現有之韓戰中共俘虜，美方已撥給我們訓練裝備，他們將成爲我們正規軍力量，一俟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利用此一大戰機會，指向大陸反攻，並與台灣平分秋色。

抱負非凡的校歌　陰森恐怖的監獄

此外，還有兩樣東西我要先向讀者介紹的：一是蔡文治在冲繩島設立的兩個集中營的照片。這是蔡用以囚禁所謂「政治犯」的，後來，不少與蔡意見不合的「同志」，都被監禁在此集中營內。二是蔡文治在塞班島正式成立「自由中國運動幹部學校」的「校歌」，其歌詞如下：

「天蒼蒼，海汪洋！
這美麗的小島，是革命的搖籃。
我們在遙遠的一方，
爲了祖國的自由，我們在鍛鍊成鋼。
爲了祖國的復興，我們在臥薪嚐膽。
以火點火，以熱傳熱；
以力接力，以光發光。
打倒可惡的共產黨，
建設民主自由的新中國。
我們的任務何等重大；
我們的前途何等輝煌。
努力！努力！
努力去創造！創造！
創造一座人間的天堂！」

從這首歌詞看來，我們不能說蔡文治手下沒有人才，沒有抱負。爲何又會一事無成？請看以下的事實。

靈感來自胡適之　乘機用勢大吹牛

蔡文治與美國人簽了約，又拿了錢，而沒有人去爲他遮蓋謊言，到塞班島接受訓練的情形，在第一章「蔡文治與香港」一文中，已說得很詳細

花個一分一毫的，全交給了四大娘。還記得有次摸到個大甲魚，有人出了好大價錢他都不肯賣，說要燉給老娘滋補滋補，往藥舖裏檢了副藥材，燉了甲魚强着四大娘吃。事後，四大娘逢人就提這事，高興得掉淚，大伙見了她都說她好福氣，老了不用愁了，可享兒女的福了。那年，四大娘還東托媒西打聽的要給長生置回個家呢，相了幾家姑娘了，可就……唉，總之福薄吧，可憐！」茶舖主人很是傷感，兩眼閃着淚光。

我開始有點頭緒，悟到剛才我稱四大娘「瘋婆子」他們心裏的那分不樂意，我心裏有着一分內疚，歉意地道：「我們是眞不了解事情的眞像的，上級叫怎麼編，我們就得怎麼編，編好還得經過審查、修改、批准後才能上演的……」

「我說呀，同志，我給你出個主意，你編一齣戲出來，由頭到尾都在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儘量把好聽的加在上面，什麼偉大呀，英明呀，戰無不勝呀，太陽呀都叫出來！保你很快升級加薪，最好能學那郭什麼若的那樣，把毛主席痾的屁都寫成香的！那你不用幾天就可入黨，甚至封個書記給你幹也說不定呢！」瘦漢子眦着眼，一本正經的道。

「哈哈哈……」「哈哈……」茶舖裏又響起一陣刻毒的哄笑。

這時，那四大娘正搖晃着經過茶舖，那汚垢的臉上，佈滿了一條條的皺紋，是這樣的深沉，這樣的密，就像一塊枯皺的樹皮，找不到一絲的生氣，我看到的是苦難和悲哀的化身，深沉的苦難，絕望的悲哀！

大家都不約而同的靜默下來，直到喃喃的聲音消失在鎭外，不知誰，長長地吁了口氣。

「兄弟，請你告訴我好嗎？那眞正的故事，長生的故事？」我鼓起勇氣，向那穿着唐裝的大漢請求。

茶舖裏的人全注視着我，帶着一份驚訝的猜疑。我知道他們的意思——我到底也算是一個「幹部」呢。

那漢子盯着我，好一會，才緩緩地說出以下的故事。——

三年前，春夏交接的季節。雨水不歇的連下了大半月，江水漲得就要溢出河堤，上游的水頭卻仍然無休無止的向江裏滾，混濁的江水簡直像天上倒下來的，沒有個盡。洪水淹過了田野，田裏的稻禾看不見尾，許多低窪的村莊都已浸上了水。

鎭上的「黨委會」和家屬早已搬到附近的山崗上去了，就在江邊碼頭，大蔴纜繫着一艘大木船，旁邊守着兩個揹槍的民兵，那是準備萬一出了事，給留在鎭裏的「黨委」幹部逃走用的。

鎭裏所有的成年男女全上了堤，日夜不停的巡視守護着堤岸，要是河堤出了事，全鎭幾千老百姓就什麼都完了，他們逃也逃不了的！

江水只見漲不見退。幾天幾夜下來，人們的眼睛都熬紅了！糧食快吃完了，柴火也就將燒淨了，「黨委會」的老爺們只曉得拿着土喇叭乾叫嚷，要人們「堅持護堤，不下火線」，病倒了沒藥醫，餓昏了沒飯吃，就是鐵打的人哪，也熬不下去了！人們望着漂江洪水嘆氣，婦女、小孩們不停的哭號。

天老爺，這樣下去，眼見大橋鎭就要完了！

一夜，沒有星星，沒有月亮，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鬱雷像磨盤在天的遠處打着轉，火蛇在天腳下竄閃着。

護堤的人們背靠背坐在泥漿的堤面，毛毛雨打濕了全身，頭髮梢一滴滴往下淌水，可誰也沒心思去抹。藍白白的閃電影在奔騰的河面上，一股說不出的悽涼和恐怖。

突然，碼頭邊響起急遽的鑼聲，夾着令人心膽皆裂的嘶叫和吆喝，護堤的人們從泥漿裏掙扎站起，手執着松油火照，蹌蹌踉踉往那邊沒命地跑。

原來，碼頭那段的堤壩底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往外漏水，一股臂粗的水，嘟嘟地從裏面往外冒，幸得巡察的人發現了。

鎭上「黨委書記」站在碼頭上，舞着雙手，哇哩哇啦叫嚷着，活像一只大馬猴，人們穿梭般的來往，往河裏扔沙包和倒泥土。

松油火照在微雨裏吱吱作響，黑烟混着橙黃的火舌在夜裏飄繞。人們把一筐筐的泥沙順着堤坡往下倒，可是，剛倒入水裏就被濁黃的急流捲得無影無踪，竹片織成的籃筐載着石塊推入水裏，江水就像餵不飽的巨獸，立即吞沒消失，忙了幾個鐘頭，東方已矇矇發亮，那股漏水卻越來越大了，石塊和沙包也快丢完了，大伙的心呀，就像被火燒般的焦灼！

這時，那「書記」老爺卻異想天開的要組織「敢死隊」，挑選水性好的青年，潛到水底去堵漏洞，河水漂江，怒濤滾滾，帶着喇叭急湍地奔流，莫說人全已疲倦不堪，就是身强力壯，神清氣足時，水性再好也不敢拿命去博！人們一力反對，都說這絕行不通的，可是，書記老爺當別人的話是放狗屁，他第一個揀中的就是長生，說什麼「這是黨考驗你的時候了！」「要學張思德爲人民服務到底的犧牲精神！」「革命的青年就要服從黨的命令！」「不服從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跳下去就批准你入黨，不跳就是反革命！」軟的、硬的一齊來，迫着長生要往下跳。

長生是個楞頭青年，那傻小子終於跳下去了。

他冒了二次頭，第三次，只伸出了一只手……。

× × ×

那大漢長長的嘆了口氣，端起茶碗「咕咚咕咚」吞下一碗茶。

「後來呢？」我本不願追問下去，但，還是問了。

「後來？長生永遠沒有後來了……四大娘的後來，你已經看到了！」茶舖主人黯然的道。

「漏水的堤洞是堵住了。是大伙在堤後加泥加樁，才堵住的。長生，是白送了一條命……他是被那渾蛋書記害死的！他，他死得寃枉，死得不值！英雄？他媽的！」那大漢狠狠地罵道。

我呆呆的坐着，無話可說，呆呆的坐着……

事情過了好幾年了，我對四大娘的形像卻始終沒有淡忘：蹣跚的腳步，蓬頭垢髮，刻滿皺紋的臉，「兒子，兒子，我的兒子……」每當想起，心裏就不禁黯然。而在中共的宣傳資料裏，她卻是「革命母親」。

每期完小說

「革命母親」

——田韋

在大橋鎮，每日都可見到一個蓬頭垢髮，滿面污泥的女人在遊蕩，身上冬寒夏暑都穿着一件破爛得冒黑花的棉襖，誰也分不清它原來的顏色是藍還是黑的。

我初到大橋鎮的那天，就遇到了她。當時，我經過她身旁，很自然的放慢了腳步，多看了她一眼。她卻緊緊的，目不轉睛的盯着我，那呆滯的目光，閃着異樣的光彩，嘴裏喃喃自語：「兒子！我的兒子，乖兒子……」緩緩地一步步向我走近，污穢的臉孔露出古怪的神情。我背脊陣陣發涼，全身毛骨悚然，轉身飛奔，身後傳來一陣悽涼哀慘的哭叫：「兒子，我的兒子，兒子……」

我嚇得心卜卜地跳，沒命的向前飛跑。

街上好些人叫着：「別怕，她不會打人的！」

「不要跑，不要怕！」

可是，我還是慌不擇路的跑了很遠，直跑到鎮頭的小茶舖，才停了下來。

小茶舖的主人給我一碗茶，走出門外望望，對我道：「不用怕的，四大娘不會打人追人的。」

我喘着氣，心有餘悸：「那，那瘋婆子，眞得人驚，嚇壞人了……」

茶舖裏的客人不約而同向我盯了一眼，茶舖主人也好像不太對勁，走了開去，睬都不睬我，我有點愕然。

好一會，一個穿着粗黑唐裝的漢子開口問我：

農民打扮，告訴他道：「我是縣文工團的。來鎮上開展文藝活動的。」

「呀哈，原來你是做戲的！」他笑了起來，抓了一把花生放在我面前：「我看過你們的戲，怎麼好像沒見過你？你貴姓哪？」

我笑道：「我是編劇，不是演員。你當然沒見過。」

「編劇？編戲的？哈哈，開戲師爺，大炮王！」他爽朗的笑起來，毫無顧忌的。

我有些尷尬：「編劇和舊戲的師爺不同，不能那樣說。開戲師爺編的是神仙鬼怪，才子佳人，我們……」

另一個茶客插嘴道：「八両還不是半斤！你們的戲和封神榜，西遊記還不是一樣！」

我臉都紅了，老大不高興：「同志，演戲雖然是誇張一點，這是藝術手法，但也是根據故事情節來編的。」

一個瘦瘦的中年漢子眼角瞧瞧我，撇撇嘴：「我看過你們劇團演出的『江水滾滾』，戲裏的主角手拿着『毛語錄』，唸上一大段，就『咚』的一下跳入洶湧的江裏去了，人一跳下去，風也停了，浪也平了，跟着，東邊升起了個紅太陽！同志，你自己說，這離不離譜點兒？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小茶舖裏響起一陣哄笑，這下，我連耳根子都熱烘烘的。

祭就興風作浪，吃了人就風調雨順了，哈哈……」

我吶吶自辯道：「那是藝術表現形式，表現，……表現那個……奮不顧身搶救河堤的英雄事蹟，……」

「放屁！」那大漢突然從板櫈上跳下來，臉紅脖子粗的嚷道：「睜着眼睛說瞎話！說大話也不臉紅！」他鄙夷地向地下用力吐了口唾沫，就像和我有仇！

「你們那齣戲還說演的就是年前大橋鎮洪水到來時發生的事！眞是，車大炮也太過了火！騙得了他鄉別村的人，可騙不了大橋鎮幾千老百姓哪！」那瘦漢子冷冷地道。

「哪，告訴你，剛才嚇得你魂飛魄散的女人就是戲裏的什麼『革命母親』，那個兒子淹死了還在唸『毛語錄』，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的母親了！你看像嗎？」茶舖主人也插上一把嘴。

「是嗎？」我不覺目瞪口呆了。那齣「江水滾滾」是劇團編劇組依照上級黨委交下來的一篇「報導」改編成的，寫好後呈上去，再批下來，經過三番幾次的修改而後定型的，這裏面，我也花了一分精神。雖然，編劇時自己也感到太「神化」了一點，但，卻想不到……

「當然是！我們耕田佬說大話可沒你們搖筆桿的本事，白能說成黑，黑可說是白！實在話，那小伙子——你們戲裏的英雄，是被公社的黨委老爺害死的！漂江大水，淹不死才是怪呢！竟說成是自己跳下去，你道龍王爺是他的契爺呀！媽的，那冚家剷的書記！」大漢越說越氣，雙眼都紅了，「砰」地一拳擊在枱子上，枱上的茶碗直跳起來，濺了一枱子的水。

「四大娘三十歲就守了寡，一個女人家，一把眼淚一把屎尿拉扯大了孩子，自己熬野菜，吞米糠，供孩子吃，供孩子穿，還要唸書，養大個兒子，頭髮都熬白了。眼看孩子養大成了人，四大娘那二年臉上才剛露出了笑，哪知道……又落得個如此下場！」一個茶客嘆道。

到他們的言論和作為，正與北平的統戰陰謀桴鼓相應，換言之，中共正經由他們的言論和作為一步一步實現其陰森可怖的目標。我所能深切感受得到的是，許多美國朋友們，未必就有着出賣盟友的動機，在他們看來，許多聽來十分逆耳的主張，甚且是對我們有利。一位美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與中國代表權事務的人士就曾坦率相告，今年聯大，如繼續採用「重要問題案」方式以保衛中華民國代表權，結果必將徒勞無功，而阿爾巴尼亞等國所提排我納毛案，今年將以更多的票差獲得通過，是則我中華民國將被排除於聯合國組織以外，而毛共政權即將取代我們的席次，而作為中國的代表進入聯合國。

至少在目前，這種「一個中國」——毛共政權的局面，仍然是大多數美國朋友們所不願見的。於是他們也正在苦思焦慮，甚至聚訟紛紜，希圖尋覓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以確保我中華民國的代表權，就這些美國朋友們的動機而言，未始不是對我們的一種友善。

重要問題案美在研討中

有些人考慮到另一「納共而不排我」案的提出，使對阿爾巴尼亞案形成一種修正，將來在聯大單獨表決，或與阿案合併分段付諸表決。某些人士認為，儘管今年聯大在這種形式下通過毛共入會，只要我們堅守聯合國席次而不輕言退出，毛共依其一貫所持立場，仍不能在今年進入聯合國。

另一曾由比利時醞釀提出的雙重會籍案，也經常在人們的談論之中。比利時欲改善其與毛共的關係一如加拿大和義大利，其所以終難達成協議，是因為它不同意出賣盟友，以我中華民國作為犧牲。

去年聯大比利時醞釀提出的雙重會籍案的基本精神亦即在此。它認為，雖然憲章規定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代表權，但事實上具有雙重會籍，甚而一個國家擁有三個席次者，也並非絕無僅有。然而此所謂雙重會籍案的具體部署卻極其含混，有待澄清。筆者曾舉以詢問美駐聯合國代表團某高級人士，他的答覆是：雙重會籍當然不一定是在一個會員國名使用中華民國而另一個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更有其他的名稱，那將取決於大多數會員國的共同意見和看法。

無論是「納共而不排我」案或「雙重會籍案」或和往年一樣地提出重要問題案，截至筆者四月下旬離美時止，都仍在研究考慮之中，表面上，尼克遜曾下令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研究這一問題，但就筆者所知，受命研究此問題者並不止於那個專門委員會，許多不同的意見正湧向白宮，等待尼克遜總統作一抉擇，而在此取捨抉擇之間，基辛格是關鍵性的人物。

華府兩種氣氛值得注意

目前在華府存在的兩種氣氛是值得注意的。一種是，有些人們認為，我中華民國政府在此歷史關鍵的時期，決策定計，過於謹慎而保守，而目前可用作任何一新案部署的時日已經無多。一位負責的美國官員曾有這樣的論調：現在一切保衛中華民國代表權的新構想或新方案都是空談，「因為台北和北平以及它們的朋友們，迄今為止，都對此表示堅決的反對，使新的方案無法提出，將來即使提出，亦不可能獲得通過。」

另一種氣氛則尤令人憂慮。那就是，尼克遜政府在某種設想之下，未始不可能繼續走重要問題案的老路。然而尼克遜政府若在今年聯大提出重要問題案，卻極可能是採取一種不盡負責的態度——明知此案通過無望，或至少是全無把握，如此虛晃一槍，亦可以告無罪於盟友，至於今年聯大竟究對中國代表權問題作出何種處置，自非美國一國所能決定。

我為此陷入沉思，幾於無法為我們多難的國家選擇一條有利而無害的道路。我相信，所有這一代愛國反共的中國人，面對這一形勢，也必然是繞室徬徨，衷心如焚！

瞻望前途不爭一時之快

然而今天有一些觀念上的問題，是需要在冷靜

㈠外交或國際形勢上一時順逆的改變，並非我中興復國大業成敗得失的決定因素。我們能否繼續存在——較如今更為光榮而堅實的存在，並最後實現我們重光大陸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作為。而外交是要講肆應的。大陸淪陷已二十一年，像今天這樣的變局，殆屬不可避免。談外交，就不能無視於客觀的現實，而純粹訴諸主觀的意願。

所謂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衡取其輕。外交的決策只能從利害的權衡中作最佳的抉擇，盡一切可能維護國家的權益和地位。在外交的肆應上，根本沒有瓦全或玉碎之說。

㈡永久不能忘記我們的敵人是造亂竊國的中共。如前所說，分化中美關係，竊取聯合國席位以進一步從國際關係上孤立我中華民國，既為中共目前所決定的戰畧，則我們決策定計，必須與中共的陰謀針鋒相對。須知，北平意圖分化中美兩國的團結——還有中日兩國現存關係，也為中共所亟欲破壞，而我們就坐令中美關係惡化；北平意欲奪取我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我們就拱手相讓，默然退出，如此外交，無異被中共牽着鼻子走，或至少是自墮於中共所預設的陷阱之中。今天我們論成敗得失，主要的要從敵我形勢的消長對比中論之；而盱衡今日形勢，敵我鬪爭是一長期的鬪爭。必須着眼於今後長遠的前途，估計此一變局未來的發展，而不宜感情用事，爭一時意氣之快。

（上）



椰樹海灘的沉思

李靈均

四月下旬，當我訪美日程將要結束以前，我清晨徘徊在奧蘭多的椰樹海灘。遠望大西洋海天一色，近處，正白浪翻滾，驚濤拍岸。不知歸向何處的雁陣，在晨曦中長鳴掠空而過，它們趕上了佛羅里達的春天，而我，卽驀地勾起無限鄉愁，屈指計算着自己的歸期。

美國能創更新境界嗎？

這一個月來，美國的變化太大了。「乒乓外交」使得美國朝野如癡如醉，渾忘了立國的根本。而美國畢竟是這個世界的柱石，它的一舉一動，關係着全人類的禍福安危。從目前情形看來，它究竟能抵受這浪潮的沖激到幾時呢？大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是和美國分不開的。從門戶開放政策把庚子賠款變作獎助中美文化溝通的基金；從珍珠港事變到金山和約；從杜魯門下令協防台灣到尼克遜的新亞洲政策。基本上，中美兩國的友誼眞是永世罔替，萬古長靑的。位於太平洋東西兩岸的中美兩國，同樣擁有廣闊的領土，勤奮而善良的人民，它們互相關懷，互相扶持，沒有人能把這兩個偉大國家的友誼割斷。然而美國是一個在飛躍進步，不斷追求新的事物的國家，立國以來，一帆風順，不曾經過盤根錯節的折磨。一位民主黨高級人士曾坦率形容美國人的性格：好奇、多變，缺少堅忍沉毅的耐力。如今這個戰後一直作爲世界領袖的國家，已經厭倦了伴隨其領袖地位以俱來的負有多種責任和義務的生活；在極度工商繁榮之後，一般國民也產生了從「現代化」向後退縮的心理反動。美國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於道德觀念，全都在激劇

、合理的境界嗎？或者是也一如許多過往的大帝國一樣，走上沒落衰微的道路呢？在椰樹海灘，我徘徊復徘徊，眞不知向誰求取這問題的答案。

根據我多年對中共的研究，我相信「乒乓外交」絕非出自偶然。「文革」的大破壞及爾後爲收拾殘局所遭遇到的困難，使毛集團對中華民國屹立於台澎金馬的眞實價値重新加以評估，於是它開始從國際和國內關係上採用分化和孤立的戰術。和加拿大建交，是近年來從國際關係上孤立中華民國的起點，以後是義大利、智利、赤道幾內亞、衣索比亞、奈及利亞、科威特和喀麥隆。在和加義建交的聲明中，毛共堅持提到台灣，以後，卻放棄了這一要求。這並非如一般人所設想的毛共在「台灣問題」上有了讓步，而是它覺悟到割斷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的重點在於中美邦交和聯合國席位。如果將中美關係切斷，並且取得聯合國席位，其他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如果中美關係發生變化，毛共政權得以獲准進入聯合國，而我中華民國被排除於這一世界組織之外，則多年以來亞洲和西太平洋的國際均勢自然卽將全被破壞。

美國朝野是在等待奇蹟

至於尼克遜政府可能的轉變，也完全在北平的謀士們設想之中。越戰欲罷不能，（巴黎和談全無

問題實難有解決之望。美蘇關係的改善，自艾森豪與赫魯曉夫大衛營會談以來，現已發展至最高的限度，特別是中東局勢僵持不下，蘇俄開始向地中海、印度洋擴張勢力，使美國感覺到眞正可怕的敵人仍然是蘇俄而非中共。更重要的是，中共完全了解，多年以來向美國學界的滲透，目前已到了可望收穫的季節。在美國，姑息妥協和親共的主張，已形成一牢不可破的理論體系，對當政者構成一「知識的」和「輿論的」壓力。尼克遜在一九七二年大選前，非向這一無形的權威低頭不可。於是「紅衛兵」的蠻橫無理漸被遺忘，而周恩來忽地施展出笑臉外交！

若謂美國朝野對中共的笑臉外交全無防禦，也不爲太過，至少在三月下旬到四月下旬這一個月內是如此。這一段期間，作爲美國政府所邀請的訪客，無論所安排的節目是如何緊湊，內心總難免有一份落寞之感。事實顯示，除非有重大的事件發生，美國企求和中共改善關係的腳步是不會停止的。除了尼克遜所已經宣佈的五項措施之外，美國朝野顯然在期待着足以顯示雙方關係「解凍」的更多的奇蹟出現，其中甚而包括周恩來之訪美及尼克遜或其所派特使之訪問中國大陸。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尼克遜政府不再堅持法律觀點，而開始被一般所謂的政治觀點所折服。一位美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高級人士明白表示：歷年來的重要問題案乃基於法律的觀點所提出，而如今，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均認定中國代表權爲一政治問題，非死抱住法律觀點所能解決。他曾舉一例：一架外國的飛機因迷航或機械故障降落於中國大陸，爲了要求釋還，不能不與毛共政權打交道。此例旨在說明毛共控有大陸已被認爲確定的事實，凡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事務，非與中共交涉不能解決。

關於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筆者曾與美方有關人士有過極廣泛的接觸。在此一問題上，尼克遜政府不再堅持法律觀點，而開始從政治觀點上考慮處理的方式，亦不能謂其全受聯合國實際形勢所影響，

「我的信徒們，你們聽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要想奪取政權，就要搞暴力革命。給我殺過去呀！」

他捧起自己的聖經，在向他的信徒們說教。於是，在南越的田野，寮國的平原，高棉的城鎮，泰國的群山，馬來西亞的叢林，湧出一群群的暴徒，響起了一陣陣的槍聲。硝烟給這些國家的天空，蒙上一層陰影。他窃笑着，運用着幾個棋子——這是一場賞心閱目的遊戲，又是不傷老本的投注。

而在名古屋奏起的「乒乓圓舞曲」那詭秘惑人的餘音，此刻還在古老的歐羅巴、炎熱的阿非利加和遙遠的阿美利加的天空游盪。這種音樂使西方的一些人像哈姆林的孩子聽到笛音那樣着迷，而忘記了自己將會給引進深山的石窟。

「遠方的朋友們，我們可以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中南海的暴君裝着一副笑臉向遠方招手，看來是那樣安詳而溫和。

於是，華盛頓、吉隆坡、利馬、墨爾本、維也納……引起了一片混亂，智囊團在忙着開會，而商人們匆忙進出於外交部，辦理着往中國大陸的護照。

歷史的陰影

「遼濶而神秘的中國大陸呀，多麼誘人，那裏或許是一個理想的市場。我們將要賣出機器、魚類和小麥。」

西方的巨賈的眼前浮幻着花花綠綠的鈔票，光閃閃的金子。張伯倫的幽靈附在尼克遜等人的身上，慕尼黑的歷史陰影，在地球上重新出現。

歷史給中南海的暴君作了啓示——地球儀上，中南半島的土地連結着古老的神州；而美洲、澳洲、歐洲、非洲又是那麼遙遠。怎樣才可完成統治全世界的霸業？忽然，秦昭王「遠交近攻」的故智飄進中南海暴君的腦海。

慕尼黑的姑息會經予希特拉以可乘之機，如今，這股姑息的逆流更加洶湧。「機不可失」——中南海的暴君更裝出惑人的微笑。

歷史也給中南海的暴君目前的行徑作了註腳——

秦昭王用「遠交近攻」的策畧曾經使他稱雄於戰國。毛澤東正有所創造地運用他的故智。

慕尼黑的姑息會經使希魔給人類造成了空前的災難。毛澤東正利用姑息主義推行他的「世界革命」的策畧，企圖赤化全球，給人類製造更巨大的災難。

歷史又是一個公正的老人，他證明所有的暴君的美夢終歸幻滅；即使他們能得一時之逞，也不能導致永遠。不甘受奴役和壓迫的人們只要起來鬬爭，他們就得從寶座上滾下來了。

歷史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書，它給了我們足夠的教訓——自由之神的兩翼已蒙上了歷史的陰影，愛好自由的人們啊，我們可要警惕！

田放



給唱高調的「教育家」

蒼松

「今天香港中學生祇曉得讀死書，對社會事情一概不管！」「中學生每天最多讀四個鐘頭書便很夠了！」以上是官方在不同時間內發表的言論，每當我聽到這些言論時，我都感到氣憤。我要喊！閉嘴吧，你們這些唱高調的人喲！我要以學生的身份來喊冤！

不錯，我要喊冤！教育當局要我們死讀書，又責備我們死讀書；要我們做機械人，但又偏要說我們沒腦筋；要禁止我們參加政治活動，卻又要我們替社會做點事！我想祇要從某部歷史教科書中隨便引一小段出來，大家便可以明白我們學生的苦難，用不着我饒舌的：

〔東漢外戚與宦官之患〕從和帝時的外戚竇憲、宦官鄭眾開始，以後便繼續有外戚鄧騭、宦官江京、李閏；外戚閻顯、宦官孫程；外戚梁冀、宦官單超的互相傾軋；因而影響到社會政治上的大動盪，終於造成了「黨錮之禍」和「黃巾之亂」。

好一段歷史記載！好一個「人名表」！

黃宗羲說：「欲免腐儒，必兼讀史。」這句話說得很對，以古證今，這本來便是我們讀歷史的本意。

但是「讀史」不等如讀「人名表」。歷史可以啓發我們的智慧，「人名表」祇能痲痺我們的腦筋！歷史可以「活讀」，「人名表」卻祇能夠「死記」！

我把這個「人名表」從某部歷史教科書中引出來，並不是本港教育司署欽定的「會考範圍」嘛！要這樣「死讀」的當然不限於歷史一科，地理、世界史、生物、化學等等，那一科不需要「死讀」？至於每天祇要讀四個鐘頭書的謬論，祇有那些彈高調者才能厚着面皮說出來，給我們作說笑話的資料。

今天我們學生過的簡直非人生活，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以前我還希望各報章雜誌會爲我們申寃，但是我的等待是白費的，它們始終保持着沉默，我覺得我們是被人忘記了。

你們這些唱高調的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强迫別人去讀死書，而自己又要貓哭老鼠的假慈悲！人家在重擔下面輾轉呻吟，你們卻坐在擔子上面唱高調！

「名家」之心

詩人說：心有靈犀一點通。情侶說：愛你在心口難開！失戀者說：偷心的人。被遺棄者說：君心何太狠！電影公司老板說：「我心碎了！」少婦見到丈夫擁着靚女上酒店：「心都實晒！」上述這類形形色色的心，自然不是在人體內跳動着的心；它變化之大，形容詞之多，也不是血肉之心可比擬。

香港人有句口頭語：「一個人兩條心唔係多。」兩條不算多，三四條又何妨！果是，則上述詩人、情侶、怨婦所表示的，未必就是眞心話，天曉得他們是用那條心去說話呢？人之相交，也無所謂推心置腹可言了；人情淡薄，父子無情，自是必然矣！

那是不可能的嗎？但事實的確如此。在這社會裏，存有兩條心或兩條心以上的，彼彼皆是。凡夫俗子不用說，强如「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名作家」，細看起來也畢竟如是。

「名作家」以超時代的「文人」自居，爲文藝而文藝，不問國民水火，但求「有路可尋」，「雅士」之心一也；高舉魯迅精神，鬪垮鬪臭「政治垃圾」（毛共分子除外），只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當世霸主之心二也；以久居殖民地爲榮，誇「濶」無與倫比（阿Q式的「先前比你濶」是也），仰則高視濶步，俯則委曲求全，數典忘祖，道地奴才之心三也。以此三心一體，進退有據，「撈世界」之術，孰能過此？

鑒此，我們不僅不能否定「兩條心」的存在，更無必要譏笑俗子的勢利。心不怕多，愈多愈有助於名成利就。唯一顧慮的，就是千萬別碰上大煞星。

誰是大煞星？共產黨是也。

中共自掌握政權，立即展開一項「交心運動」，强迫全體人民「向黨交心」。不管是狼心或是狗心，負心或正心苦心或甜心；無論三心兩意或一心三意；不管心不在焉而是在馬；一概「有得傾」，統統「繳械」。

或者有人會問：「在毛共統治下的人民，豈非都成了沒心的人？」

那又不見得，毛共只不過與他們作一次交易吧了。獻汝之所有，報之以「毛心」；非報也，永馭爲奴也。

這「毛心」出自毛家工廠，同一工模；一聲彼此彼此，便是心心相印，這就是「紅太陽」的偉大！

當然，苟有此天，「名作家」之流也不在乎，「我本有心向明月，誰知心兒在『黨委』」，不還可以依舊高吟？何況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名家」們有着幾個心兒靈活運用，怎會遇上「大煞星」？只要不遇上「大煞星」，子子孫孫甘爲洋奴又何妨！「大陸親友如相問，一個奴心在玉壺」，不還風雅依然！

鏡魂



「學術」自由？

求學，是一個最崇高的名辭，任何人都不能反對任何人有求學的自由，所以，在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之外，更有人再提出「學術自由」這個似乎是多餘的口號！

但我們求學是否已有充分的自由呢？有人提出「學術自由」的口號，是否便意味着人們已不須再去想這個問題呢？

在形式上看，不錯，我們的社會，業已做到「學術自由」的要求，因爲只要有時間，付得起學費，便可以隨心所欲，挑選自己最喜歡的科目參與研究、學習。又即使年齡、程度、資歷等等，都配合不起學校的要求，但我們仍然可以自修，憑書本、儀器、工具的幫助而接近目的。

不過，表面上的「學術自由」有一個最嚴重的漏洞，這漏洞便是「學以致用」的問題不能解決。「學以致用」是天經地義的事，所學不能致用，因而用非所學，學非所用，是人生最悲哀的事！

許多有志於學的青年，他們對於某些學科，具有濃厚的興趣，也有特殊優越的天分，但卻因爲這些學科在「致用」上有問題，這些學科本來是可以致大用的，而社會的風尚並不重視它，於是便不管用。例如國學中的「宋明理學」，自清代中葉以後即爲士林輕視，即使以「理學」見稱於人的學者，都不能不弄些「考據」，裝綴一下，使人在稱譽他的「理學」修養的同時，還可以因他的「考據」而加倍重視。其實「致用」的只是那些「考據」，假如只有「理學」，便很難躋上學者之林，這便是「學術自由」的漏洞的顯著例子。

擴大點說，國學在民國後日趨下坡，亦爲基於同樣理由所導而致，所以「學術自由」直至今天還只是一種理想而並非事實。試問我們在香港長大的人，能丟開英文不唸嗎？舉一可以例其餘，人畢竟常在現實下低頭，否則就只有求之於「雖無文王猶興」的豪傑之士了。

國府主政大陸時期，教育方面出現過很奇特的現象，教育部製訂綱領、課程，頒行全國，但這些綱領和課程卻與中國社會完全脫了節，特別是政府機構選用人才，務求以獲得考試院及格者爲先選，教育部盡量教育一批批不能適應社會需求的人才，考試院則盡量以「實用」、「致用」的標準選拔或淘汰，人們求學，便只有出諸迎合時尚一途，不知這正是窒息學術發展的最大弊病，故幾十年來，眞才有如鳳毛麟角，即以此故。

今天，我們發現學術的途徑可以走得通的還是很狹窄，今天的港、台兩地的高等學府，還是盡量的分門立戶，以主持人的愛惡爲是非，學生們入學校求學，像把身心交付給一個畸型的模子，鎔鑄出來，社會風氣壞得這般厲害，試問幾曾見過教育方面對症下藥地作過任何改善？社會已有了這個要求，但主政的大人先生們還是要「不自由」下去，眞使人懷疑這究竟是「學術」還是「權術」！

當了個後生，想爬上去當職員；當職員的，想爬上去當主任、當經理、當董事長。

鑽進了什麼圈，就想爬上去當紅星，甚至希冀有朝一日當上什麼「王」，什麼「帝」，什麼「后」。

爬了個小東家，想做大富翁。

人們拚命的向上爬着，總是望着那「有朝一日」，申其平生之志。他們的「志」，就是「名」「利」兩個字，有時是爲了「名」，有時是爲了「利」，有時雙管齊下。這也是他們向上爬的動力。

有一位女士投書報紙說：「……（我）發奮做人，至數月前，在公司裏我終於提升爲一個書記文員了……經過發奮做人，只要向上爬，終於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的……」她認爲要使自己將來好好歸宿，只有面對現實，克服困難，奮發才能有爲。

誠然，如果一個人能鼓起勇氣，爭取上進，這種「向上爬」是應該嘉許的。在自由競爭的社會中，不爬的人幾稀矣。

爬的種種

按着梯級爬，這是一般的爬法，叫做按步就班。

有的人使出了絕招，不按部就班，而是走捷徑，或鋌而走險。有的人踩着別人的肩頭，甚至墊起別人的屍體向上爬，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叫不擇手段。

如果有背景、有靠山，這就等於得到機緣之助，好像坐電梯，或乘直升飛機，可以毫不費勁，扶搖直上。

在向上爬的梯子上給人家擠得摔下來的，有勇氣有毅力的就會再接再厲，重新爬起。

勇氣不夠的，毅力小的，只好趴在地上爬，實際上是爲了自己的生存，在進行掙扎。

不想爬的人，就是躺在地上等待死神的來臨；灰心失望，悲觀消極者，如不及時振作，實際上是爬向鬼門關去報到了。

無論用什麼方式爬，如果不嚴損人利己，而只是爲了個人的生存和社會進步，這正體現了民主社會自由競爭的特色。在這一前提下，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

「新左派」也是一種爬家，然而他們享受着自由之賜，卻在爲中共極權統治張目，不惜陷廣大青年學生於不義而爲之用，這無異是犧牲別人而爲自己建築向上爬的階梯，因此只好名之曰「政治小爬蟲」。這是時下最爲人所不齒的爬術之一，他們的爬術最爲陰險。

英菲

彈

淺國秘，這陰謀，
吁嗟議會有癲牛；可憐
一本烏龍賬，越算越長
臭未休！

，既要對方年青英俊，溫柔體貼，又要門第相當，財才俱備，由於條件苛刻，年復一年，始終嫁不出去，這位自視甚高的小姐眼見歲月蹉跎，也就一年一年把條件降低，最後減爲兩項：只要對方是男人，只要這男人能供她過溫飽的生活。

這雖是個笑話，倒也證明某些社會學家所說——戀愛不是無條件的。

據說古代的王老五想向女人求婚，他便得打死一頭野鹿，把它放在女家門前，才有被女方考慮的資格，在那時候，女子擇偶的條件是「體力」，男人有捕獵野獸的本領便等於具備「搵食」的能力，可以使妻子過溫飽的生活。現在，「財力」已代替了「體力」，部份女人在談婚論嫁時，即使不會將對方的財產視爲擇偶的第一條件，亦會暗中盤算對方的經濟能力，因此，男人幸而季子多金，則戀愛結婚固不成問題，學學齊人一妻一妾甚至三妻四妾也不成問題；不幸而家無恆產，則證明還沒有使妻子過溫飽生活的能力，便只能遲婚或者註定要一輩子過王老五生涯了。這種以經濟能力爲擇偶條件的現象，有人說是人類生活中的污點，但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擇偶條件

但，所謂經濟能力，所謂溫飽生活，都沒有一定的尺度。在生活水準高、物質生活進步的社會，經濟條件可能以汽車、洋樓之類來衡量；在物質匱乏的地方，則只要有兩餐可吃便算是「有辦法」了。因此，有人說從女子擇偶所定下的條件，往往可以看出一個社會中物質生活的進步與落後，這話不無道理。

最近知道，廣州的未婚女子在選擇對象時也要講條件，這條件是「四轉一響」。所謂「四轉」，便是自行車、衣車、風扇及手錶，「一響」指的是收音機，換言之，未婚的男子如果家裏置有這五樣東西，便會被認爲是「有辦法」的同志，而成爲女同志優先考慮下嫁的對象。

在生活於香港的女人看來，這樣的擇偶條件簡直是個笑話，香港的王老五有能力置齊這五樣東西的多得不計其數，如果這兒的未婚女人開出的條件只是這些，相信香港再也沒有獨身的男人了。然而在大陸，一輛自行車，一具原子粒收音機，也成爲吃香的「奢侈品」，是不可多得的物質享受，擁有風扇、手錶之類便算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這個社會的生活程度落後到怎樣的地步，也就可想而知了。二十年來，毛幫自吹人民生活如何改善，這謊言在女同志的擇偶條件之下給徹底粉碎了。

大陸待嫁的小姐大概不會想到香港的王老五幾乎都擁有一部電視機吧？她們夢寐以求的「四轉一響」正在此間的「國貨」窗櫥以賤價待售且無人問津，而它們的製造者，仍舊在過着只有流血流汗、沒有享受的生活。

江城子

何不恢復宮刑

中國的法治精神，比起某些民主先進國家雖有不如，但我們的成文法應該算是最早的。因爲早在三千年以前的周穆王時代我們便有一部「呂刑」了。

據說，周穆王爲天子，呂侯爲相，諸侯有不睦者，呂侯言於穆王，作「呂刑」（又名甫刑）。其中把刑罰分爲五大類：一墨刑。在額頭上刺字，再塗以墨，使人一見便知道這人「有案底」。二劓刑。割去鼻子，變高峯爲平原。三臏刑。剔去膝蓋骨，使他不能站立或行走。四宮刑。男子割去「那活兒」（女子去子宮），使他以後再不能犯風流罪。五大辟，死刑。以所犯刑章的性質區分，墨刑、劓刑各一千種；臏刑五百種；宮刑三百種；大辟二百種，共三千種，所謂「五刑之屬三千」，即指此而言。

以現代的眼光看，不但「大辟」要不得，連墨、劓、臏也太野蠻，今天的整形手術雖很進步，但面部的皮膚移植或裝假鼻子，總難做到天衣無縫。看來看去，只有宮刑一種，最宜於現代社會——尤其是香港。

報載：九龍某英文女書院一鄒姓女生，年十六歲，於本年三月十三日，隨一梁姓女同學往東頭新區訪友時，在樓梯中被四名飛仔挾持，禁錮於公寓中三日，輪流予以姦污，並擬將鄒女賣入妓寨未遂。又月前一個住在紅磡山谷道廉租屋的十五歲少女，獨自外出時，在土瓜灣被兩名阿飛強行攔阻，帶往荃灣石蔭村一木屋，當晚即被二人強行姦污。並先後帶往港九各招待所、公寓中賣淫。兩案的惡徒，後來均被捉獲，六人中年齡最大的爲二十三歲，最小的十七歲。

天哪！這還成什麼世界，在鬧市中竟敢這樣無法無天，人民的生命安全還有什麼保障？對付這種萬惡不赦的壞蛋，決非三年五載的監獄生活所能懲治得好的，最有效的處罰，是將案中的每個罪犯都施以宮刑，給他們斬草除根，永遠也無法再犯同樣的罪。這樣做，除懲罰外，還有下列各種好處：一、那裏惹禍，那裏受罰，自作自受，最爲公平。二、割掉是非根，免去個人許多煩惱。三、節制生育，緩和本港人口過多壓力。四、簡便易行。只是外科醫生舉手之勞，當事人亦只犧牲幾安士皮肉，於觀瞻並無妨害，又爲政府省掉許多費用，公私兩利。五、扮成太監分派大酒店服務，吸引遊客。立法諸公，盍興乎來！詩曰：

一、阿飛生性愛風流，劫得女郎強並頭；
若下腐刑絕後患，淫行罪惡一筆勾。

二、一刀割去是非根，從此坐懷不動心；
腎虧色癆何足慮，

務請戴鋼帽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在下於一九一期的「女人易養論」下曰：「永遠不要對女人說一句眞話」。倒不是提倡欺騙女性，實在是女人壓根兒就不願意聽到眞話。她們永遠不會瞭解自己，也永遠不願意去瞭解別人，而且堅持拒絕瞭解一切事物的眞像，包括桃色艷文在內。

只要是女人，不管其長像如何，艷若桃李的也好，醜如夜叉的也好，瘦似兩腳圓規的也好，胖若肥猪姆的也好。只管閉上眼睛讚美她們，「呵！你眞是可人兒！」「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維納斯也比不上你呢！」她們必定毫不客氣地全部受下，欣欣然而飄飄然，「得矣！得矣！」確信自己是絕世美人了。

倘若她長着一雙凸得驚人的金魚眼，你要說：「你的眼睛大點沒關係，眼睛大才好看呢！」倘若她長着滿臉蒼蠅屎，你要說：「臉上長點雀斑，那是性感的象徵，把你的臉蛋兒襯托得更美了。」即使她的身裁有如晾衣服的竹竿，你千萬別說一個瘦字，而要說她身裁苗條；即使她腰如水桶，臀比兩張簸箕還要大，那你千萬別說一個胖字，而應該說：「呵，你長得多麼豐滿。女人一瘦就像乾柴似的，不好看了。」倘若她性如烈火，整天吵鬧，[illegible]，那你得說她心直[illegible]直不會作假，心裏忍不住話，有什麼說什麼，即使發着脾氣，心腸還是頂好的。倘若她專門搬弄是非，作奸鬭巧，你得說她精明能幹，不論好人壞人，她都能看穿他們一層肚皮。

不管事物的是非黑白，只要是女人身上的事物，一概都說成美的好的，那是擔保不會撞板的。這點在下什麼時候都敢寫保單。把這一門子學問最先學到手的，就是裁縫匠和美容師。只要是女人喜歡的，他們都說好、說美、說妙。有着一雙猪蹄式肉腿的要穿熱褲，裁縫匠說：「這更能表現你豐滿的臀部。」有一對圓規腿的要穿熱褲，裁縫匠說：「這更能表現你修長的美腿。」有着一雙佈滿瘡巴的腿要穿熱褲，裁縫匠說：「這恰巧表現了你的美腿，你腿上的花紋必定是最高明的紋身師描綉上去的，否則，那能這麼好看呢！」

美容師一點也不比裁縫匠差。不管是大眼睛的、小眼睛的、長眼睛的、三角眼睛的，喜歡把眼睛塗成骷髏頭的眼洞一樣嗎？他說這使你的眼睛變得又大又黑。不管是鵝蛋臉的、冬瓜臉的、蘋果臉的、梨子臉的，你喜歡把頭髮弄成鷄窩嗎？他說亂蓬蓬表現出自然美。你喜歡把頭髮弄成原子彈的磨菇雲嗎？他說，這使你無形中高了幾吋，變得更苗條更動人了。

女人本來就是一種聞僞則喜，聞眞則怒的奇怪動物，倘若你打算對她們說眞話，那在下勸你務必先戴上一頂消防員的雙料鋼帽。否則得準備腦瓜兒開洞

夫人的春秋，和那位新郎的年齡，是不是有點距離太大？」

那位老將，不禁勃然大怒道：

「什麼叫距離？像你這種人，那裏會懂得什麼叫做眞正的愛情？」

但是，所謂「眞正的愛情」，在「男爵」的眼中，也持久不到十天二十天。總而言之：等到有一位擁有兩座別墅的寡婦福瑞荻，在「青春泉旅館」出現了的時候，那個八旬老將就被逼得非退休不可了。

「男爵」也的確是一個「閃電戰專家」。一聽見了「兩座別墅」，馬上就建議結婚。那時，這位老新娘剛才從菜場上買了些水菓、鷄蛋回來。不等她回房間去放下菜籃和口袋，「男爵」就已經半逼半勸地把她帶到了「婚姻登記局」，正式把她封爲「男爵夫人」了。

「誥封」之後，接着來的就是扳起面孔來要錢，不給就拳打腳踢。結果是：「男爵夫人」沒有當幾天，而銀行戶頭上卻少掉了五萬多美金。

爲什麼這位「男爵」，總是要從他的「太太」們和「女朋友」們的身上，拚命地刮油呢？——當「男爵」被帶到法庭前來的時候，法官們最喜歡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男爵」的答覆，也很乾脆，而且非常响亮：

「我在旅館的附近，發現了一座『神泉』。喝了那種水以後，什麼病都可以馬上治好。所以，我需要些資本來發展那個『聖蹟』。」

據法院的統計：對他的「神泉」感到興趣的女投資者們，也的確不在少數。——他的最高紀錄，是幾乎在同時同地，一次和五位投資者訂了婚，或是結了婚。

因此，奧地利的法官們才覺得，實在應當給他一些特別的獎勵。這才讓他從此以後，受奧地利政府的免費優待，在監獄裏先住八年再說。

天涯客



男爵和他的八旬新娘。

，帶給他們一些新的訊息，這對他們的精神上是一個莫大的鼓舞，可以料想得到的，當大陸的老百姓接到了一張來自台灣的傳單，他們會挑起一個希望。

不過，精神上的鼓勵雖然重要，但光是鼓勵是不夠的，二十年來，他們都希望國民政府有所行動，可是在今天的國際逆流中，這一種行動似乎更沒有可能在這個時候實現，這些宣傳品徒然給他們帶來無法實現的幻想，這會更使他們難過了。

今年，泅水逃港的大陸青年男女，顯著地比往年增加了若干倍，也許，他們覺得在目前來說，要得到自由只有自己爭取，等待國府反攻，恐怕已遙遙無期了。

這一代的苦難中國人太可悲了，他們把一些希望寄在國府身上，國府又把希望寄在「自由領導者」的美國身上，可是美國在姑息逆流中出賣了國府，國府也無力拯救中國的人民，他們要脫出苦海，只有靠自己拚死逃亡！

避孕丸應否管制

售賣避孕丸應否受到管制？這是當前社會一個熱門問題。香港電台空中論壇把這個問題提出討論。他們還邀請了一位思想自由的匿名少女參加討論，俾免話題一面倒。

任何問題都有正反兩面，對避孕丸的看法，也是一樣。本來，香港市民可以自由購買各式各樣的避孕丸，從來不受到任何限制。提倡加以管制的大人先生，是關心到社會風氣。

他們認爲，如果隨便買到避孕丸

風氣糾正過來。

當然，衛道之士都站在他們一邊，說目前的青少年男女太放縱，沒有了避孕丸作護符，看你們還敢這樣肆無忌憚否？

管制避孕丸能糾正社會風氣嗎？看來效果似乎不大，避孕的方法，除了避孕丸還有許多其他的，要管制，便一律須管制。

如果一個年青人學壞了，有避孕丸沒有，也阻不了他們的行徑。如果她是個好女子，即使買避孕丸十分方便，也不會使她隨便和男人發生性行爲。這一來，管制出售避孕丸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了。如果放縱的青少年男女還是一樣的胡來，若自由可以買到避孕丸，可避免成孕帶來的悲劇。如果不避孕，私生子女的數字一定陸增。

家庭計劃委員會是反對管制避孕丸的，相信他們所持的理由，也正爲此。

老萬認爲，有一件比管制出售避孕丸更重要的事情，當局應該注意到出售假避孕丸的，必須嚴懲。目前，香港市面假藥充斥，尤其避孕丸，不少假貨。假的避孕丸當然不會有避孕之效，其結果是吞服了避孕丸，仍有成孕可能，所引起的後果，所造成的悲劇，相信比管制出售避孕丸更嚴重。

世界人口已到爆炸程度，一切的避孕方法都值得鼓勵的。

萬人傑

專騙老處女與寡婦的「男爵」



奧地利的一些大報上，忽然出現了一個讓老處女和「余太君」們，廻腸斷氣的廣告：「在孤寂的夜色中，彳亍着一個擁有兩千萬財產的旅遊界大亨，在尋找他心目中溫柔、熱愛、忠誠、大方的結晶品。……」

這廣告的主人，據說是一位伊姆爾·瓦斯它古男爵。但是，事實上，這位「男爵」，根本就和奧地利的貴族們，拉不上一點關係。——他只不過是一個身高一米六，體重一百七十磅的小胖子。今年六十歲了，除掉在他出身的匈牙利，和後來遷居奧地利，坐過不少次牢以外，簡直談不上有什麼正式的經歷。

他從匈牙利「流亡」到奧地利以後，「頭一炮」就是僞造了一封保證書，向一個很小的省銀行，透支了兩萬五千美金。然後，又用這筆錢，在奧地利的「聖地」——森塔斯拜格，買了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庵，而改名爲：「青春泉酒店」。

既然成了這家「酒店」的老板，「伊姆爾·瓦斯它古男爵」，自然也就有資格以「旅遊界大亨」的資格，在報紙上大登其廣告。結果是：在短短的十個月之中，他就找到了一百多個「自動投効」的老處女和「余太君」。其中，最年青的只有五十歲；最老的已經過了八十三四。

一大部份「娘子軍」，自己覺得還「年青過人」，所以就紛紛趕來「朝聖」，搬進了這座可以馬上使她們「返老還童」的旅館。但也有些比較矜持的人，希望他能「移樽就教，敬老尊賢」。——據那位「男爵」的司機，後來在法院上招供道：

「在這十個月中，每個月平均都要跑八千公里左右。」

「男爵」自己也承認：「爲了讓這些小姐們滿意，我當然非馬不停蹄地跑來跑去不可。」

有一位五十八歲的寡婦卡塔琳，一看見廣告之後，馬上就星夜趕到「青年泉旅館」來應徵。「男爵」使盡了全身解數，弄得她眞的飄飄欲仙以後，才發現她平生的儲蓄，只不過一千八百美金而已。於是，這位「男爵」馬上當機立斷，把她「打入冷宮」，貶爲旅館廚房裏的「洗菜切菜人」。

接着來的，是一位年逾八十的「老將」。她在一看見自己「幸福的遠景」的時候，馬上就慨贈了那「男爵」五千美金做見面禮。而且還找了一位律師來簽字蓋章道：

「只要他肯娶我，我的全部財產都送給他！」

那位律師，究竟還有點良心。所以，居然會追問了她一句：

橫眉語

老華僑鳥倦知還

三名在墨西哥僑居幾十年的老華僑，都已七十幾八十歲高齡，最近從墨西哥經美國洛杉磯來港，準備轉返大陸故鄉。但因他們缺乏適當旅行證件，頓時成爲人球。一名賴在香港不走，兩名乘原機送往曼谷，因不適在曼谷進醫院調治後，又送回香港。香港當局終於准許入境，他們辦理手續後便返回大陸。

這三名老華僑的遭遇，受到人們同情，也受到香港市民注意。

鳥倦知還，是一般華僑的共同心理。他們在外國獃了幾十年，落葉歸根，都想回到故鄉，度其餘年。他們多數把數十年在國外辛辛苦苦賺來積來的金錢，帶回家鄉，購置田地。因此華僑特別多的廣東四邑，得助於華僑資金，鄉中建設及經濟，比其他地方發達得多。也有不少華僑眷屬，因爲得到僑滙接濟，把剩餘的金錢廣置田地房產而成爲大地主。

大陸「解放」後，這些地主僑眷被「清算」者，不知凡幾，他們的命運，非常悲慘。

這種情形，香港市民因接近中國大陸，大部分都知得很清楚。因此，大陸「解放」後，華僑「鳥倦知還」的，已大大減少。有些華僑寧願把歷年積蓄，在殖民地的香港買樓收租，過其退休的歲月。

是人財兩空，到今天，當年一腔熱血的回國華僑，現在錢財已盡，晚景淒涼。

這三名鳥倦知還的墨西哥老華僑是同鄉，他們是抱着二十年前那種「落葉歸根」的觀念，在外國撈到這大把年紀，當然希望回到久別的田園，度過他們最後的人生旅程，十分値得同情。

不過，大概因爲他們住得太遠，在墨西哥當然很難了解祖國情況，因而矇查查的以爲可以和從前一樣，回到故鄉過快樂的日子。

但香港的中國人都會了解到，他們一腔熱望的回到祖國懷抱，會有怎麼樣的遭遇。

傳單飄越二千里

印度的比哈爾省忽然有一些空投物品下降，因而引起了種種謠言，傳說是中共空投無線電發報及宣傳品予比哈爾省的恐怖分子。現在，已經由印度內政部長美爾達證實不確。

有空投物品降下是事實，那是一些中文的宣傳品，但不是中共發出，而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發出，他們的目標是中國大陸，但想不到這些汽球卻會飄到印度去，難怪人人相驚伯有，爲之惴惴不安了。

台灣國府經常使用汽球向大陸施放宣傳品的，許多人以爲這些宣傳品所能到達的地區，只限於沿海幾省，從印度這一則新聞，可以證實國府的宣傳品可能到達大陸的許多地區。這一批宣傳品在台灣放出後，隨風飄蕩，橫越大陸二千里，才落到西藏邊界以南約三百里的印度比哈爾省，即是說，國府的宣傳品可以到達大陸大部分地區。

國的不統一，並以繼承中山先生統一中國的理想爲己任，當然是愛中山先生所締造的中華民國。這眞是愛國之至，簡直可以稱爲標準的愛國志士了，寧不叫人敬佩得五體投地？

但是，且慢，我們得注意上述橫眉的文章中所沒有說明的第二點，就是中國的政權爲什麼會「由一分裂成二」，誰「破裂」了中山先生統一中國的理想。

誰呢？中共。中共發動武裝叛亂，背叛了中山先生，也背叛中國人民的意志，使我們堂堂的中國陷於這種局面。這點，是橫眉不敢說的。

爲什麼不敢說？原來橫眉的「政治認同」傾向於中共。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大，在國際上聲譽的提升」，使靑年們「略有好感」、「傾慕」、感到「做個中國人總算有多少光彩」，因「中共的強大」而覺得「有所爲」。

這番話姑暫時不論橫眉怎樣強姦了大多數香港靑年的意志，掩蓋了大陸人民在中共極權統治下痛苦呻吟的事實，卻是明明白白地招供了橫眉的「政治認同」，這樣一來，他站在什麼立場說話，愛的是什麼樣的「國」，就昭然若揭了。

橫眉在他的文章最後一部份還有這樣的話：「香港學生及靑年現在正在面臨政治認同的危機」，「認同於中國者除極左或極右外是很少的。大部份人，特別今天的靑年，都在摸索中」。看來，橫眉這位大談政治的「諤諤之士」是不屬於這「大部份人」中的一分子的，而且已比在「摸索中」進了一步，因而他也就沒有「政治認同的危機」的問題存在。

但是，橫眉怎麼又忸怩作態不敢鮮明地向靑年學生宣佈你們的「政治認同」呢？

橫眉在他的文章中，一忽兒承認孫中山先生是「國父」（諒他也不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承認），但又公然承認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裏的潛台詞當然說毛澤東是他的「國父」了，他既爲中國的統一危機而操心，又爲中共強加在中國大陸人民頭上的極權統治表示「好感」，「感到光彩」，換言之，中國最好統到中共的魔掌中去；他既宣稱他們搞的學生運動沒有受人利用，又說因「中共的強大」而覺得「有所爲」，看來似乎前後矛盾，其實，他的用意不外側重說明後者。

這是一種手段，一個政治陰謀，一言以蔽之，是利用香港靑年學生對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崇敬心理和對國家命運的關懷，以偸天換日的手段進行販賣他們的政治私貨。既是走私，手法當然非狡詐不可。

儘管橫眉他們不承認自己是「新左派」小爬蟲，但以橫眉論橫眉，他們能否認這一事實嗎？他們的「政治認同」能使自己宣稱的所謂不左不右自圓其說嗎？

由於他們只是鸚鵡學舌般地胡謅幾句政治術語，在政治上表現了邏輯的混亂，不湯不水，稱之爲「蹩腳的新左派」還更恰當些。



寒窗雜憶

待旦【上】

的，十居其九是不跳舞專負責保護首長安全之警衛員。十分之一可能是首長的少爺們。

我有一位女朋友的姐姐是鋼琴家，許多高級首長的兒女都是她的學生。據說當前中共大紅人黃永勝的女兒也跟她學琴，每天由黃夫人親自駕車接送。她手上常常有流花俱樂部的入場券，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曾向她討過兩張入場券，不料進去一次就令我發誓畢生不再進這樣的地方。入場的時候，除了交出入場券和自己的身份證之外，還得接受一次法官式的審問，從流鼻涕玩泥沙時問起，直問到入場券怎樣得來。進去之後許多雙監視的眼光馬上射來，不論你轉到那個角落都不能擺脫這些緊盯着你的眼光，一時使我既不敢舞也不敢跳，怕碰一碰那些老頭子就惹上禍的。好不容易在裏面聽完了兩段音樂，在離自己站立點不出五尺的範圍裏算是跳過兩隻舞，便馬上逃跑。儘管我們在裏面感到渾身不舒服，不過老頭子們倒是談笑風生，的確是盡情地娛樂。因爲他們的舞伴百分之九十多都是年靑貌美的女孩子。

除流花橋俱樂部外，場地好，樂隊佳的似乎要算米市街的市工商聯了。那裏沒有嚴森的氣氛，也沒有瞪着一雙想吃人似的眼睛的警衛員。但那兒也不是年靑人願意久待的場所，裏面跳的大都是慢三慢四這類四四方方，死死板板的舞，無論男女，年紀全在半百以上，滿場都是禿頭的和灰白頭髮的，想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子比登天還難，倘若自己不帶舞伴，只好站着看人家跳了。

說到舞伴，我覺得大陸的女孩子的作風開通極了。在舞場之中，你可以邀請任何一位陌生的女孩子跳舞，而女孩子也很少拒絕別人的邀請。假如她推辭說太疲倦了，那麼等這隻舞奏完後你再邀請一次，她即使再不願意，也會禮貌地勉強陪你跳一回，若碰到這種情形，自己應該識趣了，倘若再糾纏下去，當你向她走去的時候，她只好趕快拉起身邊的女同伴跳「素舞」了。

在大陸的舞會搞手常常會碰到跳「素舞」這個頭痛的問題，我們學校就曾經連續出現過兩場跳「素舞」的奇景。

當年大陸的高等院校最少兩個星期開一次舞會，大多數由各系學生輪流主辦，起初倒也蠻熱鬧的，後來不知道女同學談戀愛多了，不願再到舞會來混，抑或那些日子伙食太差了，大家都在週末趕回家去增加養營（大陸的大學全部學生必須寄宿在學校裏，平時不能回家），以致舞場裏的女學生愈來愈少。

有一次，平均四五十名男同學中只有一位女同學，可謂寥若星辰了，結果男同學只好和男同學跳其「素舞」。這一來興趣自然不高，也就草草收場。

談談「政治認同」

—評橫眉的「山雨欲來風滿樓」

校外漢

偶然得到一份今年五月廿日出版的「曙暉」，被橫眉先生（或小姐，不得而知，總之是在受着洋化高等教育的一位同胞，大概是不會錯的）寫的大文「山雨欲來風滿樓」所吸引。因爲文章的題目頗新鮮，而且談的又是「香港的學生運動」這麼一件大問題，在下區區一校外漢，說來慚愧，連香港的一些大專院校設置於何處也茫然無知，但因爲本身是過來人，對於香港學生運動的狀況頗感興趣。今旣有人在號稱爲「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月刊」的報紙上發表大文談論「香港學生運動」，又是頭條，想來一定是權威之論，爲好奇心驅使，就提起精神來讀下去了。

好在該文雖長，但因爲每段加有小標題，讀來還不覺得費力。讀了之後，覺得此文甚奇；閉卷而思之，越想越奇。照橫眉先生的高論，香港學生運動的前因、後果及將來的展望原來如此。這眞使我頓開茅塞，深服橫眉先生的立論新奇，妙語如珠。

因此，我覺得如此「奇文」，讓它湮沒了實在可惜，而且「曙暉」月刊又是非賣品，讀到橫眉的大作的人諒必不多，所以，願意爲橫眉的文章作一次「義務宣傳員」，將該文的妙論介紹給更多讀者，而且不嫌自陋，畧作剖析。這也是「奇文共賞，疑義相釋」（橫眉先生請勿條件反射，說漏抄了字）的意思。眞理愈辯愈明，諒受着高等教育的橫眉先生該不至於認爲筆者挑刺而暴跳如雷吧？

橫眉的文章「奇」在何處？曰：邏輯混亂，立場可疑，嘩衆取寵，別有用心是也。如此奇文，可不費點心思來加以剖析麼？

且作點說明，這不是給橫眉扣大帽子。我不是共產黨人，不善於共產黨運用棍子和帽子那一套。我之所以這樣說，是讀了橫眉的文章之後有所感而發焉。

首先値得推敲一下的，是橫眉的「政治認同」。

橫眉說，學生運動是爲了愛國。愛國是不可非議的，是値得讚揚的。一個中國人，如果他竟敢公然宣稱不愛國，那大概只可以稱爲漢奸。汪精衞當年做大漢奸，他還提出了「曲線救國」這個欺騙性的口號，不敢公然說自己賣國。愛國這一觀念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不是口頭空嚷「愛國」，就等於眞正愛國了。

問題是，愛國也包含着立場問題。這是一個喜歡談政治問題的人應該具備的常識。身爲大學生並對政治問題誇誇其談的橫眉先生諒不至於對於這個問題無知吧？

尤其是在中國，政治上分成左右兩派，每一個政治問題都嚴肅地檢驗着其參與者的立場。至所謂「中立」

眉橫也認爲，這「參與」是和「政治認同」相關連的，也就是承認與政治立場有關；橫眉忌諱談「立場」這個字眼，這不過是掩耳盜鈴的手法而已。

那麼，讓我們來看一看橫眉究竟愛的是什麼「國」；他旣參與政治了，他的「政治認同」又是什麼，站在什麼立場，這對於分析橫眉的一系列觀點是很重要的。

橫眉談到中國問題時說：「國父孫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同志」「勇而起來從事救國革命」，「民國得以建立，國家統一的願望終爲得償」。「……今天，中國政權由一分裂成二，中山先生的願望又破裂了」，「中山先生對中國統一的理想一而再的刺激現今的青年，令他們對國家的存亡又再來一次的考驗。」

這裏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

第一，橫眉承認孫中山先生是「國父」，國父締造了中華民國；而結合中國目前的局勢，中山先生統一中國的理想刺激着考驗着他們的行動。

從這裏看來，橫眉儼然以孫中山先生的信徒自居，他們「憂」的是中

廣州的

來港三年了，在此夜總會和舞廳林立的地方，我卻沒有跳過一場舞，實在令自己也感到意外。因爲過去我是熱衷於跳舞的，孩提時代跳腰鼓舞扭秧歌，少年時代跳集體舞，青年時代跳交誼舞，中間從未間歇過。如果說此地的娛樂場所是銷金窩，自己沒有進去揮霍的資格，但參加青年人「派對」的機會總也是有的，卻又老是提不起勁來。這與昔日到處鑽門路和滿場飛的作風，確是大不相同了。也許此地跳舞場地的氣氛使我感到格格不入，也許僅僅是因爲自己未老已先衰。

六三年以前，每一個週末大陸的一些年青人都陶醉於「彩雲追月」、「送你一朵玫瑰花」之類樂曲中翩翩起舞，雖說一星期的勞動，學習和政治運動是如此緊張，但週末多少還能享着人生樂趣，可以隨意安排你自己的節目，跳舞的跳舞，看電影的看電影，逛公園的逛公園。要說不能怎麼隨意的唯有中學生，因爲中學生不准跳交誼舞。

踏上高中的小伙子小姑娘，無不爲此而憤憤然，但其憤慨也並不太大，因爲學校不准跳，大可以偷偷跑到外面去跳，反正舞會不缺，入場券也易拿得很，特別是女孩子，到處都大受歡迎。

那時大陸的舞會可說是名符其實的舞會，絕少「色情」成份，雖然有人在舞會中追求女孩子，但那種追求也是十分純潔的。

廣州市許多機關的舞會我都參加過，說起卻各有風格。流花橋高級幹部俱樂部場地是第一流的，樂隊自然也是第一流的，但其氣氛之儼森卻令人害怕。場外有一羣荷槍

代帝王將相，古代帝王坦白承認要作皇帝，而毛澤東等人則口是心非！

從「這個會晤事前毫無徵兆」這句話看，印證了前面毛表示不願「接受採訪」的心況。毛本不想見史諾，當時史諾已經快要離開北平了（十八日會見，二十四日離去），大概恐怕史諾見疑，認定他搞文革倒了大霉，因此臨時動議又見史諾。史諾八月去北平，十二月下旬離開；「十·一」之後本可離去，只是想見毛，遲遲未行；因爲這位仁兄，靠報導中共獨家消息吃飯，見不到毛，報導就要減色，影响以後幾年的收入。

毛邸外圍有荷槍衞兵，內層仍有將軍級的便衣人員，使人可疑。筆者大膽設疑，這兩個便衣人員，可能是「黨中央警衞團」的軍代表，在加强保護之餘可能有監視作用。「九大」以後中共所行的是新當權派的路綫，新當權派不控制局勢不能實行非毛路綫，而控制局勢必須控制北平的警備部隊及要人宅邸的警衞部隊。

久患傷風．自行減薪

「主席當時有些輕微的傷風，他大聲發牢騷說，那些醫生究竟有什麼用處！他們連傷風這樣的小毛病也沒有辦法預防，以致每天浪費無數人的時間。」

按：毛心情不佳，容易傷風。依中醫之理，內有所感才能傷風傷寒。

「通過書房寬敞的窗子，可以看見外邊花園的一角。聽說那裏有主席自己種的蔬菜，他並嘗試種植其它穀物。當然，這些菜園並不是他私人的『自留地』，而是屬於國家的。或者他現在需要這些作物，因爲據說他最近減掉自己百分之二十的薪金。」

按：毛之種菜和減薪當然是演政治戲。因爲中共高級官員實行供給制，薪水是無所謂的事情，而種菜是消閒。不過此人慣於以這些小事來刁買人心。一九五九年那幾年他搞「三面紅旗」，弄得流民遍野，哭聲動地；他辭去「國家主席」，並且「三年不吃肉」表示自行懲處。

史劍非

淺薄愚蠢

縉山

日本偽造歷史，說日本始祖是天照大神，在大和（本州西南、廣島之北）上空，從天而降，創建日本國。首一天皇稱「神武天皇，萬世一系」，以後天皇即皆神武天皇的子孫，此說日本史學家早已斥爲無稽。考證謂自「神武」後六百年便已經中斷了。統治者僞稱「萬世一系」，而人民則揑稱「天孫之子」。倭人降至西漢大約仍是部落時代，尚未建成國家。其中最大部落爲「邪馬台」（即大和），後由該部落逐漸統一全國。「論衡」說：「周時天下太平，越裳（安南）獻白雉，倭人貢鬯草」。又說：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草。可見周時，倭人如

邑，舊時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餘國」。此由於大部落併吞小部落之故。按所謂國，實即部落。後漢書東夷列傳：「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賀朝貢，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和元年，倭奴國王師升等獻生口六十人，願朝見」。光武帝所賜倭人金印「漢委奴國王」，今仍保存於黑田侯爵家中。戰後不知是否仍存在。日本學者對這顆印議論紛紛，意見極不一致。實則，「委奴國」即倭奴國，即「邪馬台」，也即大和部落，爲光武帝封賜其酋長者。此事不僅東漢如此，曹魏時也過。有總之，從中國正史研究，當明中葉以前，倭國皆列在中國附庸國之內，與高麗、緬甸、安南同等階級。（詳閱李毓田著「古代中日關係之回溯」，民國二十八年商務版）。

第三該論到文化，明治維新前日本文化是完全吸收中國的文化；以後則模仿西方文化，然最初還是由中國作媒介，連印度文化也如此。中國文化何時始傳日本？據正史記載，應起於秦始皇時，史記秦始皇本紀說：「……二十八年齊人徐市（徐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請求齋戒，與男女求之。於是(上)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日本通鑑：「孝靈七十二年秦人徐福來」。徐福入日本事，日本記載甚詳，今其墓尙存，民國二十年和歌山縣，由保勝主辦，且還舉行一次「徐福渡日二千年紀念」。徐福渡日，帶了那麼多人去，其中自不乏有學問的人，這是首次將中國文化傳播於日本。其次是漢代王仁從高麗把「論語」、「千字文」帶到日本。降至隋代，日本來華求學者甚眾，至唐而益盛。因爲當時交通不便，故到了中國，一住就是十年二十年。他們回國後，即本其所學，貢獻於其國家，上自奈良、京都建國、宮室、朝服、典章、制度，下至民間居室、衣着、禮節、文字、藝術無一不是學自中國。所謂「和服」，即唐裝。文字即中文，因不易懂，讀時乃加以符號，所以後日日文在漢字中間皆加以假名，遂成爲正式日文。古時日文，根本無假名，只有漢字，不過日人往往把漢字誤用，所以這類書並不易懂。到明代，日本有兩和尚到餘姚訪問王陽明。回國後，遂有王陽明學派發起。明末朱舜水（之瑜）到日本，因又有朱學派成立。王學教日人「即知即行」，朱學教日人「大義名分」。後日明治維新，名爲模仿西洋，實際維新之所以能成功，實皆以上兩派思想之力。換言之，朱學教日人尊王，因幕府根本不尊王，大將軍直把天皇凍結起來。王學教人去幹，（知即行），不要空發議論。所以說明治維新，原是拜朱王之賜，不要空發議論。從以上三點以觀，不知日本究竟有什麼優越處？日本對中國固無法驕傲，對美法也驕傲不來。因美國兩次使日本屈膝，一次是幕府時末代强迫日本開國，簽訂安政條約，即日本最初的不平等條約。另一次即二次大戰兩顆原子彈，迫日本無條件投降。還有，美國能派太空人降落月球，日本人只有望月興嘆。法國啓蒙運動，是土產，並非學自他文明國家；而自由、平等、博愛口號也開始自法國。日本人只知模仿，而不知創造，試問兩者何者優越？

二次大戰自希特勒登台，這是一個魔鬼，但因一時勝利，遂風靡全世界無知青年，專向希魔去學，毛酋也是其中之一。今日一部分日本青年也正如此。日本青年乎！你們要記取二次大戰無條件投降的慘痛教訓，害人終害己。

摩登皇帝 口是心非

「毛澤東會見記」探實（一）

弁言：

四月二十五日在美國出版的「生活」雜誌，刊載了國際知名的左派記者艾得加．史諾一篇長文「毛澤東會見記」，這篇文字的內容，已經電訊零星報導，但是因爲「生活」的亞洲版已於今春停版，一直等到六月中才得見全文。

史諾這篇長文極具參考價值。雖然史諾是親中共記者，字裏行間盡量迴護中共；而毛澤東是政治鬭爭老手，向史諾所談的話，都經過千錘百鍊的考量和僞裝；但是在熟知文革以來中共內情的人看來，可從每句話的含意，觀測其眞情和實況。這有如（只是近似）秘電碼的技術人員翻譯秘電碼，一般人莫名其妙，在他則盡得眞實。

心緒不佳不願見客

「毛主席一再對我說道，他不想被採訪。只希望坐下來隨便談。直到最近（按：四月間，周恩來展開乒乓外交之後），我才得到確實信息，他不反對將其中某些談話發表，唯一的一項條件是不要直接引用他的談話。」

按：史諾與毛會見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那正是毛派遭遇了新的沉重打擊之後。謝富治自該年三月十九日起，陳伯達自八月一日起，康生自十一月十三日起不能公開露面了；毛自己也只自十一月十三日起不接見外賓，直到今年「五．一」才露面。史諾是毛延安時代的老友，戰後三次訪大陸，是毛必見客人之一。這次史諾八月到北平，到十二月十八日才得與毛一談（十．一在天安門只握一下手）。毛「一再」表示不願接受採訪，表示他情況消沉，沒有放言高論的興緻。大陸變色後，史諾曾於一九六〇、一九六二、一九六五三次訪大陸，毛都接受史諾採訪，並且都放言高論。不過一九六

當權者已不聽他的意旨了。

直到四月間，中共才通知史諾又發表毛的談話中「某些部分」，細查這些「部分」的要旨有：①掩飾文革的失敗，②掩飾毛派的失勢，③解釋他自己的處境，④配合乒乓外交。詳見以下本文。

居紫禁城反帝王將相

「毛澤東主席在北京的官邸，座落紫禁城西南一角。這裏距他在十月一日檢閱巡行隊伍的天安門僅數分鐘的路程。這些紅牆綠瓦的圍牆裏面，本是歷代王朝的帝王將相所居。今天的政治局委員都住此地。辦公地點也在附近——離主席與周恩來總理很近。

「我們從西門進去，門旁是兩個荷槍實彈的衛兵。在一條樹蔭夾道的路上兜了幾圈，拐一個彎，便到了一棟中國老式的中型平房之前。」

「在門口，我們遇到兩個便服的官員，『他們都是將軍呢。』南施小姐（唐南施，史諾與毛談話兩名譯員之一）告訴我。……這時主席在他的書房前面出現，我急步上前，爲讓他等我而道歉。由於這個會晤事前毫無徵兆。今天早晨主席派人來召喚我時，我還高臥未起。」

按：共產黨人口口聲聲反對封建，毛澤東授意江青搞的現代京劇，主要就是反對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可是中共的中央機關，毛自己及政治局委員的住所卻都設在紫禁城及御用花園——中南海裏；「十．一」檢閱時，要站在帝王會經站立過的天安門上。

據筆者所知，紫禁城和中南海裏的那些老式建築物，住起來絕不太舒服，而且年久腐舊，與現代的電氣時代難配合。毛澤東非要住在裏面不可，除

日本

最近日本大學生（當然是一小部分）突然發表聲明，謂日本民族優越，除德國外，中法美皆不能相比云。這是一不祥的訊號，我想，對這些狂妄學生，應該教訓他們一下。否則，若讓這種不正確觀念發展下，恐怕二三十年後，日本又要惹禍了。

首先應從日本民族說起，據歷史學家研究，日本最早先民，是今日居住北海道的蝦夷。這種人身裁矮小，面貌醜陋，女人長鬍子，性愚蠢而怯懦。原居日本西南部，自波里尼西亞人，中國人登陸日本後，便把蝦夷人驅逐到東北，最後入北海道。這種人受天然淘汰，人口愈來愈少。他們的處境，類似美國的紅蕃，但決比不上紅蕃。波里尼西亞人遍佈中南太平洋，中等身裁，皮膚棕色，體格健壯，能刻苦耐勞，也許由於氣候關係，智力卻不發達。中國人，他們皆是從東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來的。日本統治階級與高級知識分子可以說，皆中國人的苗裔。今日姓吳的、姓林的仍未改姓。日語中有「

孫。現代日本人，大概多是中波混血兒，故能兼兩者之長。

次論歷史，日本古代無歷史，無文化、文字何來歷史。故研究日本古代歷史，須從中國古書去尋。日本古稱「倭」，因日本人

在廣州發生的故事

魯遲

最近在一個朋友家裏，遇到一個才從廣州回來的先生，聽到一段辛酸的故事。

這位先生有一個女兒在廣州，女婿是一個中下級幹部，四月間接到女兒病危的電報，他立刻搭火車趕往廣州。原來他的女兒因難產入了院。

因為女婿是幹部，算是特別優待，一發現難產很快就入了院。可是入院之後災難就大了。因沒有產科醫生（或許因為太忙？），對他女兒的難產，就由幾個護士亂搞起來。她們看見嬰兒的雙腳伸了出來，連忙用力推了回去，如是者三次，痛得產婦呼天搶地。她們把嬰兒推回子宮裏去，顯然希望嬰兒能夠自動倒轉過來，先探出頭來；結果事與願違，第四次嬰兒依照以腳先行，不幸的是因為延遲時間太多，已經窒息而死了！

嬰兒既死，應趕緊救大人，她們不容分說，就在產婦的陰戶上剪了兩剪刀，把死嬰血淋淋的拖了出來。產婦痛得暈了過去，因為這一切行動都是在沒有施痲醉劑的情況下進行的！

回家之後傷口潰爛

產婦清醒後不久即出院回家休養。可是下部劇痛，越來越厲害，流膿流血；這因為所給的消炎藥質素既差又不夠份量。迫得再去醫院就醫，經打針急救，消了炎，可是子宮依然痛得坐臥不寧。再回醫院診察，發現拖出死嬰，子宮頸受了傷，仍沒有縫合，於是重新動了一次手術，仍然沒有施用痲醉藥！

這位先生在廣州住了兩個星期，他女兒的病體依然沒有痊癒，正設法給他女兒寄鎮痛和消炎的西藥！

共產黨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單從他們的宣傳看，大陸是史所未有的天堂。尤其是關於醫學什麼「赤腳醫生」呀，大街小巷遍設「紅醫崗」，什麼「接合斷臂手術」，醫好痲症，以針灸醫治聾啞呀，宣傳得天花亂墜；沒有主見的人，就不由得你不信。記得幾年前有一位朋友，患了癌症（肛門），香港的醫生診斷他還能活半年，他聽說大陸醫生能治，就帶病返大陸就醫，結果證實大陸醫生也根本不能治，大概唸毛語錄也不靈；那朋友只好敗興而返，由於旅途勞頓，病加重了，回到香港僅活了兩個月就死了。

最近回廣州這位先生的經驗，揭穿了中共一切不負責任的宣傳。人民並不需要什麼奇蹟，只需要有產科知識和經驗的醫生，動手術時能施用痲藥，療養傷口時能有消炎藥劑。這些都是在醫藥上起碼的要求。對這些起碼要求都不能滿足，成天吹牛，說毛語錄可治聾啞，比清末的白蓮教、義和團更無聊可恥！

有病進衙門無所選擇

廣州那位產婦的悲慘遭遇，反映了兩大問題。一是沒有新聞報導，有苦不能言的可怕；二是政治第一主義的災難。以下分別畧加分析。

試想如果在香港，一個產科醫生，將逆產嬰兒三次推回子宮裏去；致嬰兒窒息而死；在動手術時不用痲藥，致產婦痛得昏迷；忘記縫合子宮頸傷口，致施行二次手術；手術之後不給有効和足量的消炎藥，致傷口潰爛，試想會發生什麼結果？第一報紙將公開報導出來，第二該醫生可能要受法律制裁。可是在廣州則完全沒事。因為共產黨的報紙是只刊登政治訓令和政治宣傳，不刊登人民生活實況，有時刊載也只挑好的說，絕對的報喜不報憂。

這說明，在共黨統治下的同胞，無論蒙受什麼災禍，卻喊不出聲音來，所謂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正因為有苦說不出，「苦」才大肆蔓延、繁殖。這反映了在沒有新聞報導自由的地方，人的一切自由和權利也就失去保障，在啞的世界中，惡人可以任意行兇作惡。

在香港，你如果嫌政府醫院看病的人太擠，或醫務人員對病人不夠親切，你可以去看私人醫生。這個醫生不好，可以換第二個。有充分的選擇權利。可是在廣州，每個人被規定到一定的醫院去就診，就像要到一定的警察派出所去報戶口，請路條一樣。醫生和護士是幹部、是統治者。上醫院是進衙門。他們口稱為人民服務，但是人民並沒有權力過問他們，他們「服務」或「虐待」全憑他們高興，因為他們不向人民負責，而向上級領導負責，他們縱然虐待了人民，可是只要毛語錄背得滾瓜爛熟，在政治運動上可以過關，就可以好官我自為之，人民奈何他們不得。總言之，在廣州你遇上不負責的醫院和醫生，要註定被虐待、吃苦頭，因為你沒有第二個選擇。

不為政治口號所惑

二次大戰後不久，曾有這麼一個笑話。西方記者到蘇聯一間汽車工廠去參觀，問嚮導人員說：這個工廠是誰的？答道：是蘇聯人民的。問：你們為誰工作？答：為人民工作。到門口看見三輛汽車，問：這是誰的車？答：一輛是廠長的，一輛是黨代表的，一輛是總工程師的。有一次蘇聯記者到美國福特汽車工廠去參觀，他問：這是誰的財產？答：福特先生的。問：你們為誰工作？為福特先生工作。蘇記者面有喜色。出門口一看成千上百輛的汽車，他問：這是誰的汽車？答：職工一人一輛。蘇記者不禁目瞪口呆。

在政治上空喊「為人民服務」，並不等於人民生活幸福。民國初年那些無惡不作的軍閥，在發表的文告中也都有一套愛國愛民的大道理。實際上卻殘民禍國。因此善於觀察政治者，不為政治口號所惑，要查考人民實際生活的感受。

力的，你無不眞誠相助，在家是愛孩子無微不至的好爸爸，對我的體貼入微，更是令我今生今世想不完呀，想不盡呀！我的世上少有的好丈夫，你眞不愧爲有軍人風度和文人氣質的好男兒，每日當孩子們都上學去了，家裏剩下我同你兩個人，多數的時間你都是伏案寫作的，而我則做着家務，偶爾當你文思受阻時，你就會放下筆，要我也放下正在工作中的事務，排排地坐在沙發上閒談，你不時地會感慨繫之的說：「媽咪！我認爲你現在是太太們中最幸福的一個，白天丈夫倍着你寸步不離，下午我去上班，兒女們又個個回家了，你永遠都不寂寞，其他的太太，物質生活可能比你要好，但是丈夫縱算不在外面搞三搞四，但至少要去上工，那能像我這樣整天伴在你的身邊，只不過，對於以前你跟我吃的那些苦頭，尤其結婚儀式那麼簡陋，我覺得太委屈了你，使我終生感到遺憾，我希望在我們結婚三十週年紀念時，來一次盛大補宴，不收禮，以作對你的補償，最要緊的，現在經濟環境過得去，你就不要太省儉，太刻薄自己，營養衣着上面都應該改善一點，女人中年是最該注意修飾的時候，多做幾套好衣服穿穿，看到你現在長得這麼白白胖胖，我眞是開心極了，這樣，我工作得才更起勁，知道嗎？」我說：「振之，我已經非常滿足於現在的生活，我決不願你爲家庭開支的增多再加重你的工作負擔，你賺的錢可說每一個都是血與汗的結晶，我怎能不珍惜每一文的支出，況且，我不是貪求物質享受的人，只要像現在一樣平平安安的過一輩子，於願已足，眞的，我也時時覺得自己是活在幸福中，你是知道我身世的，過去眞可說伶仃孤苦，無依無靠，今天有了這麼好的丈夫，怎不使我私心竊喜，感謝上帝對我的厚待。」我們夫妻就在這樣互相勉勵互相安慰中過着甜甜蜜蜜的日子，而今啊！天呀天！我的振之哪裏去了，每當孩子們都去上學了，家裏就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再也沒有陪在我身邊的你了。我只有關緊窗門，跪在你的遺像前哀哀痛哭，聲嘶力竭的喚着你，然而啊！我眞是呼天不應，搶地又無門，求生不欲，求死又不能，眼看着你地下的幾個未成年的孤兒，我怎能不咬緊牙關來承擔一切苦難，這種生不如死的日子，眞不知要挨到那一天！

最使我不解的，在清理你的遺物中，竟然發現你於一九六六年立好的遺囑，那時你才四十多歲，而且我們才由橫頭磡那個斗室中搬到現在較大的居所來，照理應該是心情較爲開朗，身體也毫無病狀，這倒底是一種什麼感應，使你會預感自己隨時都有死去的可能呢？而且你也從來沒有對我說出你的心意，唉，這是命，自古有言，「閻羅召你三更去，不能留到五更天。」振之呀！天意如此，尚有何言？

人生如夢，世事成空，振之呀！我親愛的振之！我們共同生活只僅僅十八年，十八年啊！對一對恩愛的夫妻來說實在是太短暫了，更何況在這其中，你太辛苦了，好容易憑你的毅力與智慧，正當生活與事業稍見曙光的今天，竟天不假年，撒手塵寰，拋妻別子，上蒼對我們這一家未免太殘忍！太殘忍了，我懷疑世界上到底有沒有因果報應？上帝是不是長了眼睛？

唉！人生自古誰無死，只是在你事業未竟，兒女未成材前就倒了下去，這無疑是你死有遺憾的，但照你平日口不擇言的戲言來說：「我得閒死唔得閒病，我要死就痛痛快快，千萬不能病在床上拖日子。」這些都如了你的心願，還有你遺囑中擔心孤兒寡婦輟學斷炊，這一點你也可以安心，自你死後，溫情來自四面八方，孩子們已籌集了一筆教育基金，你的上司也爲我在快報安置了一份工作，朋友們對善後的週詳，對遺孤的撫慰，這些情逾手足的關懷，使死者生者都感激不盡，更感動人的是那些素未謀面的讀者，來靈堂哀悼你，出殯那天的榮哀，這一切的一切，都證實你平日做人的正確方向沒有白費，也足以使你自慰於九泉。只是啊！振之啊，生前你那種硬骨頭的風格，在任何困苦中，從不肯接受朋友一文錢的救助，今天，在你死後，你留下的孤兒要靠人家援助，這一點，是永遠使我耿耿於懷，覺得對不起你的。但是，振之呀，求你在天之靈原諒我的無能與無才，實在沒有能力擔起這一付重擔，但願孩子們將來各有所成，以報諸伯叔恩情於萬一，也慰你在天之靈。

言有窮而意無盡，振之呀，我苦命的伴侶啊，在生你辛苦了一世，願你在天國裏早享安樂吧！

魂兮歸來，歸來伴我，你要給我勇氣，給我撫慰，最要緊的是護佑你可憐孩子，安息吧！親愛的。

一九七一年六月廿一日

哀張海山先生

謝詩法

海山張子　文化鬪士　河山未復
何可便死　含淚爲詩　淚濕素紙
魂其有靈　助殲封豕

匡復艱難一支筆　海隅孤戰廿年時
惟知盡瘁回天日　不計微軀有變移
欲討忽驚文曲隕　將懲何急玉樓馳
傷心豈獨離憂客　驟雨紛紛共淚垂

玉樓春

無端噩耗南方送，雨慘雲愁凶浪湧，凌霄壯志竟成灰，薤露浮生眞是夢。
堅誠性格酒情重，兩月香江杯酒共，殮時未得一憑棺，淚灑臨風心倍痛。

海山鄉兄千古

劉祖霞拜輓

們結婚不但沒有嫁粧，窮得連一套新衣服也沒有，我在結婚紀念照片上穿的西服，也是向一位朋友馬定波先生借來的『門面貨』，更可笑的連洞房花燭夜的床也沒有一張，我原來用一塊門板做單人床，結婚之時，也不過是在單人床櫈上加釘兩條橫木，另外加一塊木板，使面積增寬，由單變雙而已，新娘子的洞房，就只有一牆圖書，一張寫字枱，連衣櫃或最起碼的五屜櫃都買不起，在我所有的親友之中，我們兩夫妻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對窮苦患難夫妻。」

婚後生活雖然窮困，但我們都能安貧樂道，從不氣餒，你對自己充滿着信心勇氣，我也時時給你安慰鼓勵，我們同舟共濟，都能彼此忘己。一九五五年我們的第一個女兒出世了；越一年，第二個女兒跟着又來到這個貧困的家。兩個小傢伙的來臨，一方面給家庭增添了一些歡樂，但無疑地更加重了你生活的負荷，因為那時你完全沒有固定的工作，投稿又沒有固定的園地，每天懷着驚恐的心情去看信箱，心驚肉跳地生怕接回退稿。沒生孩子之前，我也到教會拿點公仔回家做，每日倒固定的有個二三元收入，有了孩子，就無法在經濟上給你幫手了。而且孩子們的奶粉，三不兩時的醫藥費，逼得透不過氣來。更慘的是，當我正懷着第三個孩子的時候，因營養不良，操勞過度，睡眠不足，身體日益消瘦，並有咳嗽盜汗等現象，後經醫生檢驗，證實患了初期肺病，必須隔離家人，眞是「屋漏又遭連夜雨，破船偏遇打頭風」，這一不幸消息，不但使我意志消沉，也給你當頭一棒，我第一次見到你伏在枕頭上流着淚說：「完了，這個家散了。」我們淚眼相對，彼此無言，後承長老會文小姐的幫助，送我到調景嶺去療養，在嶺上肺病診療所打針吃藥，每月並津貼我個人生活費五十元，家裏的兩個孩子，則請一個年老的女工照料。說來也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此時，你卻在一個救濟機構找到了一份苦力散工，論日給值，每天五元，工作是搬運物資，可憐你白天做得腰酸腿痛，晚上還要伏案寫稿，幸而那時我的病日有起色，第三個女兒在調景嶺留產所出生後，不久我也就搬回家了。此後一家團聚，苦中有樂，你也因工作勤勞為上司賞識，由苦力生升為職員，從此生活有了改善，不用再愁柴米油鹽了。

四心兒就在我們婚後這個比較好的順境中誕生的，你雖沒有重男輕女的俗念，但有三個女兒之後再來一個兒子，欣喜之情是不禁溢於言表的。

大概在那個機構中工作了三年，因人事上的傾軋，使你在「莫須有」的罪名之下，被擠出了這個機構，但你的洋上司知道你是無辜的。且對你作事的幹才，操守的清廉，不僅十分賞識，也了解甚深，因此在你離職的同日，我又進入該機構中同一單位工作，而且是洋老板親自寫信說明待遇，問我願不願「屈就」才上工的，此中經過，在你的「彈雨餘生述」最後一章「奇中奇，異中異」所記甚詳。

以後我有一份固定收入，你的寫作時間也更多了，除了詩詞以外，你幾乎無所不寫，小說、小品、雜文、電影、評論、時事……等，你的寫作園地在你不斷的辛勞開拓下，終於漸漸地長出了茁壯的花朵，你的名字，開始在文化界中嶄露頭角。你還曾慶幸地對我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唉！人的命運總是人算不如天算，災難像與我們結了不解緣似的，一九六三年年初二那一場大火，把我們曾經千辛萬苦經營得稍為安定的家，一炬成灰，財物蕩然無存，我當時心痛神傷，欲哭無淚，而最使你心痛的，則是燒掉了你十多年來採購的一千多冊圖書，及將近一千萬字的剪稿，還有已寫好十數萬字未送報社的存稿。你的長篇連載，經常都保持三個月以上的存稿，你說這樣可以從容應付其他臨時要做的事，而不至中途斷稿，你作事的有計劃，有步驟，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刼後餘生，百廢待舉，眞是千頭萬緒，可是你那種臨危不亂，逢難的鎭靜工夫，實在令我佩服，你一方面勸我不要憂傷，同時堅定的要我相信你有辦法能從頭做起，重建家園，你說：「今後我更得挺起胸膛面對現實，相信你丈夫不至跪在地下做人的。」唉！我的有骨氣的好丈夫呀，雖然這一次果然使你跌倒了又爬起來，可也把你苦透了。

就在災後不久，快報創刊了，經友好胡爵坤先調的介紹，你進入快報工作，可是報社中的工作人員，不是專門科班出身，就是有經驗的老報人，而你以一個外行加入其中，工作上的困難自所難免，但在你不斷努力，不斷學習中，總算將困難一一克服了。在快報工作八年，直至你倒在辦公桌上為止，在我的記憶中你從來未請過一次假、曠過一日工，你謝絕所有的喜宴應酬，由此也可見你對工作的認眞、負責。自編輯萬人雜誌以來，你更是兢兢業業，將全副精力放在其中，對個人的事，你從不求人，但為了辦好「萬人」你不遺餘力，對你認為好的作家，你不斷的向人求稿，寫信、打電話，甚至專誠上門拜候，以加强與作者間的聯繫，來共同使「萬人」精益求精，凡此種種，與「萬人」有過關係的作者都有目共睹。

你自律甚嚴，做事負責認眞，事業心重，好勝心强，這些因素，使你經年累月在緊張中生活着，不僅沒有安安樂樂渡過一個假日，連上厠所和來回報館的渡輪上幾十分鐘的時間你都不肯浪費，總是在不停的寫作、閱讀中。我曾再三的勸戒你，人不是機器，機器尚且要修理加油，何況人呢？你總該有點娛樂來調劑一下才好。但你總是帶着自信說：「媽咪！你別為我白操這些心好不好，我告訴你，工作的繁忙是不會累死人的，問題是你對自己的工作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的？我對現在的工作，興趣無窮，樂在其中，快報的工作輕鬆，而且時間正合心意，萬人雜誌我當作自己的事業，每當見到枱子上的雜誌慢慢在增高，就像見到自己的孩子漸漸在成長一樣地使我愉快，你不必擔心繁忙會累死我，其實頭腦是愈用愈靈的，更何況，在報社中我只能算是一個半吊子，在文化界我是半路出家，放下槍桿抓筆桿，我不奮鬪，怎能不受淘汰。」之後你又會爽朗風趣地對我說：「媽咪！你看我這麼健壯如牛，除了一點點糖尿病、風濕、痔瘡外，一切正常，這些小毛病都不會致命的，放心！你不會做寡婦的。」天呀，天呀！我的振之呀！言猶在耳，你竟在工作中倒下去，而苦命的我，也竟成了寡婦！

振之喲！我的振之呀！你不僅對工作熱心，待朋友更能肝膽相照，只要你能力範圍內能為朋友盡

哭亡夫振之

張谷志蘭

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是我生命史上最最悲痛的日子，那天下午七時半以後，正是我和孩子們平日晚飯的時間，突接你生前的一位朋友由報社打來電話，說你因心痛已送入養和醫院，但當我帶着韋兒與心兒趕至醫院時，已是八點鐘以後了，我所見到的只是一具蓋上了白布的屍體，唉，我能用什麼來形容當時這突如其來的慘變呢？我痛不欲生，撫屍哀鳴，我像瘋了似的大聲喚着你的名，要你張開眼來看我最後一眼，你居然聽我的話，微微地張開了含着淚的眼來，天呀，天！我們離別才兩個多鐘頭，你竟這麼快就丟下我們不顧了，人間慘事，尙有過於此嗎？

執筆寫此文時是六月廿一日，我已整整地廿天沒有看見你了，因爲一號那一天我倆還是整天在一起的，直到你五時半離家上班，人們都說苦難或悲戚中的日子顯得特別長，然而在我來說卻覺得特別短，你一日下午五時半別我時的那副音容笑貌，出門時像往常一樣反轉身來對我笑說：「媽咪！再見」時的這種情形，永遠留在我的腦裏，就好像昨天一樣，直到現在，我心裏仍在懷疑，你是不是眞的死了。唉！事實畢竟是殘酷的，這些日子來，雖然每晚我仍按着你平日回家的時刻——十一時十五分開着門站在門口等你歸來，早晨也像你在時一樣，冲好茶放好報在你常坐的沙發之前，然而啊！天呀！我就再也見不到我風趣壯碩的振之了，悽涼啊悽涼啊！回首前塵往事，就像做了一場夢。

× × × ×

那是一九五二年，我同叔叔伯伯一起，住在沙田曾家大屋，那時候曾家大屋的居民，百分之八十都是大陸逃來的難民，生活無着，精神苦悶，我們活，各種報刊，便成了唯一的精神糧食，我們看的是工商和自然日報，隔壁的幾個年青人看的是香港時報。我們兩家每天照例的將報紙交換來看，他們注意的是國際時事，我個人則喜副刊小品，那時最使我喜愛的，是香港時報副刊的「淺水灣」，其中一個蕭閒，一個張帆，這兩個作家的雜文和小說使我喜愛非凡，不可一日或缺，大約是半年以後，奇跡發生了，住在沙田大圍村的范伯伯是伯叔的好友，一日，他來到我家，說要帶我們一起去九龍玩玩，我是一個十足的鄉下姑娘，平日來往，僅限於沙田鎮教會交花取花；鄉下姑娘進城是件大事，那天我特別修飾了一番，記得穿的是一件紅色薄絨旗袍和一雙半踭紅鞋，現在想來倒眞有點鄉氣十足，就這樣跟隨着范伯伯及伯叔來到九龍，當我們步行到九龍城打鐵街的一條小巷時，骯髒的石板路，汚濁的溝水，使我覺得還不及鄉下空氣的清新，但我們來到一三〇號二樓時（以後這就是我們共同生活近十年的家，直到大火燒去），卻給了我一種舒適的感覺，明窗淨几，牆上木釘的書架擺得整潔不亂，房間不大，正正方方，兩張木板床，一張寫字枱，幾張圓櫈，坐下來後，你們談的是國家大事，我聽得索然無味，善於觀言察色的你，立卽從書桌中取出一叠剪報給我看，當我翻開剪報時，不禁使我頓感驚奇，因爲裏面的文章，全是我讀過的蕭閒與張帆的作品，我心裏想着：「好作品是不愁沒有讀者的，不過他竟每篇剪下收集起來，比起我對這兩位作家的崇敬，是更有過之的。」但使我不解的是，每篇文章的剪報反面，又貼有一張稿費單的收據，我沒有投過稿，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在回家的火車上，我急不及待的向范伯伯問道：「這位張先生是來後生活無着，精神也苦悶，有時寫點稿解解悶，也換取一點生活費。」「蕭閒與張帆兩個筆名是不是他？」「正是他。」一種喜愛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大概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感應吧！一週以後，我意外地接到你一封信——據你曾在星晚生活圈裏的一篇文章——「寫字與畫符」中說：「我生平只寫過一次工工整整的信，那就是追求我黃臉婆時的第一封戀愛信，勾劃分明，一筆不苟，等我追到了手，又是『鬼畫符』了」，大概就是指的這封信，此後我們書信往來，幾乎每天都有一封，甚至每週見面一次，都互相交一封信，我們彼此珍惜着這份愛情，更重視這些表達心聲的書信，你信中告訴我叫我每信編號，你從開始就已在這樣做了。而且說非常喜愛我那些感情濃厚的情信，讀着它們，就能把你的情感帶到一個非常優美的境界，像泛舟在平靜的湖面，使你心身舒暢，寫作靈感陪增，你說希望將來我們也像魯迅與許廣平一樣，出一冊兩地書，我笑你太不自量，人家是名人，我們那有這種資格？不笑掉人家大牙才怪，你說縱不印成冊，至少留下將來給兒女們看看爸爸媽媽的情書，也很有意思。再不然，等我們都老了，再來重讀它們，定會回味無窮的。誰知道，一場大火，將我們的心願全化成了灰燼。

說來也很湊巧，十幾年前你絕沒有想到會做記者吧？但奇怪的是我們的結婚日你卻選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記者節，我問你何以故？你說這是個有紀念性的日子，容易記憶。

我們相識於艱苦之時，結合於窮困之中，正如你在「彈雨餘生述」中說的：「……我不但沒有『老婆本』，連隔夜糧都沒有，我沒有固定收入的工作，也沒有發表文章的固定園地，過了今天，不知明天怎麼過……我們結婚的時候，是我請不起酒，朋友們也送不起禮的最艱苦時期，我沒有接受朋友一文錢，僅以茶點招待親友而舉行婚禮，我們那時結婚最大的經濟目的，是可以省卻一個地方的房租（志蘭按：那時與我同住的叔伯都先後去了台灣，原本我也準備去的，自認識振之後，我就決意留在

怒氣漸息，就同周恩來天南地北談起來，最後談到蔣經國尚在蘇聯，頗爲懷念。周恩來就答應一定設法使蔣經國早日回國。這樣一連過了幾日，蔣委員長已經對周恩來沒有敵意，周恩來始乘間說出共軍願意改編爲國軍共同抗日的事，蔣委員長當時說明這件事自己作不了主，要等回到南京後召開中全會決定，但是個人以爲只要共軍確實願意放棄過去政策，改信三民主義，則政府自會予以自新之路。

當時所談的只有這些，在蔣委員長飛回南京後，周恩來回到延安，報告全盤經過，毛澤東爲之寢食不安，恐怕蔣委員長回到南京下令中央軍開入陝北剿共。即派周恩來、潘漢年至上海與國民黨接觸，商洽投誠事宜。也就在此時，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禍案」，否定了容共的說法。周恩來在上海見到了國民黨中央委員張冲，轉達國民黨中央的意見，除非中共放棄共產主義，宣佈實行三民主義，取銷蘇維埃，將紅軍改編爲國軍，否則皆無和解餘地，周恩來將此項條件電告延安方面，毛澤東帶同一批政治局委員至張國燾住的破廟中開會，決定接受國民黨的條件，不久抗戰開始，中共自動發表宣言，擁護三民主義，取銷蘇維埃，改編紅軍，十年的剿共戰爭乃告一段落。全部過程如此，蔣委員長何嘗在西安接受中共任何條件。

以上材料大體根據張國燾著「我的回憶」，張氏雖然被毛澤東迫害而逃亡，又被中共開除出黨，但張氏仍站在共產黨立場說話——除對毛澤東及國際派一批人之外，其餘皆無微詞。同時對國民黨及蔣總統則甚少好評，如果蔣總統眞在西安接受了共產黨的條件，張國燾不會爲之掩飾的。

第二，該書指蔣總統不全力抗日，只要保存實力，在戰後對付共黨，又强調共黨在抗戰中的地位。此是共黨及其同路人一貫宣傳口號，被該書採用，目前不必作空言爭論，茲舉兩點即可看出眞象。

甲、從戰役來說，抗戰八年最激烈的幾次戰役，首推淞滬之戰，從上海戰事爆發到南京失守，鏖

軍改編後番號）並未參加。

其次是台兒莊大捷，這次全殲日軍三萬餘人，日軍精銳磯谷師團（師團長磯谷廉介，日陷香港時首任港督）、板垣師團幾全軍覆沒，爲初期空前大捷，十八集團軍並未參加。

再其次武漢會戰，自民國二十七年六月中至十二月底前後四個半月，大小戰鬪數百次，日軍死傷二十餘萬，十八集團軍並未參加。

再其次是有名的三次長沙大捷，斃日軍達十四萬，十八集團軍並未參加。

十八集團軍在八年抗戰中，就按照共產黨自己說法，也只有在山西平型關打了一次勝仗，擊敗板垣師團一個聯隊，即使所說全是眞的，在整個戰局來說，也太微不足道了。

乙、從人的方面來說，八年抗戰，國軍陣亡將官應有數百人，即以帶兵官來說，有資料可查的，計總司令兩員，三十三集團軍張自忠，三十六集團軍李家鉅（地位與朱德相等，朱德時任十八集團軍總司令），軍長七員：第九軍郝夢齡，第三軍唐淮源，二十九軍陳安寶，九十八軍武士敏，七十九軍王甲本，四十二軍馮安邦，六十七軍吳克仁。副軍長兩員，二十九軍佟麟閣，第二軍鄭作民。師長二十員：一三二師趙登禹，一五四師饒國華，一二二師王銘章，第十預備師孫明瑾，七十師石作衡，二十三師李必蕃，暫編第五師彭士量，七十一師樊釗，五十四師劉家麟，二百師戴安瀾，一五〇師許國璋，一七三師鍾毅，一一四師方叔洪，暫編三十師朱世勳，第十二師寸性奇，新編二十七師王竣，一三一師闞維雍，騎兵第六師劉桂五，暫編四十五師王鳳山，新編第三十九師洪行。

其餘副師長，游擊司令陣亡者更不勝列舉。

再看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一一五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一二〇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六名旅長陳光、徐海

維舟皆在中共政權成立後病死，其餘到現在均活着，不但師旅長如此，就連當時一批團長楊得志、李天佑、張國華、韓先楚、陳再道、楊成武、王尚榮、廖漢生、康健民，也都未死，今天不少已成爲中共當權派。他們的仗是怎麼打的，國軍總司令都陣亡兩人，他們卻連一個團長也未死，總不能說他們都是銅筋鐵骨，刀槍不入吧！

實際上共軍在抗戰中不打仗，不必我們說，文革時紅衛兵鬪爭朱德、彭德懷就指他們發動「百團大戰」，違背了毛主席的戰畧，所謂「百團大戰」，也還是一種游擊戰，但已經成爲大罪，若是打了陣地戰，更不知將如何處置了。

第三，該書又說蔣委員長拒絕派兵入緬事，更是百分之百的讕言，抗戰期間國軍入緬初期爲第五軍、第六軍、六十六軍三個軍，以後改爲新一軍與新六軍。國軍在緬作戰英勇無匹，陣亡二百師師長戴安瀾，新三十八師副師長齊學啓，曾經救英軍數千人出險，早幾年還發現英軍司令查訪當年救他的中國團長，結查鬧出了一個冒牌將軍的笑話，但也足見中國軍隊之英勇事蹟，身受其惠者至今尚不能忘也。

至於問到蔣宋孫孔四大家族問題，相信是蔣宋孔陳之誤，此一名詞爲日前正被中共清算之「假馬克思主義者政治騙子」陳伯達所創造，實則是誣蔑。以蔣總統個人來說，自民國十七年以來秉政超過四十年，個人威望空前無匹，手下幹部自然形成一個系統，但不能稱之爲家族。因爲蔣總統親族任官職者，前後僅有三人，其胞兄錫侯曾任浙江省政府委員，戰前已逝世，其長公子經國在大陸撤守時僅爲中級官吏，次公子緯國僅任旅長，此外再無親族任職，安能稱之爲家族。

陳氏指果夫、立夫兄弟，情況亦如之，並無第三個他們的陳姓族人的任要職。至於孔、宋只能成爲一個家庭，亦不能稱之爲家族，孔、宋貪污誤國是一事，但與家族無關也。

有關現代史的幾個問題

——答黃湛聯先生

岳騫

黃湛聯先生致函萬人雜誌編者，談到此間英文教科書有關近代史諸問題，指名要我答覆，我個人知道有限，不過，黃先生所提問題，關係相當重大，謹就知者寫出，所有不盡之處，尙祈讀者指正。

一、關於西安事變蔣委員長何以脫險，該書說蔣委員長答允國共合作，張學良始釋放蔣委員長回南京。

此一問題很久以來就成爲疑案，亦不能怪該書造謠。因爲自蔣委員長脫險後，除去當時出版蔣委員長著「西安半月記」及蔣夫人著「西安事變回憶錄」，國民政府沒有第三本有份量書出版，因此不免啓人疑竇，認爲國民黨既然諱言此事，其中定有難言之隱。反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卻寫了無數短篇文章在各種物刊物發表，極力宣傳蔣委員長接受共產黨條件始得脫險，多年以來雖未成定論，但亦深入人心。只到最近張國燾所著「我的回憶」發表，始揭開此事眞正內幕。

西安事變，中共事前全不知道，蔣委員長被扣留消息是由電台廣播獲得，次一步始接到張學良電報，邀請中共派人到西安開會，中共當時尙未入據延安，根據地在保安，張學良電報說明派飛機到保安接中共代表，中共中央推定周恩來與秦邦憲葉劍英前往，出動所有軍民連夜在保安平路作飛機場，毛澤東自己都下去剷土，忙了一天一夜，平出一個廣場，但是西安方面來了一架飛機繞了幾個圈子還是無法降落，又折回西安，於是張學良又來電報，要中共代表由保安陸行到延安，再乘機去西安，因

在這五天中間，各方面形勢都有了變化，當西安事變之初，中共首腦一致主張將蔣委員長解去陝北公審處死，最激烈者爲總書記張聞天，紅軍總司令朱德。毛澤東自然也是這樣想法，但毛澤東以爲此事應由張學良處理，中共不能自作主張，因爲主動是張學良，除非張學良自願把蔣委員長送去陝北交中共處置，中共實不能隨便開口。

但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後，周恩來去西安之前，第三國際突然來一封電報，要中共切實保障蔣委員長安全，因爲蔣氏如果遇害，不論來自中共抑張學良，中國必然引起大混亂，徒爲日本造機會，就違背了史達林正推行的人民陣線（以後改爲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即中共統一戰線的起源）。此封電報一到，中共頓作一百八十度轉變，由原定的公審殺害蔣委員長，改爲如何保護蔣委員長安全，而使其放棄剿共政策，接受中共要求共同抗日（在西安事變前十二日，中共軍事領袖十九人，自毛澤東、朱德至邵式平、郭洪濤聯合致電蔣委員長，請求停止剿共，允許紅軍開去綏遠與日軍作戰）。周恩來於十二月十七日抵達西安，基本任務是要說服張學良、楊虎城保護蔣委員長安全，同時要求蔣委員長接受共黨要求。

在西安方面五天中也起了大變化，在張學良本意以爲蔣委員長一旦被扣留，中樞無主，必然要派人同張、楊商談和平解決條件，同時與中央不洽的各省負責人，也會起而響應。誰知事實恰得其反，南京國民政府當局毫未瞻顧，立時任命何應欽爲討

分途向西安進攻，至於半獨立各省，不問與中央公開對立的兩廣，心懷異志的山東、河北、山西、四川、西康，甚至與中共合作的新疆無一省響應，而且東北軍五十三軍萬福麟部駐在北平，楊虎城手下一個師（楊部番號爲十七路軍，只有兩個師）馮欽哉部駐大荔，均通電與張、楊斷絕關係。

至於海內外打去西安電報更不下數千通，無一封於以同情。其中最使張、楊受衝擊者，一爲閻錫山電，問張、楊「何以善其後」？一爲胡宗南率全體黃埔將領通電，聲言如果張、楊害了蔣公，則全體黃埔將領「誓不與之共天日」。

另一方面張學良又翻閱蔣委員長日記，發覺蔣委員長實際在逐步進行抗日佈署，並非如共黨宣傳不抗日只進行內戰。張學良更加愧悔交集，但已無法善其後了。最初張學良還希望蔣委員長能接受他的八項救國條件，但是每次去見蔣委員長，去一次挨一次罵，最後不敢再去，這時周恩來到了。

周恩來一到，張學良發現中共的立場比他還要軟弱，即使蔣委員長不接受任何條件，也非送回南京不可，否則將是一場巨大災禍。周恩來當時要張學良帶他去見蔣委員長，張學良只把周恩來帶到門首，說了一句：「委員長，有位老部下見你。」說過一溜烟跑了。

蔣委員長一抬頭看是周恩來，初時爲之一怔，馬上又恢復平靜。周恩來過去行禮，仍然喊校長，絕口不談張學良所提八條件，也不談中共的要求，一味敍家常，談當年在黃埔及北伐的舊事。蔣委員長被張學良扣押已經六日，除張學良外未見到第二個人，同張學良又未正經談過話，每次看見張學良

冷血動物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先是，有人以讀者來信方式，投函西報，對逃亡者極盡嘲諷揶揄的能事，喊着要將逃亡青年遣回大陸，他們所持的理由，認爲港府對本港市民的就業、居住和福利等問題已夠頭痛，不能再將天堂作爲逃亡青年的避難所，與其供給難民衣食福利，不如遣回「祖國」，那兒的人會懂得如何處置他們云云。

在上期江城子的「冷血動物」一文中，已提出這事，可是，他並未點明這些「冷血動物」是何類人物。

對大陸逃亡者的新聞報導與評論，左報上絕無出現。把這些逃亡者指爲「垃圾」，不過是左派尾巴狗馬報所爲；左派人士對逃亡消息，因爲沒有得到「最高指示」，不敢置一詞。發出這論調的，是在香港受教育，大力吹捧毛共，爲新左派網羅的青年；也唯有這種人才會投函西報，以爲這樣才可對香港政府發生影响力。

「特別」消息

爲什麼他們會提議將大陸逃港青年遣回？理由很簡單，他們不斷在小爬蟲刊物中歌頌中共的偉大成就，睹吹中共的富强，如果逃港的大陸青年有增無已，豈不是重重的打了他們的嘴巴？

如果將大陸逃港的難民全部遣回，以後就沒有人敢再逃，那麼，他們大捧血肉衞星，就更加振振有詞了。

在讀者來函後，星報中文版發表一項新聞，大字標題是：「當局考慮將偸渡者遣回」，副題是：「上月難民逾五百，如何逃出惹人疑，當局將擬新辦法。」

星報中文版曾發表過許多「特別」消息，有時說走私到台灣，可以獲利三百倍；有時說孫立人已逃到美國。這些新聞的作用，不能從表面看，是有更深一重意義的。至於今回「遣回偸渡者」的報導，當然也有目的。

[illegible]辦法？到目前既還沒有表示，老萬也並非消息靈通者，未知實情如何，如果是港府能力負荷得來，相信暫時不致於有所改變。

兩個副作用

據星報說：相信政府並不是因逃亡來港難民的數字增加而緊張，只是他們本身的政治信仰問題。根據政府發出的公佈顯示，在一九六七年騷動時，百分之八十被拘獲擲炸彈人士，證實係於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時投奔來本港的。

假定香港政府是爲了這個「政治上」的原因而要將大陸逃港的難民遣回，則他們應在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間就實行，凡大陸逃來的難民，當他們是病菌一樣，趕快遣走；爲什麼從一九六七年到現在的四年來，一直容納他們，忽然又在一九七一的今天，才心血來潮的要將他們遣回？如果不是報導新聞者「想當然」，就是香港政府的決策人太過遲鈍。

老萬認爲這說法有兩個副作用：一是大陸逃來香港的並非一難民」，而是中共派遣來港的一特務」，他們逃港，是身負擲炸彈任務的。二是爲了香港的安全計，大陸難民應予遣回。這一來，「祖國」的醜態，不會再出現於世界人士的眼前。

遣回難民爲了防諜？

六二年共黨派特務滲在難民隊伍中混入香港，伺機活動，不是沒有可能，但大部分是純粹難民，也是事實。至於說那些擲炸彈者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六二年逃亡的難民，這根據什麼統計，値得懷疑。這幾年來似乎並未在任何機關文件中見過這數字，如果以此爲「遣回偸渡者」的理由，比之小爬蟲的「讀者來信」更荒唐了。小爬蟲的主張，還不過是自私自利，不把自己看做中國人，如果說遣回是爲了防諜，那簡直含血噴人！

其實，香港的左派人士可以自由活動，他們要搞事，不必由大陸請來生力軍，左校的鬧將多的是。毛共要搞垮香港也不必派人混入，發表一個公告之類，就可使香港陷入混亂中。

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以心臟病病卒，享年五十二歲，遺下一妻四子女，遺孤俱未完成學業。張先生生前友好特發起募集子女教育基金，使他們能繼續求學，目前已集得二萬六千七百四十九元。張先生的舊雨新知，望伸出同情之手，扶掖弱小。如惠贈款，請以劃線支票寄交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每週公佈數目，以昭大信。

下面爲上週收到欵項的數字：

姓名	金額
鍾女士	二千元
袁潔心	五百元
陳佳才	二百元
文壇出版社	二百元
Ng Chur	一百元
Chan Yip Kun	一百元
柯武韶	一百元
盧　君	一百元
陳雲盈	六十元
江瀕川	五十元
袁暘照	五十元
敬贛萍	五十元
方展嫻	五十元
湯志明	三十元
Yip Chun Hum	二十元
王兆源	二十元
鄧學而	二十元
梁　莊	二十元
伍小姐	十五元

本週共三千六百八十五元，連前共二萬六千七百四十九元。



皇帝不急太監急 小爬蟲高叫「遣回」大陸難民

萬人傑

老左派因為未曾得到「最高指示」，對大陸難民逃港事，不敢有所表示；但新左派卻因今年逃港難民陡增，高叫「遣回」。只有實行遣回，才可以遏止逃亡潮；否則，他們大力吹捧毛共，而[illegible]共的人民拚命逃亡，豈不大打嘴巴？

重過自由生活

每一天，港府派出水警輪在后海灣及流浮山海面等處巡邏，遇到從大陸泅水或駕舟逃亡來港的難民，便予以截扣。一般來說，非法偷渡入境者除判刑外還要遞解出境，遣回原處的。

可是，近年來港府對這些逃亡者的處理方法，多數准許居留，沒有親友可投奔的，還獲得暫時安置。這種措施，完全基於人道立場。誰都知道，如果逃亡者被遣回大陸，就會被送到北大荒、海南島，下放勞改，永無超生之日。

港府這種措施，受到大部分香港居民稱頌，雖然，此舉使香港遭受到的人口壓力增加，可是，不管他們死活的硬將他們遣回，實在有乖人道。

近幾年來，大陸難民斷斷續續的逃亡，大都可能在香港站定腳跟，找到工作，生活下去，和香港的其他市民一樣，呼吸到自由空氣。

悲劇的主角

在中共正展開乒乓外交、笑臉外交之際，外國人陸地對中共表示興趣，一窩蜂的要和中共打交道，親熱親熱的時候，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卻並不覺得毛共的可親，相反的，要逃離大陸，尋求自由生活的人愈來愈多。

自從天氣溫暖以來，泅水逃亡，或一家大小，駕一葉小舟逃亡來港的，每天都有數十人或十餘人不等，即使在惡劣的天氣下，也阻止不了逃亡者求自由的勇氣。

據在邊境瞭望的警方人員說：今年的逃亡者大約比去年增加六倍，但正確數字很難知道，因為警方截獲的只是其中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漏網的，他們逃到香港後，可能躲起來，也可能已投奔親友；更有一個可能是氣力不繼，在泅泳未抵目的地前，便已葬身魚腹。去年入冬後屢次出現的浮屍，就是這種悲劇的主角。

最近，一個從大陸泅水逃港的同胞，在途中遇到鯊魚，被噬傷一條腿，幸而終能泳抵香港，可是，他的一條腿需要鋸掉，成為一個殘廢的人。這一幕逃亡悲劇，比海上浮屍更為動人。

殘忍

從大陸泅水逃亡，須要有很大的勇氣和拚死的決心，當他們投身浩瀚海中，他們的生與死只是五十對五十而已，憑他們的勇氣與運氣，終於逃到這自由地區，如果香港的警察、法官把面孔一板，抓到後將他們遣回大陸，那是多麼殘忍的一回事！

遣回逃港大陸難民的政策，香港政府也執行過，那是在轟動世界的一九六二年五月逃亡潮中，那時，數以萬計的大陸難民，在邊界蜂湧地進入香港，如果當時任由他們自由入境，香港眞會陸沉，因此香港的警察在新界截獲難民時，用大卡車大批大批的遣回深圳。

雖然如此，由於新界鄉民的協助，及部分同情難民的警察，隻眼開隻眼閉的任由他們過關，因此能逃入香港的難民，據說超過二十萬人。香港是個蕞爾小島，本身已感人口過多，一下子增加這麼多難民，又沒得到國際援助，當然很難吃得消；而且當時的逃亡潮是陶鑄故意造成的，香港政府實無法不把難民遣回。

不怕搶飯碗

近年來，由於中共邊防軍的嚴防，逃亡者只能零星進入港境，為數不多，因此港府態度也很寬容，難民可獲准在港居留，也可領取身份證，許多大陸難民就這樣重過自由生活。

大多數市民對香港政府這種措施表示讚許，雖然，香港人口增加了，會帶來更多困難。對市民來說，覓食的競爭者多，自然比前困難；可是，甚少市民會因此抱怨。事實上，香港市面繁榮，失業的人絕少，只要肯做，不愁找不到工作，香港市民就業機會，也不會受他們影響。

可是，近來在報紙上看到的消息，政府對處理難民問題，方針將有所改變，不再是來者不拒了。這消息如果眞確，實在令人震驚，更不由使人為源源而來的逃亡者耽心，他們被遣回後的命運值得憂



七七事變紀念感言

在中國現代史上，有兩大紀念日，一是雙十，二是七七。雙十是中華民國誕生的紀元，七七則是民族苦難的烙印。本刊恰趕在今年七七的次天出版，環顧國際局勢，瞻念國家前途，萬念蝟集，感慨無已！

當年的堅忍與悲壯

三十四年前的今天，瘋狂的日本軍閥，在蘆溝橋畔縱兵挑撥，意圖以軍事威脅，達到割佔華北之陰謀；迫我朝野軍民走上全面抗戰之路。抗戰前夕政府的政策是「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談犧牲；和平未到最後關頭，決不放棄和平」，三十四年之後，重念這幾句話，猶感到那種堅忍悲壯的氣概。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軍強佔遼吉黑三省，繼佔熱河，再奪冀東、察北，步步逼迫，政府何以仍言「犧牲未到最後關頭」？這是在戰後成長的一代所難以了解的事情。

當時的形勢，概言之是內外交迫。當時中國存在着兩個傀儡政權，一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瑞金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二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長春成立的僞「滿洲國」。前者是蘇俄的傀儡，後者是日本的傀儡。

當時，國民政府所以在九·一八之後，不能立時對日軍進行全面抵抗，實因爲數十萬共軍在腹地流竄，無法集結全力對外的緣故。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自熱河進攻長城綫之際，國軍精銳北調，在古北口、喜峯口等地與日軍血戰，共軍則揮兵四出攻掠。無異配合日軍內外夾擊。

總而言之，當時表面的大敵是日本軍國主義，心腹之患則是甘做蘇俄走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日本軍國主義抬頭

今天的大局，雖然與三十四年前大不相同，但是有幾點則又十分類似。

遭受敗戰的日本，在美國軍事保護之下，經二十年的休養生息，不但已經完全復興，並且已成爲世界第三經濟大國。近年來由於美國急於自亞洲撤軍，遂積極扶植日本，多過問亞洲事務。

日本在自衞隊名義下，一聲不响已重整軍備，目前即將擁有陸海空三軍二十八萬人，裝備之新、火力之大爲亞洲各國之冠。緊隨着經濟力量、軍事力量之增長——國際地位之提高，日本再度露出睨視亞洲的嘴臉。

年來關於釣魚台問題之蠻橫作風，對接管沖繩的凌人氣勢，軍國主義大有捲土重來之勢。

再看中國內部的赤禍，目前正由毛澤東的窮兵黷武，赤化世界的路綫轉向周恩來笑臉外交、扒手外交路綫。周路綫比毛路綫更陰險可怕，許多自由國家不正在飛蛾撲火，自投羅網嗎？

今天國內的赤禍十百倍於往昔，而中華民國偏安寶島，反攻無期之際，日本軍國主義已再度抬頭，這誠是危急存亡之秋！

還我唐努烏梁海

在日本軍閥侵畧中國的時期裏，中共配合了日軍對國民政府的進攻；並且利用了日軍的進攻，從滅亡邊緣爬回來，混入全面抗日陣營；乃利用抗日戰爭擴充實力，武裝力量由三萬人擴至一百二十萬人。戰後乘國軍八年抗日的疲憊，與蘇俄勾結下，竊據了大陸。因此提到抗日，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首先要和配合日軍進攻，利用抗日戰爭，搞「中華蘇維埃」，會向蘇俄一邊倒的中共劃清界限。

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保衞釣魚台是每個中國人義不容辭的義務，但是在此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帝俄侵佔我國黑龍江以北的大片土地，更不能忘記抗日戰爭期被蘇俄侵吞的唐努烏梁海。這塊土地比廣東省還要大，中共在一九六九年九月的聲明中，正式放棄這些土地，我們要堅決反對。假如我們只喊釣魚台不知唐努烏梁海，那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了！

萬人雜誌第一九三期目錄

張贛萍遺著介紹

張贛萍先生生前嘗對人說自己是「半途出家的爬格子動物」，這無疑是他自謙之言。其實，在本港文壇，張先生的作品無論在質、量和銷數方面，比起許多專業作家都豪不遜色。他的筆名很多，比較常用的便是這個代表其籍貫（省、縣）的筆名。可惜天妒英才，正當張先生的寫作活動到了盛產期，便不幸早逝。茲將其遺作擇要介紹如下：

書名	定價
抗日名將關麟徵	四元
歡場兒女	三元六角
終身大事	三元六角
戰地春夢（再版本）	六元
一夜之間	六元
血淚斑斑	六元
陳寒波生前死後（筆名三郎）	五元二角
江青的醜史與艷聞（再版本）	五元
三十六計古今引例（與馬森亮合著）	四元
彈雨餘生述（一——六冊）	每本二元四角

經售處：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九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七月八日出版

出版督印人兼：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九三期）

別把我們的飯鍋弄破了



本期要目

陸坴生中醫師著

養生與保健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坴生著醫藥書

書名	價目
病速愈法	H.K.$ 5.00
病根治法	2.00
康復法	5.00
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經骨痛速愈法	3.00
病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還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痿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養生與保健第七集已出版每册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與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買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敎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敎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坴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
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德
輔道中八十四號章
記大廈十八樓一五
〇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illegible]
[illegible]號道

英文地址：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明明塵網自家投，鑄錯眞同聚九州，
已向佛門稱弟子，因由函谷策青牛，
生生死死殊難問，雨雨風風總覺愁，
輾轉終宵人不寐，苦將心事溯從頭。

文錫先生詩，中有悟道之言，情同老子在周爲官，因看破塵網，棄官而去，騎青牛，出函谷，隱姓埋名，不聞時事，因之來到香港，則得以安居，如果留戀官爵，大陸淪陷之後，則必難離魔窟矣，詩中佳句，「生生死死殊難問，雨雨風風總覺愁」，對仗既工，意義亦好，生生死死殊難問者，指大陸許多親友，遭受共黨暴政，至今存亡莫卜，殊難致問也。雨雨風風者，指國際傳聞，關心大局，對國家前途，不能無愁也。是以終宵不寐，苦將心事，細溯從頭，不寐有感之懷，全部說出，是爲佳作。

——壇主評語。

和袁暘照先生原玉

建國六十週年有感

雨　化

敬啓者，弟讀萬人雜誌，對董壇主評述詩句，甚爲欽佩，近日偶覩袁暘照先生，建國六十週年，七律佳作，謹依原韻，奉和二首，草草不工，敬請董先生斧正。

㈠

同心復國策先籌，莫負中華六十秋，
海角英雄添熱血，滄桑世事嘆回頭，
且將杯酒酹天地，幸有魚鴻寄廣州，
赤化江山逾廿載，未知何日雪前仇。

㈡

建國須當計早籌，莫教時日誤春秋，
英雄不畏流紅血，豪傑空悲到白頭，
冷眼靜觀新世界，堅心匡復舊神州，
偕君預飲黃龍酒，二十餘年快雪仇。

壇主評語

雨化先生和詩，一氣呵成，用字工穩，平仄音節極好，連和二律，頗不簡單，其中佳句：「且將杯酒酹天地，幸有魚鴻寄廣州」。「杯酒對魚鴻」，「天地對廣州」，句新，意遠

茲有「壇下過客甘泉」先生，寄詩二律，並附函云：「力行壇主座右，鄙人當大陸易幟之初，即被共黨監管，經過八次捉放，物盡財傾，後伺隙間關來港，脫離魔掌，迄今廿年矣。孑然一身，刻苦圖存，滄桑久歷，孤憤塡膺，根觸前塵，有懷莫訴，奉呈二律，懇祈不吝斧斤，賜予郢正」，二律如下：

感懷

壇下過客甘　泉

㈠

虎口餘生歷苦辛，棲遲海隅歷風塵，
中年運蹇雙行淚，念載流亡一弱身，
落落心懷還素我，勞勞形役耻依人，
丈夫進退循時務，蝬處洋場爲避秦。

㈡

不處危邦廁海疆，生涯豈憚事忙忙，
存身仗有三分力，作客嗟無一技長，
爲博自由甘犬馬，顧全貞節遠豺狼，
祗盼高會王師日，破敵收京宿願長。

壇主附語

香港爲藏龍臥虎之地，國變以後，各省文人，薈萃於此，又因百粵文風素盛，廣東朋友，淵源家學，多半能詩，此間爲工商社會，重技術，而輕學問，滿腹經綸，學無所用。每見大陸逃難來港者，雖任低微工作，其中不乏高雅之士，蓋亂世文人，易遭厄運，從古如斯，並非始於今日。

唐代音樂大家李龜年，官至「內廷供奉」，爲皇帝樂師，其學術地位，比鬼佬「貝多芬」高出萬倍，爲李白拍檔之友。遭逢安史之亂，流落湖湘，生計困難，爲人度曲，座客聽之，莫不掩泣。杜甫有江南逢李龜年詩：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岐王，崔九，均爲當時權貴，龜年爲座上常見嘉賓，地位之高，於茲可見，不料逃難他鄉，迫於生活，只有賣唱謀生，一籌莫展。

再以本壇主論之。出身資產階級，粵語「西關大少」，共黨所謂，位居人民頭上，丁年投筆，逐鹿中原，壯歲典兵，走遍秦隴，南船北馬，揮手千金，年少青雲，一呼百諾，文章

，徐海鏖兵，縱橫天下二十餘年，堪稱一時豪俊，一旦時變運乖，投荒香港，囊空如洗，沽酒典衣，所幸者，身懷末技，術有「韓康」，可以利博蠅頭，差免凍餒。

任何英雄豪傑，來到香港，身價低微，一落千丈，長期居住，莫不爛額焦頭，毫無本領，倘若不信，不妨一試，今日中國，最威水人物，即是共黨舵手毛兄，先將其大陸財產全部沒收，而後解職逃亡，不帶金錢，隻身來港，其本領平庸，與吾人不相上下，英文不懂，詩文不通，湖南土音，不能粵語，小學教師，難獲牌照，水電房租，到月必繳，保證愁眉苦臉，神氣全消，日食艱難，毫無偉大。而且臃腫痴肥，蹣跚步履，若求工作，無人任用，其唯一特長，即是夜間不睡，如果量才錄用，最宜大厦看更。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用途。

甘泉先生，有如此詩文，豈是常人？棲遲海隅，歷盡苦辛，雖無一技之長，而有三分氣力，通曉時務，蝬處避秦，遠離豺狼，甘心犬馬，其精神之偉大，氣節之堅貞，殊非毛澤東所能及，英雄落魄，隨遇而安，亂世文人，莫不如此，希望善自遣懷，不必煩惱，共黨如此胡幹，焉能長治久安？即使王師永遠不動，毛賊遲早亦必滅亡。壇主略知天文，夜觀天象，見朱雀軫星，十四度之右，毛澤東之星，搖搖欲墜，其命不久，猴戲即將收檔。還鄉有望，安心等待可耳。

弔贛萍先生

封淑英

識音人渺肺肝摧，浩浩巍巍萬古哀，
此去碎琴悲有墓，再來掛劍恨無台，
心香苦帶焚三炷，淚酒酸含奠一杯，
逝者可知存者憶，游魂應記夢中回。

贛萍先生，與余爲文字交，一旦仙逝，沉哀莫釋，謹賦此律，用以招魂，張君生而爲英，死而爲靈，當知其至親友好，相憶之深，時來入夢也，淑英謹誌。

提供幾點改進本刊意見

萬先生：

閱今日出版（一九〇期）萬人雜誌，通知鄙人致電與　葉先生聯絡，商討有關稿件事宜，當即如命與葉先生話談。據云：鄙人投寄之「美國、美援、美夢，一個破釜沉舟的辦法」一稿，經已收到，徵余可否仍在「萬人意見」欄刋出（本期「紅燈再亮憤怒責香港當局」也刋於「萬人意見」）鄙人當即答覆，無甚意見，祇表示如文章適宜於如何編排，才能起較大作用，這不獨是文章的内容問題，也是雜誌的題材與資料問題。當然名家與的作品，更能號召是事實，但名家與

葉先生說話非常誠懇坦白，不愧是個好助手。他最後表示：刋在「萬人意見」和一般「正稿」的不同，就是沒有稿費。至此我更明白了，鄙人寫稿到萬人雜誌不自今日始，貴刋一開始可說即打上交道（提議擴編為萬人日報，鄙人是先說之一），「萬人意見」欄沒有稿費，我豈不知？但幾年來刋出之「正稿」，我並未取過稿費，這不是雜誌社方面不給我，而是我自動提出卻酬，或請將稿費轉萬人基金。因為我知萬人雜誌經濟困難，而鄙人現在也不是靠稿費食飯，不過於此不能不向先生提幾點意見：

要賠本是事實，此點足見先生之硬幹與偉大，所為「擇善固執」，更常見為爭取第一手資料，不惜重資搜羅，為的是要將内容更充實，或作具體的揭發和更徹底的打擊，祇要對反共救國有貢獻，對讀者認識有裨益，稍為耗點金錢，先生是在所不計的；何以為慳點稿費，而要將來稿商刋於「萬人意見」欄呢？（敝稿不足登大雅，自是例外，但有内容、有影响力的稿，仍以少登「萬人意見」為佳）。

㈡中共中央和各省區人物的露面與異動，似無期期刋登之必要（鄙人同意趙聰先生的看法），原因中共狡點多詐，憑估計和想像，很難得到正確，往往一時期之後便會自打嘴巴，也會搖動，於是獲致相反效果。其實他們某人的起落，犯不着為其作起居動態，間接替其宣傳。

㈢中共之文教方針、農礦生產、工商經營等等，全部操縱於極權統治下，人民祇有奴隸式的服從，如不是有政策上的特殊改變，（如毛劉奪權鬬爭），羅列其統計數字與資料，也毫無意義的，應儘量少刋免碍篇幅。

㈣我們雜誌的最高目的，是反共救國，其次是安定立足點（健全香港社會）。萬人雜誌反共的文章有餘，可惜漸流於反共八古，無甚戰鬬活力；救國文章較少，苦口良藥式的偶見，振聾發聵性的更不多睹。至於安定與健全香港社會的文章，少之又少。如此，對我們的初衷宗旨，似又畧覺相去遠了。其實與其常刋變節靠攏文人政客，熬不住又借題發洩的故事，到不如多刋我們開國先烈、抗日英雄，拋妻棄子、擲頭顱、洒熱血的轟烈事蹟。因為他們指導我們如何為國為民，維護眞理，如何捨生取義，一往無前，彼此相較，變節靠攏的小丑，算什麼？他們到將死才覺悟，已經欠了國家人民很多罪咎了，還値得替他惋惜嗎？簡直浪費筆墨。目前台灣國府，在全世界姑息主義，功利第一的陰影下，一切似處於逆流中，我們應多作鼓勵，多提建設性意見，這起碼表示海外同胞的擁護。其次不一定說是「當局者迷」，但至少也作了「愚者千慮」之議，這才是救國之道。至於健全香港社會，安定我們的立足點，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同樣是不能忽畧的。

以上幾點，倉卒寫來，還祈斧

張贛萍先生的精神不死

——為悼念張萍贛先生而作

驚悉先生不幸逝世，殊深痛惜！從此，幽明永隔，永無親聆教誨，頓感人世茫茫，何去何從！

雖然，死生由命，非人力所能强求。然而，先生之死，實在是文藝界的巨大損頭。

古人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為國家民族利益，則死比泰山還重；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則死比鴻毛還輕。先生的死，比泰山還要重的。回憶，與先生的認識，是在去年九月間。那時，我們從大陸流亡海外，寫了一篇報導，深荷先生不棄，來書召見。於是，懷着激動榮幸的心情，前往他的府上拜謁。

先生魁梧奇偉，雙目炯炯，英氣勃勃，使人一望，油然遐想：當年先生戎裝躍馬，美姿颯爽，馳騁疆場的雄姿。先生待人，親切和藹，平易近人。既有軍人豪邁坦率的性格，也有文人學者恂恂儒雅的風度。沒有絲毫那些作家、名流的架子，和迂腐的道學氣。

寒喧之後，非常關心我的生活近況。他興奮地告訴我說：「你來得及時了。現在香港工業繁榮，事浮於人，不用躭心生活工作問題……」

先生回憶起，十幾年多，謀生的困難，無限感慨的說：「那時的香港，謀生多麼困難！找尋一份卑賤的工作，都要通過許多人事關節。」他用手拍拍雄壯的前胸，風趣地說：「像這樣胖的身體條件，連當一個清道伕還不夠格——不！是衙門八字開，有力無禮（註一）莫進來。」說罷，哈哈大笑。

先生意志堅强，從不低頭向環境妥協。於是，日間參加勞役，晚上寫文章，手腦並用，寒暑無間，二十年如一日，手不釋筆，終於，完成了十多部，震驚海外文壇的文學巨著。

先生熱愛中國文化，闡揚正義，鍥而不捨，艱苦卓絕的超人精神，永遠是我們無學後輩，從事文藝學習的光輝榜樣。

先生畢生與人為善，樂以助人，尤其是從大陸逃亡的難胞，力所能及，無不熱情幫助解決。他諄諄教導我說：「生活在香港——燈紅酒綠的社會。對於意志薄弱的青年人，它的誘惑力，是非常强烈的。時時刻刻，千萬不要忘記過去所寫的苦難。保持冷靜沉着，克苦耐勞的毅力和精神，艱[illegible]

一席長談，先生知道我愛好文藝，鼓勵我們利用業餘時間，多讀多寫，不要讓腦子和筆桿生銹。以後，我每在報刊發表一些短文，先生輒為獎掖鼓勵，並不憚煩，把我的稿費領回，實在使我無限感動。

仁者贈人以言。先生富有意義的語言，是不能用物質價值去衡量的。先生每句話，都閃耀着現實戰鬥性的光輝。它像一枝光芒的火炬，在我迷茫的心靈裏，照亮了生活的道路，而且，將永遠不熄地，照耀着我前進的[illegible]最後一次，和先生見面，是五月二十五日。先生來電召我領稿費。見面時慰勉備至，精神奕奕，一如往日，私心竊喜。

曾幾何時，言猶在耳，先生遽歸道山。噩耗傳來，心如刀創，先生已死。然而，他的創作，以及勇敢揭露鐵幕統治的陰暗，和他長期以來，不屈不撓，大無畏的戰鬥精神，已風行草偃，深入人心，而且，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

註一：「禮」是先生當時考清道伕，沒有送禮，不獲取錄。

讀者親友熱情幫助
張太來信表示感激

萬先生：

振之不幸病逝後，蒙先生以及「萬人雜誌」讀者、海山生前友好熱情助，無微不至的關懷，在此，請大家接受我與振之遺孤的無限感激。除先生發起募集的海山子女教育基金外，

我本人又收到許多朋友的金錢幫助，請借萬人意見一角，發表那些朋友的芳名，並代我再一次感謝他們。

愚張谷志蘭上 六月二十三日

李先生	一千元
莫先生	一百元
何先生	一百元
葉先生	一百元
余小姐	五十元
高先生	四十元
李先生	三十元
曾先生	二十元
香港眞光中學中一星班全體同學	三百二十五元
不平人	五元
李雪君	西餅一打
吳先生	二百元
加拿大讀者：	
林更生先生	一百元（加幣，下同）
許家駒先生	四十元
林仲文先生	二十元
周國暖先生	二十元

英文教科書寫中國近代史很多歪曲事實

萬先生：

自「萬人雜誌」創刊至今，一直成為我除了每天報紙以外的精神食糧。作為一個英文中學文科生的我，對歷史有濃厚興趣。我想在這裏寫出我多年來的疑問：在民國二十五年發生的西安事變，蔣總統被張學良、楊虎城等軟禁，於同月二十五日把他釋放。究竟蔣總統怎樣脫險的？直到現在，我聽到讀到的都是紛紜異說，有的說他面斥張學良，使張不敢剖白直陳心意，後張看過他的文件日記，幡然覺悟，不理楊虎城反對，親自護送總統回首都；有的則說他答應張所提出停止剿共，一致對外的條件，然後被釋。即使我現在所讀之教科書朗文出版社出版的 Notes on Far Eaetern History 1792—1952 作者 Teresa Lawrence 也說是蔣總統答允國共合作，希望代我請教岳騫先生。不過，我總覺得這本書所說之中國近代史，基本上是詆醜國民政府，中傷總統的。如她動輒把蔣介石代表中國政府，實有影射蔣氏獨裁專政。如說什麼蔣介石不想改組抗戰部隊，乃恐怕影響部隊對他的効忠，蔣介石不全力抗日，乃思保存實力，以備戰後對付共黨，反要求提高共黨在抗戰中的地位，把它說成是抗日救國以游擊為主的隊伍。最令人憤怒的是說蔣總統因羅斯福不實現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開羅會議所答應派聯軍攻擊緬甸日寇之諾言，拒絕派兵往緬甸，此說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不知作者是否英人，而香港是英殖民地，所以怕開罪共黨而不惜歪曲史實？但他可曾想到這會使不明實情的香港青年，對國府不滿，對蔣總統存惡感？此外，關於宋子文此人究竟是否如外人所稱貪污誤國，抑或功在黨國？至於蔣宋孫孔四大家族，是否存在於易手前之大陸。對於這些事，我們感到非困惑。當別人如此責罵，我不敢反駁他們，因我不明究竟。

黃湛聯敬上

（編者覆：已請岳騫先生撰文作答，不日刊出。）

分化乎？招徠乎？

哈哈

五月四日在皇后廣場出現的十二人一分鐘示威，參加者已給警方「照單全收」，控以非法集會罪名。當時有一位「僅是拍手掌和呼口號」的「觀眾」，稍後再跑到美領事館草地參加馬拉松式示威，當晚又參加了喊出「抵制日貨、不看日本電影口號的「抵制大會」，然後用「威威」的筆名，在曾經大捧日本電影的「中國學生週報」上寫了一篇替示威分子辨誣的文章，埋怨香港報界沒有支持他們的街頭行動，並且以萬人雜誌作為報界的代表，指責萬人第一八三期釣魚台專號「以釣魚台問題作招徠」及企圖「分化」學生運動云云。

這位「經過冷靜觀察」的「中國學生」，他底「冷靜的理智」，如果不是在一連串的口號和標語之下被衝擊崩潰，就應該把釣魚台專號細心多看幾遍。該期本刊除了重申支持國府循法理途徑向日本政府交涉，確保釣魚台領土主權，主要的是列舉事實報導，指出這個愛國運動在新左派及台獨分子滲透把持之下，已變質而成為將箭頭指向國府的巨大陰謀，提醒眞正愛國人士勿被煽惑利用，被牽着鼻子走向偏激行動而懵然不知，這實在是苦口婆心，事實與情理並重的應有態度。如果說萬人雜誌「企圖分化」，她分化的只是野心家和顛覆分子的陰謀邪說罷了。

一九三五年，共黨就曾經利用學生的反日情緒，派出職業學生滲透挑撥，鼓動「救國」風潮，在新華門前遊行示威，高呼口號指國民政府賣國，使政府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共黨終而得以坐大；前車可鑑，今天中國學生的愛國情緒再一次的被利用，港美同時掀起的示威遊行，也出現「打倒政府」的口號，陰謀分子顯然混水摸魚，趁機對國府孤立、貶抑、攻擊、離間，威威老弟「經過冷靜觀察」而仍要替這種變質行動掩飾和鼓勵，則他「對是非洞察力的程度」眞令人感到意外！

這兒部分的「學生刊物」，借題發揮，肆意攻訐國府，指「國民黨出賣領土」、稱國家元首為「所謂總統」，甚至把國府的聲明歪曲，對正在討好美日的中共的聲明則捧為「一項有力的聲明」，甘心做毛幫的應聲蟲、傳聲筒。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以中華民國紀年的中國學生週報下，竟然也出現類似論調，說出了「我們身處殖民地，不能和自己的國家直接交涉、對抗」的話來，請問：愛國而不支持政府，卻要跟自己的國家對抗，這是什麼樣子的愛國態度？你們埋怨「得不到輿論支持同情」，請問是不是要輿論支持你們對抗自己的國家？

希望該週報的編輯人在選稿時放理智點。如果有人問：週報上連迭刊出「為中共而辯」、「為愛國而辯」的文章，是不是以愛國作招徠，以替中共辨誣作招徠，那時你們該怎樣為自己辯一辯呢？

表的一篇紅綿女入選中共一人代會」被提名。因我自覺寫作能力尚差，雖發表了，都沒領取稿費，一篇捐作台灣風災救濟難民之用，一篇則作爲「萬人雜誌」二週年紀念之用，其餘的張先生寄給我一些書本作算。我曾和他有一面之緣，那是在去年「萬人雜誌」三週年敍餐會上。估不到短短的七個月後，他忽然與世長辭，能不令惋惜！我看到星晚所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獎掖後進的作風，歷歷在目，爲表對他仰慕之誠，特於當晚到香港殯儀館致祭，當時見您和岳騫先生在密談，自己微不足道，默哀後，悄然離去。看到寡婦孤兒，以後的生活教育，將有賴先生和友好鼎力幫助，令死者能瞑目於九泉。我不曉得怎樣才能有所表示，封了二十元香儀，聊表寸心。今後張先生遺孤需要幫助的話，我當盡棉力。我雖是一個受薪者，在能力範圍內，當義不容辭。想起這位可欽可敬的張贛萍先生，深思之下，撰了以下的一對輓聯，我在詩聯方面，膚淺得很，如對仗不工整，請董力行先生斧正。

張贛萍先生千古：

惡耗驚傳，壯志未酬，不能目睹紅朝毀滅，遽爾亡身，使無數熱血青年，痛失良師益友！

死訊乍聞，宏願難償，如獲重見青天光復，慷慨捐軀，令幾許文化鬪士，哀餘寡婦孤兒！

晚余自强敬輓

（民國六十年六月三日）

黃埔軍校同學會贈款張海山遺屬

姓名	金額
羅志明	二百元
陳熙	二百元
高節	一百元
彭清	一百元
向柏炎	一百元
鄧魯生	五十元
黃卓球	三十元
黃敏	三十元
劉寄超	三十元
楊顯宣	三十元
陳驥	三十元
許光中	二十元
梁永元	二十元
黃靈霄	二十元
董威	二十元
余艮誠	二十元
黃武鋒	二十元
夏紹虞	二十元
徐風	二十元
廖凱旋	二十元
金振琳	二十元
蔣繼開	二十元
陳宏志	二十元
雷煥	二十元
宣傳京	二十元
袁子枚	二十元
鄭林	二十元
李世亮	二十元
廖重興	二十元
曾明	二十元
潘志超	二十元
林景文	二十元
鄭武	二十元
鄒鎮岳	十五元
鮑長源	十元
鍾耿	十元
黃炳光	十元
招浩	十元
殷啓權	十元
俞秉雄	十元
林廣德	十元
李政中	十元
陳勁勛	十元
朱曜南	十元
李文錦	十元
宋竹青	十元
徐化銓	十元
袁洸	十元
何濟揚	十元
甯靜	十元
陳繁盛	十元
梁烈勝	十元
彭漢雄	十元
梁正	十元
林速周	十元
吳康鑑	十元
蘇拾	十元
陳寶芳	十元
沈中堅	十元
王中堅	十元
李渤	十元
黃錫祺	十元
劉雲樞	十元
廖中天	十元
楊煥濤	十元
楊達	十元
羅志偉	十元
賴金培	十元
黃英	十元
袁克瓚	十元
黃民新	十元
李帆	十元
郭銘均	十元
陳昌	十元
陳卓漢	十元
勞在權	十元
廖凌雲	十元
張平安	十元
鍾文	十元
高念崑	十元
胡耕辛	十元
梁柏齡	十元
陸萬康	十元
廖經緯	十元
袁達榮	十元
謝天培	十元
李德義	十元
陳志奎	十元
陳定生	十元
蔡祿	十元
萬烈祖	十元
郭炳樞	十元
萬振華	十元
嚴培玉	十元
黃傑	十元
陳昌明	十元
郭中	十元
關秉艮	十元
林偉	十元
何溪麟	十元
陸山	十元
楊全	十元
楊光甫	十元
李茂柏	十元
朱仲希	十元
傅劍輝	十元
張廣平	十元
吳少偉	十元
吳敏	十元
陸志堅	十元
周于冰	十元
方自重	十元
龍慶衡	十元
龍國基	十元
倪竟成	十元
吳超	十元
歐陽濟寰	十元
張乘風	五元
黃權武	五元
陳貴	五元
劉彩鴻	五元
曹晉珊	五元
周在淦	五元
曾紀蕃	五元
周得榮	五元
蘇愛雁	五元
張學彥	五元
李健光	五元
黃偉	五元
馬權	五元
吳宜鑣	五元
高友	五元
胡照林	五元
鄒融	五元
張鼎鏞	五元
楊文榜	五元
陸色	五元
梁傑輝	五元
李志方	五元
周浮萍	五元
黃炳	五元
李平	五元
黃經文	五元
林文	五元
李潢	五元
廖艮	五元
王育民	五元
彭國雄	五元
周林	五元
何彩唐	五元
陳順楷	五元
張公偉	五元
鍾建文	五元
梁成時	五元
張林	三元
蘇鴻孫	二元
何劍飛	二元
無名氏	二元

合共港幣二千三百七十九元正

「萬人雜誌」一定要辦下去！

萬人傑先生：

昨閱報知張贛萍先生已逝世，心內甚難過。張先生是反共鬪士，他編「萬人雜誌」功績不小，現不幸辭世，令人悼念不已！

萬先生，張先生去世，您是失去一位老友及同志，希望您不可因此而消沉壯志，您要與「萬人雜誌」的各位工作人員及各位作者繼續努力，把「萬人雜誌」辦下去！

讀者（六月三日）



萬人意見



反共青年的良師益友

——哀悼張贛萍先生

一個人最悲痛，除了父母息勞歸主外，莫過於痛失良師益友。

我的良師——張贛萍先生匆匆與世長辭，竟這樣突然，這樣出人意外。我除了心頭有訴不盡的悲痛，流乾了眼淚，還有什麼話可說？

「人總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張先生的死，比泰山還要重的。——因爲他，早年爲了國家民族投身軍旅，血戰沙場，出生入死，冒險患難，留下了永垂史册的戰績；因爲他避秦南下，棲居香江，始終站在反共討毛的文化戰綫，面對着兇殘如獸的毛共和變色龍——「台獨」分子堅持奮戰，不畏生死，是一位永爲後人稱頌的至死方休的英勇的文化鬪士；因爲他對年青一代的反共志士關懷備致，栽培良多，永遠是年青人的表率，永遠是反共青年的良師！

張先生英年溘逝，使我痛心，使我惋惜！是我逃出生天，獲得自由以來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擊。他的笑音容貌，無刻不浮現在我的胸際；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反共精神，將永遠鼓舞着我勇往直前，與毛共血戰到底！

我自六九年冬抵港後，就聞張先生的大名，於是急不及待購閱「萬人雜誌」。後來我曾斷斷續續寫過幾篇極不像樣的稿子，投去該刊，張先生並沒因我滿篇「大陸字」而厭棄，而是耐心給我改正錯別字，删改不通順的句子，刊了出來。若不是張先生關心青年，愛護年青一代，像我這樣的劣作，在老編眼裏恐怕丟在廢紙簍裏還嫌費手腳。後來竟出乎我的意料，張先生給我一封信，信中對我們逃港反共青年的稱讚，眞使我愧不敢當。後來我再給他幾封信，因他工作忙，沒有回信，使我甚感不足。我敬仰他的大名，早想一見他的英姿，只恨無緣謀面，常使我懸掛心懷。

去年雙十節，一位前輩特邀我慶祝聚會，也許我有福，我夢寐以求的願望得以實現，見到了張先生。他對人和藹、親切、慈祥，沒有半點架子。他用手緊握着我，問我的悲慘際遇，當我說到悲痛時，他那雙隱在眼鏡片的眼睛，也閃着激動的淚花。接着他給我談了反共的前途後做人的道理，使我茅塞頓開，得益難量。張先生給我第一次印象，終生難忘。

此後我曾有一個難得的機會登門拜訪，他十分客氣請坐，並親自倒茶。我激動得呆呆站着，這一切，難道是老編對待一個鄙微的難胞青年應有的禮節麼？然而，這是事實。他再請我坐下後，我才向他請教了一些問題，他不厭其煩一一作答。最後我向他表示說：「我們大陸逃港青年無刻不想打回老家去，解救我們苦難的七億同胞。」張先生親切地勉勵我：「香港是反共的前哨，有志氣的反共青年，不能光喊口號，要腳踏實地做起。如果反攻號角一响，我會立刻重披戎裝，血戰沙場！」他這番氣壯山河的話，不僅成了我的座右銘，且像一面鏡子，時時使我反省自己，時刻不忘要爲自己的祖國與民族多盡點責任。

他對大陸逃港青年的生活也很關心。有幾個剛從大陸逃來的讀者，投書「萬人雜誌」，說是「上無親，下無故」，生活工作沒着落，張先生除親自介紹三位到觀塘某工廠做工外，還特別介紹了兩位給我，要我幫他們找工作，安排他們的生活。他給我來了一封短信，其中一句說：「我們今日要互相幫助，團結一致，共渡難關，希幫忙兩位難友搞掂。」張先生的這番話，如今只留給我苦痛而深沉的回憶。

張先生永別我們去了，我痛失良師，欲哭無淚，我只得忍着悲痛，草書數言，以寄我的哀思。

張先生永離人世了，他生前與人的恩恩怨怨，也隨着他的亡靈而一筆勾消。他生前的是非功過也應蓋棺定論。那些視張先生如死敵的「同是一代天涯淪落人」這回該眼閉了吧。他們的眉開眼笑和狂歡，非但使我厭惡，而且使我憤怒，我覺得，一個人生在世上，只要是忠於國家、熱愛民族，就是一個偉大的人，就應受到後人尊崇與懷念。只要他捨己忘我，樂於助人，團結同志，打擊敵人，永遠無愧爲一個崇高的人，完美的人，英雄的人！

張先生——我的良師永逝了，我只能以淚當苦酒，將自己沉醉於苦痛中。當我甦醒時，我要咆吼！我要揮拳！我要痛下決心，面對着張牙舞爪的毛共魔鬼，形形色色的小爬蟲、變色龍，我要拼命！我要搏鬪！我要實現張先生的遺志——萬民同歡反攻復國的偉大勝利！

永生

老張熱心扶掖後進 筆戰青年深爲佩服

萬人傑先生：

我之認識有張贛萍其人，是始於「星晚」副刊「綜合版」的連載「彈雨餘生述」。在這本夫子自道的巨著裏，他便成爲我最欽仰的作家之一。自此之後，我時常留意他的作品。後來他和您合辦了「萬人雜誌」，我更成爲長期讀者之一，也是我和他神交的開始。他的一篇「由這一代說到那一代」，惹起我對他有所辯論，在第七期的「萬人雜誌」，便刊登了我給他的信。由那時開始，我們可以說是朋友了。他曾鼓勵我寫作，用「余自强」筆名在青年園地發表過的有：「回鄕小記」、「執友記趣」和「問津記」等三篇，和用「香港客」筆名發

歸聲劍影錄

那時距離召見時間，大約還有十分鐘，所以，那職員便飛奔入會場去了。這時廣場上只有我和康澤先生二人，他大概見我能準時到達，對我發生好感，而且尚有一段少少時間，便和我談話起來，他首先問我道：「你不是因中央所發的旅費不夠，而請求補發嗎？」我答道：「報告秘書長，實在是不夠！」他很鄭重的對我說：「我知道，你在回去的時候來見我，如果中央不補給你，我康某也補給你。」我估不到康秘書長竟如此關心到每一個代表，便很衷誠的向他致謝上「謝謝秘書長的關懷」。他跟着對我道：「你回去之後，有什麼困難寫信給我吧！」我還未表示感激，他又跟着說道：「我也知道有一部份代表對你很敬重，所以也選你爲中央幹事的候選人，但主席團覺得你年紀還輕，很可能將來候選名單沒有你的份兒，也好，太早爬上最高層，站得不穩，跌下去，便永不能再起，不如在底層一步一步的爬上來。」這寥寥幾句話，充滿了人生哲理，也提示了政治哲學，實是青年人的座右銘，以一個叱咤風雲，使軍閥聞而生畏，身佩九印的別働隊首長，竟如政壇老手，句句至理名言，使人折服，我不禁肅然起敬的道：「感激秘書長的教導，使我終生不忘。」

談到這裏，代表們已紛紛出來，也不便單獨談下去。這天，召見共十二個代表，連我在內都到齊了，由康澤秘書長率領，到 團長室晉見，其中有書生、有高級軍官、有高級行政人員，都分別召見了，不免垂詢及訓勉一番。

大會閉幕之後，因粵南六邑糧荒，緊急救濟案雖已在大會通過，復蒙 團長批示：令開建、封川兩縣的餘糧，火速運六邑救濟，如有延誤，軍法從事的飭令，但公文旅行，到省級時，恐大兜圈子，則嗷嗷待哺的饑民，如鮒魚的待西江之水，行將涸枯矣。

以救災如救火，促督之責，我應毋旁貸，故不願多事逗留，即兼程南下，遄赴曲江，向粵糧政局協商撥糧，剋日運送。所以不等待中央准否補發旅費，亦雅不欲以這小事來麻煩康澤先生，故在匆匆南歸之時，亦沒有打擾他之必要，我是一個硬傢伙，不肯無事獻殷勤，而且南歸以後，工作上也無困難，故除公文向組織處報告外，亦從未向康先生有過任何的請求。

至民國三十三年，日寇採迂迴戰畧，企圖佔湘桂而犯桂柳，繞攻貴陽，側脅重慶，以逼中國作城下之盟。華南派遣軍的日敵，爲配合此項行動，特從廣東的三水沿西江進犯，先攻陷肇慶，然後分路陷德慶、雲浮、鬱南，再溯江而上，進犯梧州，結果，桂、柳、梧州均淪於獸蹄之下，西江以南的一帶，淪爲敵後的自由地區，無法與重慶通訊，一切工作均是自動自發，得不到中央團部的指示，這時縱有困難，也無法向康澤先生報告了。

抗戰勝利，忙於復員，紛擾數月，始恢復常態，與中央正常聯絡，才知康澤先生已交卸了中央團部的組織處處長，再爲詳細打聽，洞悉康澤先生的下台，乃張治中所玩的手法，以考察的名義，出洋去了。

康先生自北伐以還，置身行陣，尤其是主管別働隊而後，或深入險地，出奇制勝，或攻其無備，飛將軍從天而降，或滲透敵，瓦解鬬志，東征西討，戎馬倥傯，席不暇暖，一旦得卸仔肩，鞭絲油車，漫遊海外，正賞心樂事，人生難求也。奈何受人排擠，悵然去國，政治傾軋，果如是乎!?不禁爲國家悲也。

只有祁福添外，旅途愉快。後來，馬歇爾七上廬山，以史廸威去職之事，心存私恨，左袒中共，協商破裂，於是戡亂軍興。後來，我在穗閱報，知康先生奉檄襄陽，擔任綏靖司令，當時我總覺康先生任非其時，也任非其長，久不作帶兵官，置於兵家必爭之地，險事也。康先生長於神出鬼沒的別働工作，陣地戰非其所長，何況其所指揮者夙無淵源，誰能効死，勉其所難，非知人善用也。後來死守孤城，外援不繼，康先生平日忠於 領袖，素爲軍閥所側目，坐視不救，事屬必然。況變生於內，於最後碉堡被陷時，拔槍自殺，未果，被俘華中，二十年來，音訊沉杳，以中共切齒之人，身陷魔掌，景況如何，不問可知！康先生臨危受命，明知不可爲而爲之，其忠烈之風，於爭先於「陣前起義」之際，又誰人可及，故康先生之被俘，與戴雨農先生之撞機殉難，同爲國家之損失。

康先生以別働隊建立殊功，聞軍統中人，甚多爲其袍澤，當康先生之回國也，應發展其所長，使之接長特種任務，則人事配合，以重振當年雄風，奈何用非其長，致援絕被俘，哀哉，所謂「親者痛，仇者快」之事也。

聞康先生愛護袍澤，追隨其鞭鐙者，無不樂於効命，豈其眞有感人之道乎!?我回憶在抗戰末期，中央團部對我有兩項甚爲過愛之事，想是康先生或未遺忘這位不善逢迎的南蠻子呢！一件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間，命令我這個單位，舉辦暑期服務團，撥給經費大洋十萬元，那時大洋雖然貶値，但未如戡亂期間之甚，所値不菲，故數目也頗爲龐大也。但這筆款，後來大概也因日敵沿西江進犯，西江南岸的地區淪爲敵後的我軍守區，故也沒有滙到給我。惟當時奉令辦理者，全國僅有四個單位，我所主持者爲其中之一，大概重視這個單位於兩年間，能由丙級機構，直臻升至甲級也。我奉令後，即加緊籌備，成立暑服工作人員訓練班，所有幹部由幹事至區長，一律參加受訓，並訂定暑期服務工作中心：

（五十二）

抗戰從軍記

許吉年

蓮荷村民十餘家，偏處一隅，全都務農爲業，由於我們駐軍紮營，人數又多，而且大部份可從家中滙錢接濟，補助零用津貼，所以村民廣闢財路，紛紛兼營小商店，麵點糕餅、香烟水菓，以博取蠅頭小利，我們課畢操完，蜂湧而前，大有水洩不通人滿之患。我們這些「富家子弟兵」，紈袴出身，真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不知稼穡之苦，揮霍無度，一擲千金。但自從投軍以後，一把雨傘，一把牙刷，此外身無長物，走遍天下。日久天長，日濡耳染，也習慣了「神仙、老虎、狗」的多彩多姿的軍人生活。畢竟也是從學校走出，才入軍營，而且大敵當前，壯志如虹，所以也絕沒有沾染上一般腐化墮落的「兵油子」的惡習，不嫖、不賭，更遑論抽大烟了。戰爭有破壞毀害的一面；也有建樹新創的一面，在抗戰大洪爐中，去蕪存精，新陳代謝，時代在進步，國家在發奮，勝利的曙光已展顯在眼前。

當年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政治主任鄧文儀將軍，英年有爲，喜愛接近青年學生，對我們從事遠征的健兒，尤表關懷、愛護。每逢週末假期，必從鉛山駕車趕來，和我們同歡共樂，有時率領演劇隊，有時派遣音樂隊，歡樂通宵達旦。他的妹妹鄧文瑛小姐，也是我「教五團」從軍女生之一，可謂愛國不甘後人。

三個月的入伍訓練結束之時，也就是驪歌聲起，我們遠征出發之期。

美中不足，而令人遺憾的是臨出發前夕，突然接奉命令：「女生大隊停止出發，資送附近各校繼續求學。」一從然言些報國役敢不讓鬚眉的現代花木蘭，聲淚俱下，陳情要求，還是請求不准，所願難償。後經政府勸告，並說明了其中的苦衷：當時在印緬戰場上，並肩作戰的各國盟軍，良莠不齊，軍紀敗壞，竟辱及友軍女戰士。我政府當局，爲了避免引起邦交不睦，始萬不得已出此下策，釜底抽薪，免蹈覆轍。所願不遂，遠征夢醒，終於她們在婉勸下，又重回學校繼續求學。

我親送女同學陳蘭蘇到河口鎮，代她僱妥去福建永安的便車，離情楚楚，臨別依依，我即在她的紀念冊上，題了十個大字：

「英雄志不短，兒女情亦長」。黯然魂消，唯別而已！

出發遠征，贛南見聞

南北馳驅報國情，江花邊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

明戚繼光　馬上行

民國三十三年爭暑奪秋的時候，我「軍政部教導第五團」自江西橫峯蓮荷村出發，遠征印緬戰場。

先一夕，鄧文儀將軍陪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親抵蓮荷送別，並舉行聯歡晚會，通宵達旦。東方微白，又在晨曦曉風中舉行升旗典禮，顧祝同將軍親贈「東南健兒」錦旗一面，以壯我等行色。

軍旗召展，驪歌聲起，顧祝同將軍與鄧文儀將軍分站軍營大門口兩旁，一一與我們握手作別。其時也，既無「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的悽哀場面；也無「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悲烈情緒；有的僅是：慷慨、激昂、堅定，樂觀必勝的信心及熱情。

別兮蓮荷！別兮家園！別兮祖國山河！

我們這次行軍路線，原擬由贛東徒步經贛南，越大庾嶺至粵北曲江，然後循粵漢路北上，轉湘桂路經貴陽而昆明，再搭機飛駝峯至印度藍姆伽訓練基地。

宿橫峯、穿弋陽、經貴谿、過金谿，沿途萬人空巷，夾道歡迎，尤其學生們紛紛投效，隨隊出征者，更非少數。

越南城、到南豐，喜見盟軍機場在焉，吉普車馳騁街頭，銀翼凌空，終日翱翔大際，制空權完全握在我手，經過七年長期艱苦奮戰，顯見形勢已對我有利，最後勝利指日可待。

走廣昌、抵寧都，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上官雲相將軍駐此。

寧都爲當年中共在瑞金時代的前哨重地，久經戰陣，所經鄉村仍可見十年前國共雙方所寫標語口號，赫然仍在。

過雩都、到贛州。這是當年馳譽中外，萬人矚目，世稱「新贛南」是也。

時人評論「新贛南」者多矣！毀譽參半，貶褒互見。筆者此次行軍途經贛州，原定計劃在此小憩逗留三天，殊不知臨時變卦，奉令停止待命，竟被阻困在此五個月之久，因而對這嚮往已久的「新贛南」，亦如懷着「朝聖」的熱忱誠敬，多加留意察訪，雖是走馬看花，所見所聞也有限，況且知人論事，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唯力持客觀公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以一己管窺，爲當年蔣經國先生治下的「新贛南」，畧作註解、描摹，以饗關懷當日這一號稱「聖地」的讀者諸君。

（七）

的結束與內幕作出介紹，而且將領導及參與此運動的人員，如何由香港到達東京、冲繩、塞班島等地之後，其人事上之鬪爭變化，每種人的心理情緒及生活實況，與中、美合作情形，逐一分析。

這些資料是中國人想知道，美國人怕見到的內幕資料。因此，「自由中國運動見聞錄」一出版，在市面發行不到一個星期，便由在香港的美國人出面，透過種種關係，將此書出高價收買了，並要毀滅永不再出版。據印刷發行的數字，與收回的數字，相差不到十本。因此，這本爆蔡文治內幕，出美國人乖醜的「自由中國運動見聞錄」，出版了亦等於未出版，外人見到，購買的少之又少；收藏至今仍能保存完整的，除我手邊這一本之外可說絕無僅有。由於得來不易，收藏更不易。故彌覺珍貴。惟從該書註明是「自由中國運動」「第一集」看來，作者把握的資料當然不僅於此，還準備出第二、三……集的，可惜抵不住「美鈔攻勢」，不但二、三集未能面世，連已經出版的第一集，也被美國人收買回來焚毀了。如果我不是千方百計，輾轉設法找到這冊海外孤本，今日重刋於「萬人雜誌」的話，這一筆糊塗爛賬，將要永遠湮沒，爲此運動死去的愛國靑年，也要寃沉海底！我對這部份資料的處理，也煞費苦心。原想全部改寫，經我看了三次全文之後，又覺得改寫並不妥當。因爲這是作者親身經歷的目擊事實，人、時、地記敍分明，絕無誇張揑造的成份。這一點，從此書一出，美國人便慌了手腳，不惜高價收買要求毀版，這一事實看來，其眞實性是百分之百的。其記敍的方式，與文字的表達，雖沒有做到盡善盡美。對這種報導文字，主要的是求其「眞」。故不擬捨本逐末，將它改寫。但爲了避免過分重複與累贅，我只將第一章「蔡文治與香港」已經粗枝大葉記敍過，而這本「自由中國運動見聞錄」也有記敍的前三節：「先由抵抗運動說起」、「亞洲版」、「美國人與蔡文治的關係及合約」（按：即蔡文治與馬歇爾、齊南、蕭夫人——本文改稱「蕭太」的關係及所簽合約。）全部刪了之外，以下各節，則只加小標題，及畧文字及人名的些許增刪塡充。本章所記各節，尤其是人事上的看法，與第一章雖畧有不同之處，但其本質是一樣的。故不擬强以爲同。此外，作者東方儀的一篇「序文」，則一字不易照刋於下。從此序文中，可以見出作者寫此書時的悲憤心情。

東方儀所作的序文　心情沉痛滿腔悲憤

序

惟有檢討才有進步，失敗的教訓就是從檢討中得來。所以不斷的檢討，也就是不斷的進步。面對我們共同的敵人，我們所採用的政畧政策，也須這樣。

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的不同，端看人民有無自由去衡定。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更爲自由之重要者。民主國家並不是沒有錯誤，而貴在其能接受輿論，把錯誤改正過來。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民，言論，出版自由，便是其督促政府改正錯誤，令政府進步的惟一武器。在今天的環境下，生活

補和，一方面向自由世界指出錯誤，達到檢討進步目的；另一方面向歷史交待一件大事。我們以如此態度寫這一本書，也用如此心情報導一件事，可能當這一本書，刋行了以後，引起幾個不同的想法與看法，因之，在本書付印之初，特別要對這些問題交待淸楚。

第一，我們想到的，這一集書因爲是我們反共的人寫的，當該書刋行了以後，稍稍起了一點替我們的敵人「張目」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寫此書的人，考慮也討論過，我們認爲一個病人諱疾忌醫，不但於病無補，而且使病的發展蔓延，滋長下去，只會造成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不治而死，從這一點上去分析，應該是得多於失。

第二，這一集書刋行了，美國朋友看到了，當然認爲是揭他們的「瘡疤」，打擊他們的威信。然而既稱爲朋友，那麼不應該替他澆一澆冷水，令他們那一種只講今天，不重昨天，沒有明天的現實主義，自驕的優越感淸醒一下嗎？而且本書指出的，又是美國人中少數的少數。我們想當他們淸醒以後，就該知道，爲什麼受他們援助的國家，要罵他們的原因了。

第三，我們猶記得在大陸變色以前，美國人要劃掉中國人的朋友，而向共產黨送秋波。後來韓戰發生了，於是美國人又想起了中國朋友，一方面對台灣的國府加以援助，另一方面卻支持第三勢力運動搗國府。當韓戰沒有打出一個名目來以後，和談了，不打了。對中國呢？於是又把搗國府的第三勢力送到台灣去，這一方面又在和中共談判。到目前爲止，所謂「日內瓦精神」，能夠變出一個什麼名目來我們不敢預測！不過，我們回憶以往，看一看目前，似乎我們反共的中國與反共的中國人，變成了皮球，在任美國人踢來踢去，這一點我們體會到，我們不能不寫出來，向美國朋友說個明白，並要我們中國人自己惕悟！

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光復中國，還是中國人自己。仰賴外援，借重外力，除了供人家像皮球一樣的踢而外，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自由中國運動」的結局，結果吃虧的還是中國人自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一個教訓希望我們中國人要記取。

第四，「自由中國運動」是大陸變色後，因中國人民抗暴運動而產生的團體，是中國人反共史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更因這一件事，美國人在中國人頭上記了近一億美元的黑賬。當然，既是中國人的一件大事，我們就不能把它永久的放在美國人的保險箱內。而且這一億美元的黑賬，應否由中國人償還？我們應該對我們不知其詳的中國人，作一個交待，並替我們中國人反共抗暴史，留下一點記錄。

基於以上的考慮和分析，我們不願作更多的理會。謹以此獻給我們正在困苦艱難中，抗暴奮鬪的中國人，並獻給我們的朋友，且並希望關愛我們的人給我們以指正！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作者序於雙十節

（十）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並且世界上又那有把自己丈夫的母親，當作「白撞」的外人，而報警捉人的事呢？但是原告在場，所以這兩位奉命辦事的警察，也就不聽蔡老太太的分辯，連同孩子們，一起捉到警署去交差。

可是，當查明事實眞相，知道這確是蔡文治的母子之後，警署便通知蔡文治本人前往保釋，以便銷案。料想不到這位「反共反台」、「為國為民」的蔡文治將軍，竟然相應不理。結果，還是由警署再派警察把這位蔡老太太與少爺，送回到大埔墟去才算了事。

兒子大發洋財　母死無以為葬

荒謬絕倫的事情還不止此，自經過那次兒子媳婦不認娘的一幕之後，蔡文治便遷居九龍靑山道，從此根本不把住址告訴在大埔墟的家人。後來到了東京，去了美國，也從不與他的母親和哥哥通信。而這位飽經憂患，教子成了「龍」的蔡老太太，便在蔡文治「威風八面」「名利雙收」的盛況之下，因為受不了這等忤逆不孝的刺激，抵不住這種窮苦無告的煎熬，到一九五三年春間，便一病不起，與這「冷酷的人世」作了永別長辭。

蔡文治的哥哥，也是一個窮而且硬的漢子，在當時家徒四壁的困境下，母親的屍體停留在「床」，無以為殮。而蔡文治的通信處，及他在香港許多拿美鈔的機構，他哥哥均無法獲悉其住址，便只好登報尋人，並報母喪。這段新聞，老香港的讀者是不難記憶的。自報紙上的尋人啓事，與報喪訃聞同時刊登之後，「自由中國運動」駐香港辦事處主任黃×衡，即電請示他們的「三軍總司令」蔡文治將軍，究竟如何辦理？誰知此電拍去之後，竟也渺無消息，又是一個「相應不理」。到後來還是由「自由中國運動」在香港的一般同寅，大家湊合了一點錢，送去給他的哥哥，才把這位「名聞中外」的蔡文治將軍老太太的屍體，草草成殮。至於他哥哥和他兩個小兒女，以後景況的悽慘，讀者們也便不難想像了。

蔡文治雖是一個留學美國的中國人，像他這種不孝不義又不慈的作為，在中國固然絕無僅有，恐怕在美國也不見得能找得出來。有人說他這種不認娘親，不顧手足，不要兒女的作風，是學到共產黨的所謂「丟包袱」母親生不養，死不葬的人，在我們這個注重倫理的國家裏，眞的一旦會發生什麼奇蹟，被他取得了「領袖」地位的話，他的作風，恐怕連今日把中國大陸弄成天翻地覆鬭爭父母的毛澤東，也會望塵莫及。

蔡文治名臭利就　論財富遍及東亞

我們站在「反共復國」的基本立場，對任何一個為「反共復國」而努力的「人」或「事」，不管他是第幾勢力，是不應有半點幸災樂禍的心理。惟望他們所努力的能有所成就，這才是我們流亡者共同的心願。所以，筆者寫本文時，雖然這些資料都是「幕內人」提供的事實，但每當寫到蔡文治的「自由中國運動」因「自欺欺人」而遭受到挫敗，把一百多名熱血有為的青年，為彌縫自己的謊言，而盲目空降大陸去無謂犧牲時；及國際友人花上數以千萬計的鉅款，被這般人弄到這麼一個不癢不痛，不可收拾的局面時，筆者個人的心情是異常沉痛，想必各位讀者也會有此同感。蔡文治「自由中國運動」的組織，雖然龐大得驚人，可是他本身到底有多少力量？在這三年來，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以上雖然有過詳盡的報導，現在我們再把他歸納起來，他除了羅致訓練了一般既不容於中共，又不滿意台灣，而僅是因蔡文治能給他們每月拿美鈔，過着安定舒適生活的軍人一千多名外，不但大陸的游擊基地沒有一個，連美國人向他們退而求其次的敵後情報，策反與組織工作，除華中、華南稍有一點表現外，若說有什麼重大的成就，那是根本談不到的。

至於蔡文治本人，他這次搞的「運動」，雖然對「自由」，對「中國」均沒有成就與貢獻，但是他個人的財富與所得到的「利益」，卻是驚人的。他在美國人面前的「信任」雖然七折八扣；而他所得的美鈔，卻是十足的，不折不扣的。在香港、東京、菲律賓等地，都有他化名投資的生意，及可作貨運的輪船。所以，如果純從「名、利」兩字去衡量蔡文治，其名雖臭，其利則是成功了。至於以後悖入悖出，「強盜被賊刼」所弄出來的「內部造反鬭爭」，那是以後的變化，本文不擬贅述。

本章所報導的，只是蔡文治與香港有關的一部份，對於他所辦的學校

我們去「攻夫從紅葉莊跑，可是，見到的只是一羣公安局的「白狗」，還牽着一條大狼犬東聞西嗅四下竄，公社書記，治保主任全來了，好大的陣仗！

慘的是紅葉莊的「五類分子」，全被扣押起來，折騰了大半日才放人，什麼結果都沒有。

不多幾天，李小山突然失踪了，場裏經常有人不聲不響溜回城裏去的，初時大家也不以爲意，可是，從此就再聽不到他的消息，好像這世界上從沒有過這樣一個人。

想不到，今天我們又見面了。

「田韋，其實，我不姓李，我姓趙；和你一樣是『地主仔』，紅葉莊，紅葉莊才是我家鄉……」

「什麼？」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說什麼？」

「你聽我說吧——

一九四九年，我爸爸在戰場上犧牲了。媽媽帶着姐姐和我回到了祖家——紅葉莊。剛安頓下來，共產黨就來了。緊接着『土改』像狂風暴雨撘到了紅葉莊，我家是『地主』『反革命家屬』，媽媽每日都被拉去鬪爭，受盡了汚辱、折磨，加上爸爸死亡的打擊，媽媽終於倒下了。

那時，我才五歲，姐姐也只十七歲，姐弟倆除了痛哭，又能做些什麼呢？幸得幾個本家幫助，媽媽才草草葬了。

就在媽死去的第三天那夜，外面下着滂沱大雨，莊裏的民兵隊長趙黑牛衝進家裏，喝令姐姐跟他到農場去算賬，姐姐含着淚哄我睡覺，披着簑衣跟黑牛走了，我雖然怕黑，但更怕拿着槍的趙黑牛，嚇得哭都不敢哭，瑟縮在牆角裏，不知什麼時候睡着了。半夜，一聲驚天動地的霹靂驚醒了我，閃電撕裂了漆黑的夜，一個披頭散髮的人撲進屋子，我嚇得尖聲叫起來，那人一把抱住我，喚道，小弟，是姐姐，別怕，是姐姐……我撲在姐姐懷裏，姐弟倆緊抱着痛哭起來……

從此，姐姐變了，整日不聲不響，常常獨自悄悄的流淚，原來紅潤的臉孔也變得憔悴蠟黃，一下子變得老了。

日子在苦難的漩渦裏打着轉，紅葉莊的楓葉全紅了。

一天，莊裏來了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她是我的老奶媽。不知從那裏聽到我家的慘變，特別從廣州跑來找我們。

奶媽老淚縱橫，摸着姐姐和我的頭，哽咽道：『孩子，想不到，一年不見……孩子，苦了你們……』

當晚，姐姐和奶媽儘在說話，姐姐哭得很是傷心。

第二天，一早，奶媽就帶我離開了紅葉莊，姐姐直送到白雲崗上，哭着吻我：『小弟，以後要聽奶媽的話，奶媽帶你到廣州去，知道嗎？』又對奶媽說：『奶媽，小弟就交給你了。』

奶媽流着淚：『玉婷，你多呆一月半月，我帶阿弟先走，一辦好手續，我就來接你，千萬不要胡思亂想……』

一個星期後，奶媽接到了一封信，她邊看邊流淚，未看完就抱着我痛哭，喃喃道着：『苦命的孩子……』

從此，我改叫奶媽做媽媽，我也改成了『李小山』。

媽媽在茶樓裏掃地、倒痰盂，一手把我養大，供我讀到了高中。就在高中畢業那年，媽媽得了重病……

臨死的那天，媽媽把保存了十幾年的那封信取了出來，原來是姐姐寫的，信紙上淚痕斑斑：『……我沒有面目再活下去了，這世界我毫無留戀，所牽掛的只有一個年幼的小弟，媽把他交給我，今天，我再把他托給你了，奶媽，小弟是你奶大的，他也是你的孩子，你老人家的恩情，我來世作牛作馬也報答不盡。

待他長大了，告訴他我家的血淚史，教他要做個好男兒，告訴他「紅葉莊」的故事……』

媽媽喘着氣道：『小山，好孩子，媽媽不能再帶着你了，別哭……你是大人了……記着，你不姓李，你……姓趙，姓趙！別忘記……「紅葉莊」，別忘了，姐姐……趙黑牛……趙黑牛幹的……孩子，媽，要……走了……』

從此，我失去了唯一的親人。我痛哭一場後，擦乾了眼淚，把悲傷埋在心底。我唯一的念頭就是報仇！報仇！紅葉莊！趙黑牛……報仇！

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死去的親人有靈，上山下鄉運動把我下放到『白雲崗農場』。我當時的心情興奮，激動又帶着一分哀傷，毫不猶豫踏上通往故鄉的道路。

來到『白雲崗農場』，我不斷的暗中打聽趙黑牛的消息，可是，幾個月過去了，一直沒有什麼線索。

認識的陳菊香後，初時，我是希望從她口中探得一些紅葉莊和趙黑牛的情況，可是，日子久了，我卻暗暗的對她有了感情……我愛上她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她是有夫之婦，她丈夫趙志强正在東北服役，是個軍官，我警告自己，不可以，決不可以！

可是，我控制不了感情，我愛她，我深深的愛上了她……她和我一樣，是這麼的愛我，愛得這麼的癡情……我們墮入了這不幸的深淵裏，我們不能自拔，終於發生了關係……

她告訴我，趙志强大了她足足二十歲，他們結婚是憑親戚介紹的，他是軍官，嫁給他，生活有保障，可是，他們間並沒有感情可言，她並不愛他！

我們曾計劃好一齊離開紅葉莊，偷渡到香港。

在一個月黑星疏的夜晚，我們在紅葉莊後的窰洞裏幽會，無意中，她說出趙黑牛這個名字，原來，趙志强就是趙黑牛，就是當年的民兵隊長，就是我要找的仇人！

當年，趙黑牛汚辱了我姐姐，害死了我的親人，今天，我又戀上了他的妻子……這是『報應』？這是『天理循環』？可是，我愛她，我深深的愛她！天，這叫我怎麼辦……

我下決心和她一刀兩斷。不能，我不能要仇人的妻子做我的終身伴侶，幾次，想把這一切告訴她，說到嘴邊我又失去了勇氣，我愛她，我不忍叫她傷心……

（下轉第十四頁）

每期完小說



紅葉飄飄

——田韋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和李小山又見面了！一別六年，想不到，在他鄉異域再見到。這世界，眞是說小不小，說大不大。

兩人興奮得直拍肩膀，心裏的一大堆話，反而一句也說不出來！他就住在附近，所以，把我拉回家裏去，六年不見，我們要痛快的暢談一宵。

他自己住了一層樓，背山面海，環境優雅。我坐在軟綿綿的轉椅上，轉了個圈，十分舒服。

「小山，看樣兒，你混得蠻不錯，你是想不到，說實話，我還以爲你早『報銷』了！」我笑着。

他笑起來：「天堂不要我，地獄我不願入，只好在這世上混下去了。」

「當年你一句話也不說，就悄悄的離了場，害得我們到處找！你究竟怎麼搞的？這樣神秘？」我算起老賬來。

剛還一臉笑意的他，一下子沉起來，低下頭，苦笑着不出聲。好一會，緩緩掏出張名片遞給我。

「××髮品公司經理，趙李山。」我皺起眉頭，莫名其妙：「這是誰？幹什麼？」

「是我。」他苦笑着點點頭。

「你？你別和我打誑好不好？」我有點沉不住氣。

「是我。眞的。」他說：「你進去看看吧。」他指指一個房間。

我疑惑地推開房門。這是間臥室，地下鋪着地氈，很是豪華，可也並沒什麼特別呀！我踏進裏面，仔細觀察，發現牆上掛着一幀大相片，是個年青女人的頭像，明眸皓齒，臉頰兩個深深的酒渦，似乎在那裏見過，是誰呢？記憶力眞差，一下子就是想不起來。

我走出來：「小山，那女人是誰？好面善！」

他抬起頭，苦澀地裂裂嘴：「你還記得紅葉莊吧？」

「當然記得！」我不以爲然：「和我們農場隔鄰的紅葉莊嘛！那又怎……」猛然，我想起來了，是她？是她？不錯，是她！我的心激烈的跳起來：「是陳菊香？是她？」

「是的。」他重又垂下頭：「是她，是陳菊香。」

往事，海浪般的在腦海翻騰、交織、混亂，但，我已感到了不妙，一種可悲的氣息……

「是她。她死得好慘……我，我害死了她……是我，是我害死了她……」小山雙手掩着臉哽咽。

我木然地站在那裏，震驚得不知所以。

「我不知道她會這樣死心眼，就像，我姐姐……姐姐……她死得好慘！」他痛苦地搖着頭，大顆的淚珠從指縫間掉下。

我鎮靜下來，給他斟了杯熱茶：「告訴我，小山，是怎麼回事？」

他喝了口茶，歇了口氣：「田韋，六年前，我們在『白雲崗下放青年農場』的時候……」

顧名思義，「白雲崗下放青年農場」全是被「下放」的城市青年。一羣出了名「難搞」的傢伙。像李小山，他出身工人家庭，高中畢業，在場裏是個風頭挺健的人物，敢說敢做，什麼看不順眼就開轟炮，誰的賬都不賣，連場黨委書記都怕他三分。又聰明、英俊，能唱能跳，女孩子沒一個不喜歡他的。

我和李小山是一齊下放到「白雲崗農場」的。到場不久，我們就認識了陳菊香。初時，只知道她是「紅葉莊」的幹部，紅葉莊和白雲崗是隔鄰，許多時都要接觸，陳菊香是紅葉莊的「共青團支部書記」，又是「生產隊長」，莊裏負責和農場聯繫的都是她。李小山還會對着她的背影不屑地撇撇嘴：「團支書記，什麼好東西？哼！」

半年下來，我們對她的印象全變了，她雖然是幹部，卻全沒那股討厭味兒，我們這些下放青年倒挺合得來，見了面，大家都有說有笑的。好幾次，開什麼「聯歡晚會」，李小山及她合唱，什麼「草原情歌」、「滿山葡萄紅艷艷」，兩人表情十足，唱得十分好，博得掌聲如雷。

我私下裏笑他：「小山，你們可眞是天生一對哪！」

「瞎說！」他笑着道：「人家是有夫之婦，她那當兵的丈夫聽見了，不扭斷你脖子才怪！」

「她丈夫可不是千里眼，順風耳，東北隔這裏千山萬水，他聽不見，哈哈！」我笑他。其實，他心裏是很喜歡陳菊香的，我看得出來。

後來，我發覺他變了，變得沉鬱起來，經常鎖着眉頭，心事沉沉的。問他，他說沒這回事；再三追問，他瞪我一眼，掉頭就走。

我知道他心裏準有事的，可是不知道什麼事。

紅葉莊四圍的楓葉全紅了，紅得像滿山遍野燃燒的火。秋天了。

那天，我們已在收割稻子，場裏的小鬼從崗上奔來，老遠就在嚷：「不得了啦，不得了啦，紅葉莊鬧人命了！」

李小山突然臉色煞白：「什麼，他說什麼？」

小鬼跑前來，機關槍掃射般的道：「哎呀，好得人怕，給水泡得發漲了！貴隆媳婦早上去井裏挑水，吊上個鞋來，嚇得暈了……」

我喝住他：「小鬼，究竟是誰死了？」

「陳菊香，紅葉莊的陳菊香呀！」

像晴天霹靂，大伙兒全傻了！陳菊香，是陳菊香？

李小山緊抓着我的手臂，身子劇烈地顫抖着。

但，他往往被人愚弄而不自覺。

和趣聞

王代民

被愚弄的趣事

這裏介紹他兩宗被愚弄的趣聞：

一、當時山東省民政廳有一個職員，有阿芙蓉癖，很工心計，他早就想「外放」，過縣長癮了，可是，怎樣也沒法如願。後來，他從工人口中，知道韓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到各廳處辦公廳巡視，便想出一條升官的捷徑來：到了半夜，喝了些酒，把面孔醉得有紅有白，以掩蓋他滿面「烟容」，獨個兒在辦公廳，或翻閱文卷，或執筆沉思，作辦公狀。

一天晚上，他正在執筆沉思的時候，忽聽到有腳步聲，由遠而近，最後走進辦公廳來了。他知道，這人一定是韓，他作若未聞，仍然煞有介事地在沉思。一會兒，他背後有人說：

「你爲什麼還留在這裏？」

這語聲是韓的，他聽到很眞切了，立刻站起來，轉身向韓一鞠躬，說：

「公事還沒處理完，所以……」

「你怎麼這樣瘦，是不是抽大烟？」韓問。

「主席看我的面色，像不像抽大烟的人？」

「嗯，有紅有白，不像！你很負責，想不想多負點責任？」

「大責任不敢負，縣長自問幹得了，靠主席提拔！」

「好，你明天到×縣去試試。」

於是，這位先生，第二天就走馬上任，做起縣太爺了。

二、韓喜歡早起，帶幾個馬弁，到處行走，他這個習慣，是人人知道的。濟南有個無業流氓某，一天早上，偶然提着鳥籠，在一個曠地上，逗鳥兒取樂。忽然，他看到遠遠有一個大漢，帶幾個衛士，向他走來，他知道那不是別人，定然是「韓青天」，立刻靈機一動，把鳥籠藏起來，裝模作樣的，大打其太極拳。一會兒，韓走近他了，問道：

「你起來這麼早打拳呢！」

「青天叫咱們早起，鍛鍊身體，咱怎敢不聽？」他一面打拳一面答。但，他對韓望也不望一眼。

「你見過青天沒有？」韓問。

「沒緣份，怎見得到？」

「我就是！你很聽話，現在幹什麼？讀過書沒有？」

那人立即停止打拳，向韓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然後告訴韓，他會讀過書，現在失業，很想做事。韓立卽給他一張名片，叫他去某縣當縣長。這個流氓平步青雲的故事，也曾轟傳一時。



，加拿大名人預測一百年後由工頭做到事頭，每週工作二十四小時都是有可能的，因爲，到那時候，所有的事頭都已做到怕，既然事頭只有麻煩而沒有好處，便索性不做，讓工人當家作主，由他們話事，要怎樣就怎樣，每週工作一日，已夠生活，否則，只有造成失業。

這些預測雖然有點滑稽，但不能說一定不會測中，或者到時情形比他們的預測更嚴重也說不定，現在，就只有天曉得了。

一百年後的香港會是怎麼樣？現在來作個預測，也是很有趣的一回事。相信生仔領牌，不須等到一百年後香港就要先實行了，小小的一個地方，擁上四百多萬人口，如果大家還抱着百子千孫的舊觀念，隨時可能爆棚的。至於死人火化，已經實行一半，土葬的人愈來愈少，火葬的人愈來愈多。現在買一塊墳地，往往要花上幾千元，再過一個時期，花錢也找不到，就唯有實行火化了。

當局整頓大牌檔

大牌檔是香港特色之一，雖然，歐洲許多國家，街邊咖啡座也很普遍。許多地方都有街邊熟食檔，不過，恐怕很少像香港這樣普遍。

對許多小市民來說，他們解決一天三頓，大牌檔很是方便，且價錢比上小館子便宜。當然很多人擁護大牌檔，不過，站在市容衛生上說，大牌檔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據市政事務署助理處長徐淦說：當局將依照條例，陸續整頓取締街邊大牌檔。

無路可走」的感覺。可是，在擁迫的馬路上，卻有無數大牌檔。大牌檔之阻街，還不只本身的那個小亭子，最討厭是愈擴愈大的座位。有時整條行人道被佔，行人只能走出馬路，在馬路上，變成人車爭路，往往因此發生交通意外。這種事情已發生過不少次，可是當局對此似乎無動於中，現在聽徐淦的這一宣佈，表示當局對這事也注意到了。

過去，新加坡也有很多大牌檔，但在李光耀大力整肅市容之下，這些大牌檔都被安置了，市容改善，衛生上也得到保障，熟食檔小販生活未受影響。

他們建立了熟食小販市場，白天作停車場，晚上准許小販開檔，在這熟食市場內，熱鬧非常，比之從前露天的設檔清潔得多，同時，價錢十分便宜，一元幾角，就可吃飽肚子。這些熟食市場內的大牌檔，已成爲新加坡小市民的大衆食府，這裏面，林林種種，各式各樣的食物都有。

聽說，香港的整頓取締方法，也和新加坡差不多：㈠多建熟食市場，以便將大牌檔從街邊遷入營業。㈡加强管理，熟食檔持牌人一定要遵守規則。㈢同時執行取締無牌熟食檔。

這三項辦法實行後，對香港市容及交通都會大有好處。目前港九共有大牌檔一千二百多個，但實際恐怕不只此數，因此，顯然有不少是沒有牌的，他們只要花一點黑錢，就可以營業了。

萬人傑

韓復榘之[illegible]

有「青天」之稱的韓復榘，結果因違抗軍令，貽誤戎機置於法，其一生趣事，至今猶爲人津津樂道。筆者同鄉某君，曾因「高等考試」及格，分發山東，做了韓的部下數年，對韓統治山東的秘密，瞭解頗深，所知關於他的「趣聞」，也是「漏網」之聞，茲將所告，錄以饗讀者：

特務遍山東

韓之所以被稱爲「青天」，是因爲山東在狗肉將軍張宗昌統治之時，弄得萑苻遍野，民不聊生，怨聲載道，他上任之後，不獨把土匪剿滅，而且也「關心民瘼」，時常微服出巡，平反冤獄。他比起張來，是差強人意的，於是，「青天」就被叫出來了。

韓時常微服出巡，很多次平反冤獄，並不是他眞是「秦鏡高懸」，有什麼決獄之才，而是在審案之前，案情內幕，他早已瞭如指掌，他在審案時一些裝腔做態，不過是在「演戲」，盡情刻劃他「青天」的之所以爲「青天」而已。他的演技到家，是因爲他久隨善於作僞的馮玉祥，他的作僞，是師承馮玉祥的，正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他有什麼能耐，對案情會瞭如指掌呢？那就得力於他的特務了。

原來，韓在省府各廳處，以及各縣行政機構中，都佈置有他忠實可靠的心腹——特務。這些心腹，在各單位中，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小文書。他們進入各單位之前，曾經過必要的特務訓練，和韓的「面授機宜」，爲了掩護身份，他們進入各單位，並不是由省府派遣，而是利用普通關係人的推薦和考試。這些特務，大都是可靠機伶之輩，各單位一切措施，都在他監視之中，事無鉅細，都報給韓知道了。

我的同鄉某君，還告訴我他親歷的一件事，要不是他善於應付，幾乎丟了性命。事情是這樣：他在某縣當縣長時，因爲某宗案件，處理得使當事人感激零涕，當事人曾送了他一個古瓶，作爲酬謝。不料，事隔幾天，韓復榘到他那縣來視察了。縣府一個書記向我的朋友說：「青天已知道某一案的全部內容，縣長對我不錯，我勸縣長老老實實向青天報告，尤其那一隻瓶子。」我的朋友也是個機伶的人，聽了這話，自然心裏有數。所以，一見到韓，就把全案案卷和那隻古瓶，而交韓處理。韓當時冷笑說：「你還老實，這瓶子應該退給他。」

經過這事後，我的朋友就巴結那位書記，最後跟他做了好朋友，這位書記，就是韓的特務，他告訴他，當時如果不「坦白」交出那隻古瓶，很可能以貪汚被處死，各單位韓都佈置有耳目的事，他也告訴他了。

就因爲韓的耳目遍山東，很多神不知鬼不覺的事，他都能洞若觀火，做他部下的，莫不像「臨淵履薄」般，人人自危，因而，他有時處理「疑案」，頗能出人意表，大「快」人心。所以，可以說，他的「青天」頭銜，完全是特務統治，沽名釣譽的產物，事實上，當時山東，是他一手遮天，近乎半割據的[illegible]

橫眉語

菲學生又圖刼機

不久前，菲律賓一架內陸航機被刼到大陸，曾在香港降落添油，給予香港人印象深刻。結果飛機釋還，刼機者留在中國大陸。他們命運如何，沒有下文。或許，他們現在正在享着幸福的社會主義生活。也或許他們已被下放到什麼地方，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照表面觀察這些刼機的人都是對共產制度十分嚮往。菲律賓雖然是個非共地區，但年青人思想上所受到影響相當深，因此冒死刼機，要達到他們的理想。

前次刼機者雖然命運未知，但一次成功後便鼓勵了菲律賓青年再作嘗試。六月十八日一批菲律賓學生又想發動一次刼機，像上次一樣，飛入中國大陸。但事機不密，爲菲當局獲悉秘密，採取嚴密的保安措施，下令國內各航線的飛機防範，終於避過這次事件。

不過，這次雖然避過，以後必然再有發生，爲杜絕菲學生刼機，防範並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我是馬可斯，一定協助他們達到願望。

當中共淹有大陸，建立起共產政權後，星馬印尼各地華僑青年，嚮往新中國，紛紛回國升學。當時是一片熱忱，以爲從此可以「爲人民服務」了。回國的學生，絡繹不絕，可是，[illegible]時，這些滿腔熱血的學生後悔了，可是後悔太遲，他們有入無出，無法再過自由生活。即使冒死逃來香港，也無法回到他們原來生長的地方，留落香港的這種學生，數目不少，你隨時可能遇見到。

菲律賓的青年學生既然這麼嚮往中國大陸的生活，馬可斯該讓他們自由離境，還可進一步協助他們進入中國大陸，讓他們眞實體驗生活，相信最後他們一定也像星馬印尼的回國學生一樣，後悔莫及。

如果馬可斯肯協助他們離境，就不必提心吊膽怕他們刼機。他們可以順利達到目的，決不會有人再肯冒生命危險去刼機。可以說，這是防止刼機最好的方法。

一百年後的世界

加拿大多倫多的名人，對一百年後的大事，作出了一些預測，將這些預測紀錄下來，埋藏在多倫多明星大厦的基石下面，等到二〇七一年才准許開啓。那時候人們會把今天的預測，和當時情形比對一下，看他們的預測是不是對。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安排，不過，今天在世的人，已不知道百年後的結果，那不過爲百年後的人製造一些趣聞罷了。

他們的預測中，到二〇七一年時，女人生仔要領牌，把死屍埋葬是犯法，一律要火化，工頭做事頭，實行每星期工作二十四小時。

他們作出這些預測，是因爲世界人口爆炸性膨脹，到一百年後，人類在地球上難找到立足之地，因此，女人養孩子，非得准許不可；如果不加嚴格限制，世界會毀滅於人滿之患。

穆然

他們與普通行業的從業者並沒有區別，再也談不上什麼「作育英才」的抱負了。

不少行業的工人近日也嚷着要罷工，目的亦在爭取加薪

了，但話雖不中聽，卻是識大體的話，因為勞資雙方，在開始發生關係的時候，是互相同意其條件的，譬如薪金五百，十年後加至七百之類，開始的時候不反對，便算同意。既然幹下去覺得不滿，提出要求又不被接納，最有骨氣的辦法是立即辭職不幹，只要有本領、有氣力，不愁沒事做，假如又不肯辭職，又要別人加薪給自己，更不惜出諸罷工一途，這其實不是最有效的做法。

平心而論，以罷工、罷課或什麼抗議示威之類去爭取利益，在此時此地，都是「不識大體」的行為，因為未見其利，已先見其害，假如以罷工罷課抗議示威的精神時間，從事更有効的服務、研究、學習和充實自己，豈不有把握得多？香港人愈來愈感興趣於這些無效而且無聊的行動，竊以為這是一個很壞的趨勢！

方中原

定不甚得意吧！但，我亦不以為然。因為，這都只是屬於獵奇式的見聞，顯然是不能一以概全的。但即使就在溫哥華言，我亦見到那些假日裏的加拿大人，在泳

我還聽到了那清脆悅耳的教堂的鐘聲，那些紳士淑女們，絡繹不絕地進入教堂去做禮拜。而我這一個無神論者，還恭敬地去朝聖了一會兒呢。從這些現象看來，顯然，加拿大的生活還是作息有時，很上軌道，令人羨慕。即如上面我所提到的那羣青年，所謂「坑渠飛」云者，亦只是說他們的衣着隨便樸素，而別無其他可憎的惡意。而那一對青年情侶的天眞自然之態，亦不會引起我的反感。對於生活方式，我認為只要無損於他人，就應當是進化性的和開放性的吧。而事實上，那一個姑娘的小蠻腰，就不是很具性感美嗎？在美學的觀點上，我是張競生的忠實信徒。

此外，溫哥華城還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在市區上行走的車輛，常常會見到在汽車的頂上或尾部，都拖有一艘小舢舨。大概，因為溫哥華是一個海港區，河海縱橫，舢舨便成了人們交通和娛樂的主要工具吧。



不自由毋寧死

錦江

最近毛共力圖遏止逃亡潮，於六月十二日在寶安深圳，舉行公審大會。嚴懲逃亡難胞，一律判處有期徒刑七年至十年，送往北大荒勞改。

為了擴大聲勢，震懾人心，勒令當地所有共幹以及鄉民全部參加。還在本港動員了幾千名左派分子，到現場參觀。

這是毛共又一次，表演「殺雞儆猴」的老把戲。充分證明這些黔驢技窮殘暴的統治者，越來越不得人心。儘管如此雷厲風行，大張殺伐，「心在曹營，心存漢室」的難胞，並沒有被他們嚇倒；還是置生死於不顧，千方百計，擺脫地獄，奔向自由的天地。

勞改，對大陸的難胞來說，已經不是什麼可怕的刑罰，而是司空見慣的家常便飯了。蘇聯赫魯曉夫，曾經有過這樣的描繪：「在推行極權主義、個人崇拜的中國，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勒緊褲帶喝大鍋清水湯的集中營。」這種形容，確實入木三分，並沒半點過火。

從毛共竊據大陸第一天起，整個大陸，已經不折不扣成為勞改場。人民大眾如牛馬一般，終歲勤勞，手胼足胝沒吃沒穿，時時遭受許多莫名其妙的運動、鬭爭和毒打，實質上就是過着囚徒的生活。

長期被壓迫的人民大眾，慘痛的現實，教訓了他們；只有逃亡，才是唯一的活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逃亡的勇士們，活學活用毛澤東這句咒語，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實際行動，衝出牢籠，作為反抗毛共統治壓迫的革命行動。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些勇士們非常清楚：要獲取自由，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有的人一次二次，甚至無數次，落入魔掌，付出了寶貴的青春，在暗無天日的「收容站」、勞改場，忍受着難以想像的磨折。但是，他們並沒有喪失信心，今天脫險，明天又振作精神奔赴前程，抱着百折不撓，死而後已的決心，可歌可泣，使人無限感動。

前兩天，我有一位朋友，歷盡艱險，終於和我會面了。乍見之下，驚喜交集，雙方激動得連話也說不出來。這個朋友，就是一個典型的勇士。自五八年開始，為自由奮鬭，經過十多次逃亡失敗，迭遭鬭爭毒打，飽嚐鐵窗風味。那時還是一個剛出校門，青春煥發的青年，經過長期身心的摧殘，現在已顯得老氣橫秋了。

後來，我問他：當前形勢這麼緊張，為什麼決心還這麼大？他說：「反正全部青春都埋葬在地獄裏，索性就孤注一擲，人，總有一死，怕什麼呢？與其長期活着做牛馬，任人鞭撻，任人奴役，痛痛苦苦的活着；倒不如乾乾脆脆為自由而犧牲。」



從西貢炸彈說起

鏡魂

報載五月三十一日，西貢市稅務局大廈發生爆炸，內部全被炸毀，造成五死十二傷慘劇，稍後該大廈屋頂和牆壁倒塌，若干消防員被困。

在別的地方，像這樣的炸彈案件，也許會哄動一時，但發生在西貢，大家都已見慣不怪，善感的人，頂多也只能慨嘆一聲：「寧爲太平犬，不爲亂世人！」

西貢市是人烟稠密的地方，共黨跑到那裏去開闢戰場，自然會死得人多。可怕的是，西貢市民只有永遠挨打（或說被謀殺），無從還擊，也無法逃避；這樣的朝不保夕，無可奈何的「戰場」生涯，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在戰爭中，特別是在挑起戰火的那一方，根本沒有道義可言。希特拉如此，日本皇軍如此，共產黨也如此，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取得勝利。爲達到此目的不擇手段。惟此，越共在西貢多殺幾百無辜平民，在他們來說實在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問題是在南越政府和南越人民怎樣去對付他們的暴行。

西貢市民一再遭受生命財產損失，西貢政府實難辭其咎。不過，要是把責任全推在警方身上，這等於强要他們「挾泰山以超北海」，因爲他們不是千手佛，也不是能預知一切的巫術大師，要是西貢市民不予充份合作，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也不見得有何改善。反觀西貢市民的表現，佛教和尚的「烤肉」表演，大學生的反政府集會示威等等，在在顯示着與政府反其道而行。這證明愚頑無知，不識戰火爲何物的，大不乏人。這些人別說要求他們與政府合作，就是要求他們冷靜下來，安份守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西貢警衛工作而言，當局必須嚴格執行戶口管制，實施就業登記（檔案），掃除或監視游離份子，組織民眾警衛隊（以區或組爲單位，分任該區的日夜巡邏工作）。捨此實無他法。可是，設若此類制度貫諸實行，必然會引起那些視個人生活高於一切的「自由分子」極力反對，他們甚至會說以暴易暴，天下烏鴉一般黑；反抗之餘，乾脆効忠敵人，來一着雖不留芳百世，亦作「當代英雄」的驚人壯舉。行政當局有着這樣的拌腳石，西貢市民又怎能寄以苛求!?

自然，隨着炸彈的隆隆巨响，「自由鬬士」的「義舉」也不能不相應的沉寂下來；見了棺材，大概也會流下一點眼淚，但這樣並不等於說他們已痛改前非，一如某些因國土淪共而抱頭鼠竄到海外的「自由鬬士」一樣，他們永遠不乏反對政府的理由。他們的存在，永遠是共黨暴力革命的一大支柱。看來他們只適宜生活在共黨的天地，在生死存亡的反共鬬爭中，我們對他們寬恕，等於對自己殘忍，君如不信，請看南越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不識

孟子說：「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這便是「大體」一辭的最原始出處。孟子在這裏說的「大體」，與後世習用的「大體」一辭不必同義，今天我們常聽見某甲批評某乙「不識大體」，這裏面的「大體」，是斥指某事件的「全相」，不識大體的意思，便是說，某乙只能看見事件的「殊相」而看不到整件事的利害優劣、背境，及其可能的趨勢和發展。

關係國家民族的大事，識「大體」與否，更爲重要，因爲「大體」在這兒已經擴展了它的意義爲眞正的利害的意思，所以當我們批評某人對某件國家大事的做法或看法爲「不識大體」的時候，這便是意味着某人看不透此事件的眞正利害。

例如最近曾經引起許多人注意的所謂「釣魚台」事件，青年們的過激行動，便是一種「不識大體」的行動，他們不曉得因此會引起許多不必要的

學生，舉行罷課，亦是一種「不識大體」的行動，雖然只經過兩天即已宣告取消，但留給港人的印象是惡劣的，人們覺得，這樣毫無計劃，又缺乏熱誠的衝動，不應該發生在受過

溫哥

我們的船停泊在溫哥華城的北岸。佛勒澤爾河從這裏流過。我們去溫哥華，坐的士最少也要花三元美金（加拿大幣幾與美金同值）。但我卻是繞過了一條大鐵橋步行兩小時才跑到溫哥華市區去遊覽的。這不只是爲了節約，更主要的是爲了欣賞景物。到每一個地方遊覽時，我亦大都如此，因爲我們的船是不一定泊正市區的。說到溫哥華城，除了一些大建築物之外，並沒有給我一些什麼很特殊的感覺和激動。我到溫哥華城遊覽的那天，剛好是星期天，因爲假期，直至上午十一時，街道上行人還不算怎樣熱鬧。溫哥華的加拿大人似乎都並不怎樣富裕，人們的衣着都極普通，甚至見到許多人，還穿了極陳舊而且是補釘的衣服。公園的坐椅上，都坐滿了一般的勞苦大眾；而在綠茵的草地上，則又橫七豎八地，或坐或睡的，甚至脫光了衣服、皮鞋、襪子，在那裏晒太陽，並且還要讓臭腳見見陽光呢。似乎，人們都是那麼懶洋洋、疲勞、困頓，或者是投閒置散樣兒。而據說，溫哥華的商場市況亦很冷淡，失業的人多着呢！

華所見，人們對「性」的問題，似乎都很開通。因爲，在那個公園的人羣裏，我就曾見過一羣如香港人所說「坑渠飛」的青年人。其中，有一個姑娘，下身穿了

……之盟友！亦哀哉！每嫁巨災，自干國共議談開，惡果蔓延猶未已，又縱仇來。

風波亭的悲劇

[illegible]名構陷慘死於臨安風波亭，咸表痛惜。

岳飛父子對國家民族一片忠心，但也表現了他忠於王命的愚，在金牌的面前，他的腦袋裏只有一個趙天子，唯王命是聽。所以，明知被召回以後凶多吉少，他也不考慮了。這是他受了傳統的道德觀念影響的緣故。

我們尊岳飛為民族英雄，卻不能就說他是十全十美的完人。這一點就因為表現在他的愚忠上面。

風波亭的悲劇，就成了歷史上的千古遺恨，也是岳飛的千古遺恨。因此，使我忽然想到「忠」這個問題。

我們中國人的道德觀念裏對「忠」一向很重視，這原是值得提倡和發揚的。但是，要看怎樣去對待「忠」。

忠於國家民族，忠於正義自由，這種忠的行為值得發揚光大，大書特書。

如果忠於强暴，忠於邪惡，甚至表現得既愚而誠，那就簡直為虎作倀，為人們所不恥了。「忠」是大有是非之分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絕大部份（百分之九十九點幾以上）都是愛國家民族，都願意忠於國家民族的，這種崇高的感情，我們都應當理解。當然，我們也不排除還存在着零點幾的所謂超然物外的民族敗類。例如，有些人他們既保持着中國的國籍，卻說着主張「一中一台」（這話本身已不通）之類的混話。但是，有愛國的忠誠是一回事，怎樣去忠於國家又是一回事，這當中要提防換錯了門道。

這又使我想起幾年前大陸出現的醜劇。「文革」以後，毛澤東為了加强獨裁統治，不遺餘力地推行「個人迷信」，強迫老百姓忠於他，製造所謂「忠字海洋」，通衢大市，窮鄉僻壤，到處堆起一座像墳墓似的「忠字台」，人人舉「忠字牌」，「忠」字泛濫成災。

毛澤東這一手是提倡「忠君」的翻版。他是懂得利用純樸的中國老百姓的道德觀念來施行他的獨裁統治的。

可是，這幕醜劇不久也草草收場，下令撤去「忠字海洋」，他大概也感覺到今天的老百姓不像古人那樣好愚弄吧？

然而，至今還有一些人對毛澤東愚忠到底，且不論他們忠於這個暴君的是非，只要想想，忠於毛皇帝能有好相與麼？君不見，老毛許多「親密戰友」的下場，何嘗不像風波亭出現的悲劇？

英菲

冷血動物

[illegible]月份的逃亡人數四倍於去年同期，今年首六個月內逃出生天的已近千人，被共軍截回或失踪溺死的更不計其數。迄執筆時，逃亡潮仍方興未艾，報章上（左報除外）幾乎每天都在刊載這些血淚斑斑的消息，從本港的尖鼻咀、流浮山、吉澳、坪洲島各處登陸成功的逃亡者也無日無之，甚至在風姐法妮黛過境，七號風球高懸的兩日內，邊界附近也陸續發現數十名逃亡青年。雖然共方加强邊境巡邏，嚴防「攔搖」外流，卻阻不了千千萬萬以生命作賭注，熱切嚮往自由的心願。逃亡青年不畏艱險，晝伏夜行，長途跋涉地冒死衝出鐵幕；看着他們在呼吸自由空氣時的喜悅神情，看着他們因逃亡而負上的纍纍傷痕，聽着他們縷述鐵幕後面的黑暗慘酷景象，相信任何一個生於自由天地而稍有血性的人，除了對逃亡者寄予同情和慶幸，必然會增加一分對暴政的痛恨。

但，在這次逃亡潮聲中，竟然有兩種人不但不對逃亡青年給予同情和幫助，反而趁機混水摸魚、落井下石！這兩種人，在下想不出其他適當的字眼去形容他們，只好名之曰「冷血動物」。

第一種是唯利是覛、喪心病狂之徒，他們「組織起來」，專向逃亡青年誘禁恫嚇，套取難胞的居港家屬住址，然後以「遣回大陸」為要脅，勒索鉅額款項。這些乘人之危，發財不擇手段的不法之徒，身在自由地區，以別人的自由換取一己暴利，其血性良心已蕩然無存，僅判簽保守行為而實在太便宜他們了！第二種是愚昧無知、譁眾取寵、自私自利的傢伙。他們在英文報章上以「讀者來函」方式大放厥詞，對逃亡者極盡嘲諷揶揄的能事，喊着要將逃亡青年「遣回大陸」，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博愛始於家庭」，港府為市民的就業、居住和福利問題已夠頭痛，不能再將天堂作為逃亡青年的避難所，與其供給難民衣食福利，不如遣回「祖國」，那兒的人會懂得如何處置他們云云。

如所週知，自由地區基於人道主義，都有安置與救濟難民的義務，雖然會因此而增加本地的困難，但決不能自私自利到將難民摒棄在自由的大門外。試想想逃亡者一旦被遣回「祖國」，會受到怎麼樣的「處置」？身在自由世界而不肯讓別人也分享自由，這算是什麼「博愛」？毛幫把逃亡青年詆為社會主義中的攔搖，而這些自私自利的冷血動物，他們對悲壯的逃亡熱潮竟然無動於中，他們的筆桿不敢對暴政撻伐，卻用來對付爭取自由的逃亡者，實在是自由世界裏的渣滓！竊以為應該「遣回大陸」的實在是這種儘在說風涼話的人，大概讓他們在「公社」裏嚐嚐作農奴的滋味，嚐嚐失去自由的痛苦，才會知道自由的可貴！

江城子

衣冠梟獍

宋人孫光憲所撰「北夢瑣言」記載：「蘇楷人才寢陋，兼無德行。河朔人士，目爲衣冠梟獍。」梟是猛禽之一，體長二尺許。頭圓，嘴短而鈎曲。羽毛柔軟，飛時無聲。夜間能視物，捕食小動物，較貓頭鷹爲大。古時相傳：梟食母，爲鳥類中之最惡者；獍（一名破鏡）食父，爲獸類中之最惡者。漢時祀黃帝禮，用一梟一獍，這是因爲黃帝當年對這種食父、食母的禽獸，深惡痛絕，下令國中，祭祀時至少要殺一梟一獍，以使其在世間絕種。後世紀念黃帝，所以用此二物來祭他。若干年之後，破鏡這種惡獸，果然被人殺絕了，只有食母的梟鳥，因爲晝伏夜出，又有羽翼能飛，因而未能殺盡。這是自然界的梟獍。

「衣冠梟獍」是說一個壞蛋，雖然表面上和一般人無異，但他的存心比梟獍還要惡毒，爲了金錢或是個人私慾，什麼卑鄙無恥的下流勾當都敢作，那便等於梟獍披了人皮，穿了人的衣冠，成爲人中的梟獍了！

蘇楷之被河朔人士目爲衣冠梟獍，並非由於他「人才寢陋」，主要是由於「無德行」。中國人的德行，是仁義禮智，孟子謂之四端，他說：「無惻隱之心（仁），非人也；無羞惡之心（義），非人也；無辭讓之心（禮），非人也；無是非之心（智），非人也。」孟子之所謂「非人」，就是一般人說的「人頭畜鳴」、「衣冠禽獸」！

有「文偷」者，不知何許人也；因其好偷名家作品，充作自己的「佳作」，形同「扒手」，乃有此綽號。文偷有時雖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擺出一副「作家」「教授」的樣子；其實他恰是孟子所說「非人」。

一、無惻隱之心。對於居喪的人應該有同情心，所以孔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凶服者式之」。文偷則幸災樂禍，專欺侮死者。這是「非人」之一。

二、無羞惡之心。文偷剽竊別人的文章，據爲己有，被人揭破之後，不但不知愧悔，反而厚顏狡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這是「非人」之二。

三、無辭讓之心。文偷自以爲是大作家，他認爲古代大詩人的詩不通，近代大文豪的文章要改；狂妄自大，「非人」之三。

四、無是非之心。文偷顛倒黑白，將無作有，造謠言，寫匿名信，用替死鬼作掩護寫誹謗文字。非人之四。詩曰：

一、偷來佳作冒文名，皮厚猶如萬里城。
更有一樁無恥事，匿名黑信最無行。

二、不義不仁少四端，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悼張贛萍先生

本文刊出時張贛萍先生逝世已經一個月了，此時才寫追悼的文章難免是要「包尾」的，但這樣「包尾」似也沒有多大關係。

我與張贛萍先生不能算是老朋友，也不能算是親密的朋友，我和他認識僅有兩年多一點，而且見面的次數也非常少，總共只見過三五次面，只飲過一次茶。過年過節照例免俗，不送禮，不見面，只掛個電話道聲恭喜就算，頗有點「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即算我不配稱爲君子。見面的數次雖然很少，但我相信我們彼此是有相當瞭解對方的。因爲電話和書信常上，而且都非常坦率地表示自己的意見，不客套，不作僞。

我認識張贛萍先生是爲「萬人雜誌」寫稿很久後的事。因爲我不善於交際，不懂得鑽營，也不願意爲了稿子的事去巴結奉承有關的編輯。我無論給那一家報刊投稿都只是附着一個退稿信封就寄去，事前絕不設法去結識編輯（其實也無法結識）。稿子刊出了，到時就去經理部領稿費，絕不主動去找編輯交談，我雖然喜歡結交朋友，但碰到陌生人往往不知道說什麼好，尤其是碰到已有相當成就的前輩。我與張贛萍先生第一次聯繫，是爲了撤回一篇已投寄給「萬人雜誌」的稿子，那篇稿子是批評人家的（用另一筆名），當時我親往金鐘大廈想求見編輯，「萬人雜誌」的職員便代我接通張贛萍先生的電話，我們便在電話中談了一會，結果我不但被說服不撤回那篇稿子，而且往後更熱心地爲「萬人雜誌」寫稿了。因爲我覺得張先生對我這樣的新作者還有起碼的尊重，而不是把我視爲文乞。這樣子又過了許多個月，等到將要開闢「高調低彈集」前夕，我們才第一次見面。第一次見面他給我的印象是比我想像中還要直爽點，而我給他的印象卻是比他想像中更要年輕。

與張贛萍先生交往的過程中，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有三點：

第一、當「萬人」與「當文」的筆戰打得相當猛烈的時候，他並不勸我介入，容許我保持超然的中立態度。對我爲「當文」寫稿一事，完全沒有介意，而我那時在「萬人」所領取的稿費相當於「當文」的七八倍。這就是一個有較廣濶胸懷的人才能有的風度。

第二、我在此寫這個小方塊，尚能暢所欲言，即使對某些事物彼此看法不一致，他也一樣發稿，絕不留難。

第三、當我病了的時候，他不僅懇切問候，而且主動爲我介紹醫生，再三囑咐我保重。在香港這個功利至上人情如紙的社會，一個編輯能夠如此，實在是難能可貴了。我也不能不受到感動，在整個中國來說，張贛萍先生未必是最好的編輯，但在香港我敢保證他必是最好的編輯之一。而他竟是這樣

，不少人都帶上一副假面具，可是在假日裏他的精神面貌可能完全表露無遺。平日的道學先生假日裏可能是淫蟲；平日的正人君子，假日裏可能是流氓渾蛋；平日充滿「革命樂觀主義」，假日裏可能表現得傷感頹唐。一九五七年三月，由上海作協書記處領導人大右派王若望所主編的「文藝日報」發表了一篇描寫假日的小說。這篇名為「假日」的小說，不是描寫年輕人談情說愛的假日，而是描寫一位老「革命幹部」的假日。

年青人一早起來就忙於安排他們的渡假日程，有約會的赴約去，沒有約會也多在一起打打鬧鬧，可是中年人怎麼辦呢？大陸中年人的假日，倒不像此間的中年人那麼多姿多彩，看跑馬的看跑馬，打麻將的打麻將，逛小舞院的逛小舞院。

他們絕大多數都是無處可去，無事可做的。不僅普通人如此，身居要位（中下級領導幹部）「老革命幹部」也一樣。「假日」的主人公李華是一個參加過十多二十年「革命鬥爭」的老幹部，身居某工業副處長的高職，平日工作忙的時候，倒可以忘卻自己，可是在假日裏自己一個人不知幹什麼好，也不曉得該上那兒去，難免要產生多少人生感慨。

一個初秋的星期日早晨，李華醒來在臥室裏踱來踱去，百無聊賴。打開報紙都是黑壓壓的字，根本沒有什麼振奮人心的新鮮的消息，不禁皺起眉頭來。今天會不會有人來拜訪他呢？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會來看他的人，那麼自己該上那兒去呢？想來想去也想不出一個可去之處。只好百無聊賴地捧起一杯清茶，想踱到窗口去看看窗外的街景。可是偶然抬頭，卻看見鏡子裏有一個疲倦、嚴峻的面影，使他吃了一驚。

這些年來的變化太大了，變得幾乎連自己也認不得。他再仔細看去，看到映在鏡子裏的影子，兩鬢的灰白似乎又加劇了一些。回憶前塵，恍如雲烟，不禁傷感起來對鏡嘆息道：「這就是十多年革命的成績，再也沒有人來關懷你這個老同志啦！」

獨自關在房裏實在悶得慌，只好又去找他的老搭檔工業局辦公室主任韓俊才，上酒樓喝兩杯去。喝了兩杯白蘭地，話免不了會多說點，然而談起來也不外是老上司老同事的近況。升官的升上去了，沉寂的繼續沉寂。韓俊才告訴他，他們的頂頭上司張風升官的消息時，彼此都有說不出來的感慨，韓俊才說：

「張風快調北京去工作……」

「啊！上中央？」

「調部裏去，這一會，部裏很重視他。至少要升上兩級。他是我們黨[illegible]……」

酒喝得半醉，話卻說得並不太多，而且不好直捷了當說出自己的內心感受，於是這個初秋的假日李華就這麼打發了，從早上醒來打開報紙起，至離開豐澤酒樓止。

這篇小說情節很簡單，但卻寫得相當成功。李華的內心活動刻劃得淋漓盡致。在「假日」裏，李華倒不是「特殊材料」鑄成的塑像，而是一個生活眞實中的人，有人的需要，有人的感受。「假日」的描寫技巧也是不俗的。張風這個人物雖然沒有出場，但通過韓俊才和李華簡短的對話，倒也把他識時務的面貌刻劃出來。可是這篇富有人情味富有眞實感的小說，卻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毒草」。而它的作者陳偉斯（發表時用石一流筆名）也因此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中共御用批評家指責「假日」把老幹部刻劃成「為利欲熏心的祿蠹」，「誣蔑黨用人唯信」。丑化老「革命幹部」的形象，說老幹部都是「灰溜溜充滿傷感，喪失進取心的人」。「在生活中熱心追求汽車、花園洋樓」。「常常鬧無原則的糾紛和庸俗的團結。」

「假日」和它的作者陳偉斯

待旦

「假日」的作者陳偉斯是中共的新聞記者，「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成員。江蘇省，江陰縣人。家境富有，在江陰擁有不少田地，還開了一間絲綢廠。可是年輕的陳偉斯並不醉心於發財致富，反而熱心於搞共產主義「革命」。一九四〇年左右參加中國共產黨。

一九四一年爆發「皖南事變」後，新四軍軍長葉挺被捕，政委項英陣亡。陳毅、張雲逸率殘部逃往江北，在蘇北、魯南一帶活動。長江以南環境變遷很大。中共老巢被搗毀，地下組織也多被破獲。

未被破獲者也移址避難。這樣陳偉斯便與中共組織失去聯繫，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至四三年間，由陳毅、張雲逸等接過來的新四軍又逐漸擴展。部份部隊渡江南下活動，想恢復過去的根據地，陳偉斯搭上關係後又參加新四軍。一九四五年被調離部隊從事地下工作。一九四七年被國民政府逮捕入獄。一九四八年出獄後又投入新四軍。

中共規定凡被捕的黨員都失去黨籍，必須有足夠的證明，證明被捕期間未出賣過組織，沒有自首變節才能恢復黨籍。當時在上海、江蘇一帶活動的特務頭子楊帆，就是陳偉斯的上司。在楊帆的力證之下陳偉斯才能夠恢復黨籍。中共攻陷上海市，陳偉斯便留在上海從事社會工作和新聞工作，偶然也搞搞文藝創作，寫寫小說，但產量並不多。可是一篇「假日」卻使他「長期休假去」，不能再搖筆桿，只好去握鋤頭了。

於是，個個都在他的面前拿出來了自己真正的貨色。他們的身份分別是：

薩里姆，中央情報局的間諜，十年；伊斯麥納，中央情報局間諜，十五年；陸福蒂中校，英國間諜，二十五年；阿布達·卡德博士，錯誤的政治路線，二十五年。……

羅茨當然一點也不含糊，他馬上說：「看起來，我現在真的交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啦！」

見過他們之後，才又去參見這監獄裏的「上帝」——瑪斯塔法·阿敏，中東從前最著名的「新聞大王」，同時也是納塞爾總統最親信的政治顧問。他的所以坐牢，完全是因為納塞爾手下的那一批少年得志的軍官，本能地太「親蘇親共」的緣故。——這些「熱情澎湃」的青年人，在後來的「六日戰爭」之中，不是曝骨沙場，就是在以色列的俘虜營裏苟延殘喘，即使那些最幸運的，也完全改變了初衷，不再奢談什麼「一口吞掉以色列」的高調，而只兢兢業業於怎樣才能保持尼羅河和開羅的安全了。

頭一個向羅茨下請帖的，是「中央情報局間諜」阿布多·薩里姆。——他用最標準的牛津英文，向羅茨說道：

「這裏的社交生活，並不如外面想像之壞。你是不是可以明天中午，到寒舍一敍？我的『管家』，是這裏最有名的厨子之一。」

時光過得很快，既不需要受苦，也不必做半天工作的羅茨，逍遙自在地就渡過了兩年「囹圄生活」。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號的早晨，整個監獄裏的人，都被遠遠傳來的一陣爆炸聲驚醒了。阿布多·薩里姆是第一個高興地叫了起來的人：

「聽吧！以色列的飛機在丟炸彈了！這一下，納塞爾才真正得到了報應！」

一剎那之間，所有的政治犯，都大聲地叫了起

「哈哈，報應來了！納塞爾這一回真的吃了鱉子了！」

但是，裝置在監獄走廊裏的擴音機，這時卻大聲地轉播出來了開羅電台的「新聞報告」：

「猶太帝國主義者的飛機，在開羅近郊亂丟炸彈，絲毫沒有使我們受到損失。……我們的英勇空軍，殺得它們片甲不回。我們的英明領袖納塞爾，已經下令立即收復巴勒斯坦！……我們所向無敵的武裝部隊，正在向前挺進中！」

接着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埃及國歌。

羅茨得到了以阿開戰的消息以後，眞是喜憂參半。喜的是：阿拉伯絕不會是以色列的對手，眼看



釋放回到以色列的羅茨夫婦，現在過着愉快生活，游泳釣魚是他夫婦經常玩樂的渡假節目。

自己就能以「英雄」的資格，衣錦還鄉。愁的是：這些阿拉伯人很可能惱羞成怒，在失敗之後，殺掉所有的政治犯來洩憤。

以阿戰爭只打了六天，但是，羅茨卻有整整五夜睡不着覺，直到電台宣佈：

「納塞爾總統自願下野！」

這位天字第一號的以色列大間諜，才真正定下心來。他肚子裏知道得很清楚：要不了幾個月，勝利了的以色列，就一定會把他接回去了。

果然，到不了半年，以色列就向埃及提出了要求：以四千四百八十一個被俘的埃及軍官，來交換羅茨夫婦的自由。

特務機構，留下點面子，絕不能向外宣佈：羅茨實際上是一個以色列的現役情報軍官。

過不了幾天，羅茨夫婦就被押解到開羅的「內政部大樓」裏去，由西德的總領事，正式簽署了收據：

「收到德國在押公民羅茨夫婦男女各一人。」

而且交給了他們兩張回到西德慕尼黑去的飛機票，和一筆路上的零用錢。埃及的特務們，如臨大敵地把他們押上了飛機，直到空中再也看不見一點機影的時候，才輕鬆地嘆了口氣，回去交差。

然而，當那架飛機在慕尼黑着陸的時候，羅茨夫婦卻根本不見了。——他們兩個人，早已在經過雅典的時候，在以色列間諜們的佈置下，立刻轉機飛回台拉維夫去了。

天涯客

（上接二十三頁）

那夜，我們又見面了。那天，我心緒繚亂，喝了兩杯酒，心情惡劣極了，因一點小小的爭執，我借酒使氣，罵了她一頓，把趙黑牛和我的恩怨全爆了出來，還言不由衷的道，早已知道她是趙黑牛的妻子，我和她好，是藉她報仇，報十幾年前的那筆仇恨！我根本不愛她！

她當時暈了過去……醒來時，掏出一張紙丟到我身上，就衝了出去，待我追出來時，她已消失在黑夜中了……

那張紙是醫院的化驗報告，寫着『青蛙妊娠試驗，反應陽性』，她，她已有了身孕了。

第二天……第二天……事情就發生了……」

客廳裏靜悄悄的。李小山滿臉淚痕，抬頭望着窗外的海港：「我離開了白雲崗農場，偷渡來到了香港。幾年來，物質生活還算不錯，可是，心靈上卻是空虛的，帶着一種沉重的罪咎……

我不知道是神還是魔鬼，把命運安排得這樣的殘酷，這樣的戲劇化……」

（完）

「威克托問你好！他已經一切都替你預備好了。」

還在「看守所」的時候，羅茨就已經聽到過威克托的大名。這位在中東打遍了天下的猶太人，關在圖拉監獄裏足足十五個年頭了。由於他深知圖拉監獄腐敗到什麼程度，所以善於用銀彈攻勢來混水摸魚，使自己成了這監獄中眞正的「無冕帝王」，連獄長，獄吏和獄卒們，都個個要看他的顏色，聽他的差遣。

按照獄中的規定：每個新來的犯人，都要在所謂「懲罰間」裏，先受十天苦。

但是，第二天一早，一個穿着筆挺的囚服，光亮皮鞋的人，已經來到了羅茨的牢房裏，向他恭而敬之地自我介紹道：

「我是這層樓的『犯人頭目』。威克托先生叫我來問你：需要些什麼東西？只要你喜歡，儘管吩咐好了。」

不到五分鐘的功夫，羅茨的褥子和毯子，都已經換成了新的，另外還有一個犯人來替他打掃房間和擦地板。

「犯人頭目」也端了一盤「火腿蛋」來道：「請羅茨先生先用點早膳！」

吃過早餐以後，「犯人頭目」又請他到自己的「寒舍」裏去坐坐。

那個地方簡直漂亮得不像座牢房，傢俱既齊全而又美觀，架子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罐頭，屋角還有一座電炊爐。

「這些東西當然都是照例不准有的。」那個「犯人頭目」向他解釋道：「可是，在這個地方，誰有鈔票和烟捲，誰就要什麼有什麼。」

他指一指那座電炊爐道：

「這是我從監獄的電氣工人那裏搞來的。光『撲落』一樣東西，就花了我八十枝香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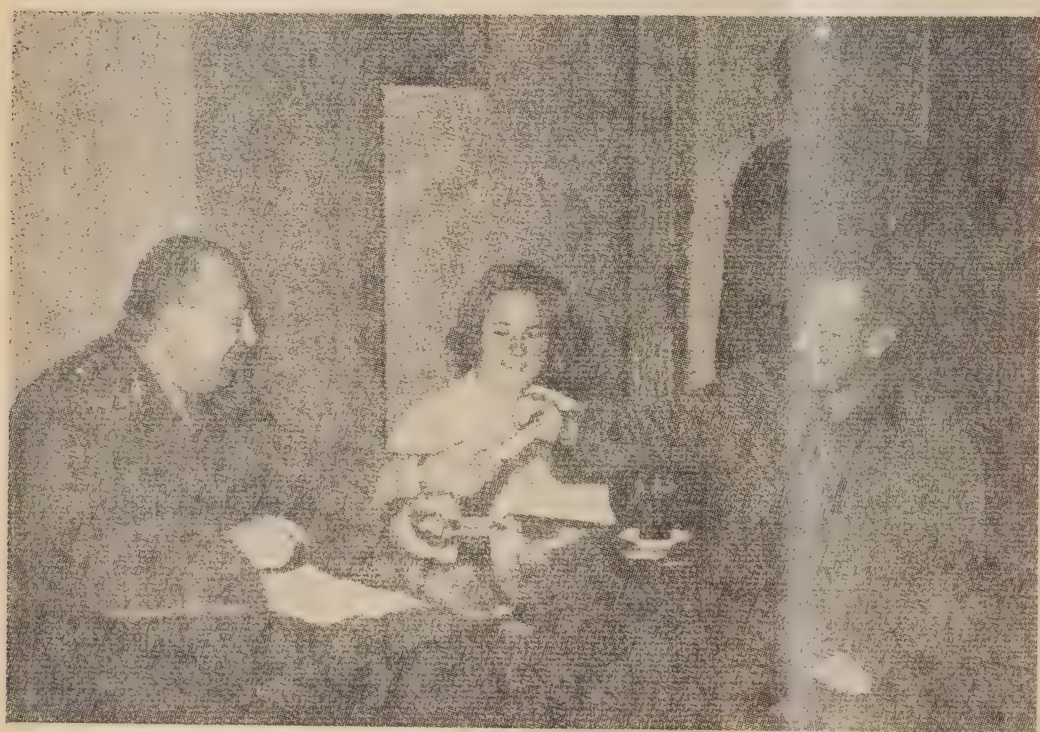
這一點，羅茨倒不必發愁。他知道：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是會通過德國在開羅的領事館，源源地給他寄錢來的。

十天的期限一滿，他就被送進獄中專門關政治犯的那是一座四層樓的建築物，週圍圍繞着高牆，牆外還有不少提着手提機關槍的警衛，在來往巡邏。充份表現着一派刁斗森嚴的肅殺氣氛。

但是，剛一過了這道牆，他的眼前就忽然一亮——一個白頭髮的矮胖子，興高采烈地跑到門邊來擁抱他。那不是別人，那就是有名的威克托。

英雄重英雄，這兩個同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久聞大名之下，一見如故，就像是老朋友重逢一樣，威克托的一隻手搭在羅茨的肩膀上，一邊談一邊走地把他帶到四層樓上。

在樓梯邊已經畢恭畢敬地站着一位獄吏，手裏



羅茨於奉命釋放之後，所有埃及的巨頭們，又非常「老友」的對他夫婦表示「友善」敬烟奉茶招待一番。

「這位先生是這層樓的負責人。」威克托用手一指，就像一位銀行總裁在向朋友介紹他的小出納一樣。

不等羅茨點頭，那位負責人已經把兩個鞋跟「綁」地一聲靠攏，做了一個立正的姿勢，然後才很客氣地說：

「請到那個房間裏去。」

那個「房間」，從羅茨現在的眼光看起來，簡直像座宮殿一樣。牆是新油漆的，在牆上居然還掛了一張油畫。什麼書架、壁櫥、桌椅、電炊爐、電風扇，都樣樣俱全。

一個穿得非常齊整的犯人，端着兩碗熱而香的紅茶，走進了羅茨的牢房。

「這就是默罕謨德，你從此以後的傭人。」威克托擺一擺手，很不在乎地又把話題引到另一方面去。

但是，那位忠實的默罕謨德卻一點也不馬虎，他起碼吻了羅茨的手三四秒鐘，來表示他的忠誠。

在大家喝茶的時候，威克托告訴羅茨：不管怎麼樣嚴的規律，在埃及的監獄裏，一遇到錢就變成了豆腐。——本來每一個「政治犯」，都應當是「與世人隔離的」。

可是，實際上，獄卒們連他們的牢門碰都不敢一碰，晝夜任憑他們開着。

羅茨來到了他的「新宿舍」以後，當天下午，就遇見了一大批所謂「圖拉上流社會層」的人物。他們都是「政治犯」當中最吃香的人物，在互相介紹的時候，最與眾不同一點的就是：沒有人再談什麼「總經理」、「董事」、「總工程師」一類的大頭銜，而卻特別注重於：替那一派搞過「地下工作」；判了多少年徒刑？

每個人都對這位替以色列當間諜的「老納粹軍官」，懷有無限的敬意。

羅茨從坐牢到釋放備受禮遇

上期我說到羅茨被捕後在「電視訪問」中·亮相，「痛斥」以色列「軍國主義」者。當時羅茨太太也用非常感動人的聲音，在電視鏡頭前「坦白」道：

「我深深地悔恨，我們竟然做出來了那樣對不起埃及人民的事……。」

接着舉行的，就是一個非常「盛大」的公審。「當庭法官」是埃及最高法院的首席推事，代表官方起訴的，就是那個「小鬍子」的檢察官納基。

在「控方」提出的各種罪證當中，最惹人注意，同時也最使羅茨心驚膽戰的，是一封西德慕尼黑的律師阿福瑞·載德爾博士的來信。

這位載德爾博士的名字，羅茨並不是第一次才聽到。當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施展了全身解數，來迫害那些跑到埃及去服務的西德火箭專家們的時候，載德爾博士就是這個「

的法律顧問。

皮爾茨教授的情婦兼女秘書濫德小姐，那時成了以色列送來的炸彈的犧牲品，炸瞎了眼睛。現在羅茨既然已經落網，皮爾茨教授認爲這是個千載難逢的報仇機會，就授權給載德爾博士來揭開羅茨的「底牌」，說他並不是眞正的德國人，而是以色列的一個情報軍官。

羅茨做出了一付非常冤枉的神氣，大聲抗議着皮爾茨教授這種做法，是典型的「假公濟私」的復仇方式，而且一再地請求法庭多多考慮那位教授寫這封信的動機。

法官考慮了一陣以後，也認爲載德爾律師這種揭發的方法，看來很像是「栽贓」，用來做「罪證」，是頗有問題的。因此，就沒有准許「控方」引證這封信，來加强羅茨的罪狀。

這樣一來，這位以色列的大間諜，才幸運地逃過了鬼門關。只得了一個「無期徒刑」。他的太太判的刑期是三年。

當他們在法警的監視下吻別的時候，他微笑着告訴她：

「親愛的！別難受，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又會在一起並轡馳騁了！」

從那時起，羅茨就被關在開羅以南的圖拉監獄裏。

那個地方，是座有名的「活地獄」，毯子和褥子都是又爛又臭的。白天熱得像個蒸籠，晚上又冷得像座冰窖，而且連盞燈都沒有。從門外不時地傳來獄卒們踢打犯人的聲音，也夾着受不了酷刑的人們的慘叫。

，撫今追昔，那裏還睡得着覺？

忽然之間，他聽見鐵窗前有人輕輕地在喊：

「快點過來一下！」

他睜睛一看，原來是個獄卒，連忙問道：

「有什麼吩咐？」





被判「無期徒刑」的羅茨毫不在乎的踏上囚車送往監獄服刑

述。

誠屬緩慢，其原因有許多，這是歷史學家做文章的題目，筆者不必翹舌，但思想領域內的不求進取的毛病，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而這種思想形態反映到個人精神面貌上，必然暮氣沉沉；拿來治國，國家的面貌就顯得老大。鴉片戰爭以前，洋鬼子就看穿了我們這個「老大帝國」是紙老虎，所以一戳就穿了，從而寫下了一百年的國恥史。這眞是我們民族的悲哀。

歷史的灰塵到今天還遠遠沒有抖淨，古代士大夫的陰魂不散，還有不少今人在這堆骯髒的灰塵上打滾，讓這陰魂附上了身，並學他們講着鬼話。這類人在精神面貌上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暮氣十足。

若論他們的神態，有回頭顧盼者，「啊，我們過去多神氣！」有眼睛朝上者，「哼，我們過去最神氣！」有眼望腳趾者，「唉，我們現在再也難神氣！」有目光茫然者，「唔，我們是否還可以再神氣？」有盲目樂觀者，「嘻，我們將來必神氣！」有樂天安命者，「嗯，我們現在夠神氣。」有悲觀失望者，「唉，我們永不能神氣。」有幸災樂禍者，「喂，我們怎麼不神氣？」有袖手旁觀者，「喲，我們何時才神氣？」如果用沙濾器把這種種神態過濾，那濾出來的東西，可憐，究竟還是灰色的東西。這些人還沒有掙脫思想的軌迹，而在不知不覺間掉下歷史的陷阱。民族歷史和個人歷史雙重沉重的包袱，促使他們掉入這個陷阱而不知（不是不能）自拔。

的暮氣，必然喪失志氣，志氣喪失，違論其他？

三、悲憤

當然，國中尚不乏諤諤之士，他們能咬緊牙根，朝氣蓬勃，腳踏實地地工作，他們能掙脫歷史的枷鎖，摒除歷史的因襲，掃去歷史的灰塵，驅走歷史的鬼魂，眼望未來，闊步前進。

身上有血漬算什麼？我們會抹掉；身上有傷疤算什麼？我們撫着疤痕激起了悲憤；前路有險阻算什麼？險阻拿來足踏平；跌倒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

這類人，應該是我們效法的楷模。他們就是有浩然之氣的志士。他們光昭日月，氣壯乾坤，是我們民族當之無愧的精英。

寫到這裏，我忽然想起已作古的張贛萍先生。

贛萍先生生前曾經跟筆者說過這麼一句話：「我是懷着悲憤的心情在工作的。」

不錯，從贛萍先生的工作、生活來檢驗，他的一切工作、生活都是貫串了這種憂國憂民，並為國家民族利益終身奮鬬的悲憤心情的。他用自己的言行說明了他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做到了「鞠躬盡粹，死已後已」。

無論贛萍先生的功過得失如何，但從這點看，他不愧稱為一個鬬士。

悲憤！這個字眼有聲有淚，氣沖斗牛！

悲憤！這裏包含火山噴發般的力量！

懷着滿腔悲憤，可以使人不喪志

悲什麼？悲我們民族深重的災難；憤什麼？憤中共的血腥統治，憤我們陣營裏的某些人不爭氣，憤我們自己還沒有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責到應有的責任。

滿懷悲憤之士將在剷除中共暴政的同一戰壕共同作戰，他們應該是團結一致的，應該是腳踏實地的行動主義者，中國有這樣的悲歌慷慨而又不尚空談的志士，中國就有救了。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怒髮衝冠憑欄處，蕭蕭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滿江紅」。我們民族的歷史有優秀的傳統，有光輝的一面。每當國家民族陷入空前的苦難，就必然湧現出一批壯志凌雲義無反顧的志士，他們用血肉之軀，用聰明才智，用浩然之氣延續了我們民族的歷史，不斷寫下了我們民族歷史的新篇章。

上至袞袞諸公，下至百姓黎民，在國難當頭之際，都應該以悲憤的心情來從事我們的工作，拯救我們的祖國。

掃除暮氣沉沉的情緒！

打倒無所作為的懦夫思想！

我們需要的是有志氣的鬬士！

逃亡

雲孃

駕意志的雲梯
　於茫茫
騎死神　瞻望
天邊——
自由
　就在彼岸
夜霧中　那裏
亮起了燈塔

划啊，划啊
逃亡者
　用血淋淋的四槳
衝破驚濤駭浪
衝破鐵幕——
自由
　就在彼岸
划啊，划啊，划……

志氣・暮氣・悲憤

馬行田

一、說志

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習慣，說一個人有沒有志氣，常常說這個人有沒有出息。過家訪友，聽見人家的孩子說了幾句中聽的談及抱負和理想的話，往往會發出一句讚許的話：「這孩子有出息」。這「出息」兩字，在這裏便成了「有志氣」的同義語。

我的一個同鄉，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婦女，既不識字，更遑論懂政治、明哲理了，但她的生活經歷使她具有愛憎分明的是非感。

她居住大陸，家庭也並非是中共所劃的「剝削階級」，丈夫給中共迫害逃亡來了香港，不久就死去了，這個善良的婦女聞耗痛不欲生，但是她悲痛之餘，咬咬牙，捲起袖管，辛勤地負起撫養三個幼小的兒女的責任。二十年如一日，終於把兒女撫養大了。去年，她一鍋端，帶着兒女全家翻山越嶺來到香港，才結束了她們的非人生活。

若以做人而論，我們可以說這位婦女是有出息的。她懂得自己的做人責任，懂得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懂苦撐二十年，談何容易？如果沒有超人的堅強意志和毅力，是無法辦得到的。

雖然她的出息並不是像別的人爲國家民族做出了什麼豐功偉績，不是在科學文化方面作出特殊的發明創造，也不是在經濟營謀方面做出驚人的成就，但從一個特定環境中一個特定的人而論，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婦女有出息，有志氣，而對她產生欽敬之情。

勾踐臥薪嚐膽的故事是爲人所熟知的。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能復國報仇，一湔前恥。在古代帝王中，他雖然沒有做出千秋彪炳的功業，但我們可以認爲，這位小國之君是有出息的，原因是他有着驚人的堅忍不拔的精神，抱着誓要復國報仇的志願，所以他如願以償，獲得成功。

我常常欽佩談遷的韌性。明代的談遷，一個窮書生，爲了著「國榷」，窮十年的光陰，花盡不少精力，才把書寫成。可是一場火，竟把他十年心血化爲灰燼。談遷受的打擊可謂大矣。

但在痛哭之餘，抹掉眼淚，決心寫得更好。談遷之所以有這種無以倫比的韌性，就因爲他有「志」——決心要寫出這樣的一本歷史著作。

語云：「有志者事竟成」，可見欲想事成，必先有志；有志，才有明確的目標，有目標，才有努力的方向；有方向，則可勇往直前，那麼，進成功之門雖不中亦不遠矣。

孟子說：「志，氣之帥也」（見「公孫丑篇」），有志，則有氣，志之所至，氣卽隨之，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志氣」。若要養成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必須確立做人處事的堅定不移志向。否則，一切將成爲盲目，將成爲幻想。

上面所說的那普通的婦女，她立下舉家逃亡的志向，就有勇氣了；勾踐、談遷有志，堅忍强韌之氣就產生了，心至氣動，那管什麼艱難險阻？所以孟子解釋告子的「持其志，無暴其氣」的說話：「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這幾句話的意思簡單說起來，就是一個人志向專一，去做一件事，氣必隨之而動；氣專一的時候，志也會氣聽命於志。有了志氣，就可能有出息了。

二、歷史的陷阱

嘗聽一個老頭子自歎說：「老年人的思想常常循着軌迹」。這是「一篙打沉一船人」的說法。這位老先生對老年人的思想一概而論，未免偏激。

但這位老先生既是自歎，大概發現了自己的思想已停滯不前，暮氣沉沉。哀哉，如果一個人的思想陷入軌迹，離心死的階段庶幾不遠。心死，則活着也等於行屍走肉，他絕不可能讓自己的生活放射什麼光彩，顯露什麼稜角。如果他處事，必然自認是失敗主義者，這就很難企求他做出成功的奇蹟來；大而言之，如果他位在堂廟，必然誤國。

我相信，許多暮氣沉沉的老（少）先生，他們的思想必然陷入軌迹；反過來說，思想陷入軌迹的，必然暮氣沉沉。這是互爲因果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頭巾氣」太重，這是千百年來中國文化傳統中糟粕的流傳。沾染上頭巾氣，就做作穩重端莊；其實這種穩重端莊的習氣相沿，不知坑害了多少人，使身受其毒的人固步自封，不求進取，思想就只有陷入軌迹，從而就出現迂腐的酸氣和灰色的暮氣。

古人我們沒有辦法看到，但從卷帙浩繁的紀錄中，我們則可以看到那些可憐復可笑的各種知識分子形象，有的道貌岸然，有的樂天安命，有的窮酸迂腐，有的自鳴清高，有的玄之又玄，種種色色，不一而足，然而他

香港的大患——擠

崔㓁

從前孔子讚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也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香港人雖然沒有顏回那麼賢，但是在外來人眼中不堪其憂者，香港人確能不改其樂。

個人有憂患者，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也有憂患。今天香港的大患在於擠！但是香港人卻身在擠中不知擠，而生活得滿愉快。

一提到擠很多人會想到上下班時間搭巴士的情況。單就這一點來說，東京的擠更甚於香港。在東京的火車站上就雇用孔武有力的職員，專負責在火車開行，關閉車門之際，把夾在車門中間的搭客推入車內。

上下班之際交通的充血現象，本是世界各大都市的共通現象，而面積越大的都市，情形越嚴重。單從這一點看，香港並不算很擠；換言之，見不出香港擠的深刻性！

寄生蟹式的商店

從外部觀察，香港的擠表現在街邊那些寄生蟹式的各種商店。一個日本記者在報導中，認爲香港最使他驚奇的是在樓梯口，街角開設的那些商店。這是全世界所無，香港獨有的東西。他當然不知道，在鬧市的一間樓梯口，每月租金要高達數千元之譜。

在街上最使人感到擠得難耐的，是商店區那些橫街，整個的行人路被攤販、大牌檔所擁塞，使人無揷足之地，只好到馬路上與汽車競走。即使在通衢大道上，有好多商店也公然佔用行人路，尤其是修車行和銅鐵行一定佔用行人路。這因爲舖面的空間太小，非佔用行人路不可。如果你不服氣，非從行人路上走不可，輕則踩兩腳油泥，重則被絆跌一跤。

抗戰時期我走過自陝西入川的棧道，李白在詩中曾描寫：「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我的經驗，並沒有那麼難，兩旁盡是青山綠水，置身其間有如神仙，使我感到行路難的則是現代化的香港市區！

一門七伙．七竅生烟

要想知道香港擠到什麼程度，單看街頭風光是不夠的，你必須深入羣眾，看看多數人住的情況。頭些年在獨身的階段，我很好搬家，每次搬家都帶着報紙上的招租廣告，到處跑，看房子。看過的一處房子，使我畢生難忘。不到一千呎的面積，租了七伙人家。四房分租了四家，二房東自己用木板圍了半間客廳，另外走廊及另一半客廳放了兩隻碌架床又住了兩家人。一走進去，觸目是人，充耳是聲，又臭氣薰天，比我記憶中的任何難民營更髒、更暗、更擠！屋中的人個個怒目橫眉，七竅生烟，兇神惡煞，人性都被擠變了。

香港人擠之患，已到了非設法解決不可的地步了。幾乎從任何角度，任何問題都可觸及這個禍根。例如以幼稚園來說，各種疾病傳染之烈簡直勝過瘟疫。我五歲的小兒子，幾乎隔不到兩個月就被傳染一次重病，最近被傳染了急性淋巴腺發炎，發高燒四天，醫生無法退燒，幾乎送了小命！

當我送孩子去學校時，每留心觀察，發現有很多小朋友都帶着病上學，我曾向校方提議，應該拒絕帶病的小朋友上課，以免傳染別人。老師對我說，多數家庭居住條件太差，孩子又多，如其把病孩子放在家裏受罪，不如送到學校裏還好一些。

問題少年少女日多

香港的少年少女問題日益嚴重，問題少年變向阿飛，問題少女則逃向酒帘。造成問題少年少女的原因很複雜，不過我認爲居住的擠，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

他（她）們之冒險離開家庭，走向十字街頭，主要因爲在晚飯後，不能享有一桌一燈及清靜無擾的時間供他（她）們溫課和讀書。

在一間房住一家人的情況下，一舉手一投足都會碰到他人，吵架成爲欲罷不能的事情。尤其是夏天，經常在三十度以上的炎熱氣候，斗室如蒸嗦，立刻就會爆炸。如其忍受這無盡頭的煎熬，不如走向街頭去碰運氣。

酒帘女的生涯縱然悲慘，但是當她們掙脫比火坑還熱，比煉獄更苦，與家人擠在斗室中或一隻碌架床上互相怨懟的生活，現在自己可以有一間房子，可以從心所欲的享受冷飲，毫無疑問的她們會有一種解放感和陶醉感，而不可知的明天何必再去想它！

「今天不回家」那首流行歌，在香港特別的流行，我想與不想回家的人太多大有關係。

圖書館滿座的秘密

不久以前，我在一座基督教堂的門前看見一張告示，上面寫着本堂自修堂，自幾點到幾點開放，當時我就沒了解「自修堂」三字的意思，我還以爲是教友的自修聖經。最近在我去道堅道明愛中心的圖書館參觀時才恍然大悟。

該館設有兩間大閱覽室，從早到晚座無虛席。初時我還以爲香港青年讀書風氣眞的盛起來了，後來一考察才知道，這些青年學子利用圖書館多數是作功課，準備會考。不用說這固然因爲他們的家，不能供給他們溫課讀書的簡單設備；而圖書館的冷氣，在炎熱的夏天，對他們更是最大的吸引。大概圖書館爲了便利這些學子，開放時間特別延至夜裏九點鐘。使他們有充分時間作完功課。

以上這些事實在說明，今天香港最迫切的青年問題，是如何供給課餘讀書的簡單設備。這是全世界各國所無，香港獨有的現象，而病根都在一個擠字。

毛派連串不如意事

上一期筆者在「毛派的苦惱與掙扎」一文中，分析兩個失勢的毛派核心分子康生、謝富治，在羅共首腦訪問期間冒然露面，並不能證明他們的政治債務已了，已能復職視事；其後的發展，果不出所料；在許多重大政治集會和外交場面，這兩個必須出席的人物皆未能露面，仍然在繼續隱遁生涯。

羅修南修相繼訪中共

自九日羅共代表團離開北平飛往平壤之後，這一個星期內一連串的事情，也都顯示毛派和毛路線正走下坡。

緊接羅馬尼亞代表團之後，是南斯拉夫外長多帕瓦茲率領代表團訪問中共。

羅共和南共都是「現代修正主義」的頂尖兒人馬。以毛澤東思想來看，都是大逆不道的叛徒。羅共的修正主義表現在外交上面，敢於反抗蘇俄，也敢於親近美國；南共的修正主義則是內外「雙修」，對外同於羅共，內政上則一枝獨秀，實行民主治廠。

這兩個修正主義共黨國家之相繼派代表團訪中共，象徵中共政治路線正往修正主義的路上走，起碼與修正主義停止了鬬爭。

據中共新華社九日的報導，南外長多帕瓦茲在李先念主持的歡迎宴上發表了談話，而且將談話的全文報導。

從這篇談話中得知，南外長之訪問是由於中共主動的邀請；其次得知南外長毫不掩飾與中共的分歧，並且隱約對中共的專制政策提出批判。茲將有關的談話摘述如左。

(1)「我們不會因爲明確了那些方面有分歧而感到失望，只要有國家，就有分歧。……平等國家之間存在着分歧並不是不自然的事情。我相信，你們會同意我們這個看法。在那些不平等國家之間的絕對一致倒是不自然的。」這段話表示，基本看法與中共不一致，換言之不同意中共對共產主義及國際問題的看法。

(2)談話在指摘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之後接着說：

「然而這不是說，我們事先就對任何一個大國和富國不信任，不願意同他們任何一國有可能好的關係，但條件是，不能影響我們獨立和我們決定問題的自由。我們不先入爲主的反對大國，我們是反對實力政策，反對強權政治和反對富國剝削窮國。」

這段話說明了南斯拉夫一向不變的立場。不先入爲主的反對某一大國，而是反對任何大國的實力政策，強權政治。這是從實際出發，不是從教條出發。

中共則完全與此相反。這段話無異是在批評中共。

(3)他單刀直入地說：「南斯拉夫是獨立的社會主義和不結盟國家。在我剛才談到的目標方面，南斯拉夫也要求確保自己的獨立和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的保證，因爲我們相信社會主義的人道和民主性質，而不相信社會主義能靠暴力和強加於人的辦法取勝。」這段話無異是針對中共而發。因爲今天在所有的共產國家中，都在採行某種程度的民主改革，唯有中共和阿爾巴尼亞在實行史大林式的專制。

南斯拉夫外長上述談話並不新鮮，但新鮮的是能在北平公開說出來，中共且全文加以報導！毛澤東如果還握有權力，這是絕對辦不到的！

因爲這三段話都在直接間接批判毛澤東思想！因爲毛澤東先入爲主的反美，並且倡議繼續實行暴力革命來維持無產階級專政；並且迷信眞理只有一個，不容許分歧的見解。

周恩來等准許把南外長的談話全文報導，似乎有意借刀殺人，利用南外長的言論來滅殺毛思想的

朱德陳毅有復出跡象

據十一日莫斯科電台廣播稱，蘇俄政府招待中共大使劉新權訪問杜斜賓、塔什干、弗命塞、阿爾瑪打等地，參觀工業、農場、學術機關、文化設施，旅行期間約爲三週。

蘇聯這一舉動，表面看來似乎酬答中共招待蘇俄邊境談判代表，五月中訪問江南各地，是一種普通的外交禮貌。不過單單在這個時候，中共與美國眉來眼去，招待修正主義先驅——羅共、南共訪問大陸的時候，有這一互相應酬，似並非偶然。這說明中共的對外路線在全面軟化，竭其全力裝扮文明，拉攏友誼。其具體目的則拉攏幫兇急於闖入聯合國。

參加聯合國也是違反毛思想的。一九六四年毛曾親口對美國記者史諾說，中共本身有二十多個少數民族，已經是聯合國了，並教唆蘇加諾時代的印尼退出聯合國。

另一件長使毛澤東不痛快的事情，是「大軍閥朱德」，最近有冬去春來的跡象。六月十四日中共在致電北越主席孫德勝等，恭賀他的連任時，由董必武、朱德、周恩來署名。

自文革以來朱德的政治面貌就不清楚，「九大」以來，凡「五·一」、「八·一」、「十·一」重大節日，朱都照例登上天安門，可是平常的政治活動則一律不參加，官方文件上很少用他署名，唯一的一次是去年十一月，埃及總統納薩逝世時，朱會以「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官銜致電吊訊。而這次之署名向北越首腦道賀，說明朱氏仍健在並且有復起之象。

另從南斯拉夫外長口中證實，姬鵬飛是中共外交部的代部長，部長職位似仍虛席以待陳毅。

今年「五·一」時，葉劍英、陳毅、徐向前三軍委副主席一齊露面，已透露了陳毅可能復出的跡象。

朱、陳二人是四川同鄉，早在井岡山時代就是毛澤

魯逵

書，對於琉球亡國慘狀，敘述甚詳，並保存許多重要文獻，此君聞現住基隆，我政府過去未注意琉球，對蔡璋未予適當支持，實在是憾事，現在應當請蔡璋出面聯絡在台琉人，致電聯合國，並與其他地區爭獨立琉人連成一體。

第二部份是在東京的「自由冲繩協會」，負責人山黑永吉，大濱孫良及中村龜太郎，在美日簽定協定同日，該協會發表聲明稱：「我們一百萬冲繩人，有自然之權利去尋求自由，冲繩人堅決信仰一個合於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所以要由一個國家把我們的行政權交付給另一個國家，這件事我們是不能接受的，美國不應該把我們的行政權交給日本，而應該把它還給這項權利的所有者——冲繩的人民。我們呼籲全世界人民聽取冲繩人民的呼聲，我們堅決籲請美國政府把冲繩（琉球）行政權交還給我們自己的人民，然後我們四十五萬選民去投票決定應否把冲繩交由日本統治或自行獨立。」

該聲明又指出，琉球之統治者立於日本一面，不足以代表琉球人民。聲明又稱：「冲繩人民並未獲得機會去表達他們選擇自由的意願，我們應有機會去決定我們自己的前途，我們堅信一九七二年不應是日美實施把冲繩歸還日本的一年，而該是全體冲繩人民舉行公民投票的一年。」

如果該協會能再接再厲奮鬪，派出專人去聯合國請願，我國駐聯大代表團予以支持，內外配合，推翻美日之間的片面協定，應該不是太難的事。

第三部份要說到琉球本土，由於過去琉球輿論及學生運動操於左派之手，國際共產黨不論蘇俄與中共均贊成琉球重併於日本，主要目的在撤除美國在琉球軍事基地，在共黨有組織鼓勵下，不明眞象人士只見到一羣示威羣衆要求「冲繩復歸」，以爲琉球人民眞的願意重受日本統治，美國所以悍然敢將琉球私自讓與日本，也就是錯認了民意。實際上到了今天美日協定簽字前後，大多數的沉默者開始發言了，首先是一些企業家感到日本一旦重併琉球，他們的基業將遭到日本吞併，此種想法已逐漸普遍於日本各階層，最近一位冲繩有地位商人曾聲言的人民反對重歸日本統治。由於琉球人民反對重歸日本，琉球政府主席屋良拒絕參加在東京簽署的美日協定。

目前琉球大企業家首推宮城仁四郎，其次爲國場幸次郎，這批大商人不斷到台灣談判貿易，他們內心不願歸日本統治，但又不敢首先發難，若能加以運用，由他們出頭號召，將三部份力量聯在一起，共同爲琉球獨立而奮鬪，定可扭轉乾坤。

除去琉球人與中國人之外，還有一部份美國人也可以引爲臂助，尤其是握有法律決定權的美國參議員。

此處要先作一個說明，當尼克遜最初打算將琉球讓予日本時，美日雙方都知道此事實爲天理人心所不容，一旦宣佈必然有人起而反對，美國國內不乏明禮尚義之人，如反對毛黨入聯合國之「百萬人委員會」即其著者。如將此案送交國會可能被否決，當時尼克遜就想出一個偷天換日的辦法，準備運用總統權力，將琉球移交日本，如此可以免掉國會這一關，來一個道地的私相授受，以後被國會議員知道，提出反對，認爲總統蔑視國會權力，國會決不答應，尼克遜無可奈何，只得按照一般手續，在協定簽字後送交國會審查，在參衆兩院通過後，由總統簽署始能成爲法律。

此一手續決定後，本年四月二十三日維琴尼亞州選出的參議員伯特，首先發表聲明將在參議院反對琉球歸日一案通過，伯特是武裝部隊委員會的委員，在參院相當有力量，經伯特提出後，響應者頗不乏人。

到了五六月間，美國當局逐漸感到參議院一關難以通過，因爲一項議案通過須三分之二多數，否決只要三分之一多一票就成了。目前美國參議院共有議員一百人（每州二人），若有三十四人投反對票，美國出讓琉球案即胎死腹中。大概尼克遜也感到茲事體大，恐怕萬一被否決，無法向佐藤交代。六月七日美國國務卿羅傑士與日本外相愛知揆一在巴黎出席「經濟合作開發組織」理事會部長會議，預定討論琉球轉讓協定簽署事，羅傑士竟然帶了五帶他們一道去巴黎，在會議閉幕後，介紹五位參議員與愛知作了一次長談，五參議員可能將參院對「琉球案」看法告知，愛知在會後告訴朝日新聞隨行記者小田說：「美國參議院情形確不簡單。」

目前已知的堅決反對琉案通過的有中南部參議員二十人，他們反對是因爲不滿意日本對輸往美國紡織品自動限制所取的態度。另一部份是參加軍事委員會的議員，他們不滿意日對分擔防務所持的態度。這兩派議員總數已超過三十人，有足夠力量可以否決琉案。

以上兩派參議員之反對琉案，均是由於利害關係，前者着眼經濟，後者着眼在軍事，尙沒有一個是基於道義出發，這並不是說美國參議員沒有一個講道義的人，實在因爲他們對琉球歷史，文化全不了解，不知這是一個有文化，有歷史的東亞「守禮之邦」（清代康熙年間頒給匾額），其立國較美要早四百年。美國一貫以扶助弱小民族獨立爲職志，尼克遜怎能任意將一個弱小民族出賣給另一個民族。尼克遜的行爲不僅違背了美國的立國原則，也傷害了人類的良心。如果琉球獨立運動人士，派出代表到美國國會呼籲，要求美國人拿出良心來，對一個弱小民族援手，若能得到一次在美國國會致詞的機會，更大有助於琉球獨立運動。

總之，此一問題目前情況雖然危急，並非完全不可爲，我國外交當局及全國國民應認清幾點：

第一，爭釣魚台必先爭琉球，琉球不保，受害者決非一處釣魚台列島，整個中國及東南亞都有機會再受到皇軍蹂躪，史實具在，並非危言聳聽。

第二，要鼓勵琉人自行組織起來，爲獨立運動而鬪爭，我們必須堅決支持，任何犧牲皆所不惜。

第三，爲了否定美日協定，應即日宣佈派軍艦巡邏釣魚台島，在島上設立氣象台及漁民防風設備，任何國家如敢侵犯中國領土我們決以武力對付。

第四，明告日本，如果無意經歷第三次大戰，最好還是對琉球縮手。

目前搶救琉球並未絕望，不過，可不能再躭擱，如果我們仍然因循下去，其後果是不能想像的。

趕快搶救琉球

岳騫

十年前，筆者曾向日本名政論家渦山貞親先生說過這一段話：「……琉球從明朝洪武年間向中國稱臣進貢以來，直到光緒五年為日本所併為止，五百年中，不侵不叛，恭順非常，中國周圍的藩屬，皆是以兵力平定的，只有琉球不是；既平定之後又時降時叛，屢動兵戈的事，也只有琉球未有。在感情上來說，我們自然忘不了琉球；其次，在我們國勢衰微時，琉球為日本所併，到了我們國力充實時，自然要拯救琉球，中國王道精神是興滅國，繼絕世，今日正該施之於琉球，何況兩次大戰後，所有亞洲國家，除去尚在蘇聯佔領下的中亞數國及印度併吞的布丹、錫金之外，皆已獲得獨立，只有琉球仍有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可能，在道義上來說，中國不能不維護琉球的獨立。再其次，根據歷史，日本人侵略琉球是侵略整個東亞的起點，光緒五年滅琉球，又十五年發生甲午戰爭，次年割台灣澎湖，又十六年併吞朝鮮，又二十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三省，又六年掀起七七事變要滅亡中國，又四年掀起太平洋戰爭要獨佔東亞，總計從滅琉球到珍珠港事變，先後不到六十年的時間。目前時代的輪子又轉到日本要併琉球，身受半世紀之害的中國人安得不驚，所以在利害上說，我們也不能容日本重佔琉球。」

這段話以後寫入「琉球獨立與東亞和平」一文，刊於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十二月號現代雜誌，當時筆者尚不知有釣魚台島，只是覺得不能讓日本重佔琉球，如果琉球再淪入日本之手，必然要危害到整個東亞和平，而首當其衝的也必然是中華[illegible]

六月十七日美日兩國已簽訂了「歸還」沖繩協定，把琉球羣島連同中國的釣魚台列島一起送給日本。中國外交部在獲悉美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即將簽署移交琉球羣島之正式文書，甚至將釣魚台列嶼亦包括在內時，於六月十一日下午發表聲明：「中華民國對於琉球最後處置之一貫立場為，應由有關盟國依照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予以協商決定，此項立場素為美國政府所熟知，中華民國為對日本作戰主要盟國之一，自應參加該項協商，而美國未經此項協商，遽爾將琉球交還日本，中華民國至為不滿。

關於釣魚台列嶼，中華民國政府對於美國擬將釣魚台列嶼隨同琉球羣島一併移交之聲明，尤感驚愕。該列嶼係附屬台灣省，構成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分。基於地理地位，地質構造，歷史聯繫以及台灣省居民長期繼續使用之理由，已與中華民國密切相連，中華民國政府根據其保衛國土之神聖義務，在任何情形之下，絕不能放棄尺寸領土之主權。現美國逕將該列嶼之行政權與琉球羣島一併交予日本，中華民國政府認為絕對不能接受，且認為此項美日間之移轉，絕不能影響中華民國對該列嶼之主權主張。故堅決加以反對，中華民國政府仍切盼關係國家尊重我對該列嶼之主權，應即採取合理合法之措置，以免導致亞太地區嚴重之後果。」

我國外交部此次聲明先琉球而後釣魚台，對釣魚台立場雖强硬，但基本着眼點仍在琉球，此是高手着棋，探驪得珠，行新政必用新人，於此更可得一證明。

關於釣魚台列島根本就不成問題，因為該列島[illegible]以武力與之周旋，就算打敗了被敵人强佔去，但我們仍然要收復回來，台灣淪陷五十一年，東北淪陷十四年，結果仍然歸入中國版圖，因此，本文不擬討論釣魚台列島，而要向國人呼籲趕快搶救琉球。只要琉球不再度淪亡，能成為一個獨立國，則釣魚台決不會成為問題，若是琉球亡於日本，遲早台灣都會成問題，更何況釣魚台列島？為了保衛釣魚台列島，必須先爭琉球。

美日已於六月十七日簽署協定，規定將琉球歸還日本，時間是一九七二年，目前搶救琉球還有一年時間，只要我國朝野一致努力，不惜以任何手段出之，相信還可挽回危局，目前試提出幾項可行辦法。

第一，由我國駐安理會代表致函聯大主席，請求召開緊急會議，處理美日私相授受琉球一案，同時由安理會通過托管委員會，要美國向托管委員會提出報告，有關托管琉球經過，如果美國出席托管委員會代表聲明已將琉球讓予日本，則安理會可予以否決，指出美國行動違反托管委員會規定，限令美國取銷出讓琉球與日本的協定，並定出限期促進琉球獨立，否則美國要負起破壞聯合國憲章責任，安理會可建議聯大主席召開聯大特別會議，處理此案。

第二，如果以為中國出面孤掌難鳴，兼有越俎代庖之嫌，可以促使琉球人自己出面請求，中國代表可以根據琉球人請求，促使安理會開會討論。

目前已知的琉球人爭取獨立團體就有三處。第一部份在台灣方面，原有一個琉球協會，主持人琉人蔡璋，是當年明太祖遣去三十六姓後裔，雖為華[illegible]

本談不上文化，最初幾得一些蒙古文化，即殘酷統治，到彼得大帝始輸入一些西歐文化。共產主義來自德國，也非國產。二次大戰後一切太空成就，更非俄人成績，乃是俘虜德人科學家所製。不僅無文化，經濟一直落後，況「獨裁是腐敗」，蘇聯也衰老了，史大林時代那股向外擴張侵略野心，早已消失無踪。國內怨聲載道，到號發現反政府的蚊型報，知識分子時有被拘捕事件發生。一個建築在沙泥上的中共政權，它皆無法制服，何況其他强國。再說中共，它嘗以七億人來嚇唬無頭腦人，但我們知道，大陸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民皆痛恨這個殘暴政權，人人皆有「時日曷衰，予及汝偕亡」之嘆，大陸逃亡潮愈來愈盛，可做明證。中共一向以韓戰自吹，眞實韓戰打個平手，一是因杜魯門之昏，不接受麥帥建議，一是用蘇聯軍火，驅使前國軍作戰。中共本身並無貢獻，何驕傲之有。作戰需要錢，中共經濟最落後，此可從大陸人民所配給的糧食、布料奇缺及大量輸入海外小麥證之。況內訌不停，最高層從無三人以上會團結一起的。以這樣的政權，怎會有資格發動世界大戰。毛林只會宣傳欺騙，說大話，那算不了事實。毛酋滿想學希魔，可惜他的條件比希魔相差太遠了。所以蘇毛共皆無力發動三次大戰。中東戰火本可能引起大戰的，但經以色列一戰而大敗阿聯，納薩從此不再敢亂發狂言，當時雖未被逐下台，但終以憂鬱而死。蘇聯滿想出兵南下，但鑑於美國支持以色列，也只得退縮，故至今仍維持美蘇在中東均勢之局。可能要長期維持目前現狀。

三次大戰既不會發生，世界赤化更不可能的。蘇聯在東歐的附庸國家，首先南斯拉夫叛離，實行自主。後來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波蘭相繼發生事端，而亞洲的毛共更要與蘇聯分庭抗禮。既成局面蘇聯皆不能控制，還談什麼赤化世界、「世界革命」。蘇聯早已失掉勇氣了。倒是毛共如初生之犢，不知天高地厚，搞什麼以鄉村包圍城市（以落後地區包圍開發地區），但也只是吹吹牛而已。在亞洲說，毛共原想赤化星馬，後來證實失敗了。又想利用昏人蘇加諾赤化印尼，利用施漢諾赤化高棉，利用恩克魯瑪赤化非洲剛果，被利用者可惜皆不受人民支持，一個一個皆倒下去了。現在毛共野心不死，又想在土耳其、伊朗、中南美搞事，以過去經驗證之，當然也決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一種大事業的成功，必須具備三條件，(1)要崇高的理想，使人人心甘情願追隨。(2)作法必須光明正大，合情合理。(3)領導人必須有高尚人格，眞能具捨己爲人精神，更要有非常的才能，所謂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始能建非常之功。今共產黨集團三者皆無，何以談赤化世界，只是幻想罷了。

從上以觀，足見三次大戰與世界赤化皆不可能發生，大可不必杞人憂天。然而這個危機四伏的世界，如何解決？這就需要第三條路，也就是光明之路。何謂第三條路呢？此非他，即理性之路。理性也即人性，是人生基本法則。正如天體運行的自然法則一樣，決不能脫離，脫離世界必大亂。今日世界之亂，即因人脫離理性之所致。馬克思主義就是最違反理性的邪說，而毛澤東尤甚，究，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長，如孔孟遺教及宋明學業，皆有極精微說明。故欲求世界光明，非積極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不可。今人多喜新厭故，認爲中國傳統文化已古老了，不適合新潮流，這實是大錯特錯，須知只有物才有新舊，眞理只有一個，是永恆不變的，那有新舊之分。

推行中國傳統文化，早已有人見到它的重要性，如廣東某一時期教育當局不是下令實行各校讀經嗎，但是結果大失敗。失敗原因，並非讀經之過，乃方法的落伍，那是開倒車，自然要失敗的。如何才不失敗？個人以爲㈠是要先整理國故。中國經典，多是語錄，既無系統，因歷代援引，重複地方也很多。我們必須依照現代社會科學編纂方式，一一加以整理，青年學子才易讀易明，才能引導他們的興趣。㈡應仿宋代書院方式，推選全國品格高尚、學問豐富的學人主持其事。今日教育風氣，只重學不重品，宜乎青年多入邪途。今日品學兼優的學人固不易得，但如能注意培養，先由領導人物、階層以身作則而提倡之，也並非難事。正曾國藩所謂風俗之厚薄，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此事並非幻想，乃是有一事實足以證明的。

四十年前，美國人富蘭克・布克曼博士（Dr Frank Buchman），創始「道德重振」（西方簡稱MRA），即實現了這種崇高的理想。這種理想，西方稱「超越的意識型態」，它是儒、佛、耶的混合精華，主張無野心（包括權力、名譽、金錢……）、無貪婪、無仇恨、不分種族、不分宗教、不分國別、不分階級，皆一視同仁的世界大同主義。實行方法，主張先從個人入手，即儒家的正己正人，佛教的度己度人。如何正己？即依四大道德標準（絕對誠實，絕對純潔，絕對無私，絕對仁愛）時時改變自己。至今參加此一生活的人，上至各國元首、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新聞記者、哲學家、詩人，下至學生、工人、演員、士兵，無所不包。就國別說，已有六十餘國；就人數說，已超過數十萬以上。世界修練總中心，設於瑞士柯峯，各地方中心則遍布全世界每個角落，規模龐大者，在美國有兩處，在英國有一處，在日本、印度各一處，皆可容納數千人同時開會。每年夏季在瑞士柯峯，例開世界大會。此大會即另一聯合國大會，但有不同，㈠代表可自由參加，並非一定代表政府。㈡解決問題方法，不是投票，乃是聽從理性，也即接受良心裁判。那一年土希兩國爲塞島問題，幾乎大戰，但因用上述方法，卒能化干戈爲玉帛。此類事甚多，不勝枚舉。㈢無攻擊性演說，只有理性地訴眞相，有時向對方道歉。㈣此大會討論的，不限於國際政治，一般社會、家庭問題也在討論之列。

最近印度道德重振中心，在拉志瑪・甘地（聖雄甘地之孫）指導下，曾完成一件工作，印度青年一如他地一樣，多想把權、搞事（即所謂新左派、毛派），小甘地乃邀他們領導人物討論印度問題，達八小時之久，卒將一幫青年說服，且把他們安置在幾家工廠服務，最後成爲MRA工作隊員，完全唾棄馬、毛了。印度如是，其他各國亦然。上文我們謂世界前途，不是黑暗，而是光明，即根據今日世界各個角落，皆有如小甘地這樣人在奮鬪中。

世界前途一片光明！

縉山

編者按：毛澤東在其去年「五・二〇」反美聲明中叫囂：「世界大戰危險依然存在！」這無非是自嚇嚇人之謬言。可是國際姑息分子配合囂張的赤焰，鼓吹投降主義、調和主義。以致世界各國人心徬徨，甚至一些原日堅決反共的分子，也發出悲觀的論調。灰暗的氣氛，籠罩世界。本文作者縉山先生，以其淵博的近代、現代史知識，銳敏的眼光，冷靜的頭腦，將歷史事實與現目情勢結合分析，指出當前國際局勢有利於自由世界，只要大家有信心，人類前途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黯淡。從悲觀中看到樂觀；從黑暗中看到光明。見解獨到，言論精闢，無異給悲觀論者一服清醒劑，值得萬人一讀。

今日世界各地每日發生新聞，可以印成一種表格，卽無非强劫、綁票、謀殺、自殺、强姦、放火、暴動、示威；天天如此，千篇一律。每日電台、電視、報章皆把它當成新聞，實際這已不是新聞，正如日出與日落一般。這應該稱爲嚴重問題。

凡事發生必有原因，這個嚴重問題原因何在？往遠處說，是由於西方文化所造成。西方文化的特長，是對上層物文研究的成就，而缺點是對社會根柢的人文觀點不正確。中國文化最重人文，提倡反省、修身、仁、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西方文化則正與此相反，他們的立腳點，是「重在於身有益」，而中國則在「問心無愧」（良心裁判）。最能代表近代西方人文學說的，是斯密士、尼采、達爾文乃至馬克思之流。孔、孟、老、莊及宋、明諸儒著書，讀來是滿腔生趣，希望、光明。反之，如斯密士、尼采、達爾文、馬克思之流，卻是滿腔殺機，前途一片漆黑，絕望、毀滅。西方雖多是基督教、天主教國家，但對耶穌最重視的愛、容忍教義，則甚少接受。滿不如對斯密士的「孳孳爲利」、達爾文的「優勝劣敗」有興趣。此可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兩次大戰證之。若遵奉中國文化，決不會產生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及兩次大戰。

從近處說，一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國共產政權的出現，崇拜馬克思主義，要利用無產階級工人，以圖達到「新階級」（共產黨貴族）統治全世界的目的。於是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國際，招募各國工人、學生到莫斯科受訓，教以回國統戰顛覆造反知識。因此全世界各地皆湧出共產黨。人性有善、有惡，但無論何種人，向上難，向下易，故世間做壞事者總多過於行仁義者。馬克思細菌之所以到處繁殖，理由卽在此。另一是二次大戰後，中共竊據大陸，毛澤東從未受過中國正統文化洗禮，有之只是熟讀水滸，滿腦子皆是做賊、造反思想，故推李自成、張獻忠爲偉人。中共初得政權，羽毛未豐，故力主「一面不可告人的野心。他們的野心是什麼？並非如「共產黨宣言」那麼「堂皇」，因爲不夠堂皇，所以見不到，因爲太醜惡不可告人也。但細研究他們的宣傳品，也畧知一二，卽推翻舊的制度、權威，另建新朝廷，「新階級」，以達到自己掌權、威風、享樂不可告人的目的。簡言之，這就黃巢、李自成、張獻忠的思想，也卽毛澤東思想，實與貧苦大衆無關，君不見大陸逃亡潮愈來愈澎湃嗎？這些逃亡者，皆是貧苦大衆可憐人。他們如有一線生路，也不會冒死逃亡。可嘆無知世人至今還在幻想，以爲共產黨會建造出天堂。正所謂毛幫未到想毛幫，毛幫既到思逃亡。今日世界前途只有三途：一是三次世界大戰，一是世界赤化，如果不幸走入這兩途，當然就是黑暗。但不必悲觀，這是不可能的。何以言之？過去兩次大戰，以第一次大戰原因最複雜，牽涉的國家也最多，預料到的，非有一次大屠殺，非拚個死活不可。雖然如此，但誰也不願先開火。世人皆抨擊德國是禍首，其實，奧國才是眞眞禍首。因它壓迫塞爾維亞過甚，乃爆發奧太子婦夫被暗殺事件。當時奧國如肯接受塞國的懲兇、謝罪、賠償，也就大事化小，大戰便可消滅於無形。但奧國不肯，卻非亡塞不可。塞國爲了救亡，只有一拚。奧國背後有德國，塞國背後也有俄國，於是初由奧塞交戰，卽刻擴大爲歐戰，再擴爲世界大戰了。

二次大戰起因，比較簡單，只是法西斯德意日軸心國決心對民主國家挑戰、侵畧，先是日閥侵畧東北，繼之意國侵畧阿比西尼亞（今稱衣索匹亞），國聯無力，民主國家如英法國且縱容法西斯，正如今日號稱自由國家，卻反而扶持共產黨國家一樣。因此，引起希特勒狂妄，以爲世界無人，大可以重分世界，故與意日結成軸心，欲橫行天下，爲所欲爲，二次大戰以起。二次大戰禍首是德意日，但最初無英法幫兇，也不致發生。

今日國際情勢，類似二次大戰，共產集團卽等於法西斯軸心，而英美法加諸國政府縱容共產國家，也和過去英法縱容法西斯國家一樣，毛澤東也正像希特勒。但國際局勢與以前大不同了。㈠過去獨立國數甚少，今則多起來，卽由簡單變複雜了。㈡過去國聯軟弱無力，只操縱在英法手中，今則聯國漸進步，發生相當作用了，而且非復從前可以由幾個大國操縱，除美蘇兩大集團之外，尙有許多會員國，他們也各自成一集團，如非洲集團、回教國集團，還有所謂

善謀，而阮慶，一個接一個，但軍人們各懷野心，搞兵變志在奪權，互相傾軋。因此，南越局勢陷於混亂，政權隨時易手，民心驚惶，士氣渙散，無異給北越造成一個絕好機會。

越共大肆活動，北越也認爲解放南越的時機已成熟，正規軍大舉南下，支援越共作戰，南越軍無鬬志，眼看北越已操必勝之券，要挽回南越危局，使東南亞不致受到赤化威脅，除了美國直接介入越戰，別無他途。

代罪羔羊詹森

因此，可以說美國介入越戰是甘迺廸種下的惡因，詹森在繼他出任總統後，實無選擇餘地。如果甘迺廸不同意發動這次政變，吳廷琰兄弟一定可以使局勢日趨穩定，美國不必動一兵一卒，更不致在國內引起連串的反戰浪潮，使國內也動盪起來。甘

，這些越戰秘件發表，他就會被指爲美國罪人了。

詹森雖然是個碌碌庸才的總統，可是在繼承甘迺廸處理弄得一團糟的南越局勢，簡直沒有選擇餘地，他擔當了一切過失，這值得原諒和同情的。

初時，他還以爲可以嚇阻北越，表示美國不會坐視南越赤化，希望北越知難而退，因此最初採取的步驟是轟炸北越。可是足足炸了一個月，北越還沒有退縮之意，然後他才決定出兵，以示美國確有此決心。但北越依然作戰到底，且越來越激烈，詹森投入這場戰爭的注碼愈來愈大，變了泥足深陷。

越戰曠日持久的結果，使美國國內反戰活動漸漸加劇起來，直到無可遏止的地步。到尼克遜上台時，儘管他競選時以反共姿態標榜，也不能不向國內這股狂熱的浪潮低頭，他只能用盡一切方法，試圖擺脫越戰，安撫反戰的怒潮。尼克遜一再表示對共黨的親善、退讓態度，都因爲受到壓力，不能不爾。

不求勝利之戰

越戰演變的情況，大致如此，可以說，作出錯誤決策是甘迺廸而不是詹森；但今天詹森卻要擔負了歷史上的責任。

可是，根據紐約時報發表的所謂越戰內幕，卻是從詹森時代開始的，甘迺迪的一段上文因果，卻不包括在內。單是這一點，紐約時報的揭載殊欠公正。

秘密文件指責詹森當年不肯聽從副國務卿飽威爾的意見，他認爲，美軍參戰的結果，將會演成長期的戰鬬，不會獲得決定性的結果；應該談和才是正當途徑。

可是，如果不出兵，今天的南越，已是赤色世界。和談嗎？只要看看巴黎和會，就該了解到和談也不會有結果。美國介入越戰沒有錯，錯在定下一個「不爭取勝利的戰爭」的原則。

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月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以心臟病病卒，享年五十二歲，遺下一妻四子女，遺孤俱未完成學業。張先生生前友好特發起募集子女教育基金，使他們能繼續求學，目前已集得二萬三千零六十四元。張先生的舊雨新知，望伸出同情之手，扶掖弱小。如惠贈款，請以劃線支票寄交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每週公佈數目，以昭大信。

下面爲上週收到欵項的數字：

黃埔軍校同學會（詳細名單見本期第二十九頁）二千三百七十九元

萍友 一千元　無名氏 一百元　周明 六十元　羅羣力 五十元
Ng Sui Wan 一千元　巢永棠 一百元　黃傅婉宜 五十元　蓋華 五十元
青鋒文社 一百七十五元　陳念華 一百元　翁覺芳 五十元　鄺興 三十元
梁景蔚(美國) 一百廿元　葉知名 一百元　讀者之一 五十元　黃忠李殺毛 三十元
李家眞 一百元　胡養之 一百元　一讀者 五十元　李霄 三十元
陳木 一百元　趙聰 一百元　鏡魂 五十元　讀者W 三十元
魯菴 一百元　方程 一百元　神人 五十元　程先生 三十元
尖鋒 二十元

陳錦江 二十元
棄左 二十元
陳思聰 二十元
Fred Cheang 二十元
沈勞 二十元
安慧法師 二十元
馬崇銘 二十元
朱寶羣 二十元
江南 二十元
林力 二十元
黃鑫 十元
顧錫 十元
安騫 十元
井惠如 十元
申卓石 十元
鍾國敬 十元

本週合計六千五百六十四元，連前共二萬三千零六十四元。

新聞以外



策動政變推翻吳廷琰政府
越戰惡果甘廼廸應負其責

萬人傑

紐約時報發表越戰秘件，從詹森時代說起，委過於詹森。其實，越戰惡果的眞正起因，在於甘廼廸同意中央情報局策動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的南越政變，殺死了吳廷琰兄弟，替北越及越共製造機會，弄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美國報紙爆內幕成風

本月來最熱鬧的是美國報紙爭揭越戰秘聞，自從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波士頓環球報等先後搶登秘密文件後，許多其他報紙也不甘執輸，大家勾心鬬角，盡力發掘，因此，直到老萬執筆時，已有十幾家美國報紙刊登越戰秘件了。

老萬在報上評論紐約時報事件時，曾作預言，美國的報紙必然紛紛起而效尤，競相刊登。因爲美國報人只問這些資料是否對讀者有刺激性，不會理會刊登後對國家有多大影響。爲了紐約時報這一刊登，轟動世界，其他的報紙，自然也照辦煑碗。因此，今日的美國報紙，除非沒有能力找到秘件，一旦到手，必然全部公開，爭取讀者。也因爲他們的不擇手段，把尼克遜政府弄得手忙腳亂了。

白宮應付美國報紙大爆內幕的辦法是申請法院頒禁制令，不許這些報紙繼續刊登。可是禁得這一家，別家又發表，美國有那麼多報紙，一家登一部分，尼克遜便無法撳住。

白宮頭頭傷腦筋

報紙應不應該把國防機密文件公開？美國人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政府官員認爲秘件公開，等於一[illegible]

但自命開明的自由派，認爲國家一切政策，都要讓人民知道，因此他們認爲發表秘件是合法。現在美國的報館和政府正在爲「可以登」和「不可以登」大打官司，結果如何，雖還未知，但爆內幕已成爲美國報紙風尚，即使能禁制現目正登載秘件的報紙暫停刊登，卻無法制止其他報紙不登。看來，美國的秘密檔案會不斷在報上發表，除非他們不能弄到手，只要有辦法找到一些文件，就會成爲報上的大好資料。這一來，使美國政府頭頭們，大爲頭痛了。

更使他們受窘的是：報紙的主筆根據這些秘件資料，著論大肆抨擊，挑動人民情緒，這一招，使美國的官員無法抵擋。

六三年的政變

美國介入越戰前後，的確有許多未被公開的秘密。其中有一些得自傳聞而未加證實，現在因秘件的發表，傳聞變爲事實。美國人民認爲美國本可不介入越戰的，但因甘廼廸和詹森的顢頇無能，弄到焦頭爛額，進退兩難。對過去的政府，不禁引起極端不滿情緒，而尼克遜卻擔承了這後果。

很大關係，而策動這次政變的幕後支持者正是甘廼廸。這一次政變，當時雖有種種傳說，但未能證實。現在，爲了美國報紙的大爆越戰秘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一日政變的內幕，相信不久會成爲報紙的公開資料。

據共和黨議員麥克羅斯基直稱，他保有美國鼓勵及授意推翻南越總統吳廷琰的機密文件。他說：國務院當時贊成策動這次政變，五角大厦則反對。

國防部說：「沒有了吳廷琰，我們不能獲勝。」國務院說：「有他在，我們不能獲勝。」然後是甘廼廸，他指出：「既然有他我們不能獲勝，沒了他我們也不能獲勝，我們何不退出？」

麥克羅斯基說：「在我們閱讀的五百多頁秘密文件中，他就是對美國介入越戰唯一提出問題的人。」

南越大悲劇

但，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的推翻吳廷琰政府的政變，卻造成日後南越的大悲劇。這幕悲劇到現在還未能完場。中央情報局若沒有美國總統的命令，不可能進行這項陰謀的。

其實，在吳廷琰政府倒台前，南越局勢可說相當穩定，軍人聽命，吳廷琰正全力進行農村戰畧，在鄉間積極掃蕩越共游擊隊，只要將游擊隊肅清及控制，北越便將無所施其技。

代罪羔羊姚登山

俗云「紙裏包不住火」，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引火燒身，弄到今天北平的要人成天以撒謊、放烟幕來遮羞掩醜、混淆黑白。四月初周恩來展開乒乓外交後，已露出了好幾隻馬脚；六月二十一日倫敦美聯社一篇報導，又揭出了一隻馬脚。那就是中共於六月十一日，在北平舉行四千人的大會，公審鬭爭姚登山。

紐約時報載稱：「人們認爲，中共這項不尋常的行動，是企圖推卸在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時，所發生的一切暴行責任，這些暴行，是造成中共在文革後尷尬處境的原因。」又稱：姚登山在大會中被控以「陰謀傷害周恩來，及拘禁外交部長陳毅」。

姚登山是毛的痛脚

爲什麼說姚登山受公審事件，是毛澤東露馬脚呢？先看姚登山其人其事。他在文革以前只是中共外交人員中的三流角色，最高官階是駐印尼的臨時代辦。在政治鬭爭中本來是一不起作用的小籌碼。一九六七年五月在耶加達中共使館，因抵抗印尼學生反中共示威而奉命返大陸，在機場受到江青等中央文革人員的歡迎，在當時人們也不過認爲是即興的獨幕劇，對文革發展絕無關宏旨。因爲文革發生後，以一個三流外交官，一直在印尼，根本接不上形勢。可是，姚登山一回到北平，立刻就變成外交部造反派的核心人物，毛澤東和江青二人不但特予召見，並且還挽着他的胳臂（姚居中）照了一張像片，以示信任和鼓勵。

毛澤東所以對這樣一個小角色，下這麼大的媚工，正所謂「幣重而言甘」，是要求他完成一項極爲艱鉅的任務，那就是率領造反派，奪取外交部的大權。

自從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外交部在周恩來、陳毅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是抗拒造反奪權的堅壘，屢次擊敗造反派的進攻，使之再衰三竭。

「九全大會」之後，國務院各部，相繼任命新部長，唯外交部仍由原來的副部長姬鵬飛，公開以「代部長」主持工作，其他副部長喬冠華等亦已復職，這都說明外交部情況特殊，舊當權派在周、陳影响之下，堅強團結，無懈可擊，造反派迄未得手。

當時毛澤東想利用姚登山，再接再厲，率造反派攻下外交部。結果亦事與願違。

陳毅可能復出

一九六七年八月，由於「揪軍內一小撮」揪出了亂子，毛澤東遭遇了大部分軍區負責人的反抗，被迫揮淚斬王力（揪軍的代表分子），八月七日親自下條子批王力：「王力的八．七講話，是一株大毒草！」在這同時對外交部的造反奪權也實行總退卻，將姚登山「掛起來」，與王力同案處理。他下條子說：「現在外交部敢不敢打倒王力、姚登山的問題，是革命還是不革命的問題。」三個月前，還特別召見姚登山，夫妻倆還左右排立，擁着姚登山拍照並公開發表，現在一變將姚登山列爲打倒對象，變化未免太快、太不自然了！

經同年九月的停止「造反奪權」，轉爲「鬭私批修」；一九六八年三月去代總參謀長、毛在軍中的心腹楊成武；同年七月各軍區自動出兵掃蕩毛派武鬭據點；毛派形勢日蹙；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之後，新當權派穩步鞏固權力，迫毛派逐步後退。「九大」後浮上領導層的毛派如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逐漸的失勢去職；而在文革期間遭受打擊的舊當權派，正逐漸復起當權。在「九大」之後兩年另三個月，仍翻出舊帳，公審鬭爭姚登山，這顯示新當權派正進一步「挖根」，來打擊毛派；同時也顯示更多更重要的舊當權派，將要復起當權，加入新當權派的陣容。在這一情勢之下陳毅很可能復出任外交部長。



毛對姚愛莫能助

姚登山只是一個可憐的小丑角，當年在「偉大的領袖」，和「偉大的領袖的愛人」挾臂拍照鼓勵之下，曾充當造反奪權的英雄，曾憧憬會走上外交部長的寶座。一九六七年八月，雖因軍人壓迫，隨同王力一齊失勢，但是有「偉大的領袖」撐腰，絕不會再有什麼打擊，再壞也不過是無官一身輕，逍遙吃皇糧，住頤和園看革命戲，悠遊度歲，等機會再起。絕想不到現在會被揪出來公審鬭爭！這說明「偉大的領袖」對他愛莫能助了。四千人的公審大會，是不容易掩飾的消息，中共所以秘而不宣，給西方記者造機會，大概爲了給毛澤東留點面子。



張贛萍遺著介紹

張贛萍先生生前嘗對人說自己是「半途出家的爬格子動物」，這無疑是他自謙之言。其實，在本港文壇，張先生的作品無論在質、量和銷數方面，比起許多專業作家都豪不遜色。他的筆名很多，比較常用的便是這個代表其籍貫（省、縣）的筆名。可惜天妒英才，正當張先生的寫作活動到了盛產期，便不幸早逝。茲將其遺作擇要介紹如下：

抗日名將關麟徵 四元
歡場兒女 三元六角
終身大事 三元六角
戰地春夢（再版本） 六元
一夜之間 六元

血淚斑斑 六元
陳寒波生前死後（筆名三郎） 五元二角
江青的醜史與艷聞（再版本） 五元
三十六計古今引例（與馬森亮合著） 四元
彈雨餘生述（一——六冊） 每本二元四角

經售處：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九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七月一日出版

出版兼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寄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九二期）

後顧之憂！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鄧麗君之歌

業已出版

鄧麗君是年紀最輕而最紅的台灣歌星。鄧麗君之歌選曲最新，除專文介紹鄧麗君之小史，還有鄧麗君自撰專文。如果你聽過鄧麗君之歌，又想看看她寫的文章，不妨買本「鄧麗君之歌」。定價每冊一元五角，由湘濤出版社出版，地址：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各大報攤均有代售。

三十六計古今引例

馬森亮、張贛萍合撰

四版售罄・五版發行

馬森亮與張贛萍合撰「三十六計古今引例」，是一部處世經典，應變奇書，將故老相傳的三十六計，詳加說明；引用古今眞人實事，作為每一計的典型例證。深入淺出，妙趣橫生；旁徵博引，内容豐富。能使愚拙的人聰明，聰明的人更能神機妙算。自本刋連載後，兩作者再經整理增刪，四版爭購一空，市場一度告罄。現又五版發行，所存不多，希速到下址購買，以免向隅。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毛澤東跑江湖

岳騫著

本書是毛澤東出世之第二集。敍述毛澤東自進入第一師範讀書，及畢業後在社會活動的情況。此時毛澤東尚未找到政治歸宿，在社會上單人匹馬亂撞，因此，與各階層人人皆有廣泛接觸，多采多姿，笑料百出。若要了解毛澤東以後事業成長的過程，則此書非看不可，凡閱過「毛澤東出世」的讀者，更要繼續閱讀本書，趣味更濃。定價港幣六元正。

經售處：湘濤出版社，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感時」步徐泓先生

辛亥述懷原韻

印尼萬隆劉自强

轉眼又辛亥，長年淪異鄉，
憂時空度歲，搔首漸添霜，
幼小疏釁育，吟哦欠法章，
春雷翹待信，何日吐眉揚。

自强先生附書畧云：弟本不善詩文，而於萬人詩壇，喜愛無已，讀一八二期，徐泓先生，辛亥述懷，一時興起，以「感時」之題，步其原韻，幼年失學，文字多疏，實不能登大雅之堂，只爲一舒胸中積愫而已。尙祈予以匡正，不勝感企。

壇主附意

日前徐泓先生，駕臨敝寓，鄙人出示劉先生和詩，讀之大喜，並托代爲問候，以詩會友，風雅高尙，不讓前賢，徐君博通經史，工書法，最愛友人，現任教於「九龍清水灣，三育中學」，照此致函，卽可收到。可以互相通問，訂文字之交。爲人生最有價値之事也。

春逝四詠

鄭秀堂

(一) 摧花飄絮驟東風，故苑支離恨幾重，
蜂蝶不知春欲逝，埋頭頻逐一枝紅。

(二) 春去春來年復年，萬千異卉鬬嬌妍，
吾心獨喜榴花燦，凜凜英姿倍艷鮮。

(三) 無奈東風掃落花，園林不復舊繁華，
鳴鴉未解人憂感，枯槁枝梢儘噪嘩。

(四) 一年一度暗傷神，祗爲思春又惜春，
堪慰竹松青綠永，淸高風尙總驕人。

端陽節有感

李若蓬

極目蒼茫淚滿襟，中原鴈扎久銷沉，
悠悠歸夢驚寒夜，渺渺鄉思動客心，
節近端陽觀競渡，期逢屈子報蘭音，
千旅王師如破竹，兩京收復匪魁擒。

若蓬先生之詩，造句頗好；惟最後七八兩[illegible]仄弄錯，希望注意，壇主點到即知，不必細加詳解，亦非簡短文字，所能說明，初學寫詩，最好由「絕」到「律」，由「五言」到「七言」，平仄要弄清楚，是爲至要，壇主附言。

邊城訪舊

一覽樓主楊海天

(一) 去國廿年作野人，無袍無冕等閒身，
不因地辟疏知友，卻喜泉清洗濁塵，
古木飛聲鳴慷慨，旗亭倒酒壓悲辛，
邊城漫話平生事，共葆丹心誓破秦。

(二) 殷亡尙有採薇人，海域棲遲第幾春，
返旆王師鼙鼓息，盪胸豪語舊朋親，
塵封書劍憐長策，日冷松楸哭庶民，
多少前盟與舊約，快心何日斬荆榛。

壇主評語

海天先生之詩，最佳之句，「塵封書劍憐長策，日冷松楸哭庶民」，有放翁之神韻，愛國憂民，未能展其抱負耳。

第三首，造句亦好，因有重字，初擬寄回修改，再行刋出，惟以郵寄往返需時，該詩氣勢連貫，是爲佳作，不妨照登，請海天兄修改後，再寄下一稿，以待印書之用。

(三) 亂離人訪亂離人，師老民殘感慨新，
思漢人心期復土，愁胡天眼憫遺民，
佐談惜少千杯酒，撫髀羞存七尺身，
塊壘如山愁似海，江山吟罷鬼神驚。

最後四句，有豪情勝慨之氣，全詩所用平仄極好，音節達到最高水準，慷慨悲歌，讀之令人氣壯，「人」「民」「山」，三字雷同。

遊曲江觀音岩

鄔非

觀音岩內極淸幽，毓秀鍾靈冠一洲，
四面峻峯皆下拜，二江綠水盡環流，
梵鐘法鼓超凡慮，貝葉蓮台解俗愁，
如此洞天難再見，紅塵願棄畢生留。

鄔非先生，寄來大作二首，先登其一，其餘一首，是用毛澤東長征詩原韻，因毛先生長征詩不通，出了韻，本詩壇一七〇期，評之頗爲詳細，大概鄔先生未曾見到，請向九龍亞皆老街俊人書店，買萬人雜誌一七〇與一七一期兩本，細看便知分曉。

律詩不可出韻，毛澤東出韻之詩，已經弄出笑話，鄔先生依韻步之，是爲錯上加錯，該詩韻腳，難，（閑），丸，寒，（顏），五個字錯了兩個，詩家謂之出韻，出韻之詩，犯做詩之忌，名曰不通，吾人作詩，應依作詩規律，不可隨同毛澤東不通下去，見笑方家。

但鄔先生用毛韻所做之七律一首，是爲寫實之作，不可多得。該詩除隨毛出韻之外，造句與對仗均佳，壇主近日因「明日黃花錄」三集稿件待理，極爲繁忙，下期有暇，當爲更換二字，使無瑕疵，再行刋出，該詩放棄，至爲可惜也。

柬埔寨華僑，葉明先生注意：

前接來函，因見錦江先生在本壇有「懷葉君」之作，令兄葉光，現居大陸，疑錦江詩中所懷之葉君，或爲令兄，囑加詢問，頃據錦江先生來函，詩中之葉君，「名蔚青，昔年爲某報記者，惠陽人，曾下放某省勞改」，其餘從畧，不能詳細刋出，因葉君尙在大陸，諸多未便也。由語氣推斷，可能不是令兄。壇主覆。

澳洲雪梨，林哲齋先生注意：

大函奉悉，極佩高懷，先生以在遠之身，時以家國爲念，心情悲憤，寄慨於詩，平仄之分，並非難事，希望多寄詩來，代作推敲，亦文人消遣之一樂也。

楊逸駿、姚伯衡二位先生注意：

前蒙賜詩，已印入明日黃花錄第二集，該書已經面市，九龍亞皆老街，俊人書店，及香港租庇利街十九號，上海印書館有售，現欲奉贈二兄，無法送上，如路經九龍，卽請移玉俊人書店，已囑該號鄧經理代爲奉呈矣，力行敬啓。

大陸青年都覺悟了 中國尚有一線希望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小商人，並不算是貴刊的經常讀者，但卻喜歡看「萬人雜誌」的熱辣辣的文章，雖然，我並不是同意每一個見解。

日前讀到南華早報一篇訪記，報導一位江西籍的紅衞兵首領，現年十九歲，為了反抗下放，已經在大陸各地流浪了二個年頭。最後在路上認識了二個朋友，一個十三歲，一個二十株州攀上一卡貨車，藏身於藥物和棉紗裏面，偷渡來港，僥倖不被發覺，得於三月二十八日抵達九龍尖沙咀。他們在香港並沒有親友，但馬上就找到職業。最小一位則暫時由一位同姓的人收養。從最近所發生的事情，讓我看見我們這個多難的國家已有一線希望。為的是經過共產黨二十多年來的熬煉，老一輩的幻想毀滅了，年青的一代，在「解放」後長大的青年人羣青年人恰巧和嬉皮士的少爺們相反，他們不再呼叫口號，而替以實際的行動，雖然受了毒化的教育卻能明白是非曲直。在互相猜疑的環境下，仍能結交知心的朋友。

至於中共統治階層，則在互相欺騙，互相傾軋，互相猜忌之下，漸趨衰敗。毛澤東不過是一個「偉大」的投機和玩弄權術的人，歷史將會證明，他的思想不但不是戰無不勝，而是一敗塗地。這是自然的發展的結果：只有患過某種病的人才有免疫性，沒有受過共產黨統治的人，根本就難以明瞭這個政權的本質。

至於日本人方面，為着他們自己的利益，我不相信會向中共一面倒，而是在目前矛盾的情形下互相利用，以博取經濟的利益而已。

懷念

楚彬

我佇立太平山巔，
面對着極目無際的雲海，白茫一片。
想把我的目光變成利箭，穿過雲山；
讓我能獲見故鄉家園。
那裏有我白髮蒼蒼的老母；
那兒有肥美沃富的莊田。

× × ×

那柴扉土園外溪邊的絲絲垂柳，
那原野上無邊的麥浪滾翻，
牛馬嘶嘶震蕩着莊田，
夕陽的餘暉被車輪輾斷。
隆隆車聲不絕，運肥出莊運糧入倉，
片片歡笑，欣慶着豐收之年。

× × ×

祖孫歡談於桃蔭下，
母女漫步於麥場邊。
那滾（北方輾麥子用的石滾）膪聲此响彼應成為美妙旋律，
黃鸝謌唱於叢林間，
這人間天堂的美景啊！
如今卻被暴政毀滅，盡情摧殘！

× × ×

夢境中我常回到昔日家園，
朦朧朧的依偎在母親胸前。
親切的撫慰，低低的呼喚，
霎那間時光倒流，我又活在童年。
夢魂歸來，肝腸寸斷，
我仍躺在這四壁 冰冷的銅鑼之灣，
挨受着這流淚者無涯的痛苦與熬

[illegible]請願，要求抗日。當時，政府給學生加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似乎青年學生要負這個國家不像國家的罪名，這些我從魯迅著作得知，請指正。

當時魯迅先生寫一番「友邦驚詫」論文，對政府進行猛烈指斥。

當時國民政府不比現在中共政府好，國內混戰，政府人員貪污無能，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秘密殺戮」「電刑逼供」對待先進青年作家，例如三一年一月裏，五位青年作家床石、殷夫、萌也頻、李偉森、馮堅。在上海被捕，後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秘密槍殺，這不過是一個小例子。

魯迅當時迫不得已離開自己的寓所，到另一個地方暫避。魯迅先生後來對五位青年作家寫一篇回憶文章，「詩」悼念青年戰友。可見他是一位愛國愛民作家。

[illegible]怎樣？還有一些問題順帶商討。台灣政府喊有能力反攻大陸已有十多年，但爲什麼還要美國第七艦隊保護台灣？美國佬對台灣政府並不是朋友看待，從最近兩個中國、釣魚台主權、台灣地位等問題看出，我會經以海員身

[illegible]汚事都十分了解，最近有很多國家與中共建交，台灣政府失去許多朋友，可見得一個國家只依靠別人不自力更生會失去一切。

希望讀者們指正，公正批判。

讀者陳賢彬上（五月二十五日）

政敵造謠言：：江青產野子
母親翻頭嫁：：海容改姓王

編輯先生：

我有兩個不關痛癢的問題，要請教編輯先生，如果您對這問題不太清楚，是否請其他先生，有知道的可代爲答覆，以滿足我好奇的心。

一、據悉：毛澤東的小婆江青，生的兒子，是別人「一杯水種子」，她既然升爲娘娘，究竟與誰親蜜？是不是那些太監、工賊、叛徒，故意給她造謠呢？

二、毛澤東的姪女王海容，在他們外交部任禮殯司，所以有人說：老毛姓「王」不姓「毛」。

有人說，何以要姓毛呢？

(A)甲說：老毛少年時造反，被地方鄉團人抓住，他怕死，硬改口說不姓王，是姓毛。

(B)乙說：老毛自幼就是一個壞小子，王氏家族，把他開除，故而改姓毛（因王字改毛字較易也）。

所以老毛得了勢，就極力倡導：

[illegible]一不愛爸爸，不愛媽媽！愛斯大林爺爺」。

如果照「一分爲二」的理論，共產黨人和一些靠共產黨吃飯的人，可以喊「毛主席萬歲」，也可以喊「王主席萬歲」。總之不管他姓毛或姓王，不是一個好東西。我在小孩時，我們都說毛澤東是大毛蟲哩！

將來歷史批判，應寫「毛」？「王」？

讀者余一成敬上七一年六月一日

（編者覆：在下未聞有江青產私生子事，閣下聽到的，也許是「文革」期間江青的敵對派系給她造的謠言吧！關於毛澤東姪女王海容，爲什麼會姓王而不姓毛。那有兩種可能，其一是中共黨人在竊踞大陸前，許多都埋名隱姓，毛的姪女改姓王也非奇事；另一可能是她的父親（即毛澤東之弟）被殺後，母親改嫁一姓王的毛幹，那時她年紀尚小，所以也隨後父姓王。澤東姓毛固不必懷疑，但將來史册未必有海容的名字，這一點閣下大可不必費神。）

讀友有志爬格子「萬人」園地公開

萬人傑先生：

本人自一九六七年開始，就成爲你的讀者。你在那段艱苦黑暗的日子裏，承擔起提醒全港居民的責任，確是一個不可多得而敢作敢爲之人。

就以目前中文成爲法定語文的一個問題；我有所感慨。在這個居住近五百萬人口的中國人社會，（雖然最近政府公佈不夠四百萬，相信這不過是自欺欺人）中文竟不受重視，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應該看到這一點，莫非他們眞的希望再看到一場大暴動？

我和先生一樣，只是一個小學畢業生，從事社會工作已經有八年，可以說見盡人生百態，也做過不少行業，但以織毛衫工作爲最長久。

不知道你主辦的「萬人雜誌」有沒有空檔，可以容納我這個不速之客？因爲我很喜歡學人家爬格子謀生。

蕭璧輝（一九七年五月廿九日）

（我們園地公開，合乎我們宗旨的文章，一定有發表機會。——老萬）

安息吧，贛萍先生！

方程

原諒我毀去對你的諾言，又在深夜裏提起筆來。還記得嗎？在我患上失眠的時候，你要我答應改變在深夜寫稿子的習慣，我答應了，也照你的話去做了，但是今夜，在你死後兩天的今夜，我不能自已，沒辦法不讓自己提起筆桿，你若死而有知，請容許我寫下這篇再也不能給你過目修改的文字吧！

有誰會相信，兩個星期之前還在電話裏聽到你那藹然可親的聲音，一個星期之前還接到你的手札，兩天之前，你竟然永遠的離我而去！五月十八日有機會在寫字間跟你通了一次不及一分鐘的電話，因爲大家都忙，沒有問候，沒有說句再見，便匆匆的掛斷電話，誰知道那竟是最後一次的談話！原諒我曾經說你的廣東話難聽，而今，我多渴望再聽聽那聲音，只要你願意，我發誓永遠不把電話掛斷。然而，天上人間，那聲音幾時再尋得着呢？

也許你還記得三月四日那一天吧？那天，我拿着稿子找你，你抽出寶貴的時間招待我，簽名送書給我，談雜誌的事，談我的健康，然後，我們離開你的家，步下八層樓梯時，你面不紅、氣不喘，走得比我更快更穩。在渡海輪上，你談笑風生，談的仍然是雜誌的事，談雜誌今後的計劃，銷售情形，談雜誌的讀者和文友，當然，也再一次的談及我的健康情況。你關懷我、鼓勵我，這是我早就知道了的，然而，我除了每次在信末照例加上一句順祝編安之外，幾時有過問候和關懷你的表示呢？即使有，也不及你給予我的千分之一！記得在危樓事件發生之後，只因爲我的家在危樓附近，你便立即寫信來問我的居住情況，關切之情躍然紙上，這份友情，我竟然不及在你生前還報！

該怎樣說呢，打從我在三年前替雜誌寫的第一篇文字發表，你便開始給我寫信了，每次都給我指導寫作的方法和態度，要我多寫、多讀、多想。我走上寫作的道路，全是你的鼓勵，你知道你那些寫得很短很潦草的信，於我是多大的鼓舞？爲了鼓舞我，每次聽到有關我的評語，你總急不及待的告訴我。我寫一切一切，你都悉心替我修改、潤色，設法替我發表。好幾次我感到氣餒，打算在你要我走的路上開小差，但都因了你的責備和勁勵，我才重新得到勇氣繼續寫下去。我知道你對我寄有很大的期望，期望我能成材長進，期望我能在你要我走的路上站穩腳跟，但，由於我的因循、疏懶，我曾多少次令你失望？你要我寫東西，我沒有完成，就連替雜誌寫的文章，也時常不能依期送去給你，一次又一次的令你焦急、失望。而今，即使我能夠寫出你期望我寫的，你再也不能親睹了。

追悔、道歉又有什麼意義呢？就連你的葬禮，我也不及參加，我竟然懶得連看報紙也是粗心大意，今天，在你的遺體火化之後幾個鐘頭才知道這叫人震驚的噩耗，誰會想到在我給你寫稿子的同時，你竟然在醫院裏悄悄地溘然長逝，聽不見你死前的呻吟，看不見你葬前的遺容，我眞不敢相信你就這樣的永遠離開了你的朋友，你知道，我趕不及去見你的最後一面，實在比看見了還要痛苦！

去年，你說過想多做點事，又感到時間不夠用，想不到這竟然成爲讖語。在你拿槍桿殺敵的時候，不少必死不死的危險關頭，你都闖過去了，現在，在需要你拿筆桿殺敵的時候，在很多的朋友正需要你鼓舞的時候，在你的理想作品要等你完成的時候，爲什麼死神卻要不顧一切的結束你的生命？你的敵人還在苟延殘喘，而你，你卻不及親見他們倒在你的面前，太不公道了！

那天渡輪靠了岸，你緊握着我的手道別，在碼頭上，我用感激的眼光送你，一直到你的背影在人叢之中消失，才拿着你送我的書離開北角，早知道這一別竟成永訣，我當時決不讓你離我而去，但是，你畢竟永遠的離開你的朋友了，我現在和今後的哀傷，從那兒向你訴說呢？

夜寂寂，風蕭蕭，桌上放滿着你的信，你的書，你的照片。我站在窗前，遙望着你安息的地方，悼念你，以一篇文章、兩行清淚，和一份永遠帶有遺憾的感情。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

讀者大捧魯迅

認爲他的著作好過毛語錄

萬人傑先生：

麻煩你，我有一問題與你商討。首先聲明：我不是「親共者」，也不是「右派」，我雖然不是貴刊長期讀者，但許多時會閱讀貴雜誌。對於貴刊對「中共」、「台灣」彈讚有所欣賞，不過我認爲貴刊「偏右」些吧！

我提出問題關於「魯迅先生」，我先講自己的看法，我認爲魯迅先生是中國偉大作家，對於「現代文藝」及反「封建」、「反殖民地主義」都有重大貢獻。並不是「荒唐」而「矛盾」的毛語錄所能比。什麼萬歲萬歲萬萬歲，簡直「唯我獨尊」舊封建思想。

他一生忙碌而樸素，對於新一代青少年特別愛護，對年青思想有所啓發。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節」事後，四月十五日廣州開始大批逮捕殺害先進革命工人、學生，魯迅先生對於挽救工作也作出很大努力，後定居上海。

他雖然曾在左翼作家聯盟大會上發表了講話，作出文藝革命先見，但並不表示他是一個左傾者。他對以田漢、周揚等爲首左傾主義者進行鬬爭。

「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我不明白當時南京政府不加抵抗卻去國聯喊冤。中國的青

[illegible]。現在美國也一面和中華民國維持關係，一面向毛共討好，她們如此無非是想着假使某一面倒台，她們仍然可以跟勝利之一方保持關係。事實證明，美國現今不只執行這政策，還製造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以華制華的藍圖。為釣魚台主權力爭的香港青年，為什麼對此比釣魚台事件更影響國族前途的消息，默然不語？況且他們在歷次保衛釣魚台事件中，都沒有表明支持那一方政府的立場，試問他們不認是中華民國國民，也不指明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他們必是無國籍之外人。既然如此，釣魚台事件乃中華民國之事，彼等外人，有何資格自稱其行動乃保衛國土之行動？他們保衛的是中華民國的國土抑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無立場者，皆不會受民眾支持，這就是他們的行動始終引不起國人响應的主因。還有，在他們之中，有很多是「兩頭不到岸的無主孤魂」，其不滿國民政府及强姦青年民意，正和四月中旬中國學生週報一讀者翩怡君的「評天天日報社論」一文的觀點相同。翩怡君說：「香港青年一貫都對兩方政權不滿意，覺得無所適從，所以以往對於國事乾脆一併不理；但漸漸他們發覺一切並不應只是政黨之間之事，而是應由我們中國人去關注和分擔……」他還說：「就目前形勢台灣政府（請注意他不稱國府或蔣幫而稱台灣政府，正好和台獨分子的口脗相似）在國際間的地位日漸下降，所以儘管它還是扯直嗓子唱高調，我們對它信仰寄予希望不是太渺茫嗎？……」香港的青年除了反共及親共外，餘下的全是對國事茫然無知的。因為一個人如果他對中國現勢有認識，都知道取捨的，除非對國事一無所知。所以我有很多同學基本上不知共產黨是什麼，怎會對那方面不滿呢？而且有很多人儘管表示中立，但其思想一定是偏左或偏右的。這就是我說他強姦青年民意的原因。

在其被摘錄之文章中，有很多是大家認為值得商榷的。翩怡君的言論和台獨刊物的言論，似乎是一丘之貉。而且我對中國學生週報的立場很懷疑，它時常發表一些充滿無病呻吟或詆醜國府的文章，尤以雙十國慶之專刊為甚，雖云文章自由，但也要顧及本身的立場。

中學生黃湛聯敬上

莫名其妙的事：

基督教出錢辦報 大力吹捧紅太陽

萬先生：

您是經得起風浪的人，對老左新左的認識之深，比那些自稱專家的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工人周報」這種××報，何堪一擊！在一八五、一八六的兩期萬人「新聞以外」中的文字，句句中肯，言言高超實在，不由得我不喝彩！不由那××報不縮頭。萬先生，打下去，揭破這些水中刀之類的畫皮！

基督教（任何一種宗教）和毛共的「紅太陽」教絕不能共存的，基督教在未被赤化的地區內，會被共黨滲入利用；赤化以後，毛共對任何宗教是不許存在的。二十年來的例子，舉不勝舉，香港在地獄邊緣，大陸內部的悽慘情況，難道基督教人士一點都不知道麼？你們不會不知的，別裝傻！

然而，基督教辦的「工人周報」，並沒有沿着耶穌基督的仁愛精神為人類服務，你們且在為殘民害國的毛共作走卒，把毛共暴政說成仁政，欺騙了社會人士，蒙蔽了少數勞苦大眾，你們更欺騙了你們的神——耶穌基督。

「工人周報」顧名思義，你們的宗旨應該是為工人謀福利才對，但你們卻走了邪路。

本人是受過毛共荼毒的工人，從大陸千辛萬苦逃出來的，今日仍在打工為活。但是，要是和大陸的工人比，我是在天堂裏生活的。在香港，我的生活是很普通。誠然，今日全世界的工人，最苦的是共產國家的，在共產國家工人中更苦的是毛共統治下的大陸工人。「工人周報」的主筆們也時常喊叫工人解放，工人當家作主。大陸上的工人眞正在盼望着解放，毛共拿着這頂工人當家作主的「高帽」已把大陸的工人壓得透不過氣。每天超額完成生產若干，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但一年到頭還是換來吃不飽穿不暖。

當你們夜半洋酒喝足，洋烟吸夠，躺在床上，捫心想想，你們虧了良心沒有？假如你們還有良心的話。

水中刀，這個人我敢斷定你是下列這三種身份的其中之一：被毛共收買；統戰份子；共黨特務。不過我可告訴你：香港不幸赤化了，你不會比我們霉的慢，香港繼續存在於自由世界，對現居香港每個人，都有利福，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

高山（五月二十一日）

印尼讀友血海深仇 號召僑胞合力反共

萬人傑先生：

本人愛讀港台反共讀物，更爲切實了解毛共血腥統治大陸罪行，貴雜誌更常有閱讀。在下久仰大名，對閣下文筆尤是敬佩。這裏我把故鄉來鴻，以及家父親身所歷之毛共的陰謀欺詐，殘無人道之事實，述於下文：

故鄉廣東梅縣來鴻，前幾年陸續有來，信中雖不敢多有異語，但意中之味，使人看了心酸，且要我們念在親情，盡量設法寄回被衣、油鹽等物。其實，就是別人，連異國人士也會大力義捐，何況是同胞，更何況是親戚？大陸同胞的言語不自由，過着非人的地獄生活，可見一斑，尚何言毛共可親？

三年前我們接到來信，述及我表姊丈（恕我不寫其名）爲不願屈服於毛共統治，暗中組游擊隊抗暴，與毛共接觸過幾次，經過多年奮鬪，不幸三年前爲毛共所悉，他未被捕前，爲了不甘落入敵手，自殺殉國，他的英雄壯烈事跡，使我們爲之流了不少眼淚，我對毛共恨之入骨，國仇家恨，這筆血海深仇，非報不可！我們的希望只能寄托於國府及海外僑胞，大家團結起來，共爲反共復國援救大陸苦難同胞而努力，到反攻之期，我們印尼僑胞當大力効勞，我相信世界各國人民必全力支持。

家父抗戰期間曾目睹毛共花言巧語，欺詐、迫害百姓，以殘暴手段，迫使老百姓屈服，以及毛共之假抗日、吃友軍之卑鄙行爲。

近來本國有許多僑胞因當時回國浪潮時期受騙於毛共宣傳，把子女送進虎口，現又忙於設法把子女搞出國，不惜傾家盪產，爲使子女恢復自由，這是何因？好了，例子實在太多，一時寫不完，相信各位也已明白毛共的一切罪行。

最後，希望我這封信能刊在貴雜誌的讀者欄裏，好使海外全體僑胞更爲清楚毛共的殘無人道統治下的非人生活，不致再爲其花言巧語迷惑。我也知道我寫得很不通順，字也潦草，所以要請萬先生加於改正。

印尼讀友丘召馬敬上

（民國六十年六月六日）

懷念張贛萍先生

我們掉了一位同志，
我們「陣營」失落了一位鬪士。
贛萍先生死了？
眞的——他死了！
沒有死在保家衞國聖戰下，
沒有死在毛共蹂躪鐵蹄中，
卻不幸亡於心臟底病發裏！
死——並非大不了，
可憐，
他沒有看到毛共殘暴政權的覆亡，
便悄悄躺著；
他無法看到康樂富强中國的出現
便默默休息。
死了，到底是一大解脫，
只可惜——
我們嗚咽……難過。
不！
應該化悲憤爲力量，
必須改哀愁爲決心，
爲他未竟心願而奮鬪！

× × ×

到那年那月，
我們會走到墳前，
把「毛朝」覆亡消息，
向那在天之靈禱告！

玉麟六月三日

悼張老編

萬先生：

驚聞張先生去世消息，讀者及小兒都感到萬分震驚和哀傷。尤其見到張夫人悲慟的情形，同樣情況的孤寡者，當更有一份超乎常人的同情。無奈讀者亦爲貧病交加的流浪者，苦無力量以表示，謹在此向張夫人致意，希能節哀順便，善扶幼孤。

先生忽失得力助手，萬人編務，當然有很大不便，但望先生速求處理之人，勿使「萬人」停辦，我們廣大讀者亦必盡力，使這份正義的尖兵，堅强的永遠領導着，斥批邪奸，加速復國大業的成功。

讀者楚彬上

悼張贛萍先生

萬人傑先生：

頃閱報得悉張贛萍先生逝世，英年不永，無限悼念。弟與張先生素昧平生，然其學問淵博，行文清麗，實神交已久。情感於中，而發於言，曰：

亂世英雄無用武之地
壯氣垂斷心聲在人間

臨筆忽促，絲絲哀念。

弟激流敬草（六月三日晚）

學生刊物醜詆國府 立場值得懷疑

萬先生：

近日釣魚台事件稍爲沉寂，另外一件使國人憤怒的事又再冒頭了，就是美國進行兩個中國的陰謀，已赤裸裸地昭示於天下。美總統尼克遜最近屢次表示和毛共親善，不反對它進入聯合國；另一方面又表示堅決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並保證履行對華承諾，想不到美國仍然未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本質：日昨某華府官員竟敢提議國共和平談判解決問題。國民黨對於和談有慘痛經驗，「中國之悲劇」乃談談打打造成，必堅決拒絕和毛共和談。姑勿論如何，根據以往歷史告訴我們，帝國主義者對外是採用一腳踏兩船政策：如清末日本一面容許革命黨人在其國內活動，一面和清朝保持外交關係。北伐之前蘇聯一面

萬人意見

美密芝根大學中國學生 批斥左派及台獨分子 拆穿搞保釣運動陰謀

萬人傑先生：

茲寄上密芝根大學中國學生編印的「釣魚台文摘」及「五四特刊」各一本，給你們看看，因為油印字體細小而且不甚清晰，十分費眼神，請原諒。

當你看過後，相信你更加瞭解當前在美中國學生所搞的「保衛釣魚台」活動的性質背景是如何複雜。

在愛國的口號下，任何一個中國人或中國學生都很難指責該種活動，因為反對的話，該人必定是不愛國，非中華民族一分子；假如細心看看兩刊物內的言論（內中還刊有其它美國大學內中國學生的文章），就會了解所謂「保衛釣魚台」活動的性質是怎樣的。

除了小部分有關釣魚台的事態報導外，其它幾乎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如何偉大，如何合乎中國人的利益，政權如何穩固；台灣在國民政府管理下無言論自由，如何壓迫台灣人等等。口口聲聲稱中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一中一台，所謂一中是中共，並非中華民國。他們自己也承認他們有台獨派、共產主義派、大中國派。他們的各派，並非眞正在釣魚台事件上要保衛國土，只不過利用這事來鼓動中國學生倒中華民國，以達到他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勝利，或台灣「獨立」的成功。

在這些人把持之下（據說彭明敏跑來本校，但「恨」未識荆）。保衛釣魚台的活動示威遊行，任何人都可知道是如何一件事了。當年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無論是國民政府的錯或中共的責任，中國學生卻不感興趣，偌大一片國土離開中國版圖，無人搞示威、搞抗議；今日一個幾乎在地圖上用放大鏡也找不到的釣魚台，卻引起中國學生這麼大興趣，跟一班頭頭去示威遊行，要打倒中華民國。

正如萬先生的看法，保衛釣魚台開始可能是眞正督促政府立場要強硬，但演變至現在，已經成為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左派及台獨派等）拼命要延長下去的一項長遠反中華民國的活動。相信現在還參加這項活動的眞正要保衛國土的學生教授，應該要看清楚了！

正當美國政府放寬限制美國人民去大陸的時候，那麼，那些左派及台獨派的學生教授，特別是有美國護照的，應當立即響應回歸「祖國」，放下在美的洋房汽車，拋棄美籍，返大陸去做血肉「衛星」。但他們會這樣做嗎？絕不，因為他們除盲目捧中共外，不但不敢返大陸，而且返了去有沒有再走出來的信心也沒有（「五四特刊」第二十九頁）。

若眞正要救中國，保衛國土，首先要將假面具拆下來，蒙着羊皮的狼有眞正的愛國心嗎？

最後，若萬先生有時間看這兩本刊物的話，看後請指斥他們的荒謬，幸甚！

讀者陳民因上（六月一日）

悼念——楚彬

敬以一份深沉哀傷的至情，
悼念文化戰士，希能傳達你在天之靈。
海隅避秦的流浪者，
山（太平山）下時聞你正義的呼聲，
先身士卒，你曾執戈捍衛國家。
生花鐵筆，斥惡批邪，傳送正義之聲。

× × ×

血淚斑斑，替逃亡者們描述出慘痛的事迹。
將軍傳記，使萬人欽仰典範的民族英雄，
為文鏗鏘，團結眾心於復國的大旌之下，
意志貞堅，心在祖國如珠似璣的瑰文，醒人魂靈，
而今復國的大業，尚未完成，
海隅竟殞巨星，
只留下萬人同聲哭先生（借盧先生下聯語）。

嘯聲劍影錄

在廣東高師範學堂完成學業後，以基督徒的關係，爲廣州青年會所羅致，任職爲幹事，其時汪精衛在廣州，常到青年會演講，汪精衛在要人中是以演講著名，內容的豐富，口才的敏捷，措辭的動聽，每每能操縱聽者的情緒。汪精衛到青年會演講時，青年會負責人必派員爲之紀錄，但均無當意者，事後送汪核稿，汪精衛必左刪右改，仍不洽意，青年會當局頗感尷尬，後來以梁寒操先生工於文事，擅於書法，請其出馬，當可勝任，有一次，汪精衛又蒞臨演講，於是青年會就推梁寒操先生擔任紀錄，梁寒操先生運用其生花妙筆，把汪所講的紀錄得一字不漏，初試新鉶，竟使汪精衛大加激賞，認爲人才難得，乃挽置左右，故青年會乃梁寒操先生發軔之始，亦爲踏入政途之機緣也。後汪精衛去粵，適孫科先生需材佐幕，汪精衛乃走馬薦將，於是梁寒操先生追隨哲公矣，這時，寒老已在大學擔任三民主義的課程，故梁寒老實爲三民主義一科最前輩教授之一。北伐成功，國府建都南京，孫哲公出長鐵道部，梁寒操先生策劃部務，已翊贊中樞，後孫哲公繼黨國元老胡展堂先生爲立法院院長，秘書長一職，即由梁寒操先生擔任，並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立法院爲羣英薈萃，學者碩儒，高踞議席，梁寒操先生對內則輔弼策劃，對外則協和各方，在「安內攘外」時期，立法院配合國策，議院與政府之間，融洽異常，梁寒操先生之功殊不可沒也。抗戰軍興，政治部應時而生，以展開對日之政治作戰，舉凡心戰、宣傳、動員、組訓、戰地服務、士氣鼓舞、政治教育等，比諸軍事作戰，難分輕重，故戰時軍政部與政治部並駕齊驅也。政府以政治作戰之綦要，對人材之網羅，特爲重視，故俊彥之士，很多操筆桿以報國，而置身於政治部中，因亦須以工於文事者，以主其事，梁寒操乃調政治部副部長矣，（而由吳尚鷹先生接其遺缺），以迄於委長中宣部。勝利後，實施行憲，梁寒操先生又膺選爲立法委員。

大陸沉淪，政府遷台，不久，梁寒操先生即出任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復主持宣傳工作，故寒老一生，與立法、宣傳乃結不解緣也。

八、別働隊的靈魂——康澤

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的生活，是軍事化的，在全體大會討論的時候，除因事、因病可以請假外，一律不得缺席。只有分組討論或分組審查提案時，得召集人的允許，或提案審查很快順利通過了，便可以自由活動。有一次我參加提案審查，在某一組會議，召集人爲湖南大學校長胡庶華，開會時，大家推我擔任紀錄，在那種場合，不能推的，只得勉爲其難。這位胡鬍子，屬於爽朗的人物，甚得大學分團代表們的推崇，所以，他與袁定安（張治中的親家），中山大學的代表沈洪法，同時被推爲學界方面的中央幹事的候選人，結果，兩胡都當選了，這當然是張治中的幫忙，還有西南聯大分團主任的陳雪屏（遷台後，出長教育部），在學界推選中央幹事候選人時，原不在內，後來由中央團部提名，也當選了。那次的提案審查，很快確定了審查意見，我整理了一番，也很快紀錄在卷，即送到召集人胡庶華那裏，交回秘書處，以便提出大會討論。我交了卷之後，感覺還有很多自由活動的時間，決定採訪廣東籍的代表，如果他們有空，聊聊天，也不失爲交誼之道。正想跑往廣東支團代表所住的宿舍，在路上就碰上他們，高高興興的從宿舍走出來，也說是參加審查地方團務的提案，剛剛完了，想到外面吃鄉下人所製的糯米酒，也拉我一起前往，我們幾個人從後門向衛兵打個招呼，悄悄的溜出，行了不到十分鐘，便到一條竹徑的旁邊，有一所鄉下的茶寮，可能他們在晚飯後休息的時間到過，所以成了識途老馬。我們進入那茶寮，坐定後，一個鄉下人，操四川土音，問我們喝什麼？我們每人都要一碗加鷄蛋的甜酒。原來土人用糯米煮熟，加開水，發酵，醞釀數日，即成酒，但微酸，甚甜，是否加糖，則不得而知，喝時，汁渣並吃，可口而不醉，以紅糯米釀者尤佳，加鷄蛋則甚滋補，爲產婦坐褥期中的珍品也。聞廣東的客籍家庭，亦常自釀自用，是否與四川民間的製法相同，則又不得而知。我們每人享受一碗民間珍品之後，便拉隊而歸，載談載笑，也從後門「打進」，我這到會場前面的廣場，準備進入會場去聽社會部谷部長的施政報告。卻遇上黃文山先生，黃先生對我說：「秘書處常常有文件發下，你要返回宿舍看看，有無文件給你。」我聽了黃先生的話，立即返回宿舍，果然，在床上放有一封信，拿來一看，原來是大會秘書處的通知函，信上寫着：「奉　團長諭：於本日下午五時，召見台端，希依時到廣場集合，以便晉見爲要。此致某某先生，秘書處啓」。這函件是發於本日下午二時，是在我參加提案審查小組會議以後才送到的，而我在提案審查完畢之後，又去找廣東籍的代表，又沒有返回宿舍，便去吃糯米甜酒，幸虧黃先生提醒我，否則一次「偷鷄」便撞大板了。

我看完了信，再一看手錶，糟！時間已是四時四十分，急忙跑往盥洗臉，整頓衣履，便急步走往廣場，而我竟是第一個到達的人，而大會秘書長康澤先生偕一個戰員已站在那裏等我們，問我大家何以還未到，我當然不能說是因「偷鷄」而能捷足先登，急人生急智，只說因提案審查很早完畢，返回宿舍，看到通知函件，知道　團長召見，所以特地提前趕來，可能其他代表還未知道，現時又已進入會場，請秘書長立即派人到會場宣佈，要他們出來集合。康澤先生接納我的意見，將接見名單交那職員，要他儘速在會場宣佈：希晉見者立即到廣場集合。

安琴

夫從基地把款撥過來作爲生活費用。

但是他們眷屬與在基地受訓的丈夫之間的信物返往，均是由香港辦事處「連絡組」，派人接送轉交，不得私自從郵遞寄的。香港辦事處對這批眷屬，並規定不得與「圈外人」接觸交往，以免洩漏「機密」。可是時間久了，羣雌粥粥間的風流韻事，也就多了。要說這筆「風流賬」，以下我會將其要者向讀者報導。

爭風吃醋韻事頻傳

因爲留在港九這五百多名眷屬，絕大多數都是「金錢豹」的年齡，這班「春閨少婦」，每月拿了她們丈夫撥來的美鈔，衣、食、住，件件不須憂愁，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之餘，「精神」「性慾」便自然會感覺苦悶空虛。但是活動範圍既受限制，在「利益不外溢」的蔡集團的作風下，首先交上「桃花運」的，便是那些負連絡責任的年青小伙子；其次便是香港辦事處的職員，他們同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越條件。在「情感是時間的積累」這一原因之下，一方面獻殷勤，表示關懷照顧；一方面加以威脅，對所圖不遂的，便採用扣發或積壓生活費用的手段，以使其就範。所以，便有不少的連絡員，及辦事處的職員，爲他們「自由中國運動」中，去基地受訓任職的「同志」，暫時照顧，兼充着「臨時丈夫」。

這現象，不久便給基地的「丈夫集團」知道了，大興問罪之師。一方面責問香港辦事處的負責人；一方面質問自己的太太。有一個時期，簡直鬧得滿城風雨，臭不可聞。有提出離婚的；也有被丈夫斷絕供給的。香港辦事處見事態嚴重，才力圖改善，開除了幾個太不成話了的連絡員，並叫「太太集團」採取互相監視的辦法，改用「女連絡員」擔任傳遞的責任。並指定歸「自由中國運動」中的二流人物蔡雨時的太太總其成。

自改用「女連絡員」後，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因爲這僅是治標而非治本的辦法。以蔡文治吸收幹部規定，年齡不得超過三十歲的標準便可證明這般眷屬的年齡，要不是廿歲上下的「青春烈似火」；也必是「如狼似虎」之年，第一是性的根本問題無法解決；第二是舊情難忘，以前同過枕的「同志」，還是一樣的可以直接間接的找上門來，而糾纏不清。再如「女連絡官」蔡太太，便因爲丈夫是個「肺癆鬼」，她本身的風流韻事，便是眾所週知的。似此「上行下效」，越法不可收拾。以前還不過是「利益不外溢」的「家醜不外揚」，可是自改用「女連絡員」之後，有的反由「女連絡員」變成了「紅娘」，與「圈外人」也「陳倉暗渡」起來了。到那年下半年度，有的「出牆紅杏」而「私養漢子」；有的更敢作敢爲，衝出「鐵幕」奔向「自由」，而與「圈外人」竟然「另起爐灶」了。所以，在九龍城一帶的外省人中，那時又發明了一句「某人在吃美援飯」的新術語。意思是說：某人已搞上了一個有「美援」的女人，再由這女人分一部份因與蔡文治意見不合逃回香港。及裁人減政時，香港辦事處歐×康，與張×華的鬧得難分難解，也是時有所聞的。

總之，在「自由中國運動」內部，像以上這樣爭權奪利，借公報私；及紅杏出牆的風流韻事，也是多得不務枚舉的。

蔡文治忤逆不孝　小太太不認親娘

我國的文化傳統，素重「孝道」，有謂「百善孝爲先」、「忠臣出於孝子之門」。不孝父母的人，斥爲「衣冠禽獸」，我們今日反共，反中共的「不愛父母，鬭爭父母」也是必反之一。那就看看領導「自由中國運動」的蔡文治忤逆不孝的「德行」吧？

我在上文說過，蔡文治的小太太曾鬧過一次「媳婦不認娘」的醜劇，詳細情形是這樣的：

蔡文治來香港時，只帶他的小太太吳玫在身邊，在他家鄉湖北，還有一位七十多歲的母親，與一個同胞的哥哥，和他太太所生的兩個小兒女，這都是在大陸沉淪之後，才由他的哥哥送到香港來的。當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蔡文治倆夫婦，住在金巴倫道余漢謀的公館裏，過着優哉悠哉的生活時，不但沒有把他的老母、胞兄、親兒女接住在一起，連對他們的生活，也不很照顧。他的胞兄爲了節省開支，才把這幾位老小安頓在新界大埔墟一間便宜房子裏，過其兩餐不週全的窮苦生涯。而蔡文治則帶着他的姨太太，每天出入舞廳酒樓，過其夜夜笙歌，燈紅酒綠的奢華生活。

他哥哥對他這種六親不認的態度，當然瞧不上眼。到一九五〇年四月間，大埔墟的家，生活實在沒有辦法維持下去了，他哥哥因不願去看蔡文治和他姨太太的臉色，也就懶得去找他。有一天，家裏將要斷炊了，才由他的母親帶着他的大太太的兩個兒女，從大埔墟來到金巴倫道的蔡公館，想向她兒子要一點起碼的生活費用。恰巧那天蔡文治不在家，他的姨太太見了這麼一個寒傖襤褸的鄉下老太婆，又領着兩個被她當做眼中釘的蔡文治大太太的兒女，中心便老大的不高興，不但一點做「媳婦」的孝道沒有，還滿臉怒容的不理不答。蔡老太雖然是年已古稀的人，當時也實在忍受不了「媳婦」這種目中無尊長的奚落與冷淡，一時語言不和，雙方便起了爭鬭。

那位姨太太，在老羞成怒之下，竟翻臉不認「娘」。當時便搖了一個電話到警署，不但不承認他們是蔡文治的母子，反以「白撞」罪請求警察捉了去。警察是奉命辦事的，再以這位面有菜色的老太太，那滿身寒傖相，及攜同兩個小乞丐似的孩子，與蔡的姨太太的「金碧輝煌」相比較，也的確不像這便是蔡文治的母子。

（九）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善後再善後無法善後

美國人這一當頭棒，無異把蔡文治從三十三重天，打入到十八層地獄的嚴重。他本人苦於在香港「驅逐有案」，不能親自坐鎭香港督飭所部，只有又趕飛東京，召集各要員，再次的開緊急善後會議；這次會議的結果，對今後的措施，也作了如下的決定：

㈠東京辦事處取銷，將香港辦事處縮編改爲「工作站」；「軍區」以下的留港機構，按實際情況，緊縮編併或根本撤銷。

㈡各級幹部淘弱留强，凡年齡老大，生活腐化，工作不力的，一律停薪；凡編制以外的僱用人員一律停止任用。但爲防止此項措施，在香港實行後發生其他枝節問題起見，各負責人對其執行的技術上，應週詳研究。

㈢對留在香港一百數十名「儲備幹部」，以六人爲一組，共編成廿三組，集中住宿。並由「香港工作站」擬具訓練綱要，及小組討論題綱，作爲彼等自我訓練之課目。並設法鼓勵他們回返大陸工作之勇氣與決心。

㈣吸收工作應愼重進行。須查明與大陸游擊隊連絡，確具號召力量，確有生存條件與工作關係，而又確願回返大陸工作者始爲合格。

㈤以目前的情勢，工作重點應以對中共的策反、組織、情報三項爲主。儘全力在大陸建立電台，佈置工作人員，建立地下情報網。

蔡文治在這次會議中，還發出了如下的悲聲說：「本團體的成敗存亡，便在此最後的一次努力。如大家再不在實際工作上表現成績，今後下場的悲慘，大家不難想像的。國家民族的問題不談，即爲我們本身今後的利益計，這一次也不得不好好的幹一下以求「亡羊補牢於萬一」。

會議結束之後，各要員便紛回香港，擬發了一張「自由中國運動告同志書」的文告。把當前的厄運，若隱若現的提出了說明，叫各「同志」提高覺悟，改善作風，應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而爲「自由中國運動」的前途作最大的努力。

自從那年一月份減薪事件起，美國人的不滿意，凡是蔡文治集團的人

，由此便互相攻訐誹謗。所以，蔡文治集團的內幕，在那幾個月中，也就頻頻外傳。局外人不但與友人聊天時，常可聽到不少有關蔡文治內部的趣聞，即在各報刊上，也時可見到有關他們內幕新聞的刊載，其原因便是由於一般「美金飯碗」被敲破了的「內幕人士」，借洩秘而洩憤所至。

據本文之資料之供給者說：「他們這次對人事上裁撤，併縮的處理，是很不公平的。但在一個脫不了人事關係的社會裏，似他們又是全靠人事關係而組成的畸形團體。逢到這種『分利減益』的事情，『人事第一』，當然也是意料中事了。」

人事傾軋爭權奪利

自從經過這麼一次空前的減政裁員，把許多「幕內人」「隔離」而成「幕外人」之後，（「隔離」是蔡集團人那時的專用名詞，圈內人見面，首先便會問你被「隔離」了沒有？）上至高級人員的「爭權奪利」，下至小幹部的「吃醋爭風」等等風流韻事，也便頻頻外傳；這也可稱得是「自由中國運動」中的一些有趣的小插曲，茲擇其犖犖大者，報導如次：

上文曾提到過，「自由中國運動」的海外基地，除「賓義堡」、「塞班島」與「日本茅崎」設有訓練學校之外，另外還在冲繩島設有「勞動學校」一所；在這個「勞動學校」裏受「訓練」的人，都是一些被認爲有「共特」「國特」或其他「特務」嫌疑、與冒犯了「自由中國運動」的紀律人員；其名是「學校」，其實則是「集中營」。因爲有這麼一個設置，便被一般別具用心的人所利用，凡內部人事不和，暗中傾軋的，往往便有人以「告密」的方式，或揑造罪行證據，誣其有上列三「特」之一的嫌疑。似這樣，被「莫須有」放逐到冲繩島「勞動學校」裏去，過其做苦工生活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

自蔡文治與大王鬧翻之後，蔡對張大王介紹去任「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訓練學校副校長」的王志，始終是各懷鬼胎，互不信任。等到那年春間，美國有意籌組「亞洲聯軍」這一個消息傳出之後，蔡文治與王志，均

中共在非洲擴展

繼西方和東歐國家後，中共正在非洲大張旗鼓，展開外交攻勢。不過，中共雖然是最後介入，卻有後來居上之勢。一位非洲外交官說：「事實上，這些中共人員早派在非洲，而且還會有更多的人要前來。」

中共究竟有多少人在非洲活動，美國人還未能確知，甚至非洲國家的官員也不確知。正如毛里塔尼亞的一位官員說：「就我所知，只有一個。他們看來完全一樣，所以我必須假定只有一個。」

事實上，在非洲活動的中共人員數目相當可觀，單就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工程中工作的中共人員，數字可能在四千至七千名。更有一個可能是：他們並非完全為工程人員，其中有一部分或大部分另有任務的。

此外，坦桑尼亞有三百至四百名中共軍事顧問，訓練該國的武裝部隊。中共給予坦、贊兩國的貸款約為中共對非洲各國的經濟援助（估計目前約為八億美元）的一半。此外，中共給予非洲的軍事援助達二億美元，這都是沒有公開的。落後地區是共產主義發展的溫床，中共插手非洲，自然是懷有推行其世界革命理論的目的，他們之所以「後來居上」，可見他們的活動是不遺餘力。

一位非洲外交官員樂觀的表示：「中共的手腕已改變了許多，他們不再企圖輸出革命了。」這種觀察是昧於實情的，中共不要向非洲擴展，怎會那麼慷慨，給他們數以億計的「援助」？事情會是「他們給，我們接受」那麼簡單嗎？隨着金錢的援助而來，自然是政治的滲透，最後結果，誰也可以知道。

許多以前在非洲擁有殖民地的西方國家，對中共在非洲迅速擴展感到憂慮，因為他們雖然大部分已結束了在非洲的殖民地統治，卻仍擁有可觀的利益。雖然非洲的外交官說：「我們雖然接受中共所給予的，但我可以保證，我們正在捍衛着我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其實，共產黨的滲透，連富裕的美國也不能抵擋，何況非洲的落後國家？

輔幣發新戲老師

在報上讀到一則有趣的花邊新聞：雲風街培仁學校的一位見習教師金



曼英領取薪金時，二百七十七元校方全數發給輔幣，她一時氣憤，將放置在桌上的習作簿全部撕毀。校方報案，因此金曼英吃官司。班士法官對她甚表同情，輕判有罪釋放，惟須賠償損失費二十五元四角給校方。

這一則新聞之所以成為新聞，是在二百七十七元輔幣上面。

何以這位培仁學校的校長有這麼多輔幣？學校不同報攤，報攤收入多數是輔幣，如果一個報攤老板發薪給伙記，全部輔幣也不足為奇。學校的收入雖也是零零碎碎，但決不會收入一大批輔幣。同時，我又想知道，假如每一個學生交學費都用輔幣，那位校長會不會也「一時氣憤」？

不知道校方對這位教員有沒有存心「一整疊」的意思，否則，這二百七十七元「一大堆輔幣」作何解釋呢？幸而她只領二百七十七元，如果是二千七百七十元又怎辦？

據案中證供說：金曼英因為工作上的問題，與校長常有爭執。那麼說，很可能校長先生跟她開玩笑了。教師是受人尊敬的工作，作育英才，也是很有意義的事。不過一個人儘管清高，不能不吃飯。為了生活，就得賺錢。許多讀書人在接受人家金錢的時候，心理上總有點不好意思。因此大機構出糧，直接在銀行戶口過戶，這樣一來省事，二來也免得當面數銀紙的難為情。這方法是讀書人最歡迎。

近來教師的新聞特別多，三家教育學院的準老師反對新薪級制是最大



的一件。一位老師剪學生長髮，也鬧得滿城風雨。另一位老師打學生面頰，判了罰款，並要留案底。這是外國法律的觀點，中國人一向尊師重道，老師的責備，只好無條件接受。因為老師想你好才教導你，不負責的老師，你不讀書，他也懶理。現在這一件，輔幣出糧，可說丟盡老師的面子，這位校長先生太惡作劇了！

美記者在星被逐

正當國際新聞協會為了「新聞自由」在赫爾辛基舉行年會，李光耀以嘉賓身份出席之際，新加坡政府於搞垮兩家英文報，抓了一家中文報的四名巨頭關了起來，還進一步將一名美國記者保爾斯基驅逐出境，他被指干預新加坡的內政。

保爾斯基分別替美國「紐約時報」、「美國廣播公司」、「商業週刊」及「澳洲公報」工作，因此，他所發表的東西，影响力相當大。

這事充分表現李光耀的敢作敢為和他整肅國內新聞傳播事業的決心。

在國際新聞協會的立場來說，李光耀的這些行動，無一不是違反「新聞自由」的，但李光耀並沒有逃避不參加報協年會，他明知道在大會中受到若干質問。而在年會開會前夕，他還進一步對一名美國記者採取行動，且看新聞協會的巨頭們用什麼方法向他爭取「新聞自由」罷。相信代表們除了在會議席上發發空談，終也是奈何李光耀不得。

李光耀不逃避這會議，也許他是高興有這麼一個機會向全世界新聞界說明他的立場。也或許他手上還有其他皇牌，足以證明受他整肅的人的罪行，所以他泰然地參加了。

他在會議席上，將會有些什麼話說？這是我們同業最關心的事。在我們新聞記者立場說，當然希望得到絕對的新聞自由。不幸新聞自由卻被共黨利用了。在共產黨國家沒有新聞自由，但他們卻利用新聞自由傾覆民主國家，這實在太可怕了！

美國記者在台灣發出過不知多少不利於國府的新聞，不只干預內政而已。美國的軍人和特務，甚至在台灣本土搞台獨運動，國府對美國記者從不敢採取相應的行動，比較起來，李光耀的手法乾淨利落得多了。

欺善怕惡是人之常情，外國記者以中華民國可欺，利用于氏兄弟事件，欺負上面。相信如果國府採取最強硬態度，這班外國記者反而會害怕。

抗戰從軍記

碧湖緊連前綫，近在咫尺，朝發夕至，同時我營接收從軍青年學生，也早已超額，達成任務，忙連夜作緊急撤退。因爲我們都是自動志願從軍，不必顧慮沿途逃亡，所以允許自由行動，限定在半個月內，抵達江西上饒集合，然後整隊集體向橫峯縣蓮荷村的團部所在地報到。

月黑風高，壯士夜行，沿着公路我們向後方轉進，有的結伴同行，有的單身獨走，披星戴月，風餐露宿，由於意氣激昂，也不覺奔波跋踄之苦。

經雲和，過龍泉，我營曾與稱譽當地球壇的「浙江保安團」、「浙江鹽務局」、「浙江大學」諸籃球球隊作友誼賽，我營三戰三捷，哄動當時。

由浙江省境折入福建浦城，然後向北循閩贛公路經江西廣豐而抵上饒。

上饒是戰時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駐地，兩年前曾一度遭敵軍竄擾，商業一蹶不振，市面倍覺蕭條。我們在上饒師範借宿一宵，翌晨即整隊行軍，薄暮已抵河口鎭，其地距離我團部——蓮荷村，僅半日行程。

河口、鷹潭、樟樹、景德合稱江西四大名鎭。河口鎭更爲浙西贛東皖南閩北的貨物散集地，地方雖不大，物產富庶，經濟繁榮。我們因爲這是行軍旅程的最後一站，明天就要入駐團部，接受嚴格管理，軍事訓練，因此當晚盡傾囊中餘錢，酒樓買醉，通宵達旦，度過了放縱狂歡的最後一晚上！

遠即可遙見營房，倚山面河，國旗迎風招展，軍號清晰可聞，好似在熱烈歡迎遠途而來的健兒，投入其懷抱，接受革命抗敵的洗禮！

聞鷄起舞在蓮荷

我「軍政部教導第五團」團長敖曦少將，畢業軍校第五期，湖南籍，久隨鄧文儀將軍（時任第三戰區中將政治部主任），從事軍隊政工，後我「教五導」撤銷，曾調青年軍二〇八師炮兵指揮官，中共攻佔湖南時，在師長任內戰敗被俘，當時我從報紙上見此消息，惻然久之，追憶昔時：集訓蓮荷，待命潭口，英姿笑貌，人事滄桑，不禁爲之感慨唏噓！

「教五團」在編制上雖直轄於軍政部，但因地制宜，歸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就近督訓。其時全團轄三營，因從軍青年學生踴躍，兵員超額，一營改轄四連，另有女生一大隊，全團人數共有二千五百多名，可說東南健兒，齊集一堂。

我團所駐的營房，原是前清滕姓的狀元府第，屋舍毗連，花園亭樹，一應俱全，遙想主人當日風光：瓊林賜宴，奉旨遊街，自有一番盛景，有如大觀園也。而今改爲新軍誕生地，聞鷄起舞，橫刀躍馬，則更別具時代偉大意義。

入營第一件事：剃頭易服，「脫下學生裝，換

操兩講堂之外，最主要的還是整理環境，修葺營房：劃草地，搬石塊，刷粉牆，挖溝渠，既勞又苦，然後苦中亦自有其樂：烈日下操練勞動之餘，精疲力竭，可是待到夕陽西下，匆匆用過晚餐，三步併作兩步行，去到女生大隊部的門口，接得情侶，「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把臂漫步在村前的小溪畔，明月在天，溪水淙淙，喁喁私語，幾令人渾忘置身在枯燥、緊張、忙累的軍旅，直待夜深熄燈號響，始驚破好夢，依依分手，各自回營。

戰時軍隊中，待遇低，營養差，衛生設備簡陋，醫療藥品更是缺乏，「大兵之後必有大疫」，所以傷病人員倍增。我們集訓蓮荷，正屆溽暑炎夏，時疫流行，尤其是痢疫，極爲猖獗，上吐下瀉，三兩天內，就攫奪了生龍活虎般的一條性命，村後山岡上，但見土堆壘壘，「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可發浩嘆！

從蓮荷後山，左眺鵝湖峯頂，隱約可辨，「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鷄栖對掩扉，桑柏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溯想當年，朱陸大儒論道問學，如今漫天烽火，遍地干戈，幾時能得河清海晏，盛會勝前？

再由後山右望，龍虎山在焉，天師府中香烟繚繞，上清宮裏鐘鈸齊鳴，可是當今之世，掃靖狼烟，降魔捉妖，並非是山上仙風道骨的天師，卻是執干戈，衛社稷的我輩凡人。

環繞在蓮荷、鵝湖、龍虎周圍百餘里的人物名勝，遺風韻事，不勝枚舉：陸羽歸隱茶山寺，大義禪師傳法峯頂寺，大詞人辛稼軒，南曲大師蔣士銓，玉茗堂前戲曲家湯顯祖，古文家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詩詞家黃山谷、陳后山，殉國忠臣文天祥……地靈人傑，極一時之盛。

我們在學校課室中，不曾讀破萬卷書，如今跋涉從軍，吳頭楚尾，縱未行萬里路，所至所見，山川形勝，文物古蹟，百聞不如一見，既廣又眞，獲益非

許杏午

我沒有盡責，是我錯；他才十四歲，他……他不該死去的，他才十四歲……」

潘樺吸完一支又一支香烟，淚水在眼眶裏打轉，他站起，望着窗外遠處的「太平房」：護理員又正推着一具屍體進了去。他終於忍不住掉下眼淚。

好一會，他沉重地道：「是的，他是餓死的。你說得對。他不該死，他的死，和千千萬萬被飢餓奪去生命的人一樣，是冤枉的！應負起這主要責任的不是你，也不是我，是這個餓死人的社會！是統治這個社會一撮人！」他緊握着拳頭，激動地說。

牆壁上掛着的日曆是鮮紅的，紅得像血，這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十三年，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紀念日。

金脚甲

張甘定

一九六九年八月的一個炎熱下午。四點多了，火辣辣的太陽還拚命地把它的熱力向田野射來，瓦藍藍的天，一絲雲也沒有，樹梢動也不動。我和老周躲在寶安縣圳南公路一片蔗林裏已經大半天了，經過五天來的逃亡，跋山涉水，只靠偷蕃薯、花生充飢抵餓，我們已經疲憊不堪，再乾巴巴地烤了大半天，更昏昏欲睡了。幸好身旁那些半熟的甘蔗還可以解解喝，提提神。

我半閉着眼睛，心中默聽着遠處公路飛馳的汽車聲，也憧憬着飛越過公路，突破封鎖線獲得自由的歡樂情景。而老周則輪到當值，打醒精神注視四週的動靜。一會兒，我就夢見了在香港的爸爸、媽媽和小弟，他們都穿着整潔的衣服，在不遠處歡迎着我們，我高興得要大喊起來，可是喉嚨卻乾澀澀地叫不出聲來，爸爸媽媽他們卻越離越遠了……。

「快！起來！」一聲悶雷似的聲音叫醒了我，老周神情緊張地把我一把扯起，「有人發現了我們！」我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蔗葉梢嗶啦啦地幌動着，那個人顯然是跑回去了。「撤！」我急聲說道，順着蔗壠我們撤到了蔗林的邊緣，憑着幾堆小樹叢的掩護，看清楚了剛才跑回去的那個穿白汗衫的農民，正和另一個挑着糞桶的同伴在說話，手不斷指向我們剛才隱蔽的地方。我們注視着他們的動態，心想：就此了事；或召人搜捕？如果是後者的做法，我們就差不多處於束手待擒的境地了。只要他們一叫，附近的民兵和農民就會聚集過來，而我們的地形又是那麼的惡劣，淩晨的大霧，把我們迷到了這四週高、中間低的盆形地區來。

不幸，他們竟採取了搜捕的做法了。穿白汗衫的傢伙跑到高處，監視着我們這邊，擔糞桶的那個人卻在公路上截人。這時我和老周的路只有一條——與其束手待擒，不如搏取一線生機！於是我們沿着田基旁的草叢，向西北方向爬去。

但是，我們這個企圖失敗了，站在高處上那個穿白汗衫傢伙又發現了我們，「在那裏！在那裏！支農青年！……」他用客家話大聲喊起來，剎時，聚集起來的那十多人，「呀！呀！」地手持棍棒散開向我們倆包圍過來。距離很近，連那最賣力的穿白汗衫傢伙的奴才狗臉也看得清清楚楚。

在這生與死的關鍵時刻，再沒有其他方式對付了，「衝！」我和老周不約而同躍起，「跑得一個算一個！」我對老周大喊一聲，就向西北方亡命跑去，老周也緊跟在後面。我們的力量從何而來——？也許是求生的本能，加上那顆渴望自由的紅心，我只覺得田野上一切飛快地向後掠去，耳朵裏只聽到呼呼的風聲，很快，我們就把那羣人甩下了百多公尺。我暗想，只要我們能盡快到達那樹林，我們就有可能逃脫。

但是，當我們氣喘如牛似地奔到高處山坡時，卻呆住了，原來山坡頂是一條光禿禿的小公路，直通圳南公路；小路下坡，要越一大片毫無遮擋的水田，才到達樹林。在水田基上飛奔，我們可不是那前面水田中還有頭戴「客家帽」工作的農婦。

老周一屁股坐下：「完了，讓他們捉吧！」

「他媽的，五天心血竟毀於此時！」我狠狠地罵了句，手揮在旁邊一團棘叢中，扎得我縮了一下。我眼前一亮，指着這堆棘叢，「快！老周！」我們一頭鑽了下去，成丁字形躺下，棘尖像針扎似地刺進身體，可是還來不及挪動一下，追捕的人羣就到了。「哇啦哇啦」的聲音雜夾着亂七八糟的腳步聲，從聲音可以知道他們停在棘叢的旁邊了，然而他們卻不會想到我們竟藏在他們旁邊的小棘叢中，鬧哄哄地向山坡下衝去，我們仍然不敢動一下，只有心中祈禱天快點黑，他們快點滾蛋！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一個指揮者似的口吻在山坡下叫道：「亞明，你到小路上看望着，順便搜搜那堆棘叢！」

天！這回可完了，我們默默等待着那可怕的時刻的來臨，終於，頭頂上「察！」的一聲給一條木棒挑開了。一張黝黑、年輕的臉孔露在我眼前，和大多數下鄉青年的臉一樣，他充滿朝氣、智慧和人情味。我怔怔地瞪着他，總有二三秒吧，他嘴角卻輕輕地拉了一下——這是善意的笑，不是麼？他「嘩啦」的一聲把頭頂上的棘叢又蓋回我身上，還挑了二挑，蓋得更密了。

「千萬別亂動！」他背向搜捕人羣方向，輕聲說了句，好熟悉的廣州話，跟着他轉身向下邊的人大聲說道「沒有——」

「那你留在那裏守着吧！」下面應道。他於是持着棍子，在棘叢周圍機械地走着，透過棘叢的縫隙，我只能看見他粗壯的腳板和金色的趾甲——這是新一代的「金腳甲」啊！我的眼前一陣模糊……

至於後來呢？當然是我們脫險了，而今，當我提起筆把這件事記下來時，不禁再次祝願這位新「金腳甲」朋友，也能早日來到這自由的世界。

註(1)：大陸農民因爲長年累月浸在水田裏，所以他們大多腳甲變成金黃色。

每期小說完



最後的一餐

——田韋

林菁坐在走廊的長櫈上，失神地望着對面的掛鐘。時間在「的嗒」聲裏流去，半個鐘頭了，手術室仍然緊閉着，她焦灼、忐忑，秒鐘一圈圈地轉，帶着她的心不斷地向下沉，沉……

手術室靜靜地打開，一個護士走出來。林菁像溺水者抓到浮泡般，緊張地迎上前去：「護士，裏面的病人……」

「你是病人的……」護士問。

「我是他的老師。」

「啊，」護士打量着她，緩緩地搖搖頭：「他不行了。醫生讓你進去看看。」

剎時，林菁像觸了電般，身體微微發抖，臉色蒼白。

房小榮躺在手術枱上，身上覆蓋着白色的膠布。林菁顫抖的手輕輕掀起一角，露出他瘦削蠟黃的小臉，長長的睫毛遮蓋着眼睛，就像安靜地睡着。

「他死了。胃破裂，胃的內容物和血液大量流入腹腔，腹膜急性發炎；出血過多。我們已盡力搶救，可是……」主持手術的潘樺歉然地說。

林菁顯得癡癡茫茫，望着房小榮喃喃道：「他才十四歲，剛小學畢業，他才十四歲……」她伸手輕輕地理着他凌亂的頭髮：「他才十四歲……死了……」手術室裏靜得連掉下一根針都聽得見，潘樺和幾個護士都沉痛地望着那仍帶着稚氣的小臉，淚珠從林菁眼角滾下，幾滴落在房小榮的臉上。潘樺

在醫生休息室裏。林菁雙手捧着頭，伏在枱上無聲地流淚。

潘樺默默地吸着香烟，透過玻璃窗望着外邊：兩個護理員正推着一具屍體經過窗口，屍體露出來的一隻腳腫得裂開，直往下淌黃水。他痛苦地閉上眼睛，默默良久：「今年來，每月死亡的人數比以往全年還多！他們絕大多數是死於壞血、肝炎、水腫……可以說，全是餓死的！」他吁了口氣，停了停：「但，今日，你的那個學生卻是例外，他是飽死的！」

「不！他是餓死的，他是餓死的！」林菁抬起頭來，淚珠滿面，神情激動。

「說吧。老同學面前，把痛苦說出來，心裏會好過一點的。」潘樺道。

「今天，學校行畢業典禮。」林菁沉痛地敘述：「總務處存有百多斤米，這米是畢業班的學生在課餘的時間到山裏掏鎢砂換來的，是他們用勞力，汗水換取的。所以，學校決定循例舉行畢業聚餐。青菜、豆腐、白米飯，全是學生自己的勞動成果。為了這次聚餐，學生們已高興了很久了。你該曉得，有多久了，沒吃過一頓飽飯、野莧、山薯渣、芭蕉根，這些又苦又澀，以前連豬都不吃的東西，現在卻成了人們每日的主糧，吃得個個面黃腳腫，渾身軟癱，可是還得吃！不吃，就活活餓死！香噴噴的白米飯，這是多麼巨大的吸引力！半個月來，學

的也都是聚餐，是香噴噴白華華的大米飯！他們這個說要吃四大碗，那個說要把飯吃到頂喉嚨，甚至有的說讓白米飯撐死了也心甘！我們做教師的，當然知道他們的餓勁兒，哪能不想讓他們吃個飽。聽見他們興高彩烈的話，也只是覺得可憐和可笑，心裏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又誰會想到，這種悲劇真的會發生！」

林菁低下頭，抹着腮邊的淚珠，哽咽着，好一會才繼續說：「上午行了畢業禮。學生們就動手七手八腳在做飯，他們把米全煮了！五十多學生，十二個教師，煮了百多斤米的飯，到我們發現，米已成飯了，他們說要飽吃一頓，剩下的飯再分了帶回家去。一陣陣的飯香從大飯鍋裏直冒出來，學生們貪婪地猛吸鼻子，那股高興勁兒，看着叫人心疼，誰又還忍心責備他們呢。」

林菁感喟地說：「吃飯了。八個人圍成一席，菜，是只有一丁點棉子油煮成的青菜，豆腐，飯卻是每席二大盆。不親眼見他們的吃法，簡直就不能相信，一大碗飯，一分鐘不到，就全落了肚。這不是食，是塡鴨子般的倒進去！狼吞虎嚥，風捲殘雲，這些形容的詞句，我今天才真正深刻理解。兩碗過後，食的速度才慢下來。我們食了兩碗也就夠了，剩下學生還在慢慢地食，這頓飯，整整食了一個鐘頭。」

休息時，一個學生跑來告訴我，房小榮在嚷肚子疼。當初，我們以為沒什麼大不了，太飽了，歇會兒就沒有的。走去一看，才發覺事情不簡單，只見他靠柱子站着，臉色蒼白，頭上直冒豆大的冷汗，捧着肚子叫疼。我和幾個教師忙不迭地替他揉肚子，把指頭插入他喉嚨，希望能引他嘔吐出來，可是一點都沒用。」

「過會兒，他已疼得滿地打滾，我們急忙按住他，即刻就往醫院送，可是，鄉下來到這裏有三十多里路程，山路難走，到了這裏，剛碰上你值班，一切，你都清楚了……」

日本的美學

我來日本大阪已經三天，從這三天的體驗中，我覺得，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很懂得生活的美。我一向所追求的美，在日本，我似乎便有所發現，我覺得，這體驗是十分寶貴的。將來有一天，我如能盡心盡力去建設我們的國家，或者是在自己生活的安排上，甚而至於今後在自己的一切事業的創造中，我都將準備運用這日本人的美學精神去從事勞作。

說到美學，我自問算是半個內行。據我了解，中國早期的美學著作，許多就是從日本作家那裏翻譯過來的。這說明日本人很懂得美學，也很重視美學。

雖然，由於經濟問題，我不能花太多的錢，去遊覽大阪的許多名勝古蹟。但主要的市街，繁華區宅，以及整個市區的面貌、特色，我都能基本上掌握得到和體驗上了。

就我所知，日本人現在正享受着文化、政治、和經濟上的上升和繁華的日子，在傳統美的基礎上，正充份地吸取着西歐的文明，去營養自己，並加以發展和創新。顯然，它是還要不斷發展的。

在大阪的商業中心區，在心齋橋筋和戎橋筋，與及南海通，九條新道一帶，我充份地體驗了這一種日本人生活的美學。這兒的夜色眞美，衣着光鮮的男男女女，人來人往。在這裏，無論是吃、喝、玩、樂，樣樣齊全，不同的店子，有不同的形式，而每一種形式，都能把人們吸引着，使你流連忘返。而日本人，在白天的辛苦勞作之餘，正充份地享受着這生活之美。

日本人懂得勞動，懂得創造，懂得現代科學的文明，但同時也懂得生活享受上的藝術，而決不如香港人，只是知道錢、錢、錢。這裏，我不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在我剛才所說的地區，就也許多個歌劇院，有許多劇團在上演。我雖然都未看過，但從那些海報看來，我就知道，日本人很懂得文化。因爲，沒有文化，是決不會有這樣多的劇團的。戲劇，特別是話劇這個東西，是最接近生活而又最表現着藝術的。沒有面對生活的勇氣和精神，沒有藝術的教養和靈性，就決不會有歌劇和話劇。見微知着，我的識見大概不會錯得太遠吧，這些東西，難道香港會有嗎？卽使是有，也很少，而且不是舊東西就是洋玩意。這就是不敢面對現實，沒有自己的個性和特色。

而且，愛看歌劇和話劇的人，或者是能夠欣賞得起歌劇和話劇的人，則更少。這就是缺乏文化的教養，這就是不懂生活的美學。

本來，談到日本人生活的美學問題，我還可以談的許多許多。但限於篇幅，我現在就只能寫到這裏了。而且，我們的船，今日下午五時就要離開大阪到溫哥華去。

方中原

五月廿三日



……會公開信

們並不會蔑棄政府，只有政府甘心爲政黨利益，謀政黨安定的時候而蔑棄我們。在保衛釣魚台行動中，我們大力支持任何一個純爲全中國利益强硬立場索回領土的行動；美援、日援，甚至美國第七艦隊或『中美防衛協約』都不能『保留』其國際懦夫的藉口。」這一段已明顯地表明了你們反中華民國政府和埋沒了良心和理性在說話，如果你們心中還有中華民國政府的話，你們便不會顛倒是非地誣蔑國府；如果你們是依據良心和理性在說話，便不會不支持國府爲釣魚台問題所作的迭次努力了。假如國府眞的成爲國際懦夫，很可能就是你們日夜所期求的。

你們的第四點說：「對被『正統』思想冲昏了頭腦的政客及文人特工，硬說愛國示威是由傾覆份子所煽動策劃，對不與『右派』『正統』台灣政府認同的獨立愛國思想加冠『新左』。我們只有表示無限的婉惜及同情，但同時希望他們能早日諒解，什麼是良心、理性——這兩者驅使我們行動起來的背景。」你們口口聲聲都說「愛國」，但不知愛的是什麼國，你們口口聲聲稱「台灣政府」，台獨運動還沒有成功（你們也許希望能成功），你們已先聲奪人地稱呼「台灣政府」了。你們的言論及行動，也眞使人懷疑你們不是「新左」，而是共產黨的信徒了。至於是否你們的腦子塞滿了毛思想而成爲毛幫的同情者，則只有你們自己才知道之外，也只有天主才知道，我不便妄加揣測，但望主的光照着你們的良心和理性。

你們最後說：「最後，我們旨望國共兩政府際此危急存亡之秋，爲抵抗外侮，在遠大的國民利益大前提下，彼此達到某種程度的諒解而進一步合作，團結一總的國魂，取回釣魚台，此乃國家百年工業發展大計，七萬萬民生之所繫。」從文獻上獲得的資料，二十及三十年代時期，共產黨際於危急存亡的時候，也總是喊着同樣的論調，博取國民的同情；今天，共產黨內部大混亂，存亡繫於一旦一夕，因而有國共合作的論調重現，也並不稀奇。你們很聰明，竟有先知先覺的言論和表現。

「曙暉」的編輯們：你們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需要你們，我相信你們之中，絕大部分是眞正愛國的，執筆寫那篇社論的同學也許是愛國的，而立論的荒謬，露骨的認同共產魔鬼，可能是未接受到主的恩賜吧了。不過，我倒希望你們多些入聖堂，多些祈禱，多些謙虛地接受主的教導，多些爲七萬萬民生而努力。人的一生是很短促的，我誠懇地希望你們多用你們的良心和理性，做些對中國人民有益的事！

林乙拜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

懷張海山先生

我與張贛萍先生並不相熟，投稿「青年之聲」，最初只是爲了要幫另外一位朋友的忙，同時亦因爲深知「萬人」爲一徹底反共的刊物，在香港眾多的報章雜誌中，十分難得。

直至去年讀、作、編者三結合的聚會上，才第一次會晤張、萬兩位，當晚因爲場面熱鬧，匆匆交談數語，便各就各位入席，不久，張先生氣沖沖地跑過來，手裏拿着一疊白紙，「拜托」我們替雜誌寫幾則大會的花絮，這是第一次直接從「老編」手裏接到工作。記得當晚我一共寫了三則，錄用的卻只有三分之一。後來我很細心地把自己寫出的三則花絮檢討一遍，發覺刊出的一則是寫得最活潑的，由此對張老編的「精細」起了戒心，知道他在最忙碌的時刻，對很微小的地方都不會疏忽放過。

「青年之聲」開始時原本有好幾位朋友參加，後來其中的一位，因爲文字的內容與「萬人」的作風不相契，被張先生退了幾次稿，這位朋友心裏很不滿，但因爲每次退稿，張先生必附上解釋，指出什麼地方出毛病，於是這位朋友也就無話可說。張先生這種負責到底的作風，使我們很覺詫異，因爲通常投稿，錄用與否，編輯是不必負「書面解釋」之責的。

幾個月前，在一個很偶然的場合看到張先生，他一眼便認出我，雖然叫不出（眞）姓名，但劈頭一句便問我：「穆然、褚建中、若訥是不是你一個人用的筆名？」跟着便說：「很對不起，我把你的稿押了兩期，因爲知道他所說的情形是眞實的，所以自從那次見面以後，雖然他押我的稿，我還是不斷地繼續寫下去，送給他。

在同一場合，我一共見過他四次，都是最近幾個月的事，在他逝世前二十天左右，還看到過他一次，想不到那是最後的一次了，當時他的精神還十分暢旺，可惜每次見面的時候大家都有點事情要處理，沒有好好地詳談過一次，當時心裏總以爲機會多的是，把要談的話留待下次吧，怎料他「生得爽快；死得爽快！」一下子便撒手！

「萬人」有今天的成就，張先生的功勞最大，萬人傑先生也這樣說。張先生的過去，自有許多他的老朋友談及，輪不到小子廢話，但他的死，的確引起我內心的很深切的愴傷，因爲今天像張先生這種堅決的反共鬪士太難得了，岳騫先生說：「二十年中，在此間與毛幫搏鬪，從未改變立場，也未因警告信而軟化的作者，照我自己的算法，應該不會超過十人。」張先生便是這十位中之一，際茲國步維艱，風雨飄搖的時候，正需要像張先生這樣的鬪士，他實在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死，不能在這個時候死！但他畢竟平靜地死了！

我們這些「接班人」應該怎樣做呢!?

彭 然



致「曙」的

「曙暉」編輯先生們：

我在本刊第一七五期給你們的公開信，和你們討論了你們於本年二月十日所出版的「曙暉」的社論「理性與現實」一文的內容，在那封信裏，還希望你們來函討論或相約作私人交談，大抵你們忙於獻身香港的學運，因而使我那封信如石沉大海；文化界先進，篤信天主有年的劉健先生對你們那篇「社論」作了萬餘字的評論，也不見你們有何解釋，難道你們只有勇氣作主觀的批判而沒有膽量作理性的討論？你們說「良心」、「理性」這兩者驅使你們行動起來，你們的「良心」與「理性」是依附天主？還是「別有懷抱」？請你們在主的面前，說出你們應說的話。

今天，讀了你們於五月二十日出版的「曙暉」的社論「團結國魂」一文後，眞使我懷疑，你們的行動和言論，眞的是「良心」與「理性」所驅使嗎？再看你們刊登橫眉同學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及田丹同學的「走那條路」，使人對於你們的立場不禁有所迷惑。

橫眉和田丹兩位的文章，我有空的話自會和他們討論，現在就先和你們討論在你們的社論中所申述「對釣魚台事件的態度及立場」，看看你們的立場和態度，是否眞爲「良心」與「理性」所驅使而說！

你們的態度及立場共分五點，你們的第一點說：「我們的興趣是整個的中國，不是割據一方稱雄稱霸的政黨；我們關心的是中國的前途，全中國的七億民眾。我們深信，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在推行保衛領土的行動中，亦深確認清此一目標，爲的是國，而非黨，更非個人。」你們這段話說得何等漂亮，何等吸引，你們既關心中國的前途，中國的七億民眾，但當共產黨二十一年來摧殘中國知識分子，毀滅中國文化的同時；當中國人民不堪壓迫，爲了爭取自由，爭取麵飽而逃亡的同時，你們的聲音去了那裏？你們的良心及理性在何處？你們慣於發表的聲明可曾派用場？於暴政面前你們是膽怯？還是默許？

你們的第二點說：「在中國的民國史上，爲政黨的利益，爲政黨的存在而不惜拋棄人民利益，出賣國家利益的例子，我們實在是見得太多了；這種愛黨不愛國，愛己不愛人的政客作風，我們實在感到無限痛惜，不能容忍它再重現於七十年代的今天，增深我國民的苦楚。」這一段似乎在說無所愛於國民黨或共產黨或其他政黨，但字裏行間，卻是在誣蔑國民黨。但不論如何，我也贊同愛國，反對愛黨而不愛國；然而，你們如果眞的熟讀民國史的話，請問你們自己的良心和理性，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能安心建設中統治時期沒有逃亡潮？共產黨安定地統治了中國大陸二十一年，何以直至今天，人民還是要向外逃生呢？親愛的同學們，用你們的良心及理性答覆吧！你們能容忍此種情況現於七十年代的今天嗎？

恕。交通事務處處長薛璞先生眞是有耐性的，事實上，我們小市民早就不能容忍了。

槍桿扳來爭霸位，誰知槍桿多邪氣！

人謀不藏與變相勒索

靳羽

一般上，港九小型巴士收費是每位五角，但也有路程較短，收費較低的，那是黃大仙到九龍城、牛頭角到官塘碼頭和秀茂坪到官塘碼頭。小型巴士既成爲合法的公共交通工具，理應與大巴、的士、輪渡一樣，在收費上有個合理劃一的規定。但是在此以前，交通處採取的是供求互需的放任態度，無意加以干涉。這就造成了人爲的漏洞，因爾，小巴有機可乘，可以來個早晚時價不同。

例如，香港方面，從中環到柴灣、筲箕灣，或是從柴灣、筲箕灣到中環，原收費五角，就由於求需的關係，在上午八、九點鐘，和下午五、六點鐘上下班的時候，司機可以任意將五角提高到一元，而搭車的爲了爭取時間，也只好忍受這沒來由的需索。縱怨，也是投訴無門，雖然五角錢並不是大數目，可是心裏總有一點蹩扭。筆者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乘搭由北角東行的車輛，爲了爭取時間，自然也成了小巴的搭客。這裏且舉幾個實例，可見一斑：

下午六點鐘，苦候巴士不至，就搭上一輛東行的小巴，到達西灣河街市，交給司機五角，他不接，冷冷地道：「一蚊！」我告訴他是在麗池上車的。他指指車頭的塑膠牌，還是冷冰冰的：「一蚊！」我只好給他一塊錢。落車後看看車頭的牌價，確是一元，倒是自己有眼無珠，怪不得人。

有了這次經驗，筆者再不敢貿然搭車，總要先看看車頭的塑膠牌，可是一輛輛的小巴價格很不統一，有五角的、有一塊的。

有次，我揮揮手，前面一架五角的不停，後面一架一元的倒停在我面前了。我望望車價牌不敢上去，司機圓睜雙目，不耐煩地在大聲罵：「上啦！中環收一蚊，麗池上車重收你一蚊咩？懵佬！」我本來倒是淸醒的，被他這一喝、一嚇，確是懵了，戰戰兢兢跨上車去，擔心不上車會捱打一頓呢！

還有一次，一個母親抱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並未佔據座位。到達目的地，小巴司機堅要收取兩份車費。其他諸如此類的爭執，眞是不勝枚舉，奇怪的是小巴司機永遠站在勝利的一面。凡此種種，都是出於收費上沒有一個準則的緣故。

既然交通處長說交通處將不再予以容忍了，這話雖然說得遲了點，總還算及時，但願能收到一定效果。要是大人不開金口，我們小市民豈不連訴苦都不知道找誰呢！

化悲哀爲力量

江城子

我與先生是先通信後見面，交誼不算太深，只是他生前無數青年朋友之一。猶記去年四月初次見面時，他即囑我盡量提出萬人雜誌的缺點及提供意見，並要我「好的不必說，只說不好的」，這雖是一件小事，但那種虛心接受批評，誠心求好求善的態度，卻予我這個後輩留下極深刻印象。其後他鼓勵我在小品之外，試試寫點其他性質的文字，我在他鼓舞之下，寫了多篇雜文寄給他，以後便開始替本欄寫稿了，其間與先生多以書信、電話聯絡，見面則僅有五六次。君子之交淡如水，他雖然不喜交際應酬，但是朋友有增無減，與朋友之間、與讀者之間的精神聯繫，也遠比由交際應酬中所獲致的更深更廣。

先生處理編務之餘，曾經有過發掘栽培無名後輩的心願，這心願在創刊之始便時常在文字中表示過，而且他的確在這方面盡了力；他說過是好文章必予發表，自己決不霸佔地盤、不偏私、不擺編輯老爺架子、不妄自尊大、不妄自菲薄，也言行一致，切切實實的做到了。本刊三年來，新人輩出，建立起可觀的作者陣容，得到讀者的歡迎，這決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苦心經營的一點成果，這成果於他是一種莫大的安慰與喜悅，他對後輩的栽培，只有苦心和熱心，決不存半點機心，誠心提携，決不拉攏，這種用才、愛才、敬才的作風，任何一個在本刊發表過文章的青年朋友都可以作證。

除此，他對青年朋友的關切，往往令人出乎意外，也太令人感動！除在寫作方面給予指導和鼓勵，對後輩的生活、健康等也時常流露出誠摯的關懷，筆者和幾位朋友就不止一次地受到這種關懷，對我的工作、學業、居住情況，他都熱誠的垂詢關注過，勉勵我進修、深造，克服惡劣的寫作環境，兼顧身體健康……甚至我有次在文章裏偶然流露出對關麟徵將軍的書法的喜愛，他便立即代求關將軍給我寫贈，這種對作者處處愛護照顧的熱忱，已經超出編輯人與投稿人的界限，令筆者覺得在區區稿酬之外，還有更大的收穫，便是那份彌足珍貴的友誼。因此，當有人用盡低能、卑鄙的方法誣蔑本刊，說編者侮辱讀者作者時，我就忍不住感到氣憤。

先生生前愛人如己，嫉惡如仇，敵友分明。是敵人，決不容忍退讓；是朋友則推心置腹，坦誠相處，來去光明，謙虛盡責。雖然不幸早逝，但他的生命價值卻已自足千古了。傷痛之餘，追記先生生前行事一二如上，願所有青年朋友化悲哀爲力量，仿效擴張這份愛心，進而與阻撓我們去愛別人、毀滅我們所愛的人的自由之一切敵人作戰到底。

古調今彈 · 葉其真

擺濶要代價

社會上有一種表面上像很聰明，而其實卻是非常愚蠢的笨瓜，爲了炫耀自己的濶氣，買東西時，非大公司不光顧，非來路貨不屑買，那怕本港的出品較之舶來品物更美、價更廉，但由於虛榮心的驅使，他寧願多花寃枉錢買外國的劣等貨色，藉以表示他的身分高貴。例如，早餐的一杯牛奶，一客三文治，在大排檔上一塊港幣便能解決，但他卻非花數倍的價錢到第一流的大酒店中去吃不可。這種情形，不能說大酒店「敲竹槓」，而只能說是虛榮心害了他，因爲設備豪華、服務週到的大酒店，是專爲有錢的濶佬開的，它的資本高過大排檔千萬倍，一個人在那裏所得到的舒適的享受，高貴的氣氛，以及在別人心目中的社會地位，都應該付出代價的，而那代價又比所吃的食物貴得多，所以多花幾倍的錢，正是天公地道，更不必怨天尤人。

報載，自從教育司宣佈本港某些英童學校，由下年度起增加學費一倍至一倍半之後，香島英童學校學生，首先於五月二十七日實行停課靜坐抗議，而若干家長教師協會和歐籍公務員協會，亦先後提出反對，有些學校的學生正在醞釀示威遊行，一致反對加學費。

乍一看到這則新聞，賣油郎不禁埋怨政府又在領導加價，而且一加就是一倍以上，未免太豈有此理。繼而仔細看看，才發覺這次政府眞是「加價有理」，原來所謂英童學校，乃是特殊階級的養成所，一切費用都是第一流價錢。例如他們的課程內容，雖也和許多英文書院差不多，但爲了表示濶綽，對於本港的合格師資不屑一顧，一定要遠向倫敦聘請，所支薪給比英國學校教師還要高，而且所需旅費也由學校負擔。如此一來，英童學校的支出，便要高出一般英文書院數倍以上了。開支既大，學校當局自然要向學生身上打主意。羊毛出在羊身上，確也公平的很。

英童學校和一般英文書院比起來，猶如大酒店之與大排檔，收費時多收三五倍，乃是順理成章之至。既要到那裏充濶佬，何在乎多花幾個錢？此事的解決辦法，一爲開源即增加學費或請政府增加津貼；此路既走不通，只有節流一法，即教師就地取材，不必向英倫聘請，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有些英文書院每月收費不及五十元，竟也能辦得成績斐然，英童學校爲什麼不向他們看齊呢？詩曰：

一、師保如林不屑觀，偏從海外聘鄉賢；
倍增學費眞公道，擺濶須加擺濶錢。

二、太平山下校如林，
不見英童隻影臨；

女人易養論

日前有一位先輩談到孔夫子的「割不正不食」，記得魯迅先生也談過同樣的問題，魯迅懷疑老夫子牙齒動搖，咀嚼不便，因而患有嚴重的胃病。於是此也不喫，那也不喫，「割不正不食」。魯迅先生學過醫學，懂得飲食衛生，當然有談胃病的資格，在下不懂醫學，未能從醫學角度研究「割不正不食」。但還是要衷心佩服魯迅先生的判斷，因爲夫子說過：「食色性也！」可見他老先生倒不是不喜歡「美食」，大抵確患有胃病只好餐餐吃粥吃豆腐（假如那時有豆腐的話）。

說到「食色性也！」頗令在下懷疑孔老夫子不僅喜歡「美食」，而且也喜歡「美色」，然而，倘若他老先生果眞喜歡「美色」，似乎沒有理由對女人如此深痛惡絕，大叫「唯女人與小人爲難養也！」

何以難養呢？夫子解釋道：「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哈！原來如此！

原來他老先生並非不愛「美色」，只是因爲編「春秋」編得暈頭暈腦，沒空去研究女子心理學，「美色」當前也無法消受，這自然會引起她們「不遜」和「怨」。

素被弟子敬奉的孔夫子，婦人卻敢於向他表示「不遜」，還要被她們「怨」，也就難怪孔夫子要發出「唯女人與小人爲難養也！」的感慨了。其實這倒不應完全責怪女人，誰叫孔夫子滿腹文章中，竟沒有一本婦女心理學呢？

別的不說，單看「孔子見南子」時那種束手無策的樣子，就可以知道夫子在「閨房」之中，也難有什麼「風趣」了。整天對着一個只會編「春秋」，只懂得仁義道德的丈夫，即使孔夫人涵養再好，恐怕也不得不發脾氣而「怨」之，內心也不能不鄙之，這種「鄙」倒不是不尊重老夫子的學問、道德、人格，而是把他視爲「蠢男人」，是故「不遜也！」

在孔夫子和其弟子的著作中，沒有一句話提及孔夫人，甚至沒有一句話提到孔太夫人。這與亞聖孟子卻大不相同，孟子既演出一幕「出妻」，復有「孟母三遷」的美談。也許孔老夫子吃雌老虎的苦頭吃得太多了，使到他對女人深痛苦絕，提也不願提了。

女人是否果眞如此「難養」呢？在下倒不這樣想，因爲女人畢竟是人，而不是老虎，只要摸清她們的脾氣和心理，想來還不至於整天被她們「鄙視」和「埋怨」的。

對付女人有什麼妙法呢？在下以爲最要緊的是要記得這一點——永遠不要對她們說一句眞話。何以要這樣呢？留待下回分解。

變」前筆者讀右軍著「西安事變的前因後果」，書中提到前國民政府內政部長彭昭賢，談及毛澤東曾三次向政府求降時說：「共黨第一次向國民政府投降，是覃振先生說出來的，覃氏說：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不久，派一位同鄉來託我把他們接受政府改編的意見轉達給蔣先生。據來人轉述毛澤東的希望：『只要政府能給他一個監察院院長的名義和把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並保證對日作戰，則雖取消共產黨的組織他們亦可接受。』云云。

「覃氏說，他把毛的意見轉達給蔣先生之後，蔣先生一言未發，隨再追詢，亦無答覆。據覃氏推測，當時也許由於蔣先生認爲毛既無生存的餘力，故不願接受他們的投降條件以養癰貽患。」

當時讀了這段記載曾半信半疑，對覃振其人也缺乏了解，僅知道他是老革命黨，湖南人，毛澤東何以會託他遞降表則不能了解，也不敢完全相信。近讀吳相湘氏「民國百人傳」，在覃振一篇中得到如左的原委。

獄中宣傳革命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春，覃奉命爲國民黨漢口執行部常務委員，辦理湘、鄂、陝、甘黨務，親至漢口設執行部於日本租界。嗣因鄂督向日本領署交涉查禁，活動困難。至於湖南黨務，覃以學界及工界爲着手對象，並經與林祖涵、包惠僧、彭素民商委派劉少奇（係工團聯合會主任）爲國民黨湖南工界分部籌備主任，夏曦爲國民黨湖南學界分部主任。……劉、夏均係共黨分子，因此共黨乃得假藉國民黨名義在湖南積極活動。……」

始知覃振與中共分子早有淵源，且與毛、劉等都是湖南同鄉，毛澤東託他乞降可能性實在很大。

覃振原名道讓，字理鳴。一八八五年生於湖南桃源縣，與宋敎仁是小同鄉。戰後一九四七歿於上海。

覃氏生於農家，十五歲父母雙亡，孤苦發奮，遊蕩江湖與哥老會分子相往還，與一楊姓首領交稱莫逆，這是他以後在湖南從事革命的一項資本。

討袁勇將覃理鳴

史劍非

一九〇二年，入桃源縣小學讀書，得識宋敎仁，後入常德讀中學，得讀梁啓超編的「新民叢報」，思想得到啓蒙。在一次官紳集會中，討厭那些死氣沉沉的演詞，自人叢中登壇演講，倡言改革，痛斥忠君愛國之說，聽者大譁，遂被開除學籍，離校後撰「死裏求生」一文，手抄十數份，張單街中；於是爲官府所忌，乃遠走上海，逃往日本，入宏文學校讀書。

一九〇四年隨宋敎仁參加華興會長沙起義，不幸失敗，走匿鄉間，再逃往日本。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覃氏參加爲會員。一九〇六年再回湖南參加萍、瀏、醴起義，又遭失敗，復逃日本。

一九〇八年奉黃興命回長沙，企圖再舉，事機不密被捕，判終身監禁，初押在長沙監獄，後解往桃源縣獄。在獄中向獄卒宣傳革命，外間青年學生常去看望他，其中包括武昌首義時革命軍總指揮蔣翊武，及成仁烈士劉復聖。

他自一八〇八年入獄，直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始出獄。

二次革命四大勇將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覃氏協助宋敎仁競選，並當選衆議院議員，從此走上政途。可惜好景不常，不久宋敎仁在上海被刺，二次革命開始，覃與蔣翊武同回湖南起兵，結果蔣被捕成仁，覃則走脫去到日本與孫中山等會合。

二次革命以後，在討袁復國階段，追隨孫中山參加中華革命黨的同志，有四大勇將那就是居正、覃振、田桐、謝持。這四個人都天生的霹靂火性格，忠義勇猛，使人聞者興起。

一九一六年一月，覃氏奉中山之命，返湖南組織中華革命軍，所遣二勇將廖湘芸、楊王鵬在長沙謀炸湘督湯薌銘未成，牽壯士攻督署，事敗死難二十餘人，使湯薌銘爲之膽寒，竟棄職逃走，湖南遂爲討袁復國的友軍所得。

在袁世凱死去之後，北伐之前，覃氏一直追隨孫中山先生，三次南下護法，出力殊多。一九二三年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覃氏任湖南黨務，與中共分子合作甚佳，但是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前後，思想突變，發覺聯俄容共之不當。因此中山逝世之後，覃氏即參加反共被逐離粵的馮自由所倡導的「同志俱樂部」。同年十一月又與居正、謝持、田桐等國民黨執監委員，在北平西山碧雲寺中山靈前開會，揭出反共的旗幟，掀起歷史的巨浪，這是國民黨第一次大分裂。

反共先覺　政途險惡

西山會議派在上海成立中央，與廣州由汪兆銘領導的聯俄容共中央分裂之後，革命軍和財源皆在廣州，西山會議派乃吃盡苦頭。

但是維時不久，廣州的中央再告分裂，即一九二七年的寧漢分裂，其後三派復合，西山會議派曾以反共先覺而當權領導，是時覃氏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但是維時極短，黨內再掩起分裂的巨浪，他與居正等西山會議派要員，竟與汪兆銘合作反對南京。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舉國要求團結，同年十二月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改組，覃氏始結束亡命生涯，出任立法院副院長。

抗日戰爭爆發，覃氏隨政府西遷重慶。苦於哮喘症，久醫不癒，戰後於上海逝世。



自由的風

馬行田

太平洋的風暴，强勁地吹向中國大陸，這種自然的現象，空叫「人定勝天」的中共是無法防止的。有一股無形的風——自由的風，也不斷吹向中國大陸，也是實行鐵幕般統治的中共無法防止的。

標榜「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共，對於凡是自由世界裏的一切東西，包括物資、意識形態，都視爲洪水猛獸，害怕人民跟這些東西接觸，唯恐人民即使沾上了這些東西的一點點邊兒，也會想入非非，和平演變，或者作反。

說兩點屬於常識範圍內的東西：

一是中共的新聞封鎖。眾所周知，中共對新聞報導二十多年來都是採取嚴密封鎖的措施，通訊社只有官方的「新華社」一家，別無分店。過去雖然由老報人金仲華搞過一家「中國新聞社」，但發稿主要是面向海外一些華僑報紙，而其所報導的內容和調子，跟新華社的沒有多大異樣。他們對大陸的新聞，報喜不報憂；對自由世界（對蘇修也一樣）的新聞報憂不報喜。報他們自己的喜時，大事渲染誇張，甚至吹牛吹破天（如水稻畝產六萬斤以及許多所謂「超世界水平」之類）；報自由世界的憂時，甚至不惜把一條電訊割割補補，斷章取義，「綜合」到合乎他們的宣傳目的（較

報紙呢？當然只能刊登新華社的新聞稿，從中央的「人民日報」至各省市的報紙，所刊登的消息都是一個樣的，甚至連標題，有些新聞連版位都由新華社擬定。讀者毫無選擇的餘地。

不消說，許多讀者對這樣的「官方消息」當然表示懷疑。爲了瞭解國際間的眞相，求諸收聽自由世界及蘇修的廣播吧，難矣哉，他們會進行天空封鎖，發射電波干擾天外來音。

因此，大陸的人民完全不瞭解國際間的眞相，連人類登上月球這樣的大事也茫然無知。

出現在他們眼前的新聞報導，天天都是「形勢大好」。

據說，曾經有一位大陸居民，凡有越戰消息他都讀，讀得多，他先是茫然，後來懷疑，最後乾脆不想看了。爲什麼？因爲他進行了關於美軍和南越軍傷亡數字的細心統計，發現如將新華社所報導的數字彙加起來，所有在南越作戰的美軍和南越軍早已「

行激烈的戰鬭。

對於西方通訊社的電訊，中共只出版了一份八開四版（有時六版）的「參考消息」，只在內部發行，供中上級官兒閱讀，而且注明「不得外傳」，下層幹部和老百姓是沒有資格看的。

由此可見，中共對新聞的封鎖，無所不用其極，其目的不外是造成老百姓對世事矇然不知，施行愚民政策，利於他們進行獨裁統治。

另一件是對我們這些「香港客」的態度。香港居民每年回大陸探親的也不少，中共對「香港客」防範甚嚴，恐怕「香港客」在大陸居民中帶回一股自由的風——中共稱之爲「資產階級毒素」，或「資產階級的香風臭氣」。中共的防範包括了思想和物資兩方面，他們恐怕大陸的老百姓從香港客的身上看到自由世界的思想行動自由和高度的物質享受。所以中共歷來對「香港客」回到大陸的一言一行、衣着打扮也是諸多干涉的。

爲了防止老百姓給自由的風吹得轉了向，中共還採取了政治措施，「反三洋運動」就是爲此而發動的。（「反三洋」的內容見上期拙文「生與死的博鬭」，此處從畧。）總而言之，中共想在他們統治的地方摒除自由世界的一切東西，高掛密實的鐵幕，防止自由的風吹進來，企圖造成「無

但是，防止自由的風吹進中國大陸能防得了嗎？許多事實說明防不了，單從大陸的同胞不斷逃亡來看，就說明了不論中共如何防止自由的風吹進來，但這股强勁的風還是吹進去了，而且還有越吹越勁之勢。君不見，今年中共在雷厲風行，大張旗鼓地搞「一打三反」運動，宣布逃亡者爲「投敵叛國」，要施以重刑，但是逃亡者還是幾無日中斷麼？這就是自由的風所顯示的力量。

由於實施愚民政策，大陸的許多青年對自由世界確實茫然無知。然而，人們有腦袋，有腦袋就會思想，就會感受，香港客進入大陸，他們會看到，看到就會想，一想，就會想出道理；中共聲嘶力竭地宣傳，說自由世界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們也會想，爲什麼那個不好的自由世界，人們的生活會比大陸好呢？想着，想着，明白了，原來這是一場欺騙！

作僞者心勞日拙，中共在描繪自由世界如何如何醜惡的同時，殊不知自己也做了反面教員。他們搞殘酷鬭爭時也同時給老百姓做了反面教員。他們鎮壓逃亡者，把他們關起來，搞批判鬭爭，一些原本不知香港座東向西，座南向北的青年通過參加這種集會，才接受了反面教育，醒悟到世界上原來有這麼一塊使人嚮往的自由的地方，怪不得有許多人要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前仆後繼地爭取奔到自由世界的勝利了。

看來，鐵幕高掛也罷，高壓政策也罷，自由的風還是能夠吹進大陸人民的心靈，中共要防止自由的風吹進去，正如防止太平洋的風暴那樣，是

專寫異行者傳記的張默生

待旦

流沙河因「草木篇」而成名，雖被打成右派，似也有一定價值。可是是時，卻有不少人莫名其妙地受到「草木篇」牽連，可謂殃及池魚。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文聯文藝理論批評組組長張默生先生就是被殃及的池魚之一，「草木篇」發表後有人問他流沙河的詩應作怎樣解釋。他說了一句「詩無達詁」。因而被指為流沙河辯護，也戴上右派的帽子。

張默生先生是一位頗聞名的老學者，他雖然擔任四川省文聯文藝理論批評組組長之職，但所發表的文藝理論和文藝批評的文章並不多，反而以人物傳記為最多。他對「態學」研究頗有成就，曾為胡適之先生所推崇。

張默生，字敦納，山東省人，幼時讀書異常勤奮。一九一七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和宗教，曾研究過「聖經」。一九二〇年前進入北京大學就讀，有一次梁啟超在北大講演中，曾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張默生當時雖然不是胡適的學生，但卻很崇敬胡適，故聽了梁啟超對胡適的批評甚不以為然。正因為對胡懷有敬意，所以日後交誼頗佳。張默生離開北大後，曾在山東省從事教育工作。一九二七年春，由於獲罪於當時的魯督張宗昌，致被通緝，張默生由海路逃往朝鮮，再從朝鮮逃回上海。幸而獲得胡適的幫助，從事「態學」研究，成為這方面的權威。

一九二九年，張宗昌失敗後張默生回去山東。當時山東發生一件頗出名的訴訟案，設於孔子故鄉曲阜縣的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在六月八日遊藝會上演出林語堂編著的話劇「子見南子」，這次演出引起孔氏族人的憤怒，除具呈省教育廳（廳長何思源），省政府外，還呈函蔣主席，內政部長及教育部長蔣麟夢，控告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校長宋還吾，鬧了二個月，結果宋還吾被撤職「調廳另有任用」，張默生便被派去接任第二師範學校校長之職。該年底，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把各省立中學高中部合併，成立濟南中學，又委派張默生出任校長，還聘請許多名作家擔任教員。丁玲第一任丈夫胡也頻以及五七年被評為中山大學大右派的戲劇學家董每戡等，當時均在該校任教，胡也頻等在濟南期間由於言論過於左傾，引起省政府不滿。下通緝令，張默生偷偷送路費給他們，叫他們逃跑，胡也頻等取道青島，安全逃回上海。

一九三〇年後，張默生一直在山東教育界任職，直至日寇侵入山東才隨政府西撤，歷任各大學教授。張默生也和當時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思想畧為左傾，參加張瀾、沈均儒等組織的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後，抗日名將王耀武將軍率部開入山東，出任第二綏靖區司令官，不久，又接替何思源擔任山東省政府主席，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王耀武非常欣賞張默生的才華，曾電邀張回山東，主持山東省之教育工作。可是當時張默生已看到大局日非，故婉言謝絕王耀武之邀請，中共竊據大陸後，張默生任教於四川大學中文系，且負責領導民主同盟重慶市支部。

張默生的著作，以人物傳記為多，其中尤以「異行」人的傳記最多。一九四〇年出版過兩本傳記集。第一集收集有「新瞽瞍傳」、「異僕傳」、「苗老爺傳」、「瘋九傳」、「鳥王張傳」等十多個異行者的傳記。第二集是記敍李宗吾生平趣聞的「厚黑教主傳」。此外還寫過「存古先生傳」、「王大牛傳」、「義丐武訓傳」等，一九五一年中共大肆批評的「武訓傳」電影（編導：孫瑜，主演：趙丹），就是以「義丐武訓傳」為藍本改編的，張默生由於並沒有參加過電影的攝製工作，也沒有寫過贊揚「武訓傳」電影的文章，僥倖逃過了這場大批判。

張默生從二十年代起就開始從事「態學」研究，可是直至一九四三年才發表這方面的文章，他在第一階段主要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什麼一些「大人物」，能夠驅使能力比他好的人去為他工作？張默生認為，這是因為「大人物」先有一番內心的充實功夫，具有控制對方的「莊嚴相」、「慈悲相」等。

關於「態學」筆者一無所知，只知道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是很少的。可說是一門「冷門」學問。張默生著作不少，四十年代在重慶出版頗著名的「人物雜誌」上，經常可以看到張默生的文章。可是「解放」後，張的著作似乎都沒有再版。一九五七年張默生的老同事董每戡在中山大學被評為右派，中共當局曾要求他寫一篇檢討，公開承認錯誤，用一紙檢討書換取留校繼續教書的機會，可是董每戡拒絕了，他說寧願回去故鄉牧鵝，結果眞的回去了，並老死於鄉下。張默生的處境則不大清楚，不過既已被評為右派，必是凶多吉少了。

，認為黎元洪越權違法，羣加指摘。

羅氏經此打擊，再不欲置身宦途，蟄居北平，只是教教書而已，直到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又以王寵惠的推荐，及中樞一再邀請，出任司法行政部長，旋又兼任外交部長，在任數年，頗獲朝野一致好評，照例，外交部長每月有三萬元之特別辦公費，毋需造報核銷，羅氏做了三年，積餘到九十萬元，他竟全數繳回國庫，積弊陋規，從此豁絕。這種廉正之操，實非尋常循吏可及，不啻對上述事件，予以幽默而嚴酷之諷刺。

羅氏最重視新聞記者，每當來訪，從未藉詞拒絕，即有未能發表之消息，也會以笑語拉開，決不使對方感到難過。善飲酒，能盡數十杯不醉，然不常飲，故鮮知他的酒量。有一次，他宴請外籍同學而駐節中國之大使，邊飲邊談，一連喝了廿餘瓶啤酒，那大使只好告饒，他卻神色不變，雙手捫腹，談吐風生。羅氏身裁很長，步履甚健，登樓必一步連跨兩級，人或問之，何事匆遽乃爾？他答道：「我身兼兩職，每天辛苦忙個不了，故走起路來，亦不覺連跨兩級。」其風趣眞逗人傾倒，雖服官數十年，仍不改其書生本色。

黃百韜與陳布雷

何適

近數十年國民黨人中，足以令人敬佩的：武將黃百韜，文臣陳布雷；前者兵敗自戕，後者以死殉主。他們的死，在私情上固然爲了報答知遇之恩，在公誼卻也是勇於負責，以謝國人。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螻蟻尙且惜生，何況血肉之軀，高官厚爵如黃百韜、陳布雷，若非明禮義、知廉恥，不但偸生苟活至今，而且依然好官我自爲之。「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芸芸國民黨人中，不少平日逢迎鑽營，阿諛諂媚；一旦國難黨危，叛黨求榮，投敵認父。而能視死如歸，成仁取義者，卻寥如晨星。其中幸有黃百韜、陳布雷，一武一文忠臣烈士，爲近期國民黨黨史上寫下英勇悲壯之一頁，亦爲人間留下浩然正氣，尙足爲後人敬佩，故其死亦有重於泰山矣！

黃百韜原籍廣東，長在河北，出身北洋軍閥李純下級幹部，後隨徐源泉歸順中央，故非黃埔嫡系，在師長任內曾入「陸大」特三期與馮玉祥、鹿鍾麟同期，抗戰初期先後出任馮玉祥及鹿鍾麟兩人之參謀長，肇因於此。

抗戰中期，黃百韜以軍委會中將高參，調第三戰區參謀長，輔佐顧祝同將軍戎幕。三年期間，賓主融洽，適二十五軍軍長張文清調職，遂由顧祝同將軍的推薦，黃伯韜脫穎而出，充任二十五軍軍長，憑此馳騁沙場，尤其在戡亂期中，迭建奇功，中原會戰時重創頑敵，此後在華東戰場上，黃氏與邱清泉兩勁旅，東剿西討，南征北戰，幾無役不從，因戰功而擢陞第七兵團司令官。

迨徐蚌會戰，黃百韜親率二十五軍，四十四軍，八十三軍，八十四軍，一百軍，自隴海鐵路東翼撤至徐州城郊，不幸軍次碾莊，被數倍之敵所圍困，浴血奮戰兼旬，援絕彈盡，其時，黃氏部屬曾婉勸其突圍逃生者，不爲黃氏所採納，黯然答告：「我統率七萬餘眾，把守碾莊，如今傷亡殆盡，所餘部眾不及什一，我縱能如君之言，突出重圍，亦無顏向中樞交代，刻下大勢已去，個人死何足惜？」言畢，遂效楚霸王自刎烏江，舉鎗自擊以死殉國，「知恥近乎勇」，此之謂歟？較之聞風而遁，不戰

然矣！

當徐蚌兵敗，黃百韜自戕殉國耗聞傳抵南京，接着遂有侍從文臣陳布雷以「油盡燈枯」一死報主的噩訊，國人益知大勢已無可爲。

陳布雷先生以一介新聞記者，備位中樞，參贊機密，受知深切，故時懷感恩圖報之心，及見政局日非，敗象畢露，且慚疚「瓶之罄兮惟罍之耻」，而又無補時艱，遂留書自殺以明志。

其時，上海報刊有詩譏諷陳氏之死：「能忠明主亦奇賢，讀罷潸然復黯然，今日民間諸般苦，嗟君臨死一無言。」持平而論，陳氏爲人極端謹愼，雖服官二十年，仍不改書生本色，他的服毒自殺，也含寓「一死以謝國人天下」的深意在，非僅爲故主一人也。

該時筆者適客居南京，蒿目時艱，而滿朝文武大臣，顢頇無能，張皇乖錯，飛遁遠颺者有之；暗通助敵者有之，一片敗亡慘象。唯有布雷先生，效三閭大夫之沉屍汨羅江，表揚革命黨人魂，自古「慷慨成仁易，從容赴義難」，陳之死，可謂大智大勇矣！

筆者與陳布雷先生生前，無一面之緣，既非部屬，尤非親友，純基於對陳氏的情操氣節及其死事，深懷敬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於陳氏死後，尤當中共席捲大陸之時，雷厲風行，而筆者不懼淫威，不避嫌疑，曾於晨曦曙靄中，數度展謁陳氏墓前，低徊憑弔，不忍離去。

陳氏墳墓在杭州城郊名勝之區九溪十八澗之峽谷口，背山面臨錢塘江，隔一澗之水的左鄰，即爲王正廷之別墅山莊，風景幽雅，墓僅土堆一杯，諒未及草草築造，而江山易主，陳氏家人即避遷海外

設，簡陋荒涼，如平民百姓之荒塚，墳前僅豎一石碑，上題「慈谿陳布雷先生之墓」，既非出自黨國名人之手，更無陳氏生前顯赫官銜，樸實無華，卻不失其生前之書生本色。我其時適避居杭州鄉間，居處距陳氏之墓僅二華里之遙，因遭逢世亂，益增家國之痛，「天涯憂國淚，無日不沾襟」，所以每當晨昏，必信步去至陳氏墓前，俯視江水滔滔東去，慨念陳氏一生，自早年上海望平街上，筆掃千軍，稱健一時，日後被羅致南昌總部任記室，親而信之，諸凡重要文告，均出其手筆，人所爭誦，未幾又兩度主持浙江教育行政，「千古文章未盡才」，浙中人士每多惜之。後復參密戎幕，忠貞效命，及死前目睹大局糜爛，不堪收拾，遂萌拚將一死輕生之念，其遺書中所說：「年迫衰暮，無補危時。韓愈有言：『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徒婞婀。』布雷自問良知，實覺此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而此身已非自效危艱之身，長日迴皇，慚憤無地。」字字出自忠誠，書生報國，志士殉主，悲憤壯烈心情，溢於言表，尤足令人同聲一哭也！

陳氏之死，距今已二十有三年，從未得聞在朝袞袞諸公對國事有一言一字之自省、自責、自痛、自罪，如陳氏遺書所言者，而「中朝大官老於事，詎知感激徒婞婀」卻依然如故，此所以陳氏之足稱「一代完人」，益增後人景欽無已矣！

羅文幹的廉潔

覺初

民國十一年，曾在北洋政府做過王寵惠內閣的財政總長羅文幹先生，是中國司法界的有數權威，與王氏齊名於時，他們都是廣東人，先後都做過司法總長及外交部長，但羅氏在那次財政總長任內，卻蒙了不白的屈辱。他之出任閣僚，本是得到直系軍閥第二號首腦吳佩孚的支持，偏偏那個糊塗大帥曹三爺（錕），不肯賣賬，聽信了陸軍總長張紹曾的讒言，誣指羅氏在訂立奧國借款合同，得到一筆很大的回扣，挽出眾議院院長

給他們在中東的「親密戰友」——埃及特務機構。

羅茨這時心裏也很清楚：他這條命，現在完全繫在一點上，如果他死也不承認是個以色列人的話，頂多不過是個「無期徒刑」。否則便不堪設想。——阿剌伯人雖然對現代文化，很少貢獻；但是，在虐待人的刑法上，卻日新月異，很有些獨出心裁的「天才」。這是許多中東人都知道的。

因此，羅茨就索性來個「苦肉計」，把兩份文件夾子放回桌上。做出一副「肅然起敬」的神情道：「佩服，佩服！你們的確有功夫、有一套！」



Little Green Buck

這幅漫畫題為「小小的綠色銀幣」（美國俚語，稱一元美鈔為Buck），圖中毛、周、林對，高舉「寶書」山呼萬歲的「羣眾」視若無睹，卻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張美鈔上。

在埃及被捕記

在埃及的外國間諜當中，最出色的一個！」

這樣地彼此「恭維」了一番之後，才正式開始了審訊。而且一開了頭，就沒有個完，一直審了四天三夜！從始到終，羅茨一口咬定：他是個當過「衝鋒隊員」的「老納粹軍官」，因為上了以色列的圈套，才不能不替他們出力。

這一套，居然把哈珊阿里施那樣的老狐狸，也騙得團團轉。他們相信他是「不得已而為之」，現在已經「悔不當初」了。

但是，他的太太卻遠不及他精明。她深怕說錯了話會害他，所以乾脆一句話都不肯講。埃及特務們，把她的衣服剝得精光，再把她綑在地板上，在她的肚子上拼命地用皮鞋踏。她還是一句話都不肯講；他們把她泡在冰水裏，一泡就是幾個鐘頭，直到她完全昏迷過去的時候，但她卻依舊還是一句話都不肯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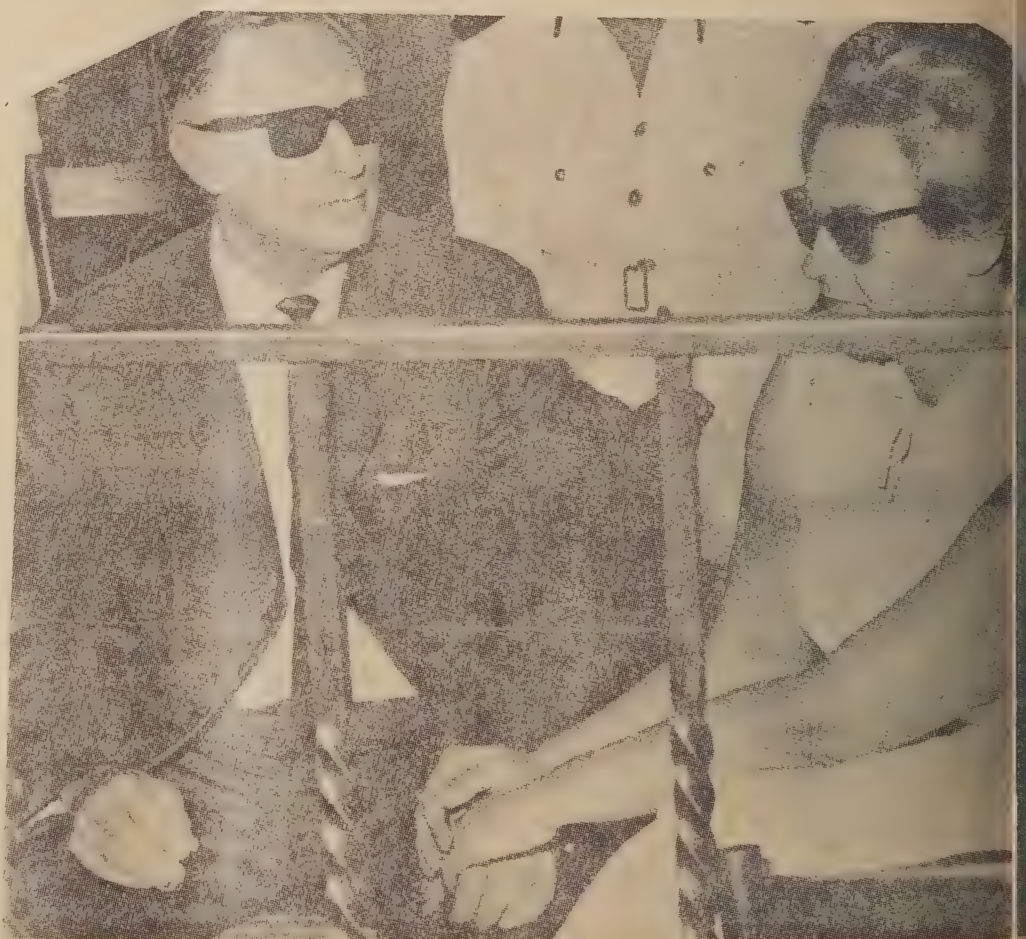
最後，搞得特務們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把羅茨帶去勸她。——他只說了一句：「親愛的！至少你總該承認你知道我是個間諜吧?!」

她馬上就理會了他的意思：只要不提他的以色列的國籍和軍籍，別的都完全沒有保密的必要了。

「審訊」正式結束的時候，整個口供紀錄，多到了兩千張打字紙。為了炫耀他們的「輝煌勝利」，埃及特務們還特別佈置了一個「電視訪問」的節目，讓羅茨夫婦在鏡頭前「坦白一番」，誠懇地向埃及人民低頭認罪。在電視上，羅茨完全是以一個衷心懺悔的「浪子回頭」的姿態出現的。為了向以色列的諜報機構打一個招呼：他真正的國籍和軍籍，並沒有被埃及特務們發現。

羅茨還故意發表了一段「痛斥以色列軍國主義者」的演說道：「那些以色列的戰爭販子們，真要想在埃及搞間諜活動的話，就應當讓他們自己的以色列人來送死，不要專門讓我們外國人來替他們遭殃倒霉！」

天涯客


受開羅「公審」的羅茨與他太太同坐在犯檻內，他太太以手相握，互傳心聲，狀至鎮定。



前言

在中東的「七日戰爭」爆發以前，以色列的大字第一號大間諜，羅茨少校，用「百萬富翁」和「老納粹軍官」的身份，把埃及的最上流社會，搞得天翻地覆。——他不但是納塞爾總統手下警察總監最要好的朋友，而且還成了開羅的高級軍官俱樂部的理事。他的美輪美奐的郊外別墅，既是軍政大亨們經常來坐坐的地方，各式各樣的情報，也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手到拿來。然後，在每天的黎明以前，用密碼電報，拍發給台拉維夫的以色列情報總機關。就是這樣，順順利利地一直搞了四年。搞得甚至於連他自己都不再相信：有一天埃及的特務們，還會發現他眞正的身份。所以，他才放心地邀請了岳父母，到埃及來渡假，而且還開了汽車，陪着他們去遊覽那一望無際的沙洲，完全沒有把藏在體重磅秤裏的無線電機，放在心上。

誰知毛病就出在這無憂無慮的幾天裏。

有關他在埃及做間諜，取情報的經過情形，去年我在本刊一五八至一六一期，已作過頗詳細的報導，事後編者一再要我將羅茨在開羅被捕及釋放的經過寫出來，因東奔西跑，資料不在身邊，一直未有應命。現將資料與圖片找出，特撰此文以向編者交差。

以色列大間諜

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羅茨的出毛病，就是邀請他岳父母到埃及渡假那無憂無慮的日子裏。有一天當他悠哉遊哉地駕着汽車，回到了自己的別墅去的時候，剛一下車，就被人在後腦殼上，重重地捶了一下。接着就有六個預先埋伏好的彪形大漢，跳了上來，先把他按倒在地上，然後又背轉了他的雙手，用手銬鎖得個結結實實，一動也不能動。

在他的客廳裏，站着一位留了小鬍子的埃及人。上上下下地打量了羅茨一番以後，就冷冷地說道：「我是埃及國家安全機構的檢察官。——現在代表我的機構宣佈：你已經被捕了！」

即使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羅茨也還沒有認爲是「大勢已去」。所以，他才故意裝出一副又急又氣的樣子來，大聲地吼道：「你們簡直是瘋了！這樣胡來的話，完全是在跟你們自己開玩笑！」一邊說，一邊就吵着要和警察總監通電話，要這位「老朋友來看看」：年青冒失的埃及特務們，輕舉妄動到什麼程度？

可是，他這一着棋，一點也沒有嚇倒那幾個人。那個自稱爲「檢察官」的小鬍子，只是冷冷地盯了他一眼道：「你的這幾位朋友，現在再也幫不了你的忙了。——他們自己的下場，也和你一樣！」

然後，他們就把他半推半拉地，帶到樓上的臥室裏去。小鬍子指指壁櫥道：「把鑰匙拿出來！」

來，得意洋洋地打開了壁櫥，把那副體重磅秤，小心地放在桌子上。然後在秘密樞紐的地方，輕輕一按，蓋子就豁然而開，露出了裏面的小無綫電機。

小鬍子冷笑了一聲道：「羅茨先生！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這時，這位以色列的「天字第一號」間諜，肚子裏才明白：這一次他眞正失了風。埃及的特務們一定早已在他去遨遊沙洲的時候，把這座別墅仔仔細細地搜查過了。

大漢們套了一個黑布口袋在他的頭上，然後把他推上汽車。他的太太也戴着手銬，坐在車裏。最可憐的是他的岳父，一向就心臟衰弱，現在平空地吃了這麼一嚇，早已暈倒在別墅外的草地上。埃及特務們忙着要把羅茨夫婦帶走，連看都沒有看他一眼，就開車走掉了。

一小時以後，審訊就正式開始了。主持的人，是人見人怕的埃及特務頭頭哈珊阿里施。他把兩個厚厚的文件夾子，向桌上一丟，故意滿不在乎地說道：

「你先仔細看看這裏面的東西，不要再裝胡塗。然後，我們大家再好好地談談！」

驚得呆住了。

哈珊阿里施對他的這種反應，顯然感到非常滿意，淡淡地笑笑道：「我們已把你的電報收聽了三年了。現你總該明白：抵賴扯謊是沒有用的吧！」

其實，這位特務頭頭自己，就扯了一個大謊。那些電報，根本就不是埃及人自己發現的。多謝東德那一批由莫斯科訓練出來的職業特務，憑着他們的最新式電子設備，的確截獲了不少遠遠近近的密碼電報。他們最初還以爲羅茨是在替西德的情報機構做工作，爲了想一網打盡，遲遲沒有行動。那裏知道羅茨是個「獨行俠」，就是再等十年的話，除


羅茨被捕後，一口咬定他是被以色列
德國人，在受審時，表示「悔不當初」的
埃及人竟信以爲眞。

大元帥的安全無人敢負責。」一句話激惱了張作霖，拍案大嚷道：「他媽拉巴子（此意與廣東三字經完全相同），我張作霖就是不賣國，我張作霖就是不怕死。」芳澤與張作霖說的什麼話，無人聽到，而張作霖的大嚷大叫，院內人都聽得清楚，芳澤不能再說，只得起身告辭。

六月三日凌晨張作霖專車出關，六月四日行至皇姑屯被日本軍官河本大作預埋炸彈炸至重傷身死。此事以後由於北洋政府失敗，國民政府不願因此向日人提出交涉，遂不了而了。但就事論事，張作霖被炸身死時，全世界尚無一國承認南方國民政府，則張作霖確為中國合法政府的元首，日本竟然敢謀殺隣邦元首，堪稱罪大惡極，田中內閣即在此次事變後被政敵趕下台，但事件發生，芳澤卻受嫌最重。

另一次事件是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隊在上海掀起的淞滬戰爭，通稱「一二八事變」，與中國十九路軍、第五軍血戰一月有餘，這次中國公私損失財產超過十四億銀元，以當時比値伸換率計算，約合港幣六十億，市民死傷兩萬多人，當時日本內閣首相犬養毅，外相即芳澤謙吉，故中日交涉又落到芳澤肩上，同一時期國際聯盟因日本出兵侵佔中國東三省，派出一個調查團到東三省實地調查，都在芳澤任外相期內，均以芳澤為交涉對手，中國人對日本懷恨之深，無過於九一八至一二八這段期間，芳澤首當其衝，成為怨恨對象，若就其本心而論，是寃枉的。

芳澤謙吉是大人物，現在再說一個小人物山本榮治，這個人雖沒有芳澤出名，卻更富有傳奇性。

山本榮治是一個典型的日本浪人，少年時候加入日黑社會組織「黑龍會」，二十多歲被派到中國，先到奉天（瀋陽）學會了中國話，又學會蒙古話，同馬賊拉上關係，在奉天城內開了一間山本洋行，專行販賣軍火，接濟馬賊，他自己甚至也到馬賊中間幹過一個時期，日俄戰爭爆發，山本策動一批馬賊在俄軍後方破壞，促成日本的勝利，立了大功。日俄戰後，山本仍然在奉天開「洋行」，賣軍火給馬賊，此時在他的良知上已感到愧咎，與友好談

國。但是，他身不由主，不繼續作壞事也不成。

歐戰結束後，山本遷到青島去開洋行，此時日本對中國侵畧已由東北移到山東，所以山本的「洋行」也遷到青島，開了一年，不曉得犯了什麼事，突然被押解回日本，據說判了三年徒刑，幸而犬養毅與佃信夫營救，只坐了半年牢。出獄後不再去青島，跑去長沙開了一間山本洋行，這時他的生活已百分之百的中國化，除去見人九十度的鞠躬及走起路兩腿不太分得開的外形，實在分辨不出是一個日本人。他當時在湖南社交場合異常活躍，替自己起了一個別號「桑卿」，客廳裏有名書家曾熙及名書家兼湖南督軍譚延闓的字，題款均署「桑卿先生」，當時在長沙凡是社會上有點聲望的人，皆同「桑卿」有往還。

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桑卿」離開長沙去了上海，到上海後並未開洋行，卻住在湖南人開的商號，仍然過着湖南式的生活。

一直到了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戰爭發生，「桑卿」始走出湖南人的商號，搬到南京路外灘最高貴的滙中飯店，這一來在他是發達了，但是中國朋友卻無人敢來往了。不過，他有時還去看看老朋友，但大家對他都抱着厭畏心情，視之如蛇蠍，無人肯同他多談幾句話，山本當然明白中國朋友的意思，頗為難過，但也無從解釋。一二八戰爭結束後，他當了海軍顧問，出入有汽車代步，地位越高，中國朋友越少，後來簡直無人肯同他來往了。

山本只有一個兒子，就在這時夭折了，一批在湖南時的老朋友，得到消息覺得不能不去慰問一番，幾個人一道去了滙中飯店，看見了山本顧問，山本見到這麼多的人，似乎也有點意外，一時天良發現，將隱藏心中幾十年的隱痛全數發洩出來。山本說出日本侵畧中國，是一項罪惡，日本目前的處境是一座將爆的火山，但他個人無法擺脫現實的控制，明知是罪惡不能不幹，明知是火山也要坐上去。

提到他的獨子之死，山本心情更加頹喪，他的思想完全與中國人相同，認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祖宗血脈自我而斬，從此山本氏不血食矣，說到

聲大哭，幾個中國朋友反而不知道應該怎安慰他。

抗戰開始後，王克敏在北平組成聯合政府，以後汪政權成立後，又改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山本奉派為王克敏顧問，地位更高，權力也更重，王克敏一切大計皆要取決於他，這時，一些老朋友已沒有見過他，不曉得桑卿的心情如何？

王克敏在北平就任偽組織首腦後，引起愛國志士憤慨，一次王克敏坐了汽車外出，走在大街上被愛國志士隔着汽車開槍射擊，就當時情況，王克敏決無幸免之理，山本此時坐在王克敏身旁，看見情形危急，急忙中伏在王克敏身上，結果王克敏無恙，山本卻被亂槍擊死。

就山本為人來說，也算是一個血性男兒，尤其是最後替王克敏受槍，更是非有一付肝膽不可，假若此人生在中國，何嘗不可在社會創一番事業，獨惜生在日本，終為侵畧付出生命，死後並未受到日本方面褒揚，王克敏也並未理會，死得可說實在不值。芳澤與山本是兩個類型的人，但是可作為君子與浪人兩類的代表，其人本質原可為善，而終於不得不為惡，這是日本國策使然，相信日本目前仍有無數芳澤與山本，正進行着不可告人的勾當，但其內心痛苦，相信也不會稍減，因為人總是人，人都有其良知，否則又與禽獸何異。



可以原諒的日本人

岳騫

上期寫了幾個可敬的日本人，覺得意有未盡，因爲日本人中間絕大部份皆對中國犯有侵畧罪行，而其中也確有人是不得已而爲之，這種日本人在中國人看來，自然是侵畧中國的幫兇，但他們當時處境，也自有其難言之隱，而今事過境遷，應當予以舉出，以彰公道。

這一類的日本人是可以爲善而不得不爲惡者，首先要舉出的是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及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兩度出任駐華大使的芳澤謙吉。此公是犬養毅的女婿，平日受其岳丈薰陶至深，加之爲人個性和平恬淡，是一個道地君子人，要說他有心侵畧中國，自是冤枉，但在他手上，卻沾上了兩次侵畧中國的血債。

第一次發生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五月，中國國民革命軍在蔣總司令指揮下，一路勢如破竹，沿津浦路攻入了山東，過了泰安，進逼濟南。日本當時內閣總理是田中義一，眼見中國國民革命即將成功，中國統一非日本所願，就想辦法破壞，於是原在青島駐軍突然開入濟南，阻擋中國革命軍前進，這種行動不僅干涉內政，亦明顯構成侵畧行爲，總司令部乃派外交交涉員蔡公時前往交涉。五月四日被日軍殘害，挖眼割舌而死。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人員幾全被殺害。

日本軍隊此一野蠻行動，不僅引起中國國民及南方國民政府嚴重抗議，而且也震驚北洋軍人。當時中國分爲南北兩個政府，南方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北方張作霖以安國軍總司令名義代行中華民國元首職權，兩個政府均非民選，南方國民政府是根京政府是由孫傳芳等八名軍團長通電擁戴，要算是軍選政府，論得人心及佔地之廣自屬國民政府，但由於北京政府是從袁世凱蛻變下來，因此，全世界有邦交國家均承認北京政府，各國駐華公使也都駐北京，與張作霖軍政府保持接觸，此時日本駐華公使就是芳澤。

濟南慘案發生之後，日本政府不僅受到國民政府強烈譴責，北京政府也認爲豈有此理，當時山東軍政負責人是直魯聯軍總司令兼山東督辦張宗昌，據說張宗昌最初有意接受日本方面建議，由日軍改換服裝扮作張部直魯聯軍與南軍作戰，事爲張作霖所知，把張宗昌召到北京，當面予以阻止，此事未成事實。

濟南慘案中國軍民被日軍慘酷殺害達四千七百零四名，經中國國民政府宣佈後，舉世震動，一致譴責日本野蠻，到後來連日本報紙同議員也認爲太過份，報紙紛紛勸政府愼重，國會兩大政黨「政友會」與「民政黨」合組調查團到濟南調查，對日本政府來說實在是內外交迫，但日本此時首相是田中義一大將，假若有一天筆者要寫罪不容誅的日本人，此人可能名列第一。田中義一之名尚沒有「田中奏摺」響亮，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無人不記得田中奏摺「警句」：「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田中內閣在各方指責下，並未改變其侵畧立場，反而發表一份覺書（備忘錄），說明：「戰事如進展至京、津，其禍亂或及於滿洲之時……或將不得已而採取適當而且有效之措置，惟對交戰各方，自當力持嚴正中立之態度。

北方外交部長王正廷。

北京政府首先對「覺書」提出答覆，表示斷難承認日本覺書所說「適當有效措置」，並且聲明東三省及京津均爲中國領土，主權所在，不容漠視，並稱自負保護外僑之責，盼日本鑑於濟案，勿再有不合國際慣例措置。同時更發表宣言，指日本此舉違背華盛頓會議原則。

南方國民政府也在三日後對「覺書」提出答覆，由上海交涉員交付日本總領事，對日方「覺書」所稱「採取適當而有效之措置」，聲明萬難承認。

田中義一對中國南北政府所作恫嚇毫未見效，反而起了副作用，張作霖覺得日本狼子野心，不能忽視，決計退出山海關，保守根據地，將來再作問鼎中原之計。但日本方面最忌諱的就是張作霖全師退出山海關，如此一來，中國內戰即暫終止，奉軍全力防守東北三省，日軍想侵畧亦不易，兩者均非日本所願，日本仍然希望張作霖能在北京支持住，日本可以出兵天津，截斷國民革命軍北上之路。芳澤會將此意轉告張作霖爲張作霖所拒絕。

民國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張作霖約晤北洋元老王士珍，請王士珍出面維持北京治安，決計率兵退出山海關，外交團得到消息即召開會議討論，芳澤當場提出建議由外兵接城門防務，代守北京，由於美國公使堅決反對未能通過。

六月一日張作霖招待各國駐華使節話別，聲明即將離京回奉天，政務交由國務院負責，軍事交由駐軍軍團長（當是指褚玉璞）負責。會後，芳澤又單獨謁見張作霖，作最後勸阻，張作霖仍然拒絕，

江青獨在賓館迎賓

修西斯古所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六月一日下午飛抵北平，中共首要全部往機場歡迎。可是毛澤東和林彪沒有去。

毛澤東成天喊打倒「超級大國」，決不做「超級大國」，可是對羅代表團卻擺出「大國主義」姿態。因爲修西斯古是羅共的總書記，他是中共的頭子，他應該往機場歡迎。他如果因年老不良於行，也應該派林彪代表前往機場歡迎，結果林彪也沒有去。大有坐在「懷仁堂」裏，等待「朝拜」的味道；這已不止是「超級大國」了，因爲美總統尼克遜，蘇共頭子比列茲涅夫，對於身份對等的客人，照例是往機場歡迎的。毛澤東比美蘇兩「超級大國」還要「大國沙文主義」。這眞是有嘴說人，沒嘴說自己。

毛、林不出迎還在罷了，毛妻江青竟也獨出心裁，不隨同政治局委員一齊往機場，獨自在迎賓館門前佇立，迎候貴賓，這算怎麼回事呢？

對江青此舉可從多方面來猜測：(1)代表毛澤東迎候，表示禮貌。(2)顯示與眾不同，比政治局委員身高一等。就第(1)點說，不如代表毛到機場迎接才合禮貌，而且毛爲避嫌，決不會同意讓她代表，應由周恩來代表。從第(2)點看，完全無此必要，此舉會犯眾怒，精於政治算盤的毛澤東不會出此一策。

那麼江青爲什麼脫離羣眾，獨自在賓館門前歡迎貴賓呢？筆者判斷她是在嘔氣、鬧彆扭！而且毛澤東似乎對她已經不能駕馭了！

她何以要嘔氣？因爲她搞文革親信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被打得不能抬頭，她的「革命小將」們被整得天南地北（多半下放或被捕坐牢）；她聽了毛的話帶頭造反奪權，結果成了「極左」分子，搞得灰溜溜的！她不服氣，她感到毛澤東已成老廢物，不足有爲了！她今天是一萬個不服氣，視周恩來、黃永勝等人是董卓、曹操。但是無可奈何！因此她忍不住氣，心情太壞，不願隨同周黃等人到機場去，故意自己在賓館門前迎賓。

修西斯古帶了妻子一齊來訪，毛澤東於六月三日上午與羅代表團見面時，無論依外交慣例，還是普通禮貌，他都應叫江青一齊出頭歡迎，結果不見江青，這說明毛和江青似仍處在戰爭狀態。由於江青不出頭，林彪妻葉羣也沒有出現，無奈何由周恩來之妻鄧穎超、康生之妻曹軼歐出頭招呼客人。

康生牽毛衣襟亮相

毛派的惱怒和掙扎

魯遲

今年五一之夕參加焰火會之外，也沒有接見任何外國人，這次會見修西斯古是七個月來第一次，問題人物康生竟也牽着毛的衣襟亮了相。

文革以來，毛派分子已遭三次清算（雖出被迫，但仍以毛命行之）。第一次在一九六七年九月，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由於「揪軍內一小撮」被清算；第二次一九六八年三月，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等由於受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等實力軍人壓力而被清算；第三次是從一九六九年下半年起到目前爲止，是第三次清算，在地方有山東王効禹、湖南黎原等六省市革委會主任垮台，在「中央」有陳伯達、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四政治局委員不能公開露面。

康生這次隨毛亮相極尷尬。從羅馬尼亞人員所拍電視紀錄片看來，他置身眾人之間，呆若木鷄，與黃永勝之左顧右盼、笑容滿面，迥然不同。

康生僅在六月三日隨毛露面，在那之前及之後，計有十次公開集會活動，他都不能參加。而他一向負責國際共黨工作，這次羅共代表團到訪，原應由他主持，而他僅在毛的卵翼下悄然露面一次，看樣子還要繼續在兩派鬬爭的矛頭之間掙扎。

謝富治深夜拜客

謝富治以出賣朋友和長官起家，在延安時代曾出賣張國燾，在文革初期出賣羅瑞卿，繼又出賣鄧小平。因此犯了眾怒。一九四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之後，他的地位即告不穩，毛澤東曾力加維護（毛在一中全會中講話曾提到有人倒謝），可是到了去年三月，終於在實力軍人壓力之下不能公開露面。今年三月間北平成立市委會，謝仍能缺席當選第一書記，說明毛澤東對他仍在拼力支持，可是仍不能公開露面，復起當權。這次羅代表團來訪，謝是北平市長（革委會主任），不能不出頭露面，但是實力軍人仍壓住他不讓他抬頭，僅允許他在眾人監視下，在夜間去拜訪修西斯古。

從圖片上看來，他兩頰瘦削，穿一套新軍服，戴軍帽，像是在某集中營接受改造。

謝富治和康生一樣，僅露一次面，其它一切公開活動仍不能參加，與羅代表的會談固然不能參加，歡迎宴和告別宴也都不能參加，說明他仍是一個「黑人」。

從康生、謝富治兩人强出頭的情形，以及新華社並特別報導此二人的圖片（與修西斯古握手）來看，毛派顯然極力想把此二人救回政壇。但是從他們只能悄一次露面，仍不能繼續公開活動來看，新當權派還不肯放鬆壓力。雙方仍在激烈僵持之中。恐怕康、謝這次的露面，可能還是由毛的强求和江青的撒潑鬧出來的。因修西斯古來訪，新當權派必央求毛及江青出面，他們趁機就敲一筆。

預測美國與中共打交道的後果

迢迢譯

譯者的話

我寄了一篇「預擬中共球隊訪問美國歸來」的譯稿給老編，發表在本刊一八五期。據說反應不壞，萬先生還特別在星島晚報「牛馬集」提出介紹。最近，前文的作者雅・布芝華，又有一篇短文談及美國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事，將一些可能的後果都寫了出來，甚爲有趣，故特譯出，以供讀者參考。文中的外交部人員是虛構的。另有一幅漫畫（刊第十一頁右上角），也值得介紹，在羣眾高舉紅彤彤的毛語錄遊行中，一美國佬於人叢中高舉一美鈔，最吸引毛澤東之注意，後面周恩來及林彪的表情亦甚趣。

華盛頓——我們的乒乓球隊，和共產中國的交往，使我們大量其痕的感覺已漸漸成過去了，人們已開始思索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交往的眞正意義了。

我從來沒有怎樣認眞的想過這個問題，直至有一天在外交部和我的朋友割外危的交談。

「好了！」他說：「好像我們已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竹幕打穿一個洞了。」

「那是好得很！」我說。

「不，那並不好！蘇聯已經震怒，因爲我們和周恩來在玩乒乓球！」

「那眞是壞透！」我說。

「或者這是好的！」割外危說，「如果蘇聯害怕我們和中共來往，說不定他會在減縮原子軍備的談判上作點讓步。」

「那就好了！」我說。

「說不定這是壞的！如果蘇聯看淸了美國和中共的交往，是對他們的一種威脅，他們反會造更厲害的原子武器來保衛自己，免被中共侵畧呀。」

「那豈不是壞透了！」

「不，或者這亦是好現象，如果我們不理會蘇聯的震怒，和那個有八億人口的中共做生意，中共的人民是需要一切的物質的，我們沒有理由漠視這個廣大的市場呀。」

「那眞是好極了！」我很贊成他的意見。

但割外危連忙猛搖其頭說：「壞透了！照理來

「眞的這樣壞嗎？」

「怎麼不是呢！如果中共以低於日本貨的價格向我們傾銷他們的貨物，而我們又貪便宜去買他們廉於日本價格的貨物，一場由經濟而起的災難就會在日本發生了。」

「我們的珍球港又要加緊戒備了！」我說。

「或者這又是好的，想一想，如果日本人理解到他們就快要失去美國的市場，我們正可以藉此從新調整一下兩國的貿易關係哩。」（註）

「那不是很好嗎？」

「當然是好！雖然這些對我們國內嚴重的失業問題沒有幫助，因爲中共貨廉於日本貨——事實上現在我們已不能和日本貨競爭——我們國內失業現象將會更趨嚴重了。」

「啊！那眞是壞透了！」我說。

「但在另一方面來講會是好的：如果我們眞的和中共建立起良好的貿易關係，那就會吸引鼓勵許多中國遊客來美國。如果一下子湧來了五千萬的中國遊客，美國所有的飛機公司和酒店都會大賺其錢了。」

「那不是很好嗎！」

「唯有一件事是沒法解決的，我們那裏有這許多中國餐館來招待這些中國遊客呢！」

「我也憂慮到這一層，」我說：「關於美國和中共的交往，你還有什麼高見？」

「美國五角大廈參謀長賴德說的好，我們要建

需要這『反飛彈系統』了。」

「那眞是好極了！」我說。

「但是，這『反飛彈系統』已經做好了，一共耗費了五十億美元呀！」

「糟透了！」

「不要太認眞！雖然我們和中共的關係弄好了，但我們仍需要這『反飛彈系統』來防備由蔣介石射過來的飛彈呀！」

「蔣介石的飛彈是向我們買的呀！」我立即指出。

割外危嘆了口氣說：「這場乒乓賽，眞是把我們的外交計劃擾亂得一塲糊塗了。」

（註）：日本貨大量傾銷美國，如彩色電視、照相機等，以低於在日本本國的價格傾銷，已幾乎取美國貨而代之，美國商人大起恐慌，前兩月國會已提出欲立法提高日本彩色電視的入口稅，以免侵害到美國電視工業。

譯後有感

將上文譯好後，意有未盡，再將個人的一些觀感寫出，因爲美國人欲與中共打交道，中共也有此心，並非美國人一廂情願，其間除了經濟的原因，還有政治的原因。不過，我認爲替大陸人民將來的幸福着想，中共親美好過親蘇。蘇聯向來對中國侵畧霸佔土地。是個窮兇惡極的强鄰；美國國境遠離中國，向來沒有侵佔中國的土地的紀錄。而且，與一個有錢佬交易，比與一個又窮又惡的鄰居交易總要好得多，其理甚明。更重要的，中國人民「變天」的希望，會從此有了根據，只恐怕中共不會乖乖的上這個當而已。至於說美國與中共交往，中共會滲透顛覆美國。美國是不怕這一套的。

因爲美國民主制度健全，人民教育程度高，全世界專家學者集中於美國，人力財力雄厚，其根基不容易動搖，動亂只是表面上的泡沫。社會學家蔡爾茲氏，在他的「大陸」一書中，對美國的社會有很詳盡的分析，其結論代表絕大多數的民意。（

大陸 晨早六時，每個碼頭都給震耳欲聾的廣播聲吵得睡不安枕。一連串的「萬壽無疆」、「萬歲萬歲」等最封建的名詞與「毛主席」三字連上，不知算是歌頌？抑是諷刺、咒罵？

台灣 因爲電視發展迅速，差不多每家都擁有一座電視機。因此很難有機會聽到一點從收音機播出的聲音。

個人崇拜

大陸 無論你願與不願，開工前一定要唸幾段「毛語錄」，然後再一輪「萬壽無疆」的口號。我在廣州碼頭見過一組起卸工人唸語錄時，其狀之怪，幾爲之噴飯，蓋日日如常之無聊節目，已使彼等進入麻木狀態也。

台灣 最近漫遊台北市，除火車站外有一幅蔣總統畫像外，遊行整日，從未多見一幅，倒是看到一座吳敬恒氏銅像矗立於一處十字馬路中央。

交通

大陸 繁盛如上海市，也難多見一輛小轎車，僅國際海員俱樂部或接待外賓之大旅館門前仍有幾輛點綴，人力三輪車，仍爲各大都市主要的交通工具。

台灣 台北有車如流水馬如龍之感，可注意者是全部汽油站均由中國石油公司供應，與亞洲其他國家全由外商控制迥異。我到過的台北、高雄、基隆三市，已完全沒有人力三輪車行駛。

電力

大陸 沿海岸各國際通航港口我全部到過，一切照明電力都非常弱，上海市也不例外。但爲了宣傳，在人民廣場裝了一支非常耀目的電炬，使整個廣場生色不少，稱爲「小太陽」，唯僅此一支而已。廣州市電力尤弱得可憐。因爲全市騎樓柱都要漆上紅底黃字語錄或標語，在黯淡燈光下更顯出鬼影幢幢氣象。

台灣 台北市之燈火輝煌固在意料中，見基隆至台北之超級公路，全程二十八公里完全是丘陵山區，極目兩傍，屋宇雖疏落，卻戶戶光管照明；偶見工廠，更光同白晝。與大陸之限制用電，使本港十五火

造船

大陸 以前之「躍進」號（首次出海即沉沒），今日之「朝陽」號，不過一萬噸船，舉行下海禮時之宣傳說是無產階級之成就，「巴閉」過美國「太陽神」升空。

台灣 基隆市台灣造船廠矗立着一艘十萬噸巨輪，已接近竣工階段，據說另有兩艘定名「有巢氏」、「神農氏」各三十萬噸正在建造中，因尚未眼見，不多費筆墨。唯前述這艘只要進入基隆港都可以清晰看見。

中小學生

大陸 固然沒有統一校服，且絕大部份赤足上學，爲世界各地所罕見。至於學生們面有菜色則不必多說。

台灣 校服綉上校名和姓名，學生們天眞無邪，活潑愉快，使人觀感一新。

附記

以上所列係筆者在大陸之廣州、上海、青島、大連、天津；台灣之台北、基隆、高雄等各大城市親身體驗所得。眞實性可絕對負責。

最後要說的是中共憲法雖然淸楚的寫着「人民有職業的自由」，但人民完全由當局支配，一經指定工作，不願幹也要幹。既沒有選擇的自由，也沒有不幹的自由。正如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一樣，同是中共控制整個大陸的兩大法寶。

讀者們！我們不要忽視這兩種最主要的自由，人生在世，最愉快的事是能夠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再加上工餘之暇，可以談天說地。

如果這兩種自由竟然連希望都沒有，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另一方面的鮮明對照，台北市報章刊載「事求人」的廣告，佔滿整整一版篇幅。

二十多年來，大陸人民就是在沒有這兩種自由的環境下生活，生活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人有福了。儘管有些人目前還沒有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但可以希望明天或今晚可以找到。至於說話的自由，大陸以外的中國人，都可以充分享受。

但希望我們不要濫用自由，否則無意中做了魔鬼的幫兇。不只你所想像的明天不會來臨，還會淪入永遠和大陸同胞過着同等的生活。那時便悔之晚矣，能不愼哉。

身經目擊的大陸與台灣比較談

航海客

左派報紙時時將中共在大陸各地建設與國民黨執政時比較，使人錯覺以為中共確在進步中。其實以近年來科學和機械之發展迅速，世界上任何一處地區的建設都比二十年前突飛猛晉得多。以香港來說，相信在二十年前，任何人連做夢也沒有想到今日的建設會如此多姿多采。因此左派報紙的「百比不厭」報導，簡直當全部讀者都是無知的小孩。

新左派刊物都時時說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沒有民主。其實中華民國在台灣所肩負的復國責任至為艱巨，稍有疏忽，不只台灣千餘萬同胞淪入地獄，和大陸同胞同一命運。就連身居海外的三千萬華僑也變成迷途的羊羔任人宰割。香港廿餘年來能夠穩如磐石，是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屹立在台灣之功也。寄語新舊左派的執筆者，你們目前繼續可以享受着自由世界的一切科學成果和自由。至緊要飲水思源，勿忘記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偉大力量。

筆者近十年來執業航海工作，大部份時間航行於中共區。由一九六〇年至六八年都是「為祖國服務」（海員航行中共大陸區的自嘲語）。最近卻有機會轉航台灣省。所以對「兩個中國」的一切都看得很清楚，可惜我對執筆一向認為第一苦事。否則以我掌握的資料可以寫一本洋洋巨著。雖然如此，但為了上述新舊左派之邪言惑眾，認為有澄清之必要。巨著雖然沒有耐心能力寫，卻可以仿齊又簡先生之「兩書比較談」，簡單的將兩個地區作一比較。筆者只負責將親眼看到的一切秉筆直書，誰好誰壞？請讀者自作結論。

商船船員登岸手續

大陸 船一到港口便由解放軍與海關人員駐守梯口，船員登岸或返船均由解放軍登記姓名及時間，集體同去同返沒甚麻煩，若獨往獨返時便會受到旁敲側擊的詢問。携帶物品，另有海關人員嚴密檢查，一手帕之微，從不例外。

台灣 船到由一警察駐守梯口，船員登岸只出示登岸證便可，携物離船也要大畧檢查，唯携物返船卻絕不理會。

旅行

大陸 對國際海員表面上已盡了極度優待，每一個港口都有一座

。連在大陸極吃香之自行車、布匹等亦不例外（文化大革命後已有很多限制）。但如要旅行，必須集體，私人卻絕對不許可。每一個港口都設一個包羅萬有的俱樂部，用意就是連市區也不想海員多到，以避免刺激老百姓之遐想。海員俱樂部事實是一座海員集中營，而海員間之術語亦以集中營稱之。「老陳，今晚去集中營打乒乓波」、「老李，收工集中營食飯，我請客」等等已是見怪不怪的談話。我一向喜歡獨自深入各階層「觀暗」，但為了不被注意，照例隨集體往俱樂部再靜靜溜出，興盡時始回俱樂部隨集體返船，這樣做，以現在來說是非常冒險，但「文化大革命」前對國際海員似乎特別籠絡，從未聽過有華籍國際海員被扣留，不似「文革」時華籍海員頻頻被扣留，使到航行大陸線的香港海員有「賺到錢唔夠買驚風散」之感。

台灣 在基隆登岸固然可以到台北市觀光（登岸證註明只限基隆市範圍，但船員卻幾乎百分之一百到台北），更可遠至台南，最近我船便有一個同事到台南探舅父。不料船突然提早一日啟碇，以致趕不及返船，結果反勞煩移民局用飛機送至曼谷返船。此種事如發生在大陸，相信這個同事和其舅父的罪名會嚴重到不堪想像。

報紙刊物

大陸 千篇一律，共黨八股文章，王大娘腳包，使人看到懨懨欲睡。有一好處是看任何一份報紙便等於看盡全大陸報紙，不盡雷同者，僅佔極小篇幅之地方動態而已。

台灣 民營報互相競爭銷路，各出花招去吸引讀者。我更喜歡各種廣告，似乎比香港報紙更多姿多采。其中幾份雜誌專爆「官場」內幕，使我這個來自香港的讀者有「報導何其自由」之感。

電影

大陸 內容完全宣傳共黨政治，「文革」前偶有一兩部香港舊片如「家」「春」「秋」等放影便大排長龍購票。緊張過香港「亂世佳人」「仙樂飄飄處處聞」首映時之撲票情形。「文革」期中，全大陸戲院停業年餘，也許已破世界紀錄。

讀者支持，我們的雜誌沒法辦得下去的。不但要得到讀者支持，還要讀者協助。如果每一位萬人讀者把這本雜誌視爲自己辦的，廣爲對親友推荐介紹，使它的銷路增廣，一來可以彌補雜誌的赤字，二來可以加强反共的宣傳。

爲了滿足讀者的要求，爲了繼承老張的遺志，把「萬人雜誌」辦下去是我們的既定計劃。老張在生時，我們已感人手不夠，現在少了他這根支柱，當然感到支撐吃力。好在萬人擁蹇甚多，許多知名作家如岳騫、焦毅夫、藍海文、曾憲光等，都願義務幫忙；我們的年青老編小葉，幹勁不下於老張，因此老萬很有信心可以把「萬人雜誌」辦得下去。不過，老張平日在各方面建下的人事關係不少，我們一時未能聯絡上，希望和老張深有交情的作者和讀者，和過去一樣支持我們，協助我們。

善意的批評

剛執筆寫本文時，接到兆華先生一封信，兆華先生是經常投稿本刊的作者，信中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也指出本刊許多弱點，這都是事實，我們會拿來作參考，逐步改進。兆華兄的信件，遲些會在「萬人意見」發表，不管對我們鼓勵或批評的信件，我們都要向老板們公開，並盡所能加以改善。在此，我先謝謝兆華先生的善意。

「萬人雜誌」已出版了一百九十多期，因爲是周刊，時間匆促，一期未完，第二期便要齊稿，作爲撰稿人與老編，幾乎沒有喘息機會。何況「萬人雜誌」是一本賠本的刊物，它沒法解決工作人員的全部生活，因此由社長到什役，都要另求解決生活之道，只能把業餘時間來應付繁忙的業務。在這情形下，「萬人雜誌」不如理想的地方自然很多，但一百九十多個星期以來，我和老張放在這上面的心血實在不少。最使人洩氣的是：除了計劃雜誌內容外，還經常要爲「出稿費」擔心。我和老張定下一個原則，寧願欠別的，稿費必定依期發。因爲我們

，我們需要的是資料性的東西，這不是「名家」所能提供。過去，雜誌上有許多第一手寶貴資料，都是讀者供給的；尤其美加方面的讀者，經常把新左派及台獨分子在那方面的活動情形告訴我們，這些資料在任何報刊上沒見過，可幫助我們對這些海外小爬蟲的惡跡，加深了認識。

五分鐘的熱度

兆華兄認爲我們的戰鬭性不夠强，同時有些文章流於八股。這個，我們除了虛心改進，還要向各位作者打氣。在最艱難的時候，要特別提高戰鬭精神。今日我們面對的不只是殘暴不仁的共產黨，還有瀰蔓國際間的一股巨大逆流，這種戰鬭當然不是八股可以對付得來的，兆華兄要我們加强鬭志，實有此必要！

六七年港共倡亂時，大家一條心對付共產黨，眾志成城，那時的戰鬭使人振奮的。可是，時到今天，當中共擺出一張虛僞笑臉，當左仔玩弄乒乓外交，曾受過共黨威脅的香港人，許多已軟化下來。新左小爬蟲，以及天主教、基督教的滲透分子，居然在他們的刊物中鼓吹與共黨親善，他們對六七年的菠蘿風雲，一點也不再記憶了。至少我們的立場在這四年來並沒有動搖過，我們時時提醒矇查查的「熱血青年」，如果他們鼓吹的「偉大領袖」來統治香港，他們將是最苦的一羣；大陸的青年可以冒死泅水逃港，他們到時泅水逃到那一個自由地方？

新左小爬蟲是主要敵人

兆華兄覺得我們戰鬭性不夠，主要因爲中共不再是文革時期那樣擺出流氓姿態，而是到處笑臉迎人。我們只能點明他的陰謀所在，喚醒國人及促使世界人士勿墮其彀。目前，我們的主要敵人還是受外國政治野心家豢養的新左派小爬蟲，這種人，在外表上惡跡不著，且拉到許多偏激青年供其驅策，而這些人，才是反攻復國的最大絆腳石，海內外讀

使讀者看清楚他們的眞正面目。

有位美國留學生寫信給老萬，他說這班新左派分子大搞保釣運動時，他也激於愛國熱情，參加了行列。後來讀「萬人雜誌」揭發了他們的眞正目的，他仔細研究他們的標語、口號和特刊中發表的文章，才看出他們果如「萬人雜誌」所說，不過是一羣別有野心的小爬蟲，於是，他就不再參加這種活動。我提出這事實，表示我們雖沒有表現出尖銳的戰鬭性，但也可收效於無形，打擊了新左派。今後我們也準備多在揭發上做工夫，希望海外的讀者協助，把他們活動情形，提供給廣大讀者，讓他們知道本港的新左爬蟲和國外活動這些人是一脈相承。

老張的遺囑

最後我要談談老張的遺囑。前週張大嫂檢拾老張的遺物，在抽屜中發現了他的一份遺囑，這份遺囑寫於一九六六年，其時香港尚未發生暴動，他也未跟老萬合作辦「萬人雜誌」，遺囑中除安排他的家事外，最關心的兩點，老萬都已替他辦理。

他最躭心的是子女教育問題，希望朋友替他們申請什麼機構幫助，但本刊讀者對他的贈款，這問題已解決，相信海外讀者遲些也會續有表示，他們完成學業，大概不會有困難。

第二件，他希望朋友把他所有遺著出版。這一點，老萬正和岳騫進行中，唯一困難是老張的著作，動輒數十萬言，均是巨冊，投資大，銷路窄。不過，爲了完成他的願望，做朋友的一定盡力而爲，他日出版，希望讀者多多捧場。

小啓

各位作者注意：如閣下抽不出時間往本刊中環辦事處領稿費，請列明大作刊出期數、標題、筆名，並寫出姓名、地址、身份證號碼，附印花，函「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刊會計室，當即寄上稿費劃線支票。

——本刊會計室

讀者熱情贈金 老張瞑目九泉

我們站穩立場還要加強戰鬥

中共擺出一張笑臉，國際捲起一股逆流。新左派、台獨分子乘機活躍，這些人，是反攻復國的最大絆脚石，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今後會盡量搜集他們賣國的陰謀與證據，多加揭發，使讀者看清楚他們的眞面目。

萬人傑

新聞  以外

讀者憤恨「怪信」作者

上期老萬在「新聞以外」發表了張老編死後接到的「怪信」後，雖在颱風法妮黛襲港中，也不斷接到讀者和老張生前好友的電話，對愚夫愚婦的卑鄙行徑，咸表憤慨。這種淺薄無聊的行徑，只有沒知識的村婦才會幹，一位「教授」「名作家」居然以這種難以令人置信的事向人恫嚇，以爲別人也像他那樣無知，太可笑了。

有些讀者勸老萬把信送到差館報案，老萬認爲不必小題大做，這信送到差館也會使當值警員警官笑刺肚皮，他們不會相信知識分子會搞上貢頭術這些無稽事情。老萬將怪信造版刊出，目的要讓萬人讀者知道對方的卑鄙可憐，他們被老張批得無法還擊，只能在他死後弄一封怪信洩憤，其實，這無損於老張的崇高品德，他一生光明磊落，絕不會像對方那樣，動不動寫匿名信。他批評對方的文字，每一段都是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

沒有人性的傢伙

我曾跟老張談過，我們的大目標是反對共產黨的血腥統治，我們辦這雜誌，目的要喚醒海內外讀者認識清楚共產黨眞面目，爲這些文偷小丑浪費筆墨實在不値得。但老張認爲，對方不僅是文偷小丑，還盡力的扮了親共的嘴臉，大讚血肉衛星，投入小爬蟲隊伍，正是我們要全力打擊的新左派新紮師兄。老張的話是對的，小爬蟲這類東西，你不打擊

足以證明這傢伙毫無人性，實不得謂之人！

不過，且慢歡喜，老張雖不幸早死，但受到萬千人尊崇悼念；在你執筆寫怪信時，該想想日後你死去，會不會得到這份光榮，抑或受世人唾罵？

這封無聊怪信不但無損於老張的人格品德，只有反映出寫信的人太可恥，也使人們對老張生平的光明磊落更加崇敬。

「僞造投書」惹禍

老張使他們恨得牙癢癢是因爲他們指老張僞造讀者投書，二十元飲咖啡也是假的；更罵萬人讀者是托大腳的軟體動物，這才把一向不愛惹事的老張激惱了。他作出連串的還擊，更得到萬人讀者支持，那時期讀者請飲咖啡也特別多。

他嘲笑老張僞造讀者投書，一方面是眼紅；另方面可能他不相信「萬人雜誌」有這樣的讀者。因爲，別的刋物絕少這情形，讀者與老編，不過是買家與賣家的關係；但我們「萬人雜誌」是讀、作、編三位一體，像一家人一樣的，飲咖啡小事，何足掛齒？但他們從來沒有機會飲過讀者咖啡的人，就絕不會相信有這樣慷慨的顧客。

「萬人雜誌」和讀者間的密切關係，還不只一

靈堂上哀悼憑弔的，有很大部分是陌生面孔，他們是萬人讀者。更動人的是拿了五塊錢作奠儀，拿了二角錢「利是」窮讀者，卻把五塊錢作船費回九龍去。這種事，「名作家」無論如何想不到的。

二萬元與二十元

萬人雖是一家規模小而常常鬧窮的雜誌，可是由於讀、作者都是一家人一樣，因此我們時時可以表現出一種驚人的力量。

老張死後遺下四個尚在求學中的兒女，我們爲了協助張大嫂培育下一代，讓他們有充足的知能，繼承父親遺志，發起「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讀者反應的熱烈，大出老萬意想之外。在短短兩週間，已募集近二萬元。二十元飲咖啡，小家種便認爲是「僞造」，二萬元卻不是小數目，如果僞造，要老萬塡出來，老萬便會破產。但，這些支票、銀紙，一張張送來，眞金白銀，不由你不信。二千元、千五元、一千元的巨額支票，都是和老張「素未謀面」的讀者送來的，難道這些讀者托人的大腳？從讀者熱烈的贈款，可看得我們的讀者和「萬人雜誌」間的深厚感情。因爲我們有堅定立場，我們不會中途變節，看看國際情勢，就連忙投靠新左。我們還是站穩在反共陣營，還是做萬人擁蠹的喉舌，和老左、新左；老漢、新漢作戰到底！

拉鐵摩爾的讕言

美國有幾個文化人，向以諂媚中共招搖惑世。一個是本刊屢次揭發的費正清，二是毛澤東的老友史諾，第三就該數到拉鐵摩爾了。拉鐵摩爾號稱中國及蒙古問題專家，早在二次大戰期間，他就爲中共做義務宣傳。此人比費、史二人更糟糕，費正清雖然傾向中共，但是終還擺出一副學者姿態，太自汚自賤的話還說不出口；史諾雖然明顯的爲中共服務，但是在他所寫的有關中共的報導文字中，仍含有相當可信的重要的材料。唯獨拉鐵摩爾，信口開河，大放厥詞。最近他應邀到日本講演，說了許多無中生有、顚倒黑白的話，謹述評數點，供讀者參考。

奇妙有如天方夜譚

對於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拉鐵摩爾提出了奇妙的新解釋，首先他說：「現在中共沒有出現任何否定（文革）性的跡象。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都具有積極意義，並非消極的。人民通過這次文化大革命受到這樣的教育，不要盲目服從任何權威、官僚機構自上而下的命令。我認爲這種教育是文革的意義所在。『政府和官吏神聖不可侵犯』這種觀念一旦打破，對無論從何來的命令，應否服從皆須自主判斷這種思想就會增强。文革雖然產生了新的權力機關，那是在人民『自行判斷』的基礎上所產生的。」

對於文革，中共自己都承認是一場政治權力鬬爭，目標在淸算以劉少奇爲首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未教育人民要自主判斷、不盲目服從。反之，極力鼓吹人民要盲從毛澤東思想，要以毛思想爲自己的思想。拉氏此說直如天方夜譚。這樣的人都敢自稱爲專家，豈不哀哉！

活見鬼的新延安派

關於文革他還有更新奇的解釋，他說一九六七年美國開始轟炸北越時：中共認爲卽將轟炸中共大陸，並將使用核子武器。接着他說道：「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有兩個選擇。第一依靠蘇聯，要求供給現代化武器；第二不依靠蘇聯，採取二次大戰時固守延安對抗日軍時同樣的方法。」「這時候中共內部分成兩派，一派是劉少奇、彭德懷主張軍事中央集權；另一派可稱爲新延安派。新延安派由毛××自己及所選定的繼承人林彪的幹部組成的。他們之對抗美國侵畧，不依靠他國，選擇獨立自主路綫，這樣就不能採行中央集權化，需要採行游擊戰術、游擊經濟、游擊生產的形式。在這種游擊方式下，各地方成爲被切斷的小集團。文革卽因此而掀起，鼓吹人民，不要等待上邊的命令，而要由地方的小集團來主動。」

誰都知道文革開始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澤東令姚文元在上海發表評吳晗的「海瑞罷官」，如何能扯到一九六七年美國轟炸北越上去？

劉、彭主張軍事集權以及新延安派等那更是胡說了。試以抗戰時中共的游擊戰爭爲例，各地區的游擊隊雖可同時制宜主動作戰，但是厲行中央集權從未放鬆。例如當時毛的左右手劉少奇，便被派往蘇北，闡揚毛的威德，徹底消化新四軍（軍長項英向與毛不和，新四軍具反毛傾向）。再以一九六四年以來毛、林二人努力的主要目標而言，卽是「全國學習解放軍」以及「解放軍」學習毛澤東思想。所欲達之目的，則是極端的中央軍事集權。集權並非集中於黨，而是集中於毛個人。

痛脚越捧越痛

拉鐵摩爾對文革的解釋雖然錯得離譜，雖然持之無故，御言之成理；可是對大躍進的解釋，就語無倫次了。試看他說：「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的成敗，太急於判斷爲失敗未免太過了，至小可以說是部分成功。或不完全的成功。大躍進雖未達成原定的目標，但是在非生產、非工業的社會建立了廣泛的工業基礎……。」

對於大躍進之失敗，失敗之慘狀，香港居民都有切身的體驗。在一九六〇年前後，我們曾每月給大陸親友寄郵包。卽拿中共官方來說，今天也都盡量避免提「大躍進」，因爲它是毛澤東的痛脚。想不到拉鐵摩爾這樣大捧痛脚。須知痛脚越捧越痛，痛脚人並不高興也。

拉氏除了曲爲中共辯護之外，同時大罵美國侵畧越南，大概罵得太過火了，聽衆忍不住問他：「你所說侵畧戰爭理由何在」，他慌張的答道：「美國侵入印支無爭論之餘地」，竟蠻不講理。

拉鐵摩爾在一九五〇年幾曾因賣國嫌疑被提控。主其事者是右派麥加錫參議員。麥氏作風雖然過火，但是控拉鐵摩爾一事，確有卓見。可惜美國的法律漏洞太多，拉鐵摩爾今天仍享有賣國自由，仍在大唱賣國之論。



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以心臟病病卒，享年五十二歲，遺下一妻四子女，遺孤俱未完成學業。張先生生前友好特發起募集子女教育基金，使他們能繼續求學，目前已集得一萬六千餘元。張先生的舊雨新知，望伸出同情之手，扶掖弱小。如惠贈款，請以劃線支票寄交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每週公佈數目，以昭大信。

下面爲上週收到欵項的數字：

陳蘇 二千元　袁家寶 一千五百元　嚴挹君 一千元　知名氏 一千元
馬森亮 六百元　洪錫萊 二百元　微冲 二百元　鍾小弟弟 二百元
錢輔卿 二百元　梁先生 二百元　冷夢樵 二百元　俊人書店 二百元
謝全 二百元　劉榮彬（琉球）一百廿元　馮先生 一百元　彭金榮 一百元
TERENCE HSU 一百元　黃重華 一百元　錢梅友 一百元　陳復興 一百元

本週合計八千四百二十元，連前共一萬六千五百元

（因篇幅所限，尚有贈款者芳名，下期繼續發表。）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九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六月廿四日出版

出版兼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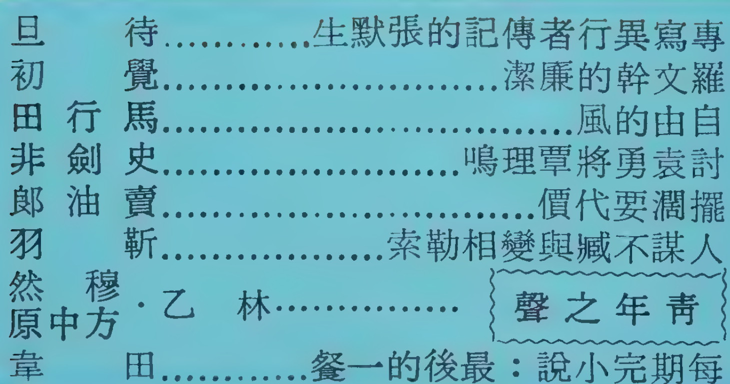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第一九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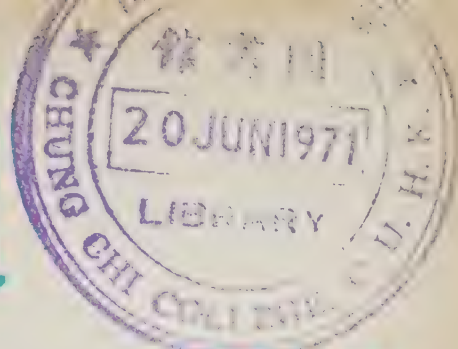
解除禁運

看誰胃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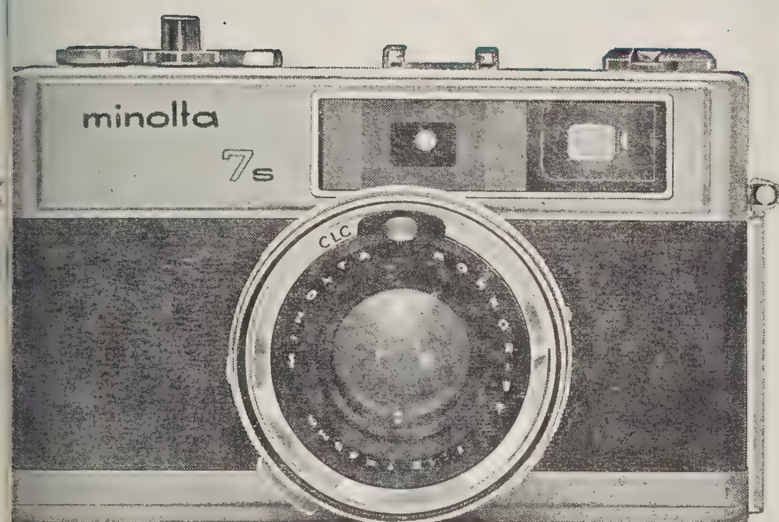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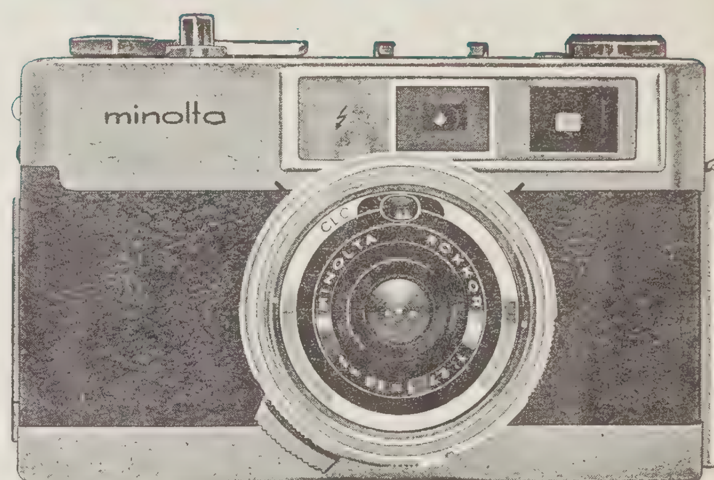


本期要目



萬能達家庭中的一對傑出成員





Hi-matic 7S **Minolta AL-F**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CLC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Rokkor鏡頭,光圈由F1.8至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歸等。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illegible]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illegible]戶內戶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illegible]大廈 電話:H231588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喔喔晨鷄覺萬家，臥聞風雨動悲笳，
美人恩重難消受，名士才疏莫怨嗟，
海倘能塡艱木石，天猶可補失靈媧，
歡場不是長生殿，苦害單思誤歲華。

壇主評註

無題詩所用範圍極廣，可寫感懷，可表愛情、詠事、咏物，或憂傷國事，或用於狎邪之遊，隱約其事，而戲爲艷體，或別有寄託，不欲示之於題，喻之以美人香草，言在此，而意在彼，惟在閱者自己領會其意耳。

無題詩最有名者，以唐代李商隱詩集中最多，多半借喻之詞，而另有所指。今懷蒼先生之無題詩，自表面觀之，是寫其自身失戀，有感於懷。其實並非如此，詩中大意，是寫中華民國與美國之友誼，借用男女愛情失戀，而描述其怨懟之懷，玆將李先生詩意所指，畧加分解如下。

「喔喔晨鷄覺萬家」，最近美國宣佈，與中共通商，又准美國人去大陸旅行，又要牽其進入聯合國，乒乓球比賽，訪問北平，如晨鷄突叫之聲，驚醒了睡夢中人。

「臥聞風雨動悲笳」，臥聞是指李先生本人，聽到此不好消息，如風雨悲笳之聲，心有所觸動也。

「美人恩重難消受」，女友如此薄情，男方實難消受，難消受者，上海話「吃不消」，廣東話「頂不順」，國語「受不了」也，女友是指美國，如同老情人忽然變心，男方，是指中華民國。

「名士才疏莫怨嗟」，名士與美人戀愛多年，今美人琵琶別抱，放棄名士，只因名士才疏，看不到今日愛情變化，只怪自己，不必怨人。

「海倘能塡艱木石」，男女愛情中變，造成恨海，恨海即使能塡，爲因缺少材料，「艱於木石」，意言此恨海，無物可塡，譬如男女富之心，欲使女方心回意轉，男方必須有大量金錢，此爲個人之比喻也，至於「國」與「國」間之交誼，情形有相類似，今日中共，有廣大「土地」，衆多「人民」，又有「主權」，是等於富有之人也，反顧今日台灣，三者俱無，艱於木石，環境已非昔比，如人遭窮困，有時尙須伸手，向女友借貸，該女友遂生嫌窮愛富之心矣，懷下堂之意，忘嚙臂之盟，甘心事敵，送抱投懷，對男友昔日恩情道義，一筆勾消，世間美人，往往如此，國際美人，又何能例外？美人本質，大多唯利是圖，娶妻交友，可不愼哉！

「天猶可補失靈媧」，男女愛情，古有「情天」之稱，「美國」變心，即是「情天」破缺，古有女媧氏，擅長「煉石」補「情天」，天雖可補，但已失去靈媧，意言今日台灣，沒有人才，缺少補天之手也。

「歡場不是長生殿」，「歡場」係指今日台灣。

「苦害單思誤歲華」，台灣素愛美國，美國並不愛台灣，在戀愛名詞，曰「單相思」，誤歲華者，不用自己主張，聽信美人花言巧語，放棄反攻機會，等於男人，受女人之騙，躭誤了寶貴青春也。壇主評詩，能窺知作者之意，不知李先生以爲然否？

建國六十週年感詠

袁暘照

中華開建慶添籌，砥柱中流六十秋，
驅虜已流先烈血，偷生空負少年頭，
敢將氣節忠三楚，不避艱危復九州，
義旅北征如有日，誓參戎伍雪秦仇。

袁先生是愛國詩人，俱有忠臣義士之襟懷，該詩二三兩聯，對仗極佳，「先烈血」對「少年頭」，「三楚」對「九州」，均見工穩。

鄙人所著明日黃花錄，二集頃已出版，現擬奉贈袁先生一冊，藉表友情，該書九龍亞皆老街，俊人書店有售，給一收條，不必付款，向經理鄧君索取，已囑鄧君代贈矣。

悼張贛萍先生

(一) 當年馳騁戰沙場，執筆南荒正氣揚，國未重光人盡瘁，驚聞噩耗斷愁腸。

(二) 英才天妒遽堪悲，萬千同文盡鎖眉，此日弔君無別語，哀詩未寫淚先垂。

哭張贛萍兄

曹文錫

(一) 抗敵鋤兇百戰身，允文允武更彬彬，發揚正義惟椽筆，德不孤兮必有鄰。

(二) 舉世醺醺見獨醒，寄情杯酒效劉伶，醉來怒拔汚腥幟，始信人間有贛萍。

(三) 兇虎年來肆陸梁，民脂吸盡更鋃鐺，願君此去爲天問，杜絕人間禍與殃。

(四) 敷衽陳辭爲哭君，玉樓赴召豈修文，若逢舊日諸袍澤，自可冥中建一軍。

悼張贛萍先生

馬天

鬬士無端與世辭，江湖險惡欲何之，
人書已渺山河寂，島國平添客路悲，
死裏沉思騎鐵馬，生前含怒劈紅旗，
他年重上墳頭日，定報神州光復期。

壇主附言

贛萍先生之逝，事出猝然，四小時前，曾與互通電話，晚十時，接「曾」、「施」二先生電話，告以去世聞。

當時愕然驚異，猶疑誤傳，及至再三詢問，證實噩耗不虛，擲筆仰天，心如壓石，嘆人生之虛幻，哀志士之凋零，默然枯坐。竟夕未眠，人生終當有死，然年方五十。猶自盛年，夏綠霜凋，未屆其時，爲可惜耳！

曹文錫先生，賜寄輓詩，詩中之言，均爲鄙人所欲言者，舉世醺醺，能以家國爲念，如贛萍先生者，究有幾人？韶光淹忽，歲月不居，觀乎贛萍之逝，後死者，對國事前途，若再因循坐誤，失去良機，能不有所戒懼乎？

黃應統、晉筆二位先生注意：來詩收到，稿已繕就，壇主並有和詩一首，共計三律，正將發表，因情況變遷，中止刊出，知注敬聞。

「名作家」財雄智足 租定機帆「再流亡」

我在給「名作家」的一封公開信裏，其中有着以下的一段：「作爲一個流亡並曾經準備再度流亡（如『菠蘿風雲』時期）者，最大的悲哀恐怕莫過於『國破方知人種賤』的。一個眞正的文藝工作者，決不會對此視而不見，也不會因小家庭已重建或在小圈子裏擁有無上的榮耀而漸趨忘懷。」我所說的再流亡，自然不是自白，也不是無的放矢，因爲「名作家」曾把他的逃亡大計公者於世，在這裏不妨原文照錄：「過了兩天，徐氏有一位在船上做大副的知交來到高原，跟徐氏密談一陣，已經接洽到一艘可容兩百人的大型機帆，租金是六萬元港幣，在必要時可以上船逃命。徐氏立即答應了這個條件，下了定金，找幾個朋友將這條船『包』下來，一面研究上船計劃（包括航線、糧食、淡水和警衛），一面通知有關親友，準備行裝。」這就是我說再逃亡的來由。

可是，在「名家」一句罵街文章中，卻就「再流亡」問題向我大罵貪生怕死、無膽匪類。不知是否「主流學院」的「棒子師傅」只教學生在「未濃的墨上」寫，不教學生細心閱讀，或是那位「高足」罵得性起，見到影子就罵。這回名符其實、如假包換的對着鏡子大罵貪生怕死，妙極！

在這裏，我無意替徐氏的財雄智足作義務宣傳，也並非挖苦徐氏多此一舉，因爲在「菠蘿」聲中，準備再流亡的大不乏人。「名作家」是時代的前驅，遇有什麼風吹草動，自然要走在羣眾的前列。也正因爲是時代的前驅，事後自然不甘願孤芳自賞，把這未竟的「大計」公諸於世，以便後世寫傳記的人有所根據，這是理所當然，實在無可厚非！

不過，所謂「再流亡」，到底只[illegible]「無產者」，那裏來「花碌碌」的東西買棹逃亡？要是毛共兵臨城下，我們就只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痛快慰我魂」的份兒。當時我有一位朋友便曾經這樣說：「要是毛共統治香港，不願意多活一口氣的人至少十居其一。那時候，恐怕油蔴地避風塘也載不了港九各地的屍體。」

當然，事情實非像某些人想像那樣嚴重。香港不僅是毛共的「米缸」，更重要的是政治和科學技術的中轉站，無論如何，中共決不會在此時攫取香港。

要是果有此圖，他們必然預先來一套縝密的地下統制工作，因爲在他們看來，香港所有的資產都是他們的，就是那些平時出盡風頭的千金小姐，也是屬於「人民」分配的財物。

到那時候，別說可容二百人的機帆不能逃過他們的監視和封鎖，就是美國的「進取號」，也未必能離開珠江海口。而那些事後以逃亡大計公諸於世的「名家」，是炫耀財雄智足，還是自暴鄙薄淺陋？我們不難找到答案。

鏡魂

荃灣人建議組織聯合消費合作社

萬人傑先生：

你的大作拜讀好幾年，你的敢想敢寫的作風，令我十分欽敬，而且眼光遠大，很多以前斷言也成為事實。現在我有一個向荃灣廠家及坊會的建議，請你批評和指教，這和你日前所寫的文章有多少類似，雖然廠方要付出多少代價，希望他們不完全是「拔出一毛以利天下吾不為也」，更不是唔見棺材唔流眼淚的人。這建議經已寄出超過一百工人的工廠一百四十個，另街坊會及工會二十間，反應如何，不得而知。

去年我曾將大約相同的建議，投函五間本港有名的日晚報讀者版編輯，可是全部投籃，今次唯有直接寫信與有關的廠和會，希望這對社會有好幫助，另一次投函其他事情亦遭同一命運，未知是否郵遞有悞或有別情。

倘這建議一旦實行，連鎖反應很大，廣濶如批發價格是否會再上漲，因價廉而消耗的大，商業會否蕭條，因合作社有多項貨物出售，小販管理隊是否存在價值，酒樓餐室及高級貨物是否更旺市，因工人所賺銀紙在購日用品時有十足收成等等……，祈為研究。

荃灣人佳然

聯合消費合作社（由工廠、工會及街坊會組成）

起源：惡性經濟循環，由於加租加價引起之百物騰貴，雖加人工，亦不能補償，故特建議成立一聯合消費合作社，以阻遏工人艱苦賺來之金錢，流入無厭足之商販手中，減低工廠因物價繼續上漲而要求調整薪金之壓力，及為會員謀求直接福利。據調查所得，各類瓜菜生菓魚肉罐頭及日常消費品，連斤兩不足在內，商販有百分之三十至五十之利潤，若此項利益歸回工人手中，則生活將有極大改善及提高。

組織：荃灣為一新興工業城市，僱用超過一百工人以上之工廠，有一百家以上，應有足夠力量進行嘗試此項計劃，為工人謀福利，亦無形中為廠方解決預見之困難。現建議由荃灣鄉事委員會主席（電話二一二四四四）為第一次臨時會議召集人，訂定時間地點，討論及組織此合作社一切未來事項，任何工廠、工會及街坊會認為此建議合理者，可參加組織，並作大力推動。

基金：由工會、工廠之福利基金項下借出週轉，在經營開始後將物品成本價格加上百分之三左右作為合作社之永遠基金或其他方法籌集。

人力：工廠之福利部主任輪流監督管理及推動工作，工會及街坊會之委員輪班直接購貨及釐定價格，場地清潔由衞生局負責，讓該局之低薪職工也能接受此合作社之福利，只僱用一至二名長期管理及會計之職，最龐大之工作為整理及包裝貨物，由工廠派出低薪員工擔任，每百人之工廠每日派出一人，如此類推，此舉廠方薪金支出增加於百分之一，而工人方面等於加薪百分之十以上，亦可說薪金用於消費品方面，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

地址：以楊屋道及川龍街交界之市場為第一個最適合之地點，乃荃灣區最多人購物之中心，此合作社為大多數市民工人謀福利，社會福利署應免費供應水電，及市政事務署撥出有遮蓋場地。

展望：倘此合作社能由理論轉成事實，由一個社址增為多個地點開設，有更多較小型工廠參加，則工人生活，將更為安定，工業生力軍漸會增加，對工業出口更有利。政府方面，市容有整潔之趨向，小販問題之困擾逐漸減少，本人將會再提出多項福利計劃，使合作社發揚光大，一矢多鵰，何樂而不為？

鞏固反共基地嚴防確有必要

方中原何必發牢騷？

萬先生：

我在一八八期讀了方中原的來信，知道他由台灣松山機場過境，搞得十分可憐，因為不准許他打電話給台灣的胡秋原先生，感到惆悵和悲哀，結果就夾着尾巴咬牙切齒地說：「啊！我的『自由祖國』，你和我隔的竟是這麼遠！」。

我認為方中原用自嘆的手法去咒罵自由祖國，挑撥離間僑胞們與自由祖國的關係，他這封信祇配刊在左報左雜誌上，撈一把鬭爭津貼費。方中原過去自吹的反共立場，原來如此。大概他為了一己方便，就連國法家規也要廢除呢！再說在松山機場過境的人每日萬千，來自世界各地，誰能保證這些都是好人？方中原自吹反共立場堅定，又有誰保證？為了鞏固反共基地，自由祖國的正確措施，我不知道有什麼不好，希望各位指正。

偷渡難民上（六十年六月三日）

以日制毛以毛制俄 美出賣國府新政策 刻正在加速推行中

從最近一連串美國對中共單方面示惠行動，及白宮新聞官布雷發表有關台灣及澎湖列島主權未定的聲明來看，美國已加速推行以毛制俄，以日制毛的複式均勢政策。

美國宣佈在一九七二年把琉球群島交還給日本，正與美國計劃在該年度結束越戰，撤出東南亞的時間表相吻合，爲的是加強日本對外擴張活動，以填補美國在該地區留下的眞空。

美國不顧歷史、地理、法律所表明的無可爭辯事實，硬把中國領土釣魚台群島歸屬日本，包藏着一個極爲可怕的陰謀；如果國府在該事件上再不表示强硬立場，台灣及澎湖列島必將步上釣魚台事件後路。

隨着中共越洲飛彈發展，台灣作爲軍事屏障的作用已大爲降低了，對美國防衛已無重大戰畧價值。六十萬精銳國軍及國府反攻大陸的決心，每使美國憂患影响其以毛制俄策畧，不論從那方面來看，美國希望台澎地區置於日本控制之下，這一來可滿足日本的領土野心，並使日本向東南亞廣開活動更爲容易有利得多。同時，毛共與日本之間必將產生嚴重的利益衝突，達到以日制毛目的，在這種情勢制俄。

目前，在美國日本香港都有人搞台獨運動，他們在幕後都得到美日支持，已是很明顯的事了。台獨是爲日本吞併台灣的野心作好準備。國府在反共前提下，對友邦損害其權益之事，隱忍不言。在某種情影下，降低了反共神聖意義，造成一部份中國人在國共問題上的中立態度。此外值得提出的是，美毛交好，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他們各懷政治鬼胎，近日國際間競相承認中共的風氣，並不是什麼姑息主義抬頭，而是美國精心策劃的出賣中華民國序幕，從美國默許加拿大等國家與中共建交事件，可看得很清楚。

容讓、服從美國意旨，以不變應萬變；並不是什麼能獲得友邦支持的高明外交手段，得到的僅是坐失反攻良機，招人輕視，被人出賣而已。（董基）

悼張贛萍先生

方矛

噩訊傳來，直如晴天霹靂。啊！哲人其萎，哀哉！

先生，您悄悄走了。您抛離我們，來得這麼突然。您永別了這紛紜的塵世，一切痛苦與煩惱似乎從此得到解脫，但您仙遊而去，可知膝下的何只您的孤兒寡婦，我相信，您定會爲您遺下的「理想」而死不瞑目！

生離死別，人生似乎注定如此，如今山頹木壞，安不教生者坐立難安、肝腸欲裂！

春蠶至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好一個至死方休的文化鬬士，祇要您一息尙存，您依然不忘工作，不忘反共大業。

正當國家多難，世風日下，邪說四起，眞理死亡，罪惡瀰漫的時代。個忠良者寶貴的生命。我要質問蒼天，你何曾有安良除暴的公道！

先生的才能、魄力、忠勇，兼有儒者仁風，有目共睹。共黨牛鬼蛇神所以恨先生恨得要命，正因先生是他們的死敵，成了他們眼中釘。我卻深深敬佩您。如今，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先生，您悄悄的走了。您的遺孀，痛失賢夫，您的子女，悲慟從此不見嚴親；您的朋友及您的讀者痛失良師益友！

先生籍屬贛省萍鄉，我家在百粵潮州，彼此相距遙遙；先生是個鐵錚錚的君子，我初出茅廬，祇能做個工廠會計員；先生年近半百，我乃二十餘歲小伙子，先生是前輩，看起來彼，披肝瀝膽的忠勉氣節，說一不二，言行相顧的崇高人格，愛己及人的廓大胸襟……我是先生生前的函授學生，可謂近朱者赤。特別是先生諄諄相誘的教誨，我耳濡眼染，慢慢受到薰陶、感染。對先生崇拜，理所必然。況且同是天涯淪落人，意志相投。如今，先生離別人間，我哀痛惋惜，也和許多朋友一樣，休戚相關。

我悼念先生，在先生靈前，戎馬書生先生聲淚俱下地痛敍您生前一切。許多男人在拭熱淚，不少婦人小姐抽咽。我渾身感到痙攣，熱淚盈眶，幾將奪眶而出，我緊咬嘴唇忍下去，感觸萬千——古今以來，文人的遭受不幸。我聯想到許多客死異鄉者的悲慘，又想及「江東」親人不生不死的悲哀，我永遠憂懷着國命沉浮……無限的仇恨怒火，在心底處燃着，幾要噴出。我又忍下去，我要化悲憤爲力量！奮鬬，才是辦法；堅決反共，才最好的出路；祇有循先生生前踏過的途徑前進，才能稍慰先生在天之靈！

讀者又請飲茶 要把死筆吹脹

萬先生：

茲付上支票港幣四十元正，續訂閱「萬人雜誌」共三十期，另十元港幣敬送給各位工作人員清茶一杯，以示支持你們（即我們）的雜誌加價。希望有一日能參加萬人俱樂部。

讀者陳應金

（編者覆：謝謝您十元存萬老闆

[illegible]瘡和糖尿等疾。我常勸其注意身體暑事休養，以免影響健康。他說：「我在軍旅時，已鍊就銅筋鐵骨，今日雖然不能執干戈和敵人爭衡，但只求藉一桿毛錐，喚起廣大羣眾的救國心理，我的肩負，比戡亂時還要重大呢。至於吸烟，對於衛生是有妨害的，但喝酒可以振發精神，吸烟可以提醒腦筋，如果沒有這兩種東西，我的神思便覺遲滯，所謂銅筋鐵骨，就沒有脂[illegible]慣的。他的病根，大概就在飲食無節、起居無時的當中室生而不自覺的。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張先生早歲執干戈以衛國家，厥功甚偉，避地海隅後，投身文化界，執筆為文，發聾震聵，讀者多受感動，直可與泰山比高了。可惜方當有為之年，昊天聵聵，奪此民眾喉舌，而余頓失此良友，眞悽愴而不自勝啊。特此為文，聊當吊唁。

不是人前苦譽君　亦奇亦俠亦溫文

——哀悼贛萍兄

卜一

近年在九龍城到北角的輪渡上，時與贛萍兄不期而遇，每遇必向我殷殷索稿。今年春節，在朱振聲兄的春茗宴席間，又和贛萍兄相遇，舊話重提。那天同席的有關麟徵將軍伉儷、姚勵頗先生夫婦、胡定芬先生以及柯大澍學長夫婦，談笑風生，滿座皆歡，獨有贛萍兄一人，未及開席，先行辭退，匆匆趕過海去發稿。佳節假期、良朋好友、美酒佳餚，卻都止阻不住他對工作的認眞負責，也深深感動了久疏筆墨的我，盛情難卻之下，只好勉為應命了。

我的住處距離贛萍兄服務的報社，僅有三四條街頭之隔，每屆週一晚上七八時許，我總是親去面交稿件，並與他款款深談。我知道他近年對中國現代的史料，蒐集不遺餘力，於是，有一次我向他提出一個迄今三十年來，未曾有人公佈研究發表過的課題，而其人其事，與贛萍兄卻有淵源。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早有此宏願，並且幾經艱苦輾轉搜集到了手抄本的年譜，當時我們還商議了一個初步寫作研究的計劃，準備盡我們兩人的心力，來完成這一艱巨工作。殊不知言猶在耳，他竟遽然西歸了！

我最後一次與贛萍兄晤面，是在他死前的一星期，當我將悼念王貫之先生的蕪文面交他時，他也感嘆良深：「王貫之先生眞是一位書生！」拙稿刊出時，他不但附登了王氏的遺照，還附錄了何家驊兄的輓聯，足見他對王貫之先生也是十分敬重的。怎知時隔一週，卻由我撰文來哀悼他，人生朝露，生命無常，怎不令人為之[illegible]！贛萍兄出身軍旅，當年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避秦南來，飽經憂患，苦辛備嘗，在這五光十色社會中，浮沉、掙扎，屢敗屢戰，毫不自餒，最後鬻文為生，始入人生坦途，他的一生可謂多姿多彩，所遭逢的知遇、奇遇、偶遇、艷遇、險遇、幸遇，也非常人所能比擬，這些豐富奇特的生活經驗，全寫在他的「彈雨餘生述」書中，透過他那支生花妙筆，引人入勝。

我衷心欽羨贛萍兄的，是他那「浪子回頭金不換」的發奮振作精神。我和他相識迄今也將有十五六年之久，而他所給我的印象，十五六年如一日：嚴肅、勤儉、刻苦、忍耐、堅強、負責……，除抽烟以助文思之外，他未曾沾染任何不良嗜好，也從未見過他涉足聲色場合，甚至一般社交應酬，他也必婉辭謝絕，刻苦自律，眞如老僧坐禪。及後我拜讀了他的「彈雨餘生述」，始知他早年的生活；在嚴肅一面，固然出生入死，「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在其荒唐一面，依紅偎翠，呼盧喝雉，所過的確是「神仙、老虎、狗」的生活，前後相較，判若兩人。對此，他也曾有極沉重、極坦誠的自解：「『春當三月原為客，人到中年欲近僧』，我的改變固然與年齡有關，更與自處的環境及心情有關。自從流亡海外，家破人亡，有國歸不得，檢討過去，不無懺悔；策勵將來，自應振作；再加為現實生活而改行就業，因係『中途出家』，樣樣都要從頭學起，如不勤謹奮發，勢必要受淘汰。在此種種原因促成之下，於是，我這個昔日的[illegible]成與聲色犬馬絕緣的『金不換』了。」

南來友輩中，大多身逢二度戰亂之苦，尤當二十年前初履海隅，人地生疏，學非所用，謀生乏術，當日身心所受苦痛，實難言宣。所幸經過這二十年的艱苦奮鬪，多已成家立業，生活安定，贛萍兄即為箇中翹楚。惜乎他正當否極泰來，苦盡甘至之際，卻天不假年，撒手人寰，可不痛哉！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贛萍兄魂兮歸來！

押店員工無假期　讀者請作不平鳴

萬人傑先生：

拜讀閣下於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牛馬集中的論文，提及非常保守性的舊式商店，以前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不休假，現在也掛出「星期例假休息一天」，吾人覺得並非全是。如吾人所任職的押店，已屬例外。押業員工除被資方壓搾勞力外，連自由也受剝削。自勞工處去年規定勞工每月應有四天假期的規例後，一般資方竟以扣除工資作為威脅，因此員工所得之假期只一年四天。

由於押業員工並無工會用作聯繫，只得忍氣吞聲任由魚肉，吾人鑒於二十世紀之今天還有此不平等之待遇，故特來函請萬先生作路見不平的通過筆鋒下，代工人向資方炮轟。

讀者畢平上

（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二日）

，其起因都是星星之火，不要以為胡作妄為，加與不加是官令的「聖旨」，一意孤行絕不是你們的勝利，太過違反民意，遲早會有後果的，且納祺議員說得好：「香港今後如再動亂，市民不再會站在政府一邊」，此言發人深省，政府當局更不要等閒視之。

統治的姿態和民族優越感作祟

香港政府當局，何以對上述許許多多不合情理，不合邏輯，違背民意，自相矛盾的事情，都有意無意的加以拖延、隱瞞、或索性不理、或一意孤行呢？一言以蔽之，是統治者姿態和民族優越感作祟，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當局，是英國殖民地的代表統治者，他應該有無上權威，他仍然要擺出二十世紀初期統治者的姿態，他似乎忘記現在是七十年代，統治者而要順應民情，不是有失威嚴，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因之他們之意，對市民的提示、請願、抨擊、責罵，依然不大理會，依然我行我素，因為非如此不足以顯示自己是統治階級。

其實英國本身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處殖民地紛紛獨立，東方的印度、巴基斯坦，以至新加坡，都成了獨立國，香港如非環境特殊，恐怕也不會例外，這種民族思潮巨浪的衝擊，英國朝野不會不知，獨立自決的讓它去了，殘存小小的香港，為什麼還要擺殖民地統治者的姿態呢？一切必須因應當地實際環境，公開接受市

，應立即剔除革新，香港才可以談前途，因為香港環境是特殊的，情形是複雜的，人心是苦悶而冒險的，如果一切不以合情合理的手段迅速處理，而仍沿用統治殖民地的古老法制，和一定要以統治者的姿態出現，我敢保證必然崩敗而無可救藥，香港政府當局！不是遲疑觀望的時候了。

至於民族優越感，也和統治香港的腐敗分不開，英國人至今還以為自己是優秀民族，起碼要凌駕有色人種之上，其實這種觀念，也要作九十度的轉變，不要像左派人士無原則的大嚷「東風歪倒西風」、「白皮豬」、「臭法律」等來看，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在英國方面，也實在「黃腫腳」不堪提了，號稱無日落的頭等强國，一變而為三等小國，大戰期間的滇緬戰役，不是我們遠征軍的解圍，英軍在緬甸恐怕要全軍覆沒，戰後本土經濟之衰退，人民生活的緊縮，眞是無以復加，不要說日用主糧要配給，就是連鷄蛋也要定量分配，民族優越感何在呢？

從社會風氣來看，就連閣員都醜聞數見，嬉皮士居然封爵，引致汗馬功勞的將軍擲勳章，其他同性戀居然合法化，女教師表演手淫等等，眞是民族醜事，貽笑天下，此等事在我們華人視之，不特違反法律與自然，簡直骯髒無耻，十惡不赦，廣東人開口罵人「契弟」，就是指男性同性戀而言，而英國居然定於法律而合法。如此自甘墮落的一個風氣，又還有什麼優越感可言？

兆華

老讀者按月贈款助老張子女讀書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聽到至死方休的文化鬬士——萬人讀者敬愛的張老編贛萍先生逝世噩耗，感到萬分震驚和悲痛。本人已屆七十高齡，且與張老編也僅一面之緣，但作為「萬人」忠實讀者的我，對張先生主編萬人雜誌期間，不畏暴力，不怕威嚇，不避艱難，口誅筆伐，漢賊誓不兩立的勇氣和忠貞思想，甚為敬仰。而今張先生不幸逝世，身為「萬人」讀者一分子的我，願在此向全體「萬人死黨」呼籲：為了完成張

量：㈠今後更加熱心、關心、愛護和支持我們的刋物；㈡張老編遺下的一子三女，這些還需要栽培的幼苗，更要我們關心愛護。為此，本人提議：立即成立張老編子女教育基金會，籌一筆教育基金，以保證讓這些幼苗茁壯成材。為表示一點心意，仍屬白領階級的我，願每月固定港幣五十元，捐作上述教育基金，希望各位死黨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不計多少，集腋成裘。

為了使這個教育基金會的工作，

信萬、會兩位當會義不容辭的。

七一老人許恨紅敬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

允武允文，是抗日戰士，亦反共鬬士，壯志未酬，詎料長才溘逝，萬人頓失導師，天胡不弔。

有胆有識，抱報國心腸，具待人熱腸，論交僅數月，那堪噩耗驚傳，小別竟成永訣，我欲無言。

張贛萍先生千古

許恨紅拜輓

悼張贛萍兄

曹文錫

嗚呼張海山贛萍兄竟棄廣大的讀者和親黨戚友而長逝了。近年來讀張先生文章的羣眾，莫不交口稱譽，以為他是個蓄道德，守正義的學者，而不知他更是一位抗日戡亂的大英雄呢。

張先生早歲投身黃埔軍校，為第十七期生對於學科術科，均優越異常，又以其餘暇攻習書史，故成績卓著。畢業後，分發各步隊服務。在抗戰期，會和日寇轉戰千里，至戡亂時又與共匪作生死搏鬬。每次戰役均身先士卒，冒槍林彈雨而不顧。以戰績遞升至上校。自大陸變色，張先生間關來港，從事文化事業，其作品以揭奸摘匿，反共救國為主旨，讀者咸以先睹為快。他為人豪爽而具俠氣且謙恭，



籲請香港政府當心 因循惡果紅燈再亮

檢討過去因循的惡果

香港一九六七年五月的動亂，延續差不多一年，影响破壞不爲不大，終於在官民合作艱難中渡過了，這幾年來，不特迅速恢復舊觀，還得到不斷的發展，本來是值得十分高興的，無奈不是市民厭治思亂，而是政府善忘，更或可說是倒行逆施，本來是極其安定的社會，近月來也顯得蠢蠢欲動，騷亂紅燈再亮，變故徵兆頻生，因此除呼籲全港市民，特別提高警惕外，不得不來一次怒責香港當局。

筆者於六七年騷動事件完全平復後年餘，目睹港府不能痛定思痛，針對時弊，大加革新，使動亂根源，盡量減少，以至消滅，尤復處處製造矛盾，官民距離與日俱長，（原本動亂後靠得很密）而怨憤之氣，則與日俱深，乃曾撰「香港政府究應何去何從」一文，刋於六九年二月六日「萬人雜誌」六七期，痛論六七年「五月動亂」的根源，平復後官民合作和改革建設的途徑，並嘆惜平復年餘竟呈現極端不符理想的現象，故文中有：「內在因素，多過外來壓力，自己腐敗，多過敵人威脅，人心思變，多過敵人攻擊」等幾句，此文刋出數月，可說對港府一無影响，惟此間形勢日劣，而環境日非，故又於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撰「檢討過去，策勵將來，向港府首長和公務員進一言」，連續刋於「萬人雜誌」一一二、一一三、一一四三期萬人意見欄，長達萬餘言，盡將十年來幾次動亂之來龍去脉，政制法律的腐化羸敗，各部門之藏詬納污，上下官員之無知無能，全部分門揭露，並建議徹底重新改革，急起直追等等，惟稽之幾年來事實，也絲毫無動於香港當局，大有不見棺材，不流眼淚之勢，這原本也是筆者意料中的事，但近月來惡果漸漸來了，紅燈再次亮了，香港政府當局何以處之。

一、中文合法化，遲遲不見實行，惹起全港華人反感，發起百萬簽名運動。

二、自來水加價，市民與輿論群起攻擊，政府一意孤行。

三、官地補價，竟有高達數千倍，僉認爲乃係領導物價上漲。

四、政府兩部門，公開承認無上裝女郎，可公開作業，與華人風俗抵觸，輿論嘩然。

五、創興大樓，居住十四年無入伙紙，十四年新厦，一夜變危樓，市民惶惑。

六、老翁公園自焚，抗議增加水費，市民憤慨。

七、政府合署炸彈响，希路斷手，眞假「菠蘿」又生。

從上面這些事情看，件件都是污點，件件都是亂源，亦件件都可導致發生事端，試問百份之九十以上華人社會，而中文居然不能合法化，有何道義解釋：其實中文合法，不單是華人的尊嚴問題，更有助於打破官民的

任何角度來看，都恐怕說不過去。

至於自來水加價事，說是爲着興建萬宜淡水湖，莫說政府尚有大把庫存，可以調用，就是一定要籌措經費，也辦法極多，諸如增加奢侈品、消費品的入口稅，（汽車、酒類、香烟、化粧品、迷信用品等）空置樓宇照徵物業稅，舞廳、酒吧、酒帘徵特種營業稅，遺產稅更要重徵，各方面嚴密進行，收入定有可觀，這是寓禁於徵的辦法，要受用的富人無所謂，窮苦平民一點不關連，簡直輕而易舉，何樂不爲，乃港府竟反其道而行，遺產稅減徵、舞廳和電視牌照稅竟免徵，酒吧、酒帘未聞重稅，奢侈品、消費品、課稅不高，空置樓宇亦不徵稅，（業主長年空置，待價租售，市民則大鬧屋荒）而偏偏要在窮苦市民一日不可或缺的食水上加價，是又道理何在，不是取富以濟貧，而是刼貧以濟富，怎合解決貧富懸殊，達成合理社會的規率，謂爲倒行逆施，誰曰不宜。

其他官地補價，高達數千倍，簡直是領導物價上漲，公開承認無上裝女郎作業，是對華人風俗的漠視，婦女人格的侮辱，居住十四年無入伙紙，一聲下令變危樓，是貪污羸弊的徹底表現，以上一切，都可能是構成動亂的遠因，是亮起紅燈的火種，老翁抗議自焚，希路炸彈斷手，則是火種再加上訊管，稍爲大意，或經人們輕輕一按，烈火便會燒起來，動亂便一發不可收拾，多年前的「銀行風潮」、「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和勞資糾紛，演變而成六七年的「五月風暴」

蹄聲劍影錄

中央見盛世才與中、蘇共都翻了臉，且新疆在抗戰期間，成了眞正的大後方，地位特殊，必要掌握。乃趁盛世才反左傾右之際，應立即爭取，把他拉回中央的懷抱，於是便物色一個能言善辯之士，遠赴新疆，以達成此項任務，先徵詢盛世才的意見，表示將擬派高級官員到新疆來宣揚國策，盼其提出選派人選的意見；盛世才覆電希望中央派一位對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深有研究的人，到新疆宣傳國父遺教，以洗滌疆人所受共產黨的薰染，中央據盛世才的反映，以高要才子，現任政治部的副部長梁寒操先生，最爲適當的人選。因梁寒操先生爲中央委員，爲三民主義理論的權威家之一，工於文章，長於說理，於是請其出任宣慰特使，遠赴新疆。

梁寒操先生任務重大，單騎持節，深入不測之地，面對心狠手辣，反覆無常，對任何人皆無感情的殺人王，勇氣欠缺的人，已經不敢拜命，但梁寒操先生欣然就道，以雍容風度，不亢不卑，於顧盼自如，款款深談之中，以傳教士的精神，把盛世才折服了。然後深入民間，宣揚政府的德意，闡揚國父的思想，足跡遍全省，走盡天山南北，接見大阿洪（回教領袖），公開發表演講，於是全省雲起景從，傾向政府，擁護　領袖，此種思想征服，比諸軍事平定更爲有效。故梁寒操先生之功，較諸左宗棠之平白彥虎更爲超卓，因不血刃而使邊陲歸心，不需一兵一卒，不耗斗粟一彈，而使蘇聯一向虎視眈眈，垂涎欲滴的廣袤的國土，盡豎漢家旗幟，爲後來國軍順利開入新疆的舖路。壯哉，梁公！豈止今之班定遠也。

梁寒操先生以此次西行觀感，吟之，咏之，抒發情懷，積之成帙，顏之日西行亂唱。我此次赴渝出席，承梁寒操先生以世誼長者，賜座南堂，暢談

餘，備知謀國之忠，不避艱險，不辭跋跡。而功成又不居也。據梁寒操先生對我說，那次萬里之行，固然冒險，但必須有「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不憂」的精神，仍以傳教士的態度，只以宣傳　國父遺教而入疆，並不是以政治爭取，更不是以游說地方領袖而入疆，首先不要引起盛世才的嫉忌，才能展開宣揚主義的工作。故他走遍西域，接見無數大阿洪，均採取潛移默化的手段，以贏得盛世才毫無顧忌，由信任中央而歸心中央，佈下後來盛世才敢放下新疆，而毅然到重慶出任農林部長的伏線。梁寒操先生以此次不戰而屈人之功，不久，即拜新命，出任中央宣傳部長。聞盛世才去年也壽終台北，殺人王而能壽終正寢，天道寧論。

盛世才不是新疆人，能由東北到西北去閉關稱王，那是盛世才所意料不到的。因盛世才是遼寧的開原人，不是畢業於東北的奉天陸軍小學，更不是畢業於保定官軍學校，而是畢業於韶關的雲南講武堂分校，雲南講武堂在中國的軍校中，以管理嚴格見稱，抗戰期中，很多建有戰功的桓桓之士，是出身於那講武堂的。

盛世才畢業後，卻不是在南方的革命陣營裏工作，又返回東北，在奉軍系統裏郭松齡的部下做事，所以軍閥的作風，可能是在那裏養成。

後來郭松齡私人資助他進日本陸軍大學讀書，但盛世才還沒有畢業的時候，郭松齡因在東北反叛張作霖而被殺，使盛世才失了靠山，陷於困難境地，但卻與當時任黃埔軍校校長今　總統蔣公取得聯繫，而由　蔣總統資助他完成日本陸大的學業，所以，這位殺人王的學歷，委實是錚錚的陸大出身。

到了日本陸大畢業後，便逕到廣東，參加北伐大業，在參謀長朱紹良的幄幕下當少校參謀，隨軍

是在參謀本部當僚幕，當非這位雄心萬丈的人物所能久居。適新疆邊防督辦金樹仁，想物色一位軍事人才，於是盛世才以人棄我取的心情，謀出塞另打天下，在民國十九年雙十節中，萬里西行，抵達廸化。金樹仁派爲少將參謀主任，擔任軍事學校教官。

民國二十一年春天，甘肅回族馬仲英作叛，佔領哈密，是年的八月金樹仁乃派盛世才爲剿匪總指揮部參謀長，指揮進攻馬仲英，一戰而擊潰馬仲英的主力，克復哈密，金樹仁便倚爲左右手。是年四月，白俄歸化軍叛變，盛世才乘機倒戈，金樹仁下台，盛世才便一躍而爲新疆邊防督辦，距其出關之時，尚不足兩年也，眞是英雄造時勢了。盛世才雖貴爲新疆王，但馬仲英依然爲患，不能不借外力以對付，乃靠向蘇聯，以鞏固自己的統治，以迄於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和史太林反臉，大屠殺八路軍駐疆人員爲止。

梁寒操先生此次萬里之行，拉回盛世才，不止鞏固西陲，安定大後方，使國家無後顧之憂，且自盛世才歸心中央，既不疑神疑鬼，也不再忽左忽右，因此也放棄了屠殺手段，血腥的恐怖，漸漸停止了。所以，梁寒操先生實是新疆的萬家生佛。

梁寒操先生字均默，粤之高要縣人也，以其文章華彩，爲世所重，故稱爲高要才子。聞中國國民黨黨員十二守則之前文，梁寒操先生亦爲參與起草人之一也。乃一虔誠之基督教徒，與基督教中人精研太平天國史實的簡又文先生，因此交誼亦篤。清末廢科舉，省、府推新學制，梁寒操先生乃就讀於肇慶府中學也，肇慶以高要爲府治，在學時代梁寒操先生已孕育自由思想，尤服膺於　國父之三民主義，故對　國父思想學術，有精湛的研究，每與同學暢論革命，畢業後，赴廣州，升入廣東高等師範，時已鼎革，每參加集會演講，發表文章，必强調實行三民主義即可以救國救民，其時梁寒操先生已參加　國父所領導之政黨矣。

安琴

員，說與什麼邊區的游擊隊已取好連絡，他們歡迎這邊空投；並約好了時間，佈置警戒，準備迎接。又對受訓人員所提出的一切金錢、名義、物質上的要求，也一一接受了之後，才把第一批的一百多人連騙帶哄的推上飛機。自這批人帶着電訊器材、武器糧食、金銀財寶等先後投下去之後，在第一週還有一點反應，等到一兩個月之後，與訓練基地尚能保持無線電連絡的，則僅有三個人。原來，空降的時間多在黑夜，有許多一投下去便跌死了；也有許多隱藏不到幾天，便被共產黨發覺而捉去了的；也有一些再設法逃出鐵幕，又跑到香港來的。似此，蔡文治向美國人所報的「五個游擊軍區」與「十五個游擊縱隊」的謊言，是再也沒有法子自圓其說了。

美國人見到實際情形既然如此，當然也就不忍再拿人命作此無謂犧牲；此後才決定停止盲目空投。選其與大陸確有良好關係，能設法掩護其生存的人員，懸出重獎，由其自動的報請派回大陸。這樣才又陸陸續續的，用潛艇或飛機輸送一部份回到大陸去。這，也即是蔡文治所謂「八個游擊大隊」的由來了。至於這些派入大陸的勇士，其結果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死路；另一條還是逃來香港做難民。

騙局揭穿裁員減薪

美國人把蔡文治的騙局揭穿之後，即提出三項指示，交蔡文治自行設法善後。

㈠吸收工作停止，連已審查合格，尙留在香港的一百數十名「儲備幹部」，除每月生活費照發外，暫在原地待命。㈡全部經費，縮減一半發給。㈢今後工作，以從事大陸的策反、組織者情報三項爲主，試辦半年再觀後效。

這，無異是對正在熱烘烘的「自由中國運動」一瓢冷水。

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班原來與他在某種「互惠條件」下取得了默契的美國同事，在這風火頭上，也都「禁若寒蟬」的不敢說話。那個時候，眞把蔡文治迫得走投無路，至後只好親到東京，電召派駐在香港的重要幹部，如黃×衡、凃世宗、陳×和、蔡雨時等人，趕赴東京開緊急會護。當時大家都想不出挽救頹勢的良好辦法，經詳細商量的結果，決定善後的辦法如下：

㈠經費既被刪減一半，除各部人員儘量縮減外，所有留用人員之薪金，亦一律減半發給。（唯被凍結在香港的一百數十名「儲備幹部」每月美金十元的生活費，因美國人會明令照發，幸不在減薪之列。㈡空投既然失敗，今後除非確與大陸有密切連繫，有把握生存的幹部決不空投，應即從香港設法打通潛回大陸的工作路線，迅速建立電台與情報網；並儘力設法與大陸現有之游擊隊取得連絡，收羅爲己有。㈢將已受訓完畢，而又自願返回大陸工作的幹部派回香港，由此方負責監督他們回返大陸。

「撈」的主義。因此，他們在「工作」上所鬧出來的笑話，也是不勝枚舉的，茲擇其重大的列舉於次。

上行下效你騙我撈

㈠從基地派到香港來的一部份返回大陸的工作人員，不但騙取了大筆的美金隱居香港、澳門不行動，連帶來的一些貴重器材（如最新式的收發報機等），也會有以高價秘密售給共產黨的間諜機關。㈡也有不少已經到了大陸，而又潛回香港的人，仍然由在香港的親友，每月照領薪金工作費用。㈢至於各地區「縱隊司令」以上的負責人，爲表示自己這個單位在大陸確有「基礎」起見，便把領來的電台藏在家裏，而向美國人則報稱已在大陸建立了電台。㈣私自雕刻一些大陸各地的郵戳，再托人從廣州買來共黨許多郵票，在香港閉門造車的用秘密藥水寫好一些情報，把牠送到辦事處設在郵局的信箱中；向美國人報賬，則說這是他們派回去的工作人員從大陸寄來的所謂「原件」。

後來，美國有關當局，又派保羅巾校來香港考察蔡文治在此地的工作情形，誰知一查之後，便把「西洋鏡」拆穿了。在澳門出賣電訊器材的事證實了，證實的辦法便是他派人出面接洽，高價收買，結果人贓並獲。而停留港澳不進大陸；進了大陸，又潛回港澳的事也查明了。所謂大陸游擊基地的電台事，經委託第七艦隊用雷達設備交义測量，發覺他們電台的距離，均不到一百華里；原來他們是把電台放在新界，或是小電船上，或是小島嶼上，而報說是在大陸什麼地方通報的。至於從大陸寄來的秘密通信，卻被美國人在郵局的信箱附近守候着，也被發覺原來是蓋好了郵戳，在此地直接送到郵箱中去的。

這一來，保羅巾校據實呈報，又把蔡文治弄得走投無路了。

美國「心理作戰部」接到保羅巾校的報告後，對蔡文治以下一般人這種專門行騙的作風，很感失望與不滿。那眞是「朽木不可雕也」「孺子不可教也」。所以美國人便只有自己善後，其善後的辦法是這樣：

㈠凡已受訓完畢的人員，願回大陸的回大陸，願回香港的回香港；既不願回大陸又不願回香港的，擇其程度較高者協助管訓韓國戰俘；「老粗」之流，則撥到遠東各軍事基地，擔任看守倉庫的任務。㈡在香港已經審查合格的一百多人，以「儲備幹部」名義，留香港待命；每月十元美金的生活津貼還是照發。㈢凡「自由中國運動」以下的所有機構，限令蔡文治從一九五三年七月份起，自行調整，淘弱留强；俟整制完畢之後，再呈報核辦。㈣派保羅巾校長駐香港，負責對各部門工作之調整、展開、改善等之監督考核責任；在未調整報核之前，經費暫停發給。

（八）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蔡集團的吸收的標準，與審查的程序是：各游擊幹部以不超過三十歲為主；先由各級「機構」派人談話，經初步審查認為合格，便填寫一份「願回返大陸工作」的志願書，與自傳一篇，呈請基地「總司令」請示。俟批准後，即行體格檢查。將檢查合格的，五至六人編為一個「小組」，集中伙食，各人每月即可領取生活費美金十至十五元不等。（他們往上報，上往美國人報的，當然不止此數。那年頭生活程度低，幾個人湊合一起，每月六十元港幣一個人，也餓不死，但也吃不好。）等待飛機前往基地受訓。至於送訓情形，雖是由一個高度科學化的美國主持，可是其進展的緩慢，卻是「牛步化」的。以前是每星期僅有飛機一架，負責運輸由香港去的受訓人員；每次的送輸額，約四十至五十人。這些人得到通知後，即發給治裝安家費美金一百元，在指定日期，到九龍半島酒店航空公司集中，再派汽車送往啓德機場；送到冲繩島後，再按受訓者的性質，分別送往「塞班島」或日本之「茅崎」；到達基地後，即按等級正式支用薪金。

「自由中國運動」之下的所有人員，均無與外界或家屬直接通訊之「自由」；所有信件寫好後，不能封口，先交「學校」當局檢查，再由飛機帶回香港；是其家屬的，由香港辦事處連絡組派人直接送達；其餘親友的信件，則由香港辦事處代為投郵轉寄。寫信者除閒話家常外，沿途經過，基地情形，概不准透露。

輸送的緩慢，是蔡文治存心拖延。因為他的幹部既然少得可憐，如果一下子送完了，等到受訓完畢之後，又派不出去，這豈不是無法交代嗎？所以，他便借詞拖延；總欲在拖的這一時期，希望整個局勢能有一個大的轉變。可是拖到一九五三年年底的時候，所謂「大陸有十五個游擊縱隊」的謊言，還是被美國人揭穿了。後來，連一星期一次的輸送，也停止了將近十個月了。

共分五級支薪　一致反對空投

「自由中國運動」內部之待遇共分五級：一級待遇（軍區司令、副校

主官尙有辦公費，其數字也相當可觀。

上面曾說明過蔡文治的計劃，是說他在大陸有十五個游擊縱隊，他可負責把這些縱隊的幹部由大陸調到香港來，再輪流送到基地訓練。而實際上他陸續送去的幹部，不但眞正從大陸來的游擊幹部少得可憐，即從香港吸收去的流亡軍人與青年學生，總數亦不過一千人。經再三拖延，始到達基地的一批人員，受訓完畢之後，美國人便要把這批人，立即空投大陸的所謂「游擊基地」。這一來，問題便接着發生了。

首先是受訓人員一致的提出反對，抗不空投。

而美國人卻堅持要空投，理由是：你們既是從大陸游擊隊來受訓的，現在訓練已經完畢了，裝備了你們的新式武器，便應該再回到大陸基地。

這般受訓的人，見事已至此，也就只有坦白的說出：「我們雖是從大陸來的，可是我們是被共產黨迫害着不能生存，才逃來香港的，而不是從什麼游擊基地派遣出來的。」

美國人見事實是這樣的，便只有向蔡文治提出責問。

蔡文治把這般人集合攏來，說了一大套「國家民族」，「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之後，結論卻落在：「你們來受訓的時候，不是填寫過志願書，自願返回到大陸去工作的嗎？今日受訓完畢，把你們空投回大陸去打游擊，這正是你們為國家民族盡力；為反共抗俄立功；為自由中國運動奠基開拓偉大事業的良機。那你們還有什麼理由不回大陸的呢？」

這班受訓的人，見到這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所以也就不顧什麼「總司令」不「總司令」了。大家一致的提出反對，說是：

「我們是志願回返大陸的，不過在時機上須要配合整個局勢的發展。如果在正式的軍事反攻尚未開始，便這麼以生命作兒戲，把我們盲目的空投，我們是不幹的。除非總司令也能隨我們一起空投大陸，那我們當義不容辭的隨從總司令，一起為國家民族賣命盡力。」

這一來，可把「總司令」蔡文治「吃鱉」了，而蔡文治的騙局也就整個揭穿了。美國人在情感衝動下，大冒肝火，不問三七二十一的責成蔡文

抗戰從軍記

一天，我看東南日報，第一版頭條新聞特大號字的標題，赫然映入我的眼中：「勇哉鄭期驊！」我按捺胸中的激動，強作鎮定細看內文報導：「預十師營長鄭期驊在常德前線，身中四十餘彈，猶奮不顧身，英勇殲敵，手刃倭寇數名，始壯烈殉國。」

鄭期驊是我的姑表兄，抗戰軍興，即投筆從戎，奮勇饒戰，由排連長擢升預十師孫明瑾部的中校營長。這次參加常德大會戰，不幸為國捐軀，「埋骨何須桑梓地，世上到處有青山。」許身為國的軍人，馬革裹屍，始是所願，何況名垂青史，死也無憾。

當我讀完這篇戰訊，熱血沸騰，悲憤填膺，決心要繼承我表兄的遺志，投筆從軍，殺敵報國。

其時，「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正如風起雲湧，全國各地熱烈展開，掀起了出國遠征印緬的狂潮。迨三十三年春，政府更在江西上饒成立「軍政部教導第五團」，更派該團第二營在浙江麗水碧湖鎮，收容集合從軍青年。我知此消息，即上書縣長吳醒耶請求准辭職，投筆從戎。吳氏不但嘉許我的壯志，並且還去信給他在大目山求學的長子吳大海，令他也去上饒從軍。

慶元全縣九萬人口，從軍遠征的只我一人，吳縣長為了激勵後者，特命全城懸國旗，鳴鞭炮，以壯我的行色，在春雨霏霏的早晨，在軍民熱烈的歡送中，我欣然踏上了從軍之路。

投筆從軍到碧湖

春寒料峭，風雨交侵。我一肩行囊，又從慶元折回龍泉。舊地風景如昔，無意重遊，就搭上甌江的木船，順水而下，「時來風送滕王閣」，朝發夕抵，到了麗水縣的碧湖鎮。

碧湖距離前綫僅數十公里，學校仍是絃歌不輟，戲院依然鑼鼓喧天，一點也沒有戰時前綫的氣氛景象。三十二集團軍李默菴總部就駐紮在此，浙江幹訓團（教育長陳希豪）、浙江三青團支部（幹事長倪文亞），也都遷移在此，蝟集一隅，更呈映出一片繁榮熱鬧而又安定。

我投宿旅舘後，原想第二天就去辦理投考從軍的手續，殊不知連日旅途勞頓，受了寒風冷雨的侵襲，當晚就生惡性瘧疾，戰時醫藥缺乏而又昂貴，纏綿病榻半月之久，這時，我已阮囊羞澀，迫於無奈只好帶病前去投考從軍，那知第一關體格檢查就不獲通過，真是進退兩難，憂心如焚。我在徬徨焦灼中，寫了一封信給主持其事的三青幹事長倪文亞（現為台灣立法院副院長，影星方盈小姐即是他的侄女），陳訴我從軍的志願及患病被拒的經過，請求他破例通融。信去未久，倪氏即派人來探視我的病情，並邀我去面談。

倪氏態度誠摯，和藹可親，毫無官僚習氣，除對我慰勉一番外，並囑我持他的名片，去衞生院免費診治，同時還准我免予體格檢查及口試筆試，即日向軍營報到。事隔二十多年，我對倪氏噓寒問暖，熱心相助，愛護青年的精神，猶為念念不忘。

我所去報到的「軍政部教導第五團第二營第六連」，駐在碧湖南岸，毗鄰三十二集團軍總部。我營營長郭杰，湖南人軍校八期畢業，學術科皆優。我往連部報到時，初只有男女青年學生十多人，全[illegible]上佩了一個符號，以作識別而已。睡的是稻草堆，吃的是大鍋飯，因為在接收集中階段，所以也談不上嚴格管理，早晚兩次點名，就可自由外出，逛街看戲，悉隨尊意。

甌江流過碧湖，將碧湖分隔為南北岸，江面架一座橋，盪漾江心；橋頭柳蔭下，有一露天茶座，春風麗日，我總愛在此喝茶看書，或兀坐浮橋上垂釣。入晚，鎮上夜市倍形熱鬧，燈明如晝，滿街擺設地攤，西藥、牙膏、毛巾、絨綫等名貴洋雜貨，琳瑯滿目。戲院每晚演出越劇，我尤是座上常客。

一天，我正在江邊綠蔭深處垂釣，傳來一陣鞭炮聲，一群從軍男女青年學生，胸前飄掛紅綢帶，興高彩烈來到我營部報到。我細看之下，為首的一人就是我初中的女同學陳蘭蘇，她是當時福建省黨部主任委員兼閩浙監察使陳肇英先生的女兒，「他鄉遇故知」，我大喜過望，昔日同學今同伍，倍感親切，從此我們兩人結伴同行，親逾姐弟。她剛從淪陷的家鄉出來，為防幣制貶值，隨身攜帶了許多西藥，宦官千金，羞於顏面不願去沿門兜售，就商於我，由我持往各商店銷售，戰時物資缺乏，尤其西藥，貴逾黃金，十分搶手，我們易貨為幣，以供日常零用。以後我們便獲得經驗，以整化零，擺設地攤待價而沽，以保幣值。戰時青年學生，由流浪煎熬中吸取了生活體驗，更從書本之外，上了經濟金融的一課。

衷願初展，雄心未已，明媚的景色，溫馨的友情，生活的樂趣，至今的還時常夢魂縈繞着，碧湖鎮上那一段歡樂歲月！旖旎風光！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某晚，我偕陳蘭蘇同學正在戲院中觀賞越劇「盤夫索夫」，演至中途，突然輟演，台上並貼出佈告：「戰事突發奉命停演，軍方人員速回兵營」。戰情緊急，一哄而散，我們也匆匆奔回軍營。

（五）

許言午

的，有抱着橋柱死也不肯過來的，但從來就沒有見過敢回頭直斥那邊的人。我心裏十分感動，一股共鳴的熱潮在胸臆激盪，我眞要忍不住爲他喝采。

我們的指導員臉孔陰森森的，帶着奸狡的笑容，發出陣陣冷笑，就如老梟哀啼，令人渾身起鷄皮疙瘩，他開口道：「毛主席教導我們，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都是反動派！他們標榜的正義、自由，根本就是假的！他們害怕的是人民的力量，中國人民巨大的力量！」他把捏緊的拳頭高舉在眼前搖幌：「你是年青人，是大學生吧？嗯，是祖國的接班人，黨和國家培養了你這麼多年，你應該好好地爲祖國的共產主義建設事業服務，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可是，你卻幹出對黨對國家人民不忠的行爲！偷渡國境，是叛國投敵，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現在，你回來，只要你認罪，坦白交待，黨還是會給你改過自新的機會的，過來，快過來！」指導員說得唾花飛舞，軟硬兼施，可是，那青年臉上卻是一片冰冷，嘴角透出一絲冷笑，一言不發望着他，就像看他演戲。這時，由內地返回步過橋上的人更多了，過了界線，紛紛放慢腳步在後面瞧熱鬧。指導員見他毫無反應，眉頭打成了一個結，繼續道：「你知道嗎？那邊是腐朽透頂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做牛做馬，吃不飽，穿不暖，住木棚，一小撮資本家吸血吸汗，腦滿腸肥；還要受帝國主義統治，好的地方是『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你是一個有民族意識的知識分子，難道你願意做殖民地的奴隸？況且，我們終歸還是要把你們抓回來的！到那時，所有叛國投敵分子一個也逃不了！將會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後悔也來不及了！祖國形勢大好，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大豐收，人民豐衣足食，你反要往那邊跑！你這不是陽關大道你不走偏要過獨木橋？回來，只要你踏前幾步，你就回到祖國懷抱裏了，回來！」指導員說得嘴乾唇燥，講了一大篇「道理」。

忽然，那年青人仰天大笑，笑得眼淚都迸了出來，邊笑邊摘下眼鏡，手抹着淚水。周圍一大羣人莫名其妙，不知他笑什麼，洋人、穿制服的、一羣旅客，我們這邊七八個士兵個個面面相覷，有幾個人甚至也陪着他傻兮兮的嘻笑。

「不准笑！停止！笑你媽的××！李英，不准你再笑！」指導員惱怒得臉孔成了塊豬肝，什麼好聽的都罵了出來。我這才知道那青年叫李英。

那叫李英的青年繼續狂笑，許久才慢慢停住笑聲，戴上近視眼鏡，望着指導員：「我笑什麼？你不知道？告訴你：我笑你蠢！笑你白日做夢！笑你的腦瓜是塊木頭！」

此言一出，人們全都震驚失色！我當時甚至懷疑自己沒聽錯吧？指導員氣得張大了嘴，「你……你……你……」你了好半天說不出話來。

「告訴你，你剛才的那套鬼話，我十年前就會說了！你就不想想，我是從那裏來的，騙人，你也該看看對象吧，騙騙一些不知道你們底細的人，也許還有多少作用，可是，你想騙我！」李英不屑地撇撇嘴角，眼裏射出憤怒的火焰，義正詞嚴斥道：「你滿口共產主義，滿口豐衣足食，說得好漂亮！其實，你們的共產主義是毫無人性的主義，是殺人的主義！人民鍋底朝天，一年到頭吃野菜捱樹根，數不清的人因此而患水腫患肝炎，因此而死！老百姓個個衣不蔽體，這就是你們的豐衣足食！說什麼祖國溫暖懷抱，你們把七億中國人民迫得寢食不安，終日提心吊膽，人人自危，驅趕人民像瘋狗般不停的鬬爭，在鬬爭中渡日，在鬬爭中死去，甚至死了都還要鬬爭！你們視人命如螻蟻，濫殺無辜，不把人當人！中華大好江山在你們這羣魔鬼蹂躪下成了人間地獄，你們是中華民族的敗類！是一羣人渣！你說我叛國投敵，反黨反社會主義，這話你只說對了一半，你們只是一羣竊國賊子，根本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代表七億中國人民，我投奔自由決不是什麼投敵！禽獸不如的共產黨，比地獄還黑暗的共產主義，中國人民一定反，堅決反！對國家民族犯罪的是你們，是你們這些王八蛋！今天你還敢厚顏無恥在這裏大放厥詞，顛倒黑白，睜着眼睛說瞎話！」

「住嘴！」指導員露出一副窮兇極惡的猙獰嘴臉，瘋狗般咆哮：「滾過來，再不過來，我槍斃你！」

「好，有種的就開槍吧！」李英一把捋起衣服，露出胸膛，我不由主發出一聲驚呼！就連指導員都大吃一驚！你做夢也想不到，一個人的胸膛會這樣可怖的，一條條長長的刀疤，一塊塊黑乎乎的烙印，蓋了一層又一層，「開槍吧，老子早就把這條命豁出去了！小子，打呀！有種的你就在這裏給我來上一槍！」李英憤怒地拍着胸膛。

整座鐵橋寂靜得只聽見人羣沉重急促的呼吸和沙沙的雨聲，形勢對我們十分不利，指導員臉孔又黑又青，恨得咬牙切齒，他氣冲冲的衝進哨崗打電話向上級請示。李英放下衣服，向我們吐了口唾沫，冷冷地一笑，轉身向對岸羅湖橋頭走去。事情並不就此了結，指導員滙報了情況，上級通令那邊一定要把李英交回，因爲他是某一個「造反單位」的領導人，是重要的人物。

第二天，天仍舊陰沉沉的，細雨紛飛，李英再次被押解上了橋頭，他雙腳叉開，站在昨日站過的地方，面對着我們，儘管政委又勸又哄，又軟又硬，說得天花亂墜，他仍是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偶爾冷冷一笑，到底還是政委老奸巨滑，暗派二個海關人員冷不防把他抱住，推了過界，他一摔倒，指導員一個箭步跳上，當着那邊人員面前，就拳腳交加狠狠地揍了一頓，我和另一個兵扶起他，他挺直身子「呸」地向指導員吐過一口帶血的口水。他的眼鏡摔得粉碎，只剩下一副鏡框，我順手檢起放入衫袋，政委一揮手，命令我們把他帶進車站的審訊室去。從此，我就沒有見過他了，聽人說在審訊室中，無論如何拷打，他一直不曾再說過一個字，也一直不肯跪下，倒下了，又掙扎着爬起靠牆站立，直到雙腳硬生生地被槍托打斷，臉上仍掛着冷冷的笑。

朋友，我的故事說完了，也許你會說這個李英太傻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嘛，「識時務者爲俊傑」哪，犯不着這樣硬呀！可是，我卻不同意，他是條漢子，是個眞正的中國人！誰敢說個不字！做人，就是要有一點正氣，否則，成了爬蟲，還是人？我早就憎惡共產黨的那一套，早想跑了，可是始終有點瞻前顧後的，自經過那次的事情，我的決心才下定了。到底，我是達到了自己的願望。李英戴過的眼鏡架，我一直好好保存着，在偷渡時，乾糧、手電筒，一切全扔了，可就是保留了它，這是無價寶，是力量的原泉，不能丟的！

韋田

，手裏拿着一張紙，在界線後二尺遠的地方站住，陪着笑叫了我一聲：「先生。」

我知道他是麼邊有關的人員，立即向躲在哨所裏的指導員報告。

指導員呵着雙手，皺着眉頭走了出來，嘴裏嘰咕着：「媽的，這鬼天氣，眞夠嗆！」他抬起頭沒好氣地：「什麼事？」

那打領呔的人員恭恭敬敬道：「×月×日，我們那邊的人員截獲一名由中國大陸偷渡越境的中國人，現在將之遣返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隨即把手裏的紙遞過給指導員。

指導員看了一眼，粗暴地道：「給我帶過來！」

那打領呔的人員退後幾步，招招手，我這才注意到，在那邊橋頭站着一個身形高瘦的青年，身上穿着一套掛破了的學生裝，戴着一副眼鏡，二個穿制服的人扶持着他。

原來是偷渡越境而被「打戒」的。這些不幸的人，他們冒着生命危險，經歷了千辛萬苦，總算到了那邊，眼見自由在卽，萬想不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這種悲哀，這種痛苦，不是一般人所能體會的。尤其是押返後的命運更是不測，他們所受的刑罰，折磨，比中途失敗的逃亡者更厲害百倍，因爲共產黨怕他們洩露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怕他們已被「帝國主義特務」收買，訓育，回來做「特務」，所以，一定千方百計迫供，毒刑酷打，要迫他們「坦白」，結果，許多人都在繩索棍棒、飢餓、手銬腳鐐的摧殘下作了犧牲，含寃而死。我眼見那青年在穿制服人員的推擁下一步步向我走近，我的心就像壓着千斤重的石塊，直往下墜……

將近界線十碼處，那青年突然站定身子，大聲對二個穿制服的人道：「朋友，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忍心把我往共產黨的槍口下送！殺害自己的同胞！」二個穿制服的人一時呆住，不知如何辦是好，「你們就沒有親人朋友在大陸嗎？你們難道不知道大陸地獄一般的日子，要是你的兄弟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經歷千山萬水來投奔你們，結果要把他打回頭，你心裏會怎麼樣，你們也是中國人，你們不要忘了祖先，喪了良心！」那青年繼續道。二個穿制服的人臉孔陣紅陣白，十分尷尬，垂下頭，輕輕的說：「兄弟，我們是奉上頭差遣辦事，不是我們要……」

這時一個外籍人員走前，那青年神情激動，指着他的鼻子斥責：「你們對冒死投奔自由，希望得到生存機會的人就是這樣對待的？不予援助還要落井下石，你們這樣做是助紂爲虐，爲虎作倀！你們是人？你們還有一點人類的同情心？你們標榜的自由、民主、公理、正義到那裏去了！你們是懦夫，你們是自由世界的叛徒！」

那洋人顯然完全聽得懂中國話，他聳聳肩，二手一攤，作出個無可奈何的姿態。我在橋頭站崗有大半年了，「打戒」回頭的也見過不少，有人大哭大叫

年當中，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在大陸，一個中等家庭有五個房間的房子嗎？有洗衣機嗎？有電視機嗎？有汽車嗎？

說這些，太滑稽了。應該問：中共執政二十年來，人民的肚皮比從前好過些嗎？可是，卽使要求這樣低，答案仍是否定的。因爲，從不斷逃來香港的大陸青年，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他們表示：逃亡主要是爲了肚子吃不飽。連肚子都吃不飽，還談什麼洗衣機、電視機和汽車？

香港在這二十年來，生活水平也提高不少，雖然沒有正確的統計，普通家庭儘管比不上美國，擁有洗衣機、電視機、冷氣機的家庭也很多。汽車的迅速增加，已不再是有錢人的專利品，許多人都可享受一部價値幾千元的二手車。

以香港的生活水平與大陸比較，已差得很遠，若以美國來相比，更不可以道里計。

於此，我不禁要問：我們爲什麼要「革命」？

瘋狂加租的結果

商業樓宇租金不受管制，因此租約一旦期滿，業主便會瘋狂加租，沒有「自置舖位」的商店被昂貴租金弄垮的不知凡幾。

據報載，九龍西洋菜街有一間洗衣店，本來的租金是七百七十元，最近接到業主通知，加租加到五千，並且要先付三個月上期租做按金。

據這家洗衣店的老闆娘表示，她每月的營業額不過一萬二千元，如果要付五千元租金，只有關門。

租，加到百分之六百多，不可謂不駭人聽聞，一般來說，加個百分之百已經十分難頂，這樣的瘋狂加租，而政府視若無覩，其惡劣後果是不難想見。

目前，很多行業已經沒法吃得消，在中環開店，除了珠寶玉石之類値錢貨品，可以發市當三年的以外，如果開微利的店子，就一定無法支持。可是，這個社會有很多行業，不是每一行業都可以賺大利的。如果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便變成百物騰貴了。

據說，香港的旅遊事業已漸不如前了。因爲，香港吸引遊客的地方，是香港被認爲「購物者天堂」，但目前這個天堂的地位已逐漸地消失，香港的物價，並不比其他地方爲低，這主要原因是由於租値昂貴所造成。

遊客在香港不買東西，消費減少了，對於香港的經濟不消說是有很大影響。但，遊客可以不買，生活在香港的人卻不能不買，由於物價的飛漲，自然會造成惡性循環，影響民生至大。

政府一直是不贊成對租値、物價等有所限制，這種自由經濟政策雖然有好處，但也無可否認有其壞處，現在是好處未見，壞處先來。

卽使香港政府要推行自由經濟政策，這一個嚴重問題也必須想出有效的應付方法，如果業主爭相效尤，七百七可以加到五千，那麼，香港的一般生活水平，必然提高，結果受苦的是小市民，資產階級，貴買貴賣，影響不大，而貧富懸殊的情況，會愈來愈顯著了。

萬人傑

每期小說完



這故事並非全屬虛構的。但願，這樣的悲劇永遠再不會重演了。

羅湖

朋友，你到過「羅湖橋」嗎？縱使沒有到過，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的。那是香港和中國大陸邊境的關卡孔道，往來旅客必經之處，一水深圳河把二地隔成二個不同的世界，河南是香港的羅湖車站，河北是大陸的深圳車站，中間橫架的鐵橋就是名聞遐邇的「羅湖橋」了。橋的中間有一條分界線，雙方各有武裝守衛，這邊是穿得整整齊齊，一派斯文淡定，佩左輪的香港警察；大陸那邊則是荷着實彈的衝鋒槍，自動步槍，神情緊張，面目冰冷的「人民解放軍」。你要是曾經經過他們的面前，我相信，當時一定提心吊膽的，那情形就如經過一羣勢兇兇狠的狼犬跟前，儘管它脖子上拴着鐵鍊，而那狠毒的眼神，龇露的爪牙任誰都會心驚膽戰的。

幾年前的一個早春，那是農曆正月初，冷得很哩，雖說南方天氣不會冷得結冰下雪，可是，那時天上正飄着毛毛細雨，一連幾天不放晴，陰霾霾的烏雲直壓頭頂不離去，北風雖然吹得人臉頰刺辣辣的疼，卻吹不跑這討厭的細雨，到處都是濕粘粘，重滯滯的蒙上一層水氣，那鬼天氣，眞叫人吃不消。

那時，我雖然只有二十一歲，可已經是當了三年兵的兵油子了。你算算，十八歲那年高中畢了業，沒考上大學，派出所的「白狗」和居委會的傢伙一天到晚來找我，動員到農村去耕田，白天躲了，他們半夜都找上門，他媽的，眞給煩死了！剛好適逢征兵，我就去了應征，還一口氣寫了好幾分決心書什麼的，表現得十分「積極」！你知道嗎，當過三幾年兵，回來後好歹在城裏也容易找上份工作，不用到農村去當又窮又苦的農民了。在大陸，那個去當兵的不是抱着這個想頭的！

入了伍，當了個小兵。那年，我所在的部隊調到寶安縣，我們連隊駐防在深圳地區，我被派在「羅湖橋」上站崗。嗨，那段日子呀，才眞教我開了眼界！每天來來往往的人羣，由香港回大陸時個個大擔小簍，衣服光鮮，由內地返香港時個個空空如也，只剩一套外衣，連底衣褲都留給在大陸的親人了，我甚至看過許多光着腳板回香港的呢！什麼「階級教育」「學習毛著」，和現實生活一碰，就垮了！誰個心裏不說「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苦」的，人心是肉做的嘛，咱們是「鷄吃放光蟲——心知肚明」，只是嘴裏不敢說罷了。

瞧，我又扯遠了，還是言歸正傳：那天下午，我在橋頭值

橫眉語

美國佬逐出台灣

美國背後支持台獨運動，已由秘密漸趨公開。彭明敏在美國活動，要不是得到美國支持能辦得到嗎？彭明敏逃出台灣時，傳說是得到美國第七艦隊協助，這說法當時被嗤爲「離線」，今天情況較明朗，看來大有可能。因爲，美國中央情報局人也參與其事，可見，美國搞台獨，不但在海外搞，且在台灣本土搞，看到昨天新聞報導，使人無法不替台灣國府耽心。

報載，至少有五名以上美國駐台灣人員受到國府指責，他們協助非法台灣獨立運動，被遣出台灣。這批人當中，有四名美國軍方人員，一名美國中央情報局僱員。國府曾向美國外交、軍方代表提出證據，證明他們曾從事反政府活動。這些證據，包括企圖訪問已被判罪的政治犯，並供應製造和使用爆炸物的知識。

據這些人「招供」，他們全是出於個人本意，絕未獲有官方批准。這種話，可信程度甚低，因爲他們還得設法維持中美間的「友誼關係」。

多時以來，美國拆國民政府的台，活動的積極，有甚於中共。如果他們搞的台獨成功，國民政府完蛋了，反攻大陸的希望，連一點影子都沒有，台獨很可能成爲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情況一樣，在日本人控制下。因此，有一部分日本人對搞台獨十分熱心。

到證據把這些人逐出台灣，已經太客氣，應該把他們逐走後，再對美國提出強硬抗議。

他們說，美國官方並未參與其事，不過是他們個人行動。

可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員，派到台灣做什麼？美國和中國號稱盟邦，卻做出這種顛覆行動，這是不可以饒恕的。

美國愈來愈使人感覺到是個不可靠的盟友，因此，國府過去過份倚賴美國的政策，現在非加以改變不可。怎樣改變？和美國的「敵人」打打交道，似乎聰明的辦法。因爲，在太平洋戰略上，台灣究竟也居於重要位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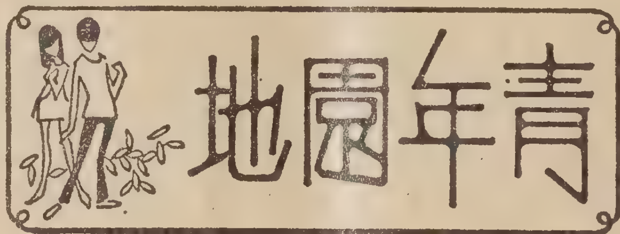
現代的美式生活

據美國人口調查局說：美國的家庭平均每年入息九千八百七十美元，多數由丈夫充當全日職務的工藝人員，工頭或替私人僱主工作而得到的工資，由妻子子女賺取入息補助。比二十年前，這個入息數字已提高了三倍。誠然，目前的物價已較一九五〇年高漲，但以現時入息的購買力和一九五〇年的入息比較，仍然高出兩倍。即是說，二十年來，美國人生活水平，已經提高了兩倍。

調查局又說：「不過，一般家庭與一代之前，有若干不同之處，其分別如下：

㈠今日的家長平均曾入學十二年。一九五〇年代的家長，平均只入學九年。

㈡一九七〇年一般家庭的房屋有五個臥房，約於二十五年所建。而一九五〇年典型家庭只有四個臥室。



外門·內門

程方

常聽人說：香港人情如紙薄。這句話大抵是從大厦的一道門體會出來的。

那天阿方因事走訪同事老朱，以初次拜訪，禮不可廢，因此買了點生果之類，打算無條件送給朱伯母作爲見面禮；按過門鈴，門內應聲喝問是誰，那道「朱門」跟着拉開了，但只有一寸不到的縫隙，門縫裏面的兩隻眼睛直向阿方上下打量，我說出老朱大名，還來不及說明身分、表達來意，只聽到一句「不在家」，接着轟然巨響，門給狠狠地關上了。阿方吃了閉門羹，一番熱誠化整爲零，在大厦走廊上吃光了打算送出的那簍水果，然後敗興而返。

這也難怪朱伯母鐵手無情，她與我素未謀面，那時老朱也的確不在家，而且近來刦案頻起，伯母爲防開門揖盜，只好「寧枉無縱」，拒人門外了。但是阿方一表斯文，手無寸鐵，伯母竟然不以善類視我，一板隔天涯，阿方總有點悲從中來。

反求諸己，我家那道大門也是雖設而常關的，因此住了幾年，跟對戶人家還是老死不相往來，不過我並非怕什麼開門揖盜，舍下四壁蕭條，並無奇貨可居，即使盜匪賺門而入，既無箱篋可翻，亦無鈔票可拿，我頂多損失那套「小心再靠它過一冬」的單吊西吧了；如果文偷光臨，也無著作可供改頭換面、偷梁換柱。我所以閉關自守者，全爲了寫稿子。

阿方寫東西最怕環境嘈雜，常利用清晨那段時間日出而「作」，或者等夜闌人靜時動筆，可惜往往夜闌而人不靜，廳子上的電視麻將與隔壁的毛曲此起彼伏，樓上的羣飛又常常悲歌似哭的發洩過剩精力，「沉默之聲」那闋名歌一唱，件以「蓬！鞭呀鞭」的怪曲，加上樓下那班柔道英雄練武時匹匹嘍嘍的「助動詞」，再加上新近組成的走廊足球隊——阿方恨不得有銅牆鐵壁抵拒內憂外患，因此只好深鎖門窗，消極抗議，閉門造車，專心寫稿。可惜閉門家裏坐，仍然常受外界騷擾，應酬門外的諸色人等也是我的日常例行工作。

有時阿方雖然伏案疾書，聽到門鈴時也不能不投筆而起，開了門，來者卻是曾經上門勸我買物行善的慈善代辦，這次又賴在門檻那兒善頌善禱，阿方不是視糞土如金錢的守奴財，但對那些不明來歷的慈善代辦一向半信半疑，即使他們滿口仁義道德，阿方也善財難捨，無動於中。這些代辦一來，能夠在半個鐘頭後給打發離去已算萬幸，偶有衝突，阿方往往換來破口大罵，實在冤枉！

有時文思湧至，鈴聲又起，阿方擲筆長嘆，又慌忙跑去開門了，這次來的是外勤訪問隊，拿着殺菌牙膏、神奇洗粉之類自吹自捧，阿方聽得不耐煩，正想婉言拒絕，訪問隊放下特價品，突然不辭而別，我求之不得，繼續閉門造車，不旋踵訪問隊又捲土重來，說是收取款項，要我銀貨兩訖。這種有趣的推銷手法只能以無趣手段對付，將貨品往門外一放，關門大吉，非如此不能趁早找回那縱之即逝的神奇靈感！

下筆不能自己，奪魂鈴一鳴驚人，門外漢禮賢下士，登門求乞者有之，收買爛銅鐵者有之，精工修補籐牀籐蓆者有之——諸如此類非親非故的不速客叫人不勝其煩，慈善代辦、推銷員等最多賴在門外胡扯，還易應付，最要命的是遇上話不投機的說教者「登堂入室」、現身說法，他們一旦找上門來，可眞夠受！

那天舍下舉家外出，只剩阿方一人留守坐鎮，我趁機會跌望背壁，動筆寫稿，偶然捕獲靈感，正在眉飛色舞、形諸筆墨之際，突然門鈴大作，阿方起初還以爲是催租人至，打算厚着面皮以推、搪、揖、拖的慣技請求寬限，可是從防盜鏡上往外瞧，看不見催租人的怒目，卻清楚看到一雙藍眼睛，見微知著，門外人不問而知是外籍人士。我雖有外籍朋友，但他們絕不會駕臨寒舍，而且阿方奉公守法，也不會有稅務官登門查帳，因此不禁愕然，心想假洋鬼子對我尚且不屑假以顏色，這時竟有眞洋鬼子望門投止，只好誠惶誠恐，倒屣相迎。

大門甫開，兩位「外國朋友」排闥直入，在廳子上一屁股坐了下來說：「方先生，我們談談好不好？」

他們知道我姓方，可能從大名厦牌上探悉，這還不難解釋，只是素昧平生，有啥可談？橫豎靈感已蕩然無存，阿方只好唯唯諾諾，洗耳恭聽。

「方先生，你快樂不？」

「不！」稿子寫不成，尚有何快樂可言！我斬釘截鐵的說了個不字之後，外國朋友跟着便問：「你爲什麼不快樂？想不想得到快樂？知不知道那兒才有眞正的快樂？」——一連串「快樂不快樂」，阿方莫名其妙，眞想回答一句：「你們來了，所以我不快樂；只要你們肯走，我便自樂其樂」！外國朋友轉彎抹角，從盤古初開扯到世界末日，阿方懨懨欲睡，如此一廂情願的「談」大了半句鐘生死哲學，他們才拿出寶書一本，叫阿方買下，我不想白替他們爬千多個格子，只好推以家貧欠租，囊無餘錢之類，外國朋友不得要領，起座叮嚀：「你幾時有空來聽聽我們的『快樂之鑰』？」阿方如坐針氈，早已恨不得跟他們割蓆絕交，見他們打算告辭，連忙敷衍着說：「有空！去那兒聽？」

「不是你去，我們再來！」唉，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外國朋友要是賞面到三顧茅廬，登門賜教尋求快樂之道，阿方可要樂極生悲了！

這樣的怪事苦事寫不盡，昨天深夜阿方正在「高枕無憂」，周公呼之欲出的時候，門鈴又響起來，我奇怪「明明是冷冷清清的長夜，爲什麼還有叮叮噹噹的聲音」，出戶視之，杳無人踪，大概又是頑童惡作劇。阿方回到被窩，輾轉反側，終於想到不受外界諸色人等騷擾的妙法——索性把門鈴拆了，謝絕採訪！

我們可以不要禮嗎？

林乙

最近又見有人在報刊上大放厥詞，以偏蓋全，以非為是地疾呼廢去禮教，說什麼禮教是中國封建的殘餘，又說什麼不徹底剷除中國禮教，無以解放自己，解救中國的謬論。

究竟什麼是禮教呢？禮教是否是中國封建的殘餘呢？禮教眞的能吃人和在吃人嗎？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否則，盲目的反傳統，附和的打倒，不但不能解放自己，解救中國，反而造成更束縛自己，更使中國混亂的趨勢。禮的簡單解釋，應該是理；教，望文生義，應是授的意思，換言之，也就是教育，那麼，禮教就是禮的教育。朱子對「禮」的定義似乎下得很的當，他說禮是「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換句話說，禮就是理，理就是規則是我們反不來的，也是我們所必要遵守的。遵守規則不對嗎？不遵守規則才夠新潮嗎？

我們能違反自然嗎？舉例說，在炎熱的夏天裏，我們可以穿棉襖嗎？在嚴寒的冬天，我們可以穿單衣嗎？也許有人會說，可以的，人力勝天，夏天時，我們可以在冰房裏穿棉襖；冬天時，我們可以在暖氣房中穿單衣。但，人是否可以永遠居住在冰房或暖氣房裏？這是稍有思想的人也可以解答的，那麼，我們還可以違反自然界的禮嗎？

至於人類社會的規則，我們可以隨便吐痰嗎？我們可以奪取他人的財物嗎？我們可以把父母當作自己的兒女對待嗎？我們可以隨便打人嗎？集

以把朋友的妻子作為自己的妻子嗎？我們可以……？不可以，一萬個不可以，這些人類社會的規則是有良知的人所認可的，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反對，也絕不應該反對。

自然的規則既反不得，人類社會的規則也反不得，那麼，我們還憑什麼理由反對禮教呢？假如以一些不合現時代的禮制或國人以前的陋習作為徹底剷除禮教甚至推翻孔孟學說的根據，恐怕不是稍有知識和稍有良知的人所願為吧！

記得讀中學時，一位國文教員王先生也疾呼要廢去禮，我即刻坐上書桌，令到他啼笑皆非；又有一次他說要廢去姓氏，隨便稱呼便可以，我即刻找藉口稱呼他為私生子先生，也令到他面紅耳熱，此後他再不敢亂放厥詞，反而專心研究中國傳統學說，現在也很有成就，今年我向他拜年時，大家談起，不禁相顧而笑，想不到，他現在竟成為一位保衛中華文化的捍將。為了發牢騷而有過分的說話，也還值得原諒的。但把牢騷發到以非為是的說話見之於報刊或用之以教導後輩，那就罪無可恕，我們再不加以口誅筆伐，還談什麼救中國！

姑妄言之

褚建中

我國是個老大的民族，經歷的變故太多，其中難免有許多奇奇怪怪的事迹浮現在歷史上，例如每屆朝代更迭轉換的時候，自然就會有很多貌似荒誕不經的預言或傳說，借着一首詩，或幾句歌謠，或幾句讖語，預先把事迹揭露。這些預言在本質上是毫無根據的，更缺乏科學上的解釋，但最奇妙的是這些預言卻往往靈驗非常，不但朝代轉換這樣的大事，有時甚至某地有災荒兵燹，都能夠不幸而言中。因此比較老於世故的人，就不肯輕易地對這些預言發出批評，有人說過幾句話，很有意思：「子不語怪、力、亂、神。力與亂分明有，然則神怪的事，亦自然不能肯定它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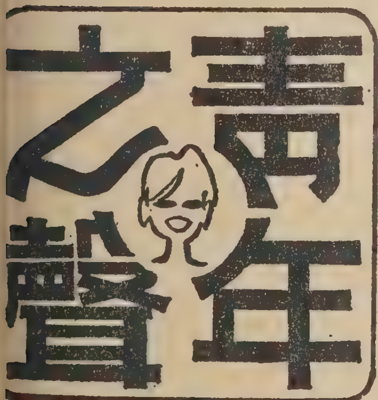
人所習知的我國古代遺傳下來的預言有好幾種：像黃柏禪師的詩，李

葛武侯的乩語等，都以靈驗著稱，已往的實例，當日本侵略我國的時候，全國上下，十分徬徨，但預言卻明言：「一朝聽得金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酉年是屬雞的年分，而日本投降的時間，則恰巧在酉年。

日本侵略我國之前，也有過幾句預言流行於社會上：「鳥無足，山有肉，旭初升，人都哭。」鳥字去足，再把山字鑲進去，便成一島字，旭初升明射一日字，合起來便是日本侵略我國。（以上兩段預言出推背圖），至於武侯乩語亦嘗言及「抗戰三千日，和平四酉時」的話，自七七盧溝橋事變計起，到日本無條件投降，恰是二千九百九十日，（連閏年合算，言三千是舉其大數）。降書遞至重慶的國民政府，千眞萬確是酉年、酉月、

「一二三四，無土有主，小小天罡，垂拱而治」，土屬五位，一二三四無五，即為下句無土有主之應。天罡賊星，妙在垂拱二字。我們知道「垂拱」即「無為」之義，直至劉少奇被禁中南海，爆出內幕，然後我們才知道那賊星果然是「無為而治」的！

「共禍八千日」這句話，好像亦出武侯乩語，但原本遺失，無法對證，假如確然的話，則自中共竊據大陸，正式成立偽政權開始起計，（一九四九十月一日）到今年的六月二十八日，便是整整八千日。再配合黃柏禪師一首詩看：「中興事業付麟兒，豕後牛前耀德儀，繼統偏安三十六，坐看境外血如泥！」豕年正指的是今年，麟兒不一定作兒子解，頗費參詳。三十六的數，一位前輩認為當作四十六年看，（即一作十再加三六）是則從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奠都南京起計（民國十八年）到了民國六十四年是為偏安結束之年。「一口東來氣太驕，腳下無履首生毛，若逢木子冰霜渙，生我者猴死我雕」據「內經」的五行算法，明年「壬子」便是「木子」（古法壬屬木）亦似乎是指這兩三年內有大變動。吾人且拭目觀之可也！



倒霉的緣因

軍長，以治軍嚴厲著稱，很有點功勳。當時的美軍第三軍，屢遭德軍擊敗，士氣低落，軍紀廢弛，統帥部便撤換軍長，派巴頓前往。他接長第三軍後，整頓軍紀，親往第一線督師，不久，竟重建軍威。以後，和英軍作進軍競賽，很使蒙哥瑪利顏面無光；又乘勝追擊德軍，單獨以孤軍推進，嚇得盟軍總部只好斷絕他的補給，迫他停止進軍；諾曼第登陸，歐陸戰場上盟軍和蘇軍會師，舉行歡慶，巴頓以傲慢的態度不屑與朱可夫碰杯。這個將軍因毆打士兵被迫公開道歉，又因不懂政治，時常在口舌上闖禍，終於丟了軍職，後雖爲艾森豪起用，終究成了舊部的下屬，但巴頓只要有仗可打，居然甘處人下。等到歐陸戰爭接近尾聲，盟軍迫近柏林，巴頓反遭解職了。這是一部傳記片，主要是敍述巴頓在接長第三軍後所表現的果敢，英勇與固執。我不知這部雲影所敍述的，是否是巴頓過去的眞實生活？抑或對這個人物畧有誇張？

當巴頓接長第三軍到達軍本部，和英軍空軍司令在交談的時候，德機來襲，一面投彈，一面掃射。辦公室灰沙紛墮，屋宇爲之震盪不已。巴頓忽地跑出陽台，跨出欄干，跳落地面，直奔街心，拔出手槍對正在他頭頂低飛掃射的德機一面大罵，一面連連發槍轟擊。

手槍是不是能打得到低飛的飛機，我不知道。不過這個將軍給我的印象卻是壞透了；老實說，我還以爲巴頓一時受了刺激而精神錯亂在大發神經呢！等到飛機過去，他申申以詈地把手槍插回槍袋，我方始明白這就是所謂英勇氣概。天哪！這哪像是個軍長的所爲，分明是個瘋子嘛！我奇怪這樣四處飛濺的機槍子彈竟會打他不死？是軍長命大，還是那個機師和我一樣是個鼻架眼鏡的近視眼？

眞實的巴頓不知是否確實如此。如果是的，那末把幾萬人的性命交在這樣一個衝動、狂妄的莽夫手中，事後不叫他滾蛋，艾森豪眞是瞎了眼睛；如果這是電影對人物的誇張，則反把巴頓這個形象破壞了，天下不會有這樣幼稚可笑的軍長吧，照他所爲，連當一名小排長都不夠資格呢，編導得翻倒打一頓屁股。

不過照巴頓所表現的傲慢、狂妄、好戰，與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他最後落得一個寂寞下場，是意中事。這樣性格的人物，除了英勇，原無可愛之處。世間有許多人懷才不遇，恨無知音，而別人也代他惋惜。殊不知一個人的倒霉是有歷史因緣的，試看巴頓，不就是一個例子！

靳羽

編劇家的懺悔

○七」航機由雪梨飛往香港，飛至雪梨以北二千哩的高空時，澳洲機場接到一個匿名電話，說在機場貯物室裏已被人放置炸彈，警方人員接報後，在貯物室內果然發現一枚眞彈及三張字條，匪徒在字條上說已在那架飛往香港途中的七五五號班機上，放了另一枚「氣壓計炸彈」，並且勒索航空公司付出「贖款」。機場人員立即通知航機折回雪梨，經詳細搜索後仍找不出炸彈所在，其後匪徒再致電航空公司，以炸彈位置及拆除辦法勒索款項，航空公司迫於無奈，只好破財消災。匪徒如願以償後，說出機上根本並無炸彈，只是藉詞恐嚇，這一詭計使航空公司虛驚一場，無端損失了五十萬元澳幣。

雖然擄刦航機的案件屢見不鮮，但以炸彈勒索航空公司，這似乎還是第一次。這種故佈疑陣的勒索方法設計之巧妙，實非普通賊匪所能發明，澳洲警方現在正費盡腦筋，由蘇格蘭場協助，懸賞通緝匪徒，發展如何尚難逆料。與此同時，澳洲的一位編劇家塞靈卻成了新聞人物。原來塞靈曾經撰寫過一部犯罪電影劇本「末日飛行」，最近拍成電影在雪梨電視台播映，劇中描述匪徒勒索航空公司，橋段恰與五月二十六日發生的勒索案同出一轍，這並非塞靈預知匪徒的計劃，而是匪徒模仿電影的情節，換言之，匪徒從塞靈的劇本「偷橋」，照辦煮碗進行敲詐。案發之後，塞靈自動站出來發表懺悔聲明，說：「我已使航空公司蒙受嚴重損害」「我希望自己尚未出世」「我希望父母在當年沒有生我育我。」

電影與電視是現代最普遍的傳播事業，一套電影公映後，對社會道德風氣多少會有影響，犯罪電影雖或可以讓大部份觀眾獲得娛樂享受，但它產生的不良作用卻可影響那些有犯罪傾向的觀眾，使他們得到啓示，加速走上犯罪途徑。娛樂成份不過是短暫性的，不良作用卻能影響深遠。塞靈想出來的「娛樂成份」間接促成罪案，他在事後自咎自責，雖然於事無補，但總算良心未泯，相信他今後在編劇本賺稿費的時候，一定會考慮到工作上的社會責任。且看看本港的大編劇、大導演和那些不負責任的影評家吧，他們正在苦心孤詣地想出很多犯罪殺人的毒招毒橋，一旦被指責抨擊時，又捧出「娛樂至上」、「巧合」、「觀眾利益」等種種藉口替自己辯解，鼓吹殺人娛樂論、造愛娛樂論，與塞靈比較起來，他們寧不愧煞？執筆的前一日，中環鬧市和銅鑼灣戲院長前，又先後上演了兩宗血淋淋的慘劇，而那些大編、大導演，幾時見過他們站出來懺悔一下呢？

江城子

哭張贛萍先生

生別已銷魂，死別更悽惻。日中方暢談，
日落人天隔！噩耗驚乍聞，天地變顏色；
涕泗縱橫流，喉間窒若塞。
中原仍板蕩，國際風雲惡，子女未長成，
待君振勁翮。初聞疑夢幻，目睹眼已闔；
昊天胡不弔，大廈棟梁折！
憶我初識君，一見即契合，感君見愛深，
推食共飢渴；鬼蜮紛射影，仗義驅讒慝。
相識僅兩載，相知深且澈，生我維父母，
知我萍鄉客！
嗟君俠義胆，放言羣醜懾，一枝春秋筆，
乃屬萬人舌；倚馬數千言，迅捷似電掣。
青年愛戴深，黃髮五內熱。
一夕遽然逝，聞者心似割，執紼不辭勞，
遠至東山側；非關富與貴，感人在品德。
雖貧敢後人？撫孤我有責。長歌以當哭，
願君魂來格！

夏曆辛亥年五月十一日，於香港哥連臣角火葬場歸來。用「中華新韻」三歌韻。

古調今彈

又是牢騷

葉其真

寫了一篇「牢騷篇」，張老編勸我曰：「少發點牢騷」，令我不禁想起幾十年前黎烈文在「申報」上的啓事「……編者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此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張老編倒不是要我也「多談風月」，但何以又希望「少發牢騷」呢？思之良久，仍然不甚瞭解，張老編頭上沒有當局的壓力，發發牢騷似是不妨。然而他卻曰：「少發牢騷。」

這個年頭，世風日下，國事日非，做爲中國人豈能沒有牢騷？其區別僅在於「發」與「不發」而已。發牢騷本來是一種消極的，無能爲力的無聊舉動，即使像屈原那樣寫其洋洋大觀的「離騷」，大發而特發牢騷，畢竟也於事無補。楚國要亡，終歸還是亡了，行吟於澤畔的詩人也不會因爲發了牢騷而蒙召回朝。可見發牢騷實在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是故，「最高指示」曰：「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然而站於這座海拔不滿一千公尺的太平山頂，可放眼長量風物乎？眼量恐怕是不怎麼長的，不過倒還能夠「登高山之巓兮，望我大陸」；然而卻又是「大陸不可見兮，使我痛哭！」痛哭之後幹什麼呢？似乎少不了又要發發牢騷的。

想不發牢騷嗎？乾脆不「登高山之巓」，乾脆不「望我大陸」。來一個「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忘卻祖國，忘卻故鄉，忘卻掙扎於水深火熱中的父母妻兒，兄弟姐妹；忘卻那「沒有樹的山」，忘卻那「沒有水的河」，忘卻「沒有眼淚的人民」。然而，我能忘卻嗎？我能忘卻得如此徹底，如此乾淨嗎？我自知我不能，我不能，除非我頭頂上吃了一記悶棍，大腦被打得震蕩了，患上了失憶疾。可是那時忘卻的必不止這些，恐怕還會忘記「今夕何夕兮」？甚至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那倒成了莊生夢蝶，不知自己是人還是蝶了？

這個年頭，如果眞能化爲蝴蝶，那是十分美妙的事。翺翔於虛無之上，游蕩於羣芳之中，左抱美人，右擎金樽，「朝飮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不食人間烟火，實在不必去管什麼「加水費」，什麼「中文合法化」，什麼「釣魚台列島」，什麼「人民公社」，什麼「大躍進」，什麼「文化大革命」。可惜莊生只能夢蝶而不能化蝶。說到化蝶，古今中外文獻所記載的，只有梁山伯與祝英台。似乎化蝶是他倆的專利。別人化爲鴛鴦，變爲猛虎，騎鶴得道，乘鳳成仙——統統都行，就是不準再化蝶。於是，我不禁大失所望，失望之餘，忍不住又要發牢騷了。不過這回可聰明了，牢騷曰：「啊呵！這個世界，唉！嗨！嗨！」

「唷！喲！這個年頭，哎吔吔！」

「嘻嘻！哈！這個……那麼嗚乎！矣

決抗日反日」的態度出現的老爺們；或是在撈夠了國民黨的外滙之後，想在毛氏紅朝得到一官半職的人；或是自以爲能在「自由世界」大搗其蛋，在北京必受重用的「縱橫家」們。——這些人，最合理的下場，也許就是由李光耀先生「免費招待」他們幾年，免得新加坡這個新興的國家，會在他們的巧言令色下，弄得四分五裂，或是「紅旗飄飄」。

別人我知道得不清楚。但是，有位專寫社論的「大權威」，我是邂逅過幾次的。一次，在多番「白蘭地」之後，他向着我們幾個外國人，喟然嘆道：「人人都說：新加坡的人才，只有三李，一個是李光前；一個是李光耀，另一個是……」

「另一個」當然就是這位自命實在不凡的（李星可）先生。我們這些外國人，雖然不是從小就在「四維八德」的符咒中長大的。然而，最起碼的做人原則，我們還是服膺的。作爲一個職業化的「變色龍」，而儼然還以「英雄俊傑」自命，是不會得到我們的尊重的。——這種人談什麼「新聞自由」也好，「中文運動」也好，大致也是和當年爲了錢來替國民黨、替美國「新聞處」和替天主教來搖筆桿一樣，還不是作爲一種「政治投機」？用「興風作浪」來提高自己的身價！

在新加坡的時候，聽說有位自命爲「第一健筆」的「文豪」，爲了能夠造成印象，標新立異，就盡量把自己的文章，寫成北京土話的「京片子」，什麼「這樣兒」、「哪兒有」、「十分兒」、「苦勁兒」一類的字眼，眞是滿紙連篇。因此，被那裏的文人稱爲「兒派」。這種影响，其實非常不高明，如果每家中國報紙，都開始推廣起土語來的話，要不了幾年，只靠文字來維持精神統一的中國文化，也就會四分五裂爲一大堆地方文化了。——這和三四十年前那一大批搞「漢字土語拉丁化」的左派大師們，又有什麼兩樣？

新加坡離中國大陸比較遠，所以，流亡到那裏的眞正人才，也遠不及香港爲多。我個人相信：如果有人在香港唱「兒派」的話，不出半年，也許就會被「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所否定，非但當不成什麼大報的主筆，而且連「一千元千字」都大有問題。一個在政治上站不穩立場，變來變去的人物，能靠寫「政論」來吃飯，已經是鴻運當頭，又何苦還要「嘩眾取寵」，不惜以刺激民族感情，來大搞其政治投機呢？

在一個「多元民族」的區域裏，提倡華文運動，首先應當注意到怎樣提倡？是「無華文，毋寧死」呢？是「華文高於一切」呢？還是大家平分天下，來一個「百花齊放」？

這一類的政論，「文豪」在見了我們這些外國人的時候，是絕口不提的。恰恰相反，倒處處都要表示他和西方的關係密切，而且把歐洲幾位很有名的學者，不是稱爲恩師，就是稱爲同門，弄得我們這些不學無術的外國人，不知如何是好。

他雖然大力提倡中文，卻很顯然地不希望自己的公子和中文發生多大關係。屢次三番，他都念念不忘地，要我們介紹他的公子一些歐洲學校，去學習「旅舘與飯店」管理，理由是：「這種人才，將來到處都能賺大錢。」

他也向我們再三地鄭重介紹過：他的太太是海外的第一「名票」。在京劇的造詣上，誰也比不了她。對她有微言的人，都被他在文章裏駡得狗血淋頭。更何況她「出身帝王之家」，「是西太后的親侄女，從小跟着西太后長大」的呢？

我是個聽慣了各種「廣告文學」的人，但在看到一位「與論權威」，居然赤裸裸地大做其自我宣傳的時候，胃裏的確多多少少有點不大舒服——這種做法，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一點：如果一個「政論家」，在談到自己太太的地方，如此不顧事實地加以偏袒；如此主觀地大加鼓吹；在談別的問題的場合，又那裏能夠眞正堅持原則、堅持客觀、堅持理智、堅持眞理呢？更進一步來說：就是要把自己的太太，硬說成「皇親國戚」的話，也不能不先翻一翻歷史，如果有人眞是西太后的侄女，而且跟着她在皇宮裏長大的話，現在起碼也要有八十歲了。那裏還能在粉墨登場，當南洋的「第一名票」？——一個「政論家」，如此粗枝大葉，貽笑大方，發起議論來的時候，又怎麼會句句都是言之有據的持平之論？

另外一位和他同難的大亨，雖然也是搞「提倡中文運動」的大旗手。但據我在新加坡時聽到報界的朋友們說：他本人的中文程度，似乎就當先「提倡」一番。平常說的、寫的、看的，完全都是英文，當然不在話下。有一次，一個記者在報導一個音樂會的時候寫道：「場中鴉雀無聲」。這位大亨看了之後，不禁勃然大怒，堅決要炒那記者的魷魚。理由是：「身爲記者，而寫得如此不通。音樂會場是何樣莊嚴肅穆的地方，怎麼會容許烏鴉和麻雀在裏面亂飛亂叫？登在報上，豈不被讀者笑掉大牙？」

如果這個軼聞，是眞事的話，那位大亨對提倡別人學中文既然如此有興趣，而自己卻又對中文毫無深造的意思，就實在是非常費解了。一個提倡中文運動的報壇鉅子，竟會鬧出這種起碼的中文笑話，我擔心我們的讀者眞要笑掉大牙！

我知道的有關幾位人物的頭手材料，大致就是這些。根據它們來發表意見，當然是不夠的。但卻多多少少可以供給讀者在觀察他們的言行時，作一些參考吧？

李光耀先生在處理這個問題上，表現得非常堅決、徹底、乾脆，容或會引起有些局外人的意見。然而，像我們這些親眼看到了新加坡的成就，了解一些李先生的作風和立場的外國人，倒反而覺得：這是一件値得鼓掌的事。「新聞自由」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利用「新聞自由」來自己亂搞一通的自由，就不見得是每個眞正民主的政府，時時地地都應當加以保障的了。否則豈不是要鬧得像美國那樣地烏烟瘴氣，社會上的一切都幾乎完全癱瘓在無政府狀態之中？



我所知道的李光耀與南洋商報的兩位先生

天涯客

編輯先生：

您叫我寫一點對於新加坡最近幾家報紙遭遇的觀感，辱蒙下問，惶恐莫名。我對「東方太陽報」與「先驅報」的瞭解不深，也沒有實際資料，所以還是「免開尊口」的好。不過我在去年以前，曾經多次在新加坡盤桓過，恰巧對李光耀總理，以及幾位在「南洋商報」現在成爲「新聞自由」旗幟的先生們，有過一點直接的印象。現在拉雜地寫出來，謹供參考。

說句老實話，在我跑過的那些國家中間，身爲「蕞爾之邦」，而能儕於大國之群，毫無愧色，更沒有人敢輕於歧視的，全世界恐怕除掉以色列之外，只有新加坡。它們的過人之處是：既不夜郎自大，自命不凡；又不掩耳盜鈴，閉步自封；而是實事求是，處處要向最先進的國家迎頭趕上。

新加坡在若干年前，還像有些「遊客天堂」一樣，是個標準的殖民地。而今不但成爲一個朝氣蓬勃的獨立國家，而且也具有高度發揚的國家意識。在那個「多元民族」的國家裏，問起一個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或是混血種的人士的時候，絕不會有人自命不凡地說：「我是在本地出生的，所以我是××帝國的臣民！」而是朗聲地說：

的成就；新加坡人之所以能獲得現在那樣堅強的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思想，是絕對和李光耀先生的領導分不開的。

據我所了解：新加坡在李先生的領導下，已經逐漸地脫離了過去一般人對「亞洲國家」、「亞洲人民」的舊範疇，而成爲一個在任何方面都趕得上時代的獨立國。從掃除垃圾，保持市容清潔做起，直到剷除貪汚枉法；不把牛津音的白人當做「耶穌第二」；不把外國水手和遊客的精蟲，像有些號稱爲「樂園」的殖民地一樣地當做「入口大宗」；處處都表現出來了非凡氣質，每一個「炎黃世胄」的人，應當爲它而驕傲；每一個發不了或是不願意發「牛津音」的人，也應當爲它而驕傲。

當我在新加坡的時候，曾經聽到過許多關於李光耀先生的傳奇。有些講：他的母親至今還要做事，以便養活自己。有些講：李的中文知識，完全是

講：他的太太雖然是新加坡最能幹的女律師之一，但自從當了「總理夫人」以後，卻總是避免在公共場合上出現。

我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在新加坡「人民市場」的大排檔，等着吃叉燒飯的時候，忽然看見李光耀先生帶着他的夫人，以「夏威夷恤」的姿態出現。在場的人們向他們點頭微笑，絕沒有一點「老子天下第一」的表情。——像這樣「平民化」的總理，在全世界能有幾個？像這樣「平民化」的總理，可能會成爲一個「我行我素」的獨裁者嗎？像這樣平民化的總理，眞的會不懂得尊重「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嗎？

至於和他現在大唱對台戲的那幾位記者先生，我也曾經偶爾有過往還。也許有點死腦筋，我總覺得做人應當有一點最低限度的原則，最好不要完全從利害關係上出發。一忘記了這個限度，縱然自命

挖毛澤東祖墳的何鍵

覺初

[illegible]督、督軍、省長及主席，要以何鍵的任期最長（由十八年至二十六年），其次則為薛岳（由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最短者當為魯滌平與吳奇偉，都不過一年左右，譚延闓雖兩次督湘，綜共亦不過三四年，若論他們的治績，也似以何薛比較差強人意。薛岳是受命於抗戰時期，一切以軍事第一，當然談不上什麼建設，譚畏公德望最隆，但由於客觀環境的關係，草創椎輪之初，動盪不定，安撫未遑，固難以盡其展布。趙炎午幹畧雖優，然身處南北兩大勢力之間，欲以聯省自治，保境安民，實屬昧於時勢，唐生智的野心，完全是馮玉祥一類的人物，反覆善變，信用全無，且為湖南種下赤禍之根，程潛則倚老賣老，儼以家長式的土皇帝自命，王東原則是標準的官僚作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魯滌平吳奇偉，原是忠厚長者，非亂世方而之才，張治中的圓猾玲瓏，浮而不實，只可小受而不可大任，即非火燒長沙，因罪失職，亦不能搞出什麼名堂的，他如傅良佐、湯薌銘、張敬堯，那都是北洋政府的鷹犬，所謂自鄶以下，更不足以掛齒了。因此，我在湖南這幾十年的政治行情中，覺得何氏的成就，在某些地方，未可完全抹煞。何氏自抗戰開始，他的政治生命，即由絢爛而日趨於黯淡，僅做過短時期的內政部長，以後便一直蹲在撫卹委員會的冷衙門，三十八年隨政府播遷台灣，四十八年逝世，當時海內外人士，沒有舉行任何追悼儀式，政海中的身後淒涼，原無足怪，何氏一生，本沒有深厚的政治背景，表現過一面倒的姿態的。他之出任湘省主席，及能夠保持八年之久，可說都是在矛盾的夾縫中，隨機肆應。故在桂系與中央抗命的那個時期，他總是若即若離，不臣不叛，處於半獨立的形勢。這些爛污舊賬，自有掌故大家專書記錄，毋庸筆者再費筆墨。本文所要寫的，只是就我在求學時代，親身所見的浮薄印象，作為酒餘茶後的談料而已。

何氏在主湘任內的最大表現是：一、確保地方治安，強化邊區各縣的自衛武力，清除赤匪餘孽，堵截江西朱毛的侵擾，二、制訂全省交通計劃，拆毀城牆，改築公路，使各縣市，漸漸走向現代化的風貌。三、整頓教育，極力支持朱經農的大刀濶斧的作風，實行中學會考制度，提高教育水平。這一點尤值得特別稱道。誰都知道，那個時期的何鍵，與廣東的陳濟棠，都是主張讀經尊崇儒術的，被新派人士，視為帶有落後思想的封疆大吏，而何鍵的復古運動，恐怕還要積極，他於民國二十二、三年，先後創辦國術訓練館，國術專科學校，國醫專科學校，在舉國傾向洋化的風氣中，他竟然古色古香，獨行其是，猶如晚清戊戌政變前的陳寶箴，在那樣保守頑固的氣氛中，他在湖南，偏要主張維新，眞是異曲同工，後先輝映。

但何氏雖是軍人出身，卻具有書生的寬和修養，教育廳長朱經農稱他休休有容，確是恰當不錯的。二十一年，胡適應朱經農之邀，來湘講學，何鍵不但嘲罵胡適的詩句「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即指此事，比起陳濟棠拒絕胡適赴粵講學，那種蠻不客氣的樣子，何鍵實要開明得多了。

據一位廣東朋友說：胡適那次南來，不僅廣東軍政當局如此，連中山大學的校長鄒魯也不同意，事緣該校文學院院長古直，一聞胡適要來講學的消息，便於深夜掬淚陳詞，跪求鄒氏允予擋駕，才肯起來。可見粵省人士的緊張和激烈了，而湘省各界的反應，則極為平淡，幾如一粒沙石，掉入廣濶無遺的大海，既無熱烈的歡呼，也無嘈雜的叫囂，只在胡適離湘後次日，黃家聲在國民日報發表一篇駁斥的文章，黃是五四北大學生，是何氏門下的親信黨員，在學術界毫無地位，他的話，當然不會起什麼作用，反使人家認為他是藉此討好主子，充當文化打手的小丑而已。其他那些教授、遺老，都未見有一字一句的批評，是緘默的尊重呢？還是無聲的輕蔑？

直到二十五年，梅蘭芳受聘來湘表演，票價之貴，漲至三十元大洋，這回卻惹起了他們的不安了，我的國文老師顏×菴先生，不勝感慨萬千地說：「湖南的刼運到了，前幾年來了個胡適的文妖，現在又來了個梅蘭芳的伶妖，這還不算，我執教鞭，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了，問道成業的，應該不少，可是卻只有周名輝和毛澤東，頗有做古文的天才，周名輝偏偏早死，毛澤東更不成器，變了馬列主義的人妖。這三妖不知流毒何時？」言下大有那位古直先生的憤激。後來何氏挖了毛澤東的祖墳，有人說，就是受了這些頑固份子的慫恿。不過，何氏的國學、國醫兩校，並沒有辦出若何成績，到了二十六年，他奉調為內政部長，赴漢就任新職，兩校便告解散，大概只招了三班學生。倒是他的國術訓練館，似乎還有點聲息，曾舉行兩次擂台比賽，由各縣甄選技擊打手，來省應試。前期館長是顧玉章，與少林派的平江柳森嚴，曾有過哄動一時的比賽，至今猶樂道不厭，後期館長是李麗久，是北京著名鏢師杜心五的弟子，做過袁世凱的侍衛長，我跟他學過很短時期的太極拳。

但在何氏離湘後，國術館也同樣地停辦了。這原是中國官場中的傳統習慣，後任對前任，必須挖根似的重新來過，毫無保留，毫無顧惜，甚至連省政府那幾個大字招牌，也要把他換下，由他再行題寫嵌上。

讀過李宗吾的厚黑學的，必謂官位越高的，其臉皮必越厚，其心術必越黑。這話若用諸何氏，卻不盡然。何氏為人的謹厚，是誰都承認而悅服的，對於他的謙恭自牧，卻好像熟視無睹，他主政八九年，手握重兵，扼守長江上游門戶，雖非當代偉人，要不失為八面威風的大將軍了。但他從不自我標榜，有過什麼講演集，或嘉言錄，更沒有什麼芸樵路（何氏的別號）或芸樵堂，這當是鐵的事實，不是我個人的阿私曲譽了。知人論世，貴能平恕用心，節取其長，體諒其短，上述各則，雖非羊公墮淚之碑，召伯甘棠之愛，然與當世之成名者考其言行，較其虛實，我想，何氏在湖南，似不可以與他們一鼻孔出氣的，最少，他沒有在人民的期望下，虧欠得太多。

張治中煽風點火

王代民

大陸淪爲鐵幕後，政府所以失敗的原因，常在人們的檢討中，而派系磨擦，把組織力量，完全抵消，致使赤色分子，有隙可鑽，是失敗的最大原因，已是無可否認的事實。言念及此，使我記起了一件值得痛心的往事，要不是幸而走漏了消息，禍眞不知要鬧到多大呢！

這是民國三十二年春天的事了，陪都重慶的復興關上，來自全國各地和海外三百多個青年幹部，在集體接受訓練。照當時的派系立場來說，他們都是不滿意二陳（果夫和立夫先生）「把持操縱」的積極分子；或者可以說，他們與所謂「CC」，是勢不兩立的。管訓他們的，是投共的張治中和康澤，康澤是個不苟言笑，城府甚深的人，雖然國人都知道他也是不滿二陳的人，但他卻從不在言語上表示出來。

張治中則不同了，一有機會，他就會煽風點火，把矛頭對準二陳的。

那時，中央有人建議，爲了使財政部能夠和軍政部密切合作，集中財力，支援軍隊，爭取勝利早日來臨，增設一個「經濟作戰部」，部長一職，由陳辭修先生擔任。本來，這個建議，是適應戰時要求，法良而意美的。不知怎的，這個建議一般反應雖佳，但卻胎死腹中，遲遲未見實行。

除了這個建議之外，另外還有個建議，教育部長一職，改由白崇禧將軍擔任。理由是：爲了爭取由軍事長材當部長不可。白崇禧先生，乃大家所公認的最適當的人選。這個建議，也深爲舉國一致贊同，但結果並未實行。

與此同時，中央大學曾發生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校長某君，不爲學生歡迎，被迫去職。當時，該校是某一方面派系的大本營，不屬於某一方面的教育名宿，都不敢問津。某方面又沒適當的人物接允，於是，就由蔣委員長兼任校長。不料，這消息一發表，學校裏即貼出「打倒蔣校長！擁護蔣委員長」的標語來。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件，曾使整個西南大後方，爲之震驚。

也許事有湊巧，除了上述三個事件之外，另外就是一向在教育部管理之下的童子軍組織，業經中央批准，交由「三民主義青年團」領導，因爲，童子軍絕大多數都加入了青年團，兩個組織一元化，對於童軍訓練和團員思想訓練，可以相輔並行，不僅有利於青年，而且還可減少政府的開支。不料，政府批准很久了，教育部卻沒有交出來。

一天，張治中在訓話中，冷冷說：

「我今天有幾個問題要問大家，請大家愼重的答覆我。第一，你們聽到有人建議，設立經濟作戰部，由陳辭修先生擔任部長的消息沒有？」

「聽到了！」三百多個青年男女齊說。

「第二，你們聽到有人建議，爲了加强軍事教育，教育部長一職，由白崇禧先生擔任的消息沒有？」

「聽到了！」

「上面兩個建議好不好！」

「好！」

「你們知道是誰作梗，這兩個建議，沒有實現

「……………」

「第三，你們認爲團長（指蔣公）可以擔任大學校長嗎？」

「可以！」

「他兼任中大校長的消息發表後，就有人貼標語，說打倒蔣校長，這種行爲對不對？」

「不對！」

「你們知道中大是誰在把持嗎？」

「……………」

「第四，你們知道中央已批准，把童子軍交給團來領導嗎？」

「知道！」

「可是，到了現在，團還沒接管過來，你們知道是誰在弄鬼嗎？」

「……………」

「你們大家仔細想想看，爲什麼很好的建議，無法實行？爲什麼有這大膽的人，公開貼標語反對團長，誰把持童子軍不交出來，敢於藐視中央的決定？」

三百多個青年幹部，在他這樣詢問之下，一個個怒眦欲裂，一言不發，你看我，我看你。等張下了講台，不約而同的說：

「這還用說，當然是CC搞的鬼，他媽的！」

於是，三五成羣的，東一堆，西一堆，在竊竊私議了。過了兩天，雖然並沒有經過一次全體會議，但，各人都有「來個第二次五四運動決心」，來對付某位先生，幾天之內，各人坐位的箱子裏，都多着一個石硯池，作爲必要時，「打趙家樓」用。

他們的理智，完全被感情征服，都具有一顆作「烈士」的決心。不料，大家在磨拳擦掌，躍躍欲試的當兒，一向依時來講課的某先生，不見來了。後來，大家已查出，走漏消息的，是曾經師事過某先生的人。當時，大家對他都恨之刺骨。現在想起來，要不是有他走漏消息，眞的魯莽從事，那會鬧出一個多麼可怕的結果呢？派系磨擦，已抵消了組織力量，張治中煽風點火，其用意安在，又有誰知道呢！國家多艱，甚望此親痛仇快之事，一去不返

……可以解決自己的生活困難。」這是一石二鳥的策畧，既企圖防止資本主義「毒素」的侵蝕，又可以強制老百姓去供他們奴役剝削。

但是，「反三洋運動」的效果如何，住在香港的同胞，早就可以在邊界上所發生的新聞和郵局包裹投寄處以及左派銀行的收滙窗口排的長龍得到答案。

這不行！於是中共又來了一個「一打三反運動」，「一打」者，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是也。中共中央發布的有關「一打三反」的三個文件，其中規定打擊的十二種人，有一條是「偷越國境，投敵叛國」。逃亡來香港，當然也屬於這一類了。近聞，隣近香港的地區因為逃亡來港者眾，開展了所謂「反偷渡運動」，內地大街小巷，窮鄉僻壤，都貼滿了「徹底制止偷渡風」、「徹底批臭香港風」、「深挖一小撮階級敵人」之類的標語，開會宣傳，搞鬪爭，抓「出殺鷄」，忙得不可開交，邊界上也加强了武裝防衛，可是，罪名再大也好，高壓手段再強也好，還是沒有把人民嚇住，逃亡者仍絡繹不絕。「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信夫！

中共開展「乒乓外交」以來，西方反應不一，有人受寵若驚，有人感到茫然，有人在一邊乾着急，有人亦步亦趨，有人頻送秋波，甚至投懷送抱，姑息、天眞、淺薄，五花八門，樣樣都有。中南海那些權貴暗中高興他們這個小小的乒乓球的成功。但是，報上有一則小新聞標題曰：「乒乓球妙用」，記述兩個大陸青年用乒乓球作逃生工具（見本港「快報」）。這眞是「乒乓外交」聲中一支有趣的插曲，或許是這兩名青年「活學活用」的結果吧？

一條邊界分出了兩個世界，這短短的邊界上，無日不發生來自大陸的逃亡者生與死的搏鬪。

五月，鳳凰樹的樹冠紅了，荔枝紅了，五月的嬌陽紅艷艷，這一切象徵着大陸上那些渴求自由的同胞的熱情，象徵着逃亡的熱潮。

大鵬灣和後海灣的浪濤翻捲，梧桐山的山風呼嘯，合唱出一首悲壯的頌歌，歌頌那些經過生死搏鬪贏得自由的勇士，歌頌自由的勝利！

……而勇敢的戰士

……以置信。我的腦際浮起贛萍先生那碩壯身軀的形象，精力飽滿的神態，為什麼天不假年，竟令病魔奪去了這位勤懇的文化戰士的生命？但報上登的照片鑿鑿，我再一次看了新聞的內容，贛萍先生畢竟是逝去了。

我和贛萍先生有點交往，還是我為「萬人」寫稿以後的事，時間並不長，而且只見過一次面，但是贛萍先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爬格子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和許多老編打過交道，贛萍先生是令我難以遺忘的編者之一。

在我的印象中，贛萍先生是一位勤懇的文化戰士，他對工作充滿熱情、負責，對人忠誠和藹，能尊重別人。作為一個文化戰士，他旗幟鮮明，對戰勝任何困難，

但為了辦好「萬人」，他不遺餘力。我給「萬人」寫稿以來，在短短的兩個月中，就收到贛萍先生寫的幾封信，通過幾次電話，和我商談有關寫稿的問題。試想，在百忙中要抽出時間來寫信、通電話，加强同作者的聯繫，以期爭取作者的力量來共同辦好雜誌，這種工作精神和態度是多麼難能可貴。而「萬人」從不脫期，對稿件的組織和處理及時，這當中當然花費了贛萍先生的許多精力和時間，「萬人」今天之所以能夠獲得許多讀者的擁護和支持，贛萍先生實在是功不可歿。

「萬人」是一個通俗的雜誌，所以贛萍先生曾經寫信給我，要我為「萬人」寫些「下里巴人」調子的稿子，我寫了一篇相聲寄給他（刋「萬人」一八六期），他收到稿子後，打電話給我，說很歡迎這類稿子，並告訴我，由於這一期要發我的兩篇稿，想將那篇相聲的筆名改一改，徵求我有什麼意見，我表示贊同；他並告訴我說，昨天已給我寫了一封信，其中有一項是說及換個筆名這個問題的，唯恐信件有遺失，所以再通電話給我。當天我果然收到那封信。現在我在這這裏寫下這件小事，只是為着說明贛萍先生對作者的尊重和工作的細緻認眞。

上月廿二日，贛萍先生與我作第一次晤談，想不到竟是唯一的一次晤談。

我們素昧平生，但當我們握手見面之後，卻一見如故。贛萍先生高大碩壯的身材，爽朗熱情的談吐，使人感覺到他有軍人的風度和文化人的氣質。

他說他的工作很忙，很抱歉沒有能夠抽出更多時間來和朋友們作聯繫，聽取朋友們的意見，也沒有對朋友做到更多的幫助。其實，這是贛萍先生虛懷若谷的表現。

他關懷地問起我的生活，我告訴他我的生活像苦行僧，這引起他的無限感慨。他說，來港二十一年來，他只知道工作，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生活享受，每天除了要到報館工作，還要寫幾千字的稿子，經常要在凌晨三四點鐘才可就寢，雖說在香港生活了二十一年，連山頂纜車也沒上過，他只知道以有生之年，能夠為國家、為文化事業作出一點貢獻。他慨嘆許多過去曾經為國家作過貢獻的英材和受過中共磨難的同胞來到香港以後，經不起物質的腐蝕，沉醉於聲色犬馬，忘記過去，不圖振作。所謂「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是信而有徵的。

贛萍先生說，廿多年來，他一直是懷着悲憤的心情在生活、在工作的，一片憂國憂民的心情，溢於言表。贛萍先生逝世了，反共文化戰線失去了一位勇敢的戰士。是的，他是一位勤懇的戰士，勇敢的戰士！

讓我們也同樣懷着悲憤的心情，來紀念贛萍先生，並從事自己的工作。

六月二日

馬行田

生與死的搏鬥

馬行田

五月，南方的五月，鳳凰樹的樹冠紅了，荔枝紅了，殷紅得就像年青人青春的烈火。

五月，是青春的季節。東方之珠的淺水灣和龍下灣，弄潮的青年男女在自由自在地戲水，在吐露港和油蔴地，端午節日響起一片喧天的龍舟鼓，人們按着中國古老的傳統，舉行賽龍奪錦，紀念我國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年青的人也在這一天紛紛洗龍舟水。矯健的身軀，美妙的泳姿，歡樂的笑臉，既無思想上的威脅，又無饑餓的折磨，這一幅幅美麗的圖景，使人可以觸摸到生活的歡樂和幸福。

旅行去吧！到大嶼山還是青山？讓我們一道去爬爬山，俯瞰一下大地的自然風光，暫時摒卻城市的煩囂。山上有羊腸小徑，怪石嶙峋，有鳥語花香，遊人如織。練練我們的小腿，開朗我們的心胸。這裏，沒有狼犬的追噬，沒有哨兵的呼喝，我們儘可以安閒地小憩，也可以引吭高歌！

五月，年青人的生活譜出了一支青春的旋律，像鳳凰樹那末殷紅，像驕陽那末火熱。生活在自由天地裏的年青人（其實又何止年青人）享受着自由的賜予。

然而——

此刻在大鵬灣和後海灣，海風捲起層層波浪，在夜幕低垂中，一羣羣逃亡的大陸青年，以生命作賭注，投身在這萬頃海浪中，傾盡全身氣力冲向自由的天地——香港。疲勞、饑餓、寒冷、創傷，浪濤的冲擊，追緝的威脅，構成了一幕驚天地、泣鬼神的生與死的搏鬥。

梧桐山，高巍的梧桐山！山風在咆哮，松濤在呼嘯。在暗夜裏，那山間的羊腸小道有多少逃亡者在攀援！多少嵯峨的巨石，多少陡峭的懸崖，擋住了逃亡者的去路！這裏，沒有賞心悅目的風光，有的是時刻都存在着的死亡的威脅。努力往上攀啊，龍下灣的弄潮兒那種悠閒；梧桐山上的攀援，並不像大嶼山和青山的旅遊那末寫意。這裏是賞心樂事，那裏是生與死的搏鬥！

「紅五月」，是大陸青年逃亡的季節。大鵬灣和後海灣以及梧桐山上出現的一羣羣的逃亡者，顯示了中國人民不能忍受中共暴政的統治，他們以自己的生命進行生與死的搏鬪，爭取自由！

今晚，我們又在螢光屏上看到幾名大陸的青年男女，戰勝了黛濤駭浪，從大鵬灣經過近十二小時的長泳，爭得了自由。想想看，近十二小時，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毅力！

是什麼鼓舞大陸的逃亡者作這種驚天動地的搏鬪呢？是自由的召喚！世界上的一切，一個人生命中的一切，沒有比自由更可貴的了。人不單純是動物，每一個人都不甘心做被驅使的牛馬；人，是一個崇高的稱號，他有獨立的意志，人性的尊嚴，而體現人類尊崇的最寶貴的東西，莫過於自由。為了自由，許多人能夠犧牲一切，甚至願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大鵬灣和後海灣以及梧桐山幾乎每天都發生的事情，正好說明了中國大陸的同陸胞酷愛自由，不能忍受中共的奴役和宰割，也說明了他們藐視中共的暴力。

儘管二十一年來，中共對國外作了多少報喜不報憂的美麗的宣傳，作了多少掩蓋眞象的欺騙，這只能蒙蔽一些天眞得近乎淺薄的人士，邊界上的逃亡潮卻重重地給了中共一記響亮的耳光。逃亡者投奔自由的勝利，給了中共統治最辛辣的諷刺。

隨着中共的統治越來越不得人心，他們的殘暴統治也越來越瘋狂。自由世界的存在，使中國大陸同胞有了嚮往，得到了希望。所以中共對「資本主義」的一切，都覺得芒刺在背，視為洪水猛獸，日夕不安。因為害怕老百姓沾上了「資本主義」的香風，造成不可收拾的和平演變，他們搞了「反三洋運動」。所謂「反三洋」，一是反慕洋，要老百姓不要羡慕資本主義世界的生活方式。資本主義世界有什麼東西使中共如此害怕老百姓羡慕呢？那就是人身、思想的自由和豐足的物質生活，而這，正是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所沒有的，寧有不反？二是反向洋，「喂，革命的羣眾，西方世界是一個罪惡的世界，那裏的老百姓受壓迫、受剝削、沒飯吃、沒衣穿，那裏的人要睡街邊，那裏乾脆就是一個人間地獄。」——中共的宣傳如是說。好了，大家不要向往資本主義世界吧！眞奇怪，資本主義世界有這麼壞，偏偏老百姓不聽中共的笛，還是一批一批地湧向這個「地獄」。中共經常說，「羣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中共所說的成噸成噸的謊言中，這句話算沒有說錯，羣眾不是阿斗那樣可以愚弄擺佈的，他們果眞能辨別是非黑白哩。三是反靠洋，大陸的同胞為什麼靠洋？生活實在太困苦之故也，所以不得不企求海外親人的援助。有家人或朋友住在大陸的香港同胞自己就可以體會，你們不是經常接到來自大陸的求援信嗎？中共既沒有想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只有加緊對老百姓的盤剝，卻又強制老百姓

戰

——紀念張贛萍先生

昨天，寄了一篇時事評論的稿子給「萬人」的老編張贛萍先生（編者按：見本頁右側），是寄往新聞大厦的。贛萍先生曾經關照過我，為了能及時處理，有時間性的稿子最好寄到新聞大厦去。我估量，贛萍先生最遲在今天，就可收到我的稿子了。

稿子寄出以後，我如釋重負，因為那篇稿子是應贛萍之約而寫的，不管寫得如何，總算完成了一項責任。那工作後所獲得的愉快，是不言而喻的。

我還記得，五月卅日，贛萍先生曾經

只能給「萬人」寫三幾千字，未能滿足贛萍先生的願望。當日贛萍先生和我通電話之後，第二天晚上我就開夜車趕稿應命。

海山喪禮記實

岳騫

海山於六月一日逝世，六月三日在香港殯儀館出殯，就當時所見的，有幾件事永不能忘，特草短文，以告讀者。

第一件事還是先從我自己說起，從海山去世後的兩天，我通知電話小姐不接電話，所以如此，第一因爲心情太壞，第二是想到一定有許多朋友打電話來問我，問的是那幾句話，答的也還是那幾句話，也許要說上十遍二十遍，我自己確實無此精神應答。到了三日上午，有幾個電話打到舍間，第一位是沈燕謀老先生，燕老今年高壽八十一歲，精神雖然甚好，但平日甚少出門，他同海山以前並不認識，自萬人雜誌創刊後，燕老不斷問起海山，要請海山吃飯，海山不敢接受，親到燕老府上拜見，從此成了忘年交，但由於海山過忙，相信他們見面也不過幾次，六月三日早上，燕老打電話給我，嗓子都硬了，要過海去弔祭，我當時在電話上說：「你老夫子如果親去殯儀館，恐怕海山死後都不安。」這樣算是把老先生勸住，當時在電話上要代送一百元奠儀，並囑向家屬致意，始掛上電話。

另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同海山原不認識，也因爲我的關係，兩人祇見過一次面，當天早上也來電話，說明自己身體，不能過海，囑代送奠儀。這兩位先生嚴格說起來，同海山關係都不深，他們的成就也非海山可比，但是對海山都有如此濃厚的感情，眞是難得。

第二件事是在靈堂舉行公祭時，由朱振聲兄報告海山生平，振聲兄邊說邊哭，靈堂中幾乎有一半人都在流淚，一個人身後如此感動人的，近年以來，似乎自林彬烈士以後，尚無第二人。

當靈柩已經運出禮堂，客人也都散了，裴有明兄過來抱着我大哭，這時我有一種新的感覺，覺得這不是死個朋友，在我同有明來說，似乎是死了一個弟兄，均有雁行折翼之痛。海山年長有明一歲，有明長我一歲，我們三人並肩在此地罵共產黨罵了二十年，而今祇剩下兩個了。

第三件事是當時趕來弔唁送賻儀的人，有些更是感人。其中一位馬老太太，已經七十多歲，她本身是富家，卻喜歡看萬人雜誌，曾經請萬人雜誌編者及幾名作者吃一次飯，同海山似乎祇見過一兩次面，但是，馬老太太當天居然趕來弔祭，送了兩百元奠儀，兩百元在她是小事，但以七十多歲老太太，冒着暑熱，趕到殯儀館弔祭一位祇見過一兩次面的人，其情太可感了。

我在靈堂一眼看到她時，走過去就問：「老太太，你怎麼也來了。」她說一句：「我早就來了。」因彼此均傷感過甚，未再多談，但是當時的情景卻至今不能忘。

還有四名工友，匆忙趕來弔祭，每人送一百奠儀，問起來，他們四人同海山都未見過面。還有一位不知姓名的萬人雜誌讀者，他本過海看醫生，因環境不好，祇帶着五元，在過海船上看報紙，驚悉老張病逝，即連病也不看，趕到殯儀館，將五元作了奠儀。他跟一位老張生前的朋友談起這事時說：「不要緊，我還有二毫子利是（辦事人回謝的），可以過海。」這是何等感人的事蹟。

第四件事是去火葬場的情景，我因爲在靈堂與有明抱頭大哭，出來較遲，到了門外看見殯儀館一部靈車裝上棺木，另外一部可坐六十幾人的旅行車坐滿了人，我當時站在地上呆住了，停一時上車說道：「各位朋友，這是去火葬場的車。」以爲他們上錯了車，誰知大家一齊說道：「我們都是去火葬場的。」結果又叫了一部的士，算是全部坐得下，當時雖然沒有點數，相信到了哥連臣火葬場的朋友超過了七十人。這種場面不敢說空前，但也確實少見，筆者也曾兩次去火葬場送殯，祇是幾個人，一般親友送殯都是到殯儀館爲止，除去家屬及負責辦事的人，很少有人去火葬場的，就在我們到達火葬場時，先於我們有一輛車，後於我們也有一輛車，都是坐了幾個人。

海山死後能有這麼多朋友送殯，決不是金錢與勢力可以得到的，試看財神在美國出殯，到者有幾人。

最後要說到幾位辦理喪事的朋友，都特別辛勞，一位施先生，夫婦兩人就陪了張太太及孩子們前後四日，還有一位報館的劉先生，年齡很輕，作事很穩健，喪事大半是他經手辦理，從六月一日夜間起，就全副精神放在辦理喪事上，六月二日晚間且在殯儀館守靈，比起他，我們一些海山的老朋友都該慚愧。

還有一些說不清楚的事，從海山進醫院到出殯，中間有幾處臨時要付款，都有人代付了，現在喪事辦理清楚，錢要退回來，自然打電話要家屬去領，他們卻不知道錢是誰付的，四處打電話去問，無人肯認賬，這不僅有三代古風，簡直成了鏡花緣的君子國了，但確實是眞人眞事。

現在再說一說個人的感想，我們習慣上常說香港人情眞薄，其實工業社會人情皆薄，固不僅香港一地爲然，美國父母與兒女均不相顧，遑論其他，但是從海山之死，卻發現了香港的人情可不薄，即使在歷史上民風最淳樸時代，相信也不過如此。

所以我們今後不要怪人情薄，必須先問問自己，有沒有可以使人情厚的條件，如果自己沒有肝膽交朋友，無功德於社會，而希望人情對我獨厚，等於在銀行沒有存款硬要開支票去提款，這不是銀行刻薄，而是由於自己平日沒有積聚也。

海山之死使我悲痛，但海山死後一切卻使我感到安慰，這就是中華文化的深厚根基，也是我們復國建國的最佳保證。

「黑秀才」陳殘雲

待旦

姚文元在「評陶鑄的兩本書」裏把陳殘雲、林野（廣州日報總編輯）、林遐（羊城晚報秘書長）等封為「黑秀才」。據說陶鑄對陳殘雲這個「黑秀才」異常贊賞，認為他是廣東「十絕」（「關漢卿」、秦牧的散文、關山月的國畫、歐陽山的「三家巷」……）之一。

陳殘雲原為「中國作家協會廣州分會副主席」，在大陸文壇，特別是中南地區享有盛名。陳殘雲出生於廣州市郊，年紀已經不輕了（約六十歲左右），可是他在文壇上大紅大紫，還是一九五五年後的事。也許是「大器晚成」吧！四十年代陳殘雲就開始創作活動，最初熱衷寫詩，司馬文森曾稱讚過他的「海濱散曲」，但他自己並不滿意。抗戰勝利後左翼文人雲集香港，陳殘雲也在香港活動，並寫第一部小說「風砂的城」。但「風砂的城」並不為中共所賞識。後來在蔡楚生的指導下他寫成電影劇本「珠江淚」。使陳殘雲名噪一時。「中國電影發展史」，曾把該影片列為「解放」前粵語片的代表作，從此奠定了他在文藝界的地位。繼「珠江淚」之後，陳殘雲還有「小團圓」、「受騙人」等作品。

大陸淪共後陳殘雲回到廣州，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間出版過「山村的早晨」、「喜訊」兩部小說。可是他的名字眞正為讀者所熟悉，卻是「椰林曲」（陳殘雲、李英敏合著），拍成電影之後。「椰林曲」是描寫海南島瓊崖縱隊「革命鬪爭」的故事，由熟悉海南島「革命鬪爭」的李英敏提供素材，由陳殘雲作藝術加工。「椰林曲」是在海南島實地拍攝，攝有椰林，海灘等美麗的鏡頭。熱帶風光對觀眾頗具吸引力，演員也不俗，所是「椰林曲」相當賣座，這也就使到無人不知陳殘雲。繼「椰林曲」之後，一九五七年陳殘雲又寫成另一部電影文學劇本「羊城暗哨」。這是一部「反特故事片」，描寫中共的公安人員與特務鬪智的過程。影片以廣州為背景，拍攝有海珠廣場、荔枝灣等鏡頭，票房紀錄也不錯。

一九六三年陳殘雲出版了一部頗著名的長篇小說「香飄四季」（按：約有三十多萬字）。「香飄四季」以珠江三角洲一個農村為背景，描寫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後至一九六二年大饑餓、大逃亡的農村生活。以幾對農村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為線索。裏面既有自由市場的描寫，也有農村青年在大饑餓中動搖欲圖逃亡往香港的描寫。可謂是一部敢於反映生活眞實的作品。後曾編為電影由紅線女的女兒擔任主角，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陳殘雲在「香飄四季」裏，依然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批判和揭露農村中的落後現象。但側面卻反映了當時的生活眞實。也就難怪紅衛兵「電影戰報」指責它「描寫地、富、反、壞分子在社會主義的城市和農村橫行無忌，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而我們的基層幹部和黨員[illegible]，愚蠢可笑，只會打情罵俏，談情說愛，女黨員被香港流氓[illegible]

一九六四年陳殘雲與蔡楚生、王為一合著的電影「南海潮」上集上映，曾轟動一時，好評如潮。「南海潮」是描寫沿海漁民與日寇漁霸鬪爭的故事。由珠江電影製片廠攝製，主角雖是新人，但演技不俗，加上導演手法高明，上演期間，幾乎場場滿座。可惜不久政治氣候就轉變。「八屆十中全會」的「反修」文件已經出籠，因而「南海潮」的下集至今遲遲無法推出。

一九六三年，與「香飄四季」出版的同時，陳殘雲與華嘉（廣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合著的「故鄉情」也已煞靑，交由珠江電影製片廠攝製。「故鄉情」初稿寫成於一九六〇年，經過幾年鄭重修改始行推出。「故鄉情」和「香飄四季」一樣也是以廣東農村為描寫背景，反映合作化運動中形形色色的事情，紅衛兵報「指着南粵」說，「故鄉情」描寫「上中農劉樹在大忙季節跑單幫、做生意」。「貧農劉根盲流廣州幾個月」。「二流子沙皮狗偷香蕉，破壞集體經濟，隊長說了一句：『不管撿也好，偷也好，送到社委去』，就了事，毫無追究；「在合作社遭遇困難的時候，連少數積極分子也信心動搖，悲觀失望；社員中『有些人去作買賣，有些去人摸魚撈蝦，有些人去搞自留地，有些人去偷東西』，甚至於向階級敵人卑躬屈膝，紛紛向隱藏反革命分子、富農劉倘德借錢、賒東西……」。中共認為「故鄉情」和「香飄四季」在「反黨反社會主義」方面是異工同曲的。「拚命鼓吹『自發勢力合法論』，把社會主義社會寫得烏七八糟，漆黑一團。」小報還說：「値得注意的是，陶鑄的這個反革命復辟的罪惡陰謀，在『故鄉情』中居然也得到形象化的體現。你看：在農村，從始至終堅持反動立場，罪惡累累的地、富、反、壞分子，居然被高級社吸收為『預備社員』」，但把此也當成陳殘雲的罪狀，便顯得滑稽。因為這是中共的政策，中共既要沒收「土改」時分給地、富、反、壞的田地，强迫他們參加合作社，又不願他們分享社員的權利，所以杜撰「預備社員」的名堂。陳殘雲只是據實寫來，絕無歪曲，假如他寫地、富、貨等五類根本不參加高級社，那才笑話，那才能算是歪曲。說到歪曲，有一點可算百分百歪曲現實的，就是陳殘雲寫五類分子「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公開咒駡『共產黨全是草包』，叫囂『要把共產黨整倒』，甚至企圖煽動羣鬧事，而周圍的羣眾卻聽之任之。」身在大陸的黑五類若敢於這樣，有一百條命也不夠死。黑五類被壓在最底層，含寃忍辱，連嘆一聲大氣也不敢，稍不小心就會被鬪垮鬪臭，送去勞改甚至槍斃，那有機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公開咒駡共產黨呢？」

陳殘雲除上述作品外，還寫過「烈火紅棉」（即「陳鐵軍」），據說這是一部「為陶鑄、區夢覺樹碑立傳，精心製作宣傳盲動主義路線，攻擊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作品，此外還寫過一本雜文「窗前又雜議」。

陳殘雲是一位創作異常勤奮的作家，不但作品多，而且讀者也多。二十年[illegible]

家賣給蘇俄，因此脫黨，否則在今天他即使當不到日共主席或總書記，但政治局委員是一定的。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國民革命軍北伐，在濟南受到日軍阻撓，中國外交部交涉員蔡公時被日軍慘殺，鍋山在東京發動示威，反對日軍侵華，干涉中國內政，被軍部捉住投入監獄，直到日本投降（一九四五）始放出來，在監獄裏度過了十七年，我們第一次見面時，我曾經舉杯向他說道：「鍋山先生，我平生最恨日本人，但是對於一位爲中國坐了十七年牢的日本人，卻有無限的敬意，因此，要同你乾一杯。」他大笑，起身同我乾一杯酒。

從此，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每次他經過香港總要約我談談，其間有幾次談話，回憶起來是很有趣的。

一次我同他談到日共頭目袴田里見，懷疑此人是中共派去潛伏在日共內部特務，請問他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擔任翻譯的是亡友劉筠堂兄，他從未聽說過袴田的名字，所以譯來譯去譯不對，鍋山先生要我自己寫出來給他看，他看過之後，猛然拍下我的肩膀，伸出大拇指笑着說：「先生連這個人都注意到，實在了不起，我們日本人也很少人知道他，其人是日共內部最神秘人物，確實是毛澤東的間諜。」

另一件事是談到日本政局，當時首相是池田勇人，中日關係正陷於低潮（詳見前期吉田書簡），我問他，佐藤將來還有沒有當首相希望，因爲那時佐藤被排出閣，政治行情正低。他笑着說：「我知道先生會問這句話，因爲你們反共的中國人都喜歡佐藤，他是日本現代政治人物中最反共的。將來一定有希望任首相，可能就是下一任。」

還有一次談得最不愉快，是我提出琉球獨立的問題，出乎意料鍋山先生竟然變了臉說：「我眞奇怪，閣下怎會提出這個問題，琉球比日本任何一縣都窮，怎能獨立。」

我當時也變了臉，說道：「我也很奇怪，以閣下明達，何以也同一般日本人的看法一樣，中國人希望琉球獨立，有道義與利害的雙重關係。當即舉

在理論上，鍋山先生已經講不過我，最後他斷然說道：「我可以告訴閣下，任何一個日本人都不會同意琉球獨立。」

我當時也回道：「我也可以告訴閣下，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會同意日本重併琉球。」話說到此，已經圖窮匕見，後來鍋山先生自己打圓場，起身拍下我，打個哈哈說道：「這個問題太大，不是你我兩人的事，還是談別的吧了！」那次談話後，我心情非常沉重，覺得以鍋山先生爲人來說，他可以因爲抗議日本軍人侵華而坐十七年的牢，在目前日本輿論界一面倒左傾時，仍然站在正義立場維護中華民國；其人的德與識均不可及；他也決不是一個侵略者，更不會有開疆拓土的野心；連他這種人都以爲日本應當重併琉球，琉球問題之嚴重實超出想像，但卻料不到十年後尼克遜竟然輕輕一句話就把琉球葬送。

在日本目前政壇上還算得意的日本人，對中華民國有誠摯感情的有兩個，一個是石井光次郎，一個是賀屋興宣。石井光次郎是緒方竹虎的繼承人，緒方死後，他這個派系就由石井統率，鳩山下台時，石井曾與石橋湛山、岸信介三人競選首相，結果在第一回合敗下來，以後也曾出馬競爭過兩次首相，也都是陪選性質，未能成功。但除去首相之外，石井任遍了所有官職，內閣部長、副首相、國會議長、自民黨政調會長，在日本政壇上是一個具有聲望的人物。這個人對中華民國的友好態度也相當眞摯，其人也是一個君子，在烏烟瘴氣的日本政壇，倒是一個潔身自愛之士，這也是他當不上首相的重大原因。

賀屋興宣的資格相當老，今年已過八十，戰時在近衛與東條內閣任過藏相，當時岸信介尙在「滿洲國」任實業部次長，池田勇人祇是大藏省的一個稅吏，佐藤榮作則在大坂鐵路局當一名小職員，所以說日本政壇論資格之老，賀屋實在是第一人。

日本投降後，賀屋因爲戰時曾經擔任藏相，與岸信介同被盟總以甲級戰犯起訴，具有此項資格的最初宣佈是三十一人，以後除去病死及發瘋的，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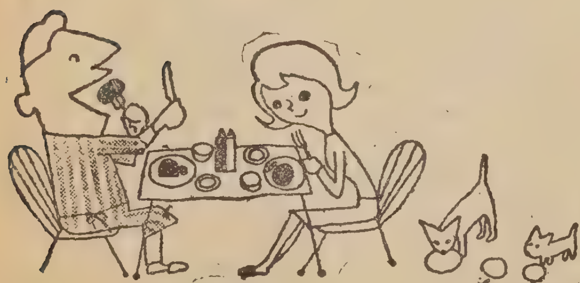
而知。

賀屋解除整肅後，再入政壇當選眾議員，主持自民黨對亞洲問題研究機構，集合了許多親華反共議員，一貫主張與中華民國友好，被目爲日本政界對中共的鷹派首領，因爲賀屋堅持正義，其聲望及目前所主持的機構足以左右自民黨外交政策，近十年來中日政府之間相安無事，未起風波，固然由於佐藤爲人尙知大體，但賀屋從中主持之功實不可沒，惜乎賀屋已過八十，繼起無人了。

以上所舉的都是大人物，知名之士，現在再談一位不爲人所知的矢原醫生。

矢原醫生留學德國，畢業後到北平德國人創辦的協和醫院任醫生，其人深愛中國文化，在北平住久了，一切都中國化，尤其喜歡同中國士大夫交往，當時北京各大學教授皆他的好朋友，大家已經不把他當成日本人。七七事變發生後，日本進佔北平，對於抗日人士百般調查、迫害，許多上了黑名單的人在北平不能住下去，想走又走不掉，就去找矢原醫生想辦法，凡是找過他的人，大部份都被他設法送走，以後事件發生多了，被日本憲兵隊知道，把矢原醫生喊去，限他即日離開中國，否則就要關進監牢。

在日本憲兵隊的想法，矢原醫生離開中國祇有回日本，可以等他回到日本再處置，誰知矢原醫生脾氣倔強，不肯向軍國主義者低頭，竟然全家去了德國，而且到德國後改入德籍，以示與日本決絕，及至希特勒發動侵捷時，矢原醫生又不願作德國法西斯國民，再遷美國，最後終於美國。像矢原醫生這種日本人，相信戰時仍有不少立身處境相同者，祇是一時不易搜集了。



談幾位可敬的日本人

岳騫

這個題目是六月一日上午十一時半與海山兄在電話中商量過，他說有朋友問他，我一提起日本人就痛罵，是不是日本人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好人，我當時告訴他並非如此，以我自己所知，就有幾位值得尊敬的日本人，他們不但愛日本、也愛中國，崇俠尚義，仍有古風，祇是這種人太少，不能以他們作為日本人的代表。海山認為既然日本人有值得尊敬的人，應當寫出來，惟其少，才更顯得可貴。這是我們當時在電話中商談的經過。八個小時之後，海山已撒手人天，為了紀念亡友，順其遺志，特把最後出的這個題目寫出來。不過，筆者個人所知有限，日本人值得中國人尊敬的，決不止這幾人，此則僅就筆者個人所知寫出，以後如有發現，當再補入。

從民國成立以來，日本軍政大員眞正以平等待中國，而以朋友對中國人的，首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被一群軍人暴徒刺死的犬養毅首相。

犬養毅號木堂，與中山先生為至交好友，國民黨元老居正、戴傳賢與之皆有相當交情，中山先生平時對同志談起犬養毅，皆呼之木堂而不冠姓氏，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若槻內閣垮台，犬養繼起組閣，當時日本文治派仍不願大舉侵略中國，希望藉犬養與中國當道的交情，解決中日事變。不料犬養內閣組成後，日本少壯軍人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更促進中日關係惡化。犬養當時對中日問題收拾，分成兩個步驟，上海方面力求停火，恢復原狀，東北方面犬養有一個方案，原則上仍然將東北交還中國，但中國須與日本合作開發，而且東北最高行政長官，不得再由張學良擔任，應當找出一位中日雙方都可以信得過的中國人，犬養當時提出的人選是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司法院長居正，在犬養看來，居然信得過，日本方面對居正的人格十分欽佩，尤其是犬養個人，與居正感情素篤，更願居正能出來解開中日之間一個死結。犬養當時將此方案，交與至友萱野長知秘密帶去南京，先同國民政府當局商量，如果中國方面能同意，他就在日本內閣及國會提出。

萱野長知也是一位可敬的日本人，他當時並無公職，是一個老百姓，犬養所以派他，是因為萱野與居正的交情更加密切，居正流亡日本時，生了一個女兒就交與萱野撫養，此女到中日戰爭前夕始認姓歸宗，改名居瀛玖，為台北淡江文理學院創辦人，已去世，現任台北市參議會副議長的張建邦即其子。萱野與居正的交情可以托妻寄子，不啻手足，因此，犬養把這事托付萱野辦理。

這件事完全是犬養首相個人的活動，因為要嚴守秘密，未通知內閣員，不知消息何以走漏，首先被內閣書記官長（秘書長）森恪知道，森恪不便

事，也就據實告知森恪，而森恪已投向軍部，就轉告軍部。日本少壯軍人正憤於上海戰事無功而退，懷恨犬養內閣出賣帝國權利，此時又得到派人去南京商洽，要將東北還給中國，而此時滿洲國已經成立，溥儀就任執政。少壯軍人認為老首相此舉簡直是通華（支）賣國，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五月十五日凌晨，一群現役軍人暴徒，闖進首相官邸，開槍將犬養首相打死。犬養之死，確與中國有關，雖然他所擬訂的和平方案，未必便能為中國政府所接受，但是對於犬養首相謀取中日和平的誠意，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第二個值得尊敬的日本人是戰後擔任過吉田內閣副首相的緒方竹虎。緒方戰時服務新聞界，任職朝日新聞，因為屢次發表反戰言論，為軍部傳訊，幾乎送了性命，戰後任吉田內閣副首相兼官房長官（秘書長），吉田下野後一度擔任自由黨總裁，自由黨與民主黨合併時，任四名委員之一，如果緒方不死，鳩山內閣之後的首相一定是他。可惜早死了兩年，雄才未展，尤其是他的一套政治理想，為當代任何日本政客所不及。緒方任吉田內閣閣員時，日本元氣尚未復，但整個東亞局勢已可看出眉目，緒方認定亞洲大敵來自中共，決無妥協可能，因此，他當時有一套構想，即以中日韓三國為主體，聯合東南亞各非共國家，共同組成聯合陣綫對抗共產集團，曾為此僕僕風塵奔走東南亞各國之間，惜乎當時形勢不合，終於賚恨以歿，但緒方理想，遲早會在東南亞實現。

以上說的是去世的，現在再談幾位健在的人。

第一個要提出的是現任政治評論家鍋山貞親，這位先生倒是我的朋友，他每次經過香港，我們總

爲新任省委書記馬杰原是蘇州駐軍首長。他易地河北革命，可能帶着槍桿子一齊來的。

從後一觀點看，內蒙毛派頭頭滕海清，貴州毛派頭頭李再含，張明（原貴州省物資局副局長，爲造反闖將急先鋒），新疆毛派頭頭李全春（七三三五部隊負責人，開入新疆支左）等皆被排除於領導班子之外。

從這看來，這次的「整黨建黨」，新當權派行的是一石二鳥之計，一邊打毛派，一邊打不歸服地方勢力。

似有軍事大調動

從新建省市委領導人事來推察，過去一年大陸各地駐軍，似有過極大調動。二十七軍軍長、原率部駐紮蘇州（南京軍區）的尤太忠，去年調北京軍區副司令，似在職替久不露面的北京軍區代司令鄭維山，可是又調往內蒙，現出任內蒙軍區司令，黨委第一書記；尤的搭檔馬杰則出任河北省委書記，是不是南京軍區轄下的二十七軍已開往北平地區，來支持新當權派對毛派的鬭爭呢？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考察的問題。

鑒於瀋陽軍區二虎將楊俊生、吳忠之入調爲北平衞戍區代司令及副司令，窺知新當權派可能正自瀋陽、南京、廣州、福州、濟南等五大軍區（新當權派軍人集團核心）調兵遣將，來牢牢控制北平，加强對毛派的壓力。這大概是今年四月以來，周恩來大搞乒乓外交接近美國的背景。

對於毛澤東文革後之不得志，筆者早於一九六九年即確信不疑，當時幾無人相信，最近由於陳伯達搖搖欲

越來越多了。

江青懷抱琵琶半遮面

六月二日羅共頭子修西斯古訪北平，中共黨政首要傾巢而出，盛大歡迎，可是仍不見第四號人物陳伯達，一向負責國際共黨事務的康生也沒出頭，林彪的老婆，硬着臉皮隨眾赴機場歡迎，可是毛婆江青則猶懷抱琵琶半遮面。她不肯隨眾到機場去，又不參加當晚的「國宴」，僅在迎賓館門前驚鴻一瞥，隨即消逝。

據推想周恩來等一定苦勸苦說，有重要外賓到訪，如不露面將引起謠傳，無論如何要亮個相，表示毛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團結一致，「鐵板一塊」。可是江青心裏實在不舒服，不想露面。因在「整黨建黨」過程，革命小將被打得七零八落，連在北平都不給她和她的丈夫留面子，新市委領導班子中，連一個革命小將也不要！如其出來亮相，丟人現眼，爲敵人所笑，不如老虎不出洞，藏在深宮裏，啼叫流淚沒人聽得見。但是拗不過周恩來他們的强勸，只好獨自在迎賓館門前迎貴賓，故示與眾不同，來發洩心中之憤。在講求鐵的紀律及集體行動的共產黨，這是破壞紀律的行爲，大概周恩來感到這樣比根本不露面還勝一籌，於是就由她了。

田韋、兆華先生：請賜電話K二一二七五四與葉先生聯絡，商討有關稿件事。——編者

山

史劍非

堂。更難得的是，即使在激烈的筆戰中，筆端也恆帶三分忠厚，不爲已甚。老實說，所有牽涉到他的筆戰，他都是被動的。所謂「後發制人」。海山兄雖然出身軍旅，可是絕非好戰之徒。對這一點，無論是他的朋友還是敵人，都應該冷靜了解。

海山兄對於每個論戰的對手，在背後都感到一種悲憫，除非是共產黨，他對一切論戰都感到無聊。尤其是反共同仁之間的紛爭，他十二分感到痛心，他寧願息事寧人。

一隻火把的熄滅

海山兄是一員反共的勇將。他在戰場上和在稿紙上對共產黨都是勇猛不退轉的。

近年來許多人害了政治性的神經衰弱症，他們的民族情感，有點飢不擇食，閉着眼睛把中共當中國，因此，討厭反共，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和海山兄同是頑强的反共者，在他逝世前不久的一次談話中，他還對我表示，身在海外而親共的人，可說是自己拍賣自己，再不就是思想癱瘓，或神經衰弱。

因爲共產黨壓搾人民的事實太明顯具體了。他還說，在泳向自由的悲劇不斷上演的香港，居然有人無動於心，豈不怪哉！這些話如在耳邊，可是說話的人已經一去不復回了！

據我所知海山兄反對搞反共八股，也並不是爲反共而反共的反共專家，他反共是有理想有主張的。他認爲反共只是實行掃除自由民主的障礙，實行自由民主的手段。他爲了這個崇高目標而衷心祈盼所有反共力量的大團結。而他自己就是促成各方團結的無名英雄。因此海山兄之死，並非一個人的死去，而是一個希望的幻滅，一團熱力的消散，一隻火把的熄滅！在此我不但爲不泯的友情而悲，也爲彼此共同的目標而悲，少了他反共陣容缺了一條穿針的線！

滿懷春風 古道熱腸

我初來香港，聽到第一個俗話就是：「海水是鹹的，人情是淡的」。在這個亂世，在這個買辦與水兵充斥的碼頭，人情冷淡原不足異。可異的是我們這位俠骨豪情海山兄，在自己嘗盡苦難之餘，仍能對人滿懷春風、古道熱腸，這是多麼可珍貴的一個人，可是他竟離開我們而去了！

在他去逝前一個禮拜，在電話中還聽到他瑯瑯的談笑，還勸我多注意身體，想不到他自己竟先倒了下去。人生一世，終歸要死，但是當一個人才智均已成熟，正好施展抱負的盛年即突然故去，就未免令人想不開了！我永遠記住這可怕的兇手「心肌拴塞症」！

中共新省委的問題

自四月十一日山西省建立省委之後，中共的「整黨建黨」工作停頓了整一個月，五月十一日新疆建立省委之後才又恢復；迄今爲止又有新疆、貴州、河北、天津、內蒙五省市（編者按：雲南省委亦於六月初成立）建立新黨委，茲略作分析。

鄭三生兩易其地

在這五省市的新建黨委過程中，「易地革命」者佔大多數。所謂「易地革命」有兩種情形，一是原爲中央大員，轉爲地方省委書記，如第六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劉星，出任新疆區委書記；二是由一省市調往另一省市，如廣東的趙紫陽調往內蒙，出任區委書記。

在「易地革命」分子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兩個人，一是河北省委第二書記鄭三生，二是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藍亦農。鄭三生原爲天津警備區司令，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一九六九年調內蒙並接替滕海清（毛派）爲軍區司令及革委會主任；可能原定爲內蒙第一書記，去年突再調往河北，現在以第二書記亮相。

藍亦農原是重慶市警備區政委、革委會主任，一度調往雲南，於昆明

以上兩項調動，反映了各地方權力鬬爭之激烈。鄭三生原定在內蒙負責，藍亦農原定在昆明負責，可是鄭必須轉到河北，藍必須轉到貴州，否則不能解決問題，相信夠資格出任河北省委第二書記，貴州省委第一書記的軍人一定很多，非鄭、藍不可，表明支持鄭、藍的派系，在不顧一切狠抓權力，露出破綻，也在所不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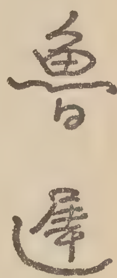
新當權派一石二鳥

在上述五省市的「整黨建黨」過程中，另一値得注意的現象，是新當權派在大力剷除兩種勢力，一是搞獨立王國的地方勢力，二是積極推行文革的毛派勢力。

從前一觀點來說，新疆的王恩茂已徹底垮台，他自己和他的親信裴周玉、郭鵬（調蘭州軍區副司令），不是被打倒，就是被撤職，無一人在新黨委領導班子列名。

再看河北省委的領導班子，革委會主任、政治局候補委員李雪峯被踢出領導班子，革委會副主任張英輝（駐軍首長）也不見列名。李雪峯自文革前即任華北局第一書記，文革期間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再任河北省革委會主任，在河北是一條最大的

情義如



六月二日上午，岳騫兄在電話中告訴我「張海山兄昨晚七時在養和醫院去世了，心肌拴塞症！」

我的理智明知這是眞事，可是感情不願相信；直等岳騫兄詳細說明逝世的經過，感情的抗拒才瓦解了，我呆在電話機旁邊，淚如披雨，連和岳騫說兄聲「明天見」都感到力不從心了。

濟人之急拯人之危

我與海山兄相識，早在二十年前，但是友情則自他負責編輯「萬人雜誌」開始。他給我第一個印象，是一個卓然不羣的編輯。香港一般報刊的編輯，儼然是衙門裏的官老爺，把作家當作文丐來看待；而海山兄則完全不同，他經常破鈔請作者吃飯，幾個較熟的作者有了危急困難，海山兄除非不知道，一知道就有行動。筆者就有過兩次經驗。

一次是內子生產，又碰上被逼搬家；一天夜裏送內子入院之後，帶着三歲的孩子在屋中相對無言；大約夜裏十一點多鐘，海山兄飄然而來，踏踏實實擱下二百塊錢，說什麼都不肯收回成命，最後只好以暫借名義收下。我當時並非十分需要錢，但是對這份深夜光臨的盛情使我感念至今。雖然那兩百塊錢我不久就歸還了，但是他這種急人之危的俠腸義氣，我尚未酬謝，對他自己來說，我已經沒有機會來酬謝了。

另一次是我臨時有急用，而且已羅掘俱窮。照我的本性是最討厭向人借錢的，平生唯一的優點就是不欠債。可是這次實在過不去了，本來還不想借，可是想到海山兄這個江西大俠，便感到向他借則無謂。在電話中他一口答應，第三天我收到支票。不過很湊巧，同一天我收到了一批意外的版稅，難關已可渡過，因此第二天即將海山兄的支票原璧奉還。這次借錢雖然沒有用，但是海山兄毫不猶豫，一口答應，並且毫無怠慢的表現，使我至今難忘，而且永不會忘。

光明磊落的一條漢子

海山兄是一條豪快直爽的漢子，這一點和我對了性。我很喜歡和他閒談，並非因他有什麼不得了的學問，而是欣賞他那磊落的胸襟，並陶醉肝膽相照的友情。

民初出身北洋，以文治派首領聞名的徐世昌，曾讚美梁任公，說任公「無人不可談，無事不可談」，譬之爲「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

信用毛筆書寫，一看這些字體，非常稔熟，我們以前從「文壇」社長盧森先生處得來一封「恐嚇信」，也是同一筆跡的。

這封信的內容說：

「列位先生：

貴報記者張海山先生暴卒，乃是由於高×出版社社長張×貞聘請南洋巫師用貢頭術害死的。此消息絕對可靠。

據說：張×貞的下一目標是萬人傑，請你們速通知萬人傑預防爲要！

李維英上（三日）」

這封信雖假托了「李維英」的名字，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由那一個人發出。

怪信的兩個作用

當然，這種行徑是淺薄無聊的，但發信的人也有他幼稚想法，也許還會認爲這是「得意傑作」。

照老萬分析，這封信有兩個作用：

㈠老張死得突然，他的死因會引起人們懷疑，可能有人真的相信他是死於「貢頭術」，發出這一封信，就會使老萬受「心理威脅」。

㈡藉這一封信，表示了他們幸災樂禍的心情，以報老張生前一箭之仇。

可是，他們能達到這兩個目的嗎？答案是否定的，除了愚夫愚婦外，沒有人會相信這種東西，如果有這麼一種「貢頭術」，許多人願意醵資拜托張社長到南洋聘來一位巫師，把毛頭弄死，那麼，張社長就功德無量了。

老萬雖然唸書不多，卻涉世甚深，當然不會相信茅山師傅那一類事情；尤其看到這稔熟的字跡，一望而知這信的用意所在，自不會受到心理威脅。

淋電油與貢頭術

一九六七年當林彬先生被港共活活用電油燒死後，老萬曾接到一千封以上的信，一百個以上的電話，都說：「第二個一定輪到你，你要小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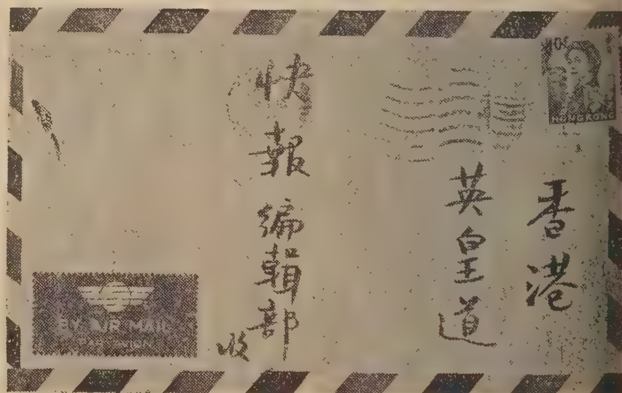
沒阻止了我不再寫文章。因爲我深信一句話：「如果畏懼敵人，就是敵人的勝利。」我不能讓敵人勝利，因此不畏懼敵人。

直到今天一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我還是沒有被港共的汽油燒死，因此，所謂「第二個輪到你」，只有懦夫才被嚇倒。

若干大漢，埋伏道左，截停汽車，澆以汽油，引火焚燒，林彬兄弟的慘死，怵目驚心，尚且無法「嚇阻」老萬；老張之死，死得安詳，如果那一雙愚夫愚婦有那麼好死，他們該感謝神恩。說「第二個輪到萬人傑」，我絕不會起鷄皮疙瘩，人必有一死，死又有什麼大不了呢？港共勢力龐大，汽油燒得熊熊的，老萬尚且不怕，豈會怕無稽的巫師貢頭術？愚夫愚婦可以休矣！

香港，我們也可以跑到別的自由地方出版，愚夫愚婦，且慢得意！

現在，我將「怪信」造版刊出，另將一二三期的信件複製，大家對對筆跡，便知「怪信」的來龍去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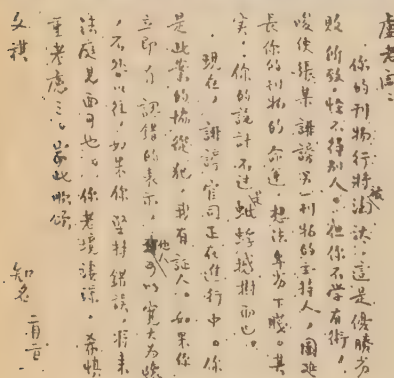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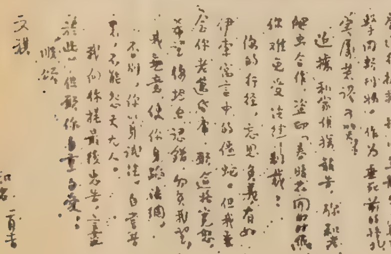
精神長存

他們以爲發出這麼一封信是傑作，老萬則認爲這封信只表現出他們的淺薄無知。儘管老張和他們有一箭之仇，人都死了，也不該以別人之死而幸災樂禍，該想到自己也有「息勞歸主」的一天，如果別人在你爆血管死後開個慶祝晚會，你又會如何？

即使老張死了，老萬死了，是不是就「後患已除」？也不得見。「萬人雜誌」的所有作者，都是嫉惡如仇，對他們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傢伙，絕不會放過。

老張死了，有繼承老張的人；老萬死了，也有無數老萬的同志。人死，不過軀殼的毀滅，精神長存。我們「萬人雜誌」沒有因爲老張之死而倒下來，老萬離開這個崗位，也必有人接替，甚





列位先生：

貴報記者張海山先生暴卒，乃由於高×出版社社長張×貞聘請南洋巫師用貢頭術害死的。此消息絕對可靠。

據說張×貞的下一目標是萬人傑，請你們速通知萬人傑預防爲要！

李維英上

三日

新聞以外



張老編死後接怪信
愚夫愚婦思想幼稚行爲卑鄙

萬人傑

老張一生充滿戰鬥性，死後還是戰鬥不息。有一封「怪信」寄到快報，意存恫嚇，可惜老狐狸藏不了尾巴，一看便知是「名作家」手筆，其思想行爲，一如榕樹頭的拜神婆。這一對愚夫愚婦太過無知可鄙了！

豐富的遺產

老張雖然不幸早死，値得自慰於九泉之下的，是讀者對他的情感，絕非金錢所能買得到。一個億萬富翁死後，也不會有那麼多由於眞情驅使，跑到殯儀館靈堂弔祭的人。給有錢佬送殯的，十九是爲了他的權勢地位，做給生人看，那不過是一種「應酬」，並非出自眞誠的。

可是老張殯殮之日靈堂聚集了論千人，他們中除親友同事外，很大部分是他的讀者，更有不少與老張從未謀面，他們到殯儀館也沒有簽名，致祭憑弔一番後，便悄然離去。

當他們向老張致祭時，大部分哭出聲來或熱淚盈眶，這是眞情的流露。老萬送殯送得多，除了死者家屬外，很少表現得這麼悲傷慘痛的，老張生前得到朋友讀者的崇敬，於此可以見之。

這種情感是無價之寶，老張死後雖然沒有剩下什麼，大家對他這樣深厚的情感，可說得是他最豐富的遺產。

來自各方的感情

也有許多讀者不停打電話給老萬，殷殷詢問老張的遺屬，生活是否有問題，學業是否有影響，彼此關懷，讀者們就像我們「萬人」大家庭中的一員，對下一代的培養，視爲自己的責任。

自從上期我們發起募集老張子女教育基金後，老張的朋友和讀者紛紛響應，每天都收到贈款，更有些是從海外──澳洲、英國來的，反應這麼快，

可以在工廠中安置年齡較大的兩個。凡此，都是使人十分感動的事，也是老張三年多來編「萬人雜誌」的最大收穫。要不是藉「萬人雜誌」的溝通，他不會結交到這許多朋友。

讀者的熱情，鼓勵了我們一班工作人員和作者，他們每次和老萬談起，第一句話便叫我「頂下去」，千萬不要放棄。尤其岳騫兄，他願意在百忙中多抽出時間，替「萬人雜誌」拉好稿，因爲他在文化圈中人事最熟，待人誠懇，這任務他一定辦得妥貼。

忙上加忙

本來已經夠忙的老萬，爲了老張已離開我們隊伍，當然忙上加忙；但讀者的熱情，使到我忙而忘倦。我們工作人員和作者都有信心使「萬人雜誌」繼續出版，就像老張在生時一樣。

「萬人雜誌」對我們的意義太大了，不但要繼承老張的志願辦下去，爲了廣大讀者的要要求，也決不能在這時候停辦。老張死後，我們已出了三期，幸而都能準時，沒有脫期，相信回復正常後，「萬人雜誌」還是每星期四就可跟大家見面。

兩歲，老張體魄壯健，老萬是有名的「老爺車」，毛病多多。現在要分擔老張的部分工作，忙上加忙，當然不是好現象，不過，我們有不少拔刀相助的朋友，相信這現象不過一時的，將來我們的接班人一定做得和老張一樣好，到時我的負擔也可減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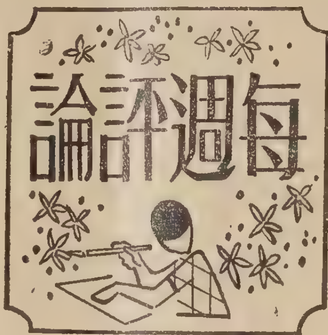
名作家大手筆

雖然那麼多朋友關心老萬健康，董力行壇主還力勸我跟他練氣功，延年益壽，可多寫些好文章；但無可否認我們有着不少思想上的敵人，老張之死，他們可能要舉行「慶祝會」，更希望老萬隨之一命歸西，筆桿雖然鬬不過我們，少了這些敵人，也就可以安枕。

我這麼說，也許有些讀者認爲我想像力太豐富，這不過是「想當然」的事。其實，一個人死去，一切仇怨也不再存在，怎會爲死人而開慶祝會？其實，並非老萬黐線，對方爲人卑鄙淺薄，老萬早已認識清楚，且手上還拿到證據，不過，老張遺體甫告火化，張大嫂悲慟逾恒，對這件事我連提都不敢提，以免影響他的情緒。可是，這種卑鄙可恥的行徑，我三思之下，覺得有在這兒公開的必要。也好使人認識清楚，這位所謂文化中人，其實和榕樹頭的拜神婆沒有兩樣；誰也不會想到，這樣無聊的事情，竟是出自名作家的大手筆。

稔熟的筆跡

東南亞國家的徬徨



當我們讀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每對於處在大國之間的鄭、衛、陳、蔡等小國，朝秦暮楚，不遑喘息的情況，感到憐憫和同情。

今天東南亞的國家正處於類似的可憐狀態。自從四月初中共打出乒乓外交，和「美帝」眉來眼去之後，東南亞國家也急忙設法接近中共，馬來西亞及菲律賓兩國先後派遣貿易代表團訪問中共，印尼正謀與中共恢復外交關係，泰國和新加坡也在和中共試探接觸，大有不能遏止的情勢。

臨危棄友，頓起恐慌

東南亞諸國之急謀接近中共，有說不出的苦衷，也有說不出的矛盾。要想說明原委，不得不稍回溯歷史。

在西力東漸之前，中國是亞洲唯一大國，東南亞諸國從未受到中國的侵畧。可是自十六世紀前後，荷、葡、英、西諸國勢力東下，這一大片島嶼和土地始淪爲殖民地。

二次大戰後，列强分崩，在美蘇爭霸、爭取與國的情勢下，東南亞國家乘機紛紛獨立。但是這些新獨立的小國面對國際共產黨的威脅無力自衛，遂有英國駐軍星、馬，及美軍參加越戰之事。可是近年來，英國由於國內經濟情況日非，無力東顧，因此決定自蘇彝士運河以東撤軍（香港例外）；而美國也由於國內經濟問題及政治問題，自越南撤兵，實行所謂「越戰越化」政策。從民族獨立自主的觀點看，外軍撤出國境是天大的好事，可是在今天則是臨危棄友！東南亞諸國，做了幾世紀殖民地，供西方國家搜刮（美國則甚少這種情形），現在他們竟在赤禍狂燒之際，畏縮退走，這就太不成話了。

英美自亞洲撤軍，實是東南亞國家感到恐慌的一個主因。

十二國中十國有赤禍

仔細數查今天東南亞十二國，內部有共黨武裝叛亂者則有十國，這十國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寮國、高棉、緬甸、印度、菲律賓、錫蘭，僅巴基斯坦及新加坡兩國沒有共黨武裝叛亂。單從這一事實，即可看出東南亞問題之嚴重了！

在內有赤禍的十國當中，印支三邦爲禍最烈，戰火狂燒十餘載至今不息。其中印尼幾乎赤化，喪心病狂的蘇加諾勾結中共搞政變，在千鈞一髮之際，蘇哈托將軍指揮的裝甲師撲滅「九．三〇」叛亂，這是天佑印尼。

上述十國內有赤禍，又明知中共在支持共黨在擴大赤禍，可是又不得不主動去接近中共，因爲西方國家在危難之際棄他們而去。

他們之接近中共，明知與虎謀皮，知道中共決不會完全放棄世界革命的企圖，但是仍倖求萬一，希望中共減輕侵畧壓力。

中共今天對外實行兩面政策：一面是「和平共處五原則」，保證互不干涉內政，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完整；可是另一面則宣稱，支援「民族解放鬬爭」，認爲這是「無產階級國際義務」。

在上述兩面政策之下，遂出現種種怪現象。例如中共紅十字會贈款賑濟馬來西亞水災災民，並且邀馬貿易代表團訪問大陸；可是另一面卻援助匿藏馬泰邊境的馬共，從事武裝叛亂。這種情況，不禁使人回憶戰後，蘇聯一面與國民政府締結友好條約，一方面又把東北日軍三十萬人的裝備移交中共，擴大武裝叛亂！

應走自立自強之路

歷史的教訓非常明顯，今天東南亞國家，如果不能奮起消滅內部的共黨武裝叛亂，單是向中共屈膝乞憐不但無益，反致其害。因此，如其競向中共送秋波，不如勵精圖治，增强社會、政治力量，實施公平的經濟政策，以斷絕赤色細菌的繁殖；然後再整飭軍力來剿滅共黨的叛亂武裝。

共黨武裝並非不可消滅的，希臘、菲律賓、印尼都曾肅淸大規模的共黨武裝。無奈印尼和菲律賓因政治腐敗，共黨叛亂隨時滋生復起。中國剿共有兩句古老的口號：「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實在是一個好的反共原則，可惜中國自己也沒有充分實行。

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以心臟病病卒，享年五十二歲，遺下一妻四子女，遺孤俱未完成學業。張先生生前友好特發起募集子女教育基金，使他們能繼續求學，目前已集得八千餘元，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張先生的舊雨新知，望伸出同情之手，扶掖弱小。如惠贈款，請以劃線支票寄交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每週公佈數目，以昭大信。

下面爲上週收到欵項的數字：

董力行 五百元
黃蘊琮女士 一百元
羅瑩女士 一百元
陸重光（英國）七十元
怒吼社 二十元
謝興濟 五百元
鍾國康 一百元
黃 太 五十元
萬人一讀者 五十元
劉榮傑 二十元
吳興記書報社 二百元
嚴以敬 一百元
李世昌 五十元
高先生 四十元
林哲齋（澳洲）二十元
鄭秀堂 一百元
莫輝宗 一百元
紀 年 五十元
曾 樓 三十元
山讀者 二十元

本週合計二千二百二十元，連前共八千零八十元

（因篇幅所限，尚有多位捐款者芳名待下期發表。）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九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六月十七日出版

出版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萬人雜誌

（第一九〇期）

勞資雖是對立，但必須幷存！

資

勞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毛澤東跑江湖

岳騫 著

本書是毛澤東出世之第二集。敍述毛澤東自進入第一師範讀書，及畢業後在社會活動的情況。此時毛澤東尚未找到政治歸宿，在社會上單人匹馬亂撞，因此，與各階層人人皆有廣泛接觸，多采多姿，笑料百出。若要了解毛澤東以後事業成長的過程，則此書非看不可，凡閱過「毛澤東出世」的讀者，更要繼續閱讀本書，趣味更濃。定價港幣六元正。

經售處：湘濤出版社，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對大陸觀感

強秦兇暴政不修，枉以仁義化為仇，
賢才遺棄奔異國，猛將遭誅失謀猷，
五常紊亂人倫廢，三綱垂地猴冠頭，
智士悲歌白水句，誰肯攘臂定神州。

壇主評語

林先生之詩，說出內心觀感，言中有物，議論極佳。該詩為十一尤韻，韻腳不錯，且無重字，而具有愛國之心，詩中所言，五常紊亂，沐猴而冠，今日共黨大陸，確是如此。

該詩祇有平仄，尚須調整，對仗雖好，並未達到至善之境，例如：「賢才」對「猛將」、「五常」對「三綱」，均好，「奔異國」對「失謀猷」，「人倫廢」對「猴冠頭」，則較為稍差，若能再加工夫，以林先生之詩才，定有精心傑作而不難達成最高境地。

壇主於上期，說明平仄之重要性，近來許多詩友來稿，詩則極好，平仄多半弄錯，做詩平仄不妥，讀之似有阻礙，而不順口，並有若干人不注意有重字，故每犯有重字之病。林先生詩，已無重字，所差者，平仄而已，壇主為提倡詩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不厭其煩，詳細解說，每字寫出，均須經過思索，不敢胡言亂語，又考慮不能因評詩而引起對方不快，故多委婉申論，避免作者反感，而失推敲之義，茲將林先生之詩，原意不動，略加搬遷，更換數字，使平仄調順，音調符合，即是好詩，以供平仄不妥之諸詩友，作為參考。推敲如下。

兇暴強秦政不修，國民七億視如仇，
妻兒遺棄逃方外，地主誅夷失遠猷，
紊亂五常誇語錄，拋殘八德自冠猴，
悲歌白水伸孤憤，攘臂何人定九州。

神州二字，本來頗好，因「神」字是平聲，不能使用，祇有改為「九」州，九字是仄聲。

請以詩韻作參考，自一東至十五刪，自一先至十五咸，均為平聲，一董以下皆為仄聲，平聲雖有上平下平之分，不必研究，研究太深管「上平」「下平」，知道平聲即可。「上」「去」「入」三聲，均是仄聲，用檢查詩韻之法，先將平仄劃分清楚，任何之字；均知是平是仄。然後在造句之時，再注意用字。例如五言：

上句「仄仄平平仄」，下句「平平仄仄平」
上句「平平平仄仄」，下句「仄仄仄平平」
上兩句，和下兩句，可以反轉使用，又例如
上句「(平)仄平平仄，下句「平平(平)仄平」

上句第一字未依規律，下句第三字，又未依規律，但是並不算錯，此所謂「一」「三」「五」不論也。

再舉七言為例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

注意二四六，平之字，不可相同，一三五相同，則不論也，所謂「不論」者，即是可以使用，最好連一三五也論。使之全部符合平仄，則讀起來音調更佳矣。

陳其見先生來函

前一八四期，壇主有「羊城舊遊」詩，頃接陳其見先生來函：

力行先生文席，萬人詩壇，批評中肯，立論透闢，誠不愧為壇主，一八四期所載登「鎮海樓」舊作，深得懷古體裁，但所錄長聯，

萬千刼危樓尚存，問誰摘斗摩星，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只)我(倚)欄看劍，淚洒英雄。

下聯兩字有錯，實為「使我凭欄看劍」，恐手民之誤。至謂是胡漢民親筆所撰，有待商榷。

憶戊戌變政，時方髫齡，負笈羊城，嘗從前輩郊遊，經越秀山鎮海樓前，仰觀長聯，輒徘徊不忍去，蓋聯文及字體，皆渾成雄厚，恰與斯樓相配也，惜作者及書者，均未署名，且不附年干，無從考據耳。

老城，年僅弱冠，已工詩文，後有「不匱室詩集」，在當時尚未成名，且從未以書法見稱，辛亥革命成功，首任廣東省都督，雖為時甚暫，已一鳴驚人。民國後，亦曾撰書楹聯，鶴頂格嵌「五層樓」三字，懸掛鎮海樓內，文曰：

五嶺南來，珠海最宜明月夜。
層樓遠眺，白雲猶是漢時秋。

聯為木刻，字體韶秀如其人，然略欠工力，又廣州跨海鐵橋題額，「海珠橋」，寫曹全碑體，是胡所書，並親筆簽名，略舉所知，有瀆清聽，即頌撰祺。

壇主敬答

其見老先生，戊戌變政之時，即已負笈羊城，今日春秋，當在八十左右，鎮海樓長聯，居然察及二字不符，賜書指正，足見文學高深，對古蹟名勝之關懷，又蒙示知樓內，有鶴頂格對聯，及「海珠橋」三字，為胡漢民先生所撰，對胡氏書法，並指明碑體，證明老輩人讀書，何等精細，髫齡所見，記憶猶新，至堪欽佩。

至於樓外長聯，作者書者，均未署名，且無年干，戊戌之前，即已懸掛，斯時展堂先生尚未成名，證明該聯，並非胡先生手筆，先生之說，是有根據者，鄙人當年，逃難之身，心緒不寧，走馬看花，匆匆一瞥，二十年來，祗憑回憶之所及，人云亦云，何暇證其來歷，並非手民之誤，實鄙人記錯之所致也，蒙賜更正，至深感荷，印書之時，亦當附記先生指正之功，謹謝數語，恭祝健康。

錦江先生注意

本壇一六五期，閣下所寫「懷葉君」之詩，茲有柬埔寨華僑，葉明先生來函，他的令兄葉光，又名阿利，現居大陸，久不通信，聞在大陸因禁，不知閣下所懷之「葉君」，是否即為「葉光」，或為同姓而另有其名，請你賜函詩壇，以便答覆。壇主附言。

大陸難民住室被佔　拜葉錫恩議員之賜

借本刊篇幅發表致葉議員公開信

人傑、贛萍二先生：

讀者在大陸遭共黨折磨，非筆墨可言。內子哭得雙目失明，來港痴呆三個多月，今又被左仔利用哀求葉議員之力，雀巢鳩佔，無處申訴，因氣成病，故寫函一封給葉議員，請貴刊代登，以申正義，亦癒我病

葵涌新區二十二座二二九室
盛朝新上（五月二十日）

錫恩議員勛鑒：

一貫憫人之心，援助小民，人同崇敬，故每次當選，多數正義人士為後盾。尤在未選前納言能兌現，難能可貴，使港九市民造福不淺。唯有一件事議員疏忽或遭受蒙蔽，藉議員權力，不分皂白，使一方得益，一方受損，這像白玉留瑕疵，實美中不足。

緣由小民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石硤尾六村災民善後承蒙政府配給徙置屋，屢遭同居欺凌調遷凡六次（徙區有案可查），一九六四年八月間葵涌新區建築尚未完成，徙區為疏散市區過擠，徙往郊區，不足人數，也體恤配給一間，單門單戶，免與二戶同一門口出入之糾紛。故民遷居後，不惜犧牲金錢，裝修耗費頗巨，願離市區徙往郊區，把平生積蓄，付於裝修與添置傢俬，自以為單門一戶，一勞永逸，免被人騷擾，可高枕無

七月間赴大埔墟工廠工作，故請托三一六室隣居代為交租（另給酬勞），詎料去歲六月間接該管區長通知，要民搬回居住，始知三一六室企圖雀巢鳩佔，說民另有地方居住，民不得不將屋證取回自己交租，並將該三一五室鎖住。不料三一六室每晚飭其六個女兒從騎樓爬入睡覺，每月用電五元多（有電費單為證），並將前門門住，民自己有鎖匙，反而不得入。三一六室再屢向區長控告，想據為己有，一派胡言假話。民不惜離開崗位，於十二月六日由大埔搬回，但門被其關閉，一迫得毀而入，再重裝修門鎖鐵閘，一併封閉騎樓，用去五百餘元。民夫婦二人每日由葵涌返大埔開工，車資每天六元四角（十四座），精神、時間金錢、身體損失重大，忽十二月十六日該管主任云要把三一五室取消，另調小房給民居住。民當時不知是何緣故，據該管主任云：此係由葉議員來函徙置總處之故。民返家責罵內子和睦隣居，內子不甘民責罵，憤羞欲在三一五室自殺，甘為厲鬼，使三一六室居不得安，事後幸得親友挽救，否則不堪設想。

三一六室戶主羅錦勝，任職小輪公司為大偈，二個女兒入廠工作，月

格任廉租屋宇，為不願付出一筆裝修費與搬遷費，故使其妻李水妹假裝極其窮困，哀求議員憐恤，去函徙置處迫民他遷，雀巢鳩佔，乘機得之，省卻裝修費與搬遷費。民之隣居不值他所為，貴議員竟聽他一片胡言，不明眞相，徙置辦事處亦未敢把實情具覆上峯。民自十六日聞主任之話，十八日赴慕光小學欲見議員請收回成命，沒法見面，因此事患病，後懇見該校李主任，說明欲見議員原因，並將申訴書，給李主任閱後，蒙他賜寫議員辦公地點時間，派咭輪候。

民自十八日下午未見到議員，因病纏身，到三月二十日病況加重，請求老闆派人代替工作不成，乃替老闆結束在大埔同茂坊B號美雅手套廠第一分廠，因而一度失業。

我的三一五室在三月底取消，四月七日遷出，三一五室四月二十八日配給三一六室羅錦勝，這又是我第六次的損失。況大屋搬細屋，傢俬無處安置，只好抛棄送人，玻璃及雪柜損壞，這種無謂的損失，如果及早取消，我也不會由大埔搬回與再裝修及失業之苦，也不致患病。

民係大陸逃港難民，來港二十載向奉公守法，今被雀巢鳩佔，不見天日，所謂天下烏鴉一樣黑吧！民對議員噤若寒蟬，恐說錯一句話，要誹謗賠償名譽損失，民罪該萬死，故而自刺激成病，四個多月，現仍醫治中。民認為議員對政府和平民一切須秉公處理，不偏庇任何一方，凡事親力親為，方不致悞，為民造福之事，不妨多做，多請體察，免被壞人單方面利用為盼。

民之大陸祖墓田園均可犧牲，區區平民屋，寧可踎街，亦須申張正義。他們利用議員權力，心實不甘，民仍以君子之態對他，從未有惡言相向，使他良心責備。他的行為絕不得到街坊隣居同情，一查便知。謹請葉議員賜覆為盼！

長期讀者身份證號碼B641264
盛朝新謹上

揭發，促請國府今後在外交上多作努力，在國內外加强宣傳及教育工作，努力肅清台獨等野心，努力建設台灣，為反攻而努力。並在保衛釣魚台領土主權及海域探測權方面，盡最大的

這行動呢，倘能如此這無疑是對各野心人的一大打擊，及對同胞及國民的一大鼓舞，海內外同胞都會支持政府的行動的！

讀者龐偉尚敬上

作者答覆讀者 對政府可鞭策

岳騫先生：

於三月二十九日，閣下一文中，不其然產生共鳴，感到國家的重要性，過去日本對待中國的行為，以致兩個中國，有着絕大關係，以致香港人有一種有家歸不得之感，正如先生所說萬功不復之害，如今又對釣魚台染指，如今的中國人應很下意識的進行抗拒，因有了上次之經驗，可令人痛心疾首的台灣政府，竟收下了被日本在釣魚台扯下的國旗，當時未有一個抗議照會，這算什麼？承認中國人佔領了日本的釣魚台嗎？台灣政府應照大陸政府處理珍寶島的態度處理，我並非偏幫任何一方，反正兩個也是中國，我又是中國人。眾所週知，日本民族，是被中國秦朝放棄的一群，當時中國人放日本在眼內嗎？天知道，這竟種下了禍根來，以致有今日收場。

日本人民族性是怎樣的，我不敢莽下結論，但以我所知，趾高氣揚，自以為是，主觀立世，佔有成性的一族，因我和幾位日本人做了一次短時期的朋友，這些結論就是在結識他們所給我的印象，對每一事非常小家。

我不知怎才可以杯葛日本在香港的經濟地位，我只有抵制日貨的消極方法，相信若然這方法能大大的推廣至每一個中國人不用日本貨，不知日本有何感想！

先生抱歉在這裏發了這麼多嚕囌，多多包涵，最後祝中國人民有一天能和日本仔來一次總算賬！並祝工作快樂

讀者香港人上（五月卅日）

香港人先生：

大函因幾經轉折，收到甚遲，故至今始覆祈諒，先生愛國之情與弟相同，彼此原為同志，但對於政府處理釣魚台問題，其中真象未能了解，予以鞭策則可，指責應稍候異日，未知尊意如何？

祗復並頌

撰祺

岳騫敬復五月二十六日

代郵

澳洲雪梨林哲齋先生：詩稿已交壇主，附給毛澤東信不便刊出，先生以君子之腹去度小人之心，這種信不會起絲毫作用，因為毛就是要殺絕知識分子，實行愚民政策。

孫超萍先生：你寫給邵逸夫的信，不便發表，因涉及法律問題。不妨直接寄去給他親收，或可收到「旁觀者清」的效果。原信已由郵寄回。

覺初先生：寄張先生之大作已收

文化鬪士又弱一個

讀者深表悼惜

要化悲傷為力量

——編者

萬先生：

閱報驚悉贛萍先生不幸病逝，不勝悼惜。贛萍先生忠肝義膽，素為弟所敬佩。今一旦仙逝，不僅本港反共陣營失一大將，即我中華民國亦折去一名能文能武之良材，思之能不令人神傷！茲謹奉上花圈代金支票港幣一百元，請代轉交贛萍先生遺屬，並請代致慰問。

弟楊祖靈敬上（六月二日）

往年一個暑假，我在星島日報編輯部會見了張主編。還記得當日的張主編是那麼健談、和藹。由於功課的繁忙，一直至今仍未有機會再與張主編會面。想不到事隔未及一年的今日

幸消息，心中不禁有了一陣傷感。從此，我們便失去一位良師益友。人總是要死，張先生能壽終正寢，總比身在大陸，終日憂慮，朝不保夕的大陸同胞幸福得多。死者已矣，我以為我們應化悲哀為力量，繼續辦好「萬人雜誌」，使雜誌成為反共反台獨反惡勢力的一支强大軍旅，團結雜誌的讀者，成為將來反攻復國的一支强而有力的部隊，則張主編雖遠離我們，我相信他必定會含笑九泉！（范貞）

萬人傑先生：

閱報載，驚悉張贛萍先生病逝醫院，悃然者久之！弟一身叢脞，百務棼如，張先生出殯，恐未能親臨執紼，深引為不安。茲隨函附上港幣一百元，以五十元請代轉送張先生家屬，以示慰問；五十元奉獻萬人雜誌社，作為悼念張先生之喪。 林邊客拜啓

（該款已悉數轉送張先生遺屬。 老萬。）

中學生慨乎言之 小爬蟲到處活動 國府要加强宣傳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一個英文中學的應屆畢業生，雖然會考將至，應擱下一切，待考試後再談。但我因心中實在太感慨而不得不寫。現有幾個問題希望先生能為我解答。

㈠自從國府播遷台灣，迄今已二十一年多。在經濟、民生、教育等方面無疑是有長足的進展；然近年在外交上已似失去優勢，外國紛紛勾結中共，為求與彼通商，中共亦急不及待與彼等國家交易，致使國府漸處於外交政治逆流中。即美國反共盟主亦紛向中共送秋波，不惜犧牲正義及中華民國之友好。而中共在經濟及各方面亦在進步中，閣下認為國府對反攻大陸一事，有可能嗎？

㈡想閣下深知海外各國中國同胞的願望，他們都是深切盼望中國大陸能夠光復，使他們能返回舊日家鄉的。希望閣下能將此點向我國府闡明，加强他們的信心和力量。然而從報章雜誌及留美、加朋友的來信，報導中知道現在美、加有不少華僑，特別是青年人，都是親中共的。那裏搞台獨及親左派的人非常多，現在還有一隊叫義和團的青年，發起不准外國遊客大批到唐人街及華埠參觀。他們又放映出大陸來的紀錄片，原來他們也是親共的。大多數人喜歡中共，因為他們都認為中共做得出原子彈來，這就能表示中國的强大。但他們又何曾想到那些原子彈都是由千千萬萬同胞捱餓，飽受壓迫而來的？他們自己生活在異國，享受正常健康的生活，那裏知道大陸同胞的苦況？有些更不知發奮，不務正業，在大陸的同胞沒書讀（沒有眞正的教育），被下放、受勞改，若讓他們回「祖國」去服務，相信他們一定不肯去，就是去，他們就會知道個中滋味了。

以上是我的朋友在來信中所提及的。我深信「義和團」這一類的所謂團體，在美、加正多着呢。那朋友也提及近年來唐人埠亦從一個一向受人尊重的地方變為治安不良的地區，其中不務正業的青年結黨搶劫、打鬪。使唐人街居住的人，晚間出外，常提心吊膽。除了華人如此外，也有很多黑人和呂宋（即謂西班牙話的人）幹這些事，打擾當地華僑。據我所知，除了台獨分子和滋事不守法的人外，現在還有很多從香港或東南亞派去的青年共黨特務，在美、加一帶進行滲透。他們的目的在於向當地的華僑，特別是熱血青年進行思想滲透。我極希望能借助閣下的力量，向香港市民報導一切，使他們知所警惕。希望他們能夠多些向國外親友作正確詳實的報導，更盼望能以閣下輿論的力量，促請國府對外作更有效的宣傳，辦更多中、英文報刊，使當地華僑有正確的認識（該信中亦提及當地的中文報紙，大部份都是刊登廣告及黃色小說。）

當然，該等地方忠於國民政府的華僑也不少，但他們不敢說話，也得不到政府協助。這些華僑都是國家的好人民，所以希望國府能對他們有多些照顧，起碼是心靈深處的安慰。他們不少都盼望能夠知道國內的一切建設，及消息，以滿足他們心中的需要。也有很多從台灣去的僑生，去到彼邦，被利用去參加台獨或類似的不義活動。據我所知（一些在台唸大學的朋友所告知的）台灣的人唸完中學或大學後，都要去美國或加拿大留學，假使從美、加回國的話，會被人視作在彼邦沒出息才返國。他們有此種心理，一去不返。

㈢我也知道今日香港很多學校（如我現就讀的學校便是），報紙都被左派人士滲透，如我校教中史的老師，他極力教我們讀毛共發行的書籍，讀毛咒、寫毛字，又作歪曲的歷史教授，作人身攻擊，宣傳毛共政權的偉大，毛共的理想政治，毛共原子彈等，極力宣傳，極力使我們班中（特別男生）的無知、衝動和愛國熱忱沸騰變得激烈。他更時以惡意攻擊台灣國府，使我們憎恨她。不幸地，我們班中亦有不少同學中了他的圈套，他們變得激烈和盲目。

今日香港有不少青年也是如此，他們被人利用作各樣的事而不自知，釣魚台問題等事也被他們利用了，事實上今日香港不少人所謂「中立」的，他們不滿意國府，不贊成中共，但卻媚共。

為這一切，請閣下以萬人雜誌、

讀者捐貲六十元 充萬人雜誌經費

萬人傑、張贛萍列位先生：

貴社一向為國家社會着想，發揮公正言論，不畏强權，在艱苦經營環境下，不屈不撓的奮鬬精神，殊堪敬佩。

有一件重要事要向列位陳述一下：我們國家舊恨未算，新怨又起，日本帝國野蠻侵畧，不講道義，見利忘義，近來又圖侵釣魚台，野心無止境。我們同胞應加强警覺，團結起來，同仇敵愾！

鄙人常閱「牛馬集」與「萬人雜誌」，對日本及共產黨橫行，見解深有同感，望列位繼續努力，在報刊鼓吹，打倒國際姑息奸邪。茲特捐助「萬人雜誌」經費港幣六十元，奉達微意，以表愛護「萬人雜誌」前途，敬希接納。

魯庵敬言（五月十五日）

，收買一些專做美國如息份子應聲蟲，舉行違法「示威」，一方面迷惑僑居地人心，二方面離間中日兩國友誼，甚至希望挑起中日兩國軍事衝突，以遂其瓦解自由陣營，使毛共重溫民國二十六年的幻夢，所以不惜收買一些漢奸、流氓、台獨分子，幹其不可告人的事。殊不知人民眼睛雪亮，愛國人士絕對不受欺騙，第二次「示威」到得三九兩個七人，無人參與毛共台獨的勾當！

綜述香港三次示威運動的前因及其後果，其始乃因大中學生爲着保衛釣魚台主權，發起和平示威，出發點爲激於義憤，這是絕對純潔的愛國運動，更不影响僑居的治安，我們絕對支持。而毛共走狗及台獨的臭蟲，以挑撥離間的「示威」，派發煽動傳單，搗亂別人商店，影响社會治安，我們絕對反對。尤令人憤慨的，他們在美國領事館門前示威，而有幹過作毛共幫兇，反對越戰的職業示威分子參與其內。至於五月十六日的第四次示威，亦不能免除別有用心的歹徒混入，從中煽風點火。如那些標語中「不容英帝在香港作惡，去你的英帝殖民地主義」試問保衛釣魚台與英國何關？至於「FUBK」字也出現標語中，決不是大中學生的人格，必是毛共走狗的傑作。最後我們大聲疾呼，喚起我們的正義僑胞，提高警惕，認識毛共、新左派及新漢奸的陰謀，尤其是要認識毛澤東及其走狗的眞面目，決心擁護國府反攻大陸，消滅禍國殃民的毛共，解救大陸同胞，這是當前的急務。

釣魚台無論在歷史上、地理上，均屬中華民國領土，不容置疑，我國府經已嚴正聲明，並循外交途徑處理，絕不容任何人侵佔，請我同胞放心，不受毛共愚惑，堅定信念，直至收復我們故鄉。

加國安省中華總會發表聲明 指香港「新聞天地」報導失實

編者按

五月二十九日接本刊長期訂戶加拿大多倫多安省中華總會館主席林仲文先生掛號航空信，指本港「新聞天地」一篇通訊報導失實（詳情見本文），經該會常委會通過，一致主張發表聲明，並將此聲明寄交本刊獨家刊載，以正視聽。

本刊一貫作風，有錯認錯，無錯要辯。此事既關係一個反共團體的名譽，故特予刊登。除請「新聞天地」見諒之外，並歡迎「新聞天地」的作者，也來文糾正——如果是報導不錯的話。

事由香港出版之「新聞天地」第二十七年第十七號，有程國強君一篇「溫哥華航信」，題爲：「加華僑痛擊毛蟲」一文，中有涉及本總會館事，恐以訛傳訛，引致各界誤會，經本館常務委員第一次會議通過登報聲明，用作澄清。

查該文有涉及本總會館之一段如下：「東部的多倫多和西部的溫哥華，愛國反共僑胞與毛共爪牙，都曾有數度短兵相接的戰鬥，其中最令人興奮的，乃是多倫多的黃衛青，爬上中華會館取下『五腥旗』的壯舉，可以說是鼓舞了全加各地反共人士的士氣」。照文中所說，多倫多之中華會館，顯會掛上了「五腥旗」。

該文旋於四月二十九日及五月三日，先後爲三藩市之「少年中國晨報」及紐約之「美洲日報」轉載，本總會館除分函該等報刊要求更正外，特聲明如次：

一、本總會館章程之第一章第二條（即本館宗旨）載明：「本總會館之設立，以增進及保障所屬僑胞福利，擁護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推行新國家建設爲宗旨。」

二、本館前身爲「中華抗日聯合會」。抗戰勝利後，易名爲「安省中華總會館」至今。

三、本年度新職員就職之日，我們曾揭櫫：「尊重倫理，擁護自由民主」。並强調本館有擁護政府的傳統性。

四、關於黃衛青先生扯下「五腥旗」事件，乃在本市另一華僑團體內發生，與本總會館無涉。此間人士知之甚詳。程君遠處溫哥華，報導失實，該刊不察實情，貿然刊出，致引各方誤會。

五、除去函該刊更正外，特此聲明，以正視聽。茲後凡對本總會館名譽有損之報導，將依法追究。

加拿大多倫多安省中華總會館主席黃仲文

中華民國六十年五月二十日

不反對加價決擁護到底

編輯先生：

貴刊於一八四期起調整售價，由於工料費用一切開支增加，迫不得已調整售價，每本零售一元。本來凡是加價，顧客一定反對，但「萬人」是反共前鋒，揭開共黨假面具，不怕權貴、惡勢力的唯一刊物。「萬人」此次加價，明眼的人一定明白。現在百物俱漲，「萬人」縱然不賺錢，也不能長期賠本，更且編輯先生保證更加努力，所以此次調整新價，我敢保證，擁躉們一定不會斤斤計較區區二角錢，一定擁護到底。

彭金榮（五月十九日）



邇來中共言行近於失魂落魄

萬人雜誌編輯先生：

近來中共言行，淺薄者會叫好，但我卻覺得中共諸酋近於失魂落魄。當一個人得意忘形時，一旦突遭大難，必然會失魂落魄，神不守舍，言行失常。細看近日中共周酋言行正是如此。一是歡迎美國人入大陸，已有乒乓隊員及兩教授訪問過。一是响應「美帝」的話，大陸與台灣直接談判。怎奈國府不受騙，即刻回復說：「漢賊不兩立」。一是周酋說：對於越戰，蔣總統比澳洲總理聰明。周酋的目的顯然意在澳洲退出越戰，但連帶地卻也吹捧蔣總統。

以上所述皆可證明，中共業已失魂落魄，語無倫次，失掉常態了。然何以致此？簡言之，不外天災人禍。先說天災，中共作風，一向是誇大喜訊，密藏惡耗。但紙包不住火，始終也會露出。此有兩事可證：㈠逃亡增加，據最近港府發表，五月份由大陸逃港人數已超出四百餘名。一方中共加緊海陸嚴防逃亡客；一方逃亡客卻不斷增加。這是什麼緣故？無他，逃亡尚可活，不逃必定死。因中共共幹或什麼兵，也有同感，故不願認眞執行僞命，讓他們逃亡可也。㈡是大江南北鬧旱災，五月二十九日工商日報已有披露。友人某最喜吃鯽魚，過去數年可以隨時買到，但今年卻絕市了。此鯽魚出產於安徽、江蘇各省池塘中。中中，必然是池塘乾枯了，所以香港吃不到鯽魚。池塘乾枯並非小事，那是證明大陸旱災嚴重，人民發生飢荒，共幹、兵當然也會受影响。這就是上天降下災殃，「天厭之，天厭之」毛共快要完蛋了。

再說人禍，過去是共產黨慘殺人民，今則是狗咬狗，共黨自己打自己。詳見萬人雜誌第一八六期社論「毛共內爭再度緊張」。共黨本質就是永久鬥爭，毛鬥倒劉，但林、周何嘗不鬬毛？林周江也互相在鬬，只有同歸於盡而後已。同雜誌一八七期社論「馬列語錄之出現」，內謂「紅旗」刊物刊載在毛語錄之上，發現馬列語錄。毛澤東一向反對「以死人壓活人」。今居然反其語而行之，此事當然不簡單。此證明毛酋大勢已去，或已經入地獄受審了。

白華端午節後一日寫

揭穿新漢奸新左派陰謀

袁陽照

最近由香港傳染到美國，再由美國傳染回來香港的一小撮以「示威」爲職業的敗類，欲借「保衛釣魚台」的機會，實施其爲毛共張目的伎倆。吾人爲中華民國的國民及僑民，保衛國土，維護國家領土主權，是炎黃子孫應有的神聖責任。但是如果以保衛領土爲名，間接爲殘民以逞的毛共政權及台獨壞蛋張目，就是漢奸賣國賊的行爲。吾人站於正義立場，是堅決信任國民政府，擁護　蔣總統，一切國際糾紛，由我政府循外交途徑解決；而不是示威遊行及詆毀政府，讒言惑眾來解決問題的。

雖然近年來美國政府受着一批愚昧無知的姑息份子所包圍，有些人或許受毛共所收買，致尼克遜總統不惜背信棄義，謬然宣佈於一九七二年將釣魚台列嶼交與日本管理，及不斷發出親共謬論，這是無理將我中華民國之領土，交與別人，而且破壞中美友誼，當然凡我炎黃子孫，均不能容忍。惟是我國府外交部立即爲了此事，發表聲明及提出抗議，而全球精忠僑胞，更上書　總統，陳述維護我國領土的主權，亦經總統府秘書長明確書面答覆，申明政府維護領土主權的決心，一木片石亦不容許受到外人的侵佔，同時即訓令前駐美大使周書楷外長以嚴正的照會，聲明我國對釣魚台的主權，決不讓任何人加以攫奪，並特別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嚴正的抗議。最近我國外長亦在台北召見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先生，闡述我國維護領土主權的一貫主張，並致送備忘錄以表明我國的立場，足以證明國府對釣魚台的決心維護，絕無置疑。反過來說，殘民以逞的毛共集團，正在把東北二萬方里之土地，無條件奉送俄人，更以開採有色金屬爲名，將西北的詳細地圖亦奉送俄人手中。至於台獨漢奸，更居然認爲釣魚台是日本領土，試問誰人賣國呢？僞裝着「愛國」欺騙僑胞，利用易於衝動的純正愛國青年和學生，作爲他們別有用心的工具，從中滲透，幕後操縱，這些既非愛國，而又行爲卑鄙的伎倆，就可以從留美學生所發出的戰報口號，證明充分顯示出漢奸賣國賊及與毛共同樣下流無耻，全部誣衊國府，與保衛釣魚台風馬牛不相及。由此證明這些僞裝「愛國」的漢奸，　卑鄙到何等程度了！

香港方面，四月十八日在聯合書院內舉辦關於「釣魚台事件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公開論壇，竟有人在台上大罵國民政府，而且叫囂「解放台灣」，後爲正義人士轟走，待近散會時候，竟有個自稱工人的左狗，要大家承認毛共政權，並破口大罵國民政府及我　英明領袖，當時在座一個美國賤種，毛共幫兇費正清所收買的應聲蟲包錯石，此人前經萬人傑先生戳穿其賣國陰謀，一個時期已銷聲匿跡，此次亦發現他在場鼓掌，可見正義人士的愛國運動，亦爲毛共滲透。何況以某年代刊物，平時連中華年號均付缺如，且專門轉載美國姑息份子詆毀國府的荒謬文章爲能事的主辦人來主持示威，其出發點如何，就可想而知了。現在我揭穿其陰謀，毛共大發囈語「解放台灣」二十一年，不但無力攻下金門，國民政府一天比一天强盛，四海民心所歸，反攻大陸，指日可期。毛共在恐懼之餘，故不擇手段

鐘聲劍影錄

陳誠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張治中便繼其接長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乃特別拉攏周恩來和郭沫若。其時周恩來當中共的駐渝代表，由於中共挑起「合作」的假招牌，所以周恩來也幹起了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也當政治部的廳長。這位紅色的狐狸，也樂得巴結這位「民主」的將軍，以探取我軍政的虛實。而這位「進步」的將軍，也以中共的友人自命，挾共自重，以此種微妙關係，想在譎幻的政海中構成暗流，有一股重大的影响力量，形成如果和中共政治協商，則我張治中舉足輕重了。在誅心論而言：「食曹操飯做劉備事」的所為，則其心可誅矣。但張治中確比水晶猴子更玲瓏，當時在重慶防共的監視網中，他卻位極人臣，其手段之高，運用之妙，凌乎那「厚黑學」法門之上。

抗戰後期，美駐華大使赫爾利導演「國共談判」，赫爾利僕僕於重慶與延之間，張治中便以緩衝人物，代表 蔣委員長飛赴延安，與毛澤東商談，並邀毛澤東到重慶協商，毛澤東要美使赫爾利做保鏢，惟恐有生命危險，要張治中保證，張治中拍胸膛，絕對保障毛澤東的安全，護送毛澤東去，護送毛澤東回，在赫爾利和張治中夾護之下，毛澤東才敢起程，到了重慶之後，毛澤東比諸劉邦赴鴻門更徬徨，但現代的項伯——張治中，做得比項伯更周到，重慶一口槍聲，嚇得毛澤東在酒會高呼 蔣委員長萬歲，扮演得比劉邦更高明，結果，放虎歸山，鴻溝反約，大陸之失，罪魁者張治中也。

最可殺，推心置腹，竟爾背叛作張松。

徐蚌會戰，國軍損失慘重，形勢惡劣，於是採取應變行動，以應付未來的重大措施，即發表陳誠為東南軍政長官，鎮台北；張治中為西北軍政長官，鎮蘭州；張羣為西南軍政長官，鎮成都。最高當局將張治中與張羣、陳誠同列，推心置腹，張治中自應鞠躬盡瘁，以報寄命之重，奈何中山狼，竟別懷鬼胎，暗中參與「逼宮」，可殺者之一也。徐蚌之役以後，國軍裝備急待補充，國防部乃電令將存渝一批軍火，運京備用，到了漢口，白崇禧扣留下來，裝備了第七軍，及國防部命令白崇禧迅將軍火發還運京，白崇禧乃「禮貌的抗命」。民國三十七年的十二月末，白崇禧發表通電，主張和平協商，接着湖南、湖北、河南、廣西四省參議會議長聯名發表通電，要求 蔣總統對個人進退問題，作一明快決定，免誤和平談判。這四省議長的聯名通電，是誰在幕後唆指，不問可知，實行明朗化的逼宮了。張治中便於此時，於飛赴蘭州任所之便，道出華中，故意在漢口逗留一宵，與白崇禧閉戶款談，強調要蔣總統下野，要李宗仁出面與中共和平協商，同時對這個緩衝談和的責任，竟毛遂自薦。這事談於暗室，不為外人所知，但後來為桂系中人所洩出。張治中之居心，繩之中國傳統道德，眞是禽獸不如。賣黨求榮，甘做現代的張松，可殺之者二也。

李宗仁登上代總統寶座，急急惶惶於和平談判，積極進行組織政府的和平代表團，團長一職，李宗仁自然屬意於毛遂自薦的張治中，如果張治中澟於淸議，當然要敬謝不敏，但他自己打如意算盤，想憑周恩來、毛澤東的交情，早點賣身投靠，但卻作猩猩，故作推庄的返回蘭州，經李宗仁的函電交馳，才回京籌劃進行，於是邵力子、黃紹雄、李蒸、章士釗、劉斐等出任代表。起程前，張治中還作態的親到奉化，向 蔣總裁請示，蔣經國先生便開門見山的對他說：「書記長！你這次去了，便不回來。」張治中問道：「何以見得？」蔣經國先生冷冷的說：「等着瞧吧！」果然，代表團中只有黃紹雄曾南回走過一遭，但卻不是回來報告談和的概況，而竟是替毛澤東勸李宗仁投降，不得要領，又向北飛去了。蔣經國先生看透了張治中的用心，這個張松出賣了黨，竟向新主子投降了。

這個「矮仔」張松，抱着滿團高興，以為毛澤東、周恩來也必親來接老朋友的飛機，怎知中共給他一個下馬威，使他挨一下悶棍，當代表團於四月一日飛抵北平，連中共三流人物也沒有一個到機場，一盤冷水，淋得張治中冷了半截，和當年赴延安備受熱烈歡迎的情況，眞有不堪回首之嘆，那時，我們在穗看到張治中受到冷落的新聞，不禁為這條可憐蟲自取其辱的可悲，枉他自命為周恩來的朋友，卻不深切了解中共的價值論，那時，張治中已無利用價值，毛澤東不斷來使，乃是玩弄統戰的手段，拿張治中來做猴子戲，給世人看看，非有過愛於張治中也。後來，張治中幽居燕市，形同監禁，不能越北平一步，「進步」將軍，未知自悔於自誤「進步」否⁉

七、西行亂唱拉回盛世才的梁寒操

梁寒操先生以書法名於世，得其片簡數行，亦必珍之，藏之。視同拱壁。自于右老歸道山，求當世墨寶者，莫不踵梁寒老之門，比年以來，梁寒老漸以書名掩其功業矣。

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之時，梁寒操先生甫自新疆歸來，以中央幹事出席羣英大會，因其萬里之行，使盛世才投回中央的懷抱，大會同人無不矚目，蓋此新疆殺人王，於治新疆十二年當中，所殺的人不會少過十二萬，前後有六次大屠殺，一向高唱新疆特殊化，實是閉關自稱為王，由於新疆與蘇聯毗鄰，又為了趕走馬仲英，鞏固其新疆王位，便於民國二十年開始倒向史太林，挾共以自重者，前後達十年之久，直至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他的四弟盛世騏被刺，盛世才突又和蘇聯翻臉，逮捕嫌疑犯，又展開血腥的屠殺，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就在這次被殺了。（四十九）

抗戰流浪記

許古午

破衙冷署作生涯

流浪生涯，百無聊賴，正在苦悶、徬徨、焦灼之際，某日看見報上消息：慶元縣長吳醒耶，途經龍泉，不日赴任履新。吳氏是我至戚，原是中央社特派員，後任浙江省訓團輔導室主任，甚獲黃紹竑、阮毅成（民政廳長）、陳希豪（省訓團教育長）的賞識，這次新放慶元縣長（後又調青田縣長），我見報後即去旅館訪謁他，承他邀我同去慶元，我因去西南大後方的願望一時難償，也就欣然應命，結束了在龍泉的一年流浪生活，隨着吳氏又去慶元了！

由龍泉至慶元，全程四十多公里，雖然有一條公路，可是沒有一輛汽車通行其間。是時，浙江全省七十六縣市，未曾淪陷及未遭敵竄擾的，僅有九縣，所以公路交通如柔腸寸斷，勉強能通行的只有一百多公里，行走的公私汽車也只有三十多輛，由此也可見戰時的交通困難情形。

慶元是浙江全省中最荒僻、最貧窮的一小縣份，羣山環抱，物產全無，交通不便利尤在意料中事。唯因如此，八年抗戰期中，不但敵人不曾有過一次竄擾蹂躪，甚至連敵機也不屑一顧，未施轟炸。俗說「小亂避城，大亂避鄉」，眞是語不欺我，居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知有漢，遑論魏晉」，誠是避亂的世外桃源，充滿着一片安寧和平的景象。

筆者追隨吳醒耶縣長離開龍泉，步行兩天一宵，抵達了慶元縣城（有縣而無城），乍見之下，不

，共有三家小店，米糧舖、雜貨舖、小麵館各佔其一，平日莫說豬肉買不到，就是荳腐也屬罕見的珍品，居民每天佐食的，除了竹笋，還是竹笋。其貧窮蕭條，與鄰縣龍泉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別。其時，筆者不由得想起了「捉放曹」的戲詞：「船到江心難補漏，馬到臨崖難回頭。」既來之，則安之，硬着頭皮跨進了慶元縣政府的八字衙門。

「官不修衙」，古今皆然。數百年的慶元縣衙，年久失修，滿目悽荒，瓦漏樑斷，牆塌壁倒，光線幽黯，湫隘汀濘，正如鄭板橋詩中所說：「最愛一窗晴日照，老夫衙署冷於冰。」入晚，人少屋曠，蛇鼠橫行，油燈搖曳，益覺鬼氣陰森，令人不寒而慄。例外的卻是那縣長官邸，西式小洋房，庭院中春花秋梧，景緻幽雅，在這荒僻小縣，誠屬難得，這是前任縣長朱桂馥的德政，可憾者新舍落成未及半年，朱氏死於任所，「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誠然信然。

破衙冷署，訟清庭閒。每當傍晚公畢或休假日，我就隨兩三好友，翻山越嶺步行五華里，抵達一小小山莊，打牌以作消遣，更由此而無意中在這戰時的窮鄉僻壤，看到了兩種稀罕的國寶——孔子夫婦木刻雕像，和關羽的玉印。

原來這打牌的主人家，門口掛着一塊又長又大的木牌，上寫「國民政府行政院大成至聖先師南支祀奉官衢州辦公處慶元分處」，名銜既長又大，令人咋舌，比之「軍事委員會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上饒辦事處」，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位孔祀奉官揹着這塊冠冕堂皇的祖先牌位，衣食無慮，避難山

館」的一部份寶物，也避難搬此，派有一名管理員駐守看管，眞可說是「物以類聚」。於是我們也不辭跋涉之苦，經常湊在一起，挑燈夜戰，固攻四方城了。綠薄絨的枱毯上覆以白紡枱布，左右兩盞美孚燈，這在彼時彼地，可說氣派豪華，一時無兩。「賭枱覓知友」，未經多久，主客頓成莫逆，終於有一天，在我們慫恿堅求之下，這兩位「賭友」各逞其寶，公諸同好飽覽無遺：

孔子夫婦木刻雕像——高約一呎半，上覆以玻璃罩，用整塊檜木雕成，雕工粗陋，眞見不如聞名。唯相傳這檜木是孔子死後，門生弟子守墓三年，從牀下長出一株檜木，因此就以此木雕刻了孔子夫婦遺像。

關羽玉印——漢玉雕刻，四吋見方，一爲「關羽之印」，一爲「漢壽亭侯」，字全陽文。據傳蓋此印紙上，能驅魔辟邪有如張天師靈符，是否屬實，只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了！

三十二年秋，浙江省政府舉辦「縣政檢閱」，民政廳長阮毅成率領十多團員，蒞臨慶元考察檢閱。事先準備資料，塡報表格；屆時又參加座談集會，宴席酬酢，頗爲忙碌勞累。所幸爲期很短，走馬看花僅三天，躬逢如儀。事後細思，只是勞民傷財，虛應一番，毫無實效足言。此行留給筆者印象較深的，卻是阮毅成其人，翩翩少年，儀表不凡，主持集會時談笑風生，平日服務桑梓，維恭維敬，頗獲人望。近年阮氏在台交卸中央日報報政後，屢多撰文敍述兩浙舊事，追往憶昔，不無「何時歸看浙江潮」之感慨也！

「常德大會戰」的戰訊，掀起全國的注意，時在三十二年秋冬之交。常德地屬湘西軍事要衝，是川鄂的門戶，爲湘桂的屛障，故我敵雙方動員兵力各在十萬以上，鏖兵酣戰，肉搏血拚，戰況之激烈，不亞後來的「衡陽大會戰」。

「總司令部」直轄東京、香港兩辦事處；計東京辦事處主任在麥克阿瑟時期由王治擔任，以後又另換了一人；香港辦事處主任黃×衡，辦事處以下除設一秘書室外，並仿效「總司令部」的組織，也設有六個組。

此外，所謂五個「游擊軍區」，十五個「游擊縱隊」，及八個「獨立大隊」之人事，計：

一、華中游擊軍區司令蔡文治兼，實際負責人為副司令陳×和，共轄三個游擊縱隊的「番號」。

二、華南游擊軍區司令黃×衡兼，實際負責人為副司令涂×宗，共轄五個游擊縱隊的「番號」。

三、東北游擊軍區司令蔡雨時，副司令李×，轄兩個游擊縱隊的「番號」。

四、華西游擊軍區司令葉×，副司令吳×，轄兩個游擊縱隊「番號」。

五、湘鄂贛三省游擊軍區司令賴×堂，由黃×樵任副司令，轄三個游擊縱隊的「番號」。

所謂八個「直屬大隊」，係受訓完畢後之學員，由「總司令部」直接向大陸派出者。地區多係東北、華中與華南，每大隊派出之人數，五至二十人不等，據悉向與海外保持連絡的，僅有三個人，到後來均被中共捉去殺頭，一個也沒有了。

三間學校的內容　頭重脚輕根基淺

蔡文治在海外的訓練基地，一共設有三間學校。它們的名稱與組織及分佈內容如下：

一、原名「亞洲抵抗運動戰畧學校」，改為「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訓練學校」，簡稱為「幹校」。校長蔡文治，副校長黃志，校本部設「美國顧問室」（主任賈克遜）；「辦公廳」主任原為陳×鳴，此人因感蔡文治的作風太不民主，後來偕同該校戰術教官古×平逃回香港，改由李×接任；「政治部」主任朱立克；教官分軍、政兩種，美、華籍各半。原任政治總教官胡×，因係由張大王與童冠賢介紹去的，至張、蔡鬧翻後，胡×的總教官便下落不明了。這是蔡文治的重要幹部集訓的學校，先後受訓的人員約三百餘；畢業學員，部份擔任戰俘管訓工作。校址卽設在塞班島。

二、原名「中國大陸游擊學校」，改為「自由中國運動作戰學校」，簡稱「戰校」。校長由蔡文治兼，副校長林湛調「總司令」第一處處長後，現由丁益明接充（林湛曾任六十三軍軍長，丁益明曾任國防部第三廳參謀）。該校共訓練學員約四百人，訓練主要科目計有：跳傘游擊戰、心理戰等，畢業學生曾空降大陸一百數十人，而下落不明者約百人，校址在塞班島。

由潛艇或飛機輸送一部份回大陸外，其餘停留香港不敢回大陸的人數也不少，校址在日本「茅崎」。

此外，尙有所謂「勞動學校」一所，設在冲繩島；專為訓練思想不純，或各校犯規學員而設，亦卽變相「集中營」。

綜觀整個「自由中國運動」的內容，便是「頭重脚輕」，名目繁多，機構林立。而其實際工作的表現，卻是局外人所料想不到的「少」。

吸收工作蝸牛化　輸送工作牛步化

蔡文治的一切工作，都是以港九為重心；其吸收幹部的主要地，亦為港九。所以，他設立在港九的「辦事處」（後來改為「工作站」），也是相當龐大的。原來由黃×衡負責，後來由趙×邦，馬×衛分任正副「站長」；「站」以下原設一個「秘書室」，六個「組」，後來裁併為五個組。計：第一組組長歐×康，主管經理總務；第二組組長張×華，主管組織人事；第三組組長溫×，主管軍事，第四組組長徐×嘉，主管情報；第五組組長丁×九，主管連絡，並且在九龍西洋菜街開設書店一間，作為連絡之用。而各「游擊軍區」及「游擊縱隊」，也在香港都設有類似以上形式的組織。

香港辦事處的主要工作為吸收、審查、送訓、派遣、連絡、收集情報等。先物色「縱隊」以上之負責人，再由「縱隊司令」介紹幹部受訓。而其「縱隊司令」又多係一般「徒有虛名」的「游擊販子」，例如曾在湖南造反的張玉麟。原任「華南軍區」，所轄「湘黔川邊區縱隊司令」，在一九五〇年向台灣騙了幾千元回香港，大吃大喝的花光了，由九龍搬到屏山，生活也發生問題。至後搭上了蔡文治的錢，計劃圖表、名冊方案，請人擬了一大堆，被蔡文治認為最有作為的青年幹部，來電請他去基地。結果，不但大陸一個人沒有，卽在此地由他吸收的幹部，也一個派不進去。到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只得把他送回香港，限他三個月內在大陸建立基地，否則「番號」、「薪金」取銷。

張玉麟把這一年多所「撈」來的美金，在香港頂了一層樓，過其悠哉優哉的寓公生活。

有人問他何不派人到湘西一帶去連絡試試看？

他卻一笑置之說：「派一個人回去起碼要化兩千元港紙，蔡文治會騙美國人，我會騙蔡文治，如果我也受人騙的話，那就不成為張玉麟了。」

這是蔡文治最重視的一個「縱隊司令」，其實際工作尙且如此，此外的也就可以想見一斑了。

（七）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求人不如求己 自立門戶封王

張大王與蔡文治鬧翻之後，蔡文治又感到沒有「政治組織」將無法維繫「軍事幹部」；至於「總司令」的職位，原來是寄望於張、顧集團「政黨」組成後，因政黨向他正式委派。現在張、顧既不能合作，難道便眞個放棄這個現成的「總司令」不做嗎？蔡文治的野心是强烈的，他經過這一次的教訓後，詳思熟慮的結果，是「求人不如求己」。既然「老前輩」不能由他利用，那又何不利用聲望地位不如自己的人抬轎子，來一個「自立門戶」，自組「政團」，只要有力量，便不愁將來沒有出路。所以，在他一般謀士的策劃下，便着手草擬一個所謂「自由中國運動」的組織綱領，交所部作詳細的研討後再作最後決定。

蔡文治的「自由中國運動」是脫胎於美國人的「亞洲抵抗運動」而來的。原先，以「中國當前應走的途徑」爲題，發佈了一種小冊子，明白指出：「殘酷暴戾，認賊作父的共產黨政權，與陳腐貪污，低能自私的國民黨政權，都不能解決當前的中國問題；惟有聯合海外各民主人士，號召國共兩黨內部的覺悟份子，在國際友邦的支援下，才能建立起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因此，他的目標是「反共」同時「反台」的；他的口號是：「兩面敵人，一次革命」的。

自這一文件發下給他的部屬討論之後，一般由他所羅致的軍政人員，人人有被國府遺棄的憤慨，均一致擁護他這次提出來的所謂：「兩面敵人，一次革命」的主張；並投其所好的提出建議：請其自組「政黨」，正式發佈政策政綱，招告天下，一新耳目。

自經過這麼一次「民主」的討論，又仿效宋江在梁山泊「稱王」的故伎之後，「自由中國運動」便正式誕生了；「中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頭銜，也改稱「自由中國運動陸海空軍總司令」，在「眾望所歸」的「要求」下，這寶座便由蔡文治再度的坐上了。

所謂「五大政策」，是指「民主的政治，社會的經濟，中立的外交，國家的軍隊，及聯合各黨派的公務人員」。

至於「十五項和平的建國綱領」，則是指收復大陸以後的建國綱領，因全文過多，本文恕不詳載。總之，是脫不了任何一個在野的政黨，所高唱的「爲國爲民」「謀福謀利」那一套陳腔爛調的「調調兒」。至於是否適合國情？及有無可能付諸實施的問題，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過，據筆者所知，擬具這項「綱領」的人，卻是從未在大陸農村生活過，也從未在共產黨得勢後的大陸停留過，而是由一位洋葱氣味沖天，住在洋樓中，坐在沙發上吃「牛排」的先生所執筆的。閉門造車的東西，其不切實際也就可以從想像中得之了。

組織雖然龐大 可惜有官無兵

至於「軍事」方面，除了海外的一個基地，三個學校，兩個辦事處之外，並另設「總司令部」。又將全國劃爲五個「游擊軍區」，共轄十五個「游擊縱隊」，及八個「獨立大隊」；組織龐大，聲勢驚人；經費充足，官員眾多。表面上看來，眞是「堂堂之陣」，「浩浩之羣」。至於「兵」在什麼地方？除了美國人曾撥出在韓戰場投降的戰俘五千名，給他管訓，及擔任基地警衛與倉庫的勤務外，據他自己向美國人說：大陸各游擊軍區，現有兵力約二十萬，將來可能發展到「百萬」云云。究竟事實如何？打個一折八扣恐怕也不能兌現。

再看「自由中國運動」的全部組織，「陸海空軍總司令」以外，既無「軍政委員會」，又無「中央委員會」，一切籌謀策劃，發號施令的大權，均集「總司令」蔡文治一個人手上。所以，「自由中國運動」名義上是「政治性」的，其實則是純「軍事性」的。在服從「三軍總司令」的原則之下，「自由」誠「自由」極了（吃飯拿美金無事可做），欲說是「民主」的話，在「制度」上，便看不出有半點「民主」的跡象。至於內部「貪污腐化」的實際情形，不但不會亞於從前的北洋政府，其「專制獨裁」，

式的名稱是：「五十九號街」。

就在他滿面春風，敞開了上裝，邁着小步，徜徉在這條充滿了浪漫氣息的街上的時候，一輛蛋黃色的福特轎車，忽然停到他的身邊。一個戴了金黃色假髮的黑人姑娘，伸出頭來，向他做了一個柔情萬種的手勢道：

「進來嘛，我的小心肝！」

這位被稱為「小心肝」的施潮斯先生，是德國出名的胖子，起碼也有二百磅左右的體重。把他叫做「小心肝」，聽起來可能是「恭維」，但也可能是揶揄。所以，他也就並沒有樂不可支地一笑登車。而只是慢吞吞地在這條「神女樂園街」上，繼續透他的新鮮空氣。

「我要是不行的話，你看我的女朋友怎麼樣？」

那個「黑美人」，一邊說一邊就跳下車，跑到對面街角上去，手拉手地帶了一位「白美人」回來。

就在這時候，忽然發生了一些後來連警察都搞不清楚的怪事。據施潮斯先生自己的回憶：那兩位「美人」，看見他始終無動於衷，不禁失望之餘，惱羞成怒，乘他不防的當兒，一個把手伸進了他的上裝口袋；另一個把手伸進了他的褲子口袋。用閃電般的速度，把他帶在身上的一百八十塊美金，三百塊馬克，藍皮的外交護照，德國的駕駛執照，防疫證明書一類的東西，統統席捲而去。然後，這兩人又用最快的速度，鑽進了那輛黃色福特車，開足馬力，逃之夭夭。

恰好這時在街角上停着一輛「的士」，把兩位「美人」和施潮斯先生拉拉扯扯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自動地把那輛黃色福特車的號碼，記了下來，而且還馬上通知了巡邏的警車。所以，當這位「身高丈二，腰大十圍」的德國政壇怪傑，垂頭喪氣地回到旅館去的時候，警車早已在途中把她們攔住。問答過幾句話之後，施潮斯先生就用他的蹩腳英語，說明了自己的身份：


艷聞案的男主角——有現代希特勒之稱的施潮斯

「我是德國的國會議員。」

這樣一說，兩位警察當然更特別賣力。一個鐘頭之後，就在六十號街的街角，截住了那輛黃色福特車，而且是人贓併獲。結果發現那位「黑美人」麗莎，是個二十七歲的「家庭主婦」；「白美人」琳達，是個二十三歲的「舞女」。兩人的副業都是「當野雞」，並且都在過去坐過牢。但是，她們倆都一口咬定：那位「透空氣」的德國國會議員，是自己找到她們門上來的。

當國會議員的人，在一般美國人的眼中，都是屬於「最偉大人物」的一流。因此，警察局也不敢怠慢，一面把全部贓物送還給施潮斯先生；一面還特別通知了紐約的德國領事館：「施潮斯先生被妓女路劫一案，業經破獲。兩女犯均被扣押待審。……」

這樣一來，施潮斯先生在紐約街上，打野雞不着反倒蝕把米的新聞，第二天就在整個德國傳開了。一向被這位先生氣破肚皮的社會民主黨的部長們，個個笑得直不起腰來，據說：唯一沒有幸災樂禍地大笑一番的人，只有國務總理布蘭德，他還婆婆媽媽地勸那些部長們：

「人總應當有點同情心嘛。像這樣的事，哪一個倒霉的人都碰得上。」

然而，在施潮斯先生的死黨們中間，卻開始流傳着一種新的說法。他們認為：這是執政的社會民主黨搞出來的一種政治陰謀，想藉此來打擊施潮斯和基督社會黨的威信。那兩個「野雞」，十有八九是被德國的特務機構買出來，故意給施潮斯「丟架」的。

這樣看來：德國兩大政黨間的鬪爭，就會為這兩個「野雞」的關係，更加白熱化起來了。因為此事件掀起來的政治風波，正方興未艾，誰也難以逆料，將來會演成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而這位施潮斯先生，又是德國右派領袖中，最有可能當權執政的熱門人物，他的政治前途，會不會因此打擊而消沉黯淡下去？這就要看以後的發展了。

天涯客


這個就是中文的「白美人」，也是一個黑髮「美人」。


這個就是中文「黑美人」，戴上假髮反而像白種人。

現代德國希特勒的艷事醜聞

因為兩個妓女鬧得親痛仇快



福蘭茨·岳瑟夫·施潮斯，是一位非常不平凡的德國人。——一看見這個名字，許許多多平凡的德國人，就會愁得吃不下放在他們面前的洋葱牛排；許許多多不平凡的德國人，就會全神貫注地盯着他，下一步棋會帶給在戰後愛好民主、自由、和平的德意志民族，一種什麼樣的新損失？

但也有許許多多平凡和不平凡的納粹分子，一聽到他的名字，就會精神抖擻地穿上三十年前的制服，擦亮了希特勒發給他們勛章，夢想着總有一天，他們會在這個「新元首」施潮斯的領導下，消滅了世界上的共產主義和猶太主義，成了整個地球的主人！

然而，如果你眞的以爲：施潮斯在新德國的政治舞台上，是以希特勒的繼承者的姿態來出現的，那就大錯而特錯了。——當然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他的確穿過納粹軍裝，使盡渾身解數，積功升到過少校。但他胸前的無數勛章，卻都是老老實實，一刀一槍地換來的，並不像歐洲的有些「親王」們一樣，完全是靠了在閨房中把自己的太太整得心服口服，才換來了這麼多光彩奪目的裝飾品的。

施潮斯先生，在名義上是德國的基督社會黨的領袖。而實際上卻是德國的「基督民主黨與基督社會黨聯盟」的第一號人物。在中間靠左的社會民主黨上台以前，他當過長年的國防部長和財政部長，權傾當朝，目無餘子。誰了解一點新德國的國家大事，都要把他看做當代的希特勒。——那就是說：如果他一旦眞的成了國家「元宰」（對不起，不是「元首」。因爲根據新德國憲法，身爲「元首」的總統，根本是個「跑龍套」的腳色），一切和他唱反腔的黨派和人士，有一天都會免費到監獄裏去「長期休養」。東歐的那些共產主義小國，也會在他「收復失地，雪恥報仇」的口號下，紛紛成爲戰場。就連在歐洲稱雄稱霸了將近三十年的美國老爺們，也免不了要被他一腳踢回芝加哥去。

總起來說：施潮斯先生並不是一個眞正的納粹，但他卻替許多人帶來了納粹一向鼓吹過的「希望」。最糟糕的是：直到今天，爲了這個希望，依舊有不少德國人，很樂於犧牲一切，全力以赴。這也就是爲什麼施潮斯先生雖然屢次出了毛病，翻了跟斗，卻依舊還能爬起來，而且越爬越高的緣故。

幾年前，他用軍閥手段，來和德國的新聞界作對，誣賴世界有名的「鏡子週刊」是「共黨」。結果弄得偷鷄不着蝕把米，自己反倒丟了官。也在國防部長任內，力排眾議，向美國訂購的「鬪星式」戰鬪機，價錢既貴，毛病又多，不出三四年的功夫，光是在「練習飛行」中，就「機毀人亡」了七十多架。他在當部長的時候，和自己的女秘書打得火熱，乾脆就「棄糟糠而就新歡」，正式地大鑼大鼓，把她娶來做太太。——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永遠成爲一位火熱的「新聞人物」；也供給了千千萬萬平凡的德國人，對他有彈無讚的資料。

然而，在那一向最保守的「巴娃利亞省」（慕尼黑就在那裏，希特勒也就是在那裏起家的）；在那些思想最頑固的億萬富翁中間，他卻找到了數不清的支持者。「有錢能使鬼推磨」，所以，不管他鬧過多少次笑話，亂發過多少次議論，他需要群眾的時候，依然還是要多少，就有多少。

不爭氣的是：現在這位先生，忽然又出了錯了。而且偏偏是在那絕對講新聞自由的美國，簡直弄得滿城風雨，貽笑大方。身爲執政黨的「社會民主黨」，個個喜上眉梢，彈冠相慶道：

「這一來，施潮斯一定完了。天下事大定矣！」

像施潮斯這樣屢任部長，現任黨魁，一言一行，爲天下重的大亨們，自然有許多以「馬屁精」自豪的航空公司，自動獻上些免費機票，來「聊供台端消遣之用」。

不久以前，施潮斯忽然發現；在他的抽屜裏還有一些「聊供消遣」的機票，又正好碰上一些美國的小財閥們有意思找他去「談談天」。因此，就邀請了一位身爲廣告公司老板的好朋友，一起飛到紐約去「渡週末」。

星期六的晚上，他們到了紐約，住進了有名的「廣場旅館」。匆匆忙忙地換洗了一番，就趕去參加另一個由零售烤鷄而成爲千萬富翁的老朋友楊恩的夜宴。這位楊恩先生，在全世界開了將近兩百個「烤鷄酒店」，光是在紐約一個地方，就有十五個。他非但因而有了自己的報紙和期刊，而且也有了一小隊自用的噴氣機。因此，在歐洲報紙漫畫上的這位千萬富翁，不是坐飛機，而永遠是騎在一隻烤鷄之上的。

施潮斯先生在他老朋友的新酒店裏，大吃其烤鷄，痛飲其不要錢的香檳和白蘭地以後，興緻越來越高。於是，在興辭而出，回到旅館去以後，還和他那位廣告公司老板的朋友，對飲了三大杯威士忌。

深夜兩點多的時候，住在像「廣場酒店」這樣豪華旅館的人，早已不是在夜總會裏翩翩起舞，就是早已呼呼大睡，夢會周公去也。惟有這位興高采烈的德國大政治家，忽然感到了一陣「對啤酒的飢渴」，獨自披上了大衣，到飯館

紅汞、碘酊、和一些A、P、C、酵母片、大黃蘇打片，此外什麼都沒有。

齊輝問：「就是這些東西？」

麥護士說：「這是犯人用的，全在這裏了。幹部用的在裏面。」

「什麼，幹部和犯人用的藥都分開了的？」齊輝奇怪地道。

麥護士冷冰冰地答道：「是的。」她推開裏面的小房子，藥架上擺滿了藥物；貴重的抗生素，美國出品的肝精，B十二，蘇聯的鹿茸精，德國出品最新的激素類藥物。齊輝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拿起一盒瑞士出品的「返老還童針」KH三，麥護士說：「這是劉書記自己注射的，這些藥品全是海關沒收得來，撥給領導幹部用的。」

齊輝緩緩地搖搖頭，說不出一句話來。

麥護士領着他周圍走了一遭，在崗子的背面，齊輝看見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景象；崗下是回字形低矮的茅棚，豬籠式的鐵絲網外又是一道樹滿鐵蒺藜的牆式鐵絲網，緊密的圍着茅棚，第三道是水泥石塊砌成的圍牆，牆頂插滿了玻璃碎片，四角是架着機槍的崗樓，重重警衛，肅殺森嚴。

正是傍晚犯人收工的時候，齊輝站在崗上，見犯人排着隊魚貫而回，個個都是蓬頭垢面，有的面目浮腫，腹隆腳脹；有的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個個赤着腳一步一步，艱難地移動，押解的解放軍，揮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喝罵着往前趕，就像牛頭馬面趕着一羣從地獄裏逃出來的枉死鬼。齊輝心頭像壓着沉重的大石，他痛苦、失望、心酸……

早晨，是替犯人診病的時間。齊輝替他們仔細檢查，認眞診斷，發現這些人全患肝、脾腫大、肝硬化、體力衰弱、營養不良等症，全是急需藥物治療，加強營養，不能勞動的病人，懷疑是血吸蟲病慢性期或晚期的患者。可是，他手裏卻沒有治療的藥物，對着這些病人他心裏十分難過，只能發給一些酵母片，給他們開張病假證明。一個早晨，他看了十五個病人，發出了十五張病假單。

吃早飯時，黨委書記派人來傳他去辦公室。齊報藥物奇缺的情況。推開門，見獨臂書記臉黑得像塊烏雲，剩下的一隻手拿着早晨他開出的病假單，正在訓斥着麥護士，他立即感到情勢不對勁，沉住氣問：「書記，你找我？」

獨臂一揮，一疊假單擲在齊輝面前：「你搞什麼鬼？第一天上班就發出十五張假單，你說？」他咆哮道。

齊道鎮定地說：「這些病人急需休息和治療，絕對不能勞動。藥物奇缺，這樣下去不行的，我正要向你反映情況……」

「住嘴！」獨臂書記唾沫橫飛，叫道：「這裏是勞改場，不是療養院，他們是犯人不是老爺！」

「他們是病人！」齊輝忍無可忍，大聲說：「我是醫生，我做我應該做的事！」

「你……你同情罪犯，同情敵人，你……」獨臂書記氣得話都說不清，手指直點到齊輝鼻子。

「我只是同情病人！我的職責是救死扶傷，醫生面前病人是不分等級，不分階級，一律平等的！這是醫德，這是人道！他們須要治療、休息、營養！」齊輝激動地說。

麥護士這時也開了腔：「齊醫生你這是資產階級的謬論，是資產階級的醫學觀念，是反動的階級調和論！是徹頭徹尾的反無產階級的觀點！」

「你開的假單一律作廢！我要他們開工！不准休息！」獨臂書記臉紅脖子粗地喊：「今後你沒權力開假單！」

齊輝熱血上湧，激動地說：「我堅決抗議！這是迫害，是謀殺！我要報告上級機關！」

「哈哈……你報告去吧，哈哈哈……臭小子！」

齊輝衝出辦公室，後面仍傳來獨臂書記的狂笑聲。

整個上午，齊輝都在搖電話，他把情況報告縣衛生局，專署衛生部門，可是，他們都推諉說這不是他們的工作範圍；他把電話搖到軍區辦公處，值班人員聽說是犯人的醫藥問題，沒待他說完，輕描淡寫叫他寫張報告上來，即刻就收了線。氣得他發

當日夜裏，有個犯人突然高熱，熱得迷迷糊糊，又叫又鬧，同倉的犯人害怕，報告給看守，那看守班長叫兩個人把他抬到醫務室。齊輝一聽到有急症，即刻從床上跳起，叫人去通知麥護士來。

他一邊替那疲得活骷髏般的病人量體溫，測血壓，做檢查，邊問那看守班長：「這人叫什麼名，多少年紀，關了多久了？」

看守班長笑着答：「他叫劉白柳，六十多歲了罷，在這裏關了有四年了，是老監躉了。他命長，捱到今天，和他同時來的全都報銷了！」

齊輝一怔：「什麼，他就是劉白柳？」他仔細端詳着病人的臉，可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四年前學院講學的劉白柳教授一點相似之處。齊輝在剛入學院的那年還聽過他的課，後來公安局把他抓去，說他是歷史反革命，國民黨的高級軍醫。沒想到眼前這個剩得一把骨頭，奄奄一息的病人就是當日大名鼎鼎的劉白柳。

齊輝一陣心酸，喉頭像哽着一團物件。他抽出夾在病人腋窩裏的體溫表一看，四十度！

這時麥護士才睡意朦朧地進來，扳着臉孔，老大不高興。齊輝立即吩咐：「麥護士，馬上給病人注射退熱針，快！」

麥護士做完，說：「得了吧，大醫生，我可要回去睡覺了。」轉身就走。

齊輝道：「不行。快準備一千西西百分之五的葡萄糖液，加二點五毫克促腎上腺皮質激素，給病人作靜脈滴注，去準備！」

「什麼？齊醫生，你沒弄錯吧？」麥護士怪叫起來。

齊輝皺起眉頭：「我什麼弄錯了？這是急性血吸蟲病！他已極度衰竭，去準備，一切我負責！」

「你負不了！書記交待過，葡萄糖液只能給幹部使用！」

齊輝急得跳起來，叫道：「什麼，你……你見死不救！再遲就來不及搶救了！」

麥護士堅持道：「書記交待過的，我得堅決執行！」

（下轉第9頁）

每期完小說



血吸蟲

——田韋

太陽白花花的，黃土路燙得像塊燒紅的鐵板，熱氣直透膠底鞋，熱風捲起陣陣黃塵迎面撲來。齊輝卸下背包，坐在樹下抹汗，歇涼。他瞇起眼睛望去，眼前所見仍是光禿禿的一片黃土崗，望不盡頭巴不到邊，不見人影不見火烟，寂靜得像一湖死水。他嘆了口氣，喃喃自語：「十五里，走不完的十五里！」

在「猛鬼橋」下了車，公路邊豎着一塊箭形的路牌，寫着「××省××廳直轄實驗農場」，下面一列小字寫明距離十五里。他揹起背包，順着卡車壓出來的路向前走，越向前走，越是荒涼，沿途沒有人家，所見的只是一座座綿延的黃土崗子，荒涼得令人心裏發毛。幾乎走了幾個鐘頭，才看見這棵大樹。

他口乾得冒烟，繞着樹四處張望，希望能找口水喝，果然，他發現背後不遠是一條小溪，高興得直奔過去，走近溪邊一看，小溪兩岸生滿了葦草荊棘，撥開葦草，發覺坡陡溪深，底下黑黝黝的，找不到落腳點。他皺着眉頭，正在躊躇，看見前邊豎着塊木牌，走近看看，紅漆字跡已斑斑剝剝，細心辨認，依稀可見：「注意……不可……血吸……蟲……」齊輝忽然醒覺，毛骨直豎，全身顫起陣陣鷄皮疙瘩，血吸蟲區！這裏是可怕的血吸蟲區！他瞪着木牌，感到一陣昏眩。許久，才拖着疲軟的雙腳回到樹下，他捧着發脹的腦袋，心裏亂得一塌糊塗，沒料到，他們會把一個剛踏出校門的青年醫生派到這可怕的地區工作，如今他才意識到學院黨委對他們的講話：「……尤其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同學，都應該在實際的工作環境中，改造自己，改造剝削家庭的思想遺毒，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做一個無產階級的醫生……」原來如此……

齊輝呆坐了許久，腦海裏翻騰着：怎麼辦？在這種社會裏你還有權利選擇？不，沒有，你只是一部機器，你只能遵照人家所給你指定的路走，否則，你就會被消滅，沒有商量餘地！不服從工作分配，你就沒有戶口、糧食，無處棲身無處可走，成爲「黑人黑戶」……他轉念一想，既然這裏有農場，就有人，就須要醫生，別人能在這裏工作，我也能夠的！他安慰着自己，鼓勵自己。慢慢揹上背包，又繼續向前走去。

黃土崗上，沿着山坡梯級般座着三棟紅磚的平房，周圍牆樹圍繞，婆娑的相思柳，紫紅的夾竹桃，迎風搖曳。崗下三合土的拱門上寫着：「××省第×知識分子教養場」，齊輝有點愕然，難道自己走錯了，他望着拱門發楞。

「喂，幹什麼的？」裏邊走出二個全副武裝的軍人。

齊輝更想不到這裏會有武裝守衛，一時結結巴巴答不上來。另一個軍人上下打量着他，態度和平一點，問：「你來幹什麼的？」

「哦，我是醫生。」齊輝邊說邊從口袋裏摸出證件，「這是我的證件，我是到××廳直轄實驗農場工作的。」

那軍人接過他的證件看看，說：「這裏就是了，你跟我來吧。」他領着齊輝往上邊去。

齊輝問他：「同志，這裏是實驗農場還是教養場？」

那軍人看他一眼，笑笑：「都一樣。」

在最上層的那座平房，一間房子外面樹着「黨委辦公室」的小牌子，軍人輕輕敲敲門，裏邊說：「進來！」

推門進去，一眼見到又長又大的公事枱後坐着個穿着軍服的人，他看着報紙，頭也不抬：「什麼事？」

軍人把齊輝的介紹證件交到他面前，說：「新來了醫生。」那人放下報紙，齊輝才看出他只有一隻左手，右手的袖子空蕩蕩的，一臉橫肉，胳腮鬍子，北方臉型。他盯了齊輝一眼，說：「坐下。」對軍人說：「回去吧。」

他攤開那張證明信，皺着眉頭吃力地看了好一會：「媽的，寫得像鬼劃符，存心不叫人看懂！」他乾脆放下不看，丟入抽屜，說：「我叫劉勇，是農場的負責人。你是齊輝？」齊輝想答應，可是，他卻不讓人有說話的機會，繼續說：「昨天上邊有電話來談過你了。你是大學畢業生，是醫生，這裏很需要，但是，知識分子都是小資產階級！而且，你還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你要好好改造思想，學好主席著作，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齊輝沒料到一來就受到如此的接待，這簡直是上政治課，是給他的下馬威，氣惱得臉孔通紅，但又不能發作。

這傢伙像恨透了知識分子，藉着齊輝把知識分子罵了個狗血淋頭，他罵了一頓，口也乾了，呷了一口濃茶，似乎落了一口氣，「這裏是軍管區，犯人有二百多，全是資產階級臭知識分子、右派頭頭。好吧，你去找麥護士吧，她是這裏的團委書記，一切她都會安排的了，她就在下面第一座。」說完他揮揮左手，叫齊輝離開。

齊輝揹起背包，一句也沒說，轉身就走，他「砰」地一下用力關上門，站在門口，半晌都順不過口氣來。

麥護士是個面目冷得像塊冰的女人。她安頓齊輝住在醫務室的隔鄰房，然後領着他熟悉環境。走

「雪屐場」與「文壇」

鏡魂

軸溜冰，記得離開學校之後，玩的時間最多，對它的興趣也最濃。

一天，我獨個兒到遊樂場去，玩滾軸溜冰。突然有三個年約十七八歲的青年人尾隨着我，他們蓬頭垢面，穿着滿是塵污的牛仔褲；初時我以爲只是巧合，極力避開他們，以免發生碰撞，可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擺脫他們的糾纏，最後竟被他們迫到角落裏去。

「喂！你該明白你自己幹了些什麼的吧？」年紀較大的一位向我說。

「什麼？」

「還詐傻扮懵！你沒有遵守行走規則，致令我們的弟兄摔穿了褲子，你說怎麼辦？」另一位雙手义着腰，擺出一副「打仔格」。

沒作聲的一位立即轉過身去，讓我看清楚他的褲子。他的褲子果然開了一道裂縫。

「是嗎？怎麼我不知道！」我差點忍不住笑出來。

「不用抵賴，你必須負起全部責任。」大阿哥說：「我們給你十分鐘考慮，跟我們到外面去搞清楚這件事。」

「你別想逃走，我們緊盯着你。」「打仔格」向我提出警告。然後，大阿哥一揮手，他們回到場中去了。

大約過了十分鐘，他們果然離場，然後聚在場外賊頭賊腦的喝汽水。我一於少理，當作沒有這回事。最後他們似乎等得不耐煩，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此時一位學生模樣的小朋友靠近我，與我並肩而進。他向我打探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把經過告訴他。

「他們是『水上』的，不是好惹的呀！他們大概向你講數，或者拉你入會。」他說。

「什麼『水上』的？又入什麼會？」我莫名其妙的問。

「那兒不是水上舞廳麼！這是他們的地頭，他們有一個什麼會的組織，加入他們的會，他們便會保證沒有人向你生事，每月收會費十元。要是你不理會他們，最好趕快離開這裏，天黑了便可能有麻煩。以後進來也得特別小心。」

小朋友說完便趕快離我而去了。這時我才恍然大悟。

爲免生事，此後我只好少到此地。直到「摩士公園」成立，那兒有一個不收費的公用溜冰場；新場平滑，正是好去處。

「喂，你是那裏來的？」正玩得起勁，一位年約二十五六歲的阿飛貼近我，不客氣的向我發問。

「那裏來於你何干？」

「你識唔識這裏的規矩？」

「場上的規則，我當然識得。」

「你剛才在這裏教人，是不是？」

「你知道這裏是誰人的地頭？可以隨便教人的麼？」

這時我才想起剛才有一位初學的小朋友，在場跌跌撞撞，手指也給跌腫了，他要求我拖着他行走幾圈，我並沒有拒絕他。但與這位阿飛有何關係呢？

「我警告你，以後不准你到這裏來。這樣對你已是最客氣了，如果你條氣唔順，可以到差館去告我，看看怎麼樣。」他竟向我提出警告。

事後我才明白，原來他們在這裏設立一個所謂「訓練班」，「包教曉」，每位收費五十至七十元不等。對此，我只好自嘆孤陋寡聞。

形形式式的潛在黑勢力，行政當局也難予以根除。大概香港是個殖民地社會，當局對這些「內部矛盾」，素來採反「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因而強權和橫蠻已成了「香港人」的特性了？

可不是麼！請看某些所謂「有料」的「文化人」，一出手便是這一套。

筆者因爲對某「名作家」的言行不表苟同，公開發表了一點意見。不期言猶未了，竟有一位自稱「香港×」的人出現，「凶神惡煞」的向我出示一道「查令」，眞是好得人驚！或說在下太膽小，不過道出了眞相，便不由你不怕！且說「文化人」寫些見不得光的「大作」，由來是時價不同，筆名有別。這次打出了一個响噹噹的「香港×」牌子，分明是說「這是我的地頭」；再來一道「查」令，一查之下已知你的歷史，再查之下自然知道你有什麼親人在大陸，住在那裏。問你怕未？畢竟是「有料」之人，比那些寒飛高明多了！

不過，仔細觀察，我又發現並不像想像中那樣可怕，並且，覺得那副扮相實在可笑復可憐。他們要挖我的歷史，但挖出來的竟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像這樣的把戲，何所嚇之有？這回「教授」可眞有「港郎才盡」之感，外衣被扯下了，尾巴露了出來，尷尬之餘，只好一方面詐傻扮懵，裝作沒有這回事；一方面依舊放出幾頭瘋狗狂跳亂叫，藉以混淆視聽，祈望能及時把尾巴收藏起來。我很明白「教授」這點苦衷，要是就原則性問題「據理力爭」，等於把糞便放進鍋裏，愈烘愈臭；何如給對方捏造歷史，進行人身攻擊，同時命令「馬仔」挺起「排骨」胸膛，裝出一副打仔格，一於棄嚇。

經過這次切身體會，我才明白從前他們所「爆」出來的一些「秘聞」，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所謂「秘聞」，原來比襲人之文章還簡單，抄襲往往顧慮多多，無時無刻不乞憐於技巧而予以掩飾，而「秘聞」只須憑空捏造就是了。



青年之聲

教師新薪制的遺害

李有光

自從香港政府於二月二十四日發表教師薪俸制度以來，本港各有關教育團體均起而反對，其中尤以三間教育學院的學生會的反對最爲積極，這是他們的切身問題，自然獲得社會人士的同情；不過，筆者以爲這不祗是他們自己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社會上人士不單要給予他們同情，也要全力支持他們，因爲，我們看到假如教師新薪俸制度一旦實行，一定引起很多不良的效果，卻看不出有何好處。

我們不明白，政府當局爲什麼要降低教師的起薪點！目前在三教育學院的同學，畢業後的薪酬本應由一千零四十四元開始而遞增至一千五百九十八元止，然而，假如新制猝然實行，他們的薪酬卻由八百八十九元開始而遞增至一千六百零二元，與舊制相比之下，新制起點較舊制少一百五十五元，而至最高點時，舊制比新制僅多出四元，這又怎能使目前在就學中的教育學院的同學心服呢？即使他們屈服，他們就職後，不是抱著「騎牛搵馬」的心理，時刻準備「轉行」，就是敷衍了事，這樣，我們的下一代的悲哀，應在意料中事。

我們又不明白，政府何以要把教師分爲一、二、三級？照新制的規定，可以推測全部小學教師將是文憑教師第三級，而小學教師中的主任及校長將是文憑教師的第二級或第一級；這三級的薪級最高額，相差之大，竟出人意表，二級與三級相比，相差七百一十七元，一級與三級之比，竟達[illegible]的三級相差，更是驚人，無怪乎政府發言人謂新制的實行，政府並未省錢，反而每年增加開支千多萬元了。然而，這千多萬元的增加，不是加在普通教師的身上，而是加給特殊階級的行政人員。

也許，政府的用意是在刺激一般教員努力，由普通教員陞爲行政人員，這用意本來不壞；但我們不禁要問，學校中的行政人員怎樣得來？是否由政府設特別委員會考選？不，絕對不，官立學校仍可由教育司控制，選派行政人員似還公道一點，但其中似仍有「人事」關係；與官立學校數目比重甚大的津貼學校，則絕大部分是在「人事」關係下產生學校的行政人員，教育當局能控制得來嗎？

假如新制一旦實行，「拉關係」、「拍馬屁」的混亂卑污局面也一定同時而起，爲了薪俸的高出一倍，很多人自會不顧一切地做出見不得光的事來。到頭來一定弄致佔大多數的三級教師的不滿而敷衍教學，香港下一代的可悲，也就可想而見了。我們希望香港政府懸崖勒馬，不要再弄糟本已一團糟的香港教育事業！

罷！罷！罷！

穆然

社會的風氣，有時演變得很是奇怪，在完全不成理由的理由下，人類常會作出與其理想相違背的事。

我們都知道，社會的進步，端賴有穩定安寧的環境，假如社會的環境動蕩不安，則什麼進步，什麼幸福都無從談起。倘若我們對人說：「我們既要幸福，也要擾亂社會的秩序。」相信任何人都會以爲我們是瘋子，因爲這正等如一方面要增加財產，一方面又去亂擲鈔票一樣！一個人對一個人說這些話，很傻，任何人都說他傻，但當一羣人聯合起來，從事這種行動的時候，卻很少人再敢批評他們，尤其是當從事這種行動的人，都是有「來頭」，有「資歷」的人士的時候，批評者便更噤若寒蟬，明明是他們錯了，也不敢說一錯字，還要揑造些理由，替他們解說，更有些有本領的人，能夠把揑造的理由說得震天價响，似乎道理已自動走到他們的一邊去！

共產黨爲了要達成其摧毀存在社會的目的，盡量利用羣眾的偷惰、貪婪、浮躁的心理，煽動工人罷工、煽動學校罷課。共產黨這樣做，目的並非在想改善工人的待遇，更沒有安過好心替無知的學生着想，他們只把這件武器，靈活運用，一旦成功地達到目的後，這些罷工、罷課的把戲，便永遠不能再度出現，試看大大小小的共黨國家中，工人、學生們任由他們盡情魚肉，[illegible]以說，共產黨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凶霸，實拜此武器所賜。

但反過來看看自由民主國家的工人、學生又怎樣呢？他們不獨喜歡搞罷工、罷課，而且似乎視此爲生活上的點綴。他們的目的，是要替自己爭取更佳的待遇、更多的福利，他們並沒有意識到，罷工、罷課的影响，其後果之嚴重，決不是他們所爭取的區區一點福利所能彌補的！共產黨鼓勵罷工、罷課，是看透了後果的嚴重，目的就是要實現這些嚴重的後果，所以他們是「利用」罷工、罷課；自由社會的工人、學生，卻看不出這些後果的嚴重，故一邊發動罷工罷課，一邊卻受罷工、罷課「利用」了！

什麼後果呢？先說工人，「工人當家」，本身已經是一個二十世紀的最大笑話，今天的企業，所須具備的各種條件，都是專業性的高深知識的結晶，工人假如要「當家」的話，非先把己變成工程師、經理，或電腦專家不可，既然事實上沒有這個可能，則罷工只能造成工人與僱主間更深的裂痕，對立越是尖銳、對工人的前途越沒有好處，眼前的利益或可爭取到，但從此提高了僱主的戒心，結果一定是得不償失！

學生罷課更是最荒謬不過的事，學生的責任在弄好功課，社會上的責任自有人擔當，非學生所應參預，明末「東林黨人」的禍事，客觀點說，是咎由自取的。但學生罷課，在今日似乎已經是世界性的時髦玩意，是非長短[illegible]

，方信不該雙手染污腥
。

揮叱之去，竟不取視。登堂則所懸趙子昂畫失矣。」

其實「愚」的正是那個物主，他的不察，成爲被小偷利用的弱點。這偷畫賊說他是小偷，倒不如說他是個聰明的騙子，且看他行竊時被事主撞見，既不立即扔掉手上贓物，亦不奪門飛遁，卻持畫而跪，使出以進爲退，欲取先予的詭計，便輕易的取去名畫，不能不說他機智過人；可惜這種聰明機智給用在騙人方面，否則這種風雅賊的成就，大概不會只是一幅名畫，幾斗白米。

體罰與長髮

愛髮心痛欲絕，竟爾哭至暈厥。教育當局於接獲報告後，已着手在調查這一件事。一位發言人說，教育條例並沒有規定不准學生蓄留長髮，同時也禁止學校對學生施以體罰，不過打手心和打屁股是可以的。

所謂體罰，是指一切足以使被打者肉體受到痛楚的責罰。如果說一面禁止體罰，一面又准許打手心和打屁股，那是滑稽已極的事。打手心不是體罰嗎？說到打股屁，更是笑話了，用來對付三、四歲不聽話的兒童，則恰如其份，如果用來打十七、八歲的中學生，那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打的固打不落手，而被打的也不好意思接受。站着被打呢？還是伏倒在老師的腿上被打？

所謂體罰，在筆者還是小學生的時候，教育當局就早已明令禁止了。但是頑劣難教的，還是照樣被打，事後往往連寃都無處可訴呢！緣因是家長老站在學生的對面。要說因學生被打而驚動官府的，那是從來沒有的事。自然，揍人的，很有分寸，而挨揍的也老是被揍在那幾處老地方。

其實，對付學生的辦法很多，不一定需要體罰。筆者讀初中的時候，註册完畢，就被通知到學校的理髮室去軋成「平頂」裝。開課那天，禮堂裏二千多學生一身黑布制服，半個和尚頭，竟是一個模子裏倒出來的。高中部的學生，有的已偷偷在交女朋友，頭髮短得好像錢莊店的小夥計，雙雙拍拖確是難看，就在假期內蓄起近半吋頭髮，還留了髮腳，這是所謂「圓頂」，比起「平頂」要雅觀一點，企圖在「芸芸眾頭」中來個魚目混珠。訓育主任是個鐵面包龍圖，站在禮堂門口，一個一個拖出來，親自押到理髮室去剪回平頂。其中一個自恃父兄在學校的上級機關做事，居然來個「護髮」反叛，堅不就「軋」。當時我們都把他看成英雄。學校指點他兩條路要他自己選擇，一是軋回平頂，另記大過；一是開除學籍。第二天，英雄變了狗熊，垂頭喪氣地被他的父親押回學校向訓育主任三鞠躬。不消說，圓頂還是軋回平頂，等到此公畢業，他那張畢業證書背面積分表的操行欄內，赫然是個「丁」字。

現在香港中學生所蓄的長髮，比起此公的圓頂，那是相差十萬八千里了。有時在碼頭和街上見到，一眼之間甚至弄不清他們到底是雌的？還是雄的？這樣的長髮，加上八十幾度的氣候，如果再打一場籃球，勢須每天梳洗抹油不可。一個中學生每天功課繁重，有多少時間可以用來對鏡梳理那長垂耳頸的三千烏絲，雖說蓄髮自由，但不男不女的長髮究竟與學生身份不配。

靳羽

流行騙術

聰明機智賦予好人是幸福，在壞蛋身上卻變成桀黠、狡獪，而且成爲社會的禍害。在太平山下，這種聰明的壞蛋似乎愈來愈多，騙人的詭計也愈來愈出人意表，袁枚筆下記述的幾個聰明絕頂的騙棍，若與此時此地的壞蛋比較起來，前者顯然瞠乎其後了。現在的騙術層出不窮，騙子知道利用貪念和同情心行騙的手法已經不易得逞，轉而利用人們其他弱點，甚至利用某些制度現存的缺點行騙，一時不察，便會上了騙徒的當。從最近報章所載，且看壞蛋的聰明之處：

端午節前，一個身穿類似市政局職工制服的男子，出入商店之間，向店方索取「賞錢」，同樣手法先後使用十次，這個「市政局職工」才被發現是冒牌貨。

一名騙子訛言與政府機構人員認識，藉以欺騙一位急欲領取牌照的婦人，詐取鉅額款項。

無牌醫生被四名冒牌探員恐嚇，其中之一身穿警官制服，索取現金作爲不拘捕之代價，騙去了三千大元，十日後，類似的案件又發生一宗。

這些騙人手法最近頻頻出現，可以說是新興的「流行」騙術，事主並非因貪念受騙，如商店店主和診所醫生，按理只要向對方索閱證件，騙子決無所遁形，就因他們的不察，給予壞蛋可乘之機，這種流行騙術自有其「高明」之處。

更聰明的是，歹徒利用了現存制度的缺點，或者說是「冒牌貨」利用了部分「正牌貨」的缺點，試想如果「正牌」皆奉公守法，有誰敢充冒牌？又有誰會輕易上當呢？看來這些騙案之發生，這些騙子的「聰明」構思，並非簡單的一回事，除了讓人小心上當之外，也很値得部分「正牌貨」和有關部門反省注意！

在下不能幻想壞蛋統統變成笨蛋，只能寄望好人變得聰明一點，更希望這種流行騙術不久卽告失靈、絕跡，到時受益的豈僅是幾個自願上當的人而已？

江城子

過與不及

從前端木賜（子貢）問他的老師孔子說：「顓孫師（子張）和卜商（子夏）兩個人，那一位比較更高明些？」孔子說：「子張作事太過了些；子夏作的又嫌不夠。」「那麼，這樣說，子張應該是較好的了。」「太過和不及，都不得其中，恰是半斤八兩，誰也不比誰高明。」

孔子最贊成的是「允執厥中」，可惜一般人為人處世，常走極端——不是太過，便是不及，很少能得乎中的。中文在香港，便是兩個極端：一種人認為它不能達意，又不是法定語文，根本不屑學，或把它視作兒戲；一種人專向線裝書裏鑽牛角尖兒，把腐朽的骸骨當做寶貝；前者是不及，後者是太過，眼前便有兩個活生生地現成例子。

半月前，在報上看到一則電影廣告，片名中有「花弄虮」三字，這一下可把賣油郎難倒了。最初懷疑虮是中共的簡筆字，按文義說，可能是影字，但虫入合起來，無論從形、聲、義任何方面看，都和影字拉不上關係；既有虫旁，也許是蝶字，手邊恰有一本大陸出版的宋詩，翻到王禹偁的「稚子就花拈蛺蝶」，林和靖的「粉蝶如知合斷魂」，楊萬里的「兒童急走追黃蝶」和范成大的「蝴蝶雙雙入菜花」等句，每個蝶字都點畫無缺。「康熙字典」也無此字。這時，我忽然靈機一動，也許是「虮」字吧，北方叫蝗虫為「螞蚱」，京戲有「螞蚱廟」一劇，伶人多妄寫作「虮蜡廟」，虮、虮相似，可能是虮字之誤。但花和蝗虫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蝗虫來時，連青草都會吃光，花弄蝗虫，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不對！想來想去，總打不破這個悶葫蘆。最後，看到另一份報，原來是「風流公子花弄蝶」，果然是個蝶字！顯然是現代倉頡新造的。

早幾年大陸上「文字改革」時，中共大力推行簡筆字，後來大家任意創造許多自以為簡的怪字，弄得彼此寫信都看不懂。漫畫家華君武便畫了一幅題名為「倉頡認字」的漫畫以諷刺之。看到這個「虮」字，才知道香港的現代倉頡比大陸的現代倉頡作風更大膽！

廣告是讓人看了明白，藉以達到商業目的的，如果弄得人「一頭霧水」，不曉得這是和誰過不去。另一個極端是一八七期寒山碧兄所舉的「脃」字，本港青年中文程度低落，便是拜這些人之賜！有詩嘆曰：

一、現代倉頡胆氣豪，無中生有逞才高；
造來怪字人難識，廣告金錢嘆浪拋。

二、冬烘書蠹最堪憐，文字猶遵千載前；
[illegible]

古調今彈

邏輯與權威

葉其真

中國人似乎是一個講究邏輯的民族，兩千年前韓非子就闡述過「矛盾」律。可見中國對邏輯學的發現和應用，並不比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為遲。然而奇怪的卻是中國的邏輯學並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懂得「矛盾律」卻不肯講究「充足理由律」。結果也就變成一個最不講邏輯的民族。其典型的表現，就是中國人對事物的判斷，往往不求諸邏輯學規律，而求諸「權威」的結論。

比如敝鄉的叔伯們就常常這樣說：「趙太爺都說對，你敢說不對？人家趙太爺的田就有五百畝。」根本不肯從趙太爺所說的話本身去探求「對」或者「不對」，而是從趙太爺「五百畝田」着眼。似乎只要有「五百畝田」，即使是放屁也成為眞理。這種「田就有五百畝」式的荒謬推理方法，不僅存在於窮鄉僻壤，不僅被「鄉愚」們日常使用，而且也存在於城市之中，被知識分子甚至「高級」知識分子所使用。在香港常常有機會聽到這樣的話：「你咁叻又唔見你發達？人家唔識人家都有幾百萬身家？」「某某人書都出版了幾十本，文章怎會不好呢？又不見你寫出幾十本書來？」這等推理方法，實際上與「鄉愚」們「田就有五百畝」式的推理法是同出一轍的。故意忽畧「叻」與「發達」；「出版書」與「文章好」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的事實。試問如何與之理論？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人不但講究邏輯，而且也肯動腦筋去思考，爭鳴的風氣也很盛，可是漢代以後，人們似乎只關心孔夫子如何說，根本不願意去研究孔夫子說得對不對，合不合邏輯。今天，中國大陸倒是把孔夫子徹底打倒了，但人們卻又只關心「毛主席」如何說。連年累月所能聽到的聲音，只是「毛主席如此這般教導我們」，「最高指示是如此這般」。為什麼不對「毛主席」的話表示懷疑呢？那是因為「人家都當了主席，又不見你去當？」（按：敢於否定『最高指示』的眞君子不在此列）

「趙太爺都說對，你敢說不對？」式的邏輯，其荒唐之處是不必細說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知道是知道了，可是人們往往又忽畧了它的害處，以為不傷大雅，其實這卻是中國的致命傷。它不但培養了中華民族懶得思考的惰性，而且養成盲目順從，盲目崇拜，盲目迷信的習慣，就這一點而論，在下倒萬分贊成毛澤東「打倒權威」的理論，但有一點必須補充，就是應該包括打倒毛澤東這個「權威」在內。

昔日的眞理，今天可能絕頂荒謬，倘如中國人永遠停留在「趙太爺都說對，你敢說不對？人家趙太爺田就有五百畝」的階段，那麼也只好永遠被權威人物牽着鼻子走。而中國也就難有什麼希望

度遭共軍陳毅部所包圍，彈盡糧絕，幾至被俘！但不怕死的張海山，則率少數官兵冒險突圍，果然投諸死地而後生了。

海山的個性剛强，大抵因地域關係，他也像湖南人具有一股「騾子勁」，擔子越重越有味；不會奉承人，最反對吹牛拍馬的。所以，他跟我這個標準的湖南佬合得來。但我望塵莫及他的精明，他對任何朋友的長處或短處，辨別得很清楚。比方：他認爲戎馬書生「直腸直肚，好人一個」。胡爵坤兄「年青而慈祥，和靄近人，更富有助人的熱忱」。萬人傑兄則是「膽大心細，勇於負責，說幹就幹；而且信任朋友。他寫稿飛快，卻很少漏字」。……其實，海山對人很熱忱，他知道我是一個落伍者，便不時加以照料；特別令人感激的是，他幫助了別人而從來不掛在嘴上。

海山爲人爽朗，說話一針見血，處事敏捷，對於一個問題三言兩語就「搞惦」，不嗹唆，決不打擾人，也不願別人打擾他的工作情緒；極少見他跟朋友上茶樓。但有時又很風趣，六、七年前，他的身體逐漸發胖，面色則日趨黝黑。一次，我問他是什麼原因？他衝口答道：「反正現在不要臉了！」引起哄堂大笑。到了去年下半年，我們不論見面或在電話中，他經常表示：「這部舊機器已欠靈活，非大修理不可。一次小傷風，連續數月不癒。……」一天，我們一同過海，發覺他行路步履沉重，反應力似已減弱；聽說他以後去醫院大檢查過一次，並未發現大毛病。就相學上言，海山屬土形，土宜黑；耳大命門濶，人中長，兩唇平閉而齒完整，均帶壽征。但吃虧的是面黑而身上不黑，五月十九日下午，我到他家，海山着背心跟我聊了半小時，又發覺他談話有點氣促；面色瘀黑如鐵板而毫無光彩，和他身上的皮膚比較，成了强烈對照；卻仍未料到他十天後遂以病死聞！

「人生自古誰無死」？何況海山死後，得到快報和萬人雜誌同人的大力幫助，除全部殮葬費外，老萬並給他的家屬籌集數千元巨款；尤其六月三日在香港殯儀舘大殮後舉行公祭時，更由關麟徵將軍主祭，香港筆會會長羅香林、中聲慈善社副總監劉海軒、快報經理胡爵坤、採訪主任梁泰炎等陪祭，致送花圈及親臨致祭者包括紳商賢達、文化、教育各界，及海山戚友鄉誼近千人，備極哀榮。不過，海山卒年僅五十二歲，正值有爲之年，所遺四個兒女，最長者僅十六歲，最小的才十一歲，伏泣於靈前，個個哀毁如成人，張太傷慟欲絕，不獨頻頻號呼：「振之，你沒死呀！像在睡覺，你爲什麼不答應我呢？」且數度昏厥，能不令人潸然而淚下！

特別是在朱振聲兄報告海山的生前事蹟，因他泣不成聲之故，更引起了到祭親友同聲一哭，連我這個從不流淚的人再也忍不住了。是的，海山死了！在萬人雜誌讀者心目中的「張老編」，也的確死了！但他的精神永在。蓋萬人雜誌就是他的心血交織，牢不可破的一種精神；爲了要繼續維持老張這種强悍的反共精神，而免使「親痛仇快」起見，我站在老張的朋友、同學、萬人雜誌讀者的立場，作如下兩項最後的呼籲：

㈠是希望由萬人傑、戎馬書生、岳騫諸位發起籌募，凡海山的生前友好，萬人雜誌讀者，踴躍捐輸，積腋成裘，給老張的幾個年幼兒女籌集一筆教育費，俾免他們失學。

㈡是希望萬人雜誌讀者以愛護老張的心來愛護它，支持它。不但要使萬人雜誌繼續辦下去，還要比以前辦得更好。老張有知，必微笑於九泉的。

小啓

本刊執行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病逝後，蒙各界友好及廣大讀者紛來函電慰問、鼓勵，除致萬二分謝意外，敬希各位作者、讀者一本以往熱誠，繼續支持本刊。各專欄作者稿件請及時賜寄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或九龍新蒲崗四美街二十三號利森大厦九樓第二座藝聯排字房本刊編者收。

——編者

有獨當大任氣魄允文允武復國行列損英才

黃埔軍校同學會全體同學敬輓

筆陣張吾軍挾毛瑟三千書憤放翁空有恨

萍蹤隨逝水正榴紅五月沉湘屈子儼同悲

香港筆會會長羅香林暨全體理事同人敬輓

是軍旅強幹乃文化先鋒五二正英年忽煮黃粱成幻夢

爲正義干城作自由鬥士萬人資砥柱長留青史照忠魂

鄉弟葉新國 邱清濱 葉其眞 鄧紹欽 敬輓

魂其靈兮，助殲封豕。

匡復艱難筆一枝，海涯孤戰廿年時，

誰知盡瘁回天日，不計微軀有變移，

欲討忽驚文曲隕，將懲何急玉樓馳，

傷心不獨離憂客，驟雨紛紛似淚垂。

張海山冥鑒 謝詩法拜輓

八年抗戰執干戈保衛社稷

念載戡亂秉史筆橫掃赤眉

劉東亞敬輓

風雨同舟大雅方山責後死

巨星殞陸萬人洒淚哭先生

盧少荃拜輓

活得爽快死得爽快一生爽快

文也英豪武也英豪絕世英豪

弟藍海文敬輓

哭張海山（贛萍）兄

胡蓑之

六月一日晚上十一點十五分，可以說是我近十年來一個最痛苦而又最驚異的時刻！當時我正在替一家雜誌寫稿，廳裏的電話鈴響了，內子說是朱先生（戎馬書生朱振聲兄）打來的。

我接過電話筒，對方劈頭一句就說：「海山死了！」這一突如其來的噩耗，幾乎令我冷了半截！但我仍不相信我的耳朵所聽到的是事實，因而緊張地向振聲兄一再追問。

「我也是剛才接到萬人傑兄的電話，說海山於下午六點多鐘到報館不久，心臟突然作劇痛，乃由同事送入養和醫院，經醫生給他注射一針，大約到七點半鐘以後，海山已不能說話了！……」我和振聲兄在電話裏交談約十分鐘後，就隨即打電話到海山家裏，接電話的是岳騫何家驊兄，他哽咽地說：「海山逝世的時間是下午七點四十五分，我曾經去到醫院，卻沒有見到；甚至連張嫂趕到醫院，也沒有談上最後一句話。但奇怪地是當張嫂擁抱着海山猛呼他的名字時，海山仍能張開眼睛望了張嫂一眼——這算是最後一面了！」

放下電話後，我又憶起一件奇異的事情是：當天晚飯時，我因飲了一杯，飯後倒在床上呼呼入睡，忽夢見海山，恍惚中他似乎對我說：「身體精神已大不如前了！」——這本是海山經常對我說的話，同時，我也總是勸他「不可過於緊張，而必須有個休息的時間，人畢竟不是機器。如果有個不測，那就不堪設想！因為孩子都年幼，責任還很重。」所以，我對這個夢並不在意。可是事後計算一下時間，我作夢時恰是海山逝世的一煞那。眞所謂「午夜忽魂夢，天道有神靈！」當晚我卻是整夜未嘗入睡。

在九龍仔，也正是海山跟他太太谷志蘭女士談愛的時候。因為谷女士是湖南耒陽人，我的同鄉；她的叔父谷賓，是我的老上司；她有一位姊姊，又是我同學王澤堃的太太。由於這一連串的關係，故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

主要的還是我們同行的緣故，自一九五二年起，我和海山隨着朱振聲兄一道參加「上海日報」投稿，這是一張四開的小報，由黃也白兄主編，社長則是沈秋雁先生。此後，我們向各報投稿，一直都在一起。一九六三年二月，即農曆的大年初一那天，我正到振聲兄家裏（當時住在黃大仙）拜年時，海山的居地沙浦道，忽然發生火警，旋而見張嫂來報，說是大火已蔓延到她們的住屋，振聲兄立即偕我一起奔到現場，準備進行搶救；可是各道口已被警察封鎖，不得而入，使海山十多年來的心血，均付之一炬！也就在這一年，快報創刊，海山承星島日報秘書兼快報經理胡爵坤先生之介紹，入快報工作；並以「贛萍」筆名分別在星島日報寫稿，直到他逝世。

「贛萍」這筆名的由來是，海山原籍江西省萍鄉縣，江西簡稱贛省，於是他把省和縣名聯合而成。至於海山與萬人傑先生合辦的「萬人雜誌」，出版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正當本港風聲鶴唳，左仔到處殺人縱火的前後，他兩人根本沒顧及本身的安全，而冒險地去籌辦這份極端反共的刊物。以他二位的經濟能力言，顯然是很勉強的，尤其當時的情勢緊急，許多有錢佬紛紛離開香港，暫避兇鋒！且一般反共的文化人，更有隨時被謀殺的可能，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之被活活燒死，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並有不少的作家，也多半被列入暗殺的黑名單中！因之，好些人都耽心他們的安全問題。然而，萬、張兩人卻不怕死，抱着「投諸死地而後生」的決心！儘管缺乏人力財力，他兩則「夾手夾腳」地，不管三七廿一出版再說，異軍突起，大有氣吞邪惡之概！終於成為本港反共最力，最受讀者歡迎的一份周刊。

海山原名張振之，本出身軍旅，他嘗說：「咱們參加抗日戡亂，衝鋒陷陣，死裏逃生，拾回這條命，還怕什麼小左仔？」事實上，海山曾先後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二分校十七期六總隊，及軍令部參謀班第四期。抗戰期間，他歷任忠義救國軍的參謀暨隊長等職，曾轉戰於第六、第九兩戰區。其中以虎牙山一役為最著，殺敵致果。勝利後，該軍改編為交警總隊，總隊長為張繼武中將；海山升為該總隊大隊長，參加「黃汎區」（黃河流域）諸戰役；其時海山以一大隊（約一營兵力），曾與毛共「二野」劉伯承部兩個縱隊血戰達四十餘日；且身負重傷，榮獲「寶鼎勳章」。徐蚌會戰失利，共軍渡江時

祭張海山輓聯摘錄

張海山先生生榮死哀，出殯之日親臨致祭者近千人，花圈輓聯，掛滿靈堂。茲錄出如下數聯：

一代文豪千秋共仰

少年戎伍寄豪情，彈雨餘生何遽奇材摧抑塞
晚歲芸編多著述，筆鋒正氣卻教同調慨銷沉

月軼事

馬行田

雄才），早年師承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深得高氏畫技之奧。嶺南畫派創自高劍父、高奇峯、陳樹人（陳氏曾任國民黨中委）等，風格以渾雄中帶有飄逸見勝，多以山水爲作畫題材。在筆者所見的關山月的作品中，也多爲山水畫。嘗見關氏作畫，筆墨酣暢，毫端雄健。欣賞其畫，使人豪情奔放，與欣賞一般畫斷橋流水、老樹昏鴉、古道西風瘦馬的畫，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他的最大型的作品，就是與南京國畫家傅抱石合作的「江山多嬌」長卷，掛在北平「人民大會堂」裏，畫着一輪紅日照着萬里江山。新華社所發的中共要員接見外賓的新聞圖片中，有許多就是以這幅長卷爲背景的。

廣州易手初期，關山月也在歐陽山旗下的「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美術系當教授，教國畫。後被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派遣下鄉參加土改，體驗生活，改造思想。關氏竟先後被委爲寶安、雲浮兩縣的「人民法庭」副庭長，過其官癮。他一到任，就出佈告，大書「到職視事，等因奉此」的官樣文章，煞有介事。

平心而論，以一個畫家來作法官，眞不是那個料。他那時他還不是中共黨員，而且是副車，法庭的實權也不是操在他手裏，所以他在任內，還是作作畫，以資消遣。

一次，華南文聯開晚會，到會者有陳殘雲，韓北屏、黃寧嬰、陳蘆荻、黃新波、華嘉、楊秋人、陳雨田、楊納維、謝功成、葉素、王益論、黎雄才、梁錫鴻等著名作家、詩人、畫家、音樂家，濟濟一堂。即興演遊藝節目，同文找關山月開心，叫他演當法官審案，他把座中的「荻叔」（陳蘆荻）拉了出來，叫他當地主，因爲荻叔是四眼佬，臉兒胖胖的，活像鄉下的土財主。

關山月作威作勢，問陳蘆荻道：「喂，你見了法官還不下跪？」實際他想戲弄陳蘆荻，以博一粲。

陳蘆荻也頗會應對，說：「哈，你是一個冒牌法官，假欽差大臣，見了本財主，你還得向我磕頭呢。」

他們的表演，引得哄堂大笑。

關山月下場時說：「我就是不會當法官，荻叔一頂，我就沒詞了。」

一九五三年中共進行調整高等院校院系時，關氏被調到武漢中南美術專科學校當教授，「文革」前，在廣州美術學院當副院長。「文革」期間他曾受猛烈冲擊。在山水蟲魚的國畫都可成爲「反革命」的大陸，這嶺南畫派的巨匠，恐怕永世不得翻身了，但他的畫，他的藝術成就，是不會湮滅的。

揭秘

王代民

「聽說衡陽某稅卡蕭某，把稅款在外面狂嫖濫賭，虧空甚鉅，你知道嗎？」

以當時顧的地位來說，這幾句輕描淡寫的話，在靠唐生智吃飯的唐某聽來，不啻是「綸音」和「丹詔」，恭謹的說：「顧老師的意思是？」

「這種貪官汚吏，怎可以不嚴辦？」顧和尙裝做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

「好！我明白！」

過幾天，蕭老八便在唐的淫威之下，未經審訊，慘被槍決了。

那時，湖南是在半割據的局面中，唐生智的叔父殺了一個小小的稅卡主任，等於踏死一隻螞蟻，誰也奈何他不得。但，他這樣擅權輕殺，草菅人命，稍有正義感的人，都爲之憤憤不平。

蕭老八的凶訊傳到了蕭家不久，蕭雪濤和蕭頡豪都由任所趕回來了，蕭雪濤對悲號的家人說：

「這不是我們悲哀的時候，既是貪汚，就應該受法律裁判！」

但，他話雖是這樣說，眼裏已迸出了復仇的怒火。

「我們要報仇！」家人怒號。

「任何事有我和五哥（指蕭雪濤）作主，有誰再說『報仇』，就不是我蕭家的子孫！」蕭頡豪咽聲說。

蕭老八的喪事，在無聲無息中辦完後，蕭雪濤和蕭頡豪跟着都「輕拋烏紗」，回到家鄉來了。

顧和尙在情場上打了一場勝仗，唐某在顧和尙面前立了一次大「功」，自然都得意洋洋。可是筱玉因爲蕭老八落得這樣慘的收場，卻非常內疚，因而蕭老八死前，顧和唐的談話，她有意無意中，一五一十傳出來了。

蕭老八死後大概是半年的某一天，唐某破例不帶馬弁，祗挈着他不滿十歲的兒子，包了一艘木船，由長沙溯湘江而上，風帆高張，向衡陽駛去。到了耒河口，已夜幕低垂，雁峯寺的鐘聲，隱約可聞了。驀地，一艘小艇，從蘆葦中駛了出來，向唐舟划去。一會兒，兩舟相接了，小艇上一個高大的漢子跳上唐舟，向唐說：

「顧老師就在這岸上，請您上去！」

唐不虞有詐，果然和兒子跳上小艇。

「唐某，我讓你死得明白，我是蕭季濤的侄兒蕭遠疾！」那高大的漢子凜然說。

第二天，唐父子的屍體，就發現在江畔了，知道此事內幕者，認爲蕭遠疾足以媲美施劍翹！

嶺南名畫家李

李鐵夫嗜吃狗肉

著名畫家李鐵夫的名字，對香港好些人來說，並不是陌生的；對老一代的中國軍政界和藝術界的人士來說，也不是陌生的。

李鐵夫是廣東新會人，早年曾留學法國，深造繪畫藝術，他的國畫、西洋油畫的造詣都很深。據說，他曾以售畫所得的收入，支持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在巴黎居留期間，他的油畫作品曾經參加過國際畫展，獲得崇高的讚譽。這一位畢生獻給藝術事業的王老五畫家，終生沒有娶過妻。他和一般廣東人那樣，嗜吃狗肉。

一九五一年的夏天的一個夜晚，在廣州光孝寺側的一幢小平房的一株榕樹下，這位老畫家和我們幾個青年聊天，談起他過去的一些趣事。

他說：李濟琛在粵時，知道他的繪畫藝術很高，曾着部下去求畫，答應給予高額報酬。那辦事人恃着李濟琛官高勢大，以爲只要捧出李濟琛的大名，他准會答應所請，何況更有高額的酬金。但他性情耿介，見這來人有以李濟琛的名來壓他之意，偏偏不吃這一套，並回答說，他的畫是不供這種附庸風雅的官僚欣賞的，就是不給他畫。李濟琛也無可奈何。後來，這位大丘八聽說李鐵夫嗜吃狗肉，就指派他的一位幕僚和李鐵夫攀交，經常請李鐵夫吃狗肉，李鐵夫視狗肉如命，來者不拒。吃得多了，李鐵夫忽然想到，這位朋友這樣虔意對他，必有所求，便對他說：「你老是請我吃狗肉，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送給你，送你一幅畫如何？」李濟琛的那位幕僚一聽，正中下懷：「如果李先生賞臉，就請繪一幅『鵬程萬里』吧。」結果李鐵夫就給他畫了一幅蒼鷹圖。畫鷹是李鐵夫的拿手好戲。要得到李鐵夫所畫的鷹，正是李濟琛所企求的。

我們幾個青年人知道這個故事，也照辦煑碗，大家合議，先備了宣紙，請李鐵夫吃了頓美味的狗肉，然後出紙索畫。他恍然大悟，只好在他那小客廳裏給我們每人即席揮毫畫了一幅小小的彩墨山水畫，揉合了西洋筆法，別具一格。

大陸易手前後，李鐵夫已被中共的統戰政策「統」了去。一九五〇年初，香港一些畫家在港島華商總會曾經舉行過一次以籌款慰勞中共軍隊爲目的的「勞軍畫展」，當時留港的李鐵夫、漫畫家廖冰兄、版畫家黃永玉等均有作品參加展出，李鐵夫並且是即席揮毫的畫家之一，表現得很賣勁。

歐陽山主持廣州中共的文藝工作時，兼任「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院長，把李鐵夫迎到廣州去。其時李鐵夫年老多病，不能上課，歐陽山便給他掛了一個美術系教授的空招牌，在光孝寺側從前廣州市藝專校址撥給他一幢小平房居住，每月乾薪白米四擔（折價）。這一代名畫家就在那裏孤寂地度過了他最後的歲月，幸好他死得早，是一九五三年壽終正寢的，如果

唐生智之叔

近代轟動朝野的復仇案，相信誰也會數到施劍翹槍殺孫傳芳，施案發生的時候，筆者還是乳臭猶濃的孩子，但，她在供詞後面所附的一首詩：

「蛾眉飲恨日如年，殺父深仇不共天，壯志不負三尺劍，丹心一片慰九泉。」

我從報上抄下來，已讀得滾瓜爛熟，她的英雄氣概，我更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施案發生後數年，反覆無常的唐生智，正和政治和尚顧和尚打得火熱，圖謀東山再起的時候，他的叔父（惜已忘其名）及其子，在由長沙返東安途中，身上遍是刀傷，還上了五花大綁，暴屍於衡陽境內之耒河口，成爲何芸樵主湘期內，一宗聳人聽聞的凶殺案。所以說是「聳人聽聞」，一因唐生智當時還是炙手可熱的人物，再因何芸樵曾是他的部屬，他在湖南雖不能「呼風喚雨」，但卻有不可忽視的權勢，像他這樣有權勢的人，竟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殺死他的叔父和堂弟，人們便不由不震駭了。

這時，唐的叔父正在湖南擔任稅務方面的高級負責人，他父子的屍體發現後，湖南省政府曾偵騎四出，踹緝凶犯，可是，終何芸樵之任，這宗案還是一宗無法破的懸案，奇怪的是，唐之叔父屍體上的金錶和金筆，並沒失去，顯然凶手殺人的動機，並不是爲了謀財。聽說，唐生智曾因爲這事，跟何芸樵一度鬧得不愉快。但，凶手是誰？在「心照不宣」下，當時湘省政壇上高層人物，卻誰都「心裏有數」，暗讚「蕭家兄弟要得！」現在，我就把這一案的內幕，予以揭露。

所謂「蕭家兄弟」，是衡陽的蕭雪濤和蕭頡豪，他二人前者屢主縣政，後者曾任行政督察專員。他倆還有個弟弟，叫做蕭季濤，乳名「老八」，這人生得倜儻英俊，喜歡沾花惹草，顧和尚在衡陽時，蕭老八正擔任衡陽某處稅卡的主任。這時，衡陽有個妓女，叫做筱玉，這妮子不僅生得花容玉貌，而且湖南小調和京劇，都唱得很不錯，像這樣的尤物，自然是登徒子的對象，性好風流的蕭老八，早就作了她的入幕之賓了。

顧和尚以唐生智的師父身份，來到衡陽後，很多嬰宛爲了抬高身價，都拜在他的門下，做起他的弟子來，筱玉自然也不例外，成了他的「私淑」弟子。因爲她的才貌出眾，很得到顧的青睞，因而，終日週旋於顧的左右，對蕭老八漸漸冷淡起來了。

據說，顧和尚是個妖僧，雖能堅持「色」戒，但他卻有一套不同凡響玩弄女人的手段。在他「玩弄」之下的女人，沒有不死心塌地，任他爲所欲爲的，顧所以如此，就是爲了「採補」。

少年氣盛的蕭老八，見顧和尚橫刀奪愛，不由怒火中燒，

「我覺得馮已失敗下野，應該去看看他。……見面握手，他含着眼淚向我說：

「從前我以為自己訓練出來的部隊是好的，外來的是不可靠的；可是在危急患難的時候，倒戈的卻都是股肱心腹。現在老遠來看我的，都是外邊的朋友，眞是既感且愧。」

兩人不禁對泣。後來馮的殘部被政府收編為二……

……於交涉，應接各國來賓，文質彬彬，人多不知其出身行伍。

從他以上的筆墨，可知其文章確有「溫柔敦厚」之風。

論新左派

江秋濤

「新左派」這一個名詞，近數年來常見於報章報導。最近本港幾次鬧事風潮，新左派幾乎都插一腳。但一般人對新左派都欠缺理解。青年的一代對他們大都採取贊成的態度，視之為「革命先鋒」，中學生尤其以他們為景仰的對象。較穩健的人則多不以他們的行動為然。當然，更有不少人視之為毒蛇猛獸。然而，一般人對新左派的本質，他們的理論，以及其發生之時代背景，都不甚了然。因此，佩服他們或反對他們都帶有幾分盲目。

本港的新左派思想並不是土生的，它是一種舶來品。新左派的思想產生於歐美工業先進地區。這種思想，與其說是一套體系，不如說是一種潮流更來得妥當。因為新左派是着重行動的，思想與觀念對他們來說只是行動綱領而已。

一　新左派是反任何政府形式的

他們與共產黨國際性的顚覆活動的最大不同點在於：各地的新左派都是致力於反對他們自身居留地的政府的，他們並沒有搞世界革命的國際組織存在。他們反對任何政府形式，不論這個政府是如何「開明」，它的措施是如何「合理」。對他們來說，政府形式的存在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一種「不合理」，是一羣人騎在另一羣人頭上的「統制」。構成統治階層的都是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的措施往往是只替他們自己服務的，即使偶而顧到全社會的利益，也是他們分享的多，被統治階層分享的少。因此，統治與被統治的對立本身就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政府形式，不論它放鬆到任何地步，都是一層多餘的「違章建築」。這種「既存制度」或「現成制度」必須被打掉。在有些美國的大學中，學生們就不能忍受有學生團體以外的「多餘的」組織壓在他們頭上，他們要自組校董會，自行管理校務、聘請或解僱教授。學校是為了教育社會的子弟的，它照理應屬全社會，不是某一集團或財團操縱之物，更不是給少數寄生蟲和無成就之人作養老院或休憩所的。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應用於國家。

二　新左派是主張立即行動的

這一點也與國際共黨不同。共黨是認為必須遵照歷史規律和社會法則行動的，因此有時必須打擊敵人，有時又必須與敵人搞「統一戰線」；形勢大好時必須進擊；局面不好時則必須暫時退卻，轉入地下活動。共黨活動都是斟酌本地形勢與國際形勢而定的。新左派則不然，他們反對坐下來談理論，觀形勢，而是認為必須不斷地搞事，有進無退。他們之中有不少人也理解到最終目的是很難實現的，因此就提出了「永恆革命論」。在這一點上，新左派的作風多，是帶上一點盲動的色彩。

三　新左派是反戰的

既然人與人之間不應有不平等，因此戰爭都是由「既得利益」者發動的。例如越戰，新左派的反戰分子就認為得益的是美國的財團與軍火商，送死的則是民間的子弟。

四　新左派是反對種族歧視的

既然人與人之間不應有不平等，既然全人類都必須獲得解放，就不應有種族歧視。種族隔離這個事實本身即構成一羣人騎在另一羣人頭上的現象，例如羅得西亞與南非這一類的政府，就是經濟與種族雙重「統制」的最不合理的「即存制度」。新左派之所以出現於工業先進地區，而不出現於共黨統治地區，是順理成章的。這並不意味着共黨國家的人民都擁護政府，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都棄絕自己的政府。剛好相反，新左派之可以在某些地區存在，適足以證明這些地區的自由程度。人類自從進入文明階段以後，即出現國家與政府的組織。在過去，無論政府如何暴虐，人民都只有忍氣吞聲，從來也沒有懷疑到有完全取消國家與政府的可能性存在。無論國家與政府到最後是否會消失，這都是屬於將來的事，目前姑且勿論。但現在工業先進地區的人民已敢於提出這樣的構想，並且還有「造反的自由」，適足以證明這些地區的政府權力已相當地削弱了。然而共黨統治地區的政府則是世界上控制力最强的政府。在中國大陸，人民甚至連「消極擁護」的自由也沒有了。

世事的發展往往是很矛盾的。正因為世界上較自由地區的人民有「造反的自由」，極權國家則控制嚴密，而當今之世的戰爭形式又是採取內部顚覆的態勢的，因此較自由地區的新左派運動就很容易被國際顚覆集團所利用。新左派運動不具國際組織這一個事實，並沒有勾消掉它們被人利用或者已部份變質的可能性。新左派大部份是純眞的，他們往往被人利用於不知不覺之間。

新左派的作風都是反對當地政府的，本港的新左派也不例外。中文法定運動，反對加水費是針對香港政府的，甚至由他們發動的保衛釣魚台運動的主要目的也是志在與本港治安當局發生糾紛。本來，為香港人民爭取更多的權利，我們沒理由反對。但是我們希望本地的新左派除了「心懷本地」外，還必須「放眼世界」。事情不是不幹，但應該找尋最適當的方式。不要出發點是自由，結果反而換來了奴役。

溫柔敦厚的秦德純

史劍非

我在上期介紹一生忠義的徐永昌一文中，曾提到秦德純。秦德純是山東沂水縣人，生於一八九三年，少於徐永昌將軍四歲。

徐秦二人雖然都是行伍出身，但均能文。徐在抗戰期間，軍令部長任內所撰「四年來敵我戰略戰術之總檢討」是不朽的抗戰文獻；而秦氏所著「海澨談往」回憶平生，爲大陸變色，政府遷台以來所出版的回憶錄中最好的一本。秦氏的文學，簡練樸厚，詞氣極誠懇，每句話都動人。例如追述其先祖逃難往沂水時說道：「我的十一世祖太乙公，在明代萬曆年間，推一輛單輪小車，載着我的十一世祖母，從青州樂安縣城東十五華里的稻莊，逃荒到沂水縣埠東莊。」一幅飢荒流民圖，用兩三筆淡墨勾劃了出來。

秦氏的學歷和徐永昌類似，從低到高都是武學堂，因由陸軍小學，陸軍中學，保定軍校到陸軍大學；在經歷上也類似，兩人都在討袁護國時期，投効居正在山東領導的中華革命軍。兩人又都在內戰烽火的亂局中，輾轉數易上司，最後皆歸屬國民政府，並爲國家立下功勳。

二人都樸實忠厚有古風。徐永昌的忠義表現在對老長官的堅貞不二，秦氏則盛念舊長官的嘉言懿行。讀其回憶錄時，有好多文字使人掩卷歎息，迴思久之。

吳佩孚談易經

秦氏初在直軍王爲蔚部任師長，歸小諸葛吳佩孚統轄。其回憶吳氏一段文字極雋永有趣：

「民國十五年夏，吳佩孚從漢口移駐鄭州。當時，我的部隊正好也駐在那裏，因爲兼任警備任務，所以常常晉謁。有一天，我向吳報告防務，看見他辦公桌上有一部易經。他看出我特別注意這一部書，就問我道：

『秦師長，你研究過易經嗎？』

我答道：『年輕的時候讀過，不過不怎麼瞭解。……』

吳說：『這裏有一部易經，你可以隨便檢一節，我給你講講。』

我就尊從他的意思，指着乾卦上九亢龍有悔一節請他講。他雙目炯炯的向我逼視着，停了一下，講道：

『「亢」，就是過於上而不能下的意思。如果作事過於高傲，或者離開法度，就叫「亢」。「亢」的結果，一定陷於「悔」。這是字面的解釋。我再拿事實來證明給你聽。辛亥之役，革命軍並無必勝的把握，是因爲袁項城聯合北洋七十二將領籲請清帝退位，民主共和政體方告成立。假使項城以身救國，以身許國，不鬧洪憲，不作皇帝，則項城的勢力，雖到了今天仍然存在。因爲他鬧憲洪，作皇帝，所以全國討袁之師，如風起雲湧。蔡松坡的反對，是在意料中的。陳二庵的反對，親親變爲仇仇，是意料之外的。因此，項城的鬧洪憲，作皇帝，是項城的「亢」。項城的失敗，以至於死亡，是項城的「悔」。這就叫「亢龍有悔」。』

我聽他說了這一段話，心裏覺得很有道理，佩服的不得了。便說道：『這種事例還有沒有呢？』

不以其人廢事

吳氏又講段祺瑞：『所以合肥的鬧參戰借款，擴充部隊，剷除異己是合肥的「亢」，我們於民國九年揮師北上，將其摧毀，是合肥的「悔」……』

吳氏又講到直軍：『說到我們本身也是一樣。十三年之役，我們在軍事上並未失敗，只因曹大帥的一般勢利幹部要想攀龍附鳳，希榮固寵，一定要擁護曹大帥當總統，於是賄買議員選舉總統。到了總統選舉成功了，而賄選的罪名也確定了。所以賄選就是「亢」；失敗就是「悔」，這也叫「亢龍有悔」。……』」

秦氏詳細記載這件事，對吳氏深表敬服，從這可見他秉性之厚，同時顯露其公正和膽識。由於吳佩孚曾與北伐軍爲敵，民國以來被罵成軍閥，人人加以口伐筆誅。秦氏獨具隻眼能記其優長之點，不以其人廢事，乃非常之筆。

「用師者王．用友者霸」

秦氏記他與馮玉祥的一段往事也具見性情。

「我調職（按：調馮部副總參謀長）大約一個月的功夫，北伐軍節節勝利，……有一天，馮和我對面坐在辦公室前葡萄架下一座石桌旁談話。說到後來，他一定叫我對他的部隊和他個人盡量批評。我看他心情很好，態度也誠懇」，便對馮氏提出了建議。

「我到這裏時間很短，部隊沒有詳細看過不十分清楚。但我在總司令部見到各處負責人，一切都奉命唯謹，對於重要決策從來不作主張，所有軍政大計，統統由總司令個人決定。我認爲這一點應該加以考慮。我讀過幾本線裝書，記得古人說過一句話：『用師者王，用友者霸，聽屬下者亡。』總司令要能延攬人才，集思廣益，才有更好的效果。

「當時馮聽了我的話頗受感動，站起來和我握手，改稱我『紹文先生』，並且接着鄭重的說：

「此後總部分兩方面辦事：一方面是決策部門，由各處首長分別負責；一方面是執行部門，由各處辦事人員根據原則自行處理。務必請你站在指導的地位，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他說話的態度極爲謙遜，我心裏也很受感動。」

馮玉祥抗戰前，由拒編遣軍隊，挑起中原大戰，禍國殃民；後來又投共，爲人不恥；但是自一九二四年首都革命到一九二六年北伐，他曾是國民革命的一大支柱。當時他能出任第三集團軍司令，獨擋一面，必有其胸襟和才具。秦氏此文給予生動的描述。

民國二十年春，中原大戰失敗後，馮部眾叛親

兩人的心房！

民國二十八年的春天，他與她在上海江灣的海灘上，互締白首之盟，一小盒的白金手錶，是爲定情訂婚之信物。好事多磨，同年夏天抗戰軍起，胡宗南將軍效命疆場，血戰淞滬，軍情緊急之下，留書心上人：「上次之約必須展期，此爲萬不得已，想妹定能原諒。一待勝利結束，我必赴約。後會有期，千祈珍重。」信中所指的「上次之約」，當爲結婚喜期，「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胡氏許身爲國，公而忘私，殊足令人欽佩。

漫天烽火，遍野炮聲，驚散了這對情深愛堅的未婚青年男女；一個轉戰千里，努力殺敵；一個流亡跋涉，勤苦讀書。一個王曲營中，望月興嘆；一個華西壩上，怕見柳色。兩地相思，一般痛苦！

抗戰第三年，戰事激烈，勝利曙

難卜，葉霞翟遂決心致力於學業，遠去美國深造。這時，胡宗南將軍因軍務羈身，未及親往趕去重慶送行，特派人送致一信，以作話別：「吾妹此次遠渡重洋，去國離家之感，英雄兒女之情，離愁密密，思緒紛紛，夢寐勞神，感慨必多。兄因職務在身，未能親來話別，尚希旅途珍重，俾免懸念。」離亂兒女，情深愛重，躍然紙上。

在葉霞翟女士負笈新大陸深造期間，胡宗南將軍坐鎮關中，權位顯赫，如日中天。在國軍中與陳辭修、湯恩伯鼎足而三，時人稱爲「陳胡湯」。傳聞有一天，某夫人駕臨西安，有意撮合胡氏與某顯要之二小姐聯婚。胡氏雖對葉霞翟女士一往情深，但又不便當面拒卻夫人的好意，只有安排一計，單獨邀請二小姐郊遊爬山，徒步跋涉，香汗涔涔，爲之精疲力竭，再饗以粗麵餅餅，食難下嚥。

就此這官宦千金，知難而退。而「胡宗南智退二小姐」的韻事佳話，喧騰人口。

五年後，葉霞翟女士學成返國，胡宗南將軍親往迎接於重慶，久別重逢，天外飛來，一個仍是痴心苦待；一個仍是雲英未嫁，互傾衷心，共話離情，欣喜之餘，胡氏並吟詩以贈：

「八年歲月艱難甚，錦繡韶華寂寞思，猶見天涯奇女子，相逢依舊未婚時。縱無健翮飛雲漢，常有柔情越太華，我亦思君情不勝，爲君居處尚無家。」深情綣綣，愛意綿綿，羨煞天下有情人！

抗戰勝利，苦盡甘來，尤其是這對渴望殷盼了八年悠長歲月的情侶，原以爲凱歌勝利之日，即是新婚燕爾之期，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面戡亂戰事又起，胡宗南將軍身負重任，萬目矚視，征戰連年，更無暇顧及兒女私情及家室之樂矣。

三十八年春，胡宗南率部攻克延安，捷報傳來，喜訊也至，葉霞翟女士滿懷喜悅，飛往西安王曲興隆嶺，十載苦戀，宿願終償，婚禮簡單，事前守秘，故當日參加婚禮的嘉賓，僅有石敬亭、王宗山、祝紹周、顧希平、劉楚材、盛文等六位。良宵苦短，三天蜜月之期才過，一雙新人，聚後又別。當葉霞翟女士飛返南京：「明故宮機場一切如舊，而我卻換了一個身份，當那位來接我的辦事處人員，對我恭敬地叫了一聲『夫人』時，一陣羞喜襲上心頭，這十年的等待好像也不算太長呢！」情到深處，縱苦也喜。

如今，胡宗南將軍早已巨星殞落，墓木已拱；未亡人葉霞翟女士教課寫作，茹苦撫幼，這一段英雄美人十載戀愛的情史，卻令後人讚嘆傳誦不已！

（上接第21頁）

「人都就要死了，你是醫務人員，你的職責是救人！我是醫生，你應該服從！」齊輝十分憤怒。

「我服從黨委決定！」麥護士大聲夾惡指着他鼻子說：「你不怕犯錯誤我怕！死一個犯人算什麽，見慣了！你要藥，你去請書記批准！」

齊輝氣憤得說不出一句話，指着她說道：「你……你……」

「給我靜下來！」門口一個聲音喝道。

齊輝掉頭一看，原來是獨臂書記站在門口，他急忙叫道：「劉書記……」

「別說了，一切我都聽見了。」他問麥護士，「麥同志，葡萄糖液還有多少？」

「百分之五十二十西西裝的還有十支，稀釋剛好是一千西西。」麥護士道。

「那就是了。齊醫生，我問你，要是幹部中突然有人病倒，急需葡萄糖，那怎麽辦？」他問。

齊輝沒想到他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一時答不上來，一會才說：「不能這樣看問題。我們不能留着藥物予防未發生的，而不搶救垂危的病人。」

「不！我們的幹部比這些罪犯貴重十倍，百倍！這些是人民的罪人，是垃圾！死了就算！我的命令，不准用藥！麥同志，你把藥房鎖上。你可以回去睡覺了。」他冷笑道：「齊醫生，你要盡醫生的責任儘管可以留下來。」

齊輝聲嘶力竭地叫道：「這是謀殺！你這是沒人性的謀害！你們是血吸蟲！比血吸蟲還毒的血吸蟲！」

麥護士和獨臂書記走了，剩下齊輝和病人在醫務室裏。齊輝望着昏迷的劉白柳，無聲地流下淚珠。天未亮，劉白柳因爲心力衰竭死了。

齊輝來了十天，眼看着倒下了六個犯人。

夜間，齊輝伏在桌子上給他的好友寫着信：「……從學校出來，上了一堂眞正的共產主義教育課，這是書本裏永遠找不到的，課室裏永遠學不到的。我從此更了解共產主義的偉大，也進一步認清了一個知識分子應走的道路……」

遠處傳來狐號狼嗥，對面黃土崗上燐火飄忽，今天，又添上了一堆沒有墓碑的新墳，而且，還會不斷的增添……。

（本篇完）



胡宗南將軍戀愛史

何適

八年歲月艱難甚，錦繡韶華寂寞思，
猶見天涯奇女子，相逢依舊未婚時。
縱無健翮飛雲漢，常有柔情越太華，
我亦思君情不勝，為君居處尚無家。

——胡宗南

浙江孝豐胡宗南將軍，自抗戰軍興後，即擁兵數十萬，坐鎮西安垂十年之久，得君寵信，身膺重寄，權位顯赫，一時無兩，故時人咸稱之為「西北王」。

胡宗南受讀黃埔軍校第一期時，所作戰術以「集中全力，中央突破」，語驚四座，並獲師長之嘉許及重視。畢業後參加東征、北伐、剿匪，抗日諸役，均能以饒勇善戰，身先士卒，而屢建奇功。十年之間，由排連營團旅師而擢升「第一軍」中將軍長，升遷之速，職位之高，在黃埔同學中首屈一指。

抗戰初期，胡宗南率第一師及七十八師由徐州開赴淞滬前線，浴血苦戰六週，後轉進南京，未幾即奉命屯兵西安，雄踞關中，整軍經武，所設立「軍七分校」與「戰幹四團」，規模之巨，人員之眾，軍需之足，甲冠全國。政府悉心全力栽培愛護，原擬以供戰後戡亂建國之備用，其時雖各戰區兵力單薄，捉襟見肘，政府當局仍不忍輕易運用胡氏部隊，為此甚而不惜與盟友史廸威將軍齟語時起，終於不歡而散。故終八年抗戰，胡氏由軍長不次洊升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但除湘桂戰役時曾派遣胡部劉安祺、胡長青增援之外，養兵千日，「不用」一時，蓋可見政府當局對胡部之重視及珍惜。唯因愛之，適足害之，以致胡氏在抗敵聖戰中，無煌煌戰績足可言，較之同輩中的薛岳三戰長沙，關麟徵建功台兒莊，方先覺苦守衡陽，王耀武血戰常德，孫立人揚威印緬，杜聿明攻克崑崙關，湯恩伯收復獨山……馳騁疆場，克敵立功，則胡氏黯然遜色多矣！

迨戡亂軍興，國人均寄殷望重任予胡宗南將軍，一身繫天下安危，誠如朱經農先生贈詩胡氏所說：

年來常抱憂時意，歌頌聲中一惘然，
海上風雲觀世變，耳邊和戰驚愁眠；
天山時見南來馬，遼瀋空歸北去船，
聞道龍城有飛將，可能萬里靖狼烟。

初，胡氏以「西安綏靖主任」，出任巨艱，大顯身手，一舉而攻克延安，掃蕩陝北，舉國歡騰，幾為人所忘懷的胡氏，至此威名重震。惜曇花一現，旋即損兵折將，劉戡、嚴明、徐保相繼戰敗身殉，更無補整個戰局之傾危。最後退守川康，未經交陣，數十萬大軍，瓦解冰消，僅以身免，逃返台灣，飽受指責彈劾之下，戴罪圖功，化名「秦東昌」，初則整軍大陳，繼而防衛澎湖，無奈時不再予，鬱鬱病終於台北榮民醫院。時人每以胡氏當年未戰死延安，殉職西昌，深為惋嘆，否則「死有重於泰山」，九泉之下亦可瞑目矣！

「春秋責備賢者」，綜論胡氏四十年軍旅生涯，其前半生衝鋒陷陣，屢建奇功；其後半生總綰兵符，寵信最專，時不可謂不久，地不謂不廣，兵多械精，而未能隻手挽狂瀾，扭乾轉坤，中興國運，此為胡氏在歷史上難與晉之謝玄、唐之郭子儀、清之曾國藩諸中興名臣大將並駕齊驅，似可作為胡氏一生之「蓋棺定論」也。

世人但知胡宗南將軍橫刀躍馬，一介赳赳武夫，卻不知竟是一個堅愛不渝，一往情深的多情種，他與葉霞翟女士苦戀十載，英雄美人，終成眷屬。其中悲歡離合，哀艷悱惻，誠足稱為「英雄志不短，兒女情也長」，這段戀愛經過，至今將達四十年，外人知之不詳，迴顧胡氏一生，軍書旁午，戎馬倥傯，英雄事業已付逝水，榮華顯達也如烟云，而能縈繞後人腦際，可歌可泣可敬可羨者，或將是此一頁歷久彌堅，矢愛不移的兒女私情也！

胡宗南夫人葉霞翟女士，浙江松陽人。民國十九年，年方十六歲，就讀浙江大學農學院附屬高中——農高。無意間在友人家中瞥見一幀照片：「那是一個青年軍官的照片，只見他身上穿着整齊的布軍裝，腿上打着綁腿，腰間束着皮帶，姿勢挺拔，那鑲着青天白日軍徽的軍帽下是一張極為英俊的臉，濃黑的眉毛，烱烱發光的眼睛，鼻樑高而挺，嘴唇緊閉但線條柔和而帶笑意，站在那裏整個人是那麼的生活有神。」一縷少女芳心，迅被影中人所吸引，心馳神往。這影中人即為當時「第一師」少將師長胡宗南將軍是也。時，胡氏已名馳大江南北，被目為國軍將領中後起新秀。

七八年之後，葉霞翟升入上海光華大學三年級，攻讀政治經濟系。春假期中，由滬返杭，在老師戴雨農將軍寓邸，終於邂逅了仰羨渴慕已久的胡宗南將軍。這時，胡氏已升任「第一軍」中將軍長，英雄美人，一見鍾情。是日，風和日麗，江南草長鶯飛，這對乍見初識的情侶，倩影雙雙，

他內心認爲，當時中國的社會並不是「百花齊放」的春天，只是黎明之前的黑暗，他渴望「蓆捲一切」的風暴來臨，他渴望站於高山之顛最先迎接旭日的東昇。可惜的卻是，太陽至今仍被烏雲所蓋掩，隨着「反共革命風暴」來臨的，只是中共迫害鎮壓人民的腥風血雨。張賢亮也就像他自己所預見到的那樣，在這場腥風血雨中犧牲了他的政治生命，被打成「極右分子」，被投下「永世不得翻身」的十八層地獄。

張賢亮並不是專業作家，也不是「作協」的成員，他僅是甘肅省，銀川市某學校的青年教師。在寫「大風歌」之前，他曾發表過三首屬於「歌功頌德」派的詩。他認爲那三首詩是「拙劣」的，他把原因歸結爲沒有生活。「除了課室教材作業開會外，再沒有旁的內容」。其實這倒不是純粹有沒有生活的問題，而是社會氣候問題。「大鳴大放」前，在重重的政治壓力下，還是「萬馬齊喑」的時候，還沒有誰敢於揭露社會的陰暗面，敢於唱出自己的心聲，所有的詩人、作家都處於蟄伏狀態，我們對張賢亮實在不能過於苛求，可是他卻無法逃過自己良心的責備。他不但否定自己過去的作品，而且非常坦率地說：「我們不能再唱催眠曲了，我們不能再安慰自己了，我們不能再滿足現狀了，我爲我發表的三首詩感到羞恥。」

張賢亮的創作雖然不多，可是單憑一首「大歌風」，就不愧稱爲傑出的青年詩人。可惜這首罕見的雄渾偉壯的詩篇太長了（共有一百二十行），無法全部引錄，公諸同好。如果說，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一柄綠光閃閃，高指藍天的寶劍，張賢亮的「大風歌」則是向神明挑戰，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大地的風暴。然而，他卻比流沙河更加不幸。因爲「大風歌」發表太遲了，在一片「反右」聲中發表，一發表就被判處「死刑」，沒有一個人敢於爲他辯護，沒有引起激烈的爭論，因而也就無法像「草木篇」流傳得那麼廣泛，影響那麼深遠。而張賢亮的名字自然也遠比不上流沙河、公劉等反共詩人那麼響亮。

卽將打開

秋那半年裏，他平均每月會見四次外賓。可是自從去年十一月十三日見過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之後，已經七個月不見外賓。大概也因爲收縮個人崇拜的緣故。

從中共的標語口號來看，毛澤東思想已失去獨立性，現在中共官方文件一提毛思想，一定冠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說明毛思想比馬列主義低一級，是附屬物。自去年九月起，連毛思想也少提了，改變爲毛「哲學」或毛「著作」。乍看這一改變，並無值得注意之處，仔細研究發覺意義大不相同。毛思想是表示毛的意志無

「哲學」，則哲學以外的思想都未必靈驗了；如言毛「著作」，則印刷成書，在歷史事件中正確，而今而後的思想則未必正確。這無異是局限了毛思想的範圍。

毛派核心瓦解

再看毛派分子被整肅的情況，目前的焦點是毛的影子陳伯達。此人雖然已自去年「八．一」起未再露面，但是迄今不能斷言他一定垮台。是可從最近的幾項報導中，得知此人已經垮定。

以報導共產圈內幕著稱的澳籍記者比朵第，四月中旬，正值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共時也去到北平，此公離開大陸之後，寫了多篇內幕報導，最值得注意的有左列幾點：

(1)報導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發現了一個極左派的組織；這個組織的下層卽一九六七年九月被解散的「五．一六」兵團；上層則由一羣高級幹部組成，寄生於中共領導層之內。這個小組織，經過一九六七年鎮壓極左派的風暴，不但仍繼續寄生於領導層內，並且於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九全大會」中，仍能被選入最高領導層。

(2)直到今天爲止，北平的學校和工廠所貼的大字報，仍在批判「五．一六」，從這可以了解自去年九月以來的「一打三反」運動的背景。就是說，近一年來中共清算打擊的對象仍是極左派。報導並說，這些高級幹部的姓名卽將宣佈。

(3)這個極左組織，曾想解除林彪的軍權，周恩來的政權，並且還組織了影子內閣準備接收國務院。他們並圖謀把毛澤東置於無權之地位。

(4)這個極左組織，曾矯令撤返駐外使節，以破壞中共的對外關係。

以上四點，當然有許多飾詞，假話，但是關係極左組織一節，顯然是中共有意透過比朵第來放烟幕。其目的在掩飾毛派重要分子被整肅，具體言之，掩飾陳伯達等被清算的眞相，故意加重他們的罪名，栽誣反毛，以便宣佈清算時，減少外界的猜疑。其實這是徒勞，而且欲蓋彌彰。

上述一小羣高幹與「五．一六」有關，又在「九全大會」被選入最高領導層，而且又已久不露面。無疑的是陳伯達和康生。因爲陳中央文革小組長，康是顧問，「五．一六」兵團是中央文革小組下轄的革命組織，陳、康二人與五．一六有關，事極明顯。其次他二人皆是政治局常務委員。政治局常委僅五人，毛、林、周、陳、康。而陳、康二人已久不露面。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是陳伯達、康生無疑。他們之被清算，顯然是受實力軍人所迫。因爲在過去一年裏，地方實力軍人勢力膨脹之快，簡直驚人。以廣州、南京、濟南、福州、瀋陽五大軍區爲核心的軍人集團，不但已控制北平，並且將其它各軍區逐漸蠶食併吞。

例如駐蘇州的某軍軍長尤太忠接管了內蒙，福州軍區的皮定鈞接管了蘭州軍區；瀋陽軍區的楊俊生、吳忠接管了北平衛戍區。各軍區首長除非不出缺，一出缺卽由上述五大軍區的分子接任，不由得你不信邪。

魯遜

反共詩人張賢亮和他的「大風歌」

待旦

張賢亮並不是享有盛名的大詩人，他一生也只發表過四首詩，但我認爲，無論由誰來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史，他都毫無疑問地會佔上應有的一頁。而他的代表作——「大風歌」，也必將是一首不朽之作。因爲這是五、六十年代罕見的氣勢磅礡，激情澎湃的詩篇；因爲這是一首鼓吹反共革命風暴的詩篇。這首詩，簡直不是寫出來的，簡直不是唱出來的，而是站於高山之顚，張開喉嚨狂喊的聲音。

詩人用雄渾、偉壯的聲音宣佈反共革命的風暴來臨了：「我來了，我來了！」從「原野的盡頭」，「從地下的礦穴」，「從西北高原」奔騰而來，以雷霆萬鈞之勢奔騰而來，摧枯拉朽，席捲一切。

那無邊的林海被我激起一片狂濤
那平靜的山川被我掀得地動山搖
看呀！那些枯枝爛葉在我面前倉惶逃退
那些陳舊的樓閣被我吹得搖搖欲墜
…………
我正以我所夾帶的沙石黃土
把一切腐朽的東西埋進墳墓
…………
看，那大洋洶湧的波濤也在我鼓動下
狂舞而去
拍打着所有的海岸
告訴全人類我來到的消息

詩人以無比的激情歡呼這一股搖撼山岳震蕩河川的反共革命風暴，在中國的大地上出現。「延河」月刊編者說讀了「大風歌」以後，「感到這很像是在革命快要爆發前夕寫出來的，有着一種壓抑的、憤懣的，不平的聲音」。這種感覺一點也沒有錯，因爲「大鳴大放」運動，實際上就是中國人民反

已經寄到「延河」編輯部，可是「延河」編輯部覺得這首詩「氣味不對頭」，「詩的感情與今天時代的感情不合拍不協調之處」，結果退了回去，要求作者修改或重寫。後來在張賢亮的努力爭取之下，經過五個月的積壓，「大風歌」終於在「延河」一九五七年七月號上與讀者見面。爲了爭取發表的機會，張賢亮不得不在給「延河」編輯部的信中矯稱，「大風歌」僅是鼓勵青年們的革命激情，不要隨波逐流，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但他卻毫不隱瞞自己對現實不滿的情緒，他說：「我不只憤懣，我還痛恨，不僅不平，我還要責罵。」爲了爭取「大風歌」能與讀者見面，詩人表現了一種大不畏的精神。他說：「如果發表了而引起各種不同的意見或指責，我也不怕，因爲我已料到這一點……如果『不同的意見』相同了，一致認爲我是『百花』中的『毒草』的時候，也可給人們認識什麼是『毒草』，擦亮人們的眼睛，主要的請你們考慮刊物是否會被影響（如像星星那樣）」。（筆者按：「星星」是發表流沙河「草木篇」的詩刊）

張賢亮不僅在給「延河」編輯部的信中，表現出無所畏懼，準備好隨時犧牲的大不畏精神，而且在詩中也充分表現了這種精神。他說：

我要爲你能吹遍大地
任那戈壁灘上的烈日將我折磨
忍受深山莽林裏的飢渴
不怕皮破骨損，不怕滿身傷痕
啊！大風呀！
即使我爲你犧牲又怎樣？
…………
我要在你浩蕩的氣流裏做最前的一股
在一切可怕的地方我最先接觸

張賢亮在「大風歌」最後一節高呼：「新的時代來臨了！需要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新的戰鬥姿態！」中共的御用批評家們認爲這首詩是極其「反動」的，是「一股惡風聲」。詩裏的景象是「一片飛沙走石，地動山搖，雷電交加，天昏地暗」。它

中共的

自從文革以來，中共的領導層始終是疑雲重重，迄未明朗。而疑團的焦點在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依然持續，但是毛的親信人物則不斷的被清算。從前者看毛仍踞教主地位獨攬大權，從後者看，毛澤東正處境日蹙。這兩個判斷是對立的，一個屬實，另一個必假。可是此二者卻幾乎一直平行並存，這是了解中共局勢最困難之點。

不過由於最近局勢的發展，上述的疑團已逐漸消解了。因爲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對毛的個人崇拜在確實削減，對毛派分子的清算則已臨最後階段。

毛個人崇拜降級

先看毛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會見美國親共記者斯諾時已自行透露，他說在文革期間對他的個人崇拜是必高的，現在已成過去，將逐漸收縮（

月中共舉行的八屆代表大會，修改黨章，删去以毛思想爲一切工作指針那幾句話；中央政治局添設五名副主席，並設常務委員會，象徵取消獨裁制，改行集體領導制。從此第一副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開始逐漸當權，到了一九六四年前後，毛澤東已感不能忍受，決計發動文化大革命。因此文革的總目標不過是恢復毛的個人

一個朋友就忠誠不二，不論有任何困難，皆不會改變，據我所知，在萬人雜誌創刊後，他就受到兩個朋友的拖累，貼錢賠精神，但是毫無怨言，除去偶然同我談及外，對外隻字不提，完全是好漢打落牙和血吞的本色。

第三、苦幹，本來幹文化界的一行，就已經夠苦的了，但是要以海山爲最甚，他幾乎沒有個人娛樂，朋友們晚上有應酬，他很少參加，最多是到地方打個招呼就走，因爲要到報社上班。筆會每隔兩個月總有一次旅行，近者去新界，遠了也去大嶼山，每次志蘭嫂都帶了四個孩子參加，祇有他一人留守，我也曾勸他去到郊外過一天，但是他沒有辦法離得開，因爲星期天是萬人雜誌「清樣」的日子，半點也躭誤不得，如果星期天不能清樣，萬人雜誌就勢必脫期，萬人雜誌出版了一百八十多期，未曾脫過一次，包括過節過年皆計在內，這在香港堪稱奇蹟，這項奇蹟固然由於作者幫忙，尤其是排字房配合，但是海山的負責態度，自我犧牲精神佔了最大的比重，昔人詩「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們每期看到萬人雜誌，覺得暢性怡情，但是誰又知道有一個人三年多來未曾度過星期天。

現在再說一說海山去世經過及今後問題。他普通是五點十五分左右出門首，六月一日晚上也是如此，他到了報社六點鐘以前，就開始工作，大概在六點鐘以後，突然覺得心痛，此時報社同仁上班並不多，祇有張祺新先生在，張先生很細心，看見他情況不對，馬上扶他下樓叫的士去養和醫院，在路上一直到醫院掛號時，海山神志很清楚，如果他有什麼遺言要交待，此時還有機會講出來，可能由於疼痛難忍，同時他也決未想到自己會死，所以公私事沒有一個字交待。

到了醫院之後，恰巧劉醫生在，準備爲另一病人動手術，劉醫生是港九名醫，是我們一批人的好

返魂無術。這全部過程來說，機會都算很巧，如果劉醫生不在醫院，打電話去請他，等到劉醫生開車來到，泊下車，最少也要一個鐘頭，是時海山已經去世，家屬朋友包括劉醫生在內，都會感到遺憾。但當時劉醫生是在等候他，半分鐘也未躭擱，以劉醫生的醫術高明，竟然未能救活一位好友，祇能說出海山壽數已盡，神仙也無辦法，我特別舉出此點以告海山的朋友及萬人雜誌讀者，海山之死沒有半點躭誤。

人生都有死，像海山這種死倒是有福，比起毛澤東纏綿病榻幾年，死不得、活不得，海山倒是幸運得多，他撒手而去，一了百了，困難卻留給了活人。眾所週知，文化人皆是窮一世，海山以一枝筆，支持六口生活，四個孩子三個讀中學，有幾次他偶然向我透露，已感入不敷出。此時一旦撒手，今後一門孤寡的生活如何解決，就是我們的責任了。當海山去世之後尚不到兩個鐘頭，他正讀六年級的小兒子，在醫院抱着我的腿哭道：「何伯伯，我們的生活怎麼辦哪，我也不能讀書了。」我當時摸着他的頭說道：「安心用功讀書，祇要何伯伯不死，不會使你失學就是了。」這是在醫院裏對着十二歲的孩子說的話，今天特地向全體讀者備個案，希望能取得大家一致的支持，我們決不能讓海山的兒女飢餓失學。

就開弔前一天情形看，我發現海山的朋友，比我更熱情有的是，當晚在殯儀舘陪志蘭嫂守靈的就有六位朋友，其中有一位太太。快報一位劉先生從頭到尾，始終未離開一步，夜間也留在殯儀舘照拂，還有一位先生，據我所知，他同海山似乎見過一次面，而且收入並不多，晚間兼職要到九點下班，竟在下班後趕去殯儀舘，送上一百元的奠儀，以他的收入，以他與海山的交情作比例，相信這是所有奠儀中最多的了。

據老萬說，報紙剛剛發表消息之後，就有許多

個人爲社會盡了力，社會自有以報，再看一位擁資兩億元的財神，也要死，死後沒有人理睬，錢財雖多，並不能帶走，徒留給後人揮霍，供世人笑罵，以他與海山比較，他自然是大人物，但是以人的價值衡量，海山是泰山，財神就變成羽毛了。

海山之死，對萬人雜誌自是一大打擊，想必讀者們也特別關心這件事，六月一日晚間在養和醫院遇到老萬，我就問他萬人雜誌還辦不辦！老萬斬釘截鐵的說：「辦！永遠辦下去，萬人雜誌辦一天，對海山的家屬一定負責照料。」這件事我不必再多說，祇是告訴關心的讀者，希望讀者以愛護海山的心情，多多支持萬人雜誌。

海山之死，有人認爲是累死的，我同老萬皆不同意這個說法，因爲我們的忙並不減於他，要說寫文章能累死人，有一位老先生每天寫八千字寫了已經三十多年，目前年過七十仍然每日照寫，其壯如牛，可見與寫文章並無關係。而且就算眞是累死也値得，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海山自不能比諸葛武侯，但是他確實爲個人理想，爲國家社會死而後已。

出殯之日，所有新聞文化界知名朋友全到了，人人都面有戚容，相信弔客中間不少是根本同海山未曾談過話的人，但悲哀程度並不下於一般老友，就此一點，海山也太値得安慰了。

海山之死，文化界少了一個鬬士，二十年中，在此間與毛幫搏鬬，從未改變立場，也未因警告信而軟化的作者，照我自己的算法，應該不會超過十人，目前又倒下一個披肩執銳的大將，當茲國運迍邅，人心不安時，眞正需要的是幾枝健筆作口誅筆伐，則海山之死，道地是國家社會的重大損失，此一損失的彌補，要留待萬人雜誌的青年作家了。

文字有寫完時，友情則永無遺忘之日，永別了，親愛的朋友，並肩作戰的夥伴，願你在天之靈，早早安息。

哭海山兄

岳騫

執筆寫這篇文字的時間距離我同海山最後一次在電話上說笑是二十五個鐘頭，距離他逝世是十七個鐘頭時間，覺得比在香港居留二十一年還長，而且直到此時，心裏還有點懷疑，他是不是眞死了。

當然是眞的，但是心裏總還希望是假的，人在過度悲傷時，情感是會蓋過理智的。

六月一日上午九點半鐘，我打電話給他，因爲他在頭一天打電話約我替萬人雜誌寫一篇文章，經過一夜考慮，我以爲此時不便談這個問題，所以去電話通知他，誰知從九點半打到十一點始終打不通，引起我很大的火氣就不再打了，到了十一點半，他的電話來了，開口就被我鬧了幾句，我說：「這個電話是辦公用的，尤其是上午打電話的人皆有要事待商，怎麼可以聊天呢？」他說：「誰在聊天，實在是打電話的人多，一直沒有放下。」談過了正事之後，又談到兩個朋友的怪僻，兩人在電話上大笑一陣就收線了。

下午八點半鐘，我在房內休息，大兒到房裏喊起我，說是萬人傑伯伯來電話，張海山伯伯在養和醫院死了，要我儘快趕了去。我當時如同觸了電一，但是拿起電話又沒有勇氣打，當時就打個電話給葉詠輝老弟，問他知不知道，他當然不知道。我要他馬上過來一起過海，我們兩人趕到醫院還不到九點半鐘，但已距離海山去世快兩個鐘頭了，他正確斷氣的時間是七時四十五分。

我去晚了一步未見到他的遺體，祇見到志蘭嫂與葦弦、四心姐弟在痛哭，當時悲從中來，也陪他們大哭一場，以後到了他們家中，觸景傷情，看見什麼都想流淚，實在，海山不能死，也不應當死得這麼早，但是他畢竟死了。

我同海山相交將近二十年，彼此不但是肝膽相照的朋友，也是執筆與毛幫鬪爭的夥伴，海山之死，在自由文化界失去一個鬪士，在朋友中也失去一個良友，個人的悲哀是雙重的。

我對海山除佩服他的堅決不移的反共立場，還有就是作人的態度，過去若干年來，我經常以他作爲榜樣勉勵一批年輕的朋友，海山作人的長處是什麼呢？簡單說來就是守本份。在未辦萬人雜誌之前，他在文化界浮沉了十幾年，中間有一段生活全靠賣稿爲生，但是他從未自認是作家，更未以作家身份向外交際，祇是埋頭作自己的事，所寫的文章更胡亂發表，筆名也隨便改換，總之，他自己明白是賣文爲活，並不是一項光榮。

可能就由於他這種篤實的個性，受到認識他的朋友們所敬重，在快報創刊時，得到朋友介紹進了快報，他的生活纔算穩定。

在此以前，他住在九龍城時，年初一出去拜年拜過去，未向朋友通融一文，甚至在朋友面前連提都不肯提起。

以海山的情況來說，他可以而且也應該在文化界交些朋友，既然入了這一行，總要同大家混在一起，但是不然，他在文化界幾乎就沒有朋友，我們有幾人同他交朋友都是在作難民時，並不是後來在文化界認識，一方面固然與他在報館工作有關，另一方面也由於他的不求聞達的個性使然。

一直到萬人雜誌開辦，老萬自以爲對文化界不熟，責成海山拉稿，海山對文化界的朋友名字大都知道，但是，謀過面的卻少而又少，當時他就找到我，要我代邀某些朋友吃飯，我也覺得奇怪，問道：「這幾人你都不認識？」他笑道：「全不認識，有些也許見過一面，有些是連一面也沒有見過。」以後他同老萬出名下的請帖，我逐個打了電話，大部份都到了，其中有幾位，成了長期作者，自從萬人雜誌創刊，一直到今天很少間斷，一方面固然是由於立場興趣相同，一方面也由於海山爲人，越相處越覺得可愛，許多人由文字因緣而成情投意合的朋友。

就海山的爲人來說，有幾點人所不及的長處，第一、謙虛，大家都知道他是軍校出身，在入軍校之前並未受過完整的教育，因此，他永遠以爲自己不行，所以在任何場合，即使朋友們私下談天，若談起在部隊中作戰事，他馬上眉飛色舞，說上一大段，可是一談文章，他從不插嘴。有時某一篇文章他看漏了一個問題，出版後我打電話問他：「這篇

[illegible]不避人家。不避，許多有名氣的作家，他都拉到稿子，這固然是人家給張老編的面子，但本刊四年來所樹立的公正態度，使許多文化朋友不和我們斤斤計較稿酬問題。老張放下他的工作，永遠的安息了；我們仍要奮鬬的人絕不能停息。而且，老張絕不會願意他艱苦創辦的雜誌在他死後垮下來。文化界朋友岳騫、趙聰、焦毅夫、董力行、曾憲光都再三勸老萬：「不要停，一定辦下去！爲了慰老張於九泉，爲了貫徹我們的遠大目標，的確不能停，老萬只有拚了老命，維持下去。

小葉接替編務

老張處理「萬人雜誌」的編務，一向由年青的葉觀基協助，小葉是個勤奮好學的青年，他付給雜誌的工作超過他所得到的酬勞不只十倍。

岳騫兄建議由小葉接替老張的「執行編輯」工[illegible]絡和拉稿工作。四年來雜誌一切已上了軌道，秉着老張的精神，「辦下去」是沒有問題的，但必須所有和老張有深厚友誼的作者，以及四年來每週相會的讀者，一本過去愛護本刊的熱情，繼續多多供應我們珍貴的資料，繼續給我們捧場，使到「萬人雜誌」仍然屹立不動，以慰老張在天之靈！

老張雖然早死，他的精神卻是長存，在我們「萬人」陣營中，還有許多健筆，可以繼承老張的大志，朝既定目標邁進。有位讀者勗勉我們化悲傷爲力量，這是很對的。好，讓我們揩乾眼淚，轟轟烈烈的幹一場吧！

子女教育基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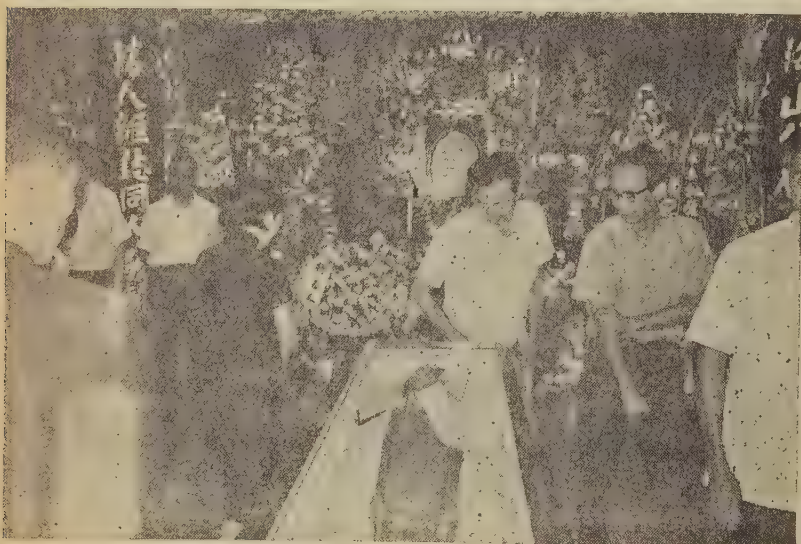
目前使我們躭心的是老張遺下的孤兒寡婦，最大一個女兒念到F4，三個女兒和一個幼子，他們的生活費、教育費，我們都得想辦法，[illegible]法替她找一份工作，同時雜誌社按月給她一點生活補助，有「萬人雜誌」一天，決不會停止。不過，這還不能完全解決困難，一個寡婦帶四個孩子，還要讓他們上學，不是那一點錢可以應付得來。老張生前友好，和他的讀者，送來了一點錢，作爲老張子女教育基金。

目前收到的計有：萬人傑二千元、劉先生一千元、湘濤出版社五百元、戎馬書生五百元、劉長老五百元、陸奎生五百元、張先生四百元、馬老太二百元、林邊客一百元、楊祖靈一百元、兆華五十元、陸釗泰十元。總共已有五千多元，還有一部份在出殯之日，交到殯儀館由治喪委員會辦事人代收的，聽說總數有四千多，合起來差不多有一萬元。不過要供四個孩子完成學業，當然還是不夠，相信在我們的讀者中也有不少願意幫助老張遺屬的，不拘多少，歡迎參加這個基金。









附圖說明：㈠靈堂。㈡友好公祭。㈢遺屬。㈣親友瞻仰遺容。



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病逝
秉承老張精神我們繼續辦下去

老張說過，「萬人雜誌」是他畢生幹得最痛快的事業，他在這本刊物上付過很多精力，他雖不幸早死，我們一定要把「萬人」維持下去。老張雖死，他的精神長存。望「萬人」的作者和讀者，像過去一樣鼓勵我們、促督我們！

萬人傑

由病到死一小時

六月一日晚上七點半，老萬方在家中爬格子，突然接到報社同事電話，說張贛萍兄在工作中忽感不適，由他們送進醫院，叫我立卽去看他。可是當老萬趕到醫院，在門診室中躺在床上的老張已死去，他是在七點四十五分與世長辭的。

看到平日一起工作，爲共同目標奮鬬不懈的朋友，突然死亡，心中的悲慟，無法用文字表達，只覺得整個人在崩潰，不相信發生在不到一小時內的事情是眞實的。在他一瞑不視之前的幾個小時，我還和他通電話討論雜誌編務，他對我說了許多準備要辦的事。可是，連他自己在內，誰也想不到他會突然離開這世界！老張是個憂時憂國的文化鬬士，他絕對不願意突然放下筆桿的。

他常常和我說：我們一輩子做人家三輩子的工作。這話不錯的，他雖然短命（死時五十二），但在他有生之年，對國家民族，已盡了一切力量。

急救無效

老張是死於「急性心肌塞死」，醫生是我們的最好朋友，當他送進醫院時，醫生正在手術室替病人開刀，由另一位醫生替他急救，自己趕快完成手術，趕下來協力按摩，一面使用氧氣，可是老張終於由痙攣而趨於平靜，離開這紛亂的世界，得到永久的安息了。



張贛萍先生遺像

筆來；更躭心的是「萬人雜誌」的事，老張是個十分負責的編輯，我把編務交到他手上，他絕不讓我傷半點腦筋，除了較重要的決策在電話中商量一下，其他的事，都處理得井井有條。和他接觸過的每一位作者或讀者，都會對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忠於工作簡直已超過他本份。他的死，對我來說，有甚於失去左右臂。無可否認，要找一個像老張這樣能幹、肯幹、苦幹的人接替工作是沒可能的；而且，我和老張的合作並不基於利，而是志同道合的把「萬人雜誌」辦起來的。

老張老萬的合作

記得四年前正當港共倡亂的時候，老萬在報上寫了幾個專欄，但礙於各報社的立場，未能暢所欲言，老張第一個勸我「自行辦報」。

我和老張雖同在一個地方做事，但工作時間不同，幾年不碰頭，彼此只知道名字；爲了他這一提議，我們頓成知己。

我說辦報的財力沒有，辦本週刊也許可以，因爲那時候香港市民雖然個個痛恨共黨作亂，但有錢佬大都畏共，辦報要大資本，有錢佬不投資，勉強出版，難免夭逝。要是辦週刊，輕而易舉，三兩萬元就可以動手。老張也同意我的計劃，但我聲明，如果老張不擔任主編，我就不辦。我問他怕死不怕死，他說我在槍林彈雨中出身的，怎會怕區區的土製菠蘿？

這樣，「萬人雜誌」便辦起來。兩個忙人辦一本週刊，許多文化界朋友認定我們這本刊物不超過半年，一定支持不下去。

不要停，一定辦下去！

可是，我們已辦了快四年，一百九十期也從未脫過一天期，這是老張負責任的表現。當然印刷廠和我們的工作人員也有不少功勞，但以一本長年唔本的雜誌，能夠做到內容追得上時間性而不脫期，已很不容易。

美國人又在嚇唬自己

美國人很容易自己嚇唬自己。這在越戰和中共核子武力兩個問題上表現得很清楚。關於越戰，華盛頓似乎眞的相信了河內要作戰到底的鬼話，其實是估計錯誤。別說是北越，中共又如何？在韓國戰場被打得鼻青臉腫之後，不還是乖乖的停戰談和了嗎？我們就不相信共產黨可以無限制的草菅人命，也不相信「小國可以打敗大國」的白日夢話，這等於義和團所說的「刀槍不入」！

急於結束越戰連串大錯

美國只爲了急於結束越戰，做了連串的錯事。據知周恩來所搞出來的乒乓外交，原是尼克遜燒香所引出來的鬼。據澳籍記者比采特的報導說，一九七〇年尼克遜曾派了四位秘密特使往歐洲，向中共外交人員表白心跡，美國決自越南撤兵。這一行動，犯了大錯誤：⑴出賣了西貢政府，⑵出賣了參加越戰的南韓、澳、紐等盟國；⑶使美國世界盟主的地位破產；⑷向敵人示弱，把鼻子交給敵人牽着走。

周恩來受到美國這個表白，考慮了近半年之久，才打出了乒乓外交。美國於是感激涕零，投懷送抱。大概尼克遜在向中共表白心跡之後不久，即感到不是滋味了，怕中共誤會是舉手投降，乃於二月底支持南越軍進攻寮南地區北越軍，可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不遵南越軍當局的作戰原則，强行美式戰術，以直升機羣作補給工具，結果給數千門北越軍高射砲的砲手練習射靶，遭致敗北。

周恩來就在這個時機，打出乒乓外交，尼克遜怎會不得意忘形呢？

不解中共政治行情

關於中共的核子武器，依照美國的觀測，一九六八年中共即應有中程核子飛彈的實戰配備，結果直到今天未聞有其事。五月三十一日紐約時報又報導美國軍事專家的透露說，中共正在積極進行發展越洲飛彈，爲了這個目標，發展固體燃料的製造，最近已告成功，已建立生產固體燃料的工廠。其次爲了試驗越洲飛彈的觀測船，最近亦已改裝完竣，並且作了試航。

中共試驗六千英哩以上射程的越洲飛彈，自新疆的試驗場發射，落着點僅有兩處，一是太平洋，二是印度洋。太平洋水域美國艦隻太多，印度洋的可能性最大。同時印度洋的非洲國家坦桑尼亞正受中共軍事援助，所屬桑巴斯島，已供中共作爲核子觀測站，故射入印度洋的可能性較大。

這些美國軍事專家們又說，中共現在已可隨時試驗越洲飛彈。又預測中共將於七十年代中期（一九七五年前後）擁有射程九千公里，實戰用的越洲飛彈十到二十五單位。

以上都是美國人觀測的資料。這些判斷信不信由你，不過隔個相當時期，軍事專家即透露一次。關於中共試驗核爆，美國軍事專家的消息，倒頗爲準確，因爲他們在中共大陸周圍，有幾十處觀測站，有極新銳的儀器，可收錄中共試爆。可是對於核子武器的配備，則屢言不中。

對試爆每測必中，因測試爆乃機械儀器，無事不錄，故準確。對核彈配備，如何屢言不中？這因爲決定生產核子武器是人，而觀測者也是人。人的普遍最大缺點是以自己的情感爲意見，以自己的希望作判斷。

美國軍事專家對中共發展核子武器，屢言不中，是因爲對中共政情隔膜所致。

周恩來透露眞情

關於中共的核子武器，何以發展較美國軍事專家的預料遲了又遲呢？因爲毛澤東一派失了「印把子」，不能發號施令了。

去年十月周恩來會見美國記者史諾時，即坦白說，中共的核子武器，仍在作有限度的試驗；同時去年和今年中共兩次發射人造衛星，都毫無强調軍事價值的跡象。我們推測中共很可能放棄或縮小發展核子武器的步驟。因爲生產核武器化費太巨——每年要四十七億美元，中共即使殺雞取卵來搜刮，也難支持如此昂貴的核子競爭！如其將來弄得民窮財盡仍要落後，不如及早調整目標適可而止。周恩來果眞當權話事，這一轉變十分可能。

所謂「適可而止」，是製成少數氫彈頭長程飛彈，作威脅狀，以作進入核子俱樂部的門票，而不大批生產，與美蘇競爭。

美國總以爲中共會不惜一切大事發展核武器，眞想炸紐約、華盛頓，那是由於恐懼一念作祟，同時不清中共政治行情，不知毛澤東又已成「太上皇」了。



·萬人雜誌第一八九期目錄·

募集張贛萍先生子女教育基金

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不幸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以心臟病病卒，享年五十二歲，遺下一妻四子女，遺孤俱未完成學業。張先生生前友好特發起募集子女教育基金，使他們能繼續求學，目前已集得五千餘元，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張先生的舊雨新知，望伸出同情之手，扶掖弱小。如惠贈款，請以劃線支票寄交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每週公佈數目，以昭大信。

下面爲已收到欵項的數字：

萬人傑 二千元　劉先生 一千元　淵濤出版社 五百元
戎馬書生 五百元　劉長老 五百元　陸奎生 五百元
張先生 四百元　馬老太 二百元　林邊客 一百元
楊祖靈 一百元　兆華 五十元　陸釗泰 十元

合計：五千八百六十元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八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六月十日出版

出版督印人：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萬人雜誌

（第一八九期）



「橋樑」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冊　定價港幣廿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定價
…速愈法	H.K. $ 5.00
…根治法…………	2.00
…康復法…………	5.00
…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防治法…………	4.00
…骨痛速愈法……	3.00
…防治法…………	5.00
…壓防治法………	3.00
…喘咳嗽捷效方	2.00
…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愼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的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癆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辨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養生與保健第七集已出版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與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糉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聽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　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　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一室　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　彌敦道

…地址：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之多。茲將其中較佳者發表於下：

竹會詩傳

黃傑株

歷遊多年不解愁，
莫愁喜放五湖舟。
長留楊柳映堤畔，
總無詩歌讌山頭。
月好秋明君縱酒，
風和春麗我登樓。
想見湖海十年事，
可向雲山一笑休。

仙游

黃傑株

夢景無山名仙游，
風光麗水送清秋。
願向山花展細笑，
莫將湖水說縷愁。
人月寧非春節曉，
海波纔和冬時幽。
贏得心身爽朗在，
管他棧橋十年頭。

雁門咏草

黃傑株

留古邊烽歎戰場，
火馬臨山正秋傷。
叢花遺亂萎野草，
川月潛朧立水江。
風高南雲飛曉色，
雨淋北雁帶夕霜。
我亦憑高征弔久，
滿懷歌詩費思量。

易水水吟

黃傑株

秋高雲斷雁自飛，
野草園塘看竹枝。
無色淡荷掩堤畔，
載舟流水過合淝。
乘春展笑冬歸筆，
看景莫留胸藏詩。
遊遍關河人忘返，
靜坐倦馬西風吹。

壇主評語

黃先生詩才極高，造句頗好，對仗亦能工穩，唯一缺點，即是不懂平仄，作詩之首要問題，即是平仄不能弄錯，詩無平仄，即不得稱爲是詩，並非每句輳成七個字，或五個字，即是七言五言詩，如此作詩，是爲大錯。

黃先生詩，雖然平仄不妥，但造句頗好，對仗極工，再將平仄弄清楚，即是好詩。更有

。如果錯處不多，壇主每每順手爲之調整，或更換一二字，使之符合規律，但在評語中，並不言出，恐防作者有自尊心理，使其自知自明，等於暗示，給以注意即可，如遇來稿全部不妥，換不勝換，改無可改，迫不得已，只有放棄矣。

應加說明者，本詩壇諸詩友聯合作品，極爲珍貴，不久即將印之成書，流於世界，傳之後人，可供學者之參考。因世界各地，懂詩之人，萬萬千千，如有不妥，則失去保留價值，所以，壇主非常審慎，例如：出韻，雷同，平仄弄錯，萬不可列入，予人以指摘之由，雖然是作者之誤，而壇主本身，難辭疏忽之責。試觀，唐詩三百首，宋、元、明、清，各詩集，尋不出有一個字出韻與雷同，更無一句平仄不調者。

壇主並不糊塗，且明世故，待人接物，禮貌極周，主持詩壇，乃文人消遣之事，並不是朝廷科舉，亦非主考之官，何得亂改詩文，妄加取捨。況遠方文友，寄詩刊登，刊物本身，而亦可增加銷路，棄而不取，豈非辜負來意，亦有背提倡之旨？即使來詩不妥，未便刊登，亦不應公開言明，此爲心存友善，不肯開罪於任何一人也。

誰知我有此心，他人未必即有好感，「含蓄」「友善」，誤會且生，反認爲寄詩不登，反輕加捨棄，是爲鑑別不明。壇主持此作風，反易被人誤解，甚至遭受指摘，而不自知，今後辦法，爲適應環境起見，乃不得不加以變更，公開明言，勢難避免。

例如：澳洲讀友，林哲齋先生，去年底寄來數詩，第一首照錄如下。

有所思

林哲齋

光陰誠虛度，歲月不停留，
故國千里遠，他鄉嘆白頭，
中原無寧日，鬭爭何時休，
勸君莫蹉跎，提早復神州。

該詩造句頗好，並未出韻，雖然對仗欠工，然尚無雷同之字，詩意極佳。就是不懂平仄，平仄不明，何能寫詩？所有詩人，皆知此道。鄙人豈敢胡言，黃傑株先生，也犯同一毛病，希

之平仄，詳細注明，何處錯誤，何字不妥，以便二君參考，對壇主有所原諒，不致錯怪，我心卽安矣。

按該詩之平仄，八句規律應該如下：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林先生詩

第一句「光陰誠虛度」，是「平平平(平)仄」第四字「虛」字，錯了。是平聲，不能用。

第二句「歲月不停留」，是「仄仄仄平平」不錯。

第三句「故國千里遠」！是「仄仄平(仄)仄」第四字「里」字是仄聲，錯了，不能用。

第四句「他鄉嘆白頭」，是「仄平仄仄平平「他」字雖是仄聲，不錯。因爲「一三五」，平仄可以不論，「二四六」，要分明，「他」字在第一字，平仄不論也。

第五句，「中原無寧日」，是「平平平仄仄」不錯。

第六句，「鬭爭何時休」，是「仄(平)(平)平平「爭」「何」二字，均是平聲，爭字不能用。

第七句，勸君莫蹉跎，是「仄(平)(仄)平(平)」君字平聲，莫字仄聲，跎字平聲，三字均錯。

第八句，提早復神州，是「平(仄)仄(平)平」。早字仄聲，錯了，神字平聲，又錯。

以上八句，平仄之聲，錯了九字，並非小病，無法可改，若全部改之，是不啻爲之代做，鄙人若不言明，林先生本人永不知曉。寄詩再不登，難免生氣。迫不得已，只有公開之，再不言明，難以見諒矣，因林先生在一八七期，寄詩給萬人傑先生，提及鄙人，意有指責。寄詩未載本壇，平仄妥與不妥，屬於編者之事，與我無關，不必致評。

黃先生寄來詩詞數十首，與林君大同小異，大多平仄有錯，頗難修改，請再讀即知。篇幅有限，未便詳細指出，待與張老編商酌，馬虎一點，不必認眞，亦可於壇外發表之。

國事何堪說？反共怒潮高！誰掛假羊頭，暗中助老毛？

古鶴翔

在本刊一八五期，筆者曾指出：「共黨的手法很高明，他們可以化裝爲『國民黨』，化裝爲『資本家』，也可以化裝爲『中立派』，更可以化裝爲『新左派』。……掛羊頭，賣狗肉，爲共黨塗脂抹粉，那是最危險的人物！」

筆者寫上面這些話時，由於痛切地感覺到本港有些打着反共招牌的報刊，竟然爲共黨塗脂抹粉。

原來中共的魔爪，已伸到星坡去坡一家報紙，其數目約達港幣八百萬元。」

李光耀還說：「奇怪的，該報是採反共立場的，共黨並許它繼續執行這政策。他們是十分忍耐的人。他們計劃不在明天，而在明年，或十年以後，他們已密切注意到我們學校所發生過的事。」

我們深信李光耀的話，他這些話決不會無端而發的；可是在李光耀提出指控以後，竟然有人提出一連串的會偷」了！

我們中國人早已嘗盡共黨滲逐、欺騙，打着「擁蔣」招牌，而行禍國之實的苦杯了。可是，見利忘義和健忘的本性，又抓了住了本港一部分「文化人」。他們配稱「文化人」麼？不！他們只是赤色的走狗而已。

暫時，這些赤色的走狗仍有利用的價值，所以中共願意餵養牠們。可是，環顧本港，有那一個赤色文化走狗可以和丁玲、老舍、胡風、田漢、已經死了。老舍呢，已被「文化大革命」革了老命。胡風早已被指爲「反革命」頭子。田漢的「義勇軍進行曲」曾一度成爲「代國歌」，但目前田漢已是「黑幫」，「義勇軍進行曲」已不准再唱了。巴金呢，這位偉大的作家曾公開被鬬爭，逼他低頭，英雄的巴金卻頑强不屈。爲什麼這些血淋淋的現實，這些共黨禍國史竟然不會使赤色走狗覺悟呢？

丁玲、老舍、胡風、田漢、巴金他們，雖然走錯了路，但他們的動機是爲了救國救民，他們爲了人類的幸福而奮鬬，只是上了共產黨的大當而已。所以我們想起他們時，仍然抱着崇敬之心，爲他們灑下同情的淚。

現在本港的赤色走狗，只是被財迷了心竅，被勢利所迷惑。其實他們的利用價值一旦消失時，即將被清算、鬬爭、殺戮！難道太平山下，果然這麼多「老襯」麼？或者，他們以爲拿了一筆人民幣（以港紙折現）以後，便可以跑到美國去罷。良心已喪，夫復何言！詩曰：

國事何堪說？反共怒潮高！誰掛假羊頭，暗中助老毛？

代郵

育枝先生：來函拜悉，提及更正徵聯漏句之前函已於一七六期原件刊出，請查閱。

高照先生：來文意見寶貴，但不便公開刊出，已請人轉交有關當局參攷，勿念。

——編者

中國亦加入了協約國，輸送了數千名的華工赴法國，做後勤工作；日本侵佔了德國租借地「青島」，理應交還中國，不應成爲一件懸而未決的案件；誰知「巴黎和會」竟提出由中、日兩國自己協商；因此上海學生聯合會決定在一個星期日下午二時，在西門公共體育場，到會的男女學生排着隊伍（四人一行），不顧天公忽不作美——下着雨，不帶雨具的形如落湯鷄。開往龍華去請願——護軍使署；決計「下星期日下午在體育場舉行」，那天大會表決兩提案：(1)致電北洋政府「反對魯案直接交涉」；(2)致電巴黎中國代表團「反對魯案直接交涉」外拒絕和約（凡爾賽）上簽字。會後遊行：由體育場出往東走向中華路，往北折向城隍廟前門。在經過城隍廟時，若干學生進入商場，向出售日貨的商人演講：「停止出售日貨」；若干學生把「日製」的玻璃杯摔往地上；遊行隊伍由黃浦灘往北折向民國路西行，在遊行時不時呼口號：「反對魯案直涉」，「抵制日貨」。該時筆者在育才公學最低年級讀書（小學五年級），追隨年長的同學搖旗呼喚。不知誰家小學學生數十人，跪在老北門地上，手持着白旗：「向遊行隊伍致敬」，「反對魯案直涉交涉」，此乃五十年前之事。

我們再推思一下：「五三」濟南慘案，我國交涉員蔡公時被殺害；「九・一八」東北被佔領；「七・七」蘆溝橋；「八・一三」後，國民政府爲表示決心長期抗戰，國軍西退，日軍進入南京大屠殺；如無日軍侵畧我之中生活；港九多數居民因不堪大陸的生活壓迫，或逃命來港；抗戰利勝利後，中華民國寬大對待日本政府，沒有索取分文賠償費；兹日本政府羽毛已豐，露出舊時的猙獰面目——侵佔我釣魚台的主權，所以我們要溫溫貨，我們要提倡「港人用港貨」和「台灣貨」前提下不買「日貨」；本港工商業發達，對居民有利；台灣工商業欣欣向榮，不啻增加了反攻基地的力量。

（浮雲）

電視台吹捧毛共 引起觀衆的反感

萬先生：

久疏致候，乃時間不許可。近因在螢光幕上看到一系列不尋常的事，又不得不向先生請教。

記得在不久前曾在牛馬集中讀到先生對該台接二連三的評讚大文，均是引述專欄作家的意見而分釋的。昨（五月十三日）又在牛馬欄中讀到先生的「專欄作家的批評」一文，眞是令人振奮！希望先生再接再厲，認眞把它批下去！

我因時間問題，當然無暇閱讀其他報章，幸而先生經常在牛馬集及萬人雜誌裏引述，助我非鮮。先生可說是我的精神食糧，新聞媒介。

近來無綫電視台經常出現「爲全港服務，觀衆與日俱增，請收睇廿一、廿七、廿八、廿九、三十綫路翡翠台每日安排各項精彩節目。」這得意洋洋的「吹牛」式口號，是從中共乒乓球隊經港表演時始有的，未知該台是否配合西方國家一些無聊政客的動向，以爭先恐後向中共獻媚，施展「吹誇捧拍」的能事，來擾亂他人的視覺；連新聞報導亦以「圖文並茂」，大讚特讚，說港人爲了要看中共乒乓球表演，大排長龍，輪流買票，甚至有人連夜在球場渡宿，等候買票，這未免太强姦民意。要知道修頓球場的座位不過二千個，照左派一貫作風來說，它們就可包起全場，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最令人憎恨的是預告播映中共乒乓球節目那個傢伙，在螢光幕上現出一副嬉皮笑臉的面孔，大嚷「好消息！好消息！」乍聞之下，眞使人以爲有了不起的節目，但當預告完畢，不過如此，眞令人噴飯！

有位朋友告訴我，有一次當那傢伙正出現螢光幕上大叫「好消息」之際，他的幾歲大兒子改把手上玩的波子照口照面擲去，使他大吃一驚，詢之，答曰：「憎他！」朋友還打趣說：「幸當時兒子所玩的是個區區的波子，若是鐵鎚的話，兒子就是抵制日貨的先鋒了。」

這批特殊人物——向外輸出宣傳的工具——的樣子，如鐵蹄下的親人寄來的照片能和這批特殊人物一樣的話，不妨捧捧場。

在播映乒乓球時，該台還不斷在嚷：港澳有二、三十萬人正在電視旁邊，欣賞乒乓球表演。若該台藉此引以爲榮的話，那大錯特錯了！正如六七年暴動時，左仔在街上示威遊行，唸毛咒、唱毛歌，兩旁不是有很多羣眾圍觀嗎？當時左派不是利用這些好奇的羣眾作爲支持它們、擁護它們，大拍照片，大做文章，作爲宣傳藉口嗎？

但事實適得其反，左仔畢竟一敗塗地。萬一無綫電視台爲了商業利益關係，一旦步上綠村電台後塵，在節目中加插毛咒、毛歌，或高叫「愛祖売，用売貨」的話，其後果將會怎樣？我眞替出錢出力支持該電視台的廠商——尤其電視機廠商擔心，因爲香港無綫電視現只有此一家，觀眾在無可選擇的時候，不但電視機的銷量大成問題，就是現擁有者都非把它碎屍萬段不可！

最後，我要向無綫電視公司提出建議，若要保持觀眾的好感，最好仿效香港商業電台的鮮明立場。

正是

吹誇捧拍引爲榮，
此舉分明笑煞人，
觀眾雙瞳如雪亮，
能辨醜惡與堅貞！

卓人敬候
五月十四日

列舉美國對華的大罪狀

毛、美勾結聲中吾人應自强自救

美國已加急腳步向中共求取妥協了，並且建議中華民國政府與毛幫談判。肯定的，如果對美國有利的話，美國將有背信棄我的在中華民國背上插上一把刀。美國務院發言人布雷竟於四月二十八日說：「台灣與沿岸列島的主權，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當然，目前美國政府仍然未獲得中共的青睞，直至今天，中共仍以美國為第一號敵人，中共「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在五一勞動節社論中稱：「在世界範圍內，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鬭爭新高潮繼續向前發展。國際反美統一戰線正在不斷擴大。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人民抗美救國戰爭的輝煌勝利，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鬭爭。亞洲、非洲、拉了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北美、歐洲、大洋洲的革命羣眾運動，風起雲湧，此呼彼應。朝鮮人民、日本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鬭爭，聲勢越來越大。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克服重重阻力，在反對美以侵略者的戰鬭中繼續前進。許多長期受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欺負的中、小國家，紛紛挺起腰杆反抗兩個超級大國的强權政治。在美國國內，廣大人民羣眾反對尼克遜政府侵略政策、戰爭政策和種族歧視的鬭爭空前高漲。……我們黨和政府一貫堅持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互相合作關係；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政策。我們過去這樣做，今後仍然堅持這樣做。」

從這篇「社論」看來，美國人應該深切的瞭解中共的乒乓球外交的唯一目的是分化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的關係，除非美國政府從亞洲、非洲、拉厂美洲、歐洲及全世界撤退，並且立即將美國政府交由親毛派共黨接管，否則和中共妥協。

自然，毛共在某種情況下，會運用笑裏藏刀的手法爭取尼克遜的，但其最終目的卻是為了顛覆美國的現制度，建立毛式的統治權。——為了達到這目的，中共會拉攏尼克遜、甘迺迪，甚至艾格紐。

中華民國應該隨時準備着：美、毛勾結的來臨。

在國際關係中，決無百世不變的友邦，亦無永恒之敵。中國人的美德之一是：我不負人；但我們應愼防「人負我」。

美國人對不住我們的事是不少的，舊賬不提了。單提最近的事罷：(一)琉球將交給日本，未徵求聯合國或我國的同意。(二)釣魚台列嶼，竟然聲明交予日本接管。(三)製造兩個中國。(四)支持台獨分子。(五)建議中華民國與毛共直接談判。(六)妄說台灣地位未確定。(七)企圖背棄我國，不斷向毛共送秋波、拋媚眼。(八)限制我們反攻復國的正義行動。(九)行刺蔣經國副院長。(十)收容叛國分子彭明敏。

最近蔣總統在答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記者賽佛時稱：「中國的傳統哲學對於交友之道，講究忠信，我們對於友邦國家的交往是一直本着忠與信的原則，當然我們亦期望友邦同樣以忠信待我。」

蔣總統這答覆是很得體的，因為我們期望友邦以忠信待我，但我們亦應準備友邦不以忠信待我！

我們中國人民一向太忠信善良了，所以備受騙子暴徒摧殘。當然，忠信以待人是必要的，但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必須注意，並且準備大陸淪共時美國人對我們落井下石的賣友行為之重現！

一九七一年的中國人已不同於一九四九年了。在一九四九年，不少中國人民對中共抱有幻想，寄予希望，因為中共善騙。這二十多年來，中國人已徹底瞭解中共善騙的本質，絕大多數中國再也不會相信共產黨的任何諾言了。當然，反共的老舵手蔣總統更不會上當！

現在我們中國人民，絕對支持蔣總統，我們決不在任何壓力下與共黨談判。我們認為任何與共黨談判的建議都是愚昧的，因為「共黨」一詞，其含義與「欺騙」無異。

美國人願意受共產黨欺騙，那是美國人自己的事，但中華民國人民，包括大陸絕大多數同胞在內，決不會再上美國人和共產黨的當了。

國際上反動的逆流必將日趨險惡，中共的笑臉外交亦必將更爲急進，然而「多難興邦」，只要七億人民緊密地團結在中華民國政府周圍，堅決粉碎一小撮的新漢奸、新左派與老左派，誰敢說我們沒有光輝燦爛的明天？

我們必須緊密地團禮起來，由西藏以至廣東省，都在敲着中共的喪鐘！請看：在乒乓外交聲中，多少青少年逃亡來港？中共人員在巴黎綁架鍾時進案，亦爲中共失盡民心的證據！

要救中國，必須靠中國人自己！中國人民必須檢查自己：我們已盡擁護國府，支持國府反共復土之責未？國府亦應檢查、督促自己，是否已盡最大効力來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我們應密切注視國際動態，並考慮如何利用蘇毛矛盾，以救吾民！

抵制日貨 重溫舊課

古鶴翔

「五四」運動，主要起因於「魯案」，遂有火燒趙家樓，毆打曹、陸、章等三人；這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傳佈了全國。上海大、中學學生成立了上海學生聯合會，端木愷（目前在台灣）被推選爲會長，商店響應學生的呼籲，亦罷市三天，扯着「罷免曹陸章」，或「抵制日貨」等旗幟。

大嚷，爲他們行動的目標呼號。示威行列裏，包括小部分白人，在隊伍中也有十來個中國人，有男有女，都是年青的，也舉起數面示威標語，有紅旗，畫上毛共工農兵宣傳橫布，再來兩幅毛像，在行列中喃喃自語。我還以爲他們要捧出地球新惡霸來唬嚇人，爲這次示威「仗義」執言。但聽到那十多個中國男女口中唸的都千篇一律是用英語唸「毛酋萬歲」而已。簡直爲毛澤東性命作公開祈禱，不然，何以這明明示威爲求取權利，卻用毛酋萬歲代之？這小撮毛共尾巴分子把出洋相當出風頭，使人看了，可憐可笑。我想今次倫敦毛共外交辦事處，也是養錯這撮「食塞米」，可能毛共駐倫敦的嘍囉也是這般貨色。

廣東人由來好賭，在香港然，來到英國也一樣。新界吉澳、塔門、元併搬到倫敦唐人街來。也許旅英工作生活太枯燥，餐館裏的工作比命還要長，一週內有空時間，還來個聚賭耍樂，方能打發苦悶。

故此「大檔」裏常擠滿，一舖莊一百幾十鎊以至數百鎊也是等閒，活像英鎊是俯拾而來。正因大檔多華僑出入，故毛共尾巴分子也不放過這機會，在那裏發售香港左報、週刊等，同時每週來一些電影欣賞會，放映毛共宣傳片，或香港左派影片，不論是否陳年舊片，也每週放映三幾場，既可宣傳，又可刮一筆門票收入，何樂而不爲？他們把放電影的海報貼在賭檔，這撮尾巴分子偏又找錯對象，因爲那些好賭的同胞都是兩眼不管其他事，一心只知盯手中的天九牌呢。

讀友陸重光（民國六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寫於倫敦）

優待有錢佬
是殖民地基本政策

編輯先生台鑒：

在加州看到貴刊第一七七期上萬人傑先生所寫之「港府只替有錢佬着想，貧富懸殊是香港社會病態」一文後，引起的我了感慨，從而認爲有必要對萬先生的上述論文作一些補充。

記得十年前在香港會與一位行將退休的港府高級英籍官員以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作過一番討論，根據這位英國佬說：只替有錢佬着想是殖民地統治政策的一項基本原則，其作法是在各該殖民地之被統治人民中間製造或挑選出一定數量之「社會上層分子」。在香港來說，這些份子是包括：歷年接受英女皇授勳的大小太平紳士、港府各高級職官、英國註冊核准之律師、教授、醫師、工程師、會計師等。所有上開各色人物，不是肥職高薪，則就是在「搵世界」方面獲得港府條例及事實上之各項優待與方便，從而在經濟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優勢而形成一種社會特殊階級。換言之，也就是所謂既得利益階級。除去上述的各項人物之外，那就輪到各式有錢佬了。

在談到港府只替有錢佬着想時，這位英國佬說：政府在與香港社會人士打交道時，其對象當然是有錢佬而非貧苦大眾，譬如，港府要拍出一幅官地，其收買對象一定是有錢佬而非貧者；又港府要出投某項專利事業，其競投對象又是有錢佬而決非貧者。

這位英國佬又補充道：如果有錢佬及各上層社會分子弄到無厚利可圖時，那末，這殖民地之統治基礎便有問題了（包括特厚利潤在內）。

扶植有錢佬與既得利益階級政策之原意，說實話也就是加强「社會上層分子」之經濟統治力量，使之有效的來駕馭貧苦大眾。同時，以這種經濟優勢來抵消可能日漸增長的大眾勢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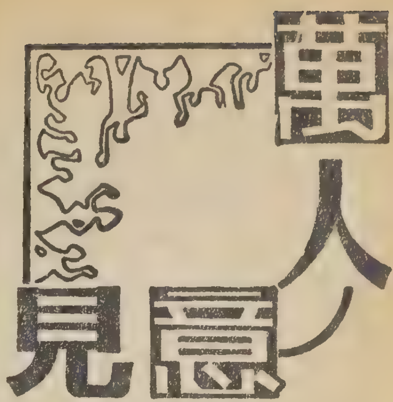
因爲獲得各種港府優待方便（甚至於是放縱）的有錢佬及既得利益分子勢必感激非凡，而作爲港府一切政策之必然附和與擁護者，當然這一做法是合乎殖民政策中的「分而治之」的那一老套。

聽完這位英國佬以上那些相當坦白的論調，不禁使我明白了某些一貫的港府措施，如：祇准各英屬學院畢業的醫生來發大財，不許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的醫務人員來搵兩餐；其次就是香港政府爲何要帶頭炒地皮，以及免徵遺產稅及增加水費等。

最後附帶的要向「萬人」讀者說一事例子：有一對香港夫婦，妻子是不識字的，丈夫則是國內最著名的「清華大學」陷共前的畢業生，每年在香港「選舉」前，妻子因爲是個擁樓「業主」，照例獲得「選舉票」；而丈夫則一直被視作「不合選舉人資格者」。

由上述事件來看，有錢佬（即是小業主）是如何的「威水」，而這也反映了港府現實政策的另一面吧。

美國加州讀者擲壁謹上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七日）



死後臭皮囊何必吝嗇 可以助他人延長壽命

上週我有一位朋友死了！死於多年的心臟病的突發，經過祇三四個鐘頭，死後因未得死者家人同意，不能剖解心臟，以供醫學上的研究，結果是一把火燒了，就是所謂「火葬」。

其實火葬，過去在我們中國人習慣上，絕少採用，現在已漸漸普遍，可見習俗也會轉移，我們可預見將來，對屍體的供給醫學上的研究和器官轉移給病者的事，會盛行到成爲一種平常的措施。

「死」是每個人都免不了的，祇是五十與百步，遲早而已！但希求能長生不老的，可以說「人同此心」！我以爲永生是不可能的，冀望在生時，活得健康，那是應該爭取與可能爭取得到的，至於死後臭皮囊，實無保留的必要。

倘使我在生之日，一旦病了，因醫學的進步，一經醫治，便即康復，這是多麼快慰！萬一器官失效，即有已死的人的器官，來給我替換，回復了正常，繼續的好好活下去。

但是話要說回來：你想要別人能給你人體器官來續你的生命，那末你不能小氣得連你死後的臭皮囊都不捨得施惠給可以不死的病人！所以你應該立下志願，預先做了這最後一庄大好事，——答應死後將器管讓給人！

同時我特別提醒你，你人已死，雖不能活在世上，但與你俱來的肉體器官，卻繼續生存在別人身上，和在你身上時一樣地活動；也就是利用他人身體，繼續你的生命能力，你出讓的器官越多，則你占有世人的生命也越多，他的繼續生存能達二三十年吧，那你的部份器官也長壽了二三十年。若他死後也能讓給人，那末你的器官也一再生存下去，（醫學上可能的話）不是眞眞的「永生不死」嗎？

何況並非要你活生生的將器官讓給人的「捨己救人」，乃是利用你死後將要「火燒」或「腐爛」的廢物，作「救人一命」的壯舉，同時還普濟及他的一家人。

因此我久有此願，想組織一個集團，會員們唯一的志願，是預立遺囑，情願死後將各個器官或全部的捐出來，無代價地供給醫療機構，爲需要的病人施用。當然須經法律和醫學等專家們的計劃，修訂一份完整的章則，好好地來進行。因爲我「人微言輕」，不足以號召，祇能寫這一些些，希望能得到眾多的反應。

（伏龍山人）

（編者按：三年前我便在星島晚報「生活圈」作過這種表示，希你繼續努力，我首先參加。）

卜一君對王映霞的批評有偏差 中年人的戀愛大都是悲劇收場

編輯先生：閱讀「萬人雜誌」一八五期中卜一君的「王映霞的第一戀人黃駿如」一文，我覺得卜一君對王映霞的批評，未免「偏差」了一些：

㈠王映霞與郁達夫「結婚」（其實並未結婚，只同居而已）時，郁達夫雖然身兼兩職，收入不見得怎樣「豐」，生活過得相當苦，更不是汽車洋樓階級了；郁達夫在「毀家詩紀」中說：「映霞行則需汽車，住則非洋樓不適意。伊言對我變心實在爲了我太不事生產之故。」這實是違心之論，王映霞出身上等人家，條件不差，如果愛慕虛榮，又怎會下定決心，嫁給一個相差十幾歲又有家室的窮書生，婚後王映霞都是勤儉持家的（見孫百剛的郁達夫與王映霞一文）。

㈡王、郁二人感情不睦，不是在築成風茅廬之後，王認識了許紹棣，而想「飛上枝頭作鳳凰」過一下「官太太」癮。早在民國二十年，兩人已經不和，經常爭吵，導火線可能是郁在外的羅曼史。民國二十七年，兩人感情更惡劣，於是分居，後不久兩人寫協議書，再復合了。至民國二十八年，兩人正式離居。事實上，就算半路不是走出個許紹棣，他倆也不會白頭偕老的，正如郁自己說過：中年人的戀愛，大都是悲劇收場的。

沐晨文五月十七日

倫敦示威目擊記

萬、張兩老編：

讀者在倫敦獃了年多，工餘之暇，看到旅居倫敦的華僑社會小圈子裏一鱗半爪，特寫出來以供參攷。

倫敦海德公園裏面一角，是愛發議論者儘可口沫橫飛的聖地，每逢週日，這塊園地裏的演說檔口，一若香港十年前的街頭賣武賣藥攤檔一般。各自吹擂，警察則站崗在不遠的地方，要只是講口不講手，一千人等可保無事。

因爲英國是個民主國家，故政府是容許遊行抗議諸類示威行動的，只要照會治安當局一聲，便可舉行。是以「特法拉」廣場，示威與抗議的場面，時常出現。

一次，是在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天，鄙人在倫敦鬧市牛津街，巧遇一隊遊行抗議示威隊伍，看來相當人多勢眾，人數約在四五千之譜，參與行列的百分之九十是黑人，其中來自非洲的、印巴的、以至馬來西亞等。據說是爲抗議那條對付黑人在英國工作的法案，因此要起來反對。這次遊行抗議是經治安當局許可，而且派出大批警伯維持秩序的。在一輛警車領頭開

幾次慘遭皮帶抽打之苦；其他的藝術家、音樂家和舞蹈家，也被打得整個事業前程，竟然就此斷送。在我們逃出中國大陸之前不久，我右臂傷勢之重，竟致無法抬舉，再不可能拉小提琴。到我被釋放時，我已在「中央音樂院」當作囚犯似的，給關了一百零三天。在這期間，中國大陸沒有人於

他。那些發起好多整肅運動的人，到後來都發覺到他們自己竟成了犧牲者，漸漸的，過度的暴力與派系間的紛爭，開始影响到我們所受的對待。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時，我已獲准可以在家裏渡過幾個晚上。那時我家已成「紅衛兵」臥榻之處，他們一批六十個人，就睡在我們從前的那間起居室

唱片不是砸壞就是沒收。有一天晚上，我女兒回家來，我們談起逃離中國大陸的事。最後，在十一月一個酷寒之夜，我們搭上火車，永遠離開北平。我不能詳述與家人團圓的細節，或是如何逃出中國大陸的，唯恐如此或將危及那些目前仍陷大陸，以及為我們冒了極大風險的那些人。對這些人

很有意思的是，中共過去一向在其對台灣的廣播中，播放我的音樂作品，自我逃出之後，即已不再如此；現在，國民政府即在其對大陸的廣播裏，播送我的音樂。整個中國大陸現已知道我離開的決心，和我從地球上這個最壞、最沒有人性的奴工營裏，逃出來的事情。（全文完）

啼聲劍影錄

張治中當時為代表們題紀念冊，必定寫上：「一切忍耐，一切樂觀；適應環境，創造環境」。這幾句頗有人生哲理的啓示，頗得人的喜愛，固不應以人廢言也。其實，張治中就以此十六字眞言為法寶，在軍政舞台，運用得出神入化，使他由副官而躋身於上將部長——由副官起家，是他自己稱道之事。

張治中字文白，安徽巢縣人，「一·二八」之役，淞滬抗日，張治中任第五軍軍長，率第八十七師及第八十八師擔任右翼防衛，與十九路軍並肩作戰，世人只知十九路軍抗日，殊不知第五軍健兒，洒熱血以衛國土，也建下不少汗馬功勞。十九路軍一戰成名，誰知蔡廷鍇為中共所利用，在福建組織人民政府，為國人所唾棄，古田一戰，全軍瓦解，身敗名裂。而張治中則以此次戰功，奠定為軍政紅員的基礎。側聞張文白另有一套捧拍八寶，尤其是以把握時機而高呼口號，巧妙絕倫，但只屬道路傳聞，「路邊社」花絮，未足為信也。

最可憐，張皇失措，三個頭顱一把火。

以消耗戰對付日寇的閃電戰，是我國的抗戰策略，為使敵人不能以戰養戰，故實行「堅壁清野」的焦土抗戰，這是仿俄國布將軍重創一世之雄拿破崙的策略，使敵人得地無所用，既消耗敵人，又阻凝敵人，更困擾敵人，但焦土政策乃用於即將淪陷之城市，非用於自己的大後方，否則利害倒置，變成消耗自己，打擊自己了。民國二十七年七月，日寇利用長江水漲，以汽艇衝破我長江封鎖線，併以陸海空聯合奪取馬當要塞，然後溯江而上，於是武漢的保衛戰，劇烈的爭奪戰，便在南潯線展開。至十月初旬，日軍使用到十二個師團之眾，北路進犯信陽；東路進犯蘭溪、廣格；南路沿長江進犯石灰窰。至十月十二日武漢保衛戰臻至最激烈的時候，日寇企圖牽制我大軍的馳援，特開闢南戰場，在廣東惠州的大亞灣與大鵬灣登陸，進犯廣州。二十一日穗垣棄守，影響粵漢鐵路南段線對國際的輸入，阻塞了一條國際的補給線。頓使局面有新的變化，實有重新部署的必要，於十月二十五日自動的從武漢撤退，長江北岸的我軍主力向西轉移，長江南岸的我軍主力向西南撤退。但日軍轉謀打通粵漢路全線，以實現切斷西南大後方與東南沿海地區聯繫的企圖，使平漢、粵漢以東地區，慢慢的吞下去。於佔領武漢之後，即乘勢進犯，沿粵漢線威力搜索，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攻陷岳陽，距武漢撤退不及二十日，獸蹄已踏進湖南省，頓使張治中張皇失措了。

其時，張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日軍本來是他手下的敗將，應該重振淞滬雄風，坐鎮三湘，輕裘緩帶，如諸葛亮從容卻敵，奈何過份緊張，先打「輪數」，吩咐長沙警備司令部，準備煤油燃料，於必要時實行焦土，責令憲兵團長，長沙警察局執行。十二日下午，新牆河發現敵踪，前線報告，後方聯絡不止，新牆誤作新市，以訛傳訛，情報又極混亂，無法證實，長沙登時陷入風聲鶴唳的狀態。張治中六神無主，率省府高級人員緊急撤退，搖電話給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要他執行焦土政策。酆悌奉令，轉飭憲兵團長及長沙警察局長切實執行。於是，在十二日的午夜，震動世界的長沙大火，便開始上演，數十處同時燃燒，到十四日才完，長沙城內、八角亭、中正路、南正路一帶街市店舖與及機關公署，對河嶽麓山下的湖南大學和第一紡紗廠，都已化為灰燼，全城精華，付之一炬。湖南全省嘩然騷動，在陪都的湘籍黨政大員，交章彈劾，最高當局乃緊急處置，以平息輿情。但張治中彌縫有術，回天有方，以禍首罪魁之身，只受撤職查辦的處分，三個人就做了他的替死鬼，長沙警備司令酆悌，憲兵團長及長沙警察局，被判死刑，執行槍決。「三個頭顱一把火」，酆悌等人之死，便成千古沉冤！酆悌為復興社之傑出俊才，替人受過，身死名滅，黃埔同學，無不哀悼。

最可恨，挾共自重，鴻門會甘作項伯。

張治中矯揉造作，處處表現其進步的，民主的，希望造成其「民主將軍」的雅號。

（四十八）

馬思聰在美國衆院安全委員會證詞（三）

本刊資料室

人人在恐懼下生活

在今日的中國大陸上，只要對朋友，親戚甚至自己的家人，漫不經意的發表評論，都有可能使你受到這種裁判。人人生活在恐懼的情況下，恐懼之念，瀰漫四處。人們由於這種恐懼，彼此孤立，不相往來。任何人指控的話，都可使你身受「人民公審」，沒有答辯的餘地。我所提到過的任何一個團體，都能使你關進勞改營去。在美國，我發覺到人人都擁有這麼多的權利，以致偶而不免令我覺得，一個人即使做出什麼事來，似乎都不會受到懲罰。在中國大陸上，各人只是自掃門前雪，不會去過問別人發生什麼事，也不會對別人做的事情感到興趣，所有的報紙只是歌頌毛澤東的一個媒介。在我這種地位的人，可以有部收音機。譬如我可購買一部大的收音機，收聽中國大陸之外的廣播像是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美國之音、日本廣播電台等等。當然，收聽這種節目是違法的，但是，我們照做不誤。

中國大陸的選舉，也是奴役這個非常古老，非常可敬的民族之制度的另一個例子。

今天，中共的選舉只是一場把戲，每隔四年總要來次選舉的玩意，打個比方，他們在選票上印上十個人的姓名，每個人都要投這些人一票。可能你從來沒聽過這些人的姓名，日後更不可能再聽到。十個職位，十個人名，他們全部當選，就是這麼一回事

候選人姓名之下——但是沒有一點意義，選舉結果早在計票之前已決定好了。譬如我就曾被指派到「人代會」，我是文化團體的代表，「人代會」的代表，代表了各行各業人民，如經濟方面、陸軍方面等等，我們數達幾千人，選舉「國家主席」以及「人代會」的各種職務。他們只是寫上開出缺來的人名的數目字。選一人擔任「主席」——毛澤東，如此這般的繼續下去。像各位在美國舉行的這種投票，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上，簡直聽都沒聽說過。每位代表必須露臉亮相通過中共所做的任何事情，以向人民證明一切皆經選擇。別無其他選擇餘地，隨便什麼人，你都無法投票反對。

教、政黨、原子彈

根據「憲法」宗教信仰的自由是允許的，其實不然，上教堂的人經常會惹上麻煩。所有教會都須服從毛澤東教條，不管你指的是那個宗教，都沒什麼分別，假如你是佛教徒，他們指責你迷信；假如你是基督徒，你與帝國主義國家即發生連繫。共產黨員不准皈依任何宗教，毛澤東就是上帝」，他的言語、他的教條，對於現在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如同聖經之於西方人一樣。

中國大陸上還有一些政黨，這是和許多共黨不同的地方。但是，這些政黨完全受到共產黨的控制，他們唯一的作用，只是附和毛澤東的一言一語，個個都須依照毛澤東的意思行事人員在其他各個政黨內以便控制他們。至於究竟那個才是中國大陸上的黨，從來就沒有任何疑問。

在毛澤東的統治下，中國大陸變化之多，可以令一個今天得寵的人，到明天也許就已身繫勞改營中；今天是毛澤東朋友的人，可能在明天就成了他的敵人。日復一日，無人確悉他做的是不是對的事，或者他是否會被人指控，做出被認爲是錯誤的事。你不得思考，不得計劃，除了一天過了又過一天，只是每天做些與毛澤東的思想一致無誤的事情之外，你不得再做任何事了。

我曾注意到在美國有一些人以中共現已擁有原子彈，並因此成爲世界「大國」之一，感到沾沾自喜，他們顯然從未想過，所以有此可能，中國大陸人民曾經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想美國境內，那些以中共爲榮的人，應該被送往中國大陸去過個兩年左右的日子。如此一來，他們將會了解事情眞相，並可能因此改變其思想。

好幾次遭皮帶抽打

我這一生，一直是爲中國，爲我們的音樂而生活，由於我在音樂上的傑出成就，我曾奉派擔任許多與外國人發生接觸的職務，譬如「中蘇友好協會」，「中印（印尼）友好協會」等等。我從未加入共黨，我的音樂在中國大陸各地，盡人皆知，其中一首作品「思鄉曲」，是「北平電台」每次對台灣廣播時，必先播出的音樂，每行音樂會，現在，這一切都變了。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之間，當其「大躍進」計劃造成了中國大陸上的一大禍害，使許許多多人喪命，迫得中國大陸人民忍飢受餓之際，我們一家極力設法支撑下去，總是存着一絲希望，料想總有一天，情況自會好轉，中國大陸終將恢復常態。到了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文化大革命」，這個運動竟挾其全力，撞擊到我們身上，其混亂局面實非我所願見。所有的知識份子、藝術家、演員、舞蹈家、音樂家和任何文化團體的成員，全被挑了出來，認爲是毫無用處的特權階級。我是五百名被捕者之一，我們給關到設在「社會主義學院」的一個集中營，接受思想改造。我們在那裏關了五十天，我還被控在我的音樂裏，走資本主義的路綫。過後，我和另外十八位突然一齊被送回我曾經當過院長的「中央音樂學院」，立刻，我就感覺出那些日後成爲「紅衛兵」的學生核心份子的憤怒。他們迎頭向我倒了一桶漿糊，貼上一些咒駡性的標語口號，我被指爲惡魔，是反動資產階級的權威份子。他們把我關進一個小房間，逼我寫下坦白書，承認我對「國家」所犯的種種罪過。這些罪行我既沒犯過，簡直連想也沒想過，每天早上，總是逼我做苦工，結果我的健康情況由此每況愈下。在整個事情當中，叫人傷心的是所謂「紅衛兵」多半是些學生，他們本身多少就屬特權階級，但是，現在竟可縱情爲所欲爲

告狀信後，無名火直沖三千丈，[illegible]給顧孟餘、童冠賢等在香港的政團頭們，大罵張大王是「軍閥」；並且直接寫信給張大王，質問他「組織英武學會」的作用何在？

蔡文治告洋狀　英武無疾而終

單是向香港政團的首腦寫信，當然不是治本的辦法。於是，蔡文治又動腦筋，想出一個「斧底抽薪」的對策，作一次徹底的解決。他的對策是這樣的：

把黃×衡從香港寄去的「告狀信」，加重語氣，强調事態的嚴重，以誇大手法，把它譯成英文，送呈他的美國上司。說張大王軍閥思想重大，專搞小組織，樹立私人派系的積習未改；此次又欲興風作浪，完全是一種培養私人勢力，搶山頭的「軍閥作風」，像這樣，不但有違建立「民主新軍」的本意，且將遺中國禍亂於無窮，爲防範未然，惟有將此關係切斷，否則將無法善其後。

這樣，張大王個人的關係是可能切斷的，可是「英武學會」這些陸軍大學及中央軍校的學生並不是「軍閥」呀！總不能因張大王的關係，也連同抹殺這數千人的出路吧？

於是，蔡文治又耍了一套打擊整個「英武學會」的手法，他對美國人說：由張大王支持的「英武學會」，其主要負責人廖×藩、謝錚、吳達、劉樹勛、范季陶、馬定波、王×柱、姚×庭……等一伙人，他們有的人是曾經向中共靠攏，有的人是台灣派來的「特務」；這班人的主要使命，便是欲借此機會，滲透入基地，作偵察、分化、破壞、瓦解的工作。所以，這班別具心腸的「僞裝民主份子」，是絕對不能用的。

經過蔡文治如此這般一來之後，廖×藩等尙被蒙在鼓裏，還埋頭作擴大組織的計劃。可是，「英武學會」已經審核好了去受訓的二百多人，卻久候不見有「身體檢查」的通知（因爲要身體檢查了，才算得是美國人那裏有了案，也才能拿到生活津貼）。

黃×衡既已接到蔡文治圖謀對策的覆信，知道他的建議被採納了，所以也不動聲色的與張大王左右的人虛與委蛇，靜待指示；至「英武學會」催問他爲什麼不繼續審查，不開始檢查身體的時候，他又借故拖延。其實，他自己吸收的幹部，卻在暗中起飛到基地去了不少。

蔡文治得到美國人批准之後，也就正式與張大王攤牌。

以蔡文治在「心理作戰部」的人事關係，張大王經他這麼一狀告上去之後，勝利的當然是蔡文治了。何況這是一場只有原告控訴，而無被告對質的胡塗官司呢？

美國人決定倒也很乾脆，原來支持蔡文治，一切均照原計劃實施；張大王不能合作，便不合作；「英武學會」的人不能要，便不要。美國人主監視外，暫時聽其自然。

㈡拒絕由張大王介紹去任職任教的幾個陸大學生；連已經領了「治裝費」，原來隨時可以起程的幾個人，也來電擋駕，拒不接受。

㈢來信遍告港九各軍政界的前輩，大罵張大王的軍閥作風，並質問張大王組織「英武學會」是何居心？

㈣迫令以前已由張大王介紹，已到基地受訓的八十六個人，正式宣佈脫離在港九所參加的一切政治組織關係；且須參加他的「自由中國運動」宣誓効忠（有關「自由中國運動」的情形，容第二章「蔡文治在賽班島」專題報導。）

㈤命令黃×衡今後單獨審查，對「英武學會」的人員，一概拒絕吸收。並設法取得「英武學會」名冊，以作審查核對的參考。（此事曾以八十元美金一月的待遇，把「英武學會」負整理檔案責任的吳×鈺，收買去任香港辦事處作戰處副處長的職務；凡是他所知與張大王有過關係的人，概不吸收。）

蔡文治的「三板宣花斧」砍下來之後，打得張大王措手不及，只有收場不幹了。得來的三十萬美金，也因爲「後援無繼」，除辦了一個「中國之聲」週刊，由張國燾負責每月支用一萬八千元之外，其餘的錢，也被幾位大人先生分用光了。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英武學會」，既然去受訓不成，其價値便喪失了一半；出路被扼殺了，經費問題又無法解決，於是吵吵鬧鬧，到結果請示張大王如何善後？

張大王什麼話都好，唯有問他要「錢」的事，便請免開尊口；張大王原來支持「英武學會」，是因爲有受訓的機會，既可作爲自己的勢力，又不須問他要錢，（那時說是由大貪官週遊子支持「英武學會」的經費。）他當然樂得坐在「領袖」的轎子上，由大家抬着他走。現在受訓不成了，軍隊組織不成了，這般人對他便沒有了好處，要他再背上這個「包袱」等待機會，他是不幹的。

所以請示的結果，他說：「既然維繫不下去，便解散好了。」

於是，來勢洶洶的「英武學會」也就這麼「無疾而終」，風流雲散了。到頭來，在上的人，有的得了錢，沒有得到錢的，也因此而造成了自己的聲勢，混到了幾個月生活津貼；最不値得的，便是一般救國有心，請纓無路的流亡軍人，自蒙上了「英武學會」的色彩後，台灣不敢去，蔡文治那裏又去不成，弄得進退維谷，有如做了一場春夢。

更不値的是，事後有人問起張大王「英武學會」是怎麼一回事？張大王一口否認說：「我不知道什麼英武學會，是廖×藩搞出來的名堂。」

（六）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英武學會組織蓬勃　軍人學生風起雲湧

那幾年逃出大陸，流亡在港澳的軍人與學生，比今日逃出大陸的人要苦悶多了，工作難找，台灣去不成，都感到前途茫茫。幸而因第三勢力的崛起，有地位的人正要找幹部，沒有地位的人正要找靠山，這是我國官場中的普遍現象。以那時候一般流亡軍人流落在海隅時的精神苦悶，以及生活的無着，今日見到「英武學會」的負責人是聲名赫赫的「張上將」，參加了不但可以解決工作出路問題，還可解決最迫切的生活問題。致於爭取「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這已經是每個中國人的心聲；連蔣總統和毛澤東，也說不出理由反對的事。

所以，「英武學會」的吸收工作，一旦展開，不但港九的流亡軍人紛紛響應，連在澳門的流亡軍人也派代表來接洽，爲時不久，便有數以千計的人參加這個組織了。

這一來，凡是陸軍大學的、各軍事學校的；大學生、中學生，幾乎被「英武學會」羅致盡淨。把港九搞得滿城風雨，大有氣吞河嶽的氣魄。

這一個曇花一現的組織，以後雖因張、蔡的鬧翻，及主持人的自私近視，而毫無作爲成就，可是其吸收工作的普遍深入，參加人的踴躍眾多，這也是那幾年來，海外一切「民主自由運動」中，任何大小組織所望塵莫及的事。

「英武學會」自開始組織到正式宣佈解散，爲時雖不到一年光景，而人員卻有五六千人之眾；並且絕大多數都是三十歲左右的軍人學生。這可說是「第三勢力」中唯一的一股「勢力」。

保護既得權益告密　張、蔡由合而分

自「英武學會」排山倒海的姿態出現之後，因爲它的主持人是比蔡文治更爲吃香的張大王，而參加了英武學會，又同是到蔡文治那裏去接受訓練。當時，並且還有這麼一個傳說：說是參加蔡文治的，都是經過短期訓練之後，即須空投大陸打游擊；而參加「英武學會」的，卻是經過長期訓加到「英武學會」；甚至連在蔡文治那裏已經拿了美鈔，還負有相當重大責任的高級人員，都與「英武學會」搭上關係，暗中向張大王「靠攏」。

這一來，黃×衡負責的吸收工作，便一籌莫展；而由他負責的香港辦事處，又有由張大王派人進來，與他分負責任的傳聞。似這種「後來居上」、「喧賓奪主」的氣勢，便把黃×衡弄得焦急不安，除了盡量把「英武學會」的人，壓着不送訓，借故拖延阻撓之外，便開始動腦筋如何保持他自已的權益問題了。

不滿意的事尚不止此，因爲「英武學會」的吸收工作，有驚人的發展，所以黃×衡便只能吸收一些尚未參加或不能參加「英武學會」的行伍軍人，或根本非軍人的人送去受訓。這批人到達基地之後，經美國人一考查，不但軍事學識完全沒有，連一點能夠接受訓練的普通知識也不夠，水準這麼低，自然無法接受訓練，可是又不能把這批人送回香港，所以弄得美國人頗不高興。

蔡文治受了美國人的責問，當然便追究黃×衡；黃×衡便抓住這個機會，借題發揮，以推卸責任。

黃×衡當時答覆蔡文治的質問是說：

「張大王現在利用這次機會，在港九大肆活動，以『英武學會』爲名，招攬全港澳的軍校學生及青年參加組織；這個組織是張大王的私人組織，他們的心目中只有張大王，腦子裏決沒有你蔡文治。他們還計劃把已在基地受訓的人員，將來也盡力拉入到「英武學會」之內；他們請派來任敎職工作的陸大學生，都是「英武學會」的中堅份子，他們有『取而代之』的陰謀。因爲這種關係，不但影響到我們的吸收工作，即我們未來的前途，也將會因他們的侵蝕，而功虧一簣。」

黃×衡便這麼加油加醋的寫了一封「萬言書」給蔡文治，至後，還提了十幾點挽救善後的辦法。總之一句話，便是建議蔡文治千萬不能與張大王合作，「英武學會」的人員，也不能要。不然的話，將來會弄得成白費心機爲他人作嫁衣裳。

黃×衡這一狀告到蔡文治那裏去後，好戲也便接着上演了。

」來，可還要風雅得多了。有一位參加過到蘇聯去遊歷的「青年旅行團」的法國新聞記者，向我說過：在黑海邊上一個房錢比較便宜的青年招待所裏，來往的客人是川流不息的。所以，在每張床的枕頭上，也掛着一個由招待所長簽名的小牌子，上面寫道：

「同志！請你盡量爭取早點入夢，因為還有更多同志，在等着這張床用！

前進！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是不可戰勝的！」

看到了這個牌子以後，那位法國朋友不禁萬念俱灰，連覺也懶得睡了。索性跑到酒吧裏去，連喝了幾大杯波特甜酒，然後歪在一個角落裏睡着了。

醒來之後，忽然發覺自己正冷得在發抖。仔細一看，原來他的上裝不知什麼時候被人剝掉了。好不容易在警察所裏，找到了一個懂幾句英文的「民警」的時候，不等他的投訴說完，那位「民族自尊心」受了傷害的民警，就大聲地咆哮起來：

「什麼？你的上衣丟了？——你要誣賴蘇聯的公民做賊麼？」

然後又氣冲冲地翻出來了一張兩個月前的黨報，指着社論說：

「這上邊早就說過：據我們的最高法院報告：蘇聯的犯罪率，比去年又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現在已經是全世界犯罪率最低的一個國家了！——可是你還要血口噴人，來誣蔑我們！」

結果是：上裝當然沒有找到。他又喝了幾大杯酒，然後醉醺醺地把床頭那塊小招牌拿了下來，掛在公墓進口的鐵門上。——幸虧那時天才亮不久，沒有什麼人看見。否則，恐怕連他自己都會進了公墓，也說不定。

一談到酒，到匈牙利去玩的人，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世界聞名的「托開亞」甜酒，和「瑞斯林」白酒。前者色黃而味醇，一般人只要三杯下肚，大概就差不多了。後者顏色介於白與檸檬之間，喝起來潤滑如油，一面吃滾熱的烤鷄和串燒，一面品這種酒，那眞是其樂融融，南面王不易也。

烤鷄雖然不是匈牙利的特產，但是，那裏的串燒，卻在整個歐洲都非常有名。它比一般巴爾幹的串燒要小得多，然而又比東南亞的「沙爹」實惠不少。

通常是一塊牛肉後面夾一塊洋葱；然後再插上一塊豬肉夾一塊洋葱；一塊羊肉夾一塊洋葱；一塊腰子夾一塊洋葱；一塊肝子夾一塊洋葱。吃起來的時候，眞是色香味俱全。插串燒用的東西，也只不過是一根筷子式的小木頭籤，不像南斯拉夫是用寶劍一樣長的銀籤的。——我第一次在比爾格來德吃那種大串燒的時候，同席的是一位從東南亞來的「武俠迷」。照規矩：在把大串燒拿上桌子來以前，侍者先要把它斜舉在客人的面前，亮一亮相。客人點了頭，才能一塊一塊地取下來，放在盤子裏。誰知這一次大大地出乎那侍者的意料之意，他剛把插着大串燒的銀籤，向那位「武俠迷」的面前一晃，同時用法文問了一句：

「閣下以為如何？」

不等他說完，「武俠迷」早已一個「鯉魚打挺」，跳起身來。腳站八字步，三擺陣勢，大喝了一聲：

「好！過招吧！」

這其實也不能過分怪他神經緊張，那種銀籤，又尖又長，看起來眞的是有點像「七俠五義」裏蔣平用的「鵝毛刺」。

到匈牙利去過的人，也一定都吃過那裏的「咖哩炸香腸」。到了今天，這種東西，幾乎已經征服了整個德國、奧國和瑞士。就連沒有一座像樣的飯館的地方，也一定會有人在賣「咖哩炸香腸」。吃一根只要美金一角五分左右，既便宜，又好吃，實在是對一般小市民生活享受上的偉大供獻。

這種東西，做起來倒也非常簡單。只要把絞肉做成的香腸，放在油鍋裏炸一陣，然後取出來切成幾段，上面洒上咖哩粉、醬油、辣椒粉和蕃茄醬，再加一些斬碎了的洋葱末。然後每段上插一根牙籤，一口一段，非常乾淨利落。吃的時候，用飯來配也可以；用小麵包也可以；用洋芋沙拉也可以；用炸洋芋條也可以。檬檬都有不同的滋味，不同的情趣。歐洲的小姐們，雖然在「人約黃昏後」的時候，大都「非有牛扒不歡」，但是，對於「咖哩炸香腸」卻來者不拒，絕不會因而痛罵她的男朋友「猶太」、「孤寒」，沒有「紳士風度」。

十幾年前，有一個從匈牙利逃出來的矮胖子拉巴齊，為了要混一日三餐，只好在西柏林擺了一個賣「咖哩炸香腸」的小攤子，除掉這東西以外什麼都不賣。原因也很簡單，除此之外，他什麼也不會做。——可是，現在呢？現在光在西柏林一個地方，他就擁有七家非常大的菜館，生意極其興隆。所有的資本，也都是他從「咖哩炸香腸」裏「炸」出來的。

然而，不管是「串燒」也好；「炸香腸」也好；「托開亞」甜酒也好；「瑞斯林」白酒也好，在匈牙利政府的眼裏，最重要的一種匈牙利特產品，還是「沙拉米蠟腸」。

這種蠟腸的歷史，已經有了好幾百年，製作方式，是一向保密的。現在當然更嚴重了，誰向外國人講出來：做沙拉米的方法，誰就會扣上頂「經濟諜報犯」的大帽子。因為「沙拉米」是匈牙利出口的大宗，憑着它是可以每年賺到好幾百萬美金的外滙。

這個東西，堅硬如鐵，外面還塗了石灰質似的東西。所以，可以無限期地加以保存。因為硬的緣故，切的時候，一般都用機器來切，切得其薄如紙，無論是空嘴吃、下酒、下飯、夾麵包，都異香撲鼻，其味無窮。雖然在西歐國家要賣三元美金一磅，但卻很經吃，如果切得好的話，一磅可以得到一百片以上，每片的大小都和大茶杯差不多。據說，匈牙利人在做它的時候，總要滲和一些驢肉在裏面，所以才會如此異香，如此鮮美。究竟是不是眞的，當然誰也不知道，因為為了香腸而戴上一頂「經濟諜報犯的帽子」，那也就太不值得了。



也不怕悶死人！」他越說越激動，像動了怒氣的公雞。

張文彬待他停了口，才道：「是的，我並沒有好法子，只是，我覺得這種事硬來是不行的。老三的親戚反對他們的戀愛，這些意見令他表妹徬徨，對老三失去了信心，覺得這樣下去前途黯淡，因此而改變初衷。老三和她從小相愛，無疑，兩人的感情是深厚的，因爲環境的壓迫而不能不如此做，相信她也一定夠痛苦的了。而且，就現實來說，我們只是一羣亡命客，在我們面前的是手裏拿着槍，殺人不眨眼的共產黨，關卡重重，晝伏夜走，翻山越嶺，涉山渡海，那一件不是把生命當賭注的事！這事對任何人是不能有半點勉强的，我們怎麼可以要强別人講難呢？我們又那裏有資格去責備別人呢？老三堂兄的話雖然太消極了，但我們也不能說他是胡說八道，他有他的見解，他有他的道理。況且，現在是米已煮成飯，小娟肯跟我們走嗎？」張文彬歇了口氣，眉頭深鎖的望住他們。

「老三，那麼我們這些人該一輩子打光棍？我們該斷種絕代了！媽的×！」林明憤懣地罵道。

「共產黨要我們的就是完蛋或者世世代代爲奴隸！今天，我們冒着生命的危險逃亡，就是爲了要生存，爲了要自由，爲了後一代，只有在自由的世界裏，我們才有出頭的一天，我們的後代才不至再淪爲新的奴隸，我們反抗無力，唯一的方法逃離這個罪惡的地方，到自由世界去！老三，你表妹已有了歸宿，如你兄弟所說，你愛她，應該爲她的幸福祝福。對我們來說，愛情只是生命的一部份，還有許多許多比愛情更重要的事情，待我們去做的！」

陳甦雙眉緊鎖，林明和李小英垂着頭。

孟慶崇殘留着淚花的眼睛堅定的望着門外，外邊仍是迷濛烟雨。

張文彬抬頭望望壁上古老的掛鐘，道：「我的意見是立即回工地，一切仍按前定計劃辦。這種天氣是走不得的。」

一輛長途客車緩緩在小站前停下，小車站裏的那職員從對面茶舖裏奔出，高叫着：「齊城到廣州的班車到了，齊城到廣州的班車到了！」他踏入候車室，那五個在這裏候了大半天車的小伙子卻全不見了。空蕩蕩的候車室裏就只有他一個人。

三架單車沿着河堤飛快地馳去，消失在迷濛烟雨中。



詩情畫意的匈牙利 焚琴煮鶴的黨八股

天涯客

許多到過匈牙利幾次的人，都喜歡說她是東歐國家中最富有詩意的一個。

事實上也眞是這樣，藍色的多瑙河，永遠嫵媚得像一個早熟的少女，一點也不做作；一點也不顛狂。兩岸的山坡上，鋪滿了葡萄的季節，紫綠相間，裏面偶爾夾着一兩座蒼老的農舍，遠遠望去，多麼像一張斜倚在天邊的壁毯。野花開得正盛的時候，也正是河上遊客最多的那幾天，年青的姑娘們，頭上紮着花花綠綠的頭巾，再配上蝴蝶一樣漂亮的上衣，和鼓起來的百摺裙，唱着山歌，翩翩地跳着「旋轉舞」。這幅眼前的圖畫，簡直和博物館裏掛着的兩百年前的「多瑙行樂圖」，沒有什麼很大的分別。

一個人到了那種境地，就是一向再缺乏詩意的感情的話，也會覺得有點陶陶然和飄飄然了。

緩地游向遠方。這時，人雖然不會醉，卻也早已被大自然引誘得醺醺然了。

在這一刹那，最要緊的就是，不會在樹梢上，忽然發現一條布的標語；或是在農家的烟卤上，飄揚着一幅紅旗。否則，整個詩情畫意，就都一下子會被「炸」得「血肉橫飛」了。

不過，這種意境，是那些以「政治動物」自豪的幹部們，一千年一萬年也不能理解的。離布達佩斯不遠的河畔，在一個眞正山明水秀的角落，鳥語花香，水天一色的風光裏，一家國營農場，卻高高地掛下了一條看來非常不調和的標語：

「爲完成和超額完成農產品的豐收而鬬爭！高舉着馬列主義的光輝旗幟，勝利地前進！」

實際上，一看見了這條標語的人，非但不會投衣而起，馬上「勝利地前進」，倒反而嗒然而返，到此止步；脾氣壞一點的，還要憤憤地吐口唾沫，念兩

整個下午，孟慶崇躺在沙灘上，顯得十分疲倦、憔悴。

晚上，月兒又圓又亮，溫暖的東南風夾着海洋的味道飄來，蟲兒啾唧，南方的春夜，詩意盎然。五個把兄弟卻是心事沉沉，坐在堤上，個個垂頭喪氣。

陳甦吞了口唾涎，清清嗓子，說：「老三，你……你振作點，別老是悲戚戚的，咳，凡事都有個想頭嘛！」

孟慶崇抬起頭，苦澀地裂裂嘴：「大哥，這還有什麼想頭不想頭的，唉！」

「三哥，大哥有個主意，我……」林明結結巴巴道：「這個……這個……」他看了眼張文彬，無可奈何地攤攤手，對陳甦道：「大哥，還是你說吧，我……我說不上來。」

陳甦不滿地瞪了他一眼。對慶崇道：「老三，咱們是兄弟，要是我講錯了，你可別見怪。」

孟慶崇皺起眉頭，有點不耐煩：「嗨，瞧你們，有話只管說，怎麼老是吞吞吐吐的。」

「好，我說。」陳甦道：「老三，你很愛你表妹？」

「瞧你，這是什麼話！我當然愛她！」孟慶崇顯得有些不悅。

「不，我是指你現在還是不是愛她？」陳甦一本正經地說：「你不嫌她？她已嫁過人了。」他緊接着道。

孟慶崇盯着他粗獷純樸的臉，瞧了半響，陳甦流露出的目光是這樣的誠懇，關切。

他眼裏湧起淚花，默默地點點頭，終於忍不住淚珠滾下臉頰，一滴一滴掉在沙堤上。

「好，就這麼辦！」陳甦猛地一拍大腿。

「怎麼回事？」孟慶崇疑惑地望着。

「搶親！媽的，咱們把她給你搶回來！」

「你，你瘋了，搶親？」孟慶崇十分震驚。

「有什麼不行？咱家鄉過去可興呢，過去行，現在一樣行！」陳甦理直氣壯地道：「你聽我說，鐘的休息，咱們候着，待車到了，你見到了她後，把她帶到站後的蕉林裏，你就要她留下。咱們帶着她連夜『督卒』！」

「對了，三哥，咱們五個帶着她一起走，揹也把她揹到香港！」林明賣力地說。

「小站裏沒幾個人，誰要敢囉嗦，咱們弟兄給他個好瞧！」李小英興奮得磨拳擦掌。

陳甦道：「我算計好了，我和四弟五弟把工地指揮部的單車弄三架來，一接到她，六人分乘三架單車就跑！」

孟慶崇的心砰砰地跳，對，這是個好辦法，也是唯一的辦法了。他們本來是計劃在下月下旬「督卒」的，眼下海水太冷，不宜游泳。可是，如今可顧不得了，這是唯一可以和小娟在一起的機會呀！小娟，小娟會跟我走嗎？我愛她，她知道我愛她的，她曾說過，永遠永遠她都愛我的，她會的，她會跟我一起走的……他心裏像波濤澎湃的海洋，洶湧、激蕩……他喃喃地道：「她，她會跟我走嗎？她會嗎？她會跟我走嗎……」

張文彬轉過頭去，避開他的眼光。

陳甦粗聲粗氣嚷道：「她若是眞心愛你，就會跟你走！」

林明、李小英二個跟着猛拍胸口：「三哥，你放心，咱們弟兄五個是關、張、趙、馬、黃五虎將，天也能拆下半邊來，什麼事情辦不了！」

張文彬默默無言，望着靜靜的東江水，沉重地嘆了口氣。

毛毛雨足足飄了一個星期，三月梅雨，一下就沒個完。

小車站裏唯一的職員早已耐不住寒冷和寂寞跑到小茶舖裏「打牙較」去了，空蕩蕩的候車室裏只有他們五人。

孟慶崇坐在長櫈上，視若不見望着屋外，外邊一片烟雨迷濛，氣候惡劣得就如他的心境：陰黯、迷茫。

「抽口烟吧，老五。」陳甦往他嘴裏塞上一枝

孟慶崇閃電般全身一震，被烟嗆得一陣咳嗽。他起身踱到門口，深深地呼吸了口濕潤清涼的空氣，似乎要把滿腔的積鬱冲去。

張文彬走近他身邊，一只手輕輕的搭在他肩上。孟慶崇沒回過頭來，好一會，說道：「二哥，我要回工地去。」

聲音不大，可是人人都聽見了，陳甦一下子跳起來：「什麼話，你，你要回去？」他瞪大眼睛望住孟慶崇。

「三哥，你這是怎麼啦？咱們費好大勁兒省吃乾糧，弄來單車，你怎麼要回去？」林明嚷道。

「你別怯場嘛，三哥，我還要揍那小子一頓呢！」李小英捋手捋臂的道，就像要和人動手打架。

「別吵！」孟慶崇陡地喝道：「你們就知道湊熱鬧！」

陳甦、林明、李小英全呆了，莫明其妙地望着他。

「老三，你心裏有什麼事，說出來吧！」張文彬道。

孟慶崇痛苦地垂下頭，疚歉地道：「對不起，我，我心裏頭煩。我想，沒意思，算了吧……」

陳甦恍然大悟，他點點頭，嘴角掛着一絲不屑的冷笑：「啊，我知道了。好呀，眞有共產主義精神，嘿嘿！」

「住口！」孟慶崇猛然抬頭，眼裏迸出淚花。

張文彬按住他顫抖的肩膀：「老三，你坐下，別動氣，有話慢慢說嘛。」他看了一眼陳甦。

陳甦不快地一屁股坐下，嘴裏吐着一個個烟圈兒。

五個人全不說話，候車室沉在難堪的沉默裏。

張文彬打破沉默，平靜地道：「老大，你別見怪，我認爲老三的決定是對的，我們這樣做，其實，根本就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陳甦不高興地道：「我這不是辦法？你又有什麼解決問題的好法子，爲什麼不說出來聽聽？你呀，頂能耐還不是幫着老三的腔，嘆他媽的氣，哼！

每期小說完



烟雨迷濛

——韋田

太陽當頂，藍天白雲，碧綠的東江水浮光沃金，帶着圈圈小漩渦向東流去。

初春的陽光照耀着沙灘，沙灘上一片溫暖、寧靜。

五個年青人頭墊着沙筐，光着膊子在晒太陽。沙筐扔了一地的鏟子、竹槓、沙筐。

這五人是附近工地的散工仔，來這裏挑沙的。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在廣東的惠陽、東莞、寶安靠邊境的地方流浪做工，目的是伺機偷渡到香港去，幾個全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志同道合，情意相投，五人就結成了拜把兄弟。

老三孟慶崇眯起雙眼，望着河堤上一片翠綠的橄欖樹，心想：三月了，家鄉該是插秧大忙的時候了，小娟一定忙得夠苦的，要不怎麼會一連半月都沒有接過她的信呢；他拉過身旁的衣服，掏出夾在記事簿子裏的相片，照片裏的小娟拖着兩條粗粗的辮子，水汪汪的眼睛泛着一片柔情，就像會說話，他像浸在蜜糖缸裏，心裏甜滋滋的，看得愛不釋手。疲勞、飢餓都忘得乾乾淨淨。

突然，一隻手從側邊一把奪去相片，他立刻彈起身子，「咦，咦，幹嗎這麼緊張？」陳甦手拿着相片嘻笑着往後退。

孟慶崇急得直跳：「老爺，大哥，你……千萬別揉破了，求求你……」

小伙子們嘻嘻哈哈笑開了，「哈哈，好傢伙，獨個兒在看相片，好快活哪！」小弟李小英嚷道。

「瞧他剛才的那副模樣，看得變了眼！」老二

「三哥，我說呀，你一天看上一百次都不夠的，倒不如把它掛在脖子上，省得拿出拿進的麻煩！」老四林明道。

陳甦拿着相片故意左看右看，鬧了好一會才還給他：「老弟，收着吧，再不還你，我可怕你哭出鼻涕來哪。」

在眾人的哄笑中，孟慶崇紅着臉，小心地把相片夾回小本子裏，裝入衣袋，才鬆了口氣。

堤岸上傳來一聲長長的忽哨，他們像裝了彈簧般立刻往上面跑，一邊高興地呼叫着：「衝呀！」

「飯來了！」

送飯來的老張叫道：「小伙子們，今天給你們加菜了，你們猜是什麼好東西？」他不等人猜宣佈道：「狗肉！」

一伙人歡騰雀躍，歡呼道：「老張萬歲！狗肉萬歲！」

一大盤煮得爛透的狗肉擺在地下，香噴噴的冒着熱氣，五人圍着大嚼起來。「是了，慶崇，你又有信呢，我給你帶來了。」老張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

「老張成了老三的郵遞員了，嘖嘖。」陳甦笑道。

「我的媽，三天一封信！」李小英嘆道。

林明對他眨眨眼：「人家這叫情話綿綿嘛。」

老張哈哈笑道：「年青人談戀愛嘛，還不是這樣！」

孟慶崇接過信，信封上的字跡並不是小娟的。

孟慶崇看着信，臉色漸漸變得凝重，灰暗；臉頰肌肉痙攣地抽搐，握着信的手也在發抖。

張文彬抬起頭，發覺他臉色走了樣，忙道：「老三，你怎麼了？」

幾個人全抬起頭來，見孟慶崇神色大變，忙放下筷子，陳甦道：「老三，怎麼啦，什麼不對勁兒了……」

孟慶崇喉頭顫動着，卻說不出話來，慢慢站起，茫然地向河壩走去，信紙從抖動的手裏飄下。

幾個人面面相覷，不知所以，老張摸着脖子，困惑地說：「他這是怎麼了，連最愛吃的狗肉都不吃。」

張文彬突然醒悟：「信，一定是那封信！」他連忙跳起來追拾那落在地下的信紙。

信原來是孟慶崇的堂兄寫的。四個人圍成一團，只看了短短的幾行，個個眉頭都打上了結——

「……小娟在前天結婚了。男方是在廣州機器廠工作的工人，人很忠厚誠實。下月十號小娟和他就要到廣州去。姑媽很高興，我們也很高興，因為小娟找到了個好丈夫，了卻人生大事。

「亞崇！我不是不知道你和小娟的關係，姑媽其實也很疼你、喜歡你，但是，我們始終不贊成你倆的事情，這是現實。我們是『地主仔』『地主女』，十幾年來，這沉重的苦難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沒有因此而死去總算是命大罷了。共產黨要『把階級仇恨一代代傳下去』，我們的上輩是『地主』，我們是『地主仔』；我們的子女，亦將是『小地主仔』。我們永遠是被壓迫被污辱的人，誰都可以向你吐口水；誰都可以打你、罵你，我們是永遠見不到陽光的奴隸！亞崇！在這樣的社會裏，我們難道還要把這沒有盡頭的苦難延續下去？難道我們忍心讓下一代再成為新的奴隸？不，我們不能！我們沒有資格愛人和被人愛，我們沒有資格結婚生兒育女！我們若是不顧一切的這樣做，是對良心犯罪，對下一代犯罪！

「小娟嫁了個工人，不管怎樣，最低限度她的兒女不用再承繼那無辜的苦難了，你愛她，就應該

好逞易窮

練江

，自以爲了不起。實際上，這些人往往出洋相，常予人們留下話柄。

沒有本領，偏要舞文弄墨，偏要逞英雄；不學無術，偏要附庸風雅。正如，貧小子學富家翁，醜婦效顰西施，其狼狽尷尬相，只有使人搖頭冷笑，視爲狂人。

前人，有一副對子，替這些人畫像：「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柢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眞是描得有聲有色，活靈活現。

我想：這些人並不是完全沒有好處；反之，沒有這些人存在，人世不怕顯得空虛單調。

幸虧，太上多情，體貼眾生，特別走出這些人，作出許多狂事，點綴人間，留下一些笑料和話柄，給岑寂的人世，平添一些生趣。否則，人間全是溫良恭儉讓，規行矩步，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那麼實在太寂寞了。

人而至於狂妄，實在並不簡單，起碼要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有足夠厚的臉皮。二、是膽大如天，兩者得兼，缺一不可。否則，便無從狂妄。至於，聲譽、道德、人格，對這些人，簡直視同無物。

怎見得？有人爲證：封神傳的申公豹，僅僅學了一點邪術，便在姜子牙面前，口出狂言，耀武揚威，大顯神通，頭顱滿天飛。結果，白鶴童子一啄之後，原形大現，怪頭永遠沉淪北海。

紅樓夢的薛蟠，是一個一竅不通，拈花捻草的俗物。看人家吟詩，逸

牙齒，還沾沾自喜。

古往今來，最狂妄，最無恥，最典型，要算毛澤東了。殺人成性，殘民以逞的屠夫，偏偏冒充斯文，把自己粉飾成儒雅風流。厚顏無恥，自以爲天下老子第一，胡說什麼「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謊謬絕倫，中外無雙。

毛澤東一生喪心病狂。惟其如此，所以喪失人性，所作所爲，皆倒行逆施，六親不認，忘宗失祖。

於是，恬不知恥，公然把別人的文章（註一），按上自己的名字，以欺世盜名；把兩字出韻，四大雷同的長征詩（註二）列入共黨文獻，夢想以傳不朽；將離經背道的荒言誕語，集成語錄，誤己誤人，貽誤蒼生。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毛澤東的奸陰狠毒，古今中外，無與倫比。

在浮誇成風的現實文藝界中，大概還會有像申公豹、薛蟠、毛澤東之類的狂人。認爲天下老子第一，以當代的文宗自居。倘有，也不足爲怪，還是套用古人一句話：「好逞易窮，駑鈍之才也。」

附註：一、據說毛選集內，有一篇「實踐論」，是出自陸定一的手筆。

二、見董力行先生評毛澤東長跑詩。



程方

室裏，阿方便嚐遍這種滋味，在黑房裏暗無天日，哭嚷得死去活來、聲嘶力竭之餘，除了一邊痛恨導師，便只能流汗懺悔！

記得那位導師還有一技之

一不安於室」的時候，手上的粉筆、戒尺和粉刷子立即脫手飛出，雖然孤注一擲，卻是百發百中。

阿方有時冒犯虎威，馬上便會給暗器命中，因此上他的

課時，總不敢戴上近視眼鏡。

至於「打手心」、「刮耳光」和「笞刑」，更是家常便飯。兩柄厚厚的戒尺重疊打下，常把阿方打個發昏章第十一；巨靈之掌劈面「推敲」，又往往把阿方批得痛心疾首。老師摑學生易如反掌，一記當頭棒喝，小學生只能默然接受。阿方的眼睛便因此常常弄得積瘀浮腫，「青出於藍」。

阿方就在天神的虎威之下，完成了小學階段，那位導師也就成爲我最難忘的人物。我一直都弄不清楚他究竟是爲教育而體罰，也還是爲體罰而教育，只知道學生在他心中成爲童犯，他在學生眼中成爲「懲教官」，如此而已。

推己及人，阿方教書的時候不敢仿效「天神教學法」，絕少讓學生抵受體罰的「可恥待遇」，現在雖然拋下教鞭，但由於跟現任教師頗有接觸，對有關體罰的內幕消息卻知道不少。

去年底，一家女子學校便發生過一宗與剪髮相映成趣的「漏網新聞」。一個唸中二的女學生受了新潮風氣感染，讀書不忘化粧，上課時拿着鏡子塗脂抹粉，一雙大眼睛眨呀眨的，儘對着老師擠眉弄眼。頭腦「頑固」的老師當然看不過眼，勸誡她注意儀態端莊，把臉上那層「過早的霜」洗刷乾淨。老師苦口婆心，學生置若罔聞，依舊我行我素，整天價望着小鏡子擠眉弄眼，顧盼自如。老師苦勸無效，竟然沉不住氣，把那名早熟學生拉出講壇，手起刀落，一剪刀便把女生那長長的睫毛剪去幾分！

後來事情鬧大了，學生的家長跑到學校理論，校長、家長和師生立即召開緊急會議，把「動武」的教師辭退了，這宗「目不見睫」的內部糾紛才告平息下去。

値得一提的是，左校對付頑皮學生，也有他們的一套懲罰妙法。有位曾經就讀左校的學生告訴阿方，左校教師雖然極力醜詆港英的「奴化教育」，但是對那些在課室裏造反的小將們，也只能靠懲罰去「感化」，懲罰學生方法之一，是「罰鈔課本，限日繳交」，鈔的自然是語錄、老三篇之類。阿方聽了，不禁拍案叫妙，把「毛主席著作」視爲懲罰工具，虧他們想得出來！要是讓「偉大的導師」知道了，這些紅色教育家恐怕逃不了一個反黨反中央的罪名，然後奉詔回歸，接受那些如勞改、下放之類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集體體罰！



這是「五四精神」嗎？

最近，留美學生就釣魚台問題進行一系列的示威行動，在國際間引起軒然大波，香港各報刊爭相報導；有人在報導之餘，還把它喻作「五四運動」，附加上冗長的回顧與展望。

不錯，留美學生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多半基於熱誠的愛國熱忱，這種關心國是，保衛國土的愛國精神，着實令人稱慶鼓舞。可是，當把這次行動過程綜合分析，便不禁使人感慨萬千，涕淚縱橫！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的，示威行動不比軍事行動，它的作用只在於顯示我們的意志、力量和決心，其間必須目標鮮明，行動準確，這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不然的話，往往適得其反。

留美學生在洋人面前展開保衛國土運動，實乘地利人和於先，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可惜他們的行動一開始便被導入歧途，外表像是「外抗強權」，實際則是自揭瘡疤，更多的是缺乏理性，對國家民族觀念模糊。中華民國是美國（以及聯合國）承認享有國際合法地位的國家，也即是說，中華民國政府就是所有中國人的政府，每一個國人（除非他不是中國人）均有維護自己國家尊嚴的義務。當此權強氣焰囂張，國土被瓜割之際，我們所表現的，首先必須是團結一致，也只有這樣才能顯示我們的力量和決心。至於我們的內部問題，絕不能在此時混爲一談。

但是，當洋人還未弄清楚留美學生所「示」的是什麼，卻先見到中國人倒中國政府的台，似此種種，到底表示一些什麼？既然中國人連自己的政府也不要，又何必計較那杳無人烟的小荒島？也許不少洋人正在彼此發出會心的微笑：不該對中國人估計太高，不該改變百年前的印象。

「自私愚昧，一盤散砂」，這是百年前洋人對中國人的評語；也因此而引致更多的洋旗飄到中國來，自然帶來的是更多的洋刀和洋槍。

這一頁血淚寫成的國恥史實，恐怕每一個中國人尚記憶猶新吧？

筆者絕非在此向留美學生潑冷水，他們的愛國熱情應是無可懷疑的，只是毛共的潛伏力量太大，以致他們的行動被利用和歪曲，如果沒有那些共黨搞手在某種程度上操縱着指揮權，決不會有反政府和打自己人的場面出現。

至此，我們又一次得到鐵證，共黨爲求目的，不擇手段，他們不僅不在乎國土，更公然出賣全體留美學生和全體中國人。

可憐那些鑽在書堆裏的學人，竟把這次自戕行動喻作「五四運動」，牛驥不分，「有鬚便是老豆」，唉！唉！吾不欲言之矣！

鏡魂

體罰

最近，本港教育界鬧出一宗不大不小的「頭髮新聞」，從學生被剪短頭髮而引出體罰的存在問題，教育界人士紛紛發表高見，新人物疾呼「身體髮膚，受諸父母」；老骨董又強調「教不嚴，師之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電視台也在螢光幕上打出一個沒有結論的大問號，體罰頓時成爲熱門問題，就只差還不曾在行政立法局提出辯論罷了。

體罰在學校應否廢除，這問題留待教育家和兒童心理學家討論，阿方的看法可以說是折衷的「騎牆派」，既不贊成廢除，也不鼓勵發揚，只主張體罰適可而止。因爲如果體罰合法化，整治學生的教師使有恃無恐；一旦廢除體罰，整治教師的學生也有恃無恐。阿方做過學生，也當過教員，雖然向來反對禁止體罰，但是對那些過份無所不用其極的懲罰方法，卻深惡痛絕！回想起來，身受的和耳聞目覩的體罰趣事慘事倒有不少。

記得唸小學的時候，有位兼教國語的級任導師，爲了樹立虎威，竟然採用軍事訓練方法教學，還發明了種種懲罰學生的絕技，層出不窮，獨家採用。阿方小時候頑皮第一，讀書第二，加上口齒不清，上國語課時便常常因此觸怒級任導師，成爲被虎罰最多的積犯。

那次我在課室裏給導師指出示衆，指定用國語朗讀課本，當時很有點站在犯人檻內宣誓的心情，戰戰兢兢的竟然將「蟑螂」唸成「槍斃」、「規規矩矩」唸成「鬼鬼祟祟」。國語導師給我糾正了幾次，阿方還是在鬼鬼祟祟的槍斃下去，惱得老師當堂光火，頒下「懲罰法例第一條」，要阿方絕食一天，將我帶回學校、準備在中午品嚐充飢的「便當」沒收。中午時候其他同學都在校園和走廊上大吃大喝，阿方卻一個人在捱飢抵餓，這種懲罰方法阿方記憶猶新，實在比體罰還要辛苦。

現在回想起來，這種「絕食懲罰」，大概是從希臘神話得來的靈感，據說天神宙斯的兒子被父親罰站湖邊，湖水浸到下巴邊緣，口渴要喝水，水就減退；肚子餓就想摘頭上的果子吃，樹枝就升高，這情形就像阿方當年被罰絕食一樣。我一直都猜不透絕食懲罰有什麼教育意義，如果班上多幾個沒有語言天才的學生，個個要沒收飯菜，不准進食，豈不是要弄到哀鴻遍野？阿方當時不但沒有因而發憤學好國語，反而討厭畏懼，不敢再在外省人面前操國語；直到現在，也還將「牆壁」唸成「槍斃」、將「六十年」唸成「紐西蘭」、將「蝦仁飯」唸成「殺人犯」，甚至鬧出「少小離家腦袋回」的笑話！

那位天神導師懲罰學生，還有幾種獨得之秘，「坐飛機」是其中之一。被罰的學生要背着牆壁，屈膝半跪，成者要[illegible]立」，提起一腿，單腳罰站一兩個鐘頭。被罰的學生就像集中營的戰俘，刑期內如坐針氈，又不能腳踏實地，備受疲勞虐待。這種體罰滋味，非身歷其境者不能了解。

另外一種虐待方法，是利

美帝永仇人，北京不領情！

……，居然不甘寂寞，反湊其熱鬧，在二分之一版的版面內，大刊乒乓選手在修頓球場表演時的「英姿」，倒眞叫人納罕。

本來，報紙以報導新聞爲目的，概凡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都在新聞之例，無可厚非。只是奇的並不是乒乓新聞，而這張報紙自己所劃定的立場。

原則

香港的報紙，一般都以公元紀年，但也有以中華民國紀年，後面再加註公元年份的，如屬內銷，則在報頭上還有僑務委員會和中華郵政等字樣。本來，人各有志，一張報紙的親左親右、親狗親馬，原是報紙本身的事，但既採用中華民國紀年，則立場上和心理上奉循國統是無疑的，理應忠於信仰，並在報政與編務上配合國策。這是原則。

如果這張報紙對於中共乒乓隊到港表演的新聞，僅僅在港聞版發一則短訊，那倒還則罷了，但竟在港聞外，於二分一的版面內，以大幅電版，圖文並茂來顯示選手的「英姿」，眞叫人詫異；這是表揚對方體育上的成就呢？還是本地人的所謂年晚煎堆，人有我有？

楊傳廣和紀政是自由中國體育界之寶，在國際上也很有聲譽，但左派報紙決不因楊、紀二人爲國家爭光而加以褒揚。在左報的立場，這是原則。

又假如自由中國有什麼民間娛樂團體來港表演，左報不會捧場，可以預料；設如這團體不幸而鬧了笑話，則一定借題發揮，竭盡詆譭之能事，也是可以肯定的。在他們的立場，這是原則。

上面所提的這張報紙，素來都採用中央、合眾、美聯、路透、泛亞等幾間屬於自由世界這一面通訊社的電訊，而另外也專門有一版是暴露大陸政權黑暗面的，其立場至爲明確，絕不含糊，本身固有一定的信仰，而別人自然也以「忠貞」的尺度去加以衡量，怎的在編務上會有如此矛盾而缺乏原則，眞是咄咄怪事！

人有人格，報有報格，立場既定，基本原則總是要守的。否則，算是什麼格？一個人受人之託，則應忠人之事。這是處世的起碼原則。銀行必須保守客戶的秘密，這是商業道德上的原則；清眞館不賣豬肉，佛家決不殺生，這是宗教戒律上的原則；文天祥寧願砍腦袋，也不作貳臣，這是他重氣節的做人原則。這張報紙如此缺乏原則，眞是少見。世事之無組織、無紀律，莫過於此！

（**編者按**：香港報刊諸如此類的怪事可多啦，還有一份用中華民國紀年的學生周報，爲釣魚台問題，竟站在左邊罵右邊，連本刊對此事的立場態度也在被罵之列，你說怪不怪！）

靳羽

本刊一八一期）大抵論辯的一方到了要使用詭辯伎倆時，其目的已不在乎辯論主題，只在謀求脫身之計，或爲挽回面子；因此在他們詭辯的同時，或在詭辯失靈之後，還往往會使出最後的、也是比詭辯更下流的兩道「法寶」撒野與扯謊。

撒野與扯謊

所謂「撒野」，就是悍橫無賴、放刁撒潑、蠻不講理。以撒野作爲辯論態度，通常只有那些惡少潑婦，和無賴訟棍皆優爲之。清稗類鈔載有這樣一個故事：汴有無賴子，多勇力，見富家圉人（馬伕）牽馬出，曰：「此馬甚高大，暫借吾乘之！」圉人曰：「此馬善踢人，勿輕近。」無賴曰：「如吾者乃畏馬踢耶？」直牽之，果被馬踢而傷股。亟起告師胡某，胡某至富家索醫金。富人曰：「彼自乘吾馬，馬自怒踢之。」胡曰：「然則罪在馬。不給醫金，當踢汝之馬！」

這兒有論辯兩方——富家主僕與胡某師徒。胡某是當地的一名土霸，這場糾紛的火頭顯然是由他調教出來的無賴子挑起的，無賴自恃勇力，不顧圉人勸告而強牽人馬，已是於理不合，土霸明知理虧，卻要替不成器的傢伙強出頭；而馬主一家始終站在被動地位，也始終在心平氣和的講理，先是圉人對無賴的勸告，其後說出「彼自乘吾馬，馬自怒踢之」，更是無賴子自取其咎的有力論證。土霸到了這時候，已無爭辯餘地，應該自認理虧，鞠躬道歉才是，然而爲了強出頭、爭面子，他詭辯了，跟着撒野了，用撒野方法掩飾其詭辯，爲了勒取醫金，不惜訴諸武力。論辯的一方在忍讓講理，另一方在撒野動武，這場辯論誰勝誰負，不是昭然可見嗎？

論辯而流於撒野，已再無辯論資格。對待那些不可理喻，在辯論採取恐嚇、謾罵，一味糾纏撒野的瘋子，最好是一面任他大吵大嚷，盡量暴露其醜態，一面密切注意防範，粉碎他們在詭辯、撒野以外所可能使用的任何報復和搆害手段。

至於在辯論中扯謊，也有一個笑話：甲向眾人炫耀箭術，適空中雁過，甲彎弓射之，不中。眾人交相指責，甲笑道：「諸位今日看見奇跡了，死了的雁兒仍會飛行！」

狡黠之徒爲了急謀脫身和挽回既失的面子，他們說的謊話往往就是這般可笑。對付這種瞪着眼睛講扯謊的辯論態度，辦法只有一個：列舉事實，揭穿他們的謊言！

在下一貫認爲，正確的辯論態度應該是「擺事實、講道理」，撒野和扯謊正與此背道而馳，恐嚇謾罵決難淹沒眞理，至於謊言，只能騙騙三歲孩兒吧了。

江城子

天道好還

我國我大哲人李耳先生，在他所著的「道德經」中曾說過：「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那是說上天是報應不爽的，如果有那些瘋狂的傢伙，敢於窮兵黷武，上天便會給他一種相當的懲罰。老子又說：「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上天的法網是無形的，看起來它的網眼大的很，可是網眼雖大，卻是誰也休想漏網，早晚都會給他一種懲罰。俗語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說不報，時辰未到」，就是這個意思。

我國近百年所受日本人的欺侮，眞是罄竹難書，尤其是自「九・一八」到抗戰勝利這十年，凡是五十歲以上的人，永遠也不會忘記！阿彌陀佛，報應終於來了！

報載：「蘇聯由一九四五年本日已向盟軍投降後才發動的侵略中，不但佔領了庫頁島南部、千島群島，也佔領了北海道的一部份。在這些海域作業的日本漁人，已有一萬零九百八十七人遭蘇聯俘虜，擄去的日本漁船，達一千三百艘。……日本人現在已經清楚，不管他們如何地施以輿論壓力，蘇聯亦不會願意歸還齒舞、色丹、國後及擇捉四個島嶼的。」過去，當芬蘭總統吉康克農提到被蘇聯所佔取領土時，蘇聯總理赫魯曉夫便曾語帶譏諷地說：「給別人以武力取去的，用武力取回來便是了。」

據說，住在南庫頁島的四十一萬日本人，和住在千島群島的一萬六千日本人，都給蘇軍驅逐、屠殺、或擄到外國去做苦工了。還有四十餘萬日本人流落在北海道，不能返回老家。日本雖曾向蘇聯屢次索還，蘇聯一概置之不理，即使日本外相愛知揆一親訪莫斯科，蘇聯的態度仍是如此。

這樁事情，看起來的確是大鼻子蠻不講理，可是若和日本小鬼欺侮中國比起來，那眞不算一回事兒。試想，九・一八之後，日軍無緣無故佔我遼、吉、黑、熱四省，面積比日本全國還大得多；七七之後，發動全面侵略，到處屠殺我無辜軍民，所受損失，較之蘇軍所加於日本的，相去更不可以道理計！奉勸日本朝野人士，不必怨天尤人，若能捫心反省一下，知道這是天道好還，便心平氣和了。有詩嘆曰：

一、皇軍侵略逞英雄，蠶食鯨吞話共榮；
一敗竟成虎變兎，可憐獨對北極熊。
二、當年恃勇欺人多，今日被欺可奈何？
一語告君應緊記，惡人自有惡人磨！
三、恕己責人事可哀，
當頭棒喝迷難開；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偉大的木虱

儘管名字只是一個符號，可是每一個人都希望「名揚四海」、「留芳百世」。柳永雖然自鳴清高，高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但「今宵酒醒」之後還是忘不了「浮名」，還是要老老實實地踏進科場去考進士，以致招來宋仁宗的奚落。說到底只要是人，根本沒有眞正不愛名的。

然而「名揚四海」、「留芳百世」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能夠做到柳永那樣「凡飲水處，皆有歌柳詞」，已經非常不簡單了。上億成兆的人，實在沒有幾個人的名字刻於汗靑之上，成爲歷史人物。

正因爲「揚名」、「留名」之不易，有的人把心一橫：「大丈夫生不留芳百世，死當遺臭萬年」。於是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其實「遺臭萬年」也不是容易的事，也必須具有一定的能力和魄力。像秦檜、汪精衛那樣賣國做漢奸，固然「遺臭萬年」，但也要有「國」可賣，他們手下千千萬萬名「馬仔」，雖然也會參與了賣國事務，但卻很難「遺臭」至「萬年」的。曹操、毛澤東，固可以稱爲「一世奸雄」，其「遺臭萬年」是必然的了，但想學他們也不容易，因爲一般人只有「奸」而沒有「雄」。張獻忠、李自成以殺人成名，殺人似乎輕而易舉，只要手起刀落就行了。翻開報紙也常常看到殺人的新聞，然而這些殺人犯都不可能像張獻忠、李自成那樣出名，主要原因是在於他們只能殺一二個人，而不能像張獻忠、李自成那樣殺他一百幾十萬。

不管「留芳」也好，「遺臭」也好，反正都不容易。於是一些平凡而又太熱衷於成名的人，就出其附驥尾的左門旁道，與名扯扯關係，希望自己因之而僥倖成名。看見趙太爺的兒子中了秀才，便當衆宣稱自己也姓趙的阿Q，就是一例。晏子的馬伕又是一例。近例更是多致不勝枚舉。其例雖多，但手法並不多，不外是宣稱某某名流是他的「至親」，某某大官是他的「老友」，設法鑽到名流或大官的身旁，照一張相片，以備必要時拿出相片「照照賓」而已。

然而這一類人多是自知自己不成材，做不了名流，當不了大官。像阿Q自知中不了秀才，像晏子的馬伕自知當不了宰相一樣。於是他們以能被名人看一眼，能與名人握一下手而滿足，而飄飄然。彷彿被名人看一眼，與名人握一下手之後，自己便與衆不同，也「偉大」起來了。

宋朝的彭乘曰：「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看來這隻木虱一經品

日青年男女絕食

當香港青年正掀起反日熱潮之時，日本青年男女卻在東京有一項與此成强烈對照的行動。一百二十多名青年男女，在東京一處最繁忙的交通點附近，開始進行爲期七天的絕食，以反對日本在對中共的外交政策方面作任何讓步。

支持絕食者的人士，自稱屬於世界反共聯盟日本支部，他們透露：該支部另外在十二個日本城市的成員，也進行同樣的絕食。

他們發出的傳單說：「日本最近與中共修好的趨勢，事實上是非常危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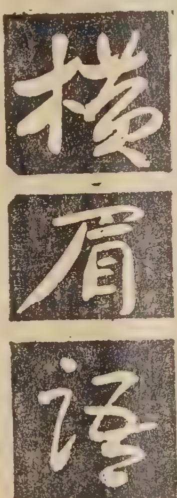
他們聲稱：毛澤東的政府「顯然企圖將日本置於其控制下。」

支持絕食者的人士又說：「根據國際法而言，日本應維持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和約。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日本又欠下了蔣總統的極大人情。」當時蔣總統決定不向日本提出賠償要求。

沉醉於軍國主義復活的日本人不少，要將日本投入中共懷抱的日本人也不少，我們反日，應該反這種日本人。但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壞人，全不講道義。比方在東京絕食的這一批男女，就不是矇查查的。

反對日本侵略釣魚台，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該大聲疾呼的。但正確的方法應該是支持政府，循外交途徑，向日本交涉，不應訴之暴力。而事實上，把香港搞到亂糟糟，日本也不會受到絲毫損害。一個政府要得到人民支持才有力量，若在香港空言「保衞」，只作打擊政府威信的宣傳，最後結果，必然無助於捍衞國土。

在日本，也有很多我們的朋友，在東京實行絕食的這羣青年，不過是其中一部分，還有不少人值得我們爭取。如果我們能爭取到這些人，對我們釣魚台主權的要求，當有很大的幫助。使人痛心的是，有許多身爲中華兒女的同胞，對這事的看法還不如這羣日本青年，他們能夠分辨是非，他們提出的要求十分正確。給中共統戰利用了的中國青年能不愧煞？



加商人經驗之談

在中共展開乒乓球笑臉外交，紛紛和各國建交後，西方國家便一窩蜂的要和中共做生意。尤其是美國商人，各行各業都派代表到大陸和中共談判，他們都以爲這個擁有七億顧客的大市場，一下子會成爲他們推銷的對象，由此而可賺進大筆鈔票。

在香港對中共了解較深的人來說，他們這種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和中共做生意，絕不如他們的想法那麼樂觀，要使中國大陸成爲他們的廣大市場，更是談何容易的事。

不是所有西方商人都那麼矇查查，其中也有了解中共情況的。如加拿大首要中共產品入口商基利化，他和中共做過生意後，就了解到眞正目的所在。他在中美關係研究委員會和北加州世界事務研究會贊助召開的「美國與中共貿易前景與難題」會議中發言，有一段最中肯的話，這話把許多存有幻想的商人的迷夢一下子打破。他說：「誰以爲目前的解凍是基於經濟上的原因就錯了。對外貿易只是小小的因素，中共的動機是以政治爲重，即美國日漸退出亞洲，蘇聯威脅未已和日本在太平洋的經濟支配力。」

基利化說：「政治重於一切，只有在有利於政治的前提下，才涉及經濟上的考慮。」

這可說是一針見血之言。許多人以爲和中共做生意可以「在商言商」，這是大錯特錯的。以日本藤山每年到北平談生意觀之，就可看得清楚。每一年，他都要發表一次「聲明」，大罵自己的政府，爲了賺取一點錢，不惜汚辱自己的國家，國格何存，人格何存？

基利化說中共的貿易，政治重於一切，是非常有見地的。

美國前駐港總領事賴斯，對中共的認識也很清楚，他說：預料經過目前雙方惡劣關係的緩和時期後，緊張關係會突然再現。

賴斯說：「中共不時施行人質外交政策。」在緊張關係時期中，參與中共貿易外銷的美國人，隨時可能被扣作人質。這不是危言聳聽，在過去已有不少這樣的事實。



香港的難民問題

近來，每天都在海岸上截獲許多從大陸泅水逃亡的人，這些人究有多少，很難統計。許多從大陸逃來的人，寧願長期做一「黑人」，也不敢申[illegible]份證，恐怕他們的居留不能獲准，那時又會被遣返大陸，重過非人生活。

他們不但不領身份證，人口調查的時候許多人也畏懼而不敢照實報告。因此，調查的初步估計，說香港居民不足四百萬，大概與此有關。如果準確的統計，一定不只此數。

有些專家認爲，香港人口增長率低，因爲香港居民知識水平高，曉得人口增長會成爲極大的隱憂，因此作有計劃的生育。在世界上許多地方來說，香港的生育比率是屬於低的。不過，他們忽視了，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那麼多「難民」的。香港只是彈丸之地，它容納難民的能力，自然低於美國多多，但逃到香港的難民，比逃到美國的難民不知多若干倍。

據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戈立說：被捕的非法移民人數大約是成功偸渡入境者總人數的五分之一。這不過是他的估計而已，實際可能不如戈立推算的樂觀。

大陸人民不斷逃來，會不會使香港有人滿之患？目前，這已是個不應忽視的問題。香港對大陸逃港的難民，原則上給予儘可能收容，這是基於人道主義的一種德政，値得讚揚！但不能否認這會引致人口爆炸危機。

因此，香港對處理難民問題上，應該得到其他國家的協助。

同時，逃出大陸的青年，對中共都有深刻的認識，也可以說，他們的反共意志極爲堅强，他們之中不少希望投入反共陣營，國民政府對這些人入台，該給予種種方便，一來可增强反共力量。二來也可以減輕香港的人口壓力。

抗戰浣衣記

許士午

抗戰勝利前夕，黃紹竑在雲和（浙江戰時省會）歡度五十生日，特著有「五十回憶」一書，以贈親友同僚，筆者幸獲拜讀，如今又在海隅重睹此書再版，亦頗有舊雨重逢之快也。黃氏在書中曾有一段記述（四九六頁）：

「我在三十年春，巡視紹屬各縣，路經浦江縣，據金縣長平歐報告，他對於冬耕，做得很普遍而有效。沿途，自鄭家塢（浦江縣屬）至浦江縣城，沿公路二十多公里，竟沒有一塊土地是不種麥子的。」

書中所述的浦江縣，筆者知之尤詳，人口二十二萬，山多田少，每年缺糧差額甚大，一年收產僅三個月之需，所以該縣居民，開墾荒地，不遺餘力，縱然是江岸的沙灘石堆，也儘量利用種植麥子及其他雜糧，勤忙冬耕，歷代如此，並非是縣長金平歐倡導之功，而黃紹竑一時竟被欺朦，信以為真，豈真是「君子可欺其方」歟？中國官場，欺上瞞下，頗多如此，亦不能獨責金氏一人。金平歐現居台灣，近年時有著作發表，所談也屢多縣政問題，前年並曾因此而獲「中山文化學術獎金」，見他領獎時的照片，亦垂垂老矣！

筆者這次拋離家鄉，原擬奔往西南大後方，並賴在桂林供職第五軍中的親友協助，來信囑我在龍泉搭乘該軍東來的便車，載我去桂林。因此，我特地投宿在龍泉公路汽車站對面的一家小旅館中，自晨至暮，翹首盼待，怎知日復一日，原定計劃改變，我的希望也全部落空，長期工作無着，三餐一宿也成問題，所幸天無絕人之路，因為躲避敵機空襲，認識了成化安清寺的老方丈，承蒙出家人的慈悲同情，邀我去寄住寺中，陋室齋飯，全俱免費招待，離亂流亡之中，得此棲身噉飯之所，盛情可感，迄今難忘。

安清寺離龍泉城區約三華里，秀竹茂林，曲徑通幽。在我未搬入之前，黃紹竑曾駐此指揮浙東戰事，且在寺中填有「臨江仙」一闋：

「半壁殘餘今已矣！五年枉費心腸，宏圖宿願未能償，個中疑有數，成敗待思量。勳業自來多鬼妬，幾翻遭遇堪傷。湖山晴淡減[illegible]光。責慚勾踐地，無語別淒愴。」

古寺東院，停放着一具棺柩，上懸一幀遺像，風姿綽約，怎奈紅顏薄命，客死他鄉。此一美人焉，據老方丈所告，乃那時正任職衢州行政督察專員譚計全夫人也。譚氏今居閒在港，不知日後譚夫人靈柩可會運回原籍安葬否？

寄居古剎，長日寂寥，每逢黃昏日落，我即匆匆進入市區，往浙江省立圖書館閱覽書報。一日，無意之中邂逅了我初中時代的女老師馬端先生，戰亂人生，如無梗浮萍，而我師生異地重逢，更感喜出望外。彼時，她正任職浙江省立圖書館，雖然生活極為清苦，但每逢假日，她總邀我去酒樓大快朵頤，每見我鈕扣脫落時，也必親為釘縫，名為師生，親逾姐弟，患難深情，永難忘懷。勝利後，馬師回杭州任教弘道女中，再度重逢西子湖畔，這時她正嬪嫁吳可讀教授，家喜國慶，我曾賀以「喜慶臨門」。

我在流亡龍泉期中，每喜參加聆聽名人學者講座。某次，立法院秘書長樓桐蓀自渝東來，在縣政府大禮堂演講「戰後的民主憲政」，命我為之茅塞頓開，始對民主憲政問題，畧有認識、增進。樓氏恂恂儒雅，滔滔不絕，長衫布履，手執摺紙，一派書生學士風度。

秋去冬來，寒風凜冽，我正在為禦寒衣物就憂焦急之際，接來家信囑告，已託鄉友將寒衣帶往雲和寄存省府F處長家，囑我親往領取。「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於是我就有雲和之行。

雲和與龍泉是鄰縣，舊時同屬處州府治。水路順甌江有船可達；公路也有汽車通抵。我這次去雲和，捨船坐車，戰時的木炭汽車，緩慢如同牛步，全程四十多公里，自早上十時開車，迄下午五時始抵達。

浙江戰時省會，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杭州淪陷之後，初遷金華，後移永康，再撤松陽，三十一年浙東會戰後，復又播遷雲和。俗諺「處州十縣九無城」，所謂雲和縣城，只是一個四百數十家住戶的村鎮，自臨時省會移此，公教人員多過了當地居民，省府各廳處，全都借住祠堂廟宇或民居辦公。全城僅有一條街道，碎石舖路，三五輛破陋人力車，來往其間。路旁一條露天水渠，臭氣四溢，居民淘米洗衣盡在此渠。入夜，電燈幽黯如鬼火，但在這戰時的荒僻山城，已屬難能可貴了。

我所往訪的F處長，也是借租民居，一床一椅一桌，真可說是「家徒四壁」，無異平常百姓家。後來抗戰勝利，F處長返杭接收，我又親眼目睹從敵偽銀行中得來的地毯、沙發，運往他那湖濱路的公館裏去，無奈好景不常，大陸變色，那幢精緻的花園洋房，也隨着而易主，新停居的主人，偏巧又是我小學時的舊同學，初從蘇北歸來，承他不棄貧賤之交，邀我去他寓所便飯長談，我瞥見那安放在大廳上的地毯、沙發，感嘆良深，僅僅三年時間，已三易其主，F處長早已鴻飛冥冥，不知所蹤？物猶依然，人已全非，可為浩嘆！我自F處長家中領回衣物後，在雲和招待所投宿一宵，翌晨又匆匆搭車返回龍泉。（三）

和我還談得來。抗戰期中，美國空軍，在昆明成立飛虎隊，由陳納德將軍主持指揮，內中有些飛行員，幾次飛機失事，駕駛員由降落傘跳到倮倮山區，以後便生死下落不明，相信他們已向白骨頭看齊了，但不會有生命危險，這是可以保證的。

當我第二次到西昌時，張篤倫在那裏當行轅主任，我和張是在漢中（張曾任漢中行政督察專員）認識的老朋友，一時感情衝動，我向鄧秀廷建議，把他的女兒，先和張的兒子鴻基訂婚，果然一說即合；等張篤倫調任重慶市長時，張鄧兩小青年男女，才在重慶正式結婚；舉行婚禮時，我以介紹人身份參加，一時喜氣洋洋，賓主盡歡而散。所不幸者，不久後，鄧秀廷在西昌得急症死去了，聽說是被人放蠱害死的，詳情不得而知。鄧小姐回去奔喪，兩星期後，張鴻基由重慶，搭中國航空公司班機飛西昌，快到機場的時候，由於天氣轉變，而那架C47的美國老爺機，就撞山失事，可愛而年青的張鴻基，竟直赴黃泉，拜見岳父鄧秀廷去了！福難雙降，禍不單行，難道我介紹這段姻緣，反而害了他們嗎？如今回想起來，不免責罵自己愛管閒事。

任何人的成就，總有他的特別優點所在，鄧秀廷自亦不能例外，當他被公推爲司令官之初，少數的黑倮倮頭人，仍然有些不滿，總認爲他不過是白倮奴隸身份，怎能騎在主人頭上。有一次，鄧正在西昌郊外碉堡式的別墅中休息時，三個黑倮倮，裝作是送禮物拜訪司令官的，見鄧以後，即拔出手槍，企圖把他槍殺。好在鄧平素機警，而衛士們亦訓練有素，眼明手快的，一下子就把那三個刺客擊斃了。與此同時，預伏在附近的黑倮倮約兩千人，以爲鄧難逃劫運，想衝進別墅去斬殺一番。在這種情勢之下，鄧以衆寡懸殊，自難憑力取勝，乃戎裝站在牆頭，向他們大聲急呼，表明自己沒有遇害，命令他們安心回去，決不追究，否則援軍一到，定全數槍殺不赦。黑夷在鄧司令官聲威之下，果然退走得一乾二淨，事後，鄧也不爲已甚，當作沒有這回事情，而黑夷從此也不敢再蠢動了。單以這點來講，恐怕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得到的吧？鄧秀廷稱爲倮倮區之怪傑，也就不爲過了。

台北·大阪

方中原

愛着孤獨，但也嚮往着世界。因此，我才選擇了這一種冒險生涯。既然是無所作爲，那就讓我去乘桴浮於海吧！張先生，眞的，不知怎地，當我寫到這裏，我的心就突然地像壓着了重的鉛塊一般，眼眶裏似乎又醞釀着淚水，喉嚨哽咽着。雖然不在流下淚來，但心情確實是不好受的！

我曾承認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我也知道，我的悲觀飽含了積極的成份。但我以爲，在這一個時代，只有憂慮着祖國的前途而感到了悲觀，總比醉生夢死和盲目地樂觀的好。因爲感到了悲觀，才能懂得去掙扎，懂得去奮鬪。這樣的悲觀，不是死的，而是生的。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最眞實的「人間主義」！自然，這也都是我個人的看法吧了！（編者按：這不是悲觀，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操。）讓那些感到了無比快樂的人，繼續去追求他們個人的快樂吧！這於我則確實是做不到的。

張先生，說到了傷感，我還要告你一個故事。二十日下午，飛機從香港到大阪中途，曾在台北松山機場過境，停留了半個鐘頭。我想打個電話和胡秋原先生通話池通過訊，以爲，這次機會來了。但是，機場規定，過境旅客是不准和市民通話的。那時我眞感到了惆悵和悲哀！啊，我的「自由祖國」，你和我隔的竟是這麼遠！

張先生，請你原諒，如果你不愛聽我這一個悲觀主義者的話，那麼，我現在又再告訴你一些積極的，樂觀的思想和感情吧！

我是第一次來日本。一個夜晚，一個上午，我曾在大阪這一個日本的工業城市漫遊。是的，日本所給予我的是積極的感染。大阪港千家萬戶，烟囱林立。在城市街道的上空，是一層、一層、又是一層的天橋高速公路，火車路等，縱橫交錯（地下則有鐵路網）。當我們的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時，車廂裏播放着日本歌曲，那憂怨的、豪邁的、飽滿着感情的日本歌曲，使我發生無限感慨：日本，眞了不起！這是一個不斷創造，不斷衝鋒的民族，這民族很有前途！但我又替它和我們的祖國擔憂，我們決不能小看它！

看了大阪，我對日本又有一個總的印象，這就是：高度的現代化和優美的傳統性的良好結合的典範。儘管，大阪是一個工業城市，但是，卻又公園遍佈，樓閣玲瓏，垂楊夾道，旗幡飄揚。有噴泉，但又有鯉魚旗。在大街上，有現代化的交通建設，而在小巷裏又有花街柳巷。在報攤上，最多的是厚厚的周刊雜誌，但它們的內容卻充滿着社會性、生活性和政治性，自然，也有「性」的主題。但它們卻治於一爐，而決不如香港，學術性與政治刊物沒人買，狗馬與裸體畫報四處泛濫。這使我深深地理解到，日本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確是相輔相成的。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就是在大阪的大街小巷中，在電燈柱旁，在路邊的樹幹上，四處都張掛着日本各種黨派組織如日本共產黨、社會黨，和公明黨等組織的宣傳招貼畫和印發標語布旗，很是奪目。不管如何，日本人民的關心日本的社會和政治生活，這總是一件好事，而決不如香港人除了懂得賺錢和享受之外，便什麼也不管，什麼也不懂的。看了日本，我才感到香港的落後。

是的，我是在讚美着日本。我要讚美日本。人家好的東西，我們爲什麼不能讚美？我們爲什麼不要學習？但是，我又要再一次的向朋友們警告：我們要當心日本！

自然，我是走馬看花，我的理解是很淺薄的。但這卻是我的眞切感受。本來，我還可以舉出許多事實去說明我的感受的正確性，但限於航空信不能超重，就只能說到這裏了。

張先生，明天，我又要到大阪了。以後，就到加拿大的溫哥華，又要很久才能給你寫信。一個遠方遊子，你的青年朋友，我還是衷心祝福「萬人事業」蒸蒸日上。下次再談吧，就此擱筆。

放毛澤東渡金沙江的倮倮怪傑鄧秀廷

隨圓

曾經在共軍二萬五千里逃竄時期，幫過毛澤東大忙的，除了四川劉文輝，便要算西康倮倮司令鄧秀廷了。當共軍由江西敗退到川康的時候，有兩次均非全軍覆滅不可，奈大留魔孽，第一次由劉文輝放生於大渡河；第二次便是毛澤東等逃到西康倮倮區的時候，面臨金沙江的阻隔，既無橋樑，又無船隻，在波濤起伏的情形下，更談不到游泳渡江；前有兵強馬壯的倮倮夷人，而後面實力雄厚的國軍，可能隨時追到；眼見共軍快要全數束手被擒，劉伯承才低聲下氣的，向鄧秀廷司令官說了許多好話，請求幫忙。最後總算得到圓滿解決，除派遣小皮艇，逐漸把殘兵敗將渡完以外，還宰殺許多牛羊，給他們飽喫一餐。

抗戰時期，我在西昌和鄧秀廷見面，以很輕鬆的語調問他說：「鄧大哥，你對毛澤東，演一齣華容道的好戲，眞是刀下留情了！」

他也微笑的回答：「大家都是中國人嘛，何必太過認眞？劉文輝主席，在大渡河盧定橋邊，也同樣讓他們過關。如今對日抗戰，國共雙方，正在合作，可見日本鬼才是我們眞正的敵人啊！」

平心而論，以當時的情形來說，鄧秀廷僅是基於人道立場，那能考慮得到整個後果呢？

倮倮區的位置，在四川、雲南、西康三省交界的大小涼山，面積差不多有浙江一省大，人口約一百萬人，僅次於五大民族的藏族人口，而爲我國少數民族中，人數最多的。鄧秀廷則是倮倮族中最突出的人才，也是公推出來的惟一司令官，從沒有被第二個人推翻過。他一向反對內戰，無論是雲南、西康、和四川之爭也好，剿共戡亂之役也好，總是從不參加的，但他曾一再表示，假定日本鬼打到四川，就毫無考慮的，全力以赴。鄧秀廷隨時可召集男女倮倮騎兵三十萬人，倮倮的規定，凡是年滿十五歲到五十歲的，不論男女，均有參加作戰的義務，每個人都配備得有長短刀槍各一，騎術精良，槍法準確，只是沒有重武器罷了。由於大小涼山的地勢險要，多屬懸岩峭壁，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易守難攻，故從未受到外來侵犯；今天中共對他們，也只能劃爲「倮族自治區」，而不能施行改造，可想而知其應付之難了。

在滿清以前，倮倮稱爲猓猓，或稱夷族，民國成立後才比較客氣的，改稱倮倮或彝族。倮倮民族中，又有黑倮與白倮之分，一般稱爲黑骨頭與白骨頭，黑骨頭自視爲高貴民族，白骨頭實際就是漢人，被他們迫上涼山後，作爲黑骨頭的奴隸，永遠不能抬頭。黑白之間，既是主奴身份，就沒有資格互通婚姻，要是有白男黑女搞出戀愛關係，那是殺頭大罪，毫不留情。三十年前，黑倮倮民族之間，經常發生「打寃家」式的內仗，起初是甲族與乙族之爭，繼而丙族去幫甲族，丁族去幫乙族，人數愈打愈多，時間愈拖愈久，結果是死亡遍野，兩敗俱傷，才由中間人出面和解，而暫時平息；但不久後可能又重燃戰火，這就是打寃家的現象。每次打完寃家以後，感到勞工缺乏，就分批下山，到川康滇邊區的漢人村莊，埋伏隱藏，遇到健壯青年男女，即以綁架方式，擄上山去，經過一番勞改以後，就由東家賣到西家，南山賣去北山，輪流買賣，到最後搞得頭昏眼花，僅知道「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了！等到黑骨頭主人，認爲白骨頭的思想搞通了，才以配給方式，選一個年齡比較適合的對象結爲夫婦，這就是由漢人變爲白骨頭倮倮的來龍去脈。

本來，鄧秀廷的祖父，也是西昌鄉下的漢人，被威脅到倮區後，傳了兩代，才生鄧秀廷，憑他的智勇超羣，得到夷人愛戴，選他當司令官，他才毅然的下決心，改革「打寃家」的風氣，其所以始終反對內戰，也可說是基於身受其苦的理由。

我認識鄧秀廷，是由西康大袍哥羊仁安介紹的

編者按

「萬人」作者，繼馬森亮去了美國，又一位方中原也飄洋過海去了。他於一八二期寫了一篇「乘桴浮於海」的短文，同時在電話中向我訴說了他在香港的苦悶，欲下船工作的計劃。我勉勵他說：「朋友！你還可以關十年江湖，環境逼着你要關，你就關吧！但望你在任何環境之下，不要忘記了書本與筆桿，否則，不但筆桿會生銹，腦子也會生銹，那就等於白關了。」這是一位拉得起，放得下，一直沒有受香港環境的腐蝕，保持着初離國門那股悲憤心情的有爲朋友，不負所囑，這是他離港後的第一篇報導：

（海行雁訊）香

張先生：今夜，我是在日本西海岸大阪港對開的太平洋的一艘航船上，這是我在海上寫給遠方親友們的第二封信，相信你也理解，第一封自然是寫給我的妻子；而第二封，就應該寫給你了。我很感謝你對我的鼓勵、幫助、和關懷。我還記得，當我向你告別時，你叮囑我千萬不要放下筆桿，否則便會生銹。那麼，我現在就用我的筆來向你回答吧！

是的，現在已經是深夜。船工們都已經沉睡！大海是靜靜的，但仍然聽到不停的機輪隆隆之聲。我坐在船艙上的一個房

了。如今，由於我們的船離大阪還很近，所以，在我的感覺中還是貼近着日本。但是，這樣，就更不能不使我想念着祖國了。可不是嗎？我們都是天涯浪客，你是在香港，我是在太平洋，但我們都是有家有國而歸不得的人。而離開祖國越遠，我就越想念着我的祖國。特別在今夜，在這茫

徐氏才重回陸大繼續學業。同年冬以首名成績畢業。任職陸軍訓練總監部，並與革命軍人孫岳等往還。

終生篤守春秋大義

一九一七年冬，孫岳創辦直隸軍官教育團於河北省的鄺房，邀請徐氏主持。後該團遷保定，一直由徐氏負責。這些受訓學生，即後來國民第三軍的基本幹部。

孫岳當時只是一旅長，一九二四年秋，與馮玉祥、胡景翼聯合發動首都革命，擊敗吳佩孚後，馮部編爲國民軍第一軍，胡部編爲第二軍，孫部編爲第三軍。徐被任命爲第三軍第一混成旅旅長。

當孫岳秘謀倒吳佩孚之際，徐氏內心曾發生激烈矛盾。他格於春秋大義，極不願背叛長官，但對張勳之專權禍國亦痛心疾首。他最後一次與孫岳商決此事時說道：「今日之事，問意見，我不同意，命我做，我當從命。」可見其爲人的風格。蓋當時吳佩孚爲最得人望的軍人，而馮玉祥則是一無信任的奸雄，徐氏之猶豫不爲無因。

孫岳是第一個賞識徐氏才能的人。故徐氏感激，盡忠以報。民十五（一九二六年）一月，國民軍第一軍遭吳張聯軍壓迫，敗走南京，退至五原；第二軍潰於河南，孫岳重病不能視師，所部全權交給徐氏指揮，退集包頭。同年九月馮玉祥自蘇俄歸來，盛言聯俄容共。徐氏力加反對，並舉出蘇俄不肯歸還中東鐵路一事爲證，蘇俄對中國居心叵測。兩人意見不合，馮率第一、第二兩軍援陝；徐則率第三軍入晉，駐汾陽整補。從此與閻錫山結下關係。

受知蔣氏入贊中樞

民國十六年六月，徐氏率部協助晉軍固守山西。力卻奉軍之進攻，井陘之戰，充分發揮其將才。

孫岳久病，一九二八年病逝上海，徐率全軍舉行追悼大會。在孫氏不能統軍的三年中，徐率部就食於山西，始終堅求閻氏以客軍相待，直等孫岳逝世，始允將所部改編。並自此解除兵柄，忠貞義氣，風聞全國。

民國十八年綏遠始設省，徐氏被國民政府任命爲第一任綏遠省主席。在綏年餘，政績卓著，民十九年調任河北省主席。當時冀綏兩省皆屬晉軍勢力範圍。

一九二〇年中原大戰發生，徐氏奔走調停無效，閻馮戰敗下野，閻氏臨去任命徐氏爲晉綏警備司令及山西省主席。閻錫山民元以來即雄據山西，以老猾著稱，何以離去老巢之際，將文武大權悉交一客卿之手，蓋深感徐氏忠義無雙，可以託危寄命。

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徐氏初往南京晤蔣中正，徵詢內政外交意見，徐氏知無不言，從受知於蔣氏。抗戰軍興，軍事委員會改組，徐獲任軍令部長，自此贊劃中樞，功勞卓著，迄抗戰勝利。民國三十年七月所撰「四年來敵我戰略戰術的總檢討」，是馳譽中外的名文，爲了解抗戰勝利不可少的參考文件。

徐氏從政清廉，當主綏之初，即命專人登記個人俸給收支，其後調任河北，迄主山西，前後列帳三冊，徐均特別保存之，將以留示子孫，俾明瞭其作官收支與生活。

監委

民代王

情形，沒有組織力量支持，德望再高的人，也很難選出[illegible]

呢！」那兩個幹部在暗示他。

「哼！你們想勸我參加什麼組織，是嗎？湖南人誰可領導我龔德柏，我就不相信他們有這麼厲害！」龔冷笑。

「目前還沒有別的人出面競選，預祝龔先生成功！」

這兩個幹部把龔的談話，向組織負責人一說，這個強有力的組織，對龔再不存什麼幻想，而不予理會了。

因爲龔是湖南頗有名望的人，他雖不屑於到各機關團體去拜訪，很多官紳都去拜訪他，任何人向他詢問競選一事時，他從不說半句請人支持的話。反之，還是「憑龔德柏三個字」那一套，甚至，他對新聞記者，也是那麼大言炎炎。因爲他是這樣的狂傲，頓時激起了普遍的反感：

「你就是湖南的人王，我們也不選你，何況你不是人王，只是大砲！」

龔在衆怒之下，初時還有人去看他，後來，「門前冷落車馬稀」，除了他故鄉瀘溪人士，周旋在他左右外，別人都絕跡於他的旅邸了。

瀘溪某方面組織的負責人，對湖南情形，瞭如指掌，他是忠心耿耿替龔「抬轎」的，奔走游說，不遺餘力，他跟龔在長沙住了一個時期，看到龔大勢已去，力勸他改變態度，竟然遭龔斥拒。當時他曾對筆者黯然說：

「我是瀘溪人，在道義上決不能不擁護龔先生，要是我是別一縣的，我也會反對他，他只知道放砲，太不懂組織了！」

結果，那一次監察委員選舉中，龔先生只獲得一票，那一票是瀘溪的。當選的，是省黨部委員黃××女士。若論資望，黃女士是遠不及龔先生的，龔先生以「可勝之師」，結果敗下陣來，事後還有不少人，爲他惋惜呢！龔先生個子不高，頗肥，兩目烱烱有光，說話衝口而出，像根本不加考慮似的，使人一看便知是一個「不信邪」的人。在行憲選舉時，他除在家鄉鎩羽之外，在南京也因他的救國日報言論偏激，開罪某些要人，弄得很不愉快，還被廣東國大代表砸了報館。他現在仍居台灣，近年來，他的風頭，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勁，很少看到他那尊大砲放砲了。但從他的親友口中，知道他雖年屆古稀，精神還是奕奕的，不知道他現在已有英雄遲暮之感沒有？

傳說：龔曾在他的「救國日報」上，跟人家大開筆戰，對方終於無法招架他「大砲」的猛烈攻擊，而悄悄收兵，他仍是窮追不捨，對方後來聲言以「屎罐」對抗，才把龔的攻勢阻遏下來。但，如果明瞭龔是個「不信邪」的人，而又生成一副好勇，便傳了下來。此說是否可信，只有龔自己知道了。

鬭狠個性的話

孤兒出身，清廉忠義的徐永昌

史劍非

自民初到抗戰近三十年的亂局中，有兩個北方軍人遭遇多變，而顯立忠誠，頗惹人有好感；一是徐永昌、二是秦德純。這兩個人都出身行伍，都憑勵志苦學，識見都不俗。徐曾代表國軍前往東京，參加麥克阿瑟將軍主持的盟軍受降典禮；後者則代表中國出席遠東軍事法庭作證，協助審訊日本戰犯。黃埔畢業，甚至留美軍人多不勝數，這樣重大的軍事外交工作，都委任這兩個東北軍出身的軍人擔任，這不是很值得玩味嗎？本文僅先談一談徐永昌其人其事。

伶仃孤兒　軍中長大

在「清末第一奇士容純父」一文中，筆者說過滿懷愛國熱誠的容氏，輾轉接近太平天國，曾國藩的湘軍，立憲派與革命黨；而徐永昌的遭遇也和容氏相似。他曾歷經在清軍、國民軍、晉軍任職，最後歸屬國民政府，抗戰時期曾任軍令部長，政績裴然。

徐永昌山西崞縣人，生於一八八九終於一九五九。出生未及一歲父母雙亡，即成爲無告之孤兒。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入北京，西太后偕光緒帝倉慌出走，隨駕侍衛的武衛左軍某營的一位書記官徐椿齡（東北營口人），路過大同時憐其遭遇，又念在同姓，就携之回營當勤務兵。時徐永昌年十一歲。其後隨軍遍歷晉、陝諸省，並在軍中隨徐椿齡識字。

一九〇六年徐永昌已長成（年十七歲）始列軍籍。以誠實讀書有毅力，爲長官所愛重。因患傷寒病被送往徐椿齡家中休養，康復期間讀左傳，愛不釋卷。關雲長愛讀春秋，而大義參天；徐氏愛讀左傳，則一生忠義，歷換長官，皆受信任重用。

一九〇八年徐氏始入武衛左軍隨營學堂，夢寐以求的第一個受教育的機會乃告實現。因從未正式唸過書，入學之初考試成績，一百六十二人，名列一百六十一名。可是經過專心苦讀，第二次月考時竟一躍名列第四名，凝神歛氣，日夜酖讀，至四個多月不出校門。一九一一年夏畢業，成績爲全班之冠，授副軍校（中尉），在武衛左軍任副哨長（連長）。在此時期漸接觸革命思想。

同年秋武昌起義，他的部隊奉命赴山西打革命軍，辭不赴戰。

民國元年入陸軍部將校講習所，即辭哨長入所受訓，民二畢業，成績冠全校；辭連長及團附之任命，發憤力學，民三考入陸軍大學第四期深造，受中國最高軍事教育，達到平生願望。徐氏之好學，在軍人中可以說獨一無二。

一九一六年春，徐氏在陸大還未卒業，爲了參加討袁護國運動，離校南下，擬入浙江活動，途中聞浙江已宣佈獨立，乃轉赴山東參加居正所組織的中華革命軍，爲該軍組織參謀部

龔德柏

有「日本通」之稱的龔德柏，湖南瀘溪人，早歲留學日本，「日本通」這個渾號，是在他寫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之野心」那本書刊行後得來的。又因他在南京辦的那一張「救國日報」，不避權貴，敢講敢駡，人們又把他稱做「龔大砲」。

戰時，他曾以「日本通」的身份，以人頭作賭注，强調日本只會攻蘇俄，不會攻美國。不料，他的「高論」發表還沒有二十四小時，日本就偷襲珍珠港了。他這次大「丟眼鏡」之後，使他「日本通」的頭銜，受了嚴重的打擊，再沒有人說他「通」了。他發表這「高論」時，筆者適在重慶，當時因爲聆訓的時間，分配得十分緊密，連看報紙的時間都要爭取。所以，他「高論」發表了我也不知道。他「丟眼鏡」的事，是一位很有名氣的講師，在告誡我們，對沒有絕對把握的事，不要隨便下斷語的時候，才透露出來的。

據說：龔在這次「丟眼鏡」後，有一個短時期，沒有在大庭廣眾之中露面，是不是不好意思？只有龔先生自己知道了。那位有名氣的講師，現在還在台北，爲了怕影響他和龔先生的私感，我只好來一個「名姑隱」了。

正當湖南進行行憲第一屆監察委員選擧的前夕，龔先生打道回湘了，他在家鄉瀘溪只住了幾天，就到了長沙。他還沒被新聞界發現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他來了，而且，還知道他這次回湘，是競選監察委員。（消息是瀘溪三青團負責人供給的）

說句良心話，像龔先生這樣蜚聲政壇的人物，而且又是那樣敢講敢說，擔任監察委員，確是適當的人選。可惜，他是個不懂組織，又是個沒有組織關係的人，同時，他雖是湖南人，對湖南政治情況一點也不瞭解，以致不能如願以償。

我記得，龔先生一到長沙，某一方面的組織負責人，知道他沒組織關係，很想把他拉進組織去，由組織力量，支持他出任監委，便派了兩個幹部，到旅店裏去拜訪他，暗示他要參加組織，才能得到組織的支持。

這兩個幹部一見到他，就開門見山的說：

「聽說龔先生這次回來，是想競選監察委員，是不是呢？」

「我夠不夠資格競選？」龔自負的說。

「龔先生不夠資格，誰夠資格呢？不過，單憑資格，

誌『人生』而感發興起的，更非少數。」這番說話，正如出自我的肺腑，也代表了每位「人生」讀者的心聲。

時隔二十年，事實昭彰，當年耗費了如許偌大美援所創辦的文教事業，迄今能有具體成績實效的，在香港一地，僅不過只有「人生」與「新亞」而已矣！

當貫之先生知道我幼年失學，「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即百般鼓勵我，教導我，多讀多寫，我的學習寫作，也就在他的諄諄善誘，誨人不倦的獎掖之下而開始的。

回想這二十年來，袁字療飢，堪圖溫飽，飲水思源，亦全賴貫之先生當日所教所賜！

此後，我更追隨貫之先生的後塵，去參加聆聽當初新亞書院主辦的每週「學術文化講座」。其時，新亞書院設在桂林街，地址較偏僻，交通也不便，初期參加的聽眾寥寥無幾，可是如沈燕謀老先生，王貫之先生夫婦、何家驊先生及我，總是每週必到的座上客，每次貫之先生見我在座，縱然嘴裏不說，可是心中默許，滿臉的喜悅，溢於言表，總算我沒有辜負了他的一番雅愛。

尤其每逢錢賓四老師講課時，貫之先生夫婦、沈燕謀老先生、唐師母（唐君毅夫人）、張師母（張丕介夫人）等，尤必旁聽從讀，好學勤讀，蔚然成爲一時的風氣，以身作教，更啓發、鼓勵了青年後學之輩的上進、勤奮。



王貫之先生遺照

愛「人生」的文章，那時候，程兆熊先生的「憶鵝湖」，正在連續發表，萬人爭讀，萬人傳誦，一時紙貴洛陽。程兆熊先生筆下的山川草木，有似白石老人紙上的魚蝦小蟲，無不盎然成趣，生機活潑。尤其他那畧帶傷感的筆觸，出自文學卻蘊哲理，看是文字卻如圖畫，更引起讀者對故國山河的無限懷念，及對先聖先賢的崇敬追慕。我每以先睹爲快，一冊在手，欣喜若狂。

在此同時刊出「人生」的，還有張丕介老師的一篇文章——「義塾苦讀記」（題目年久偶忘，或恐有誤），敍述他幼年隨他父親在武訓興學的義塾中勤學苦讀的經過，孤燈寒窗，舐犢情深，文情並茂，感人至鉅。此時，適有一位電影界的朋友，雅興大發，想拍攝「武訓興學」的影片，由

年武訓爲了興學，跪地不起求請相助的那位塾師，就是張丕介老師的父親，於是央我向張老師處搜求對此有關的資料。

在「咖啡屋」的一角，當張老師問明了我的來意後，悽然一苦笑，頻頻搖頭相告我：「武訓行乞興學的精神，其志可嘉，但是，他爲了募捐經費，不擇手段，要脅勒索，行爲卑劣，實不足以爲訓。」他繼續還說：「如果我歪曲事實，強非爲是，則於心有愧，並且也失去了拍攝電影的眞實意義！」快人快語，既不願隨俗媚世，又不肯因人而廢言，這才是憑良知，說公道，求眞理的儒者之風。如今張丕介老師也已捐館，言猶在耳，曷勝感愴！

日來展誦貫之先生前賜贈的「我的心聲」詞詩集：

有涯。亂世英雄多詭詐，謀身官吏雜優俳。重罹水火民何罪？欲辨是非政已乖。伏枕終宵聽鼠嚙，獨醒無計遣愁懷。

叢雀淵魚事可悲，素餐忍讀伐檀詩。滿頭亂髮誰爲櫛，積歲沉疴久諱醫。政失萬方歸怨謗，時艱一着繫安危，傷心又聽流亡曲，東北陰雲入暮垂。」

愛國憂時，悲天憫人，躍然紙上。誠如詩人楊虛白詩中所稱：

「卓哉王貫之，時代一國士，舉世盡滔滔，獨抱匹夫志。學識究天人，風懷有高致。閱歷萬古情，文章挾奇氣。中原瘴病艱，邪說方騰肆。文化傷淪亡，斯民苦顚頓。高亢起寒雞，欲醒眾生睡。赤手挽狂瀾，嚴詞伸正義。吾道聖賢心，其中有眞意。珍重此人生，救人即救世。有如孟子輿，雄辯排眾議。如有屈靈均，忍看人獨醉。把卷重沈吟，若發古幽思。悠悠千載心，愴然欲下淚。」

此詩可說是貫之先生一生學問道德，胸襟抱負的寫眞，至矣盡矣！

抬望眼，窗外天際，烏雲如墨，狂風驟雨又將肆虐人間，哲人其萎，再又誰能憐憫天下蒼生，伸援手、撥陰霾，重現星月光輝，照澈塵寰？

我欲哭無淚，欲哭無淚矣！

立身無忝完人繼聖學維道統窮且益堅耿耿丹心持一貫
蓋棺仍是書生闢異說存正氣死而後已茫茫塵海更何之

貫之先生千古　何家驊敬輓

由於美國和中共間許多複雜的政治因素，使許多人對中共這一手還迷惑不解；如今，周恩來忽然對這個處在世界火藥桶地區的國家馬來西亞大送秋波，將會使人更清楚地看到「微笑外交」的眞相。

新華社在播發大馬貿易代表團友好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同時，該社的記者五月十八日報道：「東南亞地區的革命武裝鬥爭烈火越燒越旺」，「馬來亞民族解放軍」「……英勇地打擊敵人」，「各國人民武裝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不斷贏得新的勝利，用槍桿子打出了一派大好革命形勢。」

不管新華社的記者一貫犯有報喜不報憂，把憂報作喜的老毛病，但有一點還是老實的，他們直言不諱地承認在鼓吹「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在煽動「暴力革命」。

這倒給「微笑外交」作了一個最新的自己說明自己的註腳。

如果說，北平乒乓球台上的「拍拍」之聲掩蔽了人們的視聽；那麼，吉蘭丹叢林裏「砰砰」的槍聲，該使人的頭腦清醒了。

迷人的熱帶之夜，皎潔的月色，棕櫚樹在吟弄太平洋吹過來的晚風，每一個馬來西亞的家庭都希望度過響着琴聲詩韻的夜晚，誰希望屋後叢林中響起更熾烈的槍聲來驚擾他們的寧靜？誰又希望那賴以維生的橡膠園凋蔽荒蕪呢？

悼念良師益友王貫之先生

·卜一·

偈處一隅，俗務羈身，未克趨謁王道（貫之）先生，已十有五年了。近日讀錢賓四老師「王貫之之哀辭」，及周叔昭先生「王道與『人生』」，始驚悉王貫之先生已遽歸道山！人天永隔，從今而後，永難再親謦欬，痛失良師益友，冷雨窗前，寒風燈下，頓覺人世茫茫，吾誰與歸！

廿一年前，我初來香港，蝸居黃大仙山麓下，長日無聊，每當日落黃昏，必徒步去九龍城街邊，購得一大束一毫兩張的「拍拖報」，載看載行，藉以消磨客中的漫長艱苦歲月。我每天至九龍城，又必在一家陳舊簡陋狹小的照相館門口的小書攤上，翻看「人生」雜誌及「人生」叢書，愛不一對中年夫婦，從照相館的二樓公畢而出。男的雙鬢霜白，從他滿額的皺紋中，可窺出飽經憂患，但，恂恂儒雅，和藹可親，樸實敦厚，不失書生本色；女的更是布衣粗服，端嫻賢淑，益顯出了那才女大家的風範及清秀的書卷氣。即此王貫之、沈醒園賢伉儷也。相逢道旁攤邊，乏人作介，但他們見我好學勤讀，每必以頷首作禮致意，益增我對他倆的欽景羨佩！

一天，貫之先生返而折回，邀我上樓敘談。至此我方知道乃「人生」創辦人王貫之先生也。一席長談，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誠樸、眞摯、諄厚、熱忱，「古之君子，今之完人」，庶幾近之。其時，我正逢家國之痛棘，安身立命不知適從。聆聽了貫之先生的教誨及慰勉備至，衷心感激之餘，胸中陰霾，頓爲一掃而空，心境暢朗，充滿生趣。

此後，我每天風雨無阻，必往躋在小騎樓上的「人生」雜誌社，或看書，或聞道，道義兼師友，如坐春風，渾忘離亂人生中的一切困厄苦難。我不但深澈了解貫之先生的爲人爲學，也知道當時他苦心孤詣創辦「人生」的艱難奮鬥，在舉世擾擾，衆人庸庸，一切唯利是圖的商業化社會中，貫之先生衆醉獨醒，以「實文實行實體實用而爲天地造實績」的抱負，不度力之薄，不計任之重，但求功於世，利於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匡時濟世，如百花釀蜜，如羣蟻結穴，埋頭苦幹，百折不撓，殊足令人可敬可佩。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終於「人生」在貫之先生的苦心栽培灌溉之下，獲得了海外廣大讀者的愛戴，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貫之先生那窮而彌堅，擇善固執，堅苦卓絕，鍥而不捨的熱愛中國文化，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風行草偃，啓發感動了廣大讀者的心靈。誠如錢賓四老師在文中所說的：「貫之辦此刊物，以宣導中國文化爲主旨。二十年來，凡讀『人生』者，無不於中國文化抱深情，於貫之個人致敬愛。我七年前去南洋，『人生』讀者，與貫之識與不識，無不和談起。三年前遷居來台，尤其是三十

馬來半島叢林裏的槍聲

馬行田



高聳的椰子樹迎着太平洋吹來的海風搖曳，有時還夾着一陣陣暴雨。橡膠園響起了劃破長空的槍聲。

扭開收音機，「馬來亞革命之聲」在聲嘶力竭地嚎叫着毛澤東暴力革命的濫調。

儘管這個美麗的熱帶半島風光綺麗，吉隆坡的街頭霓虹燈五彩繽紛，遊人熙攘，車水馬龍，醉人的音樂飄飄入雲，然而，在泰馬邊境的叢林裏，一伙持槍的暴徒在蠕動，原始的和自動的火器在打破這個國家的寧靜。

東南亞，我們鄰近的東南亞！遭受赤色毒燄漫延的東南亞！越南、寮國、高棉、泰國、馬來西亞……都處處燃起武裝暴亂的烽火，這羣赤色的魔鬼要讓稻田荒蕪，茅舍焚毀，讓橡膠園長草，讓礦山荒廢；他們製造孩子們變成孤兒，年青的妻子變成寡婦，爲了那極權的統治，他們不惜把善良的生命當賭本，不惜把富饒的東南亞當戰場。

漫天烽火，這裏的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正受着嚴重的威脅！

麻六甲的海浪在咆哮，勤勞、勇敢、善良、熱情的馬來西亞的人民對「馬來之虎」山下奉文製造的災難記憶猶新；可是，如今，新的法西斯的幽靈又君臨在他們的背後，像頭頂上壓着的烏雲，像原始森林中的虎嘷狼嘯，像太平洋的風暴，中南海的暴君正步着山下奉文的後塵，企圖用更殘暴的方式統治這個美麗的國土。

「尊重民族自決」？曾幾何時，人們在中共的電台、報紙、官方文件還聽到不承認「馬來西亞」的嚎叫。一個國家要自由地選擇自己立國的政治制度，組織形式，也會受到中共無理的攻擊，這說明了什麼？……

「不干涉內政」？一切在中共勢力能滲透的地區和國家，他們無不在不遺餘力地進行顛覆活動。中共不斷地在物質上和思想上支持馬共的「民族解放軍」的活動，他們支援馬共建立廣播電台、訓練幹部、供給物資，他們的宣傳機器爲馬共游擊隊的活動張目。他們就這樣通過豢養的工具來進行顛覆，赤裸裸地干涉了別國的內政。

「和平共處」？他們要進行「暴力革命」、「世界革命」；要進行滲透、顛覆，能夠尊重別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嗎？口頭上的漂亮口號，並不能證明他們的實際行動。

「友誼的援助」？是的，今年一月初，大馬發生了水災，中共確曾大發「慈悲」，給予大馬價值二十萬美元的罐頭食品和衣服的捐助。這在中共一貫反馬的行動中，此舉確是空前的，出乎人們意料的。因此，這使某些人士包括大馬的一些官員對中共產生了天眞的幻想。但是，這種從政治目的出發的援助，不外是製造「友好」的假象，是企圖在人們的心理上產生幻覺。

友誼，這是每個人都需要的東西，一切愛民主、愛自由的民族和國家都希望彼此友好，世界和平。四海一家，人類原本大家都是兄弟。美國加州的農民弟兄可以喝到龍井的茶，用到景德鎮的瓷器；馬來西亞橡膠園裏的工人也可以吃到南京的板鴨，穿上蘇杭的絲綢；而黃河兩岸的莊稼人也可以嚐到泰國的榴槤，穿上檳城的膠鞋……

但是，友誼應該是純眞的，誠摯的，誰也不要笑裏藏刀，口蜜腹劍的「友誼」。誰也不會以民族的自由、國家的尊嚴、人民的幸福去換取虛假的友誼。

昨天，還指着拉錫克的鼻子罵他是「新殖民主義的走狗」，今天，忽然表示「如果獲得邀請，會訪問大馬」；昨天，還口口聲聲說大馬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連「馬來西亞」這個國號也不願承認，今天，忽然又接待這個「新殖民主義產物」的代表團，周恩來口頭上也承認這個國號了，還聲言「支持馬來西亞」關於「東南亞的中立化政策」；一方面，在鼓動「馬來亞民族解放軍」「英勇打擊敵人」，一方面又要大馬貿易代表團轉致於馬來西亞國王哈林和總理拉錫克的問候，人們不會覺得這裏頭的虛僞嗎？

行將見馬來西亞一船船的橡膠運到中國大陸，而中共將會給這個國家運來一桶桶的炸藥，那些富有彈力的橡膠將不是用來製作乒乓球拍子，也不是製造穿在中國農民腳上的膠鞋，吉蘭丹的叢林裏，不久或許會出現安裝有這種橡膠製作輪胎的戰車，「民族解放軍」的暴徒將穿上用這種橡膠調造的「解放鞋」。杜錫克說，希望他們不支持馬共，能如他所希望的嗎？

歷史是一面鏡子。如果人們不善忘的話，將會記取中國的教訓。當年克里姆林宮的魔頭何嘗不是和南京國民政府有着「同盟國」的關係？但是，外交宴席上微笑握手，高唱「友誼」，背後卻支持中共的暴力叛亂，給國民政府背上揷來一刀。等到中共勢張，斯大林虛僞的面紗也就扯下來了。中國大陸的農民二十一年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悲慘生活，也可以作大馬農民的殷鑑。

世界上許多人士給中共的「微笑外交」弄得撲朔迷離，一些天眞的人士只看見周恩來「和藹可親」，但是，他們看不見毛澤東在中南海「冷眼望洋看世界」，在嚎叫着「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不遺餘力地推行着他們的「世界革命」。人們爲什麼看不見「微笑」的後面另有一副視眈眈的猙獰面孔？

中共對華盛頓這個「頭號敵人」若即若離，拉拉打打，這雖然已揭穿了「微笑外交」的實質，但

中共整黨一波三折

魯達

中共的「整黨建黨」工作，和一九六七——一九六八的建立革命委員會工作同樣，都一而再，再而三發生波折。文革以前，一聲令下，一氣呵成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復返了。

各省市舉行代表大會，重建省市黨委的工作，自去年十二月中湖南建立省委開始，到一月間上海建立新市委，遭受多數省市抵制（不在電台廣播報導），是第一次風波；二、三兩個月，「整黨建黨」進行比較順利，到四月十一日山西省建立新省委止，二十九省市已有十九省市建立新黨委會。可是自四月十一日之後即告停頓，到五月十一日才有新疆，接着十四日貴州建立新黨委會。

「整黨建黨」的停頓，表示各省市「領導班子」的人事有鬬爭。打破停頓，重再開始，表示鬬爭告一段落。因此從新建兩省委的人選，可知鬬爭的結果，中共領導層的動向。

龍書金當權非毛派之福

於五月十一日建立的新疆「自治區」委會，由龍書金任第一書記，賽福鼎為第二書記，曹思明、宋致和、劉星為書記。這個領導班子性格非常特殊，要注意的有左列幾點。

(一)革命委員會的原班底，除龍、賽二人之外已全部換滿。曾被稱為「新疆王」，文革後被降為軍區政委，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恩茂似已垮台，至少已力盡途窮（仍可能是區委會的常委或委員，但已無重要發言權）。王恩茂雖是猛烈抗拒文革的軍區司令之一；但他之失勢不能被看成毛派得勢。理由如下：(1)因革委會主任龍書金並非毛記司令部的人。他原是湖南省軍區司令，黃永勝的同黨，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時曾頒戒嚴令限制紅衛兵造反奪權；他在「闖將」黎原（四十七軍軍長）帶部隊開進長沙支左之下，被迫去新疆「易地革命」。龍之得志，非毛派之福。

(2)王恩茂雖然抗拒文革，反毛，但是視新疆為獨立王國，他與當權的少壯軍人集團也有矛盾，龍書金到新疆，是少壯軍人集團擴張勢力的步驟，初時龍立腳未穩，仍需借重王的聲望來籠罩軍隊，現在已經腳踏實地，故將王恩茂一腳踢開。

除了王恩茂之外，原來的軍區副司令、革委會副主任郭鵬已調職蘭州軍區副司令；「支左英雄」，七三三五部隊負責人革委會副主任李全春，以及楊立業、胡衣才等幾個工人出身的副主任，軍區副政委、革委會副主任裴周玉都未列入新黨委的領導班子。這說明王恩茂的獨立王國垮了，毛派的造反分子也垮了，得勢的是新當權派。

走資派紛紛翻身復起

呂，是「少數民族自治」的幌子，無論誰當權，他都可以照吃「皇糧」，無足輕重。

值得注意的是三個書記，曹思明是個職業軍人，曾擔任河北省軍區司令，目前可能是新疆區副司令，革委會副主任。

宋致和曾任河南省委書記，文革前曾任國務院物資管理部副部長，文革曾被打成走資派，現在翻身復出當權。

劉星原是國務院第六工業部副部長，去年才調往新疆任革委會副主任。他與宋致和都是翻身的「走資派」。

總觀五書記，全是新當權派的天下。

再看貴州的新省委，藍亦農出任第一書記，張榮森為書記，另三名副書記：賈庭三、李立、何光宇。

藍亦農文革期間任四川省重慶警備區副政委，一九六七年五月，他所支持的保派群眾，駕駛小輪撞沉毛派群眾擁擠的輪渡，淹死二百餘人的大慘劇。同年秋出出動部隊鎮壓毛派，被指為屠殺左派的劊子手。他出身黃永勝的底子部隊五十四軍，他自重慶市警備區副政委，一舉被提升為貴州軍區政委，貴州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顯然是朝中有人好作官。這次出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倒是順勢成章，捨他其誰。

貴州省原來的革委會主任李再含，則於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垮台。其垮台的主要原因是革委會的領導班子，毛派太突出，同時軍人太受壓抑。以四個副主任來說，張明原是貴州省物資局副局長，是個造反的闖將；李立則是貴州省長、省委書記，另外劉安民、孫昌德二人皆是造反群眾。這個領導班子不孚眾望是當然的，而軍區司令何光宇未被請進領導班子，也未被調換，情勢之不妙，不言而喻。

貴州省委書記，第二號人物張榮森，中共官方報導職務是「貴州駐軍負責人」，可能是貴州軍區副政委。

副書記賈庭三，是文革前彭眞時代「北京市副市長」之一。文革期間曾被毛派紅衛兵揪鬬，一度傳說被鬬死，現在竟又復起，在貴州省委中亮相。

副書記李立，是走資派，原為貴州省長、省委書記，文革中曾被鬬，過關。當李再含垮台之後，他和另一革委會主任張明，共同主持局面；現在新省委的陣營，只有李立，不見張明。因為張明是個毛派闖將。

副書記何光宇，是貴州軍區司令，在李再含時代被排除於領導班子之外，現在總算進了領導班子。但是從他被排名為最末的副書記看來，似乎晦氣仍未全消。這大概因為文革期間，與毛派作對太激烈，恢復權力就要費些時間。

張榮森這個軍人，既非軍區司令，也非第一政委，竟出任書記、第二把手

合一群國會議員組成的「日中邦交再建聯盟」，所以開了幾次會全無聲無臭的便收了檔，大概也是自覺衝不過賠償這一關。而且還可以想到，今天日本眞同毛幫談賠償，周恩來也許會指出十多年美元已經無形貶値，再加上應付利息，即使不要一千億，也要八百億，日本雖富，也未必付得出這筆巨款。其實日本若付出巨額項款，眞能賣到和平也未嘗不可，但事實絕非如此，在毛幫一群渠魁腦中，眞正要認眞對付的，旣不是隔着太平洋的美帝，也不是近在咫尺的社帝，而是日本。其中又可以分爲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俄毛之間未破裂時，當時不論史達林、毛澤東都作着世界革命的美夢，但是要進行世界革命，第一個目標必須要「解放日本」，因爲日本旣擋住蘇俄南下之路，又有巨大的人力與財富，一旦「解放」了日本，中日俄三國擁有將近十億人口，加上日本巨大的工業潛力，一舉可攫取亞洲，然後再向非洲與南美進軍，最後使西歐與北美陷入完全孤立，將成爲一枚熟透的蘋果，跌進了共產集團的果籃。

其實日本所以保持完整，還是虧了中國，日本人僅知道蔣總統在開羅會議保存了日本天皇制，在二次大戰後主張以德報怨，遣走一百多萬日人，每人還攜走二十公斤行李。他們很少知道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當盟軍剛佔領日本時，蘇聯方面提出要仿照英美法蘇分別佔領德國的辦法，由中美英蘇分佔日本四島，作爲四國佔領區。當時擬議是蘇俄佔領北海道；中國佔領九州。如果中國當時接納了這國之例在先，也很難拒絕。這樣一來，即使在和約簽訂後，中美英相繼撤退，蘇俄也不會撤，可以說是必然的要在北海道成立一個「日本人民民主共和國」，現任元首將是野坂參三，首相（金日成的官銜是首相，故推測日共政權總理也應名首相）將是宮本顯治，蘇俄也可能慷慨地將南千島及色州、齒舞群島「交還」與「日本人民民主共和國」，更進一步與這個共和國建立邦交，如此則世界上又多了一個分裂國家，共產集團的兄弟國家也多出一個「北日本」，日本究竟會變成什麼情況，誰也不敢斷言。

第二個階段是自俄毛公開決裂後到現在，毛幫對日本已經懷有嚴重的畏懼。實在說，包括我輩反共的中國人在內，對日本國力的膨脹皆感到不安。筆者就始終認爲日本將來必是中國的大患，而對於虎踞北方的俄國，卻認爲是次要，因爲俄國地廣人稀，經歷了半個世紀的開發，西伯利亞開墾地方依然少而又少，最近且不惜要求與日本共同開發，俄國對西伯利亞尚且無可奈何，對中國侵畧自有力不從心之感。中國過去的北方邊患，沙皇時代是因爲中國太弱，蘇俄時代則因爲其政策要赤化世界，中國成了第一站。一旦共產黨在世界消失，俄國出現民主政府（很可能分裂成若干國家），到時中俄兩國是可以和平相處的。日本則不然，日本由於地狹人稠，工業缺乏原料，農業缺乏可耕土地，目前所以一枝獨秀，是由於隣國工業皆落後，無法與日本競爭，但落後不會是永久的，中韓兩國工業已在起飛階段，菲泰星馬也在進步中，總有那時日本的產品賣給誰，又向何處去買原料，這個情況也許還有一個時期始會發生，但遲早終有這一天的。日本到了無路可走時，恐怕又會取出東條之流的舊著來重讀一遍，要向外爭取生存空間了，所有隣邦，距離日本最近，生存空間最大無過中國，整個中國大陸，若以目前台灣省人口密度來計算，當可生存三十億人口。屆時中日之間可能會又兵戎相見。

中國人擔心日本的侵畧是在將來，中共感受日本威脅則在目前。日本目前與美國密切合作，毛幫雖然千百次攻擊日本爲美帝國主義侵畧的幫兇、馬前卒，但是毛澤東、周恩來都明白，日本旣不會受到美國驅使進攻中國大陸，美國也沒有進攻中國大陸的打算，美國眞打算進攻中國大陸，最上策無如支持國軍反攻。毛幫眞正擔憂的卻是俄日的勾結。

翻開百年歷史來看，舉凡日俄處於劍拔弩張時，中國可以獲得一個時期小康，只要日俄一和，中國必吃大虧，前例具在。目前俄日之間又有和的可能，因爲蘇俄在經濟方面要依賴日本，日本在政治方面很想取得蘇俄的支持以對抗毛幫，如果蘇日之間眞的訂有攻守同盟的密約，則毛幫不但精神上受到壓力，在經濟上也不勝負荷，這才是毛、周諸酋所最關心的事。另一方面美國聲明要退出東南亞，將防務交予日本，日本在軍事上尙不能接下這副擔子，但在經濟上卻可以對東南亞各國有所幫助，先使各國在經濟上獲得自足，自然也就可以在軍事上足以自衛。

其中還有一個潛伏的暗流，自從南亞插手，企圖推動一個東南安全體系，共同對付毛幫。目前由於東南亞反共國家對蘇俄確乏信任，故無成效，但是如果日本加進去，由日俄兩國共同推動，以日本人的經濟，蘇俄的武器，東南亞的人力，若結成一條陣線，則毛澤東思想即使長上翅膀，也不能飛出中國大陸。而共產主義，尤其是灌入了毛澤東思想的共產主義，一時一刻都不能靜止，一旦靜止下來就要滅亡，如果日俄能以成功的組成安全體系，其功效要大於肯南的圍堵政策。所以不論從哪個角度看，日本都是毛幫勢不兩立的敵人，但日本本身似乎並無此感，一些失意政客如藤山之流，以推動「日中（共）復交」爲攫取政權的資本，不知道毛幫眞同日本復了交，日本就萬刼不復，到時就坐上首相位，也不能活得下去。日本受毛幫威脅如此之重，按說應當對毛幫有同仇心理，時刻警惕毛幫的侵畧。但事實不然，不僅政客媚毛，商人學生亦然，眞眞使人不解！最近終於否極泰來，日本青年已開始覺悟，知道非勝共都無以自存，自是一個關鍵性的轉變。其實，日本反共完全是爲了自己，萬不可以爲是報答蔣總統的大德，因爲今天受到毛幫最大威脅的是日本，不是在台北的中國政府，日本不論爲了救人抑自救，都只有義無反顧的踏上對毛幫鬬爭的戰場。

更正

一八七期第四頁「討彭明敏草檄」文中的英文地址排錯。將「密西根」之英文Michigan 分排爲Michi Gan，特更正。

日本青年的覺醒

岳騫

最近在日本召開了一次世界性的勝共大會，不曰反共而曰勝共，乍聽來似乎有些牽强，但先聲確已奪人，今天反共人士與共產黨的鬭爭，不在於堅甲利兵，所仗的就是一股氣。日本人最善於製造名詞，這次算是開正了槓，是應予讚揚的。

但可貴處尚不止名詞，在勝共大會閉幕時，有一百二十多名二十歲到三十歲的會員，展開為期七日的絕食運動，抗議一批日本政客所發出贊成毛幫進入聯合國的謬論。此項絕食運動，同時又在日本其他十二個城市展開，估計將有千人參加，他們在東京散發的傳單中說：「日本國內最近姑息中共的趨勢，事實極為危險。」又說：「中共政權顯然企圖將日本置於其控制之下，日本有信守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和約的法律義務。同時，日本對蔣總統在二次戰後對日本之寬大，虧欠極大。」

這些話在過去並非沒有日本人說過，如著名參議員毛利松平，名學者木下彪等，都痛哭流涕講過。但是，他們都是中年以上的人，身受二次大戰之苦，又一向對中華民國友好，出之於他們之口，雖然可貴，尚不太稀奇。這次能有如許青年人會想起對中國及蔣總統的虧欠，以絕食抗議日本政客的姑息論調，實在是前所未見的事，也許日本的國運眞的到了轉折點，青年人開始醒覺了。

二十年來的國際形勢演變，眞使人覺得這筆賬不知從何算起，以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來說，對於廣大的中國人民誠然負咎良深，蔣總統也不斷說明自己是待罪之身，但對於整個自由世界，尤其是東南亞各國，北起日本南至星馬，卻靠了中華民國軍民，捍衛了二十年的和平，始有今日的繁榮安定。我們不妨試想一想，如果民國三十八年整國大陸淪共時連同台澎金馬一齊丟掉，則今天的東南亞將是一個什麼局面？日本在美國大力防

賓的虎克黨，馬來亞的陳平，在中共毫無顧忌的支持下，奪得政權的可能性就很大，即使英美兩國出兵援救，不致全部陷共，但也可能出現兩個對立的政權一如今日的越、寮，而泰國更危乎其危，整個東南亞皆淪於戰火，社會陷於貧窮混亂，日本即使勉强可以保持獨立，但卻沒有了東南亞的市場，則日本之繁榮又從何說起。

所以要算這筆賬，東南亞各國皆虧欠中國，並非一個日本。台澎金馬一千多萬中國人，尤其是金馬兩地二

的自由。也有些明白事理的西方人，到金門參觀之後，譽金門為東方柏林。但是，他們卻忘記了西柏林守軍是英、美、法三國，美國部隊甚至配備了原子大砲，始勉强守得住。金門卻不同，金門是百分之百用中國人血汗所守住的，反共的中國人，捍衛了整個東南亞的自由，但是受惠各國卻沒有一國知道感激，上焉者每年在聯合國尚予我支持，下焉者更落井下石向毛幫送秋波，他們從未想到，如果毛幫眞在他們支持下取得聯合國席位，佔領了台澎金馬，則下一個受害的是誰？毛幫會感到滿足嗎？會在宰割了整個中國之後就放下屠刀嗎？這件事既不必研究，也不必猜測，毛澤東自己就經常說出答案，毛幫的宣傳家曾侈言公元兩千年毛澤東思想就要統一世界。在毛澤東的妄誕想法，北極愛斯基摩人遲早都會接受毛澤東思想，

絕不會遞一把刀給強盜，說請你殺我。但今日的政治家，自死去的「國際癟三」尼赫魯之後，普遍皆是這種貨色，世界又安得不亂。

現在不談別的國家，單說日本，就現在世界上所有國家來說，最不能與毛幫打交道，首推日本。

首先從歷史的舊賬算起，如果日本承認了毛僞政權，中華民國自然要宣佈廢除一九五二年和約。即使中華民國政府不宣佈廢除，毛幫也決不會承認，則日毛之間勢必重訂「新約」，這個新約首先要牽涉到賠償問題。據說在一九五七年日本社會黨左翼議員穗積七郎去北平，曾當面詢問周恩來，如果重訂「中日和約」，「中國」準備要日本賠償若干，周恩來當時漫不經意的道：「五百億美元吧！」穗積七郎把周「總理」的「指示」帶回東京，嚇壞了一群充左、眞左的政

。洛克非勒是美國極富有的家族，他們也是美國姑息主義大頭頭費正清的米飯班主。

爲了「前驅報」的債務問題，李光耀告洛克非勒說：新加坡政府密切注意大通銀行大量貸款給「前驅報」有無「其他代價」。依照大通銀行的規章，是不准借錢給報社的，因報紙事業牽涉到政治。

洛克非勒在慕尼黑表示：李光耀曾向他暗示，如果他不向「前驅報」追債，便吊銷大通銀行新加坡分行的營業執照。

顯然的，李光耀怕大通銀行陽奉陰違，還是支助「前驅報」而不採取釘封的行動，則他制「前驅報」死命便不易達到目的。

在這壓力下，洛克非勒當然不會因一份跟李光耀鬬氣的報紙而犧牲一家分行。「前驅報」的最後命運，於此可見。

得不償失

李光耀因不滿一家報紙對他的批評而用盡種種方法將之扼殺，直到「吊銷牌照」，這目的總算達到。表面上看來，他是勝利了；實際上，李光耀得不償失。這事的過程，外國通訊不斷發出電訊，舉世皆知，李光耀玩的這些手法，太不夠漂亮，如果他明槍明刀，向「前驅報」頒下一度命令，冠冕堂皇的說，爲了國家安全，你們一定要跟政府的政策走；如果你們反對政府，我便吊銷你們的執照。這樣警告過後，如果「前驅報」仍不聽話，就要它關門。

這樣明朗的手法，反會得到人們同情，實用不着玩那麼多花招，最後還是一「吊」了之。

因爲李光耀鬬垮「前驅報」的手法太不漂亮，所以他的目的雖達到，在國際間的聲譽，有一定影响（在國內更不必說了，試看那麼多人支持「前驅報」，可表示人們對李光耀的不滿）。

誰都知道，李光耀當日爬上新加坡政壇，是共產黨把他捧出來的。新加坡左派勢力非常大，李光耀懂得利用，以靠左姿態出現；但爬上總理寶座後，先撇甩共產黨，且致力排除共黨勢力。在這一點上，李光耀不失爲一個聰明的政治家，他知道讓共黨勢力滋長，新加坡會喪失它的獨立地位。他登位後採取反共立場是正確的，不過對國家政策不許有異見存在，未免表現得太獨裁。事實上，在新加坡國內，李光耀有「李皇帝」之稱；在國外也有「小獨裁者」的渾號，對一個政治家來說，這總不是好的形容。「前驅報」這事情的發生，更使人加深這印象。

任人愛惡並無原則

李光耀做事只憑一己愛惡，新加坡政府的措施，也往往毫無原則。

譬如說，新加坡政府是反共的，卻由教育部規定，使用中共簡體字，使到當地華文報紙和大陸報紙一樣，只差沒有橫排而已。

「南洋商報」經常刊登毛頭的照片，發表親共言論可以；「萬人雜誌」這份正義刊物，卻不獲准入口銷售；可見，一切都憑個人愛惡，並無原則依循。

他一方面呼籲人家投資新加坡；一面扼殺外資的報紙，甚至大通銀行也受到停牌要脅，你說這是不是莫名其妙？

拒打不求勝利的越戰 蔣總統的確是夠聰明

銷行全國的澳洲日報刊載一篇「訪問記」，二十名澳中協會會員，五月二日在北平會見周恩來，周恩來對他們表示：蔣總統比澳洲領袖聰明，因爲蔣總統拒絕了美國派軍隊到越南作戰的要求，澳洲則派遣了軍隊。

澳洲日報引述雪梨市政局議員約德加夫人的談話。這段談話，有些人看了會愕然，以爲周恩來「稱讚」蔣總統。其實他想幽澳洲領袖一默，譏其不夠聰明而已。

約德加夫人引述了周恩來對她說的話：「當你回去時，告訴你們的總理，他們甚至不如蔣介石的聰明。美國總統請他派兵往越南，他加以拒絕，在這件事情上，他比澳洲聰明得多。」

當然，他暗示澳洲領袖最聰明的辦法是立刻撤回在越南作戰象徵式的澳洲軍隊。同時，在外交上承認中共，最好盡力協助中共進入聯合國。於是，他們的小麥就有一個很大的市場。事實上，許多澳洲議員正督促他們的政府循這條路走。

國民政府在韓戰爆發時，據說曾要求過派兵參與韓戰，但杜魯門拒絕了，並派出第七艦隊巡邏台灣海峽，不讓國軍乘機反攻大陸。

如果當時杜魯門不是採取這項措施，也許現在的世界局面已經完全改觀。

至於美國是否曾要求蔣總統派兵參與越戰則未聽說過，如果眞有這麼回事，蔣總統拒絕了，的確是聰明之舉。

因爲，美國在越打的是不求勝利之仗，這樣的仗，再多兵力也會在戰場上消耗淨盡。

國府擁有六十萬精銳地面部隊，但這些軍隊是要用來收復自己國土的，如果拿這筆本錢白白消耗在越南戰場上，只有美國佬才會如此蠢才。

不過，國府雖然沒有在戰場上盡過力，但在越南化的計劃上，據說貢獻頗大。因爲，對於訓練越南部隊，國軍曾盡了不少力。

澳洲目前正在向中共軟化中，這一點，也是他們不夠蔣總統聰明的地方！

新聞以外



新加坡「前驅報」終被吊銷牌照

是李光耀的勝利還是失敗?

萬人傑

表面上是勝利，但在國內和國際間，聲譽都受到相當大的打擊，實際上是他的失敗。現在國內稱他「李皇帝」，國外稱他「小獨裁者」，對一個政治家來說，都不是好的形容字眼。他對「前驅報」的處置，充份表現不夠開明，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和一家報紙拚，值得嗎？

李光耀的殺手

李光耀終於下了殺手，吊銷新加坡英文「前驅報」的出版執照。該報雖然仍要作最後的救亡運動，恐怕是白費心機。即使將來有人接辦，另發新執照，這一份「前驅報」也不是原來的「前驅報」了。

辦報紙，招牌沒有多大關係，如果內部改組，工作人員更換，可以一改這家報紙的態度。因此，即使將來再有一份「前驅報」出現，也不會再是原來的「前驅報」；如果現在的工作人員仍然留任，一定不可能獲得李光耀發牌。

李光耀之所以和「前驅報」過不去，是因為這家報紙出版十個月來，不時對政府政策有所批評，尤其使李光耀不滿的是他們批評新加坡的兵役法。他認為，破壞兵役法就有顛覆政府的意圖，因為兵役問題最容易挑動人們的情緒，美國青年搞到一團糟，也因為反戰、反兵役之故。

「顛覆」與「批評」

李光耀不滿該報這些評論也自有他的理由，因為像美國那樣的反兵役亂事，萬不能讓它在新加坡上演；如果美國的青年運動搬到新加坡，李光耀的政府可能完蛋。

不過，批評兵役法並不等於煽動反兵役，國家的政策不一定完善，有批評才有修正。即使「前驅報」的批評有不恰當的地方，政府原可予以反駁及警告，沒有立時將之扼殺的必要。

奇怪的是李光耀對處理親共的「南洋商報」和被共產特務收買的「東方太陽報」也沒有出到「吊銷牌照」這一招，難道不容許「批評」的存在，尤甚於顛覆嗎？

「南洋商報」四巨頭雖被捕下獄，仍然出版，而他們版面上的親共態度，也沒多大改變。

「東方太陽報」是因為編輯們發覺被老板出賣了，集體辭職，因無人工作而至停版的，新加坡政府並未吊銷其牌照。

可見，「顛覆」與「批評」在李光耀心中的比重是不能平衡的。

「救報」之舉白費氣力

李光耀終於出到「吊銷執照」這一下殺手，是因為「前驅報」人員鬭志堅強，把李光耀一招一招都擋了過去，才迫得他下此殺手。韓仁美雖說要盡最後努力來營救，相信已回天乏術。「前驅報」出版地點在新加坡，而新加坡是李光耀的地頭，除非韓仁美有辦法利用他的政敵將之推倒，否則「救報」之舉，徒費氣力。

一開始，李光耀的做法就是必要置之死地而後快，首先取銷四名外籍編輯的工作准許證，使「前驅報」人手上發生困難。但該報員工上下一心，不

他們的銷路由一萬三千份遞升到八萬份；「前驅報」的名字又經常成為世界的頭條新聞。

弄不死「前驅報」，卻把李光耀弄窘了。他進一步在經濟上搞「前驅報」，該報出版十個月來，一直在虧蝕情況下，主要一筆是欠美國大通銀行一百八十萬坡幣，負債總數達四百多萬。

在經濟上制死命

李光耀一面要大通銀行向「前驅報」追債；一面把「前驅報」的投資人之一的胡仙小姐從香港邀到新加坡「談判」，但他不是接受胡仙小姐對資金來源的解釋，而是要胡仙小姐作出書面保證，不再對「前驅報」繼續投資。雙管齊下，一定要在經濟上制該報的死命。

中間有一個新加坡著名富商黃祖耀據說要出資挽救「前驅報」，但在該報面臨被接收前夕，又戲劇性的推翻前議。該報雖獲讀者紛紛捐款，可是對四百多萬坡幣的負債來說，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韓仁美雖到處找財東，要使該報能渡過經濟危機而繼續出版，但有錢人誰願冒這麼大的風險？黃祖耀說肯投資，也許不過奉李光耀之命，故意放些烟幕。即使他不怕賠本，有錢人又怎會願意牽進這政治漩渦裏呢？

費正清的米飯班主

李光耀的是非功過



近些天惹人注意的新聞，是一項新聞界的新聞。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大戰三家報紙。這三家報紙，「東方太陽報」已經停刊了；「南洋商報」被捕了四個重要職員；「前驅報」則被打得東倒西歪，正臨垮台的邊緣。（按：本文發排時，「前驅報」也被迫停刊了！）

李光耀指責這三家報紙受外國人支持，美化共產主義，煽動種族問題。究竟如何，我們遠隔重洋，難以確知，但從各地的評論來說，確是譭多譽少，都感到無論新加坡政府做得對或錯，李光耀這種霸王硬上功的作風，總惹人憎、使人疑。

曾是反共英雄

不過也有些人爲李氏辯護。如台北英文的「中國日報」就說：「李總理一定要防止左翼分子的活動，自馬來西亞潛入新加坡。假如對任何報章的忠心感到可疑，他自然要採取行動來對付」。又說：「只要李總理運用政府權力來對付共黨報紙，而不是箝制報章對政府的合法有建設性的批評，則李氏的行動，便是維護而非剝奪新聞的自由。」

「中國日報」的論點不值得重視，因爲無論如何不能從逮捕報人，不公開審訊而得出「維護新聞自由」的結論。不過該報爲李氏解脫的用心，則值得玩味。因爲李氏是以反共英雄起家的，這個人難以論斷，就因爲他功過混淆，是非糾結。

新加坡獨立後第二任選舉產生的林有福政府，所行的是民主反共路綫，這個政府如果穩定下來，新加坡本走上康莊大道；結果由於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以中共所支持的左派爲基礎）以顛覆和選舉兩面戰術將林有福政府打垮，他在人民行動黨的擁戴下上台。舉世咸認爲爲新加坡將變成一粉紅的政權，就在這憂疑混沌之際，李光耀在英軍的支持下，以閃電手段制壓和清除了左派分子，使新加坡轉危爲安。這是李氏平生最大的奮鬭。

就李氏與左派合作打垮林有福政權來說，對星洲人民可說是一大罪惡；但是在赤浪滔天中，能夠懸崖勒馬，殺回馬槍，壓制了左派分子則是一大功勳。

偏共的非共主義

李氏上台之後，標榜非共主義。一方面打擊親共，同時又查禁反共的報刊，以至本刊也不得入口。這種似是而非的中立主義，很得某些人叫好，其實是有利親共，不利反共。因爲他們所打擊的親共，止於政治上的親共，思想上則採取放任主義。毛澤東思想雖被禁止，但是馬克斯主義則自由流通。而對反共書刊則不辨青紅皂白一律查禁。

李氏雖然曾留學英國，對於巴利門、個人權利、言論自由這一套自由社會所不可少的東西，他應該了解很清楚；可是只因爲和共黨分子在「人民行動黨」裏混了幾年，在統治手法上，竟完全採取共黨方式。今天新加坡對人民的統治與南斯拉夫、匈牙利相較，究竟哪一方面給人民更多自由，實需仔細衡量。據我們所知，今天的新加坡，自政府到街坊會，都由人民行動黨員嚴密控制，南洋大學及新加坡大學的學生中，一部分是人民行動黨的職業學生，工會及其它社團也是如此。因此李光耀雖然反共，可是卻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共。所行的祇是無共產主義之名的共產主義而已！我們認爲這是最近壓制新聞事件的根本原因。

南洋華僑的希望

南洋一千五百萬華僑，戰後在當地民族主義抬頭的形勢之下，處境日非，乃眾所周知之事實。在這一形勢中，李光耀能在新加坡建立一個以華人爲基礎的政府，遂成爲東南亞華人的新希望！

一九六八年在大馬的種族暴動中，華人的處境未被打入更悲慘的境地，與新加坡的存在多少有關係。因爲新加坡的三萬軍隊，是東南亞最精強的，大馬絕非敵手。所怕的只是印尼。因爲印尼人太多，常備軍六十萬，因此如果沒有印尼，馬來西亞或早或遲，要落入華人的統治之下。

從東南亞華人的團結和前途看，李光耀統治下的新加坡，具有微妙的鼓舞作用和保護作用。

本刊執行編輯張贛萍先生逝世

張海山（贛萍）先生，於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期間協同萬人傑先生創辦本刊，任督印人兼執行編輯，不畏暴力，不怕威嚇，不避艱難，四年如一日，悉力負擔本刊編務，卒於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完成一八八期編輯工作，返囘快報上班之際，不幸心臟病突發，七時四十五分在養和醫院逝世，享年五十二歲。

張海山先生早年服務軍旅，對我國抗戰與戡亂事業貢獻至鉅。來港後更投身文化反共工作，繼續對民族敵人作戰，直至盡了最後一分氣力。

本刊在張先生逝世後，仍將繼承其遺志，堅持奮鬪下去。敬希各位作者、讀者一本以往熱誠，繼續給予支持。賜稿請煩交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或寄交九龍新蒲崗四美街二十三號利森大厦九樓第二座藝聯排字房。

萬人雜誌社啓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八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六月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向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八八期）



聯絡美國人民打倒美帝政府

「偉大的天才，可以將敵人的攻擊，變成美麗的花朵！」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東長征詩一律，並致書壇主畧云：

力行先生賜鑒：日昨拜讀貴壇，見毛澤東先生「長征」七律一首，似乎不妥之處殊多。再三誦讀，如「出韻」「雷同」，業經先生加以改正，在此無用多贅，夫詩有假景眞情，如王國維先生所謂，詩有詩中之景，詩有心中之景，大抵不失赤子之心，才能傳誦萬世。毛先生昔年在井崗山突圍，絕不是相比於蜀主劉備，視救民爲上，追兵次之，人民扶老携幼，從容撤退新野者，而毛先生率領殘軍，倉惶遠竄，每至人烟繁盛之所，還須防備地方百姓多事，比起當年韓信問路斬樵夫，驚恐之情尤勝萬倍，那裏會「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後來他也覺得瞞不過世人，索性寫出「三軍過後盡開顏」之句。

其次如毛先生長征詩之對仗，初意本想以雲山對鐵索，橋名對山名，誠如先生所說，因避山字再雷同，迫不得已，改爲「雲崖」，眞可謂洞察其肺腑者矣。

至如其詩中所用「泥丸」二字，本爲「丸泥」，毛先生因迫於押韻，便將「丸泥」顚倒爲「泥丸」，所以令人費解。

「丸泥」二字，本爲「一丸泥」，「一丸泥」三字，出自後漢書，隗囂傳，先生所引用道書所謂「泥丸」者，又爲人之印堂也，殊不知毛先生以爲「丸泥」、「泥丸」二者可以顚倒通用，詩中之意係指險要之地耳。

壇主答言

關於「一丸泥」之典，出自後漢書，「隗囂」傳，後漢初，羣雄並起，共誅王莽，甘肅天水人隗囂，於「更始」元年，西曆二三年，據隴西七郡，至光武帝建武元年（西曆二五年）自稱上將軍，割據陝甘，有部將「王元」，向隗囂獻計曰：「潼關之外，有名函谷關者，地勢險峻，只需一丸之泥，即可封之，別人無法侵入，大王可以閉關自守，以待四方之變」，此即「一丸泥」之典所出處也。

「一丸泥」，是喻極小之土，毛澤東「長征」詩，「烏蒙磅礴走泥丸」，顚倒使用，是爲不通，況「泥丸」二字，是爲人之印堂，在兩眉之間，又曰「上丹田」，名詞自古已有，黃庭經，亦有「泥丸」，毛澤東讀書不多，典故亂用，認爲「丸泥」「泥丸」，二者同爲一物，殊不知，中國文字，名詞不能顚倒，顚倒之非特不通，且是笑話。

本壇主舉例如下

汽車：物品之名

月下：在明月之下

鐵錘：器物名

月經：女人天癸

紅花：藥名，又指紅色之花

黃河：水名

日本：國名

丸泥：指極小之土塊

車汽：車之水汽

下月：指未來之日

錘鐵：指打鐵工作

經月：經過一月之時間

花紅：指商業利潤（又爲水菓名）

河黃：指河水黃色

本日：今天也

泥丸：爲人面部之印堂

毛澤東詩「烏蒙磅礴走泥丸」，烏蒙是山名，磅礴，廣大之意，「走泥丸」，照字意解釋，毫無疑義，紅軍長征，行走於人面印堂之上，不通，不通，名詞顚倒使用，能闊出莫大笑話。故將其泥丸，改作彈丸。

壇主若不指出，毛澤東本人永不知曉，紅朝諸官，能詩者少，後起之秀，多是無産階級，只知勞動，文字教育有限，學問二字，何能談到，共幹等，見其舵手，所著詩詞語錄，傳遍人間，疑爲天降聖人，而莫測其高深，既充主席，又兼詩人，文武兼資，古今少見。殊不知所寫詩詞語錄。謬誤極多，其人學問平庸，心計奸詐，道德文章，屬於低級。

其所以能奪取中華民國權政，並非神通廣大，因國民黨自身短處太多，給予機會。缺少政治人才，制度不良，即使有之，亦無法重用，對共黨邪說之興，不能想出「對策」，致令豎子成名耳。

毛某倘生於清朝「咸」「同」之世，其對手若爲「曾」「左」「彭」「李」諸人，早被滅亡，何待今日，蓋毛某之花樣，與洪秀全無稍差異，洪秀全利用耶穌宗教奪取政權，毛澤東利用馬列教條，欺騙民衆，洪朝諸王互殺，毛幫首領內訌，洪秀全自大，毛澤東獨裁，洪秀全自言爲「耶穌」之弟，理當稱王，毛澤東自稱是「馬」「列」之徒，應充領袖，二人作風，大致相同。

，今日參謀，研究「對策」，在安徽祁門，獻計曾國藩，用孔孟思想打耶穌，可操必勝，湖南安徽兩省青年，打廣西土人，力有餘裕，用知識份子打文盲，智可勝愚，用秀才舉人帶兵，以謀施勇，洪楊用邪，會李以正，正可尅邪也，勸湘軍門戶開放，只重人才，不問出身，雖是秀才詩人，只要殺賊有功，即升將領，湘淮諸將，多半能詩。既無陸大，又非黃埔。戰署精通，事功顯著。無黨無派，軍隊家庭化，痛癢相關，收士氣團結之效。計劃呈上清廷，咸豐全部採納，故在十餘年中，即平大亂。今日台灣，若有會李諸人，想出對策，平毛澤東之亂，如烹小鮮，否則「馬」「恩」「列」「史」統治中國矣。

凡身爲漢族，違背祖宗忠孝仁愛之傳統文化思想，用外國邪說，外國制度虐待漢人，做出不利於漢人之事者，即是漢奸。毛澤東之行爲，漢奸無疑，台灣諸官，不懂辯證之法，糊裏糊塗，二十年來，不知毛是漢奸。毛某心虛，思有掩飾，唯一奸狡之計，即是宣楊愛國主義，以爲僞裝欲逃避漢奸之罪耳。許多書呆，墜其術中。果眞愛國，何不自創制度，而要崇拜馬列，認賊作父？既非外國子孫，又何必奉外國人遺囑（馬列遺教），毛某反對洋人者，是僞裝愛國，奉行遺教，是爲標準漢奸。共黨之騙術，對愚人施行洗腦，大可收效，對詩人則不能矣。因詩人頭腦精密，構造不同，難以欺騙。故毛澤東所最恨者，知識份子，洗腦不易耳。最怕者，詩人，文人。因詩人文人能拆穿其魔術之秘也。

湯秀僅先生，和毛詩一律，刊以饗讀者。

步毛澤東長征原韻　加拿大湯秀僅

竄身昔日投荒野，幾度臨歧覓路難，

五嶺遙連萬里浪，三軍蜷局一彈丸，

金沙水潤雲迴暖，鐵索橋橫風正寒，

直渡岷峨積雪後，紅旗贏得邊城看。

湯先生和詩，也用「彈丸」「岷峨」，與壇主意見相同，「邊城」二字，含有深意，國軍防守部隊，駐於城中，當時紅軍遠竄，如喪家之犬，多於夜間，邊城而遁，所以湯先生用句，「紅旗贏得邊城看」，寫實之作也。

何以要上書總統 珠海同學有解釋

李有光

讀本刊一八五期「青年之聲」穆然兄的「對『上書』的我見」，知道穆然兄一片赤子之心，不但愛國，而且對　總統愛護備至，恐防同學們上書總統，「後果只能增加總統的精神負擔，只能加深政府的困難，只能製造更多的機會給漢奸們利用。」

穆然兄寫那篇文章的用意甚佳，因爲他的話並「不打算對甘心做漢奸的人傾訴」，而是說給「眞正對國家

穆然兄對上書　總統這件事似有誤解，我在這裏，願意把我所知的告訴穆然兄與及其他關心這件事的同學。

穆然兄的所謂「讀報知有大專同學爲抗議日本企圖侵奪釣魚台事，行將上書　蔣總統之舉」，顯然是指四月二十五日由珠海書院學生會主辦的「釣魚台問題座談會會後八院校學生會或學會聯會所發表的聯合公布而言，因爲除此公布而外，沒有其他學生團體說要上書　總統（廣大書院學生

總統）。

我有出席那天的座談會，是以知得較爲清楚。記得是日座談會由該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時，除演講者外，同學們的發言很熱烈，其中有一位同學說：「海外僑胞的熱烈掀起保衞釣魚台列嶼運動，證明了廣大的中國僑胞仍然熱愛著祖國，可惜的是，毛共顛覆分子滲入了這一正大光明的運動；一小撮不良分子的做作，是企圖利用正義的羣眾把嚴正的運動變爲反政府，詆毀國府的勾當，因此，我們不但要徹底粉碎毛幫那種見不得光的陰謀，我們不但要發表嚴正的聲明，我們還應該上書　總統，表明我們支持國策的決心，使政府在英明的　蔣總統領導下，與一切邪惡的勢力作戰，以申張世間的正義。」（珠海學生

也因此，會後八院校學生會或學會聯會於其聯合公佈中有此一段：「我們以爲，眞正的愛國行動應該全力擁護政府，誓爲政府後盾，支持國策，由政府全權地、堅決地與美日交涉，我們將上書　蔣總統，表明我們堅決支持政府，表示愛國熱忱。」

由此，可見同學們的上書　總統，祗是爲了表示全力支持國策，誓爲政府後盾而已，而不是「把責任追到總統一人身上」，更不會「增加　總統的精神負擔」；也不會「加深政府的困難」，因爲政府知道國民全力支持她後，更會本著過往一貫的主張，全力保衞領土，更會寸土必爭了。

筆者不敢，也沒有資格代表八院校學生會或學會聯會向穆然兄及對此事有誤解的同學解釋，不過就筆者所知的，補充穆然兄所未說的，以便沒有參加該日座談會及讀公布時疏忽此段文字精神所在的同學有所知悉，免去誤會而已。

代郵

△惠生先生：請將「萬文」影寄一份「九龍慈雲山新區六十五座三樓二〇七三室劉剛先生收」。

△大同先生：你的政治構思，有可取之處，惟其中「幻想」太多，不可能實現，不便發表。

△加拿大多倫多一讀者先生：五元加幣收到，所要之書本社已海郵寄上，來信中提議多報導有關時事消息，這是辦不到的，因爲週刊消息決搶不過報紙，刊出來便成了「舊聞」。內幕消息我們會注意的，但來源困難

局長下令拘捕，後來逃往澳門糊華報做過手民。）一九五八年在千里達加入國民黨，因見有油水可抹，入黨後搞正氣報，掌握編輯大權，左右逢源，在一年內虧空三萬餘元千幣（相當於港幣十萬元），留此一筆爛債給麥樹屏（正氣社長）負責，結果把麥某人累死，留下遺孀，又被××鵬索埋。

××鵬在千里達勾引良家婦女共十人之多，有陳某人之妻子，惠陽人氏，容某人的妻子，台山人；李某人的妻；同鄉同姓同宗（留下野仔一名），中山人；李某人之妻子，中山人；「自立報」釘裝部女工，印度人；黃某人之妻子，台山人。

梁×義中山人，今年六十八歲，原為中山縣農民協會時代的副首領，在民國十四年與正首領兩人發動進攻中山縣石岐，發動農民兩千人進攻石岐失敗，被中山縣的縣長梁鴻光圍剿四區農民協會時，正首領何一容當場被捕，在中山石岐槍斃；梁×義命不該絕，後來逃跑到千里達。此人經已返回澳門。

千里達讀者陳冲震上

（五月三日）

澳洲讀者認為
萬人詩壇雅集一年四季舉行

萬人傑先生：

素昧生平，無緣拜候。屢讀貴雜誌，欽仰正義大才，立論不阿，極表崇敬。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上一函，並詩數首，未知收到否？後閱讀「萬人詩壇雅集」花絮，只見人物往來，未見成韻詞賦發表，如此只逐飲食耳，有減讀者們興趣。

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望繼續夏令雅集，分每期以三月一季，一年四季，都有集詩詞雅會，不難獲得佳句詩選，亦免詩壇有停刊之虞。如前期說續稿未到，詩刊暫停，即有與壇主說云：來稿如雲之話不符。恕弟戇直冒昧，現寄上辛亥春季詩壇雅集一首，祈酌量能否發表。

旅雪梨讀者林哲齋謹上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歲次辛亥春季
萬人詩壇雅集紀盛

萬物逢春氣象新
人事依時開華筵
詩句不成金谷罰
壇章普頌桃李妍
雅客比擬相如賦
集賢偉論賈誼歎
紀得左思文紙貴
盛說滕王序傳真

明報周刊含沙射影
旅美讀者作不平鳴

萬、張先生：

貴雜誌立論正確，萬人敬仰。茲因在此曾閱香港明報周刊一二一期「圓圓專欄」的「罵人」大作，覺其文字含沙射影，很大分量是針對 貴雜誌與某「教授」過去筆戰之事，並且轉彎抹角向 貴雜誌攻擊。其中有「隔隣陳太說我的皮包是假嘢，要不要把發貨單拿來同她對質？」的話，骨子裏想迂迴反擊，其不據事理，惡劣卑鄙，顛倒是非，以達到其所謂「道行很高的人不罵人，但綿裏藏針，刺得人痛了還不知道為什麼，這是很陰毒的手法，使不得」的假君子的手法。惟我讀了他這篇「大作」的感想，與圓某人的原來意圖適得其反，更覺得這位專欄作者只是：自鳴清高，暗裏藏刀，東施效顰，自找麻煩，自暴其醜而已。況且「筆戰」之事本已告一段落（「教授」明知自己理虧，無端端開罪「萬人雜誌」讀者，「文偷」眞憑實據被抓，無所遁形），是非早已辨明，今圓某人復掀起波濤，實為不智，未審其有何用心，乞請公諸貴雜誌，以正讀者視聽，至感！

旅紐約「萬人雜誌」讀者劉達明上

（七一年五月二日）

殿前歡　劉祖霞

趁空航。恰當春杪到香江。青山綠水都無恙。更遇同鄉。歡談醉一堂。酒盞頻相撞。笑臉齊相向。情深栗水。氣壯鄱陽。

喜春來　劉祖霞

多年不試家鄉味。一夜全嘗分外奇。鄉音共語更投機。皆大喜。頻約再來期。

鷓鴣天　劉祖霞

往日朋情怕再提。絲絲盡逐夕陽西。籬邊照眼花容黯。天末浮波月色迷。　雲慘慘。雨淒淒。思君又到曉雞啼。鷓鴣天曲新塡得。問與何人共品題。

千里達讀者大爆「鵬鳥」惡跡

「萬人雜誌」在千被搶購一空

萬、張兩位先生：

小弟是「萬人雜誌」的擁躉，貴刊由第二期起，友人從香港付來一共四期，在第六期千里達永盛公司及中華公司開始代售「萬人雜誌」，在這裏買得到時，才通知香港友人停止付寄。小弟對「萬人雜誌」從未中斷。

「萬人雜誌」自創刊到今，不獨萬人稱讚，甚至反對「萬人雜誌」的魔鬼也愛讀。大家有目共睹，它是一座意志堅强的文化堡壘，是不屈不撓的一本正牌反共先鋒雜誌。萬人的作風，爲海內外同胞抱不平，明是非辨忠奸，不畏權貴，義正詞嚴，誅奸滅邪，爲人們不敢言而言的一份刊物。

貴刊在一七二期報導「毛派在加拿大搞宣傳，一味靠滾，出盡洋相」的大文，使我讀後萬分奮激。文內所指的「鵬鳥」，當然是由千里達逃禍去加拿大的搞屎棍××鵬。

此君在千里達時專以搞事生非，無惡不作。他的自立報，逢人便罵，狂如瘋狗，的確「搞好宣傳」，曾一度得到北京主子們的嘉勉，命令香港的一間左派銀行按月供給津貼費。此時的「鵬鳥」，由臭鳥變爲鷹犬爪牙，意氣更瘋發，不可一世，再一步攻擊七大僑團，想用各個擊破手法，先共力量，準備成功達到目的，奪取中華總會的領導權，陰險毒辣。（按中華總會目前管理全僑的公產，爲數相當可觀，價值大約美金二十五萬元，這次左派人士如果成功的話，這塊肥肉可以食到腦滿腸肥了。）

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菠蘿隨街擲的時期，××鵬的同路人梁×義、譚×三人爲當時的領導人，每星期必在千里達的唐人街張貼大字報，攻擊七大僑團，一連數月。被攻擊的華人領袖一共七十餘人之多。（本人及陳肇榮、梅祐三人被攻擊最烈，因反共最力。）

可是此三個搞屎棍，搞到得意忘形之間，忽視了華僑的一股雄厚反共力量，人家在幕後佈置計劃，他們還懵然不知。在各僑團及全體華僑忍無可忍之下，七大僑團時機一到，發表聯合聲明，大家抵制「自立報」，人人喊打過街老鼠，嚇得三隻鼠膽俱喪，失魂落魄，連街不敢出。××鵬見勢不利，認爲非走不可，結果三人漏夜召開秘密會議，梁×義主張以走爲上着，但××鵬內心非常同情梁×義的建議，把口死撐，一定要戰到底。原來他所講戰到底，無非想用金蟬脫殼計（此人畢竟鬼計多端，狡猾萬分）。譚×的意見也是同情梁某人辦法，可惜他本人一時無法逃脫。

在××鵬計劃溜之大吉前，還托詞去加拿大添置機器，找着譚×代理編輯，譚×還朦查查，替人寫稿。

其實××鵬連老婆大人都瞞埋，大難臨頭各自飛，而且自己的隔夜素馨又去了加拿大多倫多，理妳黃臉婆死人！

後來譚×發現自己的同志揾了自己便宜，也想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跟着梁×義又跑回澳門去，現在僅留譚某一人無法鬆人，自立報變爲「臭笠」報，現在連「執笠」都沒有人理睬，留下老婆大人在千里達看住幾架印刷機，早在一年放盤出賣，總沒有人承頂，把老婆老母急得要死，恨得要命。有人問起××鵬三個字，他的老婆成壳眼淚，苦瓜咁面。

貴刊一七二期所登載有關「鵬鳥」的醜聞一則，千里達的華僑，對「萬人雜誌」大有洛陽紙貴，兩間代售商均被搶購一空，許多僑胞買不到，隨處商借，以一睹爲快。文內尾段最爲精彩，而且事實確鑿。「他是國民黨在十年前革除的敗類，他在千里達「自立」報不能立，窮心未盡，色心又起，最後乾脆誘姦婦女爲活，連自己同鄉同姓兄弟的老婆也起『尾注』，仍留『野仔』一名在千里達，謹此奉告多倫多的僑胞，你們要睇緊門口啊！」這幾句警世的頁言，實在可圈可點。

千里達全僑鼓掌稱快，認爲報導的，全是大好，不是小好。希望貴刊繼續射擊這隻大毒鳥，爲加拿大僑胞除害，謹此並祝筆桿子掃倒槍桿子的毛子毛孫！

××鵬、譚×兩人是新會人，譚×在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時爲文工隊隊長，三反、五反大清算鬪爭時，此人陷害無辜，華僑地主死在譚某把口之下一共百多人，禍及台山縣的華僑地主。××鵬大陸未淪共前來了千里達（一九四七年在新會岡州中學讀書

是教友、學生，思想中卻沒有耶穌、沒有師長，祇有毛澤東。但，他們的生活，多數是飛型和嬉皮士型，表面上愛國，內心卻是崇洋——主要是西洋，因為他們所缺乏人生經驗、幼稚而易衝動、甘為人利用。

像這樣的人物，我早就發現了，但，我沒有萬人傑先生那樣善於取名的學問，而無以名之，當我第一次看到把他們稱為「新左派」時，不禁連呼：「好極！」不錯，他們就是新左生活方式，不敢去「社會主義祖國」「觀光」，自然更談不上「參加建設」，祇知道作「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的抗議和示威。

「水中刀」先生，你不是這類人物，你自己心裏一定有數，「盤古」已「辦得不生不死，」「人也散了」，沒有他們的他們言論，仍然有人繼承，他們該驕傲了，是不是？至於說「辦得不生不死」便是沒有受津貼的說明。那末，會遭警方光顧，正在出刋，和工人周報估計至少每月萬餘元的開支，銷數有限，又沒廣告，每年最少要虧蝕十餘萬元，這又該怎樣說呢？

教會的錢，都是教友奉獻而來，用作宏揚主道的，工人周報是教會主辦的刋物，它的任務究竟怎樣？它代表的是那些工人？它虧蝕的錢是從那裏來的？我認為教會負責人，應該要認眞省察才好！

阿們

中共統戰分子活躍紐約
華僑望「萬人」向美發展
給予攪風攪雨的左仔以沉重的打擊

萬、張兩位先生：

昨天友人送給我兩本「萬人雜誌」，看後認識貴雜誌反共立場最堅強，也最勇敢，令我非常敬佩。我有志反共，但惜無力、無能，只希望你們有更大成功，也希望將我所見到紐約僑社和中國人商店活動情形告知你們予以擊破。早已有中共統戰份子指揮着同路人，有計劃地工作，怎樣利誘老闆，怎樣打擊反共言論，他們做到使每一位持反共言論者在店內立足不便，知難而去。他們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有支助，老闆們也受了利用而不知，眼看他們日漸強大，反共言論，日見微小，原因是全無領導、全無組織、全無計劃。我不明白今時今日，國民政府仍不去組織和領導華僑反共，怎能救國和自救？這裏的幾份華文報，多站在國府方面，但也許人力、財力不足，反共精神和資料不足，我為了你們這份雜誌在這裏發展，代替華文報去反共，所以買了一本紐約華僑餐館及商店通訊處奉贈你們，希每一華僑商店都有一本「萬人雜誌」，該等商號收到「萬人雜誌」，就認識了共黨的統戰份子對他們利用，知所提防，把那些共黨份子及同路人除去，只有「萬人雜誌」才有能力使這些見利忘義的商人知道現實不容他們以過去目光作以商言商之論，希「萬人雜誌」多舉實例，苦口婆心，令他們覺悟。

老闆們對那些由中共統戰份子指揮者很重用，因此他們打入每一商號。那些左仔不但盡本身之責，還去做份外工作。甚至老闆家裏大掃除及送運物件等都去做，老闆自然對他們喜愛，左仔利用與老闆感情，發生很大作用，隨時可興波作浪，店裏人事，無形受其操縱。言論反共者，不能安於職。左仔終日找人弱點或錯處，暗裏向老闆搬弄是非，就算你百無一錯，五味盅（即調味品），他可暗調亂，（如白糖盅加味粉），白對白，調味發生錯誤。如你負責某一道菜的調味，他會利用外籍同路人做食客，加以莫須有指責，這樣不好，那樣不佳。左仔企枱直接對老闆造謠，說長道短，說客人不滿誰做的菜，他專對付右派，經過統戰組織討論，作有計劃分配，分工進行。右派人士各掃門前雪，有的上了當才知道；有的全然不知，以為老闆不好，不願工作下去，終於中計。左仔們控制了各行業，右派形勢不佳。我只相信「萬人雜誌」有能力、有膽量。大陸人民不能看到反共刋物，言論爭取自由，我政府為什麼不爭取華僑，任共黨爭取過去呢？如國府派人切實組織，實比左仔方便多多。

我只見僑委會的大員來美，在中華公所開會宣傳一下便飛去他國，走馬宣傳，正如過去反共工作一樣，不過有名無實，雖然政府派了大員來，這麼做不收大效，因他不是神，這裏的華僑多不親共，但全無反共表現，國府過去給他們之認識不良，時有批評國府，有時根據事實批評，有時實受了統戰者的宣傳，用以打擊國府，但見不到有反共宣傳，那有不敗之理？只希望你們以「萬人雜誌」在美打響反共大鑼，使華僑覺悟，反共自救。

中共統戰在紐約發展得最順，希望萬、張先生利用那本華僑商界通訊地址，給左仔當頭一棒。現由信內付上二十元美幣，作支助你們。

老牛上（民國六十年三月三十一日）



萬人意見



基督教友向工人周報算賬
工的什麼友？錢從何處來？

由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主辦，而由葉西山牧師任督印人的工人周報，在它創刊的時候，因為大街小巷都貼有強調工字要出頭，以「ㄓ」字做報頭的海報，曾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花了一毫錢，買了一份，看了一遍。當時，我覺得創造「ㄓ」字的「新蒼頡」，不單是大膽，而且荒謬。因為，這個「ㄓ」字，是土字生角，而不是工字出頭。當今之世，「重視」工人的——事實上祇是奴役，莫如共產黨了，他們強調「工人當家」，稱工人為「領導階級」。可是，他們雖然造出很多不倫不類的簡體字，並沒有把工字予以「改造」。工人周報這位「新蒼頡」，把土字生角的「ㄓ」字，說成是工字出頭的工字，其大膽荒謬程度，真令自詡為「翻天覆地革命」的共產黨徒，也黯然失色了。

該刊出版後不久，街談巷議，都說它的言論，有點「左左地」。我受了街談巷議的影響，又買了一份，一看之下，發現它然果跟無神論者，一個鼻孔出氣，利用勞資糾紛，煽風點火，痛罵資方，惟

發現，我因為也是教友的關係，深以教會有此非基督化的刊物出現，引為痛心，開始對它留意了。

記得，在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之初，工人周報忽刊出一篇「偉論」，這篇「偉論」，既不是站在工人立場，又不是站在中國人立場，它的大意是說：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是出於不懂英文者的意思，不懂英文的人，應該趕快學，何必多此一舉，爭什麼中文為法定語文。很可惜，那篇「偉論」，我看過之後，就丟掉了。那副大言不慚的口氣，數典忘祖的態度，溢於字裏行間，他們站的是什麼立場？祇有天曉了。

不久，也許該報編者，懾於四百萬市民共同的鄙視，在「聖神」感動之下，已知道他們的「偉論」，是犯眾怒的「謬論」，又悄悄收兵，另以讀者投函方式，贊成中文為法定語文了。

幾個月前，該報忽開闢一個「娛樂版」，主要內容是報導歌壇動態，還替來自台灣的歌星捧場，我以為這是該報開始改變作風的表現。不料，該版像曇花一現，不到三個月，突告取消，又無法在該報嗅到一點自由氣氛了。

其左傾言論，卻是不變的。不料，他們罵政府、罵資本家罵得膩了，竟然又罵起萬人傑先生來。萬人傑祇是一個反共文化戰士，既不是「工賊」，也不是「剝削」工人的資本家，更不是「袒護」資方的勞工機構，認眞說起來，他還是打文化工的工人，工人周報向他攻擊，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不過，要是把「水中刀」的「大作」，耐心看下去，卻不難發現，萬人傑所以被攻擊，早在批評「盤古」的時候，就成了攻擊目的了，無疑地，「水中刀」之流，可能也是「盤古」中的一份子，起碼也是「盤古」的同路人。「萬人傑，你有彩色電視機嗎，你的兒子在外國留學嗎？我現在找到了把本，要向你清算，報當年一箭之仇了！」其實，有彩色電視機，和兒子在外國求學，這是別人的私事，與强調為工人服務的工人周報，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水中刀」先

的潑婦了嗎？

談到「發暴亂財」，我不禁要問：當年誰在暴動？是不是「水中刀」同情的「進步工人」？萬人傑有沒有發暴動財，他自己已有所說明，我不想替他代辯，如果眞是發財，那末，發財的機會，是暴亂者製造出來的。不責暴亂者之可誅，祇責發財者之不當。我眞不知道「水中刀」先生，你見到人家有彩色電視機，和兒子在外國求學，嫉妒得眼紅，是嗎？

現在該談談「新左派」問題了。我記得，早兩個月，曾有一個朋友問我：香港究竟有沒有新左派？我肯定的答有。「新左派」的特徵，是不滿現實，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對，祇有他所行所為才對，他們是一小撮初生之犢，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以為憑他們少數份子，可以改變他們所認為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他們崇拜中共的「成就」，他們無孔不入，滲入教會

馬思聰在美國衆院安全委員會證詞（二）

本刊資料室

這可笑的舉動結果一敗塗地，後來還受到共黨的批評，雖然我還記得見過一張毛澤東在一家「煉鋼廠」裏工作的宣傳照片。在這「大躍進」期間，會有無數人民餓死，每一個村裏，每一個「公社」，都要向中共擔保達到若干百分率的生產額，許多「公社」的「社長」，為了彼此爭勝，冲昏了頭腦，就經常擔保了比他們拿得出的食物還要多的數目，使得人民空無所有，就此而死。我已說過，到了一九六二年以後，情況才開始有些微的轉變，這種轉變多少使一九六三年年撐了過去，雖然多半期間，我們除了包心菜以外，再沒什麼吃的，總算已經多點自由，大家也快活些。從一九六四年起，中共對人民的控制又變得愈加嚴厲。他們將軍中某些人塑成偶像，這班軍人一下變得於擔當極端艱苦任務，總是視死如歸，人人備受驅策，要遵循他們的榜樣，那些試圖為中共賣命而死的人，全受到歡呼，尊為「英雄人物」。由於我在這時擔任的某些職務，也許我倒沒像大多數的老百姓那麼受罪，我們還有點錢，有個住的地方，我們的食物配給也比大多數人好些，同時，我還有些朋友在香港，可以送些包裹和金錢給我。我還記得在這期間裏，有一次我和家人上了一家飯館，結賬一算竟要八十美元，這也是我一個月的所得。由於食物缺乏，黑市就應運而生，因此，農人以及其他只要擁有一小塊地的人都願種些東西出售，一枚鷄蛋在黑市要賣到美金兩塊錢。記得有一次，我花了美金六元，才賣到一磅花生。要是店裏可以買到蛋的話，一隻鷄蛋只要美金一角也就夠了。包心菜在這時期多得很，人們總是將之晒乾，儲存起來，以供他日之需。大部份的食物都是在中國大陸上當地生產的，我們在這時期內看到的進口產品，只有來自加拿大的小麥。中國大陸上，食的供應，一直相當匱乏。

上大學靠政治背景

教育問題一直是個長期的難題。今天，我相信中國大陸上的每一個人，都要讀完六年基礎教育。不過，假如是因為你的家庭環境不好，必須工作的話，我想那是可以免除這項教育的。一般人都可免費就學，假如他有良好的政治背景，還可讀完高中課程，並繼續上大學。所謂良好的政治背景，就是說你必須是來自工人、教師、軍人或農民的家庭。從前的地主之家的子弟，或是來自被視為「國家敵人」之家庭者（按：即五類分子），是永遠無法唸大學的。

就學的兒童，唯一的費用就是他們的食物衣服，其他各種費用則由「政府」支付。在我擔任院長的那所音樂院裏，學生多半是教員子弟。這些學生，是從中國大陸各地挑選之後再送往音樂院來就讀的，我們總是尋找那些特別具有音樂天份的人，音樂院為了這一政策，曾經一度經人指責，因為這一來，大部份的學生都是來自藝術家的家庭了。那時我們被人指責是特權階級的學校，因此奉命對軍人、工人和農民的子弟，大開方便之門，這大概是一九六三年或是一九六四年的事，這事實在難辦，因為我們在這時招收到的學生，不是天份有限，就是根本一無是處。今天，在中國大陸上，一位樂師找個差事是不會有問題的。在那裏，音樂家太少了——中共自然會為你分配工作。學生從音樂院畢業後，學校通常會派給他工作做，那個差事也許不合他的希望，但是，他總有個地方可以做事，或者當個教員，或者加入某地的一個樂隊，或者到陸軍去當個樂師。如我在前面所說的，這要看學校，「教育部」或「文化部」來決定。學生可以寫下他分發工作的志願，但是，什麼地方需要他，就會派他到那裏去。任何職業都是這種情形。假如你不接受分配，那你麻煩可就大了。你這一來丟了工作，因此沒有吃的，你既不為人民或「國家」工作，所以要受到處罰。比較出名的音樂家，經常被送往蘇俄去參加世界性競賽，通常，為了習學西洋音樂，他們總是提早幾年前往蘇俄。

我覺得閱讀中共「憲法」倒是蠻有趣的，它指出中國大陸人民擁有貴國（指美國）憲法所提供的種種權利，言論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集會的自由、表達思想的自由等等，這全是騙人的。在中國大陸上，一個人的權利只是工作和稱頌毛澤東，我覺得中國大陸人民目前完全生活在奴隸狀態下。你可以行使言論的自由，說什麼「今天天氣好」，或是「天空是藍色的」，但是，舉個例子，你絕對不能說：「我要去美國」。類似這樣的話可能給你惹來很大麻煩，你會被找去檢查你思想的根源。接二連三的問起你的教育到底錯在什麼地方，竟容許這種壞思想？也許，他們會認為此人必是間諜，或是可能與間諜有來往，他將終其一生，接受「教育」以便認識美國是中國人民的第一號敵人。他會被召去坦白認罪，說明何事使他說出這種話，然後「坦白」源源不絕而來，為了你靈魂，你的思想起見，你必須坦白。你一定要完全了解到何以你會口出此言。你的「坦白」越是詳細，你就越能了解到何以你是錯的。在你「坦白」到差不多以後，你會被送往勞改營接受「再教育」。今天，中國大陸的大部份審判，都不在法庭內進行，這些審判就在街上舉行，在學校、在工廠、或在你所屬的任何團體裏，這是公開坦白和悔改的時候。

這些審問或聚會整個結束之後，你即被送往勞改營，從事奴工，接受再改造。各位也許會有興趣知道中共並不判人死刑。人們不會遭受處決。可是，他們被送往勞改營，卻要工作到力盡而死為止。由此，中共可能從他們身上，搾取若干利益，假如中共一下子就殺死他，那麼他對中共再也不具任何價值了。（未完）

蹄聲劍影錄

然後參加秘書處的歡宴，大會秘書長康澤先生以主人身份主持宴會，這位別働軍的首長，身穿戎裝，佩中將領章，一個豹形臉相，威而不猛，起立以眞摯的語調，致歡迎代表詞，並說明請於明日上午十時齊集中央團部，用車送各位到馬家寺會場，正式辦理報到手續，隨即表示秘書處人手不足，如有照料不周的地方，統請原諒，一派謙冲誠摯的態度，如果不是親瞻風範，眞不相信他是使軍閥聞風喪膽的人。

我們於三月二十八日的上午，送到馬家寺的代表大會會場（原址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的班址，後來改爲青年幹部學校，由蔣經國先生任校長。）我們全體代表分別辦理報到，領議事袋，編代表席，分配宿舍。宿舍是青幹班的學員寢室，全部是碌架床，生活起居，採軍事管理，表現着蓬蓬勃勃的精神。我分配在第三宿舍，與當時任福建支團書記韓文溥先生的床位同列。勝利後，韓文溥先生調港澳區團主任，曾籌辦中正中學，韓先生現仍任該校校長也。各省及各單位的出席代表，一律不得外宿，統統要住會場宿舍，開會期間，非請准告假不得缺席，所有中央幹部，除擔任軍政首長的，於散會後要返回市區，處理要政，可免住會場宿舍外，其餘均與代表們共同生活，以求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共商國是，代表與代表之間，中央級與地方級的一視同仁，中央幹事（相當於黨的中央執行委員）與地方分團主任打成一片，不分階級。地方代表大可以語驚四座，抨擊國家施政，從政團員，亦絕對接受批評，虛心檢討，充分表現民主風度。此種上下一心，共赴國難的精神，爲後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而風起雲湧的掀起各地青年從軍的愛國總表現。青年團於短短數年之中，居然有

在中共手上，還有一線生還希望，如青年團的幹部落在中共手上，統統活埋，由此可知中共對三民主義青年團員是「怕得要死。」可惜自壞長城，來一套黨團合併，使青年團的幹部投閒置散，組織瓦解，幹部離心，敵人畏之，而我毀之，中計乎⁉自亂步伐乎⁉明崇禎殺袁崇煥，而滿人始能入關，明崇禎未知其自毀長城也，而滿人已附掌自慶矣。倘青年團不撤銷也，以其團結之精神，堅毅之鬬志，與敵人周旋、苦拚、纏打，青年軍再表現於戡亂期間，則天下事未可定也。

三月二十八日，辦妥了報到手續，到宿舍整理內務，到盥洗處弄妥用具（因軍事管理，盥洗有一定時間，手巾用具有一定的位置）。然後自由交誼，那時候我是一個青年小伙子，在會場甚活躍，七個省份的支團，十三個中央直屬大學分團，那些代表都與我建立很融洽的友誼，所以，我後來在大會提出「緊急救濟粵南四邑糧荒案」，不到半天的功夫，竟能邀請七十名以上的代表簽名連署，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𤹪瘝在抱，至今仍是感念他們當年給予我的支持。

一宿無話，革命先烈紀念日（三月二十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陪都開幕。是日，清晨，先舉行升旗禮，由書記長張治中主持，訓話三十分鐘，然後早餐，上午十時，大會正式開幕，團長　蔣公親臨大會，主持典禮，致開幕訓詞：號召全國青年步武漢革命先烈的報國精神，積極的展開第三次大結合（第一次青年大結合，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第二次青年大結合，是完成北伐，掃除國內軍閥。）以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復興民族，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並分析當前局勢，昭示我們說：日本軍閥在中國戰區已泥

織內部的聳長弧形補給線，完全暴露於美國海空軍的尖刀之下，隨時有切斷之危，將來日本海軍會全部喪於南太平洋之中，即日本宣告失敗之時。（大意如是，全文因閱時將垂三十載，不復記憶矣）。與會代表五百餘人，無不感奮。

下午二時，舉行預備會議，選舉主席團，由三月三十日起，以袞袞諸公分別主持各次會議了。

六、集諂佞於一身的張治中

革命先烈紀念日——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團代表大會於陪都揭幕，是日，先由書記長主持升旗典禮，書記長爲張治中，身穿戎服，金章輝煌，固上將領章也。身型、五官皆短小，雖非禿髮，但剃髮如僧，紅光滿面，戴金絲眼鏡，書生型的人物也。升旗既畢，訓話開始，劈頭便否認青年團爲特務組織，詞調激昂，並强調如果有人說青年團的幹部爲特務人員，那是對青年團的侮辱，博得熱烈的掌聲。這話是否針對康澤而發，則不得而知，其實特工人員，出生入死的做地下英雄，其貢獻於國家者，豈讓於前線將士，有很可能一個卓越特工的成就，比馳駿沙場的將軍更偉大，怎可以說認之則爲侮辱⁉但張治中利用羣眾心理，以社會一般人視特工爲可怕人物，敬而遠之，因此自鳴清高，不與特工同列，移轉人對其觀感，造成他崇高的地位，以鞏固其在青年團的權力。同時，也對康澤放一冷箭，無形中貶低這位別働軍首腦的身份，爲他後來扳倒康澤的張本。

張治中還有一套圓滑的手法，在大會期間特別與年青的代表接近，處處表現其進步的民主風度，拉緊當時出席大會所謂政治學者的李蒸和胡庶華，作爲他門面的裝飾。張治中後來以張松的姿態，出任和談代表團長，北上和中共和談，李蒸便爲代表之一，一去不返；胡庶華後來聽說也投共去了。近年絕不聞李、胡的消息，是否憔悴燕市，抑遠戍邊荒，則不

宓琴

陸，作無謂的犧牲；且須由美國人保證，以韓國的中共戰俘，移作未來編組正式軍隊的兵源。平時，凡由其介紹受訓完畢之幹部，則擔任管理訓練中共戰俘的工作。

(五)先派一部份留美軍人與曾在陸軍大學畢業的人員，去基地擔任教官的職務；並把已經派去受訓之八十六人，納入組織。

(六)委派專人，前往與蔡文治面洽一切合作的技術問題。

第二，顧孟餘等人的意見：

(一)在目前暫不能接受「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職位。理由是：這職位如果是由美國人委派出來的，則不倫不類，近於做人家工具的「傀儡」；如果是由自己的封稱，則又近似「梁山泊」的作風。為保持自己的身價，為免「政敵」的攻擊，這都是不可接受的；為保持中國人的國格，更望蔡文治能打消此念頭，不要再鬧笑話。(二)蔡文治目前除了加緊訓練幹部，爭取戰俘之外，一切計劃，唯有等待海外的「民主政黨」組成之後，再由政黨正式產生名位，才能「名正言順」的站得住腳。(三)對張大王個人的意見（即上面所列「智囊團」的建議），有一部份是可以照辦的。

這麼一來，不但「總司令」大家做不成了，連這個名義也被這般「學者名流」否定了。張大王固然表示「軍事服從政治」，即蔡文治也只有向「眞理」低頭，來電表示自願放棄，全心致力於訓練工作，但須他們也全力支持他的號召與組訓。

張、蔡之間，經過幾度函電磋商之後，由張、顧集團提出的折衷辦法是這樣的：(一)全力支持蔡文治的訓練工作，但須由蔡文治的經費項下，調撥一部份移作籌組「政黨」的費用。(二)保荐王治擔任蔡文治的副負責人，並派一部份陸軍大學畢業的人，前往任職任教。(三)派廖×藩全權代表張大王，與蔡文治面洽一切。

蔡文治在當時也自感形單勢薄，好久想取得這一部份人士的支持，以作自己將來側身「政黨」的資本，也就樂於接受了。

當時，兌了現的事情，也有下列幾項：

(一)在蔡的「美援」項下，調撥出美金三十萬，由香港×利洋行交張、顧集團，作籌組「政黨」的經費。(二)正式任命王治為「中國大陸游擊幹部學校」的「副校長」，並兼任「東京辦事處」的「主任」。(三)接受張大王方面派往任職任教的軍、政人材。(四)組織一個「五人審查委員會」；張、李集團派董冠賢、鄧龍光（實際負責人廖×藩），顧×三人負責；蔡文治方面，則派黃新衡、邱淵負責，合組審查去受訓人員的思想，資歷等問題。

號召流亡軍人學生　組織擁張英武學會

因為那時美國人對受訓人員資格的規定是：從大陸調訓的游擊幹部，學歷不論，但是年齡不能超出三十五歲，而確無心臟、肺病能接受跳傘訓

按當時的情形，大家似乎都能開誠相見，通力合作；蔡文治也能事事遷就張、顧集團的意見，張、顧集團也甚望這次能把所有流亡在海外的軍人學生，全部組織起來，介紹到蔡文治那裏去接受訓練。這事，如果能始終如一的做下去，是可能做得出一個規模來的。無奈中途變卦，不但不能「鴻圖」大展，反而鬧到幾乎不可收拾的地步，這眞是局外人所料想不到的事。張大王在大陸末期的時候，因為他的一般舊部不爭氣，投降靠攏的「四軍」人物，實在不少。所以今日在海外的舊部，也就不多了。現實給予他的教訓，除亟須羅致人才，充實班底外，並對「偏愛」廣東人的作風，亦欲有所改變。可是中國人的「人事關係」是無法破除的，而今日在海隅與他有過一段歷史的外省幹部，除了一個廖×藩外，也就不多了。所以，有一個時期，廖×藩便成了張大王軍事方面的親信。

廖×藩以一個外省人的關係，側身於張大王的廣東集團，而張大王今日需要的是幹部，如果廖×藩又介紹不了人給他做幹部，那他在張大王面前的份量也就不會怎麼重了。所以，他為了迎合張大王之需要，顯示自己交際廣闊，以鞏固自己在張大王面前的地位，便四處找朋友，羅致人材，便成為廖×藩的當前急務。

而當時介紹到蔡文治那裏去受訓的人，是沒有什麼組織的，有一個去一個，究竟去了多少？去的是一些什麼人？這些都沒有一個調查統計。在以前，是因為把私人一部份親友舊部介紹去以減輕本身的負擔，所以也就沒有注意到這些；現在既然是有計劃的招收，當然應該要有計劃的前往。似此一盤散沙的去，不但作用小，並且難免不「魚目混珠」，把「共諜」也介紹了去。因此種種，去受訓的人，須要有一個組織，也就成了迫切的需要。廖×藩看到了這一着以後，便向張大王建議，請求大王出名，由他出面，把全港九的軍人學生都組織起來；先加以考查之後，再按參加的先後，選其適合標準的，分批審查，指定能力較強的人負責統率，帶到基地去受訓。再選其學識經歷較深的，由張大王分批召見。似此，組織關係有了，私人情感也建立了，將來自可為大王的事業而效力盡忠。這建議，張大王自然是樂於接受的。眞的，有人擁護他做「領袖」，而又不要自己掏荷包，這是誰也願意接受的事。

可是香港的政治環境特殊，凡有政治性的組織，是統統有違法令的，所以便只能以一個「學會」的名義出現。在廖×藩的一般陸軍大學的同學共同商議之下，便決定以「英武學會」的名義號召。對外，是純學術研究性質的組織；對內，則是參介蔡文治那裏去受訓的總機構。這個組織，除了號召所有流亡軍人、青年學生參加，致力於「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工作外，是別無其他政策政綱的。（五）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英雄也想造時勢　半路殺出程咬金

蔡文治掛上了「陸海空軍總司令」的頭銜，他見到中外人士都樂於支持他，對自己的未來，更描畫出美麗的遠景，由替美國人做軍事情報，滋長他的政治野心，認爲「有爲者亦若是」，也想步戴高樂當年的後塵，計劃在海外組織「軍政府」，大做其中國的「大總統」迷夢。所謂「時勢造英雄」，他認爲「英雄也可造時勢」，計劃把握這個機會，遂其政治慾望，要南面稱王。

可是，自古「好事多磨」，又道是「好夢由來最易醒」，正當蔡文治滿肚子密圈密點想做「大總統」的時候，忽然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三板宣花斧，幾乎把他心目中那美如天邊彩虹的夢境，打得稀巴爛。

因爲美國人欲把「白皮書」中所說的「號召中國許多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組織反共黨派」這一信念付諸實現，這也是確具決心的事；而在海外這許多「自由民主」人士中，能在中國的軍界上起號召作用的，張大王當然是有數的人物。他比其他的「將軍」們更具有利條件的，便因爲他是華僑最多的廣東人；他不但在中國軍界上是一個權威的將領，即在海外華僑中，也是深具號召力量的偶像。以這麼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當然便成爲各方面爭取「入伙」的對象。可是他不去台灣，連李宗仁在美國發表的談話，說他是李宗仁手下的軍事負責人，他也馬上否認。當時許多人都還以爲這位軍界前輩，從此卽息影海隅，不再顧問政治了。

可是，究竟事實如何呢？在本文中，僅將他與蔡文治有關的一部份事實向讀友介紹，便可想見一斑了。

當一九五二年春間，蔡文治由香港吸收去訓練的人員中，其中有八十六名便是由張大王等人介紹去的。當這批人到達目的地後，美國人知道這是由「張將軍」介紹去的，便對蔡文治說：「既然張將軍有此興趣，你便與他合作好了；如果能由他出面號召，其力量要比你大得多。」

蔡文治得到美國人這個指示之後，當然傷透了腦筋，深悔自己「引狼入室」，有苦說不出，[illegible]一個兩全的辦法，以應付美國人與張大王。

蔡文治的「如意算盤」是這樣打的：「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職位，他可以讓給張大王；不過，「副總司令」與「參謀長」的職位，卻須由他一人兼任。在他想：你們崇拜「偶像」，我就把張大王做「偶像」好了；但此，實際權力，能夠握在我的手上，在目前暫不妨利用張大王作爲號召的幌子，等到相當時機，再「取而代之」也未嘗不是兩全之策。

蔡文治的「陰謀」，可以瞞過美國人，卻不能瞞過中國人；所以，他提出的辦法，美國人雖答應了，而張大王卻沒有答應。

那時，張大王與張君勱、顧孟餘、童冠賢、張國燾、伍憲子等人，在香港籌組「政黨」，並喊出：「政治服從文化，軍事服從政治」的口號。當張大王接到蔡文治「退位讓賢」的來信之後，雖然私心竊慰，究竟不敢擅專，所以，當卽集會討論。一經討論之後，不但問題發生了，連蔡文治如「化子拾金」得來的「海陸空軍總司令」也做不成了。

張蔡合作各有打算　討論商量分利分官

那時，張大王等欲籌組「政黨」，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便是沒有「基地」。今見蔡文治的「地盤」現成，便欲藉此以作「政黨」成立的「根據地」。可是美國人辦事雖然熱情近乎天眞，但在業務上並不混亂；政治是政治，軍事是軍事，兩者不能混爲一談。所以，張大王想能與蔡文治合作，也僅是對軍事方面而言。至於「政黨」如何籌組？蔡文治的美國上司是不能作主的。所以，當張大王接到蔡文治的「讓賢」信後，見僅能解決他個人的問題，雖然也是躍躍欲試的打算，但是爲了顯示自己平日所說的「軍事服從政治」的民主風度，也就只好與顧孟餘、張國燾、童冠賢等人商量；並要他的「智囊團」鄭×有、李微塵、廖×藩等人研究。那時，各方面的反應是這樣的。

第一，「智囊團」的建議：

㈠可以接受蔡文治的請求，但爲免大權旁落起見，蔡本人只能在「副總司令」或「參謀長」兩個職位中，任擇其一。

「快走！區鵬會告訴你的。」他笑着說：「去吧，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

方明緊握着他的手：「那你回去怎麼交代？」

「放心，我自有主意！」他眨眨閃亮的眼，「今晚城裏有全套大武打，挺熱鬧！那些龜兒子看不見明天的太陽了！走吧，撣小路去！」他鬆開緊握的手，催促方明。方明感動得說不出話，盯了他一眼，回頭拔腳就跑。半夜時分，方明已伏在區鵬屋後，他仔細觀察，沒發覺有什麼動靜，池塘裏不時幾聲蛙鳴，四周一片寂靜。一勾彎月，幾粒寒星，在藍黑的夜空閃爍。他在門上輕敲三下，門立即靜靜地打開，「誰？」一個女人壓低聲音問。

方明聽出是區鵬妻子秀芬，忙應道：「嫂子，是我！」一下子閃身進去。

「方明！」秀芬一把拉住他，悲喜交集。

煤油燈驟然扭亮，方明看見區鵬站在桌子後邊，微笑着，他撲過去，抱住區鵬，叫了聲：「大哥！」喉頭像塞住一團東西，淚珠滾滾而下。

區鵬拍着他肩膊，熱淚迸流：「哭吧，哭個痛快吧！小弟，兩個月來苦了你了。」秀芬站在旁邊也抽噎着哭起來。好一會，區鵬扶他坐下，說：「好了，先吃飯吧！」

方明說：「不，剛吃了不久，不餓。我兩個月沒冲涼了，身上發臭，要冲個熱水涼。」

秀芬說：「我就去打熱水來。飯菜熱水都給你準備好了，你大哥和我還直怕老胡有什麼失錯，擔心着呢！」

方明問：「大哥，你現在幹什麼工作？公安局的老胡又是什麼人？」

「是中國人，夠了吧。」區鵬笑笑，「我仍在車站幹修理。小弟，這些事不是一下子就講得清的，慢慢你就會明白。你現在要好好休息，你放心，一切我會安排妥當的。」他從牆上拿下「五零式」衝鋒槍，對秀芬說：「我還要趕回城去，今晚有要緊事。妳好好照顧小弟，不可出門露了臉。」他從懷裏掏出支「五一」手槍，交給方明：「會使吧？留在身邊，以防萬一，你回來我就放心了。」

—— 田章

好休息吧！」區鵬邊說邊走。方明摸着發亮的手槍在發怔。

秀芬打了一大桶熱水給他冲涼，換上乾淨的衣服，渾身爽快了。煤油燈下，秀芬用剪刀替他理髮，說：「那天你大哥在車站碰見你，他回來和我說時，難過得哭了！我認識他以來，還是第一次見他流淚，他說當時恨不得殺了那兵佬！他和老胡聯繫好，研究了很久，才決定救你的辦法。今日從城裏回來，他緊張得飯都吃不下呢！」

方明足足睡了一整天，醒來時見區鵬在煤油燈下擦着槍。他坐起身，說：「大哥，你回來了？」

區鵬走近身邊，笑道：「睡得好吧？你足足睡了二十個鐘頭。」

「是嗎？舒服極了，咳！」他伸了個懶腰，拿過區鵬手裏的槍，槍口都被烟熏黑了，他看看區鵬：「大哥，昨晚你去那裏？」區鵬不答他，拿過槍慢慢的擦。「開火了？為什麼？」方明問。「唔。」區鵬鼻子裏應道：「大哥，你聽我說，別給人利用了，你們殺人、武鬭，只是做了人家的工具，到頭來，吃虧的還是你自己。」方明懇切地說。

區鵬火了：「少說廢話！我殺的都是該死的人，江青老婊子的乾兒子，紅旗兵！你難道忘了你爸是怎麼給他們整死的？嗯！他們可以殺人，我們就可殺他？」

方明低着頭，無話可說。區鵬說：「你放心，他們打不死我，當過幾年兵，死不了。吃飯吧！」

方明在區鵬家一住十多天，傷口也好了，人也壯了。每次問區鵬提出要走，區鵬都不理他，悶得他直發慌。

一夜，區鵬踩着腳踏車匆匆回來，進來就把一包衣服丟在床上，身上掏出個大信封，對方明說：「給你，裏面的是紅衛兵串連證件，錢和糧票！快換了這套軍裝，馬上出發！」秀芬急忙道：「鵬，為什麼這麼急，出了事？」「不是！今晚老張的貨

地點點頭：「好！這衝鋒槍給你，手槍給我！上好子彈，拆了保險掣。我踩腳車載你去，要是路上有什麼意外，混不過去，你就開火，硬闖過去！」

秀芬流下眼淚，哽咽道：「鵬！路上小心點。小弟！你要是到了香港，捎個信回來，知道吧？」

方明禁不住滾下淚珠：「我記着了，嫂子。」

區鵬掉過頭去，捺捺鼻子：「別婆婆媽媽的，上路吧！我就回來的，秀芬，別擔心。」

區鵬把車子踩得飛快，車燈不開，憑他一雙夜眼飛馳在鄉道上。追入縣城時，車子快得像一支射出的箭，方明緊抓住槍機，準備隨時開火。經過公安局門口時，突然遠處一聲口令，區鵬沒有停車，答道：「光明！」車子毫無阻攔衝了過去，一連幾道崗卡都順利的過了，車子出了城，飛到了三十里舖，遠處又是一聲口令，區鵬照前回答：「光明！」只聽見一人說：「是老赤！」唰的一聲下了槍掣，喝道：「下車！舉起手來！」

「糟糕！」區鵬和方明忽的跳下車，伏在路邊地上，單車滑出去老遠。對方在遠處吆喝着，不見動靜，二個人耐不住，弓着腰一步步摸了上來，「區鵬「砰，砰」射出二槍，同時，方明也一扣槍機「嘟嘟嘟嘟！」連發一梭子彈，倒在地下了。「走！」區鵬和方明扎起身，跳上腳車，一口氣向前飛馳，好一會才聽到後面數聲槍響，他們早已走遠了。

三十里舖公路停着一輛大卡車，指示燈閃閃亮，「老張！」區鵬遠遠的就叫，一個人從車上跳下來，區鵬和方明下了腳車，大口大口喘着氣，二人衣服都被汗水濕透了。區鵬介紹道：「這是我的結拜弟弟方明，這是老張，自己人。小弟，路上你要聽老張的話。替我問候嫂子和老胡吧。」方明說：「知道了，大哥，你放心。」區鵬沉吟了一下說：「我沒告訴你，老胡已犧牲了，就在送你回來的那晚上。」「呵！」方明一下子呆住了！「不早了，去吧！」老張催促道。區鵬把方明緊緊擁抱了一下，把他推上車，關好車門，一揮手：「開車！」車子發動，區鵬和方明揮着手，向前駛出，消失在黑夜中。

每期完小說



汽車進入縣城車站是十二點三十分。

車上所有的乘客都下了車，方明才拖着腳鐐，步履艱難地下車。車門的階梯很高，他只得坐下，移動着身子慢慢地滑下來。後面押解的兵佬不耐煩地罵：「媽的，快點！」一腳踢在他的背脊，方明坐不穩，倒頭栽在地下，手銬、腳鐐碰擊得噹啷啷響。兵佬跳下車，兜屁股又是一腳，「還不起來！我×你娘的！」方明盡力掙扎也站不起來，兵佬破口大罵，槍柄狠狠地往他身上打。

「慢着，同志！」一隻粗壯的手突然抓住兵佬手臂，兵佬一楞，原來是個二十多歲的年青人，穿着一身沾滿機器油漬的舊軍衣，臉上的油污東一劃西一塊，像個大花臉，裂開嘴，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

兵佬用力一摔，可是，那青年的手就像粘實了他，半點掙不脫。他漲紅了臉，喝道：「你要幹什麼，放手！」

那青年笑笑，放開他，說：「沒捏疼你吧？解放軍同志，對不起。」他彎下腰，扶起方明，方明喘着氣，歪過頭就着肩膀抹去嘴角流下的鮮血。

他問：「摔疼了吧？」

「不要緊。」方明說，他抬起頭看着那個青年，大吃一驚，張大了口，呆住了。

那青年對他眨眨眼，說：「小心點，別又摔倒了。」

兵佬「唰」的一聲上了刺刀，指住那青年：「舉起手來！你是什麼人！」車站裏所有的人都楞住了，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那年青人卻若無其事，對那擺出刺殺姿勢的兵拿出一團東西，抖了抖，朝兵佬幌幌：「你看！我是什麼人？」原來是塊紅綢臂章，金黃的絲綫綉着「革命造反總部赤衛軍」。那兵佬立即收起槍，說：「對不起，同志，誤會了。」

那青年輕鬆地說：「沒什麼。那傢伙是犯什麼罪的？」他指指方明。

「偷渡犯。」兵佬答道。

「啊，偷渡的，以往這種人是由管教人員負責押送的啊，為什麼他要專人押送，還出動手銬腳鐐？」他問。

「這傢伙是進入了香港，被英國佬打解回頭的。可能在香港受過美蔣特務訓練，串同英國佬故意當作不接納送回頭。屬於嚴重的政治犯。」兵佬解釋道。

「哦，是這樣！」那青年皺皺眉頭，對兵佬說：「別打他了，打死了反查不出問題。」他盯了一眼方明，走了開去。

方明關在縣公安局的「特別室」裏已六天了，這五尺長寬的牢房，沒有窗子，黑暗得日夜不分，又濕又悶又臭，每天下午，「審訊員」都把他拉去作一番荒唐可笑、疲勞轟炸式的「審訊」。

第六天下午，把他折磨了四個鐘頭後，「審訊員」也疲勞了，恨恨的對他說：「告訴你，今天要押你回公社，明天召開社員大會鬥爭你！你再頑抗，拒不坦白，不承認你的叛國罪行，死路一條！」

整個下午，方明靠在濕膩膩的坑牆壁，等待着把他押走，時間在黑暗中靜靜地流去，可是，許久了，還沒有人來開門把他帶走。

一陣吆喝把他吵醒，原來他不知什麼時候竟迷迷糊糊睡着了。睜開眼，外面走廊裏的燈光照進來，一個高大的身影正對着他：「出來，快點！」

方明爬起身，拖着鐵鍊蹣跚地走出來，昏黃的燈光下看見那人佩着手槍，滿臉絡腮鬍子，皺着眉頭問：「你就是方明？走吧，送你回社。」

方明在前走，每行一步，腳踝就一陣刺心的疼，未出到走廊，已經疼得滿頭大汗，那人說：「這怎麼成，這樣

了，把腳伸直。」方明知道是給他開腳鐐，忙把雙腳伸出，那人對鑿子、鐵錘猛力一擊，噹的一聲，鐵圈打開，震得他腳都麻了。左腳鐐上又是一錘，成副腳鐐落在地下。方明揉着雙腳，呼了口氣。那人望望他紅腫發炎的腳踝，搖搖頭，說：「跟我來！」方明站起，一蹩一拐地跟着他，那人把他帶進裏面的「衛生室」，對「衛生員」說：「你給他治好，給好藥，這是重要人犯。」那「衛生員」給他洗傷口、包紮好，還打了一針，給了一大包藥片。

「走得了吧？」那人神秘地笑笑問方明。

方明伸伸腳，輕鬆了許多，說：「可以了。」

剛走出公安局門口，遇見了那個「審訊員」，他一楞，問那絡腮鬍子：「老胡，你怎麼搞的，快六點了才押他走，鐐子又除了！」

那絡腮鬍子眼睛瞪起老大，駁道：「下午我們開會。現在送也不遲，不過二十里路，怕啥！不除了腳鍊我揹他走呀？笑話！」

方明看出那「審訊員」的職位比絡腮鬍子高，但工人臂章上寫着的單位派別不同，這老胡敢駁他，也是這兩派是對頭。「走！」他頭一擺，輕輕推了方明一下，看也不看那傢伙一眼，氣得他站在門口乾瞪眼。走出城郊，行人漸少，他四望沒人，說：「來，解了這勞什子！」摸出鎖匙，打開方明戴着的手銬，跟着道：「肚餓吧，前邊有個小飯店，吃飯去，我請客。」

「你……」方明十分驚愕，不知什麼回事，儍瞪瞪的望着他，自被香港政府「打解」進入深圳監獄以來，他轉轉送送換了五間監獄，遇到的「狗」個個都是兇神惡煞，可是，這個老胡……

「去吧，吃飽了好趕路！」老胡拍拍他的肩。

飯舖裏，方明風捲殘雲一口氣吃了五個大饅頭，一大碗大肉麵。兩個月來，還是第一次吃得這麼飽。他嘴裏還想吃，肚子可實在裝不下了，老胡笑道：「好了，以後吃的日子長着呢，撐破了肚子可不得了！」

飯舖出來，已日落西山，西邊天空一片晚霞彩錦，金光燦燦。晚風吹來，方明精神為之大振。

籌款建校醜聞案

一九六九年左派發起「籌款建校」運動，一如一九六七年籌募鬬爭費一樣，凡和左派有關係的，不論做大陸生意也好，或左派對你有幫襯，都成爲募捐對象。據估計，他們這次地毯式的募捐，成績很不錯，總數大約有五百五十萬元左右。

可是，到現在頭尾三年，款已籌得不少，校卻一直沒有落成。因此，不久前已有些左派人士耐不住吵起來，他們追問：爲什麼沒有下文？

在嚴究之下，經手籌款的人不能不想辦法交代，便在慈雲山附近一幢大厦買了一層樓，這一層樓就作爲他們新校的所在地。樓價多少？據說挺多不會超過二百萬，與所籌得的款項相距太遠了。而這層樓照條例規定不可以做學校，只可以作爲住宅或寫字樓，如果要辦學校，須經過許多改革才成。

買了這層樓後，建校事又沒有下文，因此，左派高層方面對這筆建校捐款正展開調查，究竟落在什麼人手上？這筆錢的下落如何？

不久前，一個左派銀行高級職員「投奔自由」，跑到台灣去了。據說，他手上携有一筆數目相當巨大的款項，因此頗引起人們注意。

據聞，這位高級職員是籌款建校的主持人之一，至於他携到台灣去的一筆數目相當可觀的款子是不是與募捐的款項有關，卻不得而知。

在左派來說，這是十分丢人的事，既不能公開，也不能不了了之，因爲捐過錢的人有權問：「我們籌建的新校怎樣了？」

其實，左派爛尾的數目不只這一筆，當年左派要鬬垮鬬臭港英，大力募捐的鬬爭費，到現在四年，也沒有下文，雖然廣州方面要進行調查，可是這事牽連太大，一經調查，醜聞公開，反爲不美。所以，這類事情，例必沒有下文。建校籌款沒了下落，左派雖說要調查，其結果不免和鬬爭費一樣，查不出什麼結果。

新式和舊式老板

舊式資本家對他的僱員，只求盡力搾取勞力，付給最低工資，要僱員做牛做馬，替他賺錢。

現代的資本家早已把這觀念放棄



，他們一方面要自己的事業發展，一方面更顧到僱員的福利。他們知道只有在僱員生活安定，工作愉快的情形下，他們的業務才會有更大的發展，僱員也可以替他賺進更多鈔票。

可是，香港許多舊式商人還是死抱着過去那種觀念，這是大錯特錯！

目前，歐美許多大機構推行了一種紅股制度，一個僱員在機構內工作了若干年，就給予他若干紅股，幹得愈久，或工作表現良好，可得到更多紅股。

這勞資新制度不但可以使業務發展更順利，也使共產主義無法抬頭。

目前的共產主義國家採行的政策和舊式的老板一樣，不過現在已沒有

他們盡力搾取人民勞力，付出最低工資，除配給證外，無「福利」可言。在這家舊式老板的大工廠內工作，沒有前途可言，一世捱騾仔而已。

香港雖未能做到採取歐美若干大機構的那種制度，但從香港一些工廠招請工人的廣告中可以看到，他們對僱員的福利，已十分注意，和從前的作風，已有不同了。

老萬引起上面的感想，是因爲讀報看到一則小新聞，日本大廠商對他們的僱員採取一項獎勵辦法，給予假期，讓僱員到外國旅行，費用由老板支付。

據日本旅行局發言人說：今年到



國外旅行的日本人民可能達到一百三十萬之多。供給僱員赴外旅行費用的僱主包括超級市場、小型百貨公司服裝店及食品製造公司等。香港的老板看到，有動於中否？

台灣不如新加坡

正當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向報人大開殺戒之際，國際新聞協會總幹事梅耶又跑到香港來活動。

梅耶此來目的有二：一是向台灣「交涉」，要他們釋放于長城、于長庚兄弟。二是試探是否可能插手新加坡四報人被捕事件。

但在這兩件事上面，台灣當局與新加坡態度強弱懸殊，兩相比較下，特別使人感到痛心！國民政府對這些事情爲什麼不能保持堅定立場，一如

據說：國府已通知國際新聞協會，正考慮釋放于氏兄弟。但梅耶卻並不以國府承諾放人爲滿足，他說：「除非台灣方面顯然欲有條件的釋放。除非我獲得保證，絕對是無條件的，否則我去台灣毫無意義。」

梅耶又說：「國際新聞協會不欲見于氏兄弟獲釋後仍居留於台灣，我希望他們獲得絕對自由。」

如果這案子落到李光耀手上，可肯定即使「有條件」，他也不肯放人。因爲，于氏兄弟和中共勾結是有證有據的。

于氏兄弟和中共統戰頭子李維漢的來往書信被搜出，他們以「同志」互稱，不只對中共吹捧歌頌而已。他們的罪行，應比南洋商報的四名頭頭更嚴重，可是，國府卻答應「放人」，是因爲受不了外國人的壓力嗎？

李光耀的作風便不同，梅耶想插手南洋商報的事，恐怕不會那麼容易，很可能不讓梅耶去搞搞震。可是他這種敢作敢爲的精神，台灣當局卻沒有。他們對外國壓力感到畏懼，其實，一個獨立國家，內政是不能讓外人干預的。

作爲一個報人，當然希望享受「新聞自由」的權利，不幸「新聞自由」被一些野心家利用了，于氏兄弟的活動，可說惡跡昭彰，爲什麼要向外國人低頭，從輕發落？此例一開，將鼓勵到共諜橫行。

共黨的滲透無孔不入，但他們本身卻垂下鐵幕。梅耶如果眞正要維護新聞自由，應該跑到鐵幕內去搞。否則，他對共黨的顛覆陰謀，盡了很大的力。

抗戰沉思記

踏上流亡第一程

民國三十一年春，日寇發動浙贛戰事，筆者家鄉──浙東一小山城，迅即陷敵。隨着國軍的西撤，游擊隊、土共、敵僞軍也就乘隙而起，此去彼來，蹂躪鄉土，魚肉百姓，眞是「抗敵不足，擾民有餘。」

筆者家中，僅屬小康勉可溫飽而已，可是，這時卻成了那些餓狼攫取的獵物，一夜之間，父兄七人全被劫持擄去，眼見山明水秀的安樂窩，竟變成了腥風血雨的屠宰場，深感「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即下定決心，衝出敵人的鐵蹄下，離家背井，遠去後方。仲夏之夜，涼風習習之中，村犬狂吠，前門匪徒已在搥門，我從睡夢中驚醒，身穿背心短褲，忙從後窗沿竹竿順溜而下，循後山逃到鄰村的親友家，借換了衣衫及旅費，就此開始了我個人三十年的長期離鄉背井流浪生涯。

爬雞冠岩，翻三十六崗，過東關，到嚴州，一葉扁舟溯富春江而上，兩岸風景如畫，目不暇給。夜宿孤舟，雨聲淅瀝，少年離情卻如中年哀愁，念及國難家禍，愁腸百結，又想及自己單身遠行，前途茫茫不知適從，更是憂心忡忡，輾轉難以成寐。

船抵方家埠，捨舟步行，經壽昌，穿龍游，過松陽，所經之地，均受敵騎竄擾，劫後哀鴻，瘡痍滿目。披星戴月，風餐露宿，兩旬的兼程跋涉，始安抵了我國軍駐守的後方──龍泉。

龍泉地處浙南山區，毗鄰閩贛，水路有甌江，經雲和、麗水可抵青田轉溫州；公路東至雲和，麗水，西至福建浦城，折南可通閩西閩南，向北可達[illegible]斷絕後，龍泉更成爲東南通往西南大後方的交通樞紐。所以軍政機關紛紛撤至：「浙江地方銀行」、「浙江軍管區司令部」、「浙江鹽務局」、「浙江大學分校」……，均集中在此，人口驟增，電燈通明，市面頓呈繁榮，酒樓菜館林立，當時人稱「小杭州」，其熱鬧繁華概可想知。

其地以產瓷品及鑄寶劍著名。前者的宋代哥窰，爲歷代學者專家所考古鑑賞的寶貴資料，雖是殘骸破片，彌爲珍貴。後者的龍泉寶劍，正如俗諺「三尺龍泉天下飛」，馳譽全國，凡是旅經該地的人，無不購得携去，或作留念，或餽贈親友。

此外，提起龍泉，就會令人想起了抗戰時期發生浙、贛、閩三省的一次瘟疫──鼠疫。當年身歷其險的，至今憶及，仍不免談「鼠」變色，猶有餘悸。此次大瘟疫的滋生地，就在龍泉，很短期內就迅速蔓延遍三省二十多縣，前後歷三年之久，死亡人數多達十萬以上，一時棺材供不應求，徹夜哭聲，此起彼落，每至破曉或薄暮，送殯埋屍者絡繹不絕於途。更有一家數口，三兩天內全部罹疫而死，竟至無人爲之埋葬者，眞是慘絕人寰，不忍卒覩。其時，浙江省主席黃紹竑，也曾染患鼠疫，幸獲福建省主席劉建緒連夜派專車送來特效藥，方得死裏逃生。教育部長陳立夫，原有東來巡察之行，及聞鼠疫猖獗，即折返回渝。

近人有論抗戰期中，青年學生所最嚮往的「聖地」有三：延安、贛州、龍泉。筆者當年未曾到過延安，所以對此說不敢妄加評議。但卻曾途經贛州，「新贛南」朝氣蓬勃，不同凡响，確非溢美虛語。唯有龍泉，實不足配稱「聖地」與之比擬。筆者曾在該地有一年之久，足跡遍及城鎮鄉村，卻無發覺該時該地有何新政風新氣象足以稱道或令人嚮往留戀的。當年龍泉縣長徐淵若，允稱能吏，也愛好寫作吟詠，曾寫有「哥窰與弟窰」一書，時與省主席黃紹竑有唱酬之作，如和黃氏「雲龍旅中雜感」滿江紅一闋：「五朵龍文，摩挲處，已成陳迹。空見說，生公妙法，點頭頑石。玉樹猶歌商女曲，雲天待展春風翼。倚黃昏，吹笛瑣窗前，梅花白。春衫薄，離痕碧。團圓月，淒涼色。問畫堂誰念，歲時豐嗇。火樹銀花燈似晝，玉簪瓊佩人猶昔。漫呻吟，按盞問何時，烽烟息。」

徐淵若除「勤政愛民，盡忠職守」外，也並無特殊政治才能之表現。抗戰勝利後，徐氏又出任江蘇鎮江縣政，也政績平平。故人稱龍泉爲「聖地」者，我始終不明指何而言？即以黃紹竑二度主持浙江省政，先後十年，因時值戰時，亦無赫赫建樹，煌煌政績足言，倒是他的幾首詩詞，迄今猶爲人所傳誦：「越王欲雪稽山恥，越溪送女愁西子，一步一回頭，酒旗樓外樓。吳宮人已去，教訓謀生聚。期以十年春，還伊湖上人。」──此乃民國二十六年冬，黃氏主浙倉皇撤離杭州之作。抗戰勝利之日，杭人書以「一朝竟雪胸中耻，八載還伊湖上人」聯語，迎歸黃氏。

「十年愧作西湖主，灞陵魂斷知何處？柳浪拂清波，鶯聲接遠過。山花紅未透，野綠叢叢綴。新月半彎彎，和風別顏。 來時危局艱難共，歸輪喜得春風送，拂袖覺心清，烟雲無限情。別後會重來，滿堤桃李開。欲待上樓頭，恨無樓外樓。」──此乃勝利後黃氏卸職離杭，話別西子湖，依依不捨之作也。

「翹首睇長天，人定淡烟籠碧，待晚一弦新月，欲問幾時圓得？昨宵小睡夢江南，野火燒寒食，幸有一番風送，報燕雲消息。 北國正花開，已是江南花落。賸有牆邊紅杏，客裏漫愁寂寞。些時遇着這寃家，誤了尋春約，但祝東君仔細，莫任多飄泊！」──此乃黃氏奔走國共和談，自北歸南所作。（二）

談愛魂飛。看那花前月下，倩影雙雙，當「夜半無人私語時」，情至深處，眞的「愛你入心入肺入骨」，「唔知老豆姓乜」！

愛是人類最眞誠的情感流露，是靈與感的交流和共鳴，是精神的慰藉與寄托。大體來說，愛可分爲先後兩種：一是與生俱來的愛，那是倫理之間，以及個人對家國所產生的；二是後天的愛，也即是男女、師生、朋友等之間所產生的。前者不需要附帶任何條件，後者則多半是相對存在着的。

後天的愛，自然是以人人樂道的愛情爲首。愛情，本來是最崇高、眞誠的兩性之間的情感交流；它不受環境支配，也不附帶任何條件。但在這利慾薰心，個人時容至上的社會裏，愛情不僅常常被誤解，並且更被利用作爲滿足個人利慾的一種工具。例如那些男愛貌，女愛財，各投所好；或者男恃財，女恃貌，待價而沽；或者一方面是驕橫和傲慢，另一方面是投機和僕從。像這樣的結合，只能說是交易或合作，縱使他們交易或合作都很成功，但到頭來只能計算出利益的多寡。如果沒有奇蹟出現，他們很難眞正體會到愛的韻味，因爲他們的靈魂早已出竅，心底一片空白。

談「愛」

只有與生俱來的愛卻常屹立於利慾與環境之外，在這之中，表現得最偉大的，莫過於父母對子女的愛。比方兒子大逆不道，作奸犯科，做父母的也只能慚愧自咎，默默忍受，不會因此而斷絕了對兒子的愛。這一份與生俱來的爲人父母的苦心，自然不是青年朋友所可能體會得到。然而，兒子爲了滿足自己的欲望，鋌而走險，也即是把自己的安樂建築在父母的痛苦之上，僥倖成功，父母不會爲此而歡心；一旦身敗名裂，也就等於向父母的心靈宣佈死刑。「哀莫大於心死」，而兒子竟要向無辜的父母宣判死刑，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天下間的父母沒有一個不是深愛着子女的。但一些青年朋友僅因一點客觀因素，便認爲父母不愛他，或者視父母對他們進行應有的管敎爲迫害，因而處處與父母爲難，甚至離家出走，吸毒犯罪；還口口聲聲說是家庭及時代所造就的，他們已被遺忘，他們苦悶無着，需要尋求發洩等等。然而，他們何嘗想到社會環境中種種無可避免的存在因素，以及父母心中難言的苦衷？

一句話，他們抱怨的是父母未能預先給他們造就一個隨心所欲的天堂。可是，曾幾何時，他們能否來得及造就一個自由自在的天堂，然後讓他們的下一代安享其中？這日子不會太久，願那些自感「無愛」的青年朋友，他日都成爲一位有求必應，慈愛可親的父母！

鏡魂



疾風勁草

移氣、養移體、轉瞬間便變成軟骨動物。所以要論斷一個人的成敗，殊不容易，古語謂「蓋棺論定」，便是說，倘若不是到了最後的一刹那，還不能作實！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設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的確，一個人的成敗還不算十分難見，一個人的眞僞才是最難判斷的事。

文天祥在未毀家紓難之前，是著名的享樂主義者，他的家姬，他的排場，都是窮奢極侈，被當時士大夫側目而視的。但文天祥到了應召勤皇的時候，平日所享受艷情風流的豐富物質生活，一下子都全部捨棄掉，奔走國事，宵旰辛勤，兵鏑風霜，無不親歷，失敗被擄，金人用盡一切手段，還是誘他不動，結果從容就義，替中華民族留下千古典範！

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了一個人，倘若眞的有修養，是不拘小節的，「小事精明，大事糊塗」，才眞是不可救藥！平日的生活，有時未足以斷定其人爲何等，這對於政治上的人物而言，更爲重要。由於大事不常有，臨大事而有所表現的，更屬少之又少，所以一般人便拿「平時」做標準，去衡量人，那只是一種淺薄的見識，不足爲尙！

論人如此，論事往發覺到，原來從前的批評，只是看得不夠深入。在我們這些普通的老百姓而言，這是通病，但負實際政治責任的人，倘若也犯上這種通病，國事便會不堪聞問！

所以，當我們要批評一件事或一個人物的時候，決不能憑平日的印象做基準，平日的印象可以做資料，但不能把決定的權衡完全放在上面，一件事有一件事的特殊狀態，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別專長，像上面所舉的文天祥的例子，我們知道憑「印象」或「小節」去決定一件事是何等輕率。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貞！」所謂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風狂雨驟時，立得定才見腳跟。一個人物之成爲人物，便於此等地方看出來。近日國際間危疑震撼，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但我們的蔣總統，卻指揮若定，絲毫不爲險惡的風浪所動，他對付這種險惡的環境，還是平生最使人欽敬的一貫作風，鎭定、沉着，他呼籲全國軍民，只有一句話，「加緊建設！」這才不愧爲領袖的典型，所謂「不動如山！」，所謂「世事滄桑心事定！」中華民國的前途，便在這裏偉大人格的感召下獲得保證。「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看來還須要加上一句：「謀國者不怨！」我們又一次看見正義在狂風暴雨下所顯示的特殊力量，「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我們的信念，還是絲毫未嘗動搖的！

穆然



資歷與人事

在這個華洋雜處的香港，在這個銅臭氣味非常濃厚的香港，在這個幾乎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香港，你會果想單憑自己的才學獲得能夠發號施令的實權職位，眞是難於登天；就是想獲得一份較為理想，合乎自己的志趣，而待遇又不可恥的職位，也絕不容易。在香港，實學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事關係」及「一紙文憑」。不論私人機構或政府機構，其招聘職位的起碼條件是「資歷」，資歷又分等級；如果你的資歷好，獲得職位並不困難。以筆者為例，自問數年前還沒有「資格」為人師表，但因為是一「天子門生」，很容易就獲得一分羨煞很多人的教職，我之所以有時間和有興趣繼續深造，可以說，且無異一分待遇上佳，生活無後顧之憂的工作有很大的關係。

不過，雖然你能以「一紙文憑」混得較為安穩的職位，但假如你沒有人事關係，一定不能獲得高職位，即使你有文憑，也即使你有實學，你也只能埋頭「工作」而已。

假如你想「爬」得高，而又如果與上司沒有「裙帶」關係的話，那麼，你一定要施「拍馬屁」的戰術，但「拍馬屁」還要看你是否拍得準、拍得應和拍得響；偶然拍中上司的要害，使上司尷尬難以下台，則後果又得不償失；假如你恃才傲物，正直不阿，除非你上司明察秋毫，大公無私，否則，你就要一輩子不得「超生」了。

由於這複雜的「人事」和「文憑」

年朋友便感到難以適應，他們之中，很多是具有才華的，但由於他們沒有本港及英聯邦的「文憑」，因而使他們便難以獲得較為理想的職位，也因此，他們之中，唯一的龐大出路，便是工廠了。

在工廠做工，雖然可以餬口，生活比在「幸福的祖國」好得多，但與他們初來香港的意願大大違背了。因為，他們之中，有很多是抱著大志來的，他們不但要獲得自由，也不但要獲得較好的生活，而且要利用這一塊自由的土地作為反共的基地，進行反共的活動。

可是，他們失望了，香港是一個唯利是圖，不准作政治活動的社會，要在香港找生活還勉強可以，但要大展鴻圖，卻是絕不容易！於是，他們之中，有被歲月侵蝕的，慢慢被陶冶於腐化生活中，與「香港仔」看齊，尋求刺激享樂的生活；也有滿肚子鳥氣，沒有發洩，偶爾以自己的筆，寫出自己的抑鬱，聊作自我開解。當然，也有硬著頭皮，挺起胸膛做人，與現實奮鬥的，但為數已是很少了。

在這動盪的時代，在國運衰弱的時代，我們這一輩的苦處，自是意料中事。惟有抱這宗旨做人！那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到兼利天下」。才可以生活得心安理得。

談「毀滅」

中共統治大陸以來的二十二年的歷史過程，從毛林派的一小撮統治集團的利益看來，固然可以說是什麼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革命」和「大改造」的過程。但是，如從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的眼光看來，特別是從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利害觀點看來、，無疑地，則只是一個大毀滅的大劫難而已。

關於中國歷史文化之被中共的所謂「革命」所毀滅，這裏暫且不表。但作為一個流亡者，我相信，每一個人都一定有着其獨特的慘痛記憶，及其獨特的被「毀滅」的故事吧？

試想想，我們有多少人家散人亡，不但是我們的財產（這是我們的身外之物）被毀滅了，而且，就連我們每個人的私生活，以及我們個人的感情記憶，一切的一切，也都同時被毀滅了。

而於我個人來說，這「毀滅」的慘痛，卻是特別深刻地。我很記得，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當我從廣州準備逃亡來港前夕，曾把自己過去在學生時代，和以後在新疆工作時期，以及後來在三年「黑人」生活和流浪期間所寫的七、八本日記，以及多年來自己的詩歌傑作，和朋友所寫的反共作品；此外，還有存放在我那裏的我的女朋友的好幾本日記，我和她長年互相通訊的一大疊的「情書」，以及我的一大本從童年開始，以至在新疆工作時的生活相本，那裏有着穿上皮大衣，騎在馬上、騎在駱駝上的雄姿，也有和少數民族合拍在蒙古包旁的生活相片等，一切較為珍貴的生活記錄都鎖在一個鐵箱子裏，交給我的姊姊妥為保存。而我，則帶上那一條鎖匙一起逃亡，後來在梧桐山上，不知怎地便又失落了。

這一個鐵箱子裏的一切，就是我過去生活的記錄。我珍惜於我自己的過去，因為，它發現了我的生命所由成長的過程，並且，它是屬於我私人的最大的秘密。

但是，終於「文化大革命」到來了。家裏的人為恐怕紅衛兵要來破四舊，要抄家，不但是家裏的全部藏書都燒毀了；就連我的這一個小鐵箱子，也由我的姊姊第一次交給了我的弟弟，並第一次打爛了開來，看完之後，也便一把火給「毀滅」了！

當後來，弟弟來信告訴了我這一個消息時，我的痛苦，實在難以形容的。雖然，弟弟在看完了我那些東西之後，說是從此便眞正了解了他的哥哥，但這又有什麼用處呢？我過去的一切，都給毀滅淨盡了，於此，我才深切地體驗到所謂「毀滅」的滋味！

因此，我便從新記起了列寧的教導：「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是的，誰是毀滅了我們的過去的人，我們就要向牠們算賬、復仇！更何況，除了我們個人的微不足道的東西之外，還有着其他許許多多更值得我們珍惜

寇安天下？歷史悠悠看品題！

及一隻手錶，被判處二十年徒刑。標題佔三、四行，好像是：十八元台幣，一隻手錶，判刑二十年，台灣法律莫名其妙。

標題當然是此地編者加上去的。顯然，編者對這宗搶刼案的判決是極為不滿的；在他的看法，或者認為搶刼區區十數元和一隻手錶，並不是一件什麼十惡不赦的罪行，二十年徒刑，未免太不人道。

重典與姑息

說實在，二十年確是重刑，不過從法律的觀點來說，搶刼十八元和搶刼一萬八千元，在本質上根本沒有什麼分別，兩者都屬强盜行為，問題不在搶刼的多寡，而在搶刼的手段和動機。

台灣現行的刑事訴訟程序，如上述的刼盜案，通常例由案發地的轄區警局先作初步偵訊，然後將人犯、罪證移送地方法院，由檢察官開偵查庭主理第一審。如果認為罪證成立，則提出公訴，否則，就予以不起訴處分。所以，刑事案一經檢察官起訴，十九都是罪證確鑿的。而刑庭推事在審理案件時，除聽取控訴，核對供詞，總讓被告有申辯的權利。即在審裁決，也往往從輕處發落，例如刑法規定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每每總判處最輕的三年，而非最重的五年。這，一方面固然是基於人道，另一面也由於刑罰本身終究是一種不得已的消極手段，而非教化的最後目的。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上面這個刼匪，多半是一再犯事，無可救藥，受治安當局管制的甲級黑犯，不然，按常情推事似乎不可能如此結案。國家的法律究竟不是橡皮尺，可以伸縮由人。設如刑罰過當，胡亂裁決，推事本身就犯了濫用職權的瀆職罪，何況在行政上他也還有上司呢，怎會如此不知輕重！再說，台灣處於戡亂的保安管制下，撥亂治安，當眾搶刼，恐怕連槍斃都有份呢，判二十年，還是輕的。亂世重典，殺一儆百，有什麼不對？

反顧香港，歹匪猖獗，搶案一日數宗，刼匪膽大妄為到居然可以聚眾持械搶刼銀行的程度。比對之下，除感於那位編輯先生的婦人之仁外，倒眞覺得香港的刑罰是輕得近於姑息了！這位先生以香港社會的尺度去衡量別地事物，本身已不客觀，怎會得到合理的結論呢！

順便一提的倒是今日香港治安上出現這樣不寧靜的現象，如果不是所處的社會有了毛病，就是法律上有了問題，已不是僅僅由警察可以解決問題的了。基本的辦法是應該將今日的社會制度重加檢討。當局有不顧輿論反對堅加水費的決心，不知也有根絕歹徒永謀社會安寧的毅力否？

靳羽

怕的不只是數字的上升，而是兇徒竟然連小孩子也不放過。殺人本來就是可鄙的行徑，以稚齡小童作為謀殺對象，更是可鄙之尤！

卑鄙的行徑

報載：五月八日，一個男童在水塘附近嬉玩，被三名阿飛挾持離去，其後該小童即告失踪，兩日後浮屍塘上；五月二日，一個八歲女童疑被綁架失踪，半個月後被發現給人扼斃，藏屍在貨倉的一隻紙盒內。

這兩宗命案，當局刻在調查處理中，在下自然不便作出任何推測或判斷。我不知道別人對這兩宗可怕的新聞有何感想，也許有人對那兩個孩子的失踪及死亡的曲折過程感到興趣；也許有人對警方能否破案感到關切；而我，除了痛惜兩條小生命的橫死，對那輩以髫髮小童作為謀殺對象的兇徒，忍不住要連駡「卑鄙！無耻！」

一個七八歲的孩子，無論如何決不至非殺不可的，這種卑鄙無耻的手段，幹得出來的只有古代那些賦予自己「生殺大權」的暴君、歷代嗜殺的流寇、和現在滅絕人性的共產黨徒及其嘍囉。暴君可以隨其所欲，殺及「罪人」妻孥；嗜殺的流寇可以「取小兒數百為一聚，圍以火城，貫以矛戟，視其奔走呼號以為樂」；共產黨徒及其嘍囉可以放置炸彈殺害無辜兒童；他們都是瘋狂的野獸，稍有血性良知的人決不會幹出這等禽獸般的行徑。然而，隨着殺風的激長，此時此地竟然也有覷稚齡小童為寇讎，非殺之不甘休的狂人，或為了些許金錢，或為了一時快意，甚至根本不為什麼，便將可貴的小生命奪去，人性泯滅到這般地步，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常常在報章上看到一些「放生」的新聞，一隻烏龜、一頭玳瑁、甚至一條蟒蛇，往往被看作祥瑞而放諸山林大海，「放生」的意義殆為重視生命。在宗教觀點而言，生命乃由天賦，任何人對別人的及自己的生命皆無權攫取；在「放生」蔚然成風，烏龜、蟒蛇等禽獸的生命被人重視的時候，人命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卻比不上螻蟻，連七八歲的稚子也要給置諸死地，這邊流行「放生」，那邊殺風激長，實在是很大的諷刺！

小童被綁架、折磨、殘害的情節以前只在「犯罪電影」中出現，這些卑鄙的行徑現在卻接二連三「巧合」地搬到現實社會中「上演」了，在下又不禁想起那些提倡「殺人娛樂論」和「維護觀眾利益」的好人，不知道他們此刻目覩賤視生命的罪行連迭上演，可有點什麼感受？

但，不管他們是否無動於中，在下對熾烈的殺風，對卑鄙的狂人，對枉死的生命，似乎也只能一次又一次的發為感嘆而已！

江城子

水漲船不高

船，是水上的交通工具，它是利用水的上壓力和側壓力而製造的，只要不超過一定的重量，雖然裝載很多的人或物，它仍會在水面漂浮。所以船不怕水多，水越多越能發揮它的功能；也不怕漲潮、漲水，因爲它是隨着水的漲落而漲落的。「傳燈錄」云：「水漲船高，泥多佛大」，這是一定的道理。

水漲，而船卻並不隨之上漲，這樣的例子，似乎還未發現過。可是類似的情形，在本港這種畸形社會中卻並不稀罕。

本港近來因爲待遇問題，時常發生抗議示威：最初是公立醫院的女護士爭取與男護士同工同酬；問題剛剛解決，男護士又有所不滿；接着是東華三院的女護士爭取與港府護士同酬。同時，有關教師新的薪俸制公佈之後，任教於官立中小學的全體教師，以及三間教育學院中的未來教師，羣起反對，後者並罷課示威，據報載，如果不能得到合理解決，他們將在總督府外靜坐，以示抗議云。

這班教師和準教師紛紛反對的原因，據說新的薪俸制不但沒有增加待遇，反而減低了許多，除了校長、副校長、科主任少數人增加甚多之外，其他的教員薪俸，卻減少了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七點七。

近十多年來，由於大家「喝加」的關係，你加我也加，政府更是以身作則大力提倡，所以弄得物價直線上升，最保守的估計，也在一倍以上。但是因爲大家都加之故，羊毛出在羊身上，除了「寫稿佬」，誰也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這便是由於「水漲船高」的緣故。唯一例外的，是那些低薪的公教人員，說也奇怪，在香港打皇家工的小職員，像有不食人間烟火的本領似的，去年加薪的時候，高級公務員平均每年增加四千元；而第一級公務員則只增加二百餘元。這次的教師薪俸新制，科主任以上的人物，可增加一千二至兩千元，而一般教師卻減少二三百元。這是什麼道理？難道他們不是人？三間教育學院的師範生，一再發動示威，是值得同情的，他們投考之初，滿心以爲這是一隻金飯碗，可以解決今後的生活問題，不料卻是踏上一隻不能隨水漲落的無底船，將來有被生活浪潮吞噬的危險，他們怎能不着急？誰敢說他們不是「示威有理」？詩曰：

一、水漲船高勢必然，水高船落太違天；如何加下有人減，豈是魚蝦不怕淹？

二、低薪減少高薪加，官大偏添錦上花！

古調今彈

葉其真

向正「脆」字爲「脃」者致敬

鄰居的小孩知道我是寫文章的，碰到不懂的字常常會來問我，而令我感到驚奇的卻是，他的文字學知識，竟比我還淵博得多。他只讀了這麼幾年書，卻懂得「脃」字。而我讀了十六年書，教了幾年書，寫了三年文章，還要翻查字典，才知道這個「脃」字就是「脆」字，淸脆的「脆」字，敎人怎能不佩服香港的小學生的「淵博」呢？

坦白說「脆」字自己何止寫過千千萬萬個，就是從來沒有把「脆」字寫成「脃」字。說到看書，雖不敢誇口說看得多，但大抵還是比小學生多的，可是從胡適之，魯迅的著作看到現代中國第一流語言學家王力、朱德熙、呂湘叔的著作，也從來沒有發現他們把「淸脆」寫成「淸脃」，或許他們在文字學方面的知識，也比不上香港的小學生「淵博」呢？

香港的中文教育如此「進步」，本來是應該感到「欣慰」的。然而「欣慰」之餘又發覺，他們雖然懂得這個百幾十年來甚少人用的「脃」字，但卻不懂得數億人經常使用的「脆」字；懂得「㨨」字，不懂得「碰」字；懂得「悳」字，不懂得「德」字……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原來是此間出版教科書機構的「專家」們和師範學院的「教授」們在搞「正字運動」。「脆」字被列爲不能用的俗字。

中文的異體字實在太多了，同一個讀音同一個意思的字，甚至多到四五種不同的寫法，的確有「正一正」的必要。若果眞能把所有的俗字都廢除，把康熙字典裏的字刪去三分之二，這倒是造福後代，其豐功績可與秦始皇統一中國文字的功績媲美。可是什麼字是俗字，什麼字是正字，自己實在有點胡塗，因而對「專家」「教授」們的淸醒和淵博，不能不深表敬佩，敬佩之餘又盼望「專家」和「教授」要「正」得徹底。究本尋源，追到倉頡造的字去。

據說中國的文字是倉頡造的，既有一個創造人，那麼何爲眞？何爲僞？何爲正？何爲俗？就容易分辨了。當然只有倉頡所造的文字才是眞字正字。凡不是倉頡所造的字都是俗字。然而淵博如「專家」「教授」諸公，未知能否考證出幾萬個中國字中那一些是倉頡造的？

倘若說文字並非倉頡所造，而是約定俗成的東西，那麼又拿什麼標準去判斷何者爲正，何者爲俗呢？乞「專家」「教授」們賜教。諸位也許以爲在下「小題大作」，說出來諸位也許會大吃一驚。因爲我們一直都在使用俗字呢！就說「烤火」，「烤肉」這個「烤」字吧，據齊白石說「烤字本無字」，翻遍康熙字典也無法找到這個「烤」字。又據朱德熙說「廣韻」，「集韻」作「㸆」字，「集韻」和「省韻」作「熇」字，但我們卻一直在用「烤」字。你說如果「專家」「教授」們不來「正一正」行嗎？我們在寫「考」字的時候，「專家」「教授」們的高

等相繼作亂，一直亂了六七十年使李皇朝岌岌可危者凡幾。最後，唐朝還是由藩鎮取代了。

夾馬營出身的趙匡胤

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之後，怕幫助他掙得江山的難兄難弟擁兵自重，重演陳橋故事，乃演出一幕杯酒釋兵權，「酒醉」斬鄭恩的把戲。在軍事制度方面，採取强幹弱枝的做法，一改唐制，把軍隊分爲禁軍和廂軍。宋太祖下詔選州兵壯勇者送到京師充禁軍，京師禁軍有四廂，人數較多，作戰能力也較强，由皇帝直接指揮；諸本州的鎮兵名曰廂兵，諸軍有兩廂，人數較少，平時罕教閱，作戰能力較差。類多給役而已。對於戍邊軍隊，則經常調動，防止邊將把軍隊變成私人勢力擁兵自重。

趙宋皇帝這種處心積慮的做法，雖然基本上防止了內憂，卻招致了外患，由於邊防不固，使有宋一代積弱，三百年間，出現了不斷遭受外族侵犯的局面，最後還使華夏江山第一次亡於蒙古人之手，趙氏皇帝從汴京萬壽宮的寶座滾了下來。

朱和尚以武力削平羣雄

登基應天府，建立了明朝。他和劉邦一樣，又演出一幕「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悲劇，翻臉不認人，大殺功臣。在軍事方面，建立總司令部——五軍都督府，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衞、所。大致在要害地區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衞；衞、所外統之都指揮使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在軍事權力方面層層控制，猶如中共的軍區、軍分區，組織頗爲嚴密。這樣一來，軍權就最後集中到皇帝手裏。朱元璋對於像徐達、常遇春樣的大將也不放心，作戰行動也要由他直接下手令調度。但是朱元璋也懂一點「民主」，在他下的手令中，往往附帶幾句話，說明他下的手令是坐在屋裏說的，有不符實際處，大將軍可以便宜行事。然而，這也恰恰說明了朱元璋死死抓住兵權不放的用心之苦。不管朱明的軍事制度較之前代優越，但老百姓一起來造反，朱由檢還是自縊於煤山，朱家江山不久也完蛋了。

有找出一個永保江山的萬全之策來。

（三）

如今，有人跑上台來向世上的人說，我有「萬全之策」，這叫做「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毛澤東如是說。

其實這不算是什麼新發明。就是毛澤東本人也承認，近世的袁世凱和各地軍閥都是他這方面的老師。

如果說，歷史上的皇帝都有保持權力的煩惱，那麼，毛澤東的煩惱就更多了：

第一，他不僅以牢牢地統治七億中國大陸的同胞爲滿足，還進而要當全球的「球長」——甚至想當宇宙的「紅太陽」。他鼓吹什麼「世界革命」，對於人家捧他爲「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受之不拒。這種煩惱，漢武、唐宗等爲了開疆拓土所費的神那能望其項背？

第二，他自己也承認，數十年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鬬爭從來沒有停止過，那麼可以想像，毛澤東自高踞要津以來，從來沒有過過一天安樂自在的日子。這是不假的，王明、高崗、劉少奇都曾「竊窺神器」，曾爲三軍統帥的國防部長彭德懷也學海瑞上書，「文革」期間所暴露的文武大員如何「走資本主義路線」。總之，叛徒、內奸、工賊、野心家、走資派等等，不是對他虎視耽耽，就是同他唱對台戲；而老百姓，「牛鬼蛇神」又有一大堆，反抗他的統治。因此，毛澤東說，「階級鬬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幾句話充分說明了毛澤東並不是高枕無憂，恰恰暴露了他內心上的無限煩惱，難怪他的黨徒經常要高呼保衞他了。

第三，中外古今，只有君主國家立王儲，但號稱以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爲指導思想的中共也立起「儲君」來了，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明文規定林彪爲老毛的接班人。怪不？

桿子裏面出政權」，他要維護他的「四個偉大」的寶座，只好仗擁有軍事實力的林彪保駕。這樣一來，林彪紅得發紫，勢力日隆，老毛豈不知林彪有取而代之之勢？於是不得不用盡心計，施行安撫手段，不惜强姦廣大中共黨員和廣大人民的意志，明文規定林彪爲接班人，這實際上是對林彪先打了一個招呼：「喂，林老弟，我百年之後便把這個寶座讓給你，你老弟可要忍耐一點，不要不夠朋友啊！」對林彪左一個「接班人」，右一個「副統帥」、「親密戰友」，把林彪籠絡住，老毛用心良苦可想而知了。

但是，歷史也有過教訓，當年劉少奇坐着第二把交椅，老毛何嘗不在中共「七大」立他爲「接班人」？曾幾何時，老毛就翻臉不認人，把劉少奇一腳踢落台下。那麼，如果老毛認爲手瓜滿有把握抅得過林彪，會不會翻臉不認賬（因有明文規定，故稱之爲「賬」），把林彪打落馬下？若按老毛一貫的「德性」，這是値得深思的。人們只要看江靑和中共軍方之間的明爭暗鬬，大致上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的。

「自古皇帝皆煩惱」，老毛的煩惱就特別多、特別深。他竊據大陸政權以來，在國內不斷搞戕害人性的政治運動，不斷的改變黨、政、軍的建制，不斷的排除異己，這都說明了他日夜爲保持他的統治而煩惱。而他要實行高壓政策的統治，就只有靠武力，他的政權是建立在槍尖上的。早在十多年前，費孝通教授就曾一言道破：「如果中共沒有三百萬軍隊，早就完蛋了。」唯其政權是建立在槍尖之上，所以他今日又要受制於槍桿子，這種威脅已見端倪，老毛「作繭自縛」，煩惱當然更多了。

歷史是無情的，不管歷代的皇帝挖空心思，施盡了多少絕招、怪招，都無法維護他的萬世之治。毛澤東集中了中外古今「統治法」之大成，能否防止別人革他的命，我們且拭目以待。



皇帝的煩惱

馬行田

民間故事：程咬金在瓦崗寨做了三天混世魔王，因爲每天要五更三點早朝，這位仁兄煩惱不堪，竟情願不稱孤道寡，讓位於人了。戲曲中也有這類故事，做了皇帝，要日理萬機，不勝其煩，於是想做度優悠歲月的神仙。俗語所說「做了皇帝想神仙」，除了有貪心無厭的含義之外，我們也可以從上述故事中得到另一種解釋，做皇帝着實是煩惱的，他們過的日子並不輕鬆。但故事畢竟是故事。如果從歷史上看，皇帝的眞正煩惱還不是想淸閒。

（一）

在中國，貴爲人君，乃是象徵着至高無上的權力。許多政治野心家爲此營之謀之，甚至不擇手段，不惜「白骨蔽黃沙」，以求達到登上龍庭寶座。春秋時代，子弑父，弟弑兄，臣弑君，像走馬燈那樣層出不窮，就是爲了要貴爲人君，想握有最高的權力。

但是，一旦貴爲人君，煩惱就跟着來了。古代的皇帝稱爲「萬歲」，就反映了他們想長生不老，永遠做皇帝的心理；而且也有一些皇帝認爲可以尋求長生不老之道。暴君秦始皇使人求不死之藥，昏君明嘉靖帝迷信方士煉丹術，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但是，「萬壽無疆」不論對任何皇帝，都不過是一種無法達到的幻想，他們終究不能抗拒生物學新陳代謝的規律，美夢做不成，結果還是要像常人一樣死去的。

如果說，古代的皇帝由於他們的愚昧做出這種趣劇，留爲後世的笑柄，使人感到可笑；那末，現代的甚至有自稱爲唯物主義者的「人君」，還追尋這種幻夢，就使人覺得可悲了！倘若還要强迫老百姓爲他每天三祝「萬壽無疆」，而且被說成是老百

遠做獨裁的皇帝，則更令人感到可惡和可恨了。從這點來說，凡是越想永遠高踞老百姓頭上的人君，老百姓就越會產生出「時曷汝喪」的願望。老百姓的意志往往是人君貪得無厭的權力慾不可逾越的最高障碍。這是爲歷史所證明了的。

想長生不老，永遠做皇帝的愚不可及的人君，從歷史上屈指數來，畢竟還只是一小撮。古往今來，皇帝最大的煩惱莫過於企圖保住江山，也就是要保住權力。古代帝王，在位時怕人家推翻他，並希望在他死了之後，將「家天下」傳之萬代。今之可惡的大獨裁者，何嘗不想保住自己「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全面獨攬的權力和「派天下」永遠統治的特權。總而言之，他們從陰謀暗算或拚命搏殺竊來或奪來的江山，唯恐別人也一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於是，日夜提心吊膽，勾心鬬角，煩惱確實與他們結了不解緣。這正如一個以扒手起家的人，他是最提防別人對他也來一個「三隻手」的。

這樣看，你說皇帝煩惱不？

（二）

歷史是一本最活生生的教科書，使歷代的皇帝從中得到許多教訓，於是他們爲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就是抓兵權，防止手下掌握軍事實權或禁止老百姓持有兵器。最顯著的就有以下這些：

暴君秦始皇得到天下 有見於周室裂土分封，使諸侯擁有自己的軍事力量，在周室衰微時，要受制於諸侯的教訓，所以他統一中國後，便實行中央集權制，焚書坑儒，銷毁兵器，思想統制和武力控制雙管齊下，軍隊由中央來統一指揮，原以爲從此可以把江山傳之萬代。

可是，只傳到二世，陳涉、吳廣在大澤縣揭竿而起，秦朝的暴政僅十五年便宣告覆滅了。

劉邦一做了漢朝的開國皇帝 覺得前人的做法都不妥，最好是把自己的兄弟叔侄分別安插到各地幫助他統治，這樣比較靠得住。於是甫登寶座，便大封「宗室」；另一方面，又演出一幕史無前例的「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慘劇，大誅功臣。這樣一來，他大概認爲可以高枕無憂了。

可是，分封到各地的「宗室」勢力日益膨脹，到漢文帝時，躭心諸王勢大，實行鼂錯的建議，削諸侯，結果激起以吳王濞爲首的「七王之亂」，費了很大氣力，才由周亞夫討平了這次「同室操戈」。漢末，擁有兵力的羣雄乘亂並起，劉氏江山便告完蛋。

李世民打下江山 想到「創業難，守業更難」，覺得讓將軍們掌握兵權很危險，而且鑒於「宗室」乃是一種內患，所以因襲西魏以來的「府兵」制，實行兵農合一，公將分離，兵士平時耕田，戰時徵召入伍，將軍們都沒有直接統屬的兵士，有事則臨時拜將，撥軍隊給他，戰事完畢，又要交出軍隊。另一方面，李世民索性把他的兄弟都殺了。經過武周之亂，覺得沒有堅强的常備軍隊不好，皇帝位容易給別人弄掉，到玄宗時，從宰相張說之說，募兵充宿衛，始分兵農。

然而，這又形成了藩鎮勢力日强，後來藩鎮跋

恢復自由。所以，還是先在這張紙上簽個字吧！」

無論如何，凱斯勒都不肯簽字。弄得那些穿幹部服的人，都大發起脾氣來。——從此以後，他就成了這座監獄裏的「二〇二八七〇號囚犯」，而且在那裏熬了整整六個月的功夫。

最初，他被關在「第十五號監房」，連盞燈都沒有，只有從鐵門上的「瞭望孔」裏，才能透過來一線光明，吃飯的時候，「看守」們為了要看得清楚一點，才偶爾把門外那支二十五瓦的燈泡，開上幾分鐘。

所謂「吃飯」，也似乎多少有點過甚其辭。「早點」只有一塊拳頭大小的白麵包；午餐和晚餐都是一碗「豆湯泡飯」。沒有過多少時候，凱斯勒就瘦了二十多磅。可是，那些瘦得像甘蔗的古巴「看守」們，還喜歡在他面前指點：

「看哪，這個資本主義的豬仔，簡直肥得像個工廠老板一樣！」

關他的那座監房，窄得像個航空信封一樣。站在屋中間，伸直了兩臂，就可以摸到兩邊的牆壁，長也只有十一步，就到盡頭了。為了要活動活動身體，凱斯勒每天起碼要在這間監房裏，繞兩千到三千個圈子。是名符其實的「繞室徬徨，不可終日。」



其他的時間，除掉偶爾睡下覺以外，就全部都被「問口供」佔用了。

問口供的地方，是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子裏，最奇怪的是，那裏居然放了一張非常名貴的大理石辦公桌，和一隻高而且大的皮「太師椅」。問案的那位幹部，與其說是坐在那裏，毋寧說是躺在那裏，只有在發脾氣的時候，才會忽然挺起身子來，捶着桌子，把他面前的那個「西德帝國主義間諜」，大罵一通。

他口口聲聲說：凡是拿「福瑞德瑞希．伊伯特獎學金」的人，實際上都是間諜。不然，西德的人拿那麼多錢出來，搞這個勞什子獎學金會又為的什麼？

凱斯勒再想分辯的時候，那位幹部的火氣就更大了，翻身跳起來吼道：

「你以為我們都是些飯桶嗎？你們西德的情形，東德的同志們向我們交代得清清楚楚。——你要是再想賴的話，我們就把你交給革命軍事法庭去辦！」

一面說，一面拿手在頸子上切了一下：「克喳！乾脆得很！」

不管凱斯勒怎麼講，那位幹部都聽不進去半個字，他的理由也很簡單：

「你如果不是間諜，記日記，寫文章，幹什麼？」

凱斯勒說：記日記是許多歐洲人從小就養成的習慣；寫文章是為了要拿點稿費，貼補貼補自己的獎學金。

可是，古巴的特務專家們，那裏會相信他這一套。他們告訴他：

「你別再亂放烟幕了。從你到古巴來的頭一天，我們就知道你是一個帝國——你來到以後走的每一步路，見的每一個人，我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為了證明他們判斷的正確，這些特務們還逮捕了一大批古巴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最出名的一個就是：古巴最高法院法官，兼哈瓦那大學教授，兼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所長莫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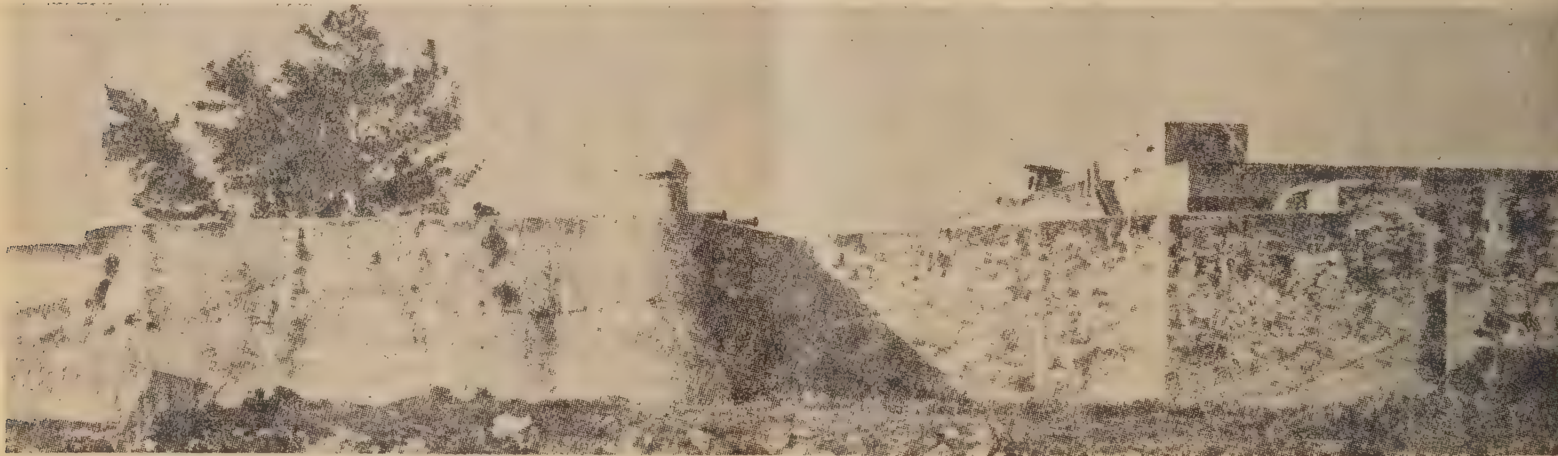
由於莫爾曾經答應凱斯勒，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可以借用「國際政治研究所」的圖書和參考資料。古巴的特務們就替他戴上了一頂「向帝國主義販賣整套整套的機密情報」的帽子。

可是，過了一陣，連特務們自己都沒有辦法，把這些歷史資料解釋為「國家機密」。又只好一聲不響地把莫爾教授放出來了。

凱斯勒從沒有在監獄中挨過打，不過，一邊向他吼着：「對間諜，殺無赦！」一邊做一個殺頭的手勢的人，這種語言與動作每天都多如牛毛。問口供的那位幹部，甚至於還向他「很善意」地打過一個招呼：「我看你還是快點坦白，快點低頭認罪罷！難道你就不想到你在西德的未婚妻嗎？難道你不怕她忽然出亂子嗎？」

如果他想要根據西方國家的習慣，要求找一個律師先來談談的話，他們馬上又會滿臉奸笑地擺擺手道：「一個當間諜的人，那裏還用得着什麼律師來替他辯護？」

古巴的特務，就有這樣的愚蠢而又蠻不講理。有心到古巴去的人，可得特別當心！



古巴，哈瓦那的政治犯監獄。刁斗森嚴，恍如城堡。

蠻不講理其蠢如豬的古巴特務

天涯客

這年頭，當「留學生」不容易，選「論文題目」更不容易。搞得不好的話，博士帽還沒有戴成，卻先穿上了斑馬式的囚服。——辛辛苦苦考了「獎學金」，到古巴去留學的西德「研究生」里查．凱斯勒，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西德的「福瑞德瑞希．伊伯特獎學金」，是不大容易考來的；「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戰爭」這篇論文，也不是隨隨便便一個歷史系的畢業生，寫得出來的。凱斯勒雖然只有二十五歲，他的西班牙文，和他對拉丁美洲歷史的如數家珍，都不是別人輕輕易易跟得上的。

坐在獎學金理事會裏的那一羣書獃子們，認爲在他的身上，眞正找到了一位理想的「拉丁美洲史學者」，連忙把他送到古巴去「進修」。——可是，坐在古巴的秘密警察總部裏的那一羣殺人王，卻認爲在他的身上，眞正找到了一位很危險的「間諜」，連忙把他不由分說地送進政治監獄去「反省」。

在前年十二月的一個晚上，凱斯勒正要回旅館去的時候，三條大漢忽然擠到了他的身邊，把三支硬梆梆的東西，向他的肋骨上一戳：

「要命的話，就自己上車！」

機關「GI」的拘留所。

進了門之後，口袋裏的東西，馬上都要拿出來登記，褲帶和鞋帶也都被扣留了。

「你們爲什麼平白無故地逮捕了我？」凱勒斯怒氣冲冲地問。直到這時候，他還相信：在這個世界上，到處都像他的祖國西德一樣，一個清白的人，如果據理力爭的話，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來剝奪他的自由。

可是，他錯了。那裏不是西德，而是社會主義的古巴。一個穿着「古巴革命黨」幹部服的人，冷笑了一聲道：

「唉，你眞會做戲！難道連你自己都不知道爲什麼我們單會找上了你？」

另一個穿制服的年青小夥子，火氣也特別旺。跑過來，狠狠地戳了一下凱斯勒的肩膀：

「你不要再裝蒜了好不好？我們早就查出來了，你是一個大間諜！」

還有一位幹部，卻忙着要凱斯勒在一張紙上簽個字。那上面用他自己的口氣說：「因犯間諜罪之重大嫌疑，蒙古巴當局加以合法逮捕，自願聽候古巴革命軍事法庭審訊處判……」

站在他旁邊的一個掛在「中尉」肩章的人，還用英語向凱斯勒「說服」了一番



爲了做博士論文，而被戴上了「間諜」帽子的德國學生凱斯勒。

教書，一方面寫作，是中國新文學史上早期著名的詩人之一。

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出版詩集「新夢」，「新夢」收集的全都是蔣光慈居蘇聯期間的作品，裏頁印着「獻給東方的革命青年的紅色獻詞」。在寫「新夢」的時候，蔣光慈是充滿希望和信心的，他對未來和「東方革命」都感到樂觀。他在「新夢」裏爲讀者描繪了美麗的將來，鼓舞戰鬪、鼓吹革命，熱烈地歌頌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他在「莫斯科吟」裏說：

十月革命，
那大砲一般，
轟擊一聲，
嚇倒了野狼惡虎，
驚慌了牛鬼蛇神。

蔣光慈那時的樂觀和充滿希望是可以理解的。那時他的生活尙算如意，不但追求到天生麗質的楊若榆，工作也還愉快，對自己和未來都充滿信心。而且那時正是「五卅慘案」爆發的前夜，中國也頗有革命的氣氛。

一九二五年，他又出版了第二本詩集「哀中國」。這時蔣光慈的愛人若榆已經逝世（卒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他從莫斯科帶回的滿腦子幻想，也在現實生活中破滅了。他既爲自己失卻愛人而悲哀，也爲多難的祖國而感到哀傷，「五卅慘案」的鮮血令他久久不能忘懷。這個時期他寫成了「血祭」、「哀中國」、「寄給母親」等著名詩篇。他在「血祭」裏說：

頂好敵人以機關槍打來，我們也以機關槍打去，
我們的自由、解放、正義，在與敵人鬬爭裏。
倘若我們還講什麼和平，守什麼秩序，
可憐的弱者啊，我們將永遠地——
永遠地做奴隸！

在「哀中國」裏，他又用沉鬱、悲憤的調子，歌唱祖國苦難。

滿中國景象好淒慘！
惡魔的軍閥只是互相攻打啊，
可憐小百姓身家性命不值錢！

蔣光慈的詩寫得淺白自然，但卻像信手寫就，詩句缺少錘煉，不夠含蓄。在他的詩中，我最喜歡讀的不是「哀中國」也不是「牯嶺遺恨」，而是「寄給母親」。我覺得「寄給母親」的感情比「牯嶺遺恨」還要眞摯和濃厚，文句也經過錘煉，使它帶有更多的詩味，而不像其他詩那樣流於散文化，章節之間的聯繫也嚴緊，而且高潮叠起，時而慷慨高歌，高亢激昂；時而婉轉低唱，如泣如訴，他回憶離開故園的時候，是這樣唱道：

曾記得我離家的那一年，那一年的春天，
那時楊柳正綠，草兒正青，
母親啊，你送我一程又一程，
直走到你不能上去的山巓。（僅憑記憶，可能有誤。）

當談到祖國的情況和當時的社會現實時，則臨風而引吭高歌：

我恨不得跑上黃鶴樓頭，
向着雲山痛哭，
痛哭吧！詩人，
祖國已經到了淪亡的時候。

許多年來，蔣光慈的歌聲都在我的胸際繞園。未離開學校大門之前，他這首長達數百行的「寄給母親」我倒是背得滾瓜爛熟的，可惜現時記憶力衰退，未能更多地引錄裏面精采的詩句。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光慈和錢杏邨等人組成「太陽社」，出版「太陽月刊」（主編蔣光慈）。可是由於公開鼓吹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出版至第二卷第六期就被當局關閉。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在共產黨的策劃下，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魯迅、茅盾、郁達夫、田漢、沈端先（即夏衍）、馮雪峯、蔣光慈、錢杏邨、馮乃超等皆爲發起人之一。這時蔣光慈的病已相當嚴重了，翌年便

蔣光慈創作活動僅有短短的七年，但創作量卻相當大，影響也相當廣泛。他前後主編過銷路頗暢的「太陽月刊」、「時代文藝」、「新流」、「拓荒者」等刊物。詩集有「新夢」、「哀中國」、「光慈詩選」等。他雖然以詩成名，但小說和文學理論倒也寫得不少。

他的小說有「少年漂泊者」（一九二五年）；「鴨綠江上」、「死了的情緒」（一九二六年）；「短褲黨」、「紀念碑」、「野祭」（一九二七年）；「哭訴」（一九二八年）；「異邦故國」、「麗沙的哀怨」、「菊芬」、「最後的微笑」（一九二九年）；「衝出雲圍的月亮」（一九三〇年）；「田野的風雲」（一九三一年，是他最後的一篇創作。）

蔣光慈一生寫了一百多萬字，他的詩歌雖嫌太過直白，欠缺含蓄，造句沒有好好地雕琢錘煉，流於口語化，散文化。但詩中還有相當豐富的感情，尙可一讀。他的小說卻更要糟糕，在這麼多小說之中，他沒有寫活一個人物。李何林說蔣光慈小說中的人物，「好像是由作者在背後牽線的一些紙人」。人物所說的話，就是蔣光慈要說的話；人物的感情意識，正是他自己的感情意識，他只不過是把作品中的人物當作代言人，而不是在塑造人物。蔣光慈的小說另一個缺點就是光從理論、概念出發，任意編造故事，不但人物沒有血肉，而且情節的發展往往也不合理，不自然。結構單純而鬆弛，平鋪直敍，像是一般記敍文，不大像小說，缺乏引人入勝的力量。

蔣光慈的小說中，僅有「衝出雲圍的月亮」寫得比較好。結構和敍述技巧都有所提高，但所塑造的人物還是缺乏眞實感。因而他的小說在現代文學史上所佔的地位，遠比不上他的詩歌。

有人說蔣光慈是「關在玻璃窗裏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點也不錯，他雖然參加「左聯」，鼓吹「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但他從來沒有參加過中共的「革命」鬬爭，他的作品，也不能算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

早逝的詩人蔣光慈

待旦

蔣光慈的戀愛

文人的戀愛故事往往爲人所喜聞樂道，徐志摩與小曼，郁達夫與王映霞的「羅曼蒂克」史，早已家喻戶曉，但蔣光慈的戀愛故事卻並不爲人所注意，也許蔣光慈和楊（？）若榆的戀愛，只是兩角關係而不是三角關係，當時的小報並沒有作過份渲染。其實他倆的戀愛不僅帶有相當濃厚的浪漫色彩，而且非常哀艷動人。筆者正因爲深受感動，所以至今尚未完全忘卻。蔣光慈與楊若榆熱戀的細節，我是記不得了，手邊也沒有書可查。反正他倆並沒有什麼悲歡離合，曲折離奇的故事，其細節不說也罷。令我難於忘懷的只是他們那種專一，堅貞的精神。

蔣光慈認識楊若榆大概是一九二四年的事，那時他剛從蘇聯留學歸來，一方面在上海大學教書，一方面從事創作活動。楊若榆據說長得非常美麗，「天生麗質難自棄」，可是卻又「紅顏薄命」，年紀輕輕就患上了肺結核病。而這種病在當時卻是一種不治的絕疾，她只好像林黛玉那樣，終日與藥石爲伴。蔣光慈雖然明明知道楊若榆患有肺病，但毫不介意，一再向她求婚。她由於也知道自己是無望了，所以再三拒絕他的要求。在理智上她雖然知道自己不應結婚，可是卻無法毅然斬斷情絲，仍然與蔣光慈維持着戀人的關係，沉浸於熱戀之中。在蔣光慈的堅持之下，感情的洪流終於衝破了理智的堤岸，楊若榆終於披上了結婚的白紗，可是婚後不久病情就惡化，一九二六年與世長辭。

楊若榆死後，蔣光慈悲痛欲絕，整個人都沉鬱起來，加上生活不如意，又感到祖國和自己都是前程渺茫，倍加消沉。因而蔣光慈自己不但也患上了肺病，而且病況也迅速惡化起來，一九二八年，爲了紀念他早逝的愛人，蔣光慈曾寫了一首長達七十三行的「牯嶺遺恨」，註明「若愉兩週年忌日」。

在雲霧瀰漫的高峯，
有一座靜寂的孤墳。
那裏永世躺着我的她——
我的不幸的早死的愛人。
遙隔着千里的雲山，
我的心常環繞在她的墓前。
牯嶺的高——高入雲天，
我的恨啊——深古綿綿！
…………
姑娘，你躺得靜靜地，
只有雲霧來做你的衣。
姑娘，你躺得靜靜地，
只有明月來與你爲侶。
廬山的風月永遠清幽，
你在那兒深古地漫遊。
漫遊，漫遊，朝朝與暮暮，
永遠隔絕人世的煩憂。
讓我在生活中永遠地孤寂，
只留着對於你的一番回憶，
讓我爲了紀念你的原故，
永遠守着我那革命詩人的誓言。

蔣光慈與革命文學

蔣光慈自稱爲「革命詩人」，這因爲他很早就信服「革命文學」的理論。是中國最早提倡「革命文學」的作家之一。一九二四年他在後期的「新青年」上寫過「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一九二五年在「覺悟」新年號上寫過「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一九二六年在「創造月刊」上寫過「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後來還陸續寫了「關於革命文學」，「俄羅斯文學」等文學論文。可是這些理論對當[illegible]

與蔣光慈等人的「革命文學」，實際只是小資產階級反抗情緒在中國當時特定的環境裏的反映。「一方面信仰無產階級而贊助他，別方面又絕望地狂跳，在這兩方面之間動搖着。」「首先捲進革命的怒潮，但也會首先『落荒』或者『頹廢』甚至『叛變』。」瞿秋白和中共後來的理論家雖然並不十分推崇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學」，但蔣光慈對「革命」卻是狂烈地熱愛着。他在「十月革命與俄羅斯文學」一文中說：「革命這件東西，倘若你歡迎它，你就有創作活力；否則，你一定要被牠送到墳墓中去的。現在的時代，有什麼比革命還活潑，光彩些？有什麼比革命還有趣，還羅曼蒂克些？倘若文學家的心靈不與革命混合起來，而且與革命處於相反的地位，這結果，他取不出藝術的創造力，乾枯了自己詩的源流，當然是要滅亡的。」關於誰最先提倡「革命文學」的問題，「太陽社」（主要的成員：蔣光慈、錢杏邨、孟超、夏衍、楊邨人、馮夢韋等）和以日本留學生爲主體的「創造社」（創始人爲郭若沫、郁達夫、成仿吾等）曾發生過激烈的爭執。「創造社」和「太陽社」所鼓吹的理論和假想的敵人都是相同的，但他們非但未能聯合起來，而且還揮戈相向。他們唯一一致的時候，就是向魯迅先生開火時刻。因爲他們都視魯迅先生爲「封建遺孽」，是最主要的敵人。蔣光慈主持的「太陽社」也和「創造社」一樣，儘管老是高叫「革命文學」、高叫「無產階級文學」，卻是徹頭徹尾的小資產階級文藝團體。

我素來都不把蔣光慈視爲「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而認爲他是一位浪漫主義的多情的詩人。每讀他的詩，都使我感到他的胸膛裏懷有太豐富的熱情，腦子裏有着太多的幻想。就拿「牯嶺遺恨」這首詩來說吧，詩句雖然未經過仔細的錘煉雕琢，沙石很多，但讀者仍是要被他濃烈的眞摯的感情所感動，這也就是蔣光慈的詩的特色之一。

蔣光慈的作品

蔣光慈，安徽省人，生於一九〇一年，卒於一九三一年，二十一歲時（一九二一年）[illegible]

「還打得好！」

但，在他的神色上看來，卻不難知道，他的心情，是相當沉重的。談到金圓券貶價的問題，白先生頻頻點頭，說：

「這是個嚴重問題，我打算以硬幣代替它！」

這樣的晤談，在短短的幾天中，一連四次。最後一次他說：

「我決定在長官公署裏，組織一個『青年工作團』，把湖南、江西、廣西的青年，組織起來，以積極的行動，來支援戡亂，想借重你擔任組訓方面的工作，周委員也同意（周委員即雅南先生），你的意思怎麼樣？」

他這話一出，眞使我有「受寵若驚」之感，但，我感到當時局勢的嚴重，湖南隨時有可能變為戰場，這個工作發動得太遲，不會收到預期的功效，只好推說把本身任務付託他人之後，再來追隨。

他同意了，欣然說：「從推翻滿清，以及北伐和抗戰，青年的貢獻特別大，我很希望青年們在勘亂時期，也能夠作出貢獻來！好罷，你把職務交代好，隨時來好了。」

當我向他告辭的時候，他把我阻住，說：

「我叫張主任送你出去，你等一會罷！」

他進去後不久，張桓君手捧着兩筒長圓的紙筒出來了，說：

「長官知道你一定需要錢用，叫我把這兩百塊錢交給你，以後如果需要，可隨時到我這裏拿。」

我驀然想起了白先生「以硬幣代替金圓券」的話來，不由天眞的問：

「這是銀洋？」

張桓說：「你拿回去看看就會知道；這是新鑄出來的呢！」

我很抱歉沒有追隨白先生，忙說：「這錢我不能要，請你代我謝謝長官。」

結果，在張半强桓迫之下，我還是拿了一筒，回到旅店拆開一看時，發現有些銀幣邊的上面，還附着一層薄薄的銀皮，當然，潔白無汚，是更可以想見，顯然，那確是「新鮮出爐」的。

無奈，湖南已面臨草木皆兵的局面，有限的硬幣，已挽救不了因通貨膨脹帶來的危機，終不免為匪所乘，在計窮力蹙之下，惟乞靈於銀幣，小諸葛當時內心之苦痛，自可想見了。

我回到家鄉，立即以職務無人可任為理由，商量白先生，對青年工作團組訓工作，另派他人，旋即得張桓君來信，囑再赴長沙謁白。不料，那時土共蠭起，刼殺時有所聞，我再度長沙之行，只好作罷。

當茲赤燄方熾，往事如烟，人亡國瘁之感，誠不能自己也。

王代民

純父（下）

期孫中山為華盛頓

史劍非

容氏最後之政見則同情革命。在香港臨去國之際告革命黨人劉爾生道：「予默觀現時大勢，及中國將來情形，當竭誠以授汝，汝其闡行吾志乎？汝以義和團為亂民乎？此中國之民氣也，民無氣則死，民有氣則動，動為民氣，從此中國可免瓜分之局，納民氣於正軌，此中國少年之責也。十三州獨立，殺英稅吏，焚英貨船，其舉動何殊義和團？彼邦豪傑巨人，八年戰後，消除私見，能見其大，公定憲法，成立國家，乃有今日。中國下層愚氓，民氣已動，將及於士大夫。清廷能以誠信仁義，引導其動，可免擾亂；否則，必有大革命之一日。清廷既倒，繼起者不能誠信愛人，則大亂無已時，而我不及見也。……孔子有言，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欲動人不以誠，即有所動，為不誠之反照，非動也，亂也。孫逸仙自倫敦釋歸，訪予談數日，予以此義告之。其人寬廣誠明有大志，予勖以華盛頓、弗蘭克林之心志。他日見面，汝當助其成功。再談時局之將來，中國能勃興，日本則退居二位；否則，日本獨握東亞霸權，歐美又豈能漠視乎？日人地小不足以迴旋，必向中國擴張，其國性氣小褊躁，終為歐美所疾視，自取滅亡與否，在日本能否知進退耳。東亞主人，終在中國。汝等年少，好自為之。……」

容氏對國運之發展，推測多中肯。「清廷既倒，繼起者不能誠信愛人，則大亂無已時」皆不幸而言中。又言不以誠使用民氣，結果並不是動，而是亂。中共之所作所為，不正是這樣嗎？

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曾致書容氏，請返國共赴國事，因年已逾八十未能返國，卒時年八十五歲。

容氏娶美國女子，為一參議院議員之女，生有二子長子名覲彤，西名為Morrison Boown Yung；次子名覲槐，西名為Bartlett, Golden Yung，容覲槐，娶港商吳氏女，民國元年曾於總統府任英文秘書，追隨孫中山有年。容氏雖因年老不能返國共囊盛舉，但是浮沉政海六十年，「建造中華」的理想終於實現。只可惜曇花一現。

容閎是中國第一個留學生，他自幼在外國受教育，並且入了美籍，娶了美國人做妻子；可是聽到故國有復興的希望，立刻就竭盡一切報効國家。從他的情況來看，今天中國的留學生，現時雖然未免失勢，而有「人才外流」之痛；但是只要政治局面有了變化，國家有了新的希望，他們中之多數，必可隨時歸來，參加復國建國行列。而今天留學生已非一人或數人，而是數萬人！

白崇禧長

一代良將白崇禧將軍，墓木已拱了，偶憶其以「華中長官」，駐節長沙，數度召見，款款深談，於今道山遽返，空餘典範，常自憮然！

白將軍之長官公署由武漢遷至長沙時，戡亂戰局已日趨惡化。這時，長沙近郊，已時常發現敵人的標語，敵地下工作份子，更到處寄發所謂「八條二十四款」，長沙市區在軍警拱衛之下，雖安謐如常，但人心卻惴惴不可終日了。

爲了應付惡劣局勢，確保湖南，長官公署與湖南省政府，會聯合召集全省擴大會議，出席的人是黨團負責人、縣市長、民意代表。第一次會議開後，我才知道，這個會議，只是聽取長官部規定的軍民合作戡亂辦法，和省政府的施政方針而已。但，卻有一樁意外的事，臨到我身上來：我的上級周雅南先生告訴我，白長官在第二天上午召見我，那時，我只不過是一個三十來歲縣組織單位的負責人，與白將軍毫與淵源，聽了這個消息，眞不免有些茫然不解。

第二天，我到長官公署去了。不料，在值日副官處一查時，長官約見人士的名單上，竟沒有我的名，我一看張貼在壁上那張「未經傳見，擅自闖入者，格殺毋論」的告白，和值日副官冷漠的態度，心裏不由憤慨起來。這時，一個三十多歲的軍官從樓走下來了，向值日副官說：

「如果有一位王××先生來見長官，就請他上來。」

「我就是啊。」我忙說。

「哦！王先生，是誰告訴你的？」

「周雅南先生。」

我在長官會客室坐了約一分鐘，白先生來了，他一進來，就揮手叫站在門外的憲兵離開。向我介紹，那領我上樓的軍官，就是辦公廳主任張桓，以後我如果有什麼需要長官公署幫忙的事，可以找張主任。跟着，他又揮手令張桓離去。

「小諸葛」白崇禧，早就是我心裏崇拜的英雄偶象，以一個百戰功高，叱咤風雲的人物，表現我的面前，竟然慈祥得像我的父兄，眞是我沒想到的事。他說，他要見見我，跟我談談，是由於周雅南先生的介紹，他問我對於戰局的看法，和怎樣動員人力物力，以及軍民合作問題。在那種融和氣氛之下，我大言不慚地，侃侃而談，並把在來長沙途中，看到軍隊蠻不講理的事，向他陳述——最橫蠻的事，是一個軍官，帶了兩個佩槍的士兵，强迫長官公署接我去長沙的專車停下來，不理長官公署副官的勸告，後來，車子一進了長沙，那軍官立被拘禁。

我們談了不久，他被前方打來的電話叫走了。一會兒，他又匆匆的走進來，叫我繼續發表意見。他那種虛懷若

清末第一奇

容閎原想投効太平天國，結果竟投入太平天國的敵人陣營——曾國藩幕中；原想爲推翻滿清盡力，結果做了滿清官員——以知府銜任用。就政治立場言，這是翻天覆地的轉變，而轉變的關鍵，是曾氏及其左右，「要言不繁，井井有條」，一見「不覺心折」。

容閎在曾氏幕中，最有趣的一段記憶，是建立淮軍時曾氏同李鴻章選將的始末。

「今談建淮軍之本末，時湘軍爭戰有功，兵驕將肆，不守號令，賊破大掠，曾帥憂之，恐變幻將累於己，非於三湘子弟外，創一有朝氣之新軍不可。商之鴻章，鴻章曰：淮上人材甚多，長淮大澤，自古產兵之地；大帥籌劃決定，願負此責。曾帥曰：你宜先集你所知人物能任將帥者，使各人往各地召募勇士，我欲視你所知舉者，鑒別人物，果能任此重大軍事否？你急歸盡邀之來。鴻章還合肥，搜獲淮上豪傑之士，前來大營。某日，曾帥與鴻章步行無騶從，悄入信舘，所來淮軍諸名人，有賭酒猜拳者，有倚案看書者，有放聲高歌者，有默坐無言者。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執書，右手持酒，朗誦一篇，飲盡一盞，長嘯繞坐，大有旁若無人之概；視其書，司馬遷史記也。巡視畢出舘，諸人皆不知爲曾帥，亦不趨迎鴻章。曾帥歸語鴻章曰：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將來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其人爲誰，即淮軍有名之劉銘傳。」

劉銘傳淮軍第一勇將，平捻屢建奇功，曾氏用人，親觀其微，愼重之至。

贊助變法維新

容氏除贊助曾李興辦洋務，捻匪平定後，被委任爲留美學生（依容氏計劃選送者）監督，後轉任公使。曾國藩逝世後，李鴻章對容任不及曾氏信任之專。但直至甲午戰爭前，與張之洞、劉坤一等往來不絕，亦時提出時政建議，但格於清室的昏聵多不能行。

甲午戰爭時，容氏上書張之洞：「畧陳我國兵單，宜亟向英倫商借千五百萬元，購已成鐵甲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由太平洋抄襲日本之後，使首尾不相顧。則日本在朝鮮之兵力，必以分而弱，我國乘隙練軍，海陸並進，以敵日本。更由政府派員，將台灣全島抵押與歐西各國，借款四萬萬美金，爲繼續戰爭軍費。」可謂大膽的建議。就舉債四萬萬從事長期抗戰一點而言，容氏確有眼光，惜當道不能用。

甲午之後變法維新之聲鵲起，康有爲辦强學會，容氏也參加，且被選爲上海强學會第一任會長。

庚子（一九〇〇）立憲派的巨擘唐才常建自立軍準備

[illegible]，此亦原因之一。

或者讀者會問，既然佐藤對中國友好，爲什麼要侵略中國釣魚台列島。關於此點，筆者決不會替日本辯護，但老實話要說，釣魚台列島之糾紛，責任全在美國，佐藤對於美國送上門的「禮物」，他不會也許是不敢表示拒絕。我們要知道佐藤只是一個守法度、識大體的政客，而不是一個旋轉乾坤的政治家，如果此時首相是犬養毅，他老先生可能會發表一項聲明，釣魚台非琉球屬島，日本決不接受。但佐藤不足語此，春秋責備賢者，不能責備普通人的。

由上面新舉事實，可知「吉田書簡」實在是中日之間一項協定的換文，因爲有了「吉田書簡」中日始恢復邦交，互派大使，而有了這六七年來的和諧關係，這幾年雙方貿易，每年我方對日貿易入超年達兩億美元，合在一起大概夠日本商人賣給毛幫五十間維尼龍工廠，把這筆賬仔細算一算，就可以知道誰佔便宜了。

本來十分和諧的邦交，被宮澤一句話引起風波，宮澤爲什麼要講這個話呢，大概與這次毛幫在廣州舉行的春季貿易會有關。

這次毛幫所舉行的春季交易會，因爲正值廣開乒乓外交，加上各國都以爲毛幫自文化大革命之後元氣已恢復，於是引起了商人的興趣，尤以日本商人的興緻最高，爲了參加「交易會」，必須履行周恩來的「四原則」，與中韓斷絕商業來往，其中眞有幾個廠家結束了在台灣的營業，以示決心。據說這次參加廣州交易會的日商超過千人，總算是漪歟盛哉。可是參加的結果卻大失所望，等於空手而回；尤其是自動結束在台營業的日商，更是偸鷄不着蝕了一把米，今後再想去台灣作生意也作不到了。

生意何以未談得成，倒不是毛幫不需要買日本工業設備，基本問題還是錢，毛幫決沒有現款支付，要賣必須分期付款，期限最長要到十二年，日本任何一家廠商也沒有力量賒十二年的賬，唯一辦法只有希望進出口銀行先行墊付，但進出口銀行不能代毛幫墊款，是「吉田書簡」嚴格規定的，於是問題就集中在「吉田書簡」，日本人的性情是欺善怕惡，他們不怪毛幫充大頭鬼，沒有錢硬充有錢，卻回頭來怪「吉田書田」，認爲如果沒有「吉田書簡」作梗，可以取得進出口銀行墊款，他們眞可把東京都賣給毛幫，這批在共產黨政權統制下已經不存在的階級——商人，回到東京向日本政府大施壓力，首當其衝的就是通產相宮澤喜一。

日本向國外擴展貿易是立國的基本國策，同時自民黨又是靠工商業所支持的政黨，每年的黨費及選舉時的資金，全靠工商界捐助。不久之前，還有一個社會黨議員在國會當面罵佐藤首相是產業界的男妾。佐藤對此非常傷感，認爲自己已經快七十歲的人，受到如此下流的謾罵，言下頗有拋卻烏紗的意思。雖然社會黨議員下流，但自民黨一向受到財界支持，則是事實，廣東話「誰出錢、誰話事」，既然自民黨用了財界的錢，更沒有辦法不替財界辦事。在公與私雙重壓力下，宮澤始說出「吉田書簡」失去時效的話，既向財界老板交代，也有投石問路之意，看看中國政府的態度究竟如何？宮澤也許以爲中國正在外交處境困難，聯合國席位又要靠日本幫忙時，自無力兼顧及「吉田書簡」的事，若是中國朝野默而不言，宮澤可能眞會片面廢除「吉田書簡」，恢復對輸往共區產品的支助。不料一言既出，頓時引起中國朝野的重大反對，中國政府直接照會日本駐華大使板垣修，請其就宮澤談話作一次澄清。

其實宮澤還算是一個老實人，他這篇談話有一點對於想翻雲覆雨的日本人大爲不利。因爲宮澤承認了「吉田書簡」的法律地位，這一點是日本官方從來不會有過的事。六七年來，日本官方對於「吉田書簡」一致認爲是個人的事，與政府無涉，日本政府所以遵守「吉田書簡」的約束，完全是基於道義而非法律。現在宮澤談話既已承認「吉田書簡」的法律效力，要廢除必須雙方取得協議，起碼也要單方面政府公開宣佈，並非偸偸摸摸可以取銷。

宮澤這次談話已成過去，日本政府也未表示支持，只能算是個人意見，不必深究。六月間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將訪日，對於釣魚台及吉田書簡的問題，都要有一個切實了解。

不過，對於「吉田書簡」的問題，照筆者看法，在佐藤內閣將不會有大變化。因爲佐藤是一個重法的人，不會輕易自毀諾言，加之此事又出於吉田之手，佐藤與吉田關係親如父子。吉田一生提拔了兩個人，即池田與佐藤，但池田爲人善變，沒有佐藤篤實，當自由黨與民主黨剛剛合併時，吉田被排除，變成一個無黨派的空頭議員，所有吉田提拔的人（吉田任首相五年多，前後任命的部長超過一百人）包括池田在內，皆加入新成立的自由民主黨，只有佐藤一人留在黨外陪陪大磯老人（一般人對吉田的稱呼），佐藤這份義氣，受到日本朝野普遍稱道，今天佐藤自不至在吉田死後，手撕其恩師遺簡。

但佐藤任期已不足兩年，可以百分之百的說下任首相不會是佐藤（到這次任期屆滿，佐藤爲日本明治維新以來任期最長的首相）。照目前政壇情況估計，應當不出福田赳夫，田中角榮、前尾繁三郎三人；還有一頭黑馬是三木武夫。無論是誰，都不會似佐藤重視信義，其中比較好的是福田，但福田在其他方面可能同中華民國友好，只有「吉田書簡」一事，恐怕他也不會堅決維護，其餘三人就更不必說了。

如果到那時，日本片面宣佈廢除「吉田書簡」，我們應當怎麼辦，再關閉大使館嗎？情況將與六年前完全不同，尤其是自民黨內親華派有力人士皆已年邁，當年爲促成「吉田書簡」最努力的大野伴睦早已去世，現在親華派議員領袖賀屋興宣已過八十，政壇元老岸信介、石井光次郎、船田中都已七十有多，後繼的政治人物即使還有對中華民國有好感，但本身已無影響力。可能預料到，如果兩年後日本下任首相要廢除「吉田書簡」時，我們實在應有適當對策。

因此，宮澤的「放言」（日語「胡說」也）我們可以置之不理，但對於未來的演變卻要密切注意，尤其要趁早着手應付了。



由「吉田書簡」說到中、日邦交

岳騫

自從毛幫展開乒乓外交攻勢以來，中國形勢迅速逆轉，繼喀麥隆、科威特承認毛僞政權之後，謠傳奧地利已和毛幫談判建交有成；新華社更公佈土耳其和毛幫也進行談判；伊朗王巴拉維兩個皇妹去北平遊覽，周恩來親自出面招待；加之傳說泰國對毛幫態度轉變。四面八方都有不好的消息傳來，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美國的態度陰晴不定，更增加了中國當局的困難。

在這一個多月中，無疑地是自從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大陸全面陷共後，外交上最爲艱苦的階段，眼見一些堅決反共的盟邦，都在見風轉舵，不由得想起了日本，覺得日本未趁這個時機落井下石，討一些便宜，倒也大出情理之外。誰知筆者還未來得及寫文章贊美日本幾句，日本的通產相（等於中國的經濟部長）宮澤喜一卻站出來發言，說「吉田書簡」只在當年（一九六四）有效，目前已失去效力。以後日本內閣發言人和田勉又說了一遍。筆者覺得這眞是山難改，性難移，日本人過了一萬年，還是老脾氣，永遠不可能改善。

「吉田書簡」的經過，絕大部份讀者都會記得，事件發生在一九六四年，日本首相是池田勇人，是自由黨歷任閣揆中，除去石橋湛山之外，立場最左的一個。在一九六四年發生了兩件影响中日邦交的大事，一件是毛幫一個幹部周鴻慶在日本投奔自由，日本政府受不了毛幫恫嚇及親共政客的壓力，竟將周鴻慶送回去，違背了保障政治犯的自由傳統；一件是日本政府以資金協助日本商人將一間維尼龍工廠售與毛共。兩件事引起中國朝野的極大憤慨，中國政府下令駐日大使張厲生就近提出嚴厲交涉。張厲生最近剛逝世，其人是個官僚兼黨棍，官僚的特色是鬼混，遇到責任向外推，以不辦事爲保持祿位之道；黨棍的本領是背八股，要他辦外交等於捉頭犀牛去耕田，根本走不上正路，交涉結果全軍皆墨。蔣總統勃然大怒，下令駐日大使館人員全體返國。日本駐華大使木村四郎七在台北也呆不住了，只好捲行李回東京。兩國關係瀕於斷絕。

池田勇人雖然名爲勇人其實則是一個懦夫，眼見事情鬧大，蔣總統親自在台北告訴日本記者，必本不論左派右派都慌了，因爲一旦廢除了中日和約，中日兩國仍然處於交戰狀態，日本商船經過台灣附近領海時，中國政府可予以拘捕或擊沉，日本向東南亞的海上交通勢將中斷。而這條綫關乎到日本進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如此以來，日本商業勢必窒息而死。池田無可奈何，只得低頭，請出提拔他出道的「恩師」前首相吉田茂，到台北面謁蔣總統解釋誤會。

吉田茂也不是個好東西（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看，五十年來日本首相除去犬養毅以外，實在沒有一個好東西，勉强差强人意還算是現任的佐藤榮作），戰前在中國奉天、天津都當過總領事，一向看不起中華民國，在其首相任內，即使在被佔領時期，值中國國慶日，從未到中國代表團（大使館前身）或大使館道賀過一次。但吉田比起池田較識大體，知道此時不能同中國鬧翻，於是以池田代表資格到台北，向中國當前解釋。中國政府看着吉田以八十高齡僕僕風塵，勉强答應和解，周鴻慶已經送回，自不能逼池田去向毛幫索回，只有日本政府墊款資吉田也承認此點，提出書面擔保，這就是「吉田書簡」的由來。

事後中國政府也知道日本人太狡猾，吉田是一個老百姓，他的信究竟有無法律效力，大爲可慮，隔了幾個月，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訪日，在日本朝野政要歡迎會上，特別指出「吉田書簡」雖然是由吉田個人簽署，但中國方面相信他是代表日本政府，所以成爲兩國政府的正式文件。當時首相池田雖未在場，但藏相（財政部長），通產相（經濟部長）內閣官房長官（內閣秘書長）及參眾兩院議長都在，大家雖然也明白張群這段話是有所爲而發，但卻無一人當場否認。會後日本報紙發表這項消息，一貫敵視中華民國媚毛的朝日新聞無限感慨的說道：「這不僅在我們身上加上鐐銬，又在上面釘了一根釘。」此後七年來也有幾次類如宮澤這種地位的官僚，直接間接否認過「吉田書簡」的法律地位，但是，日本卻也再沒有政府墊款以賒賬方式出售工廠與毛幫的事發生，此點不能不歸功於佐藤。筆者所以說佐藤是六十年來除去被暴徒暗殺之犬養毅首相

毛澤東的烟彈幕

魯邊

攻擊的行爲；另一種場合是因爲做了醜事，無處躲藏，急忙放烟幕彈以遮醜。共產黨有一句罵人的話叫「遮羞布」，這種場合的烟幕彈，可以說是遮羞彈。毛澤東目前正大放遮羞彈。

世上最尷尬的人

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尷尬的人，但應以毛澤東的尷尬爲最，因爲他做了一件最使他自己尷尬的事情，在世界上來說也是最荒唐，最巨大的一件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及掩飾其失敗。

毛澤東有什麼羞要遮呢？很多很多。據其重要而顯著者列舉數點。

(1)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初方案，是想把既有的「統治機器」打碎，建立全新的，清一色毛派的「巴黎公社」式的黨、政機關。後來在實力軍人力抗之下而流產；毛派稱之爲「二月逆流」，結果放棄建立公社，改變成立由軍人包辦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2)當毛澤東組織紅衛兵之初，當權派也組織紅衛兵，於是到處發生「羣眾鬬羣眾」的武鬬。毛派人少，到處吃敗仗。毛澤東看出大勢不好，連忙下令「大聯合」，承認保守派的造反組織也是革命組織，使與毛派的羣眾組織聯合。此舉完全違反了他的「一分爲二」的辯證唯物論哲學。因爲大聯合是「合二爲一」，那是資產階級分子楊獻珍的哲學。

(3)文革一開始，毛派即成天喊，「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又說「解放軍」對毛永遠效忠。可是卻暗中命令紅衛兵，去衝擊軍區、搶槍、揪鬬軍事首長，而且嚴令軍隊開槍。這種「三刀兩刃」的陰毒手法，被實力軍人看破了，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不顧毛的反對，各地軍隊一齊動手攻佔毛派的武鬬據點，逮捕武鬬頭頭，最要命的是搜得了很多證據，證明了成天恭維「解放軍」的中央文革小組，正是下令衝擊軍區的人。由於這一陰謀的暴露，毛派自己清算了兩批心腹幹部：一是在一九六七年月，清算了高喊「揪軍內一小撮」的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一九六八年三月清算了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等。以平息實力軍人的憤怒。可是實力軍人，死拉小辮子不放，終又迫使毛澤東清算另一批人。

(4)無論「王、關、戚」還是「楊、傅、余」，都是奉中央文革小組的命令行事，因此實力軍人繼續追究下去，一定會追到陳伯達、江青和康生。實力軍人雖然對江青咬牙切齒，恨不得將它碎屍萬段，可是礙於老毛的面子，「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但陳伯達、康生、謝富治等這些人，就難逃清算的打擊了。

文革集團消失了

清算「陳、康、謝」，沒有像清算「王、關、戚」或「楊、傅、余」那麼容易。因爲陳伯達和毛澤東的關係太密切了。江青是毛的枕邊人，陳伯達是毛澤東的桌邊人。清算枕邊人固然等於清算本人，清算桌邊人也差不多等於清算本人了。因此對於清算陳伯達一事，自去年八月以來，中共費盡心思來做種種的掩飾與彌縫。

文革以後，中共接待外賓時，向由三集團人馬各派代表一齊參加。黨政官僚集團是周恩來、李先念、董必武等；實力軍人集團是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等；三是文革集團陳伯達、江青、康生、葉羣、謝富治等。舉行政治集會、外交集會，這三集團（中央的三結合）都各有人出席。可是自從去年十一月起，大部分的公開集會，不再有文革集團分子出現，謝富治有個時期逢會必到到，被西方觀察認爲可能繼陳毅出任外交部長；可是已經不公開露面一年多了；陳伯達則自年八月一日以後不露面，康生則自去十一月十三日以後未有再露面。

謝富治不作公開露面，仍缺席選任市委第一書記；康生不能公開露面，可是康妻曹軼歐卻不時公開亮相。這些都是苦心孤詣的烟幕彈，來掩飾無法掩飾的事實。毛澤東眞打算騙死人不償命！

劉修兼赫修

四月二十五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的「毛澤東會見記」，是毛澤東依照計劃施放的烟幕彈。這篇報導說，毛澤東對文革有兩大不滿意，一是假話滿天飛，二是虐待老幹部。第一點在表示他聽了許多假話，上了當，許多決定有錯誤的話，罪不在「寡人」，爲自洗脫罪惡。第二點，表示揪鬬許多老幹部，甚至鬬死好多人（如煤炭工業部副部長張霖之，天津市委書記萬曉塘等皆被鬬死），都非毛的過錯，這也是爲自己洗脫罪名。從一件事可立證其虛僞，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從武漢回到北平不久，在一次談話中就曾諷刺天津五十萬人爲萬曉塘送葬，是以死人壓活人，他對萬曉塘被鬬死何嘗有一毫同情？換言之，實是他縱容紅衛兵作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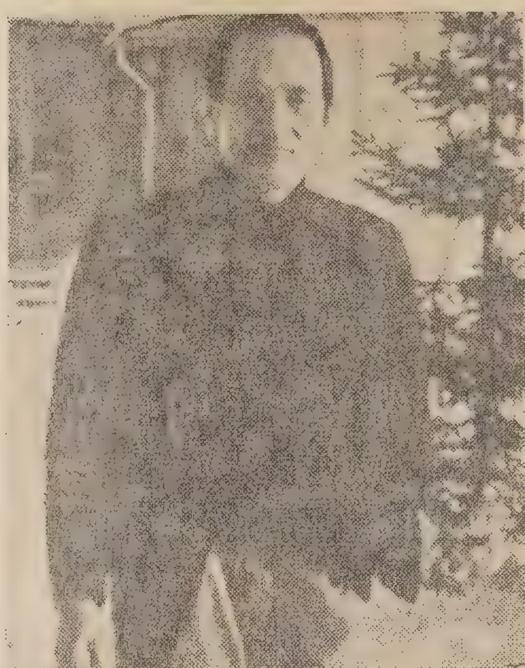
斯諾的文章中還說，有一個「極左」的造反組織（五·一六兵團），曾一度控制了宣傳部和外交部，破壞中共對外的友好關係。這段話在掩飾周恩來所搞的那一套乒乓外交。文中又說毛歡迎尼克遜訪問北平。這些都在表示，對美國及西方國家的緩和，是經毛同意的，目前周恩來所行的對外政策，並非對毛路線的否定。這眞是欲蓋彌彰了。

毛澤東所以與赫魯曉夫鬬得勢不兩立，不是因爲老赫與美國搞「三和」（和平共存、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嗎？現在周恩來對美國搞的與老赫一九五八年前後所搞的並無本質的不同。周恩來現在不但在實行劉少奇主義，同時在實行赫魯曉夫主義。事實太明顯，毛澤東的烟幕彈就難起作用了。

人人得而誅之的賣國博士彭明敏

隻手瞞天過海・甘作美人之狗





全心混水摸魚・竟成新漢之頭

Dr. M. Peng
P. O. Box 509 Ann Arbor
Michi Gah 48107. U.S.A.

討彭明敏草檄

美國費城 徐愉

彭賊明敏，品屬下流，身列殘廢（註一），曾濫竽台大（註二），冒充斯文。懷叵測之野心，倡導台灣獨立。數典忘祖（註三），誨人不義。使正正黌宮，頓成鬼聲啾啾之域。煽風點火，誘學子為其叛國之本錢。罪蹟昭張，遂見棄於國人。惜當道寬容，始免監禁之刑，假釋以後，非未悔罪，益增僥倖之心。復逞其私憤，賣身美國政客，遂偷渡出境，甫自抵美，原形畢露。恃美特警保護（註四），四出活動，以推翻政府為職業矣（註五）！嗚呼！美國人明以中國為盟，信誓旦旦。陰則豢養漢奸，備拆我政府之台，誠可恨也。而彭賊喪盡天良，甘為走狗，亦屬無恥之尤，豈不可殺！

夫國賊者，人人得而誅之。國人有欲殺彭賊久矣。或苦無機緣，或不詳其住址，遂使豎子成名，逍遙法外。今有友人，獲悉其通訊處（註六），並示其正側照各一。特徵得同意，交「萬人雜誌」刊出。供天下奇男，世間俠女，按圖索驥，殲彼醜類。待彭賊授首之日，余當執此臠而祭之曰：

隻手瞞天過海，甘作美人之狗（同註一）
全心混水摸魚，竟成新漢之頭（註七）

註一：彭賊一臂為日機炸去，事仇作父，與日本攪台獨呼應。

註二：曾任台大政法系教授。

註三：台獨分子倡言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註四：彭賊在美，出入有大漢二人帶槍保護，演講時則站在背後，余友所親見，據說為美中央情報局人員。其受美豢養，毫無疑問。

註五：到處演講，以詆譭政府為能事。

註六：聲明不收包裹。

註七：新漢奸之謂，時人以此稱台獨分子。

編者按： 據徐愉先生之來信說，彭明敏在美國雖然很活躍，但其行如鹿，膽小如鼠，不但住地絕對秘密，連本文刊出之通訊處，也只有他們同路人才知，並且說明不收包裹，以防炸彈。徐愉先生從其同路人處獲得此通信處，特公開其秘。彭明敏在美國出入公共場所，或出現講台演講時，背後也站有兩個便裝配槍的保護人員，據說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的。也有人說是「台獨」分子的武裝保鑣。有人將他在美做出賣國家的黑市活動，喻之為「陰溝的老鼠」，庶幾近之。

經濟壓力

第三家受到李光耀打擊的報紙是前驅報，這家報紙之使李光耀不滿，不是他的政治傾向問題，而是他們會不斷批評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尤其對新加坡兵役法的批評，已使這家報紙和新加坡政府之間結怨甚深。李光耀為了打擊該報，曾經施以種種制裁方法，政府的公佈不給予他們，政府官員不許接見該報記者，這是予以新聞封鎖；同時，不許公務員刊登廣告及訂閱該報，這是經濟上的打擊。

但該報沒有倒下來，因為他們獲得外來投資。於是李光耀採取另一項步驟，下令該報四名外籍編輯離境，該報仍沒停版，他就表示對該報資金來源的「懷疑」，一方面要投資者書面保證不再投資；另方面對一家銀行予以影响力，要他們向前驅報要求還清債項，否則釘封他們的抵押品。他要用經濟壓力使這家報紙不能不關門。

可是，這一回李光耀卻不那麼輕易成功，而且遭受到各方面的反擊力。因為，他在處理前驅報這件事所採用的手法太過不夠漂亮。

手法不漂亮

前驅報的情形，和南洋商報、東方太陽報不同。後兩者一家吹捧中共，挑撥種族情緒，是有目共覩的事實；另一家接受中共特務的金錢，已拿出證據來，對他們採取嚴厲處置，甚至以「叛國罪」來處理都可以；但前驅報只是批評政府政策而已，一個民主的政府，該有接受批評的雅量。如果說，我們的政府是不容許批評的，這也無所謂，可以公開警告這家報紙：「你們必須改變態度，不容許反對政府政策；否則我們要你們馬上停版。」這樣明槍明刀，如果對方還不聽話，然後下殺手，這做法反而得人同情。

但李光耀處理前驅報這一件事，顯然不循這路線，一味間接的用經濟壓力圖制人死命，未免有失政治領袖的風度。

他一再表示對該報資金來源懷疑，卻不接受投

到廣大讀者支援。

可能引起政治風暴

前驅報二百多員工，不領薪水，一週七天工作，繼續支持下去，這種奮鬪精神，獲得市民同情，因此該報由一萬二千份的銷路，陡升到三萬多至五萬多份；很多人刊登廣告，捐款給他們。不過，在老萬執筆的時候，還不知道他們是否可以逃過銀行追債這一關。

不過，姑無論是否可以過關，李光耀在對報界採取的一連串行動中，已遭遇到頓挫。人民對前驅報的支持，表示對李光耀所採的措施不同情，這種情形在李光耀對付南洋商報和東方太陽報時沒有出現過的。

同時，新加坡在野的人民陣線要求李光耀辭去國會席位，憑民主選舉考驗他受人民擁戴的程度。也許，人民陣線只是一個力量單薄的左傾政黨，但因為李光耀處理的手段做得不夠漂亮，而引起政治風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効忠新加坡

由於新加坡環境特殊，李光耀對報紙言論的整肅，情有可原的。新加坡雖然面積小，人口不多，究竟是一個獨立國家。這個國家由多種民族組成，而華人佔百分之七十五，如果這些華人把中國（不論是台灣或大陸）的利益放在新加坡利益之上，那麼新加坡很容易成為第三個中國。譬如李星可罵他二毛子的數典忘祖，就是要他不効忠新加坡而効忠中共，這種說法是不通而且危害新加坡的。

如美國，如瑞士，都是由多種民族組成，但不論他們是德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他們都已是美國或瑞士的公民，即使美國和德國、日本交戰，德裔的美國人或日裔的美國人也一樣跑上前線，和自己同胞作戰，絕不會有人嘲笑他們「數典忘祖」。李光耀所要求於新加坡華人的，也是如此，希望

坡國的利益立場來說，這並不為過。

兩洋的咽喉

其次，在地理環境上說，新加坡握太平、印度二洋的鎖鑰，是一個戰畧上的要點，美蘇對這地方固然重視，中共也甚感興趣。

英軍一直嚷着要撤出新加坡，如果新加坡成為眞空，當然要成為美蘇與中共爭取的據點。新加坡要在這矛盾中生存，必須避免這三種勢力的滲透。

中共為什麼貸予七百二十萬巨款給一家銷路並不廣的「反共」英文報？李光耀說得對，他們是很有耐心的，目的不在明天，也許是明年，甚至十年之後。而一家「反共」的報紙，在他們有一天變色時，就不會啓人疑竇。

從東方太陽報這一件事，可見中共要顛覆及控制新加坡的企圖，早已經存在。其實，新加坡的工會，早由中共控制，運銷新加坡的大陸貨，所得的錢，全存在中國銀行；而新加坡的工會，又全是中國銀行做大老細。李光耀如果不切斷這些關係，中共要顛覆新加坡，將不會是太困難的事。李光耀當然了解這危機，他目前的政策，是極力排除中共勢力，為了新加坡的生存，實非如此不可。

泰國受影响

李光耀這種警覺的行動，顯然在東南亞地區發生影响力。老萬老早提及，東南亞其他國家勢必步李光耀後塵；現在，首先受到影响的便是泰國了。

泰國外交部長乃他納五月十日在外交部對記者們說：有些報章受了賄賂，淪為外國勢力的工具，企圖使泰國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中。他說：因此他們便寫些反對政府政策的文章。

無可置疑的，乃他納說這番話是受了李光耀行動的影响。泰國的新聞界要求乃他納指出受賄賂的報紙的名稱，說不定新加坡的「報潮」會吹到泰國及其他東南亞地區的。

新聞以外



震撼世界同業的大新聞
李光耀整肅三報內幕

萬人傑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向「南洋商報」、「東方太陽報」及「前驅報」先後開刀，他的大刀濶斧，敢作敢爲，使世界新聞同業爲之震驚，但對前驅報的手法太不漂亮。爲了新加坡的安全，整肅是必要的，但不可「沙塵滾滾，殺錯良民」，否則李光耀的聲望必然受到影响。

左傾的新加坡中文報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新加坡三家中文英文報紙所採取的一連串行動，已引起舉世注目；也可能引起新加坡的政治風暴。

遭受李光耀打擊的第一家報紙是中文南洋商報。這家報紙銷路很廣，是新加坡三家最暢銷的中文報之一。多年以來，新加坡的中文報紙都擺出親中共姿態，對中共吹捧不遺餘力。據新加坡報界朋友解釋說，中文報所以採取親共姿態，完全基於生意立場，因爲新加坡百分七十五是華人，華人思想不少左傾，因而他們也擺出親共姿態，適應讀者。

這解釋當然難以令人滿意。可能這是原因之一，但共黨勢力要藉傳播機構滲入星洲的事實，卻不能否認。

新加坡中文報以適應讀者爲藉口，愈走愈左。如果你有機會看到一份新加坡中文報，會發現這些報紙比香港出版的正統左報更左，尤其這些報紙採用了中共的簡體字，使人看起來更加共產化，只差不是橫排而已。

李星可的「數典亡祖」

有一位曾在中央社任職的評論家名字叫李星可，在星洲日報當主筆，不時著論抨擊新加坡政府，並指李光耀是「二毛子的數典忘祖」，新加坡政府

有一個時期因爲星洲日報親共姿態受到「歡迎」，南洋商報銷路受影响，於是南洋商報急起直追，除了比星洲日報擺出更左的姿態，還用重金把李星可拉過去，由此，使李光耀無法容忍，下令將該報總經理李茂成、總編輯全道章、主筆李星可和公共關係經理郭隆生予以逮捕。

依新加坡的法例，這些被捕的人可不加審訊而作無限期的拘留，通常是超過兩年的。

李茂成等四人被捕後，南洋商報力圖用種種方法營救，可是接着李光耀又向其他兩家報紙開刀，轉移視線把人們對南洋商報的事件冲淡了，被捕的四人，迄仍關在牢子裏。新加坡政府雖曾答應過予以公開審訊，可是似乎還沒有採取這行動的跡象。

香港過水情形

接着，李光耀在一個集會中演說，指出一家英文報紙被中共收買，報紙的東主在香港接受共黨特務七百二十萬元的貸款，三項條件並沒規定要他們改變目前的反共態度，只要他們大事不反對，次要的事保持「中立」就夠了。

他雖然沒指出這家報紙的名字，但東方太陽報求李光耀予以澄清。

新加坡政府發表了一份長達五頁的公佈，把香港過水情形，詳細發表。東方太陽報的外籍編輯和他們的東主夫婦開會，東主對公佈中發表的事實無從否認，於是編輯等人提出辭職，東主也只好解散員工，這一家東方太陽報便就此日落西山。

李光耀何以有此本領，對他們過水情形知得如此清楚？是不是他們派在香港的特工人員立下奇功？非也，卻是東方太陽報的東主給他的馬仔出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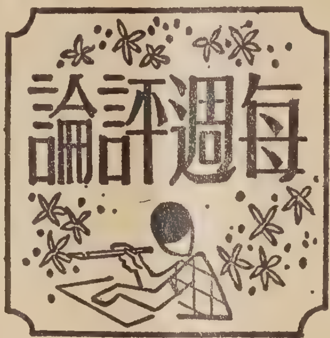
被馬仔出賣

原來他的這一筆七百二十萬港幣巨額貸款是透過他的一個馬仔搭線的，由談判以至過水，這馬仔都參與其事，事成之後，他當然要求分潤多少，提出的要求聽說是三十萬叻幣，東主卻不答應，馬仔提出恐嚇，如果不照辦，便要將他被收買的事公開。東主一怒之下，在他經營的一家中文報中貼出佈告，將馬仔的「掛名副總編輯」開除。馬仔看到這張佈告，盛怒將之撕毀。

其後，事聞於當局，秘密將這名馬仔逮捕，在獄中訊問了一個多月，把經過情形什麼都弄清楚了，手上握了這張王牌，一打了出來，東主就無法抵擋，毫無反抗餘地，乖乖的關門了。

李光耀對付南洋商報和東方太陽報的「勝利一

馬列語錄之出現



四月一日出版的第四號「紅旗」雜誌，有了不同尋常的改變；在這以前一掀開封面就看見用一號字橫排的毛澤東語錄；而這一期在毛語錄之前，排出了「馬克思語錄」和「列寧語錄」。這一變動，看起來關係極微，實際上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這表示今天中共的新當權派，對毛的個人崇拜進一步的降級，反映毛派的形勢益趨不利。

「以死人壓活人」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思想被說成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峯。在現代而說，實用的只有毛思想，馬主義、列主義都只是歷史上的經典，已不實用於今日。由林彪造出來的毛語錄，成了人人必備的符咒，毛澤東被捧成畫符唸咒，呼風換雨的張天師。可是好景不常，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起，毛的個人崇拜即行降級，而且是在極微妙的形式實行降級。每在做新的降級時，便大喊一陣毛澤東萬歲。例如最近中共正進行學習毛哲學運動，人皆以為是對毛個人崇拜的高潮，其實是清算毛的第一心腹陳伯達的烟幕！他今天正被指為「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遭受新當權派的圍剿。

現在將馬語錄、列語錄放在毛語錄之前這件事含有左列幾點意義：

①打破語錄的專利權，現在不再是毛語錄一枝獨秀，而是與馬語錄、列語錄並駕齊驅；無形中取消毛思想為馬列主義最高峯的觀點。

②將馬語錄、列語錄排在毛語錄之前，在消滅毛語錄的身價。無形中顯示馬列主義是正宗，毛思想是分派、是補充。毛思想如與馬列主義有出入，應該依據馬列主義而捨棄毛思想。

③恢復了馬列主義的現實性，宣揚對馬列二人的崇拜，以壓低對毛的個人崇拜。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毛澤東及其集團，在中共黨內的失勢，自文革一結束即已顯露出來。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各省市普建革命委員會之後，北平慶祝「山河一片紅」舉行羣眾大會，毛澤東黯然不願出席，江青被臨時拉去講了五分鐘的話，即足以說明，周恩來、黃永勝等所慶祝的勝利，並非毛、林等所希望的勝利了。

受制軍人載在黨章

同年「十・一」，在官定的慶祝口號中，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條，使毛思想繫上馬列主義的韁繩，已顯示事情不同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九全大會」，被裝點成毛路綫勝利的里程碑，這本是老狐狸周恩來的障眼法，海外人士多被所欺。用不着多探索研究，九全大會所通過的新黨章也記載一清二楚。

新黨章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民主協商」制。從中央的政治局到地方的黨支部，都有這種「民主協商」制。所謂「民主協商」是誰和誰協商、怎麼協商呢？黨章上語焉不詳。但是鑒於「九全大會」時，中央委員及政治局委員皆經反覆的「民主協商」才產生，可確知一件事，即毛澤東無權圈定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不但決定領導人是如此，決定政策方針恐也是如此。因此單從中共報刊上萬歲萬萬歲的口號看，必以為毛澤東一呼百諾，為所欲為，其實每件事都要與人「民主協商」。而協商者則是身穿二尺半，手拿槍桿子的實力軍人。這可不是好玩的。

工作指針變理論基礎

新黨章上另一破綻是關於毛澤東思想的規定。七全大會（一九四五年延安時代）所通過的黨章，毛澤東思想被規定為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針」；在「八全大會」（一九五六年八月）這段話被劉少奇等刪去，曾使毛澤東咬牙切齒。是毛劉交惡的一個重大原因。

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毛既然獲得勝利（依俗說），那麼在黨章中起碼應恢復七大黨章的原有規定，或者更凌而上之，把毛思想規定為當代的馬列主義，不但是中共一切工作的指針，且應是世界共黨工作的指針。可是結果如何呢，只規定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以上兩點足以證明毛澤東及其集團之失勢了。四月份「紅旗」上出現馬列語錄，是進一步失勢的明證。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八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五月廿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八七期）

加油！加油！

服務大競賽

加油

加油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生，有勒馬洲北望三律，茲有一壺生何逸夫先生，步和元韻，寄到本壇，細讀和詩，驚爲佳作，特再刊出，以饗讀者。

敬步海翁詞丈勒馬洲北望鐵幕元韻

何逸夫

(一)
人言隔水萬重山，山後山前血淚斑，
但聽寃禽啼夙怨，不聞黃鳥囀綿蠻，
千年文物今將盡，昔日旌旗去未還，
七百兆民哀永夜，憑誰大力起恫瘝。

壇主評語

何先生詩，眷懷家國，感慨殊深，其中佳句：「千年文物今將盡，昔日旌旗去未還」，文物將盡，指中共摧毀文化，二指台灣未曾反攻也。對仗頗工，語最沉痛。

(二)
勒馬凝眸着意看，天西鴉噪夕陽殘，
添薪何計龍鍾老，破絮難堪料峭寒，
夜雨有心滋勁草，東風無力壯波瀾，
遙知土壁茅簷裏，食譜新調憶苦餐。

鴉噪，指共黨爭權，夕陽殘，言紅太陽已殘落，三四與五六兩聯，對仗極工，辭意高雅，是爲最佳造句，遙知茅簷土壁，食譜苦餐，是懷念大陸親人，在暴政之下，生活痛苦。

「詩」是隨每人境遇而口氣不同，作者內心感觸，每於無意之中，自行流露，古人經驗，作詩「窮而後工」，愈有窮愁之句，則愈顯好詩，壇主之所以不能有好詩者，因爲身無飢寒之迫，家無內顧之憂，又避免無病呻吟，故詩中無「窮」「愁」之句，是以難有佳作，何先生此詩，若改換數個字，即變成本壇主口氣矣，表演如下：

勒馬凝眸着意看，天西鴉噪夕陽殘，
添籌何懼龍鍾老，把酒能消料峭寒，
細雨有心滋勁草，東風吹水壯波瀾，
誰知客散燈明夜，食譜新調採蕨餐。

詩人曰「騷人」，騷者，愁也，詩必言愁，始見佳作，此詩一經更換，口氣大變，雖然改換不錯，但因缺少牢愁，已不如何先生原詩之美矣。

王師寂寞愁邊老，詩思淋漓醉未休，
鼎復中原延舊祚，秦亡三戶啓新猷，
何時立馬燕然上，把酒臨風酹斗牛。

三詩氣貫言明，是爲佳作，壇主實深敬佩，詩文是寫與別人看，人人皆懂，方爲好詩，如果他人讀之，不解云何，即是自己密碼，等於個人文字符號，不能共曉矣。何先生詩中名句。「夜雨有心滋勁草，東風無力壯波瀾」，是爲最好。

勁草：表示不懼風吹，不隨風向傾倒，而有獨立不移之氣概。凡忠貞不屈之士，即以勁草自比，古人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不懼邪惡，不怕暴政，不失氣節，不向敵人屈伏，曰「勁草」。「夜雨有心滋勁草」，草得雨而茂盛，夜雨無人見也，詩中含意，勁草有夜雨滋潤，不缺水源，水源又可代表經濟，壇主當年初離大陸亦是勁草之一，當時水源不旺，學習經商，雖無夜雨，而並未枯萎，身如小草移根，且能欣欣向榮，「夜雨有心」又含意有「得天之佑」，區區七個字，描寫出許多心懷，足見中國詩之偉大。言欲盡，而意無窮，詩人靈感之高，智慧之深，由詩句之中，可以見到。

無題（七律二首）

牙買加李秋生

頃接南美洲牙買加，讀者李秋生先生，致函鄙人，附「無題」詩，七律二首請予賜評。

(一)
荼蘼開盡雨瀟瀟，楚岫殘雲故國遙，
望斷家山徒嘆息，低迷烟水更蕭條，
難從離亂催吟草，賸得豪情付碧霄，
末世文章千點淚，江頭議論怕驚潮。

(二)
六朝金粉事悠悠，烽火神州二十秋，
劃地爲牢稱壁壘，淘沙成淚說風流，
紅羊換刼嗟時亂，青史因人起世憂，
自笑書生談國策，百無一是且登樓。

壇主評語

李先生遠居異國，心繫邦家，無題二律，六兩句，對仗稍微力弱，壇主代爲更換一二字，亦古人推敲之雅意也，其中佳句頗多，如「楚岫殘雲故國遙」，「末世文章千點淚」，「劃地爲牢」，對「淘沙成淚」，均是別出心裁，末尾二句，「自笑書生談國策，百無一是且登樓」，高士襟懷，見之言外，本詩壇收到海外各地，文友來詩，頗多佳作，乃知今日中國，甲等人才，大多僑居國外，楚材晉用，損失非輕，復國大計，首重人才，台灣政府自限範圍，不知網羅使用，殊可惜也。

心鏡

封淑英女史

人間無一物，可以貽君子，思量摘明月，
鑲鏡照佳士，無路上青天，欲行還又止，
明月高難摘，我心清如水，冷極已成冰，
波瀾無復起，顧此一冰心，可云眞善美，
皎潔且玲瓏，異寶莫能擬，何如掬將去，
鏤鏡酬知已，深意更堪珍，明月何足齒，
雖非天上物，諒亦爲君喜。

封淑英女士之詩，格勝調高，清麗絕俗，錦心綉口，壓倒凡人，造詣之深，我輩男子，遠不可及，可惜者，生逢俗濁之世，揄揚無人，謝道蘊，曹大姑，若在今日，不知ABCD。身居香港，求充洋行女秘書，不可得而能也，蓋今日風氣，不同古時，社會領導階層，並非由於文章道德學問高深，其所以位居人上者，僅乎有錢而已，該等聞人，識字不多，菽麥未辨，詩文寓目，不解所云，視乎吾人，雖然滿腹詩書，也不過供其驅使，阿張阿王，招之即來，恭而敬之，賤同厮役，男人尚且如此，封女士學問才華，無人重視，亦有此因，本壇主有見及此，寓居香港，決不打工，商業雖小，老板自居，見了洋人，自稱「麥裏腳」，若問從前做何職業？答曰「尖佬」，「麥裏腳」，與「尖佬」名稱，均爲洋人所崇拜者，中國人則更不敢小看矣。至於「能詩善文」，學問高深，切不可說，說出反被輕視，此爲本壇主處世知方，不傳之秘也。

蓋棺定論：宋子文息撈歸主 李四光胡塗終生

最近宋子文、李四光先後「魂歸天國」了。有人稱宋子文是「理財家」，（聆無線電視），稱李四光是「科學家」（見各報章）。聞後，頗覺不舒服，故不能不言，以正視聽。

當孔祥熙死後，奉承文章，車載斗量。宋子文與孔祥熙齊名，死後奉承文章，想必不會低於孔。關於宋子文這個人的死，最恰當的稱謂，是將「息勞歸主」這句話改為「息『撈』」

「撈」：一是房屋之多。我每到一處，必有友告曰：「此宋子文產業也」。幾乎全國名都大邑，皆有宋子文的產業，孔與宋同。

二是購意大利火藥事。友人某任南京兵工署化驗師，一次他的上司交一盒火藥給他化驗。友人化驗結果，成分只有百分之七十五，不合格。他的上司說：「不會罷？你再化驗一下」。再化驗後仍如前。他的上司頗有慍色，友人也不示弱曰：「科學是求眞，一點不能假。上次化驗如是，所以今次化驗也如是；縱然化驗一百次

學」。他上司聞言乃改口風曰：「此乃宋院長交下來的，能否變通一下」？友曰：「科學不能做假，如變通，你另請高明好了」。

宋死後，其遺產據報載只一百萬美金。此乃只限於在美國而言，大陸、香港財產當然不在其內。報載，宋之遺囑將一半贈其遺孀；一半贈其女、外孫女。未聞貢獻國府一文。想起此人未免太不精明。宋的偌大財產，全靠國府關係才能搜刮的民脂民膏，如將在美國的全貢獻國府也不算多，不過一極小部分耳，或可以稍息民怒；稍贖在生之罪孽。今一文不獻，徒留千古罵名耳。

如對此等人亦譽爲「理財家」，則凡奸商、市儈皆成「理財家」。正如假博士、黃綠作家、冒牌教授一樣

其次，該論到李四光。此人知者或不多，也不爲過，死後報章通稱爲「科學家」（地質學家）。不過，這是一位「胡塗科學家」，說來可笑。

何以說他「胡塗」呢？大陸變色前，國府把他送到英國，後來他由英國到蘇聯。國府遷台，他從蘇聯回上海。上海中央研究院（已被中共接收）同人邀李講演，筆者也是聽衆之一。李登台講演，歷數蘇聯科學如何落後，並據數字以證實其說，出處明確，聽者必信。

聽後，我不禁爲李四光揑一把汗，心想：李四光糟了，那時上海是中共的天下，中共又是「一面倒」向蘇聯，李四光一定要受批評。

他的講演內容，不久發表於「中國科學」雜誌。但緊跟着下期的「中國科學」又刊出了一篇李四光自打嘴巴的認罪文。他在認罪文中的重要一句，我還記得，他說：「我爲什麼那樣說呢？我決不該那麼說，……」。原講演稿與認罪稿，我皆有保存，惜一時尋不出。

所謂科學家，或什麼博士，事實上只知某種知識中極細微的一小部分，普通社會科學常識皆缺乏，尤其對現代史、馬克思主義，更莫名其妙。有一著名物理學家周昌壽者，當中共軍入上海後，才趕緊研究辯證法，準備投機。李四光的腦海中只見土壤、石頭，幾乎不知其他。所以，方中共軍入上海，正是大捧蘇大鼻子時，他卻把蘇聯批評得一文不值，宜乎遭受嚴厲批評，致再寫文認罪。這不是胡塗而何？他居然在那種社會還又活了

寄語美國的友人們，中華民族同胞今日的災難，如不及時遏止，遲早的延及貴邦，到時赤燄焚身，噬臍莫及，悔之已晚。寄語日本的友人們，吾人今天的處境，完全禍源出於貴國，如非貴國侵我疆土，共黨決無今日之蔓延，中國同胞斷無今日之痛苦。貴邦戰敗投降，我英明領袖　蔣總統以德報怨，免除戰費賠償，在聯合國中，力爭維持貴國之完整，不被俄人割據，致有今日的繁榮。曾幾何時，貴邦一些忘恩負義之徒，竟走共黨之路，助紂為虐，鼓勵共黨，殺我同胞，祇求有利於貴國之私商，幫助共黨之飢餓輸出，致我困身共區的同胞，終年處於飢寒凍餒之下，凡有良知，亦所不為。至釣魚台島，則無論地理、歷史及貴邦當年佔我台灣之界域所定，均無置疑為中華民國之領土，再不容有任何人侵佔，以免重蹈當年仇恨，中華民族同胞不可欺侮的！

寄語誤入迷途，存心媚共的僑港同胞們，毛澤東賣國媚俄，謀財害命，行為暴戾，殘殺同胞，數盡古今中外之歷史暴君，無有駕乎毛共之上，如此的漢奸、土匪、流氓之徒，值得什麼擁護呢？諸君不信，最好回去共區，住上半年，你會領畧到大陸同胞在暗無天日之中，過淒涼慘痛的生活。

今天的國際陰霾籠罩之下，內奸、共黨猖亂之時，凡我炎黃子孫，均應正視着國家之前途，中華民族生存之所繫，既不能束手任由共黨屠殺，更不能讓世界姑息分子出賣我們，今天是我們挺起胸膛，提高警惕，努力奮鬥的時候了！任何一個中華民族的護國民政府，效忠領袖，為生存而自救，為挽救大陸同胞而犧牲，縱使戰死沙場，亦所不惜。同胞們！起來吧！為不願做亡國奴，不願做奴隸而奮鬥！

袁暘照敬告（中華民國六十年四月三十日）

為釣魚台事件

美國威州的中國學生示威 也愛老左、新左利用反台

萬先生：

這封信是我在百忙中寫來給你的，如有什麼不得體的地方，請諒！

閱讀了這麼多期的萬人雜誌，知悉先生是一位自由戰士，對左仔、小爬蟲甚至騎牆派等「俊傑」人仕，都能和他們正面對抗，確勇士也。

閱報知悉香港青年為釣魚台事件舉行示威，集會等等。有些「別有用心」人仕趁機攪攪震，抨擊國民政府，（或許受完美金、日元，再有人民「弊」都唔奇）。他們極盡煽風點火之能事，將國府抨到一錢不值，但毛共政權又如何呢？他們確是掩著了自己的良心做事，所謂「七十」年代「新」中國青年，承可悲之事。據報他們的示威是響應美國的中國大學生

眞正的熱血青年不是沒有，只不過昧於時勢，被人牽著了鼻子走。

在美國，關於「釣魚台」事件是以「威斯康新」州（Wiskonsin）的各大學為中心，剛巧我有一班老友在威州那裏的大學就讀，從他們的信中，畧知他們一些情況。據朋友的信中，示威羣眾，熱血青年甚多，但可惜他們都受到一些由香港去的左傾思想學生控制，從朋友寄來二份「釣魚台」事件的刋物，可畧知梗概。（茲付上這二份刋物）。希　先生能本著報人的職責，大力揭發這一羣可惡的賣，使他們的陰謀不能進行。祝

快樂！

讀者問心有愧的愛國者

（編者覆：謝謝您寄來的「留學」創刊號及民風「論釣魚台運動」兩份印刷品，全是借題發揮，企圖將此運動的矛頭指向國府，只不過文字方面比加州出版的「戰報」，要運用得技巧而不是潑婦罵街而已。你說得對，甚多思想純正的愛國青年，被左派學生所控制，這些內幕，我們在一八三期「釣魚台專號」已作了詳盡揭露。請繼續留意這事件在威州方面的發展，並將有關資料賜寄為感。）

延長萬人雜誌壽命 學生讀者獻出良策

萬人傑先生：

從約一百本舊「萬人雜誌」裏，我認識了你，因現時繁忙，祇閱過幾十本。

我本不想在此時給你寫信，因我今年會考，但前幾天又購了多本舊「萬人雜誌」，今晚畧讀一二頁，尤其一八一期第三頁，內容為你們面臨兩項抉擇：一是調整售價；二是停辦。照愚見，停辦決不能，可以盡量以其他方法補救，那就是調整售價及調整出版次數。

①每月出版一次或兩次，若一次，售價不超過港幣一元五角；若兩次者，以售一元以下為佳。②雜誌頁數固然要增加，因次數少了。

其好處是：㈠省回釘裝費；㈡若你們辦此種雜誌要虧本的話，可用此法把雜誌生命延長，對嗎？

萬先生，我對你認識仍未深刻，況且我現時無暇，故未能再詳言，希望六月後再述之。以上愚見，若對的，請接納，不然就可不理。

為何我要在此百忙中寫此信？至因是恐怕你們因經濟問題停辦，故我不自量力，大膽獻出拙見以供參考。

何苦草（五月七日子夜）

請領稿費：

四月份稿費（一七九至一八三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刋，以便報帳。

會受共黨迫害者最了解共黨
美日姑息毛共必自食其果

萬、張兩位先生：

茲借貴刊寶貴篇幅，揭露毛澤東竊據下的中國大陸的悲慘情況，向國際無知人士及本港一小撮受共黨走狗利用而不自知的人們奉告一言。

自共黨佔據中國大陸二十一年來，經過審幹、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肅清反動會道門、全民整風、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社會主義教育、清理階級隊伍、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暴行，直接屠殺大陸的中華民族同胞，超過七千萬。被迫自殺、由於飢餓引致營養不良而發生水腫、肝炎、肺結核及出於毛澤東暴行殘忍政策而逃亡病死的人，合計究竟多少，相信毛澤東他們亦不得而知，原因是各基層共幹，不敢向上會報。因為毛澤東的一生作風，是過則歸人，功則歸己。共幹亦有先見之明，所以凡向上層會報之事，全屬偽造，報喜不報憂，如當年畝產十萬斤乾穀，尚且超額完成，迷信共產黨的成就，聽信共產黨的虛報生產數字，以為強大的人，簡直是白痴。

毛澤東——可以說凡屬共產黨人都是反覆無常，絕無信義的，毛當年向國民政府投降，接受改編為第八路軍，高呼　蔣委員長萬歲；蘇俄被希特拉打到莫斯科兵臨下，也宣佈撤銷

實踐諾言呢？毛共竊據大陸之初，公佈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內容眞的可說「好話講盡」，句句都為了人民，今天困身共區的大陸同胞，處境如何呢？如果有人類的同情心，有維護世界人類自由的觀念，午夜興思，亦當洒下同情之淚。祇有一些失去理智的人，才說共黨好話的。

再看大陸中國同胞的痛苦而言，除毛林及江青等共脅外，相信最幸運的要數到乒乓球員了，他們享受了勞動人民的果實，養成肥碩身軀，能夠作為共黨的統戰工具，可以出國比賽，作政治輸出。在大陸同胞來說，可謂無與倫比。惟是在銀幕中，看到他們無論拍出任何出色的球，在場「觀眾」如何鼓掌，他（她）們總是不發一言，連微笑的面孔也沒有，祇有冷冰冰的表情。原因是他們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談笑自由，更沒有行動自由。來到一個自由繁華的香港，冷眼觀看別人，而聯想到自己，雖然挾有出色的球技，也不過為毛澤東利用作為牛馬或工具而已。還有什麼歡樂的表情以對羣眾呢？共黨的出色球員，尚且內心如此痛苦，其他的廣大人民，內心的悽愴，可想而知。

共黨也說過不少「優待知識分子」的「好話」，但是無論任何一個「

一個小鎮，龍中的教師，石龍「人民醫院」的醫生，這兩個單位的被害知識分子，就超過四十人，全國被害的有多少？惟有天曉得。「文革」的兇殘，比整風尤甚，這是毛澤東「優待知識分子」諾言的反證，最近從廣州寄來一封我的同學的來信（原函摘錄）。

慕華學長兄台如晤：「雖然我們祇有一水之隔，但咫尺天涯，也難相見了。前在穗，因環境不許久留（即不准許在廣州居留），祇好返鄉獨居，現在要從事務農，五六十歲才學耕田，做體力重勞動，其情況當不言而喻也。人生如此，可歎也！××兄二年前也去了河頭山區，做養豬種植，去年還有聯繫，現在無消息。唉！舊知識分子都是如此而已，如此而已！據說現在為了鍛鍊，接受教育，以後還有前途云云，但願實現，不過渺茫無期，祇作可信的幻想吧。」

以上二君，均為本人同學，且都是抗日軍人，惟是意志不堅，在共黨竊據大陸之初，非常積極，鬪爭同學，必定爭先，其中去了種植養豬的那位同學，由於「積極」，可為共黨利用，竟然入過「馬列主義幹訓班」，而今如何？落得今天的下場，也是走共產黨道路的後果。他們自甘為共匪利用，奈何！

毛澤東為了壓制人民，通常以打擊少數，鎮壓多數，故大陸同胞劃分有「階級」、「歷史」、「思想」等成分的分別，造成人與人之間互相鬪爭、互爭仇恨。單以歷史問題，就有政治歷史複雜清白之分，過去共產黨就是利用「政治歷史清白」的年青人去鬪爭老的人。為什麼今天逃亡來到香港的都是年青人，有甚多逃亡人士今天祇不過十八九歲，相信其中有些當共匪竊據大陸之時，父母尚未結婚，在其「歷史」而言，當然絕對「清白」了，而且共黨天天向人民宣傳，說香港是一文不值的「臭港」，「中國人是被外國人踢屁股的」，在一羣天眞無邪的年青人，從未享受過舊社會的自由生活，仍然不惜冒着生命危險，來到這個「被人踢屁股的臭港」，可見毛政權的兇殘，對人民的壓迫到了如何的地步！年來大陸同胞，為了爭取自由，成功者少，失敗者多，他們青春寶貴的身軀，不少已變成梧桐山上的白骨，深圳河畔的浮屍，這種慘絕人寰的政權，縱使身在自由之區，也會聞者下淚，設身處地，將何以堪？而今天國際上尚有理沒良心，

國府的話（是製造謠言誣衊國府的謠言），叫口號等。我親友不說，不叫口號，便遭到殘酷私刑，用烟頭灼傷他的手，還加以反動罪名。我聽後，心裏更湧起反共決心。到翌日（二十二日）早上八時，便有一小隊毛共拉我親友去問話和所謂「學習」。一星期後，便下放去海南島改造。我的親友家人知道這件事後，悲傷號哭，當時我亦爲這位親友流了不少淚，但敢怒而不敢言。六月一日，返回香港，自此以後，我親友便下落不明。

由這件事來看，便知道毛共的瘋狂暴政，殘害同胞。希望國府能早日反攻，使七億同胞恢復自由。自此經過這事後，我的反共心情更加强，可惜孤掌難鳴，只將反共的希望寄托於國府，義師反攻之日，我一定爲國効勞，誓死保衛山河，衞護同胞。

希望萬先生將這段大陸的所謂「幸福生活」刋在貴雜誌「萬人意見」欄裏，讓廣大香港同胞知道。

反共讀友李錦祥上

（民國六十年五月八日）

看明報社評撞火

既爲中共「闢謠」又說大陸沒餓死人

明報在四月二十六日發表的社評說：「近數十年來的觀念，以爲不論那一個國家內部發生了叛亂，必定有外國支持。不是國際共產主義，就是美帝英帝。大家都忘了，沒有外國支持，內亂也會發生的。沒有外國支持而發生內亂，數千年來一直是這樣。有外國支持，還只是近百年來的事。中國自公元二〇九年陳勝、吳廣起義一直到太平天國起事，窮人造反作亂不知有幾千百次，幾時有過外國支持呢？」

該報又說：「中共和蘇聯對錫蘭的援助仍源源而至，也找不到蘇聯或中共支持叛黨的證據。不久京城柯倫坡布盛傳，中共運到錫蘭建造班達拉納克紀念堂的建築材料，一箱箱其實都是供應叛黨的軍火。中共和錫蘭政府都發表公報闢謠，宣稱絕非事實。」

明報這些言論，十分技巧、十分高明。牠巧妙地將「歷史事實」和「現實」混淆了。

誰都知道，現在是一九七一年了，但明報卻巧妙地把「現實」拉回到太平天國以前去！

在產業革命以前，確實沒有「美帝」和「英帝」，在馬克斯以前，當然也沒有國際共產主義。

然而，在產業革命後，特別是在俄國赤化以後，野心家向外侵畧顛覆的事實已經不是偶然，而且是當然的事實了。

黨就不承認受外國人所操縱，但中共政權建立以後，毛澤東已坦然招供，自承是蘇聯的兒皇帝了。

如所周知，中共至今仍在千方百計的「輸出革命」，包括訓練游擊隊和乒乓外交在內，其目的是毛化全球。當然，在情勢不許可的時候，中共會「否認一切」，甚至錫蘭政府也如此。

然而，有誰敢相信中共的「闢謠」？

現在如果人們竟然會相信中共的話，那不是呆子，就是別有用心了。

中共口口聲聲說：「爲人民謀幸福」，難道明報竟然相信麼？

明報這樣爲中共塗脂抹粉，目的何在？

不許餓死一個人？

四月二十七日明報的社評說：「在共產主義國家，政府施行嚴密的强力鎮壓，共產黨、警察、軍隊對人民的統治十分有效，執行大體上相當公平的分配，將全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壓得極低，但誰也不會餓死。」

明報說在共產主義國家不會餓死人，可惜「歷史」（爲什麼現在不引「歷史」了？）證明這完全不符合事實。在蘇聯，曾經餓死了多少人？恐怕蘇聯也弄不清楚了。

在共產中國餓死的人更多了，大逃亡潮即是明證，當年逃港被押回大陸的人龍，逃亡飢民的慘狀，只要翻翻舊報紙，即令人觸目心驚。

當年排隊寄包裹返大陸救濟飢餓親友的照片，難道明報大主筆沒有看過麼？

有女孩子爲了食品和兩套衣服而嫁給傻子的慘劇！筆者之友人，最近即因此事返回中山爲其呆姪完婚！

至於說共產黨「執行大體上相當公平的分配」一語，更是笑話！前南共頭子吉拉斯即已證明在共產主義國家興起了「新階級。」

毛澤東豪奢的生活，和那些吃觀音土的飢民相較，在明報大主筆的眼中是「公平」的！

請明報大主筆，切勿再玩弄魔術，切勿再暗中替共產黨做宣傳工作了！

請明報大主筆老老實實的引述你們「偉大領袖」的話罷：「不許餓死一個人！」並請山呼「萬歲」好了。

古鶴翔

英國訂戶寄來英鎊
支持加價補足訂費

萬先生：

本人在上月訂閱貴雜誌六十期，今得悉貴雜誌，爲了生存要加價二角，你雖說及已訂者暫照原價，但是爲了支持「萬人雜誌」，繼續生存下去，讀者不能不負一點責任，所以我奉上一英鎊，補足我所訂之六十册的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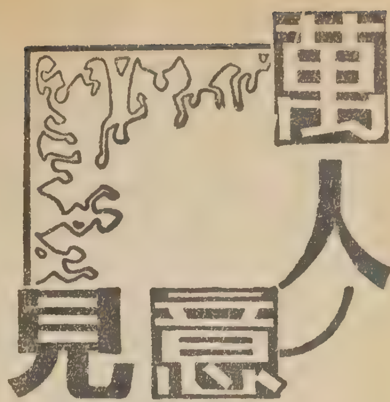
萬物上漲，貴雜誌只加二角，是應該之事，相信每位讀者都支持。

它是我們的精神食糧，一元一本算最宜便的了。

祝

編安

陳萍敬上七一年四月廿九日



畢生難忘的一個五·一

早晨返工，見左派銀行「紅旗」高掛，使我猛然醒覺，今天是「五·一」。想起了五·一，心中悶悶不樂，返工後，工作提不起勁，好不容易按住內心的憤怒。到中午放工後，趁着這個下午假期，把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一日，這個死亡的序幕寫下來。

這是我一生中永遠難忘的日子。六八年四月三十日，我得到了一位深入共幹基層組織的兄弟報告，紅衛兵及共幹要在明天五·一來一個突擊搜查，把全大隊的地、富、反、壞、右來一個徹底「清貨」，目的是找個藉口來把五種分子殺光。我得了報告後，心情十分沉重，即命妹妹跑去通知每一戶五種分子、自己在家「堅壁清野」，把一切值得懷疑的東西燒掉，心情不安地靜候形勢發展，並同時等待着共幹的「莫須有」。

晚上妹妹氣急敗壞地跑了回來，苦着臉告訴我，沒有徹底地完成任務。不過也很難怪妹妹，因為我大隊是有港島那麼大，如果步行環繞一週，確實不可能的。我真為不知道的階級兄弟而擔心，一夜沒有睡，媽與妹一直坐到天亮。

天還未亮，也就是黎明前的黑暗，我已發覺屋旁有人埋伏。天一亮，十多個紅衛兵，夾着幾個共幹，荷槍實彈，氣勢兇兇，如臨大敵地站在門口，狂呼大叫不准動！妹妹驚慌地倒在媽媽懷裏，老媽子也戰慄着，但我仍是狠更地問也問，[illegible]一拳！我蹣跚地倒向角落，媽與妹驚呼地奔向我，我沒有暈，在這危難關頭，我頭腦更清醒，我知反抗沒有用處，只有招來更大的災難。只有咬着下唇，看着這班紅鬼翻箱倒櫃，他們搜到的是幾件破爛不堪的衣服，和幾本毛語錄，他們一無所獲演變成惱羞成怒，臨走時乾脆踢了我兩腳，使我終生留下了難忘的傷疤痕。紅鬼走後，妹妹哭起來，媽流着淚責罵着我；為什麼你的烈性子總改不掉？我低着頭把下唇咬到流出了血。

晚上，據兄弟的報告，搜查收獲頗大，所有搜出的都是妹妹沒有告訴他們的五種分子，搜出的東西計有：白銀、黃金、田契、香港信件、偷渡證件、及工具、四書五經等。到五月三日即把搜出的東西擺出示眾、拘捕了被搜出東西的五種分子，另外把五種分子之家屬全部關起來「集訓」，（變相之集中營）等待解決。因為共幹所擔心作反的不是那些老頭，而是年青的兒女。被拘捕的五種分子大部份被活生生地打死外，剩下的已殘廢，可見當時之情景是多麼殘酷。在此，我只列出一個是怎樣被打死的事例，在他家裏搜出一塊兩平方尺的紅布，紅布上什麼東西都沒有，共幹卻硬說是國民黨的反動旗，並說他等候國府反攻大陸，再當保長，妄想變天：：等。很多罪名，如果按理由說，一塊紅布沒有什麼東西，怎能說它代表那一方的旗幟呢？也可能把它說成是五星旗，為什麼偏把它當作青天白日滿地紅！不過共幹是有意把這老頭拿作典型的，羣眾見這一個毫無根據的物證，都不去鬥爭這老頭。但兇狠的紅衛兵、共幹，卻給這老頭最兇的刑具，要他赤着腳跪在破玻璃上，然後踢他、打他，把這老人頓時變成血人，慘不忍睹。老人骨氣很硬，堅不承認，共幹再拉他的妻子一同跪在玻璃上，滅絕人性的共幹，終於在軍管的軍人指揮下，把這老夫妻活生生地打死。這是多麼殘忍的事啊！也是香港人所不能想像到的。

正在「集訓」中的老人兒子，聽到這個噩耗，由於刺激過度，即時暈倒，醒後變成了瘋子，正在「學習」聽共幹訓話的時候，他突然站起身來，對着共幹破口大罵，拿着木櫈向着共幹轟去，但迅即被幾個武裝民兵制服，但他仍破口大罵，他說：我一家人都死光了，我留下何用，非要與你們拚了。

獸性的民兵索性把他再度擊暈，再把他關到牢裏。共幹也懶得訓話，索性把這班家屬趕去做苦役，外面的鬥爭更殘酷，每天都有打死人。由這個五·一拉開殺人的序幕起，到八月才停止，死人不計其數。

每年的五·一，就使我想起共產黨為了一塊紅布就殺害了無辜的一家人那回事；每當我想起那事，我便不禁地用拳擊桌，憤怒地說：血債一定要用血來償還！

新生（五月一日下午）

大陸是人間地獄

目覩事實·可爲明證

萬人傑先生：

您好，本人是「萬人雜誌」的長期讀友，一向仰慕閣下董狐之筆，使我敬佩。

本人現擬借貴雜誌一角，揭露毛共罪行，讓各界人士知道毛共的暴政，讓香港的小爬蟲知道大陸的所謂「社會主義幸福生活」的內容。

去年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我月二十一日晚上七時半，有二名共幹的走狗到來，找我親友去開會。初時我親友推說有病，但這些毛共走狗恐嚇說要拉人，還說我親友是「蔣幫份子」要槍決（因為我親友在解放前是國府的軍人（軍士），受不住恐嚇，只好聽從其命。大約到夜九時半便回家，回家後我發覺親友的手掌及手臂流血，我追問原因，我親友對我說出

馬思聰在美國衆院安全委員會證詞（一）

本刊資料室

編者按

一九六七年因中共「文革」，由大陸逃港轉飛美國定居的我國著名世界的音樂家馬思聰教授，於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應美國衆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之邀，列席該委員會召開的「關於共產黨迫害知識分子聽證會」，痛陳中共在大陸迫害知識分子的一般情形，及他本人身受「紅衛兵」蹂躪之經過。馬氏所作之證詞全文，曾由中央社譯成中文稿發佈，本港報章轉載者不多，本刊讀者來信，希望刊出馬氏之證詞全文，特刊如下：

馬思聰的學歷與經歷

我在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生於廣東，目前卜居美國賓州費城，現在，我用SITSON作爲我的英文姓名。我在中國，曾經擔任下列各職：中華交响樂團指揮，中華音樂學院院長，中山大學教授，（譯者按：以上各職，是在大陸陷共前擔任）北平「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中華全國音樂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蘇友好協會會長」、「中印（印尼）友好協會會長」、「中國與拉丁美洲友好協會會長」、「中德（東德）友好協會副會長」、並曾當選「人代會代表」若干年。

我是於一九二八年畢業於法國巴黎國家音樂院。

大陸人民已成奴隸

我的內人和我的一子、一女及我本人，是於一九六七年一月間，逃出中國大陸。我們先是逃抵香港，然後轉來美國。若干事情使我決心離鄉逃亡。中國大陸上的人民都已成了奴隸，那裏沒有半點自由——沒有思考的自由，沒有表達的自由——只是個恐懼的世界，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常常一個人連他的家人或朋友都無法信任。每個人只像是蜂窩裏的一隻蜂，一個個足不出戶，深怕予人口實，遭人指控。

「紅衛兵」一出現，中國大陸上所有的知識分子，全都遭到猛烈的打擊，演員、音樂家、藝術家、舞蹈家，所有中國人賴以揚眉吐氣的文化團體，全被視爲社會上不事生產的分子，慘遭攻擊。那些落到「紅衛兵」——其中有許多是從前的學生——手裏的人，所受到的處置簡直恐怖之至，令人不敢想像。演員慘遭毀容，舞蹈家成了跛腳拐子，音樂家手臂折斷，這一切都是爲了滿足當時的共黨政策。

在毛澤東的統治下，大陸上曾經進行過許多匪夷所思的計劃，「大躍進」運動成了殃及中國大陸的災難。「百花齊放運動」使得許許多多無辜的人民，關進勞改營，以迄於死；「文化大革命」的蹂躪尤其厲害。朝三暮四的變動，以及加諸自由表達意見的威脅，實已超過我能忍受的限度。

由於我身爲中國大陸上的名音樂家兼作曲家，擔任了許多「官方」職務，也許我可免掉了不少一般中國人民經常遭受到的折磨。儘管如此，我親身體驗的一段經過，都已使我身體崩潰，直到在我逃出中國大陸四年後的現在，才恢復希望能再度作曲，或演奏小提琴。

仇恨和猜疑，已成爲中國大陸上的一種生活方式，眞是令人可怕。

唯一自由吹捧毛酋

今天的中國大陸是崇拜毛澤東一個人的偶像。對於所有中國人民說來，他就是「上帝」。每次在你出外之時，衣服上面都要綴上一個飾有毛像的徽章，你腳踏車上有塊小小的標語牌，你必需在那上面抄一句毛語錄。或是：

某種頌揚「毛主席」的話，今天，在中國大陸上，人民唯一的自由是任意稱頌「毛主席」的自由。我曾先後六次訪問過蘇俄，以「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的身份，我曾分別於一九四九、一九五一、一九五五、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及一九六二，到過蘇俄，我可以告訴各位，蘇俄的情況較之今日中國大陸的情況好得太多了，我旅行的足跡，遍及中國大陸各地，直到一九六二年爲止，我經常舉行演奏會。由於我工作上的關係，我擁有特權，幾乎可以前往中國大陸的所有遠邊省份旅行。例如工廠的工人假如有錢和時間的話，也可以旅行，但他們卻既沒錢，也沒有時間；另一方面，農人則身受其「公社」的束縛，他們受到牛馬一樣的待遇，除了偶爾有一兩次作共黨展覽品之外，可能終其一生，都沒有跨出他們「公社」外面一步。中國人民在這麼多的殘酷和悲慘環境之下過的年頭太久了，以致他們對這許多苦難都有了適應性。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中國大陸的生活已經起了極大變化，但是，直到一九五六年爲止，大多數的人總算還有夠吃的東西，以及棲身之所。一九五八年以後，情形開始變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之後，生活變得相當艱苦。

食物缺乏之生活悲慘

在一九五八年底的時候，一個人要想購買食物，必需大排長龍，結果是無物可買，並設什麼食物配給的名目，因爲根本就無食物。那些勉强熬過這個時期，沒有倒下去的人，發覺到一九六二年，情況才變得好一點，即使食物仍然相當缺乏，中共對人民的控制已經畧爲放寬，我們稍微有點自由。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以及一九六一年的一陣子，那幾個「大躍進」的悲慘歲月，經常留在我的記憶裏。在這期間，有一個叫「人民公社」的計劃，破壞了家庭，由鄉村的「鑄造廠」（譯者按：實卽小土窰）來煉製鋼鐵。

（未完）

歸聲劍影錄

直至警報眞正解除了，防空當局才知道發生了慘絕人寰的浩劫，一面扣留該防空洞管理員，依法審訊，加以懲治；一面清理防空洞，生還者固然慶幸，但死難者纍纍，爲日機濫炸的結果，血海深仇，冤魂夜哭，三十年來此恨難平，我國雖以德報怨，不念舊惡，但時至今日，適値三十週年紀念，日本人讀了我這文章，不知作何感想？假如當年是我們狂炸東京，造成東京芳園的防空洞裏死了一萬多人，不知日本人能忘血債血償嗎!?

聞當時清理防空洞的死屍，陳於洞外的路上，有嬰孩、有小童、有少女、有少婦、有壯男、有中年人、有老妻、有老婦，雖非斷頭殘肢，但死於窒息，多是突眼伸舌，死狀甚爲可怖。認屍者哭聲震天，萬棺橫列，天慘地愁，凡目睹慘案，莫不憤恨塡胸。

我於大轟炸後的第八天，剛抵達渝市，因奉命調復興關，參加中訓團的訓練也。遲來七日，未曾親睹清理災場，且其時新聞管制得宜，此段慘絕人寰的新聞，未有詳載，以免影响人心，我也是待到復興關後十多天，詳情始由同學告知，聞悉之下，不禁熱血澎湃，其實我也拜這次大轟炸餘音之賜，入中訓團時，宿舍還未修復，斷瓦頹垣，觸目皆是，突然警報大鳴，我以右肩托着大皮箧，飛跑上三百六十六步大石級的陡坡，跑到防空洞口，已上氣不接下氣，只有打滾捲入洞裏，雖遠隔三十年，舊事塡膺，如影歷歷。

日本軍閥以爲狂炸而可屈人，乘我處於最艱困之際，摧毀我作戰的神經總樞紐，逼我求和，豈料我國寧爲玉碎，不作瓦全，抗戰到底，不爲所動，重慶仍兀立於世界，中華民族的精神，毫不崩潰，[illegible]，爲世人[illegible]。

五、馬家寺話舊——青年團代表大會剪影

抗戰踏入民國二十七年，國內外都像陰霾蘊雷，有待霹靂的局面，在歐洲，張伯倫的洋遮外交，在慕尼黑打算以犧牲來滿足德國，在美洲，羅斯福於隔江看火的態度，只指斥日本違反九國公約，但銅、鐵等軍備原料，卻源源不絕運到日本去。在中國，我敵雙方都部署武漢大會戰，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故民國二十七年的春天，我國政府爲適應事實的需要，決定改組國民政府， 蔣委員長專主軍事，孔祥熙出長行政院，主持政務，復黃花節的三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在武漢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黨務政治改革方案，以及抗戰施政方針。會中決定：㈠確立全黨領袖制，選蔣中正爲總裁，汪兆銘爲副總裁。㈡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組織青年，訓練青年。㈢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三十一條，使全國力量深得以集中，實現全國總動員。

抗戰期間我國有四句口號，像有力的號角，像光輝的明燈，那是「抗戰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簡短有力，喚醒黃魂，抗戰到底。聞出諸汪精衛手筆，大有「引刀成一快」的當年刺攝政王的雄風，奈何後來竟作兒皇帝，千秋惜。

三民主義青年團，是號召革命青年，以爭取勝利，復興民族爲使命。以擔當天下第一等事爲目標，激發了青年報國的雄心，於是千千萬萬的青年，在偉大的號召之下，跑到三民主義旗幟之下。組織的發展，一日千里，而且這些青年幹部，朝氣勃勃、果敢、純潔，絕不苟且因循，毫無畏難退縮，工作的成果，彪炳輝煌，寖寖乎大有駕凌黨之勢，尤其地方組織，省級、縣級、黨、團比較，黨部似乎比不上團部的蓬蓬勃勃，所以，中共當年就把三青團分子列爲第一號敵人。而且中央團部當時的籌備處人員，很多是復興社的中堅分子，於是那些別具心腸的人，則造謠誣衊三民主義青年團爲藍衣黨的組織，造謠還造謠，事實還事實，青年人以一股蠻勁，把團務推展如火如荼，發揮團的精神，如朝陽旭日，光芒萬丈。青年團的組織，採領導與指揮並重制，團長由總裁 蔣公兼任，而陳誠將軍膺任第一任書記長，負實際責任，指揮中央團部各處室的工作。

各省支團設主任一人，多由當地軍政長官兼任，而由書記負實際責任，指揮支團各組各項工作，各縣分團設立一人，多爲專任職，但亦由書記負實際負責，秉承主管命令，指揮工作同志，辦理團務。至民國三十二年，全國各省、市、縣，均先後成立團部、公私立大學也有團的組織。這時，張治中擔任中央團部書記長，黃定榮任總務處長，康澤任組織處長，現任立法院副院長的倪文亞當時任訓練處長、洪瑞釗任宣傳處長、程思遠任社會服務處長，現任香港珠海書院教授涂公遂當時任視導室主任。於是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烈士紀念日，召開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於重慶的馬家寺。

我此次赴渝出席大會，行程初阻於柳州，再阻金城江，本來很難依限報到，幸承張鎭先生之助，於南丹交涉鴿車，卒能夜衝火場，飛赴筑市；而於貴陽轉乘西南公路局的客車，也不若第一次赴渝的波折，既無釣絲崖的倒車驚魂，也無松坎鎭的拋錨遇險，眞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了。古人所說的風送滕王閣，我有點不大相信，經過我此次旅途順利的證明，王勃的能參與閻都憲的文酒大會，乃獲天助之也。我於三月二十七日的薄暮，已由海棠溪渡江、登岸、乘車到兩路口中央團部接洽報到事宜，即由大會秘書處派員妥爲照料，先安頓於臨時招待所——兩路。

（四十六）

安琴

吳石間諜案之破獲，更是相驚伯有。國府為要安定內部，也同時宣佈人事凍結，頒佈防諜條例，將國門關閉，要進出台灣均非帶困難。

流亡軍人走投無路　游擊販子四處招搖

這樣一來，可苦了一般從大陸逃出來的軍公人員，他們都受着入台法令的限制，滯留香港，行不得也。這許多身經百戰的將校，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一齊被阻在這一切都是商品化的都市裏，台灣不能去，生活便失去了憑藉，見美國人委派蔡文治，負責組織海外英豪，回溯抗戰時期，美國人委派海樂斯少將，主持了「中美合作所」，訓練敵後工作人員的一事，大家記憶猶新，故此，一般正感請纓無路，生活無着的軍人學生，也就決心投效，藉此參加實際反共殺賊的工作，以遂其「從大陸來，再打回大陸去」的初衷願望。那時，還有許多在大陸從事過一個時期游擊工作，然後才逃來香港的「游擊將校」；與一般買空賣空的「游擊販子」，也都充塞在這彈丸小島上；自稱「指揮」「司令」，今天向這方面接頭，明天就向那方面搭線，其目的，不外是騙取幾個錢，以作其流亡的生活費用而已。今日見到蔡文治的來頭不小，而且是有錢無人，於是便紛紛拉關係，鑽門路；或寫信給蔡本人，或向他派在香港的委託人接頭；不是說有多少人槍在什麼山地活動，便是說我埋藏多少武器，或有多少人員散佈在什麼地方，只要能派委他的正式名義，給予經費的話，便可集結作戰。這其中，雖然有一小部份人士，是確與大陸游擊隊有連絡，也有決心回返大陸基地與中共作殊死戰鬪的游擊將領，但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虛構事實，瞎造表冊，企圖矇混，欲騙取幾個錢作生活費用的。這些「游擊販子」，大多都是過去有點地位的軍、政人員。他們利用過去的一點聲譽，把家鄉附近的游擊隊，算歸自己的勢力，以此作接洽的「本錢」；另一方面，則將流亡在港、九、澳的同鄉舊部，羅致為己有，說：他又得到美國人的支持，由他負責號召。在目前，先介紹到海外的軍事基地，去接受美式裝備的訓練；將來再由他統率打回大陸去。至於兵員的來源，則說是美國人可以把戰俘交出來編成軍隊。總之，說得活龍活現，像煞有介事的忙不開交。

好在一般流亡軍人，正感進退失據，台灣既然去不成，艱困的流亡生活，已把他們煎熬得怨尤滿腹，義憤填膺。今見有此由美國人支持的機會，在走投無路中大家當然求之不得。這一來，便奔走相告，四出連絡，你擁護張三，做「邊區指揮官」；他擁護李四，做「全省總司令」。這裏活動委他一名義；那邊又進行一個職位；一個人化上幾個名字，東投西送，其目的便是能離開此地，擺脫艱苦生活。所以，有一個時期，便把港、九一帶，弄得滿城風雨，好像整個大陸，便將變成「游擊將領」的天下。

急驚風遇上慢郎中　名正言順做總司令

情都得不到解決。經蔡文治函電催詢，黃×衡當然也說出了一番道理。

以美國人的急性作風，配上這麼一位「一步三點頭」的黃×衡的辦事精神，在進展上，當然是啣接不上的。許多向他接洽的「游擊將領」，均得不到具體的答覆，而蔡文治在軍事基地的「游擊幹部學校」暨「軍事技術人員訓練學校」，雖已成立，可是前往受訓的人數，卻寥寥無幾。經蔡文治的催詢下，原來黃×衡對工作展不開的理由是這樣的：

當時，黃×衡寫給蔡文治的信說：「香港德高望重之士太多，兼之環境複雜，是項招攬工作，如取不到當地政府的諒解，又得不到強有力的人士支持，是難以開展的。且無正式名義，亦有名不正，言不順的缺憾。今後補救的辦法，唯有正式頒佈名義，請在港有名之士，出面支持。非如此是不足以孚眾望，而積極開展工作。」蔡文治接到此信之後，固然很傷腦筋，可是他卻因這信而觸發他的靈感；抓緊「名不正，言不順」的這兩句中國古訓，請美國人正式予他以號召的名義。於是，「中國大陸海空軍總司令」的頭銜，便又正式掛上了蔡文治的頭上。

在蔡文治請領正式名義的同時，便寫信給在港、澳的一般知名人士，說他願為「自由民主」運動而盡力。他現在有了這麼一個培養武力的機會，可作將來反攻大陸，與台灣國民政府爭雄的本錢；請大家代為物色人材，介紹幹部到他的「游擊學校」及「軍事技術學校」去受訓。

那時，一般落難的大人先生們，有一個共同的煩惱，便是對許多昔日的親友故舊無法安排。而這般人，又多是與自己有過出生入死，共過患難的忠實舊部，今日流亡到海外，生活上十九都是沒有辦法的。去台灣嗎？抛開政治上的見解主張不說，以我們中國過去根深蒂固的人事上的關係，這般人因為以往的長官在海外從事「第三勢力」運動的活動，政府對其部屬，也多少有點「另眼相看」；所以，這般人不是想去不能去，便是他們的長官不要他們去，或自己也不願意去。這麼一來，便成了大人先生們公館中的常客，或生活上的累贅。

今日見到蔡文治與他們是「志同道合」的同路人，又有這麼一個現成的機會，如果把自己的部屬都能介紹到他那裏擔當一官半職，或入校受訓的話，這般人一旦由三餐不濟，而每月能拿上幾十元美鈔，當然對他們的介紹人也要感激得五體投地的。將來自己一旦需要幹部的時候，他們當然會「感恩」而知「圖報」。為未來自己的事業安排，當然樂願介紹，即在目前，也可以減少許多拖累，起碼，不再會有人向他們要錢吃飯了。

所以，在三方面都求之不得的情形下，一般在港、澳的「民主」人士，也大都能捧他的場，把自己的親友故舊，介紹到蔡文治那裏去撐場面的也就大有人在了。

（四）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敵後兵種」的「抵抗運動」之必要。（按：「敵後兵種的抵抗運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戴高樂領導的流亡政府，遠離了法國本土，爲了反抗德國，光復祖國而產生的。他選拔了一批流亡在英國的法國青年，進行訓練，再空投或潛回法國，先做敵後情報，繼而計劃對敵人的交通與工業進行破壞；再着手組織陷區法國人民打游擊，終於反攻復國，得獲大勝。美國也曾以同樣的方法，訓練一批反納粹的德國青年，空投德國；並在中國派梅樂斯少將，與戴雨農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所，專門訓練從事日軍佔領區的情報、爆破、及游擊工作。因此，大陸陷共後，蔡文治便以中國的戴高樂自居起來了。）

蔡文治雖買空賣空　一般情勢非常有利

蔡文治「訓練大陸游擊幹部」的計劃由美國人批准了，爲數鉅大的開辦經費也到了手。雖然這個計劃是買空賣空的，一個游擊幹部都沒有，但他卻能沉住氣，他本人雖由香港被解出境住在東京，卻從容不迫的部署他的「召訓」工作。

因爲他的計劃中，有一個所謂「通知大陸各游擊縱隊，挑選幹部來香港集中」的「籌備時期」。他便利用這一個「緩衝」的機會，領了一筆爲數頗鉅的「開辦經費」，委托一個政府通緝有案的空軍中將黃×衡，在香港負責「招兵買馬」的工作。說是美國政府，現在委派蔡文治負責訓練流亡海外的軍事幹部，及聯絡全大陸的游擊隊，由他負責訓練、裝備、指揮、補給的工作；又說待遇如何優厚，生活如何舒適。訓練之後，或空降大陸，自行建立基地，從事游擊工作；或留用管訓韓戰戰俘，擔任未來正式反攻時的軍事工作。此外，他向美國方面提出要求，認爲將以後這樣多的幹部召集來了，運去賓義州的賓義堡受訓，往返途程既遠，運輸不便；賓義堡的地方也太小，實不足以展開這個龐大的訓練計劃。因此，要求將他負責的中國大陸反共人員的訓練地，轉移到遠東地區來。

美國人對他這個「合情合理」的要求，不久便批准了，決定在沖繩與塞班島兩地設立龐大的訓練基地。

因爲那時，無論國內國際的情勢，都對蔡文治的活動非常有利。

先說國際方面：當北韓金日成的坦克，跨過卅八線，當聯合國制止共黨在韓國的侵畧行爲時，而中共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姿態，叫出「抗美援朝」的口號，正式明目張膽，大鑼大鼓的加入了韓國共黨侵畧集團。

於是，韓國戰場上的砲火喧天，這才轟醒了美國人寄望於中共的美夢！因爲現在事實擺在面前，中共絕對不是什麼「土地改革者」；毛澤東宣佈了「外交一面倒」之後，也絕對不可能變成狄托；而且，中共在俄共的指使下，已公開樹起反美的旗子，將彈着點與刺刀尖，對準着美國人。雖

急切需要大陸情報　聯合組織敵後兵種

更使美國人感到恐慌的是，對中共的突然參加韓戰，事先竟全未料到，這證明在中國大陸的情報工作是非常的不足。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日本盟軍總部，基於需要，也急切想在大陸建立情報網。

於是，在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美國中央情報局，再加上東京盟軍總部，便聯合組織起亞洲的「敵後兵種的抵抗運動」，急切訓練韓國、中國、越南等有共產黨政權的反共人士。

因此，對蔡文治請求將「亞洲抵抗運動學校」，由賓義州遷到遠東地區來從事訓練工作，也就獲得美國方面的批准，認爲人、時、地均以設立在亞洲爲適宜。這樣幾經磋商，便決定在太平洋的馬雷亞納羣島中由聯合國託管的塞班島，建立起「亞洲抵抗運動學校」，並任蔡文治爲校長，在美國大量撥款支援之下，經費是毫無問題的，可以說，要多少有多少。

但是，錢有了，人呢？這就要再重溫一下那時國內外的一般情勢了。

其次，再說國內方面對蔡文治的有利情勢，大陸陷共之後，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對國民政府，幾乎已被「蓋棺定論」，是一個「文官要錢不怕死，死官怕死又要錢，腐敗無能的政府」，對遷台的國民政府，似乎想從根本上予以否定，對中國的新生，完全寄望於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勢

你媽的大覺，你是什麼東西……」我衝進屋裏，扶起倒在地下的四叔，「馬上給我去開工，遲一點我都不放過你！」「水鬼」邊罵邊走，出到門口還狠狠地向屋裏「呸」了一口濃痰。

四叔低頭喘着氣，我問：「四叔，你怎麼？」

他慢慢抬起頭來，眼裏閃着一星淚花：「沒什麼，不要緊的……」他掙扎着站起身來。

我扶着他：「你吃過粥了嗎？吃點吧。」

他搖頭：「不想吃，回來再吃吧。謝謝你了，玲玲。」他伸手愛憐地摸摸我的頭。

修河工地上，人來人往，人們把河道裏的淤泥鋤起挑上堤面，擔着百斤重的泥擔，一步步踏上傾斜的堤坡，十分吃力。四叔在河道鋤泥，冰冷的河水直浸過膝，像無數利刀劃肉，四叔扶着鋤頭，緊咬牙關，臉色煞白，渾身簌簌地發抖，突然，他身子晃了兩晃，倒在水裏，旁邊的人嚇得大聲叫起來，人們一下子亂成一團。

我正在堤面上倒泥，聽見下面的叫聲，回頭一望，見媽媽正扶起渾身濕淋淋的四叔，我一聲驚叫跳了下去。

堤上，「水鬼」瘋狗般的咆哮着：「散開，各人開工！有什麼好看的！媽的，右派分子反革命，死了替國家節省糧食！田玲玲，你快把他弄走，別擱在那裏阻了做工，快弄走！」

四叔已暈了過去，手腳痙攣地抽動着，我和媽媽架着他艱難地走上河堤，我向「水鬼」哀求：「隊長，讓我把我四叔送回去吧，他已暈了，他患胃痛一夜了。」

「不行！你們要繼續開工，不到收工時間不准回去。把他抬到那邊去！」水鬼指指遠處的竹叢。

「隊長，你行行好心，讓玲玲送他回去吧，他會死的。」媽媽眼裏滾動着淚花，苦苦哀求。

「水鬼」像要吃人的野獸，瞪起雙眼：「地主婆，你要造反啦？向你們這些壞分子行好心？滾！給我滾回下面去！滾！」

媽媽緊咬着嘴唇，不讓眼淚流出來，向我點點頭：「玲玲，你扶他去吧。」轉身向河堤走去。

邊，我放下他，把自己身上的棉襖脫下給他蓋上，再在他眉心，太陽穴揉擦。許久，四叔慢慢醒轉，他睜開眼睛，看見我在哭，微弱地說：「別哭……玲玲，別哭，四叔不要緊的……你哭四叔難過……」他乾枯的手輕輕地握住我的手。

河堤上，「水鬼」用「土喇叭」聲嘶力竭地叫我，命令我去開工。

四叔也聽見了，他說：「回去吧，小玲，我好一點了，過會兒就沒事的，回去吧……」

我哭着道：「四叔，你歇着吧，我很快就來看你。」

一收工，我和媽媽立即跑到竹叢去，四叔不知什麼時候又暈了過去，全身冰冷，泛着一片灰藍色，我和媽以爲四叔已死了，我再也忍不住放聲痛哭，許多人圍了前來，你一言我一語的說：「死了！唉，這麼大冷天冷也冷死了！」「這年頭，死了也倒乾淨！」「唉，眞可憐！」「他以前挺積極的呢，土改時還宣佈脫離家庭關係，上台鬪過父親兄弟！」「嘖嘖！這叫現眼報！」「反骨仔，死也不用可憐！」「人都死了，少作點口孽吧！」

媽向人借了塊木板，我們把四叔抬回他的茅屋子裏。四叔躺在床上，四肢筆直，我和慶慶哭得十分傷心。

突然，慶慶叫了起來：「四叔的手在動，姐，四叔手在動，你看，你看！」

眞的！四叔的手指在微微顫動，我把耳朵貼在他心口，隱約聽見他微弱的心跳，我驚喜地叫道：「媽！四叔沒死，四叔沒有死！」

媽倒了一杯滾水，撬開四叔的牙關慢慢灌了下去，我再用針炙針在急救穴位上給他作强烈的刺針，忙了好一會，四叔到底又悠悠醒了過來。

四叔輕微地呻吟着，慢慢地睜開眼睛，當他看清我們在他身邊，他暗淡的眼睛泛起一種異樣的光彩，豆大的淚珠從他眼角流下，張開嘴巴，喉核上下聳動着，叫了一聲：「大嫂！」

媽流着淚，點點頭，哽咽地說：「歇着吧，老四。」

痛苦地道：「大嫂，我，我活不長了，我不是人：……我是禽獸不如的東西……」他艱難地喘着氣。

我哭着道：「四叔，你別說了，不會的，你不會死的，你歇歇吧。」

慶慶哭得成了淚人兒，抽噎着叫「四叔！」

四叔手動着，想要抬起來，我們知道他是想摸摸我們，我和慶慶上前一人握着他的一只手，四叔露出滿足的微笑，掙扎着說：「玲玲，慶慶，你們是好孩子，是田家的好後代！要聽媽的話，做個有用的人，做個有骨氣的人，不能學四叔的樣……四叔沒用，一念之差，貪生怕死，成……成千古，千古恨！後悔……悔，也來不及了！四叔早已，早已死了……四叔的心，心早已死了……」

媽媽嗚咽着，哭得轉不過氣來：「老四……別，別說了……過去的，已過去了，我原諒你！」

「大嫂，我，我是田家，田家的……不，不肖子，我不是人！」四叔淚珠滿面，上氣不接下氣，斷斷續續的道：「我，我不値得……原諒……我不會，不會……原諒自己的……」四叔慢慢閉上了眼睛。

我們拚命叫着四叔，拚命搖着他，四叔臉上肌肉抽動着，極力睜開眼睛，微弱地道：「玲玲……慶慶，長大了……到……到你三叔那……那裏去……聽……聽話……」四叔頭一歪，閉上眼睛，嘴裏沁出一絲淡紅的鮮血。

四叔死了！我們痛哭，我們叫得喉嚨都啞了，可是，四叔死了……

早上我給他熬的那鍋子粥，還好好地擺在火爐上，可是早已冰冷了。

× × ×

四叔死了後的八年，慶慶也已長成了。在一個嚴寒的清早，地上舖滿了一層白生生的霜，我和慶慶來到了這塊自由的土地上。

又在一個寒冷的清早，我站在啓德機場的送機台上，揮動着圍巾，送走了我相依爲命的弟弟。慶慶聽四叔臨終的話，到三叔那裏去了。我，還要在香港，負起接濟媽媽的責任。

每期小說完



心死

——田韋

清早，地上鋪滿一層白生生的霜，手腳凍得全痺了。

我擔着水桶去井裏挑水。慶慶從村口跑來，他邊跑邊叫：「玲姐姐，姐姐！」跑到井邊已氣喘吁吁的，嘴裏，鼻子直噴着大團大團的熱氣。

我皺起眉頭：「慶慶，你慌慌失失做什麼？」

他喘着氣：「我，我剛才去，去看四叔，他，他……」

「四叔怎麼了？你說清楚點！」我急忙問。

「四叔胃痛，痛得臉都走了樣……」慶慶搖搖頭。

我放下水桶：「慶慶，你替我挑半桶水回去，給媽媽做飯，可別讓媽知道我到四叔那裏去了，知道嗎？」

他擦了把淌出來鼻涕：「說你到那裏去了？」

「隨便，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我把扁擔交給他，轉身就跑。

慶慶在背後嘀咕：「回頭媽媽罵，可不關我的事……」

× × × ×

四叔獨自住在村口茅屋裏，以前是廢了的牛棚，自五九年四叔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遣返原籍勞動管制」，隊裏的幹部就「安排」給他住。四叔上山砍了二擔茅蒿，補補綴綴，就住了下來。一住已經三年了。

我跑到茅屋外，就聽見四叔痛苦的呻吟聲，我連忙推門進去。晨早的陽光從茅屋縫隙照進，隱約的看見躺在床板上縮成一團的人影，我叫道：「四

「玲玲。」床上的人微弱地應道，我看見翻過來的慘白歪曲的一張臉。

「四叔，你……」我嚇了一跳，成個人呆住。

「來，幫四叔扎幾針。」他痛苦地說：「胃好痛。」

我手忙腳亂打開桌板上的小針灸包，我的手顫抖得不聽使喚，好一會才揀出幾支針來。

四叔看出我的慌亂，他故意裂開嘴笑笑：「別緊張，慢慢來。」他笑得模樣比哭還難看。

我說：「四叔，你，你該進醫院的……」

「四叔死不了的。」他苦笑道：「我是什麼人，能有資格進醫院。」

我心裏像壓着一塊沉重的石頭，鼻酸眼澀，直想哭。

「來吧，傻孩子，四叔不要緊的……」他喘着氣道。

我強忍着要流出來的眼淚，用火酒消過毒，動手給四叔扎針。在左右「虎口」「足三里」和「中脘」各插進一針，我輕輕地捻着針柄。

四叔緊鎖的眉頭漸漸鬆了開來，灰白的臉色也慢慢變得好些了，大概有二十分鐘吧，他已平靜地睡了。我一顆懸起的心才放了下來，輕輕地把針拔出。

米罐裏還有一些米，我生了火，替四叔熬點粥。火焰紅紅，粥在土鍋裏翻滾。我望着沉睡的四叔，心裏陣陣酸痛：三年前，四叔回來時，雖然也瘦一點，可還是挺好看的，高高大大，結結實實，自患了胃病後，如今只剩下一付軀體的骨架子，就像

罵他是「田家的不肖子」，「軟骨頭」，說在「土改」時，四叔曾上台鬪爭過爺爺和爸爸，雖然爺爺和爸爸是給共產黨槍殺的，而他們的心是給四叔先殺死了，媽說「哀莫大於心死」，心死比肉體的死亡更痛苦。媽恨他，看不起他，甚至村裏的人也都看不起他，恥笑他是「反骨賊」。四叔總是低下頭默默地承受，在人前，從來沒有人見他露過笑臉。初時，我也和媽媽一樣的恨他，日子久了，我發覺四叔並不是個壞人，他很愛我和慶慶的，見了我們總是親暱的摸摸我們的頭，臉上綻開笑容；雖然明知媽媽不睬他，遇見媽媽他也總是站住規規矩矩叫「大嫂」。我見他怪可憐的，而且，無論如何他也是我的親叔叔，所以，我和慶慶才漸漸和他接近。四叔是個頂有學問的人，他教我讀書，語文、歷史、地理、數學他全都會教，就是不教「政治」，他說「政治課本」裏的全是騙人的話，不能信的。現在我已學完了初中的全部課本，還學會了打針啦、包紮啦、簡單的針灸啦。可是，媽媽卻始終不准我們接近四叔，知道了就要罵，她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始終不相信四叔是一個好人。

粥已經熬好了，四叔仍然睡得很熟，我用火灰煨着白粥，讓他醒來好吃。

回到家裏，媽媽緊緊的盯着我，媽準是知道了我去四叔那裏，我怯怯的叫了她一聲：「媽。」媽許久不應我，我心卜卜地跳，囁囁嚅嚅地道：「四叔，他，他胃痛得厲害，從，從昨夜開始痛了……」我結結巴巴起來。

「現在呢？」媽問。

「我替他扎了針，睡了。」我稍稍抬起頭。

媽轉過臉去，說：「吃粥吧，今天要去修河堤呢。」

媽沒罵我，我倒是有點奇怪。

「噹噹噹……」生產隊長「水鬼」敲着破鑼，扯着嗓子吆喝：「上工了！上工了！全部勞動力去修河堤，誰不出工扣口糧！上工了——」他由村尾走向村口，一路叫喪似的吆喝着。走到村口，一腳踢開四叔的屋門，這惡狗什麼都幹得出來，我趕快往村口

抗戰從軍記（一）

奔走巴山楚水前，此心何日不悽然？
一腔熱血三千度，半卷殘書十二年；
立功最慕定遠志，報國難忘祖生鞭，
豺狼當道猿啼血，耿耿星河未曙天。

前幾天逛書店，偶翻看了張贛萍兄作序的「八年抗戰大畫册」，赫見其中有一幀「軍政部教導第三團出發遠征印緬戰場」的照片，不禁勾引起了我對往事的憶念！歲月無情，而記憶猶新恍似昨昔，二十七年前氣吞牛斗，投筆請纓的青少年，如今幾經世亂戰難的折磨，也都雙鬢如霜，星散四方；當年在抗戰史中，如火如荼空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也早已隨着歲月而烟消雲散了！月下燈前重提舊事，正如白頭宮女閒話天寶遺事，一番慨嘆！一番唏嘘！

時人每論及抗戰期中的青年運動，誤將「知識青年從軍運動」與「青年軍」混淆一談。其實，這兩次的青年從軍運動，其目的雖然都是為了從軍殺敵，但動機和時間上，均各有不同，茲分述如后：

㈠「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正式番號為「軍政部教導第×團」。其發起的動機，是由於當年盟軍在印緬戰場上大力協助我國建立訓練機械化的新軍，以作最後反攻的主力。可是那時遠征印緬的國軍新一軍與新六軍，都已經過了連年征戰之苦，疲敝殘缺，傷亡甚重，新賴以補充的兵源，百分之百全來自農村中目不識丁的子弟，這對於盟軍所教練的新式武器，教者與授者雙方均發生極大困難，尤其是炮兵、工兵、通訊兵等特種兵科，毫無數理基礎，根本無法接受。因此，「士兵素質太低」的嘖有煩言，就經常掛在盟軍的嘴上。消息傳抵重慶、成都，立刻就激起了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四川大學等男女學生，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咸認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其時（民國三十二年冬），國內戰場上，常德大會戰正在浴血苦鬭中，勝負未分，形勢對我甚危，更增高了這些男女學生們的愛國殺敵熱忱，「皮之不存，毛將附焉？」所以一夜之間，自動簽名請求從軍遠征印緬的男女學生，就有兩百多名。「投筆請纓」的呼聲很快地就響徹了全國各大、中學的學生，以及遠在東南淪陷區的青年，風起雲湧，前仆後繼，很短期內，報名從軍的就多達三四千名。這一壯舉，對久經多年苦戰，日趨衰疲的民心士氣，無疑打了一支强心針，蔚然成風，方興未艾，更增强了抗戰必勝的信念，也打破了「好男不當兵」的陋習。及東南戰區的上饒，成立了「軍政部教導第一、二、三、四、五團」，收容集訓這些自動從軍的青年學生，施予三個月的入伍教育，然後分批飛越駝峯，集中印度藍姆伽，接受盟軍的分科教育，再分發新軍中充當士兵或下級官佐。——這是民國三十二年秋冬至第二年冬天之間的事情。先後參加的男女青年學生，約有兩三萬人。

㈡「青年軍」——即是一般新稱的「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政府當局有鑒於「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的熱烈、踴躍，認為民心士氣仍大可用，於是在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號召青年從軍，成立美式編制、美式裝備的「青年軍」，以供反攻建國之需，一時全國青年學生響應之熱烈，人數之多，規模之大，尤勝勝過了前者「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前者乃自動請纓，後者是響應政府號召，動機畧有不同。）青年軍的番號由「青年軍二〇一師至二〇九師」，其中將校均為當年國軍中的一時英俊，足見政府當局對此之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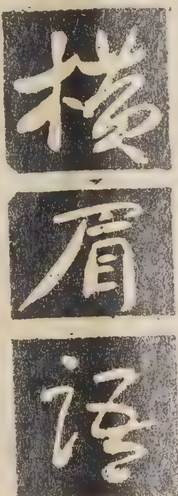
二〇一師	戴之奇	綦江
二〇二師	羅澤闓	重慶
二〇三師	鍾彬	璧山
二〇四師	覃異之	萬縣
二〇五師	劉安祺	貴陽
二〇六師	劉勁持	漢中
二〇七師	方先覺	昆明
二〇八師	黃珍吾	長汀
二〇九師	方懋楷	臨川
訓練總監	羅卓英	
政治部主任	蔣經國	
東南訓練分監	黃維	

正當展開積極訓練之際，勝利降臨，這一支新軍後來始終未能充份發揮，馳騁戰場。隨着抗戰勝利，一部份復員轉業；一部份升學深造（政府特設「青年中學」），為數甚少的參加了「抗建大隊」。

世變時移，如今回顧這兩次轟轟烈烈的「青年學生從軍運動」，正如曇花一現，更想念及當時拋頭顱、洒熱血、投筆請纓、從軍殺敵的雄心壯志，猶多南柯一夢！

筆者躬逢其甚，由「知識青年從軍」參加「軍政部教導第五團」，後因湘桂戰事發生，旅途被阻，以至遠征印緬的別衷未遂，後奉命改隸「青年軍二〇八師」。茲將個人身歷其境，參予其事的見聞經過，一一報導，雖屬明日黃花，聊當茶餘飯後助談可也！（一）

許言午





左派明星受奚落

中共乒乓球隊兩次在港「匯報」比賽，十分哄動，更難得的是有線、無線兩電視台分別予以轉播，更有大賣氣力的旁述員，極盡吹捧之能事。全港有三四十萬部電視機，看到「匯報」表演的人不少。事後左派頭頭檢討認爲這兩次「匯報」比賽辦得十分成功，於是有人以之和左派電影比較。相形之下，左派電影是大大失敗。

據說，放映左派影片的電影院，本年以來的賣座平均不過兩成位。而中共乒乓球隊的表演，不少人在排長龍輪票子，兩相比較，難怪港共頭頭爲之眉飛色舞，左派的電影明星，卻受盡奚落。

他們說：既然香港同胞這樣熱愛乒乓球，那麼，應該不再拍那些賠本的影片，讓電影明星去練好乒乓球，這當然是說笑話，也不過是奚落左派電影明星的話。左派電影不受歡迎是事實，不過，要他們由電影明星練成乒乓明星，那也似乎不可能辦到的。長期以來，左派電影們演員已十分谷氣，這次乒乓球隊的成功，成爲他們一個更大打擊。

有些港共頭頭提議，應由北平派出一隊京劇團到香港，專演革命樣板戲，如「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濱」等等，以取代那些已現頹勢的左派電影。

這提議也許因爲看到不斷從台灣來的歌舞團在港很吃香，一個藝霞，一個姚蘇蓉，收入已好過十部左派影片，因此，他們也要在文娛活動上想辦法，如果革命樣板戲[illegible]得，那麼，紀錄上一振頹風。

可是，樣板戲拍成電影後，也在香港放映過多部，但這些樣板戲的票房紀錄並不突出，雖然比香港拍的好一點，對一般觀眾也並無新刺激。

中共若派京劇團來港，會不會創造奇跡，一如他們的乒乓球隊哄動？恐怕事實未必如港共頭頭的理想。

乒乓球隊之所以成功，因爲中共乒乓球外交已在世界上鬧哄哄了，樣板戲卻毫無噱頭。

養女赴美受歧視

美國的移民歸化機構，最近頒佈一項新規定，這項規定使本港數以百計的養女，不能到美國與父母團聚，只有養子才有此權利。

據解釋：美國移民歸化機構所以頒佈這項新例，是因爲中國的法律和習慣只規定兒子爲傳宗繼後，因此成了這一條「養女」與「養子」有別的規定。該機構並說：這條美國新法律，是依據大清律例制定的。

提到大清律例，香港人馬上會聯想到妾侍問題，因爲依照大清律例，男人可以納妾。在香港，納妾的男人拿大清律例來做護身符，這條大清律例也一直受到香港法界的「承認」。直到最近，大清律例才被廢棄，到今年十月後，男人不能納妾。妾侍已沒有了法律上的地位。「大清」已被推董，竟還能生存六十年。在正統的中國，這條律例早不存在。有人認爲，香港保持這律例如此之久，不過是英國人「懷柔政策」的一部分。

不過，在七十年代的今天，連香港也早把大清律例廢止，美國居然根據大清律例制定新法律，這不是使人啼笑皆非的一回事麼？

重男輕女，不錯是中國人的老習慣，但今天的中國人，對子嗣問題已沒看得那麼重，許多人養了幾個女兒，沒有男孩，心境也泰然，沒有非找兒子繼承不可的念頭。

不久前，美國婦女剛舉行過一次有聲有色的爭取女權示威大遊行。其實，美國女權之高，已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國家。女人意猶未足，還要爭取，可以說，男女在美國，是眞眞正正的處在平等地位了。可是，他們竟然制訂一條這樣歧視女性的法律，豈不大開倒車？不過，這條法律的眞正目的不在乎歧視女性，而是盡可能限制中國移民赴美。類乎這樣的法律，相信在美國會愈來愈多了。

美國香烟銷大陸

擁有七億人口的中國大陸，在美國商人腦袋中有取之無窮的財源，是美國貨品的大銷場。因此中共乒乓外交展開後，美國各行各業的商人一窩蜂地要向大陸推銷，和中共做生意。

和中共做生意是不是如他們想像那麼簡單？香港人決不像美國人那麼中共的冷水一盆一盆向美國鴿派政客和市儈商人澆下，把他們的「狂熱」澆得冷下來。

據報載：共和黨北加萊連納州東部主任露夏亞向記者透露：尼克遜可能本月底前批准美國香烟輸銷中共。

過去美國對中共的禁運，主要是戰畧物資，放寬以後，許多東西都不在禁止之列。香烟當然不算得是戰畧物資，香烟輸入中共，相信對中共軍事上不會有什麼幫助，尼克遜之「批准」，自是意料中事。

美國香烟商聽到這消息，也許大感興奮，可是，會不會如他們理想的，由此給他們帶來大筆生意。

無疑的，美國香烟商人到頭來一定大感失望。大家可以見到，香港左派貨車上，例有中共香烟廣告，他們要把大陸產品拿來和香港市場上的英美香烟競爭，當然，相比之下，他們沒法打開銷路的，會不會他們沒辦法擴展外銷而讓外國的香烟入銷？這答案誰也想得到。

在大陸，相信香烟不會是輕易可以得到的東西，有土貨人們已很滿足，抽美國香烟的人不是沒有，聽說毛澤東本人就經常抽美國烟，但大陸只有一個毛澤東和少數大人物，美國烟想在大陸大量傾銷，可能性太少了！

在美國，香烟上要寫明對人們身體有毒害。將來批准運銷大陸的香烟，是否也要加上這字眼？有了這些字眼會不會被認爲美帝有意毒害中國人民？尼克遜雖批准以香烟毒害中國人民，但毛澤東會不會批准讓他們毒害呢？這都是目前無法預知。美國烟商滿肚密圈，可惜這些希望有如肥皂泡

他其

方中原

來，順手一掀，整桌菜飯便給翻倒了！怒罵媽媽道：「你這蠢婦人，憑什麼資格竟擅作主張，賣了我的書？就是要賣，也不要作爛紙秤呀！你是否知道？裏面有許多宋元絕版書嗎？你這樣珍惜你的東西，而賣我的書就不覺肉痛，那我就讓你肉痛看看！」說罷，拿起櫈子便向玻璃茶櫃和屏封襲擊，於是，全廳的東西都變得粉碎……。

如今回想來，父親當時的憤怒，確是應該的！但在當時中了共黨毒素的我看來，還以為他粗暴不堪呢！

後來，由於書讀的多了，我便更愛起書來，坐圖書館，逛新華書店；到邊疆去，也帶了兩大箱書籍，使我在擠迫的旅途中，托的滿頭大汗，苦不堪言。也漸漸愛上了買書，甚至衣食不顧，常常，口袋裏的錢都因買書光了，相當困厄；翻開舊時的日記，每頁都訴說着這苦事兒，但又終不能改變這「壞習慣」。

而從愛讀書發展到去偷書，那眞是我這讀書人的美學發展到了最高峯！事情是這樣的：我從邊疆回來，不回去了，便是逃兵。有三年長的時間，被剝奪了戶口糧食，成了「黑人」，只好靠當苦力、建築工人、代課老師、炒買炒賣為活。但我急切地需要精神食糧，但買黑市糧票的錢還不夠，還那有錢買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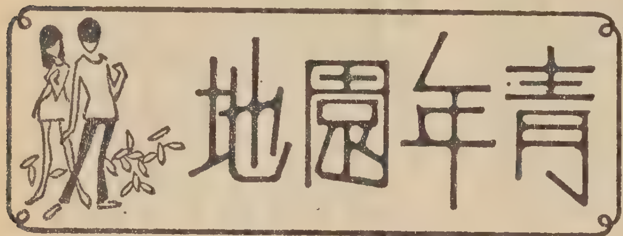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我學會了偷「公共財產」，於是，我便到新華書店去偷書；共產黨剝奪了我多少生的權利？偷書——這只是我對中共叛逆的一種手段和方法而已。嘿，一天三次，次次得手，我這偷書聖手，還在朋友面前公開表演技術呢！

但是，留在大陸的書都帶不出來，終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三代讀書人艱苦經營的心血，也只好在爸爸和弟弟的緊密配合底下，為恐「紅衞兵」到來，趕夜一把火便全給毀滅了！

我想，那時爸爸的痛苦，實在是更加難以形容的吧！因為，不敢憤怒的痛苦，一定比敢於憤怒的痛苦，是更為痛苦的啊！

如今，三代讀書人的愛好，又只好由我這蠢材來從頭做起了！所幸，我如今已懂得了什麼才是眞正的好書，和什麼才是眞正的壞書。即使窮到無以為炊，也不敢妄把藏書變賣，而只能不斷增添。

那麼，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鬬，跳樓尋死不遂，還要跛着腳去當校役，搖鈴的爸爸，如今你會對兒子放心了吧！



進黑甜鄉去。可惜風氣所趨，空中音樂已再無抒情可言，聽到的不是高山滾石般的敲擊樂，便是瘋瘋癲癲的「哀樂」，阿方聽了忽而驚心動魄，忽而百感交集，原想聽歌催眠，卻失眠益甚，這一妙法只好放棄。

跟着試的是「凝視凝聽法」，此法在書中給大吹大擂、鄭重推薦，據說躺在牀上，兩眼死盯着一個固定位置，或者兩耳傾聽着一種節奏的音響，便會不知不覺的入睡。阿方知道這一妙法說得有理，因為古人失眠的時候，也往往運用凝視凝聽法，盯着穴鼠蝙蝠、聽着雨聲漏聲而睡着的。我於是依照書中指示，失眠時兩眼死盯着壁上的自鳴鐘，兩耳傾聽着滴答鐘聲，想不到不但收不到催眠效果，反而愈看時鐘，愈覺得時間過得快，聽着一下一下的報時鐘聲，心裏為了睡不着而焦急苦惱起來，弄巧反拙，這個「妙不可言」的催眠法也逼着放棄了。

阿方心有不甘，又從書中找來一個刺激血液循環的「睡前散步法」，並且付諸行動，依法一試，卻惹來一場虛驚！

那天阿方睡前「微服出行」，由於有避跟箍頸黨徒周旋的經驗，我不敢走騎樓底，專揀警署附近光亮處走，在距離差館不到五十碼的地方徘徊踱步，漸漸聽見人聲鼎沸，阿方好奇心起，循聲尋視，卻嚇了一跳，原來小巷裏那所標着「茶水部」的房子，大門敞開，裏面燈火通明，高尚娛樂設備一應俱全，正有百數十人在投資搏殺，呼聲不絕。阿方給眼前這一「偉大場面」呆住，屋外的兩位門神卻擠出笑臉，客氣地問：「老友，幹啥？」跟着又稱兄道弟，暗示歡迎阿方入屋進行「友好訪問」。我沒有被這一連串的笑臉外交感動，因為那張笑臉的後面分明藏着重大陰謀，正在請君入甕，也只有頭腦幼稚的人才會接受那些「善意邀請」，進入那殺人不見血的魔窟任人愚弄！

離開了「茶水部」，在巷口卻給兩位武裝巡邏的喝停盤問，幸而阿方應付得體，沒惹上什麼麻煩，大概武裝巡邏的對巷子裏公開賭博的集體娛樂見怪不怪，對阿方穿了睡衣在街頭遊蕩的怪模樣卻看不順眼吧？只可憐阿方虛驚一場，回家後血液循環果然受到刺激，膽顫心驚，失眠治不好，反而多發了幾場惡夢！

阿方從此對「睡前散步法」不敢領教，幸而終於從書中找到一個「懨懨欲睡法」的催眠良方，試了幾次，果然靈驗得很，這妙法說出來也很簡單——睡前多讀些「百看百厭」的文章，包括八股式的教條、密碼式的詩句、應酬式的佳作、吹捧式的妙文。最近，阿方每逢失眠，便找出這四種文章來逼自己看，說也奇怪，每當看到「台端乃吾人最崇拜的作家偶像」「閣下乃文藝作家的保姆」「文壇一日沒有閣下，新作家就無法面世」之類的佳句時，阿方必然懨懨作悶，很快便睡着了。

無意中得此催眠妙法，不敢自秘，特公開給病家參考，並且謹以至誠，向吹捧專家謝曰：「閣下之文章，乃失眠者的最佳保姆！」

我與書

沁園春

序志

清暎儒門，竹曳青梢，松滌紅塵。溯南邦來輯，先疇力服；東家私淑，至道能親。艾畜期功，丸和勵志，自顧鎔裁頗若人。諸兒輩，尙父書能讀，得與斯文。
　年來漸脫吟呻，貴信手拈來見性眞。體物逐時遷，情隨物應，道通物我，思人風雲；變動不居，町畦絕去，獨有天元統萬倫。師造化，便取之無盡，運古常新。

× × × ×

上錄詞一闋，是多年前父親從大陸寄來的。如今翻檢出來，便勾起我的感觸，想到許多有關我和書本的種種記憶、關係和感情來。

從爺爺到我，可說是三代書掌。我的祖、父輩都有眞才實學，故能文章有價；而決不如我這樣的不長進，徒讀父書，好舞文弄墨，又根柢淺薄，自是難以爲生的。據說，爺爺在讀書時，便能以替有錢子弟入科場考試，賺幾塊錢來幫補生活。後來，在設館教書之餘，亦賣文爲活。如替人打官司，寫狀文，與寫一般的應酬文字等，都筆潤甚豐。爸爸繼承祖業，更能光大發揚，使百數人的小私整，發展成有幾千學生的學堂。他亦以賣文爲副業，如替附庸風雅的名流巨賈和好名的有錢子弟代槍吟詩作文；特別是在大年節近，替一些商號莊行寫作以一連串字號稱謂作鶴頂的賀年辭賦，更門庭若市，寫之不暇；「租金先惠，格外留神」！他還能慷慨解囊，賙濟清寒的師友；常常和那些窮教授和老宿儒作文酒之會，談笑風生！

而且，我還記得，小時候，當假日早晨，爸爸帶我們去飲早茶，之後，我也總跟隨他到永漢路和文明路一帶的舊書店去逡巡，每次，也總得替他帶幾本書回來。還有每次搬家或變動居室的佈置陳設，也還是替他搬書、晒書和學着分類、堆砌等工作。

也許就是這樣，長年爲書作役，和在這樣濃厚的書卷氣與書蟲味的薰陶、感染底下，使本來是十分外向和粗鄙的我，也多少培育了些讀書人的品性來吧！

但說句老實話，雖然很小便跟爸爸唸了些詩詞古文，但都是唸口枉的。如今，我和書本的深切感情，都是以後自己慢慢學習、摸索，和一天天培養、加深起來了的。

而未曾眞正地讀書，便先學賣書，卻是我最大的一個罪過！記得，那是「解放」初年，進入初中，愛上了新文藝。因爲中了共產黨的毒，看了幾本新文藝理論，便夸夸其談；以爲書是新的好，像爸爸那樣的舊書，就是瞧它不起。有一回，媽媽清理屋宇時，發覺堆在閣樓上已有多年的大堆舊書，讓蟲蛀塵封，且阻礙貯物，也許還因經濟拮据吧，竟愚妄地叫了個收買佬來，一賣便賣了一豬籠車，那是作廢紙平內。而我這個所謂「新青年」，當時也曾參

催眠妙法

方程

去年，有朋友向我訴說失眠的苦處，並且將失眠、失業與失戀相提並論，列爲「三大害」。當時聽了，以爲危言聳聽、誇張失實；想不到今春以來，我迭患失眠，才知道那朋友說得眞切，他的親身體驗倒沒有騙人。

根據專家研究，失眠情況不外四種：睡得太遲；醒得太早；頻頻驚醒；整夜沒睡。阿方卻兼有其中兩種——躺在牀上遲遲不能入睡，非要經過三四小時不能「瞑目」；好容易睡着了，又間歇醒來四五次。睡時不能十分酣睡，醒來卻有八九分清醒。就這樣半醒半睡，似睡非睡，八小時的正常睡眠最多只能受用一半。老張說的「一上牀倒頭便睡，從不失眠做夢」，這種酣睡習慣對阿方來說，簡直是求之不得，就只有羨慕的份兒。

阿方失眠日久，因而對有關睡眠的書籍與新聞頗爲留意。最近讀到芝加哥大學克雷門博士的論文，據說人類不吃食物可以苟延殘喘，活到六個星期，不睡覺卻只能支撐十天；又據說有位播音員決心創下不眠的最高紀錄，維持了整整八日不眠不休，苦苦掙扎，結果弄到面部浮腫，神經錯亂，沉沉大睡，長眠不起。阿方讀了這些報告和警告，看看別人，想想自己，不禁怕得要死！因爲我日間靠絞腦汁爲活，工餘寫稿消遣，萬一由失眠惡化而成神經錯亂，那時不但摔了飯碗，寫出來的東西恐怕也會成爲狗屁不通的怪談密碼。因此，目前的失眠雖然未算嚴重，總要及早「認眞對付」。我首先想到對付失眠的辦法，是以午睡來補救晚上睡眠不足，可惜這辦法可想而不可行。民政署發表的「午膳調查」，指出中區的白領階級吃一頓午飯平均需時五十分鐘，還指出「中區有萬餘人於中午無地進餐」，阿方是其中之一。一頓午飯拚命鑽營吞吃，由找座位到趕回寫字樓，剩下的十分鐘只能用來剔牙，午飯與午睡要想兼而得之，實在沒有可能。除非老闆在考慮「分班午膳制」的同時，附帶考慮「分班午睡」，否則阿方的午睡計劃萬難實現。

午睡辦法既然行不通，我只好退而設法晚上「自我催眠」，偶然從書攤上找到一冊「睡眠治療」，裏面有一節介紹「催眠妙法」教人克服失眠，阿方如獲至寶，依法行事，將書中列舉的十多種妙法逐一嘗試，雖然因此吃了不少苦頭，但終於找到催眠良方，願將經驗寫出來，以供睡不瞑目

譬如以我所熟悉的圈子來作例，做一編輯」的就大過「作者」，因為作者要拿稿費，得經過編輯的支配，所以編者就是「老編」，撥一個「地盤」就等於賞一口飯。

電影公司裏的導演就高過編劇，因為編劇所獲取的待遇與導演不同，所以有「編而優則導」的這種荒謬說法，編劇的要仰導演的鼻息，因此固步自封，如何進步？

倒果為因

香港的報紙副刊，倒有點像古代社會的封疆而治，是一塊一塊地割據「食祿」的諸侯，做這樣的編輯，當然容易得很，局面一擺定，也有永世不變，連稿費的待遇也二十年如一日。這於我們在上海報館躭過的人眼裏是一件奇事。上海的報業競爭劇烈，而撰文的作者，多少帶一些書卷氣，書卷氣的人脾氣古怪，編輯人為了要求能有叫座力或影響力的文稿，總是「禮以下士」。所以編者實際上是讀者與作者間的一度橋樑，也是一個兼具事務工作的人材。優秀的編者是獨具隻眼，目光遠大，不一定以已成名的作者可滿足，還沒法培養與選拔「新血」。所以那年代還風行投稿制度，即使賢如巴金，也常常遭遇到「退稿」的厄運。「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如果沒有善相馬的伯樂，許多良駒只能去拖垃圾車。而一個編輯人，雖然是幕後的無名英雄，卻也為自己能夠選拔出優秀的「新血」而自傲，如果心存「賞一口飯吃」的成見，那麼這位編輯的成就也就有限了。

中國電影有史以來，約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裏飛機已自帆布製造的進化到超音速噴射式，武器已是毛瑟槍進步到原子彈，氫氣彈。電影自無聲而有聲，黑白而彩色，甚至身歷聲，透視立體式……這全是技術上的進步，而且大部份是外國人已經製造成功了的，而中國人趁已成的拿過來用而已。進步的也僅限於技術部份。

說到電影在藝術上的成就，香港一些吃電影飯而稍具有良知的就應該臉紅。像三四十年前的「漁光曲」「大路」「十字街頭」「萬家燈火」「一江春水向東流」「小城之春」……可以不談，今日的武打片，翻來翻去也翻不出「火燒紅蓮寺」的窠臼，至多再加一個日本低級武打片的藍本。這可憐的香港的電影界，始終沒有建立過健全的劇本創造制度過。

經濟掛帥，技術壓倒藝術，抄襲代替創作，以為這是「進步」，眞是「自欺欺人」之談。

（附告：龍驤先生事忙，難以按時供稿，從下期起，請靳以先生執筆。）

龍驤

自毀長城？智利古巴紅透，火燒內院當心！

各拴四個甲馬，往上面吹口氣，唸起「神行法」咒語，便可健步如飛，日行八百里，這當然是水滸作者的幻想。古代交通困難，傳遞音訊極為不便，在郵政制度未建

最劣的郵政

立之前，書信往來除了靠禽畜代勞，如雁足繫帛，靈犬傳書，便只能託那些出門遠行的人代携代轉；其後雖有驛丞（郵政局長）、郵亭（郵政局）設立，但是靠車馬傳送信件，速度仍然有限，因此常有「遠來書信隔年聞」的情形發生。由於古代率政效率不如理想，水滸作者才在書中加插一個日行八百里的神行太保來，讓他在梁山泊裏專司傳送文書，走報機密。

現代交通工具發達，「神行法」早已由幻想成為事實，一封空郵信件，即使發信人遠在地球任何角落，也只需七八日便能送達收件人手裏，按理決不會有「遠來書信隔年聞」的怪事，然而偏偏有這種怪事發生，一封地址正確的信件，收信人又無遷居，從投寄至收拆竟然要歷時半年，這非最劣郵政而何？

以在下的經驗，美國寄本港的航空信件約隔五六日即可收到，本港信件則最遲隔日，雖然郵政司曾經透露本港郵務繁忙、人手短缺，郵政效率要在三年後始能納入正軌，但在下對香港現時的郵政服務極為滿意，上述的最劣郵政卻是發生在號稱「前進」的毛共鐵幕裏。在下的祖輩仍居廣州，常有書信要求身在自由地區的兒孫替他們滙款寄物，在下每次接獲他們的信件，即有「家書抵萬金」的感慨（所謂萬金，是家書長年累月要求寄款數目的總和），立即覆函是必然的事。最近半年來，寄回去的信件竟然以蝸牛速度爬到家人的手裏，以前只需四日，現在卻經月仍未寄達，甚至比正常時間超逾四十倍，而這絕不是香港郵局的躭誤（看戳郵可知），以廣州與香港的路程距離看來，一封信歷時半載，實在是最劣的郵政！在國際郵政而言，這是罔顧義務的最劣表現。

除了郵政一塌胡塗，毛幫的郵票更是貽笑國際。最近報載毛共郵票不受集郵界人士歡迎，在美國少人收集，無法推銷。這因為毛幫連印製郵票也不忘政治宣傳，印在票上的不是令人討厭的語錄，便是一些煽動性的口號，再不就是為四不像的「樣板戲」作令人嘔心的宣傳，既之趣味，亦無收集的價值，傳單式的郵票不受集郵家歡迎，自不待言。

記得六二年左右，毛幫曾經一度發行一枚紀念郵票，上面赫然有「世上瘡痍，民間疾苦」字樣，八個字恰好道出鐵幕後的眞情實況，這大概是唯一值得收集的一枚「廉價傳單」吧？

江城子

古調今彈

葉其真

除暴安良

管理眾人的事叫做政治，這種事至少包括管、教、養、衛四大項目。具體地說，就是制定許多法令規章，要他們遵守；用教育灌輸給他們各種知識，使成為好公民；讓他們安居樂業無失業之苦；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不受强暴者的傷害。這是一個政府對人民應盡的責任，做得好才算個好政府，反之，便是壞政府。

衛，這個項目雖居第末，其實它的重要性應居四者之首，試問，一個人連自己的身體都毫無保障，可以被人任意綁架、傷害，其他的一切還算得什麼？所以「康誥」說：「如保赤子」。即是說，政府對於人民應該像對自己的嬰孩那樣地保護他，不讓他受到任何傷害。孟子對齊宣王也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我國歷史上所有的大政治家，沒有一個不特別注意「保民」的。

報載：一個住在本港紅磡山谷道廉租屋的十五歲少女，獨自外出時，在土瓜灣被兩名青年男子（一二十歲，一十七歲）强行攔阻，硬指她毆打其妹，該少女力辯無效，被脅往國華戲院與其妹對證。遍尋不獲，詐稱其妹已返家，復被脅往荃灣石蔭村一木屋中，當晚即被彼等姦污。次日，二人帶該少女往北角一秘密淫窟，欲將其推下火坑，淫窟主持人因見情形可疑，拒不接納。兩惡徒又將該少女帶往旺角一招待所中，向主持人索價數千元。主持人先付五百元，將該少女留下。在該處兩天，因生意不佳，又轉往青山某公寓賣淫。兩天後，因入不敷出，復返回荃灣石蔭村。少女家人，因其失踪數日，遂往警署報案，終被荃灣警探在木屋中搜獲，該兩惡徒現正被查訊中。賣油郎看了這段新聞，不禁怒髮衝冠。兩個惡徒小小年紀，居然敢在鬧市中作出綁架、强姦、逼良為娼一連串無法無天的事情來，試問這還成什麼世界？如果阿飛之輩羣起效尤，港九的少女豈不人人自危？這問題太嚴重了！

我國「刑法」規定，一個人未滿十四歲，無責任能力，雖犯罪不罰；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而犯罪者，減輕其刑。西方國家對少年罪犯處理更寬。不過，時代不同了，今天一個童犯也會做出慣匪、大盜所不敢做的勾當，如果還不嚴加懲處，那裏還有善良小民過的日子？須知對暴民寬容一分，便是對良民殘忍一分，執政者應加三思了。詩曰：

一、少年飛仔太猖狂，綁架女郎逼作娼。
　　若謂年輕應感化，行看少女盡遭殃。

二、少年犯罪使人驚，感化滿期仍橫行；
　　法例若成祖壞蛋，

論「歸隱」

中國人素來推崇「忍耐」，推崇「歸隱」，並把這種軟弱的逃避現實作風，美之曰「高潔清雅」、「潔身明志」。博學如孔丘老先生者也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把這兩個不吃周粟的老糊塗蟲捧上天去。

老、莊更是公開提倡「無為」、提倡「出世」，把「無為」說成「無不為」，把「出世」說成最高明的入世。

聖賢褒揚，隱士也就聲價百倍。士大夫稍不如意就高唱「歸去來兮」。盤桓於山水之間，寄懷於松風梅影。幾個人孤立起來，悠哉游哉！相互唱和，「談笑皆鴻儒，來往無白丁」地作其風流名士狀。

此風既長，中國也就愈發不可收拾，異族鐵騎蹂躪故國河山嗎？高唱一句「歸去來兮」吧！無道暴君魚肉人民嗎？高唱一句「歸去來兮」吧！仕途不得志嗎？高唱一句「歸去來兮」吧！只要高唱一句歸去來兮，就被後世的糊塗蟲讚頌，被當代人所崇拜。其釣名竊譽的代價，也可謂低廉了。於是積極的反抗，揭竿起義的英勇行為，被斥之為草莽。秦始皇殘暴嗎？我不食秦粟。蒙古人來了嗎？我歸隱於叢林，做名士去。歷代士大夫「照辦煮碗」，有誰去提倡「英姿煥發」的積極反抗？有誰登高振臂而呼？中國焉能不積弱？就這一點上，舊禮教實在有被打倒的必要。

「歸隱」其實也有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歸隱。一種是消極的歸隱，為歸隱而歸隱；為釣名竊譽而歸隱。另一種則是積極的歸隱，為更好地「入世」；為日後做一番大事業作準備而暫時歸隱。前者如伯夷叔齊之逃上首陽山，後者如諸葛孔明臥於隆中，可惜世人卻喜歡把這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行為，混為一談，可謂皂白不分。

子路有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不行，已知之矣！」這一番話尚有一定道理。

「矯枉必須過正」，中國若想由弱轉强，在精神上必須振作，必須拋棄一切崇尚「歸隱」作風，把教人「忍耐」，教人「消極」的一切名言都掉到垃圾桶裏去。提倡積極的反抗精神；提倡揭竿而起的精神。只要你做得不對，不符合大眾的利益，管你是「眞命天子」也好，異國帝王也好，玉皇大帝也好，統統用拳頭去對付之；拳頭之不足，可用削尖了的竹竿；尖竹竿之不足，可以用標槍、大刀、火槍、火砲！

不敢起來反抗的人，人必輕之而侮之。敢於拚命的人，誰都得忌他三分。秦王之害怕藺相如，不是怕什麼，而是怕「五步之內，以頸血濺大王矣！」楚王之害怕毛遂，不是怕什麼，而是怕「十步之內，王之命懸於遂手」。讓什麼「百忍成金」、「隱歸明志」之類教

……的一座大廈



開工後二天，十七小時，四十一分，二十三秒時間落成的大廈。

操作，練得滾瓜爛熟。除掉有一批後備工人，隨時準備在萬一發生事故的時候，馬上接班以外，所有的工人，只要願意加班，加班的鐘點，都從優處理。

結果呢？萬事起頭難，這一座世界上最快的建築物，當然在「臨產」以前，帶來了許多頭痛的問題。但它卻終於在建築師們嚴格計劃的時間內，提前七個小時完成了。

換句話說：這一座七層樓高，二十五套巨型寫字樓的大廈，從無到有，一共只花了兩天，十七小時，四十一分，二十三秒的時間。以下各圖，是這座大廈由平地起高樓的全部過程。

天涯客



星期日下午三點五十五分，這座大廈已經有了六層樓了。



星期日早晨七點三十五分，第五層樓也出現了。



夜裏十一點三十分。在强力的「燈光下，蓋好了第四層樓。



平地起高樓 兩天半完成

全世界最

到現在爲止，世界上造得最快的高樓大廈，在德國漢堡的火車總站對面。——一座七層樓，二十五套寫字間的大廈，完全是在兩天零十八小時之內，平空建起來的。

這種建築方法，起了一種革命性的作用。不但省掉了建築師、工人、房東、房客，無數寶貴的時間，而且也使建築成本，比慢騰騰的作業，減低了百分之十五以上。

首先試用這種建築方法的，是一個漢堡的「裝配工廠」的老板根塔。泰勒。他因爲上班的時候，總要爲了「建築期間，禁止通行」而繞路，更不用提經年累月，從建築工地產生出來的噪音，擾嚷和灰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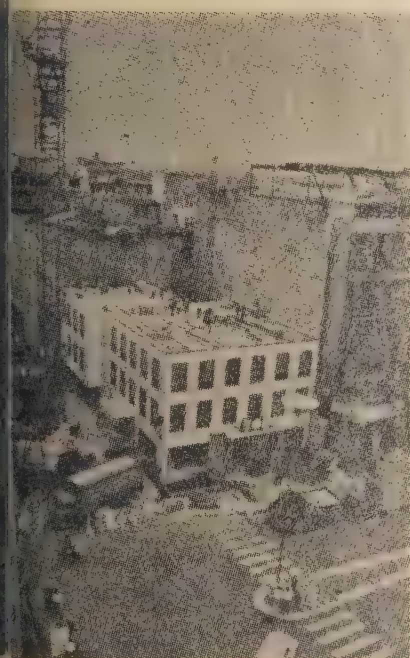

大廈落成以後，建築工人們都戴上了慶功的花環，對着他們的產物歡呼。

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想到了一位法國工程師卡莫斯，二十年前公開發表過的建議：如果把鋼筋水泥土的牆壁、屋頂、樓梯、廚房、厠所、洗澡盆和穿衣鏡，都事先規格化地，有系統地，在工廠中大規模地生產出來，然後，只要在打好了地基的現場上，裝配起來就行了。當然囉，爲了要上上下下地運送這些重大的物件，建築工人們雖然不再需要搭上一層層的工架，但卻需要一座三十公尺高的巨型起重機。

爲了要在一個國際都市的中心區，建立起來一座示範的大廈，根塔·泰勒先生在「時間分配計劃」上，下了不知多少功夫，甚至於連材料車來往的路上，紅綠燈所需的時間；以及工人們在工作中跑出去大小便的時間，也都計算在裏面了。

此外，還準備了三輛巨型的深載貨車，隨時都在整裝待發。萬一有一輛運材料的貨車，中途拋錨，它們馬上就會用全速度，趕到現場去「搶救」。

爲了使這「時間分配計劃」，百分之百地兌現，做老板的人，花了不少時間來訓練每一個工人，牢牢地記住：在每一個特定的時間內，應當做些什麼。工人們不但在工作期間


星期六下午三點三十五分第三層樓也完成了。


星期六早晨五點十五分，第二層樓也完成了。爲了快，工人們是晝夜加工的。


開工九小時後，第一層樓就完成了，那時是星期五下午六點零五分。

民，方能運用兵事，飄忽來往，雖軍事大勝，天國何以爲基礎？亦旋得旋失耳。教政分離，適合中國民情。侍王後告予曰：諸王皆謂大敵當前，所條陳者，暫作後圖。予乃藉故轉回上海。」

假使天國諸王能夠廣納衆言，早立根基，早就可以擺脫「大敵當前」的困境了。只因不在政治、經濟上立根基，永遠處於「大敵當前」的緊迫情勢中，最後以至滅亡！古今中外，一個政治集團之衰亡，主要原因在拒絕任何改革意見，古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證之史實絲毫不爽。

容氏爲基督徒，復有種族思想，曾竭力向天國諸人進忠言，終不見用。容氏自述說：「予居上海，西人多不直天國軍所爲。謂立國有年，官全不知政事、學問，兵皆起於土匪烏合，僅藉教條爲護符，又不明教義，助之實難。予乃變計往官軍大營，謁曾國藩……」從此受曾氏賞識，而成爲得力幕僚。同治中興，大辦洋務，而洋務實由容氏之啓發。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曾國藩聞容氏學貫中西，囑第一砲艦統帶張世貴，馳函召請容氏。初時容氏以爲或因與太平軍來往，而有不測之禍；及又接李善蘭疏通始信而不疑，應召往見曾國藩於軍中。容氏自述晤曾文正之經過稱：「一見問予出處，談中國大事，詢外國政學，要言不繁，井井有條，不覺心折。遍訪幕中賓客僚屬，風采學問，人人皆南京所見之梅老先生。觀其治軍方法，統方而者皆用文人，領偏裨者皆用武人，隱寓戰勝後爲收拾地方人民準備，頗與現時歐美戰策相合，遂傾心從之。曾一日告予曰：留汝將來辦理外國事務。」

文中所說之梅老先生，乃在金陵之時，品察太平軍人物時，唯一欽敬之人。曾有如下的記述：「侍王府在城南，過秦淮河。府中有三老人，稱爲中國年高有大學問者，最爲王所禮遇，稱爲。其一南京上元人梅先生曾亮，稱爲古文大家，年殆七十左右，出入王必掖之。隨侍王見梅老先生一次，先生垂問美國學術，人情，風俗甚悉，白鬢方袍，盎然有道翁也。」

當時曾國藩所居是指揮數十萬大軍，並正從事劇戰的軍轅，而容閎竟說，軍營中人人皆南京所見，仙風道骨的梅老先生。這大概是千古所無的軍營，也是千古所無的軍隊，使令人嚮往。以形形的文士，擔當方面軍事，湘軍之所以無敵。

蓋軍隊爲殘酷之暴力，必須以最有學問，有智慧的人統之，始能免用濫用，禍國擾民。如落於赳赳武夫之手，很難不出亂子。

私人軍隊的始作俑者？

史家論清末民初，權祚之轉移，都認爲自曾國藩練湘軍，爲私人軍隊之始，湘軍一轉爲李鴻章之淮軍，再轉爲袁世凱之北洋軍，實一脈相承。其後當國者莫不樹立効忠私人之軍隊，到了毛澤東乃有「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理論。以此而向前推論，莫不認爲曾國藩是私人軍隊的始作俑者，並隱然以民初以來的武人橫行之罪責，歸之於曾氏。

作如是觀的史家，卻忽畧更深入的洞悉。第一，曾國藩之練湘軍，出於無可如何的情況，因爲當時的八旗兵及綠營皆已不能用，必須另建知恥有勇的新軍來對抗太平軍。第二，曾國藩的湘軍，皆以文人統軍，與淮軍以後，武人統軍之情況迥異。第三，曾氏的湘軍剿滅太平軍之後，即自行解散，可鑒曾氏及湘軍諸將，時刻能夠將軍權歸還國家，並無把持私人武力的企圖，可惜清室已經爛透了，有人扶持也站不起來。終李鴻章當權之世，清室迄不能振作，到了袁世凱這個大壞蛋出來，才形成了眞正効忠個人的軍隊。袁世凱以後者，皆學袁世凱。各省軍閥固然不在話下，毛澤東也不過只多了一套馬列主義符咒。

容氏上述回憶，發表於辛亥之前。此時他已見過太平軍諸王，湘軍將帥，也見過孫中山及康有爲、梁啓超；仍然對曾國藩及湘軍幕府作如此毫無保留的讚揚。而容氏是自幼讀外國書的洋秀才，而曾國藩則是從未至外國，不解西方文化的儒者，二人一見即能如此水乳交融，實乃近代史最令人感興趣的事情。容氏一與曾氏交接即「不覺心折」，並「傾心從之」。曾國藩和他的僚屬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魔力呢？這使我想到周遊列國的孔子，入其國必聞其政，弟子問他何以得之，他說以「溫良恭儉讓」得之。儒者這種「溫良恭儉讓」，溫文有禮，使人盡其言，並報善而從，怎不能令人心折？

直到今天，儘管許多人反對舊傳統，蔑視孔孟，可是在實際作人行事上，依然喜歡使人「心悅誠服」的人。如何能令人心悅誠服？必須心地光明，行爲正大。這樣的君子，不能在民主與科學中求之，也不能在馬列主義中求之，更不能在新左派、嬉皮士的言行中求之，而須從孔子孟子的言行中求之。

洋務運動的智囊

容氏入曾國藩之幕後，贊劃獻議極多。第一件大事是建立江南製造局，奠下中國工業化第一塊礎石。其他如：(1)選優秀少年，分批出洋留學，爲國儲才；(2)設法開鑛產、以盡地利；(3)創設武備學堂，培養近代軍事人才；(4)奬辦實業等。曾氏皆接納並付諸實行。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李鴻章率軍平定稔匪，曾國藩任兩江總督，適江南製造局初成，曾氏親往視察，欣慰無似。

五四以來，許多文化打手，盲目攻擊儒家思想與科學工業絕不容，因此主張把線裝書扔到毛厠去；從曾國藩的例子，可得到最有力的反駁。

從一八六〇到一八九四這三十幾年，清朝號稱中興，同時是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領導洋務運動的階段。而容閎實是洋務運動的先驅和主要智囊。

多數史家對於洋務運動，都不說公道話。認爲一八九四年甲午一戰，洋務運動即告敗露，被其後的立憲黨人，革命黨人批評得體無完膚。其實洋務運動是中國工業化的初階，爲中國近代化不可少的一個過程。而主其事的曾、李諸人，有眼光，有魄力，在昏庸的清廷百般阻撓之下，成績也斐然可觀，對之妄加菲薄，不是偏見就是管見。

代郵

兆華先生：來文「紅燈再亮」，只有第七張原稿，并未結尾，是否忘記將以下的原稿付郵？

——編者

清末第一奇士香山容純父（上）

史劍非

晚清有一奇士，前後曾與反清太平天國；及中興清室的曾國藩；反清革命的孫中山；及主張立憲的康、梁四派皆有交往，皆被尊爲上賓，並皆有所獻替。其事之詭，其人之奇，千古無雙。此人爲誰？乃香山容純父。

有史以來第一個留學生

容閎字純甫，又稱純父，廣東省香山縣南屏鄉人，乃孫中山同縣人。

容氏幼隨其父赴澳門（南屏鄉距澳門僅十三華里），入英牧師士古特拉富夫人所設之學校啓蒙。清道光二十一年進澳門瑪禮遜學校讀書，道光二十七年，隨校長美國人布朗至紐約入美國麻省孟松學校，成績優異，尤擅長文學。依照孟松學校之規定，接受該校董事會資助升大學讀書者，畢業後必須返中國傳教。容氏當時志在振興祖國，不願爲傳教士，以束縛自己的志趣，乃辭謝該校的獎學金，後得喬治亞省莎弗納婦女會之協助，爲安置一臨時工作，繼續留美。道光三十年初入耶魯大學。其自述說：「輾轉留學東美，卒業哈佛大學。在美留學得學位，予爲第一人。」

容氏爲史上第一個留學生。當時他鑒於滿清之落後，西方科學文物之發達，知國難方興，憂深思遠。「在美讀十三州獨立史，頗有歸國建造中華之想。聞洪秀全在南華大革命，成立太平天國，奉耶蘇教，此予所以浩然有歸志也。」返國後投身教育事業。復任海關官員，香港高等法院譯員，往返於港滬之間。而當時太平天國已破武漢沿江而下金陵，英法聯軍陷廣州，內憂外患，舉國騷然。

向太平軍條陳七事

當容氏任職英商寶順公司，爲該公司往浙皖一帶考察產茶情況，藉便往天京一睹太平天國實況。於丹陽遇太平天國名將秦日昌，得見干王洪仁玕（天王洪秀全之弟）；容氏提出七項政治建議：

(1)依正規軍事制度，組織精强的軍隊；

(2)設立武備學校培育軍事人才；

(3)建立海軍學校，建立海軍；

(4)建設廉能的政府，聘用富有經驗及才學之士主持政事，以備諮詢；

(5)建立銀行制度，釐定度量衡標準；

(6)頒定各級學校制度，以其督教聖經爲主課；

(7)設立各種實業學校。

洪仁玕深以爲是，可惜終於當時形勢，不能實行。授容氏四等爵，容氏辭不受，歎息而去。洪仁玕給以護照得在太平軍所及之地通行無阻。乃溯江而上，至安徽產茶地，購辦綠茶五千箱回上海。

劉禺生在所著「世載堂雜憶」中記稱：「容氏返國居粵時，憤粵督葉名琛殘暴，已同情太平軍。及至金陵，察太平軍不足有爲，素所主張之教育計劃，政治改良，將無所措手，乃變計欲從事貿易，致貲財，以圖建樹，所以有甘冒艱險赴蕪湖收茶之舉。」

容氏自幼入外人所辦教會學校讀書，美國牧師布朗且選拔之赴美留學，並擬使之成爲牧師，回中國傳教，可知容氏必爲一虔誠的基督教徒，無可置疑。但是他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竟戰勝其宗教使命感，洵屬可佩。以容氏作人來看今天靠教會吃飯的「神棍」，假洋鬼子，誠不可同日而語。

容氏所陳七項政見，內有頒定各級學校制度，以基督教聖經爲主課，容氏顯欲將太平軍引上基督教的正路。他當時還看不透洪秀全，只拿天父天兄當做愚民的招牌，內心裏依然是秦始皇以來，地地道道的大皇帝。

侍王禮賢下士

上述容氏與太平天國之接觸可能是多次中之一次。據其自述，知另有與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侍賢之交往。

「歸國抵上海，適忠王李秀成奄有蘇、常，自忠王部下推荐於王。又聞王弟侍王李侍賢，頗能禮賢下士，乃由上海經蘇、常抵南京，見侍王。王遇人頗具禮貌，府中亦多文人，皆尊爲上客。乃由侍王率領，得見天國有大權者，且得入王廷殿，明瞭政事、軍事、宗教諸大端。予隨侍王朝見天王府，予立殿外，得見諸王開御前會議。

容氏曾向李侍賢等太平天國諸首要力陳經國治民之道，惜不能用。

「侍王問予外國耶穌教，是否與天國相同？予曰：歐洲中世紀以來，政教未分，故有十字軍諸戰，今美國已成民主國，由民爲政，以宗教教化人心。上帝好生惡殺，耶蘇捨己救人亦猶中國孔子民爲貴之義也。王曰：忠王屢言，天國當愛人民，適合耶穌之道，……予當向天國各王鄭重言之。」

另一處記稱：「予由侍王曾條陳立國本末大綱於天國，謂立國在政在

「我們離開這房子再說罷！」

方先覺和她爬出圍牆，外面早就有游擊隊員在接應。但，周定佐對這位「張」小姐突然出現，很覺得迷惘，但又不便多問。一直等到走出敵人的警戒線，「張小姐」忽然停下來，說：

「軍長，我不能陪你去大後方，請叫一位同志，送我渡過湘江，讓我回到東鄉去。」

「這位是？」周定佐望着她在驚奇。

「回頭我再告訴各位。」

經過再四的婉勸，她還是渡過湘江去了。方先覺到了長樂，對這位二八佳人之幡然知悔，還念念不忘。

勝利後，會有人遍索東鄉，但已找不到她的芳蹤。這一段「兒女英雄」故事，當時曾傳遍游擊區，還健在的方將軍，當不會否認此事吧？

趙家驤戰死金門

·何　適·

抗戰期間，國軍中「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幕僚參謀人員，人材濟濟，濟歟盛哉。如蕭贊育之輔佐何應欽；郭寄嶠之襄助衛立煌；徐祖詒之追隨湯恩伯；趙家驤之參謀杜聿明，尤為此中佼佼，出類拔萃者。無不竭忠殆智，擇主而事，相輔相成，有如魚得水之樂。及後果也不負初衷，得償所願，莫不船高水漲，主貴從榮，因而蕭贊育接洽受降於芷江；郭寄嶠開府主政於蘭州；徐祖詒凱旋接受於上海；趙家驤揮戈進軍於東北，風雲際會，顯赫當時。

這四大「名參謀長」中，年紀最輕，後來居上的卻是趙家驤。民四十七年「八二三」炮戰，殉職金門前線，死事壯烈，殊令人為之惋息！

趙家驤原籍浙江紹興，至其父筱泉公，始遷居河南汲縣。幼年即愛慕軍旅生涯，時適吳佩孚在洛陽招募幼年兵，遂欣往投效。第二次直奉戰爭，被俘奉天收容於東北軍官隊，後被選送入東北講武堂第九期肄業，乾惕精研，每試均名列前茅。畢業後初分發東北二十旅任連長，後往北平改投晉軍二十七師楚溪春部任營長，深獲楚溪春的重視、賞識，讚譽為「勁氣內斂，可成大器」，並以長女瑞延婚許，招為東床快婿。日後趙家驤果然不負泰山大人的期許，飛黃騰達，而楚溪春的慧眼獨具，尤為時人所稱許。

民國十九年，趙家驤改隸三十二軍商震部下，歷充參謀、營長、副團長等職。二十二年調充上官雲相四十七師中校特務營長，旋升師部上校參謀主任，參加豫鄂皖三省邊區剿共軍事，幾無役不從。二十四年秋，考入陸軍大學十四期深造。三年後卒業，抗戰方酣，入李延年第二軍任少將參謀長，兼十一軍團部（李延年兼）參謀處長。武漢保衛戰，苦戰田家鎮，趙家驤佐助李延年指揮九、五七、一〇三、一九九共四師兵力，固扼松山口，迭挫頑鋒，達兩旬之久。三十一年春，參加第三次全國參謀長會議，席上趙家驤報告業務，有條不紊，簡明扼要，敘說中肯，準備週詳，深獲極峯嘉許，就此脫穎而出，即內調軍令部第一廳第三處處長。三十二年，陳誠兼任遠征軍司令長官，電召趙家驤馳赴雲南，充任遠征軍幹訓團步兵大隊長，旋升作戰人員研究訓練班副主任，教授美國參謀業務，慘淡經營，卻頗具實效，甄陶淬勵，實為當年各中美訓練機關中執其牛耳者。

同年九月間，趙家驤應杜聿明將軍之堅邀，轉任第五集團軍少將參謀長，從此追隨杜氏，扶搖直上，數年之間即成為軍中人所盡知的風雲人物，由昆明而東北，自少將升中將；從集團軍參謀長而東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進而東北剿總參謀長。綜觀東北軍事主帥，由杜聿明而陳誠；再由陳誠易衛立煌，三易其主，而參謀長一職始終由趙家驤充任，歷佐戎幕。綜理精密，巨細兼舉，並每以「勿急於求功，勿過於求好，勿易於發怒勿輕於發言」作為自箴，其能應肆週旋，久安其位，亦不為無因。

東北撤守前，趙家驤臨危受命，出任新六軍軍長職，無奈日暮黃昏，時不我予，從瀋陽乘最後一架飛機，隨同衛立煌、董文琦降抵北平。未幾即隨軍撤退台灣。

趙家驤退至台灣後，致力整軍建軍工作，不遺餘力，自四十年秋任陸軍總司令部中將參謀長，一度曾奉命派往美國考察陸軍，以作建立新陸軍的借鑑張本。三年任滿，即入國防大學受訓。四十四年春，奉調第一軍團中將副司令兼參謀長，輔佐胡璉上將，秣馬厲兵，以待揮戈東指，光復舊山河。

四十七年，調任金門防衛副司令官，「八二三」砲戰驟起，正陪同司令官胡璉歡宴前來巡察的國防部長俞大維，一時砲彈如雨，走避不及，壯烈殉國，同時罹難的還有「七七」抗日名將吉星文將軍。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馬革裹屍，戰死沙場，原是軍人宿願本色，求仁得仁如趙家驤將軍，當亦死而無憾！

趙家驤幼讀詩書，久經軍旅，文武兼資，尤喜愛吟詩填詞，人稱「儒將」。生前遺留詩詞甚多，茲摘錄數首，以作本文之結束。

「題勵志錄」：——「獨木能支大廈傾，三軍忍死待收京。要將旋轉乾坤手，博得中興史上名。」

「苦思平兒」：——「笑貌音容盡付予，牽懷最是此明珠。戰場試寄平安字，十歲應知解父書。」

「收復錦州」：——「棘地荊天盛世羞，動搖國本快恩仇。女兒河畔初飛雪，捷報前軍入錦州。」



黃包車伕營救・二八佳人義釋

方先覺衡陽脫險秘聞

王代民

在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劣勢裝備，抵抗敵人，扼守孤城到四十八天之久的，誰都會知道，只有中國戰場的方先覺將軍。因爲他的煊赫戰功，使綰轂西南的歷史名城——衡陽更名震寰宇了。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中旬，人們正在準備歡渡端陽佳節的時候，經歷三次大捷的長沙，在日寇陸空瘋狂攻擊之下，卒告不守；跟着，醴陵、湘潭、湘鄉、攸縣、安仁、衡山，也相繼淪陷。西南重鎭衡陽，已陷入敵人的犄形攻勢中，保衛衡陽的重任，就落在第十軍身上來了。

這時，第十軍因在常德會戰中，損失頗大，正在衡陽一帶整編。方先覺那時已離開了第十軍，在衡陽南郊黃巢嶺經營木廠。（好像是因爲常德戰役打得不理想，而被免職，但我不敢斷定）爲了「駕輕就熟」，方先覺又被派重披戰袍，當任保衛衡陽的主將。

可惜，因爲援軍作戰不力，空運軍火接濟誤事，使他傷亡慘重，戰力盡失，終致衡陽不保，方也被俘。日寇爲了「以華制華」，對方先覺不獨不加殺害，反派他擔任僞「先和」軍長，所謂「先和」，就是方先覺和平軍的意思。

爲了「先和軍」的事，曾有人說方先覺向日寇投降。其實，任何人落入敵手，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下，敵人要怎樣擺佈，就怎樣擺佈，甚至，盜用名義，發表文告，也不是怪事。所幸，方後來還是冒死逃出魔掌，「投降」之說，已不攻自破。

在衡陽陷入敵手之日（民三十三年八月七日），衡陽的百姓，都以爲方先覺已殉職了，曾紛紛向衡城遙祭，哀聲動野。後來，衡陽地方游擊隊，打聽到方並未遇害，便計劃把他救出來，和敵人展開一次出色的間諜戰。

在這次間諜戰中，人力車伕周定佐，是一個無名英雄。先是，衡陽保衛戰展開後，周因失業，便投入游擊隊，因爲他是人力車伕，對衡陽街道很熟，衡陽淪陷後，爲了打聽方先覺的下落，他便被派以「順民」姿態進城了。經過一個時期的探詢，他已查出，方先覺只是被俘，並沒遇害，方住（事實上是監禁）的地方，是城南郊外歐家町天主堂。他把這個消息向游擊總部回報後，接觸方先覺，探詢方的態度的任務，也落在他的身上來了。（因爲這時周已把「先和軍」的資料，向總部報告，總部對方的態度，也有些困惑。）

又經過一個時期，周已進一步把歐家町天主堂的地形和防衛情況弄清了；它周圍有一堵高牆，大門口有一個鬼子兵守衛，裏面並沒有駐部隊。如果要接觸方，只有踰牆而入，可是，裏面雖沒有部隊，但是否有便衣特務，卻不知道。同時，方的態度如何？他更沒法知道，要是踰牆進去之後，碰上了便衣特務，或者方眞的甘做「先和軍長」，那末，他除了死路一條外，再沒別的路可走了。

車伕出身的周定佐，有滿腔愛國熱忱，和天賦的機智，大膽而小心地，蔑視他想象中的兇險，終於接觸到方，更瞭解方「人在曹營心在漢」，恨不得立刻逃出敵手，重上戰場，跟敵人一拚。

周定佐把方的態度報告總部後，總部立刻在由總部根據地——西鄉長樂大雲山——通往歐家町途中，佈置着武力，以爲掩護方進入大雲山之用。

在深秋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方先覺已準備好逃出天主堂的時候。他被俘之後，日寇派來「伺候」他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冷冷地問道：

「軍長，怎麼這樣晚了你還不休息？」

「×子小姐，你也沒睡？」方先覺強作鎭定。

「我再睡就會沒命！」

「這是什麼意思？」

「軍長，你不是要離開這裏嗎？」

「是！我不能再瞞你，這幾個月來，你對我太好，如果你不讓我走，就請你槍斃我好了！」方先覺把插在腰間的手槍，遞給×子。

「軍長，你眞以爲我是日本人？」

「你！？……」方先覺一楞。

「我也是中國人，而且我是衡陽東鄉人，我姓張，別再叫我什麼『×子』了！」她把手槍仍然交給方先覺。「我做漢奸也是被迫的，內心非常難過，還忍心害軍長嗎？」

「你眞是同胞？」

「如果不是，軍長早就沒命了！」

「你早知道我跟外邊連絡？」

「我一直在裝傻的原因，就是希望有今天！」

「你也想離開這裏？」

「敵人是叫我負責監視軍長的，敵人會放過我嗎？」

「好，我們一起走，到大後方去！」方先覺興奮得握住她的手。

國的强權政治」。但是仍把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爲鬬爭的首項目標。値得注意的是對蘇聯仍避免指名攻擊，同時文革以來首次使用「反美統一戰線」一詞。這表示中共已正式拋棄反蘇反美的毛澤東路線。因此在乒乓外交階段，人們只見中共對美緩和，而不對蘇將有更進一步的緩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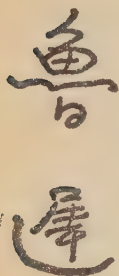
社論接着寫道：「我們黨和政府一貫堅持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鬬爭；在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這是明顯的要和更多西方國家拉交情建立外交。

另一段話明顯爲乒乓外交解釋：「我們一向認爲，各國人民同中國人民的友好交往，各國朋友們到中國的友好訪問，是對中國人民的支持和鼓舞，而且是我們向各國人民學習的好機會。」

在這裏特別提醒讀者：自一九五五年華沙會談以來，美國卽主張交換記者、學者包邀藝術、體育人員；一直被中共拒絕，也就是說拒絕美國「人民」的友好訪問。可是最近突然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並且還准許美國記者入境採訪；而且這不是對等的交換互惠，而是中共單方面的主動的友好表示。由此可知中共政策變化之大。

別開生面的「五．一」

這次「五．一」，不但白天未舉行慶祝儀式，同時也沒有舉行任何羣眾集會，當然也沒有人發表演說。往年在「五．一」時，新華社除了報導北平的亮相名單，並且還報導各地方主持慶祝五．一的要人名單。而今年新華社僅報導各省市熱烈慶祝五．一的簡訊，對各地的慶祝情況，主持人物都諱莫如深。這些都顯出目前中共領導層正有事發生，比以往需要更高度的人事保密。據筆者觀測，主要原因是掩蓋毛派失勢的情況。



人

馬行田

了「骨氣」，然而，也使歷代的帝王積累了對付有「刺」的文人的經驗，繼承並發展了這些充滿了血腥味的殘酷手段。竊據大陸的毛澤東就是迫害文人空前殘酷的「皇帝」，他對文人的「筆」十分敏感，而往往達到神經過敏的程度。而他豢養的文化打手也同他一樣，對於他們認爲有「反骨」的文人的迫害眞是史無前例。

早十多年前，胡風提出了「五把刀子」論，被認爲是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宣判爲「反革命」，打下十八層地獄，這是大陸變色之後，文人受毛「皇帝」迫害的一宗重要事件，也是毛「皇帝」製造文字獄的開始。其後，一九五七——五八年的「反右」運動，矛頭指向「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又有難以計數的文人「永世不得翻身」。

說到「文化大革命」，那眞是大革文人之命的一場刼難了。吳晗的「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使毛澤東覺得芒刺在背，這還了得！簡直十惡不赦。眾所週知，這位歷史學家就首當其衝受到最慘烈的打擊。

因爲吳晗居然敢於「指冬瓜畫葫蘆」罵皇帝。孟超寫了「李慧娘」並沒有提及「皇帝」，只是借裴禹之口罵奸臣賈似道，卻被指責爲「指向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一支毒箭」。黃秋耘（卽從前在香港左翼文藝界活動的「秋雲」）寫了一篇歷史小說「杜子美還家」，其中有幾句說：「……皇帝深居宮中，蔽塞聰明，杜絕言路，人民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生產力一天比一天衰落。」這篇小說也就被「批判」，說是別有用心影射現實，含沙射影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田漢寫歷史劇「謝瑤環」，他通過劇中人批評武則天沉迷於「萬千朱雀舞宮樓」的景象，寵信奸佞，致使奸臣陷害忠良，結果這「四條漢子」之一的劇作家受到猛烈攻擊，他的「謝瑤環」被指責是借古諷今，針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一支毒箭」。時至今日，「四條漢子」的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尚被口誅筆伐，我們猶遙聞打屁股之聲。「三家村」的吳晗、鄧拓、廖沫沙，筆底下較有刺兒，他們下場如何，這也是許多留心中共「文革」的人所熟知的，不必多贅。歷史學家除吳晗之外，寫文章涉及「皇帝」而遭整肅，較著名的還有劉大年（中共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等，劉氏寫了一篇「論康熙」闖禍；周氏則因寫了幾篇批評皇帝的文章而惹麻煩，兩人的罪名也還是「攻擊毛主席」。還有一個不大爲人注視的李俊民（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總編輯）寫歷史小說「杜甫回家」，文章的芒刺較爲露骨，他借杜甫之口說「皇帝和大臣們……騎在人民頭上壓搾剝削沒個完」，「人民掙扎在饑餓和死亡的邊緣上」，「淪於悲慘的絕望」，處於一個「山河破碎」、「苦難深重的年代」。這原就是今日大陸生活的寫照，經李俊民這樣借古諷今一揭，這位李老編就受到文化打手的圍攻了。

文人如此，藝人也不例外，周信芳「海瑞上疏」；馬師曾演「關漢卿」，都因涉及「皇帝」而被打擊，甚至早已死了的馬師曾也不放過，雖然沒有被鞭屍，卻遭毀墳之禍。

大陸上的文人因爲文章涉及「皇帝」而受難的，簡直如恆河沙數，不勝枚舉，上述的不過是一些較著的例子。

其實，大陸的文人根本就沒有寫作自由。歷史上的任何暴君都是不許文人對「皇帝」高談闊論，舞文弄墨的，倘若那一個文人還不知天高地厚，他的下場就可想而知。毛澤東可說是集歷代「對文人迫害法」之大成，其迫害方式花樣繁多，精神、經濟、肉體數管齊下，有點名批判、挨鬬、戴政治帽子、勞改，甚至槍斃殺頭。這種種殘酷手段足使歷代皇帝黯然失色。秦始皇如果在世，一定會自嘆不如的。

毛澤東的面貌日益晦暗

不久以前，由於不露面經年的謝富治出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使許多看好毛派的外國觀察家們大喜過望，認爲果不出山人所料，老毛仍然要風有風，要雨有雨。

當時筆者在本刊即曾寫「謝富治政治債務未了」一文，說明謝富治並未眞的復出當權。事隔近兩個月，從最近北平慶祝五・一的情況看，不但謝富治仍然蹤跡杳然，即毛的第一心腹陳伯達，毛妻江青同鄉康生也仍然不能公開露面。

歷年慶祝「五・一」，中共照例晝間在天安門前搞示威遊行，規模僅次於「十・一」。可是今年白晝的遊行節目完全免了，中共首要只在夜間，招待外賓在天安門上看烟火。以致毛澤東和林彪，連一張清楚的照片都沒刊出來。毛澤東大概不願在光天化日裏出現，免得人們察顏觀色！

三將軍一齊亮相

在「五・一」亮相的名單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後，三個中央軍委副主席：陳毅、徐向前、聶榮臻。

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以來，這三個人都有點神龍見首不見尾，文革雖然已經過去了，可是他們似乎仍處於「靠邊站」的狀態。而這三個人都是在文革中與毛派激烈對立，遭受決定性打擊之人。現在他們三個人一齊以顯著地位亮相，而且都掛着軍委副主席的名銜。這意味少壯軍人攬權得勢的情況已浮現到表面上來了。因爲目前掌權的軍人多是此三人的舊袍澤。他們三人的同時出現，表示林彪在部隊中影響力相對的降低。

此外若干天字號的反毛分子正陸續復起，上一期筆者談過張化平、白如冰、譚啓龍，現在從「五・一」亮相名單中，又發現了萬里和王純。這兩個[illegible]，劉少奇集團核心——「三家村」、「四家店」的人物。萬里文革前是「北京市委書記」，第一副市長；是北京「獨立王國」第四號頭目，「大黑幫」彭眞的左右手。王純文革前是市委書記兼「市人委計劃委員會主任」。這兩個傢伙，和張平化一樣，都是被打進第十八層地獄，又踩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的東西，現在居然又翻身，並且抱笏登台了。兩人皆是新市委的常務委員。是實際負責辦事的人。而且萬里排名頗高，距市委書記丁國鈺僅數人之隔。

在「五・一」亮相的名單中，無意中發現新「北京市委」的全部名單，常委、市委、候補市委全部列齊，筆者仔細的看了又看，想找一、二個文革期間擁毛造反的分子，如聶元梓、韓愛晶、譚厚蘭、周景芬之流；結果一個也找不到。毛澤東如果還握三分權，起碼文革女狀元聶元梓應該弄個市委常委做做，爲了維持毛的臉皮也應該有一兩個點綴點綴；可是連這個都不容許了，毛澤東如何會有心情白天露面呢？

對蘇美進一步軟化

中共兩報一刊在今年「五・一」所發表的聯合社論，簡短得出奇，還不到三千字。社論以「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爲題，反映了乒乓外交階段的緩和形勢。

社論雖短，經過細心的泡製，一方面以柔和的語調保持文革以來的激進觀點，同時又含蓄的道出對外緩和的新方針。

(1)關於維持文革以來的觀點，社論輕描淡寫的說：「我國人民同世界革命人民反對帝、修、反的鬪爭中並肩前進。」

對於美蘇兩國，只具體主張反對「兩個超級大

皇帝

——皇帝原是惹不得的！

中國的皇帝，歷來權威甚大。中國有骨氣的文人，歷來對皇帝不甚恭維。這些筆底有刺的文人，就被皇帝視爲眼中釘了。唯其有刺，所以禍至，給刺了的皇帝往往濫施其至高無上的權威，來對付這些「手無縛鷄之力」的文人。筆桿子到底敵不住槍桿子，俗話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手無寸鐵的文人，又怎能對付得了擁有許多兵的皇帝呢？

有史爲證：清初「文字獄」的酷烈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戴名世因在他的「南山集」裏用了明永曆年號，坐大逆伏法，株連的有數十人。查嗣庭任試官，給考生出了個「維民所止」的試題，被雍正皇帝認爲是「雍正」無頭，這位試官也就被下獄送掉老命。上溯歷史的長河，明代的高啓以改修府治「上梁文」被腰斬；宋代蘇軾有烏臺詩案；漢代楊惲以「報孫會宗書」獲罪；秦始皇焚書坑儒，史家雖不列入文字獄，但也是皇帝鎮壓文人的殘酷史實。

這是隨手拾來的幾個歷史上比較著名的例子。事實上，文人因不合皇帝「胃口」而受迫害的史實遠遠不止這些。可見歷來的皇帝，對這些敢言的文人都是不客氣的。

中國的文人因爲得罪了外國皇帝而獲罪，比較爲人所熟知的有杜重遠。杜氏在「新生」上寫了一篇「閒話皇帝」，日本人看了竟提出抗議，說是有辱他們的天皇，結果杜氏充軍新疆。一九三一年，青島國民日報因報導韓國志士刺殺日皇裕仁不遂的事件，用了「惜乎誤中副車」（用搏浪沙刺秦始皇典故）的標題，日人認爲是對他們的天皇不敬，又是搗毀報館，又是提抗議，迫使國民日報只好停刊。這也是皇帝的權威施難於文人的一個例子。這[illegible]威的皇帝都可以迫害文人，尤以我們中國爲然。中國的文人要想說幾句涉及皇帝的話，就得小心；要說，也只能閃爍其詞，或者轉彎抹角；如果要痛痛快快的說皇帝長、皇帝短，哼哼，難矣，準備受罪吧

致全世界人恥笑。此無他，美國政客太無政治常識故也。

第二是美國太富。富本是好事，但有財富而不知正當使用，卻變成壞事。敬姜論勞逸說：「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美國得天獨厚，土地廣擴，加之兩次大戰，美國本土未受戰火摧殘，而且發了戰爭財。結果，使美國頓成為世界特級富強國家，兼之崇尚物質文化，生活豪華，舉世莫比。美國人腦中只知享受、刺激、賺錢，決無我儒家的崇高理想。伸言之，即美國人手中雖有錢有武器，但腦中卻無思想，因此武器也就失去眞效能。因為美國人無崇高理想，太重生活享受，所以引出嬉皮士、新左派、裸體毛髮戲院、種種畸形怪狀、胡作妄為的醜惡把戲。當羅馬大帝國滅亡前夕，正與今日美國情況相差無幾。故此，我擔心將來美國會步羅馬大帝國後塵。

由此觀之，美國這個國家自身既大有問題，何能領導自由世界。列強中美國是唯一對華無領土野心國家，故多年以來，中美一直維持友好邦交。惟近二十餘年來，美國所選出總統及參眾兩院議員，多數昏瞶無能，而尤以尼克遜政府為甚。以致破壞了中美兩國傳統的友好。我國府本有大好機會，可以光復大陸，皆因美國阻撓，而不能實現。所以今日美國，不僅不是我們忠實友邦，且成為絆腳石。國際現實橫在我們眼前，我們的出路首先應該放棄這個友邦，因為美國是不可信賴的。我們軍事早已能自立，已不需要美國軍援多年了。

其次是要積極發展軍力。我國儒家傳統思想，是尚德不尚力。但今日世界變了，只講力而不講理。固然我們仍應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但為應付目前險惡環境，便應該把注意力轉移軍力方面。據所知，我們的陸海空三軍已完成現代化，陸軍有飛彈；海軍有蛙人、潛艇；空軍有最新式飛機及優秀航空人員。但仍應更進一步，發展人造衛星、核武器。這種東西雖並無實際用途，但好比過年煎堆，人有我也應有，在國際宣傳方面，是有相當作用的。衛星、核彈今已非那一國家的獨霸，只要肯花錢，任何國家皆能製造。中共「寧要核子，不要褲子」，其理亦復如此。技術上，我們科學家皆能製造，台北不是早已設有原子爐嗎。萬一不能製造，也可聘請外籍技術人員，俄毛共便是如此。近年來我國經濟突飛猛進，在亞洲中除日本外，便該輪到我們了。既有經濟力，上述兩種東西，當然可以製造。

「仁者無敵」，我們前途絕對是光明的。遠者可以撒丁尼亞王國為例，到十九世紀初意大利大部被奧地利、法蘭西所分割，眞正代表意大利人所佔有主權領域，只有小小的撒丁尼亞王國。此小王國賴瑪志尼、加里波的、加富爾三傑之力，經多年奮鬪，卒能以撒丁尼亞為基礎，先後驅逐奧地利、法蘭西兩强敵，而統一意大利，還都羅馬。今日台灣正昔日之撒丁尼亞也，況形勢、力量且遠比撒丁尼亞為優。人能還都羅馬，我們何獨不能還都南京，人事人為！

近者可以以色列為例。狂人納薩放了一句胡言，要消滅以色列。不料一經交戰，大敗埃軍，佔領阿聯大片領土。以色列領土若與阿聯比，直如大牛與小山羊。然大有何用，以色列至今不是仍據勝利成果嗎？北極熊也得讓她三分，一則撤消過去恫嚇，一則放回大批猶太人。以色列本以美國為支援，但從不對美低頭，對以有利則接納之，否則加以無情拒絕。猶太人在美國者比在以色列者尤多，此種美籍猶太人皆能發揮其愛國作用，使美國政客也對以色列不得不讓步。我們海外同胞，如能人人效法猶太人，任何敵人皆無奈我何。

緡山

（相聲）車馬砲

甲：非也，乃是彬彬有禮捧出五大件禮物——改善對中共關係的五項計劃，放了一個短球，軟綿綿的，以為周恩來撲上來接。

乙：周恩來一個箭步上前。

甲：尼克遜的發球技術太不濟啦，碰網出界，乒乓球掉到太平洋的深海裏去了，周恩來根本沒有去接。

乙：尼克遜又輸了！

甲：尼克遜球雖然輸了，卻老興大發，想到自己球技不濟，就加入美國乒協作「榮譽會員」，大概想在球拍子上研究出周恩來球技的奧秘。

乙：也天真得可愛。

甲：那尼克遜還想跟周恩來繼續比賽——

乙：肯定又有獻技的精彩鏡頭。

甲：什麼獻技？獻醜就眞！

乙：這話怎說？

甲：尼克遜說：「老周呀，咱們倆站得距離太遠，打球打得太吃力，還是讓我跑到大陸來，我可以帶着拙荊小女來，在北京玩一場友誼賽。你家波士毛先生不是也歡迎我來嗎？」

乙：周恩來一定掃徑歡迎。

甲：尼克遜一看周恩來並不好客，正在一楞——

乙：周恩來不是廣開「微笑外交」嗎？怎的又不好客？

甲：笑裏藏刀。他待尼克遜一楞之際，心裏暗暗好笑。

乙：又笑啦？

甲：「嘿！這小子給我弄熱昏了啦！」於是，大喝一聲——

乙：周恩來嚎叫什麼來着？

甲：（怒目金剛地）「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畧！」

乙：（一怔）你那尊容變了澳洲火鷄臉，眞嚇人！

甲：不是我的，是周恩來的。

乙：善變！

甲：接着揮動黑豹牌和白鴿牌兩個球拍，向尼克遜狠狠一擊！

乙：我明白了，這是他的毛波士的絕技，叫做——

甲：一拉一打。先給你吃熱葷，然後打到你熱昏。

甲：尼克遜給打昏啦？

甲：他昏不昏我做不知道，只見他現在拿着球拍在暗影裏搧涼哪！

乙：這小拍子能搧出多大風來？

甲：你說得對，世界給火藥燒得這麼熱，球拍實搧不出多少涼風，但尼克遜的頭腦可能搧得清醒點啦——啊！越扯越多啦，我可要回家休息。

乙：請！

甲：請請！

美國的危機與我們的出路

美國是今日世界特級强國，何以會有危機呢？讀者必以為危言聳聽。事實上絕對不然。所謂危機，當然不是今日或明日，乃指的是將來。我以為美國有兩大危機：第一是文化淺薄。英人批評美國文化為「草皮文化」，即說其根柢淺。美國建國於我清代康熙年間，至今不過三百餘年歷史。以如此暫短的歷史國家，自談不上深厚文化。馬克思認為社會組織分上下兩層，下層是物質的如經濟之類，上層是精神的如政治、哲學。其實，馬克思搞錯了，下層是社會根柢。社會根柢應該是精神的，而非物質的。譬如人，最主要部分是心、腦，而非四肢或軀體。一個人不管如何高大、强壯，如心臟衰弱、或腦神經不正常，此人必不能稱為健全。美國亦然，自建國以來，一直向領土擴張、物質文明追求。也就是說只在上層物質方面努力，而卻輕視精神方面的社會科學。所以經過兩次大戰，美國發展的，皆屬於物質方面，如太空成就、經濟發展、核子的進步。對於下層社會根柢的社會科學顯然不足道，也可說等於零。莫怪布克曼博士一再强調「美國需要一個意識型態」了。中國古代帝王常以「孝」為立國基礎，宋初趙普又說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無論「孝」與「論語」即皆一種意識型態。

那麼，試問美國有什麼呢？當然，美國也不是絕無大政治家，如傑佛遜、林肯、威爾遜等皆傑出總統。傑佛遜建立三權分立制度，林肯統一南北美，實行民治民有民享主義，而威爾遜則建立國際聯盟，即今日聯合國前身。不過，像這樣傑出總統太少了，可以說每況愈下。自二次大戰以來，美國歷任總統犯了許多錯誤：

一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時，受史大林愚弄，出賣我東北（讓蘇聯將來接收）、外蒙。二是開闢第二戰場太早了，美國人根本不懂何謂「一石二鳥」政策。如先讓德軍消滅蘇聯，兩敗俱傷後，再開闢第二戰場，豈非上最策。三是日本投降後，不該允許沖繩歸還日本。照歷史論，應歸還中國，否則也應讓其獨立自立，或由中美託管。但美國卻答應歸還日本，豈非太愚蠢。

杜魯門也犯了兩大錯誤：一是對國府三心二意，受中共欺騙，根本不該搞國共和談，更不該發表對華白皮書，這等於對國府落井下石。二是不接受麥克阿瑟建議，致引起韓戰、壯大了中共。艾森豪也犯了越南問題錯誤，不該推翻吳廷琰政府，而對北越又無堅定立場，致使越共坐大。詹遜、尼克遜更是蠢材，根本是無政治常識的飯桶。中國人差不多皆懂孫子兵法，但美國身為總統人物，卻無一點兵法知識。杜魯門既犯大錯，作戰不求勝，其後各總統亦然，越戰美國白白冤死五十餘萬青壯年，這不是飯桶而何。越戰一如韓戰然，如一開始即下決心，消滅北越，海陸包圍，然後對越共心臟加以大轟炸，決不可讓越

每個總統皆鬧大笑話。從富蘭克林·羅斯福起，直至今尼克遜，皆對共產黨無知；至於參眾兩院議員如富伯萊、麥高文、甘迺迪之類，皆是花花公子，能懂什麼。共產黨本與法西斯同類，且更壞，簡直是國際黑社會組織。他們的本質只是「爭權奪利、謀財害命」八個字，根本無所謂理義，只怕拳頭，所以共產最怕法西斯，故通稱他們是孿生兄弟。但美國政客多少年來，

尼克遜挑

（甲乙二人分由左右匆匆上場，撞個滿懷。）

乙：（生氣）你瞎了眼嗎？像匹瘋馬似的，亂衝亂撞，幹嗎急急忙忙的？

甲：（瞪眼）你又亂碰亂闖，像個沒頭蒼蠅似的，走路不帶眼睛！

乙：（一怔）啊，老張！

甲：（一醒）啊，老李！

乙：（禮貌地）匆匆忙忙到那兒去？

甲：看世界波剛回來要趕回家休息。

乙：啊，我明白啦，到墨西哥！

甲：No！No！

乙：名古屋。

甲：非也！非也！

乙：請教。

甲：坐宇宙飛船「太陽神」一九七一號到廣寒宮去。

乙：故弄玄虛，報紙、電台都沒有報告這件新聞。

甲：你視而不見。

乙：這話怎說？

甲：這偌大的新聞你也不知道？

乙：願聞其詳。

甲：喏，通天社

乒選手比賽乒乓球。

乙：我以為是什麼驚人消息，原來如此。那也用不着吹牛吹破天，說要跑到月球上去看比賽。

甲：閣下有所不知，這兩名選手的比賽與眾不同，一個是尼克遜，一個是周恩來。

乙：啊，倒沒聽說過。

甲：這兩位選手，以太平洋作球枱，一個站在太平洋東岸，一個站在太平洋西岸，枱子這麼大，不上廣寒宮去看還行？

乙：啊，說得有理。

甲：周恩來是乒乓高手，他在名古屋打着「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旗號招搖過市，吸引了一些西方人士。

乙：果然如此。

甲：名古屋比賽將完，周恩來忽向尼克遜招手：「密斯脫尼克遜，咱們來玩一場吧！」

乙：尼克遜一聽——

甲：受寵若驚！

乙：求之不得！

甲：周恩來微笑着說：「咱們倆公務在身，就各就原位，以太平洋作球枱。好，我先發球啦！」拍的一聲，乒乓球發到了白宮，來勢刁鑽——

乙：尼克遜橫拍一擋，接着啦？

甲：冷不防吃了一板弧圈形上旋球，失分啦！

歇爾計劃」法國得援助最多，又把法國從赤化邊緣救回來，美國確實沒有對不起法國之處。但戴高樂懷恨二次大戰期間羅斯福不肯同他開巨頭會議，眼睜睜看着羅、邱、史舉行雅爾達會議、波茨坦會議；蔣、羅、邱舉行開羅會議，偏偏咱家戴某無份，不能躋入五巨頭之列，從此對美國結了怨，再次登台後即對美國施以無情打擊，首先把北大西洋公約總部趕出巴黎，法國變相的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與東南亞公約。前年美元發生危機時，乘機命法國中央銀行將美元拋出買黃金，造成美元市場大混亂，更進一步提出廢除美元爲國際貨幣的口號。結果美元雖然造成一時緊張，並未被扳倒，倒是戴老賊作法自斃，卻引起了法郎危機，終於使法郎貶值，他自己也在國民交譏中下台。

以上是明的一面，暗的一面更爲歹毒，戴高樂對美國有仇，對蘇俄也不放心，於是就想出一個妙着，扶植毛幫，以制美蘇，這是今天世界局勢更爲複雜的原因。

大概在一九六〇年俄毛衝突開始表面化之後，西方國家對此現象如何應付，當時就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助俄滅毛，認爲蘇俄畢竟是白種人，而蘇俄當時正是赫魯曉夫當政，對整個世界提出和平共存的口號，自從古巴危機解決後，顯而易見蘇俄已沒有掀起大戰的企圖，若僅僅作和平競賽，蘇俄及東歐各國決非西方各國的對手，再發展下去，到了共產集團第三代頭子執政時，必然要從共產主義過渡到修正主義，最後走上民主的資本主義道路。但毛幫則似一頭野馬，其本身意識形態都停留在蘇俄十月革命後的幾年，對世界大局沒有認識，當政的頭子思想更遠遠落在時代後面。加之毛澤東畢生靠槍桿子起家，認爲天下事只有武力可以解決，再加上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地理上，民族上的密切關係，毛幫遲早必然要向東南亞侵略，成爲和平的大敵（韓戰即是顯著例子）。因此，主張西方國家聯合起來與蘇俄共同消滅毛幫，主此說者以美國爲主，歐洲國家也有不少人附和。另一派則主張扶毛制俄，認爲毛幫無論怎樣兇狠，但是以危害到西方國家，還在很遠的未來，正好乘此機會扶植毛幫以牽制蘇俄。主此說者認爲蘇俄所以高唱和平共存，與西方友善相處，不在西柏林製造事端，全由於毛幫在後面扯了腿，如果剪去毛幫，世界上仍然成爲兩大集團，冷戰必然再起，到時蘇俄會改變態度，西方國家將難以應付。這一派主張並非始於戴高樂，大概歐陸國家凡是感到蘇俄威脅的，皆有此種傾向，但到了戴高樂上台之後，始將扶毛主張見諸實施。

平情而論，如果戴高樂的主張僅限於外交承認，貿易來往，我們也無話可說，戴高樂是法國人，自應以法國利益爲主，雖然這樣作法未必便符合法國利益，但這是法國的事，我們也不必過問。筆者所以痛恨戴老賊入骨的，基於兩點：

第一，戴老賊助毛幫製成原子彈，當毛幫製成原子彈之初，世界各國諸多揣測，少數報刊報導是由德國人協助，大多數均認爲是中國留美科學家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等人的成就，到了最近眞象始大白，原來是戴老賊派出法國核子科學家助毛幫造成核子武器，此所以戴老賊暴斃後，毛林兩酋送花圈，打唁電，周恩來親到法國「大使館」弔唁，翻開毛僞政權成立後的歷史來看，除去「史達林爺爺」龍馭上賓時，毛幫未曾這樣隆重追悼過一個外國人，尤其這人是毛幫所謂的百分之百階級敵人，無他，實在因爲戴老賊有太幫造於毛幫。

或者有人會反問一句，中國有原子彈不好嗎，中共製造原子彈確實提高了國際地位，使中國成爲舉世矚目的强國。

這段話若是在三十年前講，自然很對，但到了今天可以說適得其反，目前一個國家地位不問你强不强，只問你富不富，德國日本皆無原子彈，也只有薄弱的兵力，但這兩國在國際上地位如何，有沒有國家看他們不起，或者要侵略他們，尤其是這次發生的國際貨幣危機可以看出，英鎊、法郎均貶值，美元風雨飄搖，而馬克同日元卻在各方逼迫下要升值，這樣國家才眞正使人看得起。

再以純武器觀點來看，我們實在看不出中國人爲什麼要有原子彈，尤其是在毛僞政權控制下的中國，有了核子武器絕對是一場災禍，等於把七億中國人推上了火山。

首先要問的，毛幫要原子彈作什麼用，去炸美國，炸蘇俄？姑不說有沒有這種能力，就算有，必然會在對方百倍的還擊下使中國變爲廢墟。要說爲了自衞，沒有原子武器即使受到外國攻擊，相信不論美俄還沒有任何一國敢向中國大陸丟原子彈的。現在因爲有了原子武器，恰給予對方一個藉口，就以蘇俄來說，毛幫沒有原子武器，俄毛之戰不會發生，或者即使發生，仍然是舊式的戰爭，而今因爲毛幫有了核子武器，俄方已滋長出以戰止戰的情緒，部份軍人主張發動突襲，以核子武器炸毀毛幫的核子基地及儲藏庫，是以毛幫擁有核子武器，除去招致中國的毀滅，使中國人在天災人禍之後，再有一部份死於原子彈之下，此外實在別無好處，而這場災害，卻是戴老賊及法國人帶來的。

第二，談到聯合國代表權問題，近五年來我們大大吃了法國的虧，目前聯合國代表權投票多少，決定在非洲，我國政府對非洲各國的拉攏可以說不遺餘力，但非洲各國，幾乎有三分之一是法國舊屬，獨立後仍然靠法國財政支持始能立國，法國政府就以援助要脅舊法屬各國放棄對我的支持，許多窮而小的國家受不了壓力，不得不轉變方向，去年我在聯大投票少於毛幫兩票，即出於法國的陰謀活動。投票前尚來台訪問的中非總統，回國後中非居然投了棄權票，就是受到法國斷絕援助的威脅，不得不放棄正義立場，最近舊法屬喀麥隆與毛幫建交，也是受了法國的壓力。

法國不但在非洲爲毛幫活動，在亞洲依然，最近土耳其與毛幫談判，又是法國牽的線，甚至泰國外長乃他納日前經過巴黎，法國政府又慫恿泰國與毛幫談判建交事，爲乃他納所拒。

這一連串的事實，毀掉了中法兩國五十年的交誼，筆者絕不主張以德報怨，大丈夫處世恩怨分明，等到我們光復大陸之後，重建中華民國，同胞們！我們認識了法國，更莫忘法國！



認識法國・莫忘法國

岳騫

最近有一個毛幫人員鍾世榮投奔自由，在阿爾及爾投向法國大使館被拒絕，行藏敗露，毛幫駐阿工作人員注以麻醉劑，挾持返大陸，經過巴黎為警察所發現，將鍾世榮截下送往醫院，引起了毛幫人員大鬧飛機場，致巴基斯坦航機遲飛一小時半的醜事。

當舉世均為這位虎口餘生的鍾君慶幸時，突然間，法國當局在鍾君清醒後，又將之交還毛幫，解返中國大陸，此一滅絕人性的措施，引起世界正義報刊的一致抨擊。

在巴黎出版的英國報紙「國際前鋒論壇報」五月八日報導說：一名中共的變節者，先在法國要求政治庇護，繼又要求遣送回大陸一事，「較諸初看似是中共的一宗綁架事件，更為醜惡」。

這份週刊說：「法國警察從一架前往上海的飛機上，截停這名被藥物麻醉的男子後。中共對法國總統蓬培度說，如果這名男子留在法國，中共與法國的關係便告斷絕。蓬培度總統對此說深信不疑。於是，在巴黎一間醫院內，會說中國話的法國警察，便對鍾某說，他在法國不受歡迎，應行離境。」法國外交部指責「國際前鋒論壇報」的批評是「誹謗行為」。

但五月九月出版的「新聞週刊」在其「潛望鏡欄」中，以「不願回去的中國人」為標題，報導說：「隱藏在這項投誠事件之後的事實，較諸起初似乎是中共試圖綁架的事件更為惡劣。這名投誠分子曾在法國尋求庇護，之後又要求返回中國大陸。

法國警察曾阻止這名遭注射過量鎮靜劑的中共人員登上一架飛往上海的飛機。之後，在巴黎一家醫院內，透過說中國話的法國警察告訴他說：法國不要他，他應當離去。這是在中共告訴蓬培度總統說：「如果此人留下來，則巴黎與北平的關係完蛋」之後發生的。

至此法國政府的醜惡行為乃大白於天下。由於鍾世榮案引起了我對法國的新仇舊恨，乘此機會，算一算我們同法國之間的一筆賬。

自從政府播遷台北以來，二十二年中在外交上所遭遇到的困難，尤其是為了聯合國席位問題壓得氣都喘不過來，前後吃了兩個人的虧，前者是國際癟三尼赫魯，後者是國際大天二戴高樂老賊。

尼赫魯的事我講的已多，而且尼赫魯媚共已自食其果，不再說他，現在單說一說戴高樂老賊對於中華民國甚至整個中華民族所留下的遺害。

就中國人的感情來說，尤其在知識分子一方面，對西方人感情最好的自是美國，其次要算法國，這是因為法國大革命時所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與中國人所持以立國的民族、民權、民生有其基本相通之處。而在歐亞非三洲中，五十年前也只有中、美、法三個民主共和國，所以中國人一向把法國人當自己人看待，第一次大戰時，中國派去的華工，對法國幫助甚大，由於華工的關係，兩國民間的交往也日趨親密。第二次大戰法國迅速淪陷，當時中國人無不寄以同情，報紙、雜誌上均報導法國的悲劇，希望法國有一天能重獲得獨立自由。以後戴高樂在倫敦掛起自由法國的招牌，不為英、美、蘇各國所重，只有中國政府對於自由法國派駐重慶的代表貝志高將軍，予以外交官待遇，這種雪中送炭的友誼，即在二十年後戴老賊自己也並不否認。

以上是說的中法之間的傳統友誼，現在再說法國與毛幫之間的仇恨。

自從毛偽政權成立後，法、毛之間發生過兩次大戰，第一次是韓戰，法國曾派出一個步兵旅到韓國參加盟軍對毛、金作戰，死傷也許不太大，但卻使法、毛之間立於敵對地位。

第二次就是中南半島之戰，這場戰爭表面上是法國對胡志明幫，武元甲與法國將軍薩蘭之戰，實際上是毛幫與法國之戰，指揮作戰的是毛幫當時派出的駐越代表團長，現任偽副外長羅貴波，這一仗的結果，法軍中了毛幫人海戰術的圈套，奠邊府一戰全軍被殲，奠邊府機場染遍了法國健兒的鮮血。當奠邊府失陷消息傳出之時，正是西方國家與共產集團舉行日內瓦會議之日，出席會議的共幫代表周恩來，維辛斯基得到消息，在會議桌上站起擁抱，法國外長皮杜爾（一個真正值得尊敬的法國人）潸然淚下，掏出手帕擦眼淚。這一歷史性的鏡頭，經過電視及新聞廣播，傳佈於世界，相信任何一個有血性的法國人，都不能忘了這次的奇恥大辱。誰知號稱「民族英雄」的戴高樂老賊上台之後，竟然作出事前任何人都料不到的事，不但與毛幫親善，建立邦交，而且進一步助毛幫製造原子武器，將使中國人在遭受毛澤東統治的天災人禍之後，必不可免的有一天要受到核子武器的毀滅。這就是筆者對史達林、赫魯曉夫未稱為老賊，而要稱戴高樂老賊的原因。

戴高樂上台後，第一個目標是反美，其實美國人兩次再造法國，戰後「馬

基督教刊物「工人周報」的「水中刀」說老萬發了暴動財，不外「實行高價拍賣反共文章」，「港共對手，明收暗買」，這兩個發財方法都非常幼稚。

一來，香港寫「反共文章」的人，數以千計，比老萬寫得高明而深入的，不知凡幾，如果拿這些文章去拍賣，有人肯要已經十分夠運，更難指望賣得「高價」。其實當時老萬的文章只發表在兩家報紙上，這兩家報紙的稿費都有規定，每千十元，他們都是「有限公司」，有帳目可以稽查。寫十元一千字，離「高價」太遠，更談不上「發財」。

至於說「港共對手，明收暗買」，港共要鬪垮鬪臭的是香港政府，港共對手，自然是指香港政府，換句話說，老萬寫反共文章，是受到香港政府的「明收暗買」了。

大家都記得，香港政府當日差不多得到全港民眾團體聯名支持，且普遍的在報紙上登出廣告。香港政府之敢於以鐵腕對付左仔，是看清了香港的民意，得不到民意支持，早已垮下來，即使「明收暗買」一百個、一千個萬人傑，也毫不發生作用。

揸筆的人

老萬在暴動期間大力撻伐左仔是事實，但動機並不由於被人「明收暗買」，目的在替廣大市民說話，道出他們的心聲。老萬和許多市民一樣，無法遊埠，更無法移民，說這些話，完全是「自己收買自己」。

「工人周報」抓着老萬發了財的「證據」是：「揸筆搵食而可撈到分分鐘向人炫耀有彩色電視機可看台灣歌星，有大小兒子可在美國伸手向其度財，有每年賠得起三四萬來辦其雜誌者……」

不錯，在香港揸筆搵食相當倒霉，如果在日本或者美國，揸筆或打字機，過的生活都會比老萬好上千百倍。不過，老萬也很知足，在香港揸筆雖然倒霉，究竟比在「幸福的祖國」好得多，極其量被指為「發了暴動財」，不會遭到被批判，被鬪爭那麼慘。在「祖國」，別說彩色電視，能看到「黑白」的，也只「特權階級」才有。在香港，只要你每月供得起二百多元，就可以享受。這是香港和祖國不同的地方，也是為什麼那麼多人冒死泅水逃港的原因之一。

在電視機中看「台灣歌星」不是老萬的錯，怪只能怪電視節目編排人，為什麼他們不邀來大陸歌星，偏要介紹台灣歌星？大概電視主持人也知道江青的革命樣板戲在香港難找觀眾，否則他們一定放棄台灣歌星而把「紅燈記」搬上螢光幕。

賠本辦雜誌

兒女在美國念書，是因為老萬自感「半桶水」常受後生仔鄙視，因此盡力想把他們的桶子裝滿。他們出國，老萬無非籌一筆旅費，如所週知，到了美國，就可以半工半讀，因此他們也不用向老萬「度財」；而且，他們取得獎學金，不但免交學費，每年還可以拿到二千五百元美金做生活費，暑假不用做工了，希望念個博士回來，則老萬雖是「半桶水」，老萬的兒子都是全桶水，出來撈世界才不致受人奚落，並非因老萬為發了暴動財才送兒女出國的。我要他們真正求學問，彌補老子「半桶水」的缺憾。

至於辦這本賠本的雜誌，許多朋友說老萬太笨，其實我有我的理由。許多人每年花三五萬找個什麼「主席」「總理」幹幹，目的不過想報上時時見到他的大名；辦雜誌是老萬的興趣，如果老萬不辦雜誌，「工人周報」罵我發了暴動財，我豈不是啞子吃黃蓮，有苦沒處訴？有了這本雜誌，才有自己說話的嘴巴。

辦雜誌賠本不是奇事，問問「工人周報」的老板，相信他也會承認賠了錢，不過他們賠的，不像老萬那樣爬格子賺的罷了。

「知名人士」被注意

在「星島晚報」看了李牧一則通訊，許多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因為生活不習慣，時時有「不如歸去」的念頭。但看到香港又發現「炸彈」新聞之後，便死了這條心。曾經歷過六七年暴動的香港移民，自然難免敏感地以為炸斷希路之手的炸彈，也如六七年那樣「遍地菠蘿」，意味另一次暴動要爆發了。

在香港的人會覺得這些移民太小題大做，上次的假彈潮，怎能與六七年港共暴動的規模相比？可是，無可否認的，確有人要製造另一次暴動，他們要利用的是思想偏激的青年學生，最終目的在「造反奪權」。

不久前，報上有一則消息說有些法律界、新聞界、學界及一些知名人士在搞香港自治運動，因而香港政府對這些「知名人士」頗為注意。

這則新聞，在老萬看來一點不覺得奇怪，因為，老萬早就說過，在香港搞的任何運動，不管他們拿什麼做口號，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製造另一次暴動，最終目的是奪權。

「自治」？

不過，無論在後台方面、財力方面、組織方面，他們都比不上港共。港共六七年搞的暴動，尚且一敗塗地，他們策劃這個新暴動，自然不會輕易成功。

香港能夠「自治」嗎？除非得到聯合國保證，否則等於改組一個實際由中共控制的「自治政府」。但即使如此，也不會獲得中共同意，因為，這對他們太丟臉了。那麼，這樣的奪權運動，顯然不可能成功，為什麼明知不能成功仍然有人去搞？不消說，他們是希望混水摸魚，真真正正想發一筆「暴動財」。

如果暴動而可使老萬發財，我一定鼓勵青年的學生們多搞事，搞得越亂越好；如果勸止他們不要受人利用，冷靜下來，豈不等於自己倒米？

水中刀提到的那本「盤古」，現在仍然時斷時續的在出版，並沒「散了」，而且在這些「學生運動」中，還是居於領導階層。

老萬多年來揭發新左派的活動，都是有事實根據的，現在已一一有表現出來，我們有合訂本可供翻閱，一兩年前報導過的，都有事實可稽，無論說我發了暴動財也好，受人收買也好，老萬始終把這班製造新暴亂的人視為死敵。



新左派在港製造「新暴動」
最終目的是「造反奪權」

萬人傑

小規模的亂事正在香港不斷發生，會不會積小亂為大亂？這是關心香港前途者所矚目的問題。無可否認，有人正在香港製造「新暴動」，最終目的是「造反奪權」。幕後人呼之欲出，這些人才是眞正想發暴動財。「工人周報」罵老萬，實有賊喊捉賊之嫌！

「國難財」與「暴動財」

中國對日抗戰的時候，有所謂「發國難財」，是指一些商人囤積居奇，抬高物價，從中牟利。這種人，最為一般同胞憎恨，認為他們的罪行，僅次於漢奸而已。

年青一代的人不曉得有「發國難財」這回事，因為，有人發國難財的時候他們還沒出生。但他們卻罵人發暴動財。暴動，是三四年前發生的事，記憶猶新，這事的來龍去脈，當時住在香港的人，都很清楚。

從大陸逃亡到香港來，過了十多二十年安定生活，或者土生土長，一向就在香港安居的土著，這一次暴動使他們都醒覺了，香港也許不會永遠這麼安定，因為，造反奪權的陰謀，潛伏在某些人心目中，他們會伺機而動。暴動，最終目的是傾覆。

因此，發暴動財也就等如發國難財一樣令人憎恨，暴動會打破每個人的安定生活；而有人竟從中發財，這種做法，當然神憎鬼厭！

大筆鬪爭費

一九六七年香港的暴動，有沒有人從中發了暴動財？我想應該有的，大家熟知的港共那一班「鬪委」，因為，當時除祖國支助大筆鬪爭費外，在香港凡與左派有「生意上來往」，或者靠左派吃飯的人，都要大筆大筆地捐出鬪爭費，這些鬪爭費用途廣泛，不過主要有兩點：第一是製造暴亂；第二是資助罷工「愛國工人」。

所謂製造暴亂，如派出人馬示威活動，到法庭高聲抗議，及製造炸彈，派人放置炸彈等等。當時，左派發動各行各業「愛國工人」罷工，這些工人雖然受命，卻不能不吃飯，罷工沒有工資，便活不下去，因此鬪委會給予他們生活津貼，叫他們長期罷下去。

當時還有些工人獲得承諾，奪權成功後，當家作主的工人每人可分一層樓，個個成為業主。

那麼，發暴動財的是這班示威的學生和罷工的工人嗎？不是，他們得不償失，不但沒有發財，還吃了警棍坐了牢，工人也由此失業，靠一點點的津貼生活。眞正發暴動財的，只是那些支配鬪爭費的頭頭們。

中間剝削

這是人所共知的秘密：當時放一枚炸彈代價五百元，五百元在當年是不少的一個數目，可是放炸彈很容易出事，不慎自炸已發生多次，因此代價不算太高。可是警方抓着放炸彈的人，一經審問，他們供出實際落袋的只不過一百幾十，那麼，大概落在派水的鬪委手上了。

又如搞罷工的工會頭頭，也不少撈到盆滿砵滿。一來，他們可以虛報名額，本來二十人罷工，報一百名；原本規定每人津貼五百，可以打個八折，這一來，他們就力言要「長期搞下去」。當然啦，長期搞，他們可以長期發暴動財。

這種發暴動財的人，最乞人憎，香港局面搞到亂糟糟，而且拖延了一年多，都是拜這些人之賜，難怪提起發暴動財，就使香港市民恨得咬牙切齒。

冒風險發財

還有一種人也發了暴動財，這種人，一方面靠眼光；一方面有點賭博性質。因為，在港共發動暴亂的時候，稍有辦法的人都到外邊避避風頭，那時申請移民加拿大、美國及遷居台灣的，大不乏人。留在香港的物業，賤價而沽。半山區的高尚洋房，連傢俬裝修，不到十萬元就可買到；還有，香港的各種股票，跌到無人過問，有些手上有錢的人，看看港共事實上未能得到大老細支持，這亂局只是有驚無險，趁便宜買進股票房產的也不少。

後來，局面安定，物業回升，股票更是登峯造極。老萬有些朋友從這方面大有斬獲，眞眞正正的發了暴動財。記得當時一位朋友問老萬香港「怕不怕」？我一於說「唔怕」。他就以十萬元代價，買了他倉皇出走加拿大的朋友剩下在香港豪園的一幢房子。到今天，偶然和他碰頭，他告訴我，那一層樓現時已值四十萬。是則，老萬自己沒有發暴動財，卻帶挈朋友發了財。

誰受收買



毛共內爭再度緊張

文革以來大陸的局勢，極爲複雜微妙。主要因爲鬭爭的兩派，迄未分出最後的勝負，一直在鬆一陣、緊一陣，時而鬭爭，時而妥協。

四月初周恩來推出乒乓外交攻勢，對美國及西方急遽緩和，一般觀察認爲這種外交的大幅度轉變，表示中共內部已經穩定，其實不然，就在乒乓外交進行之際，毛共內爭再度陷入緊張。

地方建黨工作停頓

顯示毛共內爭緊張的跡象甚多，最易見的是地方的整黨建黨工作。自從去年十二月中湖南首先宣佈建立新省委以來，到四月初已有十九省市委先後建立。平均每月有五省市建立新省市委，每六天即有一省市建立新省市委。可是自四月五日山西建立新省委之後，距今已一個多月，不見新的省市委建立。這說明整黨建黨工作已陷停頓狀態。

依中共區劃，大陸二十九省市，目前尚有十省市未建立新省市委，它們是天津市、河北省、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新疆、寧夏省、內蒙、黑龍江省。其中天津市及河北省，迄今尚未建立新省市委最值得注意。因爲北平市委即在河北省內，而天津距北平僅數小時火車路程，同時平津在警備上同屬於「北京軍區」。這二省市尚未建立新省市委，顯示鬭爭的火頭距離中南海的懷仁堂不遠，毛澤東有燃眉之憂！

二中全會與「一打」運動

從去年秋天起，中共開始進行「一打三反運動」。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盜竊，屬於經濟關係，可暫置不論；焦點在於「一打」——打擊反革命分子。文革之後，一年多，還要掀起運動打擊反革命，反革命何其多耶？其實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屠殺，多少人無事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老百姓已嚇破了膽，誰還敢反革命？因此所謂反革命分子，乃當權一派所欲打擊的反對派。

「一打三反」運動首次出現在「九屆二中全會」（一九七〇年八月尾九月初）公報中。而毛派三號大將陳伯達即從八月一日起未再公開露面。很可能是在「二中全會」上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

十一月十三日毛澤東偕康生等會見巴基斯坦總統海葉亞‧汗之後，毛不再接見外賓，康生亦未再露面。這麼巧！當然我們不能武斷，毛澤東也是「一打」的對象，不過康生好像是主要目標之一。

一位四月間訪問大陸的法國記者報導，他從中共高級官員得到消息說，「一打」的首要對象已經確定，並且已很久未露面，不久即可公佈姓名。

北越跟蘇聯走

去年這個期間，北越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慶祝列寧誕辰百周年去莫斯科訪問，在蘇聯居留了一個多月，回國路過北平時順便訪問中共，毛澤東會親自接待；一同拍照時毛執黎之手，狀極親暱；可是最近黎筍參加蘇共大會歸來，過訪中共時，毛澤東竟黯然未露面，由其妻江青代表參加政治局名義的歡宴。前後比照，判然不同。黎筍這次在蘇聯停留了四十多天，與比列茲涅夫舉行了數次會談，而過北平時僅停留一天，即藉口去韶山（毛故里）飛往長沙。當二月間美軍支持南越軍，入寮境進攻北越軍時，周恩來率代表團訪問河內，以不惜參戰的姿態，全力支持北越；渡過了嚴重的軍事危機；可是黎筍竟訪蘇四十天，訪中共僅一天，毛澤東當然沒有心機和他見面了。最使毛澤東不安的是黎筍和比列茲涅夫談了些什麼話，是不是決定和美國妥協了，將在巴黎會談席上和解？

北越跟蘇聯走，以周恩來爲首的新當權派，在對外政策上也跟着蘇聯走。毛不禁要問：「茫茫大地，誰主浮沉？」

美國是與毛路綫勢不兩立的，中共跟美國搞和平共存即是毛路綫的否定和埋葬，毛派的掙扎反抗是必然的。但是能有多大作用，就頗成疑問。以對蘇聯爲例，一開頭毛派即激烈反對與蘇共妥協，不斷的破壞會談，可是中共不還是與蘇聯互派大使了嗎？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八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五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八六期）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法律

不良少年

本期要目

粉，那是最危險的人物！「中立者」的面目必須予以揭發！

在這兒，筆者只負責搜集三則「新夜報」的消息，讓讀者自己下結論罷。

四月十四日「新夜報」載：「在明報機構受職的寫稿妹鍾玲玲，被控以參加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下午在中區德忌笠街『非法集會』。今晨明報只作最簡畧報導，只稱『二十一名青年被控，其中有八名爲學生，另有失業者。週刊編輯及舞廳侍應等。』隻字不提『鍾被告』係明報機構中人，耐人尋味。」

四月十五日「新夜報」載：「又本報特務記者〇〇七無情揭發『新左派』政治陰謀，指胡某人及戴某等藉詞愛國，煽動青年學示威，抗議美國擬於明年將釣魚台主權移交日本。：：〇〇七此一『秘密情報』爆出後，明報被迫於今日發表聲明，明報對其僱員疑參加『非法集會』行動，落網被控，卻隻字不提。該報今晨迫於坦承，被告鍾玲玲現在明報週刊工作，擔任記者兼校對職務。於今年三月六日開始工作，試用期將於五月五日屆滿。該報又說：『鍾被告』是於四月十日示威，是她個人行動，是否有罪，將由法庭判決。該報是否因此對她採取處分或辭退，據該報負責人稱：鍾小姐試用期滿後，是否正式錄用，將根據明報週刊總編輯雷君、編輯孫女士之報告，以她工作成績及態度而決定。至於她在工作時間以外的個人活動及法律案件，並不影响有關她職務的決定。」

四月十九日新夜報還報導說：「本報特稿記者〇〇七小心調查，大膽揭發，文化特務胡某人及戴某等幕後策動所謂『保衛釣魚台』行動，惹起掀然大波。昨午，聯合書院舉行『保衛釣魚台』公開論壇，一名『新左派』份子竟登台激動發言，聲稱杯葛本報，打倒〇〇七，此事已爲〇〇七獲悉。〇〇七今晨强調，雖被恐嚇，決不報警，自信個人力量，足以應付。立場不變，支持愛國大專學生。但針對從中破壞香港安寧，煽動學生搞事的新左派份子……繼續揭發『新左派』的政治陰謀。」

筆者一連抄了新夜報幾則消息，希望該報不會控告筆者「抄襲」罷。同是反共反左人，「抄襲」何必求同意。

用民國年號寫簡筆字體
共諜冒稱為青年反共救國團
引誘大陸逃港青年參加組織

港共自暴動失敗後，對於活動已改變方畧，笑面攻勢，無微不入。茲據大陸逃港青年陳任遠君詳述，近來港共已受到北京訓令，專調查大陸逃亡來港之青年，用國府「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名義引誘入彀，以從事掌握分化青年反共力量，打擊其反共情緒。如說「還是社會主義好」、「你們逃到香港來生活艱難，貧富懸殊，有誰理你們！」之類煽動語氣。如捱不住生活的煎熬，意志動搖的話，便它的毒計，如其不相信它的話，則它們便可從曾塡表參加的資料，來了解，設法對付。現在從它們所發出的「入會表格」，便可瞭解。那張表格是用十六開紙用紅色油墨印的，表上的字體都是大陸的簡體字，露出了內幕的巴尾。特請各青年注意，切勿上當。

附共諜函原「自傳表格」一紙，以資證明。此致

萬人雜誌編輯先生

有心人敬上一九七一年四月廿日

自付表格

No.______　　民国五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年○		口音		文化水準		关係	
职业		籍贯		现工作地址 现居住地址							
家庭状况											
自声地区亲友											
简历①学历②经历（包括流串反逃亡经过事宜）											
今后招员反决心											
备注											

台北應盡量爭取台灣政府的身份」。最露骨的是「台灣總統及台灣旗」。這居心意味着什麼？不言可喻。

「文抄公」說「政治是骯髒的」，無怪他們要青年人不應捲入「政治漩渦」，着重於「學術性」的創作——譬如研究中貨西料製「密碼肉」的「烹調法」；要不然，就成羣結隊去「陳園」或梧桐山腳欣賞六二年「逃亡者」的遺骸。「高尚」的娛樂莫過於「聲色犬馬」，如果談國事，他們大大反對。

有的自稱是耶穌的忠實信徒，要爲人類謀求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所以，對毛共歌功頌德，詆譭國府。如果你談救國之道，他們就恨你入骨。想來人家詛罵萬先生及其他關心國事的作家並非毫無道理；喝令我們「不許愛國」大概是基於「愛國有罪」罷？所以稀癖士及飛仔充斥人間是「自然」的趨勢了。也許有位黃前輩教訓青年人「勿問國是，得樂且樂」倒是「眞理」，至善之策。

但是，我永遠記住宋朝先賢方廷實勸諫和議書所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中國之天下」。

這樣，我便認爲我有權愛國。更不敢昧着天良而「國家興亡，匹夫無責」——我除非理性已喪。

方矛於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零時

明報社評替周恩來抹粉
新夜報報導鍾玲玲被捕

古鶴翔

老編：

請看看「中立者」的臉孔，是很有意思的。

四月十九日明報社評根據周恩來接見美國的乒乓球選手的談話而「希望周恩來這番話是他眞正內心思想的反映」，明報評周恩來的話說：

㈠他表示不大明白嬉皮士，只能提出個人的一些膚淺意見。（承認並不是什麼事情都了解，對不明白的事物不作武斷的定論。）

㈡青年一代對世界不滿是很自然的。

㈢青年人有權通過各種試驗去尋求眞理（嬉皮士生活就是中企圖尋求眞理的一種試驗。）如果發覺錯了，就應當修改（不斷的試驗，改正錯誤，那是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正和教條主義的固執錯誤，死硬不改相反。）

㈣應當和大多數人民的進步和幸

㈤精神必須轉化爲物質形式才能獲得進步（單是沉迷於主義、信仰、思想之中是沒有用的，必須在物質的進步上表現出來。）

㈥必須獲得大多數人民的同意。（民主觀念，不是獨裁思想。）

㈦「這只是我的意見，也可說只是一項建議。」（並不認爲別人非接受自己的意見不可。）

明報聲明，從上述七點：「可以看到周恩來的思想方式」，而「圓括號中的按語是明報社評執筆人所加」的。

看完明報這篇「社評」，使人感到共黨已經一改常態，虛懷若谷，十分「民主」，富有「科學精神」、「關心人民的物質生活」，而且鼓勵人民爭取進步和幸福」，可以自由地「去作各種尋求眞理的試驗」了。（鶴翔按：引號中的詞句，引自明報。）

二十歲以下的青年人當然不會很清楚，但上了年紀的人，必然知道周恩來在共黨征服大陸中的重要性。

如果說一位「社評」的執筆人不瞭解周恩來「笑中有刀潛殺人」的本質，於是對周恩來寄以幻想，寄以希望，那就太輕視明報大主筆了。我們不相信明報的大主筆竟然幼稚得像美國乒乓球員似的，竟想賴在大陸不走，長期享受共產黨的珍饈百味。

爲什麼明報竟然替共黨頭子「塗脂抹粉」呢？

誰都知道，目前已經很少人願意信任正牌共黨說的「自由」就是「監禁」、「幸福」就是「痛苦」、「溫飽」就是「饑寒」。

但是，掛着「中立」招牌說話的人，就十分容易使人被騙了。

共黨的手法很高明，他們可以化裝爲「國民黨」，化裝爲「資本家」，也可以化裝爲「中立派」，更可以化裝爲「新左派」。當年毛澤東可以高呼「蔣委員長萬歲」，周恩來「關心蔣委員長的安危」，當年共黨表示「爲人民求取自由幸福和解放」，今日卻如何？

掛羊頭，賣狗肉，爲共黨塗脂抹

古人重忠信，今人倡自由。
古人崇孝行，今人以爲羞。
今古不相侔，世道日以偷。
四維盡崩潰，道德付東流。
人心趨物慾，廉恥已難求。
狂人歌聲起，名利竟兼收。
鼙鼓遍寰宇，戰雲籠五洲。
弟兄互仇敵，主義不相投。
太空今戰場，核爆實堪憂。
一旦風暴起，鬧市變荒坵。
萬物成芻狗，地慘與天愁。
悲哉聰明人！自殺幾時休？

註：(1)狂人歌聲是指英國之披頭四及美國之滾石樂隊。

(2)聖經記載，耶穌基督預言，末世來臨，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證以當前事實，可見末世已臨近了。

(3)聰明絕頂的人類，在地球上寫下數千年血淋淋的悲慘故事，現在藉着科技進步，登陸月球，征服太空不久的將來，人類的悲劇快就在月球上演了。

請問這是什麼論調？竟然不許他人愛國！

「愛國有罪」，所以「不許愛國」，似乎是千古不移的「定律」。演變至今，更是變本加厲。

漢奸千方百計地要將自己的家園拱手奉送外夷，可是不識「時務」者卻拚命地加以阻撓。前者具有「大公無私」的偉大「國際主義」精神，後者則「心胸夾窄」而「自私自利」。

世界萬物，本來就是互相矛盾的，賣國者與愛國者更形成了强烈的敵對矛盾，簡直是水火不相容。兩者相對而立，壁壘分明。

戰爭，誰都知道不是好事——殘忍。故酷愛和平是當然的——天性。古今多少賣國賊，皆借和平之名「求和」買榮。所以我要說：「和平，和平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宋高宗如果不是顧慮着他的皇帝寶座，江北的半壁河山是可以收復的。所以，高宗與秦檜就以「不忍連年刀兵災，不忍生靈塗炭」而決意與金邦「修盟好」，誰知岳飛竟喊出「直搗黃龍府，迎回二帝」的口號及「痛飲匈奴血，饑餐胡虜肉」的壯語，這就觸犯了「抗命犯君禍國殃民」之罪，應加以「莫須有」之罪斬之。這算岳飛倒霉，至少在漢奸的心眼中認爲合該。

滿清爲了「息兵戈」，故割台灣等地給日本有理，「主持」甲午戰爭者則罪孽不輕。林則徐「禁烟燬烟」於虎門，惹起了「中英之戰」，罪應罷免。人民不忍滿清將一塊塊國土慷慨地讓給外夷，羣起反對亦是犯「愛國罪」的，必須鎮壓處罰。 國父搞「反清救國」運動，清廷到處緝捕 國父暨其同志，因爲清廷認爲革命黨人犯了愛國之罪。

一九三〇年中國因「中東鐵路事件」與俄發生衝突，無疑這是犯着「愛國罪」，莫怪中共要喊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及組織「國際縱隊」協助蘇俄對華作戰；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蘇俄與德日勾勾搭搭，互訂不侵犯的條約之作爲遭受國人（中國）憤怒的怨責，而毛澤東卻於此時寫了一篇「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一致論」爲蘇俄作辯，這證明了毛澤東是深明「愛國有罪」之道理的。

因爲共黨的基本「革命」目標是「世界革命」，所以只有無私地援助全世界「階級鬬爭」，才能達到實現世界「大同」（赤化）的目的，這種精神何其「偉大」；毛共將邊界大片的領土進貢給蘇俄，多麼豁達夠風度？這些的這些，有誰敢異議，誰就是反動派，誰就要上「斷頭台」矣。

汪精衛有感於戰火之「禍害災難」，故喊着「曲線救國」的口號「出走」陪都，去南京組織其「中日親善」政府，對付抗日運動，反對 蔣委長的「抗戰到底」政策。汪精衛賣國的手段乃假和平之名而爲。

如今，新漢奸承其「先師」衣砵，光揚發大之。「不許愛國」依然是新漢奸的「政策」，不過新漢奸的看家本領似乎較爲高明些。君不見，台獨份子搞「台灣獨立」的方法與途徑麼（請參考近幾期「萬人雜誌」的報導揭穿）。他們爲什麼要國人「不許愛國」呢？因爲他們要出賣分裂中國。若問其目的，「愛國有罪」是也。

亦有的擺出一副「中立」的超然姿態，高呼「和平萬歲」，喝令「政治馬仔滾開」——什麼「政治馬仔」不用疑神疑鬼，你們要做官大可回大陸或台灣去，請勿攪亂香港這片乾淨土地，你們可騎在大陸或台灣的人民頭上，可沒資格騎在我們的頭上」，或高彈「最好青年能夠超然於普通的政治鬬爭之上……」，有的題出的高論是「哪一個國家與北京建交，……

萬人意見

學生的不平鳴
男護士減薪不當
釣魚台定要力爭

萬人傑先生：

素仰閣下的敢言敢爲，現特爲兩件事而感極之不平，希能本正義之聲，在報上大力抨擊。

其一閣下可能已聞及，就是男護士爭取薪級制度的改善，現由於女護士爭取同工同酬而令致男護士要降低其薪酬以配合女護士的加薪，我想這事是極之不平的。

雖然我身爲女性，亦感當局措施不合理。說眞實話，我一向不甚贊成女護士的加薪，因我曾親眼目睹其對病人的苛待，若政府否認此事，大可親自到政府醫院視察（最好是假扮病人），大可明瞭其中的黑幕，希閣下能對男護理人員的不平等待遇，予全力支持。因既然同工同酬，爲何最高級的護士長薪酬及職位祗有女性護理人員，而男性卻沒份兒呢？這眞使人大惑不解。亦使我對「男女平等」此一名詞，大爲懷疑。

其次是釣魚台事件，我是極之反對當局對示威者的拘捕行動，因爲示威青年們都是在極之平靜及有規律地進行，絕不可能會被當局視爲不當的示威，除非他們有觸犯法律秩序的不法行爲。

日本侵畧中國及世界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是有目共睹，它的侵畧手段無可否認已達到巔峯狀態。回想在民國初年，中國已受到日本的侵畧辱，嘗透顛沛流連的苦楚，這都是日本人種下的毒草引致。但中國在抗戰後並沒有要求任何賠償，日本應當明白這不是中國的「怕事」，而是表示中國人的宏量胸襟及善良性格。但時至現在，日本又因釣魚台列島含有大量資源而起侵畧之心，還拆下中華民國國旗，這種行動，簡直是喪心病狂，以怨報德，毫無道義可言。

在此我們中華民國血統的華人，必須要說一句，我們絕不會在權勢壓迫下喪失理智，我們必會爲正義及本國領土而鬪爭到底，絕對不會屈服。

一學生敬上（四月十六日）

到處血腥味
人類的悲歌

萬人傑先生：

頃閱「牛馬集」「血腥世界」一文，讜言偉論，讀之令人無限敬佩，亦令人無限悲嘆！

人顏自稱爲萬物之靈，傲視有生之倫，自以爲無比尊貴，無上權威，要與天公比高，要向造物主奪權。但可憐愚昧無知，如同蟲豸（蟋蟀），根本就無能解除自身的苦難（戰爭流血，自相殘殺的苦難）。國家與國家相爭，人民與人民相殺（如中、韓、印、巴、中東、北愛、德、捷、匈等）同顏相殘，血腥處處，怨氣衝天，生靈塗炭，哀哀黎民，悲慘何極？遙望中東，近矚印巴，火海浴血，斷脰殘肢，不忍卒看。而掌權者卻熟視無覩，投機者更有史以來最大的悲劇與最慘痛的浩劫也。

區區有感於人類之愚昧堪憐，曾於去月寫人類悲歌以哀之，正與先生大作同一觀感。茲不揣譾陋，謹錄呈以博一粲。

廣雅舊侶（王仁宇校長時學生）

於濠江（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

人類的悲歌（並序）

序：人類號稱爲萬物之靈，有君臨地上萬類的權能，但無能解除自身的災難（戰爭流血的苦難），由始祖亞當直至現在，數千年如一

爭雄，巴別塔又在萬人心中重建，聰明成爲愚拙，科學成爲孽兒，畢竟是禍是福，我欲叩問蒼天（造物主），因寫悲歌以哀之。

人類有超乎萬物的智慧，
人類有征服太空的雄心。
地上萬有均向人類低頭，
驕傲自誇也佔據了人心。
看哪：人類探月成功，火箭飛奔太空。
東方稱紅，西方也稱雄，
一切罪惡充了滿人心中，
智慧成爲愚拙，科學成爲孽兒，
戰火熊熊，災難重重，
爲的是東風要壓倒西風。
悲哉聰明人！竟是可憐蟲，竟是可憐蟲。

註：(1)巴別塔是人類在歷史上最愚昧的建築物，此故事記載在舊約聖經創世記。

(2)亞洲强人以秦皇漢武自誇，更要與天公比高，可見巴別塔又在萬人心中重建企圖向造物主奪權爭霸。

(3)蟋蟀是勇於同類相殘的可憐蟲，今日富有智慧的人類也要向牠學習看齊了。悲哉！

悲今吟（並序）

序：人類有大智慧尋求科學眞理，改善生活環境，但無能解決自身苦難（戰爭流血的苦難），故道德日趨敗壞，人心日趨詭詐，瘋狂戰爭，自我毀滅，尙美其名曰：「此乃爲自由與生存而鬪爭也」，悲哉聰明人！其遇可哀，其愚

我國婦科專家發明子宮癌的檢查新法

本刊資料室

今（一九七一）年三月六日的香港快報上，又刊出一篇使本港醫學界人士異常重視的台灣通訊，對我國婦科專家陳庵君發明的子宮癌最新檢查方法，準備進行研究。

通訊說：台灣婦科專家陳庵君表示，通常易患癌症的年齡雖然是四十歲左右，但女人三十歲以後，得子宮癌的機會就逐年增加。而婦女患子宮癌的原因，從以往病例統計來看，主要是早婚，生育多，性生活頻繁或是感染濾過性病毒及男人生殖器包皮裏陰垢引起的。

由於早期的子宮癌可以根治，醫學界人士呼籲婦女每年檢查以及早發現是否患有子宮癌。

目前台灣醫學界用以診斷早期子宮癌的是最新的「陰道分泌物塗抹檢查」法。

檢查工具是一根長條形塑膠吸管，裏面裝了固定液和指示劑，婦女把吸管帶回家裏，抽幾分鐘時間，按照說明書指示的用法，讓吸管的藥水與陰道液均勻混合，再把檢查工具寄回醫院，醫院收到吸管，改在離心沉澱機上高速旋轉，吸管裏的細胞離沉到管底，把藥水倒出來換上比較濃的固定液，以同樣方法連續做三次，將沉澱物做成塗抹片，再用標準方法染色，放在顯微鏡裏觀察，只要一小時，便能檢查出有沒有癌細胞。

使用此方法假如有癌細胞，即使第一次查不出，第二次也逃不了，發現率可說百分之百，所以婦女一年檢查一次就夠了。

從前，對於前期子宮癌的檢查，醫學界人士幾乎無能為力，醫生用肉眼看出有問題時，才切片檢驗，切片除了出血，創口還得治療，如果切的地方不對，自然是白忙一場，禍患照舊。

後來美國一名叫巴巴尼可羅的希臘裔醫生，發明用陰道鏡做出塗抹片檢查，發現率極高，可是設備昂貴，萬一癌細胞在裏面潛伏，也是鞭長莫及。

這兩種檢查方法還有個共同缺點是必須到醫院去檢查，結果也要一星期才有分曉。

這種情況下，很難使許多自以為很健康的家庭主婦和職業婦女，花錢、花時間到醫院檢查。

直至最近醫學界人士才發明出此種比老方法省時、省事而可靠的「陰道分泌物塗抹檢查」方法。

子宮癌從癌細胞開始活動到不治死亡為止，分作五期，由零期算起。

子宮癌在零期時候，癌細胞隱藏在表皮裏。

病人在外表，感覺上和正常的人一樣，醫治並不費事，可以單純的摘除子宮；或施用冷凍法讓有毛病的表皮脫落，有十成把握治得好。假如患者求子心切，醫生可能答應她生個孩子再動手術。

零期經過相當歲月，有的人是十年後才進入第一期。

症狀出現了，先是白帶，慢慢的帶點血絲變成赤帶，和接觸性出血現象。

癌細胞這時在子宮頸部浸潤性的蔓延到表皮下的基底膜。

醫治的方法是開刀或比較經濟的電療，治癒的希望也有九成；一般年輕的婦人，醫生都勸他們接受開刀，這樣性生活不受影响；卵巢能保存，用不着注射荷爾蒙，人也不會馬上衰老。

電療的缺點，是時常發熱、冒冷汗、脾氣暴燥。

第二期的癌細胞已經由子宮浸潤到陰道旁邊組織，主要的症狀是腰痠，不正常出血，膀胱機能失常，小便次數多，肛門有後急感覺。

到了這一期，診治不容易，大概只有一半希望能醫好。

癌細胞蔓延到第三期，就侵入骨盤陰道下三分之一。必須動大手術開刀，能夠痊癒的機會僅僅百分之二十。

第四期算是病入膏肓了。癌細胞由骨盤外侵，淋巴腺和腸都被阻塞，再高明的醫生也回生乏術。很快的，病人因為出血過多或尿管阻塞併發尿毒症，意識漸漸消失致死。這還算幸運，有的人最後是腹痛如絞，口吐糞便死亡。

（全文完）

蹄聲劍影錄

但這種戰畧在中國又碰到了壁，因為在歐洲以時速七十里，飛車半天的時間，已駛過了一兩個國界，但在中國，以半天的飛車，還未走過半省的地方，國土的深縱，處處截擊，寸土必爭，則閃電戰亦無法達其目的，徒使我「誘之深入」，泥足難拔。我最高當局深知敵人志在速戰，乃宣告國人以長期抗戰，作戰到底，以消耗戰去削弱敵人，以持久戰去疲憊敵人。

日本既進行瘋狂戰爭，其殺戮手段，慘酷無倫，為世界戰史上所罕見，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軍攻陷南京，進行所謂「三十萬人大屠殺」，而竟有日軍准尉宮岡和野田的殺人比賽，彼此的軍刀都也砍缺了，自誇斬了一百人以上。三十三年五月中原大會戰，日軍獸蹄所至，寸草不留。日寇毫無人性的狂暴行為，一方面固由於戰爭所引起的兇性，另一方面則企圖屠殺我國壯丁兒童，以摧毀我國兵力的補充；故除在戰場上，違反日內瓦協定，瘋狂屠殺，在淪陷區內，濫殺非武裝的我國同胞，以逞快一時外，更以制空權的優越，空襲各地城市，彈如雨下，血肉橫飛，這種殘忍的獸性，令人髮指。

但其中有一宗殺人不見血，而卻死了超過一萬人以上，陳屍纍纍。其中多是全家覆滅，眞是見者傷心的慘絕人寰的大悲劇，比諸日軍親手屠殺更為慘酷。那是民國三十年六月六日在重慶所發生的防空洞大窒息案。

重慶，是山城，也是霧都，每年九月至翌年四月底，大霧籠罩，猶如天然烟幕，把陪都隱閉於烟幕之下，使敵機在高空上，無法找獲目標，低飛又恐為霧所困，可能撞山，而致機毀人亡，故每逢霧季，日機便不敢飛臨渝市，霧重慶，即以此著名世

我記得於民國三十二年赴渝開會，時正黃花節後，乃四月上旬，一次渡江赴海棠溪訪友，輪船剛啓行，倏爾橫江大霧，五尺以外，不辨人、物，這時輪船急改慢行，又恐撞船，乃汽笛長鳴，別船亦如此，於是滿江勃勃，遠近高低，配入江水濤濤，織成刮耳的交响樂。船逐步移動，變成隨浪飄浮，舉目四望，仍是一片迷茫，不辨東西，航行三十分鐘，重霧漸漸消散，輪船急找碼頭灣泊，當我們上岸時，才知輪船在霧中漂下朝天門了，凡到重慶或者住過重慶的人，當然知道四海棠溪渡江，而要到朝天門上岸，那是怎樣距離，也可以想像到在霧裏摸索航行的情景了。民國三十年英法聯軍在歐洲失敗，無力東顧，造成日本在西太平洋握取霸權，於是日本向英國提出强硬的要求，包括封鎖滇緬公路，以切斷我們對國際輸進軍備的交通動脈，邱吉爾退讓了，竟接納日本的要求；法國更受不日本的恫嚇，首先封閉了從越南通到中國的路線，隨即交出越南的重要基地，任日本使用，並正式承認日本在華的特別權益。而在是年的五月初，日本的重轟炸機，進駐曼谷，證明泰國已為虎作倀了。同時日本又為了瓦解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派野村吉三使美，展開美日談判，日本所採取的一連串的外交，都是從外交上孤立中國，造成中國自抗戰以來最艱苦的階段。

復企圖摧毀我國神經中樞，逼我作城下之盟，乃乘重慶晴季，消失了天然烟幕，大舉空襲，於六月一日開始，連續大轟炸七日七夜，不分晝夜，敵機穿梭而來，無法解除警報，整個重慶，陷於大火及烟硝障之中，防空部隊，救護人員，不眠不休，表現高度的犧牲精神。

防空洞大窒息案，便是日機在這連續轟炸七日千餘人。重慶的防空洞，依山鑿洞，堅固非常，每逢敵機空襲，躲進洞裏，便可保障安全。此次慘劇，不是防空洞給炸彈命中，倒塌封閉而壓死，卻因空氣太濁，碳氣充斥，因無法呼吸而致窒息死亡。原來這個防空洞很大，可以藏下一萬四千多人，當日機來犯，警報長鳴，附近居民，携男拖女，舉家跑進防空洞，起初以為日機退了，警報解除，便可回家，詎敵機採取車輪戰法，甲隊剛退，乙隊又到，輪迴交替，連續不斷，使渝市日夜陷於恐怖的天崩地裂，使人聞之心寒膽慄。直至凌晨二時，敵機始稍歇出動，老百姓急忙離洞回家，因整天未進食物，疲憊不堪，先進點東西，並以上次的教訓，在洞裏挨餓之苦，便即再準備些食物，以應付再跑警報。剛要上床休息，但嗚嗚之聲，又尖銳的劃破長空，大家只得又滾下床來，奔回洞裏。天天如是，在洞裏睡，在洞裏吃，也要在洞裏排洩大小二便，小孩子的啼哭，成年人愛吃蒜頭辣椒所呼的口氣，外省人並不如粵人的喜浴，時將溽暑，而重慶又屬大陸氣候，暑熱季節，熱得甚為夠味，何況躲在洞裏，更無涼風吹刮，故汗的蒸發，自然比平時為甚，汗臭薰人，於是洞裏的空氣越來越濁，使人呼吸困難，故躲在洞底的人，已感不耐，便要跑出來，人潮中便起騷動。那防空洞的管理員着急了，因敵機還在轟炸中，恐大家跑出洞外，死於空襲，則其負不起這個大責任——但他又不知洞裏的空氣已經碳化，會使人窒息的道理——寧可自己拚了一條命，自己跑出洞口，而把洞門的木柵反鎖起來，以阻止人潮的衝出。

在洞底的人潮既不能衝出，騷動更甚，空氣既已太濁，加上騷動，致令越深入的空間，越沒氧氣。於是由洞底的人開始窒息，向外伸展，一路倒下去，不流血而死亡，僅接近洞口的二千人，有些氧氣接濟，逃過了死神的魔掌。一下子就死了一萬二千多人，比任何戰場的殺戮，還要慘酷。可能死前還經一番輾轉掙扎，聞很多死者的衣褲也脫掉了。

（四十五）

持之下，竟獲得批准。而蔡文治自己，也便正式負起了一中國大陸游擊幹部學校」的校長職位。並在劃定賓義州的賓義堡作爲中國人員的訓練地。

蕭夫人代表美方簽約　蔡文治正式任命校長

在上述計劃獲得批准之後，他曾在香港與蕭夫人簽訂過一份合約。美國人做事，是講究契約關係的，這份合約之大意如下：

第一、本人代表美國最高國防委員會、中央情報局、東京盟軍總部第二處，與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三廳廳長蔡文治閣下，我奉上級批准並得蔡文治閣下完全同意簽訂以下合約：

A　權力部份：

(1)美國願意支持援助蔡文治閣下所領導的自由中國運動，在中國華南所有正與共產黨作戰之游擊部隊。該部隊一經本國訓練及裝備後，完全由美國予以空投或海運補給裝備。該地區指揮權，屬中美雙方。

(2)蔡文治閣下並願意代東京盟軍總部吸收籍屬中國東北九省青年軍人，一經訓練完成後，撥歸東京盟總直接使用，所有指揮權即屬盟總。

(3)美方之亞洲抵抗運動學校，設中國部份，代訓中國游擊幹部，中方可選派副校長以下中國職員，負中國方面人員行政管理之責。

(4)東京准中方設指揮機構，該機構人員由中、美雙方混合組成。

(5)冲繩應設通訊補給站，其機構組織與東京指揮機構同。

(6)在香港設連絡站，由中方選派人員主持，負責對大陸編佈情報、交通、補給網，並代表美方蒐集大陸中共軍事、政治、社會、文化情報，美方得指派代表監督之。

B　人事部份：

(1)人員吸收，美方有推薦權，最後決定屬於美方。

(2)所有由游擊區或香港調往後方基地受訓或工作人員，其調動，由中方建議，經美方核可方有效。

(3)所有後方工作人員，或學員，美國不得過問其行政。但對人員處罰，必得將處罰原因、經過，隨時通知美方。

C　經濟部份：

(1)自由中國運動所需費用，由中方造具預算，實報實銷之。

(2)前後方工作人員薪金待遇，以美金爲本位。其每人薪金，由中方考核簽定數目，由美方直接發給。

(3)訓練完成之學員，返回大陸之有關空投、海運之飛機船隻，概由美方負責。

第二、本合約基於純軍事抵抗運動性質而簽訂，不涉及支持任何政治活動。

第三、爲便於發展工作，所有中方有利於工作之一切號召，美方均予同意，但不負任何責任。

於是，蔡文治便這樣與美國人「合作」起來了。

分贓大打架驅逐出境　美援滾滾來財星高照

一九五〇年蔡文治就獲得一筆美援款項，他將這筆錢不知聽信什麼人的建議，想將本求利，先投在生意上，在香港、日本、東南亞之間大做橡膠生意，着實賺了一筆錢。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有的只能共患難，不能同安樂；有的只能同安樂，不能共患難。在那一年的冬季，九龍青山道的蔡文治公館裏，卻爲了內部「分贓不勻」，竟因「狗咬狗骨頭」，進而「關門賊殺賊」，自己人打自己人，演出一幕「全武行」，數人大打出手，鬧到驚動官府。加之他的「游擊計劃」與「情報活動」，也被香港政府政治部偵知得一清二楚，於是，把他「請」到政治部調查偵訊，結果准一萬元擔保外出，限他在一定時日內，料理「後事」，如期出境。

因此，蔡文治在香港是被列爲「不受歡迎的人」，被港府「驅逐出境」有案，終身不得入境的人。

好在他已獲得美國支持，又在東京盟總有一正式官職名義，便順理成章的去了日本。有關香港的事，如合約所訂，設立一個「連絡站」，委任一個原任國府空軍中將黃×衡負責。

蔡文治去到東京之後，財星高照，大把美援滾滾而來。因爲韓戰爆發，中共正式以「志願軍」姿態參戰，美國朝野人士，均對共黨集團的侵畧陰謀加深了認識。

自杜爾斯在巴費羅市發出「解放鐵幕國家人民」的演講，及已故參議員塔虎脫刋佈的「美國人的外交政策」一文中，均力主美國政府應該設法使反共的流亡份子回到鐵幕內去建立地下戰鬪的工作之後；並於一九五二年春間，美國國會還通過了一項史無前例，爲數達一億美元的撥款，作爲是年共同安全條例中的一項特別基金，專作援助鐵幕國家內反共人士和集團之用。

此項基金，並特別規定，用以援助那般「願意參加最後解放其本國之軍事工作的流亡份子」，而該筆巨款，又大部份都是用在「心理作戰部」的工作開展上。這一來，在海外一般希望取得美援的中國「第三勢力」人士，便趨之若騖；而已經有了美援根基的蔡文治，也就更爲活躍了。

可是，蔡文治的訓練大陸游擊幹部計劃，卻是一個吹牛皮、車大砲，根本沒有「幹部」的買空賣空，紙上談兵計劃。現在錢有了，卻沒有人，他怎麼使這計劃對兌呢？

說起這段經過，那眞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了。要看蔡文治如何變戲法，下期開始，我會將他的魔術揭開來給大家看個清楚。

（三）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住在香港告洋狀　自認中國戴高樂

蔡文治來香港之後，住在余漢謀家裏，每天高談濶論，强調他主張不守京滬的建議是何等高明。等到「對華白皮書」發表之後，他閒極無聊，便大告洋狀，將他「掛冠」來港的原因，與湯恩伯在上海爲作戰計劃發生爭執的經過，加油添醋，用打字紙打好很多份，分寄已經回美國的馬歇爾與齊南，及其他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時相識的朝野同學。藉此機會落井下石，除了顯示自己的高瞻遠矚，深具真知灼見外，並以「白皮書」中所指「中國未來的真正領袖」自居。因爲他曾引用法國戴高樂二次大戰的復國運動，以表示他是中國的戴高樂，也以復國重責爲己任。

這些告洋狀的信，果然發生效力，不過，見效的時間頗慢，在此期間，蔡文治在香港，還曾渡過一段苦悶的時光。因爲香港是個「金錢第一」的地方，住在香港的人，不管你以前在國內是什麼高官厚爵、封疆入閣；或抱負齊天、經綸滿腹的人，如果你沒有錢，便寸步難行，什麼事也不能做。蔡文治在香港的生活，雖然不算潦倒，但也不能算是寬裕，要想實現他做中國戴高樂的美夢，沒有錢是行不通的。

正當他在爲錢發愁的時候，恰好在香港遇到一個他在陸大十三期的同學劉永昆。劉永昆曾任程潛麾下的補給司令，程潛在湖南與陳明仁投共，他卻帶着一批黃金美鈔與物資跑來香港，成了逃港的後勤補給官中不大不小的一名富翁。劉永昆很欣賞蔡文治向美國人搭線，將來可以獲得美援的復國計劃，認爲這是可以一本萬利的政治投資。便答應拿出錢來支持蔡文治在香港展開活動。這時，蔡文治也由余漢謀在金馬倫道的公館，遷入到青山道另起爐灶，以便活動。

更巧的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雖然仍留在南京，而他手下的那位女參贊，實際上是主持遠東情報責任的蕭夫人，卻來了香港，佈置在大陸的情報工作。這樣，又與蔡文治兩夫妻碰上了。蔡文治更大吹法螺，說他可以在大陸號召百萬游擊武裝，也可以負責全大陸無遠弗屆的情報工作人員的派遣。但要在海外有一個訓練補給的基地。

一個人走運的話，是門板擋不住，掃帚掃不開的。蔡文治的計劃才交給蕭夫人不久，他原先寄去美國告洋狀的信，卻首先有了反應，因爲韓戰爆發，美國政府支持退伍軍人成了一個「心理作戰部」的臨時機構，齊南中將在內擔任要職，認爲蔡文治是有用之材，便由齊南保證，及其他美籍同學推荐，委任他在「心理作戰部」工作。這個部的遠東區分支機構，便附屬在東京盟總麥克阿瑟總部第二處之內。

互惠條件擬計劃　買空賣空吹法螺

那時，美國「心理作戰部」發起一個如第二次大戰時期，在歐洲收效頗大的「抵抗運動」，將亞洲國家一些願意從事敵前敵後工作的人，集中在美國賓義州從事敵後工作的秘密訓練。蔡文治得到這個消息，便擬了一個計劃，帶去給盟總的相識同學朋友商量，請美國「心理作戰部」支持他在海外招收大批流亡軍人及青年學生，去「賓義州」接受軍事訓練的計劃；並建議以他招來的人員，作爲管訓韓國戰俘的幹部；等到大戰發生，便以此爲基幹，將戰俘編成軍隊，歸他統率，打回大陸。

可是，當他這一個「如意算盤」的計劃擬好之後，一般與他要好的同學同事，卻說他這個毫無根基，新起爐灶的計劃難以獲准；如果能在某一種「互惠的條件」之下，他們願意支持他另擬一個計劃，保證可以得到批准，獲得支持。

蔡文治自有蔡文治一套「撈世界」的辦法，他聽弦音便知雅意，所謂「互惠條件」，不外是獲得美援之後，大家「有福同享」而已，當時滿口答應。於是，他的第二個計劃便在美國朋友的「意見具申」之下，擬訂出來了，其大意是：

他已與在大陸的十五個游擊縱隊取得密切的連絡，而這些游擊縱隊的成員，多是揭竿而起的農民羣眾自動自發的組合，他們是堅決反共的，他們是不滿意台灣國民政府的；可是他們現在缺乏的，便是裝備與通訊器材；而一般幹部的軍事知識，也很缺乏；自經過他派在香港的連絡機構與他們連絡後，他們一致的請求，便是訓練幹部加强裝備。他現在能夠通知大

垃圾箱。據說，有一次，有位乞丐一連找到了十三個這樣的紙包，個個都是 Made in 「肥婆寶娜」！

警察們吃了「民主司法制度」的虧，在對這個嬉皮士「聖地」採取任何行動以前，都先要有「駁不倒的證據」。只要「肥婆寶娜」自己不來出頭告狀，警察就很難「師出有名」。

新聞記者們，曾經幾次三番鑽進去「採訪」，但都被不歡迎「舊社會宣傳走狗」的嬉皮士「大仙」們，「四馬攢蹄式」地丟出門來。有一位攝影記者，剛好撞到「肥婆寶娜」這位女元帥的手裏，不由分說，舉起手裏的炒菜鍋來，像拍蒼蠅似的迎頭就是一下。幸虧這鍋是輕金屬做的，但也打得那位「無冕之王」，來了個「發暈章十一」。

不過，有志竟成，終於還是有一位新聞工作者，在那裏搜集到了他所要想寫的材料。第一次，他只在那塊「聖地」上逗留了半小時，就被嬉皮士們發現了，痛打了一頓，丟出門來。原來是他穿得太乾淨了，身上沒有什麼怪氣味，所以馬上就激發了嬉皮士「大仙」們的警惕性。

第二次，他變乖了，預先把襯衣和褲子，都放在垃圾箱裏，「冷藏」了一夜，然後再穿在身上出發。這一次，果然馬到功成，哪一個嬉皮士也沒有發現他是「非我族類」。

他的報導，除了使「肥婆寶娜」這個小酒館，眞眞正正出了名以外，對於法院和警察，卻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根據他們的民主法律，這些大仙們只要沒有吵了隣居，只要沒有跑到外面來胡鬧，他們在「肥婆寶娜」的小天地裏，究竟搞些什麼怪名堂，只有肥婆自己，或是「嬉皮士大仙」們中間的受害人，才能名正言順地提出控訴。——一天沒有這種「控訴」，警察和法院就一天不能「侵犯」肥婆和這些「大仙」們的「個人自由」！

士兒女英雄傳

天涯客

然而，也有些不太懂得運用這種「個人自由」的「大仙」們，居然跑到大庭廣眾之間去大顯身手，有一次，在柏林最有名的「勝跡」——威廉大帝紀念教堂做「禮拜」的時候，忽然湧進來了十幾個嬉皮士，在神壇前一字兒排開，然後轉過身來，面對着成千的虔誠教徒，拉開褲上的鎖鍊，不客氣地「解放」起來。氣得主持「禮拜」儀式的那位出家人，幾乎中了風。壇前的善男信女也驚惶失措，亂做一團。其中有個思想很保守的殘廢人，在上次大戰中被俄國人打掉了一隻腿，一向就對現在的許多「新潮事物」，看不順眼，這一來，更是火上加油，不假思索，就把手裏的拐杖，向爲首的那個嬉皮士當頭砸了下去，正好劈在頭上；另外一隻拐杖，砸得偏了一些，只把第二位「嬉皮士大仙」打了一個「倒栽葱」。——結果，兩位領班的「大仙」，都在醫院裏住了一些日子。「丟拐子」的那個老兵，雖然被警察帶去罰了幾塊錢，「以爲破壞公共秩序者戒」，但卻成了許多報紙上的「英雄」，甚至於還有一家旣討厭「嬉皮士」實在對嬉皮士有反感的人，都一下變成了這家旅行社的新主顧。

直到不久以前，這些嬉皮士大仙，在西柏林還擁有另一座堡壘。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一號公社」。——同時也是世界上除掉插着「三面紅旗的那塊樂土」以外的，唯一的一個公社。社員們最少的時候，只有七個，其中是四男三女。他們住在一套相當古老的房子裏，牆上掛着馬克思和「紅太陽」的像，嘴裏也總是掛着「世界革命」、「打爛舊社會」那一類的字眼。一切的行動，都是集體的，所以，無論誰想做什麼事，都先要「大家研究研究」。公社裏的「家務工作」，是採取「值日制度」的。社員之間的男女關係，在原則上是「利益均沾，取銷獨佔」。因此，在這個「公社」的字典上，是沒有「愛人」和「吃醋」這兩個字的。有一位記者，曾經通過多方通融，得到機會去訪問過他們一次。大家坐在「紅太陽」的照片下，談了許多玄之又玄的「革命觀點」。對於公社裏的生活，卻絕口不談。那位記者想要給他們照一張全體像以留紀念。他們的條件是：「請你在隔壁等一等。等我們做好了姿勢，再請你進來照。」

後來，在報刊上發表的那些照片中，讀者們除掉看見掛在牆上的毛澤東、胡志明，古巴的卡斯特羅的相片以外，只能找到幾個男男女女的臀部，他們的面孔是一點也看不見的。這一羣「大仙」們認爲：臀部是照相的好對象；而另羣卻把它當做了最好的「美術圖案」。在萊茵區就有幾位嬉皮士，在地窖裏開了一家「畫廊」，專門「影印臀部造像」。有單人的，也有集體的。影印的過程非常簡單，只能脫得光光地，先在油墨裏坐一坐，然後再在「美術紙」上坐一坐就行了。——每張單人的「臀部造像」，要賣五個馬克；集體的「造像」還要貴一些。生意還不錯，說不定不久還會要漲價的。



這是一張最「文明」的嬉皮男女合照圖，脫了上裝坐在野外進餐。

我掏出一塊錢給三輪車工友，他搖搖頭，望着我們笑笑，踏着車子走了。

我和志文坐在石㯃上，望着海面上幾條吐着濃烟的輪船，心裏異常沉重。

「半年來，你到那裏去了，志文？」我打破難堪的沉默。

「到處流浪。」志文冷冷地說。

「幹什麼工作？」我問。

「殺人放火。」

我忍不住：「志文，不要這樣回答我，不要這樣！我受不了。」

「我說的是真話。」他看我一眼：「受不了也要受，這是事實！」

我為之語塞，只好低下頭。地下一羣黑蟻和黃蟻爭奪着一只死蒼蠅的尸體，打得難分難解。我呆呆地看着，感到一陣心酸和厭惡。志文正在戴着他的紅袖章。

「你加入的這個『造反總部』是那派的？都是什麼人？」我找到話題問他。

「那派？不知道。」志文嘴邊露出一個譏諷的微笑：「我根本不知道是那派的！只知道是專和『紅旗派』打對頭的。都是不要命的人。」

「那麼是『主義兵』和『地總』派的了？」

「有點像，可又不是，不過基本上是一條陣線的。我們是專職的打架隊。」

「你們的領導是誰？誰是後台？」我不明所以，想問清楚。

「別問了。」志文皺皺眉，「總之是專打『紅旗派』的！夠了吧？」

× × ×

走了，志文又走了。

我們分別了半年，我打聽了他半年，在偶然的環境下相遇了，可是，只相聚了一個多鐘頭，又離開了。從初中到高中，從高中到大學，我們是同學，是好朋友。整整十年，我們都沒有分離過，假日我就到他家裏去，區師母像對兒子一樣待我；區教授也把我看成是他家庭的一分子。

可是，「文化大革命」像瘟疫一樣從北京吹到廣州，學院裏有名望的教授都給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頭髮剃成十字，掛黑牌、遊街、鬬爭。區師母受不了鬬打侮辱，比區教授先一日上吊死了，接着就是區教授……

我沒留住志文，他走了！

第二天，我與二個同學假扮串連的紅衛兵，乘廣深火車到了樟木頭，為了自由，偷渡到香港來。

可是，這次我們失敗了，在梧桐山頂，剛望見自由的燈光，就被「解放軍」扣捕了。在廣州沙河收容所裏，我被囚了一個多月。一個月黑之夜，我用木板架在圍牆的玻璃刺上，逃出了這臭蟲、虱子成堆的囚營。出來後，我聽到了一個消息，我才知道志文那天不跟我走的理由——

就在我出發的那天，有一隊「北航紅旗」的串連隊，從桂林返回廣州的「北航紅旗駐穗總部」，剛踏出火車站就被「造反總部」和「主義兵」一隊十六人襲擊，全部被打傷了；隊長是個小鬍子，混戰中失了踪。一直過了一個星期，尸體發出臭味才被發現在「白雲山」腳，手骨腿骨被打斷成幾截，雙眼被挖，赤身裸體，下部割了，胸膛上用刀劃着八個字：「種瓜得瓜，血債血償」，後面插着一塊木牌寫着：「紅旗派照樣」。

我相信，最低限度志文是參與其事的一分子。

我又想到爭奪着蠅尸體的黑蟻和黃蟻；這些紅衛兵比蟲蟻更不如，殺人，被人殺，又為的是什麼？……

事隔幾年，回想起來仍是一片的心痛和厭惡。

從此，我就沒有聽過志文的消息了。



西德的

除掉美國和東京以外，嬉皮士狂潮，最波瀾壯闊的地方，大概就要算西德了。

西柏林「夏洛亭堡王宮」的附近，有一座向來名不經傳的小啤酒館，叫做「肥婆寶娜」。因為二十年來，不但沒有裝修過，而且似乎也很少打掃過；燈光既微弱得像公園裏廁所的一樣，屋裏的氣味，更像多年的紹興老酒，醺得人幾乎可以發暈。

所以，嬉皮士的男女大仙們，馬上就把它封為自己修道煉丹之所。從此，它也就成了嬉皮士在西德的「聖地」之一，——在這小小的地方，經常薈萃着一兩百個人，東倒西歪，橫七豎八地坐着和躺着。喝酒、聊天、調情、打架、偷東西、捉虱子、睡大覺、「行周公之禮」、亂唱一通、抽大麻、發羊角瘋、跳舞、打

這個地方是晝夜都開的，多少對嬉皮士的露水鴛鴦，就把它當做了自己「燕爾新婚」和「渡蜜月」的地方。對旁邊的人，根本不必顧慮，第一是太黑；第二是太吵；第三是他們自己也正在忙得一榻胡塗。

吃和喝，只要你有錢，在這地方是無限制地供應的。即使錢沒有了的時候，也可以打電報去向家裏要：

「急病，須立即住院，請電滙款來。」

更簡單一點的是偷，不管偷的是誰，只要偷到了就行。實在無可偷的時候，乘着「肥婆寶娜」——酒館的女主人，體重只有兩百多磅，其實比世界上最肥的那個「紐約佬」阿伯特，還要輕一百多斤。——不注意的一剎那，也可以偷她一下。當然囉，那就一定要到當鋪去跑一趟，才能出手了。

除掉錢以外，對那些在那裏渡蜜月的嬉皮士們，最大的問題，應當是衞生設備了。一共只有兩個抽水馬桶，一個洗臉盆，又怎麼夠用呢？

洗臉盆根本沒有人用。不洗臉更能表現自己的「瀟洒不羣」、「詩人氣息」、「對舊社會的反抗性」。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馬桶雖然一天到晚都供不應求，可是，身為「嬉皮士極樂王國」的公民，

志文嘴角流着鮮血，雙眼通紅，怔怔的瞪着我。很快，我見他眼裏的敵意消失了，嘴唇噏動着，我激動地說：「我是田韋呀，志文……」

這時，二個手持鐵枝的紅衛兵從混戰堆裏跌跌踵踵衝出來，口裏叫着：「抓住他！『造反』的龜崽子，抓住……」

志文像觸電般突然扭轉身要和他們打，我緊緊抓住他的手，大聲喝道：「快走！」轉身向後猛衝，志文已經精疲力盡，被我拖着終於衝出了人羣，一直跑到「新華書店」門口二人才慢下來，他靠在柱子上大口大口地噓着氣。

我向四周望望，人們都湧到十字路口看打鬪去了，附近只有寥寥幾個行人，平日最熱鬧的市中心區變得冷冷落落的。海風吹來，滿街的大字報隨風飄揚，根本沒有人注意我們。我對志文說：「脫掉你的老虎皮，擦淨嘴邊的鮮血，快走！」

「不！我不能走，我的同伴還在那邊！」志文用衣袖擦着嘴邊的血：「我要去宰掉那些『北航紅旗』的狗崽子！」

我抓住他的手臂：「你要去送死！」

正在這時，一陣整齊的腳步聲從遠處傳來，原來從德政南路跑來一連徒手的解放軍。

我說：「快！把臂章除下！」

志文沉着地躲到大圓柱的後邊，把臂章除下，塞進袋裏，我和他快步向長堤的方向走去。這時，耳畔傳來擴音器播出的命令聲：「不許武鬪！住手！不住手的就是保皇派！……」

志文撇撇嘴，用力向地下吐了口水，咬牙切齒罵道：「操你媽的×！做戲！」

我倆一直走到泰康路口，剛好有一架三輪車經過，我趕快截住，對三輪車工友說：「同志，我到南方大廈。」

三輪車工友看看志文，把頭一搖：「不去！」踩着就走。

志文一把拉住車伕：「工友，我是『造總』的。」說着把臂章掏出來，「造反總部」四個大字赫顯眼前。

「好，上來吧。」三輪車工人讓我們上了車子，看看志文，語氣十分關切誠懇的問：「怎麼，傷了嗎？」

「不要緊。」志文摸摸腫起的臉頰，把車蓋拉起，放下車簾。我疑惑的看着志文，指指三輪車工友，志文只是淡淡的說：「工人多是『地總』的，——自己人。」

三輪車沿着泰康路向海珠廣場方面行走，緊張的心情才鬆弛下來，只覺得倦極了，直到這時我才看清楚，志文比以前瘦了，蒼老了，左臉頰多了一條長長的刀疤，紫紅色的疤痕掛在蒼白的臉上，顯得很是恐怖。

× × ×

一時，我想起了許多事：半年前，在學院大禮堂裏，白髮蒼蒼的區教授跪在台上，脖子上掛着一塊小黑板，粉筆字寫着「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反革命份子，牛鬼蛇神區××」，頭上戴着尖頂紙帽寫着：「牛鬼蛇神」。七八個穿草綠軍裝，左臂戴着「首都紅衛兵北航紅旗」（註：「北航紅旗」是「北京航空機械學院紅旗兵團」的簡稱。）紅臂章的青年，在台上耀武揚威，大聲喝斥。一個戴黑近視眼鏡，留着一撮小鬍子的「北航紅旗」大力摑了區教授一巴掌，區教授倒在台上；小鬍子一把抓起他的頭髮，又是一巴掌，區教授立即口血鼻血齊流。台下許多同學大聲叫嚷：「要文鬪，不准打人！不能動手……」

小鬍子手搓着腰，臉漲成豬肝一般：「不許叫嚷！誰嚷誰就是資產階級反動派！咱在北京都准打人，在廣州不許打？毛主席批准咱打人，誰敢不嚷打？由北京打到廣州，死在咱手下的反動派有四五十個，這區什麼反動教授又有什麼不同？」說着一腳連一腳的向區教授脅下踢去，區教授哼都沒哼一聲就倒了下去。

志文發了瘋般從台下衝上去，抱起區教授哭叫着：「爸，爸！你……爸爸……」

區教授口耳鼻眼都向外直冒鮮血，眼見已氣絕了，志文伏在他身上哭得死去活來，台下的許多同學亦都羣情洶湧：「打死人了！死了！死得慘……」「小鬍子就是那天在中山紀念堂打傷王瀾西的人……」（註：王瀾西是廣東省委，廣州軍區副政委）。

小鬍子在台上揮手頓足：「靜靜！靜——下來——！我們有六億多人，死他媽的幾個臭黑五類算得了什麼！不許吵！」

突然，志文停止了哭泣，放下區教授的尸體，慢慢站起身來，臉上充滿憤怒仇恨，眼睛瞪得要爆裂了的一般，那神情就像是一頭盛怒的獅子，一步一步向小鬍子走去。

小鬍子驚得嘴裏叫着：「你，你，你要幹什麼……」志文慢慢伸手從懷裏掏出一把匕首，台上台下的人都被他突如其來的舉動怔住。

志文一聲怒吼：「兇手！」同時猛撲上去。只聽得小鬍子驚叫一聲，二個人同時在台上滾在一堆。台上的紅衛兵湧上去，台下許多同學也跳上去，成了一場混戰……

混戰結束，小鬍子沒死，只被匕首刺傷了右肩；「北航紅旗」死了一個，全部受傷。在混戰中學院的同學也有十多個受傷，區教授的尸體踐踏成一團糢糊的血肉，下午由我們幾個同學把床板釘成簡單的箱子，抬到紅花崗近西牛尾村處的亂葬崗子埋葬了。志文在混戰結束時就失了踪——半年了！

× × ×

我從回憶中醒來，心裏一片辛酸和惆悵，看着志文，我不禁想大哭一場，淚水漸漸模糊了雙眼，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淚珠不自禁地流下滴在我們的手背上。

志文吞了一口涎液，冷冰冰毫無感情地說：「淚水不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我們要的是血！是鮮紅的熱血！」

我不能自制，淚水仍然滾滾行下，這時車慢了下來，三輪車工人說：「南方大廈快到了。」

志文說：「對不起，同志，請車我們到沙面西橋去吧。」

車子又繼續向前，三輪車工人好像知道我們的心事。車由太平南路拐上轉入文化公園門口，向行人稀少的地方行駛，慢慢進入「六二三路」，繞了個大彎才停下。

每期小說完



腥風血雨洒羊城

——田韋

寫在這裏的是事實，不是虛構的「故事」。我是這故事裏面的一個經歷者。事隔幾年了，可是，我沒有忘記，而且永遠也不會忘記，我覺得應該記下過去那一段惡夢般的歲月，這是可怕的、鮮血淋淋的歲月！每當我想起，背脊就泛起陣陣的寒慄，心裏感到陣陣的絞疼。越這樣，越加有一種寫下來的責任感。

一九六七年的初夏，廣州。

春天已過去，沙面的草坪一片碧綠，大榕樹婆娑綠蔭，海風從白鵝潭迎面吹來，涼習習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沉重的胸膛，似乎輕鬆了一些。

志文臉上的表情是一片痲木，冷冰冰的，兩眼視而不見瞪着遠處的海面，緊緊地抿着嘴唇，往日那永遠掛在嘴角上的一絲笑意消失得無影無踪了，年青的額頭和眼梢添加了數條皺紋，鬢角到下頷是一條紫紅色的刀疤，找不到絲毫往日清秀斯文的痕跡。

我望着他許久，他仍然目不轉睛地瞪視着海面，像根本沒發覺有人在望他，我別轉頭，吹了口大氣，輕輕地道：「變了，志文，你變了，只短短的半年！」

他仍是不聲不響，靜默了許久，嘴角撇了一下（這個動作卻仍然沒變）低沉緩慢地道：「變了，是的，變了！不用半年，一夜，一夜就變了！」

「不要這樣，志文，不要這樣，再這樣下去你會毀了自己的！」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也是冷冰冰的。

他慢慢地轉過頭來，「毀了自己？是嗎，我早已準備好了！」他咬着牙齦，一字一句地說，眼裏閃耀着一種異樣的光，「不過，沒那麼容易！」他露出一個冷酷的獰笑。

半年分別，我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以往的影子，變了！我心裏不自禁地泛起一陣寒意。

「聽我的勸告，志文，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走吧，跟我一齊到香港去！明天我和幾個同學就出發了。」我壓低聲音說。

「香港？」志文陰沉臉上突然泛起一片光彩。

「是的，香港！我和二個同學明天就走。」我說道。

「明天就走？」志文似乎不相信。

「是的。我和二個歷史系的同學，我們都有親人在香港。」我還怕他不相信，又說：「我們搭火車到樟木頭，然後走山路，沿火車線向南走，過青溪、龍崗、石崗，越過梧桐山，由沙頭角進入香港。這路線地形；我們已蒐集了半年資料，你放心，跟我們去吧！」

「明天？」志文臉上興奮的顏色慢慢消退，漸漸地又變成一臉陰暗的烏雲，他沉重地搖搖頭。

我奇怪他何以變得如此快：「怎麼？你……」

「明天，不，我不能走！」他低垂着頭沉痛地說。

「為什麼？」

「不要問！」他抬起頭，粗暴地喝道。他眼睛通紅，就像要擇人而噬的野獸。

接着又是一陣令人難以忍受的靜默。

他站起身手放在我的肩上：「我走了。祝你成功，再見。」他聲音有點哽咽，可是，卻裝得冷冰冰的。

我心裏一酸，握住他的手：「志文，我們是老同學了，你要冷靜下來，不要太意氣用事……」

「好了。再見！」我話都沒說完，他就頭也不回摔開我的手，大踏步向前離去，草綠色的軍裝被風吹得鼓起來，紅布臂章上刺目地顯出「造反」二個白字……紅臂章，紅得像鮮血，就像剛才洒在街頭上一大灘一大灘的鮮血……

× × ×

永漢北路近中山四、五路的交岔處。

成百個穿草綠色軍裝，左臂纏着紅臂章的青少年在混戰。揮舞的木棍、鐵枝、單車鏈，野獸般的嘶叫、衝殺、呻吟、尖叫交織成一片可怖的景象，地上一大灘一大灘的鮮血。女紅衛兵打得披頭散髮，閉着眼睛亂抓亂咬，也不問對方是敵對的還是自己人；男人紅着雙眼拳打腳踢，揮動着手裏的武器。人們就像瘋狂了的野獸一般……

相隔成百公尺的永漢北路盡頭處，就是市政府與廣州市軍管會的所在，門口列着二排解放軍，手裏端着上了刺刀的「五一」式步槍，動也不動看着這場打鬭。二個軍官，手搓着腰，嘴邊露出微笑，臉上一派「看戲」的表情。

交通全阻塞了，由中山四路來，中山五路往；永漢南上，永漢北下的公共汽車，卡車全塞在路口，把十字路口團團圍成一個圓圈，過往的人們都停下來看熱鬧，圈子裏的人打到那邊，那邊的人就猛向後退，打回中間去了，人們又湧上來，就像看走江湖賣藝的表演一樣。

我本來站得遠遠的，可是，給人們推推湧湧給擠到最前邊，看着那些人瘋狂的打鬭，駭人的搏殺，我急忙往後拼命的退，想退出去。突然，一個人從裏面直滾出來，撞到我腳邊才停住，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件嚇得怔住了！腳邊的那人掙扎着從地下撐起來，剛站起，搖搖幌幌又要倒下去，我本能地伸出手扶住他。可是他卻一把推開，抬頭向我大喝一聲：「快滾！」

就在這一煞那，我完全呆住了！是他，是志文！是我半年來念念不忘的志文！我一把抓住他雙膊用力搖撼：「志文！是我，我是田韋！」

我與中國

方中原

「有我之境」，而不是「無我之境」。我總是愛說：我如何如何，或是：我認爲怎樣。既不稱「在下」，也不說「小的」。我就是我，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可憐蟲也好，失敗者也好，對也好，錯也好，聰明也好，愚蠢也好，幼稚也好——總之，我就是這樣的我，一切又何必掩飾？

自然，我也懂得，那些什麼心理分析學家，道德修養家，與及「識撈之人」們會說：愛好表現自己的人，就是愛好炫耀與自我吹噓的人；而這種人，若不是「自卑情緒」的反映，也是「好打有限」、「難成大器」的！

這些「專家」們的意見，或許都不無道理。但我卻是在另外一種教養所成長起來的人，且還是由另外一種環境所製造、逼迫而成的特殊性格。可不是嗎？

文章貴有己見，藝術也最重獨創的風格，而人，又更不可無傲骨；所最感遺憾的是，這樣的一種教養或修養，長期受到壓抑、障阻，而無從表現，無處發洩。有機可乘時，又豈有不大大地傾瀉，奔流之理呢？也許，這才是我常常大談特談「我」字的眞正原因。

而且，我還認爲，我雖然是一個平凡的人，但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人。我的思想，我的生活，和我的問題，雖然是有着「小我」的一面，但又何嘗不能「反映」出「大我」的問題？一砂一世界，無論什麼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人生問題、思想問題、甚至是學問上的問題，從這最「平凡」也最「高傲」的「我」裏，我相信，八股，教條。這樣的「我」，又有何不可呢？

好了，話題實在扯得太遠了！其實，當提起這枝筆時，我所想要談的，是中國問題，或者是，中國和我的問題。

我覺得，在今日的時局下，中國人民的命運也實在太可悲哀了！因爲無論共產黨得勢或滅亡，我們這些人，會走頭無路，甚或是：死無喪身之地！這已經是很可悲了，但而最可悲哀的還是：我們卻無所作爲，或者是作不出什麼的東西來，又或者是不願作爲，作不得爲等等。總之一句，苟存性命於亂世，等死就是！

或許，有人會說：方中原，你這一套「有我之境」又來了，你自己悲觀好了，爲什麼還要把整個中國和人民的命運都說得那樣愁雲慘霧呢？而且，你難道不怕共黨敵人見笑？

那麼，朋友……我還能說些什麼話好呢？但我還是敢於預言：如果那些「當權派」們仍是這樣因循苟且下去，不但是「流亡老年」們決回不了老家，就是我們這些「流亡中年」和「流亡青年」們也：……唉，我又實在不想再說下去了！

但在最後，我還要說說的是：這不是悲觀之言，而是另外一些意思的話！



對「上書」的我見

穆然

很多的優點、熱情、純眞、勇敢、渴望從事功方面有所建樹，所以只要受過相當教育，即有不自覺的熱烈情緒發生，這種情緒，當際遇環境上方便的時候，便自然滙集起來，鼓蕩社會刺激政治，力量非常浩大。中國近代的歷史，從某一方面講，實在就是中國青年用血與肉寫成的。其間無數的主角、配角，有主動參加的，有被逼參與的；有有意識地獻身於現實政治鬪爭的，也有無意識地捲進去的。

現實的殘酷，使中國的命運不止一波二折，許多人由青年而壯年，而老年，始終沒有目擊過安定、愉快、而又前途光明的政治環境，因此便對於執政者信心動搖，執政最久的國民政府亦因此而常成爲眾矢之的，而握黨政大權的蔣介石總統，更常被人批評；尤其是對歷史背景的了解缺乏深度的青年人，只知追究責任，結果便把責任追到總統一人身上。

撇開已往的不談，只談目前，像釣魚台事件，不錯，這無論從任何角度看起來，我國政府都有責任據理力爭。但我們可曾細心考慮過當前的國際形勢？壓力並不只限於來自日本的野心貪婪，當前的國際，已經道義蕩然，有的只是强凌弱、眾暴寡的現實利害；有的只是出賣、欺騙，以利害爲是非的鬼蜮伎倆，我們即使站穩了正義立場，但能保證別人亦能恪守國際公義勿失嗎？假如別人一意孤行，則我們的抗議能生效嗎？今天出賣中華民國的活動已普遍在國際間展開，我們痛心疾首，當務之急的地方多得很，嚴重的程度亦比區區的釣魚台事件遠爲嚴重得多，向以我們熱情洋溢的青年，只看見釣魚台而不及其他呢？像美國最近的一連串悖信棄義的行爲，我們是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嗎？

這些話，我不打算對甘心做漢奸的人傾訴，只希望眞正對國家民族有濃厚感情的人，能細靜地想想，蔣總統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無論怎樣不滿人意，究竟他的作爲，始終站在民族大義的一邊，過往雖然瑜瑕互見，但即僅以保存民族精神不墜一點而言，他畢竟已遠勝於無數的領袖，他處的時代，所際値的環境，只要是有眞正愛國心及對歷史有認識的人，就難免思之闇湥，明儒劉蕺山云：「功足以蓋天地，而或際之屯，道足以拯民生，而或瀕之辱，君子亦無所逃焉，況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死生兩無憾然！」一個人只要盡了他的力量負責，即已算對良心有了交代。

像今天我國政府面臨的環境，便是聖人復生，亦將無如之何？上書總統，本身似乎不是件壞事，但假如後果只能增加總統的精神負擔，只能加深政府的困難，只能製造更多的機會給漢奸們利用的話，這行動的意義便大有疑問了。



惱狐羣之狡黠兮 何須惜乎筆墨！

「嗟哉人生，翕歘云亡，好轟轟烈烈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留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文天祥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屈原

讀愛國詩人的詩詞，使我們有着一種特殊的感受，他們流露在字行裏的那股浩然正氣，和絲毫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的高雅情操，以及不與奸雄妥協，與國家共存亡的壯烈胸懷，實在令人欽敬。試看文天祥那闋「沁春園」，他對那些甘作漢奸，認賊作父之輩的國民敗類，不僅極盡口誅筆伐的能事，簡直一針見血。那些視家國災難爲無物，並且向國魂倒戈相向的毫無骨氣的所謂「文化人」，讀其「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句，寧不愧死入地嗎？再看他敗走「伶仃洋」（珠江海口），面臨生死抉擇那時的自白：「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多麼悲壯利落！「時窮節乃現」，最後他更給後世留下了一面照妖鏡，使許多「畫皮」不敢正視它。

屈原的一生比文天祥更慘淡。他命運坎坷，屢受昏君和奸臣迫害，最後竟被流放到江南，直到戰火燒毀了他的心，才黯然自投汨羅江。但儘管如此，屈原從來沒有計較自己身受的痛苦，「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他擔心的是自己的祖國；「哀民生之多艱兮，長太息以掩涕。」哀憐的是民生困苦。

按照現代「文化人」的邏輯，屈原實在愚蠢極了。他何不高舉一道「迫害」旗幟，連聲高喊「是誰丟了河山」，「我不是××工具」之類的口號，然後到某山頭的「作家管理局」去領一個「作家牌」，然後登高山之巔，值此烽烟瀰漫的大好機會，爲自己的文章尋找那戰火共雲烟兩色的「美」？或者隱居深山，緊閉柴扉，精心製作一些「最玄最玄」的絕句，藉以哺育下一代？

當然，文天祥和屈原都是一個眞正的愛國詩人，他們不會逃避現實，更不會發出「是誰造成這局面」，「是誰丟了河山」之類不負責任，恬不知恥的歪論。因爲誰也明白，一個國家的興亡，決不會是一兩個人的功過，同時代的人，都應負起部份責任。「嗟余遘陽九，隶也實不力。」文天祥正爲此發出了沉痛的慨嘆！

而現代那些「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的可憐蟲，他們那些愈來愈露骨的不負責任的言行，與三十年前那套「窃窺大勢所趨，苟非俯順輿情

「和平共存」?!

我們要毫不諱言地承認，形勢對我們是不利的；尤其是在外交上，更顯出我們的薄弱；我們也要毫不諱言地面對現實，毛共的進入聯合國，已是遲早的事，我們不必哀痛，我們要在愈艱苦的時刻，特別顯示出中華兒女的英勇本色！

自從加拿大與毛共勾結，毛共擺出狼外婆披上了美麗的頸巾的姿態後，西方若干淺見的，唯「利」是圖的政府已被其玩弄得神魂顛倒，紛紛企圖與之建交，就是反共老手的尼克遜也把持不住，一再向毛共討好，久已安排著的「兩個中國」陰謀已露骨地表現出來；美國及其第一號「馬仔」日本政府，在哄騙了中國人民那麼悠長的二十一年後，終於爲了本身的利益，準備出賣中國人民，準備把善良的羔羊，放入豺狼的口中，妄圖可以因此而換來「和平共存」！

然而，中國人民就如此甘心被出賣嗎？不，絕對不，中華兒女在愈緊急的關頭，愈能顯出英勇的本色，何況，我中華民族還有被美國人稱爲「硬殼菓」，擇善固執的蔣總統領導著走著正直不阿的途徑，我們寧死也不肯屈辱地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寧死也要保持正直的氣節！

很多同學擔心周書楷外長上任後本，以及一些西方政府所安排的「兩個中國」的政策，但我看了他對英國人士所發表的談話後，已大可放心了。他說：「自由中國與北平僞政權『和平共存』是絕對不可能的。」又說：「北平政權是『非中國的』，任何中國人與北平政權共存，亦將變成『非中國的』。」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全世界的國家與毛共勾結建交，中華民國還是屹立不動，絕不會俯仰由人的。更何況，眞理永遠不會消失，正義永遠存在，死硬反共的國家多的是，就以亞洲而言，除我國之外，還有韓國、高棉、越南、泰國等，這些國家最明白共產黨的本質，也因此而站在反共陣線的第一線；又何況，很多國家的領袖都具有長遠的，卓見眼光。

從未受過共產黨威脅的澳洲政府，就屢屢發出誓與共黨不兩立的讜論，則由此可證明正義仍然存在的。

還有，即使尼克遜政府願意做世界歷史的罪人，甘願無條件地向毛共討好、投降，也是不容易得逞的。美國的歷史雖然淺短，但還不乏明智之士，當尼克遜擺出向毛共討好的可憐相後，即遭遇到絕大部分的美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當洛奇的白宮特別諮詢委員會建議容許毛共進入聯合國的消息傳出後，即遭美國輿論界的猛烈譴責。

由此，又可證明與共黨的「和平共存」政策是必定遭受全世界具有正義的人士所一致反對的。

學子回頭是岸，先生滾蛋毋停！狂瀾不挽永沉淪，下代豈堪重問！

一顆種籽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人動員了多少人力物力，科學家絞了多少腦汁，發明了一種武器叫原子「彈」，扔到日本本土上，死了這麼幾十萬日本人，才算結束戰爭，叫日本人投了降。現在，中共搞了一個小小的乒乓波，我們鄉下叫蛋壳球，就要叫花旗佬投降了，這實在太玄妙了。

我是對任何有玩藝兒東西都有興趣的一個人，乒乓球這玩意雖是初小四年級就玩過的玩意兒，上海俗語稱打枱球，倒是一種十分普羅化的球藝運動，想不到能如此「驚天動地」，眞是「行行出狀元」。中共乒乓球中的「狀元」「探花」「榜眼」在香港掀起的這股熱潮也不少，球場地方小，容納的人數有限，兩千座位無虛席。但是在球場外邊，竟然擠滿了好幾千人，這些人就爲了可以一睹球員的眞面目。

又一日，新都城設宴招待第二批球員選手，竟然造成英皇道的交通阻塞，但是那副禁衛嚴森的情形也是罕見的。

一位文士在報端責備中共乒乓球在港演出的票價太高，五十元的數目，即和無產階級的思想太矛盾。但是我和這種想法不同，我覺得這五十元門券，物有所值，能夠提升到一百元、二百元，照樣能夠「客滿」的話，更有意義。

香港一向被共產黨人形容爲墮落的、腐化的、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我不知道這些思想已經搞通的選手代表們，自日本來香港，轉而回到大陸去之際，腦子裏在想一些什麼。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見識廣了，總有一個比較的想法。

五十元港幣一張門券，等於二十元人民幣，這在中國大陸，已經是一個人一個月較佳的生活費用，而香港人卻樂於耗在看一場球賽中。香港街道雖然不及國內的寬暢與整潔，可是到過今日北京的人，曾目睹過大街上十分難看得到一架黨政要員的私家車，而香港通衢中全是烏光水滑的汽車，連綿不絕，塞滿了任何一個可以停放的角落。

乒乓表演進行中，電視轉播，場中放滿三架電視攝影機，可以供香港其他一二百萬人同時收看到這場表演，如果換在北京、上海、廣州，那一個城市辦得到？七億人口總計最多只有二十萬架電視機的中國人，還沒有人見過到處都是廿一吋、廿三吋的電視機的富裕現象。不知有沒有人向他們談及人類已經抵達月球三次？而最可貴的，是出現在香港人臉上那份營養優良，自由自在的歡樂神情。他們嘴裏儘可以不說，可是腦子裏這一點種籽，回家去必定會發芽開花，產生一次無法阻擋的波動。

龍驤

相知，徹夜歡飲不懈。及去，厚贈之；而預遣人伏中途，斬友首歸納櫝中……」賊寇之陰險毒辣固令人切齒，但那些認賊爲友的「相知」，亦要給罵句「該死」！

因爲當時的賊黨滅絕人性，日以鬪爭殺人爲樂，並揚言要殺盡四川人，碎人肝以餵馬、張人皮以懸市，連孕婦、小兒、老者及親信亦不例外，其「壞事做盡」的所作所爲、兇殘狡獪的作風盡人皆知，而竟然仍有人天眞地幻想與悍賊訂交盟心，這些人若非善忘，便是無知，終而被斬首碎屍，簡直是自取其辱。

認賊爲友的人在「徹夜歡飲不懈」、酒酣耳熱之際，聽到的是好話說盡，看到的是僞裝的笑臉，再加上後來的「厚贈」，於是飄飄然，昏昏然，以爲賊也會一改賊性，也懂得講道義、重友情。孰知賊畢竟是賊，賊性難馴，說好話、裝笑臉，只是手段的改變，桀黠的本質卻永遠不變。你跟他講道義，他懷着賊胎；你跟他推心置腹，他來個「挖心剖腹」，置朋友於死地！除非與他們同流合污，否則決無道義友情可言。

認賊爲友

現今國際上也有認賊爲友的所謂「相知」，被毛幫的乒乓外交打得飄飄然、昏昏然，被僞裝的笑臉媚眼迷惑，竟然違背原則，企圖與一個滅絕人性，到處製造仇恨、糾紛、動亂的賊黨「歃血爲盟」，這些與寇勾搭的新舊相知，還妄圖將毛幫拉進聯合國，以爲如此便可以與之建立友誼，便可以藉道義、公法來約束今日世界動亂的禍首，卻忘記了毛幫早就供認「國際公法乃處理國際問題的工具，當它利於我們時，不妨用它；當它無助於我們時，必須另尋工具」！對這樣一個妄顧道義、蔑視國際公法的集團，那些設法向它拉攏討好的人，實在愚不可及，也終必自招其禍。

試看四月二十九日在巴黎發生的機場醜劇，毛幫爲了綁架企圖投奔自由的鍾時進飛往上海，陰謀不逞之後，居然不顧國際公法，在奧里機場暴力造反，糾纏生事，這恰恰暴露了他們的原來賊性，笑臉不撕自破，讓人看清楚他們的本來面目是何等猙獰可怖！比這更恐怖的，此人被注射昏迷劑獲救在醫院住了數天，神智清醒了，被送回大陸去了。這是他的自願嗎？當然是迫不得已。曾被毛共囚禁虐待三年的美籍神父約翰·金理福，回國時說過：「共黨的親切、溫和俱係鑲在面具上，訪客對共黨的後台戲自然一無所知；與中共打交道，無異與虎作倀，適足助長共黨的暴虐，一旦與之建立友誼，或輕信這種友誼，就會招致一連串的不幸。」面對一個桀驁不馴的賊寇集團，這番話最值得那輩認賊爲友的人三思深省！

江城子

本地薑不辣

諺云：「遠來和尚會唸經」。並非外地和尚真比本地和尚的本領大，咒語靈，而是由於不明他的底細，聽他嘰哩咕嚕一陣，便認為佛經應該如此唸。至於本地和尚的底細則人人皆知，也許有人看着他拖着鼻涕長大，一旦讓他穿上法衣，主持佛事，心裏壓根兒便瞧不起他，所以雖然他唸的經文也和外地和尚完全一樣，也認為那是胡說八道。

報載：本港有家小型製衣廠，出了一種女裝底褲，品質良好，款式甚新，花邊和橡筋都是自歐洲運來的，連線也是英國的，尼龍料子是日本貨，表面看來，一點也不像本港出品。最初，該廠的底褲由本港某大百貨公司經銷，但必須三個月後，才能收回價款，該廠深以為苦。後來有一外國辦貨商用現款向該廠收購，運往外國，加上外國商標和精緻的裝璜，每三條為一盒，然後運回本港，以來路貨的面目行銷市面，較出廠價格高出三倍，而竟比當初廉價出售時，更為暢銷。眞是「一登龍門，聲價十倍」！本地和尚唸的經雖無人相信，但經過化裝，以外地和尚的姿態出現時，便有人另眼相看了。此之謂認假不認眞！

「本地薑不辣」的例子，不止這一件，不久之前，報載，有三位英國教育專家，應本港教育當局之邀，來港研究本港中、小學校課程。本港中小學課程問題重重，是盡人皆知的事；尤其是國文課本，更是誤人子弟的「杰作」，邀請專家研究改進，確是千該萬該。問題是香港雖是英國的殖民地，卻是華人社會，教育也是華人教育，那些英國專家們，連中文都不懂，讓他們怎樣改善中小學課程？難道單改善英文一課，還是專限於那幾所英童就讀的學校課程？老實說，研究改善中、小學的課程問題，不但英國專家無法勝任，就連本港那些「洋學究」也同樣不夠資格（現存的課本便是鐵證）。這是全港教育工作者以及所有知識分子的共同責任，無如「本地薑不辣」，縱然事實上辣得他們眼淚直流，也硬着頭皮說「一點不辣」；雖然是高僧雲集，他們也說唸的經是假的！連「肉食者」的眼光都是如此，又怎能怪婦女們不欣賞本港製的底褲呢！有詩嘆曰：

本地薑不辣，外國月亮圓，崇洋久成癖，
非洋心不歡：買醉必洋酒，果腹必洋餐；
渾身盡洋貨，港產不屑穿。新來洋底褲，
質精色更鮮；價高兩三倍，爭購不惜錢。
誰知來路貨，產自太平山！洋商加裝璜，
出洋去復還。洋人藉港產，

從盜泉談到烏喙

「君子不飲盜泉之水」，倒並不是盜泉之水含有毒素，僅因為其泉以「盜」名之，彷彿一經飲用，就與「盜」字結下因緣，變得不清不白似的。實在迂腐得驚人。名字只不過是一種符號。「盜泉」根本與「強盜」、「盜竊」無關。正如許多人乳名叫做「阿貓」、「阿狗」，而不會變成貓狗一樣。由此可見寧願渴死而不飲盜泉之水的君子，只是講究表面作態的迂君子、偽君子而已！

「盜泉之水」與「嗟來之食」是兩碼事，不應同日而語。嗟來之食，損害了人格尊嚴，吃之雖可免致餓死，但卻受了侮辱，每想起來總覺得慚愧，那也是不得好活的，這就是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

至於「烏喙」，那是比「嗟來之食」更吃不得的。蘇秦有曰：「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烏喙」是一種有毒的植物，雖可充飢，但吃下肚子去，卻要毒發身亡，不得免其死。既前後都是死，又何必服毒而死呢？

「烏喙」雖然比「嗟來之食」更可怕，但其危害性卻遠遠比不上「嗟來之食」大。除了一些不知「烏喙」為何物的蠢才，會在「飢不擇食」的情況下，吞吃「烏喙」之外，一般人是絕對不會貿然吃之的。可是「嗟來之食」，除了「嗟來」兩字之外，其食，與用其他方式得來之食的味道是一樣的。不但可裹腹充飢，或許還相當甘美呢！所以吃「嗟來之食」的人實在比吃「烏喙」的多得很。

有一些人，為了一口食，可以置自己的人格尊嚴而不顧，阿諂奉媚，連主子的屁也說是香的，同時還要自以為是「眞君子」。

有一些人，為虎作倀，助紂為虐。以此做為交換俸祿的條件，還自視為「識時務的俊傑」。

這兩種人，不但喜吃「嗟來之食」，而且還要以這些嗟來之食傲人，炫耀他們嗟來的本事。彷彿在說：「主子偏偏就喜歡我，你們沒有討主子喜歡的本事，話該餓死！」眞是令人作嘔！

此地最講究現實，以成敗論英雄，認為過得海就是神仙，只看成果，不管手段，也就難怪有那麼多專吃「嗟來之食」的人。這還不止，那些人還把不願吃「嗟來之食」者，斥之為食古不化的老頑固，這種風氣，豈不可悲！

做人雖不必迂腐到不飲盜泉之水，但多少應講一些人格尊嚴。為了一口食，人格尊嚴可以棄之不顧。像乞丐那樣向主子討乞，等到嗟之不來，乞之不得

古調今彈

葉其真





星拘捕親共報人

自于氏兄弟案發生後，最轟動報壇的兩件大事，一件是台灣大批報人李荆蓀等因涉嫌是共黨特務被捕。另一件是星加坡南洋商報的發行經理兼公共關係主任郭隆生，總主筆李星可兼總經理李茂成及總編輯全道章在四月二日上午三時被星加坡政府拘捕，罪名是過份吹捧中共，挑撥種族感情。按照星加坡法律，根據「治安法令」拘捕的人，不消經過審判便送進監獄，他們坐牢多久才可以恢復自由，只有李光耀一人知道。

星加坡的工會，幾乎百分之百由左派勢力控制，而星加坡的「人民」，很大部分是親共的。因此星加坡出版的華文報，如果言論不夠左，銷路便受影響。所以，我們看星加坡華文報，比香港共黨機關報還要前進。南洋商報曾經在一天內，整份報紙刊出三張毛澤東照片，而在封面的一張，佔大半頁位置。這樣吹捧，看在李光耀眼中，自然老大不高興。李光耀在星加坡的權威，他說一個是字，沒有人敢說不字。南洋商報捧毛澤東而不把李光耀放在眼內。這事件的爆發，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他們不但不把李光耀放在眼內，並且不斷在言論上指責他是「數典忘祖的假洋鬼子」，又說星加坡的「獨立」是「冒牌貨」，這使李光耀沒法不光火，而南洋商報的四名高級人員，終於成爲李光耀的階下囚。

據熟悉內情的報界朋友說，星加坡的報紙競相靠左，並非因爲他們是共產黨，主要原因是搶生意。因爲星加坡的讀者思想左傾的多，如果不投其所好，把言論向左，就沒有生意。

南洋商報本來並不那麼左，但星加坡的另一家報紙言論偏左後，銷路增加，南洋商報受到影響，主事人以爲愈左愈好，因此變得比香港左報更紅，這趨勢若不加以遏止，星加坡中國血統的人，有一天會背棄他們的星加坡國而投入「祖國」懷抱，響應了毛澤東號召的「人民革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爲星加坡總理的李光耀，豈能不盡力遏止這趨勢？

美竟向難民開刀

一名在美國三藩市居住十一年的華人，將會被逐出境。因爲法庭認爲他沒有資格在美國接受政治庇護。這位哈利吳在一九五三年逃離大陸，然後赴美，因爲當中曾在香港居留了七年，所以美國法庭認爲他並不是「逃難」，赴美的目的，不過爲了經濟上的原因。哈利吳目前在加州海濱拿租拉地方設了一家女子服裝店。

這案子之所以惹人注目，是因爲在香港仍然有許多人希望移民美國。

哈利吳決定力爭，因爲，如果他這次訴訟失敗，有了這個案例，至少有二千名華人會遭受到同樣的命運。因爲，從大陸逃出而迅速可以入美的，我所知只不過馬思聰一家人，這些例子非常少，他們大都在香港獃一個時期，辦入美手續，也要花相當長時間。

値得注意的是：爲什麼美國政府對這種「沒有資格」的「大陸難民」容忍了十一年，沒對他們採取行動，卻偏在這時候來搞哈利吳的案子？是時間上的巧合，抑或別有用心？眞是耐人尋味的一回事。

美國着了中共「乒乓外交」的道兒，對中共作了一連串「親善」的表示，如放寬旅行的限制，禁運解凍等等，無一不是討好中共。對「大陸難民」的刁難，是不是也爲了討好中共很値得懷疑。如果這眞是原因所在，美國政府這種做法，實在太不漂亮。

和在香港的大陸難胞一樣，他們思想上最反共的，因爲他們都受過中共迫害，知道共產黨的陰謀。可是，在美國華人社會裏，年青一代不少是共產的盲目附和者，三藩市示威運動中，竟有大批的紅衞兵出現。如果哈利吳這一類的華僑「被逐出境」，中共滲透華埠就更易如反掌，他們的一套陰謀詭計便無往而不利。

哈利吳案眞正値得重視的因素，就是在此。

反戰浪潮的隱憂

數以萬計的美國激進分子，在華盛頓進行延續多天的反越戰示威，有進一步作癱瘓政府的企圖。他們的口號是：「我們要關閉這個政府！」

雖然，美國政府還沒有因爲他們的行動而「關閉」，但這事延續下去，對美國政府不利，尼克遜自必瞭然胸中。因此他動用了軍隊，將他們驅散。賴着不走的，共有六七千人被拘捕。不過，事情不會就此「結束」，他們必然捲土重來。美國不是極權國家，政府也沒有權把他們「一律關起來」的。

據報紙上的報導，這些反戰示威者中有部分是吸毒的嬉皮士，軍警將他們拘捕，罪名也不是「示威」而是「吸毒」。

嬉皮士反對最力的是服兵役，越戰不停，他們服兵役便要送到越南戰場，雖然未必一定送死，但打仗究竟不是好玩的事，因而他們的口號是「造愛，不要戰爭」。當然，在床上造愛，和在戰場上打生打死，苦樂相差太甚，這是無法比較的兩回事。

美國也經歷過許多次戰爭，可是從沒有牽起這樣的反戰浪潮，因爲，美國從來沒有過「韓戰」「越戰」這一類型的「不求勝利的戰爭」。

戰爭而不求勝利，就是長期消耗。把美國青年長期送到越南戰場消耗，當然引起美國民間的恐懼，這是無止境的犧牲。他們會問：「爲什麼要作這樣的犧牲？」

如果美國打的不是「不求勝利」的戰爭，利用他們優勢的軍事力量迅速將敵人打敗，結束了戰事，這些人現在也沒有「反戰」的機會。

現在，一方面是美國的政客利用他們打擊政府。一方面共產黨又用他們做「人民革命」的本錢，因此，目前他們雖然以「反越戰」爲口號，但即使尼克遜迅速在越南撤兵，他們的示威運動還不會停止，不過另找一個題目而已。在內外夾攻下，尼克遜如何應付這浪潮？他是否可以應付得了？都很難說。

預擬中共球隊訪問美國歸來

雅布芝華 作　迢迢 譯

譯者的話

自美桌球隊訪大陸歸來，美國朝野反應熱烈，親共之態度已表面化，此對中華民國及愛好自由人士，打擊甚大。然美國亦有不少有識之士，對此乒乓外交另有看法，如美著名專欄作家雅布·芝華，最近發表的一篇短文「中共球隊訪美歸來」，雖以幽默筆調作的預言式小品，但若中共桌球真的應邀訪美，我相信大陸的球員的談話內容，與該文所描寫的會不謀而合，特譯成中文，作為「萬人雜誌」填塞空白之用。

其實，想深一層，西方國家急於與中共建交，並非單是為生意眼着想，因中共組織之嚴密，已是不可否認之事實，單憑外交强硬與之對立及包圍，已不是善策，只有從內部予以分化及影響，才能使之潰敗。自蘇聯修正主義派當權，赫魯曉夫到了美國高唱「和平共存」之後，美國人對共產國家的「改造」，便深植在這種「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的觀念上，認定窮困落後的共產主義，決比不上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中共若能開放與西方的交往，讓人民有機會睜開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自會覺悟到共產主義的落伍。西諺云 break the ice 才會有機會使之溶化。此外，天主教亦然，他們之基本哲學是非常 Positive 的，就是非洲的野人，見了他們的傳教士就殺，他們也一定要去傳教。外國人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愚笨。故此，我們對反共的前途，不應為這些外交上的逆流，而感到頹喪和失望。

「晚安，同志們！」這是北京毛澤東的和平廣播電台，今晚特別安排的一個訪問節目。

因為，上星期，美國破例的邀請我們的乒乓球隊，去加省的八寶灘（註1）作男女混合雙打競賽，這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第一次准許進入美國的尼龍幕，所以我們特請球員同志談談他們對西方國家的印象。

讓我們先問問桌球隊的隊長大彬吧。

「彬同志！你對美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我們到處都遇到友善的美國人，他們常說：我們或許不同意你們政府的政策，但我們卻眞的喜歡中國菜。」

「老宋同志！你看到美國人穿得好嗎？」

「年老的人，似乎是夠衣服穿的，但年輕的美國人，就穿得十分可憐。我所見到所有的青年人，都穿着撕破褲管的褲子，骯髒的毛線衫，差不多都沒有鞋穿。翻譯告訴我們，年輕的美國人，都愛穿成這樣。但我們明白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宣傳，我們當然不會相信，那有人民買得起鞋子者偏要赤着

「保煌同志！美國人肯讓你自由地參觀一切嗎？」

「不，他們絕不。他們極小心的，只讓我們看他們預備給我們看的東西。舉例來說，他們就不讓我們看到洛杉磯。」

「他們憑的是什麼理由呢？」

「他們說因為烟霧的關係，沒有一個人可以看到洛杉磯的；就是長住在洛杉磯的人，也不容易看到它的眞面目。他們就希望我們接受這故事。」（註3）

「胡圖同志！你會感覺到美國人用種種法子，阻撓你想去參觀的事物嗎？」

「是的。但他們很聰明，他們說我們可以到任何的地方，所以有一日我要求駛車去看看鄉村，他們就把車子駛上一條叫做『自由路』的車路，車子行了四個鐘頭，只行了五哩路，最後才算離開了城市的範圍。但翻譯對我們說，需馬上回頭，因為要再行四個鐘頭，才能回到我們的旅館。所以我們一點東西也看不到。次日，我們要求搭火車去看看，翻譯告訴我們，他們的旅客火車，在美國已淘汰了。其實我們沒有一個人相信他的鬼話。」（註4）

「鄧金同志！你對美國的印象又如何呢？」

「我覺得美國人對尼克遜總統的崇拜，就像我們崇拜毛澤東。但最大的分別，我國的人民，對我們所敬愛的毛主席的所作所為，一切都說是好的。而美國的人民，對尼克遜的作為，說一切都是壞的。」（註5）

「勞抱同志！在這次訪問中，什麼是最值得注意的高潮呢？」

「這次訪問的高潮，就是我們向副總統安格紐的私人訪問了，他十分和氣的告訴我們，關於美國的一切，這是別人不敢說出來的。」

「他說的是什麼？」

「他說：美國的新聞紙和電視廣播，是專門撒謊的，他們歪曲、或割裂了整個的新聞，所以美國的人民，永遠不知道事實的眞相……（註6）這些，毛主席早就已經告訴了我們，我十分高興毛主席的話，在一個美國高級官員的口中證實了。我們的訪問結束時安格紐送給我們一個哥爾夫球作為紀念品，他說這是他曾經用過的，這哥爾夫球上面有一塊小血點，但我們的翻譯卻拒絕告訴我們這是為什麼。」

註：

①加省的八寶灘，是百萬富翁聚居之地。
②美國青年多喜穿（hippi）「協皮」裝。
③洛杉磯是美西工業區，因工廠太多，整個城市長年籠罩在烟霧之中。
④美國是以汽車及超級公路作為主要交通工具。
⑤美國受人痛罵、攻擊最多的人便是總統。
⑥美國言論自由，各人自持一說，有時令人有無所適從之感。

「新月派」詩人孫大雨

待旦

天地竟然老朽得這樣不堪！
我怕世界就要吐出他最後一
口氣息。無怪老天要破舊，
唉，白雲收盡了向來的燦爛，
太陽暗得像死屍的白眼一般，
肥圓的山嶺變幻得像一列焦瘤，
沒有了林木和林中啼綠的猿猴，
也不再有山泉對着好鳥清談。

大風抱着幾根石骨在摩挲，
海浪披散了滿頭滿背的白髮，
悄悄退到沙灘下獨自嘆息
去了就此結束了她千古的喧嘩，
就此也開始天地和萬有的永劫
為的都是她向我道了一聲決絕！

決絕——作者孫大雨

這首「決絕」是目前我所能夠找到孫大雨唯一的一首詩。我不明白，像孫大雨這樣著名的「新月派」詩人，「中國文學大系」與「中國文學大系續編」的編者，竟然會把他忘卻。而一些並非詩人的作家偶然的詩作卻佔去了不少篇幅。這是我要為孫大雨抱不平的。坦白地說，孫大雨的詩我讀得甚少，因為「新月派」在中共的眼裏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文學流派。除了聞一多因成為「烈士」而備受贊賞之外，中共的文學批評和現代文學史，在提到「新月派」其他詩人的時候，目的僅在於批判。而首當其衝的則是徐志摩和陳夢家。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雖然也是出身於「新月派」，但由於後來參加中共的「革命」和創作風格有了很大的改變，已不成為批判的主要對象。孫大雨由於留在大陸任教，「解放」初期雖然不受到大肆攻擊，但他的詩也沒有再版了。

中共的現代文學史家如王瑤、李何林等，在他們的著作中，甚至乾脆不提孫大雨。中國大陸的年青一代，能夠知道孫大雨這個名字，還是拜「反右」運動之賜。如果孫大雨不成為「大右派」，恐怕將被時間湮沒，被人遺忘。

孫大雨——出身於富有的家庭。按照中共的階級劃分法，他的家庭毫無疑問是資本家。曾留學美國，與胡適之、徐志摩以及「大右派」羅隆基（民主同盟副主席）都是相交多年的好朋友。徐志摩主持「新月詩刊」時，孫大雨經常為「新月詩刊」寫稿，著名的長詩有「寶馬」和「自己的寫照」等，特別是「自己的寫照」曾轟動一時。梁宗岱說：「這是一首新詩壇罕見的氣魄雄渾的詩」。可惜這首詩筆者直到目前還沒有機會拜讀。

中共佔領大陸前，孫大雨曾擔任過中央政治學校教官，并參入國民黨。離開中央政治學校後，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參事，還當過立法委員。在當時的文人之中，孫大雨可算得是「春風得意」的了。據云，抗日戰爭前，孫大雨曾把「中國之命運」翻譯為英文，使其遠傳海外。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松滬戰爭爆發後，不久日寇攻佔上海，孫大雨來不及撤退，仍留在上海，曾出任上海市的「大教聯」主席。

汪精衞偽政權成立後，據中共說孫大雨曾參加「大教協進會」。其時孫大雨是否有不得已的苦衷？筆者不得而知。總之以上幾點，是中共列為孫大雨歷史上的大污點。抗戰勝利後，孫仍任「大教聯」主席，直到中共部隊開進上海，才被撤去「大教聯」主席職務。

「解放」後，由於背着歷史包袱，孫大雨在文學藝術圈裏談不上得意，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六年間，情況尚平穩，在中國著名的綜合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任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是全大陸一百餘名一級教授之一，每月支取高達四百元人民幣的工資。那時孫大雨的創作活動幾乎完全停頓，集中精力搞英國文學研究工作，特別是對莎士比亞的戲劇研究最有心得，是這方面的權威。

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間孫大雨、許傑（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副主席）、徐中玉（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主任）施蟄存（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徐仲年（復旦大學教授）、陸詔等，響應中共「大鳴大放」，「協助共產黨整風」的號召，撰文批評共產黨的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者。開會時，對於當時的教育情況也提出尖銳的批評，於是被打成「上海右派集團」，他們多年前的舊賬也被翻出來清算了。

孫大雨的舊賬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解放」前的歷史，中共文壇打手們不但對孫大雨在五六至五七年間的一切言行，極盡漫罵污蔑之能事，扣了一頂又一頂大帽子，而且攻擊他是至死不知悔改的「歷史反革命」，「賣身投靠國民黨反動派和汪偽政權」。

第二部分是「解放」後的，據說一九五五年孫大雨曾向毛澤東和周恩來上書，攻擊章靳以（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收獲」文學月刊副主編）、劉大傑（文學史家、復旦大學教授）、曹未風、方令儒等六十多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和大學教授，指責他們是「反革命分子」。

整風期間又攻擊史良（中共司法部部長，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金仲華（上海副市長）。新舊賬一齊清算孫大雨也就被評為「極右分子」，他在學術上的地位自然也被否定了。中共文壇打手不但污蔑孫大雨是「假莎士比亞專家」，「不學無術」，坐着領取高薪，而且還把他三十年代所寫的詩說得一錢不值。認為孫大雨的詩在內容方面「起着痲痺人心的不良作用」、「感情是扭扭揑揑的」、「情緒和表現形式是舊的」、「很多詩句是不通的」。我雖然未能看到孫大雨的代表作如「自己的寫照」、「寶馬」等，但相信中共文壇打手的話，絕不會是客觀公平的評價。對於孫大雨，文化界的先輩們知得自然比我多，非常希望獲得指教。

哄動卅年代文壇的名女人

王映霞的第一戀人黃駿如

—卜一—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有三對戀情緋聞，哄動文壇，留傳迄今仍爲後人所津津樂道的：徐志摩與陸小曼、劉大白與芙蓉霞、郁達夫與王映霞是也！

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悲歡離合，恩恩怨怨，至今猶是熱門話題，雖然一個早是墓木已拱；一個也退隱嫁作商人婦，事隔將近半個世紀，然而人們對於他倆的「一飯論交竟自媒」、以及「娛霞雜載」、「日記九種」、還有「偕隱名山誓白頭」、「鴛塚終須傍岳墳」、「毀家詩記」、「縱齊傾錢塘湖水，奇羞難洗。」直到星洲南天涵樓上贈詩作別：「秋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眞箇幾時歸？」……莫不如數家珍，稱道不衰。

可是王映霞在沒有和郁達夫結婚之前，另有一段戀史，外人知之極少，只有十多年前在香港某晚報孫君所撰寫的一篇「郁王戀史」上，曾提過一筆：「王映霞的第一位戀人是她的老師黃君，這是一段師生戀愛！」雖然所說正確，但卻語焉不詳。孫君與王映霞是當年她在溫州中學附小教書時認識的，郁達夫與王映霞的相識，也是由孫君介紹的，所以孫君對王映霞過去的羅曼史，早有所聞。

王映霞的第一戀人——黃駿如，浙江浦江黃宅長芝第人氏，家學淵源，書香門第，畢業清華大學文學士。身裁頎長，廣額方臉，深度近視眼鏡，嗜酒，能詩，善辯，落拓不羈，名士風度。與夏丏尊、葉紹鈞、豐子愷等相交甚密，所以離開「清華」校門後，即任教白馬湖春暉中學；未久，又改就杭州女子師範學校的教職，他和王映霞的師生戀愛，就是發生在這段時期。

那時候，黃駿如也不過二十五六歲，風度翩翩，才氣縱橫，時有與浙中名士詩人唱酬之作，發表報刊上，被目爲浙江教育界的後起之秀。

在講壇上，更是口若懸河，神采飛揚。其時，王映霞正是荳蔻年華，情竇初開，她是杭州詩人王二南的孫女，本姓金，父親金冰孫是王二南的門生，招贅爲婿，所以映霞改姓王，按例也是王二南的外孫女。自幼深受祖父及父親的薰陶，愛好文學詩詞，她對黃駿如由欽羨而生情愫，終於發生師生之戀，殊不足以驚異。及後她又摒棄黃駿如，移愛郁達夫及別戀許紹棣，前後如出一轍，其起因都是爲了愛好文學、貪慕文名。

黃駿如在家鄉早有一妻二女（妻王碧蓮，女淑君、美君），王映霞對此也十分清楚，「甘爲夫子妾」也就不以爲忤。此後三竺又橋間，蘇白兩堤上，儷影雙雙，「西子湖畔神仙侶」，風流韻事，羨煞他人。

黃駿如與王映霞好景不長，頓呈凶終隙末之局。其中癥結發生在王映霞的母的貪婪，何況這時候，黃駿如嗜酒縱慾之下，患了咯血之症，並且更染上了阿芙蓉癖，貧病交迫，日常生活猶賴親友接濟，遑論其他。王映霞的母親睹此，劍及履及，迫令女兒當機立斷，擺開脫離倒病在床的黃駿如。

男女私情，原本是玩魔術，其奧妙迷人之處，就在於彼此不拆穿，一旦揭曉，「不過如此」，也是到了緣盡情絕該分手的時候了。王映霞在母命難違之下，遽然離開了杭州，遠去溫州中學附小教書，總算暫時擺脫了黃駿如的糾纏。黃駿如臥病牀榻，徒喚負負！

王映霞在溫州住了沒多久，經滬返杭，就在上海經孫君的介紹，認識了郁達夫，「五百年前宛孽債」又在郁王兩人之間展開。

這時候的郁達夫，已做過武昌大學、中山大學的教授，在文壇上是早享盛譽的「新文學家」，主編「洪水月刊」，兼教上海法科大學的德文，身兼二職，正是他否極泰來，一生之中最得意的階段。振作精神，發奮圖强，寫作勤，收入豐，在王映霞的心目中，眼前郁大官人的一切一切，均非黃駿如所能望其項背的。何況郁達夫這時對她的迷戀已到達神魂顛倒的程度（詳見「日記九種」）。郎情妾意，一拍即合，王映霞就此倒在郁達夫的懷裏。東渡扶桑，結婚橫濱，蜜月歸來，共築「風雨茅廬」於西子湖畔。「有人歡樂有人愁」，這時那前度劉郎黃駿如，卻刺激過度，一病不起，飲恨九泉了！

「由來好夢最易醒」，郁達夫與王映霞的幸福甜美的婚姻生活中，又滲進了當時的浙江教育廳長許紹棣，「飛上枝頭作鳳凰」，王映霞一心又想過過「官太太」的癮，因此郁達夫也走上了與黃駿如相同的命運。等到他含悲忍淚在漢口大公報上登出啓事：「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他們夫婦婚變的消息，轟動全國，並且還震怒了最高當局，訓誡約束了一省的教育首長，這樣才驚破了王映霞做官太的迷夢。而郁達夫也一氣之下，遠走南洋。最後抗戰勝利之日，難逃刧運，喪生異域，可不哀哉！

王映霞從南洋回到重慶，嬪嫁商人婦，洗盡鉛華，潔自身愛，也就不再有新的風流韻事傳出，閑時並以吟詩作遣，殊屬難能可貴，她的「川中雜詠」詩有：

「富貴榮華我未求，赤枕慰勉幾生修；他年若得同偕隱，廬舍清溪願已酬。不受塵間半點侵，竹籬茅舍自甘心；清茶糙米無他願，蕭笛琴棋伴我吟。」

「翠竹蒼松繞屋栽，江邊溪畔任徘徊；人間多少清閒福，豈是黃金買得來。」

詩爲心聲，歷盡滄桑的王映霞，從此也由絢爛而趨平淡，終於默默無聞

結果，陸徵祥終於在「二十一條」喪權辱國的條約上簽上他的「大名」，造成他終身不可滌除的沾污。

博斐佩德在袁政府中，因爲她精於英法語文，常常周旋於各國駐華使節女眷中，關係弄得還不錯，袁對她頗重視。這事以後，她憤於袁的軟弱，使她丈夫受着這樣的屈辱，立卽辭職，以示抗議。袁世凱以黃帝子孫，把國家民族利益，拱手讓之他人，恬不爲怪，以視博斐佩德這樣愛她丈夫的祖國，其人格豈可以道理計！

到了民國六年秋，陸徵祥輔助段祺瑞，對德奧宣戰，他還擔任外交最高委員會的負責人，使中國對於伸張國際正義，做得頗爲出色。據說，陸所以如此，就是受了他太太的影響，她早已看出來，德奧兩國，一定會失敗，中國要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一個被人注目的角色，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而陸徵祥要消除國人對他簽署「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不良印象，這更是一個千載一時難得的機會，說不定，以「戰勝國」的地位，可使國威大振，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束縛。

很可惜，德奧雖然被料中，被協約國打敗，我國成了「公理戰勝」國，陸徵祥和顧維鈞、王正廷、魏宸祖、施肇基等組成的中國代表團，以戰勝者的姿態，出席巴黎和會。但，結果還是不能把「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取消，失望而歸。這時，陸徵祥和博斐佩德的心情是怎樣？自然可想而知。

的陸徵祥夫人

王代民

社會上流行着「官運亨通」的話，就陸徵祥來說，他的「官運」雖有，卻太不「亨通」了；他就任袁政府外交總長之日，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提出「二十一條」之時。「弱國無外交」，古今中外，莫不皆然，當時的他，如果不愛「烏紗」，拒絕簽字，自不失爲明智之舉，然而，他潔身引退，卻不能使日人罷休，無補於時艱，繼任者又何如呢？聽說，他於簽字之後，會向袁慨乎言之：「以後的愛國青年，必欲食我之肉而甘心！」他內心之沉痛，是何等厲害，正可想見了！

據說，博斐佩德自嫁陸後，卽學習中國風俗習慣，以及中國婦女的「內則」，她熱愛中國之心，並不稍遜於熱愛她的祖國比利時，以後她雖沒有出任中國政府要職，但，她對國是還是十分關心的。她在巴黎病得奄奄一息的時候，還沒忘記丈夫簽署「二十一條」的罪行，曾有一封遺書，勸陸對這事作良心上的檢討。如果此說屬實，那末，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來形容她愛中國，有什麼不當呢？

她玉殞香消之後，陸伉儷情深，卽不再問政事，遠適博斐佩德的祖國比利時，獻身耶教，鰥居以至於死，這當然也是他聽從太太的遺言，一種「悔罪」的表現。這雙異國情鴛，相愛至死不渝，在人心不古的今日，可以風矣！

現在，再說到陳獨秀的女婿和女兒。據說，是在一九五八年間，在廣州市郊石井槎頭「新生」磚瓦廠（卽勞改場）見到她們的。該廠生產紅磚和耐火磚，操作已達半機械化和半自動化。生產工場內有東機和西機兩台機器，每天可生產磚胚十多萬塊。該工場的生產工作全部由勞改犯人擔任，而陳獨秀的女婿李師傅，就是該機房的技術主管。李師傅除了負責處理機器的故障問題而外，還負責整個機房內各種生產技術革新項目計劃的初步審查工作，如由他把技術革新計劃，繪成圖表，再交上級批准。還有生產工場內所需之原料物資等，亦要經李師傅簽名後，才可到倉庫保管處領取。至於工人的思想問題，他則是一概不管的。

女兒

李革浪

李師傅長的魁梧奇偉，濃眉巨目，滿臉鬍子。他口裏常愛擔着一支深咖啡色的烟斗。雖然，從外表看來，似乎很是粗野，但其實是挺友善和具有正義感的人，他從來沒有對犯人們發脾氣。且作風踏實，生活樸素，故很得人們的尊敬。

至於陳獨秀的女兒，犯人們都不知她的眞正名字，只叫她李師母。那時，她已有四十多歲，有四個女兒，兩大兩小；大的都已參加工作，留在她身邊的只是兩個小孩。她似乎沒有什麼正常工作，但有時亦見她幫助李師傅繪製圖表。有時，亦見她手裏拿着一大疊書本，很像是上學的樣子，估計她可能是在幹部業餘夜校裏當教員。

據說，該機房的兩台新型打磚機，原是武漢市某磚廠所用。後來，才賣給了槎頭「新生」磚瓦廠的。由於技術人員要跟隨機器一起調動，所以李師傅一家人便得從武漢調來工作。他們一家數口並不是住在幹部宿舍，而是住在距機房東面約一百公尺遠的一座孤單的平頂的小型平房裏。房門前搭有棚架，攀上瓜藤之類，瓜棚下，常見他們一家人在那裏吃飯、憩息、納涼。

這裏，還有一個很有趣也很使人難堪的故事。那是在一九六〇年間，由於「三面紅旗」政策的結果，經濟上衰敗，百物奇缺，且很昂貴。陳獨秀的女婿和女兒，亦因爲家庭的經濟開支和食用問題而吵起架來。李師傅不知怎的，一時動粗，駡了一句「操你媽的！」李師母忍受不住，便跳將起來，反口問道：「你要操我的媽？我給你操了那麼多年了！還不夠嗎？還要操我媽喲！」這時，李師傅也只好停住了，而站在旁邊的兩個孩子也呆住了！還有那些站在門外聽到他們夫婦吵駡的犯人們，也忍笑不住，但卻急忙地走開了。他們想到了自己可憐的命運，但他們卻更同情陳獨秀的女婿和女兒；因爲他們也懂得，陳獨秀先生是中共的創始人，是被毛澤東判爲「右傾機會主義者」的，當然也就是好人，而他的女兒和女婿今日的境遇也委實可憐！

中國第一位外籍女官

正當「保衛釣魚台」的呼聲，響澈雲霄的時候，早些時讀了同文史劍非先生有關日本强加於我國「二十一條」的文章，一時新憤舊恨，交織於中，不禁髮指眥裂也。

關於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是袁世凱陰謀稱帝，和中國積弱不振的產物，是人所共知之事，這裏不想浪費筆墨，予以評述。本篇所述的，是有關簽署該條約的當時外交總長陸徵祥，在簽字前前後後，他伉儷間所發生的事。

陸徵祥的太太，是比利時人，芳名叫做博斐佩德。她精通英語和法語，是一位很識大體的人，她也知道中國女人「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的道理，把中國看做她自己的國家。因爲她很識大體，而又精通英法語的關係，袁世凱任她爲總統府「禮官處」的「女禮官長」，成爲中國第一個外籍女官。

陸徵祥對她這位異國情鴛，敬愛非常，很多事都跟她商量。自然，「二十一條」這個賣國條約，要由他簽字的非常大事，也商之於「細君」。

「二十一條」的主要內容是：一、要求承認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由日方繼承。二、要求在南滿和東蒙，享有優越地位。三、要求合辦漢「冶萍公司」。四、要求中國沿海港灣和島嶼不讓與他國。五、要求作中國內政與警察軍事之顧問，並要求在福建投資。

陸徵祥把這內容告訴夫人後，她慨然道：

「這樣的賣國條約，你也能簽字？」

陸徵祥道：「我當然是不想簽的，可是，這是大總統的命令，而且，中國的國勢很弱，你是知道的，不簽怎麼成呢！」

博斐佩德嘆道：「中國有四萬萬人口，土地又是這麼大，對一個區區三島，人口只有七千萬的日本小國，怕得這麼厲害，我眞不瞭解是什麼道理？」

陸徵祥在夫人義正嚴詞之下，只是搖頭嘆息。

經過幾度交涉，日本當時駐中國的公使日置益，恃他强盛的國勢，和利用歐戰正酣，列强無力東顧的機會，對袁世凱步步進逼，雙方「商談」——事實上就是袁世凱政府，在無力抵拒之下，設法拖延，要求日方放寬要求——一直延至幾個月之久，日本便悍然不顧，一面增兵山東和東北，一面發出最後通牒，陸徵祥在袁世凱命令之下，已有非簽字不可之勢了。在簽字的前夕，陸徵祥向他太太說：

「大總統已決定接受日本人的要求，我身爲外交總長，除非不幹，要幹就非簽字不可了！」

陳獨秀和

不久前，一位從大陸出來的朋友告訴我，說他在大陸的勞改場裏，曾見過陳獨秀的女婿及女兒，這事頗引起我的興趣。

我並不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但對於陳獨秀先生，無論其思想、學問、道德與人格，都很是敬佩。這主要是因爲，這一個五四運動時期思想界的領袖和後來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能在其最後的生涯中，終於透澈的認識了民主政治的眞義，並且痛改前非，而對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論進行了有力的評擊。

而我們知道，在中共黨人中，最妒恨陳獨秀的，則又莫過於毛澤東這小人。因爲，在黨內，最瞧不起毛澤東，也最先發現毛澤東的罪孽的，也不是別人，而正就是陳獨秀。毛澤東的第一篇自以爲很得意的論文「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就曾受到陳獨秀的批評，而拒絕由黨中央印刷發行。後來，毛澤東在湖南搞農民暴動，被陳獨秀評爲「流氓作風」，並命令毛澤東立即離去，還要他「對湖南所發生的那些事情負責」。最後一回，毛澤東又向陳獨秀請求，派他去做湖南黨委書記，陳獨秀讓他去了，但毛澤東只幹了十天，又闖下了大禍，於是陳獨秀只好急急下令叫毛澤東回來，並加以批評。

這也就是爲什麼，後來毛澤東死也記住陳獨秀，一有機會，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後黨的大會上，都要發洩一下他對陳獨秀的妒恨之情！

自然，後來由於蘇共內部斯太林和托洛斯基的鬭爭，反映到中共黨內，陳獨秀被批判爲「機會主義」，成了殉葬品。「八七會議」之後，被解除了黨內的一切職務。以後，共產黨人更把陳獨秀出賣、告密，而被政府拘捕入獄。直至一九三七年，才獲釋放。此後，陳獨秀便匿居上海，再從南京、武昌、重慶而轉至江津，潛心著述。但晚景淒涼，貧病交煎，卒鬱以終！

陳獨秀的命運，確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典型；但由於他最後的覺醒，卻贏得了歷史後人的讚頌；他雖是中共始作俑者，卻不如毛澤東的罪孽深重，必將受到歷史的譴責和懲罰的！

話說回來，一般人只知道陳獨秀和紡織女工高曼君女士結婚後，生有兩個兒子，都是共黨產員，也都是爲黨工作而犧牲了的。但卻很少聽人提及他的女兒。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也是很有名的共產黨員。毛澤東在廣州辦農民運動習講所時，他也是該所的教員之一。關於他，筆者也曾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據說，「解放」以後，廣州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進行了修建，並陳列了許多當年中共的歷史文物。但由於當時的主事人有懼於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妒恨，故獨不敢把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的遺像掛上，甚且把他的名字一筆抹掉了。後來，周恩來來館參觀，發現了這件

，就是專欺負盟邦；越是親密無間的盟邦，越不能得到美國的尊重。不尊重已不可，更壞的是對盟邦的事往往越俎代庖。對別國例子舉不勝舉，專說對中國的事，二次大戰勝利前夕，美國總統羅斯福與邱吉爾、史達林在雅爾達開會，竟然應允將中國東北中東與南滿鐵路交與蘇俄共營，並准許外蒙古獨立。這兩件損害中國國家土地與權利的大事，羅斯福竟未同中國咨商過，居然代中國應允。後來雖由於中國政府的忍讓未釀成事端，可見美國外交作風一貫如此，也不能單獨責備尼克遜。

其次說到琉球問題，筆者在本刊一百七十期已對尼克遜提出嚴厲抨擊，不再多說，現在只說法理問題。琉球羣島是聯合國委托美國代管的「托管地」，托管的最後歸宿是扶植其獨立（戰後由托管而獨立的國家至少有十個，不及細筆），如果獨立條件不備，也要儘量引導向獨立之途邁進，斷沒有將托管地私自作人情讓與另一個國家，作為另一個國家領土的。美國私將琉球讓與日本，實在是對聯合國權威的挑戰，若依美國作為先例，澳洲固可將托管的東新畿內亞併吞；南非聯邦自然也可以將托管的西南非洲夷為一省。雖然不合聯合國的規定，但比起美國擅將托管地出讓，還要合理一些。

再以釣魚台列島來說，美國佔領琉球後，第一次規定琉球與日本是以北緯二十九度為界，但並未規定琉球與中國應以東經多少度為界，不過，美國第一次劃的圖，並未將釣魚台島包括在琉球羣島內。因為釣魚台島為台灣漁民作業場所，即使不懂歷史、地理及國際公法的人，也知道釣魚台島是台灣的一部份，所以美國並未將釣魚台列島歸入琉球。

到了第二次美國駐軍再度劃琉球界線時，不知是否已得到釣魚台島下面儲有石油的消息，還是受到琉球人的慫恿（琉球人與台灣漁民爭奪釣魚台漁場糾葛多年，日治時代曾打官司到東京），大筆一勾，就把釣魚台列島勾進去，根本未考慮到這件事的後果，終於弄成今天難以收拾的局面。

美國以世界盟主的地位，挾金元外交的聲威，何以會在世界上受人輕視、欺侮？論語說「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正是美國今日的寫照。

先說人必自侮，筆者見到本港某學校來了一名美國留學生，平日奇裝異服，不男不女，行為則蕩檢踰閑，全無羞耻，已覺得這一名學生將美國臉面丟盡。誰知不然，此人還算安份的。另外一個地方住了幾個美國人，據說是在香港搜集材料寫博士論文的，這種人總是美國精英吧，可是也更加荒謬，他們身為美國公民，卻比左報的編者更崇毛。因為左報編者崇毛是騙飯吃，他們卻是眞心對毛語錄能背的琅琅上口，平日更言必稱堯舜（毛林是也）。

這也不說，到了這次美國乒乓球隊入大陸，跟着美國政府採取了一連串的親毛措施，這批準博士可雀躍了，慶祝「美帝」終於向「中國人民」低了頭，更證明毛主席的「偉大」。

筆者經歷過八年抗戰，淸楚記得中國人當時對漢奸之口誅筆伐，但是所有漢奸，即使最為人不齒的王揖唐，也只敢說促進中日親善團結，維護世界和平，尙未敢說日本進攻中國，因為中國犯了天條，應當受皇軍的屠殺。我再想想，如果我們在學校讀書時，有一個同學捧着田中的奏摺，搖頭幌腦朗誦：「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則這個同學不被活活打死才怪哩。美國這一代的知識分子，竟連中國最低格的漢奸都不如，這個國家無論怎樣富，也强不起來了。

美國白宮新聞官布雷這次發表談話，用意是在試探兩個中國或國共和談，手段雖有兩種，目的卻只有一個——就是要脫身。在越南促進越南戰爭越南化，在台灣也想造出一種藉口，可以走得掉。美國兩項建議，可以說沒有一項行得通，現在行不通，將來也永遠行不通。因為中國人皆反對兩個中國，美國再想施用强權政治，硬要中國接受，是根本作不到的事。至於國共和談，更是囈語，中國今天問題決非簡單的國共之爭，而是愛好自由，不甘受奴役的中國人與共產黨中一小撮人的鬬爭，參與這個鬬爭行列的，在海外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軍民；在國內是隱忍待機的七億民眾，其間也包括了千萬以上的共產黨員。這一羣內外的洪流，逐漸合流，大家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要推翻毛澤東一小撮寡頭統治，重建和平富强的新中國！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執政黨，國民黨在全部反共的中國人裏面，佔的比例小而又小，國民黨領導大家反共，自然可以得到全體國民的擁護，如果國民黨與共產黨和談，自毀原則，將為全民所共棄。姑不說國民黨不致和共產黨談判，萬一眞有此事，也是國共兩黨的事，與廣大反共軍民無關。美國想藉此脫身，是拿錯了用神。

其實今天擺在美國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不必找任何藉口，自亞洲撤退，至於中韓越泰各國如何抗共，這是各國本身的事，也沒有那一個國家會到聯合國去告美國一狀，只要美國當局以為如此作法不損失美國的最佳利益就成了，不必再談道義，因為亞洲人已經不願聽了。另一條路是恢復理智，全力支持亞洲自由國家抗共，所謂支持，並不要美國擔任國際憲兵，只要美國拿出誠意，放棄目前細死各國的雙邊條約，使中韓越泰非高寮合組一個新的東南亞反共公約，美國只要供給武器彈藥及小部份技術人員就夠了。在美國可以左右的國際開發銀行，對此七國經濟方面予以支持，使之成為歐洲共同市場的組織，如此則美國在軍事與經濟兩方面均可擺脫，始是上策，但是美國人未必肯這樣作。

最後筆者願以美國友人的身份向美國當局進一忠告，美國在戰後最大錯誤，在對於無法解決的局勢，實行「一分為二」的辦法，目前已形成分裂的國家計有中韓德越，呼之欲出的又有高寮。這一錯誤政策，害死了多少善良的人民，也造成了無限的紛亂。不知是不是因果報應，天道循環，美國最近又在着手製造兩個美國了，在美國授意下加拿大承認了毛僞政權，毛幫已派出最善於搞顚覆的黃華出任駐加「大使」，毛幫與加拿大尙在蜜月，暫時還不會顚覆加拿大，目標當然是美國。但美國當局仍恐黃華獨力難支，竟然自動宣佈放寬毛幫人員入境，不久將來，眼見大批毛幫顚覆分子堂而皇之進入美國，與黑人叛亂分子、希癖士，及各色各類的人結合起來，也許還不止兩個美國呢？到時美國想成為中、韓兩國，還可以留下一片乾淨土，也未必辦得到呢！

向美國說幾句逆耳之言

岳騫

四月二十八日美國白宮新聞官布雷發表了一項聲明，指台、澎地位未定。這一段談話非常短，但引起的風波卻異常大，相信任何中國人，不問其政治立場如何，看到之後沒有不感到憤慨的。古人有「一言喪邦」之說，布雷先生一言雖未喪了美國，但是，卻千眞萬確喪失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友誼。事後，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嚴重抗議，周外長召見美國駐華大使馬康衛，要求轉告美國政府，對此點予以澄清。

可能因爲中國人的憤慨情緒超出了美國的想像，尼克遜不得不自己出面解釋，指出布雷談話與美國政府無關；國務院也同時聲明對華政策未變。

一個新聞官官卑職小，事實上只是一具傳聲筒，要說他對外發表的談話總統與國務卿事先均未與聞，有誰能信，顯然是美國當局透過布瑞之口，作一次「投石問路」的試探。但這塊小石子投下去，發現下面竟然汪洋大海，於是英雄好漢們不敢再跳下去，小石子算是白扔了。

關於台澎地位未定之說，布瑞並非始創者，第一個說出這個話的人，據筆者記憶所及，似是已死的「國際劣紳」邱吉爾。一九五二年邱吉爾與杜魯門在百慕達舉行會議時，曾說出台澎地位未定的話。邱吉爾之言自不會有利於中國，但站在整個西方國家立場來說，邱吉爾之言尚有其深意存焉。到了今天，布瑞講這種話，可說沒有半點作用（更沒有萬分之一的理由），西諺說：第一個將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就是蠢才。滔滔美國，何蠢才之多也。

筆者曾經平心靜氣的想過，全世界尤其是處在鐵幕邊緣的國家與人民，實在沒有絲毫理由反美。[illegible]西方國家包括日本，欠中國血債最多的，首推日本其次是蘇俄，再排下去應爲英、法、意、德、葡、荷，最後才是美國。要算一算對中國幫助最大的，毫無疑問美國要佔第一位。但是，今天若在台灣及海外舉行一次民意測驗，看看還有多少中國人喜歡美國，即使不得個零字，恐怕比率也是可怕的低。

昨天又看到報紙，希臘與土耳其兩個美國最可靠的盟邦，最近也可能改變外交政策，轉而與蘇聯拉攏。看到這個消息之後，眞替美國擔心，再過幾年之後，美國究竟還有沒有一個盟邦？

希臘在二次大戰後，國土遭受戰爭破壞，殘破不堪，共產黨就應運而生，當時希共游擊隊領導馬可斯，據說是鐵幕外除去中共（是時中共尚未竊據大陸）最强大的武裝，佔據希臘與南斯拉夫交界地區，背後有蘇、南兩國支持，很可能將希臘關入鐵幕。幸而杜魯門一時不胡塗，實行「第四點計劃」，劍及履及派出美軍顧問團入希參戰，終於扭轉危局。不久，狄托叛離了史達林，不再支持希共叛軍，希臘政府始能消滅叛軍，維持獨立。

至於土耳其，情形雖然沒有希臘嚴重，但在戰後也一度陷於危局。當二次大戰結束後，史達林指土耳其政府親軸心國，企圖予以威脅，使土國開放達靼尼爾海峽與博斯普魯斯海峽，俾蘇俄艦隊可由黑海直達地中海，爲土耳其拒絕。蘇俄屯兵邊界，擺出不惜一戰之勢，美國也派出第六艦隊進入地中海，支持土耳其備戰。終於嚇退蘇俄，保持土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美國義救希土，不但贏得兩國人民的好感，也贏得舉世國家的信賴，自由盟主的地位也從那時開始建立。所以說美國有今日的國際地位，並不因爲美國有核子武器，强大艦隊，而是因爲美國所表現的道德勇氣。可是，現在連希、土都成了問題，想轉而與蘇俄打交道，尤其是土耳其，土國人自己就承認，任何一個家庭都同俄國人有血債，因爲家家都有祖先死在俄國人的槍下，其仇恨之深，不亞於中國人之於日本。現在希、土寧願捨美而親蘇，其故安在，美國當局實在應該三思的。

美國未曾侵畧盟邦一寸土地，任何盟邦也都用了美國不少的錢，有些到今天還靠美國援濟，何以沒有一個國家說美國好話，歸根結柢恐怕是由於美國强權主義所使然。美國外交有一個莫名其妙的特

毛的王效禹一派已佔絕對優勢。可是王效禹由於年少無知，囂張跋扈，很快就犯衆怒；楊得志乘機統一了軍內的意見，並與被王效禹所打倒的譚啓龍、白如冰（山東省委書記、省長）連在一起進行反擊。一九六八年九月，譚啓龍即復出任山東省革委會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譚被選爲中央候補委員，楊的得力助手濟南軍區政委袁昇平亦當選中央委員；王效禹雖在毛澤東的竭力支持之下，當選中委，但是在一中全會（距九大僅半月）中即被楊得志打得搖搖欲墜，勞動毛澤東當衆爲他講情；可是也未發生效果，自後回到山東即如石沉大海，從此再不露面。

山東「走資派」全已「復辟」

今年四月一日山東建立了新省委，領導班子如左。

第一書記：楊得志，第二書記袁昇平，副書記：張鈺秀、白如冰、蘇毅然。

楊、袁二人來歷見前，張鈺秀是濟南軍區副司令，這在軍人普遍得勢的情況下，張鈺秀之出任副書記，毫不足奇。最奇的是山東省第二號走資派白如冰，竟復起出任副書記。而第一號走資派譚啓龍，則以「易地革命」方式，跑到福建省委（四月三日成立）中出任書記。從譚、白二人的抬頭，可以說山東的走資當權派已全部復辟，並已獲成功。蘇毅然原是山東省委書記兼副省長，在文革期間也被打成走資派，現在也乘勢復起。

「黑幫」翻身復起

一九六七年二月山西省建立革委會時，領導陣容是：

主任劉格平，副主任張日清、劉貫一、袁振、陳永貴。前四人全是硬繃繃的造反擁毛的闖將，陳永貴則是「大寨人民公社」主任，是羣衆代表。大寨是在劉、鄧當權時期所建立的農業典型，因此陳永貴實是政治點綴品，對山西局勢無足輕重。

四月十六日宣佈的山西省委領導班子，革委會全班人馬除點綴品陳永貴之外，全部不見進省委領導班子。

第一書記謝振華，書記三人：曹中南、陳永貴、張平化。

謝振華是山西軍區司令，曹中南是軍區政委，兩人都出身於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第二野戰軍」。文革前又都是六十九軍首長。這個六十九軍，曾違抗中共軍委的命令，鎮壓造反派，遭受林彪批評。說明此二人不是毛某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陳永貴是點綴品，仍點綴如故。最妙的是，文革的「鼓上蚤」張平化。此人文革前是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是大黑幫王任重的死黨，「黨內第三號走資派」陶鑄的走卒，在文革中曾竭力與江青手下的紅衛兵爲難做對，使她痛恨入骨。被認爲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分子之一，現在居然翻身復起。說明王任重、陶鑄等人，可能仍是「心不死，人還在」，說不定什麼時候再冒出來。毛澤東搞文革原爲了「大權旁落」，看樣子現在大權不僅旁落，並且已經是失落了。



生

海之間。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改組，實行聯俄容共，居正與林森等力持反對，但終不阻止；馮自由、謝英伯等且因反對聯俄容共被逐離粵。但中山念居正二次革命之功，仍優容之，並委派爲改組後的中央執行委員（雖經選舉形式，事前皆由中山圈定）。但居正不稍屈，悄然引去，到上海即約馮自由等集合同志，擴大反對聯俄容共的運動！中山死後，遂聯合過半數國民黨中監委在北平西山中山陵前集會，建立分共之新中央，史稱西山會議。

一九〇八年參加共進會，一九二四年之離廣州，皆屬反對中山；而一九一六之參加中華革命黨，及赴山東組織革命軍則是擁戴中山。反對和擁戴，皆非由私見私利，而出於國家黨務的大是大非。這種人格才夠風骨，稱得上是志士、是豪傑。這與爲私利而嗜叛的陳烱明、馮玉祥不同；也與一般靠黨吃飯的黨棍子，成天喊領袖萬歲大不同。明乎此二不同，才可了解居覺生。

非劍史

爲反共曾坐黑牢

居正不但是反共的先覺，並且爲先覺反共吃盡了苦頭。在中山死後，汪精衛與共黨聯合當權之時期，西山會議派的分子固然被看成反黨之叛徒；即北伐成功之後，反共的北伐軍進了南京上海，西山會議派仍不能公開活動，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黨部且遭封閉。居正夫人鍾明志曾記其事：「民國十六年北伐軍到達上海，軍容嚴整，人民稱慶。我們份屬國民黨，自亦高興。但因反對共產黨之故，不敢住在鄉下，搬到上海租界在告住醫院隔壁三十五號租屋暫住。過了些時，上海清黨，我們仍然無法露面。八月間寧漢合作，同志們拖覺生去廬山轉漢口，九月間又到南京。」

九月去到南京參加「特別委員會」，寧、漢、滬（西山會議派）三方面恢復合作，可是好景不常，不久即被推翻，恢復聯俄容共的黨統，召開中全會，西山會議派再被打成反黨分子。居正且一度被誘捕，坐了一次黑牢。鍾明志女士記載其事：「民國十七年日本友人山田純三郎在上海虹口辦了一張江南晚報，起初約五弟歷今爲主筆，寫了幾篇社論批評時政，爲當局所忌。我就勸五弟退出，改由覺生暗中主持。當局乃認定江南晚報的後台爲西山會議派。因在租界不能勁予封閉，於是不惜資本照樣出一張江南晚報，編排廣告完全一樣，只言論內容相反。……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冬至，上海大雪紛飛，晚上蔣伯器先生請客，客才到齊，淞滬警備司令部來電話請蔣伯器先生前往。蔣去片刻即回來約覺生及耿鶴先生同往警備司令部，覺生自問無他！……

「走進警備司令部，見到警備司令熊式輝，要覺生起草一命令，傳檄聲討。覺生提筆捷書，頓時寫就。熊式輝拿到筆據，面色立變，令衛兵搜身。搜查畢，押往汽車間樓上，腳鐐手銬，如獲江湖大盜。」（均見五十九年十月號傳記文學）黑牢坐了一年多才釋放。反共先覺的代價可謂慘重了！

毛派在山東、山西均垮台

魯遲

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文革」的奪權風暴中，毛派首先在黑龍江、貴州、上海、山東、山西五省市得手。在其後建立「革命委員會」時，這五省的革命委員會主任都是彩色鮮明的毛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省則是山東和山西，因為這兩省的頭頭最具造反意義。山東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原是青島市副市長，地位甚低，一舉打倒省長白如冰；省委第一書記譚啓龍，並且凌駕濟南軍區司令楊得志之上，出任革委會主任，成為文革中各省造反奪權的典型。

山西省革委會主任劉格平原是副省長，副主任張日清原是省軍區副政委；以副職造正職的反，也具有奪權意味。但不及山東省王效禹的意義顯著。

楊得志幾成光桿司令

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下旬，中共召開九屆一中全會時，毛澤東在致詞中已透露，楊得志與王效禹有鬬爭，並且為王講情；也透露山西領導層內部有問題，劉格平和張日清自一九六九年下年起即不再露面。但是未能證實究竟如何。最近由於山東和山西兩省所省委名單發表，證實了毛派確實垮了台，而且垮得很慘。

先看山東省的情況。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山東省成立革命委員會時的領導陣容如左：

革委會主任王效禹，副主任楊得志、韓金海、王竹泉、趙修德。

王的來歷已如前述，楊得志是濟南軍區司令。濟南軍區是中共十大軍區之一，屬下雖只轄山東省一省軍區，但直轄的部隊甚多。在文革的奪權鬬爭中，楊得志的地位一時曾甚為不穩，由於山東省軍區司令童國貴越過楊得志，直接支持王效禹奪權，另六十七軍軍長李永清也自動支持王效禹，使楊得志一時有變成光桿司令的危險。由於山東省第一號走資派，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第一政委譚啓龍與楊得志太接近，楊也幾乎被打成走資派。但是他堅忍持重，伺機反擊，能於革委會中獲第一副主任的地位，渡過被打倒的危機。而行動過火的童國貴則反而最先垮台。

韓金海是「山東省革命工人造反總指揮部」負責人；王竹泉是「紅衛兵山東指揮部」的負責人；趙修德也是王效禹一派的造反分子。這三人都是毛派。

就當時革委會的領導班子看，確

反共先覺——

在國民黨元老中，我非常喜歡居正（覺生）的人格事蹟。居先生，自同盟會時代起，凡是大事苦事危險事，幾無役不與；勞苦功高，但是聲名寂寂，僅任一時期司法院院長。

居先生早年於日本參加同盟會，一九〇八年前後因關於革命方略的意見與孫中山、黃克强不合，參加了張百祥、孫武等人所組織的共進會。當時孫、黃仍本舊辦法，在兩廣雲貴諸省搞邊陲起義，而共進會則擬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這表示居先生，不苟同阿世，自己有了主張，就特立獨行，義無返顧。

辛亥黃花崗事件之後，宋教仁、譚人鳳等在上海建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居正並未參加，仍埋頭在武漢發展組織，準備革命。當時共進會經費短絀，居先生發奇想，建議去其故里廣濟縣洗馬坡，去盜達城廟裏的金菩薩。「吾黨若設法竊取，大可供革命資金之用。」

第一次由居正自己偕湘人焦達峯（辛亥時湖南都督旋被亂兵所殺）往探廟中虛實；第二次聚眾去盜又未得手；第三次由焦達峯率勇士四人，金像雖盜出但為鄉勇所知，中途棄置水中，四勇士又遭糧差所捕，幾經周折始逃返武昌。此所謂「鄂黨人三盜金菩薩」。

二次革命第一員勇將

居正是一身材瘦長，意態文靜的人，決想不到是一盜金菩薩的革命黨人。辛亥步昌首義，唯一參與其事的老同盟會員是居正（孫武雖是同盟會員，一九一〇年在香港始加入；劉公亦為同盟會員，但未擔任重要工作），首義之日他在上海，派人去香港連絡黃興，致未參加首義行動。但是首義之後，黃興很快從香港趕到武漢指揮軍事，則以居正的策動和安排，其功僅次於黃興。

癸丑二次革命，居正隨陳英士、鈕永鍵等舉事於上海，事敗隨總理奔日本。當是時也，黃興害病遠赴美國，同志內部互相責難，李根源、張孝準、柏文蔚、陳炯明，因同情黃興不參加中山所建中華革命黨，同志多灰心星散。當時居正、田桐等之動向實舉足重輕，終於決心參加，中山委以黨務部長之要職。因此二次革命有五大主將即陳英士、胡漢民、居正、田桐、覃振。居正所負責任實最重要。當討袁護國之役，居正被派赴山東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攻佔數十縣，震動京畿。是各路中華革命軍實力最大，影響最著的。

軍配備百分之九十。

儘管日本海軍主要是由海岸巡防艦、輕型驅逐艦、魚雷艇、快艇和補助艦、練習艦構成的，但其總噸數卻達十四萬多噸。至於日本空軍在九三〇架各式軍機中，除了二〇七架是「F一〇四J」型的闘星式驅逐機外，就有一百架以上的新式幽靈式機與超音速軍機，這和以色列的空軍實力不相上下。加上日本有投擲核子彈的能力和具備地對地飛彈，其軍備規模已超過「自衛」的界限。

根據日本政府所發表的「國防問題白皮書」透露，第四次擴軍計劃（一九七二——七六）的預算經費將為第三次擴軍計劃（一九六七——七一）的二·四倍。當一九七六年第四次擴軍計劃完成後，日本海軍實力將增加一百艘戰艦和一百多架海軍飛機；空軍方面則會增加幽靈式戰闘機一百五十架以上，同時重型運輸機的數目亦將增加一百多架；而陸軍的防空火力與反坦克武器也將大大提升。

試問：是否「至少在今後四十年內，世界上其他國家，將從事一種應付日本之『超強國』戰挑的闘爭」？

日本內閣首相元老吉田茂，於一九六三年在其「世界與日本」一書，「我對於自衛隊的期望」的一節中謂：「關於再軍備的問題，我在內閣任職時，未曾加以考慮。……我曾堅決反對：……當時無論是經濟、社會、思想（筆者按：請注意此「思想」二字！）各方面，日本再踏上軍備之途是不可能的，……但鑒於時至今日，環繞日本的內外諸條件，比起那個時候來，已有很大的差異。……日本是一個獨立國家，無論是經濟、技術，以及學問，都再列為世界第一流，……關於日本的自衛，…：維持抵抗武力攻擊之能力，並發展之。就是在憲法的關係上，我們不採取否定一切武力的那樣解釋，……我想是可以得到多數人士的支持的（請注意此句——筆者）。……災害出動，就算是自衛隊的任務之一，也決不是自衛隊存在理由的本義。……關於所謂國土防衛這一至上的問題，須清除舊的考慮方法，站在新的觀點上，再三思考。……東西的對立成為武力對立，在武力均衡之上保持和平的事態，決不是可喜的，也不是大家所期望的。但，這是世界上的一種現實。面對這一現實的日本，一方面應尊重同盟友邦的努力，另一方面應致力於增強自衛力量，用以確保和平，協力防衛自由，非如此做不可。在這一意義上，我對自衛隊抱有很大的期望。（請特別注意此段之暗示和所述之擴軍理由——筆者）。」

由吉田茂上面的一段話，我們可以看到他處處鼓吹擴軍和狡言擴軍之理由為保衛和平。假若「連自衛隊也否定了，必至乖離世界的現實，成為政治不安定的原因。這項道理，不用多說，自然明白。」

吉氏之言，可視為日本輿論，最少可視為日本政界之代表。

是了，日本大多數人民不喜歡再發動戰爭，正是由於「從前在中年、壯年

魚台主權的不同看法

馬駿

估絕對多數」。但日本的教育一向仍保持濃厚軍國主義色彩，而且教科書上歪曲了中國八年抗戰的事實，說在蘆溝橋上首先開火的是中國軍隊，日本發動戰爭是由於中國在東北滿洲一帶的活動危害日本「安全」。即使小學生，已開始學習充滿武士道精神的劍擊，還有現時日本的中小學教育，都鼓吹「軍魂」和「神風」精神，歌頌「天皇」。據報導，由今年四月起日本所使用的新教科書中，就將天皇大大的加以神化，並不惜加插大量封建神話，說天皇是什麼「天孫降臨」、「天照大神」、「日本武尊」、「自古就受到國民的尊敬和愛戴」等等，極力渲染天皇和強調「尊敬天皇」。新的歷史課本又歌頌封建時代對主子「忠心」的武士，把鎌倉時代的封建武士佐野源左衛門等效忠主子而死的，說為英雄。又將日本戰後憲法第九條所規定不得掌有戰爭能力，改為不打仗而已。表面看來，日本的政要人物都似乎鄙棄軍國主義，但暗裏卻不反對。例如去年三島由紀夫剖腹自殺後，不論佐藤或愛知都指責三島由紀夫鼓吹軍國主義，謂其死不足惜。可是佐藤與愛知卻參加了三島的追悼會，可見其口不對心，口一套，心一套。

其實佐藤和愛知等人所以表示放棄軍國主義，純是因為渴望雪洗軍國主義國家、侵略國家等日本多年的污名，而非實現其憲法中「對於愛好和平的諸國國民的公正和信義，予以信賴」。由還沒有完全放棄其意圖的根據可以看出來，新型的局部的武裝侵略，支配他國的領土，這種危險日本尚存在着。

最後，我要提出一個建議，我主張國府對保衛釣魚台所應採取的行動，我以為國府不妨派出軍艦巡弋釣魚台四圍海岸，擺出不惜一戰以確保此島的強硬態度。如果這樣做，我敢保證日本必定放手，日本正極力洗脫侵略國家的污名，又焉敢一戰呢？況且國府如果這樣做，亦掌摑了「新左派」「指責」國府保衛釣魚台島不力的一巴掌。

這，也是我與天涯客先生「主和」意見相左的地方。

編者按：我們歡迎這種心平氣和研討問題的態度；更歡迎這種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辨論文章。惟在野者的意見，與在朝者的行動是有不同的，在野的人，可以憑一點片面的理由與見解提出意見，這是不必負實際責任，不擔當一切後果的；在朝者採取任何一種行動，則必須估計一切可能的後果，並要顧及全面的利害。這與本刊讀者一致要求迅速成立「萬人俱樂部」，而遲遲沒有成立的原因是同一理道，建議的人，只以他個人可以出錢出力的限度作為出發點；主持的人，則必須顧及長遠的人力財力，使之能持久而不發生惡劣的後果。因此，軍隊作戰，參謀長可以提出各種不同的作戰計劃，採納與否全在主官的決心。因為打敗仗殺頭不殺參謀長，打勝仗受勛獎參謀長也沒有份。因此，意見好提，決心難下的原因便在此。本文作者的意見，是不拾人牙慧，而且有相當道理的意見，值得當局參考。

我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及

萬人雜誌第一八〇期中，特約作家天涯客先生在其「從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說到釣魚台的主權問題」的一篇長文中，曾論及日本軍國主義是否復活的問題。的確，自從去年十一月間日本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剖腹自殺後，日本會否重走軍國主義的舊路，就成了許多人心目中的問號。根據天涯客先生在其文中的意見，是否定的，他認爲日本軍國主義不可能再次在日本重新抬頭。

但我以爲天涯客先生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問題」之研究，稍嫌未能深入，日本根本不是死火山，而只是睡火山，每一刻都有爆發的可能。我覺得日本有再走軍國主義路線傾向，或者，最低限度，軍國主義在日本已經開始萌芽。

我長期以來都一直認爲經濟是支配一個國家的國策的力量，不但政治、民生的政策都以之爲基礎，而且也是軍事力量的後盾和骨幹。無論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政治清明或以武力稱霸的王朝和霸主，其經濟狀況必定是穩健和堅强的。在中國歷史上，例如漢武帝，例如唐李世民，此等異域揚威的君主，在征匈奴，服胡族之先，都必處心積慮，大力擴張經濟發展，俾使能在出兵東征西討時，充份支持其發揮軍事力量。至於在西方，單就近代史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代梟雄若希特拉和墨索尼里，都是在德國與意大利的戰後經濟崩潰狀態克服後，經濟重趨穩定，然後才敢於發動他們那雷霆萬鈞，但終歸失敗的「大戰爭」。甚至國府最近對美國聲明於一九七二年將釣魚台列島一事，提出强硬抗議和嚴重警告，也就是由於國府近年來經濟飛躍進展的成果。因此，可見經濟發展對一國之政治、軍事，及外交之巨大影響。

今天我們也可以說日本的經濟力量，驅使及支持日本重行軍國主義的侵畧路線。

自從二十五年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敗下陣去，軍國主義全面破產後，經過多年來的努力及美國人的鼎力扶植下，今日的大和民族，已從廢墟中復興成爲全年國民總生產量達一千五百多億美元，出口工業製品壟斷東南亞大部份市場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强國。在整個亞洲，包括自誇「一天等於二十年」，「幣值爲全世界最穩健」，「既無外債復無內債」的中共僞政府，經濟力量亦未能出其右。因而日本這份飛躍發展的經濟能力，足以支持其發展軍備擴充「自衞隊」的實力，推行軍國主義的武力政策。

解釋了日本有力量重行軍國主義路線，我們不妨再看看究竟經濟力量，如何驅使日本走上武力侵畧的舊路。

經濟極度發展是驅向武力侵畧之一大因素，是不容否定的。這一方面是工業發達，形成本土的生產資源日益缺乏，於是爲增加生產資源以彌補生產力的消耗，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勢力向外伸展，爭取殖民地，開採當地之生產資源。例如在十八世紀末期，歐美列强蠶食中國及瓜分非洲，其中因素正是希望開採中國和非洲的殖民地資源。另方面，工業擴

民地亦爲開拓海外市場的好辦法。昔年日本是因爲要跟列强相互爭奪中國市場和資源，同時又因日本棉織品遭美國禁止入口，因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目前，日本的資源本來缺乏，更加上日本工業產品與其他地方的工業製品，在市場競爭方面日漸白熱化，及美國正重蹈覆轍限制日本棉織品進口，故此在這般情況下，日本重行軍國主義路線並非沒有可能的事。

另一個因素，日本人口增長率迅速上升，據最新的統計，戰後日本人口迄今已有大幅度的增加，但日本全國的耕地只佔全部土地百分之十，而這麼一個偌大的人口數目，自然有造成糧食荒的傾向。假若日本人口增長速率仍是這樣飛快增加，當人口達飽和點時，必迫使日本這個耕地受地理環境限制的國家向海外「開發」新耕地。

綜合上列幾段所述，就經濟因素而言，日本有行軍國主義的力量和將「被迫」行軍國主義。

天涯客先生引述兩位歐洲記者福瑞·伊爾特和狄德·杜爾肯的報告指出日本無從實行軍國主義。但在去年紐約哈德遜國際問題研究會會長，被舉世認爲是世界上日本事務研究之最高權威的專家哈爾曼干，卻在其所寫的一本書中，指出日本可能重走軍國主義的舊路。他所列舉的理由中包括了下列各點：

一、三十年後的日本將成世界超强國。

二、在今後五至十年期內，日本在經濟和技術的水準都會趕上美國和蘇聯，到一九九〇年時，它會超過蘇聯；在二〇〇〇年時即可超過美國。

三、日本之資本供應，一九六〇年的海外投資總額不過九千二百萬美元多點，但到了一九七〇年即已超過二十億美元。換句話說，即十年之間日本資金供應國外達二十倍以上。

四、日本的國民平均收入由戰後每年每人五十美元，亦增至每年每人一千二百美元。

五、火箭已投入日本防衞軍作軍事用途。

六、日本用原子能發動的商船，第一艘已興工建造，因此日本成爲世界第四個和平運用原子能國家。

七、日本的科技已發展到放射人造衞星和飛彈的地步，其核子動力到一九七五年可達六千萬瓦特。

八、很有理由相信，一九七五年時的日本國民生產總額，將可達三千億美元左右，一九八〇年時將可達六千億。

九、至少在今後四十年內，世界上其他國家，將從事一種應付日本之「超强國」挑戰的鬬爭。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軍事力量差不多全部崩潰，但自一九五一年日美兩國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及一九五四年再簽訂「美日防衞互助協定」，日本不單重獲建軍的機會，而且可從美國方面獲

也許因爲這原故，這份崇共、媚共卻大力批評本港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的工人刊物，得不到本地工人擁護，不久，這個工人又由出頭變爲不出頭，那個「ㄓ」字打回原形，還是用「工」字。

其實，共產黨倡言工人當家，而且擅於製造新字，也沒把「工」字改造過，工人，還是一輩子沒讓他們出頭，香港的新蒼頡造了一個「ㄓ」字出來討好工人，自以爲拍馬成功，十分得體；可惜這份厚禮，工人不受，結果，只好打回原形。

不過，工人的「ㄓ」字雖然改了，醜惡的姿態卻一點不變，新左派小爬蟲的嘴臉，還是勾劃得十分明顯。老萬常常覺得，基督教會動用那麼多經費辦一份刋物，究竟是要爲主報道福音；抑或在宣傳中共「建設」？是領導家人信主的眞理，抑或信「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如果這不是「代表教會」的刋物，教會團體怎會任由負責編輯的人胡來？

明槍與冷箭

一位署名「陸巾石」的讀者，把這份脫了角的「工人周報」中一則有關老萬的文章剪寄給我（見附圖），這篇文章標題是「發了暴動財的萬人傑」，其中「人」字用一個「×」來代表，這是老編恐怕老萬「找律師談談」，以爲刪掉一個字就可「走法律罅」，其實這位老編是幼稚園生，如果老萬要法庭相見，刪一個字根本沒作用。不過，「工人周報」的老編大可放心，老萬喜歡明槍，不放冷箭，你直書「萬人傑」，我並不生氣；怎樣罵我，我也不會動肝火，但必定還擊，你來一槍，我還一槍；你放一箭，我也必還一箭。你要明罵，可以奉陪；你要嬉笑怒罵，也開正老萬個橫。

這位「水巾刀」既然說老萬「發了暴動財」，老萬就和你談談「暴動財」問題吧。

「水中刀」說：「以此一銷數達數十萬之報紙爲後台，遂於六七年港共暴亂之時，實行高價拍買（原文）反共文章，據悉，當時有興趣者，除有關反共機構外，急需輿論支持的港共對手，亦通過宣傳機構，明收暗買，這位仁兄一時財源廣進，聲望鵲起，做其反共英雄。」

周報　（星期一）　1971年5月3日



發了暴動財的萬×傑

——水中刀

在本港搖筆搵食而可撈到分分鐘向人炫耀有彩色電視機可看台灣歌星，有大小兒子可在美國伸手向其度財，有每年賠得三四萬來辦其雜誌者，除了那位自誇是萬中無一的的萬寶貝外，環顧太平山下，恐怕不能再找第二人了。

其實，以事論事，這位先生在撈的文化中，有這樣驕人的成就，總會有其理由的，那就是識撈與應時勢。如單是識撈，而沒有時勢可持，則不可能成爲萬人之傑了。

萬人可持之勢爲何，中文報紙之霸主，星島晚之港聞編輯是也。以此一銷數達數十萬之報紙爲後台，遂於六七年乘港共暴亂之時，實行高價拍買反共文章，據悉，當時有興趣者，除有關反共機構外，急需輿論支持的港共對手，亦通過宣傳機構，明收暗買，這位仁兄一時財源廣進，聲望鵲起，做其反共英雄。本港回復平靜後，此位原寫小說的俊人先生，却因罵人罵出了癮，便索性找些門路，辦其罵人雜誌來，以滿足一些末路政客，失意王孫的「時代憂鬱」，而他亦可在「新聞之內」找尋「新聞之外」，洩其末日窮途的流風餘韻。

但其所謂新聞之外，不外是嘩衆取寵，自斟自酌的產物而已。不過，這位萬老爺，除了天性刻薄外，却還有另外一分爲二的慷慨性格，這種慷慨，常常表現於他大派帽子，分封諸候的的牛馬朝庭。遠的不談，近的如愛國青年反對日本侵佔釣魚台示威來說，像這種關係國土的問題，本是超出任何黨派之見的問題，可是我們這位孤臣孽子，却憂死報國無路，大喊這些自發自動的示威抗議行動有人從中把持云，其實，要行動，當然就要有組織，但這些組織，決不像他所渲染的那樣有勢力，他自己寫東西維護某些權力，分分鐘講錢，便認爲別人做事也必定講錢，他就從不相信，有些人是會不求獲取，只願意做些有意義的事。

記得數年前，一份叫做「盤古」的刊物出版，內容是表露一點香港青年，尤其知識青年，對這個時代的感想。可是萬先生却看不過眼，便大送帽子，這班青年人當時貼錢辦這些雜誌，那裏有什麼津貼，現在好啦，這羣青年人散了，雜誌也辦得不生不死。津貼之謎，自然也大白了。未知這位萬老爺，現在對這份東西，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對得起良心

老萬在一家銷數達數十萬份的報紙打工是事實，而且在這家報紙打了十多二十年工，不過，老萬並非這家報紙的事頭，當然也無法左右這家報紙的言論態度。如果老板吩咐改成「工人周報」一樣，老萬若仍戀棧這份工，也只好照辦。

六七年港共暴亂時，支持政府維護治安的，有五百五十五個民眾團體，香港報紙，除正統的和尾巴的左報外，差不多清一色「反共」。那是人心所趨，辦報必須有其正義立場，才有讀者，否則，若與民意相違，那會有「銷數達數十萬份」呢？

承蒙誇獎，說老萬「聲望鵲起」，其實當日老萬寫這些文章，並不在乎「聲望」，且有林彬先例，難道活得不耐煩乎？但身爲三十年的報人，如果在需要說話時不去說話，是對自己良心不起，對自己職責不忠。

否則的話，我會像本港名流們，乘機「遊埠」去了。遠的地方沒能力，跑到台灣避避風頭，總可以辦得到吧，何必留在這個危城，做港共淋電油的對象？

何不拔刀相助？

事後說風涼話很容易，但當時如果這位「水中刀」也肯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相信對穩定香港局勢，一定大有幫助；可惜這把「刀」在水中，遍撈不獲，老萬迫得獨力作戰。

這秘密老萬本不想提，不過「水中刀」以爲老萬發了暴動財，又羨又妒之情，見之字裏行間，我可不能不將眞相說明。其實，當時寫的「新聞以外」及「每晚話題」以至「萬人傑專欄」，每篇稿費十元，那時物價雖不及今日之高，但十蚊稿費，其實也不夠買「驚風散」呢！

老萬的生活過得的確不錯，與幸福的社會主義祖國水準相比，當然超出甚多；不過，這與「暴動財」無關，如果暴動而可發財的話，我就會鼓動「示威」，製造暴亂，再來刮一大筆了。

言有未盡，限於篇幅，下期再談。



基督教刊物說老萬發了暴動財
老萬要問誰在製造新暴動

劉人傑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辦的「工人周報」指老萬發了暴動財，如果暴動而又發財，老萬甚願香港再來一次暴動。可是，現在誰在製造新的「暴動」？新左派小爬蟲！這些小爬蟲無孔不入，正滲透教會，希望全港虔誠愛主的基督教徒正視此事，不要讓他們繼續胡來！

小爬蟲刊物

香港市面上小爬蟲刊物充斥，這些刊物，大家以年青人爲對象，大概因爲年青人感情豐富，較易衝動，卻短於閱歷，正是他們爭取的良佳對象。

年青人當然大部分是學生，因此學生刊物就成爲小爬蟲們滲透的目標；其次就是教會刊物，其中不少已達到「共產黨化」的程度。

過去，一般人對這種刊物雖覺得不順眼，還以爲那些親共言論是由於對共產黨未有深入認識，單看表面成就，及對他們的宣傳深信不疑的年青作者的論調。自本刊將新左派的來龍去脈，盡情揭發，並將他們活動內幕，領導何人，公之社會，人們才知道，這並不是三幾個激進青年的個別行動，而是受到新左派專搞學運的頭頭指揮的。

兩年多前，老萬已作出預言，小爬蟲除在他們的刊物中播毒外，進一步必然發動所謂「學生運動」；這種行動，已見之今日，「示威」成爲他們不斷使用的武器。

「社會觀」風雲

凡經常閱讀本刊的，都了解到這班人無孔不入，除對學生盡力煽動和爭取外，工人也是他們的主要目標之一。正如當日共產黨未打到江山，也以學生及工人爲骨幹，大搞學運、工運一樣。

本來，天主教和基督教與無神論的共產黨是勢成水火，無法並存的，可是近來香港部分宗教刊物裏，經常出現歌頌共黨及鼓吹和共黨「交談」的文

鬧得滿城風雨，使二十多萬天主教徒爲之嘩然的「教會之社會觀」，叫香港天主教徒準備適應共黨的統治，如果不是老萬大力揭發，「社會觀」早已過骨，二十多萬天主教徒也早被這些親共的起草人出賣了。

自天主教社會觀事件揭發後，許多天主教朋友談及此事，認爲我對天主教會「有功」；也有些教會的讀者，送給我聖母像，稱讚我對天主教的維護，否則祂又爲新的猶大出賣了。

當然，教會裏也有不少人對老萬恨得牙癢癢的，否則不會有這個「社會觀」的出現，至少這些起草人是恨透了老萬。

工人出了頭？

天主教如此，基督教又如何？大發親共謬論和盡力打擊本地政府的刊物不少，老萬特別在本刊提出過的，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辦的「工人周報」最爲明顯。關於這家周刊的媚共文字，不少讀者來信予以批臭。老萬相信這份刊物不能代表教會言論，只不過是主持這刊物一小撮人的私見。但作爲一份教會辦的刊物，而有這種言論，很容易使人誤會香港基督教已向左轉。

據說，這表示工人已經出頭，再不是舊社會那樣「工字不出頭」了。可惜蒼頡當日造字沒顧慮到今天這情況，因此「工」字出了頭，也不過是個「土」字，土頭土腦，不見得是好字眼，因此這位新蒼頡才標奇立異，將之改爲頭角崢嶸的「𡳾」字。

當然哪，今天是工人當家時代，豈能叫工人一輩子不出頭？這位新蒼頡不但要工人出頭，並且要工人出角，其目的自然要討好工人，希望得到工人們擁護。

香港工人與大陸工人

香港工人雖還未到「當家作主」的程度，但地位提高是鐵一般的事實。今天，從事工業的人都知道，工人問題沒法解決，事業不會成功。因此所有工廠都以待遇如何好，福利如何好來吸收工人。香港的工人是天之驕子，沒有「失業」這兩個字，這一行不好，極其量改行；又可享受合法假期，只有工人選擇事頭，事頭絕少有選擇工人的機會。

這些工人當中，部分是從大陸逃亡來港的，大陸工人的生活，他們比任何人清楚。以香港工人與大陸工人相比，相差太遠，因此，要在香港搞工運，較之搞學運困難得多。

工人講現實，用勞力換取生活的享受，用同等勞力，在香港可以過有冰箱、電視機的生活；而在社會主義幸福的祖國，吃飯也只能定量配給，自然很難使他們重入毛澤東思想的圈套。

打回原形

尼克遜在搖尾乞憐！

最近國際政治舞台上，最熱門的一件醜劇就是美國總統尼克遜，在中國問題上所演出的搖擺樂。

這位以反共著名，在莫斯科曾與赫魯曉夫激辯，而博得世人采聲的美國先生，現在竟成爲與中共勾勾搭搭，出乎爾反乎爾的小醜。

這裏所說之醜，並非他有意承認中共而言。關於承認中共，在西方國家中英國最早，當時的首相邱吉爾，在國會中曾非常風趣的說，我們不歡迎來自某某礦區的貝凡（英國工黨當時第三號領袖，礦工出身也是國會議員），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對於中共也是這樣，我們只是承認事實……。對於英國之承認中共，反共的中國人雖然深抱遺憾，但是對於邱吉爾這樣光明磊落的說法，不禁讚許而予同情。

尼克遜在今年二月的國情諮文中，正式稱中共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以美、蘇、日本、中共四者共同擔負亞洲責任云云，那番話袒露承認中共的意向非常明顯，我們雖覺得這是嚴重的錯誤，但是並不醜惡。然而最近的若干表現則十分醜惡。

輕率談話有失身份

當尼克遜接到中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的消息，第二天即宣佈駛往中共機艦可在美國加油等五項措施，來改進與中共的關係，雖然表現了美國的天真與慷慨，雖然幼稚，並非醜惡。可是對於女兒女婿說，希望你們有機會往中國大陸渡蜜月，並且說希望自己在總統任內也能訪問中共，就開始離譜了。這雖然是一種並非認眞的玩笑話，但是，以美國總統之尊，輕率的說出這種影响外交心理的話來，實在太不成話。除非已有把握和中共立刻建交，否則說這種話，使中共感到美國在一廂情願，趁機會拿糖、抬高外交行市，美國大少爺，就要吃大虧了。我們無意關切美國的事情，吃虧佔便宜，都是美國人自己的事，我們只想指出，尼克遜這種輕率的言動，只有增加周恩來對美國的蔑視而私下獰笑！

繼尼克遜輕率的談話之後，國務卿羅傑士，二十七日在倫敦發表談話表示，關於中國在聯合國中的代表權問題，美國將在今後一個月內決定。這無異是正式表明，美國一貫支持中華民國的方針已告動搖，重新考慮新政策，其新政策的方向則不言而喻。更具體一點說，這是美國正爲承認中共，放棄中華民國在輿論上鋪路。

爲日本留發言餘地

目前美國人物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分裂、對立十分深刻。一方面國會中的鴿派議員力量越來越大，與尼克遜的距離也隨着擴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內部，尼克遜與國務院之間，也正在鬧意見。以費正清爲首的左派分子對國務卿羅傑士具有深刻影响力，而尼克遜顯然並不那麼同意。二十八日，美國白宮新聞官布雷，對中國問題發表了一篇突出奇特的聲明。聲明說：「依照吾人的見解，台灣及澎湖諸島的主權，是應由未來的國際來解決的尚未解的問題。」

又說：「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亦尚未有合意的結論。雙方都主張台灣、澎湖諸島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顯然的無法希望由這兩個對立的政府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立場，一直如此、現在也還是如此，非常明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及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紛爭的解決，無論如何應使用和平的手段。」

布雷這個聲明，顯然在爲中共接收台灣鋪路，前面所說台、澎主權尚未解決，很可能是替日本人留發言餘地的伏線。對這一可能的陰謀，迄今尚無人指出。

中共東施效顰

布雷這個聲明，立刻遭受中華民國當局的嚴正抗議。心懷叵測的中共遲了一個星期才東施效顰，跟着抗議了一番。大概中共知道美國的眞意吧！尼克遜大概感到布雷的話說得過分了，二十九日連忙招待記者對此發表談話。對尼氏這次談話，若干西方觀察家認爲是對接近中共傾向澆冷水，其實只是把接近中共的步驟拖慢一下，絕無意敗子回頭。試看最要緊的兩段話。①「我隨時不拘什麼年份都願意訪問中國(指中共)。但是這是長期的計劃，什麼時候能訪問還不知道。我只是表明了希望，並非受到邀請。」②「現在來預測美國承認中國及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爲時尚早。實際上只是預測階段。這一微妙問題並無進展。」

第一段話簡直有點搖尾乞憐了。第二段話意在促中共作進一步表示，絕無半點澆冷水的意思。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八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五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八五期）

本期要目

陸奎生中醫師著

養生與保健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冊 定價港幣廿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定價
病速愈法	H.K. $ 5.00
痛根治法	2.00
弱康復法	5.00
弱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濕骨痛速愈法	3.00
老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愼用痲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愼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瘵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養生與保健第七集已出版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氣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痲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使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中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德輔道中八十四號章記大廈十八樓一五○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彌敦道

文地址：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羊城舊遊詩

董力行

一九五一年，余自四川南遊，農曆除夕抵廣州，小住半月，待機走港。久耳鎮海樓之名，樓在城北越秀山之左，今名觀音山，其高五層，俗名五層樓，明，洪武年間，永嘉侯，朱亮祖所建，用以鎮壓風水者，故名鎮海，形式古樸，五百餘年，未改舊觀，省會博物館，設於其中，各朝文物，美不勝收。新年無事，偕友人劉李二君往遊，登五樓，憑窗四矚，但見遠山起伏，嶺脈縱橫，廣州，平原開敞，物阜民殷，總滙三江，交通四達，文風既盛，俗尚亦淳，人傑地靈，而富有革命精神者，五嶺氣勢使然也，余有登鎮海樓詩云：

㈠萬里來登鎮海樓，江山文物望中收，名城千古傳南國，未負春光是此遊。

㈡鎮海樓邊戰伐多，五羊未改舊山河，濤兵弓矢明侯畧，不敵珠江有逝波。

鎮海樓門，有胡漢民先生所撰對聯，記之云：

萬千刼危樓尚存，問誰摘斗摩星，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只我倚欄看劍，淚洒英雄。

該聯為展堂先生親筆所撰，地屬名勝，聯為名作，胡先生亦為歷史名人，必當永久保存，用為紀念。聞共黨於年前破舊立新，今已不復存在，因記取之，以免日久湮沒，將來共黨滅亡，後之君子，仍當補寫張懸，以為江山生色。

廣州酒家，陳設雅潔，用屏風隔成小房，余等獨佔一房，點心繁多，未知其名，有送即留，頗多佳味，北人初來，不知粵語，笑話頗多，聞有喚賣「哈狗」之聲者，劉君相問曰何為「哈狗」？余笑曰「哈狗」乃國語之音也，粵語名「蝦餃」，劉不信。啓籠視之，果為蒸餃，曰：「餃中有蝦，故曰蝦餃」，劉恍然大悟。

有賣唱者，立於房外，曰：「先生願聽哭否？」劉愕然大驚，瞠目不知所對，余急為解釋曰：「哭者曲也」，聽曲，並非聽哭。劉又恍然大笑，余向歌者點首示意，欣然而入，有女歌人年二十餘，紅粉峨峨，衣妝楚楚，明眸皓齒，顧盼生姿，手持紙摺，書寫若干歌名。笑面相迎，要求點唱，劉問曰：「一曲多少錢？」女曰「牙門」，劉更茫然，轉而目余，余曰：「牙門者，一元也。」劉大笑。

劉謂余曰：「粵語不懂，點唱何為？」余曰：「先將歌詞寫出，按字聽音，自有佳趣」，劉授以紙筆，寫「黛玉」葬花一段，調絲弄竹，諸樂齊鳴，和以小提琴，宛轉幽揚，嗓音嘹亮，逐字尋聲，依稀可辯，身臨南國，粵調初聞也，余有詩詠之云：

㈠粵調歌喉在五羊，紅牙拍板洽宮商，秦淮畫舫珠江曲，一樣銷魂各擅長。

㈡去國南遷喚奈何！江山無限亂愁多，羊城春雨投荒日，且聽珠娘一曲歌。

時窗前微雨，霧鎖江樓，回首中原，不勝悵惘，余等三人，同住一樓，逆旅無事，買酒消愁，酒酣興起，振筆作詩，有五言排律若干韻，記之云：

盛歲遭時變，南來志益堅，
決心期逖祖，毅力勝張騫。
姓字揚淮上，功名愧燕然，
救民除匪寇，抗日靖烽烟。
狗盜三千客，江湖二十年，
詩宗杜工部，詞學柳屯田。
李泌同擅雅，徐公不敵妍。
襟懷常蕩蕩，丰貌自翩翩。

余常遊「嵩」「華」「終南」諸山，慕神仙長生之術，生平志趣，與「李泌」相同，故詩以長生及之。

足捷超途驥，身羸似紙鳶，
腿長能縮地，風大欲飄天。

余在華山，學道家吐納導引。喜輕功，練去腹部脂肪，從無疾病，力敵多人，身手矯捷，步履生風，雖然潘鬢消磨，健壯一如往昔。三圍尺碼，不讓佳人。

未幾有友人，介紹黃牛，引路越羅湖，言明每人給以港幣四百，時共黨搜身，不許金錢外攜，余皮鞋之底，藏金四兩，取出付之，到港三日，初住半島酒店，大吃西餐，繼遷旺角，不久，三人囊金俱盡，就食於大排檔，漸至無錢沽酒，劉李相戲曰：「君在大陸，有資產階級之雅望，年少飛騰，未遭窮困，今日滋味如何？」余笑曰：「人生如演戲，有時袍笏登場，有時敝衣乞食，此種樂趣，不可不經，意料台灣親友，當有接濟，安心忍耐，不必憂也。」

劉曰：「閣下每餐必酒，飲量且豪，消費頗多，自成習慣。今日無錢，可戒酒否？」余曰：「飯可不吃，酒不能戒，此間有當舖，典衣即可沽酒，今將斷飲，勞駕一行可乎？」劉曰：「我非抗命，緣生平未入典舖之門，如欲飲酒，君可紆尊自往。」李曰：「此間並無熟人，不慮為人所笑，典衣一醉，又有何傷？」余曰：「衣箱現在何處？」李曰：「存香港友人家中。」余問：「何處渡海？」曰：「尖沙咀。」余曰：「我與君一同往取，速去速回，午餐猶可及也。」李曰「可」，二人由尖沙咀渡海至北角，取大衣二件，抵典質之門。李踋躝不前。余自後推之，側身而入。典質十六元，劉為旅長，李為河南行政督察專員，得錢之後，即將當票撕毀。三人仰天一笑，李曰：「如此狼狽。實非夢想所能及也。」余口：「英雄落魄，是為短時，此家常便飯耳。」相與大笑。劉去街前，購雙蒸二枝、鹵味燒鵝，痛飲至醉，是夕余有詩云：

囊空糧盡席無溫，檢點征衣舊褐存，
樹被雪霜枝減色，人經潦倒位紆尊，
踉蹌捷足尖沙渡，趑趄赧顏大押門，
沽酒且謀今夕醉，小樓高臥待朝暾。

典衣沽酒，寫實之作也。人生有趣之事，莫過於由賤而貴，由富轉貧，貧而再富，富再驕奢。窮通得失，皆當一一親嘗其味，經歷如此演變，方算多彩多姿，生活過程，必須三起三落，身如熟藥，曾經九蒸九晒，又如鋼鐵，燒紅於火，淬之以水，百煉千錘，艱危不畏，英雄豪傑，皆由此種方式磨練而成，壇主今日，銳意著書，埋名市井，富貴無動於衷，貧賤未移其志，忘懷得失，了悟仙凡，對目前所謂領袖舵手之流，巍巍乎，騎在人民頭上，等於舞台表演，道具衣冠，吾人遙看猴戲，其本人，得意忘形，揚威耀武，在我觀之，大家俱是同道中人，不過如是爾爾，未見有何足以驕傲。壇主與主席，只不過成功與失敗之分；成功則是主席，失敗即稱壇主耳。

優待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贈送五元換書券

本刊爲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贈換書券五元，持券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 支票 /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擁護萬人雜誌加價

互相介紹推廣銷路　每期小說讀者歡迎

在一片漲風的連鎖關係下，我喜愛的「萬人雜誌」也因紙張和印刷費漲價，不得不每本售價也加了兩角錢。在給小孩子零用也不大歡喜的今天社會中，加兩角錢原本算不了怎麼一回事，何況像這樣正直鮮明而又言論不苟的刊物，每本售價僅是一元，較之胡說八道的書刊售價奚啻天淵，可以想像得到，加這兩角錢實是萬不得已的事，否則，又怎能應付工本費上漲這一個難關呢？處於世界逆流正緊的今天，具有正確的思想指導及充滿

能因經濟困難而半途倒下去，亟須我們廣大讀者作有力的支持，擁護加價，是最基本而又最積極的辦法，我相信芸芸讀友們均有同感吧？

在我的工作單位裏及親朋戚友中，我曾先後介紹本刊使之購買閱讀已有五個人，她與他們之中，由微少興趣而至充滿了閱讀信心頗是不易的，原因就在於本港是自由的領域，包羅萬有，本港的、外來的，眞個黃紅藍白，五光十色，如果沒有鮮明的立場觀點以及獨特風格，休想不斷吸收

而，本刊有很多忠實的讀者，有個同事曾告訴過我，她有一個同行的友人，胖胖的，現在還由創刊號存到最近一期，家内房子狹窄，堆滿二百這多本萬人雜誌須要個大皮喼，平時視之如寶，不捨抛棄，他的母親爲此時發牢騷，仍是處之泰然，你想找任何一期參閱一吓，他總能隨時應命。你看這個肥胖胖的讀友，多麼熱愛本刊！話又得說回頭，假如我們讀者能互相推介，吸收讀友，串連推廣，集腋成裘，銷路增加，就不會遭遇經濟困擾了。你們說對嗎？

最近這一期，增刊了一篇小說，許多人都愛看。像這樣題材和增加一些小品文之類的作品，是很合青少年讀友的胃口的，作爲主編的萬、張，大概勿應忽視吧！

鄭秀堂啓四月二十五日

（**編者覆**：謝謝鄭秀堂先生提出了好幾個開源節流的意見，如節省稿費，發起捐助等。我認爲這些均非「上善之策」，辦刊物省稿費是「自殺政策」，目前暫不能增加稿費，我們已感愧對作者。至於捐助，早有人做過，萬老板將支票退回了，故未將這些意見刊出。其中最好的意見，是請現有讀者廣爲推介，增加銷路，擴大讀者羣。請所有愛護本刊的朋友，推行這個連鎖介紹辦法爲感。）

尼毛拉攏揭秘

尼克遜之急於拉攏中共，甚至要親自往北京去，蓋尼克遜最頭痛之兩件事，毛澤東都有份。一是經濟問題，同中共貿易無異給美國經濟困難中注射一强心劑。二是越戰，尼克遜心中以爲毛之影響力，可能會對越戰和解起決定性作用。美國事做事非對本身有利決不幹的。尼克遜看中老毛子手中兩張王牌，因此女兒結婚旅行，也要往大陸去了。

在大陸上的毛澤東，急於拉攏美國，心中也有說不出之苦。一是自西德蘇聯簽訂和約後，西伯利亞蘇駐軍成倍增加，壓力日大；而自文革以來，中共軍隊中幹部，下城下鄉，成爲文職幹部，因此實力大減，應付蘇聯，頗感吃力。二是日本經濟實力越來越强大，雖然軍力尚未恢復。然其潛力不可忽視。對付日本既不能依靠中蘇同盟，結果祗得拉攏美國。在如此國際情勢下，「尼」「毛」便成心心相印。

（李一新）

且過呢？以小弟在台灣居住達十年之經驗看來，情形似屬後者，即有用之人才被棄置不用，忠言逆耳等等，於是發生最近連續被所謂友邦人士所欺負之情形出現。聯合國地位岌岌可危固然已人所皆知，釣魚台事件也是明「恰」之行動。近日更有美國佬明目張膽，主動向毛共表示友好，這一切一切，都在剃國民黨之眼眉。台灣方面固然照例不出一聲，老兄也似乎關人個關，令人慨嘆之極，也不禁覺得自己能離開台灣及成為加拿大移民而慶幸。事實上眞是值得慶幸乎？非也！實乃笑中帶淚，苦笑而已！小弟覺得世界上國與國只有利害關係而並無友誼，美日兩國明明是「友人」，但卻不時想出賣中國。小弟忽然有一怪想，就是中華民國為何不和蘇俄老大哥來一個會議，美國可以和毛共在華沙會議，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和蘇聯也來一個什麼會議？許多人都說美國CIA支助台獨份子搞獨立，目的是要台灣獨立之後，落入他們控制中。小弟認為中華民國偏偏不吃這一套，美國佬想維持由日本、南韓、菲律賓、台灣這一環，我們偏偏不吃這一套。但小弟並不認為如此台灣就會落入共黨手中，反之由於中華民國這一革命性之行動（也是表示自主，不受人牽住鼻子走之行動）。可以嚇窒了美國，試看過去之事實，那一個國家越對美國佬不賣賬，則美國佬越死死地要去討好人家；你越對他好，他則越欺負人家，甚至出賣人家。中華民國被美國出賣而退避至台灣之事實仍未被人忘記，為何我們一直示弱呢？再被出賣之日子大概不會很遠，這是鐵一般之事實，而國民黨好像你死你事，全不着急，而所謂忠貞份子也一樣。幾句抗議有何用哉？如果老兄以為聯俄可以自保，則不妨大力宣傳一下。國父當年聯俄容共也是在相似的情況下發生的。如果政府有能，絕不會有引狼入室的情況出現。好了，就此停筆。

「一個自慶離開是非圈之忠貞份子」（四月十六日）

身在福中不知福
香港左傾青年
請聽聽大陸青年的話

張先生：

可惜我祇是個小學程度的人，如果有高深學問的話，我便寫一篇「香港大陸比較談」，以給香港人比較比較。

因為多數土生的香港同胞都盲目崇共，或者可能是對現實不滿的一種表現，而傾向共方；或者是不可能，如果不是的話，他們為何不返回大陸過那「社會主義幸福的生活」，而在此甘受殖民統治呢？這是一個使人費解的難題。

最近從報上看到青山大火，焚毀無數木屋，我一看報上的地點，知道當地的居民百分之九十是大陸的難胞，而且大部份是我的同鄉。我當晚即抵青山作所謂「慰問」，果然，同鄉們的木屋付之一炬，幸好拿回一點衣物。看到他們，心情十分沉重。但他們當日即得到救濟，當局並答應給他們徙置到新建的徙置大廈。我除安慰了他們一番，也像共產黨一樣，抓着當前問題，與他們作了一場階級教育，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政治課。我與他們談到六五年家鄉的一次大火，共產黨救濟都沒有，還能給新屋我們住嗎？我們祇從親戚處得到一些爛衫，並借錢在共黨的火災居民才有的竹笏配給下（每戶祇有兩筒），勉強把茅房支撐起來。五類分子連配給竹笏也不能享受，實行你死你事。不救濟、不支持還好，後來為了追查起火原因，每人都經過嚴格的詢問，眞是禍不單行。結果把起火的責任推給五類分子，送去勞改了事。現在同樣遭受了火災，當局如何關心我們，除了大力支持生活物資外，還安排大厦給我們住，社會各界紛紛支持，眞是今非昔比，雖然有點損失，但總比大陸好得多了。鄉親們還發洩了一些憤共的話，後來笑說：如果不是香港好，逃來做什麼？

我總覺得有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為了一些雞毛蒜皮之事便大鬧，如果你在大陸的話，誰准你請願？如你請願，請到英德或樂昌、或黑龍江去。

雖然香港不能視作大陸，但那我們為什麼要思想出現左傾呢？托共產黨的大腳呢？有些人更被毛共的乒乓球冲暈頭腦，失去理智胡說八道。毛球員的口號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實則為滲透第一，乒乓第二。另外莊則棟拒絕與南越及柬埔寨球員比賽，但卻邀請美帝球員返國比賽，這是什麼邏輯？什麼主義？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指導你們的理論基礎嗎？南越與柬埔寨球員是人民，與龍諾沾不上邊；而且比賽純粹是為了發揚體育運動，與政治無關。

毛共一邊拒絕柬埔寨比賽，一邊邀請美帝、英帝、澳洲等「侵畧者」的球員比賽，除了別有用心外，毛澤東正如廣東人說：人又佢，鬼又係佢。此話不錯。

新生（四月二十一日）

鳳凰台上憶吹簫（用李易安韻）

劉祖霞

耀眼紅鮮，遮窗綠嫩，彩霞遙掛峯頭，更遠帆飄點，新月懸鉤，一片椰林似海，風乍起，搖蕩無休，南溟暖，不知霜雪，那辨春秋。

悠悠關山萬里，便家園夢到，到也難留，料庭荒剩柳，燕去空樓，青草池塘睡鴨，禁暴雨，駭豁雙眸，曾遊處，垣頹壁斷，盡惹閒愁。

新左派面目醜惡

讀者要求盡情揭發

支持本刊加價切勿輕言停辦

萬先生：

開門見山的說：不必客氣，「萬人雜誌」這本刊物不能停辦的。百物騰貴，加上兩毫，每本一元，實在不貴。

我較早時就有這個意見，「萬人雜誌」上的篇篇文章，都是我們讀者渴望閱讀的，每段文字都是「眞實可貴」，「萬人雜誌」的作者們從來沒寫過一篇對讀者不忠實的文字，更沒有耍「噱頭」惡習。別說加兩毫，以我的個人立場說，加到每本一元五毫也公道。

在國際逆流，鷄犬升天的今日，生活在海外有理性、有良知的中國人，對「萬人雜誌」這本刊物是不可缺少的。它是漢賊不兩立的指南，是一本堅强的反共戰鬭刊物，立場穩健而堅定。萬先生，您怎能輕言「停辦」呢？

「萬人雜誌」是萬人傑、張贛萍二位先生創辦的，但「萬人雜誌」的眞正「老板」是讀者，（這是萬、張兩位常說的，不是我在臉上貼金）那麼我以萬分之一的「老板」身份說話：「萬人雜誌」加價，加多少，您們決定；但不准停辦。

作為老板之一的我，（請原諒我自作多情）對「萬人雜誌」仍有不滿保留，對中華民國放冷箭的文字，仍有刊載（雖過後有揭露），對盜用中華民國年號刊物，（如××學生周報等）打擊仍不夠；對這些「包藏禍心」，見不得人的東西，對這些不要臉，認賊作父的爬蟲，還有什麼客氣的，還有什麼保留的？對萬人俱樂部的成立，迄今仍沒眉目。當然，這些問題是加重了您的負擔，我相信您不會使我們讀者失望的。

回憶大陸陷共前夕，除了極少幾份報章雜誌堅定反共外，多數是唯恐表現媚共不夠，使大陸數億同胞陷入生死不得境地，使世界到處不安。我記得南京「救國日報」指國府劉斐是共黨，（當時劉是國防部主管作戰次長）有人說「救國日報」瘋了，事後證明「救國日報」是對的。但一切都晚了。現從頭做起未遲，再接再厲，堅定信心，站穩立場，暴政是不能持久的。

今日香港的報章雜誌，路線分明，共黨、新左派那一手，再難騙人。認清及揭露這些醜惡面目的，首推「萬人雜誌」。愛好自由民主的青年讀者，反共朋友們，穩住、沉着、冷靜，我們不能再被人利用出賣，不能再錯了，不能再上當了。

昨天在街邊報攤上看到「××學

遭警方暴力制止」，並且有一照片是一個女人被兩警架走，女的作大哭狀。細看之下，原來這個女人是鍾玲玲，和我曾認識一年餘，她進入某電影公司工作時，是一個「新左」小頭目介紹的。過不久，「萬人雜誌」一二五期揭露的「反台獨」聲明是半天吊，鍾也成半天吊中的一人；另外還有個姓曾的，和鍾是兩個女半天吊，三個女的迄今仍住清水灣道上的大埔仔村，且同住一室。鍾月前去了「明報周刊」，那兩個未被捕的女人，事後感到慶幸，在那小頭目宿舍內還慶祝一番。

本來，保衛國家領土主權是每個國民義無反顧的，但想不到是另有文章。××學生周報說：這是學生們「自動自發」的，其實眞正學生寥寥可數；既然「自動自發」，××學生周報何以知道已印好了八萬份傳單？事後示威者集錢保釋被捕者，且向遠在美國為保衛釣魚台而示威的華僑學生求助？再說，美國把我國釣魚台賣人情送給日本，當然是我們不能忍受的，可是我們中國人在香港示威要取回釣魚台——假如美國和日本因香港的四月十日示威而把釣魚台歸還中國，應歸還那個中國？香港示威者示威時未說明代表那個中國，代表在聯合國有席位的台北中華民國呢；還是殘民害國的毛共？這些示威者也沒展出國旗作前導，表明態度。一旦美、日兩國要交還給香港的示威者，請問你們把釣魚台如何處理？你們中那個願移居那荒蕪的小島？青年朋友們，你們上當了，你們被出賣！

台北學生們怒吼了，為保衛釣魚台而走上街頭，發表他們的意願。××學生周報用的是中華民國年號，何以台北學生的行動，周報隻字不提？香港示威者向美國學生求助，為何不向台北學生求助？老實點，陰謀、用心，不堪一擊的！

馬力高上（四月十七日）

一位留加華僑的「奇想」

美國既然出賣我們 我們何不聯俄反美

萬人傑先生：

由老兄在一九六七年大戰左仔之行動看來，一定屬忠貞人士無疑。但老兄似乎並未盡一個忠貞份子之全力。老兄力戰左仔當然值得人家讚美，

局加以督促才對。因為老兄亦算有影响力之人士，小弟之所以寫這封信給老兄，也因為小弟認為老兄可能對台灣有點影响。國民黨在小弟看來，已近麻木程度；但究竟是國民黨黨員眞

資源問題，包括漁業、科學研究及公害防制等項，廣泛交換意見，並未議及具體方案，會議事項與釣魚台列嶼之主權及該海域之大陸礁層開發，實無關連。

甚爲明確，對主權之維護素極堅定。先生與我留美同學忠愛國家，政府與國內同胞同深感動，茲特向　先生述明問題眞相，知必信任政府，共赴時

並頌

時祺

張羣敬啓

三月十八日

「中文合法化」的暗礁

李愈之

談及「中文合法化」，不得不重新對「中文」作一估價。文字本來是一種工具，一種傳播語言，記載思想的工具。從這種觀點來看，「文字」是有「好」「壞」之分，因爲工具也可分「好」「壞」；一種好的工具，諸多便利。

「漢」字除了分類、書寫、排版、打電報等比不上「拼音」文字方便外，更有左例特徵：

㈠任何一種文字脫不了其淵源之鄉土味，漢字亦然。漢文化相傳了五千年，其文字更代有强烈的漢文化色彩。這點在中文成語中，反映尤顯著。譬如我們常說「治亂世用重典」，蓋在漢民族生活中，已爲過去漢民族歷史經驗所證實。因此說「治亂世用輕典」便成爲不通。然而，「治亂世用重典」是否能適用於一切環境下呢？筆者深感迷惑。記得三年前左仔暴動，立法局華籍議員中，也有主張將置炸彈者處極刑，英國聯邦關係部部長石寶德抵港後，有人以之相詢，遭石寶德反對，其議遂擱置。今日回想，如當日果將左仔按治亂世用重典之方法處置，則今日香港決不會如此之快安定下來。因此漢民族要生存在二十世紀中，必須吸收其他歐西民族之經驗，不應墨守成規，一成不變。

因此一旦「中文合法化」後，那麼治亂世是否非用重典不可？不這麼做，文法上變成不通，此事頗成疑問。

漢文中另有一成語「數典忘祖」，不久以前在「萬人雜誌」也出現過，此成語也頗有問題，其精神所在，尤違反進步的觀念。在拉丁文中有一句相反的成語：「一個偉大的民族，必背叛其領袖。」事實可徵諸羅馬史。然而在漢族歷史中，似乎同樣經驗不顯著。

日前「萬人雜誌」會刋出指責，若干平日議論多多，然而當被選爲市政局議員後，往往經年累月在議會上未發表幾句議論。筆者雖非議員，卻有同感，蓋中文長篇大論，一譯成英文，往往顯得不通之至。筆者可以「中文合法化」一語舉例。中文合法化譯成英文便成：

Legalization of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傳聞本港黃夢花議員要去倫敦英國國會呼籲，筆者預見傳譯時將生困難。因爲筆者可預言十個英國議員中會有九個馬上贊成：

Legalization of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in Hor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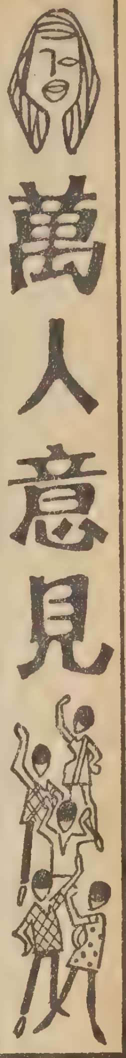
因爲洋人思想方式中，黃議員所言之要求「中文合法化」包含着目前在香港中文成爲「非法」語言之意味，即是誰寫中文，香港法院便會判徒刑。然而黃議員回港後，一定也還會收到英國議員寫來的賀信，言及香港街邊攤頭，到處是中文報刋，店舖使用漢字招牌，想黃議員必定滿意了。（在菲律賓商店使用中文招牌是違反該國法律的；在印尼中文報紙也爲法律所禁止。）由上述可見，中文長長一大篇，譯爲英文後，意成笑柄。難怪我們議員在市政局中有口難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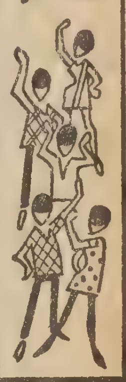
每一種文字，必有其特點，筆者以爲漢字在追究事理中，因爲缺乏「關係代名詞」而不易使用，此點可以例中見之，即使勉強譯爲中文，效果也不會令人滿意。

英文有個特點，當你用英文攻擊某種事物時，不需要加上個「犭」字邊的。好比英文報刊上的漫畫，當「蘇俄」被諷刺的時候，不一定要將「史太林」畫成神頭鬼面，然而諷刺效果一樣存在。但在中文漫畫中就不行了。到底是「漢字」給民主政治增加困難；還是因爲「漢字」使用的民族長期在不民主政治環境下生活，因而影響了「漢字」，此點可留待歷史家去研究。民主政治之眞諦，就是罵人必須罵得「斯斯文文」，受罵的一樣不好受。此爲央格魯撒克遜國會政治一大特點，即使德法日諸國也比不上。漢民族如要走向民主政治，此一功夫，怕不得不學。

要提高中文地位，怕不是一道法令可達到的，可喜的是在戰亂中逐漸成長的中文文化圈中，有人感到「中文」是弱者，而注意到中文的問題。

筆者深感要提高漢字的價值，提高中文之地位，非從改良中文，改良漢字着手不可。尤其當現代文化步向電腦世界的當兒，改良工作，怕是急不容緩了。





香港政府借水搵錢
水務局為政府「倒水」

加水費之議，經署為修改後，終於通過了。至於為利為害，論者已多，亞夏於此亦不願再費筆墨。

香港政府借水搵錢的事實，有目共睹。本文目的，在將水務局怎樣為政府「倒水」，及窮人如何去浪費食水的真實情形，向讀者諸君披露，藉以證明：窮人亦往往會浪費食水。（按：星晚四月七日萬人傑專欄引述讀者來函以為窮人不會浪費食水。）

亞夏曾於離島的一角做過幾年事，由於粗識幾個英文字，因此村民接到公共事業或政府機關的英文函件，往往便會携函來索解。

這些政府公函中，其中不少是水務當局發出以拒絕村民申請食水供應的，水務局所持的理由是：該等村民的住所並非固定的建築物。

照亞夏所知，這些村民乃住於由理民府批建並由理民府按期收租的「

的函件，大多通過理民府代呈的。商辦的「電燈公司」對申請電力供應可以來者不拒，為什麼政府卻不能接受村民食水供應的申請呢？理民府當局除了到期便派人收租，除了曉得在每逢大慶典，由要員參與大典，拍幾張照片，出出風頭，叫做與村民同樂外，究竟還「理」些什麼事呢？除了循例敷衍式的為村民遞送申請書外，還有為民請命，據理力爭嗎？

水務當局為了「便民」，倒也施行了一項「德政」：在鄉村街道上遍設街頭喉。然而，有了街喉，便流弊叢生矣。被拒安裝「水錶」的「木棚」村民固然要用街喉；就是有「水錶」安裝的「固定建築」的村民，也為了要慳自己的水，而不惜去浪費公家的水。有些村民告訴我，他們除了早晨的洗漱、煑飯、煲茶用自己的水外，其他一切都取用於街喉。冲涼時到街喉擔水，洗衫更方便，村婦們帶齊衣服，圍蹲在開盡了的街喉四周的路面上猛刷猛洗。所以每日的黃昏前後，通街盡濕，街上閑步，討厭不堪。到了夏季，街喉整天開盡，街童們玩到滿身大汗，便蹲在喉下冲個痛快。直到半夜，才有人將街喉關閉，但由於喉掣經常損壞，故仍然一直滴水到天明，變了「喉雖閉而常開」。亞夏初到「貴境」之時，見此情景，亦為之心寒。

消息傳來，該區因其獨立的水源乾涸，最近已實施「制水」，父老們記得多年前，港九實行四日制水時，該區村民揚揚自得的說：「本村唔會制水㗎，我地有充足嘅獨立水源。」然而自港九因買東江水而消除水荒威脅後，該區卻一再制水。請問父老們於指責政府不為他們廣闢水源之餘，有沒有想起他們的村民怎樣耗水，平日有沒有盡過一點力指導、勸戒村民慳水？

由於大家都極力「自制」，極力慳自己的水，而浪費公家的水。因此，很多家庭，每季所收到的「水費單」上的耗水量只不過一、二千加侖。而實際上，他們可能耗用十倍、八倍的水也不出奇。

歷年以來，村民由於水務當局施政上的錯誤，而慳回多少「水」？亦即是說：政府由於水務當局的「倒水」政策而喪失多少收入？確實難以估計。以上所舉出，是我所熟知一區的情形，究竟尚有多少區也有如此情形，則不可而知了。依照目前新訂的水費，居民可享用二千加侖的免費食水。行見將來該區村民為求達到免費用水的目的，將更為「慳水」（自己的），政府在這一類區域的水費收入，更無足觀矣。當局施行「仁政」乎？「愚」政乎？

（宇文夏）

張羣秘書長代蔣總統答覆
留美學人為釣魚台事件書

張先生：

（上畧）對釣魚台事件，最能表示政府立場的，莫過於張秘書長代總統答覆旅美學人的信，茲剪寄此信全文奉上，弟意可刊在萬人意見欄，亦可作為答覆所有國人，對此事件的關懷，或不稽的中傷。……

全文如下：

××先生惠鑒：先生日前與旅美教育界科學界諸位先生聯名函陳 總統，請求政府對釣魚台列嶼主權問題保持堅定立場，並拒絕參加「中日韓聯合開發海底資源協議」之簽訂會議，總統閱後，對 先生愛國熱忱至深佩慰，特囑將本案處理有關情形奉告，茲概述如次：

㈠釣魚台列嶼主權之歸屬

政府對於此項問題之處理至為鄭

片石，亦必據理全力維護，此項立場始終如一，絕不改變，業經外交部魏部長道明在立法院迭次公開宣佈，政府對本案之因應，係以國際法原則為基礎，申明釣魚台列嶼依歷史地理使用情形及法理各因素而言，乃我台灣省之附屬礁嶼，其主權屬於我國，政府一貫係在此一基礎上對本案全力交涉。

㈡關於中日韓三國民間代表商討共同開發海底資源問題

中日及日韓間多年來即有民間組織之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及日韓合作策進委員會研究彼此間之友好合作方案，此二合作策進委員會於五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漢城舉行聯絡會議，研究三國間經濟方面共同合作之可能性，並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東京

男女們對癌症應有的認識（香港防癌會提供）

本刊資料室

乳房癌是婦女們最常患之癌腫，其最初的象徵是一無痛腫塊，它可以在乳房任何部位發生，但以外上方為多。

曾估計癌腫從其剛好觸及至手術時之體積，一般約歷時六至十二個月。

這便是重要而又常被耽誤之寶貴時光，如能作定期，每月依次序檢查乳房一次，則每個婦女都能避免此損失。

每月經期後翌日便是進行檢查的最好時間，此外，毋須作多餘的檢查。

如果您能按此小冊子所載，定期檢查，則任何腫塊將會在最初一、兩個月內被發現，而百份之八十至九十，患者將獲得治癒。

婦女們請注意，以下便是些與乳房癌腫有關係之危險訊號：

(一)乳房任何腫塊不管體積大小。
(二)任何乳房外形之變異。
(三)發現任何一側乳房比對側高出。
(四)乳房皮膚凹陷小點。
(五)乳頭縮陷。
(六)乳頭任何分泌物或出血。
(七)乳房皮膚呈（橙皮樣）改變。

自我檢查方法：

第一、在鏡前坐下或站着，雙臂下垂鬆弛肌肉，細心檢查乳房在形態和大小上有無變化，皮膚表面有無點狀凹陷，乳頭有無分泌或形態上變化。

第二、雙臂高舉，視察有無上述之改變，看看乳房和上一次檢查時有無不同之處。

第三：仰臥床上，置一枕頭或浴巾於左肩下，左手則置於頭下，（由此處至第八點，請注意腫塊或結實之塊狀物。）右手各指靠攏伸平，在乳房之內上方作小圈狀按摩，由胸骨向外至乳線，並檢查乳頭四周。

第四：以同樣手法，檢查左乳房內下方在此處，偶然會摸到條狀堅實之組織或肌肉，請勿驚慌，這是正常的。

第五：現在請放下左臂，置於身旁仍用伸直之手指檢查腋窩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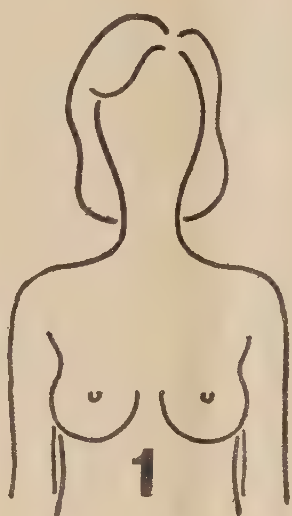
第六：用同一方法，檢查左乳房之外上方，由乳線至左臂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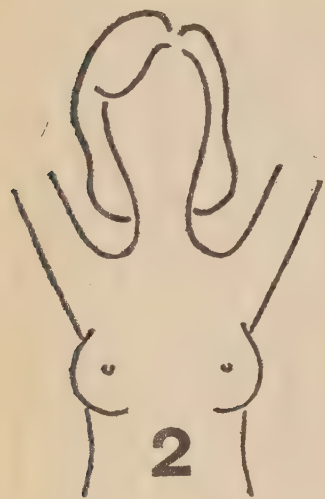
第七：最後，檢查乳房外下方，由外至乳頭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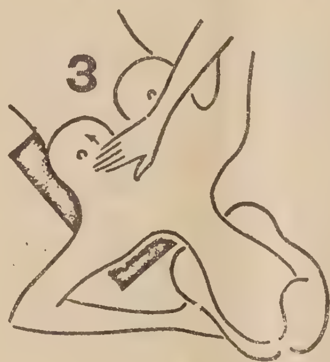
第八：重覆上述全部過程，檢查右側乳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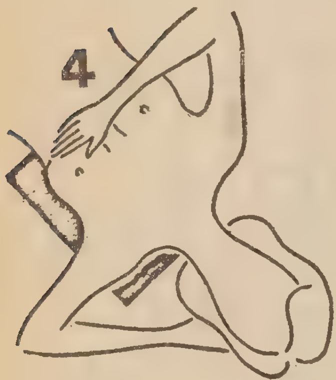
每月當經期乾淨後，檢查乳部一次，切記閉經後仍要作不間斷的檢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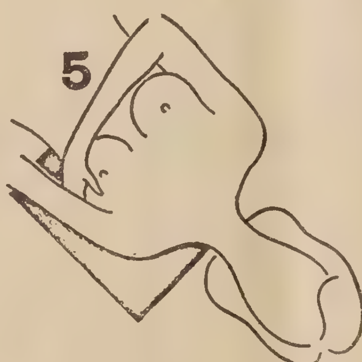
如果您發現有腫塊，請勿害怕，應找醫生檢查，大多數乳房的腫塊或改變並非癌腫，只有醫生才能作出判斷。（未完）

















蹄聲劍影錄

後來，高麗、台灣都成了日本的囊中物，當然是要實行次一步驟，要向中國大陸打算盤了。這時，中國已辛亥革命成功，這對日本的西侵計劃，是一種最大的打擊。到了民國四年，日本利用袁世凱的皇帝夢，提出「二十一條件」，企圖混水摸魚，及袁世凱驚夢新華宮，二十一條件又落空了。但日本還自慰的是中國老是軍閥割據，仍是四分五裂之局，及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揮軍北伐，五月三日日本人企圖阻止我革命軍的北上，蓋日本人殊不願見我國的統一也，便製造「濟南慘案」，殺我外交特派員蔡公時，並殺戮我同胞萬餘人，陰謀製造事件，破壞我們北伐的大業。

今　總統蔣公當時任北伐軍的總司令，洞悉日本人的奸謀，乃避免與日本人正面衝突，繞道北上，卒之北伐完成，日本莫奈我何。

及東北易幟，張學良歸附中央，日本人眼見東北特殊化的迷夢，又成幻滅，乃撕下假面具，露出其猙獰的面孔，冒天下之大不韙，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的夜間，日軍故意將南滿鐵路柳溝鐵軌炸燬，本莊繁誣揑爲我軍所破壞，以此藉口而由關東軍侵入瀋陽，隨即吞佔東北，由土肥原在天津把清遜帝溥儀偷運到關外，以建立傀儡的僞滿洲國。於是日本的西侵計劃第一步計劃達到目的了。但蠶食的野心永不饜足，又於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復無故侵襲上海，進擾華北，威脅平津，迫我簽訂「塘沽協定」，冀東殷汝耕僞政權出現，利用無恥漢奸粉墨登場，以遂其逐步吞併的野心。且鑒於漢奸之大可利用，於民國二十四年乃有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以企圖不戰而吞併華北。我政府鑒於內則中共跳梁，外則强鄰蠶食，自顧則準備毫無，難與驕揚跋扈的日軍抗衡，爰確定「安內攘外」的國策，一面忍辱負重，埋頭苦幹；一面加緊剿共，肅清後患。

「安內」工作進展神速，在江西把中共趕出瑞金，民國二十三年杪，中共狼狽西遁，上演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有如喪家之狗，經西南各省而向西北流竄，國軍追逐入黔、川，使川黔兩省，由軍閥割據，而變成還政中央，有利於統一局面，而閻錫山也開放山西之門，由關麟徵開入晉省，自中原大戰以後，此時山西始眞正聽命中央，對國家前途大有裨助。

民國二十五年中共竄至陝北，包圍圈日見縮小，毛澤東走頭無路。乃運用統一陣線的魔術，催眠了東北軍人，利用張學良的衝動，刼持統帥，造成震動世界的「西安事變」，後來張學良雖覺悟前非，親送　蔣委員長脫險回京，但已盲目替中共做了起死回生的功臣，也是一手造成今日七億人處於水深火熱的罪魁，因爲張學良不特破壞了對中共的殲滅戰，還給予中共坐大的機會。西安事變考驗了中國人的團結，表現全國上下一致，竭誠擁護　蔣委員長，於民國二十六年已出現了一個眞正政治統一的中國，這是使日本凜然知道東亞睡獅已醒，非早日動手，則怒吼一聲，反擊堪虞，於是用兵中國的野心，大有急不容緩之勢。而在中國則抗日情緒，有如怒潮，對日本的侵略，已忍無可忍，故蘆溝橋之火，便演成八年的神聖抗戰。

日本自甲午之役，掠取台灣之後，便積極的準備侵華，以將五十年入超的積聚，重工業的發達，能自製重兵器、飛機、大炮、坦克車、戰艦，其輕工業的進展，更不待言，支配了整個東南亞的市場，一躍爲亞洲工業王國。而又仿德國威廉一世的方法，完全採軍事國民教育，在小學已向小學生灌輸侵華思想，教師於上課時，拿一個雪梨到課室去做教具，向學生發問「這是什麼東西」？學生當然答道：「是梨子」。教師又問道：「你們想吃嗎？」學生提起嗓子嚷道：「想」。於是教師隨卽鼓動學生說：「你們長大時去參加兵役，打到支那的天津，就有梨子吃了。」就是這末的從小到大，向學生不斷的施行侵華的思想教育，薰陶全國人心以侵華爲目標，苦心積慮，非把整個中國吞下去決不休止，一旦目睹中國完成政治統一，軍略建設，一日千里，乃產生「先下手爲强」的歪念頭，便由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中將指揮河邊旅團的一萬多名的日軍，藉口一隊日軍在宛平近郊演習，走失一名日軍，要進入宛平城檢查，而爲王冷齋專員所拒絕，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在曉月高掛下的蘆溝橋，以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的民族怒吼，中華兒女便以血肉來作長城，去捍衛祖國，挽救民族！

日本軍閥高唱「三月亡華」的論調，因爲當時囂張跋扈的日本陸相杉山元帥，給日皇的奏摺强調：「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的生存，不能超過三個月，中國因軍備力量脆弱，政治無組織，決不能長期抵抗日軍。」

身爲陸軍的最高負責人，竟如此短視，以判斷的錯誤，招致長期作泥足深陷，作戰八年，在日本民間連一根鐵釘也沒有了，卒告失敗，幾乎導致日本於萬刼不復。如果不是北韓攻下三八線，日本的管制，麥帥不會解除，美國更不會認敵爲友，全力扶植，則日本長淪於受管制矣。倘使美國的原子彈再轟於神戶、大阪、橫濱之間，則日本盡成灰燼，早無噍類，違論復興，故日本軍閥爲禍於國家者亦大矣。

三月亡華之夢，在北戰場與東戰場爲我英勇將士反擊之下，把它粉碎無遺。日軍的傷亡數字非常龐大，才知道估計錯誤。於十一月十六日在東京設立大本營，以應付「對華戰爭」，已不敢再唱幾月亡華了，前路茫茫，使日本軍方主腦，陷於苦悶，知道非速戰速決不可，乃採希特勒在歐洲閃電戰的策略，進行瘋狂的戰爭。（四十四）

說他的膽子之小，連對肥壯的驃馬也會怕，時遭同學譏笑。但他雖然膽小，對於往上爬的鑽營工夫，確非他人所能及，加之賣相與口才與筆下工夫不差，很快便獲得長官喜愛。國民黨是「以黨治軍」，軍校是製造幹部的搖籃，先期的黨代表，後期的政治指導員，都是從事黨的組訓工作。蔡文治憑他的鑽營工夫，很快便進入了黨的核心，成爲活躍分子。

民國廿四（一九三五）年，蔡文治在軍校九期畢業，服務不到一年，恰逢陸軍大學十三期招生，陸大是我國的最高軍事學府，國府規定，將級軍官，均要有陸大資格，才能升充銓敍。一心往上爬，又想走功名捷徑的蔡文治，雖然想考陸大十三期，卻限於年資與學歷規定，不能報名參加考試。於是，他僞造了一張雲南講武堂的畢業證件，終於被他混進了陸大十三期。據說：蔡文治不但聰明會投機，對學歷資格他是一點也不放鬆的，爬鑽工夫也高人一等。後事七搞八弄，他又由政府送去美國鍍金，到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深造了一個時期。回國後便一直任參謀職務，並隨蔣委員長到開羅，以隨員身份參加會議。

在軍調部與美國人種下淵源

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和談，馬歇爾以特使身份，擔任調處國共紛爭而成立「軍調部」，蔡文治這才得到出頭機會。那時既是美國人話事，蔡文治又是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的學生，英文也來得，又有黨方的支持，他便因利乘便一躍爲「軍調部」的參謀長。所謂「軍調部」即是「軍事調處執行部」的「三人小組」，代表國府方面的，先是張治中，後是鄭介民，參謀長便一直由蔡文治擔任；代表共黨方面的是周恩來，參謀長是葉劍英；代表美國方面的則是馬歇爾。馬的幕僚中，有一個極爲得力的女助手蕭夫人，這女人曾在北大與燕京兩大學任教，能說一口流利國語，後任司徒雷登駐華大使任內的參贊。她的眞正身份，則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區的總負責人，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女特務」。

蔡文治往上爬的本領的確有一手，他在軍調部對馬歇爾的巴結自然不在話下。可是，眞正打開他以後在海外做「第三勢力軍事領袖」這個局面的得力奧援，則是做馬歇爾與司徒雷登助手的蕭夫人。蔡文治與蕭夫人搭上政治關係，則是得力於他的小太太吳玫。

吳玫女士是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漂亮能幹，交際應酬手腕活潑得很，能操一口京片子，也能說流利英語，是司徒雷登做燕大校長，蕭夫人執教燕大時的得意學生，司徒雷登未接任駐華大使之前，在上海便住在蔡文治家裏，由其太太吳玫負責招待，由此可見蔡太太對司徒雷登與蕭夫人之間的私交情感，何等親密；也由此而奠定了蔡文治與美國方面公誼私情的關係。馬歇爾的調處失敗，憤然返國，國共雙方決定在戰場上一見高下，軍調部機構撤消，蔡文治的參謀長也沒有做了，調回國防部擔任一個「臥薪」之士的閒職。到北平傅作義投降，中原的徐蚌會戰失敗，共軍飲馬長

被湯恩伯打了一記耳光

據蔡文治說，他在那時便已獲得美國支持，由他太太吳玫擔任他與蕭夫人之間的連絡。他也於那時出任「和平內閣」國防部顧祝同任參謀總長任內的第三廳廳長。

他能出任廳長職務，完全是由美國人撐腰乃一點不假。因爲當時美國派在南京有一個「軍事代表團」，這個代表團的副團長齊南中將，又是蔡文治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受訓時的教官，而國防部要與此代表團經常發生業務連繫的，便是第三廳。於是，在「公私兩便」的情形下，蔡文治便因利乘便坐上了三廳廳長的寶座，與齊南中將過往甚密，經常投齊之所好，發揮他的那一套美國人願聽的議論。

李宗仁的和平計劃，賠了夫人又折兵，共黨不但不接受，反而被派出北上的「和平代表團」一去不返，情勢所逼，非打不可。

在共軍準備渡江期間，國府高層人員，在上海新亞酒樓，由顧祝同主持一次軍事會議，會議場上對於打與不打的問題，發生爭執。當時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主張打，將兵力集中上海與來犯之共軍決戰。蔡文治則主張不打，將實力保存，退守西南與台灣，再待機反攻。

那時美國軍事代表團已撤銷，即是說蔡文治的後台老板已去，正是失敗心理瀰漫全國，同認爲大勢已去，這個戰已無可打了。忽然有湯恩伯這種慷慨悲歌，願與京滬共存亡的論調唱出來，在最高當局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而且上海物資豐富，工事堅强，如果官兵能有決死戰之心，純從軍事觀點來說，是可以一戰的。因此，湯恩伯的主戰便理直氣壯，以他在國軍中的資格威望，那把蔡文治這個拍洋馬背的後生小子放在眼內，在會議場上便指斥蔡文治貪生怕死，十足的失敗主義者，恐共病患者。蔡文治也不肯示弱，指湯恩伯是短見近視，純爲個人英雄主義者，不明大勢，不顧大局。當時爭吵得劇烈，湯恩伯一怒之下，摑了蔡文治一個耳光。蔡文治羞憤莫名，也在一怒之下，掛冠而去，跑來香港做寓公。

後來京滬失守，大陸局勢如土崩瓦解，國府遷都廣州之際，美總統杜魯門之國務卿艾奇遜正式發表對華白皮書。這一下，比共軍的砲火還要厲害得多的打擊，國府終於決定放棄大陸，退守台灣與海南島。原先還想在西南地區建立最後基地，與台灣、海南遙相呼應。等到「西南保衛戰」也被共特拆垮之後，整個大陸，便完蛋大吉了。

蔡文治跑來香港之初，是帶着小太太住在尖沙咀金馬倫道余漢謀的公館裏，他的一個哥哥與七十多歲的母親，及他大太太生的兒女，則住在新界大埔墟。以後還曾鬧過一場媳婦不認娘的報警捉人鬧劇，這幕家庭醜劇也是悲劇，暫且按住，以後再談。

（二）

三郎

美國人支持的海外第三勢力

台獨·戰盟·自由中國運動

第一章：蔡文治與香港

得天獨厚的倖運兒

我在前言中說過，海外的「第三勢力」，是起源於美國的對華「白皮書」。因爲，一九四九年國共和談破裂，八月五日美國國務院（艾奇遜）的對華「白皮書」中有一段這樣的話：「……號召中國許多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組織派別……終將再度勝利……。」

因此，一班既不容於中共，又不滿於國府的人士，他們受到這些話的鼓勵，及美國人爲要「組織中國許多民主的個人主義者的派別」，所撥出來的經費要找人用去好報銷。於是，便產生了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勢力」。

這班搞「第三勢力」的人，也正如艾奇遜所說，是「民主的個人主義者」，所以由他們成立的派系，也就如雨後春筍，名目繁多，三個人可以來一個「同盟」；四個人又可來一個「陣線」；小貓三四隻，竟有膽自稱「主流」；人數七八個，也有臉自稱是「總司令」。那時的香港，熱鬧非凡。因爲在香港的中國人既多，不滿國、共兩黨的人也多，因此，香港就如此這般成了「第三勢力」的發源地。

在香港的流亡人士中，固不乏眞正愛國愛民之士，認爲中國的前途，如果不將認賊作父（對外一面倒），殘酷暴虐（對內不施仁政）的共黨政權推翻，督促一蹶不振的國民黨政權徹底改造的話，不但永難走向民主自由，富強康樂之途，且可能會萬刼不復。這一類人士，多抱孤臣孽子的悲憤心情，有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絕無自私自利，升官發財的思想。可是，也有很多人是抛不開混水摸魚的自私觀念，稱王稱霸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他們打起冠冕堂皇的招牌，擬出一些自欺欺人，空中樓閣的計劃，告洋狀，爭美援，欲獲得美國人的支持，以遂其個人或小集團的私願。這班人，口說民主，其實比共產黨更專制；口說自由，其實比國長黨還要官僚，在上者，對實際情形不明；中堅的，改不了以往包圍包辦的壞習

在大陸變色的初期，這種「第三勢力」的大小組織與名堂雖多，而眞正落實的得到美援，並且做得有點聲色的，就只有一個蔡文治。他以第三勢力的軍事領袖自居，在香港招兵買馬達三年之久，的確招攬了一部份流亡軍人與青年，到海外去受訓，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當年在香港號稱第三勢力的人士，爲數千千萬萬；而以領袖自居的人，也可數出百數個，若要論人孚物望，比蔡文治高得多的，更大有人在。可是，那幾年對美援的爭取，與對勢力的培養，何以會被他這個後生晚輩的蔡文治而後來居上呢？說起來那是淵源有自，決不簡單的。

出身文書一再深造

要瞭解蔡文治其事，必先瞭解蔡文治其人。

蔡文治是湖北省人，他參加軍旅，是在國民革命軍北閥之後，在湖北夏斗寅的第三師擔任師部文書抄寫工作。年青英俊，聰敏好學，又寫得一筆好字，故很能獲得夏斗寅的喜愛。在當時的軍隊中，有所謂「識字的做參謀，不識字的做副官」的說法，像蔡文治也可算是有「文才」的人才。

當時中國的軍政界，最吃香的是留學日本士官；出身保定又次之；黃埔出身的軍人，多是下級幹部。因此一般有地位、有辦法的人，均想盡辦法能使自己的子姪送到日本去留學。夏斗寅自然也不例外，一心想把他的兒子送去日本進士官學校鍍金，以便克紹箕裘，能在軍政界有更大發展。

無奈他這個寶貝兒子，是一個十足的阿斗太子，不但沒有輝煌騰達的大志，聽說要離開父母，遠涉重洋，怕生得不得了，七講八勸，他才答應除非有人陪伴，否則要他一個人去日本，死都不肯去。夏斗寅望子成龍之心切，便在師部選中了蔡文治這個同鄉晚輩的年輕小伙子，負起這個正式「陪太子讀書」的任務，陪同夏公子去日本，這在蔡文治來說，是求之不得，千載難逢的良機。於是，雙雙就道，跑到日本去考士官學校，但是，兩個人的日文程度均不能接受教學，只好先進成城中學先修補習日文語一個時期，才正式進入軍官學校學軍事。

但當他兩人進入日本士官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中日兩國成了

過了香港，嘿嘿，出落得更漂亮了，嘿嘿……」

梁綺華眼裏含着淚水，突然，一口涎沫向他臉上吐去。老狐狸臉孔煞時變得又黑又青，猙獰可怖，左右開弓摑了她二巴。梁綺華倒在地下，老狐狸在她胸口加上一腳，踢得她打了個滾，她嘴裏汨汨地流出鮮血，胸部急速地起伏，臉蒼白得像張紙。

凌雲撲過去，抱住她，叫道：「梁綺華，綺華，你怎麼了，綺華……」

操場上所有的難友都圍了上來，七嘴八舌地問：「怎麼了，沒死吧？」「快，快揑她人中！」「誰有藥油？」年青的恨恨地罵：「媽的！不把我們當人看了！」「×他奶奶，老狐狸這灰孫子！」

管教員跑過來，喝道：「散開，散開，不准聚在一起！」「還不散快，媽的×，斃了你們！」

凌雲慢慢放下梁綺華，站起身，瞪着老狐狸，憤怒得眼睛要噴出火來。

「怎麼，好小子，你不服氣？」老狐狸臉孔在抽搐，嘿嘿的冷笑。

凌雲望着他，毫不畏懼地說：「毛主席說過不准打人；黨中央指示過逃亡是人民內部矛盾，不准動武，你違反中央的政策？」

老狐狸嘴角古怪地扯動，突然爆發出一陣狂笑「哈哈哈，哈哈……」他笑得喘不過氣來，笑得比鬼叫還可怕，「毛主席說過不准打人，黨中央指示過不准動武？哈哈哈……」他邊說邊笑，突然，收住笑，咆吼道：「毛主席叫我宰了你們！黨中央指示斃了你們！」他猛力一掌擊在凌雲臉上，凌雲身體搖搖幌幌，旁邊的難友扶住了他，才沒倒下去。他擦去嘴角流下的血，吞下一口血腥的涎沫，咬牙切齒，一字一句說：「你，你這瘋狗不如的畜牲，我總有一天會找你算帳的，劊子手！」說到後來，聲也變了。

所有的管教員和難友都被他的舉動震驚，老狐狸氣得臉像塊鐵板，奪下一個管教員手裏的鐵報紙夾，怪叫着像一頭惡狼般直撲過來，狠命向凌雲的頭劈去。凌雲已在邊防收容站被折磨了半個月，今日又整天沒食點東西，身體十分虛弱，頭昏眼花，應聲倒地。報紙夾揮舞得呼呼響，沒頭沒腦雨點般打在凌雲身上，疼得他遍地打滾。

難友們女的流着淚，雙手掩臉不忍卒睹；男人都睜大眼睛，咬牙切齒；幾個青年的咬得嘴唇流下絲絲鮮血，緊握着拳頭，牙齒咬得咯咯作響。

突然，一青年帶頭高呼：「不准打人！」立刻，幾百個聲音跟着炸開：「不准行兇！」「劊子手！」「不准打人！」「殺人償命！」「殺人犯！」聲勢浩大，如春雷響動，整個收容站都在震動。

管教員一齊吆喝：「不准吵！」「肅靜！」「不准動！」老狐狸丟掉報紙夾子，拔出腰間的手槍，聲嘶力竭的叫：「不准動！誰敢走前就槍斃！你們造反了！」

難友們更加激怒，怒吼聲如山呼海嘯，洶湧咆吼：「劊子手！」「法西斯！」「打倒走狗！」

年青的難友手挽着手，向前推進，老狐狸渾身發抖，臉孔扭歪得不像人形，一步步退到牆邊，「砰！」地一聲朝天放了一槍！十多個管教員全拔出槍，指着難友，呼喝着，身子向牆邊縮去。大門入口和崗樓上佈滿了擔任警戒的軍隊，槍口指着難友們，準備隨時開火屠殺。情勢一時像拉滿弓弦的箭，一觸即發，十分緊張。

一個軍官拿着土喇叭喊：「回到倉裏去，全部回到倉裏去，誰敢乘機搗亂，馬上開火！」

老狐狸背靠着牆，氣急敗壞地叫：「滾——回去！」向着人羣的頭頂「砰」的又開了一槍。

天色昏暗，刺骨的西北風呼嘯着迎面撲來，操場上死般的寂靜，只聽到風聲和人們急速的呼吸。難友們挺立在寒風中，屹然不動。

「最後警告：馬上回倉！不服從命令者，格殺勿論！」那軍官聲色俱厲地叫。數着：「一——二——三！」

可是，難友們就像石像一般，沒有移動絲毫。

「開槍！」一聲令下，「噠噠噠……」碉堡裏射出一連串槍彈，火花閃耀，子彈在離人羣二尺遠的地方炸開，塵土四處飛濺。

女人和孩子嚇得尖聲怪叫，人羣一陣騷動，迫得向後退。難友中走出一個高大的青年，高叫道：「不要開槍！」

槍聲停止，那青年說：「我們要求嚴懲兇手！保證以後不再有這種事件發生！即刻叫醫生搶救受傷的人！不接納這起碼的條件，我們寧死不退。」

難友們一齊叫着：「對，不准打人！」「嚴懲兇手！」「不接納寧死不退！」

「好的，我接受你們的要求。退回倉去！」

「不，先叫醫生來！」那青年堅持。

那軍官皺皺眉頭，望着這羣把生命豁出去的人，只好揮揮手，對身邊管教員說：「叫醫生來！」

一會，揹着紅十字箱的醫生趕來，那軍官指指還躺在地下的凌雲和梁綺華說：「給他們治療。」

醫生接過一盞點亮的風燈，在這大羣人對立僵持中，急忙給凌雲和梁綺華消毒、包紮、注射，忙了半個多鐘頭才弄好。他抹去額上的汗珠，長長地吁了口氣，拿出一包藥片，說：「好了，這藥服下去就不要緊了。」

灰黑的天空露出了幾顆閃爍的星，夜已來臨了。凌雲和梁綺華，被難友們抬起，慢慢退入監倉。

寒風陣陣，老狐狸頭上仍冒着豆大的汗珠，他緊握着槍，直到人們全退入倉裏了，急忙衝到倉門，掛上臂粗的大鐵鎖。鐵鎖生了銹，一下子按不下，他調過槍頭，槍柄狠命地擊在鎖上，「砰！」地一聲，子彈射出，老狐狸腦袋開了花，睜着灰白的雙眼，像一條死蛇般倒在地上，死在自己的槍下。

凌雲在監倉裏躺了二天，一直在昏迷狀態中，醒過來後，才知道梁綺華在第二天跟一批人被轉押到廣州去了。

× × × ×

凌雲從回憶中醒來，長長地吁了口氣，他走到窗前，掀起天鵝絨的窗帘，望着樓下街道：霓虹燈的招牌閃爍着亮光，車輛穿梭，人羣來往，一片繁華。他回過頭，望着仍在沉思默想中的梁綺華，輕輕叫道：「綺華！」

梁綺華抬起頭，毅然地笑笑：「對不起，我只顧回想着過去，冷落了你，不好意思。」

凌雲道：「那裏話。回想一下是有好處的。回想過去，檢查現在，希望將來，這是應該的。只有經常如此，我們才知道自由的寶貴。」

每期完小說



黑獄風雲

——田韋

假日休息，凌雲在熱鬧的街道上漫步，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羣，望望七彩繽紛的窗櫥，五光十色，怡然自得。

一個姑娘迎面走過，偶一瞧着，覺得很是面熟，一下子又記不起來。回頭一望，那姑娘也停下腳步，正在目不轉睛的盯着他，凌雲尷尬地笑笑，點點頭，突然，心頭一閃，脫口叫出：「梁綺華！」

同時，她也激動地叫：「凌雲！」

二人緊緊地拉着手，興奮得說不出話。很久凌雲才說：「沒想到在這裏碰到了你，二年多了！」

梁綺華眼裏含着淚花，儘望着他：「二年半了，足有二年半了！我們，我們又見面了！」

「是的。你什麼時候到香港的？」凌雲說。

「二年了。那次我被解到『沙河收容所』，我逃了出來，又和幾個朋友一起再接再勵，這次成功了。你呢？」

「我也來了一年多。」

「我就住在前邊不遠，到我家坐坐吧。」梁綺華說。

凌雲高興得很，說：「好的。今日休息，我有空。」

梁綺華家裏人都出去了，只有個工人在家。凌雲坐在客廳軟綿綿的沙發裏，啜着「可樂」，道：「嘿，有點像夢，真所謂人生何處不相逢。」

梁綺華望着黃澄澄的橙汁，悠悠地說：「是的，相逢猶夢！還記得二年半前我們的相逢？」

「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凌雲點點頭。二年半前發生的事，像銀幕上的鏡頭，又一次浮現在他的腦海間——

× × × ×

正月初春，烏暗的雲團塞滿了整個天空，西北風吹來，寒意料峭。大地顯得一片陰暗，淒涼和寂寞。火車聲嘶力竭地一聲長吼，呼隆呼隆喘着氣向北爬去。「廣深鐵路」一個小站上，遺下一羣蓬首垢面，疲倦不堪，戴着鐐銬的人。

四個腰佩手槍，手執繩鞭的「管教員」，喝罵着，鞭抽腳踢趕着這羣人列隊。

經車站再延伸出去的公路上，林蔭蔽日，高大筆直的細葉樹，像直插藍天的利劍，緊密相連。三十多個「犯人」，二人一把手銬，分別鎖着左右手，垂頭喪氣，沒精打彩向前蠕動。「管教員」前後左右押着，像趕着一羣牛馬，揮動繩鞭，吆喝咒罵：「媽的，快走！」「快走！」

凌雲和一個姑娘走在最後，那姑娘瘦瘦削削，面青唇白，長長的頭髮枯黃憔悴，走得一蹩一蹩的，十分疲乏。凌雲悄悄地鼓勵她：「姑娘，振作起來，別洩氣！」

那姑娘抬頭望望他，一雙無神的大眼睛泡着淚水。

「別哭！別在那些傢伙面前流淚，你哭，他們就開心了！」凌雲鎖着的手輕輕地握握她的手。

「是。」她低聲應道，强忍住就要流下的淚。

凌雲問：「是了，從深圳出來，我還不知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梁綺華，廣州人。」她停了停，有點哽咽：「這次是在沙頭角被巡邏的軍犬咬住的。」

「真可惜！」凌雲嘆惜道：「我叫凌雲，也是偷渡被抓住的，還沒上到梧桐山就出事了。」他對前面的管教員看一眼，問：「你對他們也坦白的說？」

「我已經是第五次失敗了，這些管教員全認識我。」梁綺華低垂下頭。

「哦！」凌雲不禁驚愕，沒料到這個嬌小的姑娘，有如此堅强的意志，巨大的勇氣，不怕艱難、犧牲，不屈不撓，再接再勵。他緊握着她纖秀的手，感動得說不出話。許久，才堅定地道：「別灰心，勝利，始終是我們的！」

過了一道大橋，拐個彎，不遠處就是臭名遠揚的「廣東省××收容站」。

所謂「收容站」，實際是堅固的大監倉。回字形的鋼筋水泥建築，四角是佈滿槍孔的碉堡，正面一排是隔成一間間的審訊室，進了去迎面一個大操場，是「犯人」放風、點名的所在，場子左、中、右是關人的大監倉。

凌雲踏進收容站，見粉白的牆上貼滿了舊報紙寫成的大字報，鬪爭、打倒、主義、思想、保皇派、走資派、叛徒等等驚心動魄的字眼鋪滿了牆。他不禁心裏發笑，暗罵：「狗咬狗！」

開了手銬，搜檢一番身體後，三十幾人全蹲在操場一角，等待處理。凌雲四周望望：操場上幾百個難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捧着鐵皮飯盒開飯。這時，一個穿着舊軍服，駝背勾鼻的傢伙向他們走來，眼睛骨碌碌的轉，活像一頭老狐狸。梁綺華手肘碰碰凌雲，悄悄地說：「老狐狸來了。」

老狐狸一步步走近，在他們面前站住，一聲不響，左腳悠然地踏着板子，膠鞋裏散出噁心的臭氣。頭頂傳來一聲冷笑，就像夜半老梟的啼叫，陰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梁綺華緊張得抓住凌雲的手，微微發抖。

穿膠鞋的腳抬起，踢踢梁綺華的膝蓋：「嘿嘿，梁綺華，你又回來了！捨不得這裏的三両米吧？嗯，嘿嘿。」突然，「站起來，臭娘們！」他一聲暴發，抓住梁綺華的頭髮往上提。梁綺華倔强地緊閉着嘴，哼都沒哼。

老狐狸一手抓住她頭髮，手一狠狠地摔她的面頰，猥褻地笑：「臭娘兒，許久不見，我還以為你

俗語所謂「屎坑姑易請難送」，錫蘭等於引狼入室。

倫敦「週日電訊報」說：「在本年一月間，希斯首相就軍火售給南非問題，面對敵視態度的聯邦。他設法告知何謨，謂蘇聯海軍實力侵入印度洋越趨嚴重，務須予以反擊。可是，更多的非洲批評家大聲疾呼，美國也分明未信服英國的觀點。可是，蘇聯的米格機已駐在錫蘭，希斯首相的話已不幸而言中。」

這並不表示希斯精明過人，只是英聯邦那些非洲國家的領袖太過胡塗。其實，蘇聯想揷手印度洋，已不自今日始，早已處心積慮，等待機會。

錫蘭的叛亂，正是蘇聯可乘之機。本來，對付一些叛黨，殺鷄焉用牛刀？但蘇聯爲表示對錫蘭政府「大力支持」，居然派出米格十七型飛機助威。錫蘭政府的「威風」是夠了，可是也怕帶來後患無窮。

美國現在也感受到威脅，於是立即採取適當的「反擊」行動，派出一艘航空母艦，四艘驅逐艦和一艘潛艇在爪哇東部演習。據說，白宮已一再深刻地檢討印度洋全區的整個形勢。週日電訊報評論說：「值得回首的是在三個月之前，談論這事的只希斯首相一人而已。」

吸管墮胎新發明

世界上許多地方墮胎合法，可公然找醫生，也可公然在醫院進行。但大部份地方仍禁止墮胎，墮胎犯法，替人墮胎的更要坐牢。香港也禁止墮胎，在香港的報紙上經常看到因墮胎而被控事件。

究竟墮胎應當合法，抑或禁止，這是爭辯已久的問題，雙方各有理由，有好處，也有壞處，很難作出結論。禁止墮胎不錯可保存許多小生命。但也不是不會造成悲劇。

悲劇之一是：當一個女子被人强姦受孕，如果墮胎，也許可以使她走向新生之路。如果讓這孽種生存，她一生的烙印將無法消除。

大抵，宗教人士最反對墮胎，因爲他們認爲墮胎等於謀殺，使一個女人受孕，是上帝的意旨，祇有上帝有權剝奪這個生命，將之墮胎，當然大大違反上帝的意旨。

另一些反對墮胎的人，認爲墮胎有危險，往往使孕婦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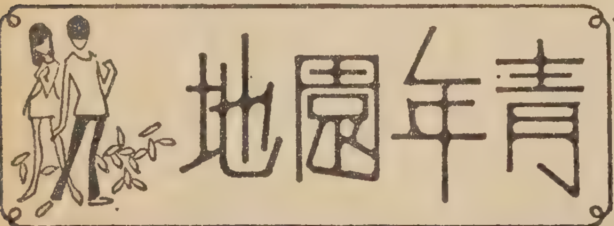
不過，最近洛杉磯的卡曼醫生發明了一種十分安全的墮胎法，就是「吸管法」。這種方法簡單安全，沒有刮宮痛苦。據卡曼說，這種方法使墮胎婦女有如到牙科醫生處整理牙齒一樣普通。

在世界受到人口爆炸威脅的時候，許多科學家致力於避孕、墮胎的技術研究。現代的夫婦，大部份不輕率生育，不像過去的人，以生育兒女多爲福氣。世界上生育率高的，多是貧窮的國家，可見人口的膨脹，祇有使人們的生活水準降低。

有些人認爲，如果使墮胎合法，墮胎的婦女會找合格的醫生進行墮胎。否則，她們就暗中去找黑市醫生，這一來，反使她們的危險性增加。

據卡曼醫生說，許多婦女對墮胎有犯罪感覺，這是她們不敢放膽接受墮胎的原因。究竟墮胎應否合法，那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

劉人傑



織

魯民

角呀，要秀外慧中；要含情默默；要儀態萬千；還有最主要的是容貌，正如唐伯虎有說：回頭一笑——」

「『回頭一笑嚇親人』是不？」詩人趙伙應了一句。

又是一陣笑聲。

「錯了，詩人！是回頭一笑——」吳啓明面向李樹英：「陪銷魂呀！」

李樹英啐了一口：「魂魂魂，我就暈了，陳師傅，機壞在那裏？」

「是撞針，菱角也弄花了。」陳師傅此刻，正在用砂紙擦「菱角板」。

「如果還較不好，今早連飯錢也沒著落了。」

「很快很快。」陳師傅全神貫注在「較機」。

「大導演，女主角難找，要不要也像人家來個公開徵求呀？」是鄧寶儀的聲音。

「這個嘛，我看——不必了，你們都知道，我父親是個美容師，而我對於一些美容之道，少說也懂得一點點——」吳啓明歇了頓，繼續說：「唔！你們這兒有誰看過『馬戲班魔王』這套電影的？」

坐在「木箱」上的李樹英卻說：「吳啓明，你問人家有沒有看過『馬戲班魔王』這套電影，到底是什麼意思呀？」

「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哼，」李樹英翹起小嘴，有點不屑神色，面向著大家：「我告訴你們，這個大導演最愛搵丁，他當自己是那個整容醫生，想替大家整容呀！」

--一陣嘩然叫聲下，詩人的口哨吹得特別響。

吳啓明正準備「上梳」，怎知「掛鉈」穿不準孔眼，重甸甸的「掛鉈」跌在地上，砰然巨響，睡在睡椅上的小寶寶給吵醒了，「哇」一聲哭了起來。

老闆娘在厨房聽見了，忙放下刀，跑了出來：「乖乖，不要哭。」

小寶寶果然停了哭，老闆娘的臉色，和鍋底的顏色差不了許多，她看見吳啓明在俯身拾掛鉈時，已知是誰的傑作，「吳啓明，天該殺的，整天在發什麼導演夢，用些心機開工吧！」老闆娘說完，狠狠的瞪了吳啓明一眼，跟着把小寶寶連睡椅推進厨房去。

吳啓明吃了這一記悶招，噤若寒蟬，只好繼續開工。

織織復織織，機頭聲此起彼落，又復形成了一支有規律的交響曲。（魯民！有朋友希望獲得鳳凰山日出照片，可否選贈我幾張轉贈朋友？——編者）

橫眉語

巴黎機場的活劇

巴黎的奧里機場四月二十八日演出一幕活劇。這幕活劇的主角是中共外交人員，正在中共大力推行乒乓球微笑外交，西方國家一窩蜂和中共「親善」的時候，這幕活劇是個極大的諷刺。人們可以從這幕活劇看出中共笑臉背後的眞面目。

活劇的主角是中共在阿爾及利亞以技術顧問身份服務的青年，他想要求政治庇護，但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大使館予以拒絕。

這技術顧問便由駐阿爾及利亞的中共人員安排他飛到巴黎，準備將他押回中國大陸。當然，這位技術顧問爲了爭取自由，不肯就範，他們就在他手臂上注射了藥物，使他昏昏迷迷，神志不清。

法國海關人員發覺此人有點不對，阻止了他登機，並由一位機場醫生替他診視，認爲此人由於健康理由，不適宜坐飛機，把他帶到機場的警察總部。這一來，把「陪同」這位技術顧問的七名中共外交人員攪急了，他們站在警察總部之前，拒不登機。

他們初時還顯得十分平靜，後來卻擺出了恐嚇和侮慢的姿態，警察防暴隊連忙趕到現場，七名中共人員雖大呼大叫，可是未發生事故，而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這一班機卻因此延遲了一小時半才能起飛，這班中共外交

不消說，他們還是要盡最後努力，把這個要投奔自由的技術顧問帶走，如果將此人留下，七名中共人員都不得了，叫他們怎樣交代？

讀完這則新聞後，我不由深深爲這位中共技術顧問躭心。如果法國不予庇護，終於被遣返中國大陸的話，他的命運可以料想得到。

法國和中共建立了邦交，且爲了生意上的關係，正極力討好中共之際，決不會因一個小小的顧問而影響兩國「邦交」，則這技術顧問最後將免不了要被出賣。

泅水逃港的難民可以哀求警方不要遣回，但這位顧問恐怕無法辦得到。

希斯有先見之明

三個月前，英聯邦國家在星加坡舉行會議，英首相希斯受到許多聯邦國家指責，更有認爲他「蘇聯勢力侵入印度洋」的話是危言聳聽。可是會議進行之時，兩艘蘇聯軍艦打從星加坡海面經過，從會議廳可以看見。這兩條蘇聯戰艦幫了希斯很大的忙，許多人不敢再攻擊希斯，而聯邦會議中的反英氣氛因此和緩下來。

英聯邦中自然不少傾向共產的國家，但更多的是矇查查的烏龍人物，他們還一直相信共產國家會是他們的「朋友」。

希斯三個月前說過的話，在今天已有具體事實表現。目前，蘇聯在太平洋地區已輕易取得陸上基地，那是錫蘭的變亂給予他們一個好機會。名目上，蘇聯是派出米格十七型戰機「協助」錫蘭政府叛平敉黨之亂。事實上，即使有一天錫蘭內部叛亂敉平，

織織

毛衫工廠內，機頭聲此起彼落，形成了一支有規律的交響曲，「針扒」「收花」聲，叮叮噹噹，清脆而悅耳，驟然聽起來，頗像音樂協奏。

老闆出外交貨去了，老闆娘在廚房煮飯，她唯一的小寶寶則睡在椅上，這兒只有十來部手搖編織機，地方不大，加上小寶寶的睡椅，更顯得狹窄。陳師傅拿著螺絲批正在「較機」，工友們起勁地開工，突然，機頭一撞，七號機的李樹英機板撞針，對面的鄧寶儀跟著叫：「李樹英，早晨。」工友們聽見，都哈哈大笑起來。

斜角三號機位的羅淑芬卻說：「恭喜恭喜，機頭猛撞。」

李樹英正是啼笑皆非，手停了下來：「喂！你們不要這樣好吧！我撞針，你們又叫早晨；又說機頭猛撞，哼，黑心鬼，你們小心自己才好。」

原來這個「早晨」不是早安的意思，而是撞機的代名詞。

「哈！李樹英，早上撞機頭認眞好意頭。」趙伙財也說。

「對了，你頭上的揮春貼著『機頭旺相』，認眞好意頭。」有風水先生之稱的鄧一齊這樣說。

「哼！好意頭好意頭，好你個死人頭，你們幾個，都是黑心的人呀！」李樹英面有慍色，跟著叫：「陳師傅，較機。」

「哈，黑心的人，電影有『負心的人』、『痴心的人』；歌曲也有『偷心的人』，看來，我非要拍一套『黑心的人』不可了。」站在五號機位的吳啓明，又在大做其導演夢。

陳師傅拿著螺絲批過來，在七號機位看個究竟。眾工友若無其事，手在推機頭，口還在談笑風生。

「大導演，那末誰做男主角？」羅淑芬問。

「唔，男主角……。」吳啓明端詳了一會：「呀！有了。」

「誰？」羅淑芬掩著嘴笑。

「陳師傅嘛，文武全材，男主角當之無愧。」

「哎喲，你們拍電影，怎麼會拍到我的身上來喇？」

「陳師傅，這個男主角你逃不了。」四號機位的黃蓮娣，眼珠轉了兩轉：「依我看，陳師傅大可以問鼎下屆亞洲影帝獎！」

「眞的？」陳師傅聽見心花怒放，眼睛瞇成一條線，活像編織機機口的裂縫。

「陳師傅。」李樹英嬌咤一聲。

陳師傅被黃蓮娣的高帽戴昏了頭腦，一下忘了形，右手握著的螺絲批，差點插進左手手背去，陳師傅暗叫一聲：「好險」！

「你想什麼？是否在替我『較機』？」

「是，是，」陳師傅立即收斂起笑容，全心全意在「較機」。

「大導演，我們的話還沒談完呢！」羅淑芬手拉毛線，

間不容許正氣存在，我們做人又有何意義呢？我們又何必為地球的將受毀滅而倜促不安呢？

不過，眞理始終存在，正氣始終充滿宇宙間的！

當秦始皇統一中國之時，其氣勢之盛，管理之密，有誰想到秦朝的壽命是那麼短促？有誰想到陳勝的揭竿便能把秦政覆滅？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方酣之時

明

李有光

世局就如一局棋，變化無窮，往往似乎勝局已定，但很可能因下錯一粒棋子而全盤改觀，也很可能在敗局之勢已定下而絕處逢生。

因此，我們在黑暗中更要堅定信心，更要立志去為國為民；我們堅信，最黑暗之後就是光明的來臨，現時舉世的混沌現象，也是光明初開的局面。

我們堅信光明的來臨，並不單指我們有安定堅强的台灣寶島，而更重要的是，大陸的革命連連不絕，在邊區、在草原、在共幹的辦公室中，都有反共的志士在奮鬪中，祗要我們堅定信心，反攻復土，領導全世界走入正途的偉業，有誰敢說是沒有可能的事呢？

法。現在反轉過頭來看看儒家；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有兩重；一是「生」都不能知，怎能去探討「死」呢？因為「生」是現實的、是切近的，現實和切近的都不能着實把握，那

穆然

在內）第二重意思是既能知「生」，那就等如能夠知到「死」了。「死」只是「生」的另外一種形式，莊子說「方死方生，方生方死」（莊生本從儒家轉手，這兩句話可以借用）用今天的話表達，就是「物質不變」。儒家因為在基本的生死問題上始終沒有脫離過現實一步，所以能有「經綸」產生，能治國平天下，能宰割庶物。

中國人過去講求政教合一，這裏的「教」是教化而不是宗教，政治與教化合一，政治才能上軌道，因為「教」的本質就是「政」的原故，如果政與教分歧，則不獨「教」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即「政」亦永遠無法接近理想。假如把這教字易作宗教，試問能行得通嗎？今世有很多宗教家，要談政治，甚至要干預政治，但因為本身缺乏了理論上的立足點，故未開始已可斷定其失敗，就是這個道理。明乎此，則儒家是否宗教的問題，亦已經一併給解決了。

文人的悲哀

練江

翻開歷史，似乎文人的命運，是注定悲慘的。一些統治者，彷彿對文人特別仇視，幾千年前的秦始皇，曾經對文人開過殺戒，「焚書坑儒」，傳到現在，婦兒老嫗還談虎色變。

有人說，秦始皇當時並非濫殺：坑的是腐儒，焚的是異端邪說，對統一百家學說，似乎有功。是否如此，姑置不論。

但，秦始皇在歷史上，的確是一個暴君，焚書坑儒，大概不會假。縱使罪該萬死，不用殺而用坑，活活地把人埋死，已足證其暴，也可見文人遭遇之慘。

到了明清時代，也出現「文字獄」之類的寃案，受害的自然也是讀書人了。不過先學用坑，後來用殺，辦法各有不同，總之文人都難免一死。

一部文學史，從頭到尾，幾乎寫滿了文人的窮愁潦倒，也浸透了辛酸的血淚。

「文章滿紙書生淚」，可不是嗎？十載寒窗，懸樑刻股，窮年兀兀，黃卷青燈，終於不幸而成文人，不但不能飛黃騰達，而且，貧無立錐，窮困一生，身居陋巷，床頭屋漏，簞食瓢飲，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貧寒的境遇，可以想見。

歷來的統治者，大都是嫉賢害能，籠絡或利用，對文人沒有眞正的好感。於是，屈原祗好跳汨羅江，賈誼祗好在長沙抱頭痛哭，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一封朝奏九重天，十貶潮陽路八千」的凄涼遭遇，祗有引起後人無限的感慨！

七十年代的今天，文人的遭遇更慘了。大概由於統治者，多談了九流三教的學說，又集中了古今中外專制獨裁的大成，同時，把什麼「牛列」和「馬列」的學說，發揮得淋漓盡致。於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唯恐殺天下的文人不絕。

秦始皇的坑儒，祗不過坑了三百六十多個；明清時代的文字獄，受害的也不過二百多人。和現在的統治者相比，確有小巫見大巫之別。

事實怎樣呢？單一九五七年一個「整風運動」，據不完全的統計，大大小小受害的知識分子，有二萬多人；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也革了幾萬名知識分子的命。現在還有不少知識分子，仍在發苦的深淵中掙扎。

過去，用坑用殺的辦法，在今日統治者的心目中，顯然太陳舊了，改用了肉體的摧殘和精神的磨折，使受害者生不能生死不能死。過去是禍及一人，現在是禍及全家，範圍擴大了，辦法確是比以往任何時候新穎別致。所以稱為「偉大」，大概就在這方面表現的了。

大陸流行了二句諺語：「五七年整風運動如梳，六六年的文革如篦，一梳一篦什麼都清」。又有人說，封神傳的通天教主擺誅仙陣，是神仙遇刼。「偉大領袖」的文化革命，是誅文陣，文人也要遇刼了。是對偉大領袖的歌頌，還是對文人的命運而悲哀？眞是：「寄意一言外，玆契誰能別」。摸不清說者的深意，只好用陶淵明先生二句詩來作結。





欖球的故事

方中原

最近，美國尼克遜政府對中國人民幹下了一連串壞事。如搞「台獨」和搞「兩個中國」的陰謀，以及把我們中國的領土釣魚台，公然割裂給日本。最近，更在中共乒乓球的微笑外交的攻勢下，不特不察中共分化美國內部的團結，瓦解美國人民的精神武裝，以及「一石四鳥」的心戰陰謀；相反地，卻與中共秋波頻送，沾沾自喜。這種美國朝野上下的一片胡塗之相，美國人的狡猾、狂妄與愚蠢可憐之態，又不禁使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和美國少年打交道時的一個故事來。

一九四八年，當時廣州還沒有陷共。那時，我也只是個小學生，常和伙伴到沙面打足球。有幾回，當我們玩的正興高彩烈時，總見到一個「番鬼仔」，蹲在龍門柱的一角，定睛地看着我們。

以後，由於見面多了，便相熟起來；人腳不足時，也便請他來一起玩耍。他名叫保羅，常愛穿牛仔褲，嘴裏不停地嚼着香口膠。據說，是美國領事館裏一個職員的兒子。

那天，我們也正踢着足球，保羅又來了，說邀請我們去打欖球。欖球，這是典型的美國玩意。我們不曾玩過，但卻是看過了的。在我們看來，欖球也是怪刺激的呢，於是便樂意地接受了保羅的邀請。

我們對保羅說，我們不懂，要請他們指教，特別是那些規則。保羅也滿口便答應了。於是，便一起走到他們那私家球場裏去。

到了球場，原來早已有一羣美國少年聚集在那兒。場裏場外，亦已有許多中外觀眾在圍觀着。此情此境，又不免使我們感到有些突然。當我們向他們請教了一些簡單的打法及規則之後，我們便立即開賽了。這時，但見保羅突地又跑到球場的中央，高聲呼喊道：「美國人和中國人比賽欖球！」保羅的這一招，眞使我們感到難堪。

我們抱着友誼和學習的態度而來，玩玩而已，又談什麼美國人與中國人，比賽不比賽呢？大概，保羅他們以爲必勝，才有意設計欺負我們？

但說句老實話，我們這些中國少年，也不是善男信女，我們早便有「沙面球場地膽」的稱號，打欖球就像打架，那些美國的公子哥兒們，不一定就是我們的對手吧！

果然，民族的自豪感也在燃燒着我們每個少年人的心，兩三個回合的攻擊和爭奪，便把那些美國少年們打得如滾地葫蘆，抱頭叫苦，大敗和丟臉的，最後卻不是我們。

這時一抹金色的夕陽斜斜地映照下來，照在翠綠的油加利樹的葉子上，也照落在我們這些中國少年的充滿着戰鬪勝利的汗珠的臉額上；這時，我們也才算輕鬆地舒吐了剛才心頭裏的那一股悶氣！

美國人的狡猾、狂妄與愚蠢，誰料到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又會叫我重新地想起這一個中國人與美國人賽欖球的故事來！

黑暗

自從毛幫擺出一副楚楚可憐的笑容，利用乒乓球外交，贏得尼克遜及一些西方政客的熱烈反應後，很多愛國志士都爲國府今後的危險和尷尬局面而擔心；反攻復土，重建民國的國策，恐怕已有問題了。

坦白說，筆者和一些同學確曾爲此一危險趨勢坐立不安了幾天，內心之煩悶、焦急，也實在祇有我自己才知道；不過，到今天執筆時，心境已非常平靜了，因爲，我已獲得了答案。

歷史告訴我們，當時代大混亂時，能夠明白事理，持着顚撲不破的氣節的人實在太少。宋末祇有一個天祥，明末也祇有一個史可法；以文天祥、史可法的個人節操來抵擋整個末世的汚濁洪流，自然抵擋不住；他們的做作，也祇是知其不可而爲，保留天地間的正氣而

界。我們放眼整個世界，有那一處地方及得台灣寶島的安寧；除了台灣外，有那一處地方不是充滿邪惡的勾當，亂放的厥詞。

今日的地球已充滿一片黑暗，一片混亂，就如中國每一末期

談

近世宗教思想傳佈得很迅速、很廣泛，因此頗有人主張把我國傳統的儒家也納進宗教的範疇去，也有人認爲既然都是勸人爲善的，乾脆來一手三教合一或五教合一，豈不是更臻完美？不知宗教是宗教，儒家卻不是宗教。道家本來也不是宗教，後來有了「丹士」、「道士」們才變成「術士」。佛家是宗教無疑了，當然耶、回等更不須致辯。

儒家何以不是宗教呢？這得從反面看才看得清楚。首先，我們要知道，宗教都是「出世」的，相信任何人都得承認這句話，所謂「出世」，就是重點並不放在現實生活上的意思。雖然宗教的理論各有不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神秘，宗教假如缺少了神秘性，他便不再成其爲宗教。由於「出世」和「神秘」的宗教，所以宗教必須有使人懷疑與不能說明的地方，像「天堂」「淨土」之類的觀念，雖然達者能指出紅塵即淨土等意義，但卻不能有條理向一般人解說清楚。他之所以不能向一般人解說清楚，一方面是因爲要保

「空虛際」，既然是未來和空虛，試問又怎能向人解說呢？故綜而言

是這社會中已經有很多人知道宣傳的好處，都希望能做好公共關係，何況還有不少沽名釣譽之輩。

但是，一段捧人場的文字往往不被留意，畧為挑一點別人的刺眼，立刻會得到反應。

一張玉照

中共在沒有取得政權之前，以打游擊與在野的身份，做的宣傳工作極佳，那時候的宣傳工作也容易做，「揭人之短」，就可以「顯己之長」；但是在取得政權之後，把中華民族，再澈頭澈尾拖回到「神權政治」的愚昧落後時代中去，我就常為那些高明的知識分子，不論「御用」或「非御用」的文士們感覺到悲哀。

讀過書的人，總有眼界見地，有自己的良知，中共立國二十餘年，但是昧着自己的良智，抹白了鼻子，極盡肉痲當有趣的文士幸好只有一個郭鼎堂，是頭一號「大磅友」，也只有毛潤之這樣的人會接受那種無聊的吹捧；李伯陽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許多飽學之士，就是因為不肯做文醜，諍諍而言，被鬪爭被清算地擊倒下去，但是他們那一份「為民族盡忠，為國家盡責」的精神，並世長存。

餘子碌碌，混一口飯吃，能苟全生命於霸權的，倒也無可厚非。

中國舊時內地，開設的「糕糰店」，店中僱用的十三四歲學徒，在店中操作做工，從來沒有將店中的糕糰偷吃的事情發生。

外人覺得奇怪，就來問糕糰店的店主，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些學徒管制得如此「廉潔」？

店主說出他的辦法來十分簡單，就是當學徒初來時，餐餐請他吃糕糰，連別人吃飯時，也要他以糕糰代飯。吃得他胃口倒掉，胃神經對糕糰發生抗拒現象，從此看見糕糰都害怕了，那裏還再有偷吃糕糰的可能。

專制獨裁政治對他們的子民的一套宣傳手法，恰好與那糕糰店的主人相同。

一隊外國乒乓球隊，到中國大陸去旅行，不論由北至南，到處看見毛澤東那張胖篤篤的玉照，就覺得奇怪，以為中國人對毛澤東，如西方人之對耶穌基督。耶穌基督的精神，倒還經得起近二千年的考驗，而毛澤東留存在中華七億子民的，不過是那張玉照而已。

那張到處張掛的玉照，外人乍看起來，可能會認為神祇，經年累月，對那些國內同胞來說，已經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還有多少作用，頗使人懷疑。

龍驤

鑼

開刀，何事先生撞板似牛毛？

（註）通六竅——七竅已通六竅，即是一竅不通。包——假包也，又草包也。

數字，一名「信差」與一名行政機構中專員級職員的月薪比較，後者約為前者兩倍；即信差與外交官比較，月薪也只是一比三之譜。以之與今日香港政府機構作一比較，便會發覺香港薪俸制度的懸殊情形，

從薪俸問題說到捉賊有獎

實在令人驚異。

在港府機構裏，一名跑腿的信差，月薪是三百多塊錢，而那些官長及專員級職員，其月薪相當於一名信差或文員的三十倍，換言之，一個高級官員一日所得薪俸，可抵低級職員的整個月收入！很多人評論港府的措施處處替有錢人及特權階級着想，但少有人提及薪俸與福利制度的不健全，據筆者所知，低級公務員倘遇急需，預借款項不能超過一個月的薪額，而高級職員若擬置車、換車，則反而可借月薪四倍；另外，官員等可享有房屋、傢俱、子女教育等津貼，加薪時所加薪俸更往往多於低級者的整月收入……訂定這些「錦上添花」制度的大人當然有他們的一套道理，可惜的是，他們忽畧了由此而生的惡果。

由於待遇懸殊，官員與下屬之間的感情距離也就愈拉愈遠，高級者視下屬為既卑且窮的小人物，下級則視長官為高不可攀的巨人。「小人物」之中，乃產生玩忽職責、諂上欺下之流；不肯奉承的人則產生不滿心理，工作情緒低落、敷衍塞責、得過且過、甚或故意搗蛋。這種心理積聚日久，小則影響港府各部門的工作率效，大則很可能一旦爆炸起來，做成嚴重事件。

這種不滿情緒，最近便有過較具體的表現：除了政府護士及師範學生反對薪俸制度，在獄警葬禮中出現的輓聯，更對當局的待遇及福利制度語多譏刺，其後又傳出獄警紛紛辭職的消息……筆者日昨很偶然地聽到警員的路邊對白，其中有「捉唔捉到佢，都係咁多薪水」一語，這種種公務員的不滿風氣，當局應及時遏止，再不能視若無睹了。

我由此觸發了一項呼籲及一項建議——港府的「薪俸調查委員會」今後釐定薪俸制度時，錦上添花的政策必須修正，盡量多照顧低薪公務人員（尤其是徵募艱難而又站在捉賊抗匪「第一防線」上的警務人員），切勿為了討好部分官員而將懸殊程度愈拉愈大，藉以消除隨時可能爆炸的不滿情緒；更不妨訂定「捉賊有獎」辦法，無論警員或市民協助捉賊有功者，概可獲贈獎金。這雖然迹近鼓勵「見利勇為」，但在刼殺案日趨猖獗的此時此地，捉賊有獎未始不是可行的好辦法，既可提高警務人員士氣，更可使警方平添數百萬的線眼，未知有關當局以為如何？

江城子

應自力更生

近代學者認為一個國家的構成，有三種不可缺少的要素，即是：一、土地；二、人民；三、主權。三者缺一便不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以為土地、人民固然重要，可是如果只有土地、人民而無主權，那麼，你的土地只會供別人的剝削、搾取，而你的人民也只能供別人奴役；反之，如果你對某一地區的土地、人民，有了統治權（主權），你就是那裏的主人，可是予取予求，任意宰割。由此可見，三者之中最重要的還是「主權」。例如：當年在日本佔領下的朝鮮、台灣，土地、人民都是「天皇」的財產，而再不為朝鮮、中國所有了！

一個守不住祖宗遺產的不肖子孫，是宗族的罪人；一個喪權辱國的統治者，是國家民族的罪人！滿清末葉之為革命志士深惡痛絕，種族的因素還在其次，主要的是由於他腐敗無能，受盡列强欺侮，處處喪權辱國，不把它推翻，勢非弄得亡國滅種不可，這是任何一個愛國者都無法忍受的。

位於台灣東北，距基隆只有一百二十浬的釣魚台列島的主權糾紛，發生已經半年多了。

這一組小島，無論就歷史、地理及法理上說，都是屬於中國的，日本人也同樣明白；但由於那裏發現了他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石油，於是完全忘記了我國「以德報怨」的大德，而見利忘義地又露出猙獰的海盜嘴臉來！這是侵畧者的本能，一點也不足怪，可怪的是我國政府最初的立場為什麼那樣軟弱——對釣魚台列島的主權問題，暫時擱置不議，而把注意力轉移到大陸礁層的海底油礦，訂立了「中日韓三國合資開發條約」；如此做法，是否有捨本求末之嫌？

歷史告訴我們，豺狼是貪得無饜的，清廷送出那麼多的土地、權益，只會使牠們得寸進尺！現在這些恥辱剛用千萬個中華兒女的血洗乾淨，決不可重蹈覆轍了；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化，我們仍然要喊：「中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失守！」有人主張先從發動抵制日貨運動着手，據說政府也有此議。這運動對我們並不陌生，自「九、一八」開始我們便用這個運動對付侵畧者了。不過關鍵仍在政府，如果他們繼續向東京借錢，所謂「經濟制裁」又如何說起？所以目前第一步要做的是，自力更生，不再向日本鬼子伸手！有詩嘆曰：

一、祖宗創業最艱難，守業也須後代賢；
若有喪權辱國事，姓名遺臭永流傳。

二、鷄髀打人牙較軟，
借人財物笑顏多，
渴時不飲盜泉水，

話說「示衆」

魯迅先生之棄醫從文，皆為一部攝有「示衆」鏡頭之影片引起，他老先生也許由於對「示衆」的鏡頭印象殊深，及執筆為文不僅寫阿Q被綁赴法場，遊行示衆時，瞥見吳媽，想引吭高歌一曲「小孤孀上墳」或「龍虎鬭」裏的「悔不該酒醉錯斬鄭賢弟」。而且還專門寫了一篇名叫「示衆」的小說，把一個個看客的形象都描繪出來，把這些看「示衆」的人也拉出來示衆。

中國人的「示衆」作風，到底興之何時，一時不易考證，但知聶政刺死俠累然後自殺身亡。其屍體曾暴於市。韓侯當時的意思似乎不在於「示衆」，而在於認屍，希望有人知道這位刺客的身份。後來不知怎的，統治者開始「時興」把和他們作對的人的首級，懸於城牆之上「示衆」。發展到後來，中國人竟然感到看殺頭比看戲還要過癮。但凡有「犯人」被綁赴法場正法，例必有一大堆人圍着看熱鬧。關漢卿寫「竇娥寃」時風氣已經是這樣了。這股示衆作風傳至中共手不但不衰落而且還被發揚光大呢！曾記得鎮壓「反革命」時，每逢有人被槍斃，例必有一大堆人湧去看破腹而出的腸子和濺得滿地都是的腦漿。「文化大革命」時，不但有死人被懸屍於電燈桿上「示衆」，而且也有活人被迫戴上紙帽背着書上「我是牛鬼蛇神」的紙牌，遊街示衆。可見「示衆」的方法是「更新」了。然而想不到來到香港，又看到一種更加新式的「示衆」，頗有耳目一新之感。

香港式的「示衆」，大抵可以稱之為攝影「示衆」，翻開香港的報紙，令人感到驚奇的是，「相片何其多」？既有露出四十多吋胸脯的「大脯乳動物」，也有道貌岸然的紳士；既有披着白紗的結婚相片。然而這些都不是「示衆」，而是「旨在宣傳」。「大脯乳動物」要宣傳她們美妙的大胸脯，以廣招徠；七星物星們也要宣傳她們的美妙姿態以吸引×迷；紳士們當然也有權利宣傳他們的「道貌」；新婚夫婦們更加有權把他們結合的消息「公佈周知」。宣傳與「示衆」的區別主要有兩點，其一是自願與被迫，但凡宣傳皆出於自願，而示衆則是被迫；其二，但凡宣傳者皆自視及被視為光榮，而「示衆」者則自視及被視為恥辱。說來說去，什麼是香港式的「示衆」呢？在下以為「濟貧相片」是也！

報紙上常常出現某某慈善機關首長與受「布施」者的留影。首長大人坐於中央，肥頭大耳，西裝革履，英姿煥發，列起牙齒，有如彌陀佛。而那些受一百幾十元「布施」者則蓬頭垢臉，骨瘦如柴，穿着舊褲破衣，皺着眉頭，站立兩旁作為陪襯。在下每看到此等相片，就不禁想起「示衆」，頗想嘔吐！也許有人說這並非是純粹的「示衆」

古調今彈

南歌子——書後

葉其真

還在枉死城乎？塡房賀子珍在蘇聯奄奄一息，曾予特別照顧乎？長子毛岸英死得眞慘，已復合其全屍乎？」

閻羅王正色相告：「敝王統治萬鬼，夜理萬機，豈是專爲你毛家辦事乎？請帶回你的語錄，我陰間不容有紅衛兵組織，不許有造反思想。……」

老毛受此搶白，立即起身告辭，閻羅王也不起身，目送他出殿。

事後，判官問閻羅王：「人家是一國之君，來作友誼訪問，大王既不離座相迎，亦不起身相送，未免有失禮儀吧！」

閻羅王卻說：「對他不必太客氣，這傢伙野心太大，我若起身離座，他會立刻坐了上來，那時叫我踮街邊嗎？」

生祭毛澤東文曰：

維雞飛狗走之年，分崩離析之月，水深火熱之日，怨聲載道之時，於非吾故土之地，不才某，懷無可奈何心情，綯眉哭喪臉孔，特致書於國人皆曰可殺之毛澤東即潤之之前，而祭之曰：

嗚呼澤東，你早就該死了矣，時日曷喪，好人相偕死亡，何獨你此壞蛋尙貪戀殘生，帶病延年苟延殘喘而至今日，語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使人間見白頭。看你之臃腫老態，醜形畢露，任人擺佈，猶如貴鄉之趕屍，作勢裝腔，何異銀樣臘槍頭。極端個人主義之狂漢，怎甘受此無聲之凌辱？以其偸生，不如早死早着。何况你多活一天，更多頭顱落地，更多碧海浮屍，更多孤兒寡婦，更多家散人亡，此誠「你生則人死，你死則人生」之矛盾律也。你八字生成「孤家寡人格」，是生人勿近之獨夫，死也鬼不願爲鄰之孤魂，妻也無情，子也何恩？楊開慧爲你而死，賀子珍被你逼瘋，大兒死於炮火，次兒又發神經，野種文元已改姓姚，不拜你毛家祖先，江青即藍蘋此一番頭婆，斷非戴你孝守你寡之人，你生也無恩於人，死更無利於鬼，家散人亡已得現眼報，孤魂無依，勢所必然。縱使你生前有滿眼毛子毛孫，願爲你擔旛買水，安保此趨炎附勢之孱頭，將來非掘你墓鞭你屍之人？明朝魏忠賢之事，你所知也，生前契仔滿天下，死時有誰去扶棺哭靈？史大林之事，你所見也，掘墓鞭屍者正是當日誓忠效死之信徒「嚇落條褲」。不信輪迴因果，亦要信吓歷史循環。你早死十年，尙不愧一條好漢，遲死十年，則世易時移，已不可同日而語矣。縱你能老來嬌，「冶態妖容學細腰」，但血案纍纍，也難禁「青史無私細細雕」。俱往矣，有好機會你死而不死，非你活之時卻貪生，陶醉於「萬壽無疆」，眞想不到一位「畧輸文采」之今朝風流人物，竟然如是之蒙查查，噫：祝你「萬歲」者，實持你當木偶看待耳，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噫嘻潤之！吾不見你亮相久矣，不聞你之吼聲久矣，然尙記得你如發水麵包之臉孔，口齒不淸之湘潭國語，在你之床上最親密戰友江青未敢抛頭露面，唧奶嘴者未起來「文革」之前，於報上曾見你之半禿頭顱浸在水面，說是「橫渡長江」，以行將入木之七十高齡，能與年青人爭分秒之快速，打破世界之游泳最高紀錄，此壯志雄風，尤勝於當年「橫槊賦詩」之曹操，「太陽」落水，震憾龍宮，此誠千古之奇聞美談也！但曾幾何時，內幕自己揭穿，竟謂南天霸

港嗎

錦江

馬歇爾這一縱共產其的計劃，直接挽救了曾生死亡的厄運。於是曾生絕處逢生，乃率殘部七千多人，於一九四五年七月間，在惠陽沙漁涌集中，由軍調小組保護下，乘兵艦一帆風順，直抵山東烟台，與第三野戰軍陳毅部會合，活躍在山東半島上。從此，曾生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霄。當時郭永鑣眼見落網大魚，給假慈悲的美國佬從中插手放生，面對此情此景，郭師長深爲惋惜，徒喚奈何！

曾生北撤之後，因開闢根據地有功，深得老毛賞識，認爲孺子可教，多次傳令嘉獎。從此曾生官運亨通，青雲直上，由土八路搖身一變，成爲「兩廣縱隊」司令員；一九五三年又調任南海艦隊司令員；一九六五年又榮陞廣州市委書記兼市長。聲名顯赫，威鎭南方。當時，人稱葉挺、廖承志、曾生爲惠陽阿八哥三大巨頭。

飛陞容易的曾生，官癮自是不小。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此時曾生已身膺少將軍階，掛兩廣縱隊司令員的軍銜。認爲是大出風頭的時候了，他深知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的道理。於是，帶領十多名馬仔，手持衝鋒槍，雄赳赳，氣昂昂，前簇後擁，不遠千里，逕奔故里，光宗耀祖，揚名顯親。

當地毛共幹部聞訊，鳴鑼響鼓，燃放爆竹，夾道歡迎，極一時之盛。曾生身騎高頭駿馬，彩光滿臉，官威之盛，使鄉里側目。

奈何，好景不常，一九六六年，即毛澤東爲了打倒劉少奇，泡製文化大革命之時，也是曾司令員罷官倒霉之日。紅衛兵造反奪權，大鬬當權派。曾生身爲廣州市長，自是必鬬之列。而且根據廣州市委會造反派審查出，曾生是一介腐化變質，潛伏黨內的壞分子。任市長期間，利用職權，先後誘姦十多個女幹部。同時，更爲嚴重的任華南南海艦隊司令員期間，將華南沿海島嶼軍事秘密，與日本鬼作政治上的交易。另方面和市委書記之一的反黨分子，「北山散記作」者吳有恆勾結，狼狽爲奸。

由於，罪大惡極，曾生先後在廣州市委會，連續鬬爭了十餘次。一九六八年八月，曾生和吳有恆、王德、秦牧一伙，由紅衛兵押着在廣州市長堤路，光頭赤腳，戴紙帽，遊街示眾。曾生神情沮喪，滿臉鬍鬚，與當日衣錦榮歸，喜氣洋洋，大有天淵之別。

一九六八年九月，毛共成立廣州市革委會，曾生和王德不僅名落孫山，而且仍在監視審查中。據有關人士透露，曾生錯誤嚴重，可能判爲國際間諜。誠然，則曾司令的結局實在太慘了。

最近又盛傳曾生微服化裝逃亡海外作寓公。是耶非耶？仍待事實證明。不過，曾生確是打游擊出身，而且老家又是寶安縣坪山，對海路陸路，實在是老馬識途。逃走的有利條件比別人優越得多，這是毫無疑義的。

然而歸根結底，這個土共出身，叱咤風雲，紅極一時的司令，如果還沒有逃亡的話，必然已經打入十八層地獄中，永遠不會東山再起了。

毛澤東魂遊地府并附生祭文

馬森亮

毛澤東此人雖然心術壞透，但他的日常生活卻還有點規律，正和老鼠一樣，白天睡覺，晚上工作到天光，據說夜間清靜，思想集中，工作心神較爲輕鬆緣故。

一天中午，値夏日炎炎正好眠時候，而會議時間又拖得太長，他支持不住了，回去房裏休息，一倒在床上便頽然入睡，找周婆去也。

普通人睡覺都說「找周公去」，爲什麼他偏要找周婆呢？因爲他是個自命風流的大色狼，有同性相拒，生人勿近特性，他不敢找道貌岸然的周公，而周公也不願再「吐哺握髮」去接待這個「見了女人嘻皮笑臉，見了男人突眼睜眉」的不知禮法爲何之怪物。

周公是個博學之人，學會了他老子文王的秘傳那套「六壬卦」，屈指一算，就預知有此怪魂上門來吊膀子，早已打發周婆去了外家。

毛澤東的遊魂碰了門釘，嗒然若失！又想起了天上那位散花仙女和水晶宮的龍三公主來，便上窮碧落下黃泉，飛天竄地求之遍，可是這兩個地區對此週身政治細菌的專門造反者早有顧忌，一聞風聲便立即戒嚴，天門封鎖，海水冰凍。毛魂飄泊無依，變了無主孤魂，於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當兒，尋尋覓覓，猛然他又想起了「天堂有路難得上，地獄無門易進去」這句話來。既然地獄無門可以隨便進去，便也慌不擇路，一飄就飄落地府去。

地府裏的最最英明領袖就是閻主席卽閻羅王，此時正在殿上審問大陸的餓鬼、寃鬼、吊頸鬼、溺死鬼，全殿鬼聲鬼氣，鬼哭神嚎。忽聞牛頭馬面入殿啓奏：「大王大王，不好了，陽間天子毛主席駕到。」

閻羅王一聽，打了個冷顫，心想：「咦，奇怪！怎解他會到這裏來呢？是來訪問還是統戰？」停一會才問：「他帶有什麼來，有沒有紅衛兵？」「沒有！也沒有帶武器，連老妻都沒同來，只是挽了一包叫做什麼語錄的小册子。說是特別禮物，送給大王的。」

閻羅王「唔」了一聲，明知其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心裏十萬個不高興，卻碍於國際禮貌，便下令淸場，把所有的寃鬼統統押回地牢，押後再審，然後說一聲「請！」

站在殿後的白無常細聲說：「他駕到的時候，要不要高呼萬歲？」

閻羅王當卽想起，轉頭問判官：「看這傢伙還有幾年壽命！」

判官翻開生死簿一查，卽奏答：「細佬剃頭，快喇快喇！」

閻羅王卽扳起面孔斥責白無常：「多事！你想造反不成？」

白無常一驚，差點連舌頭都吞入肚去。

毛澤東大搖大擺上殿，滿以爲陰間天子會下殿相迎，卻見閻羅王還踞案穩坐，心裏已八分不快，暗罵「莫名其妙」。

之陶鑄搗鬼，製造此假圖片消息，擺你之景，以惑煽人心。七八年前，你因每天抽兩罐「三個五」牌英國香烟而染上喉癌之不治之症，聲調早已沙啞，每次出場，只可裝聾作啞，勉強說句「同志們你好」了事，但最近見你亮相時，竟能言論滔滔，何返老還童如是之神速也。如非有替身替言，曷克臻此？嗟嗟，老毛！計窮而至此，想天下之最無恥者，非你莫屬。

嗟乎，澤東！你身邊已埋下兩顆定時炸彈，橫死之期已不遠矣，林彪正磨刀霍霍，準備開刀；江靑亦在研究「十分光」，想你做武大郎第二，你如有爪蝓蜍，定難逃此鳴數，說什麼「英明」，說什麼「救星」，此時此際，正你自己救自己之時矣。

嗚呼！善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你平日如何對人，人也以你之道還報於你，危乎殆矣，老毛！

曾生逃

出身八路的曾生，早年就讀廣州中山大學，因製造學潮，爲學校當局開除學籍。讀書不成，到南洋遊蕩。

一九三九年，抗日軍興，帶領二十多名華僑學生，以「南洋回鄉服務團」的名義回惠陽，借宣傳抗日爲幌子，就坪山老家建立游擊根據地。在博羅縣的羅浮山，及惠陽縣屬的梧桐山一帶流竄活動。

這時，適日寇在惠陽浀亞灣登陸，直撲廣州。政府原有駐軍亦北撤韶關。東江一帶，成爲半淪陷區的眞空狀態。盜賊蠭起，社會治安極亂。在國民黨和日寇兩不管的情況下，曾生利用時機，到處設關收稅，打單勒索，招兵買馬，欺騙羣衆組織民團，維持治安，不斷擴充力量，不久發展爲二萬多人的游擊隊伍。於是擴大聲勢，四處張貼佈告，成立所謂：「惠東、寶人民武裝游擊總隊司令部」。王作堯爲副司令，曾生爲司令員。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華南光復，政府派一五四師、一五三師，到東江一帶接收。一五四師師長郭永鑣抵惠陽後，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立卽展開全面掃蕩，曾生所設置的稅站關卡均被摧毁。曾生當時雖號稱二萬多人，都是粉槍土炮，烏合之衆，自然不堪一擊。寶安紅花嶺一戰，打得曾生落花流水，鼠竄狼奔，曾生和王作堯亦險作俘擄。

在一五四師與一五三師不斷猛剿窮追下，曾生乃率殘部，倉皇逃竄至沙頭角一帶，幾乎陷於走投無路的絕境。一五四師正擬集中兵力，一舉聚而殲之。

這時，國際風雲又起變化，美國派馬歇爾來華，大耍花招，養癰貽毒，推行所謂馬歇爾的「國共合作」計劃，再次拉攏

宋教仁兒時二三事

王代民

值此爲釣魚台問題鬧得滿天神佛之際，最易使人懷念當年由宋教仁先生挽救間島主權的往事，此一可歌可頌的故事，同文史劍非先生已於一八〇期記敍。宋教仁先生，號漁父，湖南桃源人，其對國民革命運動貢獻之大，彰彰在人耳目，自毋庸贅。其兒時頭角崢嶸，迥異常童，一些不尋常的言行，知者或少。筆者曾客居桃源一年，和宋先生的侄孫振斌，朝夕相處，於夜雨共話時，獲悉一二，玆就記憶所及，錄之如左：

後港流水改道

「水向東流」，這是人所盡知的事，可是，橫貫桃源縣城的後港，因爲東面地勢較高，水卻是向西流。本來，港水潺湲，兩岸綠楊依依，是一個風光如畫的地方。但，因爲沒人管理，馬桶都向那兒倒，卻像印度恆河一樣，成了一條糞港，微風偶動，卽臭氣四溢，自然美麗的風光，無端端被玷汚了。桃源淫風很重，連當地的人士，也不諱言，他們都相信堪輿家的話，說淫風之所以形成，是後港的水不向東而西流的關係。這樣的傳說，宋先生自然也聽得多了。那時，他還祇是十來歲的小伙子，在一次盛大的宴會中，他聽到又有人在談後港水流問題，慨然說：

「我將來要把後港的水，改向東流，不許可任何人再在那兒倒馬桶！」

父老們見他的口氣這麼大，都投以驚奇的眼光。宋跟着又說：

「這並不是什麼難事，祗要在東邊開一條溝，把西邊的出口填高，水不是向東流了嗎，光是說說，不起來行動，有什麼用呢？」

炸平沙婆洲

沙婆洲在桃源縣城邊沅江的江心，洲是狹長形，洲上茂草叢生，灌木成林，是漁人繫舟最好的地方，清風月白之夜，漁火閃爍，「欸乃」相聞，風景絕佳。洲嘴的對面，便是桃源有名三閣之一的漳江閣，（另二閣一是白佛；一是文昌，都矗立在江畔。）漳江閣高十餘丈，建築頗爲雄偉。人們都說，洲嘴正對準着漳江閣，也是影響風水，造成「淫風」原因之一。宋先生大發宏願，要把後港的水流改道之後，又大言不慚的說：

「要是我將來有出頭的一天的話，我要把沙婆洲炸平！」

當時，宋先生是生活在迷信社會中，因爲年紀太輕，也不免受了影響。可見，社會教育，對一個人的思想，影響是怎樣的大，但卻掩不了他的英雄氣慨呢！

夷平青龍灘與白馬渡

由沅陵泛舟東下，有兩個地方，是令人提起來就變色的，一個是青龍灘；一個是白馬渡。

這兩個地方，都在桃源上游的江心，兩處地方的水流，都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那麼急。而且，怪石嶙峋，犬牙交錯的遍佈江心，石與石之間，僅有容一舟的水面，可容船通過，要不是經驗豐富的老舵手，是不敢輕越此「雷池」的，因爲，稍一疏忽，舟便撞中尖如利刃的石頭而「粉身碎骨」。因爲是這樣險巇，每年在這裏葬身魚腹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桃源城畔的江南，時常可以看在這裏遇難者的屍體，漂流下來。少年時代的宋先生，總聽到不少關於這兩處怵目驚心的故事，曾約了幾個同學，沿江而上，把它作了一次實地勘察，大惑不解的說：

「怎麼，千百年來，這個可以消滅的危險，爲什麼不把它消滅呢？我將來一定要弄幾架飛機來，用炸彈把這些石頭通通炸掉！」

這話如出於一個大人物的口，到不覺稀奇，出於一個乳臭猶濃的孩子之口，就不能不佩服他抱負不凡了。

很可惜；宋先生學成後，即爲革命奔走，致力於救國救民的工作，把家鄉的事，也擱置了，要是他不遭袁世凱的毒手的話，兒時的宏願，一定可償，這是可以肯定的！

同情弱小有領袖才

宋先生的辯才，是人所公認的，他被袁世凱暗殺的時候，並不像蔡松坡和唐繼堯二人統領師干，袁所以要殺他，就是怕他那一張滔滔雄辯的嘴，他的舌槍，和蔡、唐二人擁有眞刀眞槍，一樣可怕。

宋在小的時候，他一走入任何陌生的「青梅竹馬」羣中，祇要他發出三言兩語，就會受到其他孩子們的歡迎，而嫉惡如仇，更是他的天性。

有一次，他在放學回家途中，看見一個大孩子，强迫一個年紀較小的孩子，伏在地上，給他當馬騎。他怒火中燒，冷不防的把那大孩用力一推，把年小的扯起來，替他拍拍身上的塵土，說：

「你怎麼怎樣懦弱，讓他欺負你？別怕，我們兩個人團結起來，一定可以對付他的！」

跟住，他又向那大孩子：

「我問你，要是別人强迫你做牛馬，你願意不願意？你把不願意的事，叫別人來幹，是不是對？要是你不服氣，我們就動手，不過，我們兩個人，會同心合力對付你的，鬬起來，你決佔不到上風，怎麼樣？」

這時，恰巧宋的先生來了，他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先生，請先生評評理。先生說他做得對，這事就因而傳開了。後來，那個欺負別人的大孩子，做了宋先生的好朋友，宋先生奔走革命，他也成了宋的忠實擁護者。

宋先生遇害的消息傳到桃源，縣人無不痛悼，爲了紀念他，在城中心區建築一所「漁父公園」，園中遍植奇花異草，有假山、亭榭，頗具園林之勝；亭中有宋的巨型瓷像，勃勃英氣，彷彿呼之欲出。遊桃源的人，沒有不一遊此園，瞻仰其遺容的。



大陸夫婦作家孔厥與袁靜

待旦

孔厥與袁靜是中共文壇僅有的一對夫婦作家（按：歐陽山與草明早已離婚），大概是一九四〇年前在延安結婚的。他倆的名字經常被扯在一起，並非因為是夫妻，而是因為合寫過一部頗著名的長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

「新兒女英雄傳」雖然襲用舊章回小說的表現手法，卻不是對「兒女英雄傳」的模仿，而是以一種嶄新的面貌出現。通俗的口語化的語言，寫出冀中地區游擊隊對日鬬爭的事蹟。故事的背景是「白洋淀」一帶，全書從「牛大水二十一了，還沒有娶媳婦……」開始，沿着三條線索發展。第一條是抗日戰爭中敵我力量的對比和轉化的過程。第二條是牛大水、張金龍和楊小梅三人之間的婚姻關係的發展過程。第三條是牛大水和楊小梅成長為「新女兒英雄」的過程。情節非常曲折，故事從抗日戰爭開始時寫起，當戰火燒到冀中的時候，財主何世雄投敵當漢奸，為虎作倀，魚肉人民，拆散牛大水和楊小梅的姻緣。共產黨員黑老蔡所領導的游擊隊遭受到嚴重的挫折，但仍堅持鬬爭，後來在羣眾的支持和協助下，游擊隊的力量在戰鬬中逐漸成長。偷襲日寇的崗樓，在白洋淀裏用小艇打垮敵人的汽船。牛大水和楊小梅也在對日鬬爭中成長為「英雄」人物，「有情人終成眷屬」，來一個大團圓。

對於這樣一部長篇小說，不能用三言兩語來評價，我感到這本書對於青年讀者還是具有相當吸引力的，牛大水和楊小梅的形像塑造還算成功。令讀者不能不關心他們的命運，對敵鬬爭的場面也寫得較好，具有眞實感。可見「新兒女英雄傳」在當時受到讀者的歡迎並非沒有緣故。中共現代文學史家王瑤認為「新兒女英雄傳」把抗日鬬爭編織在牛大水和楊小梅戀愛的線索裏，使讀者把興趣都放在大水和小梅是否能團圓這一件事上，「就說明作者所要表現的新人物的性格和他成長過程還不夠很成功。」中共的文藝批評家陳涌則認為「新兒女英雄傳」「對於羣眾抗日鬬爭表現不夠，對於羣眾的民主要求以及怎樣滿足了他們的民主要求表現不夠，是這作品的主要缺點。這就使這作品降低了它的階級內容，降低了它的眞實性和思想性。」筆者對這些意見不敢苟同，因為他們衡量作品死抱着毛澤東的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標準，實質上是「條條框框」。我感到「新兒女英雄傳」最大的缺點是結構鬆弛，線索的交織和聯繫不夠緊湊，然而這卻是所有的作家未達到最成熟階段的通病。對孔厥、袁靜似不應過於苛求。孔厥、袁靜合寫「新兒女英雄傳」之前，還合作寫過一部反映邊區土地改革的中篇小說「血屍案」。這部「血屍案」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遠比不上「新兒女英雄傳」，說明孔厥和袁靜是在不斷的成長中。

孔厥，江蘇省蘇州人，出身貧窮，幼年失學。十六歲的時候進入蘇州市商務印書館當學徒。離開商務印書館後，一度當小販，在京滬鐵路上賣燒餅，也曾當過工程測量隊的雜役。

一九三八年，孔厥進入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稍後跟隨賀龍的一二〇師四支隊在山西西北山區打游擊，並在那裏入黨。後來再回到魯迅藝術學院學習。一九四〇年被分配到延安中區擔任民政工作，出任民鄉鄉長。以後調往冀中「解放區」工作。孔厥的著作除上述談過的兩部之外，抗戰期間還寫過「受苦人」、「父子倆」、「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等小說。對於袁靜我們所知不多。僅知道她前往冀中「解放區」前已與孔厥結婚了。

孔厥的創作生涯，實際上在一九五四已經結束，據報導孔厥利用作家的頭銜到處玩弄女性，亂搞男女關係。參加人民慰問團，赴北韓時，途中誘姦女文工團演員；在國內乘坐火車時也誘姦女學生，被孔厥誘汚過的婦女據說達七八人之多。一九五四年第一次文藝整風時，由於被孔厥玩弄過的女性提出控訴，中國作家協會開除了孔厥的會籍，「作協」黨組織也開除了孔厥的黨籍。送交司法機關處理，結果被判處數年徒刑，押往某地方勞改。孔厥被捕後，袁靜的創作活動實際也停頓了，甚少寫東西。一九五八年，周揚設法使孔厥獲得提早「釋放」。一九六三年，周揚安插他到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當編輯。這時，孔厥實際上已不可能再有什麼作為，只不過在那裏混一碗飯吃而已。可是由於他與周揚有師生關係，「文革初期」中共就拿他這個「死蒼蠅」開刀，說「孔厥是周揚的得意門生」，「是周揚這個反革命黑幫的主要成員走卒」。被打成「牛鬼蛇神」。

一九五四年，中共對孔厥的處理我們無話可說。雖然說自古文人都崇尚「風流」，嗜酒與美人，但孔厥的「亂搞男女關係」，不但犯了中共的「婚姻法」，而且是違背了中國固有的傳統道德。可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還算孔厥十多年前的舊賬實質上就是「欲加之罪」。

從孔厥的遭遇，使人認識到在中國大陸，只要犯過一次罪，就是一輩子「犯罪」的事實。「勞改」、「勞教」期滿釋放，仍舊是「勞改釋放犯」，「勞教釋放犯」；犯了一次錯誤，被評為「右派」分子，就得一輩子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所謂「改造思想」、「改過自新」云云，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桃花扇」（杜近芳、葉盛蘭合演）……以上這些戲的舞台導演一職，均爲鄭亦秋一人，其受重視及貢獻，也概可想見。

如今，「革命樣板戲」已取而代之，昨是今非的鄭亦秋也由功臣而淪降爲罪人，何況以他與「四條漢子」之一的田漢關係密切，其受淸算鬪爭，更屬難免了！

筆者與鄭亦秋自會昌一別，勞燕分飛，後會無期，及至在海外欣見「楊門女將」舞台紀錄片映出鄭亦秋的大名，不禁爲之驚喜交集，憶念當日一同困侷山城的難友，而今突飛猛進，層樓更上，尤代欣喜不已！此後又親睹他所導演的「趙氏孤兒」在海隅演出，更有杜甫江南重逢李龜年之感也！

「少年子弟江湖老」，往事前塵，南柯一夢，北靈雲天，但祝故人無恙！

「無產詩人」陳蘆荻的烟盒

馬行田

「無產詩人」是五十年代一些廣州青年文藝工作者給詩人陳蘆荻的戲稱。他們之所以給他這頂「桂冠」，並不是認爲這位詩人江郎才盡，而是賦以耐人尋味的東西。蘆荻原算是一個頗有才華的詩人，抗戰時曾在桂林從事文藝工作，編報紙副刊，並出版過頗受歡迎的詩集「遠信」。有一個時期，他與詩人公木、鷗外鷗、蒲風、黃寧嬰等人的名氣在中國詩壇上是不相伯仲的。他並曾參與詩刊「中國詩壇」的編政。大陸變色前，他曾在香港從事左翼的政治活動，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但他主要的工作還是從事左翼的文藝工作，與一些文化人搞過一個「人間書屋」，出版過一些粉紅色的文藝書籍。

廣州易手前夕，陳氏正當壯年，他同一般青壯年的心境一樣，對事業正懷着雄心壯志，滿腔熱忱。由於誤解「解放」能夠使他發揮才華，所以憑一股衝動，便同一些同文聯袂由香港到東江共黨游擊區去參加「革命」，迎接「解放」了。當時同行者中，尚有作家秦牧、華嘉、版畫家黃新波等人。

一九四九年的夏天，東江河上行着一隻木帆船，這隻船中便載着陳蘆荻、秦牧、華嘉、黃新波等人。東江的著名客家菜釀豆腐是有口皆碑的，這幾位文人墨客此刻泛舟河上，食指大動，也如法泡製了一煲，酒酣耳熱之餘，陳蘆荻掏出一個鋁質烟盒請大家吸烟，忽覺此日泛舟吃名菜，幹「革命」，値得書其一筆，留個紀念。這個意見得到在座的幾位同意，於是他們效東坡、佛印泛舟赤壁之雅趣，由黃新波作畫、秦牧作詩、華嘉題字，在陳蘆荻那個小小的烟盒上，作了一幅題名「東江吃豆腐圖」的詩畫。畫是寫實的；河中一隻帆船，幾個人圍在艙面上愉快地吃豆腐。秦牧的詩云：「詩人我愛陳蘆荻，壯歲猶存赤子心；昔日刀叢啼淚血，從今天地任行吟。」華嘉的題字亦頗遒勁。由於當時黃新波隨身沒有帶木刻刀，詩畫均是用小刀刻上去的，但仍可以看到黃新波細膩而剛健的刀法。此情此景，可以看出當時這幾位作家、畫家的心情了。

按理說，這個烟盒集幾位「家」的手筆於一爐，可算是一件藝術珍品。所以陳蘆荻對這個烟盒也十分珍視，把它收藏起來。筆者在這位詩人的一次敍談中，詩人曾出示這個烟盒給我鑑賞，並和我談了上述的一段掌故。

可是，陳氏回到「解放」了的廣州，他的詩創作就死火了，並沒有如秦牧所想像的那樣，在「今日」的天地間可以任他行吟。一則陳氏的社會活動太多，他除了擔任「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文學部的教授之外，還兼任了「華南文聯」的委員，「華南文藝」編委，「中國民主同盟」「廣東省委員會的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文革」前任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二則，也是最重要的，陳氏「走鬼走到城隍廟」，大陸那種生活引不起陳氏寫詩的激情，他那「赤子之心」和現實竟如此格格不入，相距十萬八千里，要保持昔日的詩風吧，中共不歡迎他那種「資產階級」的東西，所以陳氏就幾乎沒有創作，有時只寫有些不湯不水的舊體詩。由於他幾乎沒有創作，所以，年青人就戲稱他爲「無產詩人」。陳氏聽來心裏不知是什麼滋味。當然，這並非那些跟他熟悉的青年人輕薄，他們可算是獨具慧眼，或多或少代蘆荻說出了心聲。一般說來，具有詩人那股熱情的氣質的蘆荻還甚得青年人的敬愛，人們多親暱地稱他爲「荻叔」的。

蘆荻在一九五八年被打成右派，後來陶鑄給他摘了帽子。「文革」時，他又給「批判」，批陶的彈片也射及了他。這一個頗有才華的詩人在大陸生活的二十多年，就成了他的詩創作的「黑暗時代」，如今，「荻叔」已是六十多歲的老翁，或許他的詩作就從此終結了。

至於那幅吃豆腐圖的幾位作者，個個都「沒有好下場」，秦牧在廣州首先被沖擊，盡人皆知；華嘉被掛牌公開鬪爭；黃新波也被批判，統統成了「牛鬼蛇神」。他們可算得是難兄難弟了。

「楊門女將」導演鄭亦秋其人其事（上）

卜一

中共「文化大革命」是以「海瑞罷官」、「海瑞上疏」啓釁其端，因此，首當其衝的是文化影劇界人士。第一批遭受清算鬬爭的十位知名人士中，以周揚爲首，其次卽田漢、夏衍、陽翰笙……敬陪末座的卽是本文所介紹的——鄭亦秋。

海外人士對周揚、田漢等九人的資料，均耳熟能詳，唯對鄭亦秋其人其事，前未所聞，甚至素以研究分析中共問題著稱的各報刋，也對他的有關資料獨付闕如。這也難怪，由於鄭亦秋的成名，僅是中共踞大陸後才開始，而且他所擔任的工作是京戲舞台導演，屬於幕後工作，所以更難爲人所共知。

若論中共在「文革」以前京戲方面有如此輝煌絢燦，前所未見的成績，鄭亦秋功不可沒，對此，他實是繼田漢以後的第一人。卽以中共在「文革」前對京戲方面的改良每引以爲榮的三齣「招牌戲」：「楊門女將」、「趙氏孤兒」、「穆桂英掛帥」，其舞台導演一職，均是由鄭亦秋一人擔任，由此足證他對京戲改良的貢獻及功績。自江青力捧「革命現代戲」後，大力摧殘、清算傳統京戲，舞台上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固然銷聲匿跡，凡以往對戲曲改良有過貢獻的功臣，也成罪深孽重，概是清算鬬爭之列，鄭亦秋「象因齒而焚」，也就難逃這厄運！

鄭亦秋早期是位優秀的京戲演員，但由於他當年演出地區的偏僻（未曾在平津京滬等大都市演出，僅在桂林、贛州、寧都等地登台。）又値兵荒馬亂的戰時，時演時輟，因此也難馳譽遐邇。筆者有幸，不僅是他當年的顧曲周郎，並且和他有過一段交往，回溯前塵，卻已是二十六年前的往事了！

抗戰勝利前一年，自秋迄冬，日軍作困獸之搏，發動凌厲攻勢，其主戰場企圖打通粵漢鐵路及湘桂鐵路，直撲我戰時首都——重慶；另一支戰場，卽沿贛江而佔泰和、陷贛州，妄想東向福建長汀，攻佔當時在長汀的盟軍機場，以解除日本本土被轟炸的威脅。

是時，筆者原有西南大後方之行，戰事驟發，適被困阻滯於江西會昌的旅途中。會昌毗鄰過去的中共赤都瑞金，毛澤東當年曾爲該地塡了一闋「清平樂」：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峯，顚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葱葱！」

詞中所誇張渲染的「風景這邊獨好」，事實卻非盡然，地瘠民貧，瘡痍滿目，「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倒是彼時彼地的寫眞。這時候，戰神又帶來了畸型的繁榮，機關林立，商賈雲集，而鄭亦秋所率領的戲班，也從贛州避難到此，更爲這山區小城披上了一片歌舞昇平的外衣。

鄭亦秋的戲班假座會昌滕氏宗祠登台獻演，戰亂之際人心苦悶，寄情於聆歌觀劇，所以賣座鼎盛，歷數月而不衰。筆者自幼嗜愛京戲，適逢其盛，更是樂此不疲，風雨無阻。

鄭亦秋唱鬚生，宗余派，唱做唸俱佳，他經常貼演的戲目有：「甘露寺」、「借東風」、「空城計」、「文昭關」、「擊鼓罵曹」等。身裁削瘦，扮相清癯，在台下酷似新馬仔，扮相台風又類楊寶森，爐火純青，中規中矩，尤屬難能。他並非科班出身，票友下海而能有如此成就，足見他天資聰穎及對京戲的苦心鑽研，着實下過一番苦功。那時和他同台演出的，另有一位坤角鬚生眞麟童，宗麒派，拿手好戲是「徐策跑城」、「追韓信」、「南天門」，也頗博好評。

筆者因愛好沉迷於鄭亦秋的表演藝術，進而經友人介紹認識了鄭氏，被困旅途，長日無聊，所以每逢鄭氏休息空閒，總是踵門趨訪，與他促膝談京戲藝術。鄭亦秋平日沉默寡言，但談到投契處，不徐不疾，談鋒甚健，我們每從日中談到黃昏薄暮，興高彩烈時，更渾忘自己置身在炮火連天的危城中。那年，鄭亦秋年約三十四五歲，恂恂儒雅，頗有文人雅士之風，除喜烟嗜茶之外，更無一般唱戲藝人的不良嗜好。他的太太那時也不過才三十歲，長得明眸皓齒，梳着橫S的髮髻，穿一雙綉花鞋，艷麗照人，眞是「徐娘風韻勝雛年」，每當我們與鄭氏聊天時，她總是托着一把細瓷小茶壺，慇懃伺候在側，伉儷情篤，羨煞他人！

鄭亦秋也和其他成名藝人一般，性情孤傲，記得有一次爲了包銀的事，一言不合，拂袖而去，當晚夜車遠走寧都。後來幾經婉勸調解，始回會昌繼續登台。

在此之前，鄭亦秋在桂林曾參加過田漢所領導的「文藝歌劇團」，自導自演了田漢的改良平劇「江漢漁歌」。中共踞大陸初期，「江漢漁歌」再度在北京演出時，演員李和曾、齊燕銘，舞台導演也是鄭亦秋和李紫貴。

本刊一八二期所登載的「田漢衡陽撞板秘聞」一文，所說確實而又詳盡，爲此，田漢曾在他所編寫的「江漢漁歌」劇本的序文中，也曾有提及：「衡陽警備司令部的參謀長問我爲什麼要寫『今日民生不易，織布的不必有衣穿，種田的不必有飯吃，打漁的也難得有鮮魚吃』。他們幾乎單爲我們劇團設了一個審查機關。」事隔十年，在田漢的筆下，猶有餘忿哩！

由於鄭亦秋與田漢認識既早，淵源又深，所以田漢主持中共「戲曲改良局」後，鄭亦秋卽是他的得力助手，高踞「中國京戲研究院」首席舞台導演的寶椅。就此捨演而導，專心一志於京戲的改良整理工作，諸凡中共所誇耀於世的重要劇目：「楊門女將」（楊秋玲主演）；「趙氏孤兒」（馬連良、張君秋、裘盛戎、譚富英合演）；「穆桂英掛帥」（梅蘭芳主演）；「龍女牧羊」（楊秋玲主演）；

援閩。因此，毛又被下放到雩都，差點把毛澤東整死，這就是周恩來的傑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中共軍在國軍五次圍剿之際，要地盡失，決計突圍逃命。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秦邦憲、軍委主席周恩來、第三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特，是共黨共軍中三個最高領導人，大權則在周恩來手中。

中共決計突圍時，開會決定留下項英、龔楚、陳毅、譚震林。據以後中共方面資料傳出，最初是有意把毛澤東留下，用意也是在借刀殺他。後來由於軍人反對（主要當是彭德懷），始在動身前夕，自雩都召回，命令隨軍行走。

由江西突圍到貴州遵義，中間有兩個多月時間，可能是毛澤東一生最黯淡時期。當時共軍由周恩來指揮，每天晚上擔任軍委二局（掌管情報）局長的曾希聖（此人在中共竊據大陸後，任安徽省委達十年，並當選八屆中委，已在文革前被整肅，目前情況不明。）把各方搜集來的情報送給周恩來。周恩來看了情報，即下達次日行軍命令；等到天明開始行軍，周恩來即上擔架睡覺。

毛澤東也不睡，並不是有工作不能睡，而是擔心前途兇多吉少睡不着。可是對於軍事情況又不敢問，每夜在一盞「馬燈」下面，對着地圖查看今天來時的路線，推測明天可能前進的路線，有時想到悲觀處，長長嘆幾口氣！第二天一早開始行軍時，毛澤東才收拾起地圖，吹熄馬燈，坐上了擔架「長征」。

當時中共大頭目只有周恩來與毛澤東兩人徹夜不睡，但卻是兩種心情，正如前人詠越王勾踐詩：「台下臥薪台上舞，通宵都是未眠人。」這種情形一直過了兩個多月，及至民國二十四年元月五日到了遵義，共軍剩下的不到一半。毛澤東乘共軍大頭目一致怨恨，又得彭德懷、劉少奇哼哈二將的助力，在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對秦、周、李特三人展開猛烈攻擊。結果秦邦憲倒台，總書記換了張聞天；軍委主席讓給毛澤東，周恩來降為副主席。從此周恩來成了毛澤東的手下，一直到現在。

毛澤東為人的氣量是大家都知道的，他這個人無論對他有多大的恩，只要有少許不如意，馬上就下毒手，劉少奇、彭德懷、高崗均是鐵證。周恩來與他如此巨大的寃仇，經常凌辱不算，還幾次欲置之於死地，究竟毛澤東何以能容下周恩來，確實是一個不可解之謎。

張國燾先生在港時，筆者曾在一次宴會中提出此項疑問，請其解答。張先生對此也說不出所以然，只說遵義會議時他未參加，不悉真象；同時說出他個人的看法，認為任何人當權，都會重用周恩來，因為周恩來可算是一個好的幹部。

張先生此項解釋，用之於一般人身上自是不錯，但用之於毛澤東則未見得合適，因為毛澤東實在是「非常人也」，不是一個正常的人，周恩來能伺候這麼有個無所不為的人，加之兩人過往又有宿怨，能使毛澤東隱忍了三十六年未報復，此中一定另有內幕。惜乎我們目前尚無法查悉，深盼將來光復大陸時，無論捉住兩人中間的那一個，筆者一定設法往探監，請他說出其中真實原因，以打開胸中多年的悶葫蘆。

毛、周之間的關係，自文革後已開始有了變化。變化情況約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周靠毛庇蔭，因為紅衛兵開始造反時，確有意連周恩來一鍋煑熟，不僅衝擊「國務院」、「外交部」，還在馬路上貼大字報攻擊周恩來。周恩來此時唯有靠毛以自衛，在對紅衛兵講話時，信誓旦旦要「保晚節」；毛澤東會見紅衛兵時，周恩來在前面開道，挺身護衛時那種體貼工夫，尚在江青之上，看了那一次電影，筆者也就想到張國燾先生說周恩來的確是個好幹部。不過對於一個七十歲的人仍然唱太監戲，也感到同情，總覺得這是所為何來？

第二個階段是三足鼎立時，自從九大之後，周恩來已經站穩了腳步，在江、林之間成為鼎足三分之勢。因為周恩來及其手下官僚有行政經驗，可以把亂局納入軌道，因此，無論江與林皆要拉攏他，於是周恩來地位日漸增高，形成舉足輕重。明顯的例子是在「文革」時被鬬垮的官僚階層，目前多數已獲得解放，這些顯然是周恩來的力量。由於周恩來已無心要坐上第一把交椅，所以他自己固然要找一個主人，江、林兩人也都想把他拉過來作一個助手。在這個十字路口上，周恩來顯然選擇了林彪，世人均看到許多職業軍人調往國務院當部長，以為是軍人勢力侵入到國務院。但是若作另一層想法，未嘗不是周恩來有意拉攏軍人，以官位為餌，誘使軍人與之合作。

最近一年來，中共政權可以說是周恩來一個人唱獨腳戲，毛、江、林均少露面，一切公開場合，中共方面出席的最高層人物是周恩來與黃永勝，周恩來儼然成為中共最高負責人，大概是得到軍人支持，當然也得到毛澤東許可。

周恩來在一年內對外展開了這次乒乓外交算是達到巔峯。周恩來自己雖然久經滄海，但過份得意，總不免忘形了。這樣以來，周恩來很可能會蹈了劉少奇的覆轍。

最近一個月來，中共報刊忽然大力攻擊政治騙子，詈之為假馬列主義者、叛徒、內奸。最初筆者並未留意，後來看到一位年輕朋友在一間反共報紙「大陸內幕」欄上撰文，指出這個政治騙子應是周恩來，倒是越想越像。大概毛、江夫婦看不慣周恩來修正外交，又因為他與軍人勾結，對毛形成威脅，也許想對這位政治騙子下手了，目前只是在製造輿論階段。

毛澤東一生未有全始全終的人，包括父子夫婦在內。周恩來雖然狡猾，但只要毛不死，遲早總有一天要把周恩來算總賬的。如果周恩來敗了，其結局一定比劉少奇要慘。因為劉、毛實在沒有寃仇，周恩來可就不同了。



毛澤東與周恩來能全終嗎？

岳騫

周恩來最近成為世界性的新聞人物，一舉一動，一笑一顰皆成為各國報紙的重要新聞，其聲名已駕毛澤東、林彪之上，為美、蘇所器重，認為將來可以同中共打交道的人物，唯有周恩來。但周恩來本身處境究竟如何？他同毛澤東未能全始，是否能全終？不無疑問。

中共黨內大頭目，到今天存在的已不多，畢生擁毛的如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皆不能存在，反毛的更不用說。凡是幾十年中與毛澤東有過睚眦之怨的，到今天也不能存在，其中唯一例外的就是周恩來。

周恩來與毛澤東最初並無淵源，周恩來加入共黨是在法國，當時所加入的尚是「聯共」。因為中共並未正式成立，一羣留法左傾中國學生在聯共引誘下入了黨，成立「旅法支部」，接受聯共指揮，拿第三國際的津貼。要說國際派，周恩來一批人，包括陳毅、聶榮臻、李富春、鄧小平及朱德在內，倒眞是國際派。

至於毛澤東因不會外文，無法去外國，是在中國加入共產黨，並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會，是一個道地的土共。所以周、毛兩人，一開始就等於異姓兄弟，沒有血緣關係。

南昌暴動失敗後，繼之毛澤東的秋收暴動又告失敗，周恩來輾轉逃去上海，毛澤東逃去井崗山，兩人又分道揚鑣。在此以前，兩人若有些微關係，當是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一段期間，兩人均在廣州工作時。不過，由於當時毛澤東地位低，周恩來工作崗位在黃埔軍校，加之個性也不同，不可能發生密切關係。

毛澤東與周恩來正式共事，是周恩來到達江西蘇區時。當朱、毛由井崗山竄入瑞金地區，力量大為擴張，中共中央感於毛澤東逐漸尾大不掉，特派項英自上海去瑞金成立蘇區中央局，代行中共中央職權。在項英未去瑞金前，當地最高黨務機構是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毛澤東是前委書記，所以他就憑此名義號令全體。及至項英一到，先撤消了前委，成立中央局，自任書記，毛澤東只當了一名常委，大權全被項英攫去。毛澤東自不甘心，就同項英鬬爭，發揮其槍桿子出政權的「妙論」，不服從項英領導。

項英沒有辦法，只好去電上海中共中央報告。此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陳紹禹，中共中央設在租界中，由於各處秘密組織紛紛被破獲，重要黨員又紛紛自首，中共中央在上海已經一日數驚，隨時準備撤離，唯一去處是江西蘇區。如果江西蘇區大權掌於毛澤東之手，中共中央遷去將受其挾制，正如唐昭宗入了朱溫大營，最後必被其篡弒。因此，中共中央接到項英報告，特派周恩來入贛去整肅毛澤東。

周恩來當時先留了長鬍子，扮一個天主教神父。當時中國官廳對於洋人還有相當顧忌，連帶着對於牧師、神父也份外客氣。周恩來扮作天主教神父，頗為順利到達了江西蘇區。到達之後即改組中央局，自任書記，調項英為軍委會主席，想以兩人之力制服毛澤東。

毛澤東自然也曉得周恩來的來意不善，但是卻未敢反抗，貼然就範。毛澤東所以向周恩來低頭，一方面固然震於中共中央，覺得長期同中共中央作對，最後必無好結果。同時也知道周恩來非項英可比，當時在瑞金握有兵權的如朱德、劉伯承、葉劍英均在南昌暴動時受過周恩來的領導；朱德在德國加入共產黨也在周恩來手下；林彪在黃埔軍校是周恩來的學生，據說入黨還是周恩來介紹；葉劍英與周恩來又在黃埔軍校同事，關係密切；陳毅是周恩來留法同學，同時加入共黨。這批人與周恩來的關係皆深過毛澤東，毛澤東想驅使這批人反周是絕對作不到的事，唯一辦法只有俯首聽命，一切按照周恩來的吩咐辦事。

周恩來這次到蘇區奉有命令要整肅毛澤東，並不因毛澤東的恭順而改變原則。當時周恩來對毛澤東，不但剝奪其權力，並且處處與以難堪，目的就在打擊毛澤東的威信，使毛澤東在高級頭目中失去尊嚴，不能再利用部下興風作浪。據龔楚「我與紅軍」一書的記載，孫連仲部季振同、趙博生等人叛投共黨時，中共大頭目在一起開會，毛澤東正在與高采烈談話，忽然周恩來走進來，毛澤東頓時變了態度，不敢再說話。斜眼望望周恩來，又望望龔楚，「好似有點不自然的情形」。此是偶然見於龔楚眼中，實際上平時周之凌毛，毛之畏周，更不知甚於此多少倍。

以後中共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中共中央當時尚未遷入蘇區，大會完全由周恩來主持，推毛澤東為「中蘇臨時主席」。表面上是尊重毛澤東，推為「國家元首」，實際上是捉弄毛澤東，迫他離開軍黨組織。中共行政幹部不受敬重，至今依然，但在江西時尤甚，對於一個犯了錯誤的幹部就送往「蘇維埃」（參加行政部門工作）；毛澤東就被周恩來送往蘇維埃，成為孤家寡人。

一九二三年閩變，本來事先與中共有聯絡，但閩變發生後，中共卻袖手旁觀，閩變分子因孤立無援而迅速失敗。閩變之初，蘇聯派出軍艦裝載大批武器彈藥、飛機、大砲、坦克一應俱全，預備由海參威直放厦門。不意厦門失守太快，蘇聯武器剛上船未及運出，停在海參威不能開動。史達林大為震怒，嚴電中共中央徹查，應由何人負責？實際上反對援閩的人很多，但一聽史達林要追查，就找弱者來擋災，於是就找到了毛澤東頭上，說毛澤東反對

是「古巳有之」。因此，在德國哈茨山邊瑞伯塔峯頂的「三菩提旅館」，才可能從威廉大帝的幼年時代起，一直存在了這麼多年。

那裏，一向是給「新婚夫婦」渡蜜月的地方。孤伶伶地站在山頂上，要走一小段山路，才可以買到東西。旅館裏只有六七個房間，都在二樓上，設備也很差，房間裏連自來水都沒有，床也是重得像輛坦克車似的「拿破崙式雙人榻」。——不過，房間的租金卻很貴，搶着來租房子的「新婚夫婦」，也多得數不清，不在四五個星期以前預定的話，是根本租不到的。

那些僥倖租到了房子的人，都在拿到房門鑰匙以前，先要簽字同意：

一、決不連續住過五天；

二、保證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最高度的幽默感；

三、房間地板下的銅鈴，每響一次，這對「夫婦」就要請當時坐在桌上的人們，飲一巡啤酒。

這旅館的一樓，是「啤酒間」，裏面只擺了六七張桌子。每張桌子都正好在一個「二樓房間」的下面。地板和天花板都是木頭做的，所以，在每張桌子的上頭，都吊着幾個從樓上房間裏地板縫中垂下來的銅鈴。

這些銅鈴都是繫在「拿破崙式雙人榻」的褥子下面的。只要褥子稍微受到一點壓力，垂到樓下來的銅鈴，就馬上會亂震亂響。——於是，專門坐在這張桌子上等酒喝的人們，就每人都可以喝一杯啤酒。賬是照例由樓上那對夫婦來付的。

床既重得搬也搬不動，地板跳動的程度，因為年久腐朽的關係，更不比褥子的彈簧遜色。所以，要想「渡蜜月」的人，為了不辜負良宵，也只好硬着頭皮，讓銅鈴不斷地響下去。——這樣一連五天，等到付賬的時候，請樓下人們喝啤酒的錢，往往要比房飯錢多了好幾倍。由此可見：這旅館老板只准每對夫婦在那裏住五天的限度，的確非常明智。五天以後，精疲力盡，當然不消說得，就是再想住下去的話，啤酒錢也恐怕花不起了。

不過，這種啤酒也並不是完全白喝的，每喝了一杯，就要齊聲高呼一句：「多謝某某號房間的慷慨好客！」喝得多了的時候，桌上的人還會組織「啦啦隊」，在樓下拼命地替新郎「打氣」。幾十年前，有一位先生，請喝啤酒的次數之多，打破了這旅館成立以來的紀錄。所以，桌上的客人們和旅館老板，後來還合鑄了一塊小銅牌，釘在他房間下的桌子上，來紀念他當年的豐功偉蹟——不，應該是「彪炳戰績」。

一共請過多少巡啤酒，在賬單上是列得清清楚楚的。有許多在那裏渡過蜜月的「新婚夫婦」，幾十年後還依舊保存着這張發了黃的賬單，有時驕傲地拿出來給年青人們看看，表示自己當年也是一員「能征慣戰」的「虎將」。

這種花錢來挨整的興趣，在東方大概是絕對找不到的。

在柏林也有一家歷史悠久的小菜館，是以把顧客「整垮、整臭」而出名的。幾十年來，不知道賺了多少挨整的客人的錢。而且整得越古怪，生意也越發好。

一進門，茶房就會上來向你拍拍肩膀：

「老弟，你怎麼今天又帶了一個新的婆娘來了？——你上次帶來的那位未婚妻，現在又在什麼地方？」

這菜館裏的桌椅，都做得特別粗笨，而且非常低。坐下來的時候，如果不願意把下巴放在膝蓋上的話，就只好把兩條腿大大地叉開。桌子的四周，垂下來許多條短短的鐵鍊子。菜都是裝在最便宜的輕金屬盤子裏端上來的，刀叉也同樣是用最賤的做成的。可是，一端到桌子上來，茶房馬上就把它們用桌邊的鐵鎖鍊起來。理由是：

「我們這裏的客人，十有九個，不是流氓，就是小偷，所以，什麼東西都非鎖起來不可！」

客人們聽了這話，不但不引以為忤，倒更滿意，覺得這個以「整客人」出名的館子，的確是名不虛傳的了。

由於鍊子短，坐得又矮，所以，吃的時候，非要前半身完全伏下來，伸長了頸子吃不可。遠遠看去，活像一羣正在進餐的餓狗一樣。想吃啤酒和香腸的人，就更慘了。啤酒既沒有杯子，香腸也沒有盤子，都是裝在瓦罐做的夜壺裏，拿到桌上來的，要吃的話，就只有嘴對着夜壺嘴才行。

整個飯館裏，也看不到一個「洗手間」的標誌，實在忍不住了的人，只好跑去問茶房。誰知茶房在回答的時候，總是把一個小型的「麥可風」放在嘴巴前頭的。於是，忽然之間，飯館裏就像打鑼似的響亮着茶房的聲音：「你是要去大便呢？還是小便呢？——唉，這又有什麼要臉紅的？大便也好，小便也好，反正都是最自然不過的事嘛！」

十有九次，這位客人只好紅着臉，狼狽竄回他的桌子上去，再也不好意思抬頭見人。可是沒有過上兩分鐘，那個茶房的聲音，又像打鑼似的響起來了：「咳！二號桌上穿藍衣服的那位客人！你到底還要不要大小便呢？——其實，只要你多給幾個小賬的話，我也可以把夜壺給你送到桌子上來！」

這樣一吼，就使剛才沒有看清楚他的人，現在都知道他的肚子裏已經緊張得很了。所以，免不了又是一場鬨堂大笑。

這種玩笑，雖然開得很過火，但卻還不算太低級趣味。巴黎一家自稱為「小巴黎人」的照相館，可就等而下之了。在那裏照一張「藝術化裝相」，要比普通像貴一倍還要多。一種是把頭從佈景上的一個洞裏伸出來，而那佈景卻是一個光着屁股坐在馬桶上的人身。另一種是乾脆像夏威夷人在頸子上帶的花環一樣地，把一付馬桶蓋斜套在頸上——。不消說得，照這種相的人，幾乎全部都是到巴黎來休假的美國大兵。

美國人，就是這樣一個甘做「大老襯」，以被人「揾笨」為樂事的民族，你說他是「天眞可愛」好，你說他是「賤骨頭」也好。



由乒乓外交說到美國這個民族
以被人「揾笨」為樂的「賤骨頭」

天涯客

最近中共向美國——也可說是向所有的西方國家玩了一手乒乓外交，就事論事，這套戲法的確玩得出人意表，不但把美國人的當權派玩得迷迷惑惑，更把美國的接班人玩得欣歡欲狂，迄至目前為止，我們除了聽到美副總統艾格紐說過幾句清醒的話，對此事表示「憂慮」之外，在美國幾乎全國上下都被中共露的這一手搞到暈頭轉向。同時，也把所有的西方人看得口呆目瞪。

張老編以十萬火急的信，要我對這事寫點意見。我知道香港——包括「萬人雜誌」在內，對此事的正面評論已經發表了很多，因此，我不想從正面評論此事。老編許我以「中國通」與「日本通」，實不敢當，不過，我是一個受過東方教育的西方人，自信對東西方人的性格與作風，要瞭解得比較深入一點。那麼，我就談談西洋人的性格與作風，對於中共乒乓外交，以及美國人在越南打不求勝的仗，或者可從間接獲得答案。

憑良心講：有些西洋人，雖然一百輩子也當不上「宰相」，他們的度量卻的確大得驚人。從標準的東方人眼光看來：根本已經超過了「度量」的範圍，變成了名符其實的「賤骨頭」了。

儘管五分鐘以前，還打得頭破血流，一旦聽到對方說一句：「好，算你贏了！」馬上就可以化敵為友。而且為了表示「紳士風度」，還要俯下身去，扶他站起來。——記仇的事，並不是沒有，但卻少之又少。對敵人「趕盡殺絕，鷄犬不留」，也是他們不忍和不屑做的。喜歡說笑話的人常常說：『有些西洋人，就是在打蒼蠅的時候，都恨不得要在蒼蠅拍上，先剪一個大洞，以便那些運氣好的蒼蠅，可以有驚無險地「脫離此難」。如果在這種「大力照顧」之下，還不能逃脫一死的蒼蠅，那也就眞是「大限已到，命該如此」了。』

這種做法，在東方人的眼中，簡直是「開玩笑」。打蒼蠅而志不在把它個個打死，說得客氣點，是「婦人之仁」。不然，就會直截了當地給他一個「大傻瓜」的尊號，誰也不會再看得起他。

也許就是由於這種近乎「傻瓜」，近乎「賤骨頭」的氣質，才使得那些深通「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之道的「偉大舵手」們，至今還能在國際舞台上興風作浪，為所欲為。對那些充滿了西洋人的「超級強國」和「二級強國」，呼來喝去，自以為不可一世。

這種「賤骨頭」的氣質，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種「遇辱笑嘻嘻，花錢買罪受」的情勢了。

東方人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場合，這些西洋人，多半是一笑置之的。據我自己親身的經驗，當一個東方人氣得半瘋，「媽媽聲」用「三字經」大罵的時候，那位被他罵的「洋鬼子」，採取的態度，總不外下面這幾個：

一、笑笑說：「那是我媽的事，她自己願意的話，和我有什麼關係？」

二、笑笑說：「我的媽今年已經六十啦！你的眼光怎麼這樣差呀？」

三、笑笑說：「這裏是自由世界，誰都能做他願意做的事，你如果眞正願意的話，請便！」

四、笑笑說：「那麼講，咱們就是一家人哪，那又為什麼還要吵得臉紅脖子粗呢？」

五、笑笑說：「她最近搬了家。你有她的新地址嗎？不然，我倒可以幫你的忙，給你一個。」

由此看來，上帝究竟是很公平的。那些西洋人，雖然對「紅太陽」的一打一拉，忽而傷心萬狀，忽而受寵若驚，誰也不知道究竟怎麼辦才好。而一般東方人，在看見了西洋人這種「自輕自賤」的「侏儒風度」，倒也只好「咬牙切齒，另圖良謀」，不再做夢了。

這種「賤骨頭」的傾向，表現得最突出的，也許要算是一批從來沒有到過外國的「美國旅遊者」了。不管到什麼地方，都要自命不凡地在上裝口袋邊，掛一張廉價膠玻璃做的ID旅客證；身上揹着至少三個照相機，眞正會用的恐怕只有一個，一到人多的場合，馬上就開始用「電影照相機」拍片。有時，還會同時有幾個人，對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街角、電線桿、紅綠燈，大拍特拍。反正十有九次，膠捲早已拍光了，所以，就是再多用「電影照相機」亮幾次相，也毫無關係。

買東西的時候，總要把口袋裏的錢一把都掏出來，揉得像堆大花生一樣地堆在桌上，然後再傻裏傻氣地問：「多少錢？」

有的乾脆就說：「要多少，你自己拿罷！」

這種「死要耍濶」的阿木林，的確賤得有點無可救藥。有時，明知被別人敲了竹槓，因為可以充份滿足他的「自大慾」，所以，還要自討苦吃地追問一句：「你說的那個價錢，是美金呢？還是這裏的錢？」

有人說：碰見了這種拼命找當來上的賤骨頭，如果你還不給他點當來上的話，那麼，你自己就也是一個「賤骨頭」了。

在歐洲，花錢來找罪受的人，也多得很，而且

「紅色蛇蝎」賀芝華

史劍非



美國已故親中共女作家史沫特萊，在所著「朱德傳」中，記載朱德前後娶了四個妻子，第一任妻子叫蕭秋芬，是在昆明結的婚，那時朱德才在雲南講武堂畢業不久，是一個同學的妹妹；第二任妻子是陳玉貞，是朱德的四川同鄉曾參加辛亥革命，是一個頭腦很新的女性；第三個妻子叫吳玉蘭，江西人，鄉下女子，是朱德在打游擊作山大王時收的押寨夫人；第四任妻子叫康克清，也是江西人，因為吳玉蘭被捕槍斃，康克清是女游擊隊員，曾跟隨朱德「長征」，到延安，迄今仍在北平。

據史沫特萊說，她在美國曾收到朱德親筆寫的一部自傳，但是她沒有說明，朱德這部自傳起迄的年月。從她所著朱德傳看來，全書十二卷，前八卷（到「長征」之前為止）多似朱德的親筆或親述；後四章則是根據材料寫的。上述四個妻子，當然也是根據朱德所說的，其實朱德的妻妾絕不止於這四個女子。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在大字報上曾載「纂黨篡軍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狀」一文，其中攻擊朱德：「蔡鍔死後，朱德掌握了兵權，在四川、雲南各省橫行霸道，抽大烟，討小老婆，當警察廳長，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大軍閥。」

朱德無能管束嬌妻 朱德究竟討了多少個小老婆，無紀錄可查，不過至少可查出一個來，這個女人叫賀芝華。張國燾夫人楊子烈女士在所著「往事如烟」中曾寫到這個女人，在中共早期領導幹部中大搞「一杯水主義」，弄得烏烟瘴氣，最後竟向國府當局告密，將一批中共重要領導人一網打盡。

據楊子烈的描寫：她「生得確甚妖嬈，柳眉杏眼，怒時帶笑，愁時含喜，見了周恩來、羅亦農等高級負責者，熱得像一團火，誰會疑心她是蛇蝎心腸呢？」

賀芝華是四川人，楊女士說是朱的妻子，實際上可能是朱的小老婆之一。是一九二二年朱德被唐繼堯逐離雲南，陪伴他一齊去到歐洲遊學。

賀芝華是天生的風流尤物，朱德帶她旅法國和德國時，據說就亂搞男女關係，而且專勾搭外國男人，老少不拒。朱德為人憨厚，年歲又較賀大得太多，而賀長得如花似玉，朱雖然知道她不守婦道，但是總捨不得扔棄她。臨回國之前曾把她帶到莫斯科，朱德去某地接受軍事訓練，賀芝華便留在「東方大學」（專訓練中共幹部的學校）讀書。

與羅亦農反目成仇 當時中共在東方大學的支部書記是羅亦農，管理男女黨員甚嚴，賀芝華恨之入骨。朱德被調往接受軍訓，據說也是羅亦農的安排，目的在為朱出氣。因為在「東方大學」的中共分子大概都受了羅亦農的警告，沒人理睬賀芝華。不久羅亦農被調回上海工作，支部書記換了劉伯堅，是個麻子，為人懦弱，管不了賀芝華，怕她和俄國同志亂搞男女關係，損害大家的聲名，於是就鼓勵一個姓雷的同志，也是四川人，和她接近，以便就近管束。結果這個姓雷的小伙子，被她三招兩式就馴服了，而且很快有了愛情的結晶，生了一個女兒。賀芝華歡欣欲狂，因為她跟朱德好多年都無所出，現在居然生了孩子。

正好朱德乘着假期到莫斯科來看她，說來也妙，她若無其事把雷同志扔開，和朱德恩愛如初。使雷同志痛苦不堪，發誓再不理她。很快就與一個從上海來的織綢工廠的女工張秀蘭結婚。

賀當然不在乎，不過成天找劉伯堅的麻煩，吵着要到朱德受訓的地方去。劉伯堅又鼓勵何家興（也是四川人）去接近她。何家興高個子，圓臉，白胖子，寫得一手好字，賀芝華立刻就愛上了他。

朱德大概聽說了這件事，就沒有再到東方大學來看賀芝華，而獨自離開了莫斯科。兩個人同來，一個人離去，可知當時朱德心中的滋味了。

思想動搖出賣組織 賀芝華後來就隨何家興回國，初在漢口左派政權工作，武漢分共之後，被中共中央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賀芝華自從跟了何家興頗為安份，大家都笑朱德無能，何家興確有辦法。

當時何家興在上海負責管理中共地下人員的住處，因為國民政府正雷厲風行搜捕共產黨，何家興這一工作非常重要。黨中央的機構和工作人員的地址，隨時改換，同時又要維持連繫。這個人必須極可靠和精幹才能應付得了。

當時中共在上海的地下中央前線由李立三、瞿秋白、王明負責，實權都一直握在軍政部長周恩來的手裏。當時他化名伍豪，手下控有「赤衛隊」的暗殺組織，是模仿蘇聯的「赤卡」建立的，與政府的特工人員，日夜進行緊張的鬭爭。當時的上海，報紙上經常刊出無頭命案，神秘失踪案，警察根本無從破案。雙方互相跟踪，互相打架，互相暗殺，鬧得滿城風雨。但是一九二九年以後，由於政府當局利用自首分子及打入的臥底分子，使中共地下機構再三遭受致命打擊，使之一蹶不振，因而變節投降者，告密者層出不窮。而賀芝華告密一節，尤驚心動魄。

她事先與上海租界巡捕房講好條件，她要求兩萬美金，一張出國護照，以三百五十多名中共重要幹部的地址相告為交換條件。為了取信於捕房，以先出賣羅亦農（她的仇人）為試驗。一天羅找何家興辦事，可是離開何家就立刻被捕了。此事立刻為中共的「赤衛隊」發覺，連夜派殺手去解決何家興和賀芝華。同時並急令所有人員即夜搬家。

當白天羅亦農被捕之後，羅亦農的妻子李哲還找到賀芝華，要求她援救。她利令智昏，還不趕快藏匿，結果遭了中共特工的夜襲，可是此女命不該絕，僅何家興被擊斃，她面部中了一槍，嘴巴穿了兩個洞，急鑽入床底下隱藏，竟得不死。此案當時轟動上海，成為小報頭條新聞，老上海尤能記憶。



反毛派的「黑幫分子」多翻身

四月十四日山西省也建立新的黨委會，到此為止已有十九省市完成了整黨建黨工作。從這十九省市黨委的領導陣容來觀察，不但與我們所預料的情況多所符合，並且發現了若干意料之外的情況。

中共局勢未出所料

所謂「與所預料的情況多所符合」，筆者實指下列二事而言。(1)筆者屢次提過廣州、南京、瀋陽、福州、濟南五大軍區，是新當權派實力軍人的老巢。這五大軍區的負責人，政治地位都極鞏固並且權勢日張。除黃永勝貴為總參謀長之外，其心腹劉興元已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已出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已出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濟南軍區司令楊得志已出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已出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這個五大軍區的負責人，都在當地保持了黨政軍一元化的領導，成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而這五大軍區的幹部，正分向中央及其他各地軍區擴張勢力。

(2)很多觀察家都已經預料，若干死硬的毛派分子已經失勢或必然失勢，現在證明如響斯應。例如湖南革委會主任黎原；山東革委會主任王効禹；山西革委會主任劉格平，副主任張日清；「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聶元梓等都沒有進入新建的黨委領導班子。唯一的一個例外是「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居然在新建的市委會中出任第一書記。關於這一點筆者在前期本刊已有論列，茲不贅。

「黑幫」張平化復起

所說「發現了若干意料之外的情況」，是在文革期間被打成「保皇派」的「黑幫分子」，現在竟紛紛出籠，進出新建的省市黨委領導班子。茲擇述若干人如左。

譚啓龍——在文革前是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是如假包換的「當權派」，和安徽的李葆華；上海的陳丕顯；江西的楊尙奎等一樣，都是被造反奪權的對象。他所組織的「工革聯」曾與毛派王効禹所組織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進行殊死戰。結果毛派取得表面勝利，在「大聯合」的妥協之下王効禹出任山東省革委會主任，譚啓龍屈居副主任。經過「整黨建黨」之後，王効禹石沉大海，而譚啓龍則以革委會副主任及省委書記在福建出現。

白如冰——文革前是山東省長，與譚啓龍是搭擋，曾合力與王効禹鬬爭。一九三八年山東省成立革委會時，白如冰一度失勢，可是現在又冒了出來，成為山東省委書記。總言之，山東省的兩大鐵桿「保皇派」都已翻身復出當權。王効禹則無影無踪。而與王効禹搭擋山東省軍區司令童國貴亦失勢。

張平化——文革前是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與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都是「大黑幫」陶鑄的死黨，是湖南毛派要揪鬬的對象。在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員時，此人固然名落孫山，在「整黨建黨」期間，也未聞其踪跡，多認為已是被打倒在地，又踏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的分子了。想不到，在最近山西省成立的新黨委會中，赫然出任書記。這簡直使人難以置信！

反毛老手出任書記

在軍人當中，文革期間被打成「三反分子」，或定為當權派，復出任職者所在多有，已不足為奇；但是與毛派公然作對，屠殺紅衛兵的軍人，最近也紛在各省市中的新黨委領導班子裏出現。

張樹芝——文革前是河南省軍區司令，曾支持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大殺毛派的「二·七公社」造反派。在毛派看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一九六八年在河南省革委會中並未獲得職位，皆認為他已從此完蛋，想不到在最近成立的河南省委中出任書記，軍區司令的職位恐怕也沒有動。

孔慶德——此人是反毛老手。他是四方面軍出身，一九三八年毛澤東鬬爭張國燾，孔與許世友等都正在延安紅軍大學受訓，聽說「張主席被鬬」，憤不能平，乃團結四方面軍舊袍澤四十餘人，準備掀起暴動，拉走四方面軍的部隊，再擁張國燾領導，另樹一幟。事機不密，被捕入獄，適值抗戰期間，毛澤東礙於國民政府的法令，終將之釋放。文革前孔是武漢軍區副司令員。文革發生之後，他支持陳再道、鍾漢華等與奉毛命造反的另一副司令李迎希所領導的集團對抗。「七·二〇」事件之後，一度調北平受訓，當着周恩來、康生、陳伯達、黃永勝之面與李迎希對質；結果在黃永勝、吳法憲全力支持之下得返武漢，官復原職；而李迎希則被扣於北平，不准回武漢。這次孔慶德在新建的湖北省委中出任書記，使人極感意外。

武漢軍區司令曾思玉，許多人因他出身一軍團及一一五師，而認為是林彪的心腹，其實不然，他在處理武漢事變時，唯黃永勝之命是聽，並且為了了解孔慶德、李迎希的問題，還向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請教。對毛林二人所支持的李迎希，則打擊不遺餘力。

卓雄——軍人出身，一九五五年轉任國務院地質部副部長，是個當權派。在最近所建的福建省委中任書記，排名僅次於第一書記韓先楚，第二書記周赤萍。他是九大之後被解放的當權派幹部之一，現在都調回軍職。今年一月間，他以「軍區負責人」資格出現，他可能是福州軍區或福建省軍區的副政委或副司令。他的出任書記，也表示保派翻身。

最近周恩來之特別活躍，不但邀請美國乒乓隊訪大陸，並且已決定派乒乓隊訪問美國。去年五月廿日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聲明的毛澤東，此時不知當作何感想？這都表示毛派的形勢在繼續惡化中。

魯遲

和共產黨「談判」不可能解決問題，美國應該飽有經驗。遠的如板店門談判，近的如巴黎和談，談了這麼多年，究竟談出什麼結果，美國政府當然心知肚明，台灣問題之不可以在會議枱上解決，美國佬不會不知道。也許這一個「建議」只在對中共表示，美國無意干預中國內政問題，要怎樣解決，你們可以自己談。

也因為這一宣佈，引起很多傳說，也有人談到，中共曾經提出，台灣成為自治省，由蔣總統或蔣經國出任省長；也有傳說，台灣準備成立一個獨立政府。這些傳說都毫無根據的，也很難令人置信。

妾身未分明

至於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布雷提到台灣及沿岸列島的主權誰屬，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他說，戰時盟國的開羅會議及波茨坦會議中，雖然都決定台灣應歸還中國，但這聲明始終未曾正式履行。

這宣佈究竟是什麼目的，確耐人尋味。有人認為美國是向國府施恫嚇，迫使他就範，否則的話，可以連他的根也挖起。也有人認為這是美國外交上承認了中共後，繼續協防台灣的藉口。因為，台灣及沿海列島雖然在開羅及波茨坦會議中決定歸還中國，但因為「尚未正式履行」，因而，美國須負起防衛台灣的責任。

究竟那一種說法是美國眞正目的所在，實在難說；但美國這一宣佈，使中國人感到非常憤慨。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二次大戰後，台灣的日軍已向中華民國投降，由國府接收了政權，並在台灣行使政權二十多年；同時中日雙方，也簽訂了和約，和約之內，承諾了將台灣主權歸還中國。布雷這一說，似乎台灣是否中國領土，尚有問題，「妾身未分明」，使人感到牙烟。

使台灣成日本附庸

人們都認為，美國目前所走的這一切步驟，都是要達到造成「兩個中國」的目的。但恐怕他們的最後目的還不只此，而是要搞「一台一中」。一台一中和兩個中國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立；一台一中則是台灣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並立了。

稍為留心本刊紀載的讀者都曉得，自彭明敏在美國秘密支助下到了美國後，美、加的台獨分子更形活躍了；同時，日本支持下的台獨，也公然在東京活動。

這情勢很顯明，美國除了和中共「親善」，最後達到外交承認外，另方面造成一個「台灣共和國」，這台灣國是日本的附庸，如此一來，美軍撤出亞洲後日本就可負起亞洲地區的安全任務。

因此，兩個中國的再進一步就是「一台一中」，這形勢已經是相當顯明；美國出賣台灣的途徑，也有跡象可尋了。

最後基地不能丟

看清楚這些來龍去脈，國府就該找尋出應付的決策，這最後的反共基地如果一旦丟棄，大陸七億同胞將沉淪苦海，永無超生之時，並不僅關係一個島嶼的得失那麼簡單。

有人寄望於大陸有一天（或者在毛澤東死後）會走修正主義路線，放棄世界革命，實行和平共存，人民的生活會獲得改善。

不過，這希望太渺茫，儘管中共最後也走修正主義路線，但，今天修正主義的共產國家，有那一國人民過得自由自在，豐衣足食的呢？

台灣經濟發展迅速，埋頭苦幹，利用經濟力量提高國際地位，逐漸減少依靠美國的政策，才是自救之道。

尼克遜成老天眞 艾格紐一士諤諤

尼克遜對中共的政策，受到美國鴿派政客熱烈歡迎，二十多年來對中共的一切限制，都進行解禁，於是美國政客打算訪問大陸了。美國商人也要向中共推銷。甚至尼克遜也天眞到加入乒協為「榮譽會員」後，也開始有興趣玩波仔。美國佬天眞幼稚的性格，於此表露無遺。想不到中共一粒乒乓球，威力犀利過原子彈，一下子就把美國佬弄得貼貼服服，好似馴獸師的電鞭一樣，這隻紙老虎，豆腐老虎已馴若羔羊。

對尼克遜這政策獨持異議的只有副總統艾格紐。他雖然不敢和尼克遜正面頂撞，可是對尼克遜政策的批評，十分露骨。

不過，在鴿派得勢的美國，雖然艾格紐是「眾人皆醉我獨醒」，可是同情他的人少，反對他的人多，使他變得十分孤立，連國務卿羅傑士也不放過諷刺他的機會。其實，這沒有什麼值得諷刺的，艾格紐的獨排眾議，不肯隨聲附和，正是他可愛的地方，至少，以「自由戰士」自命的尼克遜就不能辦得到。

當尼克遜獲選美國總統時，亞洲許多正受共黨威脅的國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尤其台灣國民政府，因為尼克遜曾東來訪問，對遠東情況應當相當了解，也知道共產主義對這一地區的危險性。尼克遜也一再地強調其堅決的反共立場，可是，今天尼克遜已軟化，他被中共的一枚乒乓球打敗。是尼克遜改變初衷嗎？相信不是。看來他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本身的利益，希望一九七二年能獲選連任總統。

誰都看得出，尼克遜擺出的低姿態，純然受到「民意」影響。美國人是天眞而幼稚的，因中共的邀請美乒乓球隊入大陸，就以為從此可以和中共成為老友記，尼克遜既不能改變他們的意志，只能順應他們，居然也扮演打乒乓球的小丑。人民天眞，他比他們更天眞，聲言要携同妻子女兒到大陸去。這一來，投合了選民的愛好，七二年的總統選舉，自然可以手到拿來。

新聞以外



美出賣中國已有跡象可尋
由「兩個中國」到「一台一中」

萬人傑

美國目前是搞「兩個中國」，最終目的是「一台一中」，使「台灣共和國」成為日本附庸，以酬答他在美國撤出亞洲後，擔負亞太區安全任務。看清楚美國政策的動向後，國府就該迅速找出應付之方及自保之道。

向尼克遜澆冷水

中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大陸後，使美國不少政客、商人及所謂自由主義者為之雀躍三百，因為，他們平時已對中共心存幻想，而中共突然作出「友好」表示，他們便不由一窩蜂地向中共拍肩膀、拉相好。

不只政客、商人如此；白宮、國務院也如此。中共要出乒乓球外交後，尼克遜政府已對中共作出一連串前所未有的親善表示，彷彿美國與中共間二十年來的險惡風雲，可消弭於一旦。連尼克遜也表示他要到北平「訪問」，只要毛澤東「邀請」的話；同時，表示如果毛、周肯到美國，他必「倒屣歡迎」，可惜既未獲得中共的「邀請」，毛、周也沒到新大陸一遊的雅興。

在五一勞動節中共兩報一刊的社論中，又重申堅持「反帝」「反修」，聲明這是不可動搖的政策，把美帝罵了一頓。這一來，又不免給尼克遜澆了一盤冷水。

統一戰線

中共認為，他們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北平，只表示「中美人民」是友好的，但美國政府則是「美帝」，他們的政策是反帝的，因此，尼克遜表錯情了。儘管他怎麼拋生藕，中共也不會接受。

其實，這不過是中共以過去對付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技倆來重施在美國身上，他們要團結一切反當權派的力量，從四方八面把他們鬭垮；鬭垮之後，才又以兔死狗烹的手段，把這些人一一收拾。陸海安兄說得對，今天的藤山，等於當年國民黨的李濟琛、邵力子；美國的史諾，則是郭沫若之流。過去中共統戰手法把國民黨搞垮，今天以同樣手法施之於美國與日本，結果怎樣，目前，已顯露出危險的跡象。

尼克遜當然沒有這經驗，在中共的乒乓外交攻勢下，立即宣佈解凍，擺出一副比中共更「友好」的面目。這種轉變，是尼克遜的無知，抑或他故意「扮豬食老虎」，到現在似乎還未到揭盅階段。

民意的壓力

據說，尼克遜曾私下對周書楷暗示過，他這一連串的做法，不過是應付國內民意的壓力，要比鴿派做得更「友善」，作大幅度的讓步，這樣，鴿派再不能對他說什麼了；他實際的做法，可能另有一套。因此他一再地表示，決不出賣中華民國。

中共極力煽動美國「人民」反政府，如果尼克遜的態度和他們尖銳對立，則他們會更激憤而受到中共煽動；尼克遜擺出一連串低姿態，他們以為勝利了，自然會把情緒平伏下來。

比方說，尼克遜雖然答應越南撤兵，但始終拒絕確定撤兵期限，由此可知尼克遜的政策，雖然也遷就民意，但在重要事情上不會太過讓步。

他最近對中共一連串的表現，是真實的態度，要是在演戲？殊耐人尋味。

三件事

有幾件事值得注意的：

㈠尼克遜主張和中共「改善關係」，但表示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時機尚未成熟。

㈡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部的問題，這問題該由台北和北平方面直接談判解決。

㈢台灣及沿海列島主權誰屬，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當然，這三件事使國民政府受到相當的困擾，雖然說，美國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時機尚未成熟」，但較早時他們已明朗地表示：一切穩固的政府，都該讓他加入聯合國，這無可懷疑的是要讓中共進入聯合國，與中華民國共得席位，因為，國民政府也當然就是個「穩固的政府」，所謂「時機尚未成熟」，可能是拿來作討價還價的一張王牌。

國共舉行「談判」解決台灣問題，在目前情況下絕不可能，一如國共談判解決大陸問題一樣沒有可能，美國提出這「建議」，不是天真就是作態，如果是出於「真心」的話，就使人意味到國府又面臨另一次被出賣了。

再來一次「國共和談」

誰都不會忘記，大陸的赤化，是由於姑息派老祖宗馬歇爾一手策劃的「國共和談」造成的；如果今天美國再來導演一次「國共和談」，連最後的這個反共基地也賣掉，並不是稀奇的一回事。

毛思想在被篡改中

共產黨人最可憐的是思想無主，非必須迷信某一個人的教條不可，因為共產黨根本就帶有巫祝色彩，共產主義類似符咒，馬克斯、列寧、毛澤東相當於教主或大巫。

因為巫氛彌漫，毒入心腦，有大巫在，有咒語唸，即可驅使羣巫，做爲奴役人民的犬鷹。

在民主國家，各黨平等競進，所謂黨外有黨；在黨內任何的人的見解主張，都要經眾議的檢查，某人的主張，被多數人接受即成爲共守的原則，一旦被多數人否決，即被取消。可是，在共產黨就沒有這麼方便了。如果將大巫的咒語廢了，羣巫立成亡魂無主，全黨就有鳥獸散的危險。因此黨內有人想進行改革，也只好「打着紅旗反紅旗」。毛澤東可能已成傀儡了，可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標語仍要張貼。有人對此感到奇怪，其實有什麼可怪呢？以滿清的政情來說，光緒皇帝已從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之後，被廢成庶人了；可是全國不是仍用光緒年號嗎？西太后的命令不還得用光緒皇帝的御旨行之嗎？今天中共的毛澤東又何嘗不然？

搬毛的石頭打毛的脚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舉行「九全大會」，所通過的新黨章，總綱中第四段這樣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爲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許多人不查這些話的眞義，據此而說新黨章是毛澤東個人獨裁的宣言書！其實那正是篡改、貶低毛澤東思想的開始。

依文革時期所表現的主張，毛澤東思想是現代的馬克斯列寧主義，並且是馬列主義的頂峯。既然如此，黨章關於毛思想的規定，起碼應恢復一九四五年七全大會所通過黨章的規定，全黨以馬列主義毛思想「爲一切行動的指針」。可是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有關的規定僅止於「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一加比較即可發現權威性、重要性都相去太遠了。

九大之會，毛的個人崇拜，毛思想的實際作用就逐漸被改動、被削弱。常用的方式之一，是選排很久以前毛所說過的話，用以篡改毛思想，來掩飾當前的反毛或非毛措施。例爲毛澤東文革以來對人民的要求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當共軍發展太快，經濟發生困難，中共被迫要販運鴉片來維持其黑財政時，毛澤東曾說過「發展經濟，保證供給」的話。現在新當權派就把這八個字搬了出來，做爲財經貿易部門的主要方針。因此今天大陸同胞，在大都市可以買到酒喝。自由市場已告恢復，農民的百分四十產品可以拿到自由市場去賣。不虞有人查禁治罪。

篡毛的新手法

去年八月末九月初中共舉行九屆二中全會，對於篡改毛思想出現了新手法。在全會公報中會有如此一段話：「要繼續深入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羣眾運動，密切結合階級鬬爭、生產鬬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自覺地改造世界觀。全黨要認眞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提倡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

從二中全會之後，學習毛哲學著作的口號，即逐漸代替了學毛思想的口號。而在提毛思想時，一定冠以馬列二主義；另一方面，則強調毛於一九六三年、劉少奇當權時期所提出的「階級鬬爭、生產鬬爭、科學實驗」三句口號。自去年十二月湖南首建省委起，到最近山西建立省委止，各省委在發表的宣言中，也都重複上述三個觀點。這三句口號，是毛當時順應劉修路線所提出來的，今天又唱此三句口號，表示路線的復舊還原。

四月二十六日宣佈的「五・一」慶祝口號，第二十二條是「認眞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繼續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羣眾運動！」

毛哲學、毛著作都是架空毛思想、限制毛思想的妙着。因爲說毛思想的話，現時所說的話，所發的指示，都可以做「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了。如說毛哲學的話，則只有「矛盾論」、「實踐論」兩三本談抽象問題的小冊子；如說毛著作，則只是印成書的那些舊東西。一字之差，用意何深！

讀者不可等閒視之。毛澤東的日子正一天比一天不好過也。



·萬人雜誌第一八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八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 一九七一年 五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萬人雜誌

（第一八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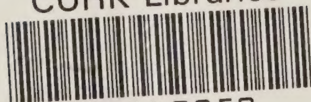


這塊球板，能扇出多少涼風？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CUHK Libraries
003143050

